目录

[前生後世卷（第375-392卷)目錄 1](#_Toc74035803)

[雷雨山石草木卷（第393-417卷)目錄 155](#_Toc74035804)

[龍虎畜狐蛇卷（第418-459卷)目錄 358](#_Toc74035805)

[鳥蟲水族卷（第460-479卷)目錄 358](#_Toc74035806)

[蠻夷及傳記卷（第480-483卷)目錄 358](#_Toc74035807)

[雜傳雜錄卷（第484-500卷)目錄 358](#_Toc74035808)

# 前生後世卷（第375-392卷)目錄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範明友奴 陳焦 崔涵 柳萇 劉凱 石函中人

杜錫家婢 漢宮人 李俄 河間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陳朗婢 於寶家奴 韋諷女奴 鄴中婦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東萊人女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鄭會 王穆 邵進 李太尉軍士 五原將校 範令卿

湯氏子 士人甲 李簡　竹季貞　陸彥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趙泰　袁廓　曹宗之　孫回璞　李強友　韋廣濟　郄惠連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劉憲　張汶　隰州佐史　鄧儼　貝禧　幹慶　陳良　

楊大夫 李主簿妻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劉薛　李清　鄭師辯　法慶　開元選人　崔明達　王掄

費子玉 梅先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楊再思　金壇王丞　韓朝宗　韋延之　張質

鄭潔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趙文若　孔恪　霍有鄰　皇甫恂　裴齡　六合縣丞　薛濤

趙裴 鄧成 張瑤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義方　齊士望

楊師操 裴則子 河南府史　周頌　盧弁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盧貞　琅邪人　胡勒　顏畿　餘杭廣　曲阿人　賀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張導　石長和　古元之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劉溉　朱同　郜澄　王勳

蘇履霜 景生 許琛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崔紹 辛察 僧彥先 陳龜範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賈偶 章泛 謝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強名妻

荊州女子 周哲滯妻 劉長史女　盧頊表姨　劉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羊祜 王練 向靖女 崔彥武 岐王範 太華公主

馬家兒 採娘 劉三複 圓觀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顧非熊 齊君房 劉立 張克勤 孫緬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傑 袁滋 崔四八　馬思道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聰明花樹　相思木　廣川王　袁安　丁姬　渾子　王粲

孫鍾 吳綱 陸東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陽　羊祜

閭丘南陽 古層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綽 李德林

郝處俊 徐勣 韋安石 源乾曜 楊知春 唐堯臣 陳思膺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盧渙　趙冬曦　丁永興　嚴安之　女媧墓　李邈

賈耽 張式 樊澤 齊景公墓　郭誼　壽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韓建 海陵夏氏 廬陵彭氏 武夷山

林贊堯 張紹軍卒 馬黃谷冢 秦進崇 和文

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冢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

卷第三百九十二 銘記二 韓愈　裴度　張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檢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範明友奴 陳焦 崔涵 柳萇 劉凱 石函中人 杜錫家婢 漢宮人 李俄

河間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陳朗婢 於寶家奴 韋諷女奴 鄴中婦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東萊人女

史姁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雲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鄌（明抄本「鄌」作「鄭」。）賈和姊（「姊」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病在鄉（「鄉」原作「鄰」，據明抄本改。）裏，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出《搜神集》）

【譯文】

漢代陳留縣考城有個史姁，字威明，年少時曾經患過大病，臨死時對母親說：「我死後會再生的。你們把我埋葬之後，把一杆竹杖插在墳頭，如果竹杖折斷，就把我再挖出來。」等到他死之後，家人便把他埋了，按他說的把竹杖插在墳頭。七天之後再去看，那竹杖果然斷了，家人當即把他挖出來，人已經活了。他走到井邊沐浴，恢復得跟原來一樣。後來，他乘鄰家的船到下邳賣鋤頭，結果賣不動，說自己想回家。人們不相信，說：千里之遙，你怎麼能說回去就回去呢？他回答說：「我一宿就可以回來。要是不信，你們寫信我給捎回去，用它作證。」果然，他一宿就回來了，而且帶來了回信。考城縣令湖北江夏人鄌賈和的姐姐病在老家，賈和想早點知道消息，請求史姁去探望她的病。路途有三千里之遙，史姁第二宿就回來向他報了信。

範明友奴

漢末人發（「發」字原缺，據許本補。）範明友冢。（「冢」字原缺，據許本補。）家奴死而再（「死而再」三字原作「猶」。據明抄本改。）活。明友是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民間，無止住處，竟不如所在。（出《博物志》）

【譯文】

漢朝末年有人挖開範明友家的墳，其家奴死而復生。範明友是名將霍光的女婿，這個家奴講說霍光家的事情，以及當時的一些廢之這事，大部分與漢書相符合。這個家奴常常到民間遊走，沒有一定的住所，後來也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陳焦

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記》）

【譯文】

三國吳景帝永安四年，吳國人陳焦死了，埋葬六天之後起死回生，穿土走了出來。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範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後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裏。死時年十五。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後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裏，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曏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後遣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裏，裏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榱。」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之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榱。』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貨（「貨」原作「化」。據明抄本改。）涵，故發此言。（出《塔寺》。明抄本出《伽藍記》）

【譯文】

後魏的菩提寺，是西域人修建的，這座寺建在慕義。一個叫達多的和尚挖墳取磚，結果挖出一個活人並把他送到上頭。當時太后和孝明帝在華林堂，認爲這是妖異，對黃門郎官徐紇說：「從上古以來，常有這種事嗎？」徐紇說：「從前魏國時挖墳挖出霍光女婿範明友的一個家奴，他能說出漢朝興廢的歷史，所以說此類事不足爲奇。」太后讓徐紇問那個人的姓名，死了幾年，都喫些什麼，那人回答說：「我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氏。父親名暢，母親姓魏，家住城西阜財裏。我死時十五歲，現在二十七歲。在地下活了十二年，常常象喝碎酒一樣躺着，不喫什麼食物。有時還遊走，也許能遇到些喫的喝的，但如同夢中，不很明白清楚。」後來徐紇就派遣門下錄事張俊到阜財裏調查，尋找崔涵的父母，果然有個叫崔暢的，他的妻子姓魏。張俊問崔暢說：「你有個兒子死了嗎？」崔暢說：「我有個兒子叫崔涵，十五歲那年就死了。」張俊說：「他被人挖了出來，已經起死回生了。他現在華林園，主上派我來了解一下。」崔暢聞言十分害怕，說：「我實際上沒有這個兒子，剛纔是瞎說的。」張俊把實情告訴了他，後來又把崔涵遣送回家。崔暢聽說兒子到了，就在門前點起火，拿着刀，魏氏手持桃木柺杖前來攔阻。崔暢說：「你不要進來，我不是你父親，你也不是我兒子。快點走吧，免得遭災！」崔涵就只好離家而去，到京城漫遊，常常睡在寺院的門下。汝南王得知此事，賞賜給他黃衣一套。崔涵生性怕見太陽，不敢仰視天空，還畏懼水火和刀刃之類。他經常在路上匆匆行進，累了就休息，不會慢慢地走。當時人們還說他是鬼。洛陽大市北邊有個奉終裏，里弄裏的人，不少賣殯葬用品和各類棺槨的。崔涵對他們說：「柏木棺材千萬不要用桑木做堵頭。」人家問其緣故，他說：「我在地下，一次徵鬼兵的時候，有個鬼就說睡柏木棺材者可以免徵。有位小吏說：『你雖然是柏木棺材，卻用桑木做堵頭，所以就不能免徵』。」京城裏聽到這個傳說，柏木的價格一下子就提了上去。有人懷疑賣棺材的人向崔涵行賄，所以他才說出這種話。

柳萇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子褒葬於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冢，亦江神之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窮神祕苑》）

【譯文】

梁元帝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的主簿柳萇死了，兒子柳褒把他埋在九江。三年以後，大雨沖毀了墳墓，移葬換棺材時，柳褒見父親在棺中睜開了眼睛，心口窩有熱氣。過了好一會兒，他對兒子說：「我已經活過來一年了，沒有機會讓你知道。九江神知道我是暴死的，就派土地神用奶餵我，所以又活了過來。現在大雨沖壞我的墳，也是九江神乾的。」兒子把他扶了出來，他又活了三十年才死。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於宋州。父凱，曾任衛縣令，卒於官，葬於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葬。既至，啓發，其屍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敘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爲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粥」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爲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爲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終。（出《通幽記》）

【譯文】

唐代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居住在河南宋州。他父親劉凱，曾任過衛縣縣令，死在官任上，埋葬在郊野三十多年。劉全素又遭逢母親故去，他護靈柩去衛縣，準備將其同父合葬。到衛縣之後，打開棺材，只見父親的屍體儼然如生。漸漸活了過來，全素高興地扶起他，傍晚就能說話了，問道：「久別可好？」全素哭着向他敘述這些年的事，可他竟說道：「不要講了，這些事情我全知道。」他讓人取東流的江水燒好，沐浴更衣，喫爛粥飯。待精神恢復後，他才說：「我在陰曹地府，蒙恩被任命爲酆都城主三十年，考察治理該城，處理積案，因爲功業卓著獲得再生。恐怕你不相信，所以才把這些事粗略地說說。」並告誡兒子不能向外人泄露。劉全素於是叫他叔父。半年之後，劉凱去蜀地再沒有回來，不知道他最後怎麼樣。

石函中人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中多言此事，蓋道太陰煉形，日將滿，人必露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京城長安有個務本坊，唐代貞元年間，有一家因爲砌牆挖地基，得到一個石匣子。打開一看，只見裏面裝滿了絲一樣的東西，那東西向外飛。看着看着，忽然有一個人從匣子裏站起來，披散頭髮有一丈多長。他抖抖衣服就站起來，一出門便不知去向。這家倒也沒遇到什麼災禍。從前一些書中大多言及此事，都說是月亮在鍛鍊形體，煉到了規定的日子，就顯露出了人形。

杜錫家婢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資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記》）

【譯文】

漢代杜錫舉行家葬，而他家的婢女因誤入墳中沒能出來。十多年之後，開墳舉行合葬的時候，這個婢女還活着。人們問她，她說自己開始閉着眼睛，後來就權當睡長覺了。她剛被埋時才十五六歲，到開墳時姿容如舊，又多活了十五六年，出嫁之後還生了個兒子。

漢宮人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後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敘。郭崩，哭泣過禮，遂死。（出《博物記》）

【譯文】

漢代末年，關中時局大亂。這時，有人掘開西漢宮女的墳，不料那宮女還活着。出來之後，她恢復得象原來一樣。魏國郭太后十分愛念她，將她收錄宮中，常常跟隨左右。問西漢時的宮廷之事，她述說得清清楚楚，且都能按時間順序來。郭太后去世，這個宮女因悲哭過度而死。

李俄

漢末，武陵婦人李俄，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半月。俄鄰舍有蔡仲，聞俄富，乃發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護我頭。」仲驚走，（「走」原作「便」。據明抄本改。）爲縣吏所收，當棄市。俄兒聞母活，來迎出之。太守召俄問狀，俄對曰：「誤爲司命所召，到時得遣。出門外，見內兄劉文伯，驚相對泣。俄曰：『我誤爲所召，今復得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餘日，已爲家人所葬，那得自歸也。』文伯即遣門卒與戶曹相聞。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還，便可爲伴，兼敕黑過俄鄰舍，令蔡仲發出，於是文伯作書與兒，俄遂與黑同歸。」太守聞之，即赦蔡仲。仍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如俄所述。文伯所寄書與子，子識其紙，是父亡時所送箱中之書矣。（出《窮神祕苑》）

【譯文】

漢代末年，武陵有位婦人叫李俄，六十歲那年病死，埋葬在城外已經半個月了。這時，李俄的鄰居有個叫蔡仲的，聽說她家富足，就去挖墓尋找金銀。他拿斧子劈向棺材，忽然聽見李俄在棺材中喊道：「蔡仲，當心砍了我的頭！」蔡仲嚇得轉身就跑。後來，他被縣裏的捕吏抓了去，應當判死刑。李俄的兒子聽說母親活了，把她接回家。太守召來李俄詢問情況，李俄對答說：「我錯誤地被陰曹司命官召去，後來得以遣返。剛出大門，就看見了內兄劉文伯，我們驚詫地相對而哭。我說：『我是被錯召來的，今天可以回去了。可我既不認路，又不能獨行，爲我找個伴吧！我在這裏十多天了，已經被家人埋葬了，哪能自己回去呢？』劉文伯就派門卒把戶曹找來相問，回答說：『現在武陵西界，有個男子叫李黑，也能夠復活而還，可以找他作伴。』又令李黑到我鄰舍，並讓蔡仲挖墳讓我出來。於是劉文伯寫信給他兒子，我就跟李黑一塊回來了。」太守聽罷，當即赦免了蔡仲，還派一騎馬小吏到西界盤問李黑，結果跟李俄說的一樣。劉文伯寄給兒子的信也收到了。他兒子認識那紙，它是父親殯葬時燒的書呵。

河間女子

晉武帝時，河間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行，父母逼之而去。尋病死。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傢俱說之。乃至冢，欲哭之敘哀，而不勝情。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平復。後夫聞，乃詣官爭之。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請還開棺者。（出《搜神記》）

【譯文】

晉武帝時，河間有一對男女相愛，互許爲夫妻。但是男的從軍後，很多年沒有回來。女的家人又把她嫁給別人，她不願意去，父母逼其前往。結果不久便病死了。她的丈夫戌邊歸來，問那女的現在何處，她的家人便全講了。男的就來到墳前，想大哭一場，以訴哀痛，但又怕感情上承受不了。於是他便挖墳開棺，那女的當即就復活了。他將她揹回家中，將養恢復。她的後夫聽說此事，就到官府起訴，與前夫爭妻。郡縣不能決斷，把它報給廷尉判決。奏本上說，因爲精誠之至，使天地感動，因此才死而復生；這是件不尋常的事，不能用常理來判決，因此請將她還給開棺的前夫。

徐玄方女

晉時東平（「時」字「平」字原缺，據《法苑珠林》七五補。）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頓（「頓」原作「額」，據明抄本改。）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雲：「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廄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至，具教馬子出己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永嘉（原無「永」字，「嘉」下空缺一字，據《法苑珠林》七五改。）初，爲祕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東平的馮孝將，任廣州太守。他的兒子名叫馬子，二十多歲。一天，他獨自臥在馬棚中睡着了，晚上夢見一個女子，十八九歲。說我是北海太守徐玄方的女兒，不幸夭亡，已死四年，現又被鬼所枉殺。根據生死簿上的記錄，我應該活到八十多歲。允許我復活，但應當有依憑纔行。我應當做你的妻子，你能聽從我的委託救活我嗎？馬子回答說：「可以。」那女子和馬子約定好了日期見面。到了這一天，馬子的牀前有頭髮，正與地面齊平。馬子讓人掃去，結果卻愈加多起來。這時，馬子才明白正是夢中之事，於是喝退左右的僕從。那女子的顏面漸顯，接着整個頭和身體也露了出來。馬子就讓她坐在對面牀上，她所講的話，非常奇妙，當晚就和馬子睡在了一起。她總是告誡馬子：「我的身體還虛弱。」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從墳中出來時，她回答說：「要等到我原來的生日那天，現在時候還沒到。」說完她就進了馬棚，她說的話，人們都能夠聽見。這女子計算生日到了，就告訴馬子救出自己的方法，說完一拜而去。馬子聽從她的話，到了那一天，用紅公雞一隻，黃米飯一盤，清酒一升，擺祭在她的喪靈前面，離馬棚只有十多步遠。祭靈完畢，打開棺材一看，那女子身體完全跟活人一樣。馬子將她慢慢抱出，放入氈帳中。她只是心口有點溫熱，嘴有氣。馬子命四個婢女護理她，不斷用黑羊乳汁瀝滴她的兩眼。慢慢地，她開始張開嘴，能咽粥，並開始講話了。二百天之後可以拄杖行走。一年之後臉色肌膚氣力完全恢復了正常。馬家於是派人向徐家報告了，徐家上上下下都來了。他們選擇吉日下彩禮，結爲夫妻，後來生了二個男兒，長子字元慶，永嘉初年任祕書郎；小兒叫敬度，作了太傅掾官。他們還有個女兒嫁給了濟南劉子彥，這劉子彥是不受朝廷聘任的隱士劉延世的孫子。

蔡支妻

臨淄蔡支者，爲縣吏。曾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餚，畢付一書。謂曰：「掾爲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爲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戶曹尚書，敕司命輟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因髮妻冢，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出《列異傳》）

【譯文】

臨淄有個蔡支，是縣吏。一次，他帶着書信去拜謁太守。忽然就迷了路，他來到泰山腳下，看見一座城郭，就進去送信。他見到一個官，儀仗侍衛很嚴整，頗象太守，就把書信呈上。於是，那官便設宴款待他。宴後，那官交給蔡支一封信，說：「請你把它交給我的外孫。」蔡支問：「你的外孫是誰？』那官回答說：「我是泰山神呵，我的外孫就是天帝。」蔡支大喫一驚，才知道這地方不是人間。他出了門，騎馬而去，一會兒就到了天帝座的太微宮。這裏左右侍臣俱全，儼如天子的儀仗。蔡支呈上書函，天帝讓他坐下，並賜予酒食，還慰勞般地問他：「你家裏幾個人？」回答說父母妻子全死了，還未再娶。天帝又問：「你妻子死幾年了？」蔡支說三年。天帝說：「你想見見她嗎？」蔡支說請天帝施恩。天帝當即命戶曹尚書，敕令司命把蔡支妻的戶籍放到生錄中，然後讓蔡支跟隨而去。蔡支甦醒後回到家中，就挖開妻子的墳，看她的樣子，果然已經活了過來。她一會兒起身坐下，說起話來還跟過去一樣。

陳朗婢

義熙四年，琅邪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冢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爲我報家。」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強健如常。（出《五行記》）

【譯文】

東晉義熙四年，山東琅琊人陳朗的婢女死了，已經埋葬了。有位府史休夏假回來，走到墳前，聽到土中有人的說話聲，便驚異地看去。那位婢女說：「我現在又活了，替我報告給家人吧。」那天已經晚了，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挖出來，其身體強健如常。

於寶家奴

於寶字令升，父瑩，爲丹陽丞。有寵婢，母甚妒之。及瑩亡，葬之，遂生推（「推」原作「持」。據明抄本改。）婢於墓。於寶兄弟尚幼，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出《五行記》）

【譯文】

於寶字令升，父親名瑩，任丹陽縣丞。他有個寵愛的婢女，於寶之母很嫉妒她。於瑩死後下葬時，就把婢女活着推進墳中。當時於寶和弟弟尚幼，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十多年之後，母親死了挖開那座墳，而那個婢女趴伏在棺材上象活的一樣，用車將她拉回來，一天之後才甦醒。她說於寶的父親對她恩愛如舊，在陰間也不覺得不舒服。不久她便嫁了人，生了兒子。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於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親稼植。小童薙草鋤地，見人發，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鍬鍤，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他事亡去，更無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太闕廣殿。賁勇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鬧。某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因妒，（「因妒」爲「巨蠹」。據明抄本改。）非理強殺。其斷減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按問。其事亦明。（「其事亦明」原作「亦見娘子」，據明抄本改。）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系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蓋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諷驚異之，乃爲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無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與其家得遺文，記再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記》）

【譯文】

唐代韋諷家住在汝穎，經常獨自沉默，不善交朋友。吟誦詩文的閒暇，便整修園林，親自種莊稼栽樹木。一天，小書童割草鋤地時發現了人的頭髮，鋤頭漸漸深挖下去，那頭髮也漸漸多起來且不散亂，如新梳理的一樣。韋諷認爲這事很奇異，就又挖下一尺多深，看見一顆婦人頭，其肌肉面色，很象活的一樣。再用鍬往深裏挖，那婦人連身帶背全露了出來，只是衣服隨手一摸就粉碎了。她漸漸恢復原氣，很快就能夠站起來，上前向韋諷一拜再拜，說自己是他祖上的女奴，名叫麗容，開始有點小過錯，遭娘子嫉妒。趁郎君不在時，娘子就派人把她活埋在這園林中，並假託因爲別的事情逃跑，反正又無外人知道。「我剛死的時候，被兩個黑衣人引去，走到一個地方，這裏有高大的門樓廣闊的殿堂，虎賁勇士十分威嚴。我參拜了這裏的大王，大王向我粗略地問問情況。黑衣人也述說了事情的原委經過。我由於害怕，也沒敢控告娘子。一會兒，他們引我來到一陰曹司衙，只見這裏的文書案卷堆到了屋頂，小吏們三五成羣，正在檢驗尋找案卷，很喧鬧。我開始被一個拿着案卷的官吏查問，查完案卷，他說我命不該死，而娘子因嫉妒而生殺人之心，故判減其十一年壽祿給我。又經一判官審案，這事也就明確了。不料，判官不久因爲別的原因遭到處罰，被免除了職務，我的案子也就擱下了，到現在九十多年了。如今彼此離散，各走各的道。昨天，忽然有個天官來處理陰曹的積案，都判決遣返，我的事情纔得到解決。象我這一類的，爲數不少，大概是因爲地位低下，陰曹的官吏也不急於給辦吧？那天官好象現在的道士，絳紅色的衣服，紅色的帽子，羽裳馬騎隨從齊備。剛處理完積案，就讓我復活，這樣就不會減少原判給我的十一年壽祿了。」韋諷問道：「魂魄既然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那形體爲什麼不毀壞呢？」她回答說：「凡是案子未了之人，都由陰間的地方長官用藥敷其身上，因此不至於腐爛。」韋諷認爲這事奇怪，就讓她沐浴更衣。看容貌她好象二十歲左右的樣子。這以後，她便暗中講些幽冥之事，什麼都說了，連韋諷也全知曉了。他常常說：「修養自身積累公德，上天就會賜福於你。神仙們的養生之道，我們應該不辭辛苦地去尋求。」幾年之後，不知道韋諷和婢女到哪裏去了，親族們在他們家找到了遺留下來的文字，上面記的全是再生之事。當時是唐代武德二年八月。

鄴中婦人

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生，能言。雲：「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我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出《神異錄》）

【譯文】

竇建德曾經挖開鄴中的一座墳，沒有得到別的東西。開棺後看見一個婦人，面色象活的一樣，姿容美麗絕倫，年約二十多歲。看其衣物和殉葬品等，不是近代的。等了一會兒，她好象有了氣息，於是就帶回軍中養起來。三天之後她就活了，能夠言語。她說：「我是魏文帝的宮女，隨甄皇后在鄴城，死後葬在這裏。我命該當復活，但無家人進行申訴，就被冥府耽隔了。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年代？」說起甄皇后遇害一事，她清清楚楚的。竇建德很寵愛她。後來竇被唐太宗所滅，皇帝要招納她進宮，她就把當時的事都稟白了，而且一口回絕地說：「我在幽冥之中封閉在黃土之下，已經三百多年，沒有竇公哪能見到今日？爲他而死乃是我的本分呵。」於是，她便飲恨而死，太宗皇帝十分悲傷。

李仲通婢

開元中，李仲通者，任鄢陵縣令。婢死，埋於鄢陵。經三年，遷蜀郫縣宰。家人掃地，見發出土中，頻掃不去，因以手拔之。鄢陵婢隨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問婢何以至此。乃曰：「適如睡覺。」仲通以爲鬼，乃以桃湯灌洗，書符御之，婢殊不懼，喜笑如故。乃閉於別室，以餅哺之，餐啖如常。經月餘出之。驅使如舊。便配與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驚聽錄》）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李仲通任鄢陵縣令。他的婢女死了，就埋在了鄢陵。三年之後，他調任到四川郫縣當縣宰。一天，家人掃地時發現有頭髮從土中露出，怎麼掃也掃不掉。於是就用手撥它，不料那位埋在鄢陵的婢女順着手就鑽了出來。她昏昏沉沉象喝醉酒一樣。家人問她怎麼到了這裏？她就說：「剛纔象睡覺似的。」仲通認爲她是鬼，就用桃木湯澆她，寫咒符防她。可她並不害怕，嘻戲如常。於是就把她關進別的房間，拿餅喂她，她喫起來跟從前一樣。一個多月後將其放出，驅遣使用如舊。後來就把她配給一男僕爲妻，生一男二女，又活了十七年才死。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卻生於陽間，爲吾告汝母，能發吾丘乎？」子雖夢，不能言。（「言」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家人云：「爲吾報鄭夫人，速出吾，更兩日，即不及矣。」老人家叫曰：「娘子卻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即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卻活也。」鄭夫人再佔，卜人曰：「有生象。」即開墳，果活動矣。舁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其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龜，環繞某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饒。將去復來，齧某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饒而已；後雲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爲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出《芝田錄》）

【譯文】

唐代元和年間，有位姓崔的青年，前妻蕭氏生下一個兒子就死了，後妻姓鄭。蕭氏死十二年後，託夢給兒子說：「我已經能夠復活到陽間，替我告知你母親，能挖開我的墳丘嗎？」兒子雖然做了這樣的夢，但沒有說。以後一連三日，天天做這個夢，但他始終沒有講。鄭氏是位賢德之人，蕭氏就告訴老家人說：「替我報告鄭夫人，快點讓我出去吧，再過二天就來不及了。」老家人叫喊着：「蕭娘子要活了！」鄭夫人去占卜，答說：「沒有活象。」只有作罷。第二天老家人又喊：「蕭夫人要活了！」鄭夫人再去占卜，卜卦人說：「有活象。」就挖開墳墓，那蕭夫人果然活動了。家人把她擡回來，鄭夫人親自用粥喂她。氣通之後，她就能講話了。她說陰間也知道撫育乃賢德之恩，又說：「開始有一隻龜，圍着我的屍體繞了一圈就離開了；不幾天它又爬了回來，咬我的腳趾頭。」這才知道前一卦沒有生象，因爲龜只是環繞而已。後卦說有活象，這是龜在咬腳趾頭。蕭氏和鄭氏象姐妹那樣住在一起，感情象親骨肉。蕭氏又活了十年才死。

東萊人女

東萊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敕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劫墓，季父見汝活，則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惻，未嘗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與諸劫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季父驚問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季父原作「母」，據明抄本改。）大加慚恨，諸賊欲遂殺之。而季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出《廣異記》）

【譯文】

東萊有一家死了個女兒，已經埋葬。姑娘到陰曹後，因爲受冤枉被捕又被放回，還派了兩個官吏送她。鬼把她送到墳中，雖然活了卻無法出去。鬼也挺焦慮，就問她說：「你家中除父母之外，誰最愛念你？」姑娘說：「只有老叔。」一個鬼說：「我能讓他來盜墳，叔父見到你活了，你也就死而復生了。」姑娘說：「老叔仁義且有惻隱之心，不曾有過錯，怎麼會挖我的墳呢？」鬼說：「我換他的心。」一鬼留下看守，另一鬼便去了。有頃，她老叔和盜墓賊們終於來了，他們用力開棺，這時，姑娘忽然從棺材中坐了起來。老叔驚異地問她，她把從前的事對老叔說了。老叔非常悔恨和慚愧，盜墓賊們想立即殺死那個姑娘，老叔爲她含淚哀求，才得以倖免，老叔背起她就回家了。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鄭會 王穆 邵進 李太尉軍士 五原將校 範令卿 湯氏子 士人甲 李簡　竹季貞　陸彥

鄭會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尚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恆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奶，即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奶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爲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攣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攣湊畢，體漸溫。（「體漸溫」三字原作「通身人色及腰目」七字。據明抄本改。）數日，乃能視。恆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出《廣異記》）

【譯文】

滎陽有位鄭會，家住渭水南岸，少年時憑着力氣大而聞名。唐代天寶末年，安祿山作亂，所到之處盜賊蜂擁而起，百姓們大多數聚居在州縣城裏。鄭會依仗自己的力氣，仍住在鄉下，親戚中有很多人都依靠他。鄭會經常騎着一匹馬，四處尋找盜賊，偷偷地站在遠處觀察。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後來，他忽然五天沒有回來，家人十分憂愁，都認爲是被盜賊劫持的緣故，也不敢去尋找。他家的樹上，忽然有人說話，呼喊「阿奶」。阿奶是鄭會妻子的奶孃。家裏人惶恐不安，都躲藏起來。樹上又傳來說話聲：「阿奶不認識鄭會了嗎？前些日子我去監視強盜，和盜賊相遇，寡不敵衆，被他們殺害了。可我認爲自己命不該死，屢次向冥府的官們申訴，現承蒙恩准，已經判我重生。我的屍體在這個莊子北邊五里道旁溝中，可以拿着火和衣服來取。」家人象他說的那樣，在水溝中找到了鄭會的屍體，但頭卻不見了。又聽樹上說：「頭就在北面一百多步遠的桑樹根下。回到家之後，可以用穀樹皮作線，縫上它。我不再來了，爭取別出差錯。」說完，象鬼那樣叫了一聲就走了。家人把頭找回家，照他說的辦法縫連完畢，身體漸漸溫暖，幾天就能看見東西了。經常用米湯喂他，百日之後便一切照常了。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旻部將，於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及，以劍自後砟穆頸，殪而隕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發分系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之起，亦來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發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系發正首之後，穆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惱懼。遂載還昊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殉（「殉」原作「以」，據明抄本改。）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於官。（出《廣異記》）

【譯文】

太原有個王穆，唐代至德初年任魯旻的部將。他在南陽戰敗了，軍卒戰馬四處奔跑。王穆體貌魁偉強健，馬又異常高大。不少賊兵騎着馬追他，追上之後，用劍從後面砍向王穆的脖頸，筋骨全斷了，只剩喉嚨還連着，當即就死過去落到地上。開始，他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過一頓飯工夫才醒悟。當頭落到肚臍上時，心中一陣悽惋。旋即，覺得食物從脖頸漏出，就用手扶着頭，把它按回脖頸上，一會兒又掉下來，昏悶氣絕象剛纔一樣。過了好久，他才甦醒過來，把頭正在頸上，將頭髮系在兩邊，就能夠坐起來。此刻，他心也茫然，不知自己能否免災。而他的馬，怎麼也不離去。見他坐起，那馬也走過來站在他的面前。王穆扶着它能夠站立起來。系在左膊上的頭髮鬆開了，頭又墜落懷中，半夜後才甦醒。再次系發，正頭之後，王穆心想，這馬躺下我才能夠上去呵，那馬忽然就橫臥在他面前。於是他上得馬去，馬也隨他而起，馱着他往東南走。他兩手託着兩頰，騎馬走了四十里。王穆部下十多個散兵一起奔來，也從便道到這裏尋找王穆，相見之後，扶他去村舍寄住。此地距離敵人四十多里，衆人心裏又惱怒又害怕，隨即用馬馱王穆回到魯旻的隊伍。魯軍所住之城不久被敵人圍困。王穆在城中養病，二百多天才痊癒。環繞着他的脖頸有一條肉檁子，象手指那麼寬，頭竟然稍稍偏斜。魯旻覺得王穆系名家子弟，又以身殉職而未死，就派他任南陽縣令，不久奏報他任葉縣令，一年多後，遷任臨汝縣令。任滿，又攝任棗陽縣令，死在了任上。

邵進

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劫剝行侶，旋欲謀反。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其葉朝廷而紿於已，遽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紉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光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賙賻之。既至蒲，浹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遊。後三十年，崔顒爲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顒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爲周智光從事。」因敘其本末。顒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出《獨異志》）

【譯文】

唐代大曆元年，周智光任華州刺史，搶劫行旅錢物，不久即想謀反。他派遣手下官吏邵進，暗暗地到了京城，偵探朝廷有無防範、討伐他的意向。邵進回來告訴周智光說：「朝廷沒有懷疑你的跡象。」周大怒，認爲他這是討好朝廷欺騙自己，立即令人把他殺了。周智光過後很後悔，立即派人把邵進的頭送給他的妻兒。妻子把他的頭縫到脖頸上，不久就活了，將藥塗在傷口上。但邵進還是懼怕周智光，讓人告訴周智光說：「邵進本來是蒲地人，現在想回去埋葬。」周智光無奈，便送些喪葬錢物。邵進回到蒲地十二天，他的傷口便平復癒合，於是改名換姓漫遊四方。三十年後，崔顒任宋州州牧，早晨升堂時，有一個人投名帖說，他是皇宮的敕吏。崔顒召見了他，他就是邵進。詢問其來由，邵進說：「你當年是周智光的從事吧？」於是便講述過去的一些事情。崔顒方纔省悟，賞給一些絹帛，邵進揖拜之後離去。

李太尉軍士

長安里巷說，朱泚亂時，李太尉軍中有一卒，爲亂兵所刃，身頸異處。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覺臚骨稱硬，（「稱」疑是「稍」，「硬」原作「哽」，據明抄本改），咽喉強於昔時，而受刃處癢甚。行步無所苦，扶持而歸本家。妻兒異之，訊其事，具說其所體與頸分之時，全不悟其害，亦無心記憶家鄉。忽爲人驅入城門，被引隨兵死數千計。至其東面，有大局署。見綠衣長吏憑几，點籍姓名而過。次呼其人，便雲：「不合來。」乃呵責極切，左右逐出令還。見冥司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狀若浮漚釘。牽其人頭身斷處。如令勘合，則以桑木釘自腦釘入喉，俄而便覺。再見日月。不甚痛楚。妻兒因是披頂發而觀，則見隆高處一寸已上，都非尋常。皮裏桑木黃文存焉，人或謂之粉黛。元和中，溫會有宗人守清，爲邠鎮之權將，忽話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雲，是其麾下甲馬士耿皓，今已七十餘，膂力猶可支數夫。會因是親睹其異。（出《定命錄》）

【譯文】

長安里巷傳說，朱泚在京城作亂時，李太尉軍隊中有一個小卒被亂兵所殺，身頸異處。過了七天，忽然不知怎麼回事他自己又站了起來，只覺得臚骨稍有些硬，咽喉比過去強直，而遭刀砍的地方很癢。行走沒有什麼痛苦，人們扶持他回到家中。老婆孩子都很驚怪，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全都說了。當身體和頭頸分離時，他全然不覺被殺，也無心回憶家鄉。就記得忽然被驅趕進一座城門，同時被趕去的士卒死了好幾千。到了城東面，有一個大署衙，只見綠衣長吏靠在桌子上，點錄姓名而過。按順序喊到他的名字時，他便說：「我不該來。」就被狠狠地呵責訓斥一頓，左右將他趕出去，又把他喊回來。「這時只見一個冥司，拿着一根削得光光的桑木棒，像胳膊那麼長，形狀如門釘。他牽住我頭身斷絕處，對合在一起，然後用桑木釘從腦部釘進咽喉。不久我就甦醒過來，重又見到了日月星辰，不很痛苦。」妻兒於是分開他的頭髮察看，就見受傷處隆起一寸多高，的確和往常不同。皮裏桑木紋還存在，有人說是粉黛之色。元和年間，溫會有個同宗叫守清，任分鎮權將。一次他忽然說起這件事，守清就喊一個人到前面來，說這位是部下甲馬士耿皓，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體力還可以抵擋幾個武夫。溫會親眼看見了他的異常之處--原來，他就是那個死而復生的小士卒。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校往揚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與之欵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繞，瘢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邊，其衆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歿。積屍爲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卻？」胥者扣頭求哀。官曰：（「官曰」原作「曰官」，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不卻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約束：「須速活，勿（「勿」原作「卻」，據明抄本改。）誤死者。」胥厲聲唱諾。某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臥。頭邊有半碗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即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卻投本處。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錄》。明抄本作出《定命錄》）

【譯文】

五原派遣一個校官去揚州，這校官請求賜衣物。他在當地有熟人，能夠辦好可託之事。到後，揚州院官給予他殷勤接待，並看見他頸上有一道肉環圍繞着，疤痕明晰可怕。院官和他很熟悉，便問其來由。他把發生的事說了：好多年前巡視邊境，他率部下五六百人，深入到榆塞一帶，遭受胡虜的突然襲擊。對方有好幾千人，全是騎兵，寡不敵衆，帶去的五百步兵全死掉了，屍體堆積得象小山那麼高，他也落了個身首異處。到太陽下山後，他的魂聽到呵喝之聲，一個象官府中點巡官的人，來到他跟前，怒道：「這個人不該死，爲什麼殺他？」胥吏叩頭哀求。那官說：「不把他復活，你就得償命。」吏胥說：「能活。」當官的點點頭，過一會兒又呵喝胥吏道：「你要快點使他復活，不要耽誤死者。」胥吏大聲答應着。將我的頭安到頸項上，我的身子躺在三尺厚的樹葉上，頭邊有半碗稀粥，一把斷把羹匙插在碗中。我能夠伸手拿羹匙，舀飯送到嘴裏，漸漸能喫飯了，就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當我再睜開眼時，又見半碗粥，碗裏還是放着羹匙。這樣一連過了六七天。能夠行走了，我就拄着柺杖回到原處。光陰很快就到了現在，我的疤痕就是這麼來的。

範令卿 （縊死復再生）

隋文帝開皇二年，汴州浚義縣功曹範欽子令卿，在家與族人文志校書，競工拙。令卿以手反擊文志，鼻血出不止，因即殞。文志父乃執令卿，以繩懸縊於屋樑，移時氣絕。文志父母恐令卿卻活，複用布重絞之。死經三日，令卿卻蘇，文志長逝。（出《五行記》）

【譯文】

隋文帝開皇二年，汴州浚義縣功曹範欽之子範令卿，在家裏與文志勘校書籍，比賽高低，結果打起架來。令卿用手反擊文志，打得他鼻血不止，因之當即死去。文志的父親捉住令卿，用繩子把他懸吊在房樑上，一會兒就斷氣了。文志父母怕令卿再活過來，用布條勒了又勒。令卿死了三天之後卻又復活了，文志則終於死去了。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恆以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爲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雲：「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雲：「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甦。卒又縊之，及明覆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嘆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之。及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出《廣異記》）

【譯文】

湯氏子的父親任樂平縣尉。縣令李氏，是隴西的名門貴族，平素輕浮隨便，常常以狎暱侮辱別人取樂。縣尉對此忿忿不平。他被縣令隨便侮辱多次，實不堪忍受。湯氏子和哥哥到縣令處爭辯，縣令又打又罵，喊左右將他們拽下。剛要施刑，湯氏子懷中有劍，拔出便刺中縣令胸部，不深。幾天以後，縣令死了。他的家人也擊打湯氏子，並將其關進監獄。州里判刑，令年內處死。當行刑那天，把他帶到刑場，湯氏子的臉上沒有愁容。有個善於看相的人說：「這少年有五品官的相，定當不死；假如他死了，我今後就不給人相面了。」行刑的人用繩子纏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斷氣之後拉回監獄，到晚上就復活了。獄卒向獄官報告，獄官說：「這是個殺人犯，沒有讓他活的道理。」他命令獄卒用繩子把他吊死，不料三更時又活了。獄卒再吊，天亮又活了。獄官向刺史報告，全州上下驚歎不已。但爲維護法律尊嚴非殺不可，喊來其父，讓他親手將兒子處死。其父在州的城門上當衆行刑。刺史自始至終對他很同情，讓家人收屍。等把他的屍體擡回家之後，他又復活了，因而埋的是空棺材，將他養在暗室，多少年都平安無事。唐代乾元年間，他是在任全椒縣令時死的。

士人甲 （易形再生）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曆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腳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腳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腳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教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腳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並閉目，倏忽，二人腳（「腳」原作「卻」，據明抄本改）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腳，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屍。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腳號啕。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以防鬍子。終身憎穢，未曾娛視。雖三伏盛署，必復重衣，無暫露也。（出《幽冥錄》）

【譯文】

晉元帝時有個某甲，出身士紳家庭。一天得急病死了，被人帶上天去，拜見司命。司命又推究校驗，計算某甲的壽歷沒盡，不應該冤枉召來。管事的下令將其遣返。某甲患腳病特別疼，不能走，沒法回去。管事的幾個人都挺發愁，商量說：「某甲假如因爲腳病最後不能回去，我們就得承擔冤枉他人的罪名。」於是一起向司命彙報。司命想了很久，說：「方纔新召來的胡人康乙，在西門外住，這個人應當立即死，他的腳很健康，讓他們二人換腳，彼此都沒有什麼損失。」管事的接受了這個命令，回來就要給他們換腳。那胡人形體醜陋，腳更難看，某甲怎麼也不肯換。管事的說：「你假如不換腳，就得長留此間了。」某甲不得已，只好服從。管事的讓他倆閉上眼睛，很快，他們的腳就換了過來。某甲當即被遣送回來，忽然間就活了。他一一向家人說了。脫鞋一看，果然是雙胡人腳，叢生的毛連結着，而且有胡臭氣。某甲本來是讀書人，愛玩手腳，但忽得這樣一雙腳，卻一點也不想看。雖然獲得再生，卻常惆悵慨嘆，幾乎想死。旁人中有認識那個胡人的，說他還沒有出殯，家住附近茄子浦。某甲親自去看那胡人屍體，果然看見自己的腳附在他的身上。正要殯殮，親屬們對着屍體哭。胡人的兒子對父親很有感情，每當初一過節時，由於悲思過度，他都要跑到某甲家，抱住他的腳號啕大哭。走路時偶然相遇，胡兒也要拽住他啼哭。因此，某甲每次出入家時，總要讓人守住門，以防胡兒。某甲一輩子厭惡那雙髒腳，未曾高興地看過。即使在三伏盛夏，也定要穿好幾層衣服，不讓它露出來。

李簡

唐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里村百姓李簡，癇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經宿卻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遂徑往南李村，入亮家。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二人着黃，齎帖見追。行數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委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壞，別令託生。」一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卻複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張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卻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問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段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寢，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開元末年，蔡州上蔡縣南里村百姓李簡，患癲癇病死去，埋葬十多天後。汝陽縣有個百姓叫張弘義，與李簡素不相識，且相距三百多里，也因病而死，過了一宿又活了。他不再認識父母妻子，並說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親名亮，然後徑直走到南李村，進了李亮家。李亮驚訝地詢問這是怎麼回事，張弘義說自己剛病時，夢見兩個穿黃衣裳的人，送來一張帖子就跟他們走了。走了幾十裏，到了一座大城市，題名「王城」。他被引入一處，象人間的六司官衙，留他住了幾天。所追查的一些事，他實在不能回答。一天，忽然從外面走進一個人，說是錯捉了李簡，應該立即放回去。有一吏說：「李簡的身體腐壞了，讓他到別處託生吧。」李簡一時想念父母親族，不想到別處託生，因此請求恢復本身。不一會，看見領進一個人，通判說：「汝陽張弘義被捉拿到了。」那吏又說：「幸虧張弘義的身體沒壞，快讓李簡託他的身體復活，藉以享受餘年。」於是，李簡便被兩吏攙出那座城，但走得極快，他漸漸失去知覺，忽然又象作夢醒來。見不少人圍坐而哭，還有那些屋宇，自己都不認識。李亮問他親族名氏，以及李簡的平生小事，他沒有不知道的。李簡原是蔑匠，於是到內室休息時，他就找來刀具，破開竹蔑編盛器。言談舉止，都使人確信是李簡。他竟然再也沒有回汝陽去。當時段成式的堂叔，任蔡州司戶，親自查驗了這件奇事。古代扁鵲換魯公扈、趙齊嬰的心，等甦醒之後都能返回自己的住處。兩家問及一些事情，他們各自都還記憶猶新。用這個歷史事件來考究，李簡的事也不是假造的。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后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詰（「詰」原作「請」，據明抄本改）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裏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帛隨以修佛，施貧餓者。一還家，至今尚存。（出《宣室志》）

【譯文】

陳蔡兩縣之間，有個居民叫竹季貞，死十多年了。後來村裏人趙子和也死了，過了幾天又忽然甦醒，立即起身跑出門去。其妻驚訝地攔住他詢問，子和說：「我是竹季貞，哪裏認識你？我要回自己家去。」連語音都不是趙子和的了。妻子就跟着他到了竹季貞家。竹家人見趙子和來了，以爲他瘋了，罵着驅趕他。子和說：「我是竹季貞，死十一年了，現在又回來了，爲什麼要趕我走？！」竹家人聽他的說話聲，果然是竹季貞的；又通過一些事情驗證，一點不錯。竹妻和孩子們十分駭怕，追問他，他說：「我從離開人世，至今將近十二年，在陰曹地府裏總想回來看看老婆孩子，一天也沒有忘。然而，那裏每隔三十年，才能讓一個死者復活，讓他到人間來宣講善惡和福禍之事。昨天我請求管案子的人，想使自己的名字被冥官知道，並願意爲我復活。一會兒冥官對我說：『你的身體腐爛很久了，怎麼辦？』管案子的人稟報說：『他的同鄉趙子和剛死幾天，我想讓他借屍還魂。』冥官准許了。那管案子的人立即把我送到趙子和家，我這才能活轉過來。」接着說起平生往事，都清清楚楚的，妻才相信而且收留了他。從此季貞不喫酒肉，穿粗布短衣，行乞在陳蔡和汝鄭等縣之間，得到的錢帛隨時用來修造佛寺，施捨給貧餓的人。他時而回一次家，到現在還活着。

陸彥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雲：「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餘杭人陸彥，在夏天死了十多日後，拜見冥王。冥王說：「這個人壽命沒盡，放他回去吧。」左右的人說，他的軀殼完全腐爛了。這時滄州人李談剛到，這個人該死。冥王說：「拿李談的軀體給陸彥。」陸彥就進入李談的棺材中甦醒過來。說話的口音是吳語，不認識妻子，一一講了還陽的事。隨即，他回到餘杭，尋訪到他的家，妻子卻也不認他。待一一陳述經過後，她才相信。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趙泰 袁廓 曹宗之 孫回璞 李強友 韋廣濟 郄惠連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闢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持泰腋，（「腋」原作「脹」，據明抄本改。）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峷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八。經兩重門，有瓦室，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雲：「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里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何作罪，行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恆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監作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發，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仗，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於其側。有三四百人，立於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齎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於塔寺中懸幡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爲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倚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採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雲：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爲騾驢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誰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闢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款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記》）

【譯文】

西晉，清河貝丘人趙泰，字文和。他祖父任京兆太守。郡府打算舉薦他爲孝廉，欲徵召任職，但趙泰躲在家裏不願做官。他精心鑽研聖人經典，在鄉里百姓中很有名望。直到晚年時才做官，臨終時任中散大夫。趙泰三十五歲時，曾突然心痛，片刻而死，屍體停放在地上，但心仍熱而不冷，四肢可隨意屈伸。在他死後第十天的時候，忽然聽到他喉嚨中有如下雨的聲音，傾刻便甦醒活過來。他說他剛死的時候，夢見有一個人來到他心下，又有兩人騎黃馬，兩個隨從夾扶着趙泰的兩臂徑直向東走。不知走了多少裏，走到一座大城，城鎮高大險峻，青黑色，他們便夾扶趙泰進入城門。經過兩重門後，看到數千間瓦房，還有數千男女老少排列成行，有五六個小吏身穿皁衣，按順序排列每個人的姓名，並說要分門別類地呈報給府君。趙泰排在第三十名。一會兒，將趙泰和數千名男女一齊帶進地府，府君面西而坐，閱視名冊後，又讓趙泰向南進入里門。見有人穿着深紅色衣服坐在大屋下，按順序呼叫名字，並問活着時犯過什麼罪，行過什麼善事，要詳細的如實說明。地府一直派遣六部使者在人間，逐條記錄了每個人的善惡，不能說假話。趙泰回答說：「我父親和我哥哥當官時都是兩千石的俸祿，我年少時在家讀書，沒有做事，也沒犯過什麼罪惡。」於是便任趙泰爲水官監作吏，率兩千多人，運沙石修堤岸，晝夜忙碌。後來又讓趙泰任水官都督，掌管各地獄中的事務，給他兵馬，命他巡視地獄。他所到的各獄，各種毒刑各有不同。有的針穿舌頭，遍身流血；有的披頭散髮，赤身裸足，相互牽引而行。有人拿着大木棒，在後邊催促。鐵牀銅柱用火燒得能看見火苗，逼迫着有罪的人抱住鐵牀趴在上面，身體馬上被火燒得焦爛，隨即又活過來。還有火爐和大鍋燒煮罪人，身首粉碎，隨着沸水翻轉，有拿着叉的鬼站在旁邊。有三四百人站在一邊，按順序該進入鍋內時，互相擁抱哭泣。有非常高大的劍樹，樹的根莖枝葉都是用劍做成，人們互相怨恨，各自攀登，好像很高興似的互相比賽，而身體卻被割截成一段一段的。趙泰看見他的祖父祖母和二弟，在這個獄中哭泣。趙泰走出了獄門，看見了兩個人抱着文書走來，告訴獄吏說，有三個人，他們家在塔寺中懸掛招魂幡、燒紙，解救他們的罪過，可以走出福舍。不一會兒，見三人從獄中走出，穿着原來的衣服，很齊整，向南進入一門，名叫開光大舍，有三重門，紅色發光。只見這三人進入開光大舍中，趙泰也隨着進去。前面有一大殿，用珍寶裝飾，精光耀眼，用金玉做的牀。看見一個神人，身姿容貌魁偉與衆不同，坐在殿中座上，旁邊有許多和尚站在那裏。府君走來，恭敬地行禮。趙泰問座中人是誰，府君都向他施禮？獄吏說，法號世尊，超度人的法師。一會兒，命令作惡的人出來聽經，當時有一萬九千多人，全都走出地獄，進入百里城。到這裏的人，大都是世間守法的人，雖然他們的作爲尚有不足之處，還是可以得到超度的，所以請僧人來講經說法。七天之中，由本人所做的善惡多少，分別給予超脫。趙泰還沒出去時，見十個人升空而去。走出大舍後又見一座城，方圓二百多里，名爲受變形城。在地獄中受完懲罰的人才能到這座城，接受變形報應。趙泰進入這座城內，看見土瓦房數千處，各處都有房舍，正中的瓦房非常高大，欄檻都用彩色裝飾。有數百名小吏，正在校閱文書，說，前世殺生的人應變作蜉蝣（一種昆蟲），早晨生晚間死；前世搶劫偷盜者應變成豬羊，任人宰割；前世淫亂放蕩的人應變成飛禽走獸；搖舌拔弄是非的人應變成叫聲難聽的鳥；抗債不還的人變成任人使役的牛馬騾驢。趙泰看完之後又回到了他的水官督府，主事的人問趙泰，你是誰的兒子？因爲什麼罪過到這裏來的？趙泰回答說，我的祖父和兄弟，都是兩千石俸祿的官。我被鄉里推舉爲孝廉，公府召我任職我沒去。專心做善事，從不做各種惡事。」主事人說：「你無罪，所以纔派你做水官都督。不然的話，你和地獄中的人沒什麼不同。」趙泰又問主事人：「怎樣爲人才能得到好的報應？」主事人說：「唯有尊奉佛法的弟子，精心進取，不做壞事的人才能得到好報，而不受懲罰。」趙泰又問：「人在不懂佛法時所犯的罪過，懂佛法以後能免除嗎？」回答說：「都可以免除。」說完，主事人打開了藤箱，檢視趙泰年紀還有三十年陽壽，便叫趙泰回還人世。臨別時主事人說：「你已經見過地獄中犯罪報應的情形，你應當告訴世上的人，都要做善事。善惡與人相隨，就像影子和回聲一樣，能不謹慎嗎？」當時來探視趙泰的有五六十人，都聽到了趙泰這樣說，趙泰自己親筆書寫此事，用以告示世人。當時正是西晉武帝泰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他又爲祖父母、二弟請了很多和尚大擺福會，又叫自己的子孫改奉佛法，並經常觀察督促。一些讀書人聽說趙泰死而復生，在陰間見到了許多因果報應的事，便都來訪問。當時有太中大夫武成人孫豐、關內侯常山人郝伯平等十餘人，一齊來會見趙泰，誠懇地尋問，聽後都很懼怕，都能立即奉法行善。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雲：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闈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溫涼畢，命坐。設酒炙，果糉菹者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缺，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齔，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嘆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門，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敘趣一隅有諸屋宇，駢闐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疾，呼廓。廓驚問誰，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無暫休。今特小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娣時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遲也。」廓跪辭而歸，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譯文】

北宋陳郡人袁廓，字思度，南朝宋後廢帝元徽年間任吳郡丞。病不多日，像死了似的，只有一息尚存。棺槨被子等物已準備好，只等死後入殮。三天後卻能轉動眼珠看視，他自己說：有個使者說有人叫他，他便跟了去。到了時看到一座大城，城樓和城牆高大整齊，臺階和小門都很華麗，就叫袁廓進去。見主人面南而坐，與袁廓寒喧後讓袁廓坐。擺設酒席，酒、餚、瓜果等物和世間一樣。酒過數巡後，主人對袁廓說：「我這裏缺少一個掌管文書典籍的人，知道你很有才華，所以想請你屈尊任此職，不知你是否願意？」袁廓知道這是在陰間，於是堅決推辭此事，並說：「這不是能勝任的，我少年時孤苦貧窮，兄弟也都死亡飄零，請求你開恩放我回去。」主人說：「你可能認爲陰間與陽世很不相同，所以才推辭。這裏的榮華富貴喫穿使用，要比你在世間強的多，我很想和你共事，我想你必然會同意，不負我的期望。」袁廓又堅持請求說：「家中兒女尚小，正是幼稚的年齡，我要在這任職，靠誰來養育他們。父子之愛，理應得到憐憫同情。」袁廓痛苦流涕跪在地上磕頭作揖。主人說：「你既然這樣推辭，我也不能逼迫你，我的願望沒有實現，我深感遺憾。」主人從案桌上取出一卷文書，用筆勾點。這時，袁廓要謝恩回去。主人說：「你不想看一看先死去的人嗎？」便派人領袁廓走，一路上寺廟衙署很多，最後到了一個衙署的門前，是一座監獄。把袁廓領進去，在一邊按順序建有很多房屋，並排相接。後又有一屋比較簡陋，袁廓看見了自己的生母羊氏在這裏，面容很髒，衣服很亂，和活着時很不一樣。看見袁廓又驚又喜。門邊還有一人，臉上和身上都有傷痕，她招呼袁廓，袁廓很喫驚問這人是誰？羊氏說：「這是王夫人，你不認識了嗎？」王夫人說：「我在世的時候，不相信報應，雖然沒有別的罪，卻因爲鞭打丫環僕人太厲害，才受到這樣的懲罰，死後遭受這樣的痛苦，恐怕暫時不能停止，今天特別給了一點時間的寬限。前些天喚你姐姐來，本想我自己代替你們受刑罰，看來也是不可能的，也只能在這裏痛苦的見見面。」說完便痛哭流涕。王夫人是袁廓父親的正妻，袁廓的妹妹也在旁邊。一會兒，來人又將袁廓帶走，經過了很多街巷，房舍建築很整齊，好像似民房。最後有一個宅院，竹籬笆草房，袁廓看見了父親坐在案桌前。袁廓走進門，父親揮手告訴他說：「你對這裏的情況都明白了，應該急速回去，不能遲誤。」袁廓跪下辭別了父親便回去了，到家中便復活了過來。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寢不寤，旦亡。晡時氣息還通。自說所見：一人單衣幘，執手板，稱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喚。宗之隨去。殿前中庭，有輕雲，去地數十丈，流蔭徘徊。帷幌之間，有紫煙飄搖。風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階下，今入白之。」須臾，傳令謝曹君。「君事能可稱，久懷欽遲，今欲相屈爲府佐。君今年幾，曾經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幹素弱，仰慚聖恩。今年三十一，未曾經鹵簿官。」又報曰：「君年算雖少，然先有福業，應受顯要，當經鹵簿官。乃辭身，可且歸家，後當更議也。」尋見向使者送出門，恍惚而醒。宗之後任廣州，年四十七。明年職解，遂還州病亡。（出《述巽記》）

【譯文】

高平人曹宗之，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時在彭城，晚間睡覺沒醒過來，天亮死了，到了下午氣息相通，又活了過來。自己述說見聞。他說，見一個人身穿單衣，扎頭巾，手拿竹板，自稱是北海王的使者，說北海王要招喚曹宗之，曹宗之便隨他去了。殿前的中庭，離地數十丈處有輕雲飄蕩，帷幔之間有紫氣飄搖，風吹到人前，陣陣異香。使者說，「你在階下等着，我進去告訴一聲。」一會兒，傳令讓曹宗之進去，並對他說：「你很有才幹和能力，已經欽佩很久了，今天想委屈你在府中任職。你今年多大年齡？曾經做過官沒有？」曹宗之回答：「我的才幹不強，愧對聖賢的恩德。今年三十一歲，沒當過官。」又對曹宗之說：「你的年齡還小，但祖先有福業，應得到顯要的職務，先去做個官。你現在可以起身回家，以後再說吧。」一會兒，那個使者便把曹宗之送出門，曹宗之恍惚間醒來。曹宗之後來在廣州任官，年齡四十七歲，第二年解職，從廣州回來便病故。

孫回璞

唐殿中侍醫孫回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徵鄰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一人，呼孫侍醫者。璞謂是魏徵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光，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並見樑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暗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敕，驛馳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子是孫回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我是鬼耳，魏太監（「監」原作「師」據明抄本改）追君爲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太監，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今先行，度關待君。」次日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到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訪徵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推」原作「隨」，據明抄本改）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出《冥祥記》）

【譯文】

唐朝宮中侍醫孫回璞，濟陰人。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時，他伴駕皇上到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徵家相鄰。當夜二更天，聽到外面有一人呼喚孫侍醫，孫回璞以爲是魏徵的命令，便出來了。見兩個人對孫回璞說：「當官的叫你。」回璞說：「我不能步行。」便牽來馬騎上隨二人走，竟覺得天地間像和白天一樣明亮，孫回璞感覺奇怪，但不敢說。出了三善谷，經過朝堂東側，又往東北走了六七里，到了苜蓿谷。遠遠地看見兩個人夾持韓鳳方在走，並對領孫回璞的這兩個人說：「你們追錯了，我們得到的這個纔是，你們應放了他。」這兩人便放了孫回璞。孫回璞順着原路往回走，和原來走過的地方一樣。到了家拴好馬，看見丫環在門旁睡覺，招呼也不答應。他越過丫環進了屋裏，看到他的身體和妻子一齊躺着，想上牀卻上不去。只好靠着南牆站着，大聲叫他婦人，卻始終不應聲。室內特別亮，牆角有蜘蛛網，網上有兩個蒼蠅，一大一小，還看見了房樑上掛着的藥物，樣樣分明，可就是上不去牀。他自己知道是死了，很憂愁，怨恨不能和妻子告別。他倚在南牆上慢慢睡着了，忽然驚醒，身體已躺在牀上，屋裏很暗很黑，什麼也看不到。叫他婦人起來點燃燈火，孫回璞身上在流汗，起來看蜘蛛網，和原來一樣，看到馬也在流汗。韓鳳方就是在這夜暴病而死。後來，到了貞觀十七年，孫回璞奉命騎馬去齊州，爲齊王治病。回來時直到洛州東孝義驛站時，忽然見到一個人來問：「你是孫回璞嗎？」孫回璞回答：「是。你問我有什麼事？」那人說：「我是鬼，魏太監讓你去當記室。」並拿出文書給孫回璞看。孫回璞一看，確是魏徵的署名。孫回璞喫驚地說：「魏太監沒有死，爲什麼派你來送文書？」鬼說：「他已經死了，現在任陰間太陽都錄太監，讓我來召你。」孫回璞給鬼讓坐一齊喫飯，鬼很高興很感謝。孫回璞請求說：「我是奉皇上的命令出使還沒有回去，魏太監不應追我，等我回京向皇上稟奏之後再聽命，可以嗎？」鬼允許了。於是孫回璞和鬼白天同行，夜間同宿。到了閿鄉，鬼告辭說：「我先走了，過了關等你。」第二天過關後出了西門，看見鬼已等在門外。到了滋水，鬼又和孫回璞告別說：「等你回京奏事後再見，你可不要喫葷腥辛辣的東西。」孫回璞答應了。孫回璞回京奏事後，訪到魏徵確實已死，查對魏徵死的日期，正好是孫回璞到孝義驛站的前一天。孫回璞自己認爲必然要死了，便和家裏人訣別，並請和尚做道場，請人畫像寫經文。過了六七夜，孫回璞夢見以前遇見的鬼來召他，把他領上高山，山頂上有大宮殿。他們進去，看到很多君子迎上來並說：「這個人是行善有福的人，不能留在這裏，可放他回去。」立即一推，孫回璞便跌落山下，於是驚醒，至今天無病無災。

李強友

李強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強友天寶末，爲剡縣丞。上官數日，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做主簿，因往陳訴。未合死至，蒙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強友也。強友聞，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辦復何憂？」因問職事何如？屠者雲：「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儐從甚盛。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強友親人死，得活。復去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即強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別。年尚未盡，忽聞府君召王主簿，去頃便回。雲，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當放。此人來詣強友雲。被借（「被借」原作「彼著」，據明抄本改）漆器，實無手力。強友爲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卻回。謂親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至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揀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強友領過府君，因而得放。既愈，又爲強友說之。強友于官嚴毅，典吏甚懼。衙後多在門外。忽傳贊府出，莫不罄折。有竊視，見強友著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強友卒。（出《廣異記》）

【譯文】

李強友是御史李如壁的兒子，在唐玄宗天寶末年時任剡縣縣丞。他上任不久，便有一個他平日熟悉的屠夫來登門拜謝。他問爲什麼謝他，屠夫回答說：「我因得病暴死，到了陰間，被人領過太山，看見了大郎你在那作主簿，我向你請求，還沒到死的時候，蒙你開恩放我回來，所以纔來向你拜謝。」大郎就是李強友，強友一聽感到很傷感，說：「死後能在太山當主簿，也沒什麼可憂慮的。」又問屠夫，在那裏主簿都幹些什麼事？屠夫說：「太山有兩個主簿，和人間的判官一樣，手下隨從很多，鬼神的事大都由他辦。」以後又過了幾天，強友的一個親人死了後復活了，又死去，被收到太山。太山有兩個主簿，一個姓李，就是強友；一個姓王，強友的親人就是死在王主簿手下。他向王主簿苦訴，自己的陽壽還沒到頭。忽然聽到府君召王主簿，去了一會兒便回來了，說，官家要設齋，需要一萬多隻漆器。王主簿對強友親人說，你家有這種器皿，可借來用一用，你快回去取來，事辦完後就放你。此人來找強友說，借用這麼多漆器。實在沒有人手取。強友聽說是王主簿的囑咐，便猶豫了很久。又聽到府君召喚李主簿，強友去了後回來對親人說：「官家責怪王主簿不會辦事，又讓我去尋找漆器。這事很急，不能推辭，應該馬上去取。」這人不得已帶領衆人回家去取，家裏人都聽到了搬動器皿的聲音。事辦完後，強友領親人去見府君，此人被放還。病癒後，又對強友說了這件事。強友爲官嚴厲果斷，手下官吏都很懼怕他。衙役都站在門外，忽傳強友要出府，都彎腰低頭。有人偷看，見強友衣帽整齊，後跟百多人，再看卻不見了，都感到奇怪和驚訝。就這樣過了十幾天，強友便死去了。

韋廣濟

韋廣濟，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見（「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使持帖，雲，閻羅王追己爲判官，己至門下，而未見王。須臾，衢州刺史韋黃裳復至。廣濟拜候。黃裳與廣濟爲從兄弟，問汝何由而來。答雲：「奉王帖，追爲判官。」裳笑曰：「我已爲之，汝當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辦食。頃之食至，盤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謂濟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還，不宜復喫。」因令向前人送廣濟還。及蘇，說其事。而黃裳猶無恙，後數日而暴卒。其年，呂延爲浙東節度，有術士謂曰：「地下所由雲，王追公爲判官。速作功德，或當得免。」延之惶懼，大造經像。數十日，術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韋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報消息。後十日，黃裳競亡也。（出《廣異記》）

【譯文】

韋廣濟在唐肅宗上元年間突然死去。自己說他當初看見一個使者拿着帖子對他說，閻王要他去當判官，他到了閻王門前，卻沒看到閻王。不一會兒，衢州刺史韋黃裳也到了這裏，韋廣濟上前拜見問候，黃裳和廣濟是堂兄弟。黃裳問廣濟爲什麼來到這裏，廣濟答道：「奉閻王的帖子，追我爲判官。」黃裳笑說：「我已經當了，你應當回去。」叫廣濟坐一會兒，命人去辦伙食。頃刻之間飯菜已到，盤中都是人的鼻子、手指等物。黃裳對廣濟說：「這是鬼道中的食物，你既然想回去，不應再喫。」又叫帶廣濟來的那人把廣濟送回去。到他醒來時，便說了他的見聞，而韋黃裳卻平安無事，幾天後才突然暴死。那年，呂延任浙東節度使，有個江湖術士對他說：「地獄的差役說，閻王追你爲判官，你應該速設道場誦經唸佛，或許能免除。」呂延很害怕，大設道場造像誦經，數十天後，那術士對他說：「你已經得到免除，閻王去召韋衢州，文書已經發出。」呂延派人到信安，命其急速報告消息，十天後，韋黃裳死去。

郄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郄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吊，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衣紫（「衣紫」二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冊（「冊」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立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嶽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廚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嶽衛兵及禮器東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嶽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連即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曏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飾，文繍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帟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幾而坐。俄綠衣者十輩，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己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冊，用紫金填字，以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冊。有閻波羅王禮甚，言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統冊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摽冠嶽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爲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爲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才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爲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臥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嘆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山陽人郄惠連，初住在泗水上游地區，因爲他父親曾在河朔爲官，他便隨從父親住在清河。他父親死後，他由於過分悲痛形容消瘦而聞名，巡察使者到此地派人前去弔唁，贈以糧食布匹。守孝結束之後，皇帝下旨，授他爲漳南尉。一年多後，一天晚上，他一人獨坐堂前，忽然看見一個人，身穿紫衣腰佩刀，到他面前對他說：「天神有命，任你爲司命主者是爲了冊封閻波羅王。」從錦紋箱中取出文書遞給惠連說：「這是天神的命令。」軸是用美玉金銀做成，用帶花紋的錦繡裝裱，又把象牙笏板綬帶和金龜玉帶，賜給惠連。他又喜又怕，心裏很惶恐，沒有時間細問，便接受了。他立在廊前，有個主持禮儀的人上前來說：「驅殿的官吏和士卒到。」這時有身穿繡衣左右佩兵器的幾百人走向前來，站成數行，再拜。有一人上前說：「我有幸爲你的下屬，表示謝意。」說完又拜，拜完分別立在前面。司儀又說：「五嶽衛兵主將。」又有一百多人走向前來，站成五行，衣服也分五種顏色，都再拜。司儀又說，「掌管禮儀用品的官、管鼓樂的官、管車轎馬匹的官、掌符文書簿網的官、管庫藏伙食的官。」將近幾百人，都走向前來。過了一會兒，司儀說：「各嶽衛兵禮儀器皿車轎馬匹等請你親自檢閱。」惠連說：「諸嶽衛兵在哪？」回答說：「各在各的住所。」惠連馬上命令出發，於是有人牽一匹白馬來，馬具都是鑲金嵌玉。前面導引的，後面跟從的都穿着繡衣。好幾個騎兵夾道前導，引領惠連往東北方而去，傳遞命令非常嚴格。隊伍走出幾里路，一萬多士兵，有的騎馬有的步行，都金甲執戈站在路旁。槍矛旗幟，交相輝映。不久，看見朱門外有數十人，都穿着綠衣，手執笏板，彎腰而拜。說：「都是你屬下的官吏。」門內，懸掛着帷幔，擺設着桌几牀榻，好似王爺的居室。惠連走到階上，坐在桌几旁，馬上有十多個穿綠衣的人，各自帶着冊簿文書，請惠連判處簽署。以後，司儀又領惠連到東廂的一個院內，前庭有很多車轎馬匹，又有樂器鼓簫，以及符印鑰匙等，都擺放在木案上，用帶花的黃綾布蓋着，木案四周都有護欄。又有一個玉冊，用紫金寫的字，好像篆書，每個字都有龍飛鳳舞之勢。主管的官吏說：「這是閻波羅王受冊封的文書。」有一人頭戴冠冕前來拜見，惠連與他見過禮後就坐。他對惠連說，天神說要以鄴郡內黃縣南邊的佛寺中的海悟禪師最有功德，天神心中早有謀劃，想立他爲閻波羅王。因爲這個儀式非常重大，我說你有很高的品德，因此拜你爲司命主者，統管冊立使臣的大權，我有幸列在你的屬下，所以能侍奉在你的左右。」惠連問道：「閻波羅王管什麼事？」府掾說：「他是地府中最尊貴的人，威震山河，總管陰間一切事物，沒有奇特品行的人是不能選上的。」惠連自己想道：「我在陰間掌握冊封禮儀，莫非我的身體已死了嗎？」又想到了妻子兒女，流露出怏怏不樂的神色。府掾已經覺察出他的心思，對惠連說：「我看你面色憂鬱，是不是掛念家中的妻子兒女？」惠連說：「對。」府掾又說：「冊封的禮儀在明天舉行，你可以暫時回家看看。這裏的執事官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你不要以爲這是在陰間而悔恨。」說完起身走了。惠連便命令車馬出行，他覺得昏沉沉像醉酒了似的。便伏在案上睡着了，等到醒來已經是在縣內。當時天剛亮，他回想起這段經歷驚歎很久。他也想到，這是天神的命令，是不可免除的，便把這事告訴了妻子，讓她趕快準備後事。他又告訴了縣令，縣令曹某卻不相信。惠連便用熱水沐浴，穿戴好衣冠，躺臥在牀上。這天晚上，縣裏的好幾個官吏，都聽到了空中有颳風下雨的聲音，從北邊來，直到惠連住的屋內。喫頓飯的時間惠連便死了，又聽到了聲音往北去了。大家都感到驚駭，因此又派人到鄴郡內黃縣南面詢問，果然是蘭若院禪師海悟最近死亡。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劉憲 張汶 隰州佐史 鄧儼 貝禧 幹慶 陳良 楊大夫 李主簿妻

劉憲

尚書李寰，鎮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生死有命，焉可以逃之。即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在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中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嶽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即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複數日，寰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出《宣室志》）

【譯文】

尚書李寰在鎮守平陽時，有個衙將叫劉憲，河朔人。性情剛直。有膽有勇。一天晚上，看到一個穿白衣的人來到他家，對劉憲說：「府官命你急速去應召。」對憲很憤怒地說：「我是軍中一員副將，沒曾有過過錯，府官爲什麼召我去？」白衣人說：「你只管去，不要推辭，不然的話要大禍臨頭。」劉憲大聲斥責他，白衣人急忙走了，走過幾步，便不知哪裏去了。劉憲才悟到是鬼。夜深時白衣人又來招呼劉憲，劉憲自己尋思，我聽說生死有命，怎麼能逃脫呢？便和他一同前往。出城數里，到了一個公署，見地府的官在大廳內，有好幾十小吏，站在他的左右，地府的官聽說劉憲來了，整理衣帽，走下臺階以禮相迎，就坐後對劉憲說：「我聽說你勇敢剛烈，所以派人請你。」劉憲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召我。」地府官說：「地府中有巡察使，用來巡查各省管事的官吏，如果有不守法的，給予察辦。這也是件重要事，不是剛直勇烈的人是不能委任的，希望你俯就此任。」劉憲感謝地說：「我沒有這種才能，希望你另選剛烈勇敢的人委任。」地府的官又說：「你爲什麼這麼堅決的拒絕呢？」於是又命令掌管案卷的人立即去召洪洞縣縣吏王信。隨即派一個小吏送劉憲回家，劉憲驚醒。數日後，李寰命劉憲去北都，走到洪洞縣，便把這事告訴了縣寮。縣寮說，我們縣有個小吏叫王信，已經死了好多天了。

張汶

右常侍楊潛，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時屬縣平遙，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思平生歡，豈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歸而省汝。」汶曰：「冥官爲誰？」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吾今爲其吏，往往奉使至裏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之門。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汶袂而去。行十數里，路矄黑不可辨，但聞馬車馳逐，人物喧語。亦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議喪具。」汶但與兄俱進，莫知道途之幾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倫者，卒且數年，與汶善，即呼之。果聞季倫應曰：「諾。」既而俱悲泣。汶因謂曰：「令弟之居，爲何所也？何爲矄黑如是？」季偷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盡，今將去矣。」汶曰：「今何往？」季倫曰：「吾平生時，積罪萬狀。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聞兄之語，故來與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鹹如季倫，應呼而至。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汶雖前去，亦不知將止何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汶。」汶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怒汶，問平生之過有幾。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文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汶未死。願遣之。」冥官怒曰：「汶未當死，何召之？」掾曰：「張汶兄今爲此吏，曏者許久處冥途，爲投且甚，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燻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形極微。汶喜曰：「此燭將非人居乎？」馳走，望形而去。可行百餘里，方覺其形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於榻。其室有燭，果汶見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出《宣室志》）

【譯文】

京官右常侍楊潛，曾經由尚書郎出任西河郡刺史。當時下屬平遙縣有個鄉吏叫張汶，無病暴死，幾天後又甦醒。當初張汶看到已死的哥哥來到家門，張汶很喫驚，就問他：「你不是鬼嗎？你來幹什麼？」兄哭泣說：「我自從離開人間，常常想念親友，就像盲人渴望光明一樣。思念平生的歡樂，怎麼可能得到呢？現在地府的官讓我回來看看你。」張汶說：「地府的官是誰？」他哥說：「地府的官權力也很大，我現在在他手下當小吏，經常奉命到下邊來。陰間與陽間不同，不能隨便到你家門。今天是因爲地府的冥官要召你，你要趕緊去。」張汶害怕，推辭不去，被亡兄牽着衣袖而去。走了十多里，路很黑不能辨認，只聽見車馬奔跑和人們的喧鬧聲，也能聽到妻子兄弟呼叫和哭泣的聲音，都說：「快準備喪葬用具吧。」張汶只知和亡兄往前走，不知走了多遠。自己暗想，我現在已經死了，常聽人說，人死後都能見到已死亡的親友，今天我就喊他們，看看能不能見到他們。張汶有個表弟叫武季倫，已死多年，和張汶很好，張汶便叫他，果然聽到季倫的答應聲。隨即兩人相見都悲傷哭泣。張汶問表弟說：「你現在住的是什麼地方？爲什麼這樣黑？」季倫說：「陰間的路晦暗，是因爲沒有日月之光。」又說：「悔恨難盡，現在我要走了。」張汶說：「你去哪裏？」季倫說：「我生時積罪很多，自從到陰間，每天都受到摧殘和羞辱。方纔聽到你的喊聲，所以纔來和表兄說話，現在不能久留。」又悲傷地哭泣了很久，才分別。又呼叫了死去的親友幾十個，都像季倫那樣應聲而到，都說身體受罪的情況，話語都很悽惻。張汶雖然往前走，也不知要走到什麼地方，但經常聽到妻子兄弟號哭和說話的聲音，好像就在身邊，可張汶喊叫他們的名字，就像沒聽見似的。過了很久，有一人厲聲喊道：「平遙縣吏張汶。」張汶立即應聲回答。又有一人憤怒的斥責張汶，問他平生犯過多少過錯。張汶拒不回答。於是又令掌管命案的取出張汶的冊籍。不一會兒聽到案掾說：「張汶還不應該死，應把他送回去。」冥官憤怒地說：「張汶不應當死，爲什麼把他召來？」案掾說：「張汶的哥在這當小吏，已經很長時間了，受罪很多，想叫他弟弟替代他，雖然沒允許他的請求，現在他卻把弟弟召來。」冥官對着張汶兄發怒說：「爲什麼自己隨意召來應活着的人，不顧我們的法條。」立即將他囚禁了起來，而讓張汶回去。張汶感謝後而走出。他一人獨行，因爲道路黑暗，他很惶恐。不一會兒，忽然看見一點燭光在數十里外，光影很小。張汶高興地說，這燭光就是有人住。他快走，奔光影而去。又走了百多里，才感覺光影稍近，急忙走近光影，纔看到自己躺在牀上。屋內有燭光。果然就是張汶方纔看到的那燭光，到此才甦醒。張汶便把在冥府中聽到妻子兄弟號哭和議論喪具的事詢問家人，沒有一件不同的。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數日後活。雲：初閻羅王追爲典史，自陳素不解案。王令舉其所知，某薦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算既未盡，今放汝還。因問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雲：「此人曾殺一犬一蛇。」王曰：「犬聽合死，蛇復何故？枉殺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頭，以熱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吏就某索錢一百千文。某雲：「我素家貧，何因得辦？」吏又覓五十千，亦答雲無。吏雲：「汝家有胡錢無數，何得訴貧？」某答：「胡錢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領某至家取錢。胡在牀上臥，胡兒在錢堆上坐，未得取錢。且暫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腳蹴，狗叫而去。又見其婦營一七齋，取面做飯。極力呼之，婦殊不聞。某怒，以手牽領巾，婦躓於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兒猶在錢上。某勁以拳拳其肋，胡兒悶絕，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時，胡兒病尚未愈。後經紀竟折五十千也。（出《廣異記》）

【譯文】

隰州佐史死後數日又復活了。他說，初到冥府時閻羅王封他爲典史，他說他從來沒辦過案子，閻王又叫他舉薦他所知道的人，他便舉薦了一個和他同事的人，閻王便派人拿帖去追召。閻王向佐史說，你的壽數還沒到，現在放你回去。又問他左右的官吏，這人在生時有沒有罪？左右說：「這人曾殺死過一犬一蛇。」閻王說：「犬是應該死的，殺蛇是爲什麼？無故殺蛇的，應受到特殊的懲罰。」令佐史回頭，用一勺熱鐵汁燙他的背。受罪後，派人送他回來。送他的小吏向佐史索要一百千文錢。佐史說：「我家一向很貧困，我怎麼能辦到？」小吏又要五十千，佐史也說沒有。小吏說：「「你家有無數胡錢，怎麼能說貧窮？」佐史說：「胡錢不由我用。」小吏說拿來就是了，怎麼說不由你用。小吏領佐史到家取錢，胡在牀上躺着，胡兒在錢堆上坐着，沒法取錢，只好暫時回到院中。狗在咬，佐史用腳踢狗，狗叫着跑了。又看見他的婦人爲了給他燒頭七，拿面作飯。他用力大叫，婦人好像沒聽到。佐史大怒，用手扯她的領巾，婦人倒在地上。很久，外面的小吏又催他，他纔出來。胡兒仍在錢堆上，佐史使勁用拳打胡兒的兩肋，胡兒昏過去，他拿了五十千給了那小吏，這才把他放了，他才活了。活了後，胡兒的病還沒好。後來做買賣正好賠五十千。

鄧儼

會昌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可令還也。」蔣草草被領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武宗會昌元年，金州軍事典官鄧儼先死了數年。他手下的書記員蔣古忽然心痛暴死，被人抓到一個地府中，看到了鄧儼，他高興地說：「我的事物很重，請你幫我抄錄幾百幅文書。」蔣古一看文書案卷堆積很多，都是黑紙紅字。便欺騙說：「近來損傷了右臂，不能拿筆。」旁邊有一人對鄧儼說：「既然不能書寫，就叫他回去吧。」蔣古被急忙忙的領着回去，掉到一個大坑中後甦醒了。後來因病，廢了右手。

貝禧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茭瀆別業。夜分，忽聞叩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弟十八。」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爲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懼。隆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無辭也。」俄有從者，持牀榻食案帷幕，陳設畢，滿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殷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箱（「箱」原作「簡」，據明抄本改）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即以綠裳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與同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歸，可復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雲已行二千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謂禧曰：「北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宴。宴罷，醉臥。至曉，遍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錢帛車馬饔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大屋數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數書廚，皆雜寶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爲祕要，管鑰恆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周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己禍福壽夭之事，至是昏然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茭瀆村中。入室，見己臥於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寤，日正午時，問其左右，雲，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譯文】

義興人貝禧，在小鎮中當一個小官吏，唐昭宗乾寧甲寅年十月，宿在茭瀆的別墅中。半夜時。忽然聽到有人敲門，有很多人叫馬嘶的聲音。出去看，見到一個穿綠衣拿竹簡的人，面朝西站着，隨從百多人。貝禧穿衣出門迎接，綠衣人自我介紹說：「我姓周，名隆，排行第十八。」貝禧請他到屋內坐，並詢問他們的來意。綠衣人說：「我是地府南曹判官，奉閻王之命，召你爲北曹判官。」貝禧開始很驚懼，周隆說：「這是陰府中重要的職務，很不易得到。你不要推辭。」一會兒，隨從便拿來了牀榻，飯桌、和帷幔，擺設好後，又擺滿了酒、菜、飯食。二人對飲了很久，一個小吏進來說，殷判官到。又有一個穿綠衣拿竹簡的人來了，兩個隨從捧箱跟隨，箱中也裝着綠衣。殷判官向貝禧作揖說：「這是閻王命令賜給你的，並同時奉召。」馬上爲貝禧穿上綠衣，並就坐共飲。快要到五更天時，說：「閻王命令不可久留。」邀貝禧同行。貝禧說：「這離我家不遠，暫時回去告別家人，可以不？」都說：「你現在已經死了，就是回去，也不能和家人接觸。」貝禧便出門與周、殷各騎一馬，行走如風，涉水不溺。到傍晚時，宿在一村莊店中，店中備了酒食，卻無人居住。雖然點了燈燭，卻如隔着帷幔一樣昏暗。他們說已經走了兩千多里。天亮了又往前走，很久，到了座城，門衛森嚴。周、殷先入，又出來召貝禧。經過三道門，左右吏卒都前來揖拜。又進入一門，正北大殿懸掛門簾，貝禧趨步向前參拜，和人間一樣。出來後，周隆對貝禧說，北曹缺判官多年，宅院、曹署都須整修，你可暫住我家。便出殿門向東走，約一里，有一大宅，讓貝禧住在東廳。一會兒，有三十多官吏都來慶賀，便設宴，宴後醉臥休息。天亮時，貝禧又向各官曹拜謝。又有穿紅衣的官吏，是奉閻羅王之命而來，送來了很多錢帛車馬和山珍海味。第二天，周隆對貝禧說，你可以管事了。又和貝禧走到閻王殿東北，又有一大宅院，陳設甚嚴，讓貝禧住在這裏。有典吏八十多人，請求給予差使。廳南有大屋數十間，就是北曹的曹局，堆滿了冊簿文書。內廳北有別室兩間，有几案和一些書廚，都裝飾着寶物。周隆將金鑰匙授給貝禧說：「這廚簿書最機密，最重要，鑰匙你要永遠自己掌管，不要輕易委於他人。」周隆走後，貝禧開廚看視，書冊堆積，都一尺見方。他首先拿了一冊，題有陝州兩個金字，裏面的字很細密，仔細看，乃可看到，都是世上人的名簿。貝禧想知道他家的事，又開了一廚，便得到了常州簿，看他的家籍，見到他和家裏世世代代的名字，很熟悉。已死的，有墨筆鉤掉。到了晚上，周判官又回來說：「閻王說你的陽壽未盡，讓你暫時回去，到壽盡時再回來任此職。」貝禧便將金鑰匙還給周判官。貝禧在開始看冊簿時，便記住了家人壽夭禍福之事，可現在卻昏昏然都忘了。一會兒，官吏都到了，相互告別，周、殷二人送貝禧回來。第二天晚上纔到茭瀆村，進入室內，看見自己躺在牀上，周、殷與貝禧各自就寢。片刻後驚醒，正是午時。問他的左右，說，死了已經半天了。而地府中已經四天了。貝禧痊癒後，與平常人一樣，沒有一點不同之處，又活了四十多年才死亡。

幹慶 （已下遇仙官再生）

晉有幹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幹侯算未窮。我爲試請（「請」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命，未可殯斂。」屍臥靜舍，唯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灑。乃起。吐血數聲，兼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旋對。次未至，俄見吳君北面陳釋，王遂敕脫械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而吳君與之抗禮，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錄》）

【譯文】

晉時有個叫幹慶的人，無病而終。當時有個術士叫吳猛，他對幹慶的兒子說，你父親幹侯的陽壽未盡，我可以爲他試請復生，你先不要殯斂。屍體躺在清靜的室內，只有心窩處稍有熱氣。躺了七天後，吳猛早晨到了，用水激屍體，到了中午，幹慶甦醒，接着便能睜眼張嘴，還沒說話，全家都由悲轉喜。吳猛又叫用水噴灑幹慶，幹慶的身體站起來了，吐了幾口血，又能說話了。三日後完全康復。當初，他見十幾個人來，拿着枷鎖把他捉到獄中，和他一齊來的還有十餘人，按次序訊問。還沒有問到他，就看見吳猛在北面陳述解釋，閻王便下令給他脫掉枷鎖回家。所經過的官府，都見到迎接吳君的人，吳君也以同等的禮節回報他們，卻不知道是什麼神。

陳良

大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爲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焉遂害良，以葦裹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硃筆，點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於此相見。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廁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苦惱。卿歸，豈能爲我說此耶。」良然之。既蘇，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雲，悉如言。因伐樹，得狸殺之，其怪遂絕。（出《幽明錄》）

【譯文】

大元年間，北地人陳良和沛國人劉舒很要好，陳良又與同郡的李焉共同做買賣。曾獲厚利，共同飲酒慶賀。李焉藉機殺害了陳良，用葦子包裹他的屍體，拋在荒草之中。過了十幾天，陳良又復生回家。他說死時曾見一個戴紅頭巾的人，領着他走去，到了一個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手拿硃筆校點冊籍。戴紅頭巾的人說：「下邊有一人姓陳名良，是一個遊魂，無處管理，所以帶來了。校籍者說：「可以叫他回去。」陳良出來後，忽然見到好友劉舒，他對陳良說：「我沒想到在此相見，你能有幸遇見尊神放你回來，然而我家廁屋後桑樹中有一隻狐狸，常興妖作怪，我家多次遭受苦惱，你回去，能爲我說這件事嗎？」陳良答應了。甦醒之後，去官府告了李焉，李焉伏法。又特意去劉舒家轉告相托之事，劉舒家人哭着說，照着他說的辦。於是，伐桑樹，殺了狐狸，興妖作怪的事便沒有了。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日而蘇，雲：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以案牘示之，見名字歷歷然。雲，年壽十八歲而已。楊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許，即令卻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愧謝之：「不知即今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子，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爐鼎，志在丹石，能制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閹官夏侯，得楊丹五粒。戒雲，有急即吞一丸。夏侯一旦得疾，狀甚危篤，取一粒以服之。既而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雲：「某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丸。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雲，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卻令即回。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可乎？」道士許之。復活，因改名延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喧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雲：「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返魂丹方，雲是救者授之，自密修制，故無能得其術者。（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楊大夫是宦官，不知其名。十八歲時被冥府官員拘捕，無病而死，幾日後又復活。他說，到了陰間，也有官署衙門，和世間一樣。陰官拿案卷給他看，他的名字歷歷在目，並說年壽只有十八歲，楊大夫看過之後也就無話可說。旁邊有一人，卻爲他請求，希望放他再生，言詞懇切，乞求了很長時間冥官准許了，命楊大夫回到世間。那人送楊大夫送出幾百步，臨別時，楊大夫很羞愧地感謝他，說：「你對我的再生之恩，我如何報答呢？」問他有什麼要求。那人說：「你能找到鳴砂弓，就是報答我了。」同時給了楊大夫一百多大銅錢。一會兒便甦醒了，和平常一樣沒痛苦。楊大夫便到外尋找鳴砂弓，也沒有找到。有時用紙紮制些宮殿房屋焚燒，用來答謝再生之恩，這樣做了好多次。楊大夫又特別留心爐鼎，想要煉丹，自己能制返魂丹。有得急病暴死的，只要用一粒返魂丹，撓開嘴灌下就能復活，曾救活數人。有個宦官叫夏侯，他得到了楊大夫的五粒返魂丹，楊告戒說，特別危急時只服一粒。一天早晨，夏侯得病，病情危險，取了一粒丹丸服下，便被冥官追到陰間，責他之後，他便說他曾服了楊大夫一粒丹藥，冥官又叫他生還。夏侯得到丹藥的效力便活了，又把那四丸喫光了。一年多後，又有黃衣使者追捕他，對他說，不是陰曹抓他，是太山神追捕他，夏侯便跟着去了。到了高山下，看到宮殿，走進門看見兩個道士，問夏侯的生平經歷，他都一一回答。他慢慢地說，我曾服楊大夫五粒丹藥。道士讓他回去，夏侯拜謝道士，說：「我是得了神丹之力，延年益壽，想改名叫延，可以嗎？」道士允許，他便復活了，因此改名延。楊大夫也看出了丹藥的神效，經常用它救人。他的兒子楊暄，因從城郊回京，天不亮就走了二十多里，在一個大莊上休息，忽然聽到莊內有哭叫之聲，他問是怎麼回事？是因爲主人的兒子暴死，楊暄便從袋中取丹藥一粒，叫人研碎灌服，過了一段時間也復活了。楊大夫積下很多家產，自己也解職還鄉，隨意閒遊，唯有不忘煉丹。未曾有過病，活到九十七歲。他晚年時，遇一人攜一張大弓，他便問這弓叫什麼名。那人說：「是鳴砂弓。在角面內裝有流動的砂子。」楊大夫買來焚燒，以報他當年在冥府中的再生之恩。他的返魂丹藥方，也說是救他的人傳授給他的，他自己密祕配製，所以沒辦法能得到他的處方。

李主簿妻

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嶽，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過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回。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先將（「先將」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筆墨及紙（原本「紙」下有「未」字，據明抄本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硃筆等，令李左（「李左」二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畫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雲，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卻。」乃第一符也。逡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才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裝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出《逸史》）

【譯文】

候補官員李主簿新婚不久，東過華山時，他和妻子進入廟中，參拜金天王。妻子拜完後便斷氣倒在地上，唯有心窩有些溫熱。回到店中，騎上馬去華陰縣城請醫生和占卜的人。縣官說：「葉仙師很會符術，奉皇帝旨意去做法事，去那裏只有半站路，你要快去迎他。」李主簿自己騎馬跑了五十多里，遇到了。李主簿下馬，向葉仙師伏地而拜，並痛哭流涕地講了妻子急病的經過。仙師說：「是什麼鬼怪敢這樣？」便和李先走了，並告訴跟從的人說，快騎馬回去取東西，急等用朱鉢和筆。到了店家，已聽到哭聲。仙師走進，看到情況緊急，他先將筆墨和紙取出，便畫符燒香，用水噴符。符化成灰往北飛去，聲音像刮旋風似的，很久沒動靜。仙師大怒，又畫一符，聲音如雷，又沒動靜。待會兒，東西馱到，取出硃筆等，又讓李主簿手下人煮少許薄粥，用以等李妻起來時食用。又用紅筆畫了一道符，噴水呼叫，聲如霹靂。不一會兒，李妻口鼻有氣，漸漸睜開眼能說話了。問她，她說，她剛拜時金天王說好夫人，第二拜時又說留下，並派左右把我扶進院。到第三天，親朋都來了，忽聽敲門聲，守門人來報告金天王，金天王說：「爲何不趕走？」這是第一道符。很快，門外有吵鬧聲，好幾個守門人對金天王細聲耳語，金天王說：「準備叫她走。」這是第二道符。一會兒有紅色的龍飛進來，扼住金天王的咽喉，剛能發出聲來，說：「放回去。」就有人送我，這是第三道符。李主簿厚謝仙師，葉仙師卻一無所取。由此可以知道，神靈的廟女子是不能進的。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璹 魏靖 楊再思 金壇王丞 韓朝宗 韋延之 張質 鄭潔

王璹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吏王璹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雲，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執（「執」字原「闕」，據明鈔本補）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辨，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璹雲：「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昏暗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勘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璹，璹回顧，見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溼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一」原作「十」，據明鈔本改）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勘當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雲：「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平生（「平生」原作「手中」，據明鈔本改）無受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璹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卻其中物。」因以手挑（「挑」原作「枕」，據明鈔本改。）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模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暗不可行。立待少時，見曏者追璹之吏從門來，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因愧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牆穿破見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璹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遂即放歸，又蘇。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璹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並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輕」字原空「闕」，據明鈔本補）體健，遂平復如故。（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是博凌人，不信佛。有誹謗神佛的言詞」唐高宗永徽二年五月病死。到六月九日時，尚書都官令吏王璹暴死，兩天後又甦醒。他說初死時，看見四個人來對他說，官府追你。王璹便跟他們走了，進入一個大門，廳內陳設壯觀，西間坐一人，形體肥胖，面容黑。東間坐一僧人，像官一樣，都面向北。各間都有牀、幾、桌、被褥等，侍童有二百多人，戴着皮革做的帽子，容貌都很美。階下有吏拿着文案。有一個老人，戴着枷被綁着，站在東面階下。王璹到庭時也被綁着。吏拿着紙筆問王璹：「貞觀十八年，你在長安任佐史的時候，爲什麼給李須達改簿籍？王璹回答：「我以前任過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後進入朝中，到貞觀十七年，蒙皇上恩典授我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不是我的罪過。」廳上的大官聽了王璹的辯辭，回頭對東階下的老囚說，爲什麼要誣告？」老囚說：「須達年齡實在沒到，由於讓王璹改了薄籍，增加了須達的年齡，我怎敢誣告。」王璹說：「貞觀十七年改任文告現在還在，請派人查驗。大官呼叫三人領王璹，解了綁繩，去取文告。取回後大官讀過，對老囚說，他改任的事很清楚，你沒理。」便派人送老囚出門外。門外很昏暗，有一座城，城上都有矮牆。像個凶地方。大官依靠在書案上，對王璹說：「你沒罪，放你回去。」王璹拜謝告辭，小吏領王璹到東階去拜辭，僧人在王璹臂上印了一個印記說，好好走吧。小吏領王璹出去往東南走，過三重門，都查驗臂上的印記然後纔出來。走到第四道門，門很高大，各層樓都塗着紅粉，三個門一齊開着，形狀像城門，守衛嚴密，又檢驗印記。驗後出門往東走了幾十步，聽有人從後邊叫王璹，王璹回頭看，是刑部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像潮溼的土地。光着頭沒繫腰帶，穿着舊紅色袍子，頭髮短而下垂，像胡人。站在大廳階下，有差吏看守。西城邊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多，大牌上寫着：「這裏是檢查當過大官的人。」每個字一尺見方，特別清楚。廳上有牀、椅、幾、桌，好象官府，但沒有人坐。宋行質見王璹又悲又喜，說：「你爲什麼事來的？」王璹說：「是官府追來的，查問改簿籍的事，沒有事放我回去。」行質握住王璹的兩手對王璹說：「我是被官府追來責問功德簿的事，我平生沒受過這樣的苦，飢餓寒冷沒法說，你要努力到我家，馬上告訴他們積功德。」這樣殷勤的囑咐再三，王璹最後辭別而去，走了幾十步，又叫王璹回來，沒等說話，廳上有官來了，怒斥王璹：「我們剛查完這個事，你怎麼能擅自到囚犯的地方。」叫士卒抓王璹的耳朵，推他走。又到一門，門吏說：「你被抓了耳朵，耳能聾，我爲你去掉耳中的東西。」他便用手掏他的耳朵，耳中鳴響，又驗印記放他出去。門外漆黑，王璹不知在哪裏，用手摸西和南都是牆壁，唯有東面沒有障礙，卻黑暗沒法走。站着等了一會兒，看見以前追捕的小吏從門中來，說：「你還能等我，很好，請給我一千錢。」王璹很感謝他，說可以。小吏說：「我不用銅錢，想要白紙錢，等十五天後來取。」王璹允許了，又問了回去的路。吏說，向東走二百步，有牆穿破就看到光明，可以推倒牆，就到了你家。王璹按他說的辦，已經到了他住的隆政坊南門，於是回家。看見人們坐着哭，進了門後便甦醒過來。到了十五天，王璹忘了給送錢，第二天又犯病，氣絕，看見小吏來憤怒地說，你果然沒有德行，答應給我錢，又不給了，再把你帶走。」立即驅趕他，出了金光門，叫他進坑。王璹拜謝了百多次，才把他放回來，又甦醒了。王璹告訴家裏人，買了一百張紙，剪成錢送去。第二天，王璹又病了，又見到了那小吏，小吏說：「有幸你能給我錢，但錢不好。」王璹又辭謝，請求重作，小吏允許，又甦醒了。到二十天，王璹叫人用錢另買了白紙作錢，並備了酒食，在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了。立即感到身輕體健，又像過去一樣。

魏靖

魏靖，鉅鹿人，解褐武城尉。時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賊。賊有叔爲僧，而止盜贓（「贓」原作「賊」，據明鈔本改）。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讓靖以寬典，自案之。僧辭引伏，融令靖杖殺之。載初二年夏六月，靖會疾暴卒，權殮已畢，將冥婚男女，故未果葬。經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俱走。其母獨命斧開棺，以口候靖口，氣微暖。久之目開，身肉俱爛。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經曹司，門衛旗戟甚肅。引見一官，謂靖何爲打殺僧，僧立於前，與靖相論引。僧辭窮。官謂靖曰：「公無事，放還。」左右曰：「肉已壞。」官令取藥，以紙裹之，曰：「可還他舊肉。」既領還，至門聞哭聲，驚懼不願入，使者強引之。及房門，使者以藥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頹然不復覺矣。既活，肉蠹爛都盡，月餘日知故。初到宅中，犬馬雞鵝悉鳴，當有所見矣。（出《廣異記》）

【譯文】

鉅鹿人魏靖，任官武城尉。當時曹州刺吏李融令魏靖捕盜賊，此賊有叔當和尚，爲他窩贓，魏靖查究後赦免了和尚。刺史李融責備魏靖用刑太寬，他自己親自查辦，和尚供認了他曾引導盜賊藏匿。李融命令魏靖打死和尚。武周則天后載初二年夏六月，魏靖得病暴死，暫時入殮，爲了和他已死的表妹舉行冥婚，所以沒有下葬。經過十二天，魏靖又活了。他在棺材中呻吟，弟弟和侄都嚇跑了。他母親叫人用斧子開棺，口對口引氣，他呼出的氣漸溫熱，後來眼也睜開了，身上的肉都爛了。只能慢慢地喂些牛奶，痊癒後，說他初死時，經過地府，門衛執旗執戟很威嚴，領他見一個官，問魏靖爲什麼要打死和尚，和尚就站在面前，和魏靖辯論。和尚理虧詞窮，官對魏靖說：「你沒事了，放你回去。」左右隨從說：「他的肉已經爛了。」官叫人取藥，用紙包裹着，說：「可以還他舊肉。」立即領他回去，至門口聽見哭聲，他很驚懼不願進去。使者強領他到了房門，使者又把藥撒在棺中，拉他的胳臂推進棺材中，突然間沒有知覺，便活了。肉幾乎都爛了，一個多月後便和原來一樣。初到宅院，狗、馬、雞、鵝都叫起來，它們可能看見了什麼。

楊再思

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爲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己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黃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雲，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國（「州國」原作「國州」，據明鈔本改）家遣兵赴救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爲默啜所敗，殺千餘人。大足（「足「原作「定」，據明鈔本改）元年，河北蝗蟲爲災，烝人不粒。再思爲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牀，毛鬣可畏，攫再思（「攫再思」原作「再思再攫」，據明鈔本改）。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雲，欲問其人，雲，無過，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爲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蹟於中書廳記之雲。（出《廣異記》）

【譯文】

唐中宗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死，同日中書供膳也死，同被地府差役領到閻王那裏。閻王問再思：「在生時爲什麼有那麼多罪狀？這麼多，怎麼能贖回來？」再思說：「我確實無罪。」閻王令取冊簿來，一會兒，有黃衣吏拿簿來，讀再思的罪狀說，武周如意元年，東突厥後朝可汗默啜攻陷瀛、檀等州，國家派少部士兵去救援，抵抗不了入侵者，有人就此事上書進諫，楊再思違背諫言派兵前行，被默啜所敗，被殺千餘人；武周時大足元年，河北發生蝗蟲災害，很多人喫不到一粒米。再思身爲宰相，不能開倉賑濟災民，使百姓流離失所，餓死兩萬餘人；宰相應該調和諧理天時地利，再思法令不平，大傷平和之氣，便使得河南三郡大水，淹死數千人。這樣的罪狀六七件，給再思看，看後再三叩拜認罪。忽然有一隻手像牀那樣大，長毛很可怕，抓再思，手指間流血，騰空而去。閻王問中書供膳，爲什麼到這裏？差役回答說，要想問他本人。閻王說，無過錯，應放回。供膳便活了，多次向人說這件事，被唐中宗李顯聽到，召供膳去問，他據實回答，唐中宗命令把這件叫中書廳記載下來。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希逸（「希逸」原作「崔希」，據明鈔本改）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雲：「入城已來，爲（明鈔本「爲」作「在」。）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由。王雲：「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雲：「金壇王丞，是己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着枷，坐桐樹下。問雲：「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雲：「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雲：「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雲：「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末年，金壇縣丞王甲，因管理運送貢品和稅收而到京城，他正在左藏庫中輸出納入時，忽然有使者到庫房說，閻王命令召縣丞，王甲倉促隨去。出城走了十多里，到了一處官府，進門聽到已死去的左常侍崔希逸的語聲。王甲與希逸有三十年故交，因此問看門的人，便都知道了全部事由。求看門的通報，看門人進去說了。希逸問此人在哪？便急忙叫他進去，二人相見驚喜。希逸對王甲說：「知道這是地府不？」王甲才知自己身死，悲傷了很久。希逸又問見到崔翰了沒有，崔翰是希逸的兒子。王甲說：進入京城後就忙碌庫中事務，沒有時間到你家。」希逸笑說，你真是一輕薄自己的人，生死都沒改變。又問他怎麼來的，王甲說：「我正在庫中，隨使到了這裏，不知原因。」過了一會兒，外面傳話閻王已入座，崔希逸便叫人傳話告訴閻王說，「金壇王丞是我的親友，計算他不應該死，事完後，願早送他回去，天熱，恐怕他的身體腐爛。王甲被領進去，閻王對王甲說，你的前任縣丞說你貪贓才把你帶到這裏。看見前縣丞戴着枷，坐在院中樹下。王甲問他，我們的情況不同，你爲什麼誣告我？」縣丞說受罪太苦，想辦法解救自己，倉促說出了你。閻王說：「若和他沒關係，就應放他回去。」出門後到崔希逸處告別，希逸說：你已經能回去了，很好。你告訴崔翰，爲官第一件事是別冤枉別人，以後自己適當而爲，貪不義財必然折壽，每到初一、十五，用一瓶清水置寺中佛殿上，就能得到大福。」王甲問這種功德叫什麼意思，希逸說：「陰間的事，你不要預先知道，只要有福就行。」說完送出王甲，王甲到家便活了。

韓朝宗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烏頸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閣，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爲得此來？」朝宗雲：「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令早過大使。入屏牆，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參見。雲：「何爲決殺人？」朝宗訴雲：「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牽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亦（「亦」原作「木」，據明鈔本改。）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宛然記得追來及喫杖處。其宅空無人居，問人，雲，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玄宗天寶年間，萬年主簿韓朝宗，曾經追捕一人來晚，打了五板子。見過縣令又打了十板子。這人因得了流行病而死亡。後來他到冥府中去告狀，說到了韓朝宗。朝宗便被冥府追到，進了一個黑大門。到中門前，有兩棵梧桐樹，門邊還有一閣，掛着簾幕，能看見死去的御史洪子輿坐在那裏。子輿說：「韓大爲什麼到這來啦？」朝宗說：「被追來也不知什麼事。」子輿叫他早些去見大使。進了屏牆，見到死去的刑部尚書李偁，朝宗上前參拜。李又說，爲什麼打死人？朝宗訴說：「不是我打死的，是縣令判重了，又因患流行病自己死的，不是我的過錯。」又問：「縣令打的你，爲什麼牽連到他主簿？朝宗沒事，但他也是縣官，按貫例都要受杖刑。打了二十下，放他回去。朝宗到晚上才甦醒，脊背上又青又腫，痛的不能說話，一月後才完全恢復。後來他在民間巡視時，到了京城南羅城。在一個居民區中有一宅院，門向南開，記得好像被追去受杖刑的地方，這宅院已無人居住。問別人，說是公主的凶宅，人們不敢住。才知道這是大凶宅，都是鬼神住的地方，他相信了。

韋延之

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曆八年，患痢疾。夏月獨寐廳中，忽見二吏雲：「長官令屈。」延之問：長官爲誰？」吏雲：「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雲：追君須去，還欲何之？」延之身在牀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將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判官。吏過延之。判官襴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於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廳前，廳如今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板牀坐人。典令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雲：「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今冥獻酬自直也。」問雲：「所訴是誰？」曰：是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便賀司馬雲：「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回。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把案來，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還。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雲：「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遂出。行百餘步，見吏拘清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雲，何故來。延之雲：「吾錯被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四，欲有傳語，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顧雲：「舅氏千萬。」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雲：「死來五六日。」韋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韋冰卒。（出《廣異記》）

【譯文】

睦州司馬韋延之，任滿之後，曾寄居在蘇州的嘉興。唐代宗大曆八年得了痢疾。夏天時他獨自睡在廳中。忽然看見兩個小吏說，長官命令你委屈一下。延之問：「長官是誰？」吏說：「奉命抓你，別的事不知道。」延之懷疑他們是鬼類便下地要回去。小吏便上前拉住他的袖子說：「抓你就必須去，爲什麼往回走？」延之身體雖然仍在牀前，魂卻隨着去了。走出城，看不見池塘，都是陸路。走了數十里，到了一個有官署的地方，小吏帶延之去見大使，大使傳話叫去見判官，小吏便領延之去見判官。判官穿長袍執笏板走下臺階，很嚴肅地對延之說：「有人告你，有些事須要你來回答。」便令主管領韋延之去對答。主管領延之到了一個房，房在判官廳前，廳像現在的縣令廳，有兩棟屋，屋裏都是房間，房間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的板牀上坐着人。主管叫延之坐在板牀上對事。一會兒，領來六七個囚徒，有的戴枷，有的戴鎖，有的光頭，到延之在的地方。主管說：「你們狀告韋司馬索取過你們的錢財，今天冥府中就要把這個案子搞清楚。」他問囚徒：「你們告的是誰？」囚徒說：「是韋冰司馬，實在不認識這個人。」主管便向司馬祝賀說：「你現在可以重生了。」很高興。便領延之到判官處，把方纔的經過說了，判官也爲延之祝賀，判處他回去。告訴大使放司馬回去。主管又領延之到大使廳，大使已回內室，傳話放韋司馬回去。又派人去追捕韋冰。一會兒，穿綠衣的官吏拿着案卷過來，呵斥追捕吏，爲什麼錯追捕了人，各打六十板，血流遍地。令馬上送回延之。延之說：「我想看看我以後還能任什麼官職。」吏說：「不用知道。」延之苦苦請求，吏便打開簿子，延之名後邊，只見白紙，沒有字。於是延之便出來了。走了百餘步，看到吏拘捕清流縣令鄭晉客到這，他是延之外甥。延之問：「你爲什麼被抓來？」答道：「被人告了。」晉客也問延之：「你什麼原因來？」延之說：「我被錯抓了，現在放回。」晉客不斷說好，想叫延之傳話，但被吏帶走，心裏的話沒有說出，屢次回頭看，說：「舅父保重。」延之回家便活了，打聽鄭晉客，說死了五六天了。韋冰家住在上元，在延之重生的第二天韋冰死了。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暮，見數人持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下，乘馬隨之出縣門。縣吏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廢，（「廢」原作「發」，據明抄本改。）人吏敢無禮耶？」人亦不顧。出數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步行百餘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門，署曰：「北府。」入府，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捽搶地。呼曰：「質本任解褐得，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召冤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刺錄庫檢猗氏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並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執符者復引而回，若行高山，墜於巖下，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於馬項上。兩肋皆（「兩肋皆」原作雨裛背」，據明鈔本改。）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驚曰：「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歸（「策」原作「榮」，「送」下原闕「歸」字，據明鈔本改補。）縣。質之馬爲鬼所取，（「取」原作「加」，據明鈔本改。）僕人不知。縣既失質，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出《續玄怪錄》）

【譯文】

張質是猗氏地方的人，唐德宗貞元年間以明經中舉，授官亳州臨渙尉。到任一月多的一天傍晚，看見很多人拿着符來追他，他的僕人也牽馬在階下等着，他便騎馬隨着出了縣衙的門，縣裏的官吏們都坐在門前，沒有起來的。張質生氣說：「州里暫時追捕我，我的官職不能馬上廢掉，你們這些小官怎麼敢這樣無禮？」人們仍然無動於衷。走出數十里到了柏樹林，使者說，到這應該下馬。便步行了百多步，進了城，北面有大府門，署名「北府」。往西有門，題名「推院」。官吏士卒很多。守門人叫：「臨渙尉張質。」他便進去了。見一個穿紅衣的美髯公靠着案桌坐着。斥責的問：「爲官本是懂道理的人，因爲什麼不能正確處理事情，以致使人冤枉而死？」張質被推倒地上，呼叫：「我任官到現在才一個月，沒曾處理案件。」紅衣人又說：「案卷很清楚，告狀的人又不遠，上面下令追查，你還敢欺騙本官。」用枷鎖上。張質又說：「告狀的人既然在這，我要和他見面。」紅衣人說：「把受冤人召來。」有一老人瞎了一隻眼從西房走出，很快的看了一眼張質，說：「這個人年輕，不是那個辦案的人。」便命令錄庫檢視猗氏張質的案卷，是貞觀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任臨渙尉。又查看訴狀中被冤屈的事實，又下文書去陰府中的亳州查閱下列事實：那年三月，到臨渙任尉者的年齡、姓名，如果已更替，更替人的年齡、姓名，以及替任月日。文書回來了，那年三月任尉的是江陵的張質，年齡五十一歲，於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職的人是猗氏張質，年齡四十七歲。覈查後，判官說：「因爲姓名相同，便不再審查了。本主管打十板，改捕正犯。執符者又領張質回去，好像走在高山上，掉在山下，如夢初醒，仍然在柏樹林中，趴在馬脖上，兩肋痛的直不起身，而且不知現在何處。隱隱約約聽到砍柴人的歌聲，知道這裏有人，便大呼救命。砍柴人來了，喫驚地說：「縣裏丟失了當官的和馬，這不是嗎？」都來問，張質不能回答，大家把他身子扶正，趕着馬送回縣裏。張質的馬被鬼牽走，僕人不知道。縣宰懷疑張質初到任，對下屬官吏太嚴，官吏很怨恨他把他殺了。那夜坐在門前的和守門值宿的官吏，都被監禁起來，已經七天了，還沒找到。張質回來後休息了數日才能說話，然而神智已經不佳。

鄭潔

鄭潔，本榮陽人，寓於壽春郡，嘗以假攝丞尉求食。婚李氏，則善約之猶子也。潔假攝停秩，寄跡安豐之裏。開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雲：「且更乞。」須臾間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號慟，呼醫命巫。竟無效者，唯備死而已。至五更，雞鳴一聲，忽然迴轉，衆皆驚捧。良久，口鼻間覺有噓吸消息。至明，方語云，鬼兩人，把帖來追。初將謂州縣間，猶冀從容。而俄被使人曳將，怕懼，行亦不覺甚難。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又領入曹司，聆（「聆」原作「然」，據明鈔本改）讀元追之由。雲，某前生姓劉，是丈夫，有妻曰馬氏。馬氏悍戾，劉乃殺而剔其腹，令馬氏無五臟，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母。某便告本司雲：「居欲得馬氏託生，即放某回。盡平生所有，與作功德，爲計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於無間獄，亦何裨於馬氏哉？」本司雲：「此則自辨之。」須臾，馬氏者到。李恐馬氏無禮，遂對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對之。官人問馬氏曰，何如。馬氏曰：「冤系多年，別罪受畢，合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李氏又云：「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即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須臾，一主者抱案入來。雲：「李未合來，昨追時已檢訖。」須臾更檢，檢出，捧呈官雲：「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雲：「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所司放出，似夢而歸也。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即來，雞鳴即放回，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慚謝鄭曰：「百味之物，深所反側，然不如賜茶漿水粥耳，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易辨。」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粥，紙錢三五張。月十日後，每來皆語言商議，出拔李氏。李氏初每歸來，並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許微說冥間事。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佈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飢寒。如有餘，即分錫類。更有餘，則救街衢間也。其福最大。」鄭君兼憑問還往間一人壽命官爵。」回報雲：「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壽，已欲盡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終此秩。若踵前，則不離任矣。」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旦欲送錢與某神祇，即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獲矣。如尋常燒香，多不達。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報也。其燒時，輒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荐之，從一頭以火爇，不得攪碎（「攪」字原空「闕」，「碎」原作「剔」，據明鈔本改補）其錢即不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卻回，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鄭詢之，曰：「奈何，然須致紙錢三五萬，令他行下可矣。」鄭乃求於還往，一邑官吏並知之，共與同（「同」原作「司」，據明抄本改。）力，依言救之。後數日。方肯說。因雲：「冥司又有剔五臟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臟，置諸馬氏腹，令託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畢，所言受罪亦不見，其餘但拷問科決而已。」又嘗言當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時更無差謬。又鄭君自雲：「某即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爲崔中丞邀攝安豐縣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後，更免其追呼矣。鄭君自有記錄四十餘紙，此略而言也。（出《博異記》明鈔本作出《廣異記》）

【譯文】

鄭潔，本是榮陽人。寓居在壽春郡，曾經代理縣丞縣尉謀生。與李氏婚配，他是善約的侄子。鄭潔停職，寄居安豐。唐文宗開成五年四月中旬傍晚，李氏忽然心痛，說狂話，向空中邊拜邊說：「乞求。」片刻而死，唯有心窩尚溫熱。全家人悲痛哭叫，找醫生找巫婆，都無效果，只能爲她準備後事而已。到五更天，雞叫一聲，竟忽然迴轉，衆人喫驚地抱着她。良久。口鼻纔有呼吸。到天亮才能說話，她說，有兩個鬼，拿着帖子追她。開始以爲到州或到縣，希望沒有什麼大事。一會兒便被使者拉着走，有些害怕，走路時也不覺太難。到了一座城郭，被領進去，見到一個官人，像州郡的曹官，又領進曹官的官署，聽他宣讀追捕的理由。說我前生姓劉，是個男的，有妻子馬氏，她性情兇狠不講理，劉便殺了她，剖腹取出五臟，叫她不能託生。告狀者是馬母。李氏便問曹司說：「要想讓馬氏能託生，立刻放我回去，我盡平生所有的財物爲她做功德，這個辦法是可行的。若是現在把我捕來，白佔用一間獄房，對馬氏也沒有什麼好處。」曹司說，這事你們自己去辯論去。一會兒馬氏到，李氏害怕馬氏對她無理，便對官人說，不要這樣狠毒，李氏又把對曹司說的話說了一次。官人問馬氏說，怎麼樣？馬氏說：「冤枉這麼多年，各種罪都受過，想託生又沒辦法，我聽你們的裁判。」李氏又說：「請檢視一下我的陽壽還有多少？若是沒到壽限，就請按我前邊說的辦；若是我的壽命已盡，我聽從處分。」官人說：「很有道理。」便召來司命官，一會兒，一個掌管司命者抱着案卷進來，說：「李還不應該來，昨天追捕時已查驗過。」馬上便檢，檢出後捧給官人說：「還有十八年留在人間。」本司說：「暫且讓她隨衙聽查，晚上就放她回去。」這裏快黑夜了，被所司放出。像做了個夢似的回來了。從此，人間日落時，追使就來了，雞叫就放回，如此已成常例。鄭家雖然貧苦，卻千方百計來接待來使。三五天後，使人慚愧地感謝鄭潔說：「各種味道的東西都嘗過了，不太喜歡了，不如給些茶漿、稀粥，茶酒不如漿水。這是貧苦家容易辦到的。」以後每晚都準備漿水和粥，紙錢三五張。十天後，每次來都和他商議，怎樣救出李氏。李氏最初每次回來，不敢說什麼。自從使人和她比較和氣，才稍微說點陰間的事。常說人最重的罪，就是枉法殺人而獲取別人的財物。又說若想佈施，不必造佛寺，應該先解救骨肉間的飢寒，如有餘，就分賜給別人，更有餘，就解救那些沿街乞討的人，這樣做福最大。鄭潔有時也問朋友的壽命和官職的事，回答說：「如果這人好接受別人的財物，現在就折壽，已經要壽盡了。但還有一個官職，如果變壞了，馬上就終止他俸祿，若是還和以前一樣，就不能離任。又說，每次燒紙錢，如果白天想送給某位神靈，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天、人、畜、地獄、餓鬼五道。那位神靈必定能得到。像平常時燒香，多半得不到。如果是春秋祭祀時，就不用先告知五道，但不能就地燒，須要用柴草墊上，從一頭開始點燃，不用棍棒攪碎，這錢就不破碎，都可以送到了。」到八月中，李氏回來忽然高興地說：「已有辦法可以脫身了。」鄭潔問她，她說：「怎麼辦？要送去三五萬錢，才能讓他行文下達。」鄭潔就求助於有交往的人，一城的官吏全知道了，和他共同努力，按他所說的去救助。幾天以後，李氏才肯說出那個辦法。她說：「冥府又有剔五臟殺人的，審理還沒結束，將來可以取那個人的五臟放到馬氏的肚裏，就能讓她託生了。」從此以後對她的追呼放鬆了，有時十天才去一次。只是說：「審理文案還沒辦完，那個應受罪的人也沒看見，其餘的人也就是拷問判決罷了。」又曾說城裏某街某人，到某月某日死，到時毫無差錯。還有鄭潔自己說：「我能得到代理安豐尉的位置。」到了明年正月初三，果然被崔中丞邀請去代理安豐縣尉，這都是他妻子知道的。自正月以後，便免去了來追呼的事。鄭潔自己有記錄四十餘頁，在此，只是簡略的說說而已。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趙文若 孔恪 霍有鄰 皇甫恂 裴齡 六合縣丞 薛濤 趙裴 鄧成 張瑤

趙文若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殮，將欲入棺，乃縮一腳。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雲，初有人引至王所，王問：「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嘆雲：「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其受罪之處。」令人一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豬羊雞鴨之屬，竟來從文若債命。文若雲：「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雲：「汝往時某處食我，頭腳四肢，節節分張，人各飲啖。何諱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爲修福報謝。諸畜各散，使人將文若卻至王所。王付一碗釘，令文若食之，並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手足。然後放回。文若得蘇。其說此事，然患頭痛及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後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經》，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疏，並勸受持。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於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曰：「汝爲吾欲殺生不？」驛長答雲：「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雲：「其羊做何色？」答雲：「是青牸羊。」文若報雲：「汝急放卻，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出《冥祥記》）

【譯文】

隋朝大業年間，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了七天，家人把他入殮，將要放在棺材裏時，竟然有一隻腳縮回來。家裏人都很害怕，不敢把他放入棺中。文若則活過來了。家裏人和親屬們驚喜地問他怎麼回事。文若說：開始時，有人領着他到閻王住的地方。閻王問他：你在活着的時候，做過什麼好事？」文若回答閻王說常念《金剛般若經》。王感嘆地說：「好哇，這是頭等的好事。你雖然做了好事，且讓你看看他們受罪的地方。」叫一個人領文若向北走十步，來到一個牆洞，叫文若進去。隔壁有人伸過手來，從牆洞中捉住文若的頭拉他出去。極大痛苦，才過了牆外。看見一個很大的地獄，油鍋開水等各種殘酷的刑具，罪人受苦，不可一一述說。並且有很多的豬、羊、雞、鴨等，爭先恐後向文若討命。文若說：「我沒有喫你們，爲什麼相逼？」所有的畜生都說：「你以前在某個地方喫過我們，頭腳四肢，處處分解，各個連喫帶喝。爲什麼不敢承認？」文若一心念佛，深深地悔恨各種罪惡，不多說一句話。請求修行福份，回報恩德。所有的畜生各自散去。讓人帶文若退回到閻王的住處。閻王給他一碗釘，叫文若吃了它，並用五顆釘子釘文若的頭和手腳，然後放他回去。文若得以甦醒。他說起這件事，然而卻患了頭痛和手腳痛的病。從這以後便做起好事，痛的程度逐漸差了。從此以後，精勤誦持《金鋼般若經》，不敢浪費一寸光陰。看見的人不論道俗親疏，都勸他們唸經。後來因爲公差，到了一個驛站上，暫時仰臥休息。這時夢見一個青衣女子。急忙前來討命。文若驚醒，立即招呼驛站的長官問道：「你爲我想殺生嗎？」驛長回答說：「確實想爲你殺一頭小羊。」文若問：「這個羊是什麼顏色的？」回答說：「是青色的雌羊。」文若告訴他說：「你趕快把羊放了，我給你錢。」把羊贖回放了，這都是由於《般若經》的威力。冥冥之中都能感應到。

孔恪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雲，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殺牛（「牛」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會獠，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何爲國事也？」因謂恪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客，豈恪罪也？」官曰：「客自有料，殺鴨供之，將求美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訣，俄而命終也。（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武德年間，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患暴病而死。一天後甦醒過來。自己說：被收審來到一官府的地方。問他爲什麼殺兩頭牛？恪說：「沒殺。」官說：「你弟弟證明你殺了。爲什麼不承認。」因此，招呼孔恪的弟弟，已經死了多年了。來到後。看到帶着枷鎖刑具十分嚴酷。官問：「你所說的兄殺牛一事是真是假？」弟說：「兄以前奉命招安慰問那些賊寇，指使我殺牛宴請他們，確實是奉兄的命令，不是我自願殺的。」恪說：「指使弟弟殺牛會請是事實，然而那是爲了國家大事，我孔恪有什麼罪過？」官說：「你殺牛會請賊寇，以招安有功。可以得到官府的獎嘗。這是爲自己的利益。爲什麼是爲了國家的事呢？因此對恪弟說：「你爲證實你兄，所以久留在這裏。既然是你兄派你殺牛，你便無罪。故你隨便去託生吧。」說完，弟忽然不見了，也竟然來不及再說什麼。官又問恪：「爲什麼又殺兩隻鴨子？」恪說：「前任縣令，殺鴨請客，難道是我的罪過嗎？」官說：「客人自己有喫的東西，殺鴨子請他們，想得到他的讚譽，不是罪過是什麼？」又問：「爲什麼殺雞蛋六枚？」說：「我平生不喫雞蛋。唯有回憶九歲的時候寒食節那天，母親給我六個雞蛋。因此煮着吃了。」官說：「難道你想把罪過推給母親嗎？」恪說：「不敢，只是證明其中的原因。」官說：「你殺死他們的性命，自己應該受到懲罰。說完，忽然有數十人來拉孔恪，讓他出去。恪大聲說：「官府也隨意冤枉好人。」恪說：「生來所有罪過都不遺漏，生來做好事修福的，都不見有記載，這豈不是過分嗎？」官問主司，「恪有什麼好事。爲什麼不給記錄？」主司回答說：「好事都記錄了，根據數量的多少。如果好事多罪過少，就先讓他享受福份；罪過多好事少，就先讓他受罪。然而孔恪好事少罪過多，所以沒有考慮他的好處。」官大怒說：「雖然先受罪，但爲什麼不把好處告訴人家？」叫人鞭打主司一百下。很快地鞭打完，血流滿地。隨即宣讀孔恪生來所做的好事，也沒有遺漏的。官對恪說：你應當先受罪，我可以更改一下叫你回去七天，可以努力做好事。因此派人送他出去。於是甦醒了。恪把很多僧尼集在一起。進行懺悔。精心勤奮的做好事。自己說了這些事。到了第七天，家人與他訣別，一會生命結束。

霍有鄰

開元末，霍有鄰爲汲縣尉，在州直刺吏。刺史段崇簡嚴酷。會察長（「會」原作「下」，「長」原作「畏」，據明抄本改）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曰：「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雲：「有訴君雲，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爲閱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雲，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雲：「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爲誰，曰：「秋仁杰也。」有鄰雲，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爲通，須臾召入。仁杰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杰問是何案。雲，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杰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佔見，問其事，嗟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末年，霍有鄰是汲縣縣尉，去州拜見刺史。刺史段崇簡兇狠殘酷。在會見各位官員的那天，有太監中後索要羊腎，有鄰急忙催促，殺羊的人驚慌害怕，沒待把羊殺死，就剝開肋骨取出羊腎。當天晚上，霍有鄰就看見一個差役說：「閻王追撲你。」有鄰跟隨差役去見閻王說：「有人告你的狀說，不待殺死，就活生生的取出它的腎。爲什麼到了如此的程度？」有鄰回答說：「這是段使君殺的羊，我本來不願意。」王叫拿來段崇簡喫的東西，看完後，對羊說：「你確實應該供給段使君喫。爲什麼妄告霍少府。」驅趕出去」叫原來追撲的差役送有鄰回去。有鄰回去時，經過個院落，叫御使大夫院。有鄰問差役這裏住的什麼官？差役說：「這裏的官府都是這樣，並不是只這一處。」又問，大夫是誰？說：「狄仁傑。」有鄰說：「狄公是我已故的舅舅，想見上一面。」差役叫守門的人通報，一會兒召他進入。仁杰起立看見有鄰放聲大哭。哭罷問，你被放還了嗎？招呼他到上邊坐。有佐史拿過案卷，仁杰問是什麼人的案卷？說，李適之要做宰相。又問，天曹批了沒有？回答說：「所有官員都通過了，已給五年期限。仁杰在紙上批了。纔算完畢。回頭對有鄰說：「你來了已經好長時間，形體已經損壞。叫左右拿出兩丸藥給有鄰，「拿回去，可以磨成粉末，往壞的地方擦上它。」有鄰拜謝告辭完畢。出門走了十多里。到了一個大坑。被差役推下去，便活了。當時正是炎熱的夏季，有鄰死後經過七天才活過來。心雖然微微有點暖氣，然而形體多處損壞。把手中的藥製成粉末。擦在損壞的地方，藥到之處便好了，數日就能起來。崇簡從占卜中得知，問起這件事，感嘆良久。一月以後，李適之果然當了宰相。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爲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雲，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初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而被追，乃是爲僧所引。既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雲：「生來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爲追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己自當之，但欲與參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爲我造陁羅尼幢。」恂問，相州參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餘甚貧，幢不易造，如何？」僧雲：「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爲豬。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睹。」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召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敬其私財爲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日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衛兵曹參軍，數載，選受同州司士。既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豬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出《廣異記》）

【譯文】

安定皇甫恂，在開元年間，初任相州參軍，得暴病而死。過了好幾頓飯的功夫，一下子甦醒過來。刺史獨狐思莊，是個喜歡名士的人。聽皇甫恂死而復生，就親自到皇甫恂的住處，問他在陰間所見到的一切。說，特別多，但我苦於沒有力氣，稍等一下慢慢說給你聽。過了一會，恂說：我剛到官，曾經佐理司功。有開元寺的一個主僧，送給我二十斤牛肉。開始也不知道其中的緣故，只是接受而且吃了它。剛纔被追撲，就是被僧供出的。立即去見判官。判官問爲什麼殺牛？恂說生來就喫蔬菜。不曾犯殺牛之罪。判官叫招呼僧人過來，不一會僧帶着枷鎖來到，對皇甫恂說：「我殺牛給了你肉，你確實不知道。把你供出來，想求你幫我去辦件好事。」於是對判官說：「殺牛的罪過由我自己承擔，但是我想和參軍說幾句話。判官說：「行。」。和尚就到了皇甫恂的住處，對恂說：「你以後到同州任司官。爲我製作一個陁羅尼幢。」恂問：「相州的參軍有什麼理由能夠得到同州的官祿呢？而且我又十分貧寒，幢是不容易製作的，那該怎麼辦呢？」僧說：「如果不到同州也就罷了。一定能到的話，希望不要忘記我所委託的事。當然我就沒什麼可說的甘願伏罪，現在便可以受罪。等到你得到同州官職後，我的罪也就結束了。該託生爲豬。你造幢之後，必定應設立祭壇進行齋戒以超度亡靈，到時會有所見。恂於是答應了。隨即看見長着牛頭的人用帶股的鋼叉叉他的脖子。恂得到放還。思莊平素與僧人要好，招呼他並對他說這件事。和尚特別悲痛害怕。因而散發他的私有財產作功德，五天後，患頭痛，隨即生三個癰。象叉的形狀，數天後死了。恂從相州參軍升遷到左武衛兵曹參軍。數年後被提拔爲同州司士。立即上任。把官錢十萬全部用來建幢設齋。有一頭小豬前來跪伏。齋畢，圍繞幢走了數百圈，於是死了。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常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雲，王追。齡辭已疾病，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徑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業，至此，今爲之奈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冠，且又無過，不宜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里之間，見朱門爽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雲是主簿，主簿遣領付典，勘其罪福。典雲：「君無大罪，理未合來。」齡便苦請救助。檢案雲：「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臾，王坐，主簿引齡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雲：「市吏便引，適以詰問。」雲：「實求腸，不遣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在前，有驢羊雞豕數十輩。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雲：「實爲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關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其」原作「去」，據明抄本改）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尚有數政官祿，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隳壞。因謂齡曰：「令放君回，當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主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簿畢，復往別吏。吏雲：「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爲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痏等經，兼爲設齋度，我即得生人間。」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雲，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雲：「金錢耳，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雲：「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爲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即是我得。若有風颺灰，即爲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爲常佔。然鬼神常苦飢，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畢，十數日平復如常。（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間，長安縣尉裴齡。曾突然患病已經好多天了。到了正月十五日，夜晚二更以後，忽然看見堂屋前有兩個穿黃色衣衫的差役手裏拿着公文說：「閻王抓你。」裴齡推辭自己有病。呼喚家人把馬牽來，過了很久，也不見來。於是就隨差役去了。看見街上的燈火輝煌。差役出門走了十多里，燈火就沒有了，只在枯草中間有一條唯一的小路。約走了五十里，到了一座城，牆壁全是黑色的，周圍沒有多少樹木。忽然又遇到一位白衣居士，身材魁偉，相貌堂堂，對二個差役說：「這個人沒有罪，爲什麼把他抓來？」回過頭來看看裴齡說：「你知道死了沒有？」裴齡因此痛哭流涕，合掌作揖告訴白衣居士：「生來不曾做過有罪的事情，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今天的事究竟爲什麼？請求幫助料理。」居士對差役說：「這個人外表莊重，而且又沒有罪過，不應該拿去他的頭巾衣帶。」差役於是還給了他。於是又進了城。在幾里地之間，看見朱門華麗，奇樹繁茂。前面一個官人，說是主簿。主簿派遣付典，檢查他的罪福。典說：「你沒有大的罪過，按理不應該來。」裴齡便苦苦請求他幫助和解救。檢查案卷的人說：「殺了一頭驢，所以抓你。」「然而這頭驢卻是市吏所殺。你如果不承認。事情一定能解決。」不一會。閻王就坐。主簿領着裴齡進來。王問：「爲什麼抓這個人？」主簿說把市吏也領來，正好一塊盤問。說：「其實是要腸子，不讓殺驢。」說完，看見市吏脖子上帶着枷鎖在前面走，有驢、羊、雞、豬數十隻跟在他的後邊。王問市吏，爲什麼攀扯這個人。驢便走上前去說：「我們這些實在是被市吏所殺，他把肉賣給了過路的人。這件事與裴少府沒有關係。」市吏剛想說話，其他羊豬等各各堅持前邊說的話。王說：「這個人還享有數年的國家官祿，不可在這久留，應該趕快把他放回去。如果再遲延下去，恐怕他的形駭會腐爛變壞。」因此對裴齡說：「叫人放你回去，應該千方百計修善造福，裴齡再次拜謝出去。王又招呼主簿對他說可以領着這個人去看所有的地獄。主簿叫人領着裴齡在前面走進一個小洞中，看見長着牛頭的小卒，用叉子刺人，按照所犯的罪受到不同的懲罰。裴齡不肯看，走出小洞。告別了主簿以後，又到其他差役那裏。差役說：「我原來是戶部令史。」另一個說：「我原來是京兆府史，長期生活在地府裏，請求到人間，得不到允許。你可爲我們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巉等經，同時再爲我設齋超度，我們就能到人間生活。」裴齡全部答應了，差役又請求給他們金銀錢各三千貫。裴齡說：京官貧窮，實在沒有辦法。」差役說：「金錢就是人間的黃紙，銀錢是白紙。裴齡說：如果請求紙錢，那當然可以辦到，不知道什麼辦法送給你們？差役說，人世間在都市裏製作錢，這些錢大多數被地府收去了。你可以叫制錢的人到家中密室裏做完以後，用袋子裝好，要在水邊燒了它。我們一定能夠收到。給錢的時候如果看見風吹灰動，那就是我們收到了。如果有大風把灰吹揚，那就是被地府及地鬼神所接受。這樣的事情常常去做。當然鬼神也就常常捱餓，燒錢的時候還可以同時備辦少量的好酒飯，把兩束草立在席子上，我們在草影的地方坐着，這樣才能得到食物。辭別後，走了數里回到家。看見家裏都在哭泣，因而感覺到全身很痛，神情恍惚。迷濛良久，才睜開了眼睛，於是活了，造經像燒完紙後。十幾天就恢復到和平常一樣。

六合縣丞

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即蘇。雲初死，被拘見判官，雲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雲：「家中去此甚邇，不曾還耶？」令雲：「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雲：「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橫。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雲：「君算未盡，爲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爲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雲：「何以枉殺此輩？」答雲：「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然。判官罵雲：「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乎？然終須爲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既出，見一女子，狀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至，以無罪蒙放回。門吏以色美，曲相留連。離家已久，恐舍宅頹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奉千貫，兼永爲姬妾，無所吝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爲書示之。判官雲：「我二百可爲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留譚家女子？」決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爲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丞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爲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尚在焉。（出《廣異記》）

【譯文】

六合縣的縣丞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得暴病死亡，幾天後又甦醒了。說：剛死的時候，被拘捕去見判官，說是六合縣劉明府。見面後悲喜交加。問家中是否平安，縣丞說：「家離這特別近，不曾回去嗎？」令說：「陰間和陽間的路不同，怎麼能回去呢？」縣丞說：「您兒子早已及第，家裏也沒有不順心的事。只是夫人已年高，稍微患有風溼症。」令說：「算計起來你陽壽未盡，只因爲幾隻羊告你，所以被追捕。自己去分辨。讓你儘快回去。」不一會，有黑雲從東邊來，雲中有大船，轟隆一聲，落在地上。看見有四顆羊頭。判官說：「爲什麼無故殺死這此羊呢？」回答說：「刺吏正需要這東西，不是我的罪過。」二顆羊頭沉默無言可對。判官大罵說：「你們本來就欠刺使的命，爲什麼告縣丞呢？於是，船就飛去了。羊大聲說：「判官有私情，我們要面見天帝評論這件事。」判官對縣丞說：「帝是指天上的帝王，這些無名之輩怎麼能見得着呢！就象地上的天子。百姓要是求見，不也是極難嗎？然而，最終還是應做善事造福積德。」說完，放縣丞回去。剛出去，看見一女子，身材相貌都很端莊秀麗，上前拜見。問她什麼原因，說：「我是揚州譚家的女子，剛纔被召到這裏來，因我沒有罪幸蒙放回。守門的差吏看我長的美貌，找各種籍口留我。我離開家裏已經很久，恐怕屍體腐爛。現在你能夠回去，希望有幸得到你的幫助。我家素來富有，如果能跟你一起走，一定奉送千貫錢，並永做你的姬妾，沒有什麼捨不得的東西，用這些求得你的同情。」丞進去對判官說這事，判官說：「千貫錢得給我二百，給我兒二百，餘下六百歸你。」因此寫在紙上讓他看，判官說：「我的二百錢可用來作功德。」就傳呼門吏問：「爲什麼勾引強留譚家女子？」打門吏二十杖。讓女子隨縣丞回去。行了十餘里，分路各回各的家，活了。縣丞很快痊癒後，就到譚家拜訪女子。到了門口，女子聽到說話聲，就出來拜見，推辭說：曾經許與你爲妾，但身不由己，父母已許與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一千貫按以前的約定。丞得到錢，給劉明府的兒子，又爲他設齋積功德等。天寶末年，這個人還在世。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雲，王使追。押帖作「祜」字。濤未審是何王，鞴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鷂，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之然。君祿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令濤出門，遍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逼濤。濤雲：「天子按鷹鷂，非我所爲。觀君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命（「命」原作「問」，據明抄本改）爲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爲君計，（「計」原作「既」，據明鈔本改）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荊州，曾爲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出《廣異記》）

【譯文】

江陵尉薛濤，在唐肅宗乾元年間，死後三天覆活。自己說：當時遇見一個差役，拿着帖子說：王讓拘撲你。帖子上籤了一個「祜」字，薛濤不清楚是哪個王，就備馬跟隨而去。走了大約十幾裏，到了一座城。這個差役推開門，便進入大廳，一個穿戴象大王的人。薛濤再次下拜，王問：「你是荊州的官吏嗎？」濤說：「是」。王說：「你的罪過爲什麼那麼多？」現在告你的狀的都數不過來。」濤回答說：「前任成固縣尉，成固縣主管進貢鷹鷂。濤是主管這件事的人，不得不殺生，確實殺的比較多。」王說：「有爲私人殺的嗎？說，也有。公和私哪個多？說：「私少於公。」王說：「你還很誠實。你的福祿還很長。壽命沒完，他們不能怎麼樣你，不得不拘撲你來對證。」叫濤出門。普遍地謝過被殺的生命。濤來到外面，看見雞、兔等遍地都是，飛騰奔走，威逼薛濤。濤說：「按天子的需要飼養鷹鷂，不是我要做的，看你們的意思，完全想殺死我，這是爲什麼？剛纔奉命爲你們畫經像，使你們都能託生，何必大家一齊殺一人呢？」王又叫人傳下話去。過了好長時間，悄悄領着離開。濤進來，王對他說：「算來你的陽壽未盡。所以特地爲你考慮，回去之後應該作功德。用自己的行動去贖罪。」濤又四次拜謝。王問：「你讀書嗎？」說：「我經常讀很多書。又問，知道晉朝有個叫羊祜的人嗎？濤說：「知道。」王說：「那就是我呀。我以前在荊州曾經當過刺史，死在官府裏。所以看見你這個江陵的小官，增添了相互的感情。」說完告辭出去，叫拘捕他的差役送他回家，於是活了。

趙裴

明經趙裴，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空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婿賈奕，與己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石，黑，高數丈。廳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辨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業負明。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入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他袱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復引出，謂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蘭，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亙天。候焰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舟艨交煥。其地（「地」原作「他」，據明抄本改）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復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有如琴者，長四尺，九弦，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項。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辭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德，日下具之。如無，即無字。（「無字」原作「書事」，據明抄本改）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可尋此行，勿反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游上清記》，敘事甚該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以明經中舉的趙裴被派到巴州清化縣。不得志釀成疾病。他怕見光亮，四十多天不喫東西。忽然聽見屋中象雷鳴一樣聲音，片刻又有紅色的氣團象鼓一樣，旋轉到牀前。騰空而上，到中間又停住。起初覺得精神恍惚飄飄然，氣息屏抑象在夢中。有個穿紅衣服戴平頂帽子的人，領他往東走，走到山崖處。有水自東向西流。站在這裏觀看好久，又往東走。有一座橋裝飾得金碧輝煌。走過去再朝北，進了一城。到了官地府裏，人特別多。看見妹婿賈奕正與自己爭論殺牛的事。懷疑是陰間，害怕逃避到一間屋子裏。牆象石頭的，很黑，高數丈。廳裏邊有吆喝的聲音。穿紅衣服的人於是領進一個大院。差役通報說，官叫人過去。再次看見賈奕，因而與賈奕當面辨解。賈奕很固執，沒法說明白。忽然有一面直徑一丈的巨大鏡子，懸掛在空中，抬頭看，好像看見賈奕舞弄刀子，這已經很明白了。臉上露出不忍心的表情。賈奕當時認罪。紅衣人又領他到官府那裏進院，一個人披褐色帔，戴紫霞冠。面貌威嚴。象尊佛像。指責說：「爲什麼偷別人的頭巾二個？在滑州市隱藏橡子三升。」於是無數次下拜。紅衣人再次領他出去。對他說：「能游上清嗎？」於是一同登上一座山，從高處向下看，流水飛瀑懸注騰沫。順流而下的人千千萬萬，不知不覺也在其中了。過了很長時間，停在一塊石頭上，上邊有青白痕跡。這時紅衣人變成了兩個人。一人在前領路，一人在後督促。於是又登上石崖。站在這裏，平坦沒有塵土。往前走數里，路旁有草，像紅色的藍，莖葉茂密，無刺，花隨風飄動，飛散在空中。又有草象萵苣，附在地上，也有花在飛散。這種花剛開的時候象馬勃，等到完全開放，很大赤黃色。過了這個地方，看見大火像山一樣，把天都遮擋住了。等到火熄了才向前走。到了一座大城，城上有幾處瞭望臺。街道兩旁果樹成行。一隊隊的美女天仙，姿容絕倫，蓋世無雙。鼓樂之聲此起彼伏。一派仙境。凡是經過這裏的都得過三重門。舟船交錯，互相輝映。船底和船壁光華照人。向上看不見天，好象有紫紅色的光暈覆蓋着。三重正殿，全都排列着尊像。看見一個道士，好象以前的相識。趙裴相求做他的弟子，沒答應。在許多樂器中有一個象琴的東西，長四尺，九根弦，靠近頭的地方，有一尺多寬的方形，中有兩道橫樑。用來改變聲音。又有一個象酒具，三根弦，長三尺。腹部上寬下窄，背面豐滿脖子突出。這些都一一做了記錄。於是領他出去。門樓南邊有一院落，院中有一個戴紫紅色帽子紫披肩的人。叫他與二個穿紅衣服的人坐在大廳裏候事。於是叫人拿來戊申的記錄。記錄就象人間的供詞一樣。首先是人的生辰，其次是姓名，年齡，下面註明出生年，月，日，橫行列六十年甲子，所有功過都在日期下記載下來。如果沒有功過，就沒有字。趙裴親自看他的記錄。姓名生辰日月，一點不差。記錄的人超了億兆。紅衣人說：「每六十年，天下所有的人都記錄一次，用來考察覈對善惡，計算增減壽限。」紅衣人領出此門，到了回家方向的路上，拉着手告別說：「在這裏遊蕩的是你的靈魂，可立即沿着這條路走，不要回頭，一定能到家。」按着他的話，走的稍急一點，突然摔倒。如夢方醒。這時死了已經七天了。趙裴開始著書《魂游上清記》，敘事特別詳盡。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曾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雲：「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雲：「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頭。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冤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卻回，令爲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雲：「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爲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蹋成，一狗齧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雖爲判官，然日日恆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頂上然至足，麟成灰，（「灰」原作「火」，據明抄本改）遂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爲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爲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子，今將此造經佛，即當得之。或恐諸弟爲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攏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爲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出《廣異記》）

【譯文】

鄧成是豫州人，當年二十多歲，曾經患暴病死亡。差役領到地獄。先見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就是鄧成的表丈。看見鄧成又悲又喜，訊問家中所有的事情。鄧成對他說：「一切都很好。」鄧成因此請求他可憐。麟說：「我也想讓你回去，傳話給我所有的兄弟。」於是進去向王說明，一會出來說：「已經議論過了放你回去。」過了很長時間。王召見鄧成問道：「你在一生中做了什麼有罪的事，以至有那麼多的冤家對頭。然而算起來，你的壽命還沒有完了，應該得以復還，不應該改作地獄的冤鬼。」立即有畜生數十頭前來咬鄧成。王對他們說：「鄧成已經殺了你們，反過來再殺鄧成，這樣對誰都沒有好處。我現在放鄧成回去，讓他爲你們作功德，都使你們託生人間。不也是好事嗎？」畜生都說：「不要功德，就是想殺了鄧成。」王說：「這樣做對你們有什麼好處？殺了鄧成你們也脫離不了畜生的身子。你們倒不如接受功德，立即可以改變人身。」這些畜生多數走開了，唯有一頭驢屢次來踢鄧成，一隻狗咬住他的衣服不肯放開。王苦苦求救並加以保衛，纔得到倖免。於是派拘捕鄧成的的差役送他回去，出去見過黃麟。麟對成說：「再大的喜事也沒有超過重生的。你今天能夠回去。要好好地慶賀一番。我雖然作爲判官，然而天天在受罪。你暫時待在這裏，一會就能看個明白。」很快有一個牛頭小卒，拿着火，從黃麟頭頂上燒到腳，麟變成了灰，接着火滅了，立即又得以復生。悲傷哭泣很長時間。對鄧成說：「吾經常受這樣的罪，怎麼可以忍受！你回去，可傳話給我弟弟，努力爲我造功德，讓我能夠脫離這個苦地方。然而不是我自己的東西。雖然作了功德，但終究得不到解脫。我以前用作官得到的薪俸購了一個莊園，現在用它來造經佛就可以得到解脫。恐怕那些兄弟懷疑，不相信你的話，你拿着我的玉簪回去，給他們看。」因而拔了頭上的簪子給鄧成。黃麟前面有一個大水坑，叫鄧成閉上眼睛，把他推進坑裏。於是活了。他的父母很有錢，可憐自己的兒子能夠重生，數日之內就造了許多功德。鄧成就全好了，於是到黃家去向他們說黃麟委託的事情，把玉簪還給他們。黃家認識簪子，全家悲痛哭泣，數日就賣掉了莊園製造佛經。

張瑤

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雲，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有貴人儐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黃衫吏抱黃簿至，雲：「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頃之，亦紫衣吏人引黃衫吏持簿至。雲：「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閣內簿檢，使者雲：「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故不合復生。（「復生」原作「處主」，據明抄本改）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見」原作「身」，據明抄本改）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爲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爲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滅。（出《廣異記》）

【譯文】

東陽張瑤，病死，數日後才活。他說：「被差役領着經過一個府舍，裏邊有一個身份高貴的人，從穿戴一看象個大王。瑤來到院子當中看見他所殺的衆多生靈都來和他對質。瑤曾經殺過一頭牛，用布兩匹爲它乞福。這頭牛也在院子中，角上掛着兩塊布。又曾供養過有病的僧人，這個僧人也來了。對所司曰：「張瑤唸誦《金剛經》已滿三千遍，功德很深，已入骨中。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所以不應該死。」所司叫人公平處理這件事。畜生都起來，而瑤還在地上。所司叫拿來司命簿檢查。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人領着穿黃衫的差役抱着黃色的冊子到。說：「張瑤的名字已被蓋上了，該死。」再看司命簿，有紙帖蓋上了他的名字。又叫拿太山簿。很快，也是紫衣人領着黃衫差役拿簿子來到。說：「張瑤蓋了，該死。」又叫拿閣內簿檢查。使者說：「字前頭蓋上一半，不該死。」王問瑤：「你的名字兩處全蓋上了，一處蓋上一半。六分之中，五分該死。所以不應該再生。因爲你有功德的緣故，所以放你回到人間世界，不要再殺生靈。」叫張瑤進地獄，普遍看見那些受罪的人，火燒、坑埋、鍋煎、湯煮等各種酷刑無一不有。僧說：「你不需要再受這樣的罪。」於是就用印印在他的大腿上，說：「用這個做爲記號。」活了以後，印的地方很清楚。至今未滅。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義方 齊士望 楊師操 裴則子 河南府史　周頌　盧弁

支法衡

晉沙門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官船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爲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強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舵，蹌沙洲上。吏司推衡，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牀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上。見平地有一井，深三四丈，磚無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倚望之，謂衡：「可複道還去，狗不齧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盡夜精思，爲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出《冥祥記》）

【譯文】

晉時道人支法衡，得病十天後死了，三天後又甦醒過來。他說死時，有人帶他走，看見很多處象官府一樣的房舍，都不肯接納他。不久看見一個鐵輪子，上邊有很多爪，從西面朝他滾來，沒有人推它，輪子轉動如風。有一官吏喊罪犯立在輪前，輪子軋過來又軋過去，如此數次，那人已被壓碎。那個官吏又招呼支法衡立在輪前。支法衡又恐懼又自責，後悔自己習經不深，才遭此厄運。說完，官吏對他說：「你可以走了。」於是支法衡抬頭，看見天上有一個洞。恍惚中不覺身體上升，用腦袋穿過洞，用兩手把住洞的兩邊，向四周看，看見了七寶官船和許多仙人。支法衡使很大勁也沒上去，最後疲勞地下來。帶支法衡離開的人笑着對他說：「看見什麼了，爲什麼不上去？」接着就把他送到船官那裏。船官就讓他駕船，支法衡說：「我不會掌舵。」船官就強迫他，有數百條船都跟在支法衡的身後，由於他不會使船，就擱淺在沙灘上。吏司就推着他準備斬首。等把他帶上岸邊，正擂鼓準備斬首時，忽然有兩條五彩的龍，把船推浮到水上。吏司就放了支法衡，他非常恐懼。看見西北方有個講堂，上有很多僧人。遠遠傳來唸經之聲，他就趕緊走上前。講堂有十二級臺階，剛走到第一階，就看見死去的師傅法柱正倚在牀邊坐着，見了支法衡說：「弟子爲什麼來這裏？」趁勢走下臺階，用手巾打支法衡的臉說：「不要來。」支法衡很想走上去，就又抬步登階，法柱又推他下來，這樣反覆三次纔上去。看見地上有一口井，井深三四丈，井裏的磚一點縫隙沒有。他心想，這個井是自然的，井邊有個人對他說：「不是自然的，怎能成爲井？」只見法柱還倚在牀邊望着他，對他說：「你可以原道返回，狗不會咬你。」支法衡就又回到水邊，再也看不見原來的船了。他渴了想飲水，卻掉在水裏，因此才醒過來。從此他便出家修煉，喫齋唸佛，晝夜深思，成爲德行極高的僧人。比丘僧法橋是他的弟子。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雲：「古來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雲：「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身隨著刺，號呻聒耳。見道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廳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道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逢比丘，亦隨道惠入，申理甚至，雲：「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道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將遣道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道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猘狗，齧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嘴如鋒，飛來甚速，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觀歷既遍，乃遣道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道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桁南，自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駐車共語，悼道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鹹弗見也。道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吊，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鹹皆符同。道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廣異記》）

【譯文】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經常說：「自古正道，沒有超過老莊的。爲什麼要迷信胡人之言，把佛教視爲勝數？吳國孫權太元十五年，病死。心口尚暖，家人就沒有入殮。過了幾天就甦醒過來了。他說剛死時，看見十多個人，捆綁着將他拉走。正好碰見一個和尚，和尚說：「這個人前世積德，不能捆綁他。」於是給他鬆綁，趕他走去。道路很平，道兩邊荊棘茂密，不能容足。驅趕着罪人在荊棘裏邊走，荊棘劃破了他們周身，號哭的、呻吟的聲音混成一片。他們看見道惠走在平路上，都感嘆而羨慕地說：「佛家弟子走路，勝過一般人呀。」道惠說：「我不信佛。」有人說：「你忘了。」道惠就回想起前世曾信佛，已經五生五死。正由於忘記並失去了本來的志向，所以今生在世從小就遇到了惡人，分不清邪與正，卻被邪道所誘惑。走着，來到一座大城，道惠徑直走到一大廳裏。看見一個人，約四五十歲，面朝南坐着。看見道惠驚訝地說：「你不應該來。」有一個人穿着單衣服戴着頭巾，拿着名冊，進來說：「這個人毀壞祭神的場所還殺人，由於他的罪惡應該來這。」原來遇到的和尚，也隨道惠進來了。極力爲道惠申辨理由，說：「毀壞祭神社下是他的罪過，這個人積福很多，雖殺人多，但報應的時候還沒到。」面朝南坐着的人說：「應該懲罰逮捕他的人。」讓道惠坐下，並賠禮說：「小鬼錯抓了你，但也是因爲你忘失信念，不知信奉佛法的緣故。」準備送道惠回去。先讓他暫時兼任覆校將軍，看看地獄。道惠欣然接受並告辭出去。在嚮導的引導下，來到諸城，都是地獄。很多罪人正在遭受報應。看見瘋狗，正在把人撕成碎塊，骨肉散落，血流滿地。又看見羣鳥，尖嘴鋒利，快速飛來，鑽進罪人的嘴裏，從裏往外啄洞，那個罪人痛的慘叫，筋骨粉碎。看遍了各地獄，就送道惠回去。又看見一開始碰見的那個和尚。和尚贈給道惠一個銅物，形狀像小鈴，和尚說：「你回家時，可把它丟在門外，不要帶進屋內。某年某月，你若有災難，要謹慎對待，可以活到九十歲。」當時道惠家住在京城大桁南，於是自己回家。走到皂莢橋，看見三個親人，正停車商量悼念自己的事情。到了家門，看見女婢們正在大街上哭。別人和婢女好像沒有看見他。道惠進門前，就把銅物放在門外的樹上，於是，一片光明，霞光滿天，很長時間後逐漸變小了，不久即消失。進屋後，聞到屍體的臭味，失望而厭惡。當時親人朋友正弔喪，哭道惠的人很多，難以進去，徘徊後終進屍體中，忽然甦醒過來。說起剛纔遇見的事與人及在街上哭的女婢的情形，大家都說是這樣的。後來道惠作了廷尉。一次，準備在西堂審案，沒坐下就覺心悶，也認不清人，半天才好，仔細考慮計算這個時間，正是和尚告戒的那個日期。不久，又升任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死，終年八十九歲。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時，見有一人來寺中會，叉手恭敬，精進過常。善道問：「賢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我曾死三日。見有十餘間瓦屋，下有數吏。有一輪，如作甕均，徑廣二丈餘。有鐵叉，又著均上，均轉如風。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悶。有赤幘吏來，捉數枚簡及一筆，問此是何人，均邊人曰：『佛弟子，時不精進，但持生禮行就人，無有慈心。』吏問曰：『此人罪略當畢，遣歸。』於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實喜以生禮行就人。嫁女取婦家，恆五升面二雙雞，禮士大夫。今日叉手呼佛，手適相離，已後恐墮均上。」（出《神鬼傳》）

【譯文】

善道和尚在新野時，看見一個人來到寺廟朝拜。雙手交叉，恭恭敬敬。虔誠的樣子超過平常人。善道就問他：「賢者爲什麼這樣用心？」那人說：「我已死去三天，看見有十多間瓦房，房中有好多官吏，有個大輪子，像作甕的轉輪，直徑有二丈多，有鐵叉安在輪上，輪轉如風，求死不得，這樣一夜二天，我眼眩心悶。來了一個戴紅頭巾的人，拿着幾張紙和一支筆，問這個人是誰？輪子旁一個人回答說：『他是佛家弟子，修行不深，只不過對人有禮貌罷了，沒有善心。』官吏說：「這個人罪不大，放他回去吧。」於是得以離開並復活。我沒有死，實在是因爲我平生以禮待上，嫁女兒娶兒媳都是五升面兩隻雞，尊敬讀書知禮的人。今日兩手相叉，這樣專心侍佛，是害怕再墜到輪子上。

李旦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不（「不」原作「下」，據明抄本改）冷，七日而蘇。唅以飲粥，宿昔復常。雲，有一人，將信幡來至牀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向北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闕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呼旦可前。至大廳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放君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爲作福。稍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灑，即欲棄錄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出《冥報記》）

【譯文】

南朝宋代李旦，字世則，廣陵人。因爲孝順老人，行爲謹慎而聞名鄉里。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得暴病而死。心口尚有餘溫，七天後又甦醒過來。早晨能喝粥，過了一夜第二天恢復正常。他說：看見一個人，拿着信幡來到牀前，說府君叫他去，他就隨着走了。一直向北走，道路很乾淨。到了一座城，城樓很高又很堂皇，很象現在的宮殿，府君派人慰勞，並叫李旦上前邊來。到大廳上，看見有三十人，都是穿單衣戴青頭巾，排列坐着非常威嚴。其中有一人面朝東而坐，披着袍坐在茶几的後面。左右侍衛足有百餘人。那個人看着李旦對在坐的人說：「應該讓他看看這些地獄，讓世人也瞭解這裏。」李旦聽到話已講完，抬頭四顧，原來的一切都消失了，竟然是在地獄中。看見一羣罪人，正在痛苦地受到各種報應。呻吟呼喊，不忍目睹。一會兒，有人傳話，說：「府君放你回去，以後再叫你來。」因此才得以活過來了。到了元嘉六年正月又死了，七天後又活。敘說死時所見到的事與前一次大致相同。有的罪人讓他傳話給自己家裏人。說，自己活着時犯了罪，讓家人爲他修福。那些罪人簡單地說了自己的姓氏住址，李旦按他們說的都找到了。李旦又說甲申年有流行病，是爲了除掉一些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作善事積德，可以免除這場災難。李旦本是道教祭酒，於是想放棄本法，信道教的人勸阻他，所以通達了兩種教。常常勸別人遵守八關齋。

梁甲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殉。不然，吾（「吾」原作「無」，據明抄本改）所棄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雲，初不覺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門。經宿，見亡主被鎖，兵衛引入。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鬥。」主則被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爲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吏白官：「請放奴。」官即令放。與主俱出門，主遣傳語妻子曰：「賴汝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無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出《法苑珠林》）

【譯文】

北齊時，有個做官的人姓梁，非常富有。快死的時候，對他的妻子說：「我平生喜愛的奴僕和馬，經常使用，他們很稱我意。我死後就讓他們殉葬。不然，我會很遺憾的。」等到梁甲死時，家人就用袋子裝上土把奴僕壓死，馬沒有殺死。奴僕死後四天就甦醒過來，說：「開始時不知不覺就去了，忽然來到一座官府，被留在門外住了一宿，看見已故去的主人被鎖着，後來差役引他進府，梁甲見了對奴僕說：「我以爲死人也可使用奴僕，才留下遺言叫你來。現在各自受苦，不分主人奴隸。我去請求官吏放你回去。」說完就進去了。我從屏風外窺視，着看見官吏正問守衛人員說：「昨天去壓取了多少油水？」守衛人員說：「得了八斗。」官吏說：「再去一次，壓取他十六鬥。」這時梁甲被領出來，沒有機會說話。第二天梁甲又來了，面帶喜色，對奴僕說：「今天可以爲你求情了。」進入屋內，官吏問有收穫嗎？回答說：「沒有。」官問爲什麼，差吏說：「這個人已死三天了，家人爲他請和尚設道場，每當聽到唸經的聲音，鐵梁立即折斷了，所以沒有收穫。」官說：「你去吧。」守衛的人請求放了那個奴僕。官吏就答應馬上放奴僕，於是奴僕與主人梁甲一同出門。梁甲讓奴僕傳話給他的妻子說，多虧她設道場爲我追福，才免除了更大的痛苦，但仍然沒有解脫，還要造一個佛像我才能得救，希望因此而免除災難。從這以後不要用東西祭祀，我越是不喫東西，就越無罪。」說完就分開了。奴僕復生後，全家爲他追福，全唸佛修行了。

任義方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自雲，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日昏暗，如霧中行。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關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說得奉祿，皆造經像，曾寫《金剛般若》千餘部。義方自說。（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唐高祖武德年間，死後數日又復活了。自己說，他被引去見閻王，閻王命令差役把他帶入地獄。他所說的地獄與佛經裏說的沒有不同。又說，地下白天黑夜都很昏暗，就象在霧中行走一樣。家人因爲他死後心口處還溫暖，就去請和尚替他行道。義方在地下聽到了和尚爲他念經的聲音。閻王覈驗了生死簿，對差吏說：「他不應該現在死，爲什麼錯抓了他？」於是就讓放他回去。義方離開地府時連過了三道關，守衛關口的差吏都睡着了，送他的人說：「只要你按照唸經的聲音一路尋去，就一定能到家。任義方在路上看見一個坑，想跳過去，卻掉在坑中，馬上就活過來了。之後，訴說起地獄的情形，並在地上畫圖解說。從此以後他所得到的奉祿都用來建造佛像。並寫了《金剛般若經》千餘部。這是義方自己說的。

齊士望

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雲，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雲：「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門，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忻然趨走而入之。入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荊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出《法苑珠林》）

【譯文】

魏州武強人齊士望，於唐貞觀二十一年，死後七天又復生。他自己說：剛死之後，被領去見閻王，閻王又把他交給曹司，讓曹司查驗他是否應該死。過了四五天，曹司查看名冊說：「他與該死的人同姓名，他不該現在死。判官對士望說：你生平喜歡燒雞，應當受罪後再回去。」馬上派人把士望送出門，去到離曹司一二里的地方。看見一座城門，城中有鼓樂吹奏之聲，士望就很欣然地走進去。之後，城門就關上了。城中沒有屋子，遍地都滿是熱灰。士望驚恐不知所措，熱灰燒灼他的腳，非常痛苦。士望環顧四周，城門都開了，等走到門口，門又馬上關閉。這樣過了一天，有人命令看門的人說：「把門打開，放昨日的罪人出來。」於是就派人送他回來。但差役推說路太遙遠，不送他，並向士望索求錢物，士望答應了他。之後，他們跋山涉水，披荊踏棘。走到一個地方，好像四周都是圍牆，其中還有一坑，又深又黑。士望很害怕，使者推他，就掉進坑內，不覺中甦醒過來。之後，就找紙造錢，等待使者來取，使者如期來到，士望的妻子也同時見到了使者。

楊師操

雍州醴泉縣人楊師操，貞觀中，任藍田縣尉。尉後以身老還家，躬耕爲業。然立性毒惡，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無問大小，即錄告官。縣令裝瞿曇，用爲煩碎，初不與理。師操或上表聞天，人皆不喜。每謂人曰：「吾性雖急暴，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日誦經論。然有人侵己，則不能忍。」到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見著青衣人，騎白馬從東來，雲，東陽大監追汝，須臾不見。師操身忽倒。已到東陽都錄處。於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蓆。見囚人，或著枷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到一處，有孔極小，唯見小星流出，臭煙蓬勃。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問：「此是何曹司？」答雲：「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聞有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逢人詐言慚愧，有片言侵凌，實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爲師操身死，佈施齋供，曹司平章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待。」師操便叩頭禮謝雲：「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答雲：「爾但志禮十萬佛，勤（「勤」原作「動」，據明抄本改）心懺悔，改卻毒心，即往生樂（「樂」原作「地」，據明抄本改）處。」師操依語聲發願，遂蒙放還，經三日卻活。操具述于慧靖禪師，改過懺悔。今見年七十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念。後夢前追使者雲：「爾既止惡，更不來追。但勤誠修善而已。」（出《冥祥記》）

【譯文】

雍州醴泉縣人楊師操，唐貞觀年間，任藍田縣尉。後來告老還鄉，以躬耕爲生。然而他生性惡毒，喜歡抓人的過錯，每當鄉里人有事情，不論大小都記下來去報告官府。縣令裴瞿曇，因爲都是小事，起初不予受理。師操就上書皇帝，人們都不喜歡他。師操常對人說：「我雖性情急暴，但從唐高祖武德以來，四次受戒，日日誦經。如果有誰侵犯我，我就不能忍受。」到了高宗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他看見一個穿青衣的人，騎白馬從東邊來，說：「東陽大監追捕你。」片刻就不見了。師操忽然倒地而亡，這樣他就到了東陽都錄處。當時府君大衙還沒散，師操私下來到曹司，看見有几案牀蓆。還有囚犯，有的戴着枷鎖，有的沒扎頭巾和腰帶，有坐着的，也有行走的，犯人很多，不可勝數。師操向東走，到了一個地方，有一小孔，有火星流出，臭煙燻天。有兩個人手拿着鐵棒，正在修理門框。師操問：「這是什麼曹司？」回答說：「是猛火地獄。準備懲罰那些喫齋唸佛而行爲不正的人。聽說有個叫楊師操的人，一生喜歡評論別人的過錯，爲人狡詐，有一句話觸犯，他就不能忍讓。打算把他關到這裏，所以才修理這門。今天是四月八日，他的家人因爲師操已死，正爲他而佈施齋供食品。曹司平章想放他回去，還沒有最後判定，我們在這等待他。」師操聽後就叩頭謝罪說：「我就是楊師操，希望你們行個方便。」答說：「你只要誠心念佛修練，常專心懺悔，改掉毒心，就會一生快樂。」師操依言發誓，於是就得以放還，三天後就復活了。師操把這些經過就都對慧靖禪師說了，從此改過懺悔。現在已經七十五歲了，天天喫齋唸佛。後來，有一次夢見以前追捕他的使者對他說：「你已經不再作惡事，就不再來追你了，只要你勤心修行就可以了。」

裴則子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死經三日而蘇。自雲，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遣將牛耕地。訴雲：「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愍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數千人頭皆被斬，佈列地上，此頭並口雲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時有未死，見在鑊湯前燃火。觀望訖（「訖」原作「乞」，據明抄本改），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雲：「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雲：「是實。」成曰：「犁地，不覺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乃使人送去，遣北出逾牆，及登牆，望見己（「己」原作「王」，據明抄本改）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杖跡，跡極青黑。問其毀墓，答雲，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出《冥報拾遺》）

【譯文】

唐朝，曹州離狐人裴則的兒子，唐太宗貞觀末年，二十歲，死後三天又復活了。他自己說：剛死時，被一人帶到閻王住所。閻王派他駕牛耕地，他說：「兄弟幼小，沒人服侍父母。」閻王憐憫他，就派人帶他向南走。過了第三道門，進去後看見一大鍋熱湯及刀山劍樹。數千人的頭被斬掉，堆在地上。這些頭上的嘴都說非常飢餓。同村的一個老婦人，年約七十，當時還沒死，在鍋前燒火。看完這些後，又回到閻王跟前。看見同村人張成，也未死。有一人告張成說：「張毀壞了我的房屋。」王派人查驗這件事，回報說：「是事實，張成說：「我犁地時，不覺犁破他的屋子，不是故意的。」閻王說：「你雖不是故意的，但還是不謹慎。」於是命令人打張成的腰七下。過了一會，閻王說：「你已經沒事了，放你早點回去。」就派人送他走。向北越過一道牆，在牆頭上看見了自己的家，並且聽到哭聲，就跳下牆恍惚中醒了過來。活了之後，和鄉里人詳細說了這中間的經過，鄉里人看張成的腰，果然有被打的傷痕，痕跡青黑明顯。問他毀墓的事，他說：不假。之後，老婦人便得病，不久便死了。

河南府史

洛陽郭大娘者，居毓財裏，以當壚爲業，天寶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經一年，暴卒，數日復活。自說，初被追見王，王雲：「此人雖好酒，且無狂亂，亦不孤負他人，算又未盡，宜放之去。」處分訖，令所追人引入地獄，示以罪報。初至糞池獄，從廣數頃，悉是人糞。見其妻糞池中受穢惡，出沒數四。某悲涕良久。忽見一人頭，從空中落，墮池側，流血滂沱。某問此是何人頭也，使者雲，是秦將白起頭。某曰：「白起死來已千餘載，那得復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詐坑長平卒四十萬衆，天帝罰之，每三十年一斬其頭。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煻煨火。有數千人，奔走其間。遙望城間馳欲出，至輒已閉。盤迴其間，苦痛備急。事了別王，王言汝好飲酒，亦是罪。終須與一疾，不然，無誡將來。令左右以竹杖染水，點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腳上點處，成一釘瘡，痛不可忍。卻後七年方死。（出《廣異記》）

【譯文】

郭大娘住在洛陽毓財裏，以開酒店爲生。唐玄宗天寶年初病故。他的丈夫姓王，是河南府史。一年後，他丈夫也暴死，幾天後又復活。他自己說：剛死時被捕去見閻王，閻王說：「這個人雖是好渴酒，但並不狂亂，也不愧對他人，算起來他的命數未盡，應該放他回去。」閻王處理完畢，就命追捕他的人把他帶進地獄，讓他看看犯罪的報應。首先帶他到糞池地獄，有數頃地那麼大都是人糞。看見他的妻子受污穢罪，在糞池中沉浮多次，他悲痛地哭了很久。忽然，一個人頭，從空中墜落糞池旁邊，血流如注。他問這是什麼人的頭？使者說：「這是秦朝大將白起的頭。」他又說：「白起已死了一千多年，怎麼能重新遇害？」使者答：「白起用欺詐手段坑害長平兵卒四十多萬人，天帝懲罰他每三十年斬一次頭，直到一萬年爲止。」使者又帶他到一座城中，遍地都是炭火灰，有數千人奔走在裏面。遠遠地看見城門想快快跑出去，等跑到門口，城門就關閉了。他們似徘徊在火中，痛苦倍急。看完地獄，告別閻王，閻王說你好飲酒也有罪，終究應該給他點疾病。否則無以告誡後人。於是命左右差役用竹杖染水，點在他的腳上，並趁機推到坑中。這樣就復活了。腳上被點的地方，從此長了一個疔瘡，痛不可忍。之後七年才死。

周頌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爲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原本「見」下有「外」字，據明抄本刪）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雲：「母老子幼，漂寄異城，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相爲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雲，判官見王，久之乃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雲：「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常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雲：「甚善甚善，既無勾當，即宜還家。衣裳得無隳壞耶。」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雲：「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雲：「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雲：「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雲：「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雲：「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出《廣異記》明抄本作出《異聞錄》）

【譯文】

周頌，唐天寶年間，考取進士。永泰年間，被授予慈溪縣令。在任期間，一天夜裏暴死。因爲地府有司追捕，到一座城，這個差役將周頌帶去見閻王。在門外忽然遇到了吉州刺史梁乘。梁乘問周頌爲什麼來到地獄，當初周頌雖死，但還沒悟到自己已死。聽說這是地獄，心很悽楚悲傷。因此，流着淚對梁乘說：「母親歲數大了，孩子還小，又漂泊在他鄉，爲什麼讓我死呢？請你求見閻王述說其理。」梁乘說應當爲你說情，你先留在門外。梁乘進門聽到呵叱聲。判官見了閻王，很久纔出來。對周頌說：「已決定讓你回去，你先見見閻王，沒有什麼痛苦。」過了一會，使者帶頌進去見閻王。閻王形貌魁偉，頭上有兩角。問周頌說：「你作官時，不強取百姓的錢財嗎？」頌說：「我是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都是正常升遷，從來也沒有收過不義之財。」王令查看簿子，查看之後說：「很好，很好，既然沒有做壞事，就馬上放他回家吧。衣裳沒有損壞吧？」周頌以爲衣裳就是形骸，便回答說：「剛剛離開家，衣裳沒有損壞。」再拜告辭。梁乘很高興地說：「閻王已放你，應該早些回去。」周頌說：「道路遙遠迷茫，怎麼回去呢？」梁乘就派追捕他的人送他回去。」走了幾里路，差役大罵說：「你是什麼東西，讓我來去送迎這麼辛苦。素不相識又沒什麼恩情，如果你給我五千貫，我就送你回去。」周頌說：「紙錢五千貫，得容易辦到。」於是就答應了這個要求。使者又帶他走了十多里路，來到一口石井邊，坐在井旁，周頌還想再走，那人說入井就活了，你還要去哪裏，便把周頌推入井中，他便復活了。

盧弁

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黃衣吏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樑。柱下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恆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弁於衆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於此。」弁曰：「爲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爲我誦，或當減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叉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雲：「若惜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廣異記》）

【譯文】

盧弁的伯父任湖城縣令，盧弁從東都前去省親。晚上住在第二谷。夢中看見二個穿黃衣的差吏來追捕他，把他帶到一個地方，有城牆。入城之後，想見判官。正好有使臣到，判官出迎。差役領盧在一座房子裏住下。房子上有蓋，但沒有梁，柱子下有十個大磨。磨邊有婦女數百人，磨一直自己轉動，有十多個牛頭卒。用簸箕撮婦人倒入磨眼中，頓時隨磨的轉動而流出來粉碎的骨肉。痛苦之聲，慘不忍聞。弁在衆人羣中看見他的伯母，就是湖城縣令的妻子，兩人相見悲喜交加，互問來這裏的原因。弁說：「在這裏受罪是因爲什麼？」伯母說：「是因爲妒嫉，纔到這地步。」弁說：「這怎麼辦呢？伯母說：』你素來堅持念《金剛經》，試着爲我念《金剛經》，或許可以給我減罪。」弁就開始唸經，磨便不轉了，受罪的婦女暫時可以稍停受苦。牛頭卒拿着叉來到盧弁跟前，憤怒地說：「你是什麼人，來這唸經？替別人作事解除痛苦。」盧弁說：「我伯母在這裏。」牛頭卒說：「如果痛惜你的伯母，就帶她一起走。」盧弁就帶着伯母奔跑出城，各自回家，得以復活。當初盧弁與小奴同走，盧弁已死了半天，小奴正準備回去報告，恰好盧弁已甦醒。幾天後，到了湖城，正趕上伯父設齋。家人看見盧弁，驚喜的回報，伯母迎出來拉着盧弁的手說：「不遇見你，我就得進入磨孔中。今日得以重生，都是你出的力呀。」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盧貞 琅邪人 胡勒 顏畿 餘杭廣 曲阿人 賀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

張導 石長和 古元之

索盧貞

北府索盧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經一宿而蘇。雲，見羨之子粹，驚喜曰：「君算未盡。然官須得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捷如君者，當以相代。」盧貞即舉龔穎。粹曰：「穎堪事否？」盧貞曰：「穎不復下己。」粹初令盧貞疏其名，緣書非鬼用，粹乃索筆，自書之，盧貞遂得出。忽見一曾鄰居者，死已七八年矣，爲太山門主。謂盧貞曰：「索都督獨得歸耶？」因囑盧貞曰：「卿歸，爲謝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下。我乃本欲與女市釧，不意奄終，不得言於妻女也。」盧貞許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因往語之，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焉。即遣其妻與女市釧。尋而龔穎亦亡，時輩共奇其事。（出《幽明錄》）

【譯文】

北府有位叫索盧貞的人，原是中郎將荀羨手下的官員，晉太元五年六月裏病故了，但過了一夜突然又復活。說他在陰間看見了荀羨已死去的兒子荀粹。荀粹看見盧貞後又驚又喜地說，「你的陽壽還沒到期，可是莫府需要選拔三名將軍，所以我不敢私自行方便放掉你。不過你如果能推薦一個像你一樣有才幹的人，我就可以讓他替換你，放你還陽。」盧貞就舉薦了龔穎。荀粹問：「龔穎這人的才幹怎麼樣？」盧貞說，「他一點也不比我差。」荀就讓盧貞把龔穎的名字寫下來，盧貞寫了以後，荀羨一看他寫的不是陰間通用的字，就要了筆親自寫下龔穎的名字，然後就放盧貞還陽了。盧貞剛走出冥府，忽然遇見一位已死了七八年的鄰居，現在是冥府太山門的門官。這鄰居對盧貞說，「索都督竟然獨自被放回陽世了嗎？」接着就拜託索盧貞說，「您還陽以後，請替我向我的妻子陪個罪，我生前曾偷偷在屋裏的大牀下埋了一萬五千錢，想用這錢給女兒買副手鐲子。沒想到我突然死了，沒來得及告訴妻子和女兒。」盧貞就答應了。盧貞還陽以後，就派人去告訴鄰居的妻子，然而她已將原住的房子賣掉搬到武進去了。盧貞就親自找到買房子的主人，把這事告訴他，並讓他按說的地點挖掘，果然挖掘出了一萬五千錢，於是就把錢給了鄰居的妻子，給她女兒買了手鐲。不久，索盧貞向冥府推薦的那龔穎就死了。當時的人聽說這件事後，都覺得十分奇怪。

琅邪人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雲。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素帶，玄冠介情。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接，非世中儀服。復將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尚小，無相奈何。便流涕。此人爲之動容。雲：「汝命自應來，爲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訴雲：「三年不足活兒。」左右一人語云：「俗屍何癡，此間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錄》）

【譯文】

有個姓王的琅邪人，住在錢塘，忘了他名字是什麼。王某的妻子朱氏在晉代太元九年病故，留下三個孤兒。這年的四月，王某又突然死亡。王某死後看見二十多個穿黑衣的人拿着生死簿把他帶到陰間一個白牆紅門的宮殿裏，宮殿裏的官員們穿着紅衣，繫着白腰帶，戴着黑帽扎着頭巾，有的還穿着用珠玉連綴而成的袍服，都不像人世間的服飾。王某被官員們領到殿前，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穿的衣服好像是雲霧似的，王某就向他磕頭，並訴說妻子已經先死了，留下年幼的孩子，實在是太悲慘了，說着就痛哭起來。那位穿雲衣的神被打動了，對王某說：「你的死是命中註定的，但念你的孤兒太可憐，我特別再多給你三年的陽壽吧。」王某仍然哭訴說：「三年的時間太短，我的孩子們仍然不能成人啊！」這時那位神旁邊有個人說，「你這個死鬼怎麼這樣癡？陰間的三年，就是陽世的三十年！」接着就把王某放回人間，王某果然又活了三十年。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蘇。雲，爲人所錄，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將至天門外。有三人從門出曰：「此人未應到，何故來？且倮身無衣，不堪驅使。」所錄勒者雲：「下土所送，已攝來到。當受之。」勒鄰人張千載，死已經年，見在門上爲亭長。勒告訴之，千載入內，出語勒：「已語遣汝，便可去。」於是見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還。見有諸府舍門，或向東，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衛嚴峻。始到門時，遙見千載叔文懷在曹舍料理文書。文懷素強，聞勒此言，甚不信之。後百餘日，果亡。勒今爲縣吏。自說病時，悉脫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實倮身也。（出《廣異記》）

【譯文】

湖熟有個叫胡勒的人，隆安三年的冬天死去，過了三天又復活了。他說被鬼抓去以後，用紅泥堵住了鼻子並蓋上了印記。胡勒被帶到天門外時，見門裏走出來三個人說，「這個人還不該來，怎麼把他給抓來了？而且還光着身子連件衣服都沒穿，能讓他乾點什麼呢？」抓胡勒的鬼說，「他是下面的土地神送來的，既然已經抓來了，就留下他。」這時胡勒看見已經死了一年的鄰居張千載也在這裏，而且現在是天門上的亭長，就向他苦苦哀訴。張千載聽後進了天門，不一會兒出來對胡勒說，「我已經替你求了情，現在答應放你回去，你可以去了。」於是鬼卒用棍子挑開封在胡勒鼻子上的紅泥印，胡勒就恍恍忽忽地往回走。臨走時看見天門附近有不少府宅，有的門朝東，有的門朝南，都是白牆紅柱，警衛森嚴。他快到家門時，遠遠看見鄰居張千載的叔叔張文懷在宅中的官房裏整理文書，心想莫非張文懷也死了？胡勒還陽後，就對張文懷說了在陰曹看見他的事。張文懷爲人向來很倔犟，聽胡勒說後根本不信。然而過了一百多天，張文懷果然死了。胡勒現在是縣衙的官員，據他自己說，他生病時脫光了衣服躺在被子裏，所以鬼卒抓他到陰間去時，他才光着身子。

顏畿

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瑳。死於瑳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我壽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飲瀝口，能咽，飲食稍多，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其弟弘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卒復還死也。（出《搜神記》）

【譯文】

晉代咸寧年間，琅琊有個姓顏名畿字世都的人，生病後請醫生張瑳治療，後來死在了張瑳家中。顏家的人到張瑳家迎喪時，招魂幡常常纏在樹上解不開。接着顏畿就給家人託夢說：「我壽數未到，本來不該死，由於吃藥太多傷了五臟。我會復活的，千萬別把我埋葬。」家人就打開棺木，見顏畿屍體像活着時一樣，而且氣色也有些像活人，棺板上有被他手摳壞的手印。後來顏畿就漸漸能喘氣了，家人趕塊用絲綿沾了水潤他的嘴，顏畿也能把水嚥下去。後來就能睜眼了，喫東西也多一點了，只是不能說話。就這樣過了十多年，家裏人疲於供養護理，不能再做別的事。這時他的弟弟弘都毅然辭去了公私事務，親自來侍護他。然而顏畿卻一天比一天衰弱，終於又死去。

餘杭廣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明抄本「女具」作「與女」）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爲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鼓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雲，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出《幽明錄》）

【譯文】

晉代昇平末年，故章縣一個老人有個女兒，他們一同住在深山裏。餘杭廣向老人的女兒求婚，老人沒有答應。後來老人病故，女兒到縣裏去買棺材時半路上碰見廣某，就把老人的死訊說了，並說，「我自己一個孤女跑到縣裏去買棺材，實在是沒有辦法。如果您能到我家去替我爲父親守靈，我從縣裏回來後，就嫁給你。」廣某答應了，女子又說，「我家有一口豬，你可以把豬殺了，好招待幫忙辦喪事的人。」廣某來到女子家，聽見屋裏有拍手歌舞的聲音。扒開籬笆一看，只見一羣鬼正在擺弄老人的屍體。廣某就抄起一根棍子大喊着進了門，那羣鬼都逃掉了。廣某就守護着老人的屍體，並把豬殺了。到了夜裏，又見一個老鬼在老人的屍體旁邊，伸手向廣某討肉喫。廣某一把抓住老鬼的手臂，越抓越緊，老鬼想逃也逃不掉。這時就聽外面那羣鬼喊道，「老傢伙太貪吃了，快點呀！」廣某對老鬼說，「這位老人一定是你殺的，你趕快讓他還陽，我就放了你，不然的話，你休想逃脫我的手！」老鬼求告說，「這老人不是我殺的，是我的兒子們殺的呀！」說罷就喊他的鬼兒子們，讓他們快快放了老人。老人果然漸漸活轉來了，廣某就把老鬼放了。老人的女兒拉了棺材回來，一見父親復活，又驚又悲。後來廣某就娶她爲妻了。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見父於天上。謂父曰：「汝算錄正餘八牛，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謫中。吾比欲安處汝，職局無缺者，唯有雷公缺，當啓以補其職。」即奏按入內，便得充此任。令至遼東行雨，乘露車，中有（「中有」原作「牛以」，據明抄本改）水，東西灌灑。未至，於中路覆被符至遼西。事畢還，見父苦求還。雲，不樂處職。父遣去，遂得蘇活。（出《幽明錄》）

【譯文】

景平元年，曲阿縣有個人病死了，在天上見到了他的父親。父親對他說，「你命中的陽壽還有八年，你卻提前死了，按規定你會獲罪受到處分的。我想給你安排一個好位置使你免於罪謫，但府衙裏沒有缺額，現在只有一個雷公的缺，我想向上面請求讓你補這個缺。」父親就向上司奏說，批准他擔任雷公，並派他到遼東行雨。這人就乘上裝滿了水的露車，在天上從東到西的向地下灑雨，還沒灑完，又傳來命令讓他到遼西行雨。行雨回來後，這人向你父親苦苦哀求放他回去，說實在不願意幹這個行雨的苦差使。他父親就放了他，於是這人就復活了。

賀瑀

會稽山陰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溫，居三日乃蘇。雲，吏將上天，見官府。府君居處甚嚴，使人將瑀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及劍，使瑀取之。及雖意所好，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唯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謁道下，瑀深惡之。（出《錄異記》）

【譯文】

會稽山陰人賀瑀，字彥琚，有一次得了病，病得不省人事，只有心口還有點溫熱，三天後才甦醒。甦醒後他說被一個官員帶到天上，進了一座官府，府君的住宅十分森嚴。府君派一個官員把他帶進一間闢靜隱密的屋子裏，只見屋裏是一層層的架格，上面放着官印和寶劍。那官員讓他隨意拿自己喜歡的東西，然後就走了。他很願意拿放在上層的官印，但由於個子太矮，夠不到上層，就拿了一把劍出來了。官員問他拿了什麼，他說拿了一把劍。官員遺憾地說，」咳呀，你如果拿個官印，今後你就可以主使上百個神鬼。如今你只拿了把劍，以後只能管管土地神而已。」後來賀瑀病好了，每當一出門，就會有個土地神站在路旁拜見，賀瑀特別討厭。

食牛人

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雲，死時見人執錄，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雲：「此人何罪？」對曰：「此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輪，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復殺之。」催（「催」原作「推」，據明抄本改。）令還。既更生，具說其事。於是食牛肉者，無復有患。（出《幽明錄》）

【譯文】

桓玄叛亂之時，牛大都得了瘟疫。有一個人吃了瘟牛肉得病死了，後來又復活過來。據這人說，他死後見一個人拿着生死牌把他帶到天上，一個陰間的大官問他犯了什麼罪，拘拿他的鬼卒回答說，「他犯了喫瘟牛肉的罪。」大官說，「如今人世間的牛命該輪迴轉世，這些牛死後本該是供人們喫肉的，你們怎麼竟把喫牛肉的人殺死帶到陰間呢？」大官命令趕快把他放還人間。這人復活後向人們詳細地說了他在陰間經歷的事，於是喫瘟死的牛肉的人們再也沒有得病的了。

丘友

烏程丘友，嘗病死，經一日活。雲，將去上天，入大廨舍。見一人著紫幘坐。或告友，爾祖丘孝伯也，今作主錄。告人言友不應死，使人遣之，友得還去。出門，見其祖父母系一足，在門外樹。後一月亡。（出《錄異記》）

【譯文】

烏程有一個叫丘友的人，曾經病死，過了一天又活過來了。他說死後被一個人帶到天上，進了一座大府衙，看見一個戴紫頭巾的官坐在堂上。有人對丘友說，這是你的祖父丘孝伯，現在是這裏的主錄官，他告訴我你不應該死。說完就派人送丘友還陽。丘友出了陰府的大門，看見自己的祖父和祖母用繩子掛着一隻腳綁在樹上。丘友還陽後一個月，他的祖父母果然死了。

庾申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爲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雲：「須復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閒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庾雲：「向被錄輕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庾雲：「並此與之。」庾問女何姓，雲：「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庾曰：「我臨亡，遣齎（「齎」原作「齋」，據明抄本改）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女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瘐以（以「原」作「之」，據明抄本改）釧與吏，吏受，竟不復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嘆泣下。庾既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雲。（出《還冤記》）

【譯文】

潁川有個姓庾的，宋孝建年間得病死去，但心口還溫熱，一夜沒有殯葬，忽然甦醒過來。他說剛死之後看見兩個穿黑衣的人來綁了他，趕着他來到一座大城，城的門樓很高，防衛很森嚴。他被帶到一個大廳前，一起被帶來的人不少。只見堂上朝南坐着一個大官，周圍有好幾百名侍從，都稱那位大官爲府君。府君手拿着筆，查點被帶來的人。點到庾某時，府君說，「這個人陽壽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還陽。一個人走上臺階帶庾某出去，來到城門前，告訴把守城門的門官趕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陽間。門官卻說，「我得回府君那兒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這時城門外有個女子，年紀有十五六歲，長得端莊秀麗，對庾某說，「你有幸能夠生還，但門官卻卡住不放你，這是向你要東西哩。」庾某說，「我被抓來時身上空空的，什麼東西都沒帶，拿什麼給他啊？」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三隻金鐲子扔給庾某說：「就把這給門官吧。」庾某問女子姓什麼，女子說姓張，家在茅渚住，昨天因爲得了霍亂病死的。庾某說，「我死前曾準備了五千錢，是準備買棺木的，如果我能復生，一定用這錢還報你。」女子說，「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門官面前爲難。金鐲子是我私房的東西，就不麻煩你到我家去還了。」庾某把三個金鐲子給了門官，門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說複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來。庾某和那女子告別，女子長嘆一聲哭泣起來，庾某就恍恍然地甦醒了。後來他到茅渚去尋找，果然有個張家的少女得病後剛剛死去。

李除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屍。至夜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劇，婦因助脫。既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暖，漸漸得蘇。既活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出《續搜神記》）

【譯文】

襄陽人李除，得了流行的時疫而死，他的妻子在屍旁守靈。到夜裏三更時分，李除突然硬邦邦地坐了起來，並用手急促地捋妻子手上的金鐲子，妻子忙幫他把鐲子脫下來，李除拿着鐲子立刻又躺下死去。妻子仔細地觀察李除。到了早上，發現李除的心口變暖了，漸漸就甦醒過來。復活後，他對妻子說，「有個陰曹的官員把我帶走，和我一起走的人很多。我看見有人給那官員送禮，官員就把他放了。我就對官員說我要送給他金鐲子，官員就讓我回來取了給他。他得了金鐲子就把我放回來了。」李除雖然看見那官員把金鐲子拿走了，其實金鐲子還在妻子的衣服裏藏着。不過妻子不敢再戴那鐲子了，就唸了符咒把鐲子埋掉。

張導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少讀書，老餌術。每食不過二味，衣服不修裝。既得疾，謂妻朱氏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斂我服，但取今著者，慎勿改易。」及卒，子乾護欲奉遺旨。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別制四時服而斂焉。斂後一月日，家人忽聞棺中呼乾護之聲，人皆一時驚懼。及至殯棺，見導開目，乃扶出於舊寢。翌日，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謂子曰：「復斂我故服。」乾護乃取故衣斂之。斂後又曰：「但安棺中，後三日看之。若（「若」原作「當」，據明抄本改）儼然，即葬。如目開，必重生矣。」後三日，乾護等啓棺，見眼開，人皆驚喜，扶出遂生。謂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放再生二十年。」導後位至建德令而卒。（出《窮神祕苑》）

【譯文】

齊武帝建元年間，張導（字進賢）任太子左率。他年輕時愛讀書，老來常以秫米爲食，並且每次喫飯都不超過兩樣菜，也很少作新衣服，十分節儉。後來他得了病，就對妻子說，「我死後，做的棺材只要能把我裝進去就行，別做那個大的浪費木料，我的壽衣也用我現在穿的舊衣服就行。這是我的願望，千萬不要改變！」張導死後，他的兒子乾護本打算按他的遺願辦喪事，但張導的妻子朱氏說，「你父親雖然有那樣的遺言，但我實在不忍心按他說的那樣辦。」張氏就另外作了四季的壽衣爲張導裝殮了。一個月後，家裏人忽然聽見張導在棺材裏喊兒子乾護的聲音，都非常驚怕，將要埋棺時竟看見張導睜開了兩眼，就忙把他扶出來送到他過去住的屋內。第二天，張導坐起來責備妻子說，「我一輩子都十分節儉，你爲什麼不按我的遺言儉樸地料理我的喪事，竟把我身上的舊衣服換了下來？」接着就命兒子乾護拿來舊衣服，把他身上的新壽衣換下來，重新裝殮。裝殮後張導說，「你就讓我在棺材裏安放着吧，過三天再來看我，那時如果我臉色陰沉就把我埋葬，如果我眼睛睜開，那就是我復活了。」過了三天，乾護等家人打開棺木，見張導兩眼睜着，全家又驚又喜，立刻把張導扶出棺材，果然真的死而復生。張導對兒子說，「陰司見我一生行善積德，所以把我放回來再活二十年。」張導後來當了建德縣令，死於任上。

石長和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經四日（「日」原作「月」，據明抄本改）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長和前五十步。長和行有遲疾，二人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足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平道，俱嘆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可數千間，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狀大，著皁袍四縫，臨窗而坐。長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便若憶得此別時也。相識中有馮翊牧（「馮翊牧」原作「馬放」，據《辯正論注》八引改）孟丞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答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恆爲我司掃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窗，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帚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精（「精」原作「積」，據明抄本改）進，爲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閣上人問都篅主者，審案石君錄，勿謬濫也。主者按籙。餘三十年。閣上人曰：「君欲歸不？」長和對：「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屍，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法道人山，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出《冥祥記》）

【譯文】

趙國高邑人石長和，十九歲時生病一個月後死去。他家很窮，還沒有殯葬他，過了四天突然復活了。他說剛死以後，不知不覺的往東南走，看見前面離他五十步遠的地方，有兩個人在修路。長和走得時快時慢，那兩個人也隨着他走路的速度時緩時急的修路，但始終保持着和長和相距五十步的距離。而道路的兩旁長滿了象老鷹爪子一樣的荊棘，只見很多人在荊棘裏跋涉，遍體鱗傷，地上都是血。這些人看見長和走在平坦的路上，都感嘆的說，「看人家因爲是信佛的人才能走在那麼好的路上啊！」長和再向前走，看見一片民屋和好幾千間樓房，樓房很高。樓上臨窗坐着一個很高大魁偉的人，身穿有四條衣縫的黑袍子。長和拜見了他，樓上的人說，「石君來啦，我們已分別兩千多年了！」長和聽了這話，好像記起真和那人相識並在兩千年前分別過似的。他相識的人中已經死去多年的孟丞夫妻，孟丞生前曾在馮翊作過州牧。樓上的人這時問長和認不認識孟丞，長和說認識。樓上人說，「孟丞在人世間不能積德行善，所以死後在我這裏當清掃雜役。孟丞的妻子生前積德行善，所以她現在住在福地十分快樂。」說着用手指指西南一間房子說孟丞的妻子就住在那裏。這時孟妻打開了窗子，看見了長和，就十分熱情地問候長和，並十分詳細打聽家裏的老老少少是否平安，並說，「石君如果能回人間去，請再來和我見一見，我想託您給我家捎封信。」不一會兒，長和又看見孟丞拿着掃帚提着簸箕從樓的西邊走來，也向長和打聽家裏的情況。這時樓上的人說，「我聽說魚龍超修行得很好，是真的嗎？他是怎樣修行的呢？」長和回答說，「他不喫魚肉葷腥，不喝酒，持之以恆的在寺廟裏誦經，平日常救危扶困解人疾苦。」樓上人說，「看來對他的傳說是真實的了。」又談了很久，樓上人向旁邊一個管人間壽數的人說，「你查一查石長和的壽數，千萬別弄錯了。」那人查完後回答說，「石長和還有陽壽三十年。」樓上人問長和，「你想回人間嗎？」長和回答說，「想回」。樓上人就指示管事的派人找兩個官員送長和還陽。長和拜謝辭別後上車往回走，見來時的路上增加了一些供過往官員和行人住宿和飲食的房舍器具。不大一會兒，長和就回到了人間自己的家裏。看見自己的屍體後心裏十分厭惡，不想再讓魂去附自己的肉身。這時長和已死的妹妹在他身後猛地一推，長和跌倒在自己屍體上，才得以還魂復活。當時，法山還沒有出家，聽了長和講述陰間的事和積德修行的道理，才下決心出家學佛。法山道人是咸和年間的人。

古元之

後魏尚書令古弼族子元之，少養於弼，因飲酒而卒。弼憐之特甚，三日殮畢。追思，欲與再別，因命啓棺，開已卻生矣。元之雲，當昏醉，忽然如夢，有人沃冷水於體，仰視，乃見一神人。（「神人」二字原缺，據明抄本改。）衣冠絳裳蜺帔，儀貌甚俊。顧元之曰：「吾乃古說也，是汝遠祖。適欲至和神國中，無人擔囊侍從，因來取汝。」即令負一大囊，可重一鈞。又與一竹杖，長丈二餘，令元之乘騎隨後，飛舉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裏數，山河逾遠。歘然下地，已至和神國。其國無大山，高者不過數十丈，皆積碧珉。石際生青彩簵筱，異花珍果，軟草香媚，好禽嘲哳。山頂皆平整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無凡樹，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輩。每果樹花卉俱發，實色鮮紅，翠葉於香叢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改。唯一歲一度暗換花實，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梁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種。原顕滋茂，蕕穢不生。一年一度，樹木枝幹間，悉生五色絲纊，人得隨色收取，任意紝織。異（「異」字原「缺」，據明抄本改）錦纖羅，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中國二三月。無蚊虻蟆蟻蝨蜂蠍蛇虺守宮蜈蚣蛛蠓之蟲，又無梟鴟鵶鷂鴝鵒蝙蝠之屬，及無虎狼豺豹狐狸驀駮之獸，又無貓鼠豬犬擾害之類。其人長短妍蚩皆等，無有嗜慾愛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爲鄰則世世爲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壽一百二十，中無夭折疾病喑聾跛躄之患。百歲已下，皆自記憶。百歲已外，不知其壽幾何。壽盡則歘然失其所在，雖親族子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戚。每日午時一食，中間唯食酒漿果實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無私積囷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無灌園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畝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國人日相攜遊覽，歌詠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嘗昏醉。人人有婢僕，皆自然謹慎，知人所要，不煩促使。隨意屋室，靡不壯麗。其國六畜唯有馬，馴極而駿，不用趨秣，自食野草，不近積聚。人要乘則乘，乘訖而卻放，亦無主守。其國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雜於下人，以無職事操斷也。雖有君主，而君不自知爲君，雜於千官，以無職事升貶故也。又無迅雷風雨，其風常微輕如煦，襲萬物不至於搖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潤條暢，不有淹流。一國之人，皆自相親，有如戚屬，各各明惠。無市易商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說既至其國，顧謂元之曰：「此和神國也。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回，當爲世人說之。吾既至此，回即別求人負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飲。飲滿數巡，不覺沉醉，既而復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竟不知其所終也。（出《玄怪錄》）

【譯文】

後魏尚書今古弼本家的孩子古元之，少時寄養在古弼家，由於貪酒而死。古弼十分疼愛這個孩子，裝殮了三天之後，還想再看看他以作永別，就讓人把棺材打開，一看，古元之竟然復活了。古元之說，他喝酒喝得昏沉沉地醉死過去，就像作夢一樣。忽然有人往他身上灑冷水，抬頭一看，看見一個神人，穿着深紅的衣裳，披着彩虹般的披肩，相貌十分英俊，看着元之說：「我是你的遠祖，叫古說。我要到和神國去，沒有人爲我挑行李，所以把你召來了。」說罷就讓古元之背起一個大行囊，又給他一根丈二長的竹竿，讓他騎上一匹馬跟隨在後面。馬跑得非常快，常常騰起在半空中，也不知跑了多少裏地，過高山跨大河的跑了很遠，突然就落下平地，原來已經到了和神國。這和神國裏沒有大山，最高的山也不過幾十丈高，山上全是碧綠的玉石，石縫裏生長着彩色的花草。到處都是奇異的花朵稀有的果子，綠茵茵的草地一望無際，各種珍禽在鳴婉啼叫。山頂都十分平坦，有好幾百條清泉從山石縫中流着飛濺到山下。田野上沒有普通的樹，全都是結滿石榴和相思果的果樹，每株果樹都開着鮮花，結着鮮紅的果子，掩映在一叢叢碧綠的樹葉裏，而且這些果樹一年四季不凋零，只是每年自然而然的花開花落結出新果代替了舊果，人們都察覺不到。田地裏到處都生長着葫蘆，葫蘆裏裝滿了五穀糧食，這些糧食特別香甜，人世間田地裏的糧食沒法和它相比。在這和神國中人人都能豐衣足食，而且不用辛勞地耕種，土地本身就十分肥沃溼潤，一點雜草都不生長。每年樹木的枝幹上會長出各種顏色的絲線，人們喜歡什麼色的就從樹上拿，然後用這絲線織成自己喜愛的綢緞，也不用養蠶，不用織布。一年四季和風吹拂，總是像人世間春天二三月時一樣。這裏沒有蚊子、蒼蠅、螞蟻、蝨子、馬蜂、蠍子、毒蛇、蜈蚣、蜘蛛、蠓蟲之類的害蟲，也沒有老鷹、烏鴉、貓頭鷹、鷂子、八哥等等鳥類和蝙蝠，也沒有豺狼虎豹等兇猛的野獸，也沒有貓、鼠、豬狗之類的動物。這個國裏的人高矮美醜都一樣，人們沒有什麼貪慾愛憎等等私慾。每一對夫妻都生二男二女，鄰居間世世代代通婚。女孩子一成人就出嫁，小夥子一到二十歲就娶妻，人們的壽命是一百二十歲，一輩子也不會發生疾病、夭亡、耳聾、啞吧、瞎眼、跛腿的事。百歲以下的人都能記得自己的年令，百歲以上的人，就不知道他到底多大歲數了。壽數到了的人會突然消失不知道去了哪裏，他的家人親友也很快就把他忘了，所以人們從來沒有憂愁悲傷。這裏的人每天中午才喫一次飯，其它時間就僅僅喝點酒喫些水果，喫下去的東西也不知道消化到那裏去了，因爲這裏從來沒有廁所。人們從來不存儲糧食，多餘的糧食都放在田地裏，誰需要誰就去拿。這裏的人也從來不種菜園子，遍野的菜就足夠吃了。每十畝地裏有一口泉，泉裏全是酒，味道十分香醇。這個國的人每天扶老攜幼的到處遊玩，到晚上就散去，也沒有人會喝醉。每個人都有僕人婢女，他們都十分理解主人的需要，周到的服侍，不用別人支使他們。房舍宅院也都十分華麗。這個國裏家畜只有馬，馬都很馴服又很駿，而且從來不喂草料，只吃野草，平時也不把他們關在馬廄裏，而是要騎就抓來，騎完就放掉，沒有人管它們。這個國裏各種官員無一不備，當官的人卻沒有公事可幹，和老百姓們混在一起，因爲從來沒有什麼公務要他們處理。這個國的皇帝也混在官員們中間，因爲從來沒有官員的升、降和處分的事需要皇上來處理。也從沒有急風暴雨，風總是輕柔溫暖的，什麼也不會吹掉。每十天下一次雨，而且下雨一定是在夜裏，下得河水通暢，但絕不會氾濫淹沒什麼。全國的人都親如一家，人人聰明賢德，也沒有什麼經商買賣的事，因爲誰也不貪圖小利。古說對古元之說，「這就是和神國，雖然不是仙界，但風俗非常好。你回人間後，向人們說說這裏的情形。我已經到這裏了，以後會找別人給我當差役，不用你了。」說罷就拿來酒請古元之喝。元之喝得昏昏醉去，等醒來時，自己就復活了。從這次到陰間去遊歷了和神國以後，古元之就對人間的世事人情看得越來越淡漠了，就連作官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就到處漫遊，遊山玩水，自己起了一個別號，叫「知和子」。後來，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劉溉 朱同 郜澄 王勳 蘇履霜 景生 許琛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即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驛向幷州，問裴子儀。儀時爲判官，無恙。（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武則天臨朝當政時，有位任地官郎中的周子恭得病突然亡故。死後來到陰曹，看見一個帝王模樣的神在大殿上坐着，裴子儀在旁邊站着。周子恭趕快叩拜大帝，大帝問下面跪的是誰，裴子儀說，「周子恭被帶來了。」大帝說，「我叫的是許子儒，怎麼把周子恭錯抓來了？趕快放回去！」周子恭甦醒後，問家裏人說，「許子儒侍郎還活着嗎？」當時許子儒任天官侍郎，已經病了，正是周子恭被抓到陰曹的那天夜晚死去了。武則天聽說周子恭在陰間也看見了裴子儀，急忙派人奔到山西太原，打聽裴子儀是否活着。一打聽，當時在山西擔任判官的裴子儀很平安，沒有出什麼事。

李及

李及者，性好飲酒，未嘗餘瀝。所居在京積善裏。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時屍語，狀若詞訴。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積七八日方蘇。自雲，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飲酒不澆漓，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錯追己，故屢屍語也。其鬼大怒，持及不捨。行三十餘里，至三門，狀若城府。領及見官，官問不追李及，何忽將來。及又極理稱枉。官怒，撻使者二十，令送及還。使者送及出門，不復相領。及經停曹司十日許。見牛車百餘具，因問吏，此是何適。答曰：「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今日車般死按耳。」時祿山尚未反，及言祿山不反，何得爾爲。吏雲：「尋當即反。」又見數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尋途自還，久之至舍。見家人當門，不得入，因往南曲婦家將息。其婦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隨還。見屍臥在牀，力前便活耳。（出《廣異記》）

【譯文】

有個叫李及的非常愛喝酒，喝起酒來一滴也不灑，家住在京城積善裏。有一天他得了很小的病，卻突然死去，全身冰涼，只有心口還有點暖氣，還不時地嘟囔幾句話，像是辯訴。家裏人就都日夜守在他的屍體旁邊盼望他活過來。過了七八天，李及果然活轉來了。他說起初有個鬼卒追捕別人時追到他家附近，他家原來就有個女鬼，由於李及平日喝酒時一點也不灑在地上，女鬼喝不到酒就惱恨李及，這時女鬼就把外面追捕別人的鬼卒勾引進來，唆使鬼卒把李及抓去了。李及知道自己被錯抓，就不斷申辯，這就是家裏人看到李及的屍體說話的原因。鬼卒生氣地抓住李及不放，帶他走了三十多里，來到一座有三個城門的城府，領他見陰曹的官員。官員問鬼卒說，「我並沒有讓你抓李及，你怎麼忽然把他抓來了？」李及忙大喊冤枉，官員大怒，打了那鬼卒二十大板，命令差役立刻把李及送回人間。差役把李及送出大堂就不再管他了，結果讓李及在陰曹呆了將近十天。李及在陰間時，看見有百多輛牛車，就問陰司的官員是要到哪裏去，官員說安祿山造反，這些牛車都是運死人到陰間來過堂的。當時安祿山並沒有造反，李及就問是怎麼回事，官員說馬上就會造反的。接着李及就看見有好幾百人，都急急忙忙到陰曹來見官告狀。後來，李及自己找到路往回去，很久纔到家。但家裏的人都堵在大門前，李及進不去，只好到南面巷子裏妻子家裏暫歇一陣。李及的妻子好像感覺到了什麼，就拿着李及的衣服和玩物，在路上招李及的魂，李及就跟着妻子回到家裏，見自己的屍體躺在牀上，李及往屍體前一撲，就活過來了。

阿六

饒州龍興寺奴名阿六，寶應中死，隨例見王。地下所由雲：「汝命未盡，放還。」出門，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賣餅爲業，亦於地下賣餅。見阿六欣喜，因問家人，並求寄書。久之，持一書謂阿六曰：「無可相贈，幸而達之。」言畢，堆落坑中，乃活。家人於手中得胡書，讀雲：「在（「在」原作「語」，據明抄本改）地下常受諸罪，不得託生，可爲造經相救。」詞甚悽切。其家見書，造諸功德。奴夢胡云：「勞爲送書得免諸苦。今已託生人間，故來奉謝，亦可爲謝妻子。」言訖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饒州龍興寺有個僕人叫阿六，寶應年間死了，於是去參見閻王。陰司主管說他陽壽未盡，把他放回陽世。臨出門時，阿六遇見已死的朋友胡某。胡某在人世是賣餅的，現在他在陰間也是賣餅。胡某看見阿六後十分高興，向阿六打聽自己家人的情況，並要求阿六給他往家捎封信。過了半天，胡六拿着一封信對阿六說：「我沒什麼禮物送你，只有麻煩你把信捎給我家吧。」說完猛地把阿六推進一個坑裏，阿六就復活了。阿六家的人在阿六手裏得到胡某的信，信上說，「我在陰間常受各種刑罰，不能託生轉世，家裏要爲我多唸經多作好事才能使我得救啊！」信裏的話說得很悲傷。胡家的人見了信以後，就作了不少好事，積德行善。後來阿六夢見胡某對他說，「由於你費心爲我家裏送去我的信，使我不再受苦遭罪，現在我已經託生到人世，特來感謝你，並請代我謝謝我的妻子。」說完就不見了。

崔君

故崔寧鎮蜀時，犍爲守清河崔君，既以啓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也）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諗，將如之何？」崔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庶獲自新耳。」諲曰：「帝命至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載拜謝。言粗畢，忽有云氣藹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即於隙間潛視之。見諲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鹹俯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諲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設。諲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嘆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第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籲，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嘆。」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於榻，妻孥輩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雲：「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出《宣室志》）

【譯文】

已故的崔寧鎮守四川時，犍爲郡守崔君常常打開道士尹真人的一個石匣子看（這件事《靈仙篇》中有記述）。這天晚上，崔君被冥府召去，冥間的主管原來就是已故的相國呂諲。呂諲生前和崔君是好友，在陰間相見後，兩個人都悲痛的哭了起來。呂諲對崔君說：「尹真人的石匣子在你所管轄的郡裏，你爲什麼總去打開它呢？現在我奉了上帝的命令，召你來查問這件事，你說可怎麼好？」崔君連忙告罪說：「我像個又聾又瞎的凡人，根本不懂得打開尹真人的石匣是犯了神仙的大忌，觸犯了天律，我的罪是很重的。但法典中有三種不問罪的規定，不知者不怪，可以寬恕。如果您能赦免我，我一定會改過自新的。」呂諲說：「上帝的命令很嚴歷，我這小小的陰曹地府的司官怎麼敢違抗上帝呢？」說罷就叫來一個管理文書檔案的按掾官，叫他查一查崔君的卷宗。過了一會，按掾官來向呂諲報告說，「經查閱卷宗，崔君在人間還可再作五任官，還有十五年的陽壽。現在根據上帝的旨意，把崔君的壽命減去十三年，並取消他的全部委任不再作官。」崔君聽後又忙謝罪，又向呂諲求情說，「我和您生前是好朋友，今天我自己得了罪，老朋友就不能寬恕我一次嗎？」呂諲說，「折你的壽命削你的官職，這是你的命運，在數難逃。但我可以想辦法讓你在人間再做兩年官，不過只是代理的職務，然而薪俸是很高的，這就是我對你盡的最大努力了。」崔君趕快拜謝。剛說完，忽然周圍湧起了雲霧，有一道紅光從天而下。呂諲，庭掾和僕役們都驚慌地站起來說，「上帝的天符來了！」呂諲忙請崔君到另一個屋裏暫避一下，崔君從門縫中向外偷看。見呂諲戴上了官帽手執笏板，率領着庭掾衙役們站在院子兩邊，個個都低頭拱手。這時雲裏有一個人，穿着佩有金魚袋的紫色官服，手拿一張文書宣讀上帝的聖旨。宣讀完了，呂諲和庭掾跪拜，接過了聖旨以後，那使者就駕雲而去，很快就不見了。呂諲就請崔君出來坐下，打開天符看。呂諲一面看一面感嘆地哭了，問崔君說，「你認識元老三嗎？」（元相國排行老三，名叫元載。）崔君說，「我和元載是朋友，那時我們都還沒有作官。」呂諲說，「元載這次是犯了大罪，連他的親屬都要被牽連處死了。唉，真是太可憐可悲了。我和元載雖然是朋友，卻沒有一點辦法救他，只能爲他悲痛嘆息了！」說罷又哭了起來。然後，呂諲就派了官員送崔君還陽。崔君再三拜謝後，和那官員一同上路。他們來到自己的府宅後，崔君看見自己的屍體正停放在牀上，全家人正圍着哭泣。那官員領着崔君，讓他俯在自己的屍體上，崔君的魂靈和肉身立刻合爲一體，就復活過來了。崔君的家人對他說，「你已經死了三天，郡裏已將你的死訊向上司報告，你的官職自然就免了。」崔君就趕快整理行裝，全家趕到四川，把自己死而復活的事報告了四川的首長崔寧。崔寧就讓崔君當了個代理副使的官，但月薪很高，每月二十萬。當時元載正在京裏擔任國家的要職，崔寧和元載是朋友，書信來往很多。崔寧聽了崔君說他在陰間看見元載犯了大罪會株連九族的情況，非常怕自己受到元載的牽連而獲罪，就派了個親信帶着五百兩金子趕到京城，賄賂了元載身邊的人，把他給元載的一百多封信都買了回來全燒掉了。過了一個多月，元載果然因罪被抄家遭到重罰。兩年之後，崔君也死了，這正像他在陰間時呂諲爲他安排的一樣。

劉溉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爲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寐，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既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以泣。熟視之，乃劉溉。曰：「吾子何爲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阱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訊冥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即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於人。（出《宣室志》）

【譯文】

貞元年間，彭城人劉溉在韓城當縣令，死在任上。他的家很窮，家人只好暫時寄居在韓城的寺廟裏。不到半年，這個縣的縣丞竇某也死了，過了三天又甦醒過來。據他說，他有一次白天睡覺，夢見來了一個官員來領他上路往西走，經過高山大河，走了好幾百裏，來到一座城下，剛進城門，領他的那個官員就不見了。竇生十分害怕，就又回頭走出城外。城門有很多舉着刀劍的衛士站在兩旁，竇生就向他們問路。一個衛士用劍指指南面說，「往南面走就是活路。」竇某這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立刻嚇得雙腿發抖冷汗淋漓。趕快往南奔去，雖然累得要死也不敢歇一口氣。正走着忽然看見有十幾個人站在道旁，其中有一個人叫竇某的名字，並拉着他的手就哭了起來。竇某仔細一看，原來竟是已死去的縣令劉溉。劉溉問道，「你來這裏作什麼？」竇某就說了詳情。劉溉說，「我從和你分別以後，就像掉進一個陷井裏，就是想看見平生的友人也不可能了。」說罷又哭。竇某就向他打聽陰間的情況，劉溉只是哭不說話，好半天才問道，「我的妻子和孩子怎麼樣了，還平安嗎？」竇某說，「他們都借住在韓城的寺廟裏快半年了。」劉溉說，「你回人間後，替我問候他們吧。我在陰間受盡了折磨，常常思念妻子和孩子，像胳膊忘不了兩腿一樣。陰陽兩界生離死別的悲痛，真是苦不堪言啊！」臨分手時，劉溉說，「我贈你一首詩吧：『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說罷又哭了起來。竇某告別了劉溉，走了不到十多里時，忽然聽見一陣很響亮的鐘聲，嚇了一跳，就甦醒過來了。竇某是師錫的本家哥哥，他的外甥崔氏的兒子，常常向人說起竇某遊陰間這件事。

朱同

朱同者，年十五時，其父爲癭陶令。暇日出門，忽見素所識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倉卒隨去。出癭陶城，行可五十里，見十餘人臨河飲酒。二里正併入廳（「廳」原作「匡」，據明抄本改。）坐，立同於後。同大忿怒，罵曰：「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雲：「郎君已死，何故猶作生時氣色？」同悲淚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復隨行。行至一城，城門尚閉，不得入。里正又與十餘輩共食，雖命同坐，而不得食。須臾城開，內判官出。里正拜謁道左，以狀引同過判官，判官問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門，尚盤桓，未有所適。忽聞傳語云：「主簿退食。」尋有一青衫人，從門中出，曳履徐行，從者數四。其人見同識之，因問：「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識，無以敘展。主簿雲：「曾與賢尊連官，情好甚篤。」遂領同至判官，與極言相救。久之，判官雲：「此兒算亦未盡，當相爲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還。同拜辭欲出，主簿又喚，書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戒曰：「若被拘留，當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見其祖父奴，下馬再拜雲：「翁知郎君得還，故令將馬送至宅。」同便上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請同下馬，從店中過。店中悉是大鑊煮人，人熟，乃將出几上，裁割賣之。如是數十按，交關者甚衆。其人見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門，復見里正奴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來殺同。以臂印示之，得全。久之，方至癭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馬，雲：「遠路疲極，不復更能入城。兼求還書與主簿。雲，送至宅訖。同依其言，與書畢，各拜辭去。同還，獨行入城，未得至宅，從孔子廟堂前過，因入廨歇。見堂前西樹下，有人自縊，心並不懼。力（出《史傳》，明抄本此處空一行，應有缺文。）

【譯文】

朱同的父親是癭陶縣令，他十五歲時，有一天無事出門玩，忽然看見平時很熟的兩個當里正的人跑來說，「判官讓我們帶你去。」朱同就慌忙地跟着走。出了癭陶城，走了約五十里，看見十幾個人在河邊喝酒。兩個里正過去坐在正坐上和他們一塊喝酒，讓朱同站在他們身後瞅着。朱同大怒罵道，「你們這兩個里正真不是東西，怎麼敢這樣對待我？！」里正說，「你已經死了，何必還像你活着時仗着你爹是縣令呼三喝四的！」朱同一聽自己死了，就哭了起來。朱同哭了半天，喝酒的人散了，就又跟着里正走。他們來到一座城前，城門還沒開，進不去。這時里正又跟十幾個人在一起喫飯，雖然這次讓朱同坐下來了，卻不給朱同東西喫。不大會城門開了，一個判官走出來，里正就在道旁拜見了判官，把解送朱同的公文和朱同一起交給判官。朱同向判官見了禮，判官就讓里正領着朱同進城。來到衙門前停留了一陣，正不知該做什麼時，衙門裏面傳出話來說主簿大人已經喫完飯了。不一會就有一個穿青袍的官員走出衙門口，很隨便的趿拉着鞋慢騰騰地走，後面跟着好幾個僕役。這位主簿認識朱同，問道，「這不是朱家的公子嗎，到這兒來作什麼呀？」朱同起初不認識主簿，不知說什麼好。主簿說，「我曾和你父親是前後任的縣令，我們是很知心的朋友呢！」說完就領着朱同去見判官，極力替朱同求情想救他出陰間。過了半天判官說，「這個少年的陽壽還沒盡，應該放他還陽。」說罷就讓剛纔送朱同來的那兩個里正送他回去。朱同拜謝後剛要走，主簿又叫住他，在朱同的臂上寫下了自己的名並蓋上了主簿的印章，並說，「如果在回去的路上被誰拘捕，你就把臂上我的名字和印章給他們看。」朱同出了城，忽然看他祖父的僕人下馬拜見說，「你祖父知道你被放回陽間，特派我來給你送馬。」朱同就騎上馬，走了約五十里來到一個店前，里正和僕人請朱同下馬，一看店裏盡是些大鍋，鍋里正在煮人肉，煮熟了就撈出來放在案子上切割着賣，裏裏外外好幾十人都在幹這營生。這時店裏的人看見朱同，就搶着要把朱同下進湯鍋烹煮，朱同忙把臂上的印給他們看，才免了下湯鍋。再往前走了五十里又到了有店的地方，經過兩個店，店裏都是些拿着叉子棍子刀箭的人，要殺死朱同，朱同又給他們看臂上的印才得幸免。走了很久，終於來到癭陶城外。里正讓朱同下了馬，說，「我們一路奔波，實在太累了，就不進城了。請你給我們主簿寫封信，就說我們把你送到家了，我們好交差。」朱同就按里正的要求寫了回信交給他們，互相拜別。朱同一個人進了城，沒到家之前從孔子廟前路過，進去歇歇腳，忽然看見廟堂兩面的樹上有一個人上吊，心裏也沒感到害怕……（原文下缺）

郜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雲，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雲：「彼此俱閒，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懼，求其料理。母雲：「施食糧獄，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糧獄。事畢，往見母，令速還，澄自爾便還。至武功，一日許，既無疾，意甚歡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餘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雲是神山百姓，聞公得縣令，故來迎候。澄曰：「我不選，何得此官？」須臾，有策馬來者，有持綠衫來者，不得已，著衫乘馬，隨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馬趨澄拜。問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聞公新除長史，故此遠迎。」因與所乘馬載澄，自乘小驢隨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奪澄馬。澄問何故相迎，今復無禮。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驅（「驅」原作「驢」，據明抄本改）澄過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狀如官府。門榜雲：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雲：「澄算未盡，又不奉符，枉被鬼拘錄。」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後判檢。旁有一人，將檢入內。中丞後舉一手，求五百千，澄遙許之。檢雲：「枉被追錄，算實未盡。」中丞判放，又令檢人領過大夫通判。至廳，見一佛廩小胡，頭冠氈帽，著麖靴，在廳上打葉錢。令通雲：「中丞親人，令放卻還生。」胡兒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復至王所，通判守門者，就澄求錢。領人大怒曰：「此是中丞親眷，小鬼何敢求錢？」還報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將千餘人，西山打獵（「獵」原作「賊」，據明抄本改）。驚喜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雲：「若不相值，幾成閒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府門有賃驢者，裴呼小兒驢，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達。小兒在後百（「百」原作「有」，據明抄本改）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出《廣異記》）

【譯文】

西京郊區武功縣人郜澄，有一次爲了考取官員到東都洛陽去。他騎着驢走到一棵槐樹下，看見一個老婦。老婦對郜澄說，「我特別善於看手相，讓我給你看看吧。」郜澄起初很討厭，但老婦說，「你和我都閒着沒事，我給你看一下，又有何妨呢？」郜澄就坐在驢上把手伸給老婦。老婦看完後說，「你家在哪裏？離這裏是遠還是近？你最好是趕快回家吧，因爲不出十天你一定會死！」郜澄聽後十分害怕，就求老婦幫他一幫。老婦說，「你給監獄的囚犯施捨些喫食，也許能得到神的祐助。不然，一定不能免死。」郜澄按老婦說的話，買了很多食物施捨給監獄，辦完以後，又去見那老婦。老婦讓他快快回家。郜澄就回到武功自己的家中。過了一天多，他既無病也無災，心裏挺高興，就脫了長衫出門。忽然看見十多個人在道旁跪迎他，他就問是怎麼回事，那些人說，「我們是神山的百姓，聽說大人被任命爲縣令，所以來迎候大人。」郜澄說，「我沒有參加考官的考試，怎麼會得了縣令這個官呢？」不一會兒，又有趕着馬和拿着綠色官服的人來迎接，郜澄不得已只好穿上官袍騎上馬隨他們走。走了十里地，又有一個穿青綠袍子的官員下馬向郜澄跪拜。問是誰，回答說，「我現任慈州博士，聽說大人新被任命爲長史，特來相迎。」說罷就把他的馬給郜澄騎，他自己騎上郜澄的小驢隨行。走了二十多里時，那博士突然把郜澄的馬搶了去。郜澄問，「你不是來迎接我的嗎，怎麼現在又如此無禮？」博士大笑說，「你不過是個剛死的鬼，陰司要抓你去，你哪是什麼官呀？！」那傢伙趕着郜澄過了一條河，河西有一座府宅，像是衙門，門上的匾寫着「中丞理冤屈院」，郜澄就大喊冤枉。府裏的中丞就召他審問他有什麼冤屈，他回答說，「我的陽壽未到，也沒有陰曹的公文傳我，被鬼卒硬給抓了來。」中丞問他有沒有狀子，他說急匆匆地被抓來，沒有狀子。中丞就給郜澄紙讓他寫狀子。中丞看完狀子後，讓管生死簿的人查一查。只見一個官員拿着簿子到裏面去查，這人在中丞的身後偷偷向郜澄舉了一隻手掌，暗示向郜澄要五百千錢做賄賂，郜澄朝他遠遠地示意答應給錢。不一會兒那官員報告說，「郜澄被抓來是冤枉的，他的陽壽確實沒盡。」中丞聽了就判決釋放，又讓那官員領他去見大夫通判。來到一個大堂前，見一座佛龕前有一個胡人少年，頭戴氈帽腳穿鹿皮靴子，在廳上玩打葉錢的遊戲。領郜澄的官員通報說，「這個人是中丞的親屬，命令放他還陽。」那胡人少年拿着公文進去給大夫，大夫依照中丞的批示辦了手續，郜澄就出了大堂，又來到通判的廳堂。門口把守的鬼卒向郜澄索賄，領路的官員大怒說，「這是中丞的親屬，你們這些小鬼竟敢要錢！」後來又向中丞報告辦完了手續，中丞就讓人把郜澄送出門外。郜澄正不知該往哪裏，忽然看見已死的的妹夫裴氏帶着一千多人去西山打獵。裴氏驚喜地問，「你怎麼到這裏來的？」郜澄就細說了情況。裴氏說，「你如果不遇見我，很可能成了一個無事的閒鬼到處遊蕩，三五百年也不能轉世，那將多麼悲慘！」當時府門外有租驢的，裴氏就叫來一個趕驢的少年，命他用驢把郜澄送回家去，並拿出二十五千錢付了驢錢。郜澄暗想這下我就能回家了，心裏很高興。走了五六里地，由於驢子太弱走不動了，天色將晚，郜澄擔心到不了家，回頭看那趕驢的少年離他有百餘步正悠閒的唱歌，就大聲招呼他。少年趕快攆上來，用棍子猛打了驢一下，驢一驚，郜澄被摔了下來，這一驚一摔，就活過來了。

王勳

華州進士王勳，嘗與其徒趙望舒等入華岳廟。入第三女座，悅其倩巧而盅之，即時便死。望舒惶懼，呼神巫，持酒饌，於神前鼓舞，元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無苦，何令神巫彈琵琶呼我爲？」衆人笑而問之，雲：「女初藏己於車中，適繾綣，被望舒彈琵琶告王，令一黃門搜諸婢車中。次諸女，即不得已，被推落地，因爾遂活矣。（出《廣異記》）

【譯文】

華州有位進士王勳，有一次和他的學生趙望舒等人逛華山太岳廟。他們來到廟中第三座女神像前時，王勳看那女神像非常秀麗動人，就有點着迷動心地勾引調戲女神，當時就倒地死去。趙望舒嚇壞了，立刻找來女巫，供上酒肉，在神前又唱又舞，過了很久，王勳才甦醒過來。王勳甦醒後很生氣的責怪趙望舒說，「我在陰間一點罪都沒遭，你卻讓神婆子彈琵琶拚命喊我回人世來，真是多餘！」大家笑着問他到底怎麼回事，王勳說他一開始被神女藏在她的車子裏，兩個人剛要纏綿交歡，被趙望舒等人彈着琵琶告到大王那裏。大王下令讓一個宮中的官員搜查每個使女的車，搜到他待著的車時，那神女沒辦法，才把他推到地上，王勳摔了一下，就活過來了。

蘇履霜

太原節度使馬侍中燧，小將蘇履霜者，頃事前節度使鮑防。從行營日，並將伐回紇。時防臨陣指一旗劉明遠，以不進鋒，命履霜斬之。履霜受命，然數目明遠，遽進，得脫喪元之禍。後十餘年卒。履霜亦遊於冥間，見明遠。乃謂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無因酬德，今日當展素願。」遂指一路，路多榛棘。雲：「但趨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爲侍中之部將也。見而訴之，必獲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間，果逢舍利王弋獵。舍利素識履霜，驚問曰：「何因至此？」答曰：「爲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來，宜速反。」遂命判官王鳳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謂履霜曰：「爲餘告侍中，自此二年，當罷節。一年之內，先須去，入赴朝廷。郎君早棄人世。慎勿泄之。」鳳翔檢籍放歸。至一關門，逢平生飲酒之友數人，謂履霜曰：「公獨行歸，餘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鳳翔。鳳翔逆已知之。問曰：「舍利何詞？」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鳳翔曰：「餘亦知之，汝且歸。餘候隙，當白侍中。」旬日，遂與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訊（「訊」原作「請」，據明抄本改。）之，履霜亦具所見。鳳翔陳告後，所驗一如履霜所言。蓋鳳翔生自司冥局，隱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還生而泄也。（出《玄怪錄》）

【譯文】

太原節度使、侍中郎馬燧的手下有位年輕的將軍，名叫蘇履霜，曾在以前的節度使鮑防的帳下。有一次鮑防率部隊討伐叛亂的回紇，親自在陣前指揮擔任前鋒第一旗的劉明遠向前衝殺，但劉明遠沒有往前衝，鮑防大怒，命令蘇履霜立刻殺了他。蘇履霜雖然得到了命令，但沒有動手殺劉明遠，而是幾次用眼睛向劉明遠示意讓他趕快衝。劉明遠就突然衝上前去，逃脫了丟腦袋的大禍。過了十多年，劉明遠死了，遇見蘇履霜正在陰間遊蕩，就對履霜說，「昔日蒙你好心救過我的命，一直想好好報答卻沒機會，今天正好了卻我的心願。」說罷指着前面一條長滿了荊棘的路說，「你只要順着這條路往前走，定會遇到舍利王。舍利王生前曾是馬侍中的部將，你看見舍利王后向他求訴，他一定能救你逃出陰間。」說完就讓履霜快走，履霜就走上劉明遠指的路。走了約一二十里的時候，果然遇見正在遊獵的舍利王。舍利王認識蘇履霜，驚奇地問他怎麼會來到這裏，履霜說是被冥司召來的。舍利王說，「你不該來，最好快回去。」說完就命令身旁的判官王鳳翔快放履霜回人世，並讓履霜給馬侍中捎信，告訴馬侍中兩年內會被免去節度史的官，所以請他一年之內就自動離職到京城朝廷裏去，並告訴他，他的兒子會比他先死，這些事都千萬不要泄露出去。這時，判官王鳳翔就辦好了還世的文書，放蘇履霜還陽。蘇履霜走到一個城關的門前，遇見了他在人間的幾個酒友，他們對履霜說，「你獨自被放回人間，我們太羨慕你了，可真是比不了你啊！」履霜復活後，過了五六天，就去見王鳳翔。其實鳳翔事先已經知道了，故意問舍利王說了些什麼，履霜說，「我知道，但舍利王不讓我告訴別人。」王鳳翔說，「我也知道。你先回去吧，我找到機會，就告訴馬侍中。」過了十天，就和履霜一同去見馬侍中。侍中召蘇履霜訊問，履霜就說了他在陰間所經歷的事。等王鳳翔說了情況以後，一驗證，和履霜說的完全一樣。原來王鳳翔在人世時就在陰間任有官職，一直很隱祕沒有人知道，由於履霜的復活，這事就泄露了。

景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於經籍，授胄子數十人。歲暮將歸，途中偶逢故相呂譚，以舊相識，遂以後乘載之而去。羣胄子乃散報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訖，數日乃蘇。雲：「冥中見黃門侍郎嚴武，朔方節度使張或（明抄本「或」作「戒」）然。」景生善《周易》，早歲兼與呂相講授，未終秩，遇呂相薨。乃命景生，請終餘秩。時嚴張俱爲左右臺郎，顧呂而怒曰：「景生未合來，固非冥間之所勾留。奈何私慾而有所害？」共請放回，呂遂然之。張尚書乃引景生，屬兩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閏正月三日，當起北屋，妨曾子新婦。爲報止（「止」原作「立」，據明抄本改。）之，令速罷，當脫大禍。及景蘇數日，而後報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說曾子當經刺史，夫子亦爲刺史，而不正拜。後果如其言。（出《玄怪錄》）

【譯文】

河中猗氏人景生對四書五經等典籍十分精通，曾教授了幾十個貴族子弟。年末要回家時，在路上遇到了已去世的丞相呂譚。呂譚和景生過去有交往，就讓景生坐在隨從的馬車裏，帶他去了陰間。景生的學生們都紛紛到景生家去報信，但景生已死在家裏了。過了幾天，景生復活，說他在陰間見到了已故的黃門侍郎嚴武和朔方節度張或然。景生精通《易經》，過去曾經給相國呂譚講授過，還沒滿任，呂相國就去世了。這次呂相國把景生召到陰間，就是相讓他繼續爲自己教課。當時嚴武和張或然任左、右臺郎的官職，他們生氣地對呂譚說，「景生根本不應該來，你爲什麼把他弄到了陰間？爲了你個人的私慾，怎麼能加害於他？我們希望你把景生放掉。」呂譚同意了，張或然就拉過景生，讓他照顧兩個兒子，一個叫曾子，一個叫夫子，曾子打算閏正月初三蓋新房，但這新房會妨他的妻子。張或然對景生說，「我告訴你這些是爲了讓你回到人間後，趕快告訴他們停止蓋房，就可以免去大禍事了。」景生復活後，過了幾天纔去告訴曾子家不要蓋房的事，然而房已蓋起了，曾子的妻子已經死了。景生在陰間時又聽張或然說，曾子和夫子都能作到刺史的官職，但都不是通過正式任命而當上的。後來果然是這樣。

許琛

王潛之鎮江陵也，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二更後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二人黃衫，急呼出使院門，因被領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荊棘榛莽之中，微有逕路。須臾，至一所楔門。高廣各三丈餘，橫楣上，大字書標牌，曰「鴉鳴國」，二人即領琛入此門。門內氣暗慘，如人間黃昏以後。兼無城壁屋宇，唯有古槐萬萬株。樹上羣鴉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許，方過其處。又領到一城壁，曾署牙門極緯，亦甚嚴肅。二人即領過曰：「追得取烏人到。」廳上有一紫衣官人，據案而坐。問琛曰：「爾解取鴉否？」琛即訴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執行文案，實不業取鴉。」官人即怒，因謂二領者曰：「何得亂次追人？」吏良久惶懼伏罪，曰：「實是誤。」官人顧琛曰：「即放卻還去。」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長大，黑色，以綿包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牀，顧見琛訖。遂謂當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語。」即近副階立，呼琛曰：「爾豈不即歸耶？見王僕射，爲我雲，武相公傳語僕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即完全矣，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唱喏。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卻領回，雲：「我誤追你來，幾不得脫。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琛問，曰：「所捕鴉鳴國，周遞數百里，其間日月所不及，經日昏暗，常以鴉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謫罰。其陽道限滿者，即捕來，以備此中鳴噪耳。」又問曰：「鴉鳴國空地奚爲。」二人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死也，已聞於潛。既蘇，復報之。潛問其故，琛所見即具陳白。潛聞之，甚惡即相見之說，然問其形狀，真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以如其請。琛之鄰而姓許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時大（「大」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僕射亡矣。（出《河東記下》）

【譯文】

王潛任江陵鎮守使時，他的使院裏有個叫許琛的管抄寫的書吏夜裏值宿，二更後突然死去，到了五更又復活了。他對人們說起初看見兩個穿黃衫的人，很急促的把他叫出了使院門外，就帶着他走。往北走了六七十里地，荊棘草叢中隱約有條小路，不一會來到一座城門前。城門高寬都有三丈多，城頭橫楣處掛着一塊大字寫的匾，上寫「鴉鳴國」。那兩個人領許琛進了城門。城裏陰森森的，像人世間黃昏以後那樣。城裏也沒有城牆房舍，唯有千萬株高大的古槐，樹上盡是烏鴉噪鳴，聲音大得人面對面說話都聽不見。又走了五十多里，纔算過了這塊地方。兩個人又領許琛來到一座城裏，見官府衙門建造得十分宏偉，也很森嚴。兩個人就領他進府衙去見官，報告說，「捕殺烏鴉的人已抓到！」見堂上有一個紫衣官人坐在桌子後面，問許琛說，「你很會捕捉烏鴉嗎？」許琛連忙辯解說，「我的父兄子弟從小就在鎮守使的使院裏從事文書的職務，從來沒有捕捉過烏鴉。」那官人大怒，對兩個鬼卒說，「你們怎麼可以亂抓人呢？！」兩個鬼卒嚇得伏在地上認罪說，「我們確實是抓錯了。」官人看着許琛說，「現在就放你回人間去。」官人的桌子東面還有一個紫衣人，身材高大，渾身黑色，頭上包着棉布，好像是受了傷，臉朝西坐在一個大吊牀上，盯視了許琛半天后對正中坐的官員說，「我要跟他私下說幾句話。」就把許琛叫到臺階附近說，「你不是馬上要回人間了嗎，你回去看見鎮守使王潛王僕射，就對他說武相公感謝他常送給錢物，但錢都是破碎的，不。現在我這裏有急事需要用錢，請王僕射一定再給我五萬張紙錢，希望他一定給我用好紙印的冥錢，燒的時候不要讓人動紙錢的灰，這樣我收到的紙錢就能是完整的了。此外，我和王僕射不久就會相見了。」武相公說完後，許琛大聲地答應了，就走出大門外，又看見抓他來的那兩個鬼卒來給他領路回家。他倆說，「我們錯抓了你，差點使你回不了人世，現在你可以走另一條路回家了。」許琛問他們，那個「鴉鳴國」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鴉鳴國周圍好幾百裏大，太陽月亮都照不進這個國來，常年黑暗，只能以烏鴉的叫聲來區分晝和夜。烏鴉雖然是鳥類，上帝對它們也有貶謫和懲罰。那些在人世間壽命已到期的烏鴉就被抓到陰間，把這些烏鴉的鬼魂都放到鴉鳴國裏，讓它們在那裏去鳴叫。」許琛又問，「鴉鳴國裏的那些空地是幹什麼用的？」鬼卒說：「人死了變鬼，但鬼也會死。如果沒有這些空地，鬼死了以後往何處放呢？」許琛當初死的消息已有人報給鎮守使王潛，許琛復活後，又報告了王潛。王潛就問許琛到底是怎麼回事，許琛就詳細述說了在陰間的經歷見聞。王潛聽說，那個武相公說很快就會與自己相見，心裏很厭惡。問許琛，許琛描述武相公的長相，還真就是他。王潛當初和武相公很好，每次升官都是武相公提拔的，武相公死後，王潛經常在每月的月末和年末燒些紙錢祭奠他，所以就更相信許琛說武相公的事是真的。於是王潛就買了十萬張藤皮作的上等紙燒化了以答應武相公的請求。這天夜裏，許琛的一個同名同姓的鄰居突然死去。這是大和二年四月的事。到了大和三年正月，王潛果然也死了，應驗了武相公說的「不久就會見面」的話。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紹 辛察 僧彥先 陳龜範

崔紹

崔紹者，博陵王玄暐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臥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墮素業。南越會府，有攝官承乏之利，濟淪落羈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婿，因緣還往，頗熟其家。大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因舉請紹爲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溪，端溪假尉隴西李彧，則前天理評事景休之猶子。紹與彧，錫類之情，素頗友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近。彧之家，畜一女貓，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貓產子其家，以爲大不祥。彧之貓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因命家童，縶三貓於筐篋，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紹丁所出滎陽鄭氏之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饘粥之費，晨暮不充。遂薄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紹家常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將殛之際，忽見二人焉，一人衣黃，一人衣皁，手執文帖，雲：「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雲：「平生履善，不省爲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示」原作「雲」，據明抄本改）。紹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耳。紹頗畏讋，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爲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衙廣陌，杳不可知際。行五十許裏，天王問紹：「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城門，四神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里許，復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搖鎖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立於樹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輿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此門無神看守。更一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簾翠幕，眩惑人目。樓上悉是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寰所睹。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著綠，降階相見，情禮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第行，延升階與坐，命煎茶。良久，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雲：「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爲生。」催茶，茶到，判官雲：「勿喫，此非人間茶。」逡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雲：「此是陽官茶，紹可喫矣。」紹喫三碗訖。判官則領紹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雲：「只爲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貓首。婦人著慘裙黃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皁衫。三冤家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紹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讓曰：「凡夫小生，冤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即還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敘，馬僕射猶子磻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磻夫安在，紹曰：「闊別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勘，今則卻還人道。」便回顧王判官雲：「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某廳中安置。」天王雲：「甚好。」紹復諮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卻歸人天，爲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諮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然顧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爲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誡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喑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當犯大王向來之誡。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噁心人頗甚。」紹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旦暮嚴，打警（「警」原作「驚」，據明抄本改）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夫角聲者，像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判官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乎，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覆累世通舊，情愛頗洽。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爲兒，已喚致得。年（「年」上原有「身名」二字，據明抄本刪）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爲此事，被勘劾頗甚。令公卻回，望爲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道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填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別。紹跪拜，大王亦遠拜訖，大王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而立，泣拜請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卻回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復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殛，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出《玄怪錄》，《說郛》卷四引作出《河東記》）

【譯文】

崔紹是博陵王崔玄暐的曾孫子。崔紹的祖父叫崔武，曾在桂林作官。父親崔直，元和初年也在南海作官，曾被郡裏任命到端州做官。崔直爲政清廉，生活過得很清苦，從不聚斂貪財。所得薪俸除了養家餬口，就都賙濟了困難的親朋。他在郡裏呆了一年多，因爲得了中風病，臥牀不起好幾年。本來就很窮，又得了重病，更是慘淡，死了以後，家裏幾乎只剩四壁，家裏的人們也沒有能力拉他的靈柩回北方故土安葬。崔紹在這種情況下，更是兢兢業業的作人爲官，處處效法亡父的節操而積德行善。當時郡裏有「南越會府」，（是一種同鄉互助性的會館），常常資助一些清貧的官員和淪落的士人學子。崔紹常常爲了救燃眉之急迫於凍餓之苦，不得不到「南越會府」中求點幫助。在會府裏結識了賈繼宗，他的外表兄夏侯氏的兒子就是崔紹的女婿，所以崔紹和賈繼宗交往很密，對他家很熟。大和六年，賈繼宗由瓊州招討使改任康州牧（一個州的長官），就薦舉崔紹到州衙裏任掾屬（負責文祕的官）。康州所屬有個縣名端溪，代理縣尉隴西人李彧是前任大理寺評事景休的侄子。崔紹與李彧是的交情，處得很融洽。崔、李兩家住得也很近。李彧家裏養了一隻母貓，常常跑到崔紹家抓耗子。南方當地有種民俗十分討厭，別人家的貓在自己家裏生崽，認爲是很不吉利的事。李彧家的母貓在崔紹家生了兩隻貓崽，崔紹十分厭惡，就讓家裏的僮僕把三隻貓拴在一個筐籮裏，弄了些石頭裝在裏面，又用繩子把筐口拴死，扔到了江裏。不到一個月，崔紹的生身母親滎陽人鄭氏去世，按官方的規定父母去世凡有官職的必須解除職務守孝。崔紹解了官更加貧苦了，家裏有好幾輩的孤寡，連喝粥的錢都供不上，常常是吃了早上沒有晚上的。崔紹實在沒辦法，就在廣州一帶到處遊蕩，向親戚朋友們告幫。他於太和八年五月八日從康州出發，走遍了海南的幾個郡，到這年的九月十日到了雷州。崔紹家裏經常供奉的神像，是一字天王，已經供了兩代。崔紹到雷州後，住在旅店裏，當月二十四日突然得了熱病，過了一夜更重了，第二天就死了。臨死的時候，崔紹忽然看見兩個人，一個穿黃衣一個穿黑衣，手裏拿着公文對崔紹說：「我們奉閻王的命令捕你。」崔紹一開始不服，說：「我一輩子淨作好事，從未做過惡，我犯了什麼罪要被你們捉到陰間呢？」兩個鬼卒大怒，說：「你殺害了三個無辜的人，被害人在陰間告了你，天帝都下了公文讓閻羅王審問你，準備讓你爲受害人抵命呢，你怎敢自己叫屈，抗拒王命？」說罷展開手中的公文。崔紹見上面的字寫得很清楚，但鬼卒不許他細看。崔紹這時心裏十分害怕，但仍不知道判自己什麼罪。這時，見來了一個神人，兩個鬼卒趕快伏在地上叩拜。神對崔紹說：「你認識我嗎？」崔紹說不認識。神說：「我就是一字天王，你家供奉我多年了，我常常想報答你。現在我知道你遭了難，所以特地來救你。」崔紹一聽立刻跪伏在地下求一字天王相救。天王說：「你儘管跟我走吧，我保你不會有災難。」說罷天王就走了。崔紹緊跟着天王，那兩個鬼卒在崔紹身後押着。他們走過去的是一望無頭的大道，也不知這道是通向哪裏的。走了五十多里。天王問崔紹累不累，崔紹說不太累，還能勉強走二三十里。天王說，快到了。正納悶尋思快到什麼地方時，遠遠看見一個城門，城牆有幾十丈高，門樓很高大，有兩個神人把守着，他們見天王來了，都側身站着行禮，顯出很敬畏的樣子。又走了五里，又看見一個城門，有四個神守着。這四個神見了天王后，也像第一個城門前的神那樣行禮。再走三里多地，又有一個城門，但城門關着。天王對崔紹說：「你先站在這兒等着，我先進城去。」說罷天王就騰空從城上飛過去進了城。過了一頓飯工夫，聽見城門上的大鎖有了響動，城門大開，見有十個神人，天王也在中間，看他們的神色，都很憂慮恐懼。又走了一里地，又見一個城門。城裏有八條街，街道十分寬闊，兩邊種着各種樹木。崔紹認不出來是什麼樹。街上有很多的神人，簡直數不清有多少，都站在樹下。八條街中有一條街最大，順這條街往西走，又有一個城門，門兩旁各有好幾十間樓房，房門都掛着簾子。街道上各種人物都很多，車、轎混雜在一起，車蓋轎篷五彩繽紛。有騎馬的，也有騎驢的，和人世間的街市一模一樣。這個城門，沒有人看守。又過了一道城門，盡是高樓，不記得有多少間，樓上的房門都掛着珠簾翠幕，看得人眼花繚亂。樓上全都是女人，沒有一個男人。她們的衣服十分華麗，佩戴的首飾非常新奇，高貴絢麗是人世上從來沒見過的。每家門上都掛着硃紅的旗或銀粉繪製的彩旗，旗多得數不過來。也有好幾百穿紫衣服的人在城門上來來往往。天王讓崔紹在城門外先站一會兒，自己先走進去了。這時那兩個鬼卒領崔紹來到一座大廳堂上，讓他先見一見王判官。到了大堂前，穿着綠袍的王判官走下臺階和崔紹相見，很熱情的接待了他，並向崔紹施禮回拜，問寒問暖，還問一路的辛苦，並請崔紹走上大堂和他一齊坐下說話，還讓人泡茶。過了半天，王判官纔看着崔道：「你還沒有生吧？」崔紹不懂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心裏很驚慌。王判官解釋說：「陰間忌諱說『死』字，所以把死叫作生。」說罷就催人快上茶，茶端上來以後，王判官說：「這茶你不要喫，因爲它不是人世間的茶。」崔紹正猶豫問，有個穿黃衣的人提了一壺茶來，判官說：「這纔是陽間官家用的茶，你可以放心喝了。」崔紹喝了三杯茶以後，判官就帶他去見閻王，手裏拿着一張公文，也不經通報，就進了閻王大殿。崔紹看見閻王正和一字天王對面而坐，天王問閻王說：「我就是爲這個人來向你求情的。」閻王說：「有苦主上訴，儘管崔紹沒有親手殺人，但是他親口下了命令，讓別人把受害人殺死在江裏的。」天王命人傳被崔紹殺害的人上堂。這時有十幾個穿紫衣的鬼卒應聲出了大堂，不一會兒有一個人，穿着色彩斑爛的紫袍，手裏拿着笏板，笏板下有一張狀紙，領着一個女人上了堂，女人後面還跟着兩個孩子，這三個人都是貓頭人身。那女人穿淡色裙子黃衫子。兩個孩子中一個女孩穿着同樣的衣服，一個男孩穿着黑衫。三個告狀的在大堂上哭號不止，說崔紹無緣無故地殺害了他們母子。這時天王對崔紹說：「你趕快答應爲他們抄經書作功德，使他們超度！」崔紹由於又慌又怕，竟一時想不起人間常唸的佛經都有什麼名目，只記得有一部《佛頂尊勝經》，就忙向那三個貓鬼許願說爲他們各自抄寫一卷經文。剛許完願，那三個告狀的貓鬼就消失了。閻王和一字天王就讓崔紹從臺階下走上堂來坐下，崔紹忙向閻王拜謝，閻王也施禮回拜。崔紹非常謙恭地說：「我是一個凡夫俗子，犯了罪又有苦主控告，是不該得到寬恕的，沒想到還能生還，這都是大王的恩德，大王還這樣降尊向我還禮，使我實感不安有愧啊！」閻王說：「您的事已經處理完了，就快回人間吧。死生是完全不同的兩界，你是活人，所以我不敢接受你的拜禮。那麼，你是誰家的子弟呢？」崔紹說出自己的姓氏、族系給閻王，閻王說：「你說的如果是真的，那麼我和你還是親家呢。我就是馬總，人世間的馬僕射。」崔紹一聽立刻站起來說：「馬僕射的養子磻夫，就是我的妹夫啊。」閻王問磻夫現在何處，崔紹說他和磻夫分別很久了，只知道他家住杭州。閻王又說：「這次捕你到陰間你不要責怪我，我是奉了上天的命令審你的案子，現在放你還陽吧。」說着回頭問王判官道，「崔公現在什麼地方歇息？」王判官說：「就在我的府裏安置。」天王說：「很好。」崔紹又問閻王，「大王在人間時，德高望重，官位頗尊，現在應該歸入天界，成爲仙家。以你這樣高貴的身份，怎麼竟在陰司作官呢？」閻王笑着說：「我這個官職也來之不易啊。我的前任是杜司徒。他對我馬總特別賞識，所以才推薦我擔任了這個陰司的主官，這不是隨隨便便想當就能當得上的。」崔紹又問，「那杜司徒又換了誰的官職呢？」閻王說：「杜司徒是換的李若初來作大王的。因爲李若初爲政過於嚴酷不夠寬厚，所以上帝才認爲他不宜於長期任閻君，就讓杜司徒換了他。」崔紹又說：「我偶然到陰間來一趟也不容易，還想請問大王，我聽說冥府有陽間官吏的名冊檔案，我沒有什麼才能，又身患疾病，回到人間也不敢奢望升官了。然而我還有些親友，我想知道一下他們的祿數，不知行不行？」閻王說，「別人是絕對不許看的，然而看在你我是親戚的情分上，特別照顧你一下吧。不過我提醒你千萬記住，不許有絲毫泄露。如果你有一點泄露，就會變成啞吧，一輩子不能說話了。」崔紹又問，「不知道我已故的父親是仍在陰間還是已經轉世了呢？」閻王說：「他現在陰司任職。」崔紹哭着請求說：「我想和先父見上一面，不知允許不允許？」閻王說：「他已經去世多年了，按規定不能讓你們見面了。」崔紹只好站起來告辭了閻王，由一字天王送崔紹到王判官的府宅裏，一看，廳堂裏的鋪陳擺設的食用物品都像人間一樣。王判官領着崔紹來到一個廳廊下，那裏又有一個樓房，判官領他進了門，只見滿牆都是金榜和銀榜，上面開列着人間官員貴人的姓名。凡是爲將相的，名字都列在金榜上，將相以下的官員都列在銀榜上。還有一塊很長的鐵榜，上面列的是州、府、郡縣的官員姓名。崔紹看到的這三塊榜上的人都是在世的官員，如果去世了，名字就沒有了。王判官對崔紹說：「看看就可以了，千萬回去後別向人說榜上人的官職。已經在位的說了尚不要緊，還沒任命的，千萬不能泄漏，否則就犯了剛纔閻王對你的警告。世上的人如果心地善良積德行善，就必會得到善報。如果作惡，那陰司懲罰惡人的法度是非常嚴厲的。」崔紹在王判官那裏停留了三天，看到一早一晚警戒很嚴，每當有什麼重大事情就會敲擊好幾百面大鼓，但不吹號角。就問判官說：「陰間的各種事都和人間一樣，唯有這光敲鼓不吹號角，是什麼原因呢？」判官說：「這是因爲號角聲很像龍吟的原因。龍是金精，金精就是陽氣的精華。而陰曹地府是最陰的地方。這最陰的地方，是絕不能聽到最有陽氣的聲音的。」崔紹又問王判官，「聽說陰間有地獄，不知這地獄在哪裏呢？」判官說：「地獄的名目不少，離這裏不遠。罪人按他們罪過的大小分別進入各種地獄。」崔紹又問這裏的城市怎麼那麼繁華，城裏人怎麼那麼多，判官說這裏是陰間的王城，繁華熱鬧又有什麼奇怪的呢。崔紹又問，「王城裏人多似海，難道其中就沒有犯罪的嗎，他們怎麼不入地獄呢？」判官說，「能夠在王城裏居住的人，都是罪很輕的人，不該入地獄。他們在這裏等待機會，一旦有轉世的機會，就會隨着他們身份的高低而轉世託生了。」崔紹沒死之前，有一個宋州的院官叫田洪，職務是評事，由於獲罪被流放到康州住了兩年，和崔紹是鄰居，兩家幾輩人都互有交往處得很融洽。崔紹離康州出發去海南時，田洪還平安無事，崔紹離康州半月後，田洪就得病死了。因爲崔紹還沒回人間，所以根本不知道田洪的死訊。這次崔紹被捉到陰間，竟意外地遇見了田洪。兩個人相見之後，都痛哭起來。田洪對崔紹說：「自和你分別以後，不到十天我就死了，不知你怎麼也突然來到陰間呢？」崔紹說：「我被閻王傳來查問我年輕時的一件事，事情已處理完了，現在就放我回人間。」田洪說，「我有一件小事，想辦託你料理一下。我本來沒有兒子，收養了外孫鄭氏的兒子做我的兒子，已經成爲事實了。但沒想到我到了六十歲上自己得了個兒子。現在我被陰司捕來，就是因爲怪罪我奪取別人的兒子給自己傳代，以異姓人做爲子嗣，又不讓外孫歸回自己本族。現在我正爲這件事被追查的很緊，希望你回到人世後，想方設法替我傳個信給我的兒子，讓他趕快讓鄭氏的兒子歸回他的宗族吧。」接着又求崔紹給康州的賈使君捎個信，就說：「我田洪在垂老之年被流放到邊遠的海南，賈使君對我情意深重，事事幫助我，我死後，又料理我的靈柩北歸的事，使我的兒子能扶柩回故土把我安葬，使我的家眷不至於困留在荒涼的僻壤窮鄉。賈使君這樣做，自然是出於仁者的一片熱誠，但我田洪這樣一個鄙陋的俗人實在是擔當不起，就是我如今在九泉之下，也是愧恨終日，覺得無力報答賈使君於萬一啊！」說罷，田洪和崔紹痛哭着告別。崔紹在判官府上住了三天，王判官說：「你該回家了，不可長時間停留在陰間。」一字天王要和崔紹一同回去，閻王送了出來。天王的行李非常多，加上開道的和隨僕們，把整條街都堵塞了。天王駕着一座小山自己走，閻王吩咐給崔紹一匹馬當坐騎，送到城門外，閻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卻坐在山上沒下來，只是和崔紹一同和閻王拜別。崔紹跪拜行禮，閻也行了禮，就上馬回去了。崔紹和天王一起往陽間走，半路上，遇見了四個人，都是人身魚頭，穿着淺綠衫，手裏拿着笏板，衣衫上有點點血跡，站在一個大深坑邊上，一邊哭一邊向崔紹說：「我們的性命危在旦夕，馬上就要跌進這個深坑裏，只有你能救我們幾個人的性命。」崔紹說：「我有什麼力量救你們呢？」那四個人說：「你只要答應救我們，這就行了，我們就算得救了。」崔紹說：「我當然答應救你們。」四個人連忙拜謝，又說：「我們的性命已蒙您救了，現在還有個請求，真有點是貪得無厭的奢求了，但我們還是要請求，請您不要怪罪我們。」崔紹說：「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盡力爲你們辦。」那四個魚人說：「我們四個人一同向您請求爲我們抄一部《金光明經》，我們的罪身就可以獲得超度了。」崔紹就又答應了，剛說完，那四個魚人就消失了。崔紹回到陽間，來到雷州的客舍，看見自己的屍體還僵臥在牀上，用被子蓋着手腳。天王說：「這就是你的肉身，你要慢慢進入你的身子，別害怕。」崔紹按着天王的話，慢慢進入自己的肉身，就活轉來了。甦醒後，問家中的親人，才知道自己死去七天了，只有心和嘴、鼻子尚有一絲暖氣。復活後過了一天多，崔紹還恍恍惚惚覺得天王在眼前。他又看見院子臺階前有一個木盆，盆裏用水養着四隻鯉魚。崔紹就問魚是怎麼回事，家裏人說，魚原來是買了準備下廚做菜的，後來您突然得病死去，魚就沒來得及下鍋。崔紹說：「這不就是在陰間向我求救的那四條魚嗎？」就讓人把魚投進池塘裏，並許願爲它們寫了一部《金光明經》。

辛察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辛於長安延福裏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裏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心上微暖。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顧本身，則已僵矣。其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噀水灸灼，一家蒼惶。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舍。」察曰：「某素貧，何由致此？」黃衫曰：「紙錢也。」遂相與卻入庭際，大呼其妻數聲，皆不應。黃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錢燒訖，皆化爲銅錢，黃衫乃次第抽拽積之。又謂察曰：「一等爲惠，請兼致腳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黃衫俱詣其門。門即閉關矣，察叩之，車者出曰：「夜已久，安待來耶。」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曰諾，即來。裝其錢訖，察將不行。黃衫又邀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落月輝輝，鐘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逡巡至焉，其門亦閉。黃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餘，紫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謝曰：「夫人幸勿怪，其後日當有公事，方來此廟中。今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暫貯收之。後日公事了，即當般取。」女人許之。察與黃衫及車人，共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又於戶外，見有葦蓆數領，遂取之復。才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察與車者相隨歸。至家，見其身猶爲家人等抱持，灸療如故。不覺形神合而蘇。良久，思如夢非夢。乃曰：「曏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惡，作君語，索六百張紙作錢，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頗驚異。遽至車子家，車家見察曰：「君來，正解夢耳。夜來所夢，不似尋常。分明自君家，別與黃衫人載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歷歷如在目前。」察愈驚駭，復與車子偕往沈氏廟，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既於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蓆，其下紙緡存焉。察與車伕，皆識夜來致錢之所。即訪女人，守門者曰：「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無他人也。」沈氏有藏獲，亦住廟旁，聞語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聞打門聲，使候之，即無所見。如是者三四，式意謂之盜。明日，宣言於縣胥，求備之。其日，式夜邀客爲煎餅，食訖而卒。察欲驗黃衫所驗公事，嘗自於其側偵之，至是果然矣。（出《河東記》）

【譯文】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任邊上從事的魏式突然死在長安城延福裏沈氏的家廟裏。他死前兩天的晚上，勝業裏有一個當司門令史的人各叫辛察，忽然得了頭痛病死去了，但心口還有點溫氣。他先是看見一個黃衫人來到他的牀前，用手攙着他走出門去。他回頭看躺在牀上的自己，已經僵死了。他還看見自己的妻子兒女們抱着自己的屍體號哭，又是噴水又是鍼灸地在搶救自己。十分驚慌。辛察看到這些情景，心裏挺厭惡，魂就不知不覺地跟着黃衫人走了。到了門外。黃衫人徘徊了很久，然後對辛察說：「你不該到陰間去，如果你能給我二千串錢，我就放掉你。」辛察說：「我向來十分貧窮，上那裏弄這些錢給你呢？」黃衫人說：「我要的是紙錢而已。」於是辛察就和黃衫人又回到屋裏，辛察向他妻子大喊了好幾聲，妻子根本就沒有應聲。黃衫人嘲笑地說，「你這樣辦根本行不通。」說罷就指着一個家中的僮僕，讓辛察用手扶他的後背，然後通過僮僕的嘴說需要紙錢。這下很靈驗，他家裏人果然拿來紙錢燒化了。辛察看見紙錢燒完後，立刻都變成了銅錢，黃衫人就按次序一串一串地把銅錢堆放好，然後又對辛察說：「求你作好事做到底，找個腳伕把這些錢給我送出城去吧。」辛察想了好半天，忽然讓起他家院子西邊一百多步遠，有一個推車拉腳的人，過去也常有來往，就和黃衫人一起來到他家，見大門關着，辛察就敲門。推車人開門後說：「夜這麼深了，你來做什麼？」辛察說：「有位客人要僱你的車拉腳，運些錢到延平門外。」車伕說：「那好吧。」於是他們一起來到辛察家，把那些錢都裝上了車。辛察打算留在家裏不走了，黃衫人又請他一齊送出城去。他們推着錢一起走，經過城西街，到了長興裏又往西南走。這時月亮將落，城樓上的晨鐘轉鼓就要敲響，黃衫人說：「天要亮了，不能再走了，咱們先到延福裏沈家廟裏去吧。」他們又一塊來到了沈氏廟前，廟門也關着。黃衫人前去敲門，不一會兒一個女人來開門。這女人約五十多歲，白襖紫裙。黃衫人向女人陪禮說：「夫人請原諒打擾，我後天有公事，也是到這廟裏來。現在我有些錢，不能馬上帶走，請借廟裏一角地方替我寄存一下，後天公事辦完，我就把錢拿走。」那女人同意了，辛察、黃衫人和車伕就一同把錢搬放在廟的西北角，並在門外找了幾領蘆蓆把錢蓋上。弄完之後，天已經破曉，黃衫人辭謝拜別走了。辛察和車伕一起往回走。到家後，辛察看見自己的肉身還被家裏人抱着，仍然在鍼灸搶救，就不知不覺附在身體上甦醒了。過了很久，辛察回想這一段事，覺得又像夢又不像夢，就問家裏人都發生了什麼事。妻子說家裏的僮僕突然中了邪，發出辛察的聲音說讓家裏弄六百張紙做成紙錢，然後燒化。辛察一聽這正是以前他經過的事，十分驚奇。就很快地跑到那車伕家。車伕一見辛察就說：「你來得好，正好給我解解我的夢。我昨天夜裏做了個夢很不尋常，我記得清清楚楚，和你及一個黃衫人運了一車錢到延福裏的沈氏廟中，現在這些事還歷歷在目。」辛察聽後更是又驚又怕，就和車伕一同去沈氏廟。他倆從來沒去過沈氏廟，但都像昨天晚上一樣很自然地就走到了廟前，看到廟的西北角果然有一兩片蘆蓆，揭開一看，下面堆着一串串紙錢。辛察和車伕都認得昨夜寄存錢的地方，就找那個開門的女人。守門人說，這沈氏家廟只有魏侍御住着，此外再沒有任何人。沈氏有個僕人也住在廟旁，聽說了這件事，又聽辛察和車伕描述那女人的衣服相貌，就哭着說：「那就是我們太夫人啊！」原來那天夜裏五更時分，魏式全家都聽見了敲門聲，偷偷向門外看，卻什麼也沒看見，過了一會又有敲門聲，這樣好幾次，魏式想大概是盜賊，第二天，就報告了縣裏管治安的官員，要求防備被盜賊搶掠。這天夜裏，魏式請客人一同喫煎餅，剛喫完，魏式就突然死了。辛察想起了黃衫人那夜曾說過要到沈氏廟裏辦「公事」，爲了驗證一下，就到廟裏偷偷探聽有什麼異常。魏式暴死果然證明了那黃衫人的話，所謂「公事」，就是要抓魏式去陰間。

僧彥先

青城室園山僧彥先嚐有隱慝，離山往蜀州，宿於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攝，詣一官曹。未領見王，先見判官。詰其所犯，彥先抵諱之。判官乃取一豬腳與彥先，彥先推辭不及，黽勉受之，乃是一鏡。照之，見自身在鏡中，從前愆過猥褻，一切歷然。彥先漸懼，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與人說，然不言所犯隱穢之事。（出《北夢瑣言》）

【譯文】

青城室園山的和尚彥先有些見不得人的隱私。有一次他離開室園山到蜀州去，半路上住在天王院，突然死去。他覺得被鬼卒追捕後被帶到陰間的官府中，鬼卒沒讓他見閻王，先領他去見判官。判官問彥先犯的什麼罪，彥先說什麼也不認罪。判官就拿來一個豬蹄給他，他先是推辭不接，實在不得已低着頭勉強接了，那豬蹄卻變成了一面鏡子。彥先一照，看見自己在鏡子裏，從前作的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都在鏡子裏清清楚楚浮現出來了。彥先十分驚恐，不知該怎麼辦。判官安撫他半天，告戒他今後不許再作壞事，就放他還陽。彥先再生後，到處說他遊陰的事，然而對他曾作過的那些壞事卻一字不提。

陳龜範

陳龜範，明州人，客遊廣陵。因事贊善馬潛。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視牒曰：「吾追陳龜謀，何故追龜範耶？」範對曰：「範本名龜謀，近事馬贊善，馬公諱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來。」頃之，一吏持薄至，視之，乃龜謀也。因引至曹署，吏雲：「有人訟君，已引退矣，君當得還也。」龜範因自言：「平生多難，貧苦備至，人生固當死，今已至此，不願還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願知將來窮達之事。」吏因爲檢簿曰：「君他日甚善，雖不至富貴，然職錄無缺。」又問壽幾何，曰：「此因不可言也。」又問卒於何處，曰：「不在揚州，不在鄂州。」送還家寤。後潛歷典二郡，甚見委用。潛卒，歸於揚州，奉使鄂州，既還，卒於彭澤。（出《稽神錄》）

【譯文】

明州人陳龜範到廣陵遊歷時，被贊善（官名）馬潛留下任職。一天夜裏，陳龜範突然死亡，被帶到陰間一個府衙裏。一位府官看了公文後說，「我要捕的是陳龜謀，你是陳龜範，怎麼被抓來了？」陳龜範說：「我原名就叫陳龜謀，近來在馬贊善手下做事，他忌諱「言」字，所以我的名字就改了一個字。」府官就讓把明州的生死簿取來。不一會一個官員拿來了簿子，府官一查，果然陳龜範原名叫陳龜謀，於是把他領上冥司公堂。堂上的官員說，「有人告你，但現在原告已撤訴，你可以回人間了。」陳龜範聽後說：「我在人間多災多難，又十分窮苦。反正人早晚免不了一死，我既然來了，就不願回去了。」堂官堅持要送他還陽，他又說：「如果非讓我回去，我想知道我將來的命運怎樣？」堂官就替他查看簿子，查到後告訴他，「你日後的命運還不錯，雖然不至於大富大貴，但官還是總有你可作的。」陳龜範又問自己還有多少年陽壽，堂官說：「這個可就不能告訴你了。」又問最後死在哪裏，堂官說他既不死在揚州也不死在鄂州。後來就把他送回了家，陳龜範就復活了。後來馬潛先後在兩個郡當了郡守，很器重陳龜範，一直任用他。馬潛死後，陳龜範被調到揚州，後來又奉命派到鄂州，最後死在了彭澤。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賈偶 章泛 謝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強名妻 荊州女子 周哲滯妻 劉長史女

盧頊表姨 劉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賈偶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少女子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而來，今得卻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馮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以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卻蘇。文合欲驗其事，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卻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初大驚歎，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記》）

【譯文】

漢代建安年間，南陽人賈偶，字文合，得病去世。當時有一個差吏帶着他來到太山，司命複覈生死簿子，對官員說：「應該召的是某某郡的文合，怎麼把這個南陽的給召到陰間來了？快把他送回陽世吧。」當時天已黃昏，賈文合被放還出了陰間的城門後，在城外一棵樹下歇息，看見一個少女在獨身走路。文合就問女子，「你很像是大家閨秀，怎麼一個人徒步走路呢？你叫什麼名字？」少女說：「我是三河人，我父親現在是弋陽縣的縣令。昨天我被召到陰間來，今天被放回陽世。我看天色晚了，在別處休息怕男女之間多有不便會被人議論，看見你後，覺得你的容貌風度一定是個很賢德的人，所以我才走到你這兒來和你作個伴，心裏也能有點底。」文合對女子說：「我一看見你萌生出喜愛你的感情，今夜我們就作成夫妻吧。」少女說：「我常聽母親姨媽姑母這些長輩說，女子的至德就是保持貞節，只有純貞的姑娘才爲人稱讚。」文合反覆向少女解釋、求愛，但少女始終不動心。天亮後，兩個人分道而去。文合已死了兩夜，家裏人停喪後準備裝殮他，但看他臉上還有活人的氣色，摸他的心口還有些溫熱，果然不一會就甦醒復活了。文合復活後，想驗證他在陰間的事，就去了弋陽縣，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見縣令，問縣令說：「你有個女兒死後又復活了嗎？」並詳細說了女子的相貌服飾，以及和自己談話的經過。縣令進內宅問女兒，女兒所說的和文合的話完全相符。縣令先是又驚又感嘆，最後竟把女兒許配給文合作妻子。

章泛

臨海樂安章泛年二十餘，死經日，未殯而蘇。雲，被錄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泛與主者，求見救濟。泛即爲請之，並進釧物。良久出，語泛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腳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屈。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泛共宿嬿接，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家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泛先爲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敘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符（「符」原作「得」，據明抄本改。）主人乃悟。惟（「惟」原作「甚」，據明抄本改。）羞不及寢嬿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賜。（出《異苑》）

【譯文】

臨海郡樂安縣有個章泛，二十多歲，死了沒裝殮，一天後又復活了。他說被召到天曹，天曹的主管官員是他的大舅哥，經過他的疏通，得以免死還陽。章泛剛到天曹時，有一個年輕的女子和他一起被捉了來，在門外等着。後來女子見章泛得以還陽，知道他在陰間有得力的人幫忙，就哭着摘下自己手上的三隻金鐲子和其他的寶物，託章泛交給主管生死的官員，代爲疏通營救。章泛就替女子向大舅子求情，並把金鐲子等物送了上去。過了很久章泛出了大門，說天槽主官說：「章泛的案子已了結，遣回人世，秋英也一同送回陽世。」秋英就是那女子的名字。於是章泛和秋英就一同上路。但秋英腳痛，疲乏不堪，實在不能再走，加上天色已晚，兩個人就在道旁一個小房歇息。小房像個旅店，但裏面沒有主人。這天夜裏，章泛就和秋英作了夫妻。章泛又仔細問女子的情況，女子說：「我姓徐，家在吳縣的烏門。門前有一株倒了的棗樹，那就是我的家。」第二天早晨，兩人就分手各自回家，兩個人都還了陽。章泛原來在護軍府當府吏，就請了假出了城，到吳縣去，找到了烏門，然後按秋英說的去訪尋，找到了徐氏的家。章泛向徐氏問候敘談，並問秋英在哪裏。徐氏說：「我的女兒從來不出門，你怎麼會知道她的名字？」章泛細說了他在陰間和秋英相遇的事。秋英復活後，已向父母先講了在陰間遇見章泛，徐氏一聽章泛說的和秋英說的一樣。只是秋英由於害羞，沒有說她在陰間和章泛作成夫妻的事。但徐氏的鄰居有的知道，就告訴了徐氏。徐氏就把家裏的幾個丫環叫出來，一個一個的讓章泛認，章泛都說不是。最後讓秋英出來，秋英和章泛一見面，兩人就像老相識那樣。徐氏說這是天意促成的姻緣，就把秋英許配給章泛。後來他們生了個兒子，起名叫天賜。

謝弘敞妻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敞，妻高陽許氏。武德初，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雲，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雲：「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人呼姑姨夫，皆爲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誡許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汝造請，即應得出。」許遂住，吉光經再宿始來。語許雲：「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見，不須道解妶管。如不爲所悉，可引吾爲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解妶管不，許雲：「不解，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曰：「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於時吉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許不解其語，執案人曰：「娘子功德雖強，然爲先有少罪，隨便受卻，身業具淨，豈不怪哉！」吏東引入一院，其門極小。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平生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碗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吉光即雲：「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時素未誦經，蘇後，遂誦得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不缺，吉光其時尚存。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出《冥雜記》，黃本作《冥祥記》，明抄本作《冥報記》）

【譯文】

唐朝時，給吳王講授文學的師傅叫謝弘敞，是陳郡人。他的妻子是高陽的許氏，武德初年得病死去，過了四天又甦醒過來。據她說，她被二三十人拘捕後送到地獄，沒見到審案官本人，就先聽到官員喊自己的名字。雖然沒見到人，聽聲音像是自己的姑夫沈吉光。許氏就問道，「聽說話的聲像是沈丈，爲什麼沒有腦袋呢？」南方人對姑夫姨夫都叫「×丈」。這時只見沈吉光用手提着自己的頭，把頭放在胳膊上，並警告許氏說：「你就在這兒待著，千萬不要到西院去。等我爲你向上司求情，你得到允許後再出來。許氏就在原地待著。沈吉光過了一夜才又來見許氏，對許氏說：「這次把你拘到陰間，是因爲大王想讓你作樂伎。如果大王接見你，你就說你不懂得音樂和樂器。如果大王不信，你就讓我爲你作證。」過了片刻，有個官員抱着卷宗領許氏上堂，大王果然問許氏懂樂器不。許氏說：「不懂，沈吉光最知道我。」大王就問沈吉光，沈吉光回答說：「她真的不懂音樂。」大王說：「那還是早點把她送回去吧，這裏不要留她了。」當時沈吉光就想送許氏還陽，但卻在一旁和管案卷的官員商量辦法。許氏不懂他倆說些什麼，管案卷的官員就對許氏說：「你在人世雖然積了很多功德，但你過去也犯過罪。如果你在這裏把罪贖淨，帶着一個乾乾淨淨的無罪之身回到人世，那該多麼痛快！」說罷就領着許氏向東進了一個小院，院門非常小。許氏看見院裏有人正在受刑，心裏十分害怕，就向主管的官員哀求道，「我在人世時一直行善積德，沒犯過什麼罪，爲什麼要讓我到這裏來受刑啊？」主管回答說：「你曾經用不乾淨的碗盛飯給老人喫，所以應該受刑才能回人世。」然後就把燒化了的銅汁灌進許氏的嘴裏，許氏覺得嘴裏又若又疼。等甦醒時，嘴裏全燒爛了。沈吉光就對主管說：「可以在此接受一本佛經，把它帶回去，唸經拜佛不可懈怠，從此以後就可以保你活到八十還有餘。」許氏在人世時，從來沒有念過經，還陽後，就背誦了一卷經文，遍訪人世間誰也不會她唸的這一本經。一直到現在，許氏堅守佛戒從不鬆懈。沈吉光那時還活着，兩年後被人害死。凡是他的親屬中將要死的人，三年前沈吉光就會在陰間看到。許氏的叔伯弟弟仁則曾說過這件事。

梁氏

咸陽有婦人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雲，被收至一大院，見廳上有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勘問，此婦人合死不。有吏人齎一案雲：「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誤追（「誤追」原作「追耳」，據明抄本改）。」官人敕左右，即放還。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雲：「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別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砍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以後，永斷酒肉，至令猶存。（出《冥報拾遺》）

【譯文】

咸陽有個姓梁的女人，唐貞觀年間死了，過了七天又活過來。她自己說，死後被拘押在一個大院裏，見堂上有個大官伏在桌子上，手裏拿着筆，兩旁站着很多侍從。大官命手下人查一查梁氏該不該死。這時有個官員拿來一個卷宗報告說：「梁氏和一個該死的人同名同姓，所以抓錯了她。」大官告訴左右的人立刻放梁氏回陽世。這時那官員向大官說：「不知道這個梁氏在人間犯沒犯罪，如果她有罪，應該讓她受刑贖罪後，再放他還陽。」大官就命人查看梁氏的卷宗，查完後報告說：「梁氏只有一件好罵人的罪，別的罪倒沒有。」於是命一個鬼卒把梁氏的舌頭拔出來，另一個鬼卒用斧子砍舌頭，每天上好幾次這樣的刑罰。過了七天，才送梁氏回人間。梁氏先是覺得好像掉下一個深崖，過了片刻又像是突然睡醒了，就復活過來。家裏人看她的舌頭仍然又腫又爛。從此以後，梁氏不但不再罵人，連喝酒喫肉的罪過都不犯了，至今她還活着。

朱氏

唐鄭州武陽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雲，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時，負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送還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爲白我娘，努力爲造像修福。」朱即告某乙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男貌狀，有同平生。其母亦對之流涕，覷欷久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代鄭州武陽縣有個婦女朱氏，他丈夫原先欠一名外縣人絹綢，丈夫死後，就沒人去還了。貞觀末年，朱氏婦女病死，過了一夜又甦醒過來。據她自己說，被人抓到一個府衙，衙裏的一個官員說：「我是司命府史。你丈夫生前欠了我家若干定絹綢，沒有還，所以我把你抓來了。現在我馬上把你放回去，你回去後要趕快準備好絹綢，到某縣某村還給我母親。如果不還，我會馬上再把你抓到陰間來！你還絹時順便告訴我娘，要好生造神像積功德。」朱氏還陽後就把這事告訴鄉親某乙，拿了絹綢還給那外縣人的母親，並訴說了陰間當司命的那個人的相貌形狀。外縣人的母親一聽，他兒子的模樣跟活着時一樣，就感嘆了很久，哭了一場。

李強名妻

隴西李強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強名爲南海丞。方署月，妻因暴疾卒。廣州囂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墼圍而封之。強名痛其妻夭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墼棺中，即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強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狘。強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強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既曉，強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姿。袨服靚妝，人間殊絕矣。強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從。強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即杜口，雖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豔美，皆曰：「目所未睹。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既強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強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才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出《記聞》）

【譯文】

隴西人李強名的妻子是清河人崔氏，長得很漂亮，生了個兒子已經七歲了。開元二十二年，強名當南海丞，正是天熱的時候，妻子崔氏得了急病死了。廣州那地方特別熱，崔氏死後棺材入土，又在棺外用磚坯子封死。崔氏正當盛年暴死，強名又是遠在邊地作官，所以心裏十分悲痛，哭得十分傷心，好幾天哭聲不絕。幾天後，妻子忽然託夢給強名說，」我的陽壽還沒盡，現在上帝答應讓我復活。可是我的肉身已腐爛了，上帝要派天上的老鼠爲我生肌肉皮膚。十天以後，會有大老鼠在我的棺材裏出入，那時我就會復活了。不過你得把咱家的門窗關嚴，等七七四十九天，然後再開我的門，擡出我的身子，那時我才真復活了。」第二天早上，強名向家裏人說他昨夜的夢，沒想到他家的僕人和他的小老婆也做了同樣的夢。十多天後，忽見有幾頭白色的老鼠在崔氏的墳墓裏出入，像小豬那麼大，強名很奇怪，就試着把棺材打開，看見妻子的骨頭上果然長出了肉，全身都有了肉，強名就趕快再把棺材封好。過了四十八天，崔氏又託夢說：「我明天早晨就復活了，該把我擡出來了。」天亮後，強名又打開了棺材，見妻子已經活過來了。把妻子扶出來，讓她洗了澡。崔氏本來就很漂亮，復活以後，比過去更加美麗。膚色像美玉一樣，體態婀娜多姿，衣服華美裝束漂亮，簡直是人世上的絕色美人，強名喜不自勝。當時的廣州都督唐昭聽說這事，就讓他的夫人到強名家去看看。唐昭的夫人帶着別駕官以下的夫人們來到強名家，崔氏盛裝見都督夫人，和夫人平等的行禮拜見，並接受了其他夫人們的施禮。大家仔細一看，崔氏簡直美得像天仙一樣。崔氏說話飲食和正常人一樣，只是很少說話。大家問她話，好半天她才應一句。如果問她陰間的情形，就絕口不談，就是對她的丈夫也不說陰間的事。第二天，唐都督的夫人設了酒宴請來崔氏，官場上各位官員的夫人們都來看崔氏。她們都非常讚賞崔氏豔麗端莊，都說從沒見過這樣的美人。接着，別駕夫人、長史夫人等都陸續設宴，請崔氏到家做客，都督夫人每次都參加宴會作陪。這樣過了二十天，崔氏出入舉止都和常人一樣，只是比未死前更沉靜寡言。後來強名到桂林出差，七十天才回來。強名出差在外時，很多人家還是依次接待崔氏，沒有一點病或不適。強名回來後沒幾天，崔氏又說有病，而且很重，一天後就死了。算一算她復活到再次死去，正好是一百天。有的人說，這大概是有什麼依附在她身上。

荊州女子

開元二十三年，荊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見冥途善惡，國家休咎。鬼王令其傳語於人主，荊州以聞，朝廷駭異，思見之。敕給驛騎，令至洛。行至南陽，遂喑不能言，更無所識。至都，以其妄也，遽歸。（出《記聞》）

【譯文】

唐代開元二十三年，荊州有個女子死了三天又復活了。她說不但看見了陰間的一切善惡因果，而且知道了國家的興衰大事，並說鬼王讓她給人間的皇帝帶了口信。荊州把此事上報朝廷，朝廷十分震驚，皇上想親自見一見荊州女子。於是特命給她派來了驛站的馬，讓她到洛陽去。然而荊州女子走到南陽就突然變成了啞巴，不能說話，而且什麼也分辨不清。到了京都洛陽，朝廷一看她這個樣子，認爲她是瘋子，立刻把她打發回去了。

周哲滯妻

汝南周哲滯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爲功德。唯有一紅地繡珠綴背襠，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施（「施」原作「言」，據明抄本改）。其疾轉劇。又命佛工，以背襠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羣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羣鬼乃遷延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羣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家人號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鑄二佛也。（出《廣異記》）

【譯文】

汝南周哲滯的妻子，是戶部侍郎席豫的女兒。唐天寶年間，席氏得了急病，病危得快要死了。席氏平時有些衣服，大都施捨給窮人積了功德，只有一件紅色綴着珠子的坎肩，由於是她母親給的，非常喜愛，沒有施捨出去。後來，席氏的病更加重了，就把坎肩給了塑佛像的工匠，讓工匠把坎肩賣掉塑兩尊佛像。佛像還沒最後完工，席氏就死了。死後她被一羣鬼又打又拉地爬一座大山，忽然聽到背後有兩個人呼喊，讓他們站住，鬼卒們就都站住不敢動。那兩個人趕了上來，一看渾身漆黑，滿臉是灰土，那羣鬼嚇得都逃散了。那兩個人就領着席氏回家，到家後聽見家裏人正在號哭，兩個人領着席氏一直來到她的屍體前，讓她進入自己的身子裏，席氏就活過來了。那兩個人，原來就是新塑的兩個佛像。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水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雲：「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戲調，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豔絕無雙，爲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爲是其存者，因與爲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躍，立候於船外。時天無纖雲，月甚清朗。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彌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爲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蓆，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爲開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旦，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幃幕於岸側，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雲：「先女死，屍柩亦在舟中。」女既蘇，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號爲禮會村也。（出《廣異記》）

【譯文】

吉州的長史劉某沒有兒子，只生了三個女兒，都十分秀麗，劉長史很喜歡她們。長女十二歲，病死在官舍裏。劉長史向來和任司丘掾的高廣處得很好，兩個人做官的任期都滿了，就一同回故鄉。劉長史用船載着死去的女兒，高廣也乘船一同上路。高廣有個兒子，十分聰明，儀表也很瀟灑。船走到豫章縣時，由於江水枯淺船不能走，只好停下來等水漲後再走。劉、高兩家的船相離只有一百多步，所以兩家人天天有來往。一天夜裏，高廣的兒子獨自在船裏看書，二更以後，有一個丫環約十四五歲，長得很不錯，直接來見高公子說：「劉長史船裏的蠟燭滅了，向您借個火。」高公子看這個丫環生得貌美，心裏很喜愛，就和她調笑，丫環也半推半就地不拒絕。後來丫環說：「我算不了什麼，我們家的小姐那才叫豔麗無雙呢。我可以替你向她通通消息，一定能成你倆的美事。」高公子又驚又喜，以爲丫環說的小姐就是現在活着的，就和丫環約好了見小姐的時間。第二天夜裏，那丫環又來了，對高公子說：「事已成了，你現在就等着吧。」高公子喜不自勝，就站在船外等待。這時天上一點雲彩也沒有，月色十分清朗。過了片刻，遠遠看見一個女子從後面的船上走出來，和那丫環一齊向他走來。離着還有十幾步，就覺得那小姐真是光彩煥發，香氣襲人。高公子心旌搖盪得控制不住自己，就迎上前去拉起小姐的手，小姐也一下撲進高公子懷裏，十分動情。兩個人就進了船裏，親親熱熱地過了一夜。從此小姐每夜都來，兩人的感情越來越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小姐忽然對高公子說：「我想告訴你一件十分祕密的事，你不會嫌我怪我吧？」高公子說：「你儘管說吧。」小姐就說：「我就是劉長史死去的女兒，命裏該着復生，並和你成爲夫妻。如果你真的喜歡我並願意娶我，就應該告訴家裏，讓他們知道。」高公子聽後大喜說：「陰陽兩界的男女結合，這是千年沒有的事，而且我倆還能終生結爲夫妻，這是多麼好的事啊！」小姐又說：「三天後我就會復活，你就讓人打開我的棺木。夜裏讓我的臉接天上的露水，白天做稀粥給我喝，我就能活過來了。」高公子答應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這事告訴了父親高廣。高廣不太相信，但覺得這事太奇怪了，就讓高公子也去對劉長史去說。劉長史的夫人一聽十分生氣地說：「我的女兒連屍體都爛了，你怎麼竟敢這樣玷污死去的人呢？」堅決不答應高公子的請求，高公子就苦苦地哀求。這天夜裏，劉長史和他夫人都夢見女兒來對他們說：「我命中該復生，上天的旨意讓我和高公子結合，現在你們這樣堅決的拒絕，莫非不願意讓女兒我復生嗎？」劉長史和夫人醒來後，才恍然大悟。再加上高公子描述女兒的衣服容貌都十分對頭，就答應了高公子。三天以後，家人共同打開劉小姐的棺木，見小姐的氣色非常好，身上已有了暖氣，家裏人又驚又喜，就在河岸上圍起了布幕，把小姐抬到裏面。夜裏仰面來接露水，做稀粥白天給小姐喝。她的父母都守在她身旁。這時，小姐開始能呼息了，並稍稍睜開了眼睛。到了晚上就能說話了，幾天後就完全恢復得和好人一樣了。高廣問劉長史丫環是怎麼回事，劉長史說：「這丫環是在女兒之前死的，丫環的棺材也在船中放着。」現在小姐復活了，那丫環最後又來了，哭着和小姐訣別。於是高、劉兩家選定了一個好日子，就在當地爲高公子和劉小姐舉行了婚禮。後來他們生了好幾個孩子。這件事使這河邊的村子也出了名，人們都把這村子叫作「禮會村。」

盧頊表姨

洛州刺史盧頊表姨常畜一狗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爲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爲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廣其請，只加一紀，某潛以改十二年爲二十，以報養育之恩。」有頃李至，伏願白之本名，無爲夫人之號，懇將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別坐語笑。麗人首以圖乙改年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報，萬不獲一，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事則匪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爲痤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牆，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後申謝於夢寐之間。後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錄》）

【譯文】

洛州刺史盧頊的表姨，曾經養了一隻小狗，名叫「花子」，十分喜愛。有一天，花子忽然丟了，可能是被人打死了。過了幾個月，盧氏忽然死了。她到了冥間，見到一個姓李的判官。李判官對她說：「夫人的陽壽快要完了，但有人替你重新算了一下，讓你再活十二年。」盧氏拜謝後走出來，在陰間的大街上看見一個高大的府第，裏面有個美人，被十幾個丫環簇擁着剛走出門前的影壁，看見了盧氏。美人讓丫環把盧氏請到家裏，問盧氏道，「夫人還認識我嗎？」盧氏說：「我想不起來了。」美女說：「我就是花子啊。在陽間，我承蒙你不以我是個動物畜牲而輕視我，非常細心地養育我，使我感恩不盡。我現在是李判官的姨太太，昨天在大堂上爲你爭取添加陽壽的就是我。冥司沒有完全允准我的請求，只給你加壽十二年，我想把十二年改爲二十年，以報答你對我的養育之恩。」這時外面丫環報說李判官來了，「花子」就偷偷對盧氏說：「你把你的原名告訴我，不要說你當夫人的名號，我就用你的本名再向李判官爲你說已增壽。」李判官正要責備她，坐在一旁和「花子」說笑。花子就向李判官說已把盧氏的十二年陽壽改爲二十年。李判官正要責備她，「花子」就說：「我平生得到夫人的恩德，以此來回報，只不過是報答了人家萬分之一罷了，想來不會使你爲難的。」李判官很痛快的答應說：「這事雖然不好辦，但念你這樣懇切地求我，就答應你吧。」花子和盧氏告別時說：「請你把我的屍體收起來，把我埋掉。我的屍體在履信坊街的北牆下，被人扔在糞坑裏。」盧氏還陽後，按「花子」說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了它的屍體，就用埋葬兒子的的禮儀，把「花子」的屍體埋掉。後來，「花子」又給盧氏託夢表示感謝。盧氏果然又活了二十年纔去世。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至，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秉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磚，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舍磚於棺，揹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發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至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曰：「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鹹嘆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出《原化記》）

【譯文】

有個姓劉的人，年輕時很俠義，膽子也很大，曾到楚州淮陰遊歷，結交了不少地面上的青皮後生。劉某的鄰居王氏有個女兒，劉某曾去求婚，王氏沒有同意。過了幾年，因爲生活無着落，劉某就從軍當了兵。幾年後兵役期滿，劉某就又回到楚州，和當年結交的那幫哥們兒重逢，都十分高興，常常在一起騎馬出遊，白天打獵，晚上就在花街柳巷聚會。有一次劉某一夥又出城遊玩，看見一個塌壞的墳墓，棺材都露在外面。遊玩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喝酒。這時是夏天的夜晚，忽然來了一場暴雨。大家就開玩笑說：「誰敢把一件東西送到那座壞墓的棺材上？」劉某仗着酒力膽氣更壯，就說：「我能！」大家說：「如果你真能作到，我們大家共同出錢明天辦一桌酒席來犒賞你。」於是就拿來一塊土坯，把大家的名字都寫在坯上，讓劉某拿到墓地去，大家一邊喝酒一面等着。劉某獨自一個人上了路，半夜時分來到壞墓前。這時月亮剛剛出來，影影綽綽看見有個東西蹲在棺材上，仔細一看，是個死了的女人。劉某就把那塊土坯放在棺材上，背起那具女屍往回走。朋友們正在屋裏談笑，忽然聽得劉某推門，好像揹着一件很重的東西。門開後，劉某一直走到燈前，把女屍放在地上，那女屍竟直挺挺地站着，臉上還擦着胭粉，頭髮半披着。朋友們都驚呆了，有的嚇得逃掉，有的嚇得趴在地上。劉某對大家說：「這是我的妻子。」然後就摟着女屍上牀一同睡下了，大家更加害怕。睡到四更時分，劉某忽然覺得女子的鼻子和嘴微微有氣，仔細察看，這女子竟活過來了。問她是怎麼回事，回答說她是王氏之女，得急病死了，不知怎麼會到了這裏。這時天還沒亮，劉某打來水，讓女子洗臉洗手，整理梳妝，這女子的病已經完全好了。後來鄉鄰們就紛紛傳告，說王氏女將出嫁時突然死亡，還沒入殮，昨天夜裏下雨打雷時，屍體忽然不見了。劉某就到王氏家講了這件事，王氏悲喜交加，就把女兒嫁給他了。人們都驚歎陰陽兩界竟能成就了婚事，也佩服劉某的膽量真是太大了。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士謝又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又損爲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推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雲，爲舅姑所召去，雲我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閒潔，但苦無水。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爲？」因逐之使回。走出門，遂蘇。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延陵村有個人的妻子死了，請靈寶觀的道士謝又損來作道場超度亡靈。這女人死了已有半個月，忽然聽見她在棺材裏又敲又喊，人們都嚇得逃散了，她的丈夫打開棺材看，那女人竟坐了起來，不一會就能說話了。她說：「我是被我公婆召到陰間去的，他們說身邊沒人侍奉，召我去給他們做飯。他們住的地方倒很寬敞乾淨，只是苦於沒有水。有一天，我看見一條溝裏有很清的水，就打了水淘米作飯。婆婆看見了大怒說，『我不知道你竟是這麼不乾淨！讓你來真是什麼也幹不了。』然後就把我趕出了門。我一出門，就甦醒過來了。」這個女人到現在還活得很太平。

趙某妻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大殮，忽大叫而活。云爲吏所錄，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事及領囚禁者甚衆。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趨出，路經一橋，數十人方修橋，無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鄰婦暴卒，不復蘇矣。（出《稽神錄》）

【譯文】

丁亥那年，浙西有個在官府當禮賓官的趙某，妻子死了還沒有入殮，忽然大叫一聲活了過來。她說被一個陰間的官吏抓了去，到了鶴林門裏，來到一個府衙前。門前警衛森嚴，裏面官員審案和領出領進的囚犯很多。那官吏把她帶到大堂前，只見堂上兩個官員相對而坐，一個穿綠衣，一個穿白衣。綠衣官員看見她後就對帶她來的官吏說：「你抓錯了，不是她，快把她送回去吧。」白衣官員卻說：「既然已經抓來了，何必再送回去呢？」綠衣官員不同意，兩個官員爭執了有一頓飯工夫，綠衣官員生氣了，斥責那個官吏說：「我命令你馬上把她送回去！」那官吏抓着她急忙出了府衙。路上經過一座橋，有幾十個人正在修橋，但橋上沒有板子，光有釘子。官吏抓着她過橋，釘子扎傷了她的腳，她痛得大喊了一聲，就活過來了。不久，鄰居的一個女人就突然死了，而且再也沒有復活。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祜 王練 向靖女 崔彥武 岐王範 太華公主 馬家兒 採娘 劉三複 圓觀

羊祜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鄰子也。（出《獨異記》）

【譯文】

晉朝人羊祜三歲的時候，乳母抱着他出去遊玩，他在東鄰的樹洞中找到一隻金環。東鄰說，「我兒子七歲的時候落到井裏淹死了，他活着的時候曾經玩弄過這隻金環，但不知道他丟到哪裏去了。」於是請算命先生推算羊祜的前身，結果正是東鄰人家的兒子。

王練

王練字玄明，瑯琊人，宋侍中。父珉，字悉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雲：「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纔行，正可爲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鹹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雲。（出《冥祥記》）

【譯文】

王練的字叫玄明，是瑯琊人，南北朝時任宋代的侍中。王練的父親叫王珉，字季琰，東晉時做過中書令。王珉認識的人中有一個胡人和尚。這個和尚每當看到王珉的風采，都十分崇敬和欣喜。他經常對他的師兄弟說：「如果我生得晚，能給王珉作兒子，就心滿意足了。」王珉聽說後同他開玩笑說：「法師的才能和品行，正可以作我的兒子。」過了不長時間，和尚就病死了，和尚死後一年多王練出生。王練剛會說話，就懂得外國的語言。國內少見的奇珍異寶，銅器珠貝，王練生下來從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但他卻能立即叫出名字來，而且能夠說出這些東西出產在什麼地方。王練還非常願意親近各國的胡人，超過了親近漢族人。王珉感悟到兒子的前身就是那個胡人和尚，於是找了一個代表閱歷豐富的意思的「練」字，爲兒子起名叫「王練」。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取數個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出《冥詳記》）

【譯文】

向靖的字叫奉仁，是河內人。他住在吳興郡的時候，有一個女兒，活了幾歲就死了。他女兒剛得病的時候，有一次玩一把小刀，她母親奪刀她不給，爭奪中小刀刺傷了她母親的手。女兒死後一年，她母親又生下一女。女孩四歲那年，對他母親說：「從前那把小刀在哪？」她母親說沒有了。女兒說：「過去爲爭奪小刀，還刺傷了母親的手，怎麼說沒有了呢？」她母親感到非常驚奇，便把這件事告訴了向靖。向靖問：「先前那把小刀還在不在？」女孩的母親回答說：「因爲思念從前那個女兒心裏很悲痛，所以那把小刀一直沒再使用。」向靖說：「你可以拿幾把同樣的小刀，同原來那把混放在一起，讓女兒辯認。」女孩見到小刀非常高興，立即從中找出了先前那把小刀。

崔彥武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常在此中爲婦人，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者所讀《法華經》並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恆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己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物（「物」原作「處」，據明抄本改）。」彥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發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發。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出《冥雜錄》）

【譯文】

隋朝開皇年間，魏州刺史博陵人崔彥武，巡視所管轄的部屬來到一個市鎮，突然又驚又喜，對跟隨他的人說：「我從前曾經在這裏做過女人，現在仍記得原來的住處。」於是騎馬走進深長的小巷，拐彎抹腳來到一家門前，命人敲門。這家的男主人年齡很大，走出來拜見客人。崔彥武走進門去，先來到客廳，向東牆上看，離地七八尺高，有一處隆起的地方。他對主人說：「我過去讀的《法華經》和五隻金釵一起藏在這面牆壁中隆起的地方。那部經書第七卷最後一頁，被火燒去幾行文字。我現在每當背誦這部經書，到第七卷的末尾，總是想不起來失去的文字。」於是他令人鑿開牆壁，果然得到了一個裝經書的匣子。打開經書查看第七卷的末尾和拿到的金釵，同他說的一樣。主人哭泣着說：「我妻子在世的時候，經常讀這部《法華經》，金釵也是她的東西。」崔彥武來到庭前的槐樹下說：「我快要生孩子的時候，自己剪下了一縷頭髮放在了這棵槐樹的樹洞中。」試着叫人在樹洞中尋找，果然找到了頭髮。主人見此情景悲喜交集。崔彥武留下一些衣物，又給了主人很多錢，然後離開了。

岐王範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爲奏天曹。聞天曹報答雲：「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爲範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愛寺僧爲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雲：「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爲貴人作子。當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竟以此亡。經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歲，恆求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遊歷，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鴿迨盡耳。（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初年，岐王李範因爲沒有兒子，請道士淨能爲他奏請天曹，求上天賜給他一個兒子。上天回答說，李範命中無子。淨能又第二次奏請天曹，爲李範求子。上天命令兩個小鬼去敬愛寺索取一個和尚作岐王李範的兒子，可是兩個小鬼竟錯誤地來到善慧寺大德和尚的房中。大德說：「這一定是弄錯了，我研究的是清心寡慾，知足常樂的學問，不應當作富貴人家兒子，應當是敬愛寺的另一個和尚。」兩個小鬼於是不見了，同時敬愛寺的一個和尚突然死去。過了一年，岐王生了個兒子。這孩子到了六七歲時，總是要求到敬愛寺去朝拜。岐王也知道這其中的原因，就任憑他隨便到那裏去。他兒子來到寺院，像是對這裏的一切都很熟悉並很有感情。到了十多歲時，這孩子竟然性情大變，不行善事，只是喜歡玩彈弓，把寺院裏的鴿子全都用彈弓打光了。

太華公主

世傳太華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爲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嗔。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恆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回指雲：「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廣異記》）

【譯文】

傳說太華公主的前身是唐高宗的王皇后，所以她雖然是武妃所生，可是從來沒有露出過笑容，見了武妃就生氣。她幾歲的時候，忽然要念珠。服侍她的人問她哪裏有念珠，她堅持說有。但服侍她的人不知道放在哪裏。雖然當年王皇后死的很慘，但生前所居住的宮殿，以及平時的一些玩物還保存着。後來保姆抱着公主從王皇后住過的宮殿經過，公主回頭指着宮殿說：「我的念珠就在殿內寶帳的東北角。」派人去尋找，果然找到了。

馬家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又夢此兒來雲：「當與娘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雲：「此是兒舊舍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的和尚玄高，俗家姓趙。他哥哥的兒子，前世是同村馬家的兒子，貞觀末年死去。臨死的時候，他對母親說：「兒子與趙宗家命中有緣，死後應當給同村的趙宗作孫子。」他母親不信，就用墨在兒子的右胳膊時上點了一個記號。趙宗的兒媳婦也夢見馬家的兒子來說：「我應當給娘做兒子。」因此而懷孕。她夢中見到的人，和馬家的兒子一樣。孩子生下來後，檢驗他胳膊上的黑色墨跡，還在原來的地方。這個孩子長到三歲時，沒人引導，便自己走向馬家，並說：「這是我原來住的地方。」

採娘

鄭氏肅宗時爲潤州刺史，兄偘，嫂張氏。女年十六，名採娘。淑慎有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夜，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採娘曰：「吾織女，汝求何福？」曰：「願工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觀之，則空紙矣（「矣」原作「以」，據明抄本改），其針跡猶在。張數女皆卒，採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娠，嘆曰：「男女五人矣，皆夭（「夭」原作「幼」，據明抄本改），復懷何爲？」將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採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身終，當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耳。」母異之，乃不服藥。採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動所匿之物，兒啼哭。張氏哭女，其兒亦哭。罷即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遺》）

【譯文】

有一個姓鄭的人在唐肅宗時做潤州刺史，他的哥哥叫鄭偘，嫂子姓張。哥嫂有個女兒十六歲，名叫採娘，賢淑而又美麗。七月初七的夜晚，採娘擺上香案，向織女祈禱。當天夜裏，她夢見仙人乘坐的用羽毛裝飾的車蓋遮蔽了天空。車子停下來以後有人對採娘說：「我是織女，你請求得到什麼福分？」採娘說：「願我能獲得高超的針線活技藝。」於是織女送給採娘一根金針。針長一寸多，綴在紙上，放在採孃的裙帶裏，並告訴採娘，只要你三天不說話，你就會變得特別巧，如果做不到，就會變成男人。過了兩天，採娘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母親感到奇怪要看那根針，見只是空紙，但針跡還在。張氏原有幾個兒女都已經先後死了，採娘自發生這件事後又忽然病得不能說話。張氏這時又有了身孕，她嘆息說：「男女五個孩子，都沒有養大，我還要孩子幹什麼？」就要吃藥打掉胎兒。她端起藥碗正要喝下去的時候，採娘在昏迷之中，突然喊殺人。母親驚異地問採娘爲什麼喊殺人，採娘說：「我的女身死去後，當成爲男子，母親懷着的就是。我知道母親就要服藥，情急之下，就那樣喊了。」母親感到奇怪，就不再吃藥，採娘不久就死了。埋葬了採娘，她母親十分悲痛非常想念她，就把她平常玩耍的物品收拾好保存起來，不到一個月，就生下一個男孩。有人動那些收藏起來的東西，男孩就哭。張氏思念女兒哭時，男孩也哭，張氏不哭了男孩也不哭了。到了男孩能說話的時候，經常拿起採娘原來玩過的東西。後來這男孩官做到柱史。

劉三複

劉三複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詣闕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複能記三生事，雲，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複乘馬，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靈樞，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劉三複這個人，因爲文章寫得好得到李德裕的賞識。李德裕在浙西的時候，推薦他到朝廷去考試，他考中後被錄用，曾經多次擔任尚書。劉三複能記住三輩子的事。他說：「我前世曾經做過馬，馬經常口渴，遠遠地看見驛站就因高興而嘶鳴。如果傷了蹄子就痛得連心。」後來劉三複騎馬時，遇到堅硬而貧瘠的土地，必然放慢速度，如果遇到石頭多的道路，必然下馬步行。他家不設門檻，害怕傷了馬蹄。他兒子劉鄴，皇上下詔賜他做官。到了朝廷後，上表爲李德裕昭雪。用珠崖產的珍珠裝飾的棺材，將李德裕歸葬洛中，以報李德裕對他父親的恩惠。朝中的官員無不稱讚劉鄴。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憕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招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出（「出」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訣。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洎，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鞗達錦鐺，負甕（「甕」原作「人」，據明抄本改）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即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公相見」原作「相見公」，據明抄本改。）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回棹，言歸惠林。詢間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叩」原作「叱」，據明抄本改。）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卻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己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儀大夫，二年亡。（出《甘澤謠》）

【譯文】

唐朝大曆末年，洛陽惠林寺有個叫圓觀的和尚會耕種田地，有很多糧食和布匹。他除了研究佛學之外，對音樂也很精通，當時人們都叫他富和尚，但不知道他的來歷。諫議大夫李源，本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天寶年間，他整天喫喝玩樂，沉醉於歌舞之中。他的父李憕鎮守邊關，被賊兵俘虜。李源被迫喫粗糧穿粗布衣服，落腳在惠林寺，將全部家產捐獻給寺院。寺裏的和尚每天給他一份飲食，不給他僕人使用，並且不告訴外界的消息。他只和圓觀和尚結爲知心朋友。兩個人經常促膝談話，從早晨能談到黃昏。當時的人認爲他們兩個人一個清白一個渾濁，在一起不合道理。所以經常譏諷和嘲笑他倆。這樣過了三十年，兩個人都老了。一天，兩位老人相約要同遊蜀州，到青城峨嵋去訪仙求藥。圓觀想要遊經長安，從斜谷出去，李源想要經過荊州，從三峽出去。他們不停地爲這兩條路線爭論，半年時間也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源說：「我已經斷絕了塵世的事情，怎麼能從兩朝的京城路過呢？」圓觀說：「走哪條路本來由不得個人意願的，就從三峽出去吧。」於是二人從荊江上三峽。船行到南洎時停在山腳下。他們看見有幾個婦女，衣裙豔麗，揹着水罐到江邊打水。圓觀見到她們流着淚說：「我不想到這裏，就是怕見到這幾個婦人啊。」李源驚奇地問：「我們從此峽出來，見到不少這樣的婦女，你爲什麼只哭這幾個女人？」圓觀說：「他們當中有一個姓王的孕婦，是我來世託身的處所。她懷孕三年，還沒有把孩子生下來，就是因爲我沒死的緣故。今天既然見到了她，是我命有所歸，也就是佛教所說的循環輪迴。」然後又對李源說：「請您爲我念誦咒語，使我快點投生。你的行船小駐幾天，把我埋葬在山下。嬰兒出生三天後，你到那家去尋訪，要是嬰兒見到你一笑，就是他認識你。十二年以後，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是與你相見的日子。」李源這時對這次出行很後悔，並對這件事感到極度悲哀。於是將那個婦人叫過來，告訴她做好生孩子的準備。那個婦人高興地回到家裏。不一會，婦人的親屬都到了，把魚乾和酒祭獻於江邊。李源前往爲授朱字。圓觀沐浴後，換了一身新衣服。當晚，圓觀死了而孕婦生下了孩子。李源過了三天去看新生的嬰兒。襁褓中的嬰兒就能認人，果然朝李源一笑。李源的淚水流了下來，把這件事詳細地告訴了王氏。於是王氏拿出很多錢來埋葬了圓觀。第二天，李源上船，返回惠林寺。他向算命先生請教。才知道這件事是命中註定的。到了第十二年的秋天八月，李源直接來到杭州，赴圓觀的約會。中秋節這天夜晚，天竺寺附近，山雨初晴，灑滿月色，他正不知道到哪裏去尋找圓觀，突然看見葛洪川畔，有牧童唱着竹枝詞，騎在牛背上敲打着牛角，扎着兩個髮髻，穿着一身短衣，一會就到了天竺寺前，原來正是圓觀。李源拜見說：「觀老可健康嗎？」牧童卻對李源說：「你真是有信譽的人。我與你走的道路不同，小心不要相互接近。你俗緣未盡，但願能勤奮修行。如果你勤奮修行不懶惰，我們還會很快相見。」李源因爲不能同圓觀暢敘以往的友情。不由得望着圓觀流淚。圓觀又唱起竹枝詞，一步步向前走去。山長水遠，還能聽見歌聲，歌聲深切韻律高亢，不知唱的什麼。初到寺前時唱的是：「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還有一段唱的是：「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己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又過了三年，李源當上了諫議大夫，做官三年死去。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顧非熊 齊君房 劉立 張克勤 孫緬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傑 袁滋 崔四八

馬思道

顧非熊

顧況有子，數歲而卒，況悲傷不已，爲詩哭之雲：「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跡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雖卒，魂神常在其家，每聞父哭聲，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勿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顧非熊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顧況有一個兒子，活了不幾歲就死去了。顧況悲痛不止，作詩悼念兒子說：「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跡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顧況的兒子雖然已死，但他的魂魄卻經常在家中飄蕩。每當他聽到父親的哭聲，心裏非常感動。於是他發誓：如果將來再投生爲人，還做顧家的兒子。有一天，他好象被人帶到一個地方，有一個象縣官模樣的人，判決命令他到顧家託生，再往後就失去了知覺。過了一段時間，他忽然覺得心裏明白了，睜開眼睛，看到了家中和自己的弟兄，身邊站滿了親人。唯獨不能說話，知道自己已經重新託生。對從這以後的事情，他又記不清了。他長到七歲時，他的哥哥和他玩耍時打了他。他忽然說：「我是你的哥哥，你爲什麼打我？」一家人都很驚詫。這時，他才把前生的事講述出來，每件事都絲毫不差。弟弟、妹妹的小名全都能叫出來。他就是顧非熊。

齊君房

齊君房者，家於吳。自幼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性。及壯有篇詠，則不甚清新。常爲凍餒所驅，役役於吳楚間，以四五六七言干謁，多不遇侯伯禮接。雖時所獲，未嘗積一金。貯布袋，脫滿一繩，則必病，罄而復愈。元和初，遊錢塘，時屬凶年箕斂，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飧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去，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俄爾有胡僧自西而來，亦臨流而坐。顧君房笑曰：「法師，諳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即足矣。法師之呼，一何謬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說乎？」僧曰：「子應爲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豈止於前生爾。」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華》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今則斷攀緣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爲法師矣。」「悟法師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爾爲凍餒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日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圓修，困於今日。」僧曰：「過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禪味曾羶，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傴影曲，報應宜然。」君房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庶有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中，出一鏡，背面皆瑩徹。謂君房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限，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鏡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戒，法名鏡空。大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遂聞斯說。因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無答。乃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恆沙。兔而罝，犬而孥。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出《纂異記》）

【譯文】

有個人叫齊君房，家住在吳地。他自幼家境貧苦，雖然勤奮學習，但是能熟記的卻很少。成年以後，儘管寫了一些文章，但沒有什麼太新穎的地方。所以經常挨凍受餓，流落於吳楚一帶。他經常拿一些自己創作的四五六七言詩句去求助於人，但多半不被當權者賞識。雖然偶爾也能換來幾文賞錢，但從來沒有積攢下銀兩。既便錢袋中有些積蓄，也還剛滿一串，就必然得病。等到把積蓄的錢用光了，病也就好了。元和初年，他漫遊錢塘江。這時正值災荒年，官府卻趁機搜刮錢財。因此，他投奔十人也遇不到一個接待他的，只好每天到天竺寺去討早飯喫。有一天，他剛走到孤山寺西面，已經餓得受不了了，無法繼續趕路，只好面對江水哭泣流淚，悲痛地呻吟。過了一會，有個西方僧人從西面走來，也面對着大江坐下。然後轉過頭對齊君房笑着說：「法師，嚐到秀才在外旅遊的滋味了吧？」齊君房回答說：「旅遊的滋味已經嘗夠了，『法師』這個稱呼可太荒誕了。」僧人說：「你不記得在洛中同德寺講《法華經》的事情了嗎？」齊君房說：「我活了四十五歲，只漫遊往返於吳楚之間，從來沒有渡過長江，又怎麼能有到過洛中一說呢。」僧人說「你現在正被飢餓所煩惱，沒有時間來回憶以前的事情。」說着便伸手去口袋中摸出一枚象拳頭那麼大的紅棗來，對齊君房說：「這是我國出產的，喫下去可以知道過去和未來的事情，豈止生前的事呢。」齊君房餓極了，從僧人手中把棗拿過來就吃了下去。喫完後，覺得口中非常乾渴，就到泉邊捧起泉水喝起來。喝完水後，打呵欠，伸懶腰，感到非常睏倦，頭枕着石頭就睡着了。不一會兒，睡醒了。醒來後他忽然記起了在同德寺講《法華經》一事，並且就象發生在昨天一樣。於是他流着眼淚向僧人施禮問道：「震和尚如今在哪裏？」僧人說：「鑽研佛經沒有達到頂峯，再度到蜀地做和尚。現在已經斷了向上爬的塵緣了。」齊君房又問：「神上人現在何處」？僧人回答說：「以前的心願未能了結，聽說又做法師了。」「悟法師在哪裏？」回答說：「難道不記得他在香山寺石像前玩笑間許下的志願嗎？假若不能達到了悟無上菩提的境界，就要成爲有權勢的將相，前不久聽說他已經做了大將軍了。當時我們五個雲遊僧人，唯獨我得以解脫，也只有你還是個受凍捱餓的人哪。」齊君房流着淚說：「我四十多年來，每天只吃一餐飯，三十多年只有一件粗布衣服。人世間之俗事，早就想同他斷絕牽涉。爲什麼總是不能功德圓滿反而受難到現在呢」？僧人說：「過錯是發生在你教弟子的講堂之上，那裏你大講異端邪說，使弟子們產生疑惑，歪曲佛經真義，使禪味沾染了羶味。雖然你講經聲音渾厚響亮但始終不能修成正果。你身斜影歪，所以得到如今的報應。」齊君房又問：「如今我應該怎麼辦呢？」僧人說：「事到如今，我也沒有什麼辦法。前世之事，希望能夠對你有所警戒。」說着伸手到口袋中拿出一面鏡子，鏡子的背和麪都晶瑩剔透。僧人對齊君房說：「要知道貧賤的差別，苦樂的短長，佛法的興衰交替，我們教門的前途，可以看一看這面鏡子。」齊君房拿過鏡子仔細觀看。過了很久道謝說：「報應的因果，榮枯的道理。我都知道了。」僧人將鏡子收入口袋裏走了。剛走出十多步遠，便蹤跡皆無。這天晚上，齊君房到靈隱寺，剪掉頭髮，受了戒，取法號爲「鏡空」。大和元年，李玫在龍門天竺寺攻習學業，鏡空從香山敬善寺來看望他。於是，對李玫講了這段往事。並因此而又對李玫說：「我現在已經五十七歲了。做佛家弟子才十二年，拿鉢討喫日子還有許多年。等到了我棄世而去那天佛法會不會衰落呢？」李玫問什麼緣故，鏡空只是沉默而不答話。接着他叫人拿來筆硯，在茂經閣的北牆上題了幾行字。題字爲：興盛只是一時的，只有衰落是永恆的啊，狡兔入羅網，惡犬遭牽拿。牛虎相鬥損壞的是角和牙，寶檀到任何時候也不會泯滅其光華。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舍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我（「我」原作「後」，據明抄本改。）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師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部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筍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又（「又」原作「女」，據明抄本改）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鹹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婿。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劉立是長葛縣尉，他的妻子楊氏有一天突然對他說：「我把自己孱弱的身體寄託依附於您，十分感激你對我的厚愛。本以爲可以夫妻和睦白頭偕老。沒想到很快我會捨棄你而離開人世。」說完嗚嗚咽咽地哭起來，悲傷地無法控制自己。劉立說：「你平時一點病都沒有，怎麼會像你說的那樣呢？」楊氏說：「我這幾天十分睏乏，精神恍惚，自己覺得一定不會好了。我把小女兒美美託付給你。」接着又對劉立說：「等到美美長大成人後，希望你能留她二三年再嫁人。」當天晚上楊氏就死去了。十年以後，劉立不再做官，仍居住在長葛縣。當時的鄭師崔公是劉立的表丈人。有一天劉立去拜訪他，崔公待他很好。考慮到他很貧窮，便讓幕僚給各縣寫信，希望能接濟他。有個縣令，邀請劉立到城外去賞花。到了賞花那天，縣令臨時有事，不能一同前往，讓劉立先走一步，到郊外趙長官的莊院。劉立走了二三里路，看見一個杏園，杏花開得正豔。園中有十多個女子正在賞花。劉立勒住馬站在那裏觀看。其中有個女子，年紀大約十五六歲，走到牆邊偷偷看着劉立。劉立又走了百十步，就到了趙長官的宅院。進院後，看見人們匆匆忙忙地跑來跑去。好象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主人趙長官過了很長時間纔出來會客。趙長官告訴劉：「剛纔女兒同家人一起賞花，忽然得了急病，因此未能及時出來迎接你。」剛坐了一會，有一個婢女同趙長官耳語幾句，趙長官起身進入內室。這樣出出進進來回幾次。接着又聽到趙長官不住的嘆息，然後問劉立說：「你某年某月做過長葛縣尉嗎？」劉立說：「做過。」趙長官又問：「娶的是楊氏嗎？」劉立說：「對。」趙長官又問：「你有個女兒叫美美，有個僕人叫秋筍嗎？」劉立說：「是，今天給我牽馬的就是那個僕人。」趙長官又感嘆又驚訝。一會兒，有人喚秋筍進內宅。秋筍看見一個女子，大約十五六歲，眼中流着淚問她：「美美好嗎？」秋筍回答說：「平安無事。」秋筍拜別出來，不明白其中的緣由。劉立也對這事感到驚訝。輕聲問趙長官：「我不記得過去同您相識，爲什麼對我的一切都很瞭解呢？」趙長官把實情告訴給劉立說：「小女兒剛纔賞花，忽然昏死過去。等到甦醒過來後，她說前世曾經是你的妻子。現在雖然隔世轉生，可是與你的情愛並沒有斷絕。剛纔見到你，心情激動，不知不覺昏死過去。」劉立聽了感嘆很久。過不多時縣令也趕來了，客人全部到齊，趙長官把這件事又詳細講述了一遍，大家都感到很驚奇。劉立說：「我現在年紀還不算太大，也還有功名地位，願意同小姐求得隔生之姻緣。」大家都贊成此事。於是劉立就做了趙家的女婿。女兒美美反而比母親大了三歲。

張克勤

張克勤者，應明經舉。置一妾，頗愛之而無子。其家世祝華嶽神，禱請頗有驗。克勤母乃禱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憐，甚慧黠。後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經年，妻亦無子，母亦禱祈之。婦產一子，而最憐日羸弱，更禱神求祐。是夕，母見一人，紫綬金章，謂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今婦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卒，乃以朱塗右膊，黛記眉上，埋之，明年。克勤爲利州葭萌令，罷任，居利州。至錄事參軍韋副家，見一女至前再。克勤視之，頗類最憐。歸告其母，母取視之，女便欣然。謂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驗其塗記，宛然具在。其家人使人取女，猶眷眷不忍去焉。

【譯文】

張克勤參加明經考試，娶了一個小妾。他對這小妾非常寵愛，但是小妾沒有給他生孩子。他們家世代信奉華嶽神，拜祭祈求非常靈驗。張克勤的母親便祈禱神靈賜給他家一個孩子。後來克勤的小妾果然生了個男孩，取名叫最憐。這孩子非常聰明。五年以後，張克勤考中進士，娶妻多年也沒有生孩子。他的母親又去祈求神靈，兒媳果然也生了男孩。可是從那以後，最憐一天比一天消瘦，只好再去求助神保祐。當天晚上，克勤的母親夢見一個人，繫着紫絲帶，佩帶黃金印，對克勤的母親說：「你的兒子命中少子，先前生的那個孩子是我送來的，後來又讓生了第二個，頭一個兒子一定不會保全了，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挽救的。」謝謝他們的祭品後就走了。後來最憐果然死去了。死後家裏人用硃砂塗在他的右胳膊上，把黑色塗在他的眼眉上，埋葬了。第二年，張克勤任利州葭萌縣令。免職後，仍居住在利州。有一天他到錄事參軍韋副家去做客，一個小女孩前來同他見禮。張克勤看她長得非常象最憐，回家後把這件事告訴給他的母親。他母親讓人把她領來看一看，小女孩聽到後非常高興地答應了，並對家裏人說：「那裏也是我的家啊。」等到女孩來了，察看塗記的那些地方，印跡還在。女孩家派人前來領她回去，她還非常留戀地不願離去。

孫緬家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未嘗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瞪視。母怪問之，奴便笑雲：「娘子總角之時，曾着黃裙白裶襦，養一野狸，今猶憶否？」母亦省之。奴雲：「爾時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後，伏瓦溝中，聞娘子哭泣聲，至暮乃下，入東園，園有古冢，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爲獵人擊殪。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飢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見王，王雲：『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懼。』遂送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出《廣異記》）

【譯文】

曲沃縣尉孫緬的家奴，六歲還不會說話。有一天，孫緬的母親在臺階上坐着，家奴忽然用眼睛直瞪着她。孫母生氣地問他爲什麼這樣看她。家奴笑着說：「夫人您小時候，曾經穿過黃色的裙子，白色的短襖，並且養過一隻野貓，現在還記得不？」孫母也記得這些事。家奴又說：「那隻野貓就是我的前身。後來得機會逃走，潛伏在房頂上面的瓦溝裏，聽到夫人的哭聲了，夜裏我下來，進入東園，園內有座古墳，我就在那裏藏身生活。兩年後被獵人打死。死後我照例去見閻王，閻王說：「你沒有罪過，應當得到一個人身。」於是就託生到了海州，給一個乞丐當了兒子。一生都在飢餓寒冷之中，只活到二十歲就死了。死後又去見閻王，閻王說：「就讓你做富人的家奴吧，家奴的名稱雖然不好聽，但是無憂慮和危機。」於是得以來到這裏。現在奴才我已經轉世三次了，夫人依然健在，真是福大壽長。您說這不是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嗎？」

文澹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生（「生」原作不，據明抄本改）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才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何，失足墜井而卒。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胡蘆子並漆球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於諸兄。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翰林範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聞語》）

【譯文】

進士文澹品德行爲高尚，受到人們的推崇。他三四歲的時候，就知道前生的事情。文澹的父母先前有過一個兒子，五歲就開始跟別人學讀詩書，非常聰明伶俐，但不幸失足墜入井中溺死了。父母非常懷念他，悲痛到了極點。後來又生了文澹。文澹有一天對父母說：「我先前有銀胡蘆子和漆球、香袋等東西，被我放在杏樹洞中，不知現在還在不在那裏？」於是同母親一起去尋找，果然找到了。父母才知道文澹就是先前那個兒子轉生的。對他喜愛的程度超過了他的幾個哥哥。文澹十五歲時，文章就寫得詞藻華麗，雋詠清秀。後來參加科舉考試，經翰林院學士範禹偁的主考考中進士。文澹的哥哥叫文谷。

王鄂

唐王鄂者，尚書鄑之弟也。西京亂離，鄑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歲，忽雲：「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

【譯文】

唐朝有個叫王鄂的，是尚書王鄑的弟弟。西京動亂時人們紛紛逃離西京。王鄑帶領全家前往蜀郡，沿着嘉陵江下行至利州百堂寺前，當時才七歲的王鄂忽然對家裏人說：「我曾經有一卷經書藏在這座寺院的石龕之內。」說完讓家人跟着他去找，果然找到了，同時還找到一柄舊木梳。寺裏的和尚見到說：「這孩子是我過去的童子。」查對童子夭亡的時間，同王氏生王鄂的時間果然相同。他的前生的父母還在。王鄂成年後在蜀郡做官，一直做到令錄。

僧道傑

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思悼不已，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爲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並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唸佛寫經，以爲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全蒙冥官處分。今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及改與石家爲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雲，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出《冥報拾遺》）

【譯文】

相州滏陽縣有個叫信都元方的人，青少年時就有高尚的品德理想，尤其喜好佛教經典。二十九歲。在顯慶五年春天正月裏死去。死後一個月，他的哥哥法觀寺和尚道傑因爲十分懷念他，就把一個巫師請到家中，讓他作法使自己能夠和元方的靈魂對話。道傑自己也精通法術，他寫了一道符，攝來了遠方的靈魂，讓巫師問他問題。巫師不認字，讓會寫字的人執筆記錄。巫師替元方口授。寫信一封，交給同學馮行基，元方陳述了一生的經歷和志願，同時還作了二首詩。對他的家屬也留下了書信。文理順暢，言詞悽慘悲涼。主要內容都是規勸人們修行功德和讓人們唸佛寫經的。他認爲罪惡深重，沒有能超過以殺生爲職業的人的。他還說：「元方沒有入地獄，也沒有墮入鬼的行列中，這全是靠陰間官員安排決定。原已決定讓我去做石州李仁師的兒子，只是因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到華嶽拜祭求子，又改爲去做石家的兒子。如今託生的日子逼近，所以不能久留。從二月懷胎、到十二月誕生。希望哥哥等對我慈愛的人們，到那裏同我見上一面。」說完，哭泣着離去。住在滏陽的薛大遠是前任吳山縣令，他說認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和法真等也講述過這件事。

袁滋

復州青溪山，秀絕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居復郢間。睛日偶過峻峯，行數里，漸幽奇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家焉。袁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合有靈隱者，曾從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兩三日一至，不知居處。某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來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履，遙相與通寒喧，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頃，盡入茅舍，睹酒甚喜。曰：「何處得此？」既飲數杯，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兄。」乃導袁公出，歷拜俯僂。五人相顧失（「失」原作「視」，據明抄本改）色，且悔飲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茲人誠志可賞，況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復睹袁公恭甚，乃時與語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半酣，頗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峯坐禪和尚。」良久雲：「直是。屈指數日，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貴。」遂呼主人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頂，們羅跳躍，有若飛鳥，逡巡不見。（出《逸史》）

【譯文】

復州青溪山景色秀麗天下無比。丞相袁滋當初還沒有功名的時候，曾居住在復州和郢城之間。有一天，天氣晴好，他偶爾路過青溪山，走過幾裏地後，山勢景物越來越幽深險峻，人跡很難達到那裏。這時，他遇到一個以賣藥爲生的讀書人。這書生的家就住在這裏。袁滋同他交談，言語非常投機，當晚就住在書生家裏。袁滋問書生：「這裏應該有隱居的仙人啊！你同他們見過面嗎？」書生回答說：「有五六個道士，每隔二三天到這來一次，不知他們居住在什麼地方。我雖然同他們很熟悉，但他們也不肯告訴我。」袁滋說：「我想來拜見他們，可以嗎？」書生說：「他們非常厭惡生人，可是喜歡飲酒。你如果能夠準備一罈好酒，然後住在這裏等候，或許能夠見到他們。」袁滋離開後，弄到了一罈好酒，回來等候仙人。幾天後的一個傍晚，道士果然來了。五個道士有的人戴鹿皮帽子，有的戴紗帽，拄着藜杖，穿着草鞋。書生遠遠地和他們問候，這些人哈哈大笑着到了小溪邊，一邊洗腳一邊說笑。書生立即擺上酒席。不一會，他們進到茅草房裏，看見酒非常高興。問書生：「在哪地方弄到的酒？」喝了幾杯以後，書生說：「不是我弄到的酒，是位客人帶來的，他想要拜見幾們仙長。」於是引袁滋出來施禮相見。五個道士互相觀瞧變了臉色，都後悔喝了這酒。一齊對書生髮脾氣說：「不應該引外人來打擾我們。」書生說：「這個人的誠心值得賞識，況且他也是信奉道教的人，結識他有什麼不好呢？」這時他們的態度才緩和了一些。又看到袁滋非常恭敬地站在那裏，便改變態度笑着同他談話，並對袁滋說：「坐吧。」袁滋再三拜謝坐下。不一會兒，酒喝到一半，大家都很高興。幾位道士仔細看着袁滋，相互說：「這個人非常象西峯的坐禪和尚。」過了好一會兒，又說：「真是他，屈指一算，這個和尚已經死了四十七年了。」又問袁滋多大年歲，正好四十七歲。幾位道士互相看着拍着手說：「尋求官職做官去吧，福祿全都會有的，你以後會非常富貴顯赫。」然後招呼主人告別，袁滋也向他們施禮拜別。幾位仙人拉着手越過山澗走向山頂。他們拉着藤蘿跳躍着，象飛鳥一樣迅速，轉眼之間就不見了。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兒息，頗以爲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者，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厚，宜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身後爲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自度無所報公，願以後身爲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雲，手文有「綱僧」二字。（出《玉堂閒話》）

【譯文】

崔慎由，因爲沒有兒子而經常嘆息，心中十分焦急。有個和尚經常到崔家作客，崔慎由於是把這件事告訴給他，並且問他有什麼辦法。和尚說：「請夫人好好打扮修飾自己，去朝拜長安大寺。如果有老年和尚就去拜見。他若不理你們，再到其它的寺廟。假如遇到熱情接待你們的，你們就要同他好好結交。如果能夠打動他的心，那麼他死後一定會轉生爲你們的兒子。」按照和尚的說法，他們起初到過三個寺院，都沒有遇到願意接待他們的和尚。後來來到一座寺廟，遇到一個老和尚已年近六十，接待他們非常周到，崔慎由也施捨了他很多錢財。從這以後，崔家不間斷地供給施捨這個和尚。和尚說：「我老了，自己揣度沒有什麼可以報答您的，願我死後來生做您的兒子。」不幾年，和尚死了，而崔四八出生了。有人說：「他手文有『綱僧』二字。」

馬思道 洪州醫博士馬思道，病篤。忽自嘆曰：「我平生不省爲惡，何故乃爲女子，今在條子坊朱氏婦所託生矣。」其子試尋之，其家婦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實女子也。（出《稽神錄》）

【譯文】

洪州醫學教授官馬思道，病得十分嚴重。一天他忽然嘆息說：「我一生之中從不做壞事，爲什麼讓我做女子？如今要到條子衚衕朱氏那裏託生了。」他的兒子試探着去尋找，朱家的女人果然已經懷孕，並且做了揹小孩用的揹帶和布兜，等候孩子降生。等到馬思道死去的時候，正好朱氏生產，並且確實生了個女孩。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聰明花樹 相思木 廣川王 袁安 丁姬 渾子 王粲 孫鍾 吳綱 陸東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陽　羊祜　閭丘南陽　古層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綽 李德林　郝處俊　徐勣　韋安石　源乾曜　楊知春　唐堯臣　陳思膺

聰明花樹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教之。十七年後，正（「正」原作「言」，據明抄本改）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而冢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遇見此花，皆聰明，文章盛。（出《武凌十仙傳》）

【譯文】

李正的字叫弘卿，想要學習道家學說，請東王父來教授他。十七年後，李正死去，家人把他埋葬在武凌。後來他的墳上長出一顆花樹，高七尺。凡是看到過這棵花樹的人，都變得很聰明，文章寫得非常好。

相思木

晉戰國時，衛（「衛」原作「謂」，據明抄本改）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徵，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出《述異記》）

【譯文】

戰國時代地處晉地的衛國，飽受秦國的威脅。有一平民應徵入伍，戍守在與秦國接壤的邊界處，一直沒有回來。他的妻子因思念他而死去。把她埋葬以後，她的墳上長出一棵樹，枝葉都指向丈夫所在的方向，被人們稱爲「相思木」。

廣川王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罼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爰猛說，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爲劉向說十許事，記之如左。魏襄王冢，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三十人。以手捫槨，滑易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見牀上玉唾盂一枚，銅劍二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戶，無扇鑰。石牀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扇有關鎖，扣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少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開鑰，得石牀，方六尺。石屏風，銅帳葉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以幬帳糜朽，而銅葉墮落。牀上石枕一枚，牀上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梳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丈」原作「尺」，據明抄本改。）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食，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牙爪，不異生人。王懼，不敢侵，還擁閉如舊。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鷹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九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成水書滴。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屍，縱橫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餘悉女子。或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白狐兒，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傷其左腳。夕，王夢一丈夫，鬢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腳？」仍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此不差。（出《西京雜記》）

【譯文】

廣川王劉去疾，喜好聚集一些無聊少年一起遊玩打獵。做事放蕩無羈，沒有節制。封國內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過。爰猛說，祖父在廣川王手下做中尉時，經常規勸廣川王，但廣川王不聽，只好稱病還家。據他講述廣川王挖掘的古墓多得無法統計，其中墓葬豐富奇異的不下一百多座。他給劉向列舉了十多件，被劉向記錄如下。魏襄王墓，是用帶紋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槨，高八尺，寬窄能容納三十人，用手觸摸，光滑得像新的一樣，外槨中間有石牀，石屏風，依然擺放周正。棺柩和陪葬的珍寶全部不見蹤影，只是牀上還有一個玉痰盂，兩把銅劍，幾件日常應用的金器象新的一樣，廣川王拿起來佩帶在自己的身上。襄王墓，上面是用鐵水灌注的，開鑿了三天才打開。墓穴裏冒出的又苦又辣的黃色氣體濃得象霧一樣，強烈地刺激人們的眼睛和鼻子，使人無法進入，只好暫時用兵把守，七天以後氣纔出淨了。最初進到一個門裏，門上沒鎖。裏面的石牀長寬四尺，上面有石几，左右各有三個石人站立侍奉，都是武士裝扮，身佩刀劍。再入一室，石門上有鎖。推開門就看到了棺材，黑亮亮的可以照人。用刀砍不進去，用鋸截開，才知道是用生漆雜以犀牛皮做成的棺材，有好幾寸厚，摞了十多層。力量小是打不開的，只好作罷。再進一室，也有石門，打開鎖，看到一張六尺見方的石牀。有石屏風，裝飾銅葉的帳幔一具。銅葉有的散落在牀上，有的掉在地上，顯然是因爲帳子腐爛了，所以銅葉墜落到地上。牀上還有一個石枕，旁邊很厚一層黑乎乎的灰塵，好象是衣服腐爛後形成的。牀的左右各有二十個站立的侍女，有的是拿着面巾、梳子、鏡子的形象，有的是端着盤子送飯的姿態。沒有其他的器物，只有鐵鏡數百面。魏王的兒子且渠的墓，既淺又窄。沒有棺材，只有一張石牀，寬六尺，長一丈，還有一面石屏風。牀下全都是雲母。牀上有兩具屍體，一男一女，全都二十來歲。兩具屍體頭朝東裸身躺臥，沒有蓋被和穿衣服。他們皮膚的顏色象活人一樣，鬢髮、牙齒和手指也看不出同活人有什麼差異。廣川王非常恐懼，不敢觸動他們。退出去後象當初那樣將墓穴掩蓋。袁盎墓，用陶瓦做棺槨，裏面只有一面銅鏡，沒有其它的器物。晉靈公墓，非常瑰麗壯觀。四角都放置用石頭雕刻成的鷹犬。捧着蠟燭。男女石人四十多個，捧着燈燭站立在周圍。棺槨已經朽爛不成原形，但屍體還沒有壞，九竅之中都放入金玉。墓穴內其它的器物全都朽爛得無法辯認，唯有一個拳頭大的玉蟾蜍，腹中是空的，可盛水，光潔潤滑象新的一樣。廣川王拿它用作儲水供磨墨用的水盂。幽公的墓，很高大。墓道的門打開以後，再下去一尺左右裏面全是白堊土。將白堊土剷除一丈多深以後，見到雲母，再下去一尺左右就是一百多具屍體，橫七豎八相互枕壓，都沒有朽爛。只有一個是男子，其餘全是女子。有的坐着，有的躺臥，也有站着的。衣服的形色同活人一樣。欒書墓，棺槨和器物全都朽爛了。墓穴中有一隻白色的狐狸，看見有人來嚇跑了。隨從們追趕着去刺它，沒能抓到，只把它的左腳刺傷了。當天晚上，廣川王夢見一個男子，鬢髮眉毛都是白的，走進來對他說，「爲什麼刺傷我的腳。」並用手杖敲打他的左腳，廣川王睡醒後，腳腫痛生瘡，一直也沒有痊癒。

袁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貢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雲：「當葬此地，世爲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錄》）

【譯文】

袁安的父親死了，他的母親讓袁安帶着雞和酒去請看風水的人，爲其選擇埋葬父親的墓地。他在途中碰到三個書生，問袁安幹什麼去，袁安把事情告訴給他們。書生說：「我知道一個好墓地。」袁安立即用攜帶的雞和酒招待他們。喫喝完畢，他們將墓地的具體地點告訴了袁安，說：「應當葬在此地，世世代代能作大官。」然後同他分別。袁安剛走出幾步，回頭再看三個書生都不見了。袁安懷疑他們是神仙，於是袁安把父親葬在那個地方。後來果然當官做到司徒，子孫昌盛，四代出了五個大官。

丁姬

王莽秉政，貶丁姬號，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冢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雲：「時（「時」原作「將」，據明抄本改）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週，面開重門。（出《水經》）

【譯文】

王莽執政期間，貶除了丁姬的稱號，並下令掘開她的墳墓。掘墓時有火從墓道里噴出，火焰達五丈遠。士兵用水澆滅後才能進入，燒掉了墓中的器物。王公大臣派遣子弟、學生和家奴等十餘萬人，拿着工具，幫助掘開恭王母親傅太后墓和丁姬墓，二十多天全部挖平，又在四周圍上棘黎，用來警戒世人。有人說，當時有數千只燕子，銜土投到丁姬的墓穴。如今丁姬的墳墓高大壯美，建築互相承接，似城郭排列數層，幾重門相對大開。

渾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北，若水則火。父病且死，欲葬於高陵之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盛弘之《荊洲記》雲：「固城臨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北，墓將爲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家資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經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取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陽雜俎》）

【譯文】

昆明池中有座墳，俗名叫作渾子。相傳過去有一個住戶有個兒子名叫渾子，曾經經常違揹他父親的話。他父親如果叫他到東面去，他一定去北面；如果讓他提水，他一定去燒火。他父親有病快要死了，想要死後葬到高處，特意把話顫倒着對兒子說：「我死後，一定要把我葬在水中。」等到父親死了，渾子哭着說：「我這次不能再違反父命了。」於是將父親葬到這裏。盛弘的《荊州記》記載：固城靠近洱水，水的北岸，有座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於洱水北岸，墓將被水侵蝕。這個人共有五個女兒，共同造了這座土堆用來防止洱水侵蝕墓地。上面還記載：一個女子嫁給陰縣一個狠毒的人。這個人有萬貫家財，從小到大，從不聽父親的話。父親臨死想葬在山上，恐怕兒子不聽，就說一定把我葬到水中的河丘上。這個人說：「我從來不聽從父親的教誨，如今應該聽他一句話。」於是賣掉家中所有的財產，造了一座石墳，用土圍住四面，就成了一塊水中大陸地，有幾百步長。元康年間，才被水沖壞。現在還留下象半張牀那麼大的石頭數百塊，堆在水中。

王粲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而見此異。曹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當。（出《異苑》）

【譯文】

魏武帝北征烏桓時，登山遠眺。看到一個小山岡，上面什麼草也不長。王粲說：「那一定是座古墓。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一定服用過生礜石。死後石氣揮發到外面，花草不能生長。」隨即讓人鑿開來看，果然是個大墓，裏面填滿礜石。還有一種傳說是，王粲在荊州時，跟隨劉表登上鄣山，看見了上述怪異現象。魏武帝平滅烏桓時，王粲還在江南，所以後一種說法比較可信。

孫鍾

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曰：「此山下善，可葬之，當出天子。君下山百許步，顧見我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步，便反顧，見三人成白鶴飛去。鍾記之，後死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常有光怪。雲五色，氣上屬天。及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記》）

【譯文】

孫鍾家住富春，幼年喪父，侍奉母親非常孝順。災荒年頭，他以種瓜爲生。一天忽然有三個少年到孫鍾瓜地要瓜喫，孫鍾很熱情地招待他們。三人對孫鍾說：「這山下地勢非常好，人死後葬在這裏，後代能夠做皇帝。你下山走一百多步，回頭看到我們離去時的那塊地方，就是可以埋葬的地點。」孫鍾走了三四十步便回頭觀看，看到三個少年變成白鶴飛走了，於是記住了那個地方，孫鍾死後就葬在那裏。那地方在縣城的東面，墳墓上常有一些光環如五光十色的雲氣，直衝雲天。到孫堅的母親懷孫堅時，做夢夢到腸子出來了，環繞吳國的閶門。她把這個夢告訴了鄰居老太太，老太太說：「怎麼知道不是吉祥的預兆呢！」

吳綱

魏黃初末，吳人發吳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屍，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開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出《水經》）

【譯文】

三國時魏國黃初末年，吳國人挖掘吳芮的墳墓取木料，準備在縣裏建一座孫堅的廟。打開墓穴後，見到吳芮屍體的面目、衣服都同活的時候一樣。吳國被消滅以後，過去挖掘墳墓的人在壽春見到南蠻校尉吳剛，對他說：「你的形貌爲什麼非常象長沙王吳芮呢？只是身材矮小一些。」吳綱驚訝地說：「吳芮是我的祖先。」從吳芮死去到墳墓被打開，前後四百年，再看到吳綱又四十多年。

陸東美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夫婦雲：「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裏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出《述異記》）

【譯文】

吳國黃龍年間，都城海鹽有個人陸東美。他的妻子朱氏，儀容舉止很好。夫妻間互相敬重，形影相隨寸步不離，被人稱爲「比肩人」。夫妻二人都說：「比翼雙飛，恐怕不會長久。」後來妻子死去，陸東美也絕食而死。家裏人非常悲傷，就把他們合葬在一起。不到一年，墳墓上長出一棵梓樹，同根雙幹，相互擁抱合成一棵樹。經常有一對鴻雁棲身於樹上。孫權聽到這件事深有感慨，封這個地方叫「比肩」，墓叫「雙梓」。後來其子陸弘和他的妻子張氏，雖無奇異，也一樣相親相愛，吳人又稱他們爲「小比肩」。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譯文】

潘章少年時容貌氣質十分出衆，人們都很羨慕他。楚國的王仲先，聽到他的美名，特地趕來同他交朋友。潘章同意與他相交，與他結爲同學關係。兩人一見如故，互相敬重愛護，感情好象夫妻一樣。於是兩人同牀共枕，不分彼此。後來兩人一起死去，家人哀憐他們，就將他倆合葬在羅浮山。墳墓上忽然長出一棵樹，枝條樹葉全都相互擁抱纏繞在一起。人們都感覺奇特，就把這棵樹稱爲「共枕樹」。

胡邕

吳國胡邕，爲人好色，娶妻張氏，憐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殯於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上化作二人，常見抱如臥時。人競笑之。（出《笑林》）

【譯文】

吳國的胡邕非常好色，娶張氏爲妻子，十分愛憐，不忍分離。後來張氏死去，很快胡邕也死了。家裏人便把他們靈柩停放在後園中。三年後要埋葬他們時，看見靈柩上化作兩個人，有時相互擁抱好象躺臥睡覺時一樣，人們都嘲笑他們。

戴熙

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佔者雲：「有王氣。」桓溫仗鋮西下，停武昌。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腳。時亦動搖，砍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響髮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盡。（出《異苑》）

【譯文】

武昌戴熙，家境貧寒，墳墓在樊山南面。會算命的人說：「這座墓有君王的氣象。桓溫領兵西去，在武昌停留時。挖開戴熙的墳墓，得到一個東西，有水牛那麼大，黑色，沒頭沒腳。有時候也動一下身子，用刀砍不進去。就把他拋到江中，一到水中，便發出象雷鳴那樣的響聲，響聲震動山川。從此戴熙的後代相繼潦倒死亡。

王伯陽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一冢，傳雲是魯蕭墓。伯陽婦，郗鑑兄女也，喪，王平墓以葬。後數日，伯陽晝坐廳上，見一貴人乘肩輿，侍人數百，人馬絡繹。遙來謂曰：「身是魯子敬，君何故毀吾冢？」因目左右牽下牀，以刀鐶擊之數百而去。絕而復甦，被擊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

一說，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岡。夜夢肅怒雲：「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雲：「魯肅與吾爭墓，吾日夜不得安。」（「吾日」六字原作「若不如不復得還」，據明抄本改）後於靈座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出《搜神記》）

【譯文】

王伯陽家住京口，房屋的東面有一座墳，相傳是魯肅墓。王伯陽的妻子，是郗鑑哥哥的女兒。死後，王伯陽平掉那座墳墓來埋葬她。幾天以後，王伯陽白天坐在廳裏，看見一個貴人乘坐轎子來到，侍衛有數百名，人馬絡繹不絕。貴人遠遠走過來對王伯陽說：「我是魯子敬，你爲什麼毀壞我的墳墓？」於是用眼睛示意左右把他拖下牀。用刀頭上鐵環打了他數百下離去。他從昏迷中甦醒，被擊打的地方全部生瘡潰爛，幾天後死去。

另一種說法是，王伯陽死後，他的兒子營造墳墓。掘出二具漆畫棺材，便移到南岡上安放。夜裏夢到魯肅發怒說：「應當殺了你的父親。」一會又夢見王伯陽說：「魯肅同我爭墳墓，我日夜不得安寧。」後來在靈座褥上發現很多血。懷疑是魯肅搞的名堂。墓現在在長廣橋東一里外。

羊祜

晉有相羊祜墓者雲：「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以壞其相。相者雲：「墓勢雖壞，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果至三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善。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乘馬落地，遂折臂。於時士林鹹嘆其忠誠。此出《世說新語》）

【譯文】

晉朝有個會看風水的人看過羊祜家的墓地後說：「以後能夠出受命於天的君主。」羊祜討厭這個說法，就讓人掘斷祖墳地脈，以破壞這個風水。風水先生又說：「墓地的地勢雖然被破壞了，還是要出摔斷胳膊的三公。」不久，羊祜就墜馬摔折了胳膊，以後做官果然是達到三公的高位。

閭丘南陽

范陽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號文將軍冢。晉安帝隆安中，閭丘南陽將葬婦於墓側，是夕從者數十人，皆夢雲：「何故危人以自安？」覺說之，人皆夢同。雖心惡之，恥爲夢迴。及葬，但鳴鼓角爲聲勢。聞墓上亦有鼓角及鎧甲聲，轉近，及至墓，死於墓門者三人。既葬（「既葬」原作「即殪」，據明抄本改）之後，閭丘爲楊佺期所誅族。人皆爲以文將軍之祟。（出《荊州記》）

【譯文】

范陽粉水口有一座墓，墓前有石虎石柱，人們稱作文將軍墓。晉安帝隆安年間，南陽閭丘想把死去的妻子葬在墓側。這天晚上隨從數十人都夢見有人說：「爲什麼騷擾別人來使自己安寧？」睡醒覺之後大家都說做了同樣的夢。儘管人們心裏厭惡這件事，但是都認爲因做夢而改變主意是不光彩的。到安葬的時候，便採用敲鑼打鼓吹號角來壯聲勢。這時也聽到文將軍墓上也有鼓角和鎧甲碰撞的聲音。以後來到墓地，竟有三人突然死在墓前。安葬婦人之後，閭丘及其家族被楊佺期所誅殺。人們都認爲是文將軍在作祟。

古層冢

古層冢，在武陵縣北一十五里二百步，週迴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傳雲，昔有開者，見銅人數十枚，張目視。俄聞冢中擊鼓大叫，竟不敢進。後看冢土，還合如初。（出《郎州圖經》）

【譯文】

古層墓，在武陵縣北面一十五里又二百步的地方，周圍五十步，高三丈，已經不知道埋葬者的姓名了。很早就傳說：「過去有人掘開墓穴，看到有銅人數十個，瞪着眼睛向外看。片刻又聽到墓中擊鼓喊叫，竟不敢進去。後來掘開的墳墓，又自動合攏成先前的樣子。

隋王

齊隋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出《渚宮舊事》）

【譯文】

齊隋王曾率隨從人員，到樊姬墓前喝酒喧鬧。當天晚上，夢樊姬生氣地對他說：「難道就不想想加高墳墓的意義，爲什麼這樣擾亂我？應當讓你受到教訓。」第二天早，隋王就病了。隋王讓巫師代替自己設祭認錯，過了許多天才痊癒。

楚王冢

南齊襄陽盜發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青絲編簡，盜以火自照，王僧虔見十餘簡，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闕文。」

【譯文】

南齊襄陽的盜墓賊挖開楚王墓，得到玉鞋，玉屏風，和書籍。盜賊拿火把照看，王僧虔看到十多卷。他說：「這是用科斗文書寫的《考工記》、《周官》中短缺的文字。

舒綽

舒綽，東陽人，稽古博文，尤以陰陽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其親。（「其親」原作「觀王」，據明抄本改）求善圖墓者五六人，並稱海內名手，停於宅，共論藝，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馳往京師，於欲葬之原，取所擬之地四處，各作歷，記其方面，高下形勢，各取一斗土，並歷封之。恭仁隱歷出土，令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行勢，與歷又相乖背。綽乃定一土堪葬，操筆作歷，言其四方形勢，與恭仁歷無尺寸之差。諸生雅相推服，各賜絹十匹遣之。綽曰：「此所擬處，深五尺之外，有五穀，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爲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葬竟。賜細馬一匹，物二百段。綽之妙能，今古無比。（出《朝野僉載》）

【譯文】

東陽人舒綽，通古博今，尤其喜好研究陰陽之術，精通看風水。吏部侍郎楊恭仁想要改葬他的父母，請來五六位擅長選擇墓地的風水先生。這些人並稱爲海內名手，住在他家共同論證，互相評說對方的正確與否。楊恭仁不知道誰對誰非，便暗中派人趕往京城，到預選的四處墓地，分別測量記錄各個墓地的方向，地形，並各取一斗土，然後全部封存起來。楊恭仁把記錄的資料藏起來，拿出採來的土樣，讓各位風水先生仔細觀察，結果是意見完全不同；談到取土地點的地形情況，又與記錄的資料完全不符。舒綽認定其中的一個地點可以選作爲墓地，並拿筆寫出那地方四周的地形、地貌，同楊恭仁記錄的一點不差，其他人都表示服氣。楊恭仁賞給其他幾人每人十匹絹讓他們走了。舒綽說：「選定的這地方，五尺深以下有五穀，如果得到其中的一種穀物，就證明是福地，世世代代不斷公侯那樣的高官。於是楊恭仁帶着舒綽來到京城，讓人在選定的墓地向下挖了七尺，看到一個洞穴，有裝五石糧的甕那麼大，裏面有七八斗穀子。這個地方曾經是谷地，螞蟻把穀子運到地下穴洞中。無論官員和民衆，都把舒綽當做聖人。安葬結束，楊恭仁賜給舒綽一匹駿馬，紡織品二百段。舒綽的超人才能，古今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李德林

隋內史令李德林，深州饒陽人也。使其子卜葬於饒陽城東，遷厝其父母。遂問之，其地奚若。曰：「卜兆雲，葬後當出八公。其地東村西郭，南道北堤。」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復云何。」遂葬之。子伯藥，孫安期，並襲安平公。至曾孫，與徐敬業反，公遂絕。（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朝內史令李德林是深州饒陽人，他讓兒子去請教風水先生，想要在饒陽城的東面選擇一處墓地，用來遷移父母的靈柩。風水先生爲他選定地點以後他問：「那地方怎麼樣？」風水先生回答：「根據我占卜得出的結論，葬後能出八個公侯。那地方東有村、西有城、南有道、北有堤。」李德林問：「村名叫什麼？」回答說：「五公。」李德林說：「只剩三個公了，這是命中註定的，知道又怎樣呢？」於是將父母的靈柩葬在那裏。兒子伯藥和孫子安期，世襲安平公。至曾孫一代因和徐敬業謀反，公侯的襲爵從此斷絕。

郝處俊

唐郝處俊，爲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嘆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斫。」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斫俊棺，焚其屍。俊髮根入腦骨，皮託毛着骷髏，亦是奇毛異骨，貴相人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郝處俊在做侍中時死去。埋葬後，有一個書生經過他的墓地時感嘆說：「墳地壓住了龍角，棺木將來一定會被砍斷的。」後來他的孫子郝象賢，因犯罪被誅殺，朝廷派人砍開郝處俊的棺木，燒了他的屍體。人們看到郝處俊的髮根都扎到了頭骨裏去了，皮託着毛附在骷髏上。真是奇毛異骨，貴人之相。

徐勣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曰：「所佔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孫敬業揚州反。弟敬貞答款曰：「敬業初生時，於蓐（「蓐」原作「葬」，據明抄本改）下掘得一龜，雲大貴之象。英公今祕而不言，果有大變之象。」則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屍。「灰」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英公徐勣當初向算命先生請教選擇墓地，算命先生寫的卜詞說：「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聽到了，私下裏對別人說：「這是算命先生的過錯。應該是『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來其孫敬業在揚州造反，弟弟敬貞說：「敬業剛出生時，在草墊子下面挖到一隻龜，說是大貴之象。英公徐勣一直保密不說。果然是大變故的徵兆。」後來觸怒了武則天，命人砍開英公徐勣的棺材，焚燒了他的屍體。棺中見灰的說法得到了應驗。

韋安石

神龍中，相地者僧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於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勢。葬於此地者，必累世爲臺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詣地所，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是高興。」安石妻聞，謂曰：「公爲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旦潛游郊野，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遂止。泓嘆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公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縚，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縚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縚後爲太常卿禮儀使，卒官。（出《戎幕閒談》）

【譯文】

唐中宗神龍年間，看風水的僧泓師，同韋安石是好朋友。他曾經對韋安石說：「我最近在風棲原看見一塊地，大約有二十多畝，有龍起伏的樣子，葬在這個地方的人，一定會連續幾代都做宰相。韋安石說：「我有個別墅在城南。等到閒暇時，陪法師到那地方看看。問問他賣多少錢。我們還可同遊林泉，更是件高興的事。」韋安石的妻子聽說了，對他說：「你身爲天子的大臣，僧泓師精通陰陽法術，你怎麼能同他一起偷偷到郊外野遊？還要買墓地，恐怕會引來不可預測的大禍啊。」韋安石心裏害怕，就打消了這一念頭。僧泓師感嘆說：「還是夫人見識高，看得遠，我是趕不上的。您要買地，不必親自去。」安石說：「我弟弟韋縚，有個中年死去的兒子，現在還沒安葬，可以給他買這塊地。」僧泓師說：「如果賢弟得到這塊地，就不能得到將相那樣高的官位。只能做到卿一級的官職。」後來韋縚買了那塊地，把中年死去的兒子葬了。韋縚後來果然做到太常卿禮儀使，死在任職期間。

源乾曜

泓師自東洛回，言於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雲：「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雲：「乾曜大塋在缺門，先人尚未啓袝。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回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鬥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閒談》）

【譯文】

泓師從東洛回來，對張說講：「缺門道左有塊地非常好。您可請二三天的假，待同僚來看您時，我在簾後察看他們，如果有長相十分富貴的人，就把那塊地交給他。」張說按照他的說法，請了二三天假。來探望他的朝中官員全到了，泓師說：「有的已經很富貴了，太大的福份不會再來了。有的不適合葬在那裏，否則反而會因此帶來災禍。」等到監察御史源乾曜來到時，漲師對張說：「這個人的富貴相同您一樣，把他請過來，好把那塊地交給他。」張說將源乾曜請來同他提出這件事。源乾曜說：「乾曜家的墓地在缺門。對先人還未進行祭祀，現在來請求迴歸洛川，去祭奠死去的先輩，特意前來辭行。」張說把泓師的話詳細述說了一遍，認爲一同去查看墓地爲好。源乾曜以家裏貧困不能做這事來推辭，並說不敢麻煩法師同行。後來泓師又經過缺門，見到這個地方已經成爲源家的墓地了。回來對張說說：「老天保祐幫助源家，應當是窪地的地方原來本是高岡，現在窪下去了，應當是高岡的地方本來窪現在高起來了。那墓門缺角的地方，全都修補了。問價錢，才知是賒買的。瞭解那看風水的人，原來是個村夫。問他師門流派，原來是憑藉鄉村流傳的一本書罷了，那規則制度卻是如此自然。源家子孫必然大富大貴。」後來源乾曜從京尹升爲丞相，做侍中近二十年。

楊知春

開元中，忽相傳有僵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僵人復生，不食五穀，飲水吸風而已。時人呼爲地仙者，或有呼爲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好行吳楚齊魯間。有二賊，乘僵人言，乃結兇徒十輩，於濠壽開發墓。至盛唐縣界，發一冢，時呼爲白茅冢。發一丈，其冢有四房閣，東房皆兵器，弓矢槍刃（「刃」原作「人」，據明抄本改）之類悉備；南房皆繒綵，中奩隔，皆錦綺，上有牌雲，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髮稠直，皓齒編貝，穠纖修短中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襪珠履，新香可愛。以手循之，體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銀樽，滿。兇徒競飲之，甘芳如人間上樽之味。各取其錦彩寶物，玉女左手無名指有玉環，賊爭脫之。一賊楊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諸寶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贖，卒斷其指，痛哉。」衆賊出冢，以知春爲詐，共欲殺之。一時舉刀，皆不相識，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獲存，遂卻送所掠物於冢中，相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詣官，自陳其狀，官以軍人二十餘輩修復。復尋討銘志，終不能得。（出《博異志》）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傳說有一個埋在地下一千年的殭屍，由於墳墓崩塌，而得以復活。這復活的殭屍，不喫五穀雜糧，只需喝水吸風。人們叫他地仙，也有人叫他爲狂人。他似乎知道地下金玉珠寶埋藏的地點，經常活動在吳、楚、齊、魯一帶。有兩個盜賊，根據他說的話，召集了十多個歹徒，在濠壽開掘古墓。他們在盛唐縣界挖掘一座被人們稱爲白茅墓的古墓。挖到一丈深，看到墓穴中有四間墓室。東室全是兵器，弓、箭、槍、刀齊全。南室全是絲織品，中間梳妝檯上全是上等布匹。上面有塊牌子寫着，「周壽王所賜錦三百端。」下面一隔，全是金玉寶物。西室全是漆器，新得就像是昨天才做好的一樣。北室中有玉棺一口，棺中有一美女，好象活的一樣。頭髮烏黑稠密，牙齒潔白整齊，胖瘦高矮適中，好象是畫上的美人一樣。身着紫色的帔巾，腳穿繡花襪子和鑲嵌珍珠玉石的鞋子。用手撫摸一下，好象還有體溫。玉棺的前面，有一個銀盃，裏面盛滿酒。歹待們竟將酒喝了，酒味甘甜芬香，和人間的美酒一樣。歹徒們各取錦緞寶物。玉女的左手無名指上戴着一個玉環，賊人爭着去摘。一個叫楊知春的盜賊說：「何必拿它，各種寶物已經不少了。」盜賊由於長時間摘不下玉環，竟用刀砍斷了美人的手指。手指中竟流出好象赤豆汁一樣的血來。楊知春說：「太不仁義了！這麼多的寶物難道不能換取一個玉環嗎？砍斷她的手指難道不痛心嗎！」衆盜賊走出墳墓，認爲楊知春這個人不可靠想共同殺死他。舉刀時，忽然互相之間不認識了。九個人自相殘殺，全都死去，只有楊知春沒死。他把搶掠來的寶物又送回墓中，草草用土埋上離去。楊知春去見地方官，向官員陳述了這次作案的情況。官員派二十多名士兵去修復這座古墓，並去尋找墓誌銘，但始終沒有找到。

唐堯臣

張師覽善卜冢，弟子王景超傳其業。開元中，唐堯臣卒於鄭州，師覽使景超爲定葬地。葬後，唐氏六畜等皆能言，罵雲：「何物蟲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懼，遽移其墓，怪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張師覽擅長看風水選擇墓地，弟子王景超繼承了他這一行。開元年間，唐堯臣死在鄭州，張師覽讓王景超給他選定埋葬的地方。葬後，唐家的六畜等動物全都會說話了。他們罵道：「什麼蟲子豬狗，將我葬到這個地方？」家裏人都很驚恐，急忙遷走了墳墓，怪事從此沒有了。

陳思膺

陳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爲志。開元中，有客求宿。聿修奇其客，厚待之。明日將去，乃曰：「吾識地理，思有以報。遙見此州上裏地形，貴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可世世爲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可一世爲都督。」聿修謝之。居數載，喪親。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他日拜墓，忽見其地生金筍甚衆，遂採而歸。再至，金筍又生。及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計行賂。以所業繼之，頗致聞達。後有宗人名思膺者，以前任誥牒與，因易名幹執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壁記具列其名，亦有子孫仕本郡者。（出《桂林風土記》）

【譯文】

陳思膺的本名叫聿修，是福州龍平人。年輕時居住在鄉里，以博學作爲自己的志向。開元年間，有客人來投宿，聿修見客人的相貌奇特，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第二天客人離開時對聿修說：「我懂得風水地理，想要報答你的盛情招待。」我從遠看此州上裏那地方的地形，好得不容隨便說出來。如果作爲墓地，一定能降福於後代。」聿修非常高興，同他一起去那地方察看。客人說：「假如能葬在這個地方，可以世世代代做郡守。又指一個地方說：「如果採用這個地方，可一世爲都督。」聿修向他表示感謝。過了數年，聿修的父母死去，便葬在當初所說的可以做都督的地方。有一天，祭墓對，聿修忽然看見墓地上長出很多金筍。於是採了回去。再去時，金筍又長了出來。到守孝三年期滿，得到的金筍已經很多了。聿修攜帶金筍進京，設計行賂，再以自己的學識水平作爲輔助，很快交了官場中的要人。後來同宗有叫陳思膺的，將以前朝廷發給自己的任命文書送給聿修，聿修便冒名頂替求請於執政官員。過了一段時間，改名後的聿修果然被任命爲桂州都督。如今《壁記》上還記載有他的名字，也有子孫在本郡做官。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盧渙 趙冬曦 丁永興 嚴安之 女媧墓 李邈 賈耽 張式 樊澤 齊景公墓　郭誼　壽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韓建　海陵夏氏　廬陵彭氏 武夷山　林贊堯　張紹軍卒　馬黃谷冢　秦進崇　和文

奴官冢

酇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獲。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恆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雲：「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出《廣異記》）

【譯文】

酇縣有座後漢奴官墓。當初村裏人在墓的旁邊種田，每到秋收的季節，靠近墓的田裏便有很多之莊稼失去穗，而減少收成。這樣過了幾年，村裏人對此十分苦惱。後來便經常在夜裏去探察，一天夜裏，看見有四隻大鵝從墳墓中出來喫莊稼，前去追趕便又回到墓中。村裏人一向聽說奴官墓中有寶物，於是就結伴去挖掘。剛進入墓道，就看到有鵝張開翅膀擊打人，盜賊用木棒反擊，鵝都不動了，原來是銅鵝。再進入墓室外廳，得到兩隻寶劍，還有很多不認識的器物。最後到了放置棺槨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積水，有個穿紫衣的人站在門前同盜賊搏鬥。盜賊羣起攻擊，那個人衝出包圍逃走。他到縣衙大叫：「有賊劫我的墓！」管事的人問他：「你的墓在哪裏？」回答說：「奴官墓就是我的墓。」縣令派里長去驅趕盜賊，到墓地將盜賊全部抓獲。開元末年，明州刺史講述了三十多件這類事。

盧渙

黃門侍郎盧渙。爲洺（「洺」原作「名」，據明抄本改）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迥無人，嘗有盜發墓。雲：『初行，見車轍中有花磚，因揭之，知（「知」字原在「之」字上，據明抄本改）是古冢，乃結十人。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咒，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半開，有黃衣人出曰：「漢徵南將軍劉，（忘名）使來相聞，某生有徵伐大勳，及死，敕令護葬，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葬不瘞寶貨，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咒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欻闢，大水漂盪，盜皆溺死。一盜能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渙令複視其墓，中門內有一石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子牀下。因卻爲封兩門，窒隧路矣。（出《玄怪錄》）

【譯文】

黃門侍郎盧渙，任洺州刺史。屬地翁山縣的河谷中無人居住。曾有個盜墓的說，當初他剛走那裏，看見車轍中有花磚。揭開觀看，知道是古墓。於是聚集了十個人，給縣令寫了封信，請求在谷中路旁居住。縣令批准了。他們在古墓周圍種上麻，使外人看不見裏面，隨後就全力挖掘。打開隧道，漸漸進入墓穴。古墓有三個石門，全都用鐵封住。盜墓賊會念咒語，因此齋戒唸咒。幾天後，兩門打開。每個門內各有銅人銅馬數百個，全都手持兵器，製作得非常精巧。盜賊又齋戒三日，中門半開。有個穿黃衣服的人出來說：「漢徵南將軍劉（忘記名字）讓我來告訴你們，他生前多征戰，立有大功，死後皇帝下令護葬，又鑄了銅人馬等，以保持生前那樣的儀仗衛隊，你們千方百計來這裏，想要陪葬財物，但他所居住的墓室裏，實在沒有什麼其他東西。況且官葬不埋珍寶，何必苦苦用咒語相侵擾呢？假如再不停止挖掘，會免不了兩方都受到損害。」說完又進去了，門象先前那樣關閉。盜賊堅持多日不停地念誦咒語，門又開了。一個婢女又出來傳話，盜賊還是不聽，兩扇門忽然打開。大水漂盪起來，盜賊都被淹死。有一個會游水的盜賊遊了出來。自己捆住自己去見官自首，把盜墓的經過細節講一遍。盧渙派人再去查看那個古墓，看到中門內有一張石牀，有個骷髏躺在石牀上，水漂上來，淹到牀下一半。於是封了兩門，堵塞了隧道。

趙冬曦

華陰太守趙冬曦，先人壟在鼓城縣。天寶初，將合附焉。啓其父墓，而樹根滋蔓，圍繞父棺，懸之於空。遂不敢發。以母柩置於其旁，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緬，改葬二親，緬亦納母棺於其側，封焉，後門緒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當世，四人至二千石。緬三爲將軍，門施長戟。開元二十年。萬年有人，父歿後，家漸富，遂葬母（「母」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父櫬亦爲縈繞，不可解。其人遂刀斷之，根皆流血，遂以葬。即而家道稍衰，死亡俱盡。（出《紀聞》）

　　【譯文】

華陰太守趙冬曦，祖先的墳墓在鼓城縣。天寶初年，他想將父母合葬，挖開他父親的墳墓，樹根滋生蔓延，圍繞父親的棺木。把棺木懸離地面，不敢再挖，便把母親的棺柩安放在旁邊，封上墓穴回去了。宣城太守刁緬，改葬父母，也把母親的棺木埋葬其旁邊。家族後代繁榮，人丁興旺。趙冬曦兄弟七人，都是秀才，在當時很有名望，有四個人享俸祿二千石。刁緬三次做了將軍。門前放置長戟。開元二十年，萬年縣有一個人父親死後，家裏漸漸富起來。後來他安葬母親時，見到父親的棺木也被樹根圍繞，無法分解。那個人就用刀砍斷了樹根，全都流出了血。自從他這次合葬父母以後，家道開始衰落，人也逐漸死光了。

丁永興

高唐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享於此城。旁有盜蹠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天寶初，縣令丁永興，有羣盜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祀者，乃執詣縣，按殺之。自後祀者頗絕。《皇覽》言盜蹠冢在河東。按盜蹠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高唐縣南有座鮮卑城，過去傳說鮮卑遣使訪問燕國，就在這座城中歡宴。城外有盜蹠的墓，墓很高大，盜賊曾經私下在這裏祭奠祈禱。天寶初年，縣令是丁永興。當時有一夥盜賊在本縣作案，丁永興暗中派人在盜蹠墓旁埋伏，果然有人前來祭祀，便把他們緝拿到縣衙，審問後處死。從那以後，祭祀的人便絕跡了。《皇覽》上說，盜蹠墓在河東。據考證盜蹠死在東陵，這地方古地名叫東平陵，這裏的盜蹠墓比較可信。

嚴安之

天寶初，嚴安之爲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領所由並器杖，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召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墓，即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門，有盟器敕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持（「持」原作「揖」，據明抄本改）鞭，狀如走勢，袱頭腳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即知必敗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狀貌，兩盟器敕使耳。（出《逸史》）

【譯文】

唐玄宗天寶初年，嚴安之任萬年縣捕賊官。一天中午，有位黃衣太監騎馬從大門跑進來，宣讀皇帝的命令說：「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現在被盜賊挖劫，命令你帶人去緝拿，不得使一人漏網。」嚴安之領命立刻帶領手下人攜帶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趕到那裏，看到那裏六七個人剛剛進入墓道，全部被抓獲。嚴安之讓人去找那個太監，沒有找到。因而想道：「盜賊剛剛開始挖掘，皇帝怎麼能知道呢？」到了縣衙，把盜賊全部召集起來，審問盜墓的經過。盜賊說：「剛打開墓道，就覺得有些異常，意識到這次盜墓一定要失敗。到了第一道門，看見有好幾個冥器是爲皇帝送信的黃衣太監騎在馬上，其中有一個手裏拿着鞭子，姿勢像是正在縱馬奔跑，頭巾的一角象是被風吹得直豎起來，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動。我們更覺得這次盜墓一定不會成功。」嚴安之明白了，那個持鞭的黃衣太監原來是陪葬的器物。

女媧墓

潼關口河潬上，有樹數株，雖水暴漲，亦不漂沒。時人號爲女媧墓。唐天寶十三年五月內，因大風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使王晉光（本書三０四女媧神條作王奇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側近，忽聞風雷。曉見墳踊出，上有雙柳樹，下巨石，柳各高丈餘。」（出《唐歷》）

【譯文】

潼關口河邊沙灘上，有幾棵樹，雖然河水暴漲，也不能淹沒和沖走它，當時人們稱它爲女媧墓。唐玄宗天寶十三年五月裏，這幾棵樹被大風吹走，不知吹到哪裏去了。唐肅宗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使王晉光上奏報告說：「本月一日，河上靠近岸邊的地方，忽然有打雷颳風的聲音。早上看見有墳墓從地下冒出來，上面有兩棵柳樹，下面有巨石，柳樹每棵都高一丈多。」

李邈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罷歸莊，方將責之，見倉庫盈美，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久爲盜，近聞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錮以鐵計，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設機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箭」字原在「石」字上，據明抄本改。）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杖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積。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髁。衆驚恐退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爲沙埋死。乃同酹地謝之，誓不發冢。」《水經》言越王句踐都琅琊，欲移尤（明抄本「尤」作「允」）常冢，冢中生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之內方丈，外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制有此機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劉晏判官李邈的莊院在高陵。佃戶欠他的地租已有五、六年之久，李邈因罷官回到莊院準備去催討，看見倉庫堆滿好東西。還是不斷地向裏運。李邈覺得奇怪就問莊丁，一莊丁回答說：「我們長時間做盜賊，最近挖掘一座古墓，位置由莊院向西走十里地，墳墓非常高大。進入松林二百來步，就到墓地了。墓的旁邊有塊石碑，折斷倒在草叢中，碑上的字跡已經磨損得不能夠辯認了。剛開始從墓的側面挖掘，挖了數十丈深時遇到一個石門，用鐵水澆固。連日用糞水澆它，纔打開，剛打開時，箭象雨點一樣射出，射死好幾個人，衆人害怕想要出來。我仔細察看了一下，感到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一定是設置的機關罷了，就讓他們向裏面投石塊。每投一次，箭就從裏邊射出來。投了十多次石塊，不再有箭向外射了。於是就帶人舉着火把進入墓中，到打開第二個門的時候，看到有十多個木人，瞪着眼睛。舞動利劍，又傷了幾個人。衆人用棍棒還擊，兵器全被打落。看看四壁，那上面都畫着衛兵的形象。緊靠南面石壁有個很大的塗漆棺材，用鐵索懸吊在半空。棺材下面堆滿金、銀、玉器、寶珠等。大家看到後都很害怕，沒有馬上就去搶掠。這時，棺材的兩個角忽然颯颯作響，颳起風來，同時有沙子撲面而來。片刻之間風更大了，沙子噴出象淌水一樣，不久就埋到膝蓋以上。大家非常驚慌紛紛退了出來。一到門外，門就被沙子堵塞住了，有一個人還被沙子埋死，於是大家一起灑酒祭奠謝罪，發誓再也不盜墓了。」《水經》記載：越王勾踐都琅琊，想遷移尤常墓。結果墓中起風，飛沙射人，人不能靠近，就中止了。根據漢朝的制度，在作爲主墓的墓一丈見方之外，設暗弩、闇火弓及沙。古代的墓葬制度裏就有這種機關。

賈耽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煩君二人救民也。」皆言：「當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辱爲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皁衣，尋之。果有二緋衣，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喪之，信宿而返。耽大喜，發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出《酉陽雜俎》）

【譯文】

賈耽帶兵駐紮在滑州境內時，天大旱。賈耽召見二大將對他們說：「現在正值荒年，勞煩二位去拯救百姓。」二位將軍說：「只要是有利於軍隊和民衆的事，萬死不辭。」賈耽笑着說：「你們受點委屈走一次長路。明天，會有兩個騎馬的人，穿暗紅色的衣服，騎的馬邁蕃步披長鬃。他們經這市鎮出城，你們要跟蹤他們去。暗中觀看確定他們消失的地方，我們的事情就成功了。」於是二位將軍就帶着乾糧，穿上黑色的衣服，去尋找那兩個人，果然看見兩個騎馬穿紅衣服的人，經過鬧市到野外去了。倆人走了二百多里路，在一座大墓前一閃就消失了。於是將軍壘起幾塊石頭作爲標記，連夜返回，賈耽大喜，派出幾百人，全都帶着鐵鍬，箕畚，同兩個將軍一起前往挖掘古墓，獲得陳糧數十萬斛。人們怎麼也猜測不出，賈耽是如何知道此處存糧的。

張式

張式幼孤，奉遺命，葬於洛京。時周士龍識地形，稱郭璞青烏之流也。式與同之外野，歷覽三日而無獲，夜宿村舍。時冬寒，室內唯一榻，式則籍地，士龍據榻以憩。士龍夜久不寐，式兼衣擁爐而寢。欻然驚魘曰：「親家。」士龍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復寐。又驚魘曰：「親家。」士龍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謂。及曉，又與士龍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龍駐馬遙望曰：「氣勢殊佳。」則與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遠見士龍相地，則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擇葬地乎？此地乃某之親家所有。如何？則某請導致焉。」士龍謂式曰：「疇昔夜夢再驚，皆曰親家。豈非神明前定之證與！」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貴。（出《集異記》）

【譯文】

張式幼年時候就死了父母，奉遺命欲將父母葬在洛京。周士龍懂得地理，會看風水，稱得上是郭璞、青烏一類的名家。張式同他到野外勘察三天沒有什麼收穫，夜晚宿在村民家中。當時還值寒冬，室內只有一張牀。張式打地鋪，周士龍睡在牀上。周士龍夜裏很久沒睡着，張式和衣抱爐而睡。忽然，張式在夢中喊到：「親家」。周士龍急忙叫醒他，張式不知道自己喊的是什麼。過了一會，又睡下，張式又在夢中驚叫：「親家」。周士龍又叫醒他，張式還是不知自己喊的什麼。天亮以後，倆人又一起出發到村南。南面有個土山，周士龍勒住馬遠遠看着說：「這山的氣勢太好了。」就同張式步行觀察測量了很長時間。南山有個村夫在砍柴，遠遠看到周士龍在看風水。就帶着斧子快步走過來說：「兩位官人莫非要選擇墳地麼？這個地方是我的親家的，如果想要見他，我可以帶你們到他家去。」周士龍對張式說：「昨天晚上你從夢中一再驚醒，喊的都是『親家』，這難道不是神明所定的證明嗎！」於是選中了這塊墓地，後來張式家歷代都清正富貴。

樊澤

樊澤爲襄陽節度使。有巡官張某者，父爲邕管經略史，葬於鄧州北數十里。張兄第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即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並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隱，必是爲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劫冢已十餘年，每劫，夫妻攜酒爇火，諸徒黨即開墓。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爲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欲一盞，即以酒瀝於亡人口中，雲，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雲酒錢何處出？其妻應雲，酒錢主人出。遂取夜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瀝酒雲，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惝恍，即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譯文】

樊澤任襄陽節度使時，有個巡官張某，父親曾做過邕管經略使，死後葬在鄧州北面數十里的地方。一天夜晚，張某兄弟三人同時夢到父親對他們說：「我的墳墓某天夜晚被劫，盜賊帶着盜來的衣物今天進城，將在席帽行停留，你們應當急速前往捉拿他們。太陽出來以後，就抓不到他們了。」張某兄弟半夜起身，哭泣着相互通知這件事。天還沒亮，兄弟三人就去扣打州衙的大門。見到樊澤，把這事全訴說了一遍。樊澤立即召見都虞侯，讓他帶人去緝捕盜賊。盜賊同黨六個人，以及頭目的妻子全被抓獲。樊澤命令將他們帶進來，當面審問說：「你們去盜這個墓有沒有什麼異常現象？」盜賊頭目說：「現在這事，也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了，一定是神靈要誅殺我們。我們夫妻已經盜墓十多年了，每次去盜墓都帶上酒和火把，其他的同黨就開始挖墓。打開棺蓋的時候，我們夫妻要同死去的人共同喝酒。我自己先飲一杯，說：『客人先喝一杯。』再把酒灑到死者的口中，說：『主人也喝一杯。』接着，妻子喝完一杯，然後我說：『酒錢誰拿？』妻子回答說：『酒錢主人拿』。於是開始拿衣物寶物等。昨天挖這座墓，看到棺中的人紫衣玉帶，神色好象是活人一樣。我依照老辦法飲酒，到灑酒時說，『請主人喝一杯』。說完死者笑了，我們都很驚慌，便把他扶起來，原來只是個枯骨。便解他的腰帶，死者大叫『慢點，我的腰痛』。我們這些人都很害怕，就急忙跑了出來。從那以後精神恍忽，就知道一定會敗露。」樊澤將他們都殺了。過了幾天以後，鄧州才把這件事上報。

齊景公墓

貝邱縣東北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出《酉陽雜俎》）

貝邱縣東北有齊景公的墓，近代曾有人發掘過。向下挖三丈，在一個石匣中得到一隻鵝，這隻鵝拍打着翅膀撥打石匣。再往下挖一丈，便有青煙向上升騰，看上去好象是燒製陶器的窯中冒出的煙。有飛鳥從上空飛過，立即墜地而死，於是再不敢進入。

郭誼

潞州軍校郭誼，先爲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鄆州，舉其先，同營於磁州滏陽。縣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者卒，共鑿石爲穴。誼之所卜，亦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廁，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口。自是常恐悸，寤寐不安，因表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劉稹（「稹」原作「積」，據《酉陽雜俎》續一改）阻兵，誼爲共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死井中。鹽州從事鄭賓於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出《酉陽雜俎》）

【譯文】

潞州軍校郭誼，當初做邯鄲郡牧使。因爲哥哥死了，就到鄆州去安葬他的哥哥，墓地在磁州滏陽。那地方同山相接，泥土中石頭很多。有錢有勢的人死去，鑿石爲穴墓。郭誼所選擇的墓穴也在那開鑿。每天加倍用力打鑿，忽然鑿透一個地穴，穴中有石，長大約四丈，形狀像壁虎，肢體，頭尾全都有。做工的人失手把它打斷了。郭誼厭惡這事，想要到別地方再找一處墓地，向劉從諫說了這個想法。劉從諫不同意，就葬在那裏。一個月後，郭誼掉進茅廁中，幾乎死去，家人和奴婢等死了二十多口。從那以後，郭誼經常恐懼，心跳，坐臥不安，就寫了辭官報告。劉從諫用都押衙焦長楚的職務同郭誼對換。到劉稹起兵造反，郭誼爲叛軍首領之一，兵敗被砍頭。全家不論大小全都被投到井裏淹死。鹽州從事鄭賓於說，石壁虎現在磁州的官庫中。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圯。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橫亙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邑令滌之，泥汩於水粉，膩而蠟黃。剖其腹（明抄本「汩」作「滑」，「於」、「而」俱作「如」，「腹」作「棺」），依稀骸骨。因徵近代，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載記雲，夏后氏堲周，蓋其時也。（出《唐闕史》）

【譯文】

壽安的南面有座土峯非常險峻，乾寧初年，因天下大雨被沖塌。有一面土壁的中間銜着一個土棺。土棺的下邊有一根木頭，橫在那裏。木頭見風后變成了塵土。而土棺的形狀，還很堅固。邑官讓用水澆它，泥塊很快變成水粉，滑膩膩的呈蠟黃色。剖開中間，好象是骸骨。考察近代人的風俗，沒有用土做棺材的。史書上記載：夏后氏燒土爲磚做棺，大約這就是那時的墓葬。

李思恭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埋弟於成都錦浦裏北門內西回第一宅，西與李冰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岡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磚甓甚固。於磚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雲：「此錢得有石餘。」思恭命並金錢復瘞之，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筍，知石筍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廣異記》，明抄本作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把弟弟埋在成都錦浦裏北門內西回第一宅，西面與李冰祠相鄰。宅的北面地勢漸漸高起來，高岡的走向是西南向，同李冰祠相連接。在宅堂的北面，挖地五六尺深，見到一個大墓。墓的磚壁非常堅固，在磚壁外得到數十枚金錢，每個重十七八銖，直徑一寸七八分長，圓形中間沒有眼。離邊緣二分，有凹槽，槽內兩面各有二十一個字。金錢的邊緣非常薄，有刃。監工的急忙騎馬送二個錢給李思恭報信。李思恭派人進青城云溪山居把兩枚錢送給道士杜光庭看。杜光庭說：「這種錢大概要有一石多。」李思恭下命令把金錢放回墓中重新埋上，但是不知是誰的墳墓。墓地北面一百步左右，有石筍，石筍就是這個墓的墓門。從那以後，那裏非常靈驗，人們不敢侵犯。後來蜀主把那裏改作祠堂用於祭祀。

武瑜

安州城東二十餘里，有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合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塞。盜以二釵（「釵」字原「闕」，據黃本補），子獻刺史武瑜。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雲：「南蠻武相公也，爲羣盜壞我居處，以君宗姓，願爲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出《錄異記》）

【譯文】

安州城東二十多里處有座大墓。羣賊去盜墓，好多天才挖開。盜得一百多枚金釵，合起來有一百斤重，墓中石座上面陳列許多寶物腰帶。盜賊拿起其中的一條，隨手湧出許多水，不一會，墓室裏面水就滿了，挖掘開的地方也自己封閉了。盜賊把兩個金釵獻給刺史武瑜，武瑜夜晚做夢，夢見一個穿古代衣服的人，帶着衆多侍從來見他說：「我是南蠻武相公，羣盜破壞了我的住處。因爲你是我的同宗，所以我讓你替我修好。盜賊都會發狂，不必緝捕他們了。」武瑜就讓人去修大墓，那羣盜賊三十多人，同時發狂，相繼都死了。

曹王墓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馬磚石之屬。見其棺宛然，而隨手灰滅，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嬰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出《錄異記》）

【譯文】

前蜀永平乙亥年間，傳說開封人發掘曹王皋的墳墓，取走那裏的石人，石羊、石馬、磚石之類的東西。看見棺槨仍完好，可是用手一碰就像灰塵似的飛散，一點屍骨也沒有了，只有金器幾件。棺槨前面有一個銀盆，盆口三尺，貯滿水，中間坐着一個玉石嬰兒，高三尺，水一點也沒有減少損耗。正如泓師所說的：墓中貯藏玉器，草木就溫潤新鮮；藏金多，草木就焦枯。曹王自從貞元埋葬之後，經歷了二百年，盆中的水一點不減少，是玉滋潤的結果。

韓建

韓建喪母，卜葬地。有術雲：「只有一穴，可置大錢，而不久即散。若華州境內，莫如於此也。」建乃於此葬母。明年，大駕來幸。四海之人，罔不臻湊。建乃廣收商稅，二載之後，有錢九百萬貫。復三年，爲朱梁所有。（出《中朝故事》）

【譯文】

韓建的母親去世了，請風水先生選擇墓地。風水先生說：「只有一處較好的墓地，可以得到許多錢財，但不久還會失去，假如葬在華州境內，沒有比這再好的地點了。」韓建就在這個地方埋葬了他母親。第二年皇帝駕臨，全國各地的人都往這裏聚集。韓建就趁機收取商稅。二年之後，家裏積蓄了九百萬貫錢。三年後，都歸朱梁所有。

海陵夏氏

戊戌歲，城海陵縣爲郡，侵人冢墓。有市儈夏氏，其先嚐爲鹽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開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儼然如新，無所損污。有紅錦被，文彩尤異。夏方貧，皆取賣之，人競以善價買雲。其餘冢，雖歷年未及，而皆腐敗矣。（出《稽神錄》）

【譯文】

戊戌年間，海陵建郡城，侵佔了一些墳地。有一個買賣的中間介紹人姓夏，他的先輩曾經做過鹽商，墳墓在城的西面。這個姓夏的在這種情況下，改葬了他的祖先。他的祖墳已經有一百一十年了，開棺時裏面的屍體已成白骨，可是衣服器物，全都還像新的一樣，一點沒有損壞和玷污。有牀紅錦被，花紋和色彩尤其鮮豔。姓夏的生活很貧困，便把從墓中取出來的東西全部拿去賣了。人們爭着以很高的價錢買走。其餘的墳墓，雖然經歷的年頭沒有這麼多，可全都腐朽了。

廬陵彭氏

廬陵人彭氏，葬其父。有術士爲卜地曰：「葬此，當世爲藩牧郡守。」彭從之。又掘坎，術士曰：「深無過九尺。」久之，術士暫憩他所，役者遂掘丈餘。欻有白鶴自地出，飛入雲中，術士嘆恨而去。今彭氏子孫，有爲縣令者。（出《稽神錄》）

【譯文】

廬陵有個姓彭的人，要安葬他的父親。有個陰陽術士爲他選擇墓地，告訴地說：「葬在這個地方，當代人就可做藩牧郡守。」彭氏聽從了他的話。挖坑時，術士說：「深不要超過九尺」。過了一段時間，術士暫時離開去休息，幹活的人向下挖了一丈深。忽然有一隻白鶴從地裏飛出，一直飛到雲中。術士悔恨嘆息離去。現在這姓彭的子孫，有做縣令的。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風雨之夕，聞人馬簫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槨在懸崖之上，中有脛骨一節，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絕壑，俯見一函，其上題雲：潤州朝京門內染師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果得張氏之居。雲：「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出《稽神錄》）

【譯文】

建州武夷山上，有時在風雨夜，聽到有人喊馬叫，簫管吹奏的聲音。等到天亮時，看見一口棺槨懸放在懸崖中間，當中有一塊小腿骨。當地人說那是仙人換骨匣。近代有人攀上絕壁，俯身看見一匣，上面題字：「潤州朝京門內染師張某第三女。」好事的人記住這件事，後來到潤州，果然找到了張家染師。張家說：「第三個女未出嫁就死了。現在已經好幾年了。」打開她的棺木查看，裏面已經空了。

林贊堯

丙午歲，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中使，據郡，及保山岩以爲營。掘地，得一古冢，棺槨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舉體尤有暖氣。軍士取其金銀釵環，而棄其屍。又發一冢，開棺，見一人被髮復面，蹲於棺中。軍士駭懼，致死者數人。贊堯竟伏誅。（出《稽神錄》）

【譯文】

丙午年間，漳州副將林贊堯，殺了監軍中使，佔據了郡城，憑藉山岩做營地。在挖地的時候，遇到一座古墓，棺槨全都腐爛了。棺中有一個女子，衣服容貌全都象是活人一樣，身體還有溫暖的氣息。軍士們拿走了她的金銀釵環等首飾，執棄了她的屍體。又掘開一個墳墓，打開棺材時，看見有一個人披髮遮面，蹲在棺材中。軍士們非常害怕，有幾個人竟被嚇死。林贊堯後來判罪被殺。

張紹軍卒

丙午歲，江南之師圍留（明抄本「留」作「晉」）安，軍政不肅。軍士發掘冢墓，以取財物，諸將莫禁。監軍使張匡紹所將卒二人，發城南一冢，得一椰實杯，以獻匡紹。因曰：「某發此冢，開棺，見綠衣人面如生，懼不敢犯。墓中無他珍，唯得此杯耳。」既還營，而綠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數見，意甚惡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戰死。（出《稽神錄》）

【譯文】

丙午年間，江南的軍隊包圍留安，這支軍隊的紀律很壞。軍士們到處挖掘墳墓，來尋取財物，將官們也不禁止。監軍使張匡紹所帶的二個士兵，挖掘城南一座墳墓，得到一個椰子殼做的杯子，獻給了張匡紹。並告訴他說：「我們挖掘這座墳墓，打開棺材時，看見一個綠衣人臉色好象活人一樣，因恐懼沒敢觸動他。墓中沒有什麼別的珍寶，只得到這個杯子。」等到這兩士兵回到營房時，綠衣人已經坐在營房裏了，一天看見好幾次，感到非常厭惡。過了一兩天，兩個士兵全都戰死了。

馬黃谷冢

安州城南馬黃谷冢左有大冢，棺槨已腐，唯一髑（「髑」原作「體」，據明抄本改）髏，長三尺。陳人左鵬，親見之焉。（出《稽神錄》）

【譯文】

安州城南馬黃谷墓左面有座大墓，棺槨已經腐爛了，只有一個三尺長的骷髏。陳地人左鵬，親眼看見過。

秦進崇

周顯德乙卯歲，僞連水軍使秦進崇，修城，發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錢破銅鏡數枚。復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黃質黑文，成隸字雲：「一雙青烏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其明年，周師伐吳，進崇死之。（出《稽神錄》）

【譯文】

後周顯德乙卯年，僞連水軍使秦進崇，領兵修城，挖開一座古墓。棺槨全都腐爛了，從墓中得到數枚古錢和幾面破銅鏡。還得到一個瓶，瓶中又有一個瓶。瓶是黃色的，上面有黑色的字。字用隸書寫道：「一雙青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到第二年，後周軍隊進攻吳國，秦進崇被打死。

和文

蜀人王昭遠，戊午歲爲巡邊制置使。及文州，遇軍人喧聚，問之，言舊冢內有屍不壞，或以磚石投之，其聲鏗然。昭遠往，見其形質儼然，如新逝，冢中得石版雲：「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侯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於此。」昭遠致祭，復令掩閉之，於墓側刻石以銘之。（出《野人閒話》）

【譯文】

蜀郡人王昭遠，戊午年任巡邊制置使。一次他到文州，路遇軍人吩吩鬧鬧地聚集在一塊。他上前詢問原因，有人告訴他說，有一個古墓內有具沒腐爛的屍體，用磚石等扔進去，發出的聲音很響亮。王昭遠上前察看，看見那屍體好像是新近死去的人一樣。他在墓中找到一塊石板，上面刻着：「唐朝已故文州馬步都虞侯和文。亨年五十八歲，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去世，葬於此地。」王昭遠進行了祭奠，又命令士兵將墓穴重新埋好。又在墓的側面，刻了一塊石碑來記述這件事。

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冢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

李斯

週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雲：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出《述異記》）

【譯文】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時得到一塊玉石，上面刻着一篇文章共計八十個字。當時都不認識這些字，便把它藏在書館中。到了秦朝時，李斯認出八個字，爲「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漢朝時，叔孫通又認出兩個字。

夏侯嬰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郁，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異志》）

【譯文】

漢朝的夏侯嬰因功勞而被封爲滕公，等到他去世將要安葬的時候，靈車尚未到墓地，拉車的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這裏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個石屋。石屋中刻有銘文寫道：「佳城鬱郁，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於是將滕公改葬在這裏。

張恩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雲：「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此又別見《聖賢城冢記》。（出《史系》）

【譯文】

後魏天賜年間，河東人張恩盜掘商湯古墓，挖到一銘志，寫道：「我死後二千年，受難於恩。」張恩將得到的古鐘磬，全投進河裏。此事又見於《聖賢城冢記》。

高流之

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後魏時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開掘滹沱河而引水繞城作爲防護。施工中挖開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銘文，上寫道：「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給他造了棺槨製備了衣物，取出他的靈柩而改葬於別處。

高顯洛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洛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雲：「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聲績也。（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在洛陽大統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顯洛的宅第。每當夜晚，高顯洛便發現有赤光在堂前移動，這樣的事已非一次。他向發光的地點挖下去一丈多深後，得到了黃金一百斤。黃金上刻寫道：「蘇秦家金，得者爲我造功德。」高顯洛於是爲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稱此處便是蘇秦的宅第。當時是元義執政，聽說高顯洛得到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給他二十斤。查考蘇秦那個時代（戰國）還沒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廟，或者是用碑銘之類來頌揚他的名聲業績。

謝靈運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雲：「筮吉龜兇，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鹹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經》）

【譯文】

南朝宋代浦陽江有一處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沖毀，磚上有隱約的文字是：「筮吉龜兇，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下那塊磚帶到京城，都傳着看。於是查驗龜卜，可證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嘆曰：「吾今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譯文】

唐朝左衛將軍王果被處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頭髮現在岸邊懸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懸空在外。於是他沿着懸崖爬上去觀看，結果發現一行銘文，那銘文寫道：「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長嘆道：「我現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貶雅州，原來是命中註定的啊！」於是將他埋藏而去。

豐都冢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磚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雲：「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載》、《兩京記》）

【譯文】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的東北面。在最初剛建城牆時，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沒砌磚，棺木已經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屍體的頭上戴一塊平上巾，穿紅衣裳。並得到一行銘文，寫道：「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經通曉這方面知識的人對照查驗，認爲是魏黃初二年所葬。

樊欽賁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縣民，因採藥于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真宗之廟諱。「真」爲睿聖之徽諡，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出《宣室志》）

【譯文】

寇天師字謙之，後魏時得道。他經常在石頭上刻字記事，然後將刻字的石頭藏於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縣有一百姓，因到山中採藥，得到一塊石頭。他把這塊石頭獻給縣令樊文，縣令將此事稟報州官，州官又上奏給皇帝，高宗皇帝下詔將石頭藏於內府。這塊石上刻字記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奧難解。簡要地說，有「木子當天下」，又說「止戈龍」、「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顯真容」、「基千萬歲」等等。所謂「木子當天下」，是說唐朝李氏受天命該當皇帝。所謂「止戈龍」，是說則天武后要臨朝當政；「止戈」爲「武」，是指武則天。所謂「李代代不移宗」，是說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興起來，使天地再度煥然一新。所謂「中鼎顯真容」，其實是指睿宗的廟諱，因爲「真」是睿宗的徽號，能讓人不相信嗎？所謂「基千萬歲」，「基」是玄宗的名字，「千萬歲」是指他經歷的時間長久。後來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兒子欽賁把石記本獻上，皇帝下令將它編入國史。

姜師度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嘆詠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出《宣室志》）

【譯文】

有位先生名叫衛大經，解梁人。因有學問而遠近聞名，不媚俗，經常閉門而謝絕與他人來往。他生來天資聰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曉天文曆象，對天宇間的玄奧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後來壽終正寢，葬於解梁郊外。唐開元年間發大水，姜師度奉皇帝之命開鑿無鹹河，用以灌溉鹽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剷平了很多墳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滿。等挖到衛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時，發現一塊石頭，刻字爲銘，那是當年衛先生留下的話。他寫道：「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得此石後，便把這一情形稟報姜師度。姜師度對此事十分驚奇，他感嘆良久，對左右的僚屬們說：「衛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們改變河道走向，離開衛先生的墓地幾十步遠。

鄔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志其墓也。志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江南發大水，淹死好幾千人。郡守把這種情況上報給皇帝，玄宗下令讓侍御史鄔載前往巡察。鄔載來到江南，忽然發現道旁有座古墓，被水沖壞而注入墓穴。鄔載很憐憫，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遷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時候，發現有一塊石頭，上面刻有文字，是記載這墳墓情況的。志後有銘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爲自己墳墓的人說的話。他寫道：「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鄔載看了看很感奇異。於是查驗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鄭欽悅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住南陽王帳下，於鐘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雲：『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並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舍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升之白。」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爲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甚言，當待僕爲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鐘』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鐘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爲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大同四年，於鐘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祕。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爲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扌卡，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爲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餘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爲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餘敘其所聞，繫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爲後學之奇玩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出《異聞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鐘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裏麪包含的旨意。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如果不是這樣，爲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着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裏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鐘山的。『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爲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爲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這裏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啓。」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當時宗人李巽爲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爲太常，大同四年，在鐘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那上面文字隱祕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當他了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我好試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將銘文抄與他。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祕。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爲明州長史。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爲他明白《易經》，爲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於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爲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巖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爲什麼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弔屈原，又這樣眷戀。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於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爲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纔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爲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卷第三百九十二　　銘記二

韓愈 裴度 張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檢

韓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嘗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爲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鹹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興，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爲石銘裏，蓋因字爲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何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示黑水（「示」原作「赤」，「水」原作「視」，據明抄本改）之鯉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蝌蚪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出《宣室志》）

【譯文】

泉州之南有座大山，山勢峻拔如壁聳立。山下有一個水潭，深不可測，面積有十幾畝地那麼大。潭中有條蛟龍，曾爲人患。人不小心走近或牛馬到潭邊飲水，常常被它喫掉。泉州人受它的害已有多年了。因此靠近山邊居住的人，都領着妻子兒女，遷往他鄉，以逃避其禍患。唐元和五年，有一天晚上，人們聽到山南有雷聲大作，聲震數百里之遠，如山崩一樣。全郡百姓都很驚懼，鄉里的人以至牛馬雞犬，全都失聲趴在地上，汗流全身。房屋上的瓦相互撞擊，樹木搖晃並連根拔倒。從戌時一直到子時，雷電才停息。第二天早晨人們去察看，只見那大山被摧塌，數百丈的峭壁全部化爲平地，山石全都填進了深潭。潭水四溢，注滿周圍的源野。到處都是蛟龍那赤黑的血。在石壁上，卻鑿出了十九個字。字的形狀很古奧，郡中有學問的人也沒有能認識的。從此百姓再也沒有受害的了。恐懼沒有了，遷往外地的人也都回來了。於是他們又重新造房架屋，一家挨一家地住了下來。郡守據此把此地命名爲石銘裏。這是因爲那字是銘，也是爲了記載這裏發生的奇異。後來有個人到泉州來，能傳遞這些字，就把字抄下來帶到東京洛陽。當時原吏部侍郎韓愈已由尚書改任河南令，他看見這些字都可以識別。那文字是說：「詔示黑水之鯉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而詳細探究其義，似乎是天帝斥責蛟龍之詞，下令要戮殺這一禍害。那些字是蝌蚪篆書，所以泉州人沒有能認識它的。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焉，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鹹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克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嘆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訴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辨，擢爲裨將。（出《宣室志》）

【譯文】

唐憲宗元和元年九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死去，其子吳元濟叛變。皇帝下令鄰近淮西的各路將領，帥兵從四方圍攻他。然而圍了好幾年也沒有攻克。元和十三年，又命丞相晉國公裴度率兵去殲滅他。裴度來到淮西，便命令封人（官名）深挖水溝。在挖地時，有人得到一塊石頭，上面刻有文字爲銘。封人把石獻給裴度。那銘文寫道：「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裴度得到這塊石頭後，便拿給部下們觀看，並叫他們辨別那文字的意思，結果都不能明白。裴度剛剛在揣度，很快有一名兵卒，從隊伍中跳起來祝賀道：「吳元濟逆天子之命，指使狂兵謀反。仰仗天子的聖威，與丞相的賢德相合，今天這個叛逆就要被擒獲了。應當慶賀丞相的功勞！」裴度很驚訝地詢問他，他說：「封人得石銘，這是個吉兆。且看『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是說吳少誠原不過是隊伍中的一名小卒，後來擁有了十萬兵，成爲一方統帥。這是喻說他的榮耀。『雞未肥』，是說沒有肉。如果把『肥』字去掉肉。就成了『己』字。『酒未熟』，是說沒有水。如果把『酒』字去掉『水』，就變成了『酉』字。『障車兒郎』，是說兵革之士，『且須縮』，是說應該退守於自己的駐地。推論這些話的意思，是己酉日纔可攻克淮西。假如未到時間，則可以等待。」裴度聽後大喜，對左右道：「這士兵是一個很有辨析能力的人，令人感嘆驚異啊！」這年冬季十月，相國李訴率兵攻入淮西，活擒吳元濟，盡除反叛者。裴度於是與銘文覈對日期，果然是己酉日。於是裴度越發驚歎那位士兵的辨析之材，便提拔他爲副將。

張惟清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寶曆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頎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于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即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勳。今廟宇隳殘，飄濡且甚，願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語。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請護軍駱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釴文事其，刻於碑。詔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還。及修衛公廟，鏟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工人持以獻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即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爲碑，刻高公之文焉。（出《宣室志》）

【譯文】

在黑山的北面，有座李衛公廟。唐敬宗寶曆年年間，張惟清奉命都護匈奴。他的從事（官名）盧立曾經夢見一個人，頎長的身體，穿着黑色的衣服。他告訴盧立說：「我在衛公廟居住的時間很長了，希望你能把我遷到軍城中。」說完就離去了。天亮後，盧立並沒說這件事，就進內對張惟清說：「衛公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如今廟宇殘破，不避風雨，並越來越嚴重，希望能重新修建一下。」張惟清一聽很高興並同意了他的請求。在此之前，匈奴單于府因張惟清有美好的德行，已爲他寫好了政績，並請護軍駱忠上表告知皇上，皇上曾下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釴著文表彰他的事蹟，並要刻到碑上。詔書已經到了而還沒有碑石，張惟清不久前剛命人去雲中郡採石，至今還未回來。可是在修衛公廟時，鏟西側的土而得到一石，長方形，石的下方還刻出一個「張」字，清晰可見。做工的人把它獻給張惟清，張惟清大喜道，「這是天賜我碑石啊！」隨即叫從事來觀看，盧立看後又驚訝又奇怪，因而起身向張惟清祝賀並說了從前做夢一事。於是就用這塊石做石碑，在上面刻上高公的文字。

王璠

太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溝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左辨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吏請謁璠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爲何如。君豈（「豈」原作「耶」，據明抄本改）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敘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辨，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文宗大和年間，王璠管轄丹陽。當時在城外挖掘護城河，當開掘數尺深的時候，得到一塊石碑，上面有銘文說：「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做工的人得到後，就把石碑獻給王璠，並把挖出石碑前後的情形都告訴了他。王璠想要了解文字的含義，但看了很長的時間也解不開。於是就命他的僚屬們來解釋，可是誰都不能解釋出其中的道理。數日後，有一位老者來求見王璠下屬的一個官吏，並祕密地問他道：「我聽說王公得到了石銘，如今有能解釋出它的人嗎？」那官吏說：「王公正在琢磨，那意思是什麼，難道你能探究出來嗎？」老者說：「是不祥之兆啊！『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都是敘述王公的家世的。王公的祖父叫崟，崟生礎，從文字上看，這是『山有石』。礎生璠，這是『石生玉』。璠的兒子叫瑕休，這便是玉有瑕即休。而休是絕的徵兆。推究一下來辨折，他是要斷絕世系了！」官吏道謝了他，那老者說完便走了。到大和九年冬，王璠死而全宗族被斬殺。果然符合老者的解釋。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祝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裏。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辨，其東平子。」光先閱，閱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二」原作「三」，據明抄本改）年，其歲己卯，則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扆』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者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之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和其始」原作「始其和」，據明抄本改）。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元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裏。』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出《宣室志》）

【譯文】

太和年間，有個叫柳光的人，曾經南遊。因爲在山道中前行，天色已晚，誤入到山中，松樹枝杈屈曲盤旋。走了幾里地後，來到一個石屋內。石屋的周圍雲水環抱，清清的泉流縱橫交錯。屋內有草榻，好象是有人在這裏居住，榻前映着燦爛的晚霞和青翠的松柏，好像是仙境一樣。柳光於是臨溪佇立凝視，忽然看到一個缶，放在地上。柳光急忙走過去，那缶的下面有泉水，周長不足一尺。泉中的水非常清澈。拿起杯子舀泉水喝，泉水好像甘甜的美酒。喝了十多杯後已大醉，於是躺在牀榻上睡着了，到第二天天亮的時候才睡醒。醒後四下觀望，看到石壁上刻有許多字，柳光就抄錄下那些字，放在袖中。刻字是：「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裏。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辨，其東平子。」柳光先是看，越看越覺得有些奇怪，就走了。走出那條小路。回頭再看那個石屋，已經蹤影全無。柳光想探究文義，但是沒有結果。有個叫呂生的人，看到柳光帶回的文字後，對他說：「我完全明瞭這裏面的意思，這是得道人的話。那上面寫的是：唐氏初年，建號爲武德。武德二年那年是己卯年，那麼『武之在卯，』這裏的含義就清楚了，那就是武德二年。『堯王』說的是高祖的號『神堯』。『八季』指的也是二年。『我棄其寢，我去扆』，說的是離去，就是離去的時間是武德二年。『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說的是他隱居而外人不知。『由今之後，二百餘祀』這句，說的是您來了。那麼從唐初到現在果然二百多年了。『焰焰其光，和和共始』之句，『焰焰其光』是說在丁未年，『焰』就是『火』的意思。這難道不是南方的丙丁嗎？『未』也是火之位。『和和其始』是說今天子建年號叫太和是從這開始的，那就是元年。『東方有兔，小道元尾』說的是您的姓名。東方甲乙是『木』，『兔』是『卯』，卯附在木上，就是個『柳』字。小首元尾，是『光』字。『經吾道，來吾裏』說的是你來了。『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說的是您的逗留駐足。『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來辨，其東平子』，說的是那當中的意義深奧而又隱晦，唯獨我能辨別解釋它，東平是我家住的地名，這就又讓人相信了吧。象這樣來釋解，才符合得道的人的遺記。」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觀鐘樓，唐鹹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檁一條，其中空虛，每撐動觸動轉，內敲磕有聲。人遂相傳，來競觀之。道士李威儀不欲聚人，乃令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齎呈洛中諸官，皆不能詳文。李福相公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隱文，反覆詳讀數四，遂謂觀主曰：「但請度工鳩徒，當以俸餘之金，獨立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興觀宇乎！」洎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鹹通名漼也）。『元年遇福』者，改（「改」原作「福」，據明抄本改）元之初作鎮，獲俸而回，福其不修，復待何人者哉！」（出《玉堂閒話》）

【譯文】

洛京北邙山太清觀有個鐘樓，唐鹹通年間，突然倒塌。有一條屋檁，中間是空的。每當用手拍打、觸動或轉動，裏面就有敲磕的聲響傳出來。人們相互傳說，都競相來看。道士李威儀不願意讓許多人聚攏而來，就讓人劈開它。在中間得到一個黑漆板，板上有陰文金字。金字是：「山水誰無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把它拿給洛中的各官員看，都不能明瞭它的意思。這時，李福相公不鎮守西川迴歸洛陽。看見這個隱文，反覆細讀多次後，就對觀主說：「只管請些木工、瓦工之類的人，我要用我俸祿中的餘錢，來獨力完成修葺的任務。在百年前，有智慧的人，刻下的志文、現在已經應合在今天。怎麼能不重新振興觀宇呢？」到觀修好，有人問李福爲什麼要出錢修觀。李福說：「『山水誰無言』這句說的是現在天子的名字。（鹹通帝的名叫漼）『元年遇福』，說的是改元之初作鎮，獲俸祿而歸洛陽。李福我不修這觀，還等什麼人修呢？」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雲：「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時貧老，僧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出《稽神錄》）

【譯文】

熊博是管理建安津的官吏。有一天河岸塌陷，露出一座古墓。只見藤蔓纏繞着棺木，旁邊有塊石頭刻銘文說：「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熊博當時很貧困。是由僧人集錢替他安葬了古棺。熊博後來官至建州刺史。

王敬之

故鄴都之西北門，曰芳林鄉。齊村民王敬之，編戶中尤貧者，常以樵蘇爲業。丙午歲秋九月，因掘一株銅雀臺下，其地歘然小陷。隨而鍤之，三尺許，得一蒼石，大如盆。遂力索之，石忽破爲二。若摧殻然。中有蒼石匣，長尺有咫，厚三寸，廣四寸。敬之駭，內諸畚中以歸。潔之以水，則溫潤昭爛，真奇寶也。四旁及背引起龍驤鳳翥及花葩之狀，雕鏤奇詭，殆非人工。徐啓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巴灰除虛除，伊尹東北八九餘，秦趙多應分五玉，白絲（明抄本無「絲」字）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難如國如。」於是敬之持以獻魏帥樂彥真，彥真齎以束帛，而蠲其地徵焉。亦無能洞達其隱詞者。噫，當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則鄴之王氣休運所鍾，於是諸賢衆矣。焉知不有陰睹後代，總括風雲，幅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讖之。今石既出，其事將兆矣。（出皇甫枚《玉匣記》）

【譯文】

原鄴都的西北門外，有個叫芳林鄉的地方。有個平民百姓王敬之，在所有在冊的平民中，是最爲貧困的。他常常靠打柴割草爲業。丙午年九月間，因在銅雀臺下挖一棵樹，地面突然下陷，於是就往下挖，挖到三尺多深時，發現一塊青石，其大小如盆。於是就用力往出摳，結果石頭忽然破裂爲兩半，簡直像裂開的果核一般。裏面有一個青石匣，長一尺多，厚三寸，寬四寸。王敬之很驚懼，把匣放到竹筐中拿回去。用水洗乾淨後，那石匣光滑璀璨，真是奇世之寶。四面及背上均有盤龍雕鳳和花葩圖形，雕刻得十分奇特，決非人工所致。慢慢地把它打開，裏邊有塊白玉板，上面用大篆刻了六行字。那銘文寫道：「上土巴灰除虛除，伊尹東北八九餘，秦趙多應分五玉，白絲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難如國如。」於是王敬之拿着它獻給了魏帥樂彥真。樂彥真賞給他帛五匹，並免除了他的租稅等。後來也沒有人能洞察通曉那些隱詞的。唉，當年曹氏石氏高氏各個朝代，全都是憑藉鄴都的王氣所鍾愛，因此聖賢出的很多。誰知道它不蔭庇後代呢？總括風雲變幻、江山易代之事，都可以用埋在地的玉石來預言。如今石頭已出，那些事將要得到應驗了。

王承檢

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髏，中有一古錢，有二蠅，振然飛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游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郁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僞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郎』，即王承檢小字也。（出《玉溪編事》）

【譯文】

王氏前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的城池。修築到邽山下時，挖到一口瓦棺。棺內沒有屍首，只有一片舌頭。舌頭的肉色紅潤，堅硬如鐵石。在舌頭上面有一塊死人的頭骨，內含一枚古錢。有二隻蒼蠅，從裏面振翅飛走。有片石上刻着篆字說：「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歲時，嫁於張崇。三年後而懷孕，因妊娠惡阻，不久就死了。銘文說：『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郁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巖，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這年正好是前蜀後主乾德六年，丙子年。銘文中說的壞基人的「合郎」，就是王承檢  
的小名。

# 雷雨山石草木卷（第393-417卷)目錄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楊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則　僧道宣　蘇踐言

狄仁傑 偃師 雷鬥 漳泉界 包超 張須彌 蔡希閔

徐景先 歐陽忽雷 宣州 王幹 華亭堰典　李師道

李鄘 徐誗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陳鸞鳳　建州山寺　蕭氏子　周洪　蕭浣　僧文淨

徐智通 雷公廟 南海 陳義　葉遷韶　元稹　裴用

東陽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楊詢美從子　高郵人　王忠政　史無畏　張應

天公壇 申文緯 法門寺　陳絢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　　　房玄齡　不空三藏　一行　無畏三藏　玉龍子　狄惟謙　子朗

風 　　秦始皇　王莽　賈謐　張華　劉曜　劉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許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陳濟妻　薛願　劉義慶　首陽山　韋皋雨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雞山　新豐山　慶山　甕峯

夸父山 插竈 河山石斛　終南乳洞　古鐵鎖　崖山　聖鐘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鳴鐃山　贛臺　上霄峯

麥積山 斗山觀 大竹路

溪 　溪毒山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　　　黃石　馬肝石　石鼓　採石　青石　石文　石連理

太白精 古鐵鏵 走石 石橋　石磨　釜瀨　石魚　墜石

立石 孤石 網石 卵石 臥石 僧化 隕石 目巖　石駝

石柱 石響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熱石

犬吠石 甕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蠶

坡沙 飛坡　鳴沙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　　　帝神女　劉子光　益水　釀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銅車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陸鴻漸　零水　龍門　漏澤（兩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州灘　清潭　驅山鐸

井　　　烏山龜　綠珠井　臨沅井　火井　鹽井　御井　王迪

賈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興坊百姓 獨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卷第四百　　　　寶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陳爵　苻堅　雩都縣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鄒駱駝 裴談　牛氏僮　宇文進　蘇遏　韋思玄

李員 虞鄉道士 趙懷正 金蛇

卷第四百一　　　寶二

金下　　張珽　龔播　宜春郡民　張彥　康氏　豫章人　陳浚

建安村人 蔡彥卿

水銀　　呂生

玉 　　沈攸之　玉龍　江嚴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軟玉鞭 玉豬子

卷第四百二　　　寶三  
 隋侯　燕昭王　漢高後　後漢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鯨魚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徑寸珠　寶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嚴生 張文珗 衛慶　鬻餅胡

卷第四百三　　　寶四（雜寶上）馬腦　犀　月鏡　秦寶　珊瑚　四寶宮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寶鞭 犀導 玉清三寶　寶骨　紫羜羯　紫貝

魏生

卷第四百四　　　寶五（雜寶下）肅宗朝八寶　靈光豆　萬佛山　玳瑁盆　闢塵巾

浮光裘（有目無文） 重明枕　三寶村　火玉　馬腦櫃　岑氏

卷第四百五　　　寶六

錢　　　淯陽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　　徐景　中牟鐵錐　毒槊　集翠裘　謝靈　運須　開元漁者

楊妃襪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龍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嚴遵仙槎錢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銀樹　合離樹　玉樹　豫樟　荔枝木

酒樹 娑羅綿樹 刺桐 黃漆樹 木蘭樹 椰子樹

菩提樹 婆羅樹 獨梪樹 波斯皂莢樹 木龍樹 貝多樹

沒樹 槃碧穡波樹 齊暾樹 通脫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魚甲松　合掌柏　黃楊木　青楊木　俱那衛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檉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廟文木 文木簡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馬文木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異木（兩門凡四十目）

　　　　　　　　主一州樹　偃桑　不晝木　蚊子樹　聖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樹 怪松　楓人　楓鬼　楓生人

靈楓 破木有肉 江中楓材 河伯下材 鬥蚊船木 交讓木

千歲松 汗杖 化蝶樹 涪水材 端正樹 崇賢裏槐

三枝槐 癭槐 荊根枕 五重桑 蜻蜓樹 無患木

醋心樹 登第皂莢 辨白檀樹 藟蔓 藤實杯　鍾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絲異木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賴草　席箕草　護門草　仙人絛　合離草

老鴉笊籬草 鬼皂莢 青草槐　銅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無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無情草 忘憂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盅草

蛇銜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龍芻

紅草 宮人草 焦茅 銷明草 黃渠草 聞遐草

始皇蒲 夢草 漢武牧馬草 水網藻 地日草書帶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節花　野悉密花　都勝花　簇蝶花　茙葵　金燈花

金錢花 毗屍沙花

木花　　敘牡丹　白牡丹　紅紫牡丹　正倒暈牡丹　合歡牡丹

染牡丹花 斸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嶺表朱槿 紅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閭花 木蓮花

那伽花 木蘭花　異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懷風花

躑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蓮花　碧蓮花

染青蓮花 三朵瑞蓮 藕 蓮實 芰菱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柤稼柩樹實　如何樹實　仙梨　綺縞樹實　波那婆樹實

瞻波異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漢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頭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聖柰

木桃 東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羅浮甘子　天寶甘子　北方棗　西王母棗

仙人棗 仲思棗 波斯棗

卷第四百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檽棗　柿　底櫟樹實　柿盤　融峯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棗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騷子　

蔓胡桃 仙樹實 橄欖子 東荒慄 猴慄

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樹

崑崙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卷第四百十二　　草木七（五穀、茶、荈附）

竹　　　竹類　涕竹　棘竹　筻簕竹　菡苰竹　慈竹　筋竹

百葉竹 桃枝竹 癭竹 羅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箹

竹實

五穀 　雨稻　雨粟　雨麥　雕葫　雨谷　搖枝粟　鳳冠粟　

繞明豆 延精麥 紫沉麻 雨五穀　野粟石殼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　　敘茶　獲神茗　饗茗獲報　消食茶

卷第四百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樓闕芝　天尊芝　紫芝　參成芝　夜光芝

　　　　隱晨芝　鳳腦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螢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異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敘苔　地錢　蔓金苔　如苣苔　石發　瓦松　瓦松賦

卷第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藥 茶蕪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龍腦香　安息香

　　　　木五香　訶黎勒　白豆蔻  
 穙齊香　無石子　紫馡　阿魏

蓽撥 胡椒 阿勃參 山薯 麻黃 荊三棱

服餌　　　服松脂　餌松蕊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檸實

　　服五味子　食術  
 服桃膠 服地黃 服遠志 服天門冬

　　飲菊潭水　飲甘菊谷水　食黃精

卷第四百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張叔高　陸敬叔　聶友　董奇　趙翼　魏佛陀　臨淮將

　　崔導　賈祕　薛弘機  
 盧虔　僧智通　江夏從事

卷第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竇寬　吳偃　董觀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龍蛇草　鮮卑女　蕨蛇　芥蟲　崔玄微

卷第四百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聓　鄧珪　劉皁　田布　梁生　蘇昌遠

藥怪　　　上黨人　田登娘　趙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楊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則 僧道宣 蘇踐言 狄仁傑 偃師 雷鬥

漳泉界 包超 張須彌 蔡希閔 徐景先 歐陽忽雷 宣州 王幹 華亭堰典　李師道　李鄘　徐誗

李叔卿

漢河南李叔卿，爲郡工曹，應孝廉。同輩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叔卿遂閉門不出。妹悲憤，乃詣府門自經，叔卿亦自殺，以明無私，既而家人葬之。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屍。葬畢。又發其冢。（出《列女傳》）

【譯文】

漢代河南有個叫李叔卿的人，是郡府的工曹，被舉薦爲「孝廉」。同事們忌妒他，散佈流言說叔卿和他寡居的妹妹通姦，因此沒有資格得到「孝廉」的名銜。於是叔卿便閉門不出。他的妹妹非常悲憤，就到官府門前自縊。接着，叔卿也自殺了，以表明自己沒有做見不得人的事。不久，家裏人就把他們埋葬了。有一天，霹靂大作，把造謠中傷叔卿的人擊死，並將這人的屍體拋在叔卿的墳墓旁。其家屬將他收葬。埋葬完畢，這個人的墳墓又被霹靂擊開了。

楊道和

晉扶風楊道和，夏于田中，值雷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脣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出《搜神記》）

【譯文】

晉代扶風有個叫楊道和的人，夏天在田裏勞動，正趕上雷雨，便到桑樹下躲避。霹靂來擊他，他便用鋤頭與它格鬥，並將其胳膊打斷。那霹靂隨即落到地上不能逃走。它的嘴脣象丹砂一樣紅，眼睛似鏡子一樣亮，頭上的兩隻角有三尺多長，長着毛。它的身子非驢非馬，頭象獼猴。

石勒

後趙石勒時，暴風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故有此災。（出《五行記》）

【譯文】

晉及十六國時，後趙石勒當政年間，暴雨大風雷雹成災，使建德殿的端門和襄國市西門倒塌，砸死五個人。雹災發生於西河介山，雞蛋般大小，平地積三尺多厚，低窪處過丈，致使行人及飛禽走獸被砸死數以萬計。在千餘里範圍內，樹木被折斷摧毀，禾苗莊稼蕩然無存。石勒問徐光這是爲什麼？徐光回答說：「去年寒食節那天，沒有按老規矩禁火寒食；而介之推乃帝鄉之神，因此纔有這場災禍。」（寒食節，相傳晉文公爲悼念介之推所定。）

虢州人

唐虢州有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顯慶元年夏夜，雷震烈風可畏。其兄甚懼，欲於弟舍避之，將去復止。門前十數步，先有長坑。風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處，盡坑也。仍卷數千鉅細家用物，鹹入於坑，訖無遺者。惟牆壁不動。庭槐大可數圍，枝條甚茂，拔其根莖。洪纖俱盡，遂失所在，終尋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見樹有羊，但共怪之，後遂遭此變。而弟所居，但拔露椽瓦，有似人拆之，餘無所損。有子衛士，在京番直，刺史於立政奏之，敕放子還，仍賜物三十件。時桓思緒爲司功，親檢其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代虢州有兄弟二人分家後，各住在老屋的一頭。顯慶元年夏天的一個夜晚，狂風霹靂驟起，令人生畏。哥哥非常害怕，想去弟弟房間躲避，可剛一起身又止住腳步。原來門前十幾步遠處有一個大長坑，暴風雨把住房連同他的全家十一口人捲進大坑內，全都摔死了。拔除之處，全是大坑，數千件大小家用器物，全被捲入坑中，一件也未剩下，只有牆壁沒有動。院內有一棵大槐樹，需幾個人才能圍攏，枝條非常繁茂，也被連根帶葉拔走，最終也未找到。事情發生的前一年，他的妻子看見樹上有隻羊，只是覺得奇怪，後來就遇到了這場變故。而弟弟所住的房屋，只是露出了椽子和瓦，象被人拆過一樣，其他一點也沒有受到損壞。他有一個兒子在京城服役擔住宿衛，刺史於立政上奏了這件事，皇帝下詔放其子回家，還賜給三十件物品。當時桓思緒做司功，親自處理了這件事。

封元則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貨收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宣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代有個封元則，是渤海郡長河人。顯慶年間，他給光祿寺大官掌管膳食。正值于闐王前來朝拜，用做膳食的羊剩餘有近百隻。于闐王委託元則把它們送給寺裏的僧人飼養，元則卻偷偷地讓人宰殺、烹製，收取錢財。龍朔元年六月，洛陽大雨滂沱，雷電把封元則擊死在宣仁門外的大街上，他的脖子斷了，血流遍地，看熱鬧的人擠滿了大街，沒有不感到驚愕的。

僧道宣

唐劉禹錫雲，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繞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出《嘉話錄》）

【譯文】

唐代劉禹錫講：道宣執戒律最嚴。忽然有一天，霹靂在道宣的屋外繞來繞去，響聲不斷。道宣說：「我堅守戒律沒有發生違犯之事；但有沒有前生的罪業，就不知道了。」於是便脫下三件衣服放到屋外，說蛟龍可以在裏面躲藏。但衣服送出之後，霹靂聲仍然不止。道宣觀看自己的十個手指甲，只見在右手的小指上有一個象芝麻似的小黑點，頗爲疑惑，就把那手指從窗戶眼中伸出，結果一聲霹靂，小手指被震掉半截。原來那黑點是蛟龍的藏身之處啊。劉禹錫說：「儘管蛟龍特別善於尋找躲避之處，但最後還是不能倖免。這一切都是由早已註定的，怎麼能夠逃脫呢？」

蘇踐言

司禮寺蘇踐言，左相溫國公良嗣之長子，居於嘉善裏。永昌年六月，與其弟崇光府錄事參軍踐義，退朝還第。弘道觀東，猝遇暴雨。震雷電光，來繞踐言等馬，迴旋甚急，雷聲亦在其側。有頃方散。其年九月，元肅言與趙懷節謀逆，踐言妻妾並被縲絏數月，仍各解職。及良嗣薨，並放流荒裔。（出《五行記》）

【譯文】

司禮寺蘇踐言，是左丞相溫國公蘇良嗣的長子，住在嘉善裏。唐代永昌年間六月的一天，踐言與其在崇光府任錄事參軍的弟弟踐義一起退朝回府。行至弘道觀的東面，突然遇到暴雨，雷鳴電閃，在他們身前馬後隆隆作響，一聲緊似一聲，半晌才停。這一年九月，元肅言和趙懷節謀反，踐言和妻妾們一起被關押數月，還被解除了職務。父親死後，他們全家又被流放到了邊遠的地方。

狄仁傑

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於樹間，吼如霆震。時狄仁傑爲都督，賓從往觀。欲至其所，衆皆披靡，無敢進者。仁杰單騎勁進，迫而問之。乃雲：「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杰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先報命。

【譯文】

唐時代州西面十多里處有一株大槐樹，被雷所擊，中間裂開好幾丈長的口子，將雷公夾於其間，疼得它吼聲如雷。當時狄仁傑任都督，帶着賓客和隨從前去觀看。快要到達那地方時，衆人都紛紛驚退，沒有敢向前走的。仁杰獨自騎馬前行。靠近大樹後問雷公這是怎麼回事，雷公回答說：「樹裏有個孽龍，上官讓我把它趕走；但因我擊下的位置不佳，被樹夾住了，如果能夠將我救出，我一定重重地報答你的恩德。」仁杰讓木匠把樹鋸開，雷公才得以解脫。從此之後，凡有吉凶禍福之事，他都預先向狄仁傑報告。

偃師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師縣柏李村，震雷於民家。地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測無底。所裂之處，井廁相通；所衝之墓。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譯文】

唐代元和元年六月，在偃師縣的柏李村，雷電擊中了老百姓的家，地裂開了一丈多寬，十五里長，探測不到底。凡是裂開之處，水井和廁所相連通；受到衝擊的墳地，棺木都被掀到了地面上，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雷鬥

唐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鬥。鯨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末年，在雷州發生了雷公與鯨格鬥的事。鯨的身體躍出水面，雷公有好幾十個，在天空中上下翻騰。有的施放雷火，有的邊罵邊打，經過七天才結束。在海邊的居民都前去觀看，不知它們誰取得了勝利，只是看到海水都變成了紅色。

漳泉界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訟於臺者，制使不能斷。迨數年，辭理紛亂，終莫之決。於是州官焚香，告於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爲一逕。高千尺，深僅五里，因爲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雖約此爲界，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辯之曰：「漳泉兩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出《錄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漳州和泉州因爲疆界劃分不均而訴訟到府臺，制置使不能判定此案。等到幾年之後，這案子越來越亂，最終也沒有個結果。於是，二州官便焚香禱告，祈求天地山川之神給予回答。不久大雷雨來到，霹靂一聲，將懸崖峭壁從中間劈裂。裂開之處，開闢出一條小路，有一千多尺高，只有五里深，因而將其作爲一條官道。峭壁上有六行古篆字，一共二十四個，每個都有好幾尺長，二州雖以此爲界，但那些字無人能識。貞元初年，流亡在外的李協辨認出這些字，說是：「漳泉兩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這上面所說的永安、龍溪，就是兩州交界處第一鄉的名字啊。

包超

唐安豐尉裴翾，士淹孫也。雲：玄宗嘗冬月，詔山人包超，令致雷聲。對曰：「來日午當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瀰漫，疾雷數聲。上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嘗得勝風。（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安豐縣尉裴翾，是裴士淹的孫子。他說，玄宗皇帝曾經在農曆十一月裏，召見山人包超，讓他引來雷聲。包超回答說：「明天中午應該有雷。」於是，玄宗命令高力士前去監督。一天傍晚，包超開始祭祀、祈禱，施行法術，一直到天亮又近中午，天空仍然沒一絲雲彩。高力士十分擔心。包超說：「將軍請往南山看，那裏應當有黑氣盤旋不散啊。」高力士望去，果然正象他說的那樣。不一會颳起風，黑雲擴散開來，響起幾聲霹靂。後來皇帝命令包超跟隨哥舒翰征討西方，每仗都取得了勝利。

張須彌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蒼督張須彌，縣遣送牲詣州。山路險阻，淮南多有義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須彌與沙門子鄰，同入義堂。須彌驅馱人（「人」原作「又」，據明抄本改）王老，於雨中收驢。頃之，聞雲中有聲墮地，忽見村女九人。共扶一車。王有女阿推，死已半歲，亦在車所。見王悲喜，問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車漸上，有云擁蔽，因作雷聲，方知是雷車。（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上元年間，滁州府全椒縣倉督叫張須彌。一次，縣官派遣他押送牲畜去滁州，山路崎嶇難行。淮南一帶很多地方都有不收費的房屋和水井，用來庇護過往的行人，故將這種房屋稱爲義堂。太陽落山時下起了暴雨，須彌和佛門弟子們一起進了義堂。須彌督促趕馱子的王老漢冒雨把驢圈起來。有頃，聽見雲裏有聲音落在地上，王老漢忽然看見九個鄉村女子共扶着一輛車。他有個女兒叫阿推，死了已經半年，竟然也站在車子旁邊！見到王老漢，她悲喜交加，便詢問母親和妹妹等家裏的事情，沒有她問不到的。和她一起的人再三催促，她才離去。她剛剛扶住車子，那車子就漸漸升起，有云在周圍遮蔽，併發出響雷聲，才知道是雷車。

蔡希閔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於廳。忽大雨，雷電晦瞑。墮一物於庭，作颯颯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爲天女。後（「後」原作「使」，據明抄本改）五六年，能漢語。問其鄉國，不之知。但云：「本鄉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爲雷取上，俄墮希閔庭中。（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叫蔡希閔的人，家住東都洛陽。一個天氣炎熱的夜晚，他們兄弟數十人聚在廳前，忽然下起了大雨，雷鳴電閃一片昏暗。這時，天上掉下一個東西落在院子裏，颯颯作響。希閔讓人拿來燈火觀看，原來竟是一個婦人，穿着黃綢子做的裙衫，說話聽不懂，於是便把她視爲天上來的仙女。五六年之後，她懂得了漢語，可問起她的故國家鄉來，仍一無所知。只是說她的老家喫粳米，沒有碗，用柳木製成的容器盛飯喫，竟然不知道是哪國人。她說，當年她在自己家裏，夜晚出門時被雷抓上天空，俄頃掉落在希閔家院子裏。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頑嚚縱佚，每（「每」原作「母」，據明抄本改）誨辱之。而母（「母」原作「每」，據明抄本改）加愛念，曲爲申解，因厲聲應答。雲雷奄至，曳景先於雲中。有主者，左右數十人。訶詰。景先答曰：「緣弟不調，供養有缺，所心詬辱。母命釋之，非當詈母。」主者不識其言。尋一青衣。自空（「空」原作「肩」，據明抄本改。）躍下，爲景先對。曰：「若爾放去，至家，可答一辯。釘東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墮舍前池中，出水，了無所損。求紙答辯，釘東壁，果風至而辯亡。（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叫徐景先的人，他有個弟弟叫阿四，遇頑兇暴，放蕩無羈。每當景先開導他時都要罵他一頓。可他的母親卻倍加溺愛之，曲意爲他申辯。因此，他對母親也一點不客氣。一天，雷雨突然而至，把徐景先拽到空中。有個主持人，還有幾十人隨從，開始責問訓斥他。景先回答說：「由於弟弟不聽教導，在供養母親方面做得很差，所以我感到恥辱。母親總是原諒他，我有氣，但也不當罵母親。」主持人聽不懂他的話，隨即有一婢女從空中跳下，與景先對話。她說：「如果放你回去，到家之後可寫一申辯詞。釘在東面牆壁，我自有辦法取它。」於是把景先推落入房前水池中。出水後，他一點損傷也沒有。他找紙寫好答辯詞，釘在東牆上。果然一陣風颳來，那申辯詞就不見了。

歐陽忽雷

唐歐陽忽雷者，本名紹，桂陽人，勁健，勇於戰鬥。嘗爲郡將，有名，任雷州長史。館於州城西偏，前臨大池，嚐出雲氣，居者多死。紹至，處之不疑。令人以度測水深淺，別穿巨壑，深廣類是。既成，引決水，於是雲興，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火光屬地。紹率其徒二十餘人，持弓矢排鏘，與雷師戰。衣並焦卷，形體傷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亦涸竭。中獲一蛇。狀如蠶。長四五尺，無頭目。斫刺不傷，蠕蠕然。具大鑊油煎。亦不死。洋鐵汁。方焦灼。仍杵爲粉。而服之至盡。南人因呼紹爲忽雷。（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人叫歐陽忽雷，本名叫紹，桂陽人氏，強健有力，善於打鬥。曾經當過郡府的武官，有名氣，後任雷州長史。他的寓所坐落在州城的西面，對面有個大池塘，經常溢出雲氣，在這居住的人死了不少。歐陽紹來此之後，毫不遲疑地治理它。他讓人測量水的深度，又開闢出一大片窪地，深和寬都和那個大池塘一樣；然後，把大池塘裏的水放出。於是黑雲滾滾而來，天地一片昏暗，雷鳴電閃，火光連地。歐陽紹帶領部下二十多人，拉弓射箭，與雷公交戰。衣服燒焦了，身體受傷了，也不罷休。從早晨一直打到傍晚，雷電散去，池塘也乾涸了。從裏面抓出一條象蠶的蛇，四五尺長，沒有頭和眼睛，砍刺均不傷，仍然在蠕動。拿來大鍋用油煎炸也不死，最後放在鐵水裏才焦糊。歐陽紹把它搗成粉末，全部喝了進去。因此，南方人稱歐陽紹爲歐陽忽雷。

宣州

唐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齧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宣州忽然下了一場大雷雨。一個東西落到地上，長着豬頭，手腳各有兩個指頭，在抓着一條紅蛇喫。不一會兒，雲變暗了，這東西也不見了，當時有人畫成圖傳揚這件事。

王幹

唐貞元初，鄭州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雷雨，因入蠶室中避之。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荷鋤亂擊。雷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忽然墮地，變爲慰鬥折刀小折足鐺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貞元初年，鄭州有個人叫王幹，膽大而勇猛。夏天中午他正在田裏勞作，忽然來了大雷雨，因此進入蠶房躲避。不一會兒，雷電射入室內，一團黑氣，天地頓時昏暗起來。王乾急忙關上房門，拿起鋤頭到處亂打。雷聲逐漸變小，雲氣也收斂了。王幹大聲呼喊，仍不停地打。雲氣漸漸變得像半張牀那麼大，又變成盤子那麼大，最後忽然墮地，變爲熨斗、折刀、斷腿小鍋等物。

華亭堰典

唐貞元中，華亭縣界村堰典，妻與人私，又於鄰家盜一手巾。鄰知覺，至典家尋覓。典與妻共諱詬罵，此人冤憤，乃報曰：「汝妻與他人私，又盜物。仍共諱罵，神道豈容汝乎？」典曰：「我妻的不奸私盜物，如汝所說，遣我一家爲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風雨，雷震怒，擊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並死。至明，雨尤未歇，鄰人但見此家屋倒，火燒不已。衆共火中搜出，覓得典及妻，皆燒如燃燭狀。爲禮拜，求乞不更燒之，火方自熄。典肋上題字雲：「癡人保妻貞（「貞」原作「真」，據明抄本改）將家口質。」妻肋上書：「行奸仍盜。」告縣檢視，遠近鹹知。吳越聞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鱔魚樹木等。爲雷擊死者，皆聞於縣辯識。或曰：「人則有過，天殺可也。牛及樹木魚等，豈有罪惡而殺之耶？」又有弒君弒父殺害非理者，天何不誅？請爲略說。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晉臣王導，寢柏而移災。斯則列於史籍矣。至於牛魚，以穿踏田地，水傷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損亦微，何罰之大？對曰：五穀者，萬人命也，國之寶重，天故誅之，以誡於人。樹木之類，龍藏於中，神既取龍，遂損樹木耳。天道懸遠，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概。餘曾見漳泉故事。漳泉接境，縣南龍溪，界域不分，古來爭競不決。忽一年大雷雨，霹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兩州，分地太平。萬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龍溪，山高氣清。」其文今猶可識。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論語》雲：迅雷風烈必變。又《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聖人奉天教，豈妄說哉！今所以爲之言者，序述耳。因爲不爾，豈足悲哉！夫然弒君弒父殺害無辜，人間法自有刑戮，豈可以區區之意，而責恢恢之網者歟。（出《原化記》）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華亭縣界村有個叫堰典的人，其妻子與人私通，又偷了鄰居的一條手巾。鄰居知道了，到堰典家裏尋找。堰典和妻子都不承認並辱罵他，他感到冤屈憤怒，於是就對堰典說：「你妻子和別人私通，又偷東西，你們還都不認帳並且罵人，上天怎麼能容忍你們呢？！」堰典說：「我妻子沒有和別人通姦也沒偷東西！如果象你說的那樣，讓我們全家遭雷擊！」然後各自散去。到了晚上，大風雨來了，霹靂震怒，擊破了堰典家的房屋，他們夫妻及家人男女五六口全被劈死了。到天亮時，雨還未停，鄰居見他家房倒屋塌，大火燃燒不止。便在火中搜尋，找到堰典和他妻子的屍體，都燒成了點燃的蠟燭狀。鄰居急忙跪禮求拜，祈求不要再燒他們，火才自己熄滅。堰典的肋上寫着這樣一行字：傻子想保妻子貞操的名聲，拿全家人的性命作抵押。」他妻子的肋上寫道：「與人通姦並偷東西。鄰居報告到縣裏來驗屍，弄得遠近皆知。聽說吳越一帶被雷震死的人不少，還有牛、鱔魚和樹木等。被雷震死者的家屬，聽說此事後都到縣裏辯白。有的說：人若有過錯，老天殺他是可以的；但牛和樹木、魚之類，難道也有罪惡而該殺麼？另外，還有殺害君王、殺害父親和無故殺人的，老天爲什麼不殺死他們呢？請給大概地講講這個道理。洞庭子說：當年夏帝武乙，因射天而被雷震死；晉代大臣王導，因臥在柏樹上而躲避了災禍，這些都記載於史書典籍中。至於牛魚等，在水田裏穿來穿去，踐踏不已，傷害了禾苗啊。又有人說：水所損害的很小，爲什麼懲罰得這麼重？回答說：五穀是百姓的命根子，是國家最重要的財寶，因此上天要殺死它們，以此告誡人們。至於樹木之類，龍藏身其中，天神既然要殺死龍，就必然損害樹木呀。天之道深奧高遠，教訓下面的人，事情的來龍去脈都有情理，不可以一概而論。你可曾聽到過漳泉的故事嗎？漳泉二州邊界相連，縣南面的龍溪，邊界劃分不清，自古以來爭而不決。有一年，忽然一陣霹靂，將峭壁劈裂，上刻：「漳泉兩州，分地太平。南安龍溪，山高氣清。萬里不惑，千秋作程。」這些文字現在還可以辯認。上天的意志，難道是可以疑惑的嗎？而且《論語》中也說：「迅雷風烈必變。」還有《禮記》說：「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縱然在夜間也必須起來，和衣戴冠而坐。」又說：「反反覆覆的雷震，君子們應當感到震驚而不斷地反省自己。」孔聖人是根據天意教誨我們的，難道是瞎說嗎？現在之所以講這些，說說而已；因爲不這樣，難道不是很悲哀的嗎？何況殺害君王、父親及無辜的人，有人間法律對他們進行懲治。我們怎麼能夠以個人的懷疑去指責疏而不漏的天網呢？

李師道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殿」原作「衙」，據明抄本改），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元和年間，李師道佔據青、齊二州，屯集了大批驍勇精銳的兵馬，地廣千里，蓄積金銀數百萬兩，不向朝廷納貢，也不進京朝見皇帝。憲宗皇帝派軍隊討伐他，結果卻打了敗仗。而李師道從此越發驕橫，甚至模仿皇宮正殿的樣子建造宮殿，卜算吉日搬進去居住。當天傍晚，烏雲驟起，天地昏暗，狂風霹靂撼天動地，結果把這座宮殿震塌了。不一會兒又燃起天火，燃得片瓦無存。青齊二州的百姓奔走相告說：「臣子背叛君主，自然要遭此災禍；現在天已經怪罪下來，怎麼能逃脫懲罰呢？」過了十多天，李師道真的被殺死了。

李鄘

唐李鄘，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叩門雲：「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山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乃午，介山上有云氣，如窯煙，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有個叫李鄘的人，是北都介休縣的平民。一天他解送文書，夜裏住在晉祠內。半夜，聽見有人敲門說：「（我是介山使者），介休王要臨時借用霹靂車，某天到介休來收麥子。」過了很久，有人回答說：「大王讓我轉告你，霹靂車現在正忙，不能借。」那人再三要借。於是，就見五六個人拿着蠟燭從廟後走出來，介山使者也騎着馬自門而入。好多人共同抬着一件東西，象儀仗用的旗子，旗杆上環綴旗幡。他們將其交給騎馬的那位使者，並說：「清點一下你就可以拿走。」使者數數這些旗幡，共十八面，每一面都閃閃發光，象放電一樣。李把此事告訴了鄰村百姓，讓他們趕緊收麥，不久將有大風雨。人們都不相信，李鄘就獨自收割。第二天，李鄘帶領親屬站在高高的土山上，等待天色。到了中午，介山上出現了雲氣，象窯裏冒出的煙，一會兒就佈滿了天空，隨即大雨傾盆，風吼電閃，共損壞麥子一千多頃。不少村民認爲李鄘是妖人，向官府告他。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自見到縣官斷這件案子。

徐誗

唐潤州延陵縣茅山界，元和春，大風雨。墮一鬼，身二丈餘，黑色，面如豬首，角五六尺，肉翅丈餘，豹尾。又有半服絳裩，豹皮纏腰，手足兩爪皆金色。執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聲如雷。田人徐誗，忽見驚走，聞縣。尋邑令親往睹焉，因令圖寫。尋復雷雨，翼之而去。（出《錄異記》）

【譯文】

唐代，潤州府延陵縣有個叫茅山界的地方。元和年春天，在一陣狂風暴雨中，從天上掉下個怪物，身長二丈多，黑色，臉象豬頭，角長五六尺，肉質的翅膀一丈多，長着豹子尾。它穿着紅褲子，腰間纏豹皮，手腳和爪子全是金色。它抓着一條紅蛇，用腳踩住，瞪着眼睛要喫蛇，聲音如雷。種田人徐誗見狀，轉身就跑。這事很快就報到縣裏。縣令立即親自前往觀看，並令人把它畫下來。一會兒又來了雷雨，那怪物便展開翅膀飛走了。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陳鸞鳳 建州山寺 蕭氏子 周洪 蕭浣 僧文淨 徐智通 雷公廟 南海 陳義

葉遷韶 元稹（「稹」原作「積」，據明抄本改） 裴用 東陽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鹹呼爲後來周處。海康者，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我之鄉，乃雷鄉也。爲神不福，況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爲！」遂秉炬爇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伺」原作「祠」，據明抄本改）。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豬，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爲羣衆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爲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逡巡，復有云雷，裹（「裹」原作「哀」，據明抄本改）其傷者，和斷股而去。沛（「沛」原作「雖」，據明抄本改）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詣」原作「諸」，據明抄本改）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爲逐出。復往僧室，亦爲霆震，焚熱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爲雨師。至大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雲：「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騁其兇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直。（出《傳奇》）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有個叫陳鸞鳳的，是海康人。自負義氣，不怕鬼神，鄉親們都稱他爲後起的周處。海康有座雷公廟，當地人虔誠地這裏打掃祭祀。祈禱祝願的事多了，妖邪妄誕的現象也時時發生。當地人每年聽到第一聲雷響時，就記下了這個日子，以後每旬的這一天，所有工作都不能幹。如果有人不相信這個而違犯了，夜晚睡下時必遭雷擊而喪命。這種應驗就像回聲那麼準。當時正趕上海康地方大旱，當地人來到雷公廟祈禱降雨然而毫無響應，鸞鳳十分惱怒，說道：「我的家鄉乃是雷公的故鄉，雷公身爲神靈不降福，況且又受到人們如此虔誠的祭奠和供奉！如今禾苗已經枯死，池塘已經乾涸，牲畜都拿米做了供品，還要這座廟幹什麼？」說完他便舉起火把燒它。當地的風俗是不允許人們將黃魚和豬肉摻到一起喫，有誰這樣吃了，也是必定被雷擊死。這一天，鸞鳳手持竹製砍柴刀，站立在田野裏，將當地風俗所忌諱的這兩樣東西摻在一起吃了下去，站在那裏等待着雷擊。果然有怪雲出現，妖風頓起，迅雷挾着暴雨向他襲來。鸞鳳便將手中的刀在空中揮舞起來，果然砍中了雷公的左腿，將它砍斷了。雷公跌落在地上，形狀象熊和豬一樣，身上有毛有角，還有青色的肉翅膀，手裏握着短把的金剛石斧，傷處血流如注。此時，雲和雨都消失了。鸞鳳知道雷公並沒有什麼神威，便跑到家裏告訴親人道：「我把雷公的腿砍斷了，請你們快去觀看！」親人聽了又驚又怕，跟着他一起前去觀看，果然看到雷公的腿已被砍斷，乖乖地躺在地上。鸞鳳又舉起刀來要把雷公的脖子砍斷，還要喫它的肉。衆人將他拉住，制止他說：「雷公是天上的神靈，你是下界的凡人，再要加害雷公，必定使我們全體鄉民遭受災禍。」衆人死勁兒扯住他的衣襟，致使鸞鳳不能奮力舉刀去砍雷公。不一會兒，又有烏雲雷電籠罩上來，挾帶起受傷的雷公和它的斷腿離去了。接着便下起了大雨，從中午一直下到傍晚，乾枯的禾苗都復甦挺立了起來。由此，鸞鳳便遭到老幼鄉人們的一致訓斥，不許他回家。鸞鳳只好帶着刀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妻子的哥哥家。到了夜晚，他又遭到雷霆的襲擊，住的房子也被天火燒光了。他又持刀站在院子裏，雷公終於未能傷害他。事後有人將他從前砍傷雷公的事告訴了妻兄，於是又被趕了出來。鸞鳳又到僧人居住的房子裏落腳，到了夜晚同樣被雷擊觸，跟以前一樣遭到天火的燒害。鸞鳳知道已經沒有容納自己的地方，他便趁夜舉着火把走進石壁上天然開成的巖洞裏，雷火再也不能來襲擊他了。在巖洞裏住了三夜之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家裏。自此以後，海康一帶每當遭逢旱災，當地人便湊錢給鸞鳳，求他按照從前的辦法將黃魚和豬肉摻在一起喫下去，象上次那樣持刀站在田野裏，每次都有滂沱大雨從天而降，而鸞鳳本人一直遭不到雷擊。這樣過了二十多年，民間稱鸞鳳爲求雨大師。到了太和年間，刺史林緒得知此事，便把鸞鳳召到州府衙門，詢問此事的前因後果，鸞鳳說：「在我年輕力壯的時候，氣威膽壯，心如鐵石，諸如鬼神雷電之類完全不放在眼裏，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拯救萬民百姓。天帝即使掌握着天下萬物的生殺大權，又怎能使雷鬼恣意逞兇呢！」說完便將自己那把刀呈獻給林緒。林緒送給他很多錢，作爲獻刀的報酬。

建州山寺

唐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覺門外喧鬧，潛於窗欞中窺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宛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鬥暗，其人雙目遂昏。（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侍郎柳公權，曾經聽到親友說，元和末年他住宿在建州的一座山寺裏，半夜醒來時，聽到門外一片喧鬧聲，便隱蔽在窗後從縫隙間偷偷察見。見有幾個人揮舞斧子砍削木頭製造雷車，雷車的樣子就象畫上畫得那樣。看的時間長了，忍不住打了噴嚏，頓時四面一片漆黑，他的兩隻眼睛便什麼也看不清了。

蕭氏子

唐長慶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湘楚，至長沙郡，舍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撤燭。忽暴雷震盪檐宇，久而不止。俄聞西垣下，窸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棰，持至垣下。俯而撲焉，一舉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十，聲遂絕，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迨曉，西垣下睹一鬼極異。身盡青，傴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爲侮於上帝？禍且及矣。」裏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氣曛晦，自室中發，出戶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聲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氣益銳，裏中人皆以壯士名焉。（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長慶年間，蘭陵一家姓蕭的有個兒子，以膽大勇猛著稱。他在湘楚一帶遊歷，到了長沙，住宿在仰山寺內。這天夜裏，他滅掉臘燭獨自一人呆在屋裏。突然有雷鳴震得房檐都在顫動，好長時間雷聲也不平息。一會兒又聽到西面牆腳下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蕭依仗着自己力大過人，從沒懼怕過什麼。牀前有一根粗大的木棒，他便操起木棒走到西牆跟前，彎腰撲了過去，一下便打中了目標。只聽棒下發出尖厲的叫聲，好象在呼喚什麼。他便連續撲打了幾十下，叫聲於是停止了。風也停了，雨也停了。蕭高興地說：「妖怪已經死了！」等到天亮時，西牆下面見有一個鬼，形狀極爲奇異。通身都是青色，駝背而瘦小，有把鐵斧頭一根木樁，用麻繩捆他的身上。過了一會兒，他便急促地喘起氣來，十分困苦的樣子。蕭便將這些情況統統告訴寺裏的僧人，讓他們來觀看。有人說：「這是專管打雷的鬼，是天帝的使者。你爲什麼侮辱天帝？大禍就要臨頭了！」當地居民擺上豬羊與酒等供品進行祭祀，一會兒便有一縷昏黑的雲氣從屋裏冒了出來，飛出門戶升上天空，那個鬼也跟着去了。接着又響起了雷聲，響了幾頓飯的功夫才平息。蕭見此狀，膽氣更威更壯，當地人都稱他爲壯士。

周洪

唐處士周洪雲。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驟風雨，有物墮如玃，兩目睒睒，衆驚伏於牀下。倏忽上階周視，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來雷震，牛戰鳥墜，而邑客止覺殷殷然。（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有個隱士叫周洪，他說，寶曆年間，有十幾個客人來到鄉下避暑飲樂。突然來了一陣暴風雨，有個東西從天上落下來，象大母猴一樣，兩隻眼睛一閃一閃的。衆人見了都嚇得鑽到牀底下去了。突然間，這個東西便跳上門前的臺階向四周觀看，眨眼之間，它又不見了。等到風息雨停後，衆人從牀下慢慢爬了出來，互相看了看，只見各人的耳朵裏全塞滿了泥土。當地人說，以前遭到雷聲震動時，牛被震得渾身顫抖，禽鳥則從天空震落到地上。而這些客人則只是覺得有些震動而已。

蕭浣

唐蕭浣，初至遂州，造二幡剎，施於寺。齋慶畢，作樂。忽暴雷震剎，俱成數十片。至來歲雷震日，浣死。（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有個叫蕭浣的人，他剛到遂州，便營造了兩根幡竿，贈送給寺院。交接時舉行佛事慶典，祭奠儀式結束後奏起了音樂。這時，突然響起迅雷震擊着這兩根幡竿，幡竿全被霹靂轟擊成碎片。等到第二年幡竿遭受雷擊的這一天，蕭瀚就死去了。

僧文淨

唐金州水陸院僧文淨，因夏屋漏，滴於腦，遂作小瘡。經年，若一大桃。來歲五月後，因雷雨霆震，穴其贅。文淨睡中不覺，寤後唯贅痛。遣人視之，如刀割，有物隱處，乃蟠龍之狀也。（出《聞奇錄》）

【譯文】

唐朝金州水陸院僧人文淨，因爲夏季房子漏雨，雨水滴在頭上，於是就變成個小瘡。過了一年，小瘡變得象個大桃子。第二年五月以後，由於雷雨震擊，文淨頭上的那個贅疣被擊穿一個孔洞。文淨當時正在酣睡中一點也不知覺，睡醒後只感到頭上的贅疣疼痛。讓人來察看，只見穿孔處好象用刀割的一樣，裏面有個東西隱藏着，就象一條龍蟠在裏面的樣子。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醫士也。夏夜乘月，於柳堤閒步。忽有二客，笑語於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相謂曰：「明晨何以爲樂。？」一曰：「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答曰：「赤巖主人嗜酒，留客必醉。僕來日未後，有事於西海，去恐復爲縈滯也。不如只於此郡龍興寺前，與吾子較技耳。」曰：「君將何戲？」曰：「寺前古槐，僅百株。我霆震一聲，剖爲纖莖，長短粗細，悉如食箸。君何以敵？」答曰：「寺前素爲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計不下三萬人。我霆震一聲，盡散其發，每縷仍爲七結。」二人因大笑，約諾而去。智通異之，即告交友六七人，遲明，先俟之。是時晴朗，已午間，忽有二雲，大如車輪，凝於寺上。須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兩聲，人畜頓踣。及開霽，寺前槐林，劈櫛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算子。大小洪纖，無不相肖。而寺前負販戲弄觀看人數萬衆，發悉解散，每縷皆爲七結。（出《集異記》）

又 洛京天津橋，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話，風骨甚異。潛聽之，雲：「明日午時，於寺中鬥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聲，令寺內聽講驢馬盡結尾。」一人曰：「吾一聲，令十丈幡竿盡爲算子，仍十枚爲一積。」儒生乃與一二密友，於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靂一聲，客走出視，驢馬數百匹盡結尾。一聲，幡竿在廊下爲算子，十枚一積。（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有個人叫徐智通，是楚州的醫生。在一個夏季的夜晚，他藉着月光在柳樹成排的河堤上散步，忽然發現有兩個陌生人站在河的橋上說笑。這倆人沒想到徐智通就站在他們附近的暗影裏，於是互相談論起第二天如何取樂。一個說：「什麼也比不上去南海赤巖山弄珠子玩有意思呀！」另一個說：「赤巖山主人喜歡喝酒，到那裏去的客人個個都要喝得醉醺醺的。我明天下午有事要去西海，去赤巖山恐怕又要因喝醉酒而耽誤事。倒不如就在本郡的龍興寺前，與你比比技藝吧。」問：「你要表演什麼把戲？」答：「寺前有百餘棵老槐樹，我發一聲雷響，把它們劈成細條，它們的長短粗細，都象筷子一樣。你將什麼技藝與我相比？」那個答道：「寺前一向是本州郡遊戲作樂的場所，每天前來圍觀的羣衆，總共不下三萬人。我將發一聲雷響，將這些人的髮辮全都劈散開來，並讓他們的每一縷頭髮上都有七個結。」於是二人大笑，約定好後便離去了。徐智通見此，大爲驚異，立即去告訴了六七個好朋友。天剛放亮，他們就來到寺前，先在那裏等候着。當時天氣晴朗，將近中午時，忽然有兩片象車輪大的雲彩出現了，靜靜停留在寺廟的上空。剎那間，就變得天昏地暗，咫尺之遠都不能分辨事物。不一會兒，又發出兩聲雷鳴，人與牲畜都被震倒在地上了。等到天放晴時，只見寺前的槐樹林子，一棵棵都被劈成碎片，散落在地上，全部象計數用的竹籤子，大小粗細，沒有不相象的。而寺前挑擔做買賣的、演戲賣唱的、圍着看熱鬧的，共計數萬人，每人的發辨全部都散開了，每縷頭髮上又打着七個結。

又 在洛陽京城的天津橋有一個書生，一天，他遇到兩個風貌氣概與衆不同的老年人，便在一旁偷聽他們的談話。他們正在說，第二天中午，要在寺廟裏比賽誰的手法快。一個說：「你打算怎麼比？」答道：「我要發一聲響，讓在寺內聽講的人的驢馬尾巴全都結在一起。」一個便說：「我要發一聲響，讓十丈高的旗杆全部碎成計算用的籤子，並且每十根爲一堆。」書生聽了，便與一兩個親密朋友相約，第二天一早就到寺廟等候。到了中午，果然雷雨交加，一聲霹靂響過後，香客們走出寺廟觀看，見他們的驢馬數百匹尾巴全都結到了一起。又一聲霹靂響過，便見十丈高的旗杆倒在房前碎成一根根籤子，每十根堆在一起。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鈖然，光瑩如漆。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闢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出《嶺表錄異》）

【譯文】

雷州西邊有座雷公廟，百姓每年祭祀時，都要配享連鼓雷車。如果有人把魚和豬內摻合在一起吃了，此人就會立即遭到雷擊，因此，人們對這座雷公廟既敬重又懼怕。每逢大雷雨過後，常常在野外找到黑色的石頭，人們稱它爲「雷公墨」，敲擊起來鏗然作響，晶瑩光潔猶如塗了漆一般。另外，如果在霹靂響過的地方，在地上或樹上得到象用斧子砍削成形的小木樁，人們稱它爲「霹靂楔」，小孩將它佩帶在身上，都能鎮驚避邪；孕婦拿來磨碎當做催生藥服用，一定十分靈驗。

南海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見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常以爲候，預爲備之。（出《嶺表錄異》）

【譯文】

南海每當夏秋之間，有時雲霧籠罩，天色暗淡，同時會看到象彩虹一樣的一段光彩出現，有六七尺長。出現這種天象時，一定會有颱風發生。因此，人們稱它爲颱風之母。如果突然有驚雷震響，那麼颱風就不會發生了。使船的人常常以這些現象作爲徵侯，事先做好防備。

陳義

唐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爲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恆如在檐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餚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掉，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爲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雲：「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目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偕（「偕」原作「王」，據明抄本改）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得」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爲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或有疾，即掃虛室，設酒食，鼓吹幡蓋，迎雷於數十里外。既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豬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爲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雲，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出《投荒雜錄》）

【譯文】

唐朝時候，從羅州往南二百里直至雷州，屬於海康郡。雷州南面緊靠大海，此郡大概因爲雷多而取了這個名字。雷的聲音每每就象在屋頂和房檐上。雷州北面地勢較高，也多雷，雷聲響時就象在一丈之外。當地人對於雷十分虔敬而且畏懼，常常準備酒肉來祭奠它。如果有人把豬肉與魚摻到一起食用，霹靂就會降臨到他頭上。在雷州南部地方有一種棹樹，用它煮出的水浸泡酸梅和李子，習慣上稱爲「棹汁」，若將「棹汁」與豬肉摻在一起食用時，也會致霹靂臨頭，如有違犯這一禁忌者必定立即得到報應。牙門將陳義的傳記中記載道：陳義就是雷的子孫。從前陳義的母親在一個因雷雨大作而變得昏暗的白天，在院子裏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卵，把它覆蓋幾個月後，卵殼破裂，有個嬰兒鑽了出來。從那以後每天都有雷神扣打門戶，進入他的房間，好象在給他餵奶的樣子。過了一年多，小孩能喫食物了，雷神就不再來了。母親便把這個小孩當做自己的親生兒子，陳義就是從卵中生出來的那個嬰兒。另有傳說道，曾有個雷州居民，養了只獵犬，生着十二隻耳朵，此人每當出去打獵時，必定抽打獵犬，憑着它有幾隻耳朵活動來判定撲獲獵物的數量。這隻獵犬的十二隻耳朵從未全部活動過。有一天，十二隻耳朵全都活動了，他出去打獵時，看到野獸便不再追逐，來到海邊沙灘上大聲嚎叫。人們跑來一看，見他撿到十二隻大卵往回走。他將大卵放在屋裏後，忽然來了一陣風雨，就象從屋子裏生出來的。雨過天晴後再到屋裏察看，卵都破了，只有蛋殼留在那裏。事後，當地人將那蛋殼一個個分別拿回家裏，每年都按時進行祭奠。直到今天，凡是當年拿到蛋殼的人家，都成爲當地的豪門望族。有時趕上雲霧籠罩的陰暗的傍晚，當地人稱這是雷公在耕地，第二天拂曉到田野裏一看，就會發現果真有耕墾的痕跡。有這種情況出現，便是吉祥的徵兆。另外，還常常有雷火出現在田野裏，每當雨過天晴後，就能拾到黑色的石頭。有的呈圓形，有的呈方形，人們稱爲「雷公墨「。凡是有人訴訟投狀子，必定以用「雷公墨」混和着普通墨來書寫，纔是吉利。如果有人得了病，就打掃出一間空房子，擺設酒食供奉，吹吹打打，舉着旗傘蓋，到數十里以外去迎請雷公，回來之後，殺豬宰牛進行祭奠。因爲祭品擺放在門前，鄰人便不敢隨便進去。有人誤入就被視爲冒犯，是最大的不敬，必須拿出豬和牛來謝罪。三天之後又要送雷公，儀式和禮節與迎請時一樣。還有傳說道，曾有個雷州居民，在雷電大作時看到空中有個怪物，長着豬腦袋，身上全是鱗甲，形狀十分奇異，他便掄刀去砍，這個怪物便跌落在地上，鮮血流到路上，而雷聲愈加尖厲。當天晚上，怪物騰空而去。此後，揮刀亂砍的那個人居住的房子，連續遭到天火的焚燒，他雖然逃走了，天火仍然去燒他的房子，父老兄弟便把他逐出家門。他只好在靠山的地方搭間茅屋供自己藏身，但天火之災又跟着他降臨，他便到石崖的巖洞里居住，災禍這才停止。有人說，那個人的刀仍然存在。雷州居民畫來供自己祭祀的雷公像，都是豬腦袋，身上有鱗。

葉遷韶

唐葉遷韶，信州人也。幼歲樵牧，避雨於大樹下。樹爲雷霹，俄而卻合，雷公爲樹所夾，奮飛不得遷。韶取石楔開枝，然後得去。仍愧謝之，約曰：「來日復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即相應。然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鹹有殊效。嘗于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楚辱。遷韶於庭下大呼雷五。時郡中方旱，日光猛熾，霹震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大霪，田原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氾濫。官吏備水爲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立一符於河岸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如今傳之。或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援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唐朝時候有個叫葉遷韶的，是信州人，小時候整年在野外打柴或放牧。一天，他正在大樹下面避雨，大樹被雷劈開了，很快又合到了一起。雷公被合上的樹夾住，無論怎樣用力也下不來。遷韶用石片把樹分開後雷公才得以脫身。雷公慚愧地向他致謝，並對他約定說：「第二天還到這個地方就行。」遷韻按雷公說的來到這裏時，雷公也來了。它把一卷用篆字寫成的書送給遷韶，說：「照這本書上寫的去做，就可以招來雷雨，驅除疾苦，立功救人。我們兄弟五人，你要想聽雷聲，只喊雷大、雷二就行，保證應聲而出。但是，雷五性情剛烈暴躁，沒有危急的事情，你不要喊他。」從此，遷韶寫符招雨，每次都收到極大功效。他曾在吉州大街上喝得大醉，太守把他抓去大加訓斥，並想對他施加苦刑。遷韶在堂上大聲呼叫雷五。當時吉州境內正值大旱，天空烈日炎炎。忽聽霹靂一聲巨響，人們都被震倒在地上。太守見此，急忙走下臺階，對遷韶以禮相待，請他招雨。夜間果然下起了大雨，田野裏於是吸足了水份。遷韶能夠求雨除害的事，因此傳遍遠近各地。他到滑州遊歷時，正趕上久雨不晴，黃河水氾濫成災，官吏們整日爲防水淹而辛勞，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遷韶便在長二尺的鐵片上畫了符，拿來立在河岸上，洪峯象小山一樣奔湧而來，然後順着河牀滾滾流下，不敢越過立符的界限，人們終於避免了被水淹沒的災難。這件事至今仍在傳揚。有人得了病請他給畫符，他便絕不挑撿筆與墨的優劣，寫完就送給人家。這些符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遷韶多半在江浙一帶周遊，喜歡喫腥葷，不按照修道的規矩約束自己。後來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元稹 （「稹」原作「積」，據明抄本改）

唐元稹（「稹」原作「積」，據明抄本改）鎮江夏。襄州賈墅（明抄本「墅」作「塹」）有別業。構堂，架樑才畢，疾風甚雨。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樑上，都無滴汙於外。是年稹卒。（出《劇談錄》，明抄本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元稹鎮守江夏。襄州賈墅有座別墅，他在這裏建造堂屋，剛把房樑架好，就來了狂風暴雨。當時，他所管轄的住戶每戶都繳納六七甕豆油。突然一聲雷響，所有的油缸都排列在房樑上，沒有一滴油污灑在缸外面。這一年，元稹去世了。

裴用

唐大和，濮州軍吏裴用者，家富於財。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飛出百許步，屍柩零落。其家即選他處重瘞焉，仍用大鐵索繫纜其棺。未幾，震如前。複選他處重瘞，不旬日，震復如前，而棺柩灰盡，不可得而收矣。因設靈儀，招魂以葬。（出《集異記》）

【譯文】

唐文宗太和年間，濮州有個叫裴用的軍吏，家資富有，六十二歲時病故。埋葬後第十天，雷霆襲擊他的墳墓，棺材飛出約一百步遠，屍骨與靈柩摔碎後散落滿地。他的家屬立即選取其他地方重新安葬，仍然用大鐵鏈子把棺材綑牢。沒多久，又象前次那遭到雷擊。再次選取異地重葬，不滿十天，又一次同以前那樣遭到雷擊，而且連棺材和屍骨都化爲灰燼，再也不能收拾了。於是只好擺設靈位，招回魂魄來進行安葬。

東陽郡山

唐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週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遷滯舟揖，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盪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東陽郡，座落在浙江岸邊，郡城旁邊有一座方圓幾百裏之大的山，江水彎彎曲曲地環繞此山流過，進出郡城的船隻行駛起來十分不便，行旅之人頗以此山的阻隔而苦惱。常侍敬昕於大和年間出任東陽郡太守。這座大山在一天晚上被雲霧籠罩着，天色十分昏暗，狂風夾着雷電，劇烈地震動着房屋，江水翻騰奔湧，大有衝出江堤之勢，人們見此情狀，無不驚恐惶惑。直到天亮才雨過天晴。人們來到山下觀望時，只見大山已被從中間劈開，兩邊相距幾百步遠，江水從這裏一直穿流過去，原來環繞彎曲的河道，全被石頭填平了。從此以後，再沒有環山繞行的困苦了。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親舊舍，夜值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於栲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段成式的堂伯父，年輕時住在陽羨親人的舊房子裏，碰上夜晚打雷下雨時，常常在閃電的光亮中，看見有幾十顆人頭晃動，一顆顆人頭比小筐還大。

智空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聞於裏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坌，晦黑且甚，檐宇搖震。矍然自唸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暴雷如是，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聲一舉，若發左右。茵榻傾糜，昏霾顛悖，由是驚懾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因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皮，長數丈，血滿於地。乃是禪堂北有槐，高數十尋，爲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跡焉。（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晉陵郡建元寺內有個僧人叫智空，是本地人，道業和修行之深聞名於當地，已有七十多歲了。一天晚上，大門已經關閉了，忽然起了大風雷，就象從禪堂內升起的一樣。雷聲隆隆不絕，狂風吹滅了蠟燭揚起了塵土，四周十分黑暗，房檐被雷聲震得直抖。智空驚惶地環顧四周，自語道：「我拋棄家人落髮爲僧，至今已有四十八載。暴雷如此逞狂，莫不是神龍有生我氣的事情？如不是這樣，就是有罪該當被雷震死？」後來雷聲更大了，他又坐下來禱告說：「我從少年起修學佛教，當和尚已有五十餘年，難道我的行爲違背了佛祖的教義嗎？如若不然，就是有褻瀆神龍的地方吧？如果是這樣，我怎敢逃脫死亡的懲罰？如若不然，那就希望趕快讓天開晴，以使全寺的僧人得到解脫。」說完，只聽一聲巨響，好象就從身邊發出，坐墊和牀鋪都被崩碎了，一陣黑煙襲來衝得他神魂顛倒，於是驚嚇得仆倒在地上。過了一頓飯的功夫，聲音才平息下來，雲散月出，天氣晴朗。但他感覺到有一股腥臭氣味，好象就在自己屋內，於是舉着蠟燭察看起來，在牆腳下搜到一張蛟龍的皮，有幾丈長，鮮血流了滿地。原來這座禪堂北面有一棵槐樹，有幾十丈高，槐樹被雷震死，沿着紋理被劈開了，裏面有蛟龍蟠踞的痕跡。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楊詢美從子 高郵人 王忠政 史無畏 張應 天公壇 申文緯 法門寺　陳絢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

百丈泓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毫必鑑。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束，途出於此者，乃爲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將午，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轟若擊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爲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話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師命屬官禱焉。」巫者曰：「某日當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河東郡東南方向二百餘里處，有個水池，叫百丈泓。池水清徹透明，極細小的東西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百丈泓位於驛道旁邊，周圍有槐樹和柳樹簇擁環繞着，煙波與樹影交相輝映。路過這裏的人，便把此地當做歇腳的優美處所。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８３１年）夏天，有個徐生從洛陽去河東，走到百丈泓水邊時，感到十分睏乏，於是停下來暫時休息。他一邊吟誦詩句一邊觀望景色，將近中午時，忽然聽到水中有細微的聲響，好象蒼蠅蚊子在喧鬧。不一會兒，又見細微的光亮從池水放出，水裏的聲音也漸漸大了起來，轟轟隆隆猶如車輪撞擊的聲音，那光線也象一條繩索被牽動着一樣。徐生開始驚異起來。過了好長時間，聲音越來越繁雜，便有雷聲從波浪間響起來，雷聲發出閃電與雲氣相接。徐生趕到旅店後，急忙向別人講起這件事，那人回答：「這個水池就是百丈泓。大旱年頭，沒有不指望向百丈泓求雨的。如今旱情特別嚴重，我的老師正讓下屬向百丈泓祈雨呢。」一位施行法術求雨的巫師說：「某日一定有大雨。」結果正是這一天。

楊詢美從子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知」原作「諸」，據明抄本改）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大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鹹有赤文，橫布十數，狀類杖痕。似雷鬼之所爲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御史楊詢美，住在廣陵郡，幾個侄兒年齡都小，剛剛開始跟隨教師學習。有一天傍晚，風雨大作，雷鳴電閃，幾個孩子都到屋外觀望，邊笑邊罵道：「我聽說打雷時有鬼，不知鬼究竟在哪裏。我願意捉到後殺掉它，可以嗎？」他說完後，雷聲更大了，樹木都倒在地上，忽然一聲轟鳴，好像發生在堂屋的遊廊，孩子們十分喫驚，立即跑進屋內，背告牆壁站着，不敢隨便行動。又聽到一聲雷鳴，宛如天呼地吼，房屋震得直晃動，孩子們更加害怕起來。將近一頓飯的時間，雷鳴電閃才停息了，天空晴朗，月光皎潔。院子裏有一棵挺大的老槐樹，被連根拔起而劈爲兩半。孩子們都覺得兩條大腿疼痛難忍，都來告訴詢美。詢美讓家僮拿來蠟燭照着察看，只見每人的大腿上全有紅色條紋，條紋橫向排列着，有十幾條之多，好象是棍子抽打的痕跡，大概是雷鬼乾的吧！

高郵人

唐進士鄭翬家在高郵，親表盧氏莊近水。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發，數家陷溺無遺。盧宅當中，唯一家無恙。（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有個進士叫鄭翬，家住高郵，表親盧氏住的村莊靠近河水，幾家鄰居一起殺死了一條白蛇，沒過多久，忽然有大雷雨降臨，河水暴漲，這幾家鄰居全被淹沒了，沒有一家倖免。盧家的房子處在他們中間，卻只有他一家安然無恙。

王忠政

唐泗州門監王忠政雲，開城中，曾死十二日卻活。始見一人，碧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召汝行，汝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萬甲馬，簇於雲頭。偏向下，重樓深室，囊櫃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兩隊，一隊於小項瓶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謂之乾雨。皆在前，風車爲殿。每雷震，多爲捉龍。龍有過者，謫作蛇魚，數滿千，則能淪山。行雨時，先下一黃旗，次下四方旗，乃隨龍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吾傷一物，則刑以鐵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湯三甌，不復飢困。以母老哀求，得歸。（出《唐年小錄》）

【譯文】

唐朝泗州城的守門官王忠政說，在開成年間，他曾死了十二天又復活了。當時，他先是看見一個人，穿綠衣服戴紅頭巾，拉着他的胳膊飛上雲端，並說：「天帝召喚你跟我走，你隸屬於左落隊。」那左、右兩個落隊，各有五萬披着鎧甲的馬匹，聚集在雲端。俯身向下，只見下面有重重樓閣和深宅大院，屋內口袋和箱櫃裏的東西無論多麼細小，都能看得見。更爲奇異的是，看到米拉有幾尺長。這兩隊中，一隊在短脖瓶子裏裝入人間的水，另一隊所裝的東西好象馬牙硝，把它稱爲幹雨。這兩隊都排在前面，而風車排在最後。每次發生雷震，大多是爲了捉龍。龍有過錯的，被貶爲蛇或魚，被貶的數目達到一千時，就能把山淹沒。在行雨的時候，先落下一面黃旗，然後是四面方形旗，要依龍所在的位置而確定：或者施暴雷或者普通的雷，或者下雨或者下冰雹。如果我們傷害了一樣東西，天帝就用鐵棒來懲罰。忠政在那裏服了十一天役。剛去時喝了三小杯湯。便不再飢餓睏乏。他以母親年邁需要服侍爲由哀求放他回來，這才得以回家。

史無畏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爲友。無畏止耕壠畝，衣食窘困。從真家富，乃謂（「謂」原作「爲」，據《小說大觀》本改）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齎緡，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真繼遭焚熱，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相濟三二百乎。」聞從真言，輒爲拒扜，報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填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慓。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霪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爲牛，朱書腹下雲：「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唐代有個叫史無畏的，是曹州人，與張從真是朋友。無畏只能種田，生活窘迫困頓。從真家裏很富有，便對無畏說：「賢弟勤勞辛苦地種田，從早到晚忙忙碌碌收穫卻很少。我借給你一千串錢去做生意，日後只還我本錢就可以。」無畏高興地拿了這些錢，父子一起到江淮一帶做生意賺錢，沒有幾年便已富裕起來。從真家在遭受火災之後，又遇到強盜搶劫，財產蕩然一空，生活毫無着落，他便到無畏那裏去說：「今天我有困難，不想要你那一千串錢的回報，你可以接濟我二三百串嗎？」無畏聽了從真的話，當即拒絕了，答覆他道：「如果說我欠你錢，請拿憑據來！」從真怨恨滿腹，只好回去了。他在院裏燒起香，邊哭泣邊詛咒無畏，言辭激昂慷慨，聽到的人都渾身戰抖。中午過後，東西兩面有大片烏雲驟然升起，不大一會兒便有暴雨雷電一起來到。霹靂一聲巨雷響過，無畏頓時變成一頭牛，腹部有紅色字跡寫道：「負心人史無畏。」過了十天便死了。刺史知道後，將這件事情記錄下來上表報告給皇帝。

張應

唐張應，自滎陽被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螾，絳色。乃抽佩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色角櫛，紅影若縷，橫絡之。遂置諸囊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平陰。天景歊蒸，憩於園井，就之盥濯。因與園叟話之，取角櫛置盆水上。忽然黑氣勃興，濃雲四合，狂電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涸而櫛已亡。（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代有個人叫張應，奉命從滎陽到河內郡。從九鼎渡涉水過河時，所騎的小馬受驚跑了。到了北岸，看見馬腿上有東西纏繞着，形狀象只大蚯蚓，深紅色。他就拔出佩刀，把它砍斷在地上，斷了之後它又自行連接起來，緊緊地蜷縮着好象一枚白色的牛角梳子，上面有紅色花紋，好象絲線一樣橫向纏繞着，他便撿起來放到口袋裏。辦完事情往回走時，又渡過那條河，到了平陰。歲時，天氣晴朗，烈日當空，地上的熱氣直往上冒。他便在茶園的水井旁邊休息，到井前洗洗手臉，順便與園內的老頭說起這件事，並拿出白色獸骨梳子放在盆裏水上。忽然黑氣勃然興起，濃雲從四面合攏過來，電閃雷鳴，暴雨與冰雹傾瀉而下，過一頓飯的功夫才雨過天晴。此時，盆裏的水乾了，那個白色梳子也已經無影無蹤。

天公壇

巴蜀間，於高山頂或潔地，建天公壇。祈水旱。蓋開元中上帝所降儀法，以示人也。其壇或羊牛所犯，及預齋者飲酒食肉，多爲震死。新繁人王蕘，因往別業，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齋回，乃即席食肉。王謂曰：「爾不懼雷霆耶？」曰：「我與雷爲兄弟，何懼之有？」王異之，乃詰其所謂。曰：「我受雷公籙，與雷同職。」因取其籙驗之，果如其說。仍有數卷，或畫壯夫，以拳扡地爲井，號拳扡井。或畫一士負薪枿，號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箕之，號七山箕。江陵東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或雲，三洞法箕外，有一百二法，爲天師子嗣師所禁。唯許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責陰誅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巴蜀境內，常常看到在高山頂上或者乾淨的地方建有天公壇，用以祈禱解除水旱之災，這大概是開元年間天帝所降下的禮儀辦法，用來昭示人們的。那天公壇如果有牛羊去觸犯，以及有原先喫素的人又喝酒喫肉的，多數被雷擊死。新繁有個人叫王蕘，因爲要離家到他的別墅去，本村人便煮了豬肉款待他。有個人從天公壇齋戒回來，便坐到桌前喫肉，王蕘對他說：「你不怕遭雷擊？」答道：「我和雷公是兄弟，有什麼可怕的！」王感到奇怪，便追問他原因，他說：「我接受了雷公籙，與雷公的職位相同。」於是拿出他的雷公籙讓人檢驗，果然象他說的那樣。除了畫着他之外，還有好幾卷，有的畫着強壯的男子用拳把平地扠成一口井，號稱「拳扠井」；有的畫着壯士揹負着柴禾，號稱「一谷柴」；有的則用七隻手撮起山來顛簸，號稱「七山箕」。江陵東村的李道士家，也有這樣的籙。有人說：三洞法籙之外，還有一百零二法，爲天師的後代所嚴加看管，只允許用來拯救生靈，如果用於不正當的事情，必定受到天帝嚴厲拷問責罰乃至暗中殺戮。

申文緯

尉氏尉申文緯，嘗話，頃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時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禱，未嘗不應。池之陽有龍廟，時文緯俯池而觀，有物如敗花，葉大如蓋，因以瓦礫擲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風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逡巡，白霧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盤。大雨，霆雷震擊，比至平地，已數尺，溪壑暴漲。驢乘洎僕伕，隨流漂盪，莫能植足。晝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懼非常。俄至一村，尋亦開霽。果中傷寒病，將曉有微汗，比明無恙。豈龍之怒，幾爲所斃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尉氏縣的縣尉申文緯，曾經說過，不久前他因有事到洛陽城南的玉泉寺。當時正是盛夏，寺的旁邊有個水池，大早時節，村裏人前來祈禱求雨，沒有不應驗的。水池的北面有座龍王廟。這時，文緯哈腰對着池水觀看，見裏面有個東西好象殘敗的花，大葉子猶如傘蓋，他便投擲瓦片去打它。旁邊有個僧人說：「切切不可如此，這樣會招致風雷發怒的。」申文緯也沒把此事放在心上。不一會兒，白茫茫的霧氣從池水中升起，剛剛瀰漫到山腳。玉泉寺座落在山上，有石頭鋪成的路盤繞七匝纔到山下。這時大雨滂沱，電閃雷鳴。等他走到山下時，大水已有數尺深，河流溝壑都已漲滿，驢車及車伕都泡在水裏隨着水流漂盪，不能站穩腳跟。大白天就象黃昏一樣迷濛昏暗，暴雷一直響個不停。申文緯非常恐怖懼怕，嘴脣全都變成了黑色。他很快來到一個村莊，過了一會兒天也晴了。他果然受了寒，將近拂曉時出了少許汗，等到天亮已全好了。難道是龍發怒了？差點爲此葬送了性命！

法門寺

長安西法門寺，乃中國伽藍之勝境也，如來中指節在焉。照臨之內，奉佛之人，罔不歸敬。殿宇之盛，寰海無倫。僖、昭播遷後，爲賊盜毀之。中原蕩櫛，人力既殫，不能復構，最須者材之與石。忽一夕，風雷驟起，暴澍連宵。平曉，諸僧窺望，見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積，亙十餘里，首尾不斷，有如人力置之。於是鳩集民匠，復構精藍，至於貌備。人謂鬼神送來，愈更欽其聖力。育王化塔之事，豈虛也哉。（出《玉堂閒話》）

【譯文】

座落在長安西邊的法門寺，乃是中國佛寺建築的佼佼者，如來佛中指的一節就供奉在這裏。在很大的範圍之內，凡是信奉佛教的人，無不歸從崇敬。宮殿堂舍之宏偉，四海之內無與倫比。唐僖宗、唐昭宗流離在外，寺廟爲盜賊破壞。由於中原一帶被洗劫一空，人力也已耗盡，所以不能重新修建。其中最爲需要的物資便是木材與石頭。忽然有一天晚上，風雷頓時出現，暴雨下了一宿。天亮時，僧人們都從屋內向外觀望，只見寺廟前面的優質木材與大塊石頭堆積如山，綿延十多里，首尾相接，連續不斷，就象用人工搬放在那裏的。於是糾集民工匠人，重新修造精美的寺院，達到外觀上十分完備的程度。人們說這些木材和石料是鬼神送來的，便更加敬佩佛教的神聖力量。由此看來，阿育王化佛塔的事，怎能是假的呢？

陳絢

僞蜀王氏彭王傅陳絢，常爲邛州臨溪令。縣署編竹爲藩而塗之，署久，泥忽陊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於竹節中，文彩爛然，小虵也。俄而雷聲隱隱，絢疑其乖龍，懼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聲祈於雷曰：「苟取龍，幸無急遽。」雖狂電若晝，自初夜迨四更，隱隱不發。既發一聲，俄然開霽。向物已失，人無震驚，有若雷神佑乎懇禱。（出《北夢瑣言》）

【譯文】

前蜀彭王的師傅陳絢，曾經任過邛州臨溪縣令。縣衙裏將竹子編成的籬障塗上泥巴作爲牆。時間久了，泥巴脫落，裏面的竹子露了出來。婢女拿着蠟燭去照時，見有個東西盤曲在竹節裏面，身上的花紋色彩斑爛，是一條小蛇。不一會兒，有雷聲隱隱作響。陳絢懷疑這小蛇是孽龍，擔心遭受雷震的災難，便更衣焚香，大聲對雷祈禱道：「如果要抓龍，請不要過分急躁。」雖有閃電照耀亮如白晝，但從天黑直到四更，雷卻始終悶聲悶氣而不發作，後來響過一聲，天即頓然轉晴。原來那條小蛇已經消失，人們也沒有受到雷震的驚嚇，好象雷神因陳絢的誠懇祈禱而保佑了他們。

彭城佛寺

國某楊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於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下一大雹於街中，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頃之雨止，則炎風赫日。經月，雹乃消盡。（出《稽神錄》）

【譯文】

京城有個叫楊汀的人自己講，天祐年間，他在彭城的一座佛寺裏避暑。雨和冰雹下得正急，忽聽巨大的聲響震動大地。走到門外察看，原來下了個大冰雹落在街當中，雹子的高度與寬度，跟寺廟的塔樓相等，砸進地裏有一丈多。很快雨便停了，接着是烈日炎炎熱風陣陣。過了一個月，這個大冰雹才完全溶化。

歐陽氏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爲公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震盪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住在決定寺的前面。他妻子少年時遇到變亂，與父母失散了。如今有個老大爺來到他家門前，讓人告訴他妻子，說：我是你父親。妻子見他窮困骯髒，很不高興，拒絕了他。老父又說出他的名字和家裏家外親屬的情況，他對這些是那樣熟悉，妻子竟然不聽。老父又說：「我從遠處來，現已無處投奔了！若不行，暫且寄居在門下住上兩夜可以嗎？」妻子又不答應。丈夫勸說她，還是不同意。老父便告辭：「我要去告你狀了！」大家以爲是去公堂訴訟罷了，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中午，從南面來了暴風雨，有暴雷進入歐陽氏的房間，把他妻子拉到院子中間擊死了。平地上的大水有幾尺深。鄰居都被震得站立不穩。幾天後，歐陽家的人到后土廟裏去，在神像前撿到一紙文書，這就是老父親控告女兒的狀子。

廬山賣油者

廬山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爲暴雷震死。其母自以無罪，日號泣於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朱衣人告曰：「汝子恆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廟中齋醮，恆用此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錄》）

【譯文】

廬山有個賣油的，奉養自己母親特別孝敬特別用心，後被雷擊死了。他母親認爲兒子無罪，每天都到九天使者的祠廟前哭號，想要知道兒子死的緣故。一天晚上，夢見個穿紅衣服的人告訴她道：「你兒子經常把魚油摻在豆油裏賣，以圖多掙錢。況且寺廟的齋飯和祭祀時也都用這種油，腥氣薰得神靈不降臨了。震死他是應該的。」母親知道這些事後，就再不去哭號了。

李誠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毗陵，恆使傔人李誠來往檢視。乙卯歲六月，誠自墅中回，至句容縣西。時盛暑赫日，持傘自覆。忽值大風，飛石拔木，卷其傘蓋而去，唯持傘柄。行數十步，雲雨大至，方憂濡溼，忽有飄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數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東北而去。頃之遂霽，其居蕩然，無復遺者。老幼十餘，皆聚桑林中，一無所傷。舍前有足跡，長三尺。誠又西行數里，遇一人，求買所覆席，即與之。又裏餘。復遇一人，求買所持傘柄。誠乃異之，曰：「此物無用，爾何爲者而買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終不言其故。隨行數百步，與之乃去。（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軍使蘇建雄有一處別墅在毗陵，常常派遣侍從李誠往返檢查巡視。乙卯年六月，李誠從別墅往回返，走到勾容縣西邊。時值盛夏烈日，他便撐起傘來遮蔽陽光。突然起了陣大風，颳起了石頭，拔起了樹木，把他的傘蓋也卷跑了，李誠只好拿着刮剩的傘柄趕路。走了幾十步，來了大雨，正擔心被雨水淋溼，忽有一塊席子飄到跟前，於是取來遮在身上。不一會兒又有雷聲震動大地，道旁幾戶人家之中，有一家的房屋被捲走，直向東北而去。很快便雨過天晴了。那家的房子蕩然無存，什麼也沒留下，老老小小十餘口人，全聚集在桑樹林裏，沒有一人受傷。在房舍前面有腳印，有三尺長。李誠又往西走了幾里，遇到一個人，懇求着要買他遮身的席子，李誠立即給了他。又走了一里多地，又遇到一個人，此人懇求着要買他手裏拿的傘柄，李誠感到奇怪，問他道：「這件東西並無用處，你買了它去幹什麼？」此人只是很懇切地求他，始終不說買傘柄的原因。他跟着李誠走了幾百步，把傘柄給了他這才離去。

茅山牛

庚寅歲，茅山有村中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鄰兒在傍。以爲竊去，因相喧競。鄰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即投水中。鄰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冤者數四。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出《稽神錄》）

【譯文】

庚寅年，茅山上有個鄉村小孩在放牛，他把自己穿的汗衫洗完後曬在草地上，便躺下來閉目休息。等到醒來時汗衫不見了，當時只有一個鄰居的小孩在旁邊，以爲是他偷去了，於是兩人爭吵起來。鄰居小孩的父親見了，憤怒地說：「生養了兒子成爲盜賊，要他有什麼用！」說完就把他扔到河裏。這個小孩從水裏爬了出來，連連呼天喊地說冤枉。他父親又要把他往水裏扔，轉眼間雷雨突然降臨，擊死了那頭牛，汗衫從牛嘴裏吐了出來，鄰居的小孩才得以免除責罰。

番禺村女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回，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朗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譯文】

庚申年，番禺村裏有個老婦人，與她女兒一起去田裏送飯，突然雲雨到來，天色昏暗。等雨過天晴時，她女兒不見了。老人家連哭帶喊四處尋訪，鄰居們也都幫她尋找，結果沒有找到。一個多月後，又來了雲雨使白天變得非常昏暗。等到雨過天明，發現院子裏擺放着筵席，有鹿肉、乾魚、水果、酒肉之類，十分豐盛潔淨。她女兒身穿盛裝走了過來，老人家又驚又喜上去抱住了她。女兒自己說被雷師娶爲妻子，她被領到一所石頭屋裏，親屬特別多，婚禮與人間完全相同。現在讓回家與家人見見面，往後就不能再回來了。老人問道：「雷郎可以見見嗎？」女兒答道：「不可。」在家住了幾宿後，一天晚上又來了風雨，天色非常昏暗，女兒便再也看不到了。

江西村嫗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婦爲電火所燒，一臂盡傷。既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即墜一瓶，瓶有藥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隨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藥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搗，覆臍中，當差。」如言傅之，遂蘇。（出《稽神錄》）

【譯文】

江西村中發生雷震，一位老婦被電火燒傷一隻胳膊。事後空中有呼喊聲道「錯了」，馬上降下一個瓶子，內有藥物呈膏狀，空中的聲音又喊道：「用此藥敷傷，立即痊癒。」照着說的去用藥，敷上之後立即痊癒了。家裏人共同議論，以爲這是神藥，要把它拿來收藏着。幾個人一起去拿這個瓶子，卻拿不起來。不一會兒，又有雷雨到來，收起瓶子離去了。又有個村裏人被雷震死，緊接着聽見空中喊道：「錯了！可拿蚯蚓來搗爛了，覆蓋在肚臍上，就會好的。」照着說的敷上後，那人便甦醒了。

甘露寺

道士範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範素好潔，衣服新，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狗，又駕肩而出。範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範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靂取龍。不知之乎？」範故不聞也。（出《稽神錄》）

【譯文】

有個道士叫範可保，這一年五月獨自一人去遊覽浙西的甘露寺。他從大殿後門出來，要上北面的小屋，忽然有個身穿破舊褐色衣服的人從他身旁進了屋，兩人肩上的服飾互相擦了一下。範可保一向愛潔淨，衣服又很新鮮，所以心裏不高興。不大一會兒，那人牽着一條黃狗，又擦着肩頭走出去了。範可保頓時怒形於色，穿褐衣的那人回過頭來瞪着眼看他，目光炯炯如閃電，範可保開始懼怕起來。過了一會兒，山下人來到這裏說：「剛纔山下有霹靂震響在捉拿龍，你不知道嗎？」範可保可從來沒聽說過。

南康縣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過南康，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花館水軒。忽有暴風吹沙從南來，因手掩目。聞（「聞」原作「開」，據明抄本改。）盤中器物，蔌蔌有聲，若有物過。良久開目，見食器微仄，其銀酒杯與杯之舟，皆挾長如東西形。壁旁大桐樹，亦拔出牆外。時一里外皆此風雨，常遙聞館中迅雷，而館中初不聞也，胡亦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辛酉年五月四日，有個使者路過南康縣，縣令胡侃在縣衙南邊蓮花館水亭擺酒席招待。忽有暴風捲着沙土從南面刮來，他們便用手捂住眼睛。聽見盤中的器物發出沙沙的響聲，好象有東西爬過。過了好久他們才睜開眼睛，看到飲食用的器皿微微傾斜，其中銀酒杯與託酒杯的盤子，都被夾成東西長的形狀；牆壁旁邊的大桐樹，也被拔出來扔到牆外。當時一里之外的地方也都有這場風雨，人們曾遠遠地聽到蓮花館內迅雷的響聲，而在館中的人當時卻沒有聽見，胡侃也平安無事。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風虹附）

房玄齡 不空三藏 一行 無畏三藏 玉龍子 狄惟謙 子朗

風 秦始皇　王莽　賈謐　張華　劉曜　劉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許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陳濟妻 薛願 劉義慶 首陽山 韋皋雨

房玄齡

唐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鹹以爲優賢之應。（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太宗貞觀末年，房玄齡辭官回家。時值大旱，太宗皇帝要去芙蓉園，藉機觀察當地的民俗。玄齡聽到這件事後，告誡他的兒子道：「鑾駕一定會來我家，趕緊讓人打掃衛生，並且備齊餐具。」時間不大，太宗果然首先到了他的府第，並順便用車載着他進入皇宮。當天夜裏下了大雨，人們都以爲這是對天子優待賢人的報應。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禮之。歲旱，命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剛三藏，設壇請雨。果連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於寺庭，建泥龍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復置之大笑。有頃雨霽。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祈雨，互陳其效。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旋數寸木神，唸咒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瞚，雨輒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有個佛門僧人叫不空，得任總持門，能夠役使百神，玄宗皇帝對他以禮相待。有一年天旱，玄宗命他祈雨，不空說要過了這一天才行，現在祈雨必然下得又猛又急。皇帝便命金剛三藏設壇請雨，果然連降大雨不止，大街上有被水漂流和淹死的。於是急忙召喚不空要他把雨止住。不空就在寺廟的院子裏，用泥土建造了五六條龍，往龍身上潑水，並胡言亂語地罵它，過了許久，又對着它們大笑，不一會兒雨停天晴。玄宗還曾詔命術士羅公遠與不空祈雨，他倆互相陳述自己求雨的效果。玄宗把他倆叫來詢問，不空說：「昨天求雨時，燒的是白檀香龍。」玄家讓近侍用手捧起院子裏的雨水嗅了嗅，果然有檀香氣味。不空每次祈雨時，沒有其他規則，只是擺幾個漂亮的座位，用手旋轉數寸長的木製神像，念着咒語把神像拋起來，它就會自行站立在座位上。等到神像口角間冒出牙齒，眼睛直眨巴，雨就降臨了。

一行

僧一行，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之。」命如內府遍視，皆言不類。後指一鏡鼻盤龍，喜曰：「此真龍矣。」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雲，是揚州新進。初範模時，有異人至，請閉戶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並傳，見行於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個僧人叫一行，唐玄宗開元年間曾經大旱，玄宗命他祈雨，他說：「需要弄一件器物，器物上有龍的形象，纔可以求來雨。」皇帝讓他在宮內四處察看，各樣東西他都說不象。後來指着一面鏡子的盤龍鏡鼻高興地說：「這是真龍啊！」便把這件東西拿着進了祈雨的道場，時間不大就下起雨來。有人說：「此物是揚州進獻的。當初製作鑄造模子時，有個異人來到跟前，要求進入內室關閉門戶。幾天之後打開房門，模子便做成了，而那個人卻不見了。現有圖紙與文字說明，流傳於世間。這面鏡子是五月五日在揚子江江心鑄成的。」

無畏三藏

玄宗嘗幸東都，大旱。聖善寺竺乾國三藏僧無畏善召龍致雨術，上遣力士疾召請雨。奏雲：「今旱數當然，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上強之曰：「人苦暑病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陳請雨之具，幡幢像設甚備。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子攪旋之，胡言數百祝之。須臾有龍，狀類其大指，赤色。首撤水上，俄覆沒於鉢中。復以刀攪咒之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還顧白氣，旋繞亙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天衢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溼。（出《柳氏史》）

【譯文】

唐玄宗曾經駕臨東都洛陽，正值那裏大旱。聖善寺的竺乾國大和尚無畏，長於召龍致雨的法術，玄宗皇帝派遣高力士急速召他進宮求雨。無畏回奏道：「現在的乾旱是理應出現的，如果召龍必然引來暴風和雷雨，恰好要造成很大的破壞，所以不能這樣做。」玄宗固執地說：「百姓苦於酷暑已經很久了，雖然是暴風疾雷，也是令人痛快的。」無畏出於不得已，便接受了玄宗的旨意。有關人員擺好請雨所用的器具，旗幡經幢以及神像之類全都備齊。無畏笑着說：「這些東西不能把雨請來。」讓他們全部撤了下去。他只盛了一鉢水，用小刀旋轉攪動，隨便說了好多話祝禱着。不一會兒有一條龍出現，形狀象他的大拇指，紅色，頭貼在水面上，接着又沉沒在鉢子的水中。他又用刀攪動着唸了三遍咒語。不大一會兒，有白氣從鉢子裏升起，好象爐子裏冒出的煙，徑直向上數尺之高，慢慢地飄出講堂之外。他對力士說：「趕快離開，雨到了！」力士騎馬跑出很遠，回頭看看白氣，已經旋繞連綿到天空，象一匹白色絲絹。接着便是烏雲遮天大風呼嘯，雷聲隆隆大雨傾盆。力士剛趕到天津橋南面，風雨也跟着他的奔馬來到這裏，大街上的高大樹木大都連根拔起。等到力士上朝回稟時，衣服全被澆溼了。

玉龍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龍子進。上皇曰：「吾爲嬰兒時，天后召諸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兼杯盤，羅列殿上，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得。時吾在其中獨坐，略不爲動。後撫吾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取玉龍子賜吾。本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嘗置之衣中。及大帝載誕日，後以珠絡衣褓並玉龍子賜焉，其後嘗藏於內府。雖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以爲國瑞，帝帝相傳。上皇即位初，每京師憫雨，即禱之，必有霖注。逼而視之，苦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上皇復祈禱，而涉旬無應。乃密投於南內（「內」原作「山」，據明抄本改）龍池。俄而云物暴起，風雨隨作。及上皇幸西蜀，車駕回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者，因臨流濯弄，沙中得之。自後夜中必有光彩，輝煥一室。上皇還京，爲小黃門私竊，以遺李輔國，常致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如有聲，開而視之，已亡所在。人有詩曰：「聖運潛符瑞玉龍，自興雲雨更無縱。不如渭水沙中得，爭保鑾輿復九重。」（出《神異錄》）

【譯文】

唐玄宗來到渭水，侍者得到一枚玉龍子進獻給他，玄宗皇帝說：「在我是小孩子時，則天皇后召集各個皇孫進官，她自己坐在殿上觀看他們遊戲玩耍。於是拿出西方國家進貢的玉環和杯盤等物擺在殿上，慫恿他們隨意拿取，藉以察看他們每人的志向。皇孫們一個個爭先恐後，都拿到許多東西。當時只有我坐在他們中間沒有動手，絲毫也不被這些東西動心。天后撫摸着我的後背說：『這個孩子能成爲太平天子。』於是拿出玉龍子賜給了我。這玉龍子本是太宗在晉陽宮得到的，文德皇后常常把它放在衣服裏面。等到大帝週歲生日時，皇后將珠子竄兒、衣服、嬰兒被子等物，與玉龍子一起賜給了他。這以後，玉龍子就時常珍藏在皇宮的內室裏。此物雖然不過有幾寸大，但模樣兒溫和潤澤十分精巧，並非人工所能製造，所以成爲國家的珍寶和祥物，由皇帝們一代代傳授下來。」玄宗即位初期，每當京城一帶缺雨就向它祈禱，必有充足的雨水降下，當靠近玉龍子密看時，見它好象在奮力抖動鱗甲。開元中年，京城附近的三輔境內大旱，玄宗又向它祈禱，然而過了十天仍沒有反應，於是悄悄把它扔進了宮內南邊的龍池裏，不一會兒便突然出現了雲彩，風雨也相隨着來臨。等玄宗巡視西蜀，車駕返回到渭水，過河之前停在河邊暫時休息，身邊的侍者乘機來到河旁洗濯戲耍，在沙子裏面撿到一枚玉龍子。從此之後，每到夜半更深它就發出光彩，照得滿屋子通亮。玄宗回到京城後，此物爲宮內的小太監悄悄偷去，拿去送給了李林甫相國，經常放在櫃子裏。李相國將要死時，夜間聽到櫃子裏好象有響聲，打開櫃子去看，在原來放它的地方已經不見了。有人寫詩道：「聖運潛符瑞玉龍，自興雲雨更無縱。不如渭水沙中得，爭保鑾輿復九重。」

狄惟謙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杰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強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璪。禱於晉祠，略無其應。時有郭天師，暨（明抄本「暨」作「即」）幷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主帥」原作「天師」，據明抄本改。）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幡蓋，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磬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地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悖然而詈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鹹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餚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漂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雲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嘆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雲：「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睹茲天厲，將癉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監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出《劇談錄》）

【譯文】

唐武宗會昌年間，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是狄仁傑的後代，爲官清廉，忠於職守，不畏強暴。所轄境內，從春到夏烈日炎炎，出現了旱災，數百里農田的莊稼全部乾枯壞死，到晉祠裏祈禱請雨又毫無反應。當時有個郭天師，就是幷州的一個女巫。她自小攻習符籙之術，經常用符咒制勝。監軍使把她帶到京城後。由於攀結官中的權貴，時時出沒於皇宮，便被賜給了「天師」的稱號。不久又回到了幷州老家。衆人都說：「如能請天師來一趟晉祠，那就不愁求不下雨來了！」狄惟謙請求北都府主帥出面去請，開始他很爲難，惟謙又一再誠懇請求，主帥便親自前去迎接。女巫連聲應諾，便準備車馬，排列旌旗傘蓋之類儀仗，由惟謙親自爲她駕馬。接到晉祠後，隆重地擺設祭禮用的供品與帳幔等物，惟謙等人則在院子裏彎腰致敬，恭恭敬敬地侍候。第二天，女巫對惟謙說：「我爲你飛一道符到天上去請雨，現已接到天帝的旨意，你們必須心意至誠。三天之後就會降下足夠的雨來的。」於是，四面八方的士官與百姓都聚集到這裏。三天期滿了，毫無降雨的跡象。女巫又說：「因陰陽之氣不知而產生的災害，實因縣令無德所致。我爲你再一次稟告天帝，七天之後才應當有雨。」惟謙感到內疚，對她供奉得更加恭謹。七天之後，竟然還是沒有生效。女巫便突然要回幷州。惟謙再三挽留道：「天師既然爲了萬民百姓已經來到這裏，那就再次求您盡心盡力祈雨。」女巫勃然大怒，罵道：「好個平庸無知的官人，根本不知道上天的道理。天時氣候不肯下雨，還要留我在此幹什麼？」惟謙拜射道：「並非還要麻煩天師，只是要您等明天，以便爲您餞行而已。」於是，惟謙在當晚就告誡手下人道：「我爲女巫所羞辱，怎能再提當官的事呢？明天早上我有所安排，你們都必須服從。是對是錯，是好是壞，由我自己承擔。」等到天亮，門還沒打開時，郭天師已把回幷州的馬備好了，而狄惟謙卻酒飯菜餚一樣也沒給她送來。郭天師便坐在堂屋裏大肆呵斥責備。惟謙便說：「好個邪道女巫！你妖言感衆多日，理當死在今天，怎麼敢說要回去！」他喝令手下人在神像前抽打其後背二十鞭子，然後扔到河流中。祠廟後面有座山，有十丈高。他即刻令人設供燒香，又將跟隨他的吏卒全部打發回家，自己穿上官服手持笏板站立在山上。於是全城人爲之震驚，都說縣令用棍子打死了天師，奔走相告，紛紛來看，圍觀羣衆擠到一起象一堵大牆。此時砂石飛滾，大風呼嘯，一片烏雲突然升起，大小猶如車蓬。這片烏雲先遮在惟謙獨立的上方，四面的雲彩又匯合到一起。幾聲雷響之後，渴望已久的雨便傾倒下來，原野到處大水湧流。幾千名官紳百姓從山上簇擁着惟謙走了下來。州府將領因爲惟謙殺死女巫，開始也很惱怒，後來爲他的精誠所感動，又大加讚賞，就將這件事上表陳述給朝廷。皇帝頒佈詔書褒獎這件奇異之舉道：「狄惟廉是治理縣邑的良才，忠臣貴族的後代。眼見如此嚴重的天災即將殘害百姓，理當去晉祠祈禱求雨；他又效法西門豹在鄴縣投巫於水中之舉，將女巫投在河裏。他站在山頂忍受烈日之曝曬，這事等於火中焚身；這種舉動喚來了天邊的浮雲爲之降雨，就象商湯剪爪求雨而感動上天一樣。於是，致使乾旱的熱風潛蹤平息，潤澤萬物的甘霖頓時流下。蒼天猶能體察他的精減，我怎能忘記褒獎他的善舉。特發大紅官服，以增添其銅質官印的光彩。不許革除其縣令的名份，更要表彰其非凡的業績。」於是賜給他五十萬錢。

子郎

僞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禱無驗。僧子郎詣州，雲能致雨。乃具十石甕貯水，僧坐其中，水滅於頂者，凡三日，雨足。州將王宗儔異禮之，檀越雲集，後莫知所適。僧令藹，他日於興州見之，因問其術。曰：「此閉氣耳，習之一月就。本法於湫潭中作觀，與龍相系。龍爲定力所制，必致驚動，因而致雨。然不如甕中爲之，保無他害。」（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氏在西蜀自立爲王時，梁州大旱，祈禱求雨也不應驗。有個叫子朗的和尚來到州府，自稱能夠招來雨。於是準備了一口能裝十擔水的大缸，裏面裝滿了水。子郎坐在裏面，水深淹沒了他的頭頂。總共過了三天，雨便下足了。梁州守將王宗儔大爲驚異，對他以禮相待，各處施主也如雲湧般趕了來。以後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有個叫令藹的和尚後來在興州見到了他，便問他求雨的法術，他說：「這是極簡單的閉氣功而己，修習一月即成。這個法術是在很深的水池中施行，與龍相系在一起，龍因被固定的力量所制約，必然會驚動，於是就引來了雨。但是不如在缸裏施行，這樣可以保證沒有其他危害。

風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風。博士雲：「堯女舜妻葬於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渡過淮河到了衡山，又乘船從江上到湖南，遇上了大風。一個博士官說：「堯帝的女兒、舜帝的妻子就葬在這個地方。」秦始皇大怒，命令服刑的囚徒三千人把湘山上的樹都砍伐了。

王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風，毀路堂。其年，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守昆陽，光武起兵南陽，至昆陽，敗之。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尋、邑乘死人而渡，王尋見殺，軍人皆散走。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王莽地皇四年，發生一場風災，大風摧毀了道路與房屋。這一年，司徒王尋和司空王邑駐守昆陽，光武帝從南陽起兵到了昆陽，打敗了王尋與王邑。當時，大風與雷電將屋瓦颳得到處亂飛，大雨傾盆，池塘與河流裏的水因暴漲而流了出來。王尋與王邑踏着死者的屍體過了河，王尋被殺，士兵全部逃散。王邑逃回了長安，王莽失敗，他們都被殺死了。

賈謐

西晉八年六月，飄風吹賈謐朝衣，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風，髮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幽廢，死於許昌。三子幽於金墉，殺太子母謝氏，喪還洛，又大風雷電，帷蓋風裂。（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西晉八年六月，大風吹走賈謐的官服，飛出幾百丈遠。第二年賈謐就被殺死。這年十一月京都颳大風，揭走了房頂刮折了樹木。到了十二月，愍懷太子便被囚禁、免職，死在許昌。三子被囚禁在金墉，太子母家謝氏也被殺害，安葬在洛陽。喪葬之日又出現了大風雷電，帷帳傘差都被風撕破了。

張華

西晉永康元年，大風，飛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張華舍，風飄起折木，飛繒軸六七枚。是月，趙王倫矯制廢賈后，害張華、裴頠等。（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西晉永康元年（公元３００年），起了大風，石沙飛起，樹木折斷。這年四月，張華住的房子被大風颳折了梁木，飄散在四處，還有六七軸絲綢也被刮飛了。就在這個月內，趙王司馬倫假傳聖旨廢了賈后，殺死了張華、裴顧等人。

劉曜

前趙劉曜，葬父母，費用億計。發掘古冢。暴骸骨原野，哭聲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散（「散」字原缺，據明抄本改），發父寢堂於外垣五十餘步。松柏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爲石勒所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前趙劉曜，在安葬他父母時，花的錢以億計算，還把墓地上的一些古墳掘開，將裏面的屍骨扔在原野上，弄得大街上到處都有哭聲。一狂風暴雨襲來，雷電劈碎了劉曜父親墳墓的門屋，被大風颳得四處飄散，還把其爲的寢堂掘出來扔到牆外五十餘步。墓地上栽種的松柏樹本已成林，到這時也都枯死了。劉曜後來也終於被石勒擒獲。

劉裔

東晉成帝時，劉裔鎮守潯陽。有迴風從東來，入裔船中，狀如匹練，長五六丈。術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頃爲郭默所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東晉成帝時，劉裔鎮守潯陽。一天，從東面刮來一股旋風，進入劉裔所乘坐的船中。這旋風的形狀就象一匹白色的絲絹，有五六丈長。術士戴洋曰：「要有刀兵死喪之類禍亂出現。」過了不長時間，劉裔便被郭默殺死了。

徐羨之

宋徐羨之，文帝初，任揚州。有飄風起自西門，須臾合，直至廳事，繞帽及席，逕造西際。尋而羨之爲文帝所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朝宋代有個人叫徐羨之，文帝初年，他在揚州任職。一天，有一股旋風從西門颳起，不一會兒便合攏在一起，一直刮到廳堂上，繞着徐羨之的帽子與座席轉了一圈，直奔西邊去了。事過不久，羨之便被文帝殺死了。

柳世隆

宋孝武時，柳太尉世隆，乘車行還。於庭中洗車，有大風從門而入，直來衝車有聲，車蓋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門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朝宋代孝武帝時，太尉柳世隆一次乘車外出回來，在院子裏洗刷車子時，有一陣大風從門口刮進來，一直衝到車上併發出聲響，車上的傘蓋也被刮翻朝了天。就在這一年，明帝登位，柳世隆滿門被殺。

崔惠景

宋崔惠景圍臺城，有五色幡，風吹，飛在雲中，半日乃下。衆見驚異，相謂曰：「幡者事當翻覆。」數日而惠景敗。（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朝宋代崔惠景率兵圍攻臺城，軍中有一面五色旗幡，被風吹到了天空，過了半天才落下來。衆人見了大爲驚異，互相說：「幡者翻也，這件事預示着戰事要失敗。」幾天之後，崔惠景就被打敗了。

許世宗

北齊北海王許世宗，時轉爲錄尚書，拜命。其夜暴風震雷，拔庭中桐樹六十圍者，倒立本處。識者知其不終。竟爲高肇所譖。旬日處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時北海王許世宗，遷調爲錄尚書，謝恩受命。當天夜裏暴風震雷，把庭院中有六十圍粗的大桐樹拔出來倒立在原來的地方。懂得的人知道他不得善終。後來許世宗終於被高肇進讒言所害，十天後被處死。

徐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髮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電，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妃竟以淫穢自殺。不中之應。（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元帝有個妃子徐妃，當初出嫁的那天，車走到西州，突然起了大風，颳倒了房子摧折了樹木。不大一會兒又一併下起了雪霰，車上的簾幕全成了白色。等到回家探親的那天，又有大雷電，西州廳堂的兩根柱子都被雷擊碎了。元帝認爲這都是不祥之兆。徐妃後來因淫蕩失德而自殺，是不應爲妃的應驗。

李密

隋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南設壇，刑白馬祭天，稱魏公，置僚佐。改元升壇時，黑風從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屬，皆倒於壇下。沙塵暗天，咫尺不相見，良久乃息。賊軍惡之，俄而密敗。（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朝大業十三年二月，李密於鞏縣縣城南面擺設祭壇，殺白馬祭天，自稱魏公，並任命了官僚將佐。在改變紀元年號登壇拜天時，一股黑風突然從西北刮來，直吹李密的衣服帽子和兩邊的官僚部屬，把他們全都颳倒在壇下。風沙塵土遮暗了天空，咫尺之近都看不見，過了好長時間才停息。賊軍預感到不好，李密很快就失敗了。

虹夏世隆

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著黃赤紫之間衣而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爲大赤蛇盤繞。衆懼不敢逼，而少年遙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東甌後記》）

【譯文】

已故越王無諸的舊宮殿上有一棵大杉樹，中間是空的，可以坐十多個人。越人夏世隆，道德品質崇高不願作官，經常到舊宮殿來。有一次雨過天晴日將落山時，他看半截彩虹伸向宮池飲水，並逐漸縮小，最後變成一個男子，穿黃紅紫色之間的衣服進入樹內，很久不出來。世隆感到很奇異，就召喚十幾個鄰居的小孩，一起去看。見那個男子被一條大紅蛇纏繞住。衆人害怕不敢靠近，小孩遠遠的向那投擲瓦礫。聽見樹中發出像婦人哭一樣的奇怪聲音。不一會兒，出現了雲霧使大家互相看不見，又隱隱約約聽到好象在遠處打雷的聲音，時間不大有一條彩龍和一隻紅色的天鵝一起飛走了。到天明，世隆前去察看，見樹中有一張紫蛇皮和一張五色蛟龍皮，想要把它們拿回去。突然樹中起了火，把樹燒得乾乾淨淨。這件事發生在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

陳濟妻

廬陵巴丘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秦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著絳碧袍，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兒（「兒」原作「而」，據明抄本改）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內於盆中。丈夫雲：「兒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絳囊盛。時出與乳之時，輒風雨，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來，將兒去，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於澗，畏之。須臾，見丈夫雲：「是我，無所畏。」從此乃絕。（出《神異錄》）

【譯文】

陳濟是廬陵巴丘人，做州吏。其妻秦氏在家時，一個長得高大端正、穿色彩耀眼大紅線綠兩色袍子的男人來追求她。以後經常在一個山澗中相會，一起睡覺時，沒有男女交合的感覺。象這樣過了一年多。村裏人看他們所到的地方，總是有虹出現。秦氏來到水邊，那男人有一個金瓶，取來水一起喝，以後就有了身孕。生的小孩象人一樣，長的挺胖。後來陳濟回家，秦氏害怕讓他看見，就把小孩藏在室內盆中。那個男人說：「這孩子太小，怎麼跟我去呢？」親自給他穿上衣服，裝進一個大紅色的口袋中。秦氏給他餵奶時，總是要起風雨，鄰人就看見有虹下到他家院子裏。過了不長時間，那男人又來，把小孩帶走，有人看見有兩條虹從他家出來。數年以後回來探望母親。以後秦氏到田地裏去，見兩條虹在山澗，很害怕。不一會兒，看見那男人說：「是我，沒有什麼可怕的！」從此以後就斷絕了來往。

薛願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樞鏡要》）

【譯文】

東晉義熙初年，晉陵有個叫薛願的人，有一次一條虹伸到他家的鍋裏飲水，發出一陣吸水的聲音就把水吸乾了。薛願又拿來酒倒進裏面，結果也是邊倒邊吸乾，並吐出黃金裝滿了鍋。於是薛願一天天地富裕起來。

劉義慶

宋長沙王道鄰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出《獨異志》）

【譯文】

南朝宋代長沙王劉道鄰的兒子義慶，病臥在廣陵。在他喫粥的時候，忽然有一條白虹進入他的房間，去喝他的粥，義慶就把盛粥的碗扔到臺階下，於是便發出風雨聲震動門窗，過了很長時間那虹就不見了。

首陽山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如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容貌姝美。問雲：「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爲虹而上天。（出《八廟窮經錄》，明抄本作《八廟怪錄》，疑當是《八朝窮怪錄》）

【譯文】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復六月，在首陽山中，傍晚有一虹伸入一個溪泉中。有個砍柴人叫陽萬在嶺下看見了。過了很長時間，虹變爲一個女子，年齡有十六七歲，覺得很奇怪，問她，也不說話。於是人們把這件事告訴給蒲津守將宇文顯，他把這女子帶回並報告給明帝，明帝把她召入宮中。見她容貌嬌美，就問她，回答說：「我是天女，暫時來到人間。」明帝想要和她親近，她面露難色。明帝又讓手下的人擁抱她，她發出鐘磬一樣的響聲就化爲一條虹升上了天空。

韋皋

唐宰相韋皋，鎮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韋與賓偕悸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公懼且惡之，遂罷宴。時故河南少尹豆盧署，客於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爲色憂乎？」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竊懼此。」署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爲人之怪耳。夫虹霓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爲慶爲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其語而獻，公覽而喜。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出《祥驗集》）

【譯文】

唐宰相韋皋，在他鎮守四川時，曾經和賓客隨從十多個人在郡西亭設宴。來了暴風雨，不一會兒又雨過天晴。就在喫飯的時候，忽然虹霓從空中落了下來，直入庭堂，把頭垂向筵席。韋皋和賓客都害怕地向後退，而虹霓卻把酒席吸的乾乾淨淨。它的頭象驢，飄然好似紅綠相間的雲霞，五光十色，不停地向四周環顧，很長時間才離去。韋皋又怕又厭惡，於是停止了酒宴。當時過去在河南任少尹現客居四川的豆盧署也在坐，他站起來說：「您爲什麼臉色憂鬱啊？」回答說：「我聽說虹霓是妖邪之氣。今天我們正喝得酣暢的時候而這妖邪之氣來到宴筵上，難道不是十分奇怪嗎？我心裏對這個感到恐懼，」豆盧署回答說：「這是天下真正的吉祥之兆啊，本來不應該讓人感到奇怪。虹霓本來是天使，降臨到邪惡的人那裏就是怪戾，降臨到正直人那就是吉祥的徵兆。道理就是這樣。您是正直的人，應該爲這個吉祥慶賀。」於是準備了帛在上面書寫了他說的話獻給了韋皋，韋皋看後很高興。過了十幾天，皇帝有詔書下，任命韋皋爲中書令。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山 玉笥山　大翮山　山精　石雞山　新豐山　慶山　甕峯　夸父山　插竈 河山石斛　終南乳洞　古鐵鎖　崖山　聖鐘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鳴鐃山　

贛臺 上霄峯 麥積山 斗山觀 大竹路

溪 溪毒山

玉笥山

漢武帝好仙，於玉笥山頂上，置降真壇大還丹竈。道士晝夜祈禱，天感其誠，乃降白玉笥，置壇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壇側，飄風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則爲玉笥山焉。（出《玉笥山錄》）

【譯文】

漢武帝好仙，在玉笥山頂上設置了降真壇大還丹竈。道士晝夜不停地祈禱，上天被他的至誠所感動，就降下一個白玉笥放在壇上。漢武帝派人去取它，剛到壇的旁邊，忽然來了一陣大旋風，把玉笥給捲走了。因此取名叫玉笥山。

大翮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因而召之。凡三徵不致。次仲懷道履真，窮數術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行次。忽化爲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廟東有溫湯水口，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北水熱甚諸湯，療病者，要須別消息用之。（出《水經》）

【譯文】

王次仲是上郡人，少年時就有不同於別人的志向，把倉頡的舊文字改變爲現今的隸書。秦始皇的時候，官務繁多，用次仲所改變的文字，辦事就簡便多了。因而召他進宮。王次仲心裏有着追求真知的思想，窮究天文、占卜的奧妙。三次徵召他都沒來，始皇十分惱怒，認爲他對皇帝不恭敬，下令用囚禁押解犯人的車把他送到京城，次仲正走着，忽然變成一隻大鳥飛出囚車而去，落下兩根翎在那座山上，因此其山峯有大翮山小翮山的名字。魏《土地記》說：「在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山和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廟的東面有溫泉，溫泉水能治療各種疾病。湧出溫泉的山，百姓叫它土亭山。山北面湧出的溫泉水的溫度比其他泉水都高。治病的人，要弄清楚各泉的情況再去應用。」

山精

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庵，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猿。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處。

又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雲：「山精如人，面有毛。」此（「此」字下原空闕一字，明字作將字。）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卻耳。（「耳」原作「再」，據明抄本改）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

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龍，有五赤色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出《異苑》）

【譯文】

吳時天門有個叫張蓋的人，冬天與同村人一起去打獵。看見大樹下有一個蓬草搭成的小屋，好像是供睡覺休息的地方，但是沒有煙火。過了一會兒，見到一個人，身高有七尺，身上長毛而不穿衣了，揹着幾頭死猿。張蓋和他說話，沒有迴應。因此把他帶了回去，關在一間空屋中，過了十幾天，又送回原來的地方。

又：孫皓時期，在臨海抓獲一個毛人。《山海經》講：山精好象是人，面部有毛。」這就是山精啊！因此《抱朴子》說：「山精形似小孩，但只有一隻腳而且向後，喜好進攻人。他的名叫蚑，知道並且喊他，馬上就自己退回去了。還有一個名叫超空，兩個名都可以叫。」

還有，山精有的象鼓，紅色，一隻腳，他的名字叫渾。

還有的象人，高九尺，穿皮衣，戴斗笠，名叫金累。

又還有的象龍，有五個紅色的角，名叫飛龍。見到他，可以喊他的名，它就不敢傷害你。《玄中記》中記載，山精象人，一隻腳，高三四尺，喫山蟹，夜裏出來活動，白天躲藏起來。

石雞山

晉永嘉之亂，宜陽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爲長沙賊所虜。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還見塢壁已破，殆不勝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去溪邊。將殺之際，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靈有神不，我爲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舍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溪爲娥潭。（出《幽明錄》）

【譯文】

晉朝永嘉之亂時期，宜陽有個女子叫彭娥。她的父母兄弟都被長沙賊抓走了。這時彭娥正揹着容器到溪邊取水，回來時看見土堡的牆壁已經破損，感到一陣幾乎不能承受的悲哀。她便與賊人格鬥，後來被賊人綁住，趕她到溪邊。前面有大山石壁，在那將殺她的時候，彭娥仰面大呼：「皇天，山神有靈驗嗎？我有什麼罪？」於是向大山石壁衝去，大山馬上就分開了，中間寬有數丈，路平的象磨刀石，羣賊也追趕彭娥進了山路，山馬上又崩合到一起，竟然與原來一樣。羣賊都壓死在山裏，只有頭露在外面。彭娥則隱蔽在裏面不再出來。她所丟棄的裝水的容器變成了石頭，形狀象一隻雞，當地人因此把這座山叫石雞山，把溪叫做娥潭。

新豐山

唐高宗朝，新豐出山，高二百尺。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黃龍現，吐寶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鳴。改新豐縣爲慶山縣。（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高宗時，新豐縣出現了一座山，高二百尺，上面有神池，水深四十尺，池水中有黃龍出現，黃龍口吐寶珠，那珠浮出水面大小如拳頭。山中還有象擊鼓一樣的響聲。因此，把新豐縣改名爲慶山縣。

慶山

昭應慶山，長安中，亦不知從何飛來。夜過，聞有聲如雷，疾若奔，黃（「若奔黃」三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南。一村百餘家，因山爲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出《傳載》）

【譯文】

昭應慶山，則天皇帝長安年間，在長安中，也不知道從何處飛來。一天夜裏，人們聽到打雷一樣的響聲，急驟如人在奔跑，黃土石塊紛亂落下，一直掉到新豐縣西南。有一個村子有一百多家住戶，因山崩塌被埋在下面，那座山成了他們的墳墓。現在在那上面修建了持國寺。

甕峯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玄宗嘗賞望，嘉其高回，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外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在華山雲臺觀中方的上邊，有一座山崛起，好象半個甕的形狀，因此名叫甕肚峯。玄宗曾經觀賞過，讚美它高聳迂迴，想要在山峯中部開鑿「開元」兩個大字，在裏面填上白色的石頭，讓百里以外也能看到它。諫官上奏勸阻，才停止了。

夸父山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在辰州東面有三座山，成鼎足之勢直上雲霄，各高有數千丈。據古老的傳說講：「當初夸父追趕太陽，到了這裏煮飯，這三座山，就是夸父來支鼎煮食物的石頭啊！」

插竈

荊州有空舲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雲，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曰插竈。（出《洽聞記》）

【譯文】

在荊州有個空舲峽，懸崖絕壁有數百丈高，連飛鳥也不在上面棲息。有一根被火燒過的木插在山崖上，遠遠望去有數尺長。據傳說，發洪水的時候，駕船的人停泊在這裏燒火煮飯，把沒有燒完的木頭插在那裏，到現在還叫插竈。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曏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在融州河邊的大岩石中間有一個水泉。泉水沿着岩石下流，依次流過九級石臺階，每個石臺階下都有一個白色石頭的浴斛（一種容器）接着，好象是人工鑿成的。曾經有人帶領一個婢女，在最下邊的浴斛裏面洗手巾。不一會兒就來了風雨，霹靂把那個婢女擊死，洗手巾的那個浴斛，在山下變得粉碎。又另外在石階上安放一個浴斛，看起來比原有的要新。

終南乳洞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滴瀝」原作「的歷」，據明抄本改。）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象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個人遊覽終南山的一個鐘乳洞，洞深有數里，乳水轉動稀疏下落形成了飛仙狀的鐘乳石。此洞中已有數十個，那飛仙眉目衣服，都生成的很精巧。有個地方一個鐘乳飛仙已滴成到腰部以上，那個人在這裏用手捧水漱口。過了一年他又去了，見到他捧水漱口的那個滴象已經完成，乳水也不再滴了，但當年手捧水的地方，衣服缺有二寸沒有滴成。

古鐵鎖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於此。（出《酉陽雜俎》）

【譯文】

齊郡與歷山相連，山上有一把古鐵鎖鏈，粗如胳膊，環繞那座山峯兩週。相傳這座山本來是海中山，但是山神好遷移，因此海神把山鎖上了，後來繫着的鎖鏈斷了，飛到了這個地方。

崖山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太原郡東邊有座山叫崖山，每當天旱的時候，當地人常常放火燒這座山以求雨。傳說，崖山神娶河伯的女兒爲妻，因此河伯見崖山火起，就必然降雨去救他們。現在山上生長很多水草。

聖鐘山

黎州聖鐘山，古老傳此山有鍾，聞其聲而形不見。南詔犯境，鍾則預鳴。唐天寶、大和、鹹通、乾符之載，羣蠻來寇，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鍾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惠安請門僧京師右街淨衆寺惠維講《妙法蓮花經》一遍，此鍾頻鳴，如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出《黎州圖經》）

【譯文】

黎州有座聖鐘山，據古老傳說，這座山上有一座鐘，只能聽見鐘聲而看不見鐘形。南詔侵犯邊境時，此鍾就事先鳴響。唐朝天寶、大和、鹹通、乾符年間，羣蠻來侵犯，也都先有徵兆。過去一個有名的僧人宣講《大乘經論》時，鍾也響了。在乾寧年間，刺使張惠安邀請門僧京師右街淨衆寺的惠維來宣講《妙法蓮花經》一遍，這個鍾頻繁的鳴響，好象有人擊打。這才知道以前所傳說的是真的。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門。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出《十道記》）

【譯文】

澧州有座嵩梁山，現在名叫石門。在永安六年那年，這座山自己貫通打開，幽深開闊象是一個大門，高有三百丈。邊上長有竹子，倒垂下來輕輕飄拂，人們把它叫做天帚。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驢。俗傳石鼓鳴，則驢鳴人哭，而縣官不利。後鑿破其鼓，遂不復鳴。（出《歙州圖經》）

【譯文】

歙州有座石鼓山，山上有塊大石頭象鼓的形狀，還有石人、石驢。傳說石鼓如果響，則石驢也叫而石人則哭，倘若有這種情況，則對縣官不利。以後把石鼓鑿破了，就不再響了。

射的山

孔曄（「曄」字原空闕，據明抄本改）《會稽記》雲：「射的山，遠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謂之射室。傳雲，羽人所遊憩，土人常以此佔谷貴賤。諺雲：『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靈符《會稽記》雲：「射的石水數十丈，其清見底。其西有山，上參煙雲。半嶺石室，曰仙人射堂。水東高巖臨潭（「潭」原作「渾」，據明抄本改）有石的，形甚員明，視之如鏡。」又《會稽錄》雲：「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鶴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聞記》）

【譯文】

孔曄《會稽記》說：「射的山，遠遠望去好象射箭的靶子，因此叫射的。南面有一個石室，大約有一丈見方，叫做射室，傳說飛仙遊覽常在這休息。當地人常用它來預測穀物的貴賤。諺語說：「射的白，一斛米賣一百；射的黑，一斛米賣一千。」孔靈符《會稽記》說：「射的石水深數十丈，其水清澈見底。它的西邊有座山，山高出雲際，半山腰有個石室，叫仙人射堂。它的東面有高大的岩石靠在潭邊，潭邊有石靶，其外形十分圓潤光滑，看上去好象鏡子。」還有《會稽錄》說：「仙人常在這個地方射箭，讓白鶴往回取箭。北面有石帆象牆壁一樣立在那裏。」

怪山

會稽山陰郭中，有怪山，世傳本琅琊東武山。時天夜雨晦冥，旦而見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會稽山陰郭中，有一座山叫怪山。相傳這座山本來是琅琊的東武山，有一天夜裏陰雨昏暗，等到天明就看見它到了這個地方。百姓感到很奇怪，因此給它起名叫怪山。

鳴鐃山

鳴鐃山，蕭子開《建安記》雲：「一名大戈山，越王無諸，乘象輅，大將軍乘。鳴鐃載旗，畋獵登於此山。」古老傳，天欲雨，其山即有音樂聲也。（出《建州國經》）

【譯文】

鳴鐃山在蕭子開的《建安記》當中是這樣記載的：「它又名大戈山。越王無諸，乘坐有象牙裝飾的車子，由大將軍駕車，敲着鐃舉着旗，打獵登上了這座山。」還有古老的傳說，天將要下雨的時候，這裏就有音樂聲發出。

贛臺

虔州贛臺縣東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記》雲：山上有臺，方廣數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聲，即山都木客，爲其舞唱。（出《十道記》）

【譯文】

贛臺在虔州贛臺縣東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記》記載說：「山上有個臺，有數丈大小，有天然光彩，形狀象屋子。在風雨之後，景物空氣格外清明潔淨時，可以聽見山上有吹吹打打的聲音，那是山上怪獸在這裏跳舞唱歌。

上霄峯

補闕熊皎雲。廬山有上霄峯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石跡，雲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爲竅，以繫纜焉。磨崖爲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補闕官熊皓說：廬山有個上霄峯，高有七千仞。峯上有石跡，說那是夏禹治水的時候，停泊船隻的地方。他在石頭上鑿個孔用來把船繫住。當時有人把崖上的石頭磨平當作碑，刻的都是蝌蚪文，隱隱約約還可以看清。看後就可以知道大禹治水的功勞可以和天地一樣永垂不朽。

麥積山

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之下，石（「石」原作「加」據明抄本改）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刊於巖中。古記雲：「六國共修。自平地積薪，至於巖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花樓，七佛閣，（「閣」原作「用」，據明抄本改）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間千房萬屋，緣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廣若（「若」原作「古」，據明抄本改）今之大殿。其雕樑畫栱，繡棟雲楣，並就石而成。萬軀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其羣山皆如堷樓。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躡盡懸空萬仞梯，等閒身共白雲齊。檐前下視羣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巖松健鶴頻棲。天邊爲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時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題。」於今三十九載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麥積山，北跨清水、渭水，南面接近兩當縣，岡巒亙延五百里，麥積山位於五百里岡巒的中間。崛起一塊巨石，高有百萬尋，望去成圓形，好象民間麥堆的形狀，固此有麥積山之名。在半山腰裏，懸崖峭壁之間，鑿巖石而成佛像，萬龕千室，雖然是人工雕鑿，但好像是藉助鬼神之力。隋文帝楊堅將佛教神尼的骨頭匣子分別放在東閣下面的石室之中，庾信在岩石上刻文字進行記載。過去有記載說是六國共同修建的。自平地上堆積木柴一直達到岩石的頂端，從上面開始開鑿龕室佛像，完工後，一面撤去堆積的木柴，一面曲折迴轉地下來。然後建梯級於險處上去，上面有散花樓、七佛閣、金蹄銀角犢兒等。由西閣爬懸梯而上，那裏有千房萬屋，好象懸於空中，下無基礎一般，登上去的人不敢回頭看。快要到最頂上，有萬菩薩堂，是鑿石而成，大小如現在的大殿，雕樑畫拱、繡棟雲楣都是用石頭雕鑿而成。一萬尊菩薩雕像，排列在一個大室內。在這個室的上面，還有一龕，叫做天堂。空中靠着一個獨木梯子，可以順着它爬上去。到了這個地方，就一萬個人當中也沒有一個人敢攀登的。從這裏向下看，羣山都象一些小土丘。當時只有王仁裕能單獨登上去。並在天堂的西牆上題詩說：「登到懸空萬仞高梯的盡頭，已經身與白雲同高。在檐前向下望去，羣山變得矮小，天堂和落下的太陽一樣高低。絕頂路險很少有人到達，古老的岩石強勁的青松引誘得仙鶴經常來這裏棲息。到達天際爲的是要留下姓名，輕輕擦試岩石情意深重地在這裏自己題寫詩句。」當時是前唐末辛未年，登到這裏題詩留念的，到現在已經三十九年。

斗山觀

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雲，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鬥底，故號之。薜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爲坑，此蓋連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歲，於斯爲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公昉一家飲八百洗瘡，一家酒醉而上升），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歧遙。三清遼廓拋塵夢，八景雲煙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飆。」舊說雲，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雲，不知所來，說者無不驚奇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後漢國乾祐年間，翰林學士王仁裕說：在興元有個斗山觀，從平地上聳立起一座山，四面懸崖峭壁，它的上邊如斗的底，因此叫斗山。山上生有常綠灌木、藤蘿、松柏等，景緻奇異。上有唐代公昉喝李八百仙酒、全家人隨住房一起拔地昇天的遺蹟。其宅基佔地約有三畝，下陷成大坑，這是因爲與地基相連的地也一起上升而成。仁裕辛巳年在這個地方任節度判官，曾經用薄木片在觀內題詩說：「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降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歧遙。三清遼廓拋塵夢，八景雲煙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飈。」過去還有傳說，斗山有一個洞，往西面去二千里，通到青城縣的大面山，又與嚴真觀裏的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到四川，因爲去拜謁嚴真觀，看見斗山詩碑還在。他詢問道士，回答說：「不知道從哪來。」聽說的人沒有不驚奇的。

大竹路

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溪峭巖，捫蘿摸石，一上三日，而達于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緪蔓繫腰，縈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沈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雲：「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遁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褒梁師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寸中華未可侵。」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出《玉堂閒話》）

【譯文】

興元的南面有一條大竹路通於巴州。這條路在深溪峭壁上，要抓着藤蘿攀着石塊，上去一次需三天時間，才能到達山頂。行人在這裏住宿，睡覺時要用粗的藤蔓捆住腰，系在樹上，否則，就要掉進深澗，被埋葬掉。再登上措大嶺，路稍有些平的地方，走路的都慢慢的行進，好象儒生在踱方步。它的最高處叫「孤雲兩角」。這裏有諺語說：「孤雲兩角，離天只有一拳頭。」淮陰侯廟在這裏。過去，漢高祖不重用韓信，韓信逃跑回歸西楚。蕭何追趕他，在這座山追上了，因此在這立廟。王仁裕曾經輔佐褒梁師王思同征伐巴蜀，來來回回多次登攀，也題詩留念於淮陰祠。詩說：「在這離天只有一拳的地方，古木叢深，過路的人還在談論着漢伐的淮陰侯。『孤雲』掩蓋不住韓信那能主宰興亡的滿腹韞略，『兩角』也曾經懸掛住韓信那離去或留下的猶豫心理。如若不是帝王劉邦輕視地位低下的韓信，豈能勞累肖何追得這麼遠？當時假如將韓信放回西楚，廣闊中原的一尺一寸土地，劉邦也別想佔領。」其崎嶇險峻的情況，不是用語言可以說盡的。

溪

溪毒

江南間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之者，取水筆管，內於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錄異記》）

【譯文】

江南有的小溪有毒，中毒發病時，症狀好象重傷寒。明白的人，可取一根小筆管，插入鼻孔中，用手指彈三五下，就流出黑色的血，過一段時間病就好了。否則，可能導致死亡。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石 黃石 馬肝石 石鼓 採石 青石 石文 石連理 太白精 古鐵鏵 走石 石橋

石磨 釜瀨 石魚 墜石 立石 孤石 網石 卵石 臥石 僧化 隕石 目巖

石駝 石柱 石響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熱石 犬吠石

甕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蠶

坡沙 飛坡　鳴沙

石

黃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隕。一是土之精，墜於谷城山下。其精化爲圯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雲：「讀此當爲帝王師，後求我於谷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谷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原本「冠」下有「於」字，據明抄本刪）黃石焉。古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十丈。後赤眉所發，不見（「見」原作「發」，據明抄本改）其屍，黃石亦失，其氣自絕。（出《錄異記》）

【譯文】

帝堯時代，有五顆星從天上墜落下來。其中有一顆是土星的精氣，墜落在谷城山的山腳下。它的精氣變化成圯橋老人，他把一部兵書授給張子房，並且說：「讀了這部書能給帝王掌管軍隊。以後要找我就到谷城山的山腳，那裏的黃石就是我。」張子房輔助漢王完成功業之後，到谷城山的山腳尋找圯橋老人，果然在那裏得到了黃石。後來張子房隱居在商山，跟隨時稱商山四皓的東園公、用裏先生、綺裏季、夏黃公學習道術。張子房死後，他的家人把他的服裝和黃石埋葬了。古代的人常常看見他的墳墓上有幾十丈高的黃色霧氣。後來，他的墳墓被赤眉軍挖掘，沒有看見他的屍體，黃石也失掉了，那種黃色的霧氣自然的斷絕了。

馬肝石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養，內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今之馬」三字原作「金」，據明抄本改）肝。舂（「舂」原作「石」，據明抄本改）碎之，以和九轉丹，吞之一丸，彌年不飢渴。以之拭發，白者皆黑。帝嘗坐羣臣於甘泉殿，有發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唯可近發。（出《洞冥記》）

【譯文】

西漢元鼎五年，郅支國進貢馬肝石一百斤。馬肝石長時間用水銀保養，放在玉石做的匣子中，它的上面用金泥封嚴。郅支國的人身長四尺，只吃馬肝石。這種石半黑半白，像現在的馬肝。搗碎它，用它和成九轉丹，喫下一丸，長年不飢不餓。用它擦拭頭髮，白的都變成黑的。皇帝曾經和羣臣在甘泉殿上坐，其中有頭髮白的人，用它擦拭頭髮，手過之處都變成黑的了。當時王公大臣有一句諺語說：「不用做一方的長官，只願意擦拭馬肝石。」這種石頭藥性猛烈，不能與丹砂混合，只可以接近頭髮。

石鼓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出《錄異記》）

【譯文】

吳郡臨江的堤岸有一半崩塌，出現一面石鼓。用木槌敲打它沒有聲音。武帝因而詢問張華。張華說：「可以取來蜀中的桐木，雕刻成魚的形狀，敲打它就會響了。」於是按照張華說的做了，果然在幾里之外都可以聽到石鼓的聲音。

採石

石季龍立河橋於雲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於河。俄而所沉璧流於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出《錄異記》）

【譯文】

石季龍在雲昌渡口建一座河橋。採石作爲河口渡頭之用。石頭無論是大是小，扔下去就隨水流走。用工五百多萬，沒有成功。石季龍派遣使者到那裏祭祀，把璧投入河中，不一會兒投入水中的璧漂流到河中的水洲上。大地震動，河水的波濤上下翻騰湧上渡口，渡口上面的樓臺殿閣傾倒毀壞，被壓死的有一百多人。

青石

唐顯慶四年，魚人於江中網得一青石，長四尺，闊九寸，其色光潤，異於衆石。懸而擊之，鳴聲清越，行者聞，。莫不駐足。都督滕王表送，納瑞府。（出《豫章記》）

【譯文】

唐朝顯慶四年，有一個打魚的人在大江中用網打上來一塊青石，長四尺，寬九寸。它的顏色光亮柔潤，和各種石都不同。把青石懸掛起來敲打它，發出的響聲清脆悠揚，走路的人聽到它，沒有不停住腳步的。都督滕王上奏章運送京師，收進瑞府。

石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國主尚任諤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古忠孝爲喜，勅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並同所奏。（出《錄異記》）

石連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出《洽聞記》）

【譯文】

唐朝永昌年間，台州司馬孟詵上奏表章：「臨海郡水下馮義，得到三株石連理樹，都是白色的石頭。」

太白精

金星之精，墜於中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玉美，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裏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來」原作「未」，據明抄本改），嘗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二丈（「丈」原作「尺」，據明抄本改）許，又爲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以來。（出《錄異記》）

【譯文】

金星的精氣，墜落在中南圭峯的西側，於是稱名爲太白山。它的精氣變化成白石，樣子象玉一樣美，經常有紫色的霧氣覆蓋着它。唐天寶年間，唐玄宗在長安大寧裏臨淄舊邸建立玄元廟，想雕塑玄元的像。唐玄宗夢見神人對他說：「太白山北面的山谷中有玉石，可以取回來雕塑成玄元像，出現紫色霧氣的地方就是有玉石之處。第二天，玄宗派使者進山谷尋找。山下的人說：「近十天來，常有紫色霧氣出現，連日不散。」果然在紫色霧氣的下面挖掘到了玉石，雕琢成玄元像，高兩丈左右。又做了兩個得道之人和兩個侍童，以及李林甫、陳希烈的形象，高六尺。

古鐵鏵

天寶中，玄宗以三門河道險厄，漕轉艱阻，乃令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堅石。匠人于堅石之下，得古鐵鏵，長三尺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玄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天寶年間，唐玄宗因三門河道險要阻塞，漕運受阻，於是命令依傍北山，開鑿山石彎爲月芽形河道，而避開湍急水流，名字叫天寶河。每年可以節省運輸民工五十多萬，又沒有船翻沉沒滯留不通的憂慮，天下的人都稱讚這件事。那條河東西筆直，長五里多，寬四、五丈。深二、三丈到五、六丈，都是開鑿堅硬的岩石。匠人在堅硬的岩石下面，得到了一個古代的鐵鏵。長三尺多，上面有「平陸」兩個字，都是篆文，唐玄宗覺得它很奇特，收藏在皇宮的庫房裏。於是命令改河北縣爲平陸縣，以表彰得到古鐵鏵那件事。

走石

寶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澗，卻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執鋤，趕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寶曆元年乙巳年，資州資陽縣清弓村的山上，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大約有三間屋子那樣大。巨石從這座山上滾下來，忽然吼叫跳躍，下山過澗，還能上坡，大約有一百步。那巨石跑動的時候，有幾個鏟地的人看見了它，他們各自手拿鋤頭，趕到巨石停止的地方。那巨石高有兩丈。

石橋

趙州石橋甚工，磨壠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併爲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出《朝野僉載》）

【譯文】

趙州石橋非常精巧，石頭之間的接縫非常均勻細緻，象用刀削的樣子。從遠處看它，石橋就象月初出雲的彎月，汲飲澗水的長虹。石橋上面有欄杆，都是石頭的。欄杆上並列着雕刻的石獅子。唐龍朔年間，高麗國國偵探消息的人盜走了兩個石獅子。後來又招工匠修建石獅子，卻不能與原來的相似。到了武則天皇后稱帝的大足年間，高麗國默啜攻克趙州定州，賊人想過橋南進。到了石橋，馬跪在地上不往前走，只見一條青龍趴伏在橋上，看見賊人，精神振奮，行動迅速，並且憤怒以待，賊人於是悄悄地逃走了。

石磨

吳興故彰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團，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於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覆有盤石，正員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駃則年豐，遲則歲儉。欲知歲之豐儉，以石磨候之，無差焉。（出《續齊諧記》）

【譯文】

吳興故彰縣東面三十里處，有一座梅溪山，山腳下筆直地豎立着一根石柱，大約高有一百多丈，完全是黑色而且呈圓形，有兩間屋子大。周圍都是陡峭的絕壁，仰面看好象高出雲外，沒有攀登的可能。它的上面又有一塊盤石，呈正圓形，象車蓋一樣，象磨一樣不停轉動，發出的聲音象風雨聲。當地人把它叫作石磨。石磨轉得快，這一年就豐收；石磨轉得慢，這一年就欠收。想要知道年歲的豐欠，用石磨來觀測，是沒有差錯的。

釜瀨

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鬥，形色亂真，唯實中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夷道縣有釜瀨，那石大的像鍋那樣大，小的像鬥那樣大，形狀和顏色和真的一樣，只是中間是實的罷了。

石魚

衡陽相鄉縣，有石魚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焉，長數寸，燒之作魚腥。（出《酉陽雜俎》）

【譯文】

衡陽相鄉縣，有一座石魚山，山的石頭是黑色的，顏色和紋理像雌黃石。開採發掘一層之後，就出現了魚的形狀，鱗鰭頭尾，就像畫上的一樣，長有幾寸，用火燒它便出來魚的腥味。

墜石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嘗入山採藥，暴風雨，避於榿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晴朗。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樂」原作「藥」，據明抄本改）器，可以懸擊。其上平齊如削，中有竅，其下漸闊而員，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錦，光澤可鑑，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無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受之而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個兄弟在江南做官，同一個和尚有來往。曾經進山採藥，遇到暴風雨，在榿樹下避雨。不一會兒，風雨大震，有一物忽然落地，很快天晴日朗。和尚靠近落物去看，是一塊石頭，形狀象樂器，可以懸掛起來擊打。它的上面平滑整齊象刀削的一樣，中間有孔，它的下面逐漸變寬變圓，形狀象下垂的口袋。石頭長二尺，厚三分，左邊有一小的缺口。顏色和紋理象細碎的錦緞，光澤可以照人，敲打它有響聲。和尚猜想它是奇特的東西，放在木柴中帶回寺院，放入櫃中並埋在禪牀下面。被他的徒弟看見，傳了出去，往往有知道的人。李生懇求見一見墜石，和尚堅持不說。忽然有一天，和尚呼喚李生來，不久李生到了，和尚握住李生的手說：「貧道已經精疲力竭，勾攝生魂的使者無常就要到了。你以前所求見的東西，姑且用作分別的紀念。」於是，讓服侍他的人全退出去，帶領李生進入他的臥房內，撤掉牀鋪，挖開地面，手棒木匣給予李生後死了。

立石

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出《酉陽雜俎》）

【譯文】

萊子國的海上有一個石人，高一丈五尺，有十圍那樣粗大。過去秦始皇帝派這個石人追趕勞山，沒有追到，就立在這裏了。

孤石

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色黃。見者多兇，俗號承受石。（出《酉陽雜俎》）

【譯文】

筑陽縣潭水中，有一孤石挺立出水面。它的下面潭水澄清。時常有人看見這孤石的根，象竹子的根，黃色。看見過石根的人，多半都不吉祥。人們都稱它承受石。

網石

於季有（「有」《酉陽雜俎》續二作「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魚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時，親睹其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於季有做和州刺史的時候，靠近江邊有一座寺廟，寺廟前是釣魚人聚集的地方。有一個打魚的人，向江中下網，起網時覺得很重，網破了，往網裏一看，是一塊石頭，大小象拳頭。於是乞求寺廟裏的和僧，把這塊石頭放置在佛殿當中。石頭就不停地長，過了一年，重達四十斤。張司封員外郎入蜀的時候，親眼看到了那件事。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嘗閒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玩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出《酉陽雜俎》）

【譯文】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的時候，曾空閒散步來到河岸，撿得到一個石子，大小象雞蛋一樣，黑色，光潤可愛。崔元亮不時玩弄它，走了一里路，石子突然破裂分開，內有小鳥，大小象巧婦鳥一樣，騰空飛走了。

臥石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使祭而舉之，小雨小舉之，大雨大舉之。相傳此石忽見如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荊州永豐縣的東鄉里，有臥石一塊，長九尺六寸，它的形狀象人，但全身青色和黃色，微微突起，像雕刻的一樣。境內如果幹旱，讓人祭祀並舉起它，要小雨小舉它，要大雨大舉它。相傳這塊臥石忽然出現的時候是這樣，本來長只有九尺，現在增加了六寸。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山十許裏。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嚥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爲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濱矣。（出《錄異記》）

【譯文】

有一個天台山和尚，在乾符年間，從天台山東面的臨海縣境內，找得一個洞穴。與他志向相同的一個和尚將與他互相協助探明洞穴。開始的一、二十里，山洞低矮，小路狹窄，一般多是泥濘的路。從這往外稍平坦開闊，並逐漸有山。過山十餘里，出現了市場、作坊和居民，和人世間沒有什麼不同。天台山和尚一向練嚥氣之功，不覺得飢餓乾渴，而與他同行的和尚飢餓得很，到市場、作坊去乞食。人們有的對他說：「如果你能忍住飢渴，快返回去，沒有痛苦。如果吃了此地的食物，必然難出去呀。」和尚飢餓厲害，堅持乞求食物。喫完後，共同走了十餘里，道路逐漸狹小，找到一個洞穴走出來，喫食物的和尚，立刻化作石頭了。天台山和尚走出山遇見人，問他們這裏歸哪管轄，已經在牟平縣的海邊了。

隕石

唐天覆十年庚午夏，洪州隕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闊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煙霧，經月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丈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節度使劉威命舁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內。（出《錄異記》）

【譯文】

唐天覆十年即庚午年的一個夏天，洪州有塊石頭隕落在越王山下的昭仙觀前。有聲音如雷，發出五色光彩，光環有十丈。袁州、吉州、江州、洪州這四個州的界內，人們都看見了光聽見了響聲。昭仙觀前的五色煙霧，一個月才散去。有塊大石長七八尺，周圍三丈多，清碧如玉，落在地上。節度使劉威命人抬入昭仙觀內，設置供品祈禱拜謝。七天之內，石稍見小，長三尺；又供祈了幾天，石只一尺多長；現在只有七八寸長，仍留在昭仙觀內。

目巖

平樂縣有山，林石巖間，有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巖。（出《荊州記》）

【譯文】

平樂縣有座山，山林的岩石中間，有孔象人的眼睛，特別大，內眼珠黑白分明，名叫目巖。

石駝

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執之，令人身臭，皮毛改。（出《洽聞記》）

【譯文】

從於闐國向北走五天，又有一山，山上有頭石駱駝尿水。水滴到山下，用金銀等器具接水，水都漏；人用手掌接水也漏，只有用葫蘆做的器具接水纔不漏。如果用手端它，人身上就發臭，皮毛都變了樣子。

石柱

劫比他國，中天竺之屬國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紺色有光。或觀其身，隨其罪福，悉見影中見之。（出《洽聞記》）

【譯文】

劫比他國，隸屬於中天竺國。國內有根石柱，高七十尺，顏色深青帶紅有光澤。如果站在它的面前，你的吉凶禍福，就可以全從影子中看見了。

石響

南嶽岣嶁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之曲（「曲」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有響石，高三丈五尺，闊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出《洽聞記》）

【譯文】

南嶽岣嶁峯，有一響石，呼喚它就答應，就象人與人說話一樣，不明白怎麼回事。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的轉彎處，有塊響石，高三丈五尺，寬二丈，形狀象臥獸。人呼喚它它就答應，人笑它也笑。它孤獨地躺在那裏，所以也稱作獨石。

石女

桂陽有貞女峽，傳雲，秦世數女，取螺於此，遇雨，一女化爲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子。（出《玉歆始興記》）

【譯文】

桂陽有個貞女峽，傳說，秦朝時有幾個女人，在峽中採螺，遇到了雨，一個女人化做石人。現在石人身高七尺，體形象女人。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常（「常」原作「石」，據明抄本改）有光景。相傳雲，珠藏於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求不得。（出《錄異記》）

【譯文】

江州南五十里，有個村店名叫七里店，在沱江的南面。它那裏有座小山丘，下面有十多個石子，象流星一樣往來穿梭，時聚時散。石上經常有光影。人們都傳說，有寶珠藏在這裏，是無價寶。有見到藏珠石的人，雖然暗中記住了藏珠石所在的地方，但卻找不到寶珠。

化石

會稽進士李晀，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爲書鎮焉。偶有蛇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以化爲石。求它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出《錄異記》）

【譯文】

會稽進士李晀，偶然揀到一顆小石子，顏色青黑形狀平正，溫暖滑潤可以玩賞，李晀用它作書寫用的鎮紙。偶然間有條蛇盤在石上，趕它也不走，仔細一看蛇已化成了石頭。找來別的小蟲試驗一下，跟着也化成了石頭。殼落堅硬有重量，與石頭沒什麼不同。

松化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出《錄異記》）

【譯文】

婺州永康縣的山亭中，有一棵枯乾的松樹，由於樹幹折斷，使樹墮入水中，化成了石頭。拿沒化的樹枝，在水中試驗，隨着也化成了石頭。化成石頭的松樹，樹枝樹幹和樹皮，和松樹一樣，而且堅韌蒼勁。有沒化成石的幾段樹，人們互相保留起來，以表明它是奇異之物。

自然石

洪州建昌縣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多倒臥者，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出《錄異記》）

【譯文】

洪州建昌縣境內的農田中，有自然形成的石碑、石人和石龜，分散在田地中，不知道有多少。都像被雕琢過的樣子，只是沒有文字。石人大多數都倒在地裏，偶爾也有站立着的。另外，田地旁不遠處有口石井，井很深但沒有水。有好事的人，手拿着火進入井中，井壁旁邊有橫道，不知道多遠多近。道兩旁也都是石人。

熱石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雲，若聚火燒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坐即靈者；西邊者，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出《錄異記》）

【譯文】

新北市是景雲觀的舊址。那裏有一個巨石，大小象柱子下面的石墩。有人坐在上面或踩在上面，就象被火燒了一樣迅速退下來，弄得人心煩躁而發熱，於是便生成疾病，往往使人致死。有的人說，要是聚火燒得這個石墩吼叫，瞿塘山也立即吼叫而且水也開始沸騰。這只是古老的時候人們的互相傳說罷了。另外，蜀州晉原縣的山亭中，有兩塊大石，每塊的直徑都在二尺以內，露出地面七八寸。人坐在石上，心痛往往不能救治。也是兩塊隕石。東邊那塊石頭，是坐上就靈驗的石頭，西邊那塊，和別的石頭沒有不同。兩塊石頭都帶有青白的顏色。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於溪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錄》）

【譯文】

婺源縣有塊黃色的大石頭，從山上墜落在山間的溪水旁，晶瑩透徹很是可愛。一羣狗見了就全都朝着石頭叫。一連叫了幾天，村裏的人忍受不了狗叫的喧鬧聲，就一起將黃石推到溪水中。狗又衝着水叫而且叫聲愈來愈急，村裏的人又將大黃石從水中取出砸碎，狗便不叫了。

甕形石

潘祚爲鄱陽縣令，後連帶古城，其中隙荒數十畝。祚嘗與家人望月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荊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若冰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卒無所得。（出《稽神錄》）

【譯文】

潘祚是鄱陽縣的縣令，以後又帶管了古城，古城的荒地有好幾十畝。潘祚曾經和家裏人在古城望月，見城下草叢中有光亮，光芒高好幾丈。發光的地方荊棘茂密，夜間不能行走，他就立即拿過弓箭射向發光的地方，用箭作爲記號。第二天挖掘發光的地方，挖到一隻陶甕，大肚小口，裏面裝滿了青色的石頭。潘祚命人擡回家中，想打開甕口，但打不開，就令人將陶甕打碎，裏面是一塊石頭，和甕的形狀一樣，就像水凍成冰而凝結成的。又把這石頭砸碎扔掉。最終什麼也沒有得到。

三石

處（明抄本「處」作「虔」）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爲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鄧德明《南康記》）

【譯文】

處州有座石人山，在泥水河的入江口，山上相近有三石，形狀非常象人。在中間的是君，左邊的叫夫人，右邊的叫女郎。

人石

昔有夫妻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爲三石，因以爲人石。（出《周地圖記》）

【譯文】

過去有夫妻二人，帶領兒子進山打獵。父親不幸從山崖上掉了下去，他妻子和兒子到崖下要救他，三人一起變成了三塊石頭，因此叫作人石。

金蠶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璩採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圓石，如球形，式如礱斫，乃重疊如殼相包。斫之至盡，其大如拳。復破之，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下蜀，與鄉人夜會，語及青蚨還錢事。佐中或雲，人慾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致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蠐螬也。（出《稽神錄》）

【譯文】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他家世代善於刻石。他的祖父曾經爲浙西廉使裴璩開採碑石，在堆積的石塊中，得到一塊自然形成的圓形石頭，形狀象皮球，象是人工削磨的樣子。外面重疊好象包着一層殼。把外殼都削掉，剩下的象拳頭那樣大。再把它打破，裏面有一條蠶，象金龜子的幼蟲，能蠕動。人們都不認識它是什麼，於是把它扔掉了。幾年之後，浙西發生動亂，王文秉出逃到下蜀。有一天和家鄉的人夜晚聚會，說到借錢還錢的事時，陪伴他的人中有人說：「人要尋求富貴，不如得到石中的金蠶畜養着，財寶金錢就會自然來到。王文秉問過金蠶的形狀後，才知道那就是石頭中的金龜子的幼蟲。

坡沙

飛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壟，依然仍舊。（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永昌年間，太州敷水店南的西坡，白天飛出去四五里路，一直堵落到赤水河中。坡上的桑田麥地，依然還是原來的樣子。

鳴沙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鈖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無復有聲。（出《國史異纂》）

【譯文】

靈州鳴沙縣有個地方的沙子，人或馬踏上，就發出金屬般的響聲。把這裏的沙子拿到別的地方，隨便在哪裏放一夜之後，再踏便不再有聲。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水 帝神女 劉子光 益水 釀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銅車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陸鴻漸 零水 龍門 漏澤（兩出） 重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州灘　清潭

驅山鐸

井 烏山龜 綠珠井 臨沅井 火井 鹽井 御井 王迪 賈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興坊百姓 獨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水帝神女

《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帝子降分北渚」是也。《河圖玉板》雲，堯之二女，爲舜之妃，死葬於此。冢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原缺出處，令見郭璞注《山海經》卷五）

【譯文】

《山海經》上說，洞庭之中，天帝的兩個女兒居住在那裏。郭璞註釋說：天帝的兩個女兒，在江中做神仙。也就是《列仙傳》中所說的江妃二女。《離騷》裏有《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說的就是湘夫人。《河圖玉板》上說是堯的兩個女兒，也是舜的妃子，死後埋葬在這裏。墳墓在縣城北面一百六十里的青草山。

劉子光

漢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出《獨異記》）

【譯文】

漢朝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但無水。劉子光在山南面，見有一石人，問他說：「什麼地方有水？」石人不說話。於是劉子光撥劍砍下石人的頭。不一會兒，山水盡出。

益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覽矚，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裏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炳象，構成宮室。昔漢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採藥，于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弟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闕，館宇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出《錄異記》）

【譯文】

益陽縣在長沙郡邊界，益水在益陽縣南面。在縣城向東望，時常能見到長沙的護城壕，且人和車馬的形狀和顏色，都可以分辨出來。有時站住觀望，隨日影移動便漸漸散去消失。益陽縣離長沙有三百里，要跨越重山。在長沙城裏看不見的而城外看得很明顯。可能是山嶽的靈光，把陰間的景象反射出來了吧。當初光武帝中元元年，祭太山、祭梁父山。這一天，山中的靈光影象，構成宮殿屋宇。過去漢武帝派儒生徐宣漂洋過海採藥，在波浪中，徐宣看見漢朝樓臺高低不一，好象全都看在眼裏。公侯的府弟宅院滿眼都是。班超在渾耶國，一天早晨雲霞鮮豔明朗，班超見天邊現出宮殿，客館屋宇整齊地排列着，侍臣恭侯在左右，都是漢朝的景象。類似這樣的事，很難弄明白。

釀川

沈釀川者，漢鄭弘，靈帝時爲鄉嗇夫。從宦入京，未至，夜宿於此。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於水中而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書。（出《博物志》）

【譯文】

沉釀川這地方有段故事，漢朝的鄭弘，漢靈帝時在鄉里做嗇夫官，跟隨上官進京。還沒到京城，夜晚便住在這裏。在這裏遇見了以前的朋友，看看四周都是荒涼的郊外，近處根本沒有村落，沒有地方買酒，從感情上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就把錢扔到水中以水做酒一起喝。大家暢快地喝了一夜，全部喝得大醉。因此便把這條河起名叫沈釀川。第二天早晨大家分頭離去。後來鄭弘官至尚書。

石脂水

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出《酉陽雜俎》）

【譯文】

高奴縣的石脂水，水中有油，浮在水面上就象油漆一樣。採回去用它潤滑車軸和點燈，特別明亮。

元街泉

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隨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街縣有一眼泉，泉眼中的水，交錯旋轉就象盤旋的龍。有的人試着把它攪亂，可隨着人攪動的手勢又成了龍的形狀。驢和馬飲了泉水後都驚恐地逃走。

銅車

荊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複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出《酉陽雜俎》）

【譯文】

荊州的清水河宛曲的入口處，東晉義熙十二年的時候，一羣兒童在清水河中洗澡，忽然看見有錢從那裏湧出，於是羣童都跑去揀錢。手拿滿了便放在地上，可是又被流水沖走了。羣童就把錢放到紮起的衣襟裏，每個人都得到了一些。流錢中有一輛銅車，銅牛拉車的奔勢特別快。羣童奔跑着去追車，拉到了銅車的一隻車輪。車輪的直徑有五寸左右，中間隆起爲豬鼻形，車輪有六根幅條。整個車輪呈黑色，車輪中心的圓孔呈黃色且很細。當時沈敞任南陽太守，尋求到銅車的車輪，把它當作錢幣流通時，用草穿輪草便斷裂。竟然沒有人知道車輪最終的下落。

神牛泉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雲，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駁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經》）

【譯文】

北魏《土地記》上說，沮陽城東八十里，有座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眼泉，是滄河的發源地。牧牛山在縣城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老人們說，山下有百泉競發。有一頭神牛，身體象毛色不純的馬，從山上下來。山下流通的九十九眼泉水，都被神牛喝乾。所以這座山便叫做牧牛山。現在山下流通的九十九眼泉水，積蓄成了一條河，流向西南。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與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着此大魚，久之，又與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汭。（出《洽聞記》）

【譯文】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河以泉水相通。北魏孝文皇帝，用金珠穿在七條魚頭上，在天池中把魚放掉。後來在桑乾河裏得到了頭上穿着金珠的魚。孝文皇帝還不信，又用金縷拖羊箭射中天池中的一條大魚。過了很長時間，又在桑乾河中得到了用箭射中的那條魚。燕原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一百四十里，那地方俗稱天池，其實叫作祁連汭。

丹水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雲，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爲懷水。（出《國史異纂》）

【譯文】

懷州北面有條河叫丹水，它的源頭出自長平山。傳說，秦將章邯坑殺趙國降卒，這條河的水就變成了紅色，所以叫做丹水。皇上在太原知道了其中的緣故，便下詔將丹水改名爲懷水。

陸鴻漸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鑑室。會纔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雲《煮水紀》（「記」原作「處」，據明抄本改）。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齎齊至岸，舟蕩半，懼其尠，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鑑，神鑑也，其敢隱欺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驚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經》）

【譯文】

唐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剛剛成名，便與同時中舉的人約定在薦福寺相聚，張又新和李德裕先到了，便到西廂房的和尚玄鑑的房中休息。恰巧有個南方和尚走了進來，放下裝東西的口袋就躺下休息。口袋裏有幾編書，張又新隨手抽出一本從頭至尾地閱讀。文字小而稠密，都是雜記。書的末尾又題《煮水記》。書上說，唐太宗掌朝時，封李季卿爲湖州刺史。李季卿在上任途中走到維揚，遇見到隱居的陸鴻漸。李季卿對陸鴻漸的名字一向很熟悉，現在又見到了陸鴻漸本人，真有如老朋友見面一樣高興，於是二人一同前往郡城。抵達揚子驛中，快要喫飯的時候，李季卿說：「陸君善於茶道，天下聞名，而揚子江南零水，又特別超乎尋常。今天你的好茶道和這裏的好水，可以說是千年才遇上一次，爲什麼要放過這次機會呢？」說完便命令誠實謹慎的軍士，提着水瓶操着小船，到南零深處去取水。陸鴻漸將茶具擦拭乾淨在那裏等着。時間不長水到。陸鴻漸用勺子舀水說：「江水倒是江水，但不是南零水，好像江岸邊的水。」取水的軍士說：「我划船深入，遇見的有上百人，我敢欺哄嗎？」陸鴻漸不言語，把水倒向盆裏。倒了一半，陸鴻漸急忙停住，又用勺子舀水說：「從這往下才是南零水。」取水的軍士頓時很喫驚，跪下說：「我從南零懷抱水瓶到江岸，因船搖盪而灑去一半。我怕水少，就舀江岸邊的水把水瓶加滿。這位處士的鑑別能力，真是神了，誰還敢隱瞞欺騙他嗎？」李季卿大爲驚歎讚賞，跟從的幾十個人，都很驚愕。李季卿於是問陸鴻漸說：「既然這樣，您所經過地地方，水的好壞就可以判斷了」。他說，「楚水第一，晉水最下等」。李季卿便讓陸鴻漸口述排列出各處水的等級。

零水

贊皇公李德裕，博達士。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出《中朝故事》）

【譯文】

贊皇公李德裕，是個博學通達之人。在朝廷做官的時候，他有個親信奉命出使京口，李德裕對那個人說：「你回來時，金山下揚子江中的零水，給我取回來一壺。」那人乘船回來那天，因喝醉了酒而忘了取水的事。船到石頭城下時，纔想起來，就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到京城獻給了李德裕。李公飲後，非常驚訝，就說：「江南水的味道，有異於幾年前了。這水很象建業石頭城下的水。」那人便向李德裕道歉，不再隱瞞自己的過錯。

龍門

龍門人皆言善遊，於懸水，接木（「木」《國史補》下作「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埽，必於河濱，終爲水溺死也。（出《國史補》）

【譯文】

龍門人都說他們善於游泳。在瀑布中，抱着木頭上下，象神仙一樣，然而清明節祭拜掃墓，也一定要在河邊，還是有人終於被水淹死。

漏澤

漏澤，據酈元注水經雲，姚墟東有漏澤，方十五里，綠水泓澄。凡三大澤，曲際有阜，俗謂之嬀亭。側有三石穴，廣員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竭陂澤中矣。左右居人，識其將漏，預以水爲曲拔（「水爲曲拔」《水經注》卷二五作「木爲曲洑」。）物障穴口，魚鱉異鱗，不可勝載矣。今按此澤漏，凡穴區別，所謂車箱漏、鼓漏、土漏、雞漏、豬漏。春夏積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過三日之中俱盡。在今兗州泗水縣治東七十里。（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七閩記》）

又 兗州東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圍百里而近。恆值夏雨，側近山谷間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屬春雨，即魚鱉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無餘。故彼之鄉里，或目之爲漏陂，亦謂之陷澤。其水將漏，即有聲，聞四遠數十里分，若風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渦勢，然後淪入於穴。村人聞之日，必具車乘及驢駝，竟拾其魚鱉，輦載而歸。率一二歲陷，莫知其趨向及穴之深淺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漏澤，據酈道元的《水經注》上說，姚墟東面有漏澤，方圓十五里，綠水深廣清澈。一共有三個大澤，彎曲的邊緣有座土山，當地稱它爲嬀亭。旁邊有三個石洞，三尺寬，不管通與不通的，水都自然充滿又自然漏掉。石洞在幾個晚上，便將澤中水全部漏幹。在左右居住的人，知道它要漏的時候，預先用東西堵住洞口，捉到的魚鱉和別的水生物，用車都裝不下。今現在按照這些漏穴的樣子，可以把它們區別開來，人們分別叫它們車箱漏、鼓漏、土漏、雞漏、豬漏。澤中春夏積水，秋冬漏盡，居住在這裏的人都知道，不超過三天全都漏盡。漏澤在現在的兗州泗水縣城東七十里。

又 兗州東南和沂州交界的地方，有個大水池，周圍有近百里。每年夏天的雨水，從附近山谷中流下來注入到這裏聚集而成，大約  
有一丈多深。春天的雨水流入池中，立刻有魚鱉生長。到了晴朗的秋天，池中的水一個晚上就全都滲進池底而一點不剩。所以水池附近的住戶，有的人看到了水池漏水就叫它漏池，也有的人把它叫作陷澤。池水要漏的時候，立即發出聲響，聲響可傳到四周幾十裏遠，就象狂風暴雨會聚在一起到來一樣。池水先旋轉，然後沉入池底的洞穴中。村裏的人聽見水池發出要漏的聲響那天，必定準備好車輛以及驢和背囊趕來，拾盡池中的魚鱉，裝滿車載滿背囊而回。池水大致一二年滲漏一次，不知道水的去向，以及洞穴的深淺。

重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紋彩煥發。鄭人滎水釀酒，近邑水重。斤兩與遠郊數倍（出《國史補》）

【譯文】

凡是有水的地方，水質由於土質和地理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江東適宜紡紗織綾，適宜造紙製鏡，皆水質的緣故。蜀中的人織成錦緞後必須在江水中洗，上面的花紋和色彩才能煥發。鄭人用滎水釀酒，距城鎮近的地方的水就重，斤兩與距城鎮遠的地方相比重幾倍。

湘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碎石若樗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羅含《湘川記》）

【譯文】

湘水特別清，水深五六丈，能看見下面的水底。水底的碎石象樗蒲子一樣多采，白沙象霜雪一樣玉潔，赤岸象朝霞一樣鮮紅。

暴水

青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廚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出《錄異志》）

【譯文】

青城山，因雨水積阻而使山崖崩塌，又猛又急的大水因沒有了阻擋而衝了過來。到達丈人觀後面，大水有一百多丈高，觀中的大殿在水的下面，將有摧毀大殿的危險。頃刻間有一條巨石墜落下來象堤岸一樣，攔截大水向東流去，終於免除了大患。以前觀中常年從小河裏打水，用來供給日常飲食。每日打水很是勞累，從這次大水流過的地方，常有流動的泉水，一直流到廚房裏。泉水味道甜香，冬夏不絕。

仙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縣界，岷江南岸。其池週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傳者，有仙人姓然，名獨角，以其頭有角，故表其名。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獨角忽登樓，命僕伕燒其樓，獨角飛空而去，因名仙池。見有石巖一所，向岷江而見在。（出《渝州圖經》）

【譯文】

渝州有個仙池，在渝州西南江津縣界內，岷江南岸。這個仙池周長二里，水深八尺，池水流入岷江。古老的傳說中說：有一位仙人姓然，名獨角，因爲他頭上有角，所以用來表示他的名字。仙人從揚州來住在這裏，在池邊蓋起一座樓，收集了很多香草在樓下。有一天然獨角忽然登上樓去，命令僕人燒掉這座樓，他從樓上飛向天空而離去。因此把這個水池取名叫仙池。現有石巖一處，朝岷江方向就能看見它立在那裏。

渝州灘

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爲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溺水而死。和女與兄途（「途」原作「圖」，據明抄本改）行，女有兩兒，方稚齒，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纓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沒處，叫聲投水。凡六日。與兄夢雲：「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灘側。（出《渝州圖經》）

【譯文】

渝州的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水流八十里長，岷江水波浪翻騰，一浪剛停又起一浪，有許多翻船的悲劇發生。古老的傳說中說：過去有個叫居和的仙人來做巴州刺史，經過這個水灘時船翻了，居和被水淹沒而死。居和的女兒和她哥哥步行奔來。居和的女兒有兩個孩子，都很小，於是她把金珠分作兩個錦袋，用絲線系在兩個孩子的脖頸上。然後乘船到她父親淹死的地方，呼叫了幾聲就投身到水中。過了六天，她給哥哥託夢說：「二十一日，我和父親一起從水中出來」。她哥哥便令人守在江邊。到了那一天，父女二人果然從江水中漂浮出來。現在他們的墓碑在城灘的旁邊。

清潭

新康縣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豬羊糞擲潭中，即有大雨暴水。至今有驗。（出《錄異記》）

【譯文】

新康縣西面約一百里遠的地方，有個清潭，在章浦。這個溪水之源特別深，常有白龍藏身在潭中。天旱時，如果讓人取來豬羊的糞便扔入潭中，立即就會下起大雨，到現在還很靈驗。

驅山鐸

宜春界鐘山，有峽（「峽」原作「破」，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數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迴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鎖。引之數百尺，而獲一鍾，又如鐸形。漁人舉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振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雲，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宜春的邊界鐘山，有一條几十里長的山峽。山峽中的水就是宜春江，江水宛轉清澈，深不可測。曾經有個打魚的人在江中釣魚，釣到一隻金鎖。牽引到幾百尺遠，又獲得了一口鐘，它好象大鈴的形狀。打魚的人把它舉起來，有響聲象霹雷，天空由晴朗變得晦暗，山川振動，鐘山的一面，崩塌了五百多丈，打魚的人都因船沉而落入水中。鐘山崩塌的地方象刀削的一樣，到現在還那樣。有見識的人說，這就是秦始皇驅山的大鈴。

井

烏山龜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堆於函旁。復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猶湖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駃。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出《酉陽雜俎》）

【譯文】

烏山腳下沒有水。魏末，有人挖井挖到五丈深，得到一個石匣子，從石匣中得到一隻龜，像馬蹄一樣大。有五堆炭堆積在石匣旁。又挖了三丈，遇到了磐石，磐石下面有水流動，像是湖泊。於是穿透磐石，見水向北流得很快。不一會兒有一隻船，船頭觸到磐石而停住。打井的人向船上看，見到一塊杉木板，上面刻的字是：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圓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傳雲，汲飲此水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填之。邇後雖時有產女端嚴，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全。異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畔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村蓋取美人生當名矣）！（出《嶺表錄異》）

【譯文】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從前有一戶姓梁人家的女兒長得很美。石季倫做交趾採訪使的時候，用圓珠三十鬥買下了梁家的女兒。梁家居住的地方，舊井還在。聽老人講，喝了這井水的人，生下的女兒必定大多都很美麗。鄉里有人知道了，認爲美色不利於時運，就用巨大的石塊把井填上了。填井之後，雖然也不時有端莊的女孩出生，但七竊和四肢大多不完全。奇怪！（州邊界有一條流水，從雙角山發源，在容州邊匯合成爲綠珠江。像歸州有昭君村似的，村子因美人出生於此而命名）！

臨沅井

葛稚川雲，餘祖鴻臚少時，嘗爲臨沅令。雲，此縣有名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朱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譯文】

葛維川說，他曾任大鴻臚的祖父年輕時，曾經做過臨沅縣令。聽他祖父說，臨沅縣有一戶有名的家庭，家中的人世代長壽，有的超過一百歲，有的八九十歲。後來遷移到別處，這家的子孫因轉換了地方多半過早地死去。別的人住了他家原來的房子，以後世代都長壽。從這件事來看就覺得是住宅所造成的，但不知道這裏面有什麼原因。見他家的井水發紅，就試在井的左右挖掘，挖到了古人埋下的丹砂幾百鬥，離井幾尺遠。這些丹砂的汁液憑藉泉水漸漸流入井中，因此飲這口井的水才得以長壽。何況煉製後的丹砂喫下去呢！

火井

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時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轉盛熱，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即滅息，至今不復燃也。（出《博物志》）

【譯文】

有一處火井，長寬各五尺，深二三丈。住在蜀國都城的人，時常用竹子木板和木棍投入井中以取火。諸葛亮丞相前去觀察後，火勢轉旺而更熱。用盆放到井上煮鹽水能得到食鹽。後來有人把家中的蠟燭火扔到井中，火井立即熄滅，到現在也不再燃燒。

鹽井

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週迴四丈，深五百（「五百」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四十尺。置竈煮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又有玉女廟。古老傳雲，比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奉以爲神。又俗稱井底有靈，不得以火投及穢污。曾有汲水，誤以火墜，即吼沸湧。煙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爲可畏。或雲，泉脈通東海，時有敗船木浮出。（出《陵州圖經》）

【譯文】

陵州的鹽井，是東漢仙人沛國的張道陵在那裏開鑿的。井口周長有四丈，井深五百四十尺。在井邊安置爐竈用井水煮鹽，三分之二送入官府，三分之一進了百姓家。因爲有利可圖，所以這裏的人越聚越多，因人越聚越多，所以形成了城鎮。武則天稱帝后的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上奏請求出賣井水。一天一夜，就賣水得錢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圖井水的利益，人用失業。鹽井上面還有一座玉女廟，古老的傳說說：廟中的十二個玉女，曾經爲張道陵指引開井的地點，於是把她們奉爲神。當地的人又說井底有靈，不能往井下扔火和髒東西。曾有人去打水，一失手把火墜落下去，立即發出吼聲並沸騰起來，煙氣往上衝，泥土飛濺，連石頭都被水捲了起來，非常可怕。有人說，井水的泉脈通東海。時常有破敗的船木從井水中浮出。

御井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雲，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灌。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大內，以給六宮。（出《國史補》）

【譯文】

善和坊有一口舊御井。過去的人說，這口井的水不能飲用。因地勢低而水柔軟，適宜作洗滌之水。開元年間，用幾十頭駱駝，把這水馱進皇宮，以供六宮洗滌之用。

王迪

唐貞元十四年，春三月，壽州隨軍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竭。見井底有聲，如嬰兒之聲。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狽之應驗。（出《祥異集驗》）

【譯文】

唐朝貞元十四年，陽春三月，壽州隨軍王迪家中的井，忽然沸騰水滿流出井外，十天後又一點水都沒有。聽見井底有聲音，象是嬰兒的哭聲。到了四月，王迪的兄弟有兩個瞎了眼睛，又有一個死了。從他家中困頓窘迫之狀可以看出，這口井有神且靈驗。

賈耽

賈耽在滑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問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譯文】

賈耽在滑臺城的北面，令人開鑿八角井，以鎮制黃河。他暗中派人在鑿井的地方觀察。有一位老人前來觀看，問道：「這井是誰開的？」小吏回答說是賈耽。老人說：「真是行家裏手，只是東西南北距離都太小了。」賈耽問老人是誰，老人說：「我是井大夫。」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命從婢以銀棱碗，就井承水。誤墜井，經月餘，碗出於渭河。（出《酉陽雜俎》）

【譯文】

景公寺前的大街當中，很早以前就有一口大井，當地人都叫它八角井。唐朝元和初年，有位公主夏天時從井邊路過，見百姓在井中打水，便命跟從的丫環用銀棱碗，去井裏取水。丫環不小心將銀棱碗掉到井裏，過了一個多月，銀棱碗出現在渭河。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書，常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雖布素，皆引接。僧謁（「謁」原作「曰」，據明抄本改）德裕，曰：（「曰」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相公在位，昆蟲遂性，萬匯得所。水遞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感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頤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慾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藆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有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爲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德裕（「德裕」二字原作「但」，據明抄本改）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缻一類，都十缻，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山寺與昊天，餘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遞，人不告勞，浮議弭焉。（出《芝田錄》）

【譯文】

李德裕任宰相的時候，經常飲用常州惠山井中的泉水，泉水要從毗陵經驛站傳遞送到京城。有個和尚到李德裕的住處去拜見他。李德裕好接觸奇異之事，凡是有人云游到他門前，雖然是布衣素服，全都引進接見。和尚謝過李德裕說：「相公您在位，連昆蟲都通達人性，萬條江河都有歸處。遞水事只是點小毛病，小僧私下也有感觸，纔敢來拜見您，想阻止這件事可以嗎？」李德裕點頭說道：「只要做人，沒有無嗜好和私慾的，至於燒汞這是我不會的，況且酒色等三惑及賭博下棋之事，弟子我並沒有沾染。然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這不是殘酷嗎？爲了您停水，三惑就會立即放縱，而怠慢必然產生。」和尚說：「我所以來拜見相公，是因爲我熟悉常州水脈。京都有一眼井，與惠山寺的泉脈相通。」李德裕大笑說：「真荒唐。」和尚說：「相公只管取這井中的水。」李德裕說：「井在寺中的什麼地方？」和尚說：「在昊天觀常住庫後面。」李德裕用一個小口大肚的瓶子裝了一瓶惠山水、一瓶昊天水，和八瓶同一類水摻雜在一起，總共十瓶，暗自記住每瓶水的出處，送給和尚分辨。和尚於是用口品嚐，取出惠山與昊天之水，其餘八瓶全都一個味道。李德裕非常驚奇，當時就停止遞水。人們不再爲此辛勞，流傳的議論也停止了。

永興坊百姓

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似隔壁。井匠懼，不敢擾。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遂令塞之，據《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下，或別有天地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開成末年，永興坊百姓王乙挖井。已經超過正常井一丈多深了，還沒水。忽然聽見所挖的井下有人說話和雞叫的聲音，特別嘈雜，就象在隔壁。挖井的工匠害怕，不敢再向下挖。街司申報給韋處仁將軍，將軍認爲此事怪異，沒有上奏，急忙令將井填塞。據《周秦故事》中說，有個謁官在閣樓上得到驪山上報的奏章，說李斯帶領被罰勞役的七十二萬人在驪山修建陵墓，秦始皇三十七年，因遇到了地下的井泉，李斯上奏說：已經開鑿到地下最深處，鑿不進去，也燒不着火，敲打地下卻什麼也沒有，就好像下邊有天。或許在深厚的土地下面，又別有天地？

獨孤叔牙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攪得席帽掛於庭樹，每雨所溜處，輒生黃菌。（出《酉陽雜俎》）

【譯文】

獨孤叔牙，曾經令家人到井中打水，覺得很重轉不動井繩，好幾個人幫助提了出來，原來是個人，頭戴草帽，手扶井欄大笑，又退墜井中。打水的人攪到了草帽，掛在庭院前面的樹上，每當下雨時草帽上的雨水滴溜到的地方，就生長出黃菌。

柴都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出則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則雹爲患。故號柴都。（出《郭氏玄中記》）

【譯文】

東方有個柴都，在齊國的山上。山上有一眼泉水，形狀象井，不知有多深。到春夏，冰雹就從井中噴出來，出來就砸壞五穀。人們經常用柴禾塞井，不塞，冰雹就生禍患，所以稱它梁都。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應募者，其子先入，倚鍤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屍，竟不復鑿。（出《稽神錄》）

【譯文】

戊子年大旱。濠州城內酒館前面，有口大井，堙沒堵塞了很長時間。到這時酒館主人便召募井工淘井。有井工父子二人前來應召。兒子先入井，倚着鐵鍬而死。父親急忙下去，也死去。圍觀的人象堵牆，沒人敢再下井。人們用繩子把二人的屍體拉上來，終不再開井。

雞井

江夏有林主薄，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幹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息，井中唯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錄》）

【譯文】

江夏有一個姓林的主薄，性情暴虐而且愛好賭博。他非常鍾愛的一個女人，喜歡喫雞，鄉里的官吏每天供給她兩隻雞。有一天，要殺雞時，雞逃走，這個女人就自己去追雞。雞進入房屋北面的枯井中，這個女人也跟着入井，進去就不見了。林主薄親自去井邊，也進入井中不再出來。一會兒井中有黑氣向上升騰，就象炊煙。他家中的人只來到井邊痛哭，沒有人敢進入井中。有個屠夫請求進入井中察看，只見井下有一口大鍋，鍋中的水被熾熱的火焰燒得滾開。有人拖住他的腳說：「不干你的事。」屠夫不得進井被人拉出。過了很長時間，黑氣逐漸止息，見井中只有一具雞骨架，兩具人骨架。這件事不只一次地聽老年人說過，但不知道是哪年的事。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燬，以爲軍營，有大井澱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屍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縋我，我急引繩，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繩甚急，即出之，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井邑，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遽出，竟不獲二屍。建州留後朱斥業。使填此井。（出《稽神錄》）

【譯文】

建州有一座魏使君的住宅，戰亂之後被燒燬，用來作爲軍營。住宅內有口大井被沉澱物堵塞。壬子年，兵士開始疏通這口大井。進入井中的兩個人，都死了，連屍體都找不到。有一人請求再入井，說：「用繩子把我拴住，我急促地牽動繩子，就立即把我拉出來。」已經入井很長時間了，那人忽然很急促地牽動繩子，上面的人立即把他從井中拉出來，他已經象癡呆了一樣。半天才能講話說：「我進入井中，只見井下有城郭市鎮，人很多。那裏的主管叫李將軍。公事很繁雜，官府也很氣派。我因害怕就急忙出來了，竟然沒找到那兩個人的屍體。」建州的節度留後朱斥業，派人填上了這口井。

金華令

王祝從子某，爲金華令。築私第於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東南隅，如灌漏卮，傾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絲籰縋石以測之，數十丈乃及底。粘一新捻頭而上，與人間常食者，無少異也。（出《稽神錄》）

【譯文】

王祝的一個侄子，在金華做縣令。他在城中建造了一座私人住宅。夏天城中下起了暴雨，忽然雨水奔流向住宅的東南角，就象灌進漏底的酒器裏，一會兒水就流盡了。漏水的地方形成了一眼井，估計不出井有多深。用絲網墜一塊石頭來測量，幾十丈纔到底，粘上一個新饊子，與人間經常喫的，沒有多少不同。

卷第四百　　寶一

金 翁仲儒 霍光 陳爵 苻堅 雩都縣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鄒駱駝 裴談　牛氏僮　宇文進　蘇遏　韋思玄　李員　虞鄉道士　趙懷正　金蛇

金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也。《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爲金也。」（出《神異經》）

【譯文】

西方日官城外，有座山。此山長十多里，寬二三里，高一百多丈，全都是又大又黃的金子。它的顏色特別美麗，不摻雜泥土和沙石，不生長花草和樹木。山上有一個金人，有五丈多高，全身都是純金的，名字叫金犀。進入山下一丈，有銀；再進入一丈，有錫；再進入一丈，有鉛；再進入一丈，有丹陽銅。丹陽銅象金子一樣，經過鍛制可以作爲鑲嵌塗飾器具的原料。《淮南子》的學說中談道：「把丹陽銅裏摻入餌料，就可以使它變成金子。」

翁仲儒

漢時，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雨金（「雨」原作「兩」，「金」字原缺，據明抄本改補。）翁，世世富。（出《神異經》）

【譯文】

漢朝的時候，翁仲儒因家境貧困而做苦力。當時他家住渭川。一天早晨，天上象下雨一樣落下十斛即一百鬥金子在他家裏。於是他可以和王侯比富。現在秦中地方還有象翁仲儒一樣能得到天降金雨的人，因而世世代代都很富有。

霍光

漢宣帝嘗以皁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如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雲，車轄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雲，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是也。（續《齊諧記》）

【譯文】

漢宣帝曾經把一輛黑色蓋蓬的車賜給大將軍霍光。霍光把這輛車全都用金子裝飾起來。每到夜晚，車軸的插銷上就有一隻金鳳凰飛出去，不知飛到哪裏，直到天亮才飛回來。看守車子的人也看見了。南郡黃君仲，在北山用網捕鳥，捕到了一隻小鳳凰，拿到手裏便變成了紫金，羽毛和翅膀都很完整，能有一尺多長。再說看守車子的人把那件事後報告了霍光，說：「車軸插銷上的金鳳凰，經常在夜晚飛出去，天亮才飛回來。今天天亮後還沒飛回來，恐怕被他人得到了。」霍光對這件事感到特別奇怪，就把守車人所說的事都報告了皇上。過了幾天，黃君仲到宮裏去拜見皇上，便將小金鳳凰獻給了皇上。宣帝聽說是他捕到的，很是懷疑。便把小金鳳凰放在承露盤中，小金鳳凰突然飛去。宣帝令人尋找，只見小金鳳凰一直飛進霍光家，落到車軸插銷上。宣帝這纔信以爲真。宣帝取回了這輛車，每當外出巡遊，都乘坐這輛車。所以嵇康在遊仙詩中有「翩翩鳳轄，逢此網羅」一句。

陳爵

漢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有湖，皖氏小兒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往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歸取竿綸，去挺三十步所，見湖涯有酒樽，色正黃，沒水。爵以爲銅也，涉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共取之，竟不能得。人入深淵中流，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吏，字君賢，驚曰：「安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言於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裕躬奉獻，且言得金狀。（出《論衡》）

【譯文】

漢朝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內有個湖。皖侯國人氏中有兩個小孩名字叫陳爵、陳挺，年齡都在十歲以上。這一天，兄弟倆一起到湖邊釣魚。陳挺先釣，陳爵過來問陳挺說：「釣到了嗎？」。陳挺說：「釣到了。」陳爵立刻走回去拿魚竿和魚線。走到離陳挺有三十步遠的地方，忽然看見湖邊有個裝酒的器具，顏色純正而金黃，浸沒在水中。陳爵以爲是銅，便趟水進入湖中去取。因水下滑酒器重而拿不動。陳挺看見了，便過來和陳爵一起拿，仍然拿不動。這時他們二人已進到深水處的湖中央，忽然看見水中有象銅錢一樣的東西純正而金黃，有成百上千個，立刻一起去拾取。每個人兩隻手都抓滿了，拿回家去給家裏人看。陳爵的父親是皖侯國過去的官員，字君賢。他看到兒子得到那麼多金錢，驚奇地問道：「在哪裏得到這些錢？」陳爵便把得到錢的經過說了一遍。君賢說「這是黃金啊。」立即和陳爵一塊兒奔向湖邊，來到有金子的地方，水中還有很多，君賢便自己下水去撿。陳爵、陳挺的鄰居們聽說之後，都爭着來撿金子。金子全被拾取上來，一共有十多斤。君賢將這件事告訴了府相，府相又告訴了太守。太守便派人到陳家收取揀到的金子。陳君賢立刻派家人將金子獻給官府，並講述了得到金子的經過。

苻堅

前秦苻堅建元五年，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城，化爲銅鼎。（出《異苑》）

【譯文】

前秦苻堅帝建元五年，長安一個砍柴的人在城南看見一隻金鼎，立刻跑回城去報告給苻堅。苻堅派人用車去拉金鼎，拉到城裏，金鼎變成了銅鼎。

雩都縣人

南康雩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形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出《述異記》）

【譯文】

南康境內有個雩都縣，過江向南走，離縣城三里路，有個地方名叫夢口。這裏有個巖洞，從外看形狀像石頭房子。很早的時候傳說這裏曾有神雞，顏色象上好的金子，從這個洞穴中出來，展翅盤旋飛翔，長長的鳴叫聲非常響亮，被人看見它就將身體縮進入洞中。因此稱此岩石爲雞石。過去有人在這座山旁邊耕種，看見雞出來遊戲，有一個身量高的人，手持彈弓射雞。雞遠遠地看見，便飛進洞裏，彈丸正打在洞上邊的岩石上。這塊岩石直徑六尺左右，向下垂正好遮住洞口，還留有一道縫，但不能再容下一個人。過去有人乘船，從下流回縣城，離這座山崖還有好幾裏時來了一個人，全身穿黃色的衣服，肩挑兩籠黃瓜，請求船主載上他。上船之後，穿黃衣服的人討要喫的，船主給了他一盤酒食。喫完，船到山崖。船主要瓜，黃衣人不給，並且向盤中唾唾沫。而後徑直奔上山崖，一直進入石洞中。船主起初對黃衣人很氣忿，見他進入石洞，才知道是神異。船主取過曾經裝過食物的器具觀看，只見吐在盤子上面的唾沫，全都變成了黃金。

何文

張奮者，家鉅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樑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異傳》）

【譯文】

有一個叫張奮的人，家裏大富，後來突然衰落。於是將住宅賣給黎陽程家。程家住進來後，死亡生病的事相繼發生。程家又將此房轉賣給鄰居何文。何文在太陽落山之後，手中持刀，到北堂中房樑上坐定。到二更將盡的時候，忽然看見一人，身高有一丈多，頭戴高帽穿黃衣，升堂呼喚傳問：「細腰，房中爲什麼有生人的氣味？」回答說：「沒有生人的氣味。」不一會兒，有一個戴高帽穿藍色衣服的人，再過一會兒，又有一個戴高帽穿白色衣服的人，問話和回答都和第一個人一樣。快到天亮的時候。何文才從房樑上下到廳堂，象剛纔聽到的那樣開始呼喚，問道：「穿黃衣服的是誰？」回答說：「是金，在廳堂西面牆壁下面。」「穿蘭衣服的是誰？」回答說：「是錢，在廳堂前離井邊五步遠的地方。」「穿白衣服的是誰？」回答說：「是銀，在牆東北角的柱子下面。」「你是誰？」回答說，「我是棒槌，在竈坑下。」到天亮，何文按次序挖開剛纔說到的地方，得到金銀各五百斤，銅錢千萬枚，並拿過棒槌用火燒掉，於是這座宅院才清靜安寧下來。

侯遹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鬥。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遹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餚。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遹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雲：「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遹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遹家日貧，卻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儐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出《玄怪錄》）

【譯文】

隋朝開皇初年，廣都孝廉侯遹進城，到劍門外，忽然看見四塊石頭，全都象鬥一樣大。侯遹很喜愛這幾塊石頭，收起放在裝書的竹籠裏，馱在驢背上。趁着歇驢的時候抱出來觀看，四塊石頭全都變成了金子。侯遹到城裏把金子賣了，得錢百萬，便從市上買了十幾個美麗的女人，回去後擴建住房和宅院，又在城郊購置了良田和別墅。後來侯遹乘着春天的景色出城遊玩，所有的妓妾都乘車跟隨他出遊。下車後，一一擺上酒和做熟的魚肉。忽然有一個老頭兒，身背大書箱來到這裏，並在筵席的最後邊坐下。侯遹很生氣並辱罵他，命奴僕把老頭兒扶出去。老頭兒不動，也不嗔怪和憤怒，只取過來滿杯熱酒喫下去後笑着說：「我到這裏來，是求您償還欠債。您以前把我的金子拿去，您忘記了嗎？」說完，將侯的十幾個妓妾全都抓住，放到書箱裏，也不覺得書箱狹窄，背起書箱快步走去，行走的速度快如鳥飛。侯遹令奴僕騎馬去追，可一會兒已看不見老頭兒在哪裏。自此以後侯遹家中日漸貧困。又退回到原來那樣的生活。十幾年後，侯遹去職歸蜀，來到劍門，又看見以前那個老頭兒，攜帶那些被他揹走的妓妾在悠閒地行走，跟從的人很多，看見侯遹都大笑。侯遹問他們笑什麼，他們卻不說話；靠近他們，卻又看不見他們到哪裏去了。侯遹訪遍了劍門前後左右，也沒有看到這個老頭。最終也猜不出是怎麼回事。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刼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謂弼曰：「吾不期汝（「汝」原作「與」，據明抄本改。）至此，無德（「德」原作「得」，據明抄本改。）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弼多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爲人所告，雲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問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已。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鍊益精，甚貴之。弼既藝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訴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入庫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溼。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也。（出《廣異記》）

【譯文】

隋朝末年，有一個道士居住在太白山，煉丹砂，配製九轉還丹成功，於是得道。道士居住在山上幾十年，有個叫成弼的人供給他飲食並侍奉他。道士與成弼共同在山上住了十幾年，而從不告訴成弼煉丹的方法。後來成弼因家中父母有喪，便向道士告辭回去。道士說：「你跟隨我這麼久，今天回去是家中有憂患。我沒有別的送給你，送你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紅銅，就是黃金，足夠你辦葬事。」成弼於是回家，像道士說的那樣化黃金以滿足使用。辦完葬事，成弼有了邪惡的意圖，又進山去見道士，請求道士能再給他一些丹砂。道士不給，成弼竟持刀威逼道士，還是沒有得到丹砂，就用刀砍斷了道士的兩隻手。又沒有得到，就砍下了道士的雙腳，道士顏色不變。成弼更加惱怒，就用刀砍下了道士的頭。等到解開道士的衣服，見胳膊肘後面有紅色的口袋，打開口袋裏面就是丹砂。成弼很高興，拿着丹砂下山。忽然聽見喊他的聲音，回頭看，喊他的是道士，成弼大驚。道士對成弼說：「我沒想到你到這裏來，你沒有良好的品德享用這些丹砂，神必定會殺死你，最終就象我一樣。」說完就不見了。成弼得到了很多丹砂，用它變化了很多金子。那金子的顏色稍紅，優於平常的金子，可以用來服食。成弼家於是非常富裕。不久，他便被人告發，說成弼自己私自造錢。官府將成弼捕去。成弼稟報說自己能把銅變成金子，並沒有別的原因。唐太宗聽說了這件事，下詔令成弼製造黃金。黃金造成，太宗皇帝很高興，授以成弼五品官，命令他製造黃金，要將天下所有的銅都用完才能停止。成弼開始製造黃金。總共才造了幾萬斤黃金丹砂就用完了。這些黃金就是所說的大唐金。百鍊而更加精粹，非常貴重。成弼已經技藝窮盡而請求離去，太宗令他稟告造金的方法。成弼實在不知道具體方法，訴說自己不知。太宗皇帝認爲他說謊，很生氣，就用兵刃威脅他。成弼仍然說不出方法，於是他的手被武士砍斷。還是不說，便砍掉了他的腳。成弼急得沒有辦法，只好述說了他能變化金子的來龍去脈。太宗也不相信，就殺死了成弼。而大唐金就在市上流通使用。後來有個印度僧人，自稱能爲人辨別寶貝。太宗皇帝把他帶進庫房一件件地察看。印度僧人手指大唐金和大毯說：「只有這兩件是寶貝。」太宗問大毯有什麼神奇和獨特的地方，而說它是寶？印度僧人讓人將大毯打開平鋪在地上，向大毯上潑水，水都從大毯上流走，大毯竟一點都不溼。到現在外國還流傳成弼金，並把它當作寶貨。

玄金

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隱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尺。（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太宗時期，汾州地方傳言，青龍和白虎口吐一物在空中，發出的光象火一樣，墜落到地上面隱沒進地下二尺。在此物墜落的地方挖掘，得到一塊黑金，寬一尺多，高七尺。

鄒駱駝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鑊斫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鬥，於是鉅富。其子昉，與蕭佺交厚。（「交厚」原作「附馬」，據明抄本改。）時人語曰：「蕭佺附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爲錢相知。」（出《朝野僉載》）

【譯文】

鄒駱駝，長安人，早先家中貧窮，曾經用小車推蒸餅賣來維持生活。每次越過勝業坊牆角埋的磚時，車輪碰上磚車子立即就翻，塵土把餅弄得很髒，鄒駱駝爲這很苦惱。於是他拿來大鋤刨去十幾塊磚。磚下面有一大瓷甕，容量在五十鬥左右。打開蓋看，裏面有好幾鬥金子。於是鄒駱駝家鉅富。鄒駱駝的兒子鄒昉，和蕭佺交情很深。當時有人談論說：蕭佺是駙馬的公子，鄒昉是鄒駱駝的兒子。他們的交情與道德品行無關，只因爲有錢才使他們相互知心。

裴談

裴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鋌，皆長尺餘。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即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錘鑿數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語裴談，吾太行山天藏開，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鋌，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興惡。將開吾藏，已造錘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開錘鑿。此州人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詣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間。（出《紀聞》）

【譯文】

裴談做懷州刺史時，有個砍柴人進入太行山，看見一個敞開的山洞，裏面有黃金，可以裝滿好幾間屋子。砍柴人很高興，進洞去拿黃金，得到五錠，每錠都有一尺多長。於是砍柴人用石頭封死山洞，並記下了山洞的位置。過了幾天砍柴人又進山找那個山洞，就是找不到原來的地方。砍柴人對山谷特別熟悉，立即在洛城懷州，打造了開石用的工具錘子鑿子好幾車。州里有個姓崔的司戶，知道了這件事並幫助砍柴人。他們將要到山中去開石，而裴談的妻子由於有病，請道士向天帝上奏章請求延長壽命。上奏章的道士忽然口傳天帝的告誡說：「天帝告訴裴談，我太行山天帝寶藏庫曾開，被挨山居住的砍柴人看見。我已經送給他黃金五錠，命他關閉堵塞了山洞。而這個愚蠢的人貪得無厭，重又去尋求而沒有得到，便心起邪念，要鑿開我的寶庫，已經打造了錘子鑿子好幾車。假若他開石不停，也許會找到我埋藏的寶藏。如果在這裏用錘、鑿開石，這一州的人就會死盡，實在沒有好處。這州的崔司戶和砍柴人是一條心，只要到崔司戶那裏去驗證這件事，自然會有所見。應立即制止他們去做這件事，你妻子的病自然會好的。」裴談聽後大感驚奇，立即召來崔司戶的兒子詢問原因，果然和那道士所說的一樣。於是沒收了他們的開石工具並禁止他們去開石。裴談妻子的病不久就有了好轉。

牛氏僮

牛肅曾祖大父，皆葬河內，出家童二戶守之。開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齒牙爲疾，晝臥廄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磚，有銘焉。揭磚已下，有銅鉢剅，於其中盡黃金鋌，丹砂雜（「雜」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其中。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磚銘示村人楊之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磚下黃金五百兩，至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賊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銘，道路喧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言。於是拷訊，萬端不對，拘而閉諸室。會有畫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誘問之，畫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來更市。」張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畫工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得數金丹砂，今無遺矣。」金寶不得，則又加棰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會裴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邀至市，酒飲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出《紀錄》，明抄本作出《紀聞》）

【譯文】

牛肅的曾祖父和祖父，死後都埋葬在河內郡。牛肅撥出兩個家童住在那裏守墓。開元二十八年，牛家用男僮僕小安，送到裴家作抵押。因小安牙齒有病，白天躺在馬圈內，好象有人告訴他說：「小安，你爲什麼不起來？只要取來仙人杖的根煮湯含在嘴裏，你的牙病就會好，爲什麼要忍苦呢？」小安喫驚地抬頭看，不見有人而又躺下。時間不長，同開始時告訴他的話一樣，又告訴他一遍。小安說：此話難道是神仙告訴我的嗎？於是出去尋找仙人杖，找到大灌木，挖它的根，根轉眼間壯大。挖進地下三尺，忽挖到一塊大磚，上面還刻着字。揭開磚，在磚的下面，有個銅鉢鬥，在鉢鬥裏全都是黃金錠，有些丹砂摻雜在裏面。小安不認字，於是把黃金重新藏好，便把磚上刻的字拿給本村人楊之侃看。小安只留下刻的字給人看，而不告訴人是從哪裏得到的。銘文說：磚下黃金五百兩，到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個流落四方的胡人賊子，二十二歲，姓史，得到它；澤州城北二十五里白塔之南，也是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也爲這個人所得。衆人已經看到了銘文，走在路上互相談論而被裴氏的兒子聽到了，回去問小安，小安躲閃着不說這件事，用鞭子抽，始終不說。於是拷打逼問，任你怎麼樣小安就是不回答。他們便將小安拘禁起來鎖在屋裏。恰巧有位畫工來訪小安，爲的是買丹砂。裴氏的兒子引誘着問他，畫工便將他知道的小安得到金子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對裴氏兒子說了。又說：「我昨天在別人那裏，用一百枚錢，買了一斤丹砂。丹砂既精又好，所以來這裏想再買一些。」裴氏越加相信小安得到了金子。便把小安叫來，將畫工領給他看。小安說：「我挖到刻字的磚後，在下面得到些金子和丹砂，現在一點都沒有留下。」裴氏的兒子沒有得到金寶，就又對小安用棍棒進行懲治，小安死也不說。晚上小安逃了出去。正好裴氏的僕人，從太原到河內郡，在澤州遇到了小安，小安邀他到街上的酒館喝酒。二人酒正喝得盡情時，小安有人招呼就離開了，想來大概是去取澤州城北的金子吧。直到僕人回到裴家對他們說了這件事，他們才明白。

宇文進

夏縣令宇文泰猶子進，嘗于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乃黃金也。因寶持之。數載後，財貨充溢，家族蕃昌。後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出《紀聞》）

【譯文】

夏縣縣令宇文泰的侄兒宇文進，曾經在田間揀到一個小玩具崑崙子，把它用水洗淨擦乾一看，是黃金，就把它當作寶貝保存起來。幾年之後，宇文進家中財產金錢充足，家族興旺昌盛。後來一天夜晚將崑崙子丟失，因而家中產業便消耗衰敗了。

蘇遏

天寶中，長安永樂裏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遏，悾悾遽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才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攜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以後，未寢，出於堂，彷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遏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階，中庭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沒敢叫喚。」對曰：「不知。」遏又問：「承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明，更無事。遏乃自假鍬鍤之具，（「具」原作「徒」，據明抄本改。）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兩日，近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爲德。」又自爲計曰：「我得此寶，然修德亦可禳之。」沈吟未決，至夜，又嘆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爲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儻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吾人矣。」有德許之。明辰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出《博異志》）

【譯文】

天寶年間，長安永樂裏有一座很不吉祥的住宅，居住在這裏的人全都遭殃，以後便沒人再住。有人暫時到這裏住下，也不過夜就死去，終於使這座住宅荒廢破落，唯有房屋的廳堂還存留着。由於住宅荒廢因而生長了很多雜草和樹木。有個扶風人叫蘇遏，人很誠懇卻被家中的貧窮所苦。知道有這座住宅，便以很便宜的價格，從房主那裏把房子抵押過來。才立完契書，房主並沒有得到一文錢。到了晚上，蘇遏就自己提過一張低矮的牀，在廳堂當中鋪設好睡下。一更以後，沒睡着，便出了廳堂，漫無目的地走着。忽然看見東邊牆根有一個紅色的東西，像人的形狀，沒有手和腳，裏外透徹明亮，它喊叫：「咄！」蘇遏見那東西不動，過了很長時間，又按前次的聲音呼喊道：「爛木，咄！」西邊牆根下有東西應聲說「諾」。問道：「什麼人？」回答說：「不知道。」又說：「大硬鏘。」爛木回答說：「可怕。」又過了很長時間，紅色的東西就不見了。蘇遏走下臺階，在庭院當中叫爛木說：「金精應當注意我，爲什麼沒敢叫喚。」回答說：「不知道。」蘇遏又問：「在這之前殺害人的東西在什麼地方？」爛木說：「再沒有別的東西，只是金精。那些人自己的福分薄，不應該住在這裏，就死去，不曾殺傷。」直到天明，再沒什麼事。蘇遏就自己借來鐵鍬，先在西牆下挖。挖進地下三尺，見一根腐朽的柱子，柱子木心的顏色象血一樣，可它堅硬如石。後來又在東牆下挖了兩天，挖了將近一丈深，纔看見一塊方形石塊，寬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面用篆書寫道：「夏朝天子紫金三十斤，賜給有道德的人。」蘇遏自己心裏想：我以什麼爲德？又自己盤算道：我得了這些財寶，然後再修德，也可消災。他沉吟不決。到了晚上，仍嘆息不定。那爛木忽然對他說：「你爲什麼不改名叫有德，這樣就可以了。」蘇遏說：「好。」於是稱作蘇有德。爛木說：「君子您倘若能把我送到昆明池中，從此就不會再擾亂人了。」蘇有德答應了它。第二天早晨，蘇有德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個鐵罐，把鐵罐打開，得到紫金三十斤。蘇有德就把房錢還給了房主並重新修茸了宅院。把爛木送到昆明池。於是閉門讀書。三年後，被范陽節度使請去做幕僚。七年內，官獲冀州刺史。那座位宅再沒出過什麼事。

韋思玄

寶應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鍊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思玄於是求鍊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偢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士，（「士」原作「亡」，據明抄本改。）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臞盡潰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詔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溼。客怒皆起，韋氏家童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是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嘆。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銳」字「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譯文】

寶應年間，有個叫韋思玄的京城人，僑居在洛陽。生性崇尚寄異的事情，曾經羨慕神仙的法術。後來到嵩山遊覽，有個道士教導他說：「喫金液的人，可以延長壽命。先生您應當先學鍊金，若學會鍊金就可以和仙人赤松子、廣成子並肩了。」韋思玄於是尋求鍊金的方法。過了十年，韋思玄遇見的有道術的人幾百個，可始終沒有掌握鍊金的技巧。後來有一天，有個叫辛銳的居士，相貌非常清瘦，看上去面帶寒色，穿一件破舊的毛皮衣服，敲韋思玄的家門，對韋思玄說：「我是個有病的居士，無家可歸。聽說先生喜好古怪崇尚奇異，結交天下有奇特本領和有神仙方術的人，所以我特來拜見，願先生能收留我。」韋思玄立即留居士住了下來。這以後居士身體患病，全身的肉都被血浸泡着且很嚴重。韋氏一家人全都厭惡他。韋思玄曾經邀請幾位有道術的人共同喫飯，而居士沒有被邀參加。飯菜已經準備好了，居士突然來到客人面前，把尿撒在筵席上，全都溼了。來客很憤怒都站了起來。韋氏家中的僕人也都過來罵他。居士於是告辭離去。走到廳堂，忽然不見。韋思玄與諸位客人都很驚奇。於是一看這尿，原來是紫金，併發出奇特明亮的光，真稱得上歷代所沒有的珍寶。韋思玄又是驚奇又是感嘆。有人解釋說：這個居士是紫金精。研究一下他的姓名也確實是紫金精。辛就是西方庚辛金，而「銳」字「兌」從「金」，兌也是西方的正位。按字義推測，我的解釋是符合其義的。

李員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裏。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樂，如是久不絕。俄而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志其歌詞曰：「色分蘭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音闋。員且驚且異。朝日，命家童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又聞其聲，悽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爲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金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則其韻極長。即令滌去塵蘚，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座右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出《宣室志》）

【譯文】

進士李員，河東人，居住在長安延壽裏。唐朝元和年間初夏的一天晚上，李員獨自在他的臥室裏，剛仰臥在牀上，還沒睡熟，忽然聽見屋內西邊的角落有微弱的聲音，細小又象離得很遠，就好象撞擊金石樂器所產生的韻律，像這樣很長時間不斷。一會兒又有人唱歌，歌聲極其清遠、清脆，又長時間不停。李員暗暗記下了所唱的歌詞。歌中唱道：「顏色和秋蘭青青的葉子不同，聲音敢與石磬比鳴。七月初七這天，我要向你顯示出原形。」歌唱完，音樂也停止了。李員又驚又感到奇怪。到了早晨，命僕人徹底查找聲音的蹤跡，可是找不到。這天晚上，李員自己單獨在屋中，又聽見了那聲音，歌聲淒涼幽遠且時間很長，歌詞也同前次一樣。歌詞唱完，李員心裏知道這是怪異，默默地驚奇，象這樣一連幾個晚上，都聽到了同樣的聲音。以後到了秋天，開始的前六天，夜晚雨很大，使李員家廳堂北牆倒塌。第二天，牆北面又聽見了那聲音。李員喫驚地觀看，在北牆下得到了件樂器是缶，僅一尺多，用黃金製成，形狀奇特古怪，與一般的金缶很不同。蘚苔遮住了它的光亮，上面隱約有文字，但看不清楚，大概是千百年前的樂器。用手敲打它，它的音韻特別悠長。李員立即令人洗去它上面的泥土和蘚苔，上面的字纔可以閱讀。字全都用小篆書寫，原來是崔子玉的座右銘。李員得到了這件寶物感到很驚異，但始終不知它是哪個朝代製造的。

虞鄉道士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譯文】

虞鄉有座山觀，非常幽靜清寂，有個滌陽道士住在這裏。大和年間，道士曾在一天晚上獨自登上祭壇瞭望，見庭院中忽然有奇異的光，從水井中發出。傾刻有一物，形狀象兔，它的顏色象精粹的黃金，隨光而出，環繞祭壇，很長時間，又進入井中。自這之後每天晚上就出現。道士覺得這件事奇怪，不敢告訴別人。以後由於淘井，得到一個金兔，很小，光亮奇特燦爛，道士立即將金兔放到巾箱中。當時御史李戎在蒲津任職，與道士友好，道士就把金兔送給了他。這以後李戎從奉先縣令升爲忻州刺史，那個金兔忽然失去，以後一個多月李戎死。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緻鏹。（「鏹」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一日，有人攜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輒復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挺處，其模似預曾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梃各長三寸餘，闊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今住洛惠節坊，段成式家人僱其紉針，親見其說。（出《酉陽雜俎》）

【譯文】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在光德坊。那是大和三年的事。趙懷正的妻子賀氏，經常做些針線活掙些錢。一天，有個人帶着一石枕來賣，賀氏用一隻玉環換下了石枕。趙懷正夜晚枕着石枕睡覺時，感覺到枕中好象有風雨聲。於是讓妻子和兒子各枕一晚，他們都沒什麼感覺，趙懷正枕着又有原來聲音，有時喧鬧聲讓他心跳而睡不着覺。他兒子請求他把石枕砸碎看裏面有什麼，趙懷正說：「如果砸碎它也不見裏面有什麼，這樣就白白丟棄了一百錢的利啊。等我死後，你一定要把它砸碎。」過了一年多，趙懷正得病而死。他妻子讓兒子砸毀石枕看裏面到底有什麼。石枕砸碎後，裏面有金銀各一錠，就象按模型澆注成的。好象是事先量好了再鑄造一樣，金銀錠在裏面沒有頭髮絲大的縫隙，不知金錠和銀錠是怎樣進入石枕中。金錠和銀錠各長三寸多，寬如大姆指。賀氏於是賣了金錠和銀錠，辦理了家中的喪事又償還了欠債，沒有剩下一個錢。賀氏現住在洛陽惠節坊，段成式家裏的人僱她做針線活時，親耳聽見她說的。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間，光明照耀，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並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內，得黃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額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即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系蛇於玉彘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彘食蛇也。（出《杜陽雜編》）

【譯文】

開成初年，宮中有一條黃色的蛇，夜間便從寶庫中出來，在皇宮的臺階間遊玩，光明照耀，而不能捉到。皇宮中的人用珊瑚玦打蛇，於是蛇和玦都不見了。掌管寶庫的人將這件事原原本本地報告了皇上。皇上命令把寶庫搜遍，得到一條黃金蛇而珊瑚玦則穿連在蛇頭上。皇上仔細看這條蛇，說：「從前隋煬帝做晉王的時候，把黃金蛇贈送給陳夫人。我現在不知道這條蛇是從哪裏來的？」殿下文武大臣於是看蛇額下，有「阿麼」兩字。皇上急忙說：「果然不出我的猜疑，阿麼就是煬帝的小名。」皇上真是學問淵博而聰明，還有許多和這相類似的事情。於是皇上命人拿來玻璃連環，把蛇綁在玉豬的前腳上。從這以後宮中就再也沒有看見蛇，這是因爲豬喫蛇啊。

卷第四百一　　寶二（金玉附）

金下 張珽 龔播 宜春郡民 張彥 康氏 豫章人 陳浚 建安村人 蔡彥卿

水銀 呂生

玉 　沈攸之　玉龍　江嚴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軟玉鞭　玉豬子

金下

張珽

鹹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時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閒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游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叩門，有一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即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並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預」原作「頂」，據明抄本改）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攜我至此，適見高論，我實疑之，黃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黃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語耶？」鄭適曰：「某適思得（「某」適思得原作「乃命筆寫」，據明抄本改）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爲吟風嘯月人，今是吟風嘯月身；冢壞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珽覽詩愴然，嘆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嘆，怒而出。適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門外回顧，已見一壞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金玉（「玉」原作「杯」，據明抄本改）精皆中劍而踣，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回，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盃在路傍。王廷拾得之，長安貨之，了無別異焉矣。（出《瀟湘錄》）

【譯文】

鹹通末年，張珽從徐地到長安去，走到一個菜園東邊，當時他正在一棵大樹下。不一會兒，有三個書生相繼而來，圍坐在一起，張珽就問他們各叫什麼名字。一個說：「我是李特。」一個說：「我是王象之。」第三個說：「我是黃真。」三個人都說：「我們三人都從汴水而來，想要遊一遊龍門山。」於是四人一起閒聊。那王象之說：「我去年游龍門山，從這經過，路北一二里的地方，有一個男青年，也是讀書人，讓我在他家住過兩宿纔回去。你們可以和我一塊去謁見他。」張珽就和他們一塊去。走到路北一二里的地方，果然看到一處宅院，很荒涼。敲門之後，有一個穿書生衣服的男青年從裏走出，他見了王象之很高興，問王象之道：「那三人是誰？」王象之說：「這個是張珽秀才，那兩個是李特和黃真，是我同鄉的書生。」那青年就把他們都請進屋，設酒宴招待。屋裏的擺設都很破舊。那青年對王象之說：「黃家弟兄快長大了。」王象之說：「如果皇上有好生之德，恪守帝王之道，關心天下的百姓，即使那幾個姓黃的長大了又能怎樣呢？」黃真急忙站起來說：「今天這麼好的相聚，正可盡歡，各位爲什麼多管別人家的閒事，波及到我的子孫呢？」張珽的性情一向剛毅，於是就懷疑他們都不是人，就問道：「我偶然與你們幾個在一樹下相遇，你們又領我來到這裏，剛纔聽到你們的高論，我實在是懷疑。黃家弟兄到底是誰？你們幾個是不是人呢？我向來膽大不怕事，只管照實說吧！」王象之笑着說：「姓黃的他們弟兄三人將要作亂於東夏。我們三個都是精怪。穿書生衣服的青年是個鬼。」張珽就問道：「是什麼東西變成的精？是什麼鬼？」王象之說：「我是玉精，黃真是金精，李特是枯樹精，穿書生服的青年就是二十年前死的秀才鄭適。我以前在這裏自己變化成精，去年又遇見鄭適，今天來拜訪他。你是活着的人，應該怕我們。既然你不怕，所以我們暫且從容相處也就行了。」張珽又問道：「鄭秀才既然與我同是秀才科，爲什麼不說話呢？」鄭適說：「我正好想好了一首詩，贈給你。」詩是這樣寫的：「昔爲吟風嘯月人，今是吟風嘯月身。冢壞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張珽讀詩之後很是悲愴，嘆道：「人死了之後，反而不如物體，物體還能化成精靈，而人不能再復化。」王象之等三人，都聽到了這感嘆，憤怒地走了出去。鄭適也不再久留。張珽也就拂袖而去。等他走到門外回頭再看，看到的是一個殘破的墳墓。於是他追趕那三個精怪，用他佩帶的寶劍砍殺他們。金精玉精都中劍倒斃，只有枯樹精跑得快。追殺不到，於是只好返回，回來後看見一條舊玉帶和一個金盃在路邊。張珽拾得玉帶和金盃，到長安去賣，與其它金玉沒有絲毫不同。

龔播

龔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賈也。其初甚窮，以販鬻蔬果自業，結草廬於江邊居之。忽遇風雨之夕，天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復聞人呼船求濟急。時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獨棹小艇，涉風而濟之。至則執炬者仆地。視之即金人也，長四尺餘。播即載之以歸。於是遂富。經營販鬻，動獲厚利，不十餘年間，積財鉅萬，竟爲三蜀大賈。（出《河東記》）

【譯文】

龔播是峽中雲安監一帶的大鹽商。當初他很窮，以販賣蔬菜瓜果爲業，在江邊上蓋了兩間草房居住。一天晚上風雨驟起，天地陰黑，他望見江南岸有火炬，又聽到有人喊叫，急切地要找船過江。當時夜已深，人都睡下了。龔播就獨自擺着小船，冒着風浪去擺渡那人。一到南岸，那個執火炬的就倒在地上。上前一看，原來是個金人，長四尺有餘。龔播就把金人用船載回來。於是他就富了。他經營買賣，動輒就獲大利，不到十多年，積累了上萬的巨大財富，竟成了三蜀一帶的大富商。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妝，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近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嫗，別灑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鉅富，羣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日三（「日三」原作「三日」，據明抄本改）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出《玉堂閒話》）

【譯文】

宜春郡民章乙，他家以「孝」和「義」聞名遐邇，幾輩子沒分家，各堂房親屬都喫一個竈做出來的飯。他所居住的別墅，亭屋水竹什麼都有。他的子弟們都喜歡收藏書籍，喜歡與方士、高僧、儒生結交往來。賓客到來，全都歡迎接納。一天傍晚，忽有一位婦人，年輕貌美，打扮得很漂亮，與一位小婢女一起，上門來要求留宿。章家的婦人們，欣然上前迎接，擺酒宴招待，直到夜深才完。章家一個小子弟，以文爲業，年輕而聰明俊秀，見這婦人有姿色，就囑咐他的乳孃另打掃了一間屋子，讓婦人和小婢睡下。到深夜，他偷偷潛入室內，一點聲息也沒聽到，於是他就上牀撲到婦人身上。那婦人的身體冰涼，章生大驚，點燃蠟燭一照，原來是兩個銀人，重量有千百來斤。一家人全都驚喜異常。但是怕有變化，就用火燒那兩個銀人，竟是真正的白銀無疑。章家至今是鉅富，各房子弟婦女共五百多人，每天三頓飯要擊鼓升堂。在江西郡內，這一家的富足昌盛是無比的。

張彥

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聚會，即於席上羅列三品，以誇尚之。雲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澤金臺盤，以此相高。亂離之後，州將皆武人，競於貪虐。蜀將張彥典忠州，暴惡尤甚。將校苦之，因而作叛，連及黨與數千家。張攫其金銀，莫知紀極。後於蜀中私第別構一堂，以貯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煙頻起，駭入驗之，乃無延爇之處。由是疑焉，及開篋視之，悉已空矣。即向時火煙，乃金化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巴巫一帶的百姓，多數都積有黃金。每當有聚會，就在席上羅列許多東西，來顯示自己的富貴。雲安有個叫李仁表的人，用大量的黃金做善事，以抬高自己的聲望。發生離亂之後，州府裏將官都是習武之人，一個比一個貪婪暴虐。蜀將張彥主管忠州，更厲害。他手下的將校怨恨他，因此叛變起義，株連到同夥數千家。張彥趁機將州中的金子攫爲己有，也不知道數量有多少。後來他在蜀中家裏專構一室，用來貯藏這些金子。忽然有一天，屋外火煙之光閃閃。他吃了一驚，跑到藏金子的屋裏查看，卻沒有着火的地方。因此產生懷疑，就打開箱子查看，發現箱子全都空了。剛纔他看到的煙和火，就是金子變的。

康氏

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坊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僕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爲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爲富人。有李潯者，爲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爲李言如此。（出《稽神錄》）

【譯文】

僞吳的楊行密，當初定居在揚州。遠離住宅區，人家稀少，煙火不接。有一個姓康的人，以出賣勞動力爲生，在太平坊租了間空房子居住。有一天姓康的早晨出去沒有回來，他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孩子剛生下來，就有一個很奇怪的人，紅臉紅衣紅帽，靠着門坐在那裏。康妻又驚又怕，沒好聲地把他趕走。那人走到屋西側，「咕咚」一聲摔倒了。趕巧這時候姓康的回來了。將要到家的時候，忽見路邊有五千錢、半邊羊和一尊酒。他等了許久，也不見有人來，就把這些東西拿回家中。妻子也把她剛纔看到聽到的告訴了他，他就到屋西去找那個怪人，一看，原來是個金人倒在草中。他把金人也拉回家去，於是烹羊飲酒，喫喝全都有了。從此，他每次出門一定能得到好處，漸漸富足起來。他把金人留做傳家之寶。其妻所生的那個孩子，取名叫康平。康平一長大就是個富人。有個叫李潯的人，是江都縣的縣令，他因事來到新寧鄉，見到一所大宅院，就是康平家。這裏的父老鄉親爲李縣令講了上面這個故事。

豫章人

天覆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頭，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數款（明抄本數款作款刻）精麗，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以致福。時兵革未定，遂爲戍將劫取之。後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譯文】

天覆年間，豫章那裏有人蓋房子，挖地時挖出來一個小木匣。打開一看，裏邊有十二個金人，各都幾寸長，全是古人的衣帽打扮，頭戴十二生肖的屬相，各種姿勢，精妙美麗，簡直不是人工能做的。這家把這些金人當寶貝供起來，因而得福。當時兵慌馬亂，戍守當地的將領搶走了這些金人。以後就不知怎麼樣了。

陳浚

江南陳浚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爲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疏簡，喜賓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間，聞二客牀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臥於壁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矣。自是致富。（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的陳浚尚書，自己說他的叔叔大爺們在鄉間都喜歡作詩。同鄉人都叫他陳白舍，拿他與白樂天相比。他性情豪爽，熱情好客。曾經有兩個道士，一個穿黃衣，一個穿白衣，到他家求宿。他家便讓二位道士住在廳堂裏。夜間，聽到二位道士的牀塌了，發出很大的響聲。過了一會兒，又靜得像沒有人似的。拿着蠟燭進去查看，見穿白衣的躺在壁下，是一個銀人；穿黃衣的不知哪裏去了。從此他們家富了。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經舍南大冢。冢傍恆有一黃衣兒，與之較力爲戲。其主遲之，奴以實告。覘之信然。一日，挾撾而住，伏於草間。小奴至，黃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踣，乃金兒也。因持以歸，家自是富。（出《稽神錄》）

【譯文】

建安年間有個住在鄉村的人，平常使喚一個小孩爲奴。小奴來來往往到城裏買東西，要經過屋南的大墳墓。墳旁經常有一個穿黃衣服的小孩，和他比力氣玩耍。小奴的主人問他爲什麼往往回來晚了，小奴便把實情告訴了主人。主人偷偷地去看了看，的確像小奴說的那樣。有一天，主人帶着武器前往，埋伏在草叢裏。小奴來到，那黃衣小孩又跑出來。埋伏在草叢裏的這位立即跳起來攻擊黃衣小孩。黃衣小孩立即被打倒，原來是個金小孩。於是他就把金小孩拿回家中，從此便富了。

蔡彥卿

廬州軍吏蔡彥卿，爲拓皋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方舞，即擊之墮地，乃白金一瓶。復掘地，獲銀千兩。遂爲富人云。（出《稽神錄》）

【譯文】

有一個叫蔡彥卿的廬州軍吏，是拓皋的鎮守將。一個悶熱的夜晚，他坐在門外乘涼，忽然看到道南的桑樹林中，有一個白衣女子獨自起舞，近看就消逝不見了。次日晚上，蔡彥卿帶着武器前往，埋伏在草叢裏。過了一會兒，那白衣女子又出現了。她剛起舞，蔡彥卿就把她打倒在地。細一看，竟是一銀瓶子。又挖地，挖出白銀上千兩。於是他成爲富人。

水銀

呂生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裏。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日」原作「其」。據《宣室志》八改。）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唸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揕生胸（「胸」原作「月」，據《宣室志》八改）。餘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揕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有」原作「爲」，據《宣室志》八改）數嫗，（嫗原作狀。據宣室志八改。）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許。雖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者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爲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耶？」嫗笑曰：「君言過矣。若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畢（「畢」字原闕，據《宣室志》八補），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怪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出《宣室志》）

【譯文】

大曆年間，有個姓呂的書生，從會稽的上虞尉調集到京城。不久他便僑居永崇裏。曾經有一個晚上，他與幾個朋友在家中聚餐。喫完飯將要就寢的時候，頃刻之間出現了一個老女人，面容與衣服都很潔白，身高二尺左右。她是從屋子的北邊旮旯裏出現的，緩步走來，樣子很怪異。衆人見了，相視而笑。那老女人走近牀榻，還說話道：「你們聚餐，就不能讓我也參加？爲什麼待我這麼不夠意思？」呂生喝斥她，她便退去，退到北旮旯就看不見了。衆人又驚又怪，不知她是怎麼來的。第二天，呂生獨自在屋裏睡覺，又看見那老女人出現在北旮旯，要上前又不上前，惶惶然像是很害怕的樣子。呂生又喝斥她。她就又消逝了。到了第三天，呂生暗想：「這一定是個妖怪，今晚上如果不除掉她，早晚是我的一大禍害。」於是他就把一把劍藏到牀下。這天晚上，老女人果然又從北旮旯徐步走來。她的表情並無懼色。她走到牀前，呂生急忙揮劍。那老女人忽然蹦到牀上，伸手臂去抓撓呂生的前胸。以後又躍於左右，舉袖而舞。過了些時候，又有一個老女人忽然蹦上牀，又用手臂去抓撓呂生前胸。呂生突然覺得全身冰涼，像冰霜覆蓋了身體。呂生又把劍亂揮一陣，頃刻間出現了好幾個老女人，也跟着揮袖而舞起來。呂生不停地揮劍。她又變成十多個更小的老女人，每個只有一寸來長。這些小人兒雖然數量更多了，卻都是一個模樣，都不能分辨。她們在四壁下亂跑，呂生非常害怕，卻想不出辦法來。其中一個老女人對呂生說：「我要合成一個了，你要看清楚啊！」說完，那些小人兒向一起攏來，都來到牀前，又合攏爲一個老女人，和原先見到的那個一模一樣。呂生更加懼怕，就對老女人說：「你是什麼妖怪，敢抓撓活人？你應該趕快離去，不然，我請一個方士，將用神術制你，你又能怎樣呢？」老女人笑着說：「你說嚴重了，如果有術士來，我願意見他。我來，是和你鬧着玩的，並不敢害你。希望你別害怕。我也該回去了。」說完，老女人退到北旮旯而消逝。第二天，呂生把這事告訴了別人。有一個姓田的人，善於用符術除去妖孽，在長安城中很有名氣。他聽說此事之後，高興得連蹦帶跳說：「這正是該我乾的事，除去老女人就像弄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今晚我就到你家去，你在家等着吧！」到了夜間，呂生與姓田的一起坐在屋裏，不大一會兒，老女人果然又來了。老女人來到牀前，姓田的喝斥道：「大膽妖怪你趕快離開！」老女人神色從容不理睬他，在左右徐步來回走動了許久。她對姓田的說：「我並不瞭解你！」那老女人突然一揮手，手掉到地上，變成一個極小的老女人。這個老女人兒蹦到牀上，突然蹦入姓田的口中。姓田的大驚失色道：「我能死嗎？」老女人對呂生說：「我幾次說過不害你，你不聽，現在姓田的這樣了，你信了吧？不過也好，這也讓你致富了！」說完又離去。次日，有人對呂生說，應該把北旮旯挖開，就可以知道怎麼回事了。呂生欣然而歸，讓家僮把北旮旯徹底挖開。果然，挖了不到一丈深，便挖到一個瓶子，可容納一斤左右，裏邊裝了不少水銀。呂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老女人是個水銀精。那位姓田的居然因此驚嚇而死。

玉

沈攸之

宋順帝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羣馬，輒躑蹋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又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鹹謂爲怪。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譯文】

宋順帝升明年間，荊州刺史沈攸之，馬廄裏養了一羣好馬，這些馬總是踢蹄驚叫，好像看到了什麼東西似的。沈攸之讓人等候在馬廄裏觀察，看到一個白色小馬駒，用一根綠繩繫着肚子，直接從廄外奔來。養馬人詳細地告訴了沈攸之，沈攸之派人夜間埋伏在馬槽子旁邊等着。不多時見白馬駒到來，忽然又離去。去查看廄門，廄門還是關着的。查那白馬駒的蹤跡，竟直入刺史所居的小樓裏。當時見到的人，都認爲這是精怪。查檢閣內之人，只有沈攸之的愛妾馮月華臂上佩有一匹玉馬，用綠絲繩穿着。到了晚上，她總是把玉馬摘下來放在枕頭邊，夜間有時候丟失，到天明就又回來了。沈攸之把玉馬取來一看，見馬蹄下有泥。後來沈攸之敗了，不知那玉馬哪裏去了。

玉龍

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鬥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出聲如琴瑟，水盡乃止。（出《酉陽雜俎》）

【譯文】

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得到一枚玉雕的龍。龍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刻得十分精妙，不像人工做的。玉龍肚子裏可裝一斗多東西，脖子也是空而彎曲的。把它放到水中裝滿水，再往外倒水，水從龍口流出來，會發出琴瑟奏鳴一樣的聲音，水流盡才停止。

江嚴

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遙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數十步，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邴浪於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鑿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出《列異傳》）

【譯文】

江嚴在富春縣清泉山上，遠遠望見一位美女，穿着紫色衣服在那裏唱歌。江嚴走近她，還離她幾十步，她就隱去不見了，只見到她所依靠的那塊石頭。如此經歷了幾次，於是就得到一塊紫色的玉，長寬一尺。另外，邴浪在九田山見到一隻鳥，形狀像雞，紅色，叫起來像吹笙。邴浪射中它，它就鑽進一個洞穴中。邴浪就鑿開那石洞，鑿出一塊赤色玉，像鳥的形狀。

唐玄宗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杯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略不爲動。後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後以珠絡衣褓並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師僣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云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爲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天后曾經召見各位皇孫。她坐在殿上，看孩子們嬉鬧玩耍。於是將西方國家所貢的玉環、釧、杯、盤等拿出來，擺放在前前後後，讓孩子們隨便爭奪拿取，以觀察他們各自的志向。孩子們沒有不爭搶奔奪的，都有很大收穫，只有唐玄宗端坐在那裏，根本沒動。皇后認爲他很不一般，撫摸着他的背說：「這個孩子應該成爲一個太平天子。」於是讓人取來玉龍子賜給他。玉龍子，是唐太宗從晉陽宮得到的。文德皇后平日把玉龍子放在衣箱裏保存，等到大帝誕生第三天，她把珠絡衣褓和玉龍子等物全都賜給他。以後便一直放在內府珍藏。玉龍子雖然長寬不過幾寸，卻溫潤精巧，人間不可多得。等到唐玄宗即位，每當京城久旱不雨，他必定虔誠地向玉龍子祈禱。要下雨的時候，近看玉龍子，龍鱗及鬃毛都像在動。開元年間，三輔大旱，唐玄宗又向玉龍子祈禱，但十多天以後也沒下雨。他把玉龍子悄悄地扔到南內的龍池中，頃刻之間，雲狀的東西驟然而起，緊接着風雨大作。等到他遊幸西蜀，車駕來到渭水，將要渡河，車馬停在水邊，左右侍衛，有的在河中洗弄身子，無意中從沙中拾到了玉龍子。唐玄宗聽說之後十分驚喜。他看過玉龍子之後流着淚說：「這是我從前極寶貴的玉龍子啊！」從此以後，每天夜裏，玉龍子都把屋裏照得通亮。唐玄宗回京以後，玉龍子被一個小黃門偷去，送給了李輔國。李輔國平常把它放在櫃子裏。李輔國將敗落的時候，夜裏聽到櫃子裏有聲音，打開一看，櫃中沒有玉龍子了。

五色玉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此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徵之。羣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二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命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水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天寶初年，安思順獻給皇上一條五色玉帶，又從左藏庫中得到了五色玉。於是皇上就怪怨西蕃各國的貢品中沒有五色玉。他派人向西蕃各國問罪。西蕃回答說這種東西經常向皇上進貢，都被小勃律國打劫搶去了，運不到。皇上大怒，要征討小勃律。羣臣大多數勸皇上不要征伐，只有李林甫贊成皇上的主意，並且說武臣王天運有勇有謀可以領兵打仗。於是皇上就讓王天運領兵四萬人，又統領西蕃各國之兵討伐小勃律。等到大軍逼近勃律城下，勃律的君長很害怕，出來請罪，願意把寶玉全都獻出來，年年歲歲向大唐進貢。王天運不答應，就攻城屠殺，俘虜兩千人及其珠寶而還。勃律國中有一位術士，說王天運如此無義是不祥之兆，天要颳大風啦！王天運指揮軍隊走了數百里，忽然間大風四起，雪花大如鳥雀翅翼。大風激起小海水凍成冰柱，然後又被大風吹折。經過半日，小海波濤漲湧，四萬人一時間全都凍死，只有一個漢人和一個蕃人跑了回來，詳細地向皇上稟報。唐玄宗聽了非常驚異，馬上就派中使隨二人回去查驗真假。來到小海之側，冰還像小山一樣崢嶸而立。隔冰就可望見兵士的屍體，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晶瑩明徹，看得很清楚。中使要返回的時候，冰柱忽然消釋，兵士們的屍體也不見了。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鎖之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芬馥經年，縱瀚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囅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泣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爲粉，沒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蓋舂之爲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始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而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沖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夏即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杉（「杉」原作「山」，據《杜陽雜編》改）。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暑朿（朿原作刺，據《杜陽雜編》上改）之窗戶間，涼自至。鳳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鸞鳳之形，其木頗似枯槁，故毛羽禿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於高堂大廈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焦黑。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雲：火林國出也。（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肅宗賜給李輔國兩枚能散發香味的玉辟邪，各高一尺五寸。玉辟邪做工之巧幾乎不是人工所能達到的。那玉的香氣，數百步之外就可以聞到。即使鎖在鐵匣子石櫃子當中，也不能掩蓋它的香氣。有的人不小心用衣服搽抹了玉辟邪，香味經年不退，即使把衣服放水裏沖洗多次，也不能把香味洗掉。李輔國常把玉辟邪放在座位旁邊。有一天，他正在梳洗，而兩個玉辟邪一個發出大笑，一個發出悲號。李輔國驚得不知如何是好。而那個笑的笑個不停，那個哭的哭得涕淚交加。李輔國對兩個玉辟邪的怪異表現十分討厭，就把它們砸得粉碎，扔到廁所裏。從此以後常聽到廁所裏有冤痛之聲。李輔國所居住的安邑里，一個多月之後還有香味。大概是把它碾成粉末，香味就更濃的緣故。不到一年李輔國就死了。當初把玉辟邪弄碎的時候，李輔國寵愛的奴婢慕容宮，知道這不是平常之物，偷偷地保存了些碎屑。魚朝恩不忌諱李輔國的災禍，用三十萬錢把零碎的玉辟邪買去。魚朝恩將被殺的時候，那些散發香氣的玉屑，化成白蝴蝶，沖天而去。當時人們議論，認爲這樣的奇香異寶，不是做臣子的所能保存的。李輔國家裏所藏的珍寶古玩，都不是世人所能認識的。夏季就在堂中設迎涼草，草色接近碧綠，基幹像苦竹，葉比杉葉還細，雖然像是乾枯，卻不曾凋落。將這種草紮在窗戶之間，涼氣自來。鳳首木高一尺，而雕刻成像鸞鳳那樣的形狀，木頭很像已經枯乾了，所以就像鸞鳳的羽毛沒有落盡。即使是嚴寒之日，把鳳首木放在高堂大廈中，和煦之氣就像二三月份。所以鳳首木又叫常春木。即使用烈火焚燒它，也不能把它燒焦燒黑。涼草和鳳木，或許是從薛王的宅里弄到的。《十洲記》說，它出自火林國。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慶」原作「廢」，據明抄本改）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瑞妍節文，光明可鑑，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斫」原作「研」，據《杜陽雜編》改），終不傷缺。德宗嘆爲神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蠶絲爲鞘。碧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雲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亦連延十數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撚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並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絃，鬼神愁，爲弩弦，則箭出一千步，爲弓弦，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闕，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德宗曾經幸興慶宮，在夾壁牆裏發現一個寶匣，從匣中得到一把玉鞭。鞭的末端刻有文字：「軟玉鞭」。這是天寶年間外國進貢獻來的。軟玉鞭的玉質好花紋美，亮得可以當鏡子使用，即使是藍田產的美玉，也不能超過它。使它彎曲，頭和尾可以靠近；使它展開，那麼它直得像用過繩墨。即使是用刀斧砍它，也始終不能使它殘缺。德宗讚歎它是神物。於是命人用薄如蟬翼的綢子繡成裝鞭的口袋，用碧蠶絲做成鞭梢。碧蠶絲，就是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進貢獻來的。說他們國中有桑樹，枝幹盤曲，遮天蓋地地生長。大的連綿十幾裏，小的也能遮一百畝地的蔭涼。樹上面有蠶，有四寸來長。它的身體是金黃色的，它的絲是碧綠的，也叫做金蠶絲。再說那軟玉鞭，鬆開時是一尺長，拉直就是一丈長。把它捻成鞭梢，表裏通瑩象琴絃，即使合併十個人的力氣，也拉不斷它。用它做琴絃，奏出的聲音極美，鬼神聽了都發愁；用它做弩弦，那麼箭就能射出去一千步遠；用它做弓弦，那麼箭就可以射出去五百步遠。皇上下令把它珍藏在內府。到朱泚作亂於京師的時候，那鞭不知哪裏去了。

玉豬子

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其妻常夜寢中，聞有物啁啾鬥聲。既覺，於枕下攬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白玉豬子也。大數寸，狀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寶（「寶」原作「實」，據《小說大觀》本改，）之。自此財貨日增，家轉蕃衍，有求必遂，名位（「位」原作「仙」，據明抄本改）遷騰。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陸氏亦不昌矣。（出《紀聞列異》）

【譯文】

官職爲執金吾的陸大鈞有個侄子陸某，他的妻子常常於夜間聽到有兩件東西打鬥的聲音。一天早晨醒來，在枕邊摸到兩個東西，急忙點燈一照，原來是兩隻玉雕的小豬。小豬的大小有幾寸長，形狀特別精妙。她把它們當成寶貝放在枕頭裏珍藏。從此，這一家的錢財一天比一天增多，家境繁盛起來，做什麼事都成功，名譽地位日見顯赫。這樣過了二十年。有天夜裏忽然不見了玉雕小豬，陸家也就漸漸不如從前昌盛了。

卷第四百二　　寶三

隋侯 燕昭王 漢高後 後漢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鯨魚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徑寸珠 寶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嚴生 張文珗 衛慶　鬻餅胡

隋侯

隋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出《搜神記》）

【譯文】

隋侯在路上行走，發現一條大蛇被傷，就爲它治療。這條蛇傷好之後，就用嘴銜來一顆珍珠報答他。這顆珍珠直徑有一寸，純白色，夜間發光，像月光一樣。這顆珍珠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燕昭王

燕昭王坐握日臺，時有黑鳥白頸，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照於雲日，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言波瀾常圓轉而流。有黑蚌，飛翔而來去於五山。黃帝、務成子游寒山，得黑蚌在高坐之上，故知驗矣。昭王時，其國來獻。王取寶璋水，洗其泥沙而嘆曰：「懸日月已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千回。此蚌千歲一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握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珠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燕昭王坐在握日臺上，有一些白脖頸的黑色大鳥飛來，停落在王所。那鳥銜來一顆明澈發光的珍珠。珍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把它懸掛於空中，各種鬼神都不能隱蔽其本來面目。此珠出自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據說圓水裏的水常常圓轉而流。圓水裏有黑蚌，來往飛翔於五山之中。黃帝、務成子游寒山的時候，曾在高坐之上得到過黑蚌，所以人們才知道黑蚌的靈驗。燕昭王時，那產黑蚌的方國來進獻。燕昭王取寶璋之水，將黑蚌洗淨，嘆道：「我將有可以懸掛的小太陽小月亮啦！」發現黑蚌生珠，已經有八九千回了。這種蚌一千年一生珠，它產的珠子漸漸減小。燕昭王經常懷揣和把玩這顆珍珠，時值酷暑盛夏，體膚微有涼感。故而名曰消暑招涼珠。

漢高後

漢高後時，下書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會稽市販珠，乃獻之。賜金百斤。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從仲求珠。復獻四寸者。（出《列仙傳》）

【譯文】

漢高後時，下詔書徵求直徑夠三寸的大珍珠。有個名叫朱仲的仙人，在會稽那地方做珍珠買賣，就獻上一顆。漢高後賜給他黃金百斤。魯元公主私下用七百斤黃金的代價，向朱仲謀求大珍珠，朱仲便獻給她一個直徑有四寸長的。

後漢章帝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耀。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濱（「濱」原作「昏」，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大如雞子，圓四寸八分。（出《列仙傳》）

【譯文】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在館陶發現了一顆明珠，像李子那麼大，能發光。元和三年，在豫章海濱發現一顆明月珠，像雞蛋那麼大，圓長四寸八分。

梁武帝

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寶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頌》。（出《酉陽雜俎》）

【譯文】

梁大同年間，一場大暴雨夾着雜色珍珠落在殿前。梁武帝非常高興。管理山澤的官便獻上一首《瑞雨頌》。

火珠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雲：於羅剎國得。其人朱發黑身，獸牙鷹爪。（出《國史異纂》）

【譯文】

貞觀初年，林邑獻給皇上一顆火珠。火珠的樣子很像水精。說此珠是從羅剎國弄來的。羅剎國的人，紅頭髮，黑皮膚，齒如獸牙，手似鷹爪。

鯨魚目

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鑑，謂之夜光。凡珠有龍珠，龍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雲：「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雲：「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名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出《述異記》）

【譯文】

南海產有珍珠，就是鯨魚的瞳仁兒。這種珍珠夜間可以照出人影，叫做夜光珠。大凡珍珠有龍珠，是龍吐的；有蛇珠，是蛇吐的。南海有這樣的俗語：「蛇珠上千枚，不如一玫瑰。」這是說蛇珠不值錢。「玫瑰」也是一種珍珠的名稱。越人有這樣的的俗語：「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顆龍珠。」越人有以珠爲上寶的習俗，生女孩叫「珠娘」，生男孩就叫「珠兒」。吳越一帶的俗語說：「明珠一斛，其價如玉。」合浦有專門買賣珍珠的集市。

珠池

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採，以充貢賦。耆舊傳雲，太守貪則（「則」原作「即」，據明抄本改）珠遠（「遠」原作「送」，據明抄本改）去。皆採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極深，莫測也。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說，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率將脯燒之，以薦酒也。肉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嶺表錄異》）

【譯文】

廉州邊海里有一個島嶼，島上有一個大池，叫做珠池。每年刺史徵收貢賦，都親自監督採珠戶到珠池中採來繳納。據老年人傳說，如果太守貪婪，那麼珍珠就會遠離而去，難以採到。採上來的都是老蚌，把蚌剖開從中取珠。珠池在海邊，人們都懷疑池底與海是相通的。但是池水極深，不可探測。池中所產的珍珠，像豌豆那麼大的，是普通的珍珠；像彈丸那麼大的，也時常可能採到；直徑一寸能照亮屋子的珍珠，卻只有其說，不可遇到。另外，把小蚌的肉取出，用竹篾穿起來曬乾，叫做珠母，容桂一帶一般都用它炒菜下酒。見到肉中有米粒大小的珍珠的蚌，便知它是產自珠池。珠池裏的蚌無論大小，全都胎中有珠。

少城珠

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太侈，焚之。合在此地。合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出《酉陽雜俎》）

【譯文】

蜀地的石筍街，夏季裏大雨過後，往往拾到雜色小珍珠。一般人說這地方可能是海眼，但是誰也不清楚天上下珍珠的原因。蜀僧惠嶷說：「據史書記載，蜀地的少城是用金璧珠翠裝飾的，桓溫嫌它太奢侈，就把它燒了。少城舊址應當就在此地。所以能拾得小珠，並且時常有帶眼兒的。」莫非正象像說的這樣吧？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額骨及辟支佛舌，並清泥珠一枚。則天懸額及舌，以示百姓。頷大如胡牀；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後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暫舍。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故欲買珠耶？胡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敕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出《廣異記》）

【譯文】

武則天時，西蕃某國獻給她毗婁博義天王的下頷骨和辟支佛的舌頭，並有青泥珠一枚。武則天把下頷骨和舌頭懸掛起來讓百姓看。下頷骨很大，像一把小交椅；舌頭是青色的，大如牛舌頭；珠子像拇指那麼大，微微發青。武則天不知青泥珠的珍貴，把它送給西明寺的和尚了。和尚把這顆珠子裝在金剛的腦門兒上。後來和尚講經，有一個前來聽講的胡人見了這顆珠子就目不轉睛地看。十幾天裏，他總在珠下凝視，心並不用在聽講上。和尚心裏明白，於是向胡人道：「施主想要買這顆寶珠嗎？」胡人說：「如果一定能賣，我保證出重價。」和尚最初的要價是一千貫，漸漸漲到一萬貫，胡人全都答允。於是定到十萬貫，成交。胡人買到此珠之後，剖開腿上的肉，把珠子納入其中，然後回國。和尚不久就把這事向武則天稟奏了。武則天下今尋找這個胡人。幾天之後，使者找到了那胡人，問他寶珠在什麼地方，他說已經把寶珠吞到肚子裏了。使者要剖開他的肚子檢驗，他沒辦法，只好從腿肉中取出寶珠來。武則天召見那胡人，問道：「你花重價買這珠子，要用它幹什麼呢？」胡人說：「西蕃某國有個青泥泊，泊中有許多珍珠寶貝。但是淤泥很深，無法將珍寶弄上來。如果把這顆青泥珠投到泊中，淤泥就會變成水，那些寶貝便可以得到了。」武則天於是拿青泥珠當寶貝。直到唐玄宗時，這珠還在。

徑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盤桓數日。主人問其故。胡云：「我欲石搗帛。」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對衆（「對衆」原作「封外」，據明抄本改）剖得徑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內，便還本國。隨船泛海，行十餘日，船忽欲沒。舟人知是海神求寶，乃遍索之，無寶與神，因欲溺胡。胡懼，剖腋取珠。舟人咒雲：「若求此珠，當有所領。」海神便出一手，其大多毛，捧珠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近世有一個波斯胡人，來到扶風的客棧，見主人家門外有一塊方形石頭，就圍着這塊石頭轉繞了好幾天。主人問胡人爲什麼這樣，胡人說他要買這塊石頭捶衣裳。於是他說他願出兩千錢買這塊石頭。主人很高興，就把石頭賣給胡人。胡人把石頭運出來，當衆敲碎石頭，從中剖出一顆徑寸的寶珠來。胡人用刀將自己臂腋處剖開，將寶珠藏在裏面，就起程回國。在海上行了十幾天，船突然遇到沉沒的危險。擺船人知道這是海神向船中人索要珍寶，就逐個問誰身上帶有貴寶，沒有問出什麼，無寶送給海神，於是擺船人要把胡人扔下海去。胡人恐懼，不得不剖開臂腋，把珠子獻出來。擺船人衝大海說道：「如果想要此珠，就探出什麼東西來領取吧！」海神便從水中伸出一隻手來，手大而多毛，握着珠子沒入水中。

寶珠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剛腳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胡鬥寶，攝衣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大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告（「告」原作「苦」，據明抄本改）雲：「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所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腳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扌卞。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胡大笑雲：「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羣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故執不與。後數日，復持諸寶山積。雲，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羣龍惜女，故以諸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出《廣異記》）

【譯文】

咸陽的嶽寺後面，有周武帝的帽子，那上面鑲有一塊珍珠，大如瑞梅。歷代都沒有把這顆珍珠當做寶貝。武則天的時候，有一位士人經過嶽寺，見到這顆珍珠，開玩笑似的把它取了下來。天很熱，走到寺門的時候換衣服，把珠子裹在脫下來的衣服裏，放在金剛腳下。走的時候就忘記了帶上它。第二天他便去揚州收債。途中宿在陳留客棧，夜間聽到胡人鬥寶，他就拿着衣服出來看，於是就說了周武帝帽子上的那顆珠子的事。幾位胡人大驚道：「早就聽說中土有此寶貝，我們正要去弄呢！」士人說已經遺失了。胡人都感到遺憾，說道：「如果你能把它弄到這兒來，我們一定重謝你。你現在到揚州去，要收多少債？」士人說，要收五百千。幾位胡人便給了他五百千，讓他回去取那珠子。他回到金剛腳下，珍珠還放在那裏，就帶回來見胡人。幾位胡人高興得直拍巴掌。一連飲酒歡樂了十多天，胡人才談到買珍珠的事，問他要賣多少錢。他使了個大勁喊出一千緡。胡人大笑道：「你怎麼污辱這顆寶珠？」幾個胡人一覈計，定價爲五萬緡。幾個胡人湊錢買下這顆珠子。又邀士人和他們一起到海上去一趟，看看此珠的真正價值。士人就和他們一起到了東海上。一胡人用銀鍋煎醍醐，又用金瓶盛着那顆珠子，放到醍醐裏重煎。剛剛煎了七天，就有兩位老人領數百人，帶着許多寶物，來到胡人處，想贖那珠子。胡人堅決不答應。過了幾天，又帶着寶貝來贖，還是不答應。三十多天以後，那些人散去了。有兩位龍女，長得潔白端麗，投到盛珠子的瓶中，龍女和珍珠混合成膏。士人問：「那些要贖珍珠的都是些什麼人？」胡人說：「這珍珠是貴寶，必須有兩個龍女衛護。諸龍愛憐女兒，所以才用許多寶物來贖。我所求的是超凡度世，難道還貪戀人間富貴嗎？」於是胡人用膏塗腳，離開船在水面上行走。其他胡人紛紛說道：「我們共同買下這顆珠子，爲什麼你獨佔了好處？你走了，我們怎麼回去啊？」那塗了醍醐的胡人讓他們用所煎醍醐塗船，說塗後可遇順風還家。衆人照辦，果然如他所說。不知他後來到哪裏去了。

水珠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雲，值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值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值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恥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市（「市」原作「寺」，據明抄本改）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值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冷，流泛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紀聞》）

【譯文】

大安國寺，是唐睿宗做相王時的舊官邸。他登基以後，纔在這裏建了道場。他曾向寺中施捨一顆寶珠，下令用它鎮常住庫，說它價值億萬。寺裏的和尚把寶珠放在櫃子裏，竟不認爲怎麼貴重。開元十年，寺裏的和尚爲敬神敬佛捐款，開櫃看寶物，要把它賣掉。見函封上寫着：「此珠值億萬。」和尚們共同把函封打開，見珠子狀如片石。赤色，夜間微微發光，光高几寸。和尚們議論道：「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東西，怎麼能值億萬呢？賣一賣試試吧！」於是就讓一個和尚到市上去賣。試一試這顆珠子的價值。過了幾天，有錢人打聽價錢，等到人家看了珠子，就說：「這是塊普通的石頭罷了，和瓦礫沒什麼兩樣，幹嘛胡亂要價？」人們都嗤笑着離去。和尚也覺得不太光彩。十天之後，又有問的，知道此珠夜間有光，有的出價幾千。價格上漲了。一個月以後有一個西域的胡人，到市購買寶物，見到此珠便大喜。看穿衣打扮可知，此人是胡人中的富貴者。胡人讓翻譯問道：「這珠子什麼價？」和尚說：「一億萬。」胡人擺弄了半天，戀戀不捨地離去。第二天又來。翻譯對和尚說：「珠價確實值億萬，但是這個胡人客居大唐很久了，現在只有四千萬，可以嗎？」和尚挺高興，領胡人去見寺主。寺主答應胡人。第二天，胡人交出四千萬貫錢，把珠子買去。胡人還對和尚說：「我付的珠價實在是太少了，將留下埋怨的。」和尚問胡人從什麼地方來，又問此珠有什麼用。胡人說：「我是大食國的人。貞觀初年與大唐通好，我國貢來此珠。後來我國經常思念這顆珠子。徵求能得到此珠的人，應授相位。徵求了七八十年了，如今終於得到它了。這是顆水珠啊。每當行軍休息時，掘地二尺，把珠子埋進去，水泉立刻流出來。可供幾千人飲用。所以行軍總不缺水。自從沒了這顆珠子，行軍就愁沒有水喝。」和尚不信。胡人讓他掘地埋起珠子，不一會兒便泉水湧動，水色清冷，嘩嘩流淌。和尚捧水嚐了嚐，才確信此珠靈異無比。胡人就帶着珠子離去，不知去了何處。

李勉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遊廣陵。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託仁蔭，皆異不勞而獲護焉（明抄本無「皆異」至「護焉」八字）。」勉哀之，因命登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慚愧，因曰：「我本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吾來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鑑而貪其位，因是去鄉而來尋。近已得之，將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吾懼懷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將死矣。感公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維揚，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所述契會。勉即究問事蹟，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雛號泣，發墓取而去。（出集異記）

【譯文】

司徒李勉，開元初年，作浚儀縣尉。期滿，他坐船行汴水之上，要去廣陵。走到睢陽，忽然遇上一位有病的波斯老胡人。老胡人來到船前說：「我是個異鄉人，如今病得很危險，想回江都，想借光搭您的船可以嗎？」李勉可憐他，就讓他上了船。他還給老胡人粥喫。老胡人十分感激，就說：「我本是王公貴族之後，做買賣來到這裏，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家裏有三個兒子，估計一定會出來找我的。」不幾天，船隻停在泗水，老胡人的病情更重，就避別人對李勉說：「我們國內丟了傳國的寶珠，徵求能把寶珠找回來的人，即封公相祿位。貪圖高位，離鄉出來尋找寶珠。最近已經找到，如果把珠子帶回去，立即就富貴了。這顆寶珠價值百萬。我怕揣着寶珠行經他鄉不安全，就剖開身上的肉把寶珠藏在裏面。不幸得了病。現在要死了。感激您的恩義，就把珠子送給你吧！」說完，他抽刀剖開大腿，珠出人亡。李勉就給他置辦了裝裹，葬他於淮水之濱。祕密地把寶珠放在胡人口中離開。到達揚州之後，住在目旗亭。忽然間與許多胡人住到一處。旁邊有一個年輕胡人，模樣很像死去的那個胡人。李勉就詢訪那小夥，果然與死胡人說的差不多。細一打聽，他居然是已故胡人的兒子。李勉將埋葬那胡人的地點告訴年輕胡人，年輕胡人號泣一頓之後，掘開墳墓取遺骨而去。

李灌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後十年，復過舊邑。時楊憑爲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訊經年。灌因問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縣寮，偕往郭墦伐樹。樹已合拱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獨異記》）

又《尚書故實》載兵部員外郎李約，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與此二事略同。

【譯文】

李灌，不知他是什麼地方人，性情孤僻好靜，常住洪州建昌縣。他常年橫舟岸邊。岸上有小茅屋爲家，鄰中有一位生病的波斯人。李灌可憐這位波斯人將不久於人世，熱湯熱水地侍奉他。幾天之後他就死了。臨死時，他指着他所鋪的黑氈說：「這裏面有一顆珍珠，直徑一寸，送給你作爲報答。」等他死了，氈子有微光閃耀。李灌從中得到那珍珠。他買棺木將波斯人埋葬了，祕密地將珠子放在死胡人的口中，在墓邊栽了一棵樹當記號。十年之後，又過舊邑。當時楊憑是這裏的觀察使，有外國的通牒。因爲胡人死在建昌的客棧裏，那些曾向胡人施捨的人家，都被拷問了一年。李灌就問這些人有什麼罪，囚犯們詳細地說了事情的始末。李灌把真相告訴了縣僚，並領他們到了埋葬波斯人的地方。他當年栽的小樹已經很大。打開棺材看那死胡人。死胡人的面容和活人一樣。於是從死胡人口中取出寶珠，當天晚上乘船而去，不知去了哪裏。

另外，《尚書故實》記載兵部員外郎李約，埋葬一個行商的胡人，也曾把珍珠放在死者口中，與這事大體相同。

上清珠

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耀（「耀」原作「異」，據明抄本改）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肅宗小時候，常受到唐玄宗的重視。唐玄宗常常坐在肅宗面前，仔細地觀察他的相貌，然後對武惠妃說：「這孩子的相貌與衆不同，日後也是我家一個有福的天子。」於是玄宗讓人把自己的上清玉珠拿來。上清玉珠用紫紗包着。玄宗親手把它繫到肅宗的脖子上。這是開元年間罽賓國所進的貢品。光明潔白，能把全屋照亮。仔細一看，則有仙子玉女、雲鶴絳節的影象在裏邊搖動。等到肅宗即位以後，寶庫中往往有神光閃耀。管庫的人就向肅宗稟報了。肅宗說：「大概是上清珠吧？」於是令人把上清珠取出來。紫紗還在。於是肅宗熱淚盈眶，讓近臣們都來觀看，說：「這是我小時候，明皇賜給我的。」於是命人把它珍藏在一個翠玉匣子裏，放在自己的牀榻前。不管哪裏突然間發生了水、旱或戰亂之災，肅宗就虔誠地向上清珠祈禱，沒有不靈驗的。

守船者

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隻於廟前。守船者夜中雨過，忽見廟前光明如火，乃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樑，口弄一團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遙擲之。此物驚入草，光遺在地。前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爲人所見，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寶物怕穢，乃脫褻衣裹之，光遂不出。後無人知者。至揚州胡店賣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

【譯文】

蘇州華亭縣，有一座陸四官廟。元和初年，有幾十只鹽船停泊在廟前。夜半一場雨過，守船的忽然發現廟前光明如火，就偷偷地窺視，見一個長數丈大如屋樑的東西用口玩弄一團火。守船的不知這是何物，就把一根竹篙投過去。那東西受驚逃入草叢中，發光的東西留在原處。上前一看，原來是一顆珍珠，直徑一寸，光耀奪目。這個人得了寶珠，怕別人發現，就用衣服把寶珠包起來。但是光亮仍然能透出來。想到寶物怕污穢，就脫下內衣來包它，果然包住了。以後沒有人發現它。他拿到揚州胡人開的珍寶店裏去賣，賣了好幾千緡錢。他問胡人這是什麼珠，胡人沒有告訴他。

嚴生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寶，願有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泠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價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馮翊郡的嚴生，家在漢南，曾經在遊峴山的時候得到一樣東西。這東西狀如彈丸，色黑，比彈丸大，發光，看上去光潔清徹，像冰塊一樣。嚴生把它拿給人看，有人說這是一枚珍珠。嚴生就給它起名叫「彈珠」，平常放到箱子裏。以後嚴生遊長安，在春明門遇到一個胡人，那胡人拉住他說：「您身上帶有奇寶，能讓我看看嗎？」嚴生就把珠拿出來給他看。胡人高興地說：「這是天下的奇貨呀，我願意出三十萬錢買它！」嚴生說：「這寶貝有何用，能值這麼多錢？」胡人說：「我是西域人。此珠是我國的至寶，國人叫它清水珠。如果把它放到渾水裏，水就會澄清。自從丟失此寶，將近三年了，我國的井泉全都渾濁了，國人都病了，所以才翻山過海來中國找它，現在果然從你這裏找到了它。」胡人立即讓人打來一盆渾水，把珠子扔進去。不大一會兒，水就變得清亮明徹，纖毫可辨。嚴生於是把珠子賣給胡人，獲三十萬而去。

張文珗

張文珗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願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亦曾聞人開發，獲一大珠並玉碗，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冢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言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雲，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後自京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出《尚書故實》）

【譯文】

張文珗做弘農令的時候，曾捉到十多個盜墓賊。其中有一個要求單獨和張文珗說話。張縣令就讓其他退下，單獨審問。那人說：「我願意立功贖罪。盧氏縣南山堯帝女兒墓，最近聽說被人盜了，盜去一顆大珍珠，還有一隻玉碗，這兩樣東西都是無價之寶。還盜去許多其它寶物，都是當世少有人知的。」張文珗於是就派人去查驗，堯女墓果然被盜。張文珗很快便把盜墓者捕獲歸案，拷問的結果與前者說的完全一致。等到讓盜墓者供出他的同夥時，他說同夥都在商州的冶務中。當時商州由一個名字叫卿的人掌管。張文珗派人帶着公文和他的親筆書信前去交涉，人家很生氣，不肯把案犯和贓物送來。暗中知情的人說，那些珠玉之器，全都到了京城富貴之家了。後來張文珗從京東出來，路過盧氏縣，又向人們打聽這事，人們也都這麼說。

衛慶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遊墮，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隴畝中，若流星。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裹以縑囊，緘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寶之，常置於臥內。自是家產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餘絲案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並進，莫有徵者。逾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璺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蒲酒之費，未釋服，室已如懸磬矣。（出《三水小牘》）

【譯文】

衛慶，是汝墳人。他的住處在溫泉。家世逐漸衰落，到了衛慶的時候，就淪爲種田人了。有一次，他披星戴月在村南古項城下耕地，累了的時候停下來休息，忽然看見田地裏白光閃閃，像流星一樣。他抓到那東西揣到懷裏。天亮回到家裏取出來一看，原來是顆大珍珠。直徑一寸五分，晶瑩勻淨，沒有一點雜質。他用細絹把珠子包起來，裝進一個漆匣子裏。他曾把珠子拿給一個對寶物有研究的人看，那人說：「這是合浦那地方產的珍珠，擁有它，即使不做大官也會發大財的。」於是衛慶就更加珍視它，平常總把它放在臥室內。從此，他的家產一天比一天增多。養牛一百多頭，墾田兩千多畝，其它物品也日見豐富，令人叫好。十年的工夫，他就變成一個富翁。到了乾符末年，衛慶忽然病了。雖然既求巫又求醫，但是總不見好。一個月之後，病得更重。有一天忽然聽到枕頭鏗然有聲，衛慶心裏一動，急忙讓人打開珠匣。一看，寶珠裂痕累累，色如墨黑。幾天後他便死去，珠子也不翼而飛。從此，家境日衰。再加上他的子孫不肖，變賣家產換酒喝，還沒脫下喪服，家裏就一貧如洗了。

鬻餅胡

有舉人在京城，鄰居有鬻餅胡。無妻。數年，胡忽然病。生存問之，遺以湯藥。既而不愈。臨死告曰：「某在本國時大富，因亂，遂逃至此。本與一鄉人約來相取，故久於此，不能別適。遇君哀念，無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寶惜多年，今死無用矣，特此奉贈。死後乞爲殯瘞。郎君得此，亦無用處。今人亦無別者。但知市肆之間，有西國胡客至者，即以問之，當大得價。」生許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彈丸，不甚光澤。生爲營葬訖，將出市，無人問者。已經三歲。忽聞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見大驚曰：「郎君何得此寶珠？此非近所有，請問得處。」生因說之。胡乃泣曰：「此是某鄉人也。本約同問此物，來時海上遇風，流轉數國，故僣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尋，不意已死。」遂求買之。生見珠不甚珍，但索五十萬耳。胡依價酬之。生詰其所用之處。胡云：「漢人得法，取珠於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則削。以身入海不濡，龍神所畏，可以取寶。一六度也。（出《原化記》）

【譯文】

有一個舉人住在京城裏，鄰居中有一個賣餅的胡人。胡人無妻。數年以後，胡人忽然病了。舉人常去看他，並送些熱水、草藥給他。但是他一直沒好。臨死的時候他告訴舉人說：「我在本國的時候很有錢，因爲戰亂就逃到這裏來。本來和一個同鄉約定一起來的，同鄉到現在沒到，所以我只能等在這裏，不能到別處去。遇到您這樣體恤我，我沒有什麼報答您，左胳膊皮下有顆珠子，珍惜了多年，如今死去也就用不着了，就送給您吧。我死後請把我埋葬。您得此珠，也沒啥用，此地人也再沒有識貨的，一旦聽說有胡人到此，您就拿着珠子去問他，應該能賣個好價錢。」舉人同意了。胡人死了之後，舉人剖開他的左胳膊，果然取出一顆珍珠。珍珠大如彈丸，不怎麼光澤。舉人把胡人埋葬之後，把珠子拿出去賣，根本沒人問。三年之後，忽聽新近有胡人到來，舉人就前去賣珠。那胡人見到珠子大喫一驚說：「您是怎麼得到這寶珠的？這不是此處所能有的，是從哪弄來的？」舉人於是將實情相告。胡人流淚說道：「那個人是我的同鄉啊！我們本來約定同來尋這寶物，但是我在海上遇上大風，流轉好幾個國家，所以延誤了五六年。到此之後剛要追尋，不料他已故去。」於是胡人提出了買珠的要求。舉人見珠子不太名貴，只要了五十萬。胡人依價付錢。舉人問他此珠有何用。胡人說：「漢人能做一種法術，把珠子拿到海上去，用一石油煎它，煎二斗油之後，它就變成一把曲刀。拿着這把曲刀下海身上不溼，龍神害怕，可以獲取珠寶。

卷第四百三　　寶四（雜寶上）

馬腦 犀 月鏡 秦寶 珊瑚 四寶宮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寶鞭 犀導 玉清三寶

寶骨 紫羜羯 紫貝 魏生

馬腦

帝顓頊時。丹丘之國獻馬腦甕，以盛甘露。帝德所被，殊方入貢，以露充於廚也。馬腦石類也，南方者爲上。令善別者，馬死則扣其腦而視。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外；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駑。今爲器多用赤色者。若是人功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拙。其國人聽馬鳴，別其腦色。（出王子年《拾遺》）

【譯文】

帝顓頊時，丹丘國獻來一個馬腦甕，用來盛甘露。顓頊的威德所及的地方，都進貢甘露，甘露便充滿廚房。馬腦屬於石類，南方產的爲上。如今善於辨別馬腦的人，馬死之後就要取出馬腦看一下。腦色如血的，就能日行一萬里，能騰飛空中；腦色發黃的，日行一千里；腦色發青的，嘶鳴起來數百里之外就可以聽見；腦色發黑的，入水之後鬃毛不溼，日行五百里；腦色發白的，力氣大而速度慢。如今製作器具多半用紅色的。像這種人工製作的器具，多半不能令人滿意，即使做出來也顯得笨拙。丹丘國的人聽到馬鳴，就知道馬腦的顏色。

犀

犀牛，大約似牛而豬頭。腳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校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俱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明抄本、陳校本路作漏）者。有項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點奇異（「異」原作「差」，據明抄本改），則價計鉅萬，乃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雲是牯牛額上者。必花多是撒頭豆點。色（「色」原作「也」，據明抄本改）深者堪爲銙；散而淺。即拍爲盤碟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羣雞見之驚散）。闢塵犀（爲婦人簪梳，塵不着也）闢水犀、（雲此犀行於海水爲之開，置於霧之中不溼矣，「置」原作「色」，據明抄本改）、明犀，（處於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即不可得而見也。（出《嶺表異錄》）

【譯文】

犀牛，大體上像牛而長了一個豬腦袋。腳似象，蹄子上有三片趾甲。頭上有兩隻角。一隻較大，長在額上，叫「兕犀」；一隻較小，長在鼻上，叫「胡帽犀」。鼻上的都較細而且花點少，多半都有奇異的花紋。公犀牛也有兩隻角，都是毛犀，都有疙疙瘩瘩的花紋，能做腰帶。千百隻犀角中，或許偶然能遇上中空而通的。花點的大小各異，本沒有一定。有花紋偏在一側的；有頂上花點大根上花點小的，叫做「倒插通」。這兩種犀角也是五色無常的。如果中空兩通，白黑分明，花點奇異，就價值鉅萬，是稀世之寶。又有一種叫做「墮羅犀」的，是犀角中最大的一種，有一隻就有七八斤重的，說這是公犀牛額上長的。那上面的花紋多半都是散落的圓點。色深的能做腰帶上的飾物，散而淺的，就可以做成盤碟器皿之類的東西。還有「駭雞犀」（羣雞見了就驚散）、「闢塵犀」（做梳子簪子，灰塵不染）、「闢水犀」（置於海，水爲之開；置於霧，霧不溼犀）、「明犀」（處於暗室裏能發光）。這幾種犀角只聽說過，卻不曾得到它們。

月鏡

周靈王起處昆昭之臺，有侍臣萇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長夜宴樂，或俳諧儛笑，有殊俗之伎。百戲駢列，鍾石並奏。亦獻異方珍寶。有如玉之人，如龍之錦，亦有如鏡之石，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玉人皆有機類，自能轉動，謂之機妍。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諂而卒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璧，不見其屍矣。（出王子年《拾遺》）

【譯文】 靈王起居在昆昭臺。有一個侍臣叫萇弘，他乖巧機智，口若懸河，因而能侍奉靈王。他們長夜飲酒作樂，滑稽詼諧，演技非凡。各種戲齊演，各種樂器齊奏。也獻上一些異地的珍寶。有像玉的人，像龍的錦。也有像鏡子的石頭，象石頭的鏡子。這種石頭色白如月，照面如雪，叫做「月鏡」。玉人都有機關，自己能轉動，叫做「機妍」。萇弘對靈王說：「這些都是因爲大王有聖德而招來的。」所以周朝人認爲萇弘諂媚而終於殺了他。他的血化成石頭，有的說化成碧玉，看不到他的屍體了。

秦寶

漢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所驚異者，有玉五支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琹築笙竽，各有所執。皆結華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琹築笙竽皆作，與真樂不異焉。玉琹長六尺，上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次」原作「攻」，據明抄本改），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臟。歷歷無疑。人有疾病在內者，則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則殺之也。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並將以東。後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高祖初進咸陽宮的時候，走遍所有的府庫。庫裏的金玉珠寶，多得無法說全。最讓他驚異的，有五支玉燈，此燈高七尺五寸，下面是一條蟠龍，用口銜燈。把燈點燃，蟠龍的鱗甲就全都會動，煥然閃光就像羣星充滿屋子。還有銅鑄的十二個人，都三尺高，擺在一張席上。每人持一種樂器，或琴，或築，或笙，或竽。個個華彩一身，就像活人。席下有兩根銅管，上邊的管口離地數尺，從席後伸出來。其中一根管是空的，一根管裏裝有一根繩子，手指那麼粗。讓一個人吹空管，一個人扭動那繩子，就會琴築笙竽一齊鳴奏，和真人所奏的音樂沒什麼兩樣。玉琴長六尺，上邊有十三根弦，二十六條系琴絃的繩子，全都用金、銀、琉璃、瑪瑙、玫瑰等寶物裝飾而成，刻名叫做「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有六孔，吹奏起來就能出現車馬山林，怪石嶙嶙。吹完也就不再出現。刻名叫「昭華之管」。有一面方形鏡子，寬四尺，高五尺九寸，裏外通明。人直接來照，影像就是倒的；用手捂着心來照，就能看見腸胃五臟，清清楚楚，沒有遮礙。體內有病的人，就捂着心口來照，一定能知道病在什麼部位。另外，女子有邪心，一照就膽張心跳。秦始皇常用來照宮中美人，凡膽張心跳的，就一律處死。漢高祖把這些寶物全都封存，等待項羽前來。項羽將這些寶物全都帶走了。以後不知這些寶物哪裏去了。

珊瑚

漢宮積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曰烽火樹。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雜記》）

又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鹹以爲漢室將衰之徵也。（出《述異記》）

又柫箖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渡海而西，至且蘭國。自且蘭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之時，漸漸似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小（「小」原作「高」，據明抄本改）者三尺，大者丈餘。三年色青。以（「以」原作「似」，據明抄本改）鐵鈔發其根，於舶上爲絞車，舉鐵網而出之。故名其所爲珊瑚洲。久而不採，卻蠹爛糜朽。（出《洽聞記》）

【譯文】

漢宮的積草池中有珊瑚一株，高一丈二尺，一干三枝。上面有四百六十三個枝條。這是南越國王趙佗獻來的。名叫「烽火樹」。夜間發光，總像要燃燒的樣子。

鬱林郡有珊瑚市，是下海人賣珊瑚的地方。這裏的珊瑚呈碧綠色，一株株各有幾十個枝杈，枝間沒有葉。大的高五六尺，小的只有一尺多。善於潛水的人說，海里有個珊瑚宮殿。漢元封二年的時候，鬱林郡獻來一個珊瑚婦人。皇帝讓人把它擺放在殿前，稱它爲「女珊瑚」，一時間居然枝繁葉茂。到靈帝時，這株珊瑚樹便死了。人們都認爲這是漢室將要衰敗的徵兆。

柫箖國靠大海，離都城兩千裏，有飛橋。渡海向西，到且蘭國。且蘭國有積石山，積石山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於水底。用大船把鐵網投入海中，珊瑚初生像竹筍，一年左右的時間，它就從網眼挺出來，變成黃色，枝椏交錯。小的三尺左右，大的一丈有餘。三年以後變成青色。用鐵器斬斷它的根部，在船上準備一個絞車，把鐵網絞上來，珊瑚便採上來了。所以這裏名叫「珊瑚洲」。長時間不採，珊瑚就會朽爛。

四寶宮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按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出《拾遺錄》）

【譯文】

武帝做了「七寶」牀、「雜寶」按屏風、「雜寶」帳，都放在桂宮裏。當時人們稱桂宮爲「四寶」宮。

延清室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蓋石文如畫也。石體盛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雜寶飾之。視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風也。偃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潔徹，侍者言以冰無盤，必融（「融」原作「翮」，據明抄本改）溼席，乃和玉盤拂之。落階下，冰玉俱碎。偃更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皆猶有此器，而多殘破。王莽之世，不復知所在。（出《拾遺錄》）

【譯文】

董偃常臥於延清室，用畫石做牀。之所以叫「畫石」，大概石的花紋像畫。這種石頭體大而輕，出自郅支國。牀上有紫色的琉璃帳幔，有用火齊寶石做的屏風，排列着用靈麻做的蠟燭，還有用紫玉做的盤子。牀似一條彎曲的龍，全都用雜色寶物裝飾起來。侍者在窗外給董偃扇風。董偃說：「難道玉石也需要扇風之後才清涼嗎？」侍者收攏扇子，用手一摸，才知道有屏風。董偃又用玉精做的盤子，盤子裏盛滿冰塊放在膝前。玉精與冰都是潔白透明的物品，侍者見了忙說：「冰塊不用盤盛着，一定會化了溼席的！」說着他急忙伸手一拂，玉盤與冰全都落地摔碎。董偃便開懷大笑。這種玉精是千塗國貢進的，漢武帝又賜給董偃。哀帝建平年間，百姓家還都有這種器物，但多半已經殘破。王莽的時候，不再知道哪兒有了。

玉如意

吳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埋寶，以當王氣。」此蓋是乎？（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東吳孫權的時候，有人從地下挖出一個銅匣，長二尺七寸，用琉璃做的蓋。還有一枚白玉如意。凡是用手拿的地方，都刻有龍、虎和蟬的形象。誰也不知這是爲什麼。於是就派人去問綜。綜就是一位博學多識的人。他說：「過去秦始皇因爲金陵有天子氣，平了許多山嶺，到處埋寶，用來鎮壓王氣。」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吧？

七寶鞭

晉明帝單騎潛入，窺王敦營。敦覺，使騎追之。帝奔。仍以七寶鞭顧逆旅嫗，扇馬屎。王敦追之人，見馬屎，以爲帝去已遠。仍寶鞭，不復前追。（出《中說》，黃本作「出《世說》」）

【譯文】

晉明帝單槍匹馬潛入王敦的兵營窺探敵情，被王敦發覺，王敦就派騎兵追他。他在奔逃的路上，就用他的七寶鞭僱客棧裏的老婦把馬屎用扇子扇涼。王敦派來追趕他的人見馬屎都涼了，以爲他已經跑遠了，又豔羨這寶鞭十分珍貴，便不再追他。

犀導

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頭啼叫雲：「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薨。（出《續齊諧記》）

【譯文】

晉朝東海郡的蔣潛，有一次來到不其縣。見林下有一具屍體。屍體已經腐爛，烏鴉來啄食死人肉。總能看到一個三尺來高的小孩前來驅趕烏鴉，烏鴉才飛起。如此往復好幾次。蔣潛覺得奇怪，就走近去看。他看到死人頭上佩戴一枚通天犀導。價值數萬錢。他就拔取了這枚犀導。他走後，一羣烏鴉爭集而來，沒有人再來驅趕。後來蔣潛把這一犀導獻給晉武陵王。武陵王死後，此犀導又被施捨給僧人。王武剛用九萬錢把它買下。後來又落到褚太宰手裏。褚太宰又把它送給齊國前丞相豫章王。豫章王死後，其妻江夫人就把它弄斷做成釵。每天夜裏，總能聽見一個男孩繞牀頭啼叫道：「你爲什麼要殺害我？我一定要報復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這樣的冤枉和殘酷！」江夫人對此又膩煩，又畏懼，一個多月以後就死了。

玉清三寶

杜陵韋弇，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殆。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弇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端空危危，橫然四峙，門用花闢，砌用煙矗。弇望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弇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斜欄層去，既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弇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次爲何所？女郎又何爲者？願一聞知。」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雖雲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泠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聲曲。酒既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羣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受（「受」字原闕。據明抄本、許本補。）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瑩洞澈。顧謂弇曰：「碧瑤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曰紅蕤」三字原作「麩」。據陳校本改。）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澈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真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值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出《宣室志》）

【譯文】

杜陵人韋弇，字景昭，開元年間考進士，寄居在蜀地。蜀地名勝很多。恰是春末，韋弇和他的幾位朋友辦了一個花酒宴會。玩到半夜也不肯作罷。一天，有人來請他，說：「郡南十里處，有個鄭氏亭。亭子建在花園裏，真正是世外佳境啊。請你和我一塊去一趟。」韋弇聽他講完，特別高興，就和那人一起向南而行。走出十里，來到鄭氏亭前。亭子高高聳立，四面環山，鮮花盛開成門，煙纏霧繞爲牆。韋弇簡直都要看傻了。心裏嘆道：「可真是世外之境啊！」這時候使者說了聲「請進」。進去後，見亭上有十幾位仙女，都有傾城傾國的姿色。仙女們亭亭玉立，衣袖飄飄。那些侍奉在左右的，也是十來個人。所飾紋繡影影綽綽，幾乎不能看清。有一位仙女望着韋弇說：「韋進士來啦！」於是讓左右快請韋弇上亭。韋弇順着斜欄一層層上去，立即就拜。衆仙女高興地說：「你聽說過劉阮的事吧？現在你也象劉阮那樣了。我們願意陪你喝個一醉方休，風流盡致，你以爲如何？」韋弇說：「沒想到今天我也成了劉阮，真是太幸運了。但是這是什麼地方？你們都是幹什麼的？請告訴我好嗎？」衆仙女說：「我們是玉清之女，在這居住很久了。這地方叫玉清宮。聽說你是落第的進士，客遊至此，想去請你，又怕你不理而受到羞辱，所以假借鄭氏之亭讓你來。果然如我們所願。雖然這是仙府，雖然說凡人不能在仙界久留，但是你在這裏，保你沒有任何損害。虧請你不要懷疑。」於是就讓人在亭中設宴。絲竹齊奏，樂聲清娓婉轉，悠悠然不絕於耳，不是人間所能聽到的曲調。酒到酣處，衆仙女說：「我們聽說大唐天子崇尚神仙。我們有一支新樂曲，名叫『紫雲』，想送給唐天子。你是唐人，替我們把曲子交給天子，可以嗎？」韋弇說：「我是一個普通書生，在長安城中，只是個區區小人物，連天子的大門口都看不到，我又不懂音樂，怎麼能辦得到呢？」衆仙女說：「既然你辦不到，我們託夢傳給他也是可以的。」又說：「我們有三件寶貝，要贈送給你。這幾件寶貝能讓你富比王侯，請你笑納！」於是就讓左右取來那三件寶貝。首先拿出來的是一隻杯子。杯子呈碧綠色，光亮透明。仙女看着韋弇說：「這是碧瑤杯。」接着拿出來的是一個枕頭，樣子像玉，微微發紅，說：「這是紅蕤枕。」又拿出一個小匣，紫色，也像玉，但是比玉瑩澈光亮，說：「這是紫玉匣。」然後就全送給韋弇。韋弇拜謝之後便離去。走了不到一里地。回頭望亭，茫茫然什麼都沒有了。韋弇感到非常奇怪。到底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於是他帶着三件寶物回到了長安。第二年又落第，東遊到廣陵，就把三件寶貝拿到市場上出賣。有一個胡人見到便下拜說：「這是天下的奇寶啊！儘管千萬年了，但是從來沒人得到過它。你是怎麼得到的？」韋弇就告訴了他。接着問道：「這是什麼寶呢？」胡人說：「這是真正的玉清三寶啊！」於是胡人用數千萬的價錢買去三寶。韋弇從此開始建宅院，成爲廣陵的大富豪，到老也沒有做過官。

寶骨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緣李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意，多識故事。雲，李相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一僧嘗贊佛，施鞍一具，賣之，價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口經數年，次當贊佛。因極祝林甫功德，冀獲厚襯。畢，簾下出彩篚；香羅帊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大失所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於胡商，索價一千。胡見之，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寶價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平康坊菩提寺，因爲李林甫宅院在東，所以鐘樓就建於西。寺裏頭有郭令的玳瑁鞭，以及郭令、王夫人的七寶帳。寺主元意知道許多過去的事。他說，李林甫每次過生日的時候，往往轉請這寺裏的和尚，就在本宅設齋。有一回，一個和尚去唸經，李林甫施捨給他一個馬鞍。拿出去賣，價值七萬。又一和尚廣有名聲，誦經多年，也被請到李林甫家唸經。於是這位和尚極力稱頌李林甫的功德，希望得到優厚的施捨。但是他得到的是一個長數寸，樣子頗像一個朽爛釘子的東西。他大失所望，沮喪了多日。他想到李林甫這樣的大官不至於欺哄他，就帶着那東西到西市上，給一個胡商看。他要價一千。胡人大笑道：「要低了。」他使了個大勁，要到五百千。胡人說：「此寶價值一千萬！」說完就付錢給他。他打聽寶物的名稱。胡人說：「這是寶骨。」

紫羜羯

乾元中，國家以克復二京，糧餉不給。監察御史康雲間，爲江淮度支。率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補時用。洪州，江淮之間一都會也，雲間令錄事參軍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請率百萬。乃於腋下取一（「一僧人」至「取一」十三字原「作波斯胡人者率一萬五千貫腋下」，據明抄本改）小瓶。大如合拳。問其所實。詭不實對（明抄本「實」作「肯」，原本「對」下有「請率百萬」四字，據明抄本刪），惟燕以所納給衆，難違其言，詐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當不違價。」有波斯胡人見之如其價以市之而去，（「有波斯」至「而去」十五字原作「僧試求五千而去」。據明抄本改）胡人至揚州。長史鄧景山知其事，以問胡。胡云：「瓶中是紫羜羯。人得之者，爲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貨寶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萬貫。胡樂輸其財，而不爲恨。瓶中有珠十二顆。（出《廣異記》）

【譯文】

乾元年間，國家因爲克復「二京」，糧餉供給不足。監察御史康雲間是淮度支使。他對江淮一帶的商旅百姓提出了加收五分之一的要求，用以補充當時急用。洪州是江淮之間的一大都會，康雲間讓錄事參軍李惟燕掌管洪州之事。有一個和尚，請求加收他一百萬。說完他就從腋下掏出一個小瓶來。小瓶有拳頭大小。問他瓶裏裝的是什麼，他只是詭祕地笑笑，並不回答。李惟燕因爲要用收入的供給許多人，不能不照他說的去做，就裝作喫驚地說：「您是如何得到這東西的？一定要賣它，可不能違背它的價格呀！」有一個波斯胡人見了就如其價買了小瓶而去。胡人來到揚州。長史鄧景山知道這件事，就問那胡人是怎麼回事。胡人說：「瓶中裝的是羜羯。人得了它，就能受到鬼神的保護，走進火裏不能被燒，掉進水裏不能被淹。這是一種無價之寶，不是明珠珍寶可以達到的。」於是，又加收胡人一萬貫。胡人樂於輸散其財，並不爲恨。其實瓶中裝的是十二顆珍珠。

紫貝

紫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爲貨。《南越志》雲：「土產大貝，即紫貝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紫貝就是砑螺。儋振夷黎海邊，採紫貝當錢財。《南越志》說：「土產大貝，即紫貝也。」

魏生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友，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試取以歸，致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敘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名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寶。至坐末，諸胡鹹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生初爲見謔，不勝慚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雲，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雲：「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也。（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安史之亂被平定以後，有一個姓魏的讀書人，人稱魏生。小時候，因爲他家是王族親戚，本來財產累萬，但是由於他交結不軌之徒，因此家境日衰，遭到當地士族的排斥，他不得不到外地避一避。他帶妻子避到江南。幾年之後，事情平靜了，他才歸鄉，船走到虔州地界。一場暴雨下過之後，他離船登岸，觀賞當地風光，忽然望見河岸沙灘上有一塊地方，熱氣蒸騰，高達數丈，便走上前細看。他看到的是，亂石之間有一塊狀如甕片手掌那麼大的石片，顏色半青半赤。他覺得這塊石頭與衆不同，就把它撿了回來，扔到書箱裏。回到家鄉一看，原先的財產已蕩然無存，沒有財物用來謀求官職，便只好租借一處房子住下來。這裏的市場店鋪之中有許多胡人商客。舊相識可憐他，都分一些喫穿的東西給他。他家的轉機，是藉着一次胡人客商的「寶會」發生的。按照胡人的習俗，每年都有一次與鄉人相聚的大會。會上，每個人都要展示自己的寶物。寶物多的人就戴着帽子坐在上首。其餘的依次排列。今年的寶會他們邀請魏生參加，其實是讓他去參觀開眼界。他忽然間就想到了拾到的那塊石片，就把它揣到懷裏去參加胡人的寶會。到會之後，他並不敢說他帶來寶物了，自覺地坐到了最末席。酒飯之後，胡人們開始展示寶貝。坐在最上座的拿出來的是四顆寶珠，每一顆都有徑寸之大。在場的胡人全都站起來，一齊向首席胡人稽首禮拜。其餘依次展示出來的，或者三枚，或者兩枚，全是珍寶。輪到坐末，胡人們全都笑了，和他開玩笑道：「您也有寶貝嗎？」他半真半假地說：「有！」於是就把石片拿出來展示，三十位胡人全都站起來，把他推到首席上去，一齊下拜。他以爲自己被捉弄了，很不好意思。後來才知道，胡人們是誠心誠意的，這才感到驚奇。那些老一點的胡人見到此石，有的都流下眼淚。於是衆胡人就和魏生商量，要買這件寶貝，讓他隨便要價。他也就沒客氣，要一百萬。衆胡人嗔怒道：「爲什麼要侮辱我們的寶貝呢？」於是再加價，一直加到一千萬纔算完。他悄悄問一個胡人這寶貝叫什麼名字。胡人說：「這是我們國家的國寶。因爲戰亂已經丟失了三十多年了。我們的國王下令尋求它，說，能找到此寶的人拜爲國相。這次我們回去，都能得到重賞，何止幾百萬！」他又問有什麼用。胡人說：「這是寶母啊！每月的十五日，國王親自來到海岸，把此寶放到一個事先設好的祭壇上祭奠，到了晚上，各種珍珠寶貝就會自動聚攏而來。所以叫做『寶母』。」魏生這一次獲得的錢財成倍於原先的家產。

卷第四百四　　寶五（雜寶下）

肅宗朝八寶 靈光豆 萬佛山 玳瑁盆 闢塵巾 浮光裘（有目無文） 重明枕　

三寶村 火玉 馬腦櫃 岑氏

肅宗朝八寶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皁衣。引真如東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皁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真如進。，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皁衣者送之。翼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恆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恆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慄，潭若凝脂。闢人間兵疫邪癘。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谷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即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復。其玉色光彩益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同視，鹹異之。翌日侁至，恆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嘆駭久之，即具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澈。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慄，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王幹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寸許。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壓勝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爲若何。」圓懼而止。侁乃遺盧恆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自」原作「是」，據明抄本改）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既登位，及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敞，境物潤茂。遺址後爲六合縣尉崔珵所居。西堂之間，相傳雲。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出《杜陽雜編》）

【譯文】

開元年間，有一個姓李的女子嫁給一個姓賀若的爲妻。賀若死了。姓李的就出家當了尼姑，法號真如。她的家在鞏縣孝義橋，因爲她品行高潔，所以遠近聞名，人人敬佩。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在精舍窗外洗漱，忽然有一團五色的雲氣，從東方飄來。雲霧中伸出一隻手，卻看不到人的身形。那隻手徐徐地把一個錦囊交給真如說：「珍藏它，千萬不要告訴別人。」真如謹守祕密，不敢有所閃失。天寶末年，安祿山作亂，中原一時間人心慌慌，人們一齊向南奔逃。真如也不例外，輾轉流落到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間，真如在自己的住處，忽然看見兩個穿黑衣服的人。兩個黑衣人拉着真如向東南方向行走。走了五六十步，面前出現一城。城的建築雄偉壯觀，城下的兵衛齊整嚴肅。進到城裏之後，見城中有大殿。殿上，一人穿紫衣，戴寶冠，被稱作天帝。又有二十多人，衣冠和天帝差不多，被稱爲諸天。諸天入座之後，才讓真如進去。然後諸天互相議論道：「人世間喪亂的時間很久了，殺人太多了，腥臭污穢之氣直衝雲天，不知如何才能拯救？」一個諸天說：「不如用神寶把邪惡之氣壓住。」又一個諸天說：「那就應該用第三件寶貝。」又一個諸天說：「現在邪惡之氣正盛，污穢之物會聚，第三件寶貝怕不能取勝，得用第二件寶貝才能息兵平亂。」天帝說：「說得對！」於是取出寶貝交給真如說：「你去讓刺史崔侁把這事奏明天子。」又對真如說：「以前交給你的小囊，裏邊裝有五件寶貝，一般官員可以觀看。現在給你的八件寶物，只有做帝王的可以看。你千萬不要弄錯了。」於是就詳細地將寶物的名稱、用法講授給真如。而後又讓黑衣人把真如送回來。第二天，真如到縣府向縣令王滔之言明此事。王滔之具狀向州里告。州里得到王滔之的狀子，正趕上刺史馬上就要出行，他便把縣裏的狀子交給從事盧恆說：「安宜縣有個妖怪尼姑的事兒，太怪了，你趕緊去過問一下。盧恆便來到安宜縣，審問真如，要按王法懲辦她。真如說：「上帝有命令，誰敢違抗？再說這些寶貝也不是人工所能做出來的，又何必多疑呢？」於是她就把錦囊中的五件寶貝展示給盧恆。第一件叫「玄黃天符」，形如笏板，長有八寸多，寬三寸，上圓下方，接近圓的地方有小孔，是黃玉做成的，顏色像蒸熟的栗子，深沉如凝脂。有此寶可避人間兵疫邪癘。第二件叫「玉雞」，羽毛和花紋全都具備，是白玉做成的，做帝王的用孝道治理天下，這寶貝就能在人間出現。第三件叫「谷璧」，也是用白玉做成，直徑五六寸，上面米粒狀的花紋，和雕刻出的沒什麼兩樣，做帝王的得了它，能讓天下的五穀年年豐收。第四件叫「王母玉環」，兩隻，也是白玉製成，徑六寸，做帝王的得了它，能讓外國歸順。這些寶貝件件都光彩煥然，不同尋常。盧恆說：「這些玉都是真的，可怎麼知道它們是寶呢？」真如便把五件寶貝全都端出來，往空中一舉，寶光全都射向太陽，光芒萬丈，仰望望不到盡頭，盧恆和縣吏一塊觀看，都感到驚異。第二天崔侁來到，盧恆便對他說：「這些寶物可能是天賜的，不是人能辦到的。」崔侁又查驗一番和盧恆說的一樣。他驚歎不已，就報告給節度使崔圓。崔圓覺得挺怪，把真如傳來，要一樣一樣地驗看寶貝。真如說不行，崔圓非看不可，真如拗他不過，只好又拿出那八件寶物給他看。第一件是「如意寶珠」，形狀是正圓形的，雞蛋大小，光色晶瑩明澈，放在屋裏，明如滿月。第二件是「紅靺鞨」，像一個大栗子那麼大，像個紅色櫻桃那樣又紅又軟，看上去很容易弄碎，觸一下，才知道既堅硬又沉重，很難擊破。第三件是襖奴珠，其形狀像個圓環，四分缺一直徑足有五六寸。第四件是「玉印」，半隻手大小，上面的花紋像粗而凹陷的印文，中間填上東西便現出形來。第五件是「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筷子那麼粗，像金的，又像銀的，還像熟銅的。第六件是「雷公石」，兩枚，形狀像斧，長四寸，寬一寸左右，沒有孔，細膩光滑酷似青玉。把這八寶放在日下，只見白氣連天；把它們放到屋裏，則見燭光如月。至於那鎮壓邪惡腥穢的辦法，真如祕而不宣，誰也不知。崔圓要奏明天子，真如說：「天帝命崔侁去做此事，你硬要做是爲什麼呢？」崔圓恐懼而止。於是崔侁派盧恆隨真如一起前去獻寶。當時史朝義正圍困宋州，又向南攻下申州，淮河路不通，就取道長江而上。四月十三日到達京都。這時肅宗正臥病不起。他看了寶貝之後，急忙讓人把代宗召來，說道：「你從楚王立爲皇太子，現在上天賜寶，從楚州那邊送來，這是上天助你，你應該珍重這些寶貝纔是。」代宗拜了兩拜，接受上天所賜。因此得寶當天就改年號爲寶應元年。他登基之後，就把楚州升爲上州，把縣升爲望縣，改安宜縣名爲寶應縣。刺史及獻寶者都有擢升。賜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受寵及賞賜都勝過他人。從此以後兵亂漸息，年年五穀豐登，天下百姓過上了小康生活，寶應之符果真應驗了。真如所居的得寶之地，風調雨順，萬物豐茂。遺址後來由六合縣尉崔珵居住。相傳說，至今西域胡人走到那裏，沒有不望着那住所下拜的。

靈光豆

代宗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因其國有海，東北四方里。國西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國人有疾，輒照之，使知起於某髒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華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可長數尺。本國亦謂之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斤。帝啗一丸，嘆其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制。帝賜獨孤妃子。與帝同泛舟於龍池，有紫雲自二上而生，俄頃滿於舟中。帝由是命置之於堂內，以水噴之，化爲二龍，騰空東去矣。（出《杜陽雜編》）

【譯文】

代宗大曆年間，日林國獻來靈光豆和龍角釵。這個國家有個大湖，一里見方那麼大。國西有怪石，方圓幾百裏。怪石光明澄澈。可以照見人的五臟六腑。也叫「仙人鏡」。他們國家的人有病，總是先照仙人鏡，弄清楚某髒某腑什麼部位有病了，就去採草藥治療，沒有治不好的。靈光豆，大小像中國的綠豆，顏色殷紅，而發出的光芒長達數尺。他們本國人也叫它「詰多珠」。綠豆大小的一粒靈光豆，如果和石上菖蒲葉一塊煮，就能煮成鵝蛋那麼大。它裏邊是純紫色的，重量可達到一斤。皇上喫一丸，讚美它香味無比，而且好幾天不再感到飢渴。龍角釵類似一種玉，青紅色，上面刻有蛟龍的圖形，精巧奇麗，簡直不像人工做的。皇上把它賜給獨孤妃子。獨孤妃子和皇上同舟泛於龍池，二人頭上便生出一團紫雲，頃刻間紫雲便充滿舟中。皇上於是命人將此釵放到堂內，用水噴它，它便化成兩條龍，騰空向東飛去。

萬佛山

上崇釋氏教，乃春百品香（「香」原作「山」，據明抄本改）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可高一丈。上置於佛室，以氍毹籍其地。氍毹之巧麗，亦冠絕於一時。每方寸（「方寸」原作「放」，據《杜陽雜編》上改）之內，即有歌舞妓（「妓」原作「之」，據明鈔本改）樂，列國山川之狀。或微風入室，其上覆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其真假。萬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辮縷金玉水精，爲蟠蓋流蘇。庵贍匐羅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闊（「闊」原作「閣」，據《杜陽雜編》上改）三寸，以蒲牢銜之。每擊鐘，行道僧禮拜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關綟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計。上置九光扇於巖巚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見有光出於殿中，鹹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出《杜陽雜編》）

【譯文】

皇上崇尚釋迦牟尼氏創立的佛教，就舂百品香和入銀粉塗刷佛室。趕上新羅國獻來一塊五色毛地毯和一尊萬佛山，皇上把萬佛山也放在佛室。用五色毛地毯鋪地。萬佛山高一丈。毛地毯之巧麗，也是冠絕一時的。每方寸之內，就有歌舞妓樂和各國山川的形象。有的可看出是微風入室，上面還有蜂蝶燕雀飛舞躍動。俯首看去，不能辨別真假。萬佛山，是雕刻沉檀和珠玉而成的。那些佛的形象，或大或小，大的有的超過一寸，小的只有八九分。再看那佛的頭，有的像米粒那麼大，有的像豆粒那麼大，但是眉眼口鼻耳樣樣具備，連螺髻毛髮也歷歷可見。而髮辮、衣縷、金玉、水精、蟠蓋、流蘇、沙石、草木以及樓閣亭臺等等，形體雖然極小，但是栩栩如生，勢若能動。前面行道僧人數量不在一千以下。下邊有紫金鐘，三寸寬，由蒲牢獸銜之。敲一下鍾，行道僧便禮拜到地。同時還有隱隱的唸經的聲音。大概機關技巧就在這鐘上。儘管這山以「萬佛」爲名，但是數量數不勝數。上方放一個九光扇於岩石之中。四月八日，召集兩街的僧衆到佛室來，以佛室爲道場，禮拜萬佛山。這時候人們都讚歎萬佛山不是人工可以造的，等到他們看到有光從殿中發出，便異口同聲地說這是佛光。其實就是九光扇的作用。因此，皇上命一個叫不空的三藏和尚唸了一千句天竺密語才退出。

玳瑁盆

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雲：其國有酒山紫海。蓋（「蓋」原作「而」，據《杜陽雜編》中改）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紫海水（「水」原作「太」，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魚龍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爲嬉戲。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絲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仍綴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獵於北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勿際暴雨，而裘無纖毫沾濡。方嘆爲異物。夜明犀，其狀類通天犀，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十重，終不能掩其耀煥。上遂命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其蠟炬，有如晝日。（出《杜陽雜編》）

【譯文】

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給皇帝一個玳瑁盆，一件浮光裘。還有一枚夜明犀。據說，這個國家有酒山紫海。所謂酒山，大概就是山中有泉，泉水味似酒。還說喝了酒山之酒可以醉得一天不醒。紫海水，顏色有如腐爛的桑椹。可以染衣物。其中的魚龍龜鱉、砂石草木，沒有不是紫色的。玳瑁盆，可容水十斛，外側用金、玉裝飾。到了盛夏，皇上把玳瑁盆放在殿內，裏邊裝滿水，讓宮中的女官拿着金銀勺，酌盆裏的水互相澆灑，以爲遊戲。浮光裘。就是用紫海水染的地兒，用五彩絲線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個，再綴上九色真珠構成的。皇上穿着它，到北苑打獵，朝陽一照，光彩閃動，看的人都感到耀眼奪目。皇上也不覺得貴重。有一天，馳馬追一隻飛禽，忽然間下起暴雨，但是浮光裘一點沒溼，皇上才讚歎它是異物。夜明犀，形狀有點像通天犀，夜間發光，能照一百步遠，即使用十層布蒙上，也不能矇住它的光耀。於是皇上就命人把它割碎成腰帶，每次出去打獵，夜晚就不用點蠟了，和白天一樣。

闢塵巾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甲知回易，折欠數百萬，回之外縣。去州二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甲。甲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間解之。座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甲曰：「餘嘗遊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甲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甚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謂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甫請避左右，言某於新羅獲巾子，可闢塵，欲獻此贖甲。即於懷探出授高。高才執，已覺體中清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甲之性命，恐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翼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沾塵坌？豈遭逢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故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甫即於巾上抽與之。針色如金。監軍乃扎巾試之，驟於塵中，唯身及馬鬃尾無塵。高與監軍旦具禮往謁，將請其道要（「要」原作「霎」，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一夕忽失所在。（出《酉陽雜俎》）

【譯文】

高瑀在蔡州。有個叫甲知的軍將，因爲折欠幾百萬的錢款而逃避了。逃到外縣離州二百多里，高瑀下令囚禁甲知，開始查辦他。甲知憂愁窘迫，寢食不安，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他的朋友們於是就爲他設酒宴藉以消愁。座間有客十幾人。其中有一個被稱爲處士的。姓皇甫，名玄真。穿一身白衣。白的像天鵝的羽毛，相貌極是倜儻儒雅。人們對這位皇甫先生極盡敬佩贊勉之辭。皇甫先生只是微笑說：「這不過是小事一樁。」宴罷人散之後，皇甫先生留了下來。他對甲知說：「我曾經遊東海，在那裏得到兩件寶物。憑這兩件寶物，該能夠爲你解除此難。」甲知感謝不盡，要爲他準備車馬。他全都拒絕，步行前往。他走得很快，當晚就到了蔡州，住進旅店裏。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拜見高瑀。高瑀一見到他的處士風度，不知不覺地就生出幾分敬意來。他對高瑀說：「我到尚書府上來，是特地向尚書請求饒過甲知性命的。」高瑀說：「甲知欠官府的錢，又不是欠我個人的錢。公事公辦，我幫得了他嗎？」皇甫玄真請高瑀揮退左右，說：「我在新羅得到一條巾子，能闢塵，想要獻上它贖甲知的性命。說着他伸手從懷中取出巾子交給高瑀。高瑀剛抓到巾子，就覺得體內清涼爽快，大驚道：「這不是做人臣的所能得到的，是無價之寶，甲知的性命，用它換是綽綽有餘的！」皇甫先生讓高瑀試驗一下，看避塵巾是否靈驗。第二天，就在城外設宴。當時天已久旱，塵埃極甚。騎馬從城中跑到城外，高瑀看自己馬尾馬鬃及左右飛騎幾人居然一塵不染。監軍使發覺了，便問高瑀道：「爲什麼唯獨尚書不染灰塵呢？難道是遇上了世外異人得到什麼無價之寶了？」高瑀不敢隱瞞，如實說給監軍。監軍堅決要拜見處士。高瑀只好陪他一塊去。見到皇甫玄真，監軍開玩笑道：「難道皇甫先生只知道有尚書嗎？還有什麼寶貝，拿出來看看行嗎？」皇甫玄真詳細述說救甲知的意思。還說遊東海時得到一巾一針，針還在手，但是針不如巾，只能讓一人之身不染灰塵。監軍拜謝說：「能得到這針也就足了。」皇甫玄真就從巾上抽下針來遞給監軍。監軍馬上開始試驗。他騎飛奔馳，塵埃飛揚，但是他身與馬鬃馬尾都無塵土。第二天早晨。高瑀與監軍帶着禮物去見皇甫先生，要向他請教一些道術方面的要領。皇甫先生卻於一夜之間不知去向了。

浮光裘 （有目無文）

重明枕

有海外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類於水精。中有樓臺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鏤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無不悉具。仍通瑩焉。（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海外某一個國家進貢一個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就像水精那樣潔白。中間雕刻了樓臺亭閣，四面雕刻了十個道士。道士有的拿着香，有的捧着書簡，循環不止。這叫「行道真人」。那雕刻和繪畫。連道士頭上的玉簪和霞帔，都非常逼真。誠乃通體晶瑩。

三寶村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雲，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啓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之衣，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徵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謗，以爲多掠南貨，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索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告於鄰伍中。是歲仲夏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觀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與植准以表之。其明日，攜鍤具，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制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一尺餘。皆塵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硎其劍，淡然若水波之色，雖利如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爲尺，乃古三尺。其鏡皆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無缺。乃命磨瑩，其清若上水之潔。真天下之奇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玩，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燿於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出《宣室志》）

【譯文】

扶風縣的西南，有個村子叫三寶村。據老年人傳說，建村的時候，有一個胡人和尚對村民說：「這地方有寶氣，但是現在的人得不到它。它的出現將有一定的時機。」村人問道：「是什麼寶？」胡僧說：「這是交趾的寶物，數量是三件。」因此，就以「三寶」爲村名了。開成元年的春天，村中有人夜裏做夢，夢見一個成年男子，頭戴黑色頭巾，身披大袖子衣裳，腰間佩一把寶劍，儀表很是古雅。他對村民說：「我曾經在東漢的時候做過官，光武皇帝時，和飛將軍馬公一起征討交趾。那時候曾得到南方人的寶物。後來，馬公遭到誹謗，認爲他掠奪了許多南方的財物，全運回家中。光武皇帝大怒，要派人抄他的家。我怕禍及自己，就把自己得到的寶物埋到這裏。」話還沒說完，夢已經醒了。這人就把夢見的情形和鄰居們講了。這年五月的一個晚上，烏雲遮月，天色灰暗，一個牧童望見西京原下，煥發出光芒，像當空一條白練垂掛在那裏，久久不滅。牧童喫驚地告訴他的父親，爺兒倆就跑去看，那光更亮。第二天晚上也這樣。於是村裏幾個人湊到一起，趁夜去尋找那光。一看，那光是從地裏發出的，像燃燒的柴火。人們便在這裏豎了一個記號。到了天明，大家帶着鍬鎬而來，從立有記號的地方往下挖，果然，挖了一丈多深，就挖出來三件寶貝。一是一隻金龜，長二寸左右做法奇妙，從未見過；二是一把寶劍，長二尺四寸；三是一面古鏡，直徑一尺還多。三樣東西都塵跡斑斑，陳舊不堪。村人們就帶着這些東西來到縣裏。當時的縣令沛國的劉隨收到了這些東西。他把劍放到磨石上一磨，那劍立刻就呈現出水波一樣的光色來，寒氣逼人。它長二尺四寸的原因，大概是因爲古人是以八寸爲一尺，二尺四寸就是古代的三尺。那鏡子花紋圖案繁多，有異獸的圖形環繞鏡鼻。年代久遠，保存完好。磨光之後，同樣潔如清水，果真是天下之奇寶。縣令劉隨說：「這些東西是古代珍玩，是應該入王府的，那樣便可以與天球合璧生輝，在大學講堂上照耀後人。於是就書寫文書上報，要把寶物獻給天子。當時陳君亦在岐隴任節度使，他得見幾樣寶物之後，特別喜歡。以後怎樣，就無人知道了。

火玉

會昌元年，扶餘國貢三寶：「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風松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冬則不復亦挾纊。宮人常用。澄明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風松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稍秋氣颼颼，即令徹去。（出《宣室志》）

【譯文】

會昌元年，扶餘國貢入三樣寶物：一樣叫「火玉」；一樣叫「澄明酒」；還有一樣是「風松石」。火玉色紅，長半寸，上尖下圓。發光能照出幾十步遠。把火玉積攢起來，可以燒開鍋。放到屋裏，冬天就不用往衣服裏絮棉花了。宮裏的人常用這種東西。也是方國所獻，澄明酒，也是方國新獻，紫色，膏狀，喝起來讓人感到骨頭都有香味了。風松石方圓一丈，玉一樣晶瑩清澈。那上面有樹。它的形狀像一棵古松仰向天空，颯颯地涼風生於其間。到了盛夏，皇上就把它放到殿內，消暑納涼。到了秋季，寒氣一來，就讓把它撤出去。

馬腦櫃

武宗好神仙術，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禮。更修隆真室，舂百寶屑以塗地。瑤楹金拱，銀欄玉砌，晶瑩炫耀，看之不足。內設玳瑁之帳，火齊之牀。焚龍光之香，薦無憂之酒。此皆他國所獻也。帝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以下，用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更遇渤海貢馬腦櫃，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無以爲比。帝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瑰盆，量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一寸，舉之則若鴻毛。帝嘉其光潔，遂處於仙室，以和藥餌。后王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菽，上猶嘆惜久之。（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武宗喜好神仙之術，所以就建瞭望仙台。還修了隆真室。舂百寶爲屑用來塗地，用瑤做柱子，用金子做拱門，用銀子做門檻，用玉砌牆。瑩光閃爍，百看不厭。屋裏裝有用玳瑁做的帳子，用火齊做的牀。焚燒的是「龍光」香，飲用的是「無憂」酒。這些東西都是外國貢獻來的。武宗常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來探討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的道理。從此室內長出兩棵靈芝來，全都像紅玉一般。還趕上渤海國貢進馬腦櫃。這櫃三尺正方，顏色很深，像茜色，做工之精巧無以倫比。皇上用這櫃裝神仙之書，放在牀頭，紫瑰盆，容量可達半斛，內外通體晶瑩，純紫色，厚有一寸，重量輕如鴻毛。皇上喜愛它的光潔，就把它放在仙室，用它和藥喫。後來王才人扔玉環，將紫瑰盆打掉了半個豆粒那麼大一塊兒，皇上還喟嘆惋惜了挺長時間呢。

岑氏

臨川人岑氏，嘗遊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歸置巾箱中。其夕，夢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來侍左右。既寤，蓋知二石之異也。恆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問之：「君有寶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萬爲市。岑雖寶之而無用，得錢喜，即以與之。以錢爲生資，遂致殷贍。而恨不能問其石與其所用雲耳。（出《稽神錄》）

【譯文】

臨川有個姓岑的人，有一次遊山，看見溪水中有兩塊大如蓮子的白色石頭，自相追逐奔跑。岑氏就把兩塊白石捉住了。回家把它放在箱子裏。那大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兩個穿白衣服的美女，自言她們是姐妹，侍立在他的左右。夢醒之後，大概知道這兩塊白石不尋常，就總藏在衣帶中。後來他到了豫章，有一個波斯胡人攔住他問：「你有寶貝帶在身上嗎？」他說：「是的。」說完他就把二石掏出來給胡人看。胡人要用三萬爲價購買。岑氏雖然珍愛二石，但是留着也沒用，就賣了。他用這錢做謀生的本錢，就逐漸致富了。但他一直爲沒有問那石頭的名字和用處而遺憾。

卷第四百五　　寶六（錢、奇物附）

錢　　淯陽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寶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 徐景 中牟鐵錐 毒槊 集翠裘 謝靈 運須 開元漁者 楊妃襪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龍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嚴遵仙槎錢

淯陽童子

晉義熙十二載，淯陽縣羣童子，浴於淯水。忽見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隨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見流線中有一銅車，小牛牽之，勢甚奔迅。兒等奔逐，掣得一輪。徑可五寸，豬鼻，轂有六輻，通然青色。缸內黃脫，狀如恆運。於時沈敞（「敞」原作「敝」，據陳校本改）守南陽，求得此物，然莫測之。（出《洽聞記》）

【譯文】

（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淯陽縣的一羣兒童，在淯河裏洗澡，忽然發現身邊有錢湧出，像流沙一樣。於是孩子們就爭搶着撈取那些錢，手撈滿之後，許多錢順流而去。他們又用衣服裹錢，各有所得。又看到流錢中有一輛小銅車，由一頭小牛拉着，在水中跑得很快。孩子們追趕上去，拽下來一個車輪。車輪的直徑有五寸，豬形鼻，轂上裝有六根輻條，全是青色。從插軸的圓孔看，像是長久運轉的樣子。當時沈敞是南陽太守。他弄到此物，但是沒有弄清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文德皇后

錢有文如甲跡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應爲「開元通寶」--編譯作者注）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洵所爲也。初進樣日，後掐一甲跡，因是有之。（出《譚賓錄》）

【譯文】

有一種錢的圖案像指甲掐出的痕跡似的，那是因爲文德皇后而形成的。武德年間，廢止五銖錢的流通，開始使用「開元通寶」錢。這四字的書寫，是歐陽洵完成的。當初將設計圖樣送給皇帝審查時，文德皇后在那上面掐出了一道指甲印兒，因此鑄錢的時候把指甲印兒也鑄出來了。

岑文本

唐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寤初覺，忽有扣山亭院門者。藥豎報雲，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用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絝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明抄本無「著」字，當下文爲句），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青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子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出《傳異志》）

【譯文】

唐貞觀年間，岑文本下了朝多半都在山亭避暑。一日午時，剛睡醒，忽聽得有人在山亭院門外敲門。藥童報告說，是上清童子元寶求見。岑文本平素喜歡道教，一聽是道士求見，就急忙束帶讓他進來。進來的居然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道士，儀態氣質超凡脫俗，真可謂仙風道骨，衣服也與衆不同。戴淺青色圓角道士帽，披淺青色圓角帔，穿青色圓頭鞋。小道士的衣服輕細如霧，有名的齊絝魯縞也不能與它相比。岑文本和他說話。他便說：「我是上清童子，從漢朝時就修成正果。本來生於吳地，修得不凝滯之道之後，就被吳王送進京城，見到漢帝。漢帝有私心，阻塞教化，困惑不解的都求教於我。我嘗與方圓走下去，全能夠通暢。所以自文武二帝，直到哀帝，都喜歡我。王莽作亂，我纔到了外地，到哪裏都受到人們的喜愛。從漢成帝時起，我就開始討厭人間了，就尸解而去，或秦地或楚地，不一定在哪落腳。聽說你好道教，所以來拜見你。」岑文本向道士問些漢魏齊梁之間君王社稷的事，道士有問必答，對答如流，事事都像他親眼見過。他對岑文本說，史傳之中，受委屈被冤枉了的以及虛有個好名聲其實並不好的很多。岑文本說：「人的穿戴爲什麼不同呢？」道士回答說：「道就在方圓之中。我的外形是圓的，但是心是方正的。這是相時的準則呀！」岑文本又問：「你身上穿的衣服都很輕細，是什麼地方出產的？」道士回答說：「這是上清五銖服。」岑文本又問：「聽說六銖服是天上人穿的衣服，它和五銖服有什麼不同？」道士回答說：「更輕細的就是五銖服。」他們談着談着，不覺很快談到日晚，道士就告別回去了。他剛出門就忽然不見了，岑文本便知道他不是個平常人。每次下朝，岑文本都讓人等候那道士，道士一來，他們就談論個沒完沒了。後來又讓人暗中跟蹤他，看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結果是他出山亭門，往東走不幾步，在牆下就眼睜睜地不見了。岑文本讓人就地挖掘，挖三尺挖到一個古墳墓。墓中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枚古錢。岑文本頓然大悟。「上清童子」是「青銅」的意思；名「元寶」是錢上的字；「外圓心方」是錢的形狀；青衣就銅衣；「五銖」服也是錢上的文字；「漢時生於吳」是漢朝在吳王那裏鑄了五銖一枚的錢。岑文本雖然知道這些，但他自己的錢財還是越來越多，官做到中書令。十年之後，忽然失去了那枚古錢，岑文本便死了。

王清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鍰（「鍰」原作「錠」，據明抄本改），因買田畔一枯慄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下，得大甕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如歸，十餘年鉅富。遂甃錢成形龍，號王清本。（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和初年，洛陽村百姓王清，賣苦力賺了五鍰錢，就買了地邊上的一棵枯死的栗子樹，要把它加工成木柴出賣，賺幾個錢花。夜裏，有一個鄰人去偷砍這棵慄樹。砍入樹身，忽然有一條黑蛇，抬起像人的手臂那麼粗的頭來，對偷砍樹的人說：「我是王清的樹幹，你不要砍！」那人嚇得魂飛魄散，丟下斧子就跑。等到天明，王清率領子孫把枯樹砍倒，又往樹根底下挖，挖出來兩口大甕，裏面裝滿了零散的錢。王清因此獲利而歸，十幾年之後成爲鉅富。那事之後，甕裏的錢就化作龍形，這錢稱作「王清本」。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建」原作「見」，據明抄本改）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可及山半，有大樹。下有大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欹，故錢流出。子是推而正之，以石搘之。以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餘不可妄想也。」（出《稽神錄》）

【譯文】

建安有個村人，撐着小船往返於建溪之上，賣柴爲生。有一天，他把船靠了岸，上山砍柴，忽然看見山上有幾枚錢滾下來。他往上尋找，一共拾到幾十枚。尋到山半腰，他看到一棵大樹，大樹下有一口大甕，甕高五六尺，裏邊裝滿了錢。但是甕稍微歪斜一點，所以錢能流出來。於是他去把甕推正，用石頭支住。然後他脫下衣服，包了五百多拿回家。他馬上就領着全家人返回去，要把那些錢全弄回來。來到山上，找到原先那條路，很快就又來到那棵大樹下。但是那口大甕卻不知哪裏去了。那人悔恨得要死，徘徊了好幾天也不肯離開。一天夜裏他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人告訴他說：「那些錢是有主的。幾天前因爲甕歪了，用五百錢僱你把甕弄正罷了，其餘的錢不可妄想。」

徐仲寶

徐仲寶者，長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合數大抱。有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亦獲數百。自爾每須錢，即往掃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仲寶後至揚都，選授舒城令。暇日，與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氣甚勁烈，斜飛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蛺蝶。製作精妙，人莫能測。後爲樂平令，家人復往，於廚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即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止於庭樹。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譯文】

徐仲寶是長沙人。他家道南有一棵大枯樹，好幾抱粗。一個僕人灑掃樹下，從沙土中拾到一百多錢。僕人把這事告訴了徐仲寶，徐仲寶親自前往，也拾到幾百錢。從此以後，每當需要錢花，他就到樹下灑掃，總有不小的收穫。如此累計一年，共得錢好幾十萬。徐仲寶後來到了揚都，被選授爲舒城縣令。一天無事，與家人共同坐在院子裏閒談，忽然有一股猛烈的白色氣體向外斜飛而去，氣中好像有什麼東西。他的妻子伸手一抓，抓到一個玉蛺蝶。玉蛺蝶的做工十分精巧，誰也不能解釋這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又調任樂平令，家人又要跟着前往，搬家時在廚房旁邊的耗子洞中發現了不少錢。於是徐仲寶率領人往下挖掘，挖了幾尺深的時候，有一隻白色小鳥飛出來，落到院子裏的一棵樹上。於是在樹下得錢一百多萬。錢收完之後，小鳥飛去，不知飛向何方。

邢氏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於地中。一夕，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窗戶而去，有觸牆壁墜地者。明日視之，皆錢。其妻乃告埋瘞之處，發視皆亡矣。邢後得一自然石龜，其狀如真，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收置筐篋中。自爾稍充足，後頗富矣。（出《稽神錄》）

【譯文】

建業有個管庫的人姓邢，他家裏很窮。他攢錢攢到兩千就生病。他的錢有的就丟失了。他的妻子偷偷地攢錢，埋到地下。一天夜裏，忽然聽到有一種聲音象小蟲在飛，是從地裏鑽出來的，穿過窗戶飛去。有撞到牆上然後落到地上的，天亮一看，竟然都是錢。他的妻就把埋錢的地方告訴他，挖開一看，錢全沒了。姓邢的後來得到一個自然生成的石龜，形狀和真龜一樣。他把石龜放在院子裏的石榴樹下。有的人看到了就說這是寶物。於是就把石龜收放到筐篋之中。從此，他家稍稍充足了些，後來居然過得很富了。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嚐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則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富人云。（出《稽神錄》）

【譯文】

汀州有個姓林的人，他的先人曾經做過郡守，罷任以後一直在家裏閒居。一天，天下的是錢雨，滿地是錢。全家老老少少都往家裏收錢，錢把家裝滿了。姓林的就整整衣冠仰天禱告說：「這是不正常的事，一定會帶來災禍的。現在趕快停止，就是林氏家族的福氣啊！」錢雨應聲而止。而他家收取的做已經鉅萬，至今還是富人。

曹真

壽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十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又舒州桐城縣雙戌港。有迴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錢。以衣襟貯之。風入古墓荊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錢。歸家視之。與常錢無異。而皆言亡八九矣。（出《稽神錄》）

【譯文】

壽春人曹真，正在野外行走，忽然看到坡下有幾千錢從遠處飛來，發出鈴響一般的聲音。曹真就去追趕那些錢。那些錢落入一個小小的地洞中。他用手往外摳錢，只弄到幾十枚。另外，舒州桐城縣雙戌港，發生過旋風捲錢的事。風捲着錢從市場上掠過，市場上的人一齊跟着抓取風中之錢，用衣襟兜着。旋風進入古墓荊棘之中，人不能再追了，便停下來。回家一看，得到的錢與平常的錢沒什麼兩樣。但是大家都說錢少了百分之八九十。

奇物

徐景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袱。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出《酉陽雜俎》）

【譯文】

晉朝時有一個叫徐景的人。他在宣陽門外拾到一個繡有花樣噴有香氣的小包袱，回家打開一看，裏邊包着一個蟬一樣的小蟲，五色，後邊的兩條腿各綴有一枚五銖錢。

中牟鐵錐

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一把漢朝那時候留下來的大鐵錐，長六尺，埋在地裏三尺，錐頭指向西南，不能動。

毒槊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入。蠻中呼爲鐸刃。（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方有一杆有毒的長矛，沒有開刃，樣子就像朽爛的鐵。人如果被它刺中，不出血就死。人們說這長矛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扎進地裏一丈多深，舉行過祭祀的儀式才挖出來。當地少數民族稱它爲「鐸刃」。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升坐，因命仁杰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狄曰，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狄對御，就脫其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出《集異記》）

【譯文】

武則天的時候，南海郡獻來一件集翠裘。此裘非常珍貴富麗。張昌宗侍奉在左右，武則天就把這件集翠裘賜給了他。然後就讓他當面穿上，和她玩一種叫做「雙陸」的賭博遊戲。正趕上這時候宰相狄仁傑進來奏事，武則天就讓狄仁傑和張昌宗玩一玩「雙陸」。狄仁傑拜恩就座。武則天說：「你們兩小賭什麼東西？」狄仁傑回答說：「三局兩勝，賭昌宗身上穿的這件皮袍子。」武則天又說：「你用什麼東西相抵呢？」狄仁傑指了指自己身上穿的紫袍說：「我用這個。」武則天笑道：「你還不知道，他身上這件皮袍子價錢超過千金呢！可你那件，和它沒法對等！」狄仁傑站起來說：「我這件袍子，是大臣朝對天子的衣服，高貴無價；而張昌宗的這件，只不過是受到寵幸的衣服。兩件相對，我還不服氣呢！」武則天因爲已經把衣服給出去了，也就只好依他說。但是張昌宗卻感到羞赧沮喪。所以他的氣勢不振，沉默無語，連連敗北。到頭來只好乖乖地脫下集翠裘交給狄仁傑。狄仁傑拜謝武則天離去。走到光範門，狄仁傑把集翠裘送給一個家奴穿上，策馬而去。

謝靈運須

晉謝靈運須美，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爲維摩詰須。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樂安公主，五月鬥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絕。（出《國史累纂》）

【譯文】

晉代的謝靈運，鬍鬚很好看，被殺臨刑的時候，他把它施捨給南海郡的祇洹寺。祇洹寺把它做成了維摩詰的鬍鬚。寺中人一直很珍惜這鬍鬚，當初並不曾有所破損。到了唐朝，中宗的樂安公主五月鬥百草，爲了使物品種類繁多，就派人飛馬去取那鬍鬚。又怕別人也弄到這東西，就把多餘的全剪掉扔了。所以如今就一根也不復存在了。

開元漁者

開元末，登州漁者，負擔行海邊。遙見近水煙霧朦朧，人衆填雜，若市裏者。遂前。見多賣藥物，僧道尤衆。良久呻，悉無所睹。唯拾得青黛數十，鬥許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圖人矣。（出《逸史》）

【譯文】

開元末年，登州有個打魚人，挑着擔子走在海邊上，遠遠望見近水處煙霧朦朧，亂哄哄地有許多人，就像一個市集似的。於是他就走上前去，看到那裏多數都是賣藥的，和尚道士特別多。其餘他什麼也沒看到，只拾到幾十塊青黛，都像鬥那麼大。他也不敢做別的用，都施捨給和尚道士了。

楊妃襪

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媼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玩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出《國史補》）

【譯文】

唐玄宗率兵馬來到馬嵬坡，命高力士在佛堂梨樹前把楊貴妃勒死了。事後馬嵬坡的一位老婦人拾到一隻襪子，說是楊貴妃的襪子。打此路過的人都要求看看這隻襪子，老女人就收費，一百錢一人次，賺錢無數。

紫米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翼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發縝黑，顏色不老。（出《杜陽雜編》）

【譯文】

元和八年，大軫國進貢進的是碧麥和紫米。皇上覺得奇怪，第二天就拿出來給術士白元佐和李元戢看。碧麥的顆粒比中國麥粒大些，裏外全是碧色，香味和粳米差不多，食用之後可以減輕人的體重，長時間食用可以御風。紫米有些像胡麻，一升米可以做出十升飯，食用之後可以令人鬚髮又密又黑，青春長駐，顏色不老。

嘉陵江巨木

閬州城臨嘉陵江。江之滸有烏陽巨木，長百餘尺，圍將半焉。漂泊搖撼於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閬之耆舊相傳雲：堯時泛洪水而至。亦靡據焉。襄漢節度使勃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書舍人牧閬中。下車未幾，亦嘗見之，固以爲異矣。忽一日，津吏啓事曰：「江中巨木，由來東首。去夜無端，翻然西顧。」高益奇之，即與賓僚徑往觀焉。因廣召舟子，洎軍吏羣民輩，則以大索羈而出之。初無艱阻，隨拖登岸。太半之後，屹而不前，雖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復如前時。自是日曝風吹，僵然沙上。或則寺僧欲以爲窣堵波之獨柱，或則州吏請支分剞劂，以備衆材。高以奇偉異常，皆莫之許。每擬還之於江，但慮勞人，逡巡未果。開成三年上元日，高準式行香於開元觀，僚吏畢至。高欲因衆力，得共牽復其木焉。及至，則又廣備縻索，多聚勇力。將作氣引拽之際，而巨木因依假籍，若自轉移，輕然已復於江矣。拒江尚餘尺許，歘然驚迸。百支巨索，皆如斬截。其木則沿洄汨沒，徑去絕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隱。高遣善泅者數輩，遽往觀之。江水清澈，毫髮可見。善遊者熟視而回，皆曰：「水中別有東西二木，鉅細與斯木無異。適自岸而至者，則南北叢焉（「焉」原作「馬」，據明抄本、許本改）。」高顧坐客，靡不駭愕。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有頃，高除諫議大夫。制到，詳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獲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則那復留意乎轉遷，俾之仍舊。（出《集異記》）

【譯文】

閬州城靠近嘉陵江。江的邊上有一根烏陽大木頭。大木頭長一百多尺，粗細將近總長的一半。這木頭在水上漂盪衝撞已經多年了，誰也不知它是哪裏來的。閬州的老年人相傳說，是堯帝的時候發大水，把這根木頭衝到這裏來的。也沒有什麼根據的。襄漢節度使渤海人高元裕，大和九年從中書舍人遷任閬州牧，來到不久就見過這根大木頭，覺得很稀罕。忽然有一天，江邊的官吏又來報告說，那江中的大木頭，從來都是頭向東，昨夜無緣無故地翻然向西了，高元裕便更加驚奇。他立即就和同僚們徑直趕到江邊觀看。於是就廣泛召集擺船的，再吸收一些軍吏羣民，用大繩子掛住那大木頭往岸上拽。一開始還沒什麼阻礙，隨着大夥的一拖，那木頭就出水登岸了。但是出水大半以後，它就屹立在那裏不動了。即使是一千個人一百頭牛，也不能拽動它。人們的力氣竭盡之後，它就又恢復原樣了。從此，它便在風吹日曬之下，僵臥在沙灘上。有的和尚想要把這根大木頭做成大柱子，有的州吏想把大木頭鋸開，做木雕的原材料。高元裕因爲此木奇偉異常，所以全沒同意。他常打算把大木頭送還到江裏去。但是考慮到要許多勞力，就猶猶豫豫一直沒有定下來。開成三年正月十五日，高元裕依照先例到開元觀燒香，同僚官吏全部到了，高元裕想趁人多力衆共同拉動那木頭。於是就又弄來不少大繩子，召集了不少有力氣的人，準備把大木頭送還江中。就在大家將一鼓作氣拉它的時候，它卻藉着衆人的聲勢，好像自己轉移，很輕易地就又回到水裏去了。在它離江水還有一尺來遠的時候，轟然一聲巨響，上百條大繩子全都迸斷，像斬斷一樣。那大木頭則沿着漩渦沉沒了。江面上立刻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寂靜。高元裕派了幾個善潛水的人下到水底觀瞧。江水很清澈，一根頭髮也看得清。善潛水的人們在水底觀察了許久纔出來，都說：「水裏另有東西方向兩根木頭，大小和剛纔下去的那根沒什麼兩樣，剛纔下去的那根南北向摞在那兩根木頭上。高元裕環視在座的人們，沒有不驚駭的。從此那木頭再也沒人看見。過了些日子，高元裕出任諫議大夫。皇命送到之日，就是高元裕動身赴任之時。如果前幾天那大木頭沒有被弄回江中，高元裕的新命令送到之後，他就會留意於自己的升遷，使那大木頭仍然躺在那裏。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米」原作「來」，據明抄本改），止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出《集異記》）

【譯文】

水部員外郎杜涉，曾經看到一個江淮一帶的買賣人，用桃核的半張殼量米，正好能裝一升，說是從九嶷山的山溪中拾到的。

玉龍膏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曰：「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爲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所歸禍乎？由士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出《宣室志》）

【譯文】

安南有一種叫做玉龍膏的東西，南方人使用它，能把銀子化成液體。說這事的人說：「這種藥膏不可拿到北方來。如果有人違犯了，那麼禍事就要發生了。」大和年間，韓約在安南做都護，得到了這種藥膏。等到他任滿要回去的時候，就要把這種藥膏帶回去。有人對他說：「南方人傳說這種藥膏不能拿到北方去，而你拿回去，只怕以後會後悔吧？」韓約不聽，到底把藥膏帶回去了。後來韓約做了執金吾。這一年京城裏發生了叛亂，韓約因爲和鄭注牽連到一起，竟被滅了族。敢情是玉龍膏給他帶來的災禍吧？從此以後，所有到南方去的人都不敢把玉龍膏帶回北方來了。

段成式

段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之，見有四足如綖。舉之，足亦隨縮。（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的衆隨從講過，段成式小時候曾經毀掉一個鳥巢，從中得到一塊黑色石頭，像鳥蛋那麼大，又圓又滑，很是可愛。後來偶然把這塊小石子兒扔到裝醋的罈子裏，忽然發覺那石子兒會動。慢慢地，見它長出四條像皇冠飄帶一樣的腿來。把它舉起來，四條腿也隨之縮回去。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爀曦，鹹有鬱蒸之苦。軒蓋候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覺寬敞。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已。及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凜冽，如涉高秋。備設酒餚，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雲。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尾，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暖金帶壁塵簪，皆希世之寶，及李南遷，悉於惡溪沉溺，使崑崙沒取之雲在鱷魚穴中，竟不可得矣，旁原作勞，惡原作思，據明抄本改）。

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瀠回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竹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魚肋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八其上刻雲，會昌二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雅好山水，李居廊廟日。以白衣累擢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間，遠其勢也，）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求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名花」原作「花錢」，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威勢之使人也。（出《劇談錄》）

【譯文】

李德裕是唐文宗唐武宗時候的人。在他正執掌相時，威勢和恩澤無比。他喜歡搜求奇珍異寶。不管是當朝的還是在野的，凡是給他送禮的，多半都是搜求寶玩獻給他。他常常藉着休假的日子，邀請同朝的宰輔及朝士宴聚。當時正是酷暑，烈日當頭，曬得大地宛如蒸籠，一近中午，縉紳名士就只顧扇扇子了。這時候，人們都在思求一個涼爽的去處。等人們被迎入小齋，立時感到寬敞。四壁懸有古書名畫。但是炎熱之患未除。等到開樽痛飲，就不知悶也不知熱了。喝上一會兒，便覺得清風凜冽，如同進入深秋。酒餚很豐盛，直喝到日近黃昏才罷。但是一出門又覺得風如火雲如煙，焦灼難當。有好事的人就求親信之人打聽這是怎麼回事。回答說，是因爲用金盆裝滿水，把一張白龍皮浸泡在裏邊，放到了座位上（龍皮是新羅僧人從海中得到的，海旁居住的人，從魚羣尾部得到，有一個老人見到知道是寶物。新羅僧知道李德裕喜歡奇物，就花錢買下，又送暖金帶避塵簪，都是稀世珍寶。到李德裕去南方時，都在惡溪沉沒。讓崑崙奴入水找它，說是在鱷魚穴中，竟拿不到它了）。

東都的平泉莊，離洛城三十里。這裏的花卉草木，舞榭歌臺，仙境一般。前引的泉水瀠回曲折，就像巴峽洞庭的十二峯和九川那樣的山河景象。竹間曲徑上有一塊平石，用手摸去，全是隱隱的雲霞龍鳳草木之形。還有一條巨大的魚肋骨，長兩丈五尺，那上面刻道：「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平泉莊的東南角，有韋楚老拾遺的別宅，楚老氣質清高，喜歡遊戲于山水間。李德裕爲秀才時，多次以白衣的身份拜訪過韋楚老拾遺。李德裕做宰相後，來到平泉，又登門訪問，楚老躲避到山谷之中，以求躲避李德裕逼人的勢頭）李德裕營駐平泉的時候，因爲他是遠方之人，當地人多半都把一些土產異物贈送給他。所以數年之間，他無所不有。當時有的文人題了這樣的詩：「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是李德裕的威勢太大才使人們這樣啊！

夏侯孜

夏侯孜爲宣宗山陵使。開真陵，用功尤至。鑿皇堂，深及袤丈，于堅石中，得折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工乃扶取以獻孜。孜以寢園方近，其事稍異，因隱而不奏。（出《唐闕史》）

【譯文】

夏侯孜是宣宗朝的山陵使。他負責開掘真陵的施工，工程浩大。鑿皇堂鑿到一丈多深的時候，從堅石縫中，得到半股折斷的金釵，一巴掌那麼長。其餘的半股還銜在石縫中。石工就將它取出來交給夏侯孜。夏侯孜因爲寢園離得很近，他覺得這事不大正常，就隱瞞下來，沒有向皇上奏明。

嚴遵仙槎

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爲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槎亦飛走。（出《洞天集》）

【譯文】

嚴遵仙槎，唐朝時放在麟德殿。全長五十多尺，敲擊出聲有如銅鐵，質地堅硬，不怕蛀蟲侵害。李德裕截下細枝一尺多，刻成道士像。這道士像往往飛去又飛回。廣明以後這道士像失去了，嚴遵仙槎也相繼飛去。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銀樹　合離樹　玉樹　豫樟　荔枝木　酒樹　娑羅綿樹

刺桐 黃漆樹 木蘭樹 椰子樹 菩提樹 婆羅樹 獨梪樹 波斯皂莢樹

木龍樹 貝多樹 沒樹 槃碧穡波樹 齊暾樹 通脫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魚甲松　合掌柏　黃楊木　青楊木　俱那衛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檉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廟文木 文木簡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太平木 天王槐 色陵木

馬文木

木

夫子墓木

魯曲阜孔子墓上，時多楷木。（出《述異記》）

又曰：曲阜城有顏回墓，上石柟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出《述異記》）

【譯文】

魯地曲阜的孔子墓上，生長的多半是剛直的楷樹。

又說，曲阜城有顏回墓，上面生長着兩裸石柟樹，有三四十圍粗。當地人說，這兩棵樹是顏回親手栽的。

五柞 （青梧附說）

漢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覆蔭數十里。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肋爲文字。是秦始王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有神。皆含血屬筋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代的五柞宮，有五棵柞樹，都互相連接擁抱着，上面樹枝連成一片，遮出數十里的樹蔭來。宮西有個青梧觀。觀前有三棵梧桐樹。樹下有兩個石麒麟。石麒麟胸部兩邊刻有文字。這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的東西。頭高一丈三尺東邊。東邊的一隻左腳折斷，折斷處有紅色像血。當地父老說有神，都含着血連着筋。

白銀樹

平原郡高苑城西，晉寧州刺史闢閭允墓，前有白銀樹二十株。

【譯文】

平原郡的高苑城西，晉朝寧州刺史闢閭允的墓前，有白銀樹二十棵。

合離樹

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羅勒。其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藂條，狀如車蓋，一青一丹，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於熊耳山中。（出《西京雜記》）

【譯文】

終南山有許多合離樹。葉子和江離相似，但顏色是紅綠相雜的，莖全是紫色，氣勢像羅勒。這種樹的長勢直上雲天，百尺之內沒有枝杈。上邊長滿密密麻麻的枝條，總體形狀就像車蓋一樣。青紅相間，斑斑駁駁有如錦繡。長安人叫它丹青樹。也有叫華蓋樹的。熊耳山中也有這樣的樹。

玉樹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云《甘泉賦》雲：「玉樹菁蔥。」後左思以爲假稱珍，蓋未詳也。（出《國史異纂》）

【譯文】

雲陽縣界內，有許多漢離宮的故地。有一種樹像槐而葉細小，當地人叫它玉樹。楊雄在《甘泉賦》中說「玉樹菁蔥」，後左思以爲假稱珍，大概是對此樹瞭解不詳的原因。

豫樟

豫樟之爲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也。漢武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出《述異記》）

【譯文】

要分辨豫樟是枕木還是樟木，要等它生長七年之後才能知道。漢武帝寶鼎二年，在昆明池中建起了豫樟宮，造了豫樟木殿。

荔枝木

南海郡多荔枝樹。荔枝爲名者，以其結實時，枝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爲名。凡什具以木製者，率皆荔枝。（出《扶南記》）

【譯文】

南海郡荔枝樹很多。荔枝之所以叫荔枝，是因爲它結果的時候，枝條柔弱而結蒂很牢，不能摘取，必須用刀斧把枝子割下來纔行，所以就把這種特點當做它的名字了。凡是用木頭製作的器具，一般都是荔枝木的。

酒樹

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華汁停杯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樹出典遜國，名榐酒。」（出《扶南記》）

【譯文】

頓遜國有一種樹叫酒樹，就像石榴樹，花汁裝進杯子裏，幾天就能變成酒，味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樹出典遜國，名榐酒。」

娑羅綿樹

黎州通望縣，有銷樟院，在縣西一百步。內有天王堂。前古柏樹。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羅綿樹，三四人連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後生葉。其花盛夏方開。謝時不背而墮，宛轉至地。其花蕊有綿，謂之娑羅棉。善政鬱茂，違時枯凋。古老相傳雲：是肉齒和尚住持之靈蹟也。縣界有和尚山和尚廟，皆肉齒也。（出《黎州通望縣圖經》）

【譯文】

黎州的通望縣，有個銷樟院，在縣府西一百步處。院內有天王堂。堂前有古柏樹。樹下有大池。池南有一棵娑羅綿樹。三四個人扯起手來合抱才能把它圍一圈。它先開花而後長葉。花要到盛夏纔開。花謝時花瓣互相不離開就掉下來，經過一番旋轉才落到地上。它的花蕊上有綿，叫做娑羅棉。遇上善政它就繁茂，政令乖違它就枯凋。古老相傳說，這是肉齒和尚住持的靈蹟。此縣界內有和尚山和尚廟，都得名於肉齒和尚。

刺桐

蒼桐不知所謂，蓋南人以桐爲蒼梧（「梧」原作「桐」，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因以名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叢生繁茂，不如（「如」原作「知」，據明抄本改）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榮，未嘗見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蒼桐不知指的是什麼植物，大概南方人把桐當成蒼梧了，於是就用它作了郡的名字。刺桐，從南海到福州都有，叢生。論繁茂各地都不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棵，乾乾巴巴的，很不茂盛，不曾見它開花。反而用它作郡名，也不能說明什麼呀。

黃漆樹

日濟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各相去數十里。其島出黃漆，似中夏漆樹。彼土六月，破樹腹，承取汁，以漆器物。若黃金，其光奪目。（出《洽聞記》）

【譯文】

日濟國的西南海域中，有三個小島，各相距幾十裏。那些島上出產黃漆。黃漆就像中國的漆樹。那地方到了六月，就把黃漆樹的樹身割破，收取樹汁，用它來漆器物。漆出來的器物像黃金那樣，金光閃閃，耀眼奪目。

木蘭樹

七里洲中，有魯斑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也。木蘭洲（「洲」原作「舟」，據《述異記》改）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出《述異記》）

【譯文】

七里洲中，有一條魯班用木蘭木做的船。船至今還在洲中。詩人們詩中的「木蘭舟」，就是從這兒來的。木蘭洲在潯陽江中，木蘭樹很多。過去吳王闔閭在這裏栽了木蘭，用來建造宮殿。

椰子樹

椰子樹，亦類海棕。實名椰子，大如甌盂。外有粗皮，如大腹子；次有硬殼，圓而且堅，厚二三分。有圓好者，即截開頭，砂石摩之，去其皴皮，其爛斑錦文，以白金裝之，以爲水罐子，珍奇可愛。殼中有液數合，如乳，亦可飲之而動氣。（原闕出處，今見《嶺表錄異》）

【譯文】

椰子樹，也像海棕樹。果實名叫椰子，大如小盆。外邊有一層粗皮，就像大腹皮。粗皮下是一層硬殼，光圓而堅硬，二三分厚。有圓而好的，就把頭部截開，用沙石磨擦，去掉皴皮，蹭出斑斕的花紋，再用白銀裝飾一下，當水罐子用，珍奇而又可愛。殼中有液汁數盒，像乳汁，可以飲用，有提氣的藥效。

菩提樹 （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種木，並見《酉陽雜俎》）

菩提樹，出摩伽陁國，在摩訶菩提樹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日國王人民，大小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下有銀塔，週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化，繞樹下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並施袈裟。至高宗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有梵名二：一曰「賓撥梨婆力義」（明抄本作「力叉」），二曰「阿溼曷咃婆刀義」（明抄本「義」作「叉」）。《西域記》謂之「卑鉢（「鉢」原作「銓」，據《酉陽雜俎十八》改）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刀叉」。漢翻爲道樹。昔中天無憂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之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溉（「溉」字原闕，據《酉陽雜俎》十八補）以甘蔗汁，欲（「欲」字原闕，據《酉陽雜俎》十八補）其焦爛。後摩揭陁國滿胄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石垣上二丈餘。

【譯文】

菩提樹，出自摩伽陁國，在摩訶菩提樹寺。大概是釋迦牟尼如來成道之時的樹。又名思惟樹。莖和幹黃白色。枝葉青翠，四季常青，冬季也不凋落。到了僧人死亡的日子，它就變色凋落。過後再還生。這一天，從國王到百姓，大大小小都作佛事。然後拾取幾枚菩提樹葉回來，視爲祥瑞之物。樹高四百尺，樹下有銀塔圍繞着。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年四季經常在此樹下燒香散花，繞着大樹舉行儀式。唐貞觀年間，頻繁地派使臣前往，在寺中設供，並施捨袈裟。到了高宗顯慶五年，又在這寺裏立了碑，用來記述聖德。此樹有兩個梵語名稱。一個是「賓撥梨婆力義」；一個是「阿溼曷咃婆刀義」。《西域記》稱它是「卑鉢羅」。因爲佛在它下面成道，就把道作爲它的稱呼，所以它的號是「菩提婆刀義」。漢時翻譯爲「道樹」。過去中天無憂王剪伐菩提樹枝，命令寺中的大婆羅門架柴生火焚燒，結果火焰之中忽然生出兩棵小樹。無憂王因此而懺悔，號之爲「灰菩提樹」，又在周圍砌起了石牆。到了賞設迦王，又挖此樹，挖到黃泉，它的根也沒斷絕。在坑中點火燒它，再澆上甘蔗的漿液，想要使它焦爛。後來的摩揭陁國滿胄王，也就是無憂王的曾孫，就用一千頭牛的奶澆灌它。兩夜之後，菩提樹又煥然一新，蔥蘢如舊。又加高了石牆，高二丈四尺。唐玄奘當年到達西域時，見菩提樹高出石牆兩丈多。

婆羅樹

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婆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婆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婆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譯文】

巴陵有一座寺廟，和尚寢房的牀下，忽然長出一棵小樹來，把它砍了它還長，隨砍隨長。一個外國和尚見了說：「這是婆羅樹。」元嘉初年，婆羅樹開出一朵花，像蓮花。唐天寶初年，安西貢進婆羅樹枝。呈狀說：「爲臣所管四個鎮子，有個叫拔汗那的人和爲臣最爲親密。我們這裏有一種樹叫婆羅樹，甚爲奇絕。樹下不生長凡草，樹上不棲息惡鳥。樹幹高聳不亞於松柏；給人的片片樹蔭不亞於桃李。現在派拔汗那讓他採得到了這種樹的樹枝二百根。如果這些樹枝能在京城生根發芽，由小到大地成長下去，那就一定能夠布葉垂蔭，上鄰月中的丹桂，連枝接影，遙對天上的白榆。」

獨梪樹

獨梪樹。頓丘南有應足山。山上有一樹。高十丈餘。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彩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梪樹」。

【譯文】

獨梪樹。頓丘的南面有應足山。山上有一棵樹。樹高十丈有餘。樹皮青色而光滑，像流動的碧玉。樹幹高聳向上。果實象五彩的口袋。樹葉像亡子鏡。世人叫它仙人獨梪樹。

波斯皂莢樹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詹默。拂林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拘綠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啖，亦宜藥用。

【譯文】

波斯皂莢，出自波斯國，本國叫它「忽野詹默」。拂林人叫它「阿梨去伐」。樹高三四丈。樹圍五六尺。葉子像拘綠但是較短小，冬天也不落。此樹不開花就結籽。莢長二尺左右，中間有隔，每隔內有一籽。籽大如手指，紅色，極其堅硬，中間墨一樣黑，喫起來甜如糖漿，可以食用，也可以藥用。

木龍樹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磚」原作「轉」，據明抄本改）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譯文】

徐之高墓城南，有一座木龍寺。寺中有一座三層的磚塔。塔高一丈多。塔旁長出一棵大樹，上下縈繞，直到塔頂。樹的枝幹交橫，上面平，可以坐下十幾個人。大枝小枝四面下垂，像百子帳。沒有人認識它是什麼樹。和尚們叫它龍木。梁武帝曾經派人畫過它。

貝多樹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丈」原作「尺」，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義（明抄本「義」作「叉」）多。二者多梨婆力義（明抄本「義」作「叉」）貝多，三者部婆力義（明抄本「義」作「叉」）多羅多梨。並書其，。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力義」（明抄本義作叉。）者漢言「樹葉」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交趾近出貝多枝，材（「材」原作「林」，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中第一。

【譯文】

貝多，出自摩伽陀國，高六七丈，四季常青，入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種是多羅婆力義多；一種是多梨婆力義貝多；一種是部婆力義多羅多梨。寺中的和尚用這三種樹的樹皮寫字，並且用樹葉書寫。「貝多」是梵語，譯成漢語就是「葉」。「貝多婆力義」就是漢語的「樹葉」。西域的經書，都是用這三種樹葉書寫的。如果能好好保護，可以保存五六百年。《嵩山記》稱貝多「葉似枇杷」，這是錯誤的。交趾附近出產貝多枝，質量是木材中最好的。

沒樹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如槐而長，花似橘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譯文】

沒樹，出自波斯國，拂林人稱之爲「阿縒」。樹高一丈左右。樹皮青白色。樹葉像槐葉而比槐葉長。花像桔樹花而比桔花大。種子是黑色的，大小就像山茱萸，味道酸甜，可以喫。

槃碧穡波樹

槃碧穡波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出風癢。

【譯文】

槃碧穡波樹，出自波斯、拂林等國。拂林人叫它是羣漢樹。樹高三丈，樹圍五尺，葉子像細榕，入冬也不凋落。花像桔子花，白色。樹籽是綠的，大如酸棗，味道甘甜，口感細膩，可以食用。西域人把它壓成油，用來塗抹身體，可以驅除風癢。

齊暾樹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齊匫（陽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六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果，如中國之巨勝也。

【譯文】

齊暾樹出自波斯、拂林等國家。拂林把它叫做「齊匫」。樹高兩三丈。樹皮青白色。花像柚花，極其芳香。果實像楊桃，六月成熟。西域人把它壓成油，用來炸餅果，猶如中國的胡麻。

通脫木

通脫木，如蜱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如空，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譯文】

通脫木，樣子像蜱麻，生長在山地，花上粉可以治療惡瘡。通脫木好像是空的，裏邊有瓤，又輕又白，很是可愛，女人們常用它做裝飾品。

山桂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與慎火草出丹陽山中。

【譯文】

山桂，葉子像麻葉，花細小，紫色，葉黃色，簇生，與慎火草都出自丹陽山中。

五鬣松

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段成式修行裏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大才如碗。結實，味與新羅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唐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則偃差，不必千年也。

【譯文】

松樹俗常都說「兩粒」、「五粒」，其實「粒」應該說成「鬣」。段成式修行裏私宅的大堂前，有兩棵五鬣松，碗口那麼粗。結果實，味道與新羅的沒有區別。五鬣松樹皮沒有鱗。唐朝中使仇士良的水磨亭子，有兩鬣皮不長鱗的松樹，還有七鬣的，不知從哪弄來的。一般人叫它是孔雀三鬣松。松樹，樹根就是生命，地下遇石則樹冠偃仰，不一定要等千年。

三鬣松

唐衛公李德裕言，三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偃。（偃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不必千年方偃。

【譯文】

唐衛公李德裕講，三鬣松和孔雀松是有區別的。又說，要想使松樹不長，用石頭抵住它直住下伸的根就行，就能使樹蓋偃仰，不一定要千年才偃仰。

魚甲松

洛中有魚甲松。

【譯文】

洛水一帶有魚甲松。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雲，汝西有練溪，多異柏。及暮秋，葉斂。俗呼合掌柏。

【譯文】

唐太常博士崔石講，汝水之西有個地方叫練溪，那裏異柏很多。有一種柏樹，到了晚秋葉子就收攏起來，一般人稱「合掌柏」。

黃楊木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譯文】

黃楊木生性長得慢。世人以黃楊木爲重，是因爲它不易着火。有人說，用水試一試，能沉到水裏的就不易着火。伐取此木應該選一個陰晦的天氣。夜無一星的時候砍伐的黃楊木做枕頭不裂。

青楊木

青楊木，出峽中。爲牀，臥之無蚤。

【譯文】

青楊木，出自峽谷之中。用青楊木做成牀，寢臥多久也不生跳蚤。

俱那衛

俱那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類木槲。出桂州。

【譯文】

俱那衛，葉子像竹葉，三根莖爲一層，莖端分成條，像貞桐，花很小，類似木檞。此木出自桂州。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譯文】

山茶很像海石榴，出自桂州。蜀地也有。

夏州槐

夏州唯一郵，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牒求之。

【譯文】

夏州只有一個郵亭，亭前有幾棵槐樹。鹽州有人想要槐樹葉，就以書信相求。

赤白檉

赤白檉出涼州，大者無，灰傷人（「灰傷人」原作「炭人以」，據明抄本改）。灰汁煮銅，可以爲銀。

【譯文】

赤白檉出在涼州，沒有很大的，其灰可以傷人。用其灰汁煮銅，可以變銅爲銀。

楷木

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如枯枿。隆冬方蔭芽布陰。蜀人呼爲楷木。

【譯文】

蜀地有一種樹類似柞樹。其它草木繁榮之時，它就像枯萎似的。數九隆冬它倒發芽布蔭。蜀人稱它是楷木。

楮

殼田久廢，必生構（「構」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葉有瓣。大曰楮，小曰構。

【譯文】

板結的田地長期荒廢，一定會長出構來。構的葉有瓣。大的叫楮，小的叫構。

文理木 （凡八種並見《酉陽雜俎》）

宗廟文木

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各得其宜也。

【譯文】

宗廟的地中央長出紅色樹木來，這是人、君、禮各方面相宜的徵兆。

文木簡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簡，長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

【譯文】

南齊建元初年，延陵季子廟裏，本來有一口井，井北忽然間有金石之聲，於是人們就對那裏挖掘，挖到兩丈深，挖出一眼沸泉，從泉中得到一束木簡，長一尺，寬一寸二分，上面的字是：「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簡的木質堅硬而且白，字是黃色的。

古文柱

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雲：「江東不閒隸書，秦漢時柱也。」

【譯文】

南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把山麓沖垮了一段，長六七尺。從下面得到一千多根柱子，都是十圍粗。長的一丈，短的八九尺。柱頭上題寫着古文，字不能認。江淹帶着這一問題去請教王儉。王儉說：「江東不熟悉隸書，這是秦漢時期的柱子。」

三字薪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譯文】

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裏的一棵古樹，被砍倒做了燒柴。人們發現這棵樹的紋理自然形成了「法天德」三個字。

天尊薪

唐都官員外陳修古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爲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譯文】

唐都官員外陳修古講，西川有一個縣，不記得縣名了，縣吏因爲換獄卒的木頭當柴燒，發現木柴上有天尊的形象。

太平木

異木。唐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於祕閣。

【譯文】

唐大曆年間，成都百姓郭遠，因爲上山打柴，得到一根祥瑞的木頭，那上面的紋理形成四個字：「天下太平」。皇帝下詔書把這根木頭藏到祕閣裏。

天王槐

長安持國寺，寺門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回，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及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譯文】

長安持國寺的門前有幾棵槐樹。金監買下一棵，讓他手下的能工巧匠們分割它。等到割切到樹身之內，工匠說這棵樹和其它樹沒什麼兩樣。金監很是惋惜，讓工匠們把樹膠合起來，說：「這樣切割是不行了，僅是讓你們見識見識我的功夫罷了。」等到他另外辨別紋理分割槐樹，每片上都有一個天王像，塔和戟也都是木紋生就的。

色陵木

台山有色陵木，理如綾窠。百姓取爲枕，呼爲色陵枕。

【譯文】

台山有色陵木，紋理像綾子構成的巢穴，當地百姓把它做成枕頭，稱爲「色陵枕」。

馬文木

鳳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將解一木，其間疑有鐵石，鋸不可入。遂以新鋸，兼焚香祝之，其鋸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馬形，一黑一赤，相齧，其口鼻鬃尾，蹄腳筋骨，與生無異。（出《聞奇錄》）

【譯文】

鳳翔佛寺中主管接待客人的僧人郭璩，他父親曾是一個作坊的主人。有一回他分割一塊木頭，鋸不進去。他懷疑木中有鐵石。於是他換了一把新鋸，又燒香禱告，鋸才漸漸鋸進去。等到鋸開，見木紋生成兩個馬形圖案，一黑一紅，互相齧咬，它們的口、鼻、鬃、尾、蹄、腳、筋、骨，與活馬沒有不同。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異木（兩門凡四十目）

主一州樹　偃桑　不晝木　蚊子樹　聖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桄榔樹

怪松　楓人　楓鬼　楓生人　靈楓　破木有肉　江中楓材　河伯下材　鬥蚊船木

交讓木　千歲松　汗杖　化蝶樹　涪水材　端正樹　崇賢裏槐　三枝槐　癭槐

荊根枕　五重桑　蜻蜓樹　無患木　醋心樹　登第皂莢　辨白檀樹

藟蔓 藤實杯　鍾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絲異木

【譯文】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一州。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始（「始」原作「本」，據陳校本改）有枝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樹主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佔九州吉凶。斫復，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亡」言州伯死，「復」者木創復也，出《神異經》。「伯」字原闕。出《神異經》四字原在「者」字下，據陳校本補改）。

【譯文】

東方荒野之外，有一棵豫章樹。這棵樹主一州的吉凶禍福。樹高一千多丈，樹圍一百多丈。樹幹往上三百多丈的地方纔開始有枝條。枝條四下敷張像幔帳一樣。樹上有黑色的狐狸和猿猴。樹主一州的吉凶禍福，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曾有九個大力士，拿着斧子來砍伐它，用這種辦法來占卜九個州的吉凶。砍完又平復的，這個州就有福；使樹受到創傷的，這個州的首領就會生病；砍完之後好長時間也不平復的，這個州的首領就會死亡。

偃桑

東方有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名曰桑。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繰一繭，得絲一斤。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桑是偃桑，但樹長大耳）。（出《神異經》）

【譯文】

東方有一棵大樹，高八十丈。樹枝全都張開，自相輔助。樹葉長一丈，寬六七尺。樹名叫桑。樹上自然生長着蠶。此蠶作出來的繭，長三尺。只繰一個繭，就可以繰出一斤絲來。還結有桑椹，長三尺五寸，圍長也是三尺五寸（這種桑叫偃桑，比一般的桑樹高大）。

不晝木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晝之木，晝夜火燃，得曝風不猛，猛雨不滅。（出《神異經》）

【譯文】

很遠的地方有一座火山，山中生長着一種不分白天黑夜的樹木，白天黑夜都在燃燒，受到日曬和風吹火勢也不變得猛烈，受到大雨的澆潑火也不滅。

蚊子樹

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有一種樹很像冬青，果實生在樹枝之間，外形像枇杷子。果實每到成熟期就裂開，一羣蚊子從中飛出，所謂果實只是個空殼罷了。當地人叫它蚊子樹。

聖鼓枝

含洭（「含洭」原作「舍溯」，據《酉陽雜俎》十改）縣 水口下東岸，有聖鼓，即楊山之鼓枝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者。般人誤以篙觸，以患瘧。（出《酉陽雜俎》）

【譯文】

含洭縣 水口下東岸，有一根聖鼓枝--也就是楊山的鼓枝--橫臥在山川之側。山洪的衝激，不曾使它移動過。各種鳥在附近飛來飛去，鳴叫不已，但是沒有往這聖鼓枝上羣集的。撐船的誤把船篙觸到聖鼓枝上，就一定會患上瘧疾。

鹿木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出《酉陽雜俎》）

【譯文】

武陵郡北面，有兩棵鹿木，是伏波將軍當年栽種的。這種樹木身上多節。

倒生木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出《酉陽雜俎》）

【譯文】

倒生木，依傍着山崖而生，根在上，頭在下。如果有人觸到它，它的葉子就收攏；人離開之後，葉子又展開。它出在東海。

黝木

黝木，節以盅獸，可以爲鞭。（原闕出處，今見《酉陽雜俎續》十）

【譯文】

黝木，樹節像毒蟲猛獸，可以用來做鞭子。

桄榔樹

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面。大者出面，乃至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出《酉陽雜俎》）

【譯文】

古代南海縣有一種桄榔樹，最頂上生葉。樹葉上有面。一棵大一點的桄榔樹，出的面可達一百斛。這面和牛奶一起喫，特別好喫。

怪松

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每令畫工寫松，必數枝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康有一棵很怪的松樹。從前，刺史每次讓畫工畫這棵松，就一定有幾個樹枝衰敗憔悴。後來因爲一個客人和一名歌妓在樹下環繞着它飲酒作樂，一日之後，這松樹居然死了。

楓人（種田）

嶺中諸山多楓樹。樹老多有瘤癭。忽一夜遇暴雷驟雨，其樹贅則暗長三數尺。南人謂之楓人。越巫雲，取之雕刻神鬼，異致靈驗。（出《嶺表錄異》）

【譯文】

嶺中各山中楓樹很多。樹老之後，很多都長有瘤子。忽然有一天夜裏，遇上一場暴雷驟雨，一棵楓樹上的瘤子就暗長了好幾尺。南方人叫它「楓人」。越地的女巫說，用這種楓樹上的瘤子雕刻神鬼，特別靈驗。

楓鬼

《臨川記》雲，撫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廬嶽彭蠡，皆在其下。有黃連厚朴，恆山楓樹。數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無腳。入山者見之，或有砟之者，皆出血。人皆以藍冠於其頭，明日看失藍，爲楓子鬼。（出《十道記》）

【譯文】

《臨川記》說，撫州的麻姑山，有攀登的人，往四外望去，廬、嶽、彭蠡，都比不上它。山上有黃連、厚朴和恆山楓樹。有棵活了幾千年的老樹，已經化成人形，眼、鼻、口、臂全有，但是沒有腳。進山的人見到它，如果有人從它身上弄掉一小塊兒，全都出血。人們都把藍草像戴帽子那樣蓋到它的頭上，第二天去看就全都沒了，是楓子鬼。

楓生人

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於楓樹下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合笠於首（「首」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明日看，笠子掛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禊之即雨。人取以爲式盤，極神驗。楓木棗地是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江東江西的山中，有許多楓木人，生長在楓樹之下，像人形，高三四尺。夜間有雷雨，它就長得和樹一般高。見到人它就依舊縮回去。曾經有人把竹笠扣到它的頭上，第二天去看，竹笠居然掛到樹頭上去了。旱天的時候想要下雨，用竹針扎它的頭，然後舉行求雨的儀式就下雨了。人們把它從山上弄回來做成占卜用的盤子，極其靈驗。楓樹長在棗地上，就能出現這種情況。

靈楓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人形，亦呼爲靈楓焉。（出《述異記》）

【譯文】

南中有「楓子鬼」，樹齡極大的老楓樹可以化作人形，也稱之爲「靈楓」。

破木有肉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斤，如熟豬肉。（出《稽神錄》）

【譯文】

有人破一根大木頭，發現木頭裏邊有肉，能有五斤重，像是熟豬肉。

江中楓材

循海之間，每構屋，即命民踏木於江中，短長細大，唯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之何人斷截。埋泥沙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異者。（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循海之間，每有人蓋房子，就讓村民到江中踩尋木材，長短粗細，需要什麼樣的就找什麼樣的。大致都是松材。那裏的百姓常用它。也不知古時候是誰採伐的。埋在泥沙當中，既不朽爛，沒有蟲子叮咬，又有如此之多，這事可真夠奇的。

河伯下材

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中宿縣山下有供奉神像的房屋，溱水流到這裏，波浪翻滾如怒。木筏泛到這裏就沉沒，再也不能露出水面，世人認爲這是河神截下來的木材。

鬥蛟船木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鬥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樟木，江東人大多用它做船。這種船有和蛟龍爭鬥的。

交讓木

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敷榮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據武陵郡記載，白雉山上有一種樹，名叫「交讓」，各種樹木普遍茂盛之後，它才萌芽；並且每隔一年才繁榮一次呢。

千歲松

《玉策記》稱，千歲松樹，四邊披越，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出《抱朴子》）

【譯文】

《玉策記》說，千歲之松，樹皮破裂，凹凸不平，樹梢長年不長，遠遠望去，樹冠如偃仰的車蓋，那裏面有東西，像青色的狗，有的像人，凡是這樣的，都有一萬年的壽命了。

汗杖

東方朔西那汗國回。得聲木十枚。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杖汗，將死則折。里語：「生年未半杖不汗。」（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東方朔從西那汗國回來，帶回來十根聲木。皇上把這些聲木賜給大臣。人有病，木杖就出汗；人將死，木杖就折斷。俚俗有這樣的諺語：「生年未半杖不汗。」

化蝶樹

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結實，其子光明璨爛，如火之明焉。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前兆也。（出《瀟湘錄》）

【譯文】

長安城禁苑中有一棵大樹，在冬天的風雪裏，忽然間它就長出茂盛的花葉來。等到花落結果，那些果都光燦燦的，像火一樣光明。幾天之後，這些果子都變成蝴蝶飛去。到了第二年，唐高祖從唐國進入長安。這一定是前兆。

涪水材

梓童郪縣，唐大曆七年，夏六月甲子，涪水泛溢，流木數千條。樑棟欀桷具備。補內城屋，悉此木。喬林爲之記。（出《洽聞記》）

【譯文】

梓童郪縣，唐大曆七年夏天六月甲子日，涪水暴漲，衝下來幾千根木頭，大大小小做梁做柁的都有。補修城內的房屋，全都用這些木材。喬林把這事記了下來。

端正樹

長安西端正樹，去馬嵬一舍之程，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睹其蔽芾，錫以美名。後有文士經過，題詩逆旅，不顯姓名。詩曰：「昔日偏沾雨露榮，德皇西幸賜嘉名。馬嵬此去無多地，合向楊妃冢上生。」風雅有如此焉。（出《抒情詩》）

【譯文】

長安之西的端正樹，離馬嵬坡三十里路程，是唐德宗皇帝駕臨奉天，看到它蔥蘢茂盛才賜給它美名的。後來有一個文士從這裏經過，在客棧裏題了詩，沒有署名。詩說：「昔日偏沾雨露榮，德皇西幸賜嘉名。馬嵬此去無多地，合向楊妃冢上生。」竟是如此風雅！

崇賢裏槐

唐陳樸者，元和中，崇賢裏此街大門外，有槐樹，嘗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老狐異鳥之類，進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並空中，一槎中有獨頭慄一百二十一枚，中襁一死兒，長尺餘。（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元和年間，一個叫陳樸的人，從崇賢裏北街大門外自己的家裏，依着門往外看。這正是黃昏時候，他看見一些好像婦人及老狐異鳥之類的東西，飛入一棵大槐樹裏。於是他就把大槐樹砍倒，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大槐樹一共三個杈，中間都是空的，一個杈中裝有獨頭栗子一百二十一個，中間用布包着一個死孩子，一尺多長。

三枝槐

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而（陳校本「而」作「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原闕出處，今見《酉陽雜俎續》十）

【譯文】

唐相國李石，在河中永樂有一所宅子。庭中有一棵槐樹，三個枝，其中有兩枝直過堂前的屋脊，有一枝達不到。李石兄弟三人，他和一個叫李而的都登相位，而一個叫李福的只做過七鎮使相而已。

癭槐

華州三家店西北道邊，有槐甚大，蔥鬱週迴，可蔭數畝。槐有癭，形如二豬，相趂奔走。其回顧口耳頭足，一如塑者。（出《聞奇錄》）

【譯文】

華州三家店西北的道邊上，有一棵槐樹，特別高大，枝葉蔥鬱，環繞縈迴，可以蔭蓋好幾畝地。槐樹上有瘤子，形狀就像兩頭豬在互相追逐奔跑。反覆地看那兩頭豬的口、耳、頭、足，全都象用泥塑的。

荊根枕

賈人張弘者，行至華岳廟前，忽昏懵，前進不可，繫馬於一金荊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去。寤，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於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於廟。守廟者常以匱鎖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出《聞奇錄》）

【譯文】

商人張弘，走到華岳廟前，忽然感到暈眩，不能繼續前進，就把馬拴到一棵金荊樹上，自己就地酣睡。馬好像受到驚嚇，拽出樹根來拖着就跑。張弘醒來，追上馬，發現那樹根形狀很像一隻獅子，毛、爪、眼、耳、足、尾，全都具備。於是他就到華陰縣，找木工修理加工成一個獅形的枕頭，獻給廟裏。守廟的常用櫃子鎖着它。聽說這事的行人，要拿一百錢送給守廟的，才能獲准看一看。

五重桑

洛中願會寺，魏中書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洛中的願會寺，是魏時中書侍郎王翊舍宅建起來的。佛堂前長出一棵桑樹，直上五尺，枝條橫出，樹葉旁生，蔥蘢茂密，形如羽蓋。又高五尺，又是這樣一重枝葉，共是五重。每一重的葉和椹都不一樣。京城的人們，不管是道是俗，都說這是神桑。前來觀看的人很多。皇帝聽了這事很厭惡，認爲這是惑衆，就命令給事黃門侍郎元紀前去砍伐這棵桑樹。這一天雲低霧重，陰沉昏暗。斧子砍到樹上，被砍之處立刻就流血到地，在場觀看的人，沒有不感到悲傷而哭泣的。

蜻蜓樹

昔婁約居常山，據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烏，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出《酉陽雜俎》）

【譯文】

過去婁約住在常山，坐在座上。有一個村野中的老女人，手持一棵小樹，把它栽到婁約的庭院當中，說這是蜻蜓樹。年頭多了，這樹枝葉繁茂，氣味芬芳。有一種身體赤紅尾巴很長的鳥雀，常常止息在這棵樹上。

無患木

無患木，燒之極香，避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卻鬼，因曰無患木。（出《酉陽雜俎》）

【譯文】

無患木，把它點燃，氣味極香，避邪惡之氣。一名叫「噤婁」，一名叫「桓」。過去有個神巫叫瑤眊，能用符咒降伏百鬼，擒妖捉怪，用無患木擊殺這些鬼怪。世人爭搶着弄這種木頭做器縣，用它驅鬼避邪，因而就叫無患木。

醋心樹

杜師仁嘗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嘆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標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杜篩仁曾經租房子住。庭院裏有一棵大杏樹。鄰居的一位老人，每當挑水走到樹旁，一定會嘆息說：「這樹可惜了！」杜師仁問老人怎麼回事。老人說：「我會給樹木看病。這棵樹病了，讓我給它看看吧。」於是他就診視樹的一處，然後說，樹得的是醋心病。杜師仁用手指在蟲咬處醮一下放到嘴裏一嘗，味道確實像薄醋。老人拿着一把小鉤子往外鉤蟲子，再三地鉤，鉤出一條小白蟲，樣子像蝙蝠。於是就在樹的瘡中敷了藥。又警告說：「結了果之後，從青皮的時候起，就要標有記號，除去十分之八九，樹就能活。」杜師仁照他說的去做，果然那樹更加茂盛了。又說，杜師仁曾經讀過《栽植經》三卷，那上面說樹木確實有患醋心病的。

登第皂莢

泉州文宣王廟，庭宇嚴峻，學校之盛，冠於藩府。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則生一莢。以爲常矣。梁真明中，忽然生一莢有半，人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仁穎恥之，復應（「應」原作「登」，據明抄本改）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及第。後數年，廟爲火焚。其年，閩自稱尊號，不復貢士，遂至於今。（出《稽神錄》）

【譯文】

泉州的文宣王廟，庭院屋宇莊嚴高峻，開辦學校的盛況，在藩府是數第一的。庭院中有一棵皂莢樹，每當州中將有人登第，它就生出一莢。人們都習以爲常了。梁貞明年間，它忽然生出一個半莢來，人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在這一年裏，本州人陳逖，進士科及第；黃仁穎，學究科及第。黃仁穎感到羞恥，又去參加進士科考試。到了同光年間，原先生半莢的地方，長出一個完整的莢來。就是這一年，黃仁穎及第了。以後過了幾年，文宣王廟被火燒。那一年閩地自稱尊號，不再向朝廷舉薦人才，直到如今。

辨白檀樹

劍門之左峭巖間（「間」原作「聞」，據明抄本改）有大樹，生於石縫之中，大可數圍，枝幹純白。皆傳曰白檀樹。其下常有巨虺，蟠而護之，民不敢採伐。又西巖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過者，皆西向擎拳頂禮，若親面其如來。王仁裕癸未歲入蜀，至其巖下，注目觀之，以質向來傳說。時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轡移時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栝樹也。自歷大小漫天。夾路溪谷之間，此類甚多，安有檀香蛇繞之事？又西瞻志公影，蓋巖間有圓柏一株，即其笠首也；兩面有上下石縫，限之爲身形；斜其縫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蘚斑駁，即山水之毳文也。方審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於此，明矣。仍知人之誤傳者何限哉！（出《玉堂閒話》）

【譯文】

劍門左邊的峭巖之間，有一棵大樹，生長在石縫中，好幾圍粗，枝幹純白色。人們都傳說這是一棵白檀樹。樹下常常有一條大毒蛇，蟠踞在那裏守護着，村民不敢去採伐它。又說西巖壁的半腰處，有志公和尚的影像。路人從這裏走過的時候，都要朝西方擎起雙手頂禮膜拜，就像親眼見到了如來一樣。王仁裕於癸未年進入蜀地。他走到那巖下時，尤其注意地觀察了一番，來判斷向來的傳說是否屬實。這時候正趕上天氣晴朗，溪谷青翠，就像用水洗過的樣子。於是他就勒住馬轡久久觀望。那白檀，原來竟是一棵白栝樹！他親自經歷的大小事情漫天皆是。道路被夾在溪谷中，這類情形特別多，哪有什麼毒蛇盤繞香檀樹的事！他又向西看那志公和尚的影像。在巖間有圓柏一棵，那就是志公戴着竹笠的頭；兩邊有上下走向的石縫，畫出了志公的身形；斜向的石縫，就是袈裟上的花紋了；那上面有斑斑駁駁的苔蘚，就勾勒描畫出山水圖案來。這才審定，那樹不是白檀樹，那影也不是志公的留影。弄明白了，才知道人們的誤傳沒有邊際呢！

藟蔓藤實杯

藤實杯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成堅固，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澈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實消醒。國人寶之，不傳於中土。張騫入宛得之。事在《張騫出關志》。（出《炙轂子》）

【譯文】

藤實杯來自西域。藤有胳膊那麼粗。葉子像葛花的葉，果實像梧桐的果。果實成熟之後堅硬結實，都可以酌酒。那上面自然生有花紋，明澈可愛。果實有杯子那麼大，味道像豆蔻，既香美又有消酒的功效。士人提着酒來到藤下，摘花舀酒，竟然又用它的果實解酒。國人把它當成寶貝，不傳給東土。張騫通西域的時候入大宛而得之。這事記在《張騫出關志》裏。

鍾藤

松楨，即鍾藤也。葉大者，晉安人以爲盤。（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松楨就是鍾藤。晉安人用較大的鐘藤葉做盤子。

人子藤

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出《酉陽雜俎》）

【譯文】

安南有一種叫做人子藤的植物，紅色，藤蔓的頂端有刺。它的籽實有如人形。崑崙島一帶焚燒它的籽實召集大象。即使在南中，人子藤也是難得的。

蜜草蔓

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結成蜜，如塞上蓬鹽。（出《酉陽雜俎》）

【譯文】

北天竺國出產一種植物叫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也不凋落。由於屢經霜露，便積結成蜜，就像塞外大地上的蓬鹽。

胡蔓草

胡蔓草，此草在邕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黃白。葉稍異。誤食之，數日卒死。飲白鵝白鴨血（「血」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則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不死。」（出《酉陽雜俎》）

【譯文】

胡蔓草生在邕間，是叢生植物。花偏，像梔子花，比梔子花稍大，不成朵，黃白色。葉與梔子葉略有不同。誤吃了胡蔓草，幾天之內就死。喝白鵝白鴨血就能解。有的人把什麼東西扔向它，禱告說：「我買你，吃了別讓我死。」

野狐絲

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粟。秦人呼爲野狐絲。（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種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小如同米粒，秦地人叫它野狐絲。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賴草　席箕草　護門草　仙人絛　合離草　老鴉笊籬草　鬼皂莢 青草槐

銅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無心草 盆甑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無情草 忘憂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盅草 蛇銜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龍芻 紅草 宮人草 焦茅 銷明草 黃渠草 聞遐草

始皇蒲 夢草 漢武牧馬草 水網藻 地日草書帶草 金橙草 望舒草 神草

柰祗草

柰祗，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用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柰祗，出在拂林國。苗高三四尺。根挺大，形如鴨蛋。葉像蒜葉，葉中心抽出一根長長的條。莖端開花，花六個瓣，紅白色，花心是橙紅色的。只開花不結籽。這種草冬天生長夏天枯萎，和薺麥類似。把它的花壓成油，用油塗身，可以驅除風寒溼氣。拂林國王以及國中的貴族們用它。

三賴草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三賴草。如金色，出於高崖。魅藥中最切用。（出《酉陽雜俎》）

【譯文】

曹州及揚州的淮口，出產一種植物叫「夏梨三賴草」。金黃色，生長在高山腳下。此草最適用於做魅藥。

席箕草

席箕一名塞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出《述異記》）

【譯文】

席箕，還有一名「塞蘆」，生長在北方胡人境內。古詩云：「千里席箕草。」

護門草

常山北有草，名護門。置諸門上，夜有人過，輒叱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常山北有一種草，名叫「護門草」。把它放到門上，夜間有人通過，它就發出呵斥聲。

仙人絛

衡嶽出仙人絛。無根，多生石上。狀如帶，三股，色綠。亦不常有。（出《酉陽雜俎》）

【譯文】

衡山出一種叫「仙人絛」的植物，沒有根，多半生長在石頭上，形狀像帶子，共三股，綠顏色。不過並不常見。

合離草

合離，根如芋（「芋」原作「草」，據許本改）魁，有遊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若土人所食者，呼爲「赤箭」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合離草，它的根像芋魁，有十二個「遊子」環繞着。這十二個「遊子」由根鬚互相牽連着。但實際上並不相連，以氣勢相連屬罷了。一名叫「獨搖」，還有一名叫「離母」。那些本地人喫的，就被叫做「赤箭」了。

老鴉笊籬草

老鴉笊籬，葉如牛蒡而狹。子熟時，色黑。狀如笊籬。（出《酉陽雜俎》）

【譯文】

老鴉笊籬草，它的葉像牛蒡葉而比牛蒡葉窄。種子成熟時，顏色發黑。它的形狀像笊籬。

鬼皂莢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亦去衣垢。（出《酉陽雜俎》）

【譯文】

鬼皂莢，生長在江南沼澤地中，樣子很像皂莢，高一二尺左右。用鬼皂莢煮水洗頭，有益於頭髮的生長。它的葉也有除去衣垢的功效。

青草槐

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出《酉陽雜俎》）

【譯文】

龍陽縣裨牛山南，有一種叫做「青草槐」的植物，叢生，高一尺多，花像金色小燈，五月開花。

銅匙草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出《酉陽雜俎》）

【譯文】

銅匙草，生長在水中。葉子像剪刀。

水耐冬

水耐冬，此草終冬在水不死。段成式城南別墅池中有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水耐冬，這種草整個冬天都泡在水裏但是不死。段成式城南的別墅池子裏有這種草。

三白草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署預。（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三白草，剛生長出時並不白。進入夏季，葉尖兒上纔開始發白。農人等到這個時候才把它移栽到田裏蒔弄。三個葉發白時，就全都抽穗開花了。它的葉子很像署預。

無心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無心草。（出《酉陽雜俎》）

【譯文】

蚍蜉酒草，一名叫「鼠耳」，是因爲像鼠耳之形。此草也叫「無心草」。

盆甑草

盆甑草，即牽牛子也。秋節後斷之，狀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龜蔓署預。（出《酉陽雜俎》）

【譯文】

盆甑草，就是牽牛子。中秋節之後它就不再生長。形狀像小盆，裏邊有籽。此草像龜蔓署預。

女草

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爲女草。江湖中呼爲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爲名。（出《酉陽雜俎》）

【譯文】

葳蕤草，一名叫做「麗草」，也叫它「女草」。江湖中人叫它「娃草」。娃就是美女，所以又用「娃草」來稱呼。

媚草

鶴子草，蔓生也。其花麴塵色，淺紫蒂。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又呼爲「綠花綠葉」），南人云是媚草。採之曝幹，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翅尾觜足，無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於妝奩中，養之如（「如」原作「知」，據明抄本改）蠶。摘其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爲蝶，赤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出《嶺表錄異》）

【譯文】

鶴子草，是一種蔓生植物。它的花呈麴塵色，蒂呈淺紫色，葉像柳葉而比柳葉短。正當夏天開花。南方人說它是「媚草」。把它採回來曬乾，可以做成女人面部的化妝品。它的形狀象飛鶴，翅、尾、嘴、腳，沒有不具備的。這種草的蔓到了春天生雙蟲，只吃它的葉。越地女子把這蟲捉回去放到妝奩中，像養蠶那樣養着，摘媚草葉餵它。蟲老之後蛻化成蝴蝶，赤黃色。婦女把這蝶帶在身上，叫它「媚蝶」。

醉草

《屍子》：赤縣洲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醉臥三百歲。（出《文樞鏡要》）

【譯文】

《屍子》裏有這樣的記述：赤縣洲，是依傍於崑崙的大土丘。它的東面就是滷水島。山左右，生長着玉紅色的草。喫這種草的一粒果實，就會醉臥三百年。

舞草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半。相對。人或近之則欹；抵掌謳曲，則搖動如舞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舞草出在雅州。它一根莖三片葉。葉的形狀像決明。一片葉長在莖端，兩片葉相對長在莖半腰。人走近它它就傾斜。人如果在它跟前擊掌唱曲兒，它就像跳舞那樣搖動起來了。

相思草

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草，又呼爲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出《述異記》）

【譯文】

秦地趙地一帶有「相思草」。這種草樣子像石竹，一節一節地連續而生。一名叫「斷腸草」，又名叫「愁婦草」，也叫「孀草」，還有人叫它「寡婦莎」。這類叫法都含有「相思」的意思。

無情草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出《酉陽雜俎》）

【譯文】

左行草，能使人無情。范陽經常進貢。

忘憂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草。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嵇康《養生論》雲：「萱草忘憂」。（出《述異記》）

【譯文】

萱草，一個名叫「紫萱」，又一個名叫「忘憂草」。吳地的書生們叫它「療愁」。嵇康《養生論》說：「萱草忘憂」。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出《南海地記》。（出《述異記》）

【譯文】

桂林有一種草叫「睡草」，見了就讓人睡覺。一名「醉草」，也叫做「懶婦箴」。此說見於《南海地記》。

千步香草

南海出百步香，風（「風」原作「楓」，據明抄本改）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間雜。《貢籍》雲：「日南郡貢千步香。」（出《述異記》）

【譯文】

南海出產百步香，百步之外可以嗅到它的香味。現在海邊有千步香，是南海百步香的種繁育的。葉似杜若，紅碧間雜。《貢籍》說：「日南郡進貢千步香。」

麝草

龜甲香即桂香。善者紫術香。一名金杜香，一名麝草香。出蒼梧桂林二郡界。今吳中有麝草，似紅而甚芳香。（出《述異記》）

【譯文】

龜甲香就是「桂香」。上品是紫術香。一名叫「金杜香」，一名叫「麝草香」。出自蒼梧、桂林二郡地界。現在吳地有一種草叫「麝草」，顏色紅而特別芳香。

治盅草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盅，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以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雲，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雲，昔有裏媼病盅，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僕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盅者亦有神，若二豎哉！（出《投荒雜錄》）

【譯文】

新州郡境內有一種藥，當地人叫它「吉財」。這種藥解各種毒和毒蟲，神效無以倫比。過去曾經有一個人到雷州去，半路上中了毒，臉腫得變了模樣，他自己說馬上就要死了。但是隻用幾寸的吉財做藥讓他服下，他吐過一陣之後就痊癒了。當地人說，過去有一個人中了毒，他的家奴弄到這種藥，家奴名叫吉財，因此就用奴名做了藥名。其實就是一種草根，類似芍藥。中毒的人，夜裏潛取吉財二三寸，搓磨弄碎，稍微加一些甘草在裏面，次日早晨煎服，能吐就好。一般人傳說，要服這種藥，不要公開說明，所以叫做「潛取」，但是不知道是因爲什麼。有人說，過去有一個鄉間老太太患上了毒蟲病，她的兒子是個小官。縣令得知小官的母親害的是毒蟲病，就讓他弄吉財爲母親治病。天黑才弄到藥。等到第二天早晨，小官的母親說：「我夢見有人告訴我，要是喫這藥就會死，趕快離開它！」說完她就倒在地上。她兒子又去告訴了縣令，縣令堅決讓他給母親喫下。果然就好了。難道中盅毒者也有盅神，就像潛入「膏」、「肓」之間的「二豎」呢？

蛇銜草

《異苑》雲：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雲：「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出《感應經》）

【譯文】

《異苑》說：過去有一位老農耕地，遇見一條受了傷的蛇躺在那裏。另有一條蛇，銜來一棵草放在傷蛇的傷口上。經過一天的時間，傷蛇跑了。老農拾取那棵草其餘的葉子給人治瘡，全都靈驗。本來不知道這種草的名字，就用「蛇銜草」當草名了。《抱朴子》說：「蛇銜能把已經斷了的手指接起來，接得和原先一樣。」說的就是這回事。

鹿活草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劉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錄此草種之，多愈傷折。俗呼爲劉炳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天名精，另一個叫法是「鹿活草」。青州有個叫劉炳的人，宋元嘉年間，他射到一頭鹿。他剖去鹿的五臟，把鹿活草塞進去，那鹿就像跌倒了似的，又站起來了。劉炳祕密地收取此草栽種它，治好很多斷折之傷。因而鹿活草俗稱「劉炳草」。

解毒草

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啄。中毒，必急飛牧靡山，啄牧靡以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生長一種草叫做「牧靡草」。這種草可以解毒。百草正茂盛，許多鳥雀都可能誤喫毒草而中毒。鳥雀一旦中了毒，就一定緊急飛到牧靡山，啄食牧靡草來解毒。

毒草

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空，吹作聲，如勃邏。故名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博落回毒性很大，生在江淮一帶的山谷中，莖和葉很像麻。莖中間是空的，一吹能發出「勃邏」、「勃邏」的聲音，所以叫它「博落回」。

蕉毒草

蕉毒草如芋巨，狀如雀頭。置乾地則潤，置溼地則幹。炊飯時種於竈上，比飯熟，即著花結子。人食之立死。（出《感應經》）

【譯文】

蕉毒草像芋巨，形狀似麻雀的腦袋。把它放在乾地兒上，地就溼潤；把它放在溼地上，地就乾爽。做飯的時候把它種到竈臺上，等到飯熟時，它就開花結果。人吃了立刻就死。

牧麻草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風吹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稻皆即死。李淳風雲：「其汁本清，得水則稠，見日則溼，入蔭即幹，在夏欲涼，在冬欲溫。」（出《感應經》）

【譯文】

有一種草叫「牧麻草」，有巨毒。這種草，凡是風能把它的氣味吹到的地方，那就幾里之內的禾苗全都會立即死掉。李淳風說：「這種草的漿汁本來是清的，見了水就變稠了，見了日光它就溼，入到蔭處它就幹，在夏天它喜涼，在冬天，它喜暖。」

龍芻

東海島龍駒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一株龍芻，化爲龍駒。」（出《述異記》）

【譯文】

東海島的龍駒川，是穆天子養八駿的地方。島中有一種草名叫「龍芻」，馬吃了它，可以日行千里。古話說：「一棵龍芻，化成龍駒。」

紅草

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霞。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出《酉陽雜俎》）

【譯文】

山戎的北部有一種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似朝霞。齊桓公的時候，山戎獻來這種草的種子，於是就種在庭院裏，作爲成就霸業者吉瑞的標誌。

宮人草

楚中往往有宮人草。狀似金橙，而甚芬氳。花似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出《述異記》）

【譯文】

楚地處處有宮人草。形狀像金橙，特別芬芳氤氳。花像紅色小鳥。楚靈王的時候，宮中美人數千，大都哀怨空虛孤獨。有因此死於宮中的，埋葬後，墳墓上全長這種草。

焦茅

焦茅，高五丈。火燃之成灰，以水灌之，覆成茅。是謂靈茅。

【譯文】

焦茅，高可達五丈。用火把它燒成灰，再用水澆灌，它就又長成茅。這種茅叫「靈茅」。

銷明草

銷明草，夜視如列星，晝則光自銷滅也。

【譯文】

銷明草，夜晚看它像羣星，到了白天它的光便自行消滅。

黃渠草

黃渠，照日如火。實甚堅。內食者，焚身不熱。

【譯文】

黃渠，在陽光照耀下就像一片火。它的果實很堅硬。喫下這種果實的人，有火燒身也不覺得熱。

聞遐草

聞遐草，服者輕身。葉如桂，莖如蘭。其國獻根，植之多不生實，草葉多萎黃。詔併除焉。（焦茅、銷明、黃渠、聞遐四種，並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聞遐草，服用它的人能使體重減輕。它的葉像桂樹，莖像蘭草。產聞遐草的國家將聞遐草根獻來，種植以後大多數不結果實，大多數草葉枯萎發黃。皇上下令把它們全拔掉了。

始皇蒲

齊南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榮，俗謂之秦始皇蒲。（出《殷芸小說》）

【譯文】

齊南城東有個地方叫蒲臺，是秦始皇停留過的地方。當時秦始皇在臺下，纏繞蒲草拴馬。至今蒲草生長得還很茂盛，一般都叫它秦始皇蒲。

夢草

漢武時，異國獻夢草。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善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出《酉陽雜俎》）

【譯文】

漢武帝的時候，外國獻來一種草叫「夢草」。這種草像蒲。它白天縮進地裏，夜晚才抽發出來。懷揣這種草睡覺，自己就能知道夢的好壞。漢武帝思念李夫人，懷揣這草就總能夢到她。

漢武牧馬草

漢武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齧之狀。湖中呼爲馬澤。澤中有漢武彈棋方石，上有勒銘焉。（出《述異記》）

【譯文】

漢武帝在湖中牧馬的地方，至今野草還有被馬啃咬過的痕跡。湖中人稱這地方叫「馬澤」。澤中有漢武帝下棋的方石，石上有銘刻。

水網藻

漢武昆靈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倒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漢武帝的昆靈池中，有一種草叫「水網藻」。枝條橫倒在水上，長八九尺。枝條縱橫，好像網眼。野鴨進入紫草之中，宛如進入一張大網，全都不能逃出。因此而得此名。地日草 南方有地日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目（「目」原作「日」，據明抄本改，陳校本作「口」），食此則悶不復動。東方朔言，爲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履，因乘泛紅泉，得草處，食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方有一種草叫地日草。三足烏想要下來喫這草。羲和爲它駕御馬匹，用手掩住它的眼睛，它吃了這草就悶悶地不再動了。東方朔說，他小時候，掉到一口井裏，他墜入地下，幾十年沒有着落。有一個人拉住他，讓他到有地日草的地方去。但是中間隔着紅泉，渡不過去。那人把一隻鞋送給他當船用，於是他乘着這隻「鞋船」泛於紅泉，找到有地日草的地方，終於喫到它。

書帶草

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出《三齊記》）

【譯文】

鄭司農一直居住在不其城南山中，向學生們傳授道業，直到黃巾軍作亂他才避開。他和學生崔琰、王經等賢士們在這裏分手。師生揮淚而別。他所居住的山下，草如薤，葉長一尺左右，非常堅韌，當時的人給它起名叫「康成書帶」。

金橙草

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惣金抽翠。花蓧苒弱，狀如金橙。時人未得知是何祥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眎。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廄養馬，妙解陰陽之術。雲，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歲，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於醉時，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嘆雲：「九河之水，不足以爲蒸薪；七澤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稟天地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嚼糟，恆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氐羌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圉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郡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應曰：「馬圉老羌，漸染皇教，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者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比乎？」帝撫玉幾大悅，即遷爲酒泉太守。其地有青泉，其味如酒。馥乘酒而拜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金橙賦》雲：「擢九莖於漢庭，美二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鹹熙元年，三株草化爲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三」字原闕，「擅」原作「璮」，據《拾遺記》九補改）之事。時有楊雋，弟瑤，弟濟，號曰三楊。醉羌之驗也。（出《拾遺錄》）

【譯文】

晉武帝做撫軍的時候，府內後堂的牆下，忽然間長出三棵奇怪的草來。這草莖黃葉綠，宛若在整體的金塊上抽出翠芽。花的形狀有如金橙。當時的人沒有能夠知道這是什麼祥瑞之兆的，所以就把這三棵草隱蔽起來，不讓外人看見。有一個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他在馬廄裏養馬，卻懂得陰陽之術。他說，這三棵草是預示主人將有美德的。姚馥年齡已經九十歲，姚襄就是他的祖父。他喜歡讀書，對酒有特殊的嗜好，往往一醉就是一個多月不醒。在醉了的時候，他喜歡說些帝王的興亡之事。他愛開玩笑，幽默有趣，特別滑稽。他常常嘆息道：「九河裏的水，不夠用來蒸飯的；七澤裏的鹿，不夠用來做菜的。」他常常談到所有人都是稟承天地的精靈的，不會喝酒的，只是有一口氣的行屍走肉罷了，何必要做一個沒有思想意識的木偶石像呢？他喜歡喝濃濁的劣酒，嚼其沉澱渣滓，卻總說渴於美酒。同輩們經常捉弄他，呼他爲「渴羌」。到了晉武帝登上尊位的時候，忽然有一天他看到姚馥站在階下。他驚奇地發現姚馥也很倜儻，就要提拔姚馥做朝歌郡的郡守。姚馥推辭說：「我生在氏羌異域，遠離華夏文化，能到中原來客居，已經是格外的榮幸。請別把我派到那裏去。長期當一個餵馬的，時常賜我一點好酒，讓我好好打發晚年就行了！」晉武帝說：「朝歌是商紂的故都，地上有酒池子，所以才讓你去，你再也用不着喊渴了！」姚馥在階下高聲答應說：「餵馬的老羌，漸漸懂得皇家禮教，普天下的各族百姓，都是帝王的臣子，今天盡享酒池之樂，我就接受朝歌之地，可以與商紂王相提並論嗎！」晉武帝撫按着玉幾，很是高興，立即改派姚馥爲酒泉太守。酒泉這地方有一眼清泉，水的味道像酒。姚馥乘着酒興拜謝晉武帝。於是姚馥成爲一個實行善政的好官，老百姓爲他立了「活人祠」。後來晉武帝把府地賜給張華的時候，那三棵草還在。所以茂先的《金橙賦》說：「擢九莖於漢庭，美二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到了惠帝鹹熙元年，三棵草變成樹，枝條葉子全都像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擁有大權。當時有楊雋、楊瑤、楊濟三兄弟，號爲「三楊」。是姚馥的話應驗了。

望舒草

晉太始十年，立河橋之歲，有扶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如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內，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於胡中。至今絕矣。其池尋亦平也。（出《拾遺錄》）

【譯文】

晉太始十年，也就是修建河橋的那年，有個扶支國獻來了望舒草。那草是紅色的，葉子像荷葉，近看就像卷荷，遠望就像舒荷，圓圓的，就像車蓋。也有人說，月出的時候葉子就舒展，月落時葉子就捲攏。這種草被種植在宮內，穿鑿水池寬百步，叫做「望舒池」。愍帝末年，胡人把望舒草移植到胡地。到如今望舒草已經絕種了。那個望舒池不久也成爲平地。

神草

魏明時，苑中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乃合作一莖。謂之神。（出《酉陽雜俎》）

【譯文】

魏明帝的時候，御花園裏有一種草叫合歡草。這種草樣子像蓍草，一棵草有上百的莖，白天則百條紛紛垂掛疏密有致，到了晚上就百莖併爲一莖，人人都說神。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節花　野悉密花　都勝花　簇蝶花　茙葵　金燈花　金錢花　毗屍沙花

木花 敘牡丹 白牡丹 紅紫牡丹 正倒暈牡丹 合歡牡丹 染牡丹花 斸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嶺表朱槿　紅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閭花　木蓮花　那伽花

木蘭花　異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懷風花　躑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蓮花　碧蓮花　染青蓮花　三朵瑞蓮　藕　蓮實　芰菱

草花

旌節花

黎州漢源縣有旌節花，去地三二尺，行行皆如旌節也。（出《黎州漢源縣圖經》）

【譯文】

黎州漢源縣有一種花叫「旌節」花，離地二三尺高，一行行全都像朝庭使者所持的旌節。

野悉密花

野悉密出佛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爲油，塗其香滑。

【譯文】

野悉密花出自拂林、波斯等國，苗高七八尺，葉與梅葉相似，四時常綠。它的花五個瓣，白色，不結籽實。花開的時候，遍野芳香。它和嶺南的詹糖相類似。西域人常常採它的花壓成油。用這種油塗身，既芳香又滑膩。

都勝花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捲上，如蘆朵，蕊黃葉細。

【譯文】

都勝花，紫色，兩重花瓣，幾片葉子往上卷，像蘆朵，蕊黃色，葉子纖細。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一蕊，如蓮房。色淺紅。出在溫州。

【譯文】

簇蝶花，花朵簇擁着一個花蕊，有如蓮蓬。花是淺紅色的，出在溫州。

茙葵

茙葵，本湖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紅，可緝爲布。燒作灰，藏大火，久不滅。有重臺者。

【譯文】

茙葵，本來是湖中一帶的葵，一名叫作「胡葵」。樣子像葵，大的色紅，可以織成布。把它燒成灰，灰中暗藏大火，經久不滅。有多重花瓣的。

金燈花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故一名無義草。

【譯文】

金燈花，一種叫法是「九形花」。有花無葉，有葉無花，花葉從不相見。一般都是惡人家種它，所以還有一名叫「無義草」。

金錢花

金錢花。梁時荊州掾屬，雙六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譯文】

金錢花。梁時荊州的官吏們在一起，玩「雙六」博戲賭錢，錢輸光了，就用金錢花當錢互相滿足。魚弘說得花勝似得錢。

毗屍沙花

毗屍沙，一名曰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來中土。（已上七花並出《酉陽雜俎》）

【譯文】

毗屍沙花，一名叫「中金錢花」。它本來出在外國，梁大同二年傳到中國。

木花

敘牡丹

牡丹花，世謂近有。蓋以隋末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則楊子華有晝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出《尚書故實》）。又《謝康樂》集，亦言「竹間水際多牡丹」。而隋朝《種植法》七十餘卷中，不說牡丹者，則隋朝花葯中所無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牡丹花，世人都說近代纔有。大概因爲隋末文士們的集子中，沒有關於牡丹的歌和詩。而楊子華有晝牡丹的地方極爲分明。楊子華是北齊人，這說明人們卻知道牡丹花已經很久了。另外，《謝康樂集》也說「竹音水際多牡丹」，而隋朝《種植法》七十餘卷中不說牡丹，那就說明隋朝花葯中沒有牡丹。

白牡丹

唐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棵。值於長興私地。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名士，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詩尋訪未獲。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祭酒說，又房琯有言：「牡丹之會，琯不與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開元末年，裴士淹是郎官，奉命出使幽冀，回來的路上，走到汾州衆香寺，得到白牡丹一棵。他把它栽在長興自己的私地裏。天寶年間，這棵白牡丹成爲天下的奇賞。當時的名士，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這詩沒有尋訪到。太常博士張乘，曾經見過裴祭酒說：「另外，房琯有話說：『牡丹之會，我就不參加了。』」

紅紫牡丹

唐至德中，馬僕射總鎮太原。得紅紫二色牡丹，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茙葵較（「較」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多少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至德年間，馬僕射總鎮太原，得到了紅紫兩色的牡丹，便移栽到城裏來。元和初年這種牡丹還很少，現在可以和茙葵比較多少了。

正倒暈牡丹

長安興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淺」原作「深」，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紅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無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有花面徑七八寸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的興唐寺，有一棵牡丹，唐元和年間，開花兩千一百朵。花的顏色，有正暈的，有倒暈的，淺紅深紫，什麼色都有，唯獨沒有深紅，又沒有花葉間沒有抹心的。花是重瓣花。有的花面直徑達七八寸。

合歡牡丹

長安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嘉。元和末，一枝花合歡。（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興善寺素師院裏的一棵牡丹，開花極美。元和末年，一枝花合歡。

染牡丹花

唐朝韓文公愈，有疏從子侄，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齎紫鑛輕粉硃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黃紅歷緣。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公出關時詩頭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的韓文公韓愈，有一個遠房的侄子從江淮來。韓愈見侄子年紀很小，就讓他在學院中爲子弟們伴讀。子弟們全都被他凌辱過。韓愈知道之後，就把他送到街西的僧院中，讓他讀書。十來天之後，寺主綱又說他輕狂粗率，韓愈便立刻讓他回去，並且責備他說：「在市場店鋪經營小買賣這類下賤行業，能求得喫穿，還算有一技之長。你的所作所爲到了這種地步，你到底能幹什麼呢？」侄子向韓愈賠罪，慢慢地說：「我有一種技藝，正恨叔叔不知道呢！」於是他指着階前的牡丹說：「叔叔你要這牡丹青紫赤黃開什麼樣的花，只要你說出來就行！」韓愈很驚奇，就給他弄來所需的東西，讓他試驗一次。於是他就用簾子之類的東西把牡丹叢全都遮蔽起來，不讓人看見，挖掘牡丹的四面，直挖到根，寬窄可以坐下一個人，用一些輕粉硃紅之類的東西，一早一晚治那牡丹的根。一共治了七天，就把坑埋上。他向叔叔報告說，最晚一個月就行。當時正是初冬。那棵牡丹本來開紫色花。等到花開時一看，變成黃的紅的了，每一朵都有一聯詩，字跡分明，是紫色的。那詩就是韓愈出關時所作的詩中的一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個字。韓愈非常驚異。他那侄子便辭歸江淮了，一直不願意當官。

斸牡丹

長安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就玩爲恥。金吾鋪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數萬者。元和末，韓令侄（《國史補》中「侄」作「始」）至長安，私第有之，遽令斸去。曰：「吾豈效兒女子也？」（出《國史補》）

【譯文】

長安崇尚遊賞牡丹，三十多年了。每到春末，遊覽觀賞牡丹的車馬就川流不息，人們以不能就近玩賞爲恥。金吾鋪圍外的寺廟和道觀，都栽種牡丹以求利，有的一棵牡丹就能賺幾萬。元和年末，韓令纔回到長安。他見私第裏有牡丹，立即就命人把它砍去，說：「我們哪能效仿那些小孩子呀！」

月桂花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花盛發如柿蒂。出蔣山。（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月桂花，葉如桂葉。花淺黃色，四片瓣。青色蕊，花盛開時像柿子蒂。出在蔣山。

牡桂花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中有一脈如筆跡。花蒂葉三瓣，瓣端分爲兩歧。其表色淺黃，近歧淺紅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枝紫。出婺州山中。（出《酉陽雜俎》）

【譯文】

牡桂花，葉子挺大，樣子像苦竹。葉子上有一根葉脈很像是誰用筆畫出來的。花蒂長出三片葉來，葉尖上分成兩歧。這三片葉子基本是淺黃色的，接近兩歧的地方是淺紅色。花是六個瓣，白色。花心凸起像荔枝。枝條是紫的。這花出在婺州山中。

桂花

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耐日，及張曲江詩「桂華秋皎潔」，妄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桂花，每年的三月開花。花黃色但不蒼白。大庾的詩皆稱頌桂花耐日曬，還有張曲江詩中說的「桂花秋皎潔」，都是荒謬的。

海石榴花

羅多海紅並海石榴。唐贊皇李德裕言，花中帶海者，悉從海東來。章川花差類海石榴，五朵簇生，葉狹長，重沓承。

【譯文】

新羅那地方多出產海紅和海石榴。唐李德裕說：「花中凡是花名帶『海』字的，都是從海濱由東傳過來的。」章川花有一點像海石榴。五朵花簇生在一起，葉狹窄而細長，重疊相承。

南海朱槿

南海四時皆有朱槿，花常開。然一本之內，所發不過一二十花。且開不能如圖畫者，叢發爛熳。（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海那地方一年四季都有朱槿，花是常開不敗的。但是一棵當中，所開的不過一二十朵，而且不能像圖畫上畫的那樣一叢一叢開得鮮豔美麗。

嶺表朱槿

嶺表朱槿花，莖葉皆如桑樹。葉光而厚（南人謂之弗桑）。樹身高者（出《酉陽雜俎》），止於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於中冬方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雖繁而有豔，且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採而鬻，一錢售數十朵。若微此花，紅梅無以資其色。（出《嶺表錄異》）

【譯文】

嶺表朱槿花，莖和葉都像桑樹。葉片光亮而厚。樹身高的也不過四五尺，但是枝葉婆娑多姿。從二月開始開花，直到中冬才肯小歇。它的花是深紅的，五片瓣，很像大蜀葵。花上有一條蕊，比花葉還長，上面綴有金色碎屑，日光閃爍之下，你會以爲花上忽然燃起火焰。一叢之上，一天就開數百朵，雖然繁多而豔麗，但湊近一聞並無香味。晚上落，早晨開。插一個枝條就能活，所以叫它「槿」。鄉下女採摘朱槿花出售，一錢能買幾十朵。如此賤視此花，紅梅也就沒有資格賣弄它的姿色了。

紅槿花

嶺南紅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秋冬差少耳。（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嶺南的紅槿花，從正月到十二月常開，秋冬之季開得略微少一些罷了。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捲心，心中抽莖，高寸餘。葉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莖上黃蕊。

【譯文】

那提槿花，紫色，有兩重葉。外重葉卷着心，心中抽出花莖，一寸多高。葉端分成五瓣，像花蒂。瓣中有紫色蕊，莖上有黃色蕊。

佛桑花

閩中多佛桑樹。枝葉如桑，唯條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黃者。南中桐花有深色者。

【譯文】

閩地多佛桑樹。佛桑樹的枝葉像桑樹，只是枝條向上勾曲。花房像桐花，含長一寸多一點，像重瓣的形狀。花也有淺黃色的。南方的桐花有深色的。

貞桐花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蘇花，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朵。

【譯文】

貞桐，枝條的頂端抽發出赤黃色的鮮嫩枝條，枝條兩兩相對而生，共分三層。貞桐花大如落蘇花，黃色。它的一根莖上便可開出五六十朵花。

梔子花

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白」原作「曰」，據明抄本改）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也。

【譯文】

各種花很少有六瓣的，只有梔子花是六瓣。陶真白說：「梔子剪出了六片花瓣，在花房上刻下了七道印痕。」梔子花特別香。相傳梔子花就是西域的薝蔔。

山茶花

山茶，葉如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緋。十二月開。

【譯文】

山茶花，葉子像茶樹葉，高的有一丈多。它的花大小可滿一寸，顏色接近大紅。此花十二月開。

三色石楠花

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譯文】

衡山的石楠花，有紫色的、碧綠色的、白色的三種。花大如牡丹。也有不開花的。

比閭花

白州比閭華，其華若羽。伐其木爲薪，終日火不敗。

【譯文】

白州的比閭花，就像飛禽的羽毛那麼華麗。砍伐它的枝幹當柴燒，火終日不滅。

木蓮花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色。出鳴玉溪，卬州亦有。

【譯文】

木蓮花，葉子像辛夷，花色像蓮花，出在鳴玉溪，卬州也有。

那伽花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華色白，心黃，六瓣。出在舶上。

【譯文】

那伽花，樣子像三春花，沒有葉，花色是白的，花心是黃的，六片瓣。此花生長在船舶上。

木蘭花

長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蘭一樹，花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

【譯文】

唐大和年間，長安敦化坊的一個普通百姓家，有一棵木蘭花。花是深紅色的。後來，桂州觀察使李勃的一個看護宅院的人，用五千錢買下這棵木蘭花。李勃的宅院在水北。經過一年，花變成紫色的了。

異木花

唐衛公李德裕，嘗獲異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歲發花，唯木蘭。

【譯文】

唐衛公李德裕，曾經得到一棵奇異的花木，在春季開紫色花。我想花木當中一年開花的，只有木蘭。

碧玫瑰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自那提槿花下並出《酉陽雜俎》）

【譯文】

洛中賣花木的人說，在嵩山深處，有一種碧色的玫瑰。但是現在沒有了。

刺桐花

刺桐花，狀如圖畫者不類。其木爲材。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間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滿樹（謫椽陳去疾，家於閩，因語方物。去疾曰：「閩之泉州刺桐，葉綠而花紅房。照物皆朱殷然，與番禺者不同。乃知此地所畫者，實閣中之木。非南海之所生也。「椽」原作「緣」，「方」下原有「風」字，「閩之泉州」上原闕「曰」字，皆朱原作家未，「生」原作「意」，據明抄本改）。（出《投荒雜錄》）

【譯文】

刺桐花，樣子與畫的不大一樣。刺桐樹是一種木材。三四月的時候，它就長出繁密的葉子，以後便有紅色的花。花是有間隔地生在枝葉間的，稀稀疏疏三五朵，不像畫的那樣，紅紅豔豔地滿樹都是。

懷風花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肅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出《西京雜記》）

【譯文】

樂遊苑中自然長出一棵玫瑰樹。樹下生長着許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當時的人們有的叫它光風。風生苜蓿當中常常是肅然而止的。日照之下，它的花光彩煥然。所以起名叫「苜蓿懷風」。茂陵人叫它「連枝草」。

躑躅花

南中花多紅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躑躅爲勝。嶺北時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間悉生。二月發時，照耀如火。月餘不歇。（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南中一帶的花多半都是紅色的，紅色也就是那地方的代表色，而躑躅花的紅色是最突出的。嶺北也時或有躑躅花，但是不如南方繁多。南方的山谷之間全都長生着躑躅花。一到二月花開時，陽光一照，就像漫山遍野燃着火。花開一個多月也不停歇。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出《酉陽雜俎》）

【譯文】

凌霄花中的露水，能損害人的的眼睛。

分枝荷

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實如玄珠，可以飾珮。（出《酉陽雜俎》）

【譯文】

漢明帝時，水池中養有分枝荷，一莖生四葉，樣子就像四個並列的車蓋。分枝荷的籽實像黑色珍珠，可以做成飾物佩戴。

夜舒荷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出《酉陽雜俎》）

【譯文】

靈帝的時候有夜舒荷，一根莖上生四朵蓮花。它的葉夜間舒展而白天捲縮。

睡蓮花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原闕出處，今見《酉陽雜俎》十九）

【譯文】

南海有一種叫「睡蓮」的花，每到夜晚，花就自己低入水中。

碧蓮花

宣平（「宣平」原作「唐室」，據陳校本改）中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公驚問之。答曰：「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李德裕。德裕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遍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得。乃知曏者一朵，蓋神異耳。（出《尚書故實》）

【譯文】

宣平年間，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在壽州安豐縣的別墅。有一次他去遊芍陂，看見一個揹着柴草的鄉下人，手中拿着一朵碧色蓮花。盧公喫驚地問他是從哪裏弄到的。他回答說：「是從陂中得到的。」盧公後來到浙西提任「從事」這一官職，順便出使淮水。他對太尉衛公李德裕說了碧蓮花的事。李德裕讓他到芍陂去搜尋求訪，卻沒有找到碧蓮花。又遍尋於江渚之間，也終究未能得到，這才知道以前的那一朵，大概是神物。

染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侄，有種花之異。聞其說於小說（「小說」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杜給事孺休典（「典」原作「與」，據《北夢瑣言》改）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命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工曰：「我家有三（「三」原作「公」，據陳校本改）世治靛甕，嘗以蓮子浸於甕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爲種，即其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之。道士申匡圖，又見人以雞矢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益信矣。僞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文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示凶兆，又何疑哉？（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韓文公韓愈的侄子，有種花的奇藝。這是從瑣記雜談一類的書中知道的。給事杜孺休主管湖州，那裏有一戶以染衣爲業的人家，池子裏生長着青蓮花。杜刺史讓收取了這種青蓮花的花種，回到京城種到池子裏，有的卻變成了紅蓮花。杜給事感到很奇怪，就寫信去問那位染工。染工回信說：「我家有一個用過三代的盛靛青的大甕，曾經把蓮子浸泡在甕底下，等浸過一年，然後再種上它。如果用所種的青蓮花子當種子，那它就變紅了。這是它恢復了本質，又有什麼奇怪！」於是又把浸泡的蓮花子送給杜給事。道士申匡圖又見人用雞糞和上土，培在芍藥花叢下，那些淡紅色的花都變成深紅色的了。染色的效果更可信了。僞蜀王先主將死的那一年，峨眉山上的娑羅花，全開白花。荊文獻王未死前的幾年，溝港城隍，開放的全都是白色的蓮花。一則是受氣候物類影響，一則是表示凶兆，又有什麼可疑呢？

三朵瑞蓮

僞蜀主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拱，其諸奢麗，莫之與儔。後枕江瀆，池中有二島嶼。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每至秋夏，花開魚躍。柳蔭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塵尾者，談詩論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歧，開二朵。其時謂之太平無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豔，看者甚衆。趙廷隱畫圖以進，蜀主歎賞。其時歌者詠者不少。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歧分三朵。蜀王開筵宴，召羣臣賞之。是時詞臣已下，皆貢詩。當時有好事者，圖以繪事，至今傳之。

【譯文】

僞蜀主剛剛登位，各位有功顯貴之臣，競相修造甲第，而僞中令趙廷隱建造的南宅北宅尤爲顯耀。這宅子蓋得千梁萬拱，奢華富麗，無以倫比。宅子後邊靠近一條河流。池中有兩個小島子，就用石頭砌起來。四岸全種上楊柳，或間雜一些木芙蓉。池中種蓮花。每到夏秋之季，花開魚躍，景緻很美。柳蔭之下，有捧卷讀書的，有垂弦釣魚的，有手執如意的，有手執拂塵的，有談詩論道的。一天早晨，池岸拐彎處，有一棵蓮花莖上分爲兩歧，並開兩朵。那時候可謂太平無事之秋，男男女女，拖香肆豔，趕來觀看的絡繹不絕。趙廷隱把它畫下來送進宮中，蜀主歎賞不已。那時候詠歎它的不少。不久，禁苑中的一棵蓮花，一分三歧，並開三朵。蜀主大擺酒宴，召集羣臣前來觀賞。這時候，詞臣以下的全都獻詩。當時有好事的，把這並開的三朵蓮花畫了下來，一直留傳到現在。

藕

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傷荷藕。或雲，荷名；或雲，葉甘爲蟲所傷；或雲，故傷其葉，以長其根。近多重臺荷，實中又生花，亦甚異也。（出《國史補》）

【譯文】

蘇州獻進荷花藕，其中最上等的叫「傷荷藕」。有的人說，這是荷的名稱；有的說，是荷葉甘甜，被蟲咬傷的意思；有的說，是故意弄傷它的葉，讓它的根快長。近來有許多重瓣的荷花，荷花的籽實上面又生花，這也是非常奇異的事。

蓮實

石蓮入水沉，唯煎鹼滷能浮之。雁食之，糞落山中，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爲蓮。（出《酉陽雜俎》）

【譯文】

石蓮入水就沉底，只有煎鹼滷能使它浮起來。雁吃了它，隨雁糞落入山中，百年不會朽爛變壞。相傳是橡子落入水中變成了蓮。

芰

芰一名水菜，一名蘚苔。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芰，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芰。仙人鳧伯子常採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芰另有一名叫「水菜」，還有一名叫「蘚苔」。漢武帝的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長出水面，葉長在水中，也叫作「青水芰」。玄都有一種芰，碧綠色，樣子像雞飛，名叫「翻雞芰」。仙人們常採它。

菱

菱，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伍安貧《武（「伍安貧武」原作「五安貨五」，據《全唐文》七六一改）陵記》，言四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荊州有僧，遺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角而無芒，可以挼莎。（出《酉陽雜俎》）

【譯文】

芰，現在的人只叫它「菱芰」。各種解說草木的書，也都不作分別。只有伍安貧的《武陵記》，說四個角的叫芰，兩個角的叫菱。現在蘇州的折腰菱多半是兩個角的。荊州有個和尚，送給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個角而且沒有芒刺，可以用它揉搓莎草。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柤稼柩樹實　如何樹實　仙梨　綺縞樹實　波那婆樹實　瞻波異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漢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頭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聖柰　木桃　東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羅浮甘子　天寶甘子　北方棗　西王母棗　仙人棗　仲思棗　波斯棗

果上

柤稼柩樹實

東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柩，柤，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柩，暱也。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其花蕊紫色，其實赤色。亦高百丈，或千丈也。數張自輔。東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廣五尺。色如綠青，木皮如梓。樹理如甘草，味飴。實長九尺，圍如長，無瓤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復見實，即滅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出《神異錄》）

【譯文】

東方大荒之中，有一種樹，名叫「柤稼柩」。「柤」就是柤梨；「稼」，就是株稼；「柩」就是「暱」。這種樹三千年開花，九千年結果。它的花蕊是紫色的，果實是赤色的。樹高可百丈，有的可達千丈。枝幹全都鋪陳張揚自相輔助。東西南北各方的樹枝，各近五十丈。葉長七尺，寬五尺。葉色像綠青，樹皮像梓樹皮。樹的紋理有如甘草，味道甜美。果實長九尺，圍長也九尺。果實沒有瓤和核。用竹刀把它剖開，有如切割凝結的蜜。能喫到它的果實的人，再見到它的果實，果實就化了。傳說又見到的果實如果是成熟的，這個人可活一萬二千歲。

如何樹實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花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菅苧，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割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屬。言地仙者，不能飛，在地久生而已。「久生而已」原作「從之法也」。據明抄本改）。（出《神異經》）

【譯文】

南方大荒中有一種樹，名字叫做「如何」。這種樹三百年一開花，九百年一結果。花色硃紅。果實正黃，高五十丈。樹冠枝葉全都鋪陳張揚，形如車蓋。葉長一丈，寬二尺多，像菅苧，青色，五分厚，像厚朴，可以用來絮棉衣。共結九粒種子，味道甜美。果實有核，形狀像棗子。種子長五尺，圍長也五尺。用金屬刀剖它，它就酸；用蘆葦做的刀剖它，它就辣。喫到它便可以成爲不能昇天卻可以長生不老的地仙，不怕水火，不怕兵刃。

仙梨

南方有樹焉，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梨。如今之柤梨，但樹大耳。其子徑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敗，辟穀，可以入水火也。（出《神異經》）

【譯文】

南方有一種樹，高一百丈，枝葉全都輔陳張揚自輔自助。葉長一丈，寬六尺。樹名叫做「梨」，就像現在的柤梨，只是樹特別大罷了。它的種子直徑三尺。剖開之後，裏邊的瓤很少，瓤像白絛綢一樣白。用這瓤做湯喝就能成爲地仙，衣服永遠不壞，不用喫東西，不怕水火。

綺縞樹實

東南荒中有邪（音「耶」）木焉，高三千丈，或十餘圍，或七八尺。其枝有喬直上，不可那也。葉如甘瓜，三百歲盡（「盡」原作「晝」。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落而生花，形如甘瓜。花復二百歲，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減。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長七八寸，徑四五寸。萼復覆生頂。言發萼而得成實。此不取，萬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復生子。如初年月覆成熟。復二年則成萼，則復生子。其子形如甘瓤，少錬（音「練」）甘美。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羅之人，緣能得之（多羅，國名）。一名無葉。世人後生，不見葉，謂之無葉也。一名綺縞。人見無葉，謂之綺縞。（出《神異經》）

【譯文】

東南大荒之中有一種樹叫「邪木」，高三千丈，粗的有十餘圍，有的七八尺。它的枝幹挺拔向上，直上雲端，矗然不動。它的葉像甜瓜葉。三百年葉子落盡而生花。花形像甜瓜葉。花又二百年，盡落而生花萼。花萼下邊生果實。三年以後果實成熟。成熟之後，不增長也不減小。果實形狀就像寒瓜、冬瓜那樣。果子長七八寸，圓徑四五寸。花萼又從果實頂上生出來。又從萼生出來的果實才能成熟。這果實如果不取走，萬世如故；如果把果實拿走而留下萼，萼就再生果實，還是要那麼長時間才能成熟。再二年就又長成萼，萼就再生果實。果實像甜瓜的瓤，味道甜美，喫到它，能讓全身滋潤有光澤。不能多喫，喫多了人就醉，半天才能醒過來。這樹特別高，一般人摘不下它的果實來，只有這裏的多羅人，讓他爬上去才能摘取。它的一個名字叫「無葉」。因爲誰也沒見過它的葉子，才叫無葉的。還有一名叫「綺縞」。人們見它沒有葉，就叫它「綺縞」。

波那婆樹實

波那婆樹，出佛林國，呼爲阿薩嚲。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皮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枚。核中仁如粟黃，炒之食甚美。（出《酉陽雜俎》）

【譯文】

波那婆樹，出在佛林國，本國人叫它「阿薩嚲」。樹高五六丈，樹皮青綠色。葉子極其光滑乾淨，冬夏不凋。此樹無花結果，果實是從樹莖上長出來的。果實大小有如冬瓜，有皮包裹着。皮殼上有刺。果實的瓤極其甘甜，可以喫。果中核大如棗，一個果中有幾個核。核中的仁兒像粟子黃，炒着喫特別好喫。

瞻波異果

瞻波國有人牧牛百餘頭。有一牛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牛主異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牛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牛人竊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出《酉陽雜俎》）

【譯文】

瞻波國有一個牧牛人牧牛一百多頭。有一天，有一頭牛離羣，忽然間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到了晚上牛纔回來。主人發現，這頭牛的形體、顏色，以及鳴叫的聲音，都有所變化。他很奇怪。第二天，這頭牛獨自行動，主人就跟隨其後。牛走進一個洞穴，走了五六里，豁然明朗，山山水水花草樹木都不是人間有的。牛走到一處去喫草，他不認識是什麼草。草上結着果，金黃色。他偷摘了那果，但是要回來的時候被鬼奪下了。又一天，他又去偷那果子，走到洞穴，鬼又要奪，他急忙把果吞到肚子裏。於是他的身體便迅猛地增長。他的頭剛從洞口伸出來，他的身體就塞在洞中不能動了。幾天之後他變成了石頭。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雲「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賦》雲「三十六之朱李」。蓋仙李縹而神李紅。陸士衡《果賦》雲「中山之縹李」是也。（出《述異記》）

【譯文】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子園三十六處。潘岳《閒居賦》稱爲「房陵朱神之李」，李尤《果賦》稱爲：「三十六之朱李」。大概仙李是淡青色的，神李是硃紅色的。陸士衡《果賦》中有「中山有淡青色李子」這樣的話就是證明。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吳中。山中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亂，吳人於此避難者，食桃李實者，皆得仙去。（出《述異記》）

【譯文】

武陵源在吳中。山中沒有其它樹木，全生長着桃樹李樹，一般人稱這裏是「桃李原」。原上有個石洞，洞中有乳水。世間傳說，秦時戰亂，到這裏來避難的吳國人，凡是喫過這裏的桃李的，都成仙而去。

金李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謂之鼠李。（出《述異記》）

【譯文】

杜陵有一種李子叫「金李」。大的，叫它「夏李」；小的，叫作「鼠李」。

漢帝杏

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黃如桔。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出《酉陽雜俎》）

【譯文】

濟南郡的東南，有座分流山。山上多杏樹。杏像梨那麼大，顏色像桔子那樣橙黃橙黃的。當地人叫它「漢帝杏」，也叫「金杏」。

仙人杏

杏圃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雲，洲中有冬杏。王充《果賦》雲。冬實之杏，春熟之甘。」晉郭太儀《果賦》雲：「杏或冬而實」。（出《述異記》）

【譯文】

杏圃洲在南海之中，洲中多杏，海上人都說，那是神仙種杏的地方。漢朝時，曾經有人乘船出海遇風，停泊在這洲上五六天，天天喫杏，所以沒有餓死。說洲中有冬杏。王充的《果賦》說：「冬天結果的杏，到了春天就熟了，變得很甜。」晉代的郭太儀的《果賦》說：「杏，有的冬季結果。」

御李子

許昌節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武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帝（「帝」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時所植，至今有焉。（出《述異記》）

【譯文】

許昌節使的小廳，是過去魏時的景福殿。董卓作亂，魏武曹操挾迫天子遷都，從洛陽遷到許昌。許州有一種小李子，色黃，大小有如櫻桃，叫做「御李子」。這御李子就是漢獻帝那時候栽的，到現在還有。

朱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出《述異記》）

【譯文】

魏文帝的安陽殿前，從天上掉下來八個硃紅色李子。喫一個，好幾天不想喫飯。如今有一種又大又甜的安陽李子，就是這朱李傳下來的種。

兔頭柰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出《酉陽雜俎》）

【譯文】

白柰，出在涼州的野豬澤，大如兔子頭。

脂衣柰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出《酉陽雜俎》）

【譯文】

脂衣柰是漢時的紫柰，體大如升，核是紫色的，花是青色的。脂衣柰研磨出來的漿汁，可以漆器物，有的人也用它染衣服。但是它染的衣服不能洗。

朱柰

唐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於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以其奇味，乃進之。上賜綾一十匹。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存。德貝（「貝」原作「具」，據明抄本改）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爲從西域浮來，礙渚而住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貞觀年間，頓丘縣有一個賢德的人，在黃河裏的一個小島上拾菜，拾到了一棵樹栽子，手指那麼大。他把它拿回去栽好蒔弄它。三年之後，這棵小樹結了五顆果子。果子的味道、樣子都像柰，又像林檎。果子多汁，又酸又甜，很好喫。他把果子送到縣上，縣上又送到州，因爲它味道奇特，就獻給了皇上。皇上賜綾十匹。後來這棵樹漸漸長大，果子可以結到三百顆，每年都進貢，名叫「朱柰」。朱柰至今還有。德、貝、博等州，用它的枝條嫁接，產量大增。人們認爲這是從西域漂來的，被小島子擋住了。

文林果

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珠點。亦不多，三數而已，有如纈。實爲奇果。光明瑩目，又非常美。紀王慎爲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王貢於高宗，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種於苑中。西城老僧見之雲：「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爲文林郎果。俗雲頻婆果。河東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諸郡。亦有林檎。皆小於文林果。（出《洽聞記》）

【譯文】

唐永徽年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有一次在河中的沙灘上拾到一小棵樹栽子。他就把它栽上了。長大一看，原來是一棵林檎。這棵林檎結的果個頭挺大，一個個都像黃色小葫蘆。果肉白如美玉，間雜有圓點。圓點並不多，三兩個而已，恰似彩結，實在是奇果。樣子好看，味道又美。紀王慎是曹州刺史。有人把弄到的果獻給王，王又把它獻給高宗。高宗認爲是朱柰，又名叫「五色林檎」，有的人叫它「聯珠果」。皇上命人把它種在花園裏，西城的一位老和尚見了說：「這是奇果，也叫林檎。」皇上很重視這件事，賜王方言「文林郎」的官職，也把果子叫做「文林郎果」。此果一般叫做「頻婆果」。河東也多有林檎，秦中也不少。河西各郡，也有林檎。不過它們都小於文林果。

聖柰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以爲常。（出《洽聞記》）

【譯文】

河州鳳林關有一座靈巖寺。每年七月十五日，就能從溪穴中流出來一些聖柰，像小酒杯那麼大。人們習以爲常。

木桃

桃之大者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出《述異記》）

【譯文】

桃中最大的是木桃。《詩經》說「投我以木桃」就是證明。

東方村桃

東方村有桃樹。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溫潤，既嗽人食之即止也。（出《神異經》）

【譯文】

東方村有一棵桃樹。它結的果子直徑三尺二寸長。用它的核熬湯喝，可以延年益壽。喫它核中的仁，可以治咳嗽。小桃溫潤，咳嗽時吃了它就能止住。

仙桃

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求之者，桃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個極虔誠地到彬州蘇耽仙壇去求藥的人，桃子落到壇上。有時候一次就落下來五六顆。桃子形似石塊，赤黃色。把這桃子砸破，見裏面似乎有三重核。把它研細飲下，能治百病。治邪氣尤其有效。

勾桃

鄴華林苑勾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者。比衆果氣味甘美，入口消釋，人間有名果。季龍作蝦蟆車，四箱廣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中植之，則無不生也。（出《洽聞記》）

【譯文】

鄴華林苑的勾桃子，重三斤，有的二斤半。也有叫它梨的。它比其它水果的氣味都要甘美，入口就化了，真是人間的名果。季龍做了一輛蝦蟆車，車箱寬一丈，深一丈，在這裏邊裝土去把這種桃樹拉回來栽植，沒有栽不活的。

石桃

吐谷渾桃，大如石甕。（出《洽聞錄》）

【譯文】

吐谷渾桃，像石甕那麼大。

偏桃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澀，不堪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偏桃出在波斯國。波斯叫它「婆淡」。樹高五六丈，樹圍四五尺，葉像桃但比桃葉寬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之後結果。果的樣子像桃，但是比桃偏。它的果肉又苦又澀，不能喫。核中的仁兒甘甜。西域各國都很珍視這種桃子。

王母桃

王母桃，洛陽華林園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簍。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出《酉陽雜俎》）

【譯文】

王母桃，洛陽的華林園裏有，十月才成熟。形狀像扎束着口的簍子。俗語說：「王母甜桃，王母甜桃，吃了之後，解除疲勞。」此桃也叫「西王母桃」。

食核桃

楊子留後吳堯卿家，有傭賃者。役之既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數升，以獻堯卿。堯卿知其異，稍磨之取食。食盡，頗覺輕健。堯卿爲吏，貪猥殘虐。畢師鐸之難，投所居後閣井中死。師鐸求得類堯卿者殺之。後有得其故居者，竊知其屍在井中，取而得之。舉體皆腐壞，而藏府有成金者。（出《積神錄》）

【譯文】

楊子留後吳堯卿家，有一個僱用很久的老長工。有一天，老長工拿來一個可容納好幾升米的大桃核獻給堯卿。堯卿知道這不是個尋常之物，就將桃核稍稍磨了磨，掏裏邊的桃仁喫。喫完之後，他覺得渾身輕捷有力。堯卿做官貪婪殘暴。畢師鐸發起的那場災難，把他投到宅後的一口井裏整死了。畢師鐸是求一個和堯卿一樣殘暴的人把他殺死的。後來有人得到了堯卿的故居，才知道他的屍體在井中。把屍體撈上來一看，全身都腐壞了，而臟腑裏有成型的金器。

韶子

初寧縣裏有石榆子，一名山棗，又時呼爲韶子也。（出《南越志》）

【譯文】

初寧縣裏有一種叫做「石榆子」的東西，一名「山棗」，又時常叫做「韶子」。

羅浮甘子（二種）

羅浮甘子，唐開元中，始有山僧種於南樓寺。其後進獻。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出《國史補》）

【譯文】

唐開元年間，有山僧將羅浮甘子種到南樓寺，以後把它獻進宮廷。皇上巡幸蜀地奉天的那一年，所有的羅浮甘子全都沒有結果。

天寶甘子

唐天寶十年，上謂倖臣曰：「近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相傳雲，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巢於甘樹。實時，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天寶十年，皇上對一個倖臣說：「近年在宮內種了幾棵甘子，今秋結了一百五十顆果子。這些果子與江南和蜀地所進貢的沒有不同。」宰臣祝賀說：「雨露均勻的年月，滿天下都在這雨露的滋潤之下。草木有靈性，憑藉着地氣而於地下溝通。所以才能將江南的珍異之果變爲宮中的華美之實。」相傳說，唐玄宗巡幸蜀地的那一年，羅浮甘子不結果。嶺南有一種螞蟻，比秦中的螞蟻大，在甘樹上築巢。甘樹結果的時候，螞蟻循着甘樹上上下下，所以甘皮薄而光滑。往往有一些甘子果掉在螞蟻巢中，冬深之後取出來，味道要比通常的甘子好上不知多少倍！

北方棗

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色如朱。乹之不縮。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驅益氣。故方書雲：「此棗枝條，盛於常棗，亦益氣安軀。」赤松子雲。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出《神異記》）

【譯文】

北方大荒之中，有一片棗樹林。棗樹高五十丈，一棵樹的枝條就能鋪陳好幾裏地。疾風不能使它傾斜；雷電不能把它摧毀。它的果實長六七寸，粗細超過長短。果實成熟之後是硃紅色的。即使曬乾了，個頭也不縮小。而且氣味溫潤，與通常的棗大不相同。吃了可以安軀益氣。所以方書說：「此棗枝條，比通常的棗樹茂盛，也益氣安軀。」赤松子說：「北方的大棗味道特殊，既可益氣又能安軀。」

西王母棗

鄴華林苑中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臘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圭（明抄本「圭」作「羊」）角棗（「棗」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亦三子一尺。（出《洽聞記》）

【譯文】

鄴華林苑中的西王母棗，冬夏都生長。九月開花，到了臘月，棗子就熟了。三顆棗子的長度加起來，正好是一尺。另外，有一種叫「圭角棗」的棗子，也是三個棗子一尺長。

仙人棗

晉時。太倉南有翟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出《酉陽雜俎》）

【譯文】

晉朝時，太倉的南面有翟泉，太倉的西面有華林園，華林園中有仙人棗。仙人棗長五寸。它的核像針一般細。

仲思棗

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枝。棗長四五寸，紫色（原本「紫」上有「國」字，「色」下有「細」字，據明抄本刪），皮（「皮」原作「又」，據明抄本改）皺細核。實（「實」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肥有味，賢於青州棗。北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種之。亦名仙棗。時海內唯有數樹。（出《大業拾遺》）

【譯文】

信都獻來四百枝仲思棗。棗長四五寸，紫色，皮皺，核細。果肉肥厚，味道鮮美，比青州棗還好。北齊的時候，有個叫仲思的仙人得到此棗，就開始種植它。也叫它仙棗。那時海內只有幾棵這樣的棗樹。

波斯棗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尺（明抄本「尺」作「寸」），黃白色，有核。熟則紫黑，狀類幹棗。味甜如飴，可食。（出《酉陽雜俎》）

【譯文】

波斯棗出在波斯國。波斯人叫它「窟莽」。樹高三四丈。樹圍五六尺。葉像土藤葉，四季不凋。二月開花。花似芭蕉花。花有兩片甲，漸漸綻開縫隙，裏邊有十多個花房。棗子二寸長，黃白色，有核。棗子成熟之後就是紫黑色的了，樣子像幹棗，味道甘甜如糖，可以喫。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檽棗　柿　底櫟樹實　柿盤　融峯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棗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騷子 蔓胡桃 仙樹實 橄欖子 東荒慄 猴慄

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樹　崑崙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果下

櫻桃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三子覃及第。時鄴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曰：「以銀一錠資醵置。」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鄴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頭已下，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樹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用享人蠻獻一小盤，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沾足。（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時候，新中第的進士，非常重視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的三兒子劉覃及第。當時劉鄴依仗故相鎮守淮南。劉鄴囑咐在京城爲他管理家園的小官說，可以出一錠銀子讓劉覃與其他新進士湊錢辦櫻桃宴。但是劉覃的花費往往是其父規定的幾倍。管家園的小官把這事兒說給劉鄴知道，劉鄴讓他給取足就是。正趕上薦新的時令，狀元以下的人們正在商議湊錢的比率，劉覃便暗中派人，花了大量銀兩，預購了幾十樹櫻桃。於是，由他獨辦了櫻桃宴，大量邀請公侯卿相。當時，京城裏的櫻桃剛剛上市，雖然價格昂貴，但是並不怎麼好喫。劉覃卻在席間堆積如山，加上其它糖果菜餚，真可謂豐盛。隨便讓下人送人一小盤，送出去的也不下數升。凡跟從人駕車人，沒有一個不沾光的。

檽棗

晉趙瑩家，庭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訪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裏叟曰：「無之。然主人小字相兒，得非此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其身，當在其子孫。」其後瑩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出《北夢瑣言》）

【譯文】

晉代有個趙瑩，他家院子裏有一棵檽棗樹。這棵棗樹挺拔高大，枝葉婆娑，非同尋常。四處都可以遠遠就望見它。有一位會看地氣的術士打聽趙瑩的一個鄰居說：「這一家應該有做宰相一類大官的，可有嗎？」鄰居老頭說：「沒有。但是這家主人的小名叫『相兒』，該不會是此人要發跡了？」術士說：「這地方王氣正盛，不體現在他本人身上，也應該體現在他的子孫身上。」這以後，趙瑩由太原判官開始升了大官，出將入相，顯赫一時。

柿

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窠，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出《酉陽雜俎》）

【譯文】

俗話說柿子樹有「七德」：一、活得時間長；二、樹蔭多；三、樹上沒有鳥窩；四、不遭蟲害；五、霜葉可供玩賞；六、果子好喫；七、落葉肥大。

底櫟樹實

阿驛，波斯呼爲阿驛，拂林呼爲底櫟。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蜱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蜱子。味似幹柿，而一年一熟。

【譯文】

阿驛，波斯國叫它「阿驛」，拂林國叫它「底櫟」。樹高一丈四五。枝葉繁密茂盛。葉有的五出，像蜱麻葉。沒有花而結果。果實是紅色的，類似蜱麻籽。果實的味道像幹柿子，一年一熟。

柿盤

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出《酉陽雜俎》）

【譯文】

樹木當中要論紮根牢固，柿樹是最牢固的，一般人都叫它「柿盤」。

融峯梨

仙梨。融峯上有青壇，方五丈。有燒香行道處。古形銅器數種。有梨樹。高三十丈，子如鬥。至搖落時，但見其汁核，無得味者。（《出洽聞記》）

【譯文】

仙梨。融峯上有一個青壇，壇是五丈方壇。那上面有燒香行道的地方。有幾種古典樣式的銅器，還有一棵梨樹。這棵梨樹高三十丈，所結的梨有鬥那麼大。等到梨從樹上被搖下來，人們只能看到果汁和梨籽兒，卻沒有嚐到它的味道的。

六斤梨

洛陽報國寺梨，重六斤。（出《酉陽雜俎》）

【譯文】

洛陽報國寺的一棵梨樹結的梨，六斤重一個。

紫花梨

清泰中，薄遊京輦。曾與盧泳巡官、鄭扆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會與越波隄僧院。是時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聯五字之奇，酒飲八仙之美。柿新紅脯，茗醶綠芽。一詠一觴，或醒或醉。座上因相與徵引古今，遂及果實之事。有敘及紫花梨者。衆雲：「真定有之。」雅公獨顰蹙而言曰：「此微僧先祖之遺恨。」衆驚而問之。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載，萬國事殷，聖情不懌。忽患心熱之疾，名醫進藥，厥疾罔瘳。遂博詔良能，遐徵和、緩。時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之內。所賜萬金，仍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爲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偶獲兩寶，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經數月，邢生辭帝歸山。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則不知何適也。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時奏上。時恆州節度太尉公王達，尚壽春公主，即會昌之女弟。聞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剪其旁樹，匝以朱欄。寶惜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窺耗，每以輕綃紗縠，遠加籠罩焉。守樹者不勝艱苦。洎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此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恆州記室，作《進梨表》雲：『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縹蒂（「蒂」原作「帝」，據明抄本改）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待（「待」原作「得」，據明抄本改）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字。』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爲貢賦之常物。縣官歲久，亦漸怠於寶守焉。至天祐末焉，趙王爲德明（「德明」原作「明德」，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之所篡弒。其後縣邑公署，多歷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無復繼種者焉。當武宗時，縣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嘗以守樹不謹，曾風折一枝，降爲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顰蹙也。」（出《耳目記》）

【譯文】

清泰年中，我在京城小住，有一次和盧泳巡官、鄭扆博士、和尚季雅，以及其他三五位要好的朋友，夜間相聚在越波提僧院。這時正是晚秋季節。秋風夜涼，明月高懸。席間有句聯五字之奇，也有酒飲八仙之美。菜餚豐盛，觥籌交錯。一個個半醒半醉，或吟或嘆，或喜或悲。話隨酒增，越說越來勁。於是大家一起廣徵博引，談論古今，談着談着，竟談到果實這方面的事上來了。有人談到了紫花梨，大家說：「真定那地方就有！」不知爲什麼，季雅聽了這話之後，卻皺着眉頭說：「這是貧僧先祖的遺恨啊！」衆人喫驚非小，忙問是怎麼回事。季雅說：「從前，武宗皇帝登基五年，日理萬機，勞累過度，常常是龍體欠安，聖情不悅。忽然有一天他就得了個心發燒的毛病。名醫紛紛進藥，但就是治不了他的病。於是就下詔書，廣泛地徵求能醫良方，迎請遠方名家高手。當時有人說青城山有個邢道士對醫藥驗方很有研究，皇帝立即就召見了他。這位邢道士從肘後的綠色布囊裏取出青色丹丸兩粒，又取出幾個梨，絞出梨汁，讓皇上用梨汁把丹丸送服，皇帝的病不久就好了。十來天之內，皇帝就賜給邢道士萬金表示感謝，還加封他『廣濟先生』的稱號。皇帝從容地問他那丹丸是何物。邢道士說：『赤城山頂上，有兩棵青靈芝，太白山的南溪，有一棵紫花梨樹。我從前曾經遊過此二山，偶然弄到了青靈芝和紫花梨，把它們合煉成丹。五十年來，全都用光。只剩下這兩粒，萬幸讓陛下服用了。還想要這樣的丹藥，必須弄到那兩種寶物纔行。』幾個月之後，邢道士辭別皇帝回山去了。後來皇帝的病又發作了，再下詔到青城山去請邢道士，卻不知邢道士哪裏去了。皇帝於是就詔示天下，有紫花梨的，要立刻奏上。那時候恆州節度大尉公王達，娶壽春公主爲妻。壽春公主就是會昌公主的妹妹。她聽說真定的李令種了幾棵梨樹；其中一棵是紫花梨，就立刻派人，就地封鎖盤查，剪除旁邊的樹木，圍上硃紅欄杆。珍惜每一個纖細的樹枝，不亞於月中之桂。正當花開的時候，爲了防止蜜蜂和蝴蝶的窺探和騷擾，整棵樹都被用輕細的絹紗遠遠地籠罩起來。看守此樹的人不勝艱苦。等到秋天果子成熟，公主親自動手，一個一個地挑選，然後送進宮中。送到宮裏的，大約十分之六七。皇帝多半都是喫這種梨。這梨雖然不如邢道士的丹藥，卻也能粗略地解除心中的煩躁。這時候有個叫李遵的來到皇帝身邊，任恆州記室。他作了《進梨表》說：『紫花梨開花的地方，獨佔了春林的美；紫花梨懸掛在樹上，卻遠離秋天的好風光；一個個玉一樣潤，珠一樣圓，卻不能嘗它的甜美和脆爽。』表送到宮中，凡是讀過此表的，多數都大笑說：『常山公爲什麼把些殘梨送進宮啊？』大概因爲表中有『脆難勝口』的字樣。第二年。武宗皇帝駕崩，公主也接着下世，這梨從此以後便成爲貢賦中的平常之物。縣官因爲年頭久了，也漸漸對珍視寶守那梨樹產生厭倦情緒。到了天祐末年，趙王被德明篡殺。這以後，縣邑公署多半遭受過兵戎之擾，紫花梨也就枯朽無存。現在的真定，沒有人繼續種它了。武宗那個時候，縣令李公，單名叫尚，他就是我的祖父。他曾經因爲守樹不謹慎，被風吹折一個樹枝，降職爲冀州典午。因此，我追感往事而皺眉啊！」

胡榛子

阿月生西國。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榛子，二年阿月。（出《酉陽雜俎》）

【譯文】

阿月生在西域之國。蕃人說阿月和胡榛子是同一種樹的兩種果實，這一年結的是榛子，下一年就結阿月。

酸棗

耆舊說，周秦時，河南雨酸棗，遂生野酸棗。今酸棗縣是也。酸棗之甚小者，爲野酸棗。（出《述異記》）

【譯文】

老年人傳說，周秦之時，河南下過酸棗雨，無數的酸棗就像雨點那樣從天上灑下來，於是大地上就長出來許多野酸棗。現在的酸棗縣就是這樣形成的。酸棗當中，那些特別小的品種是野酸棗。

蒲萄

俗言蒲萄蔓好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招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桔柚？」信曰：「津液勝奇，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一般人說葡萄蔓是從西南引入。庾信對魏使尉瑾說：「我在鄴地，就得到大量的葡萄，特別有滋味。」陳招問道：「葡萄是什麼樣子？」徐君房說：「有點類似軟棗子。」庾信說：「你太不熟悉生物了，咋能不說它像生荔枝？」魏肇師說：「魏武曹操說過，『夏末秋初，天氣仍有點熱，酒醉一宿忽然醒來，帶着露水喫葡萄，甜而不是糖，酸而不是醋。』這樣說一說都讓人流口水，何況是親自喫呢！」尉瑾說：「這東西出自大宛，是張騫弄回來的，有黃、白、黑三種。成熟的時候，一串一串地垂掛下來，像星星編在一起，像珍珠聚在一起。西域各國多半把它做成酒，每年都來進貢。在漢代的西京，好像也有不少。杜陵那地方，每五十畝田地，就有一百棵葡萄。就是在現在的京城，也不只是皇家的禁苑裏纔有。」庾信說：「居然已經園種戶植，接蔭連架，家家戶戶到處都有了。」陳招說：「葡萄味和桔柚相比，怎麼樣呢？」庾信說：「葡萄的汁液勝奇，但是芬芳不如桔柚。」尉瑾說：「桔柚金衣素裏，被包起來當作貢品，但是要講入口就化，它還是不如葡萄。」

王母蒲萄

具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嶽，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旁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具丘之南，有一個葡萄谷。谷中的葡萄，可以就地喫它，但是不能拿走。有的人想把葡萄帶回來，就會迷失道路。世人都說這是王母葡萄。天寶年間，僧人曇霄因爲周遊諸嶽來到此谷，好一頓喫葡萄。又見枯乾的葡萄蔓可以做柺杖，就將一根粗如手指，五尺多長的葡萄蔓拿回本寺栽上，居然栽活了。不幾年，它便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餘丈。在架下看它，它就像帷蓋一樣。一串串葡萄垂掛下來，紫瑩瑩的，就像帷蓋上的飾墜兒。當時人們稱之爲「草龍珠帳」。

侯騷子

侯騷蔓生，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出《酉陽雜俎》）

【譯文】

侯騷是蔓生植物，其果實像雞蛋，味甜性冷，喫它可以減輕體重，可以解酒。《廣志》上說是由王太僕獻的。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似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蔓胡桃出在南詔，大小有如扁海螺，兩個隔，味道和胡桃相似。有的人叫它「蠻中藤子」。

仙樹實

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出《酉陽雜俎》）

【譯文】

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之人得到它，可用它止飢解渴。另有一名「四味木」。它的果實像棗。用竹刀剖開它，它就是甜的；用鐵刀剖開它，它就是苦的；用木刀則酸；用蘆刀則辣。

橄欖子

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木威和橄欖都是獨根樹。枝幹朝東的獨根樹叫木威；朝南的叫橄欖。

東荒慄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慄。有殼，徑三尺三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東方大荒中有一種樹木，名字叫做「慄」。栗子有殼，殼的直徑長三尺三寸。殼刺長一丈多。殼中的果實也就是慄黃，直徑長三尺，味道甜美，吃了之後，令人氣短而乾渴。

猴慄

唐衛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慄，無味。陳堅處士雲：「虔州南有漸慄，形如素核。」（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衛公李德裕，有一次在甘子園中會客，盤子裏有猴慄。猴慄，喫起來沒什麼味道。隱士陳堅說：「虔州之南有一種『漸慄』，樣子像素核。」

瓜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有敦煌獻異瓜種，常山獻巨桃核。名穹窿，長三尺而形屈，其味臭如粨。父老雲：「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雲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東王公、西王母遺種於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存。」又說：「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林園。此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爲相陵瓜。故『霜園』之聲訛也。」後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萬歲矣。」安可食乎？後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其非數。（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明帝時的陰貴人，做夢夢見喫瓜，特別好喫。漢明帝就派人到各國去尋求。當時有個敦煌國獻來了奇異的瓜種，常山獻來了一個大桃核。那瓜叫「穹窿」，長三尺而形彎曲。它的味道聞起來像粥。老人們說，從前有一個道士從蓬萊山上得到這種瓜，說是「空洞靈瓜」，要經過四個週期才結一次果，當年東王公和西王母在大地上灑下了瓜種，久遠的世代之後，瓜種稍微留下一些。又說，這種桃子在霜下才開花，到了隆冬才能成熟。也說，這種桃是仙人喫的，常把它種植在霜林園。霜林園裏種植的全是寒果，積冰的季節，各種水果正旺盛。一般人稱「相陵瓜」，可能是「霜園」之聲的訛傳。後來又說：「王母的桃，王公的瓜，誰能喫到，可以活五萬歲。」哪裏能喫得到！後來陰貴人死了，宮中侍奉她的人見她鏡奩中有瓜籽和桃核。看了之後潸然淚下，疑惑地說她不該有這種命運呵。

五色瓜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賦。（出《述異記》）

【譯文】

吳桓王的時候，會稽生有五色瓜。現在吳中也生有五色瓜，年年充當貢賦。

瓜惡香

瓜惡香，中尤忌麝。唐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獲。（出《酉陽雜俎》）

【譯文】

瓜厭惡香氣，尤其忌怕麝香。唐時的鄭注，太和年初，到河中去赴職。他有姬妾一百多人，全都騎着馬，香氣飄出數里，嗆人的鼻子。這一年，從京都到河中他所走過的路上，種的瓜全死了，一個瓜也沒收穫。

菜

蔓菁

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哉？劉禹錫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話錄》）

【譯文】

諸葛亮命令兵士在駐地專種蔓菁的原因，取它剛長出來的嫩甲可以生喫，這是其一；葉子長大之後，可以煮着喫，這是其二；如果在此久住，它就繼續生長，這是其三；扔掉也不讓人感到可惜，這是其四；回來的時候容易找到，繼續食用，這是其五；冬天可以食用它的根，這是其六。與其它蔬類相比，它的好處不也是很多的嗎？劉禹錫說：「的確是這樣。」三蜀的人現在叫蔓菁是「諸葛菜」。江陵也是這樣。

越蒜

《異苑》曰：晉安平有越王餘蒜菜，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於舟中作籌算，有餘者，棄之水而生焉。

【譯文】

《異苑》上記載，晉時安平一帶有一種菜叫「越王餘蒜」。這種蒜，長一尺左右，白的像骨，黑的像角。古人說，越王曾經坐在船上用竹籌進行計算，把多餘的扔到水裏，生長出來就是這種蒜。

三蔬

晉咸寧四年，立芳圃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名曰云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爛漫。春敷夏密，秋榮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雲芝。其紫色者爲上蔬，而味辛；其黃色者爲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爲下蔬，而味鹹。常以此蔬充御，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飢渴。宮中掐其莖葉者，歷月不歇。（出《拾遺錄》）

【譯文】

晉朝的咸寧四年，在金墉城東修建了一個芳圃，多半用來種一種很奇特的菜。菜的名字叫「雲薇」。雲薇有三種。紫色的繁衍滋生最好。它的根爛漫多彩。春天鋪陳枝葉，夏季蔥蘢茂密，秋天繁榮旺盛，冬天氣味芳香。它的果實像五色的珍珠，隨時而盛。它的另一個名稱叫「雲芝」。其中紫色的是上等蔬菜，味辣；黃色的是中等蔬菜，味甜；青色的是下等蔬菜，味鹹。人們常把這種菜進獻到宮中，它的葉在宗廟祭祀時可用作供品的輔墊，也能使人止飢消渴。宮中負責掐它枝葉的人，整月整月不能閒着。

菠薐

菜之菠薐者，本西國中有僧，自彼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菠薐本是頗陵國將來，語訛耳，多不知也。（出《嘉話錄》）

【譯文】

蔬菜中的菠薐，本來是有一個西域某國的僧人，從他們那裏把它的種子帶來的，就像苜蓿和葡萄是張騫從西域帶種回來一樣。菠薐本來是從頗陵國弄來的，叫它「菠薐」是因誤傳而走音。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事的原委。

芥菹

廣州人以巨芥（「芥」原作「菜」，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爲鹹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餉遺。（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廣州人用大芥菜做醃菜，埋在地裏，有埋三十多年的。這種醃菜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和崇尚，親戚朋友之間把它當做禮品互相饋贈。

芥末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植於地。（出《酉陽雜俎》）

【譯文】

掌中芥末許多國家都有。把它的種子放到手掌上，用口吹它，一吹一長，長到三尺，才栽到地上。

水韭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出《酉陽雜俎》）

【譯文】

水韭生長在水邊，樣子像韭菜但是葉比韭菜葉細長。可以喫。

茄子樹

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漸長枝幹，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摘之。三年後，漸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出《嶺表錄異》）

【譯文】

南方的草木蔬菜，經冬不衰，所以菜園之中栽種的茄子，宿根有三兩年的，漸漸長出枝幹，就長成了大樹。每年夏秋之季，樹上結了茄子，就要登梯子到樹上把它摘下來。三年後，樹漸漸老了，茄子結得少了，就砍掉它，另栽嫩的。

崑崙紫瓜

隋煬帝大業末。改茄子爲崑崙紫瓜。（出《述異錄》）

【譯文】

隋煬帝大業年末，改稱茄子是「崑崙紫瓜」。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字（「字」原作「子」，據明抄本、陳校本改）連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張周封茄子故事。張雲，一名落蘇。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壟，秋瓜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爲護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理龜瘃。欲其子繁，候其花時，取葉佈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嫁茄子。曾火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種。《水經》雲：「石頭西對蔡浦，長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陽雜俎》）

【譯文】

茄子的「茄」字，連帶它的枝莖的名稱在內。革遐反切。現在讀作「伽」，不知從何而來。從前段成式因爲在廊下吃了幾個茄子，偶然間向工部員外張周封打聽茄子的故事。張說，茄子一名「落蘇」，有關的情況都寫在《食料本草》裏。段成式記得隱侯的《行園詩》寫道：「寒瓜方臥壟，秋瓜正滿坡。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茄子的又一名稱叫「崑崙瓜」。嶺南的茄子，因爲多年生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做過南選使，親眼見過。所以《本草》記載說廣州有慎火樹，樹高三四圍。慎火就是「景天」，一般叫做「護火草」。成熟的茄子，吃了能增強胃腸功能，理氣治病。茄子根能治凍瘡。想要讓它多結茄子，等到它開花時，摘一些茄子葉放到過道處，用草木灰圈起來，讓人踐踏它，這樣茄子就能多產，一般叫做「嫁茄子」。曾經有人用火烤着喫，味道特別好。有一種新羅茄子，顏色稍白，形如雞蛋。西明寺的和尚造玄院中，就有這種茄子。《水經》上說：「石頭城西面對蔡浦，長百里，上邊有大荻荻浦，下邊有茄浦。

儋崖瓠

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雞卵。（出《酉陽雜俎》）

【譯文】

在儋崖種葫蘆，讓它結出成熟的葫蘆來，大都有上石（擔）重左右。芥菜，高的也五六尺。果實大如雞蛋。

卷第四百十二　　草木七（五穀、茶、荈附）

竹　　敘竹類　涕竹　棘竹　筻簕竹　菡苰竹　慈竹　筋竹　百葉竹　桃枝竹　癭竹

　羅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箹　竹實

五穀 雨稻　雨粟　雨麥　雕葫　雨谷　搖枝粟　鳳冠粟　繞明豆　延精麥　紫沉麻

雨五穀　野粟石殼　芋　雀芋　甘蔗

茶荈 敘茶 獲神茗 饗茗獲報 消食茶

竹

敘竹類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出《酉陽雜俎》）

【譯文】

《竹譜》上說，竹子有三十九類。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其筍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癘。（出《神異經》）

【譯文】

南方大荒之中有一種竹子叫「涕竹」，高數百丈，圍長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用來做船。它的筍味道很美，煮着喫，可以治惡瘡。

棘竹

棘竹一名笆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城，猝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繰車。食之，下人發。（出《酉陽雜俎》）

【譯文】

棘竹又一名叫「笆竹」，節上都有刺，幾十棵爲一叢。南方少數民族種棘竹當城牆，一時間還很難攻下。有的棘竹因爲土石崩塌自己露出根來，根大像酒甕，縱橫交錯，互相盤結，樣子很像繰車。人吃了它會掉頭髮。

筻簕竹

筻簕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澀文，可爲錯子。錯甲，利勝於鐵。若鈍，以漿水澆之，還復快利（出《廣州記》。古林之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嶺表錄異》）

【譯文】

筻簕竹，皮薄而空多，大的直徑也超不過二寸，皮上有粗澀的花紋，可用來做錯子。用這樣的錯子錯甲殼一類堅硬的東西，它的鋒利勝過鐵錯。如果鈍了，把它用漿水澆一下，它就又恢復先前的鋒利了。

菡苰竹

菡苰竹，大如腳指，腹中白幕攔隔，狀如溼面。將成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處，成赤跡，似繡畫可愛。（出《酉陽雜俎》）

【譯文】

菡苰竹，大小如同腳趾，腹中由白幕攔隔着，樣子像溼面，將要長成而筒皮未落的時候，總是有細蟲咬齧的地方，形成紅色的痕跡，像錦繡和圖畫那樣可愛。

慈竹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酉陽雜俎》）

【譯文】

慈竹，夏季雨後，它的汁液滴到地上，便長出一種草墊子一樣的東西，像鹿角，白色。人吃了這種東西，可以止痢疾。

筋竹

筋竹，南方以爲矛。筍未成竹時，堪爲弩弦。（出《酉陽雜俎》）

【譯文】

筋竹，南方用它做矛。這種竹的筍未長成竹的時候，能用來做弩弦。

百葉竹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出《酉陽雜俎》）

【譯文】

百葉竹，一個枝上有一百片葉子。有毒。

桃枝竹

東官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爲司監（陳校本「監」作「鹽」）都尉。東有蕪地，西接臨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原缺出處，今見《酉陽雜俎》）

【譯文】

東官郡，漢順帝的時候屬於南海，西邊與高涼郡相接。又把司監都尉設在那裏。東面有荒蕪之地，西面接臨大海。海中有一個長洲，洲上多有桃枝竹，緣着海岸而生。

癭竹

東洛勝境有三溪，張文規有莊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癭，大如李。（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三溪是東洛的名勝之地，張文規有一處莊院臨近三溪。忽然有一天一枝竹上生出一個腫瘤。腫瘤有李子那麼大。

羅浮竹

唐貞元中，有鹽戶犯禁，逃於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南越志》雲，本只羅山，忽海上有仙浮來相合，是謂羅浮山。有十五嶺、二十二峯、九百八十瀑泉。洞穴則山無出其右也。曾有詩曰：「四百餘崖海上排，根連蓬島蔭天台。百靈若爲移中土，嵩華都爲一小堆。」），遇巨竹萬千竿，連直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二丈許。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爲蔑。會赦宥，遂挈以歸。有人得一蔑，奇之，獻於太守李復。乃圖而紀之。予嘗覽《竹譜》曰：「雲丘帝竹（帝陵上所生竹），一節爲船。」又何偉哉！南海以竹爲甑者，類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唐貞元年間，有一個鹽戶犯了禁，逃進羅浮山，深入到第十三嶺，遇見巨竹萬千竿。這些巨竹直上巖谷，聳入雲霄。竹圍都在兩丈以上。每竿竹都有三十九節，每一節兩丈左右。於是逃者就砍了一竿，把它做成竹篾。趕上皇帝赦免罪犯，他便帶着這些竹篾回家。有一個人從他手中得到一根竹篾，認爲出奇，就把它獻給太守李復。李復就畫圖紀念它。我曾經看到《竹譜》上說：「雲丘帝竹一節就能做一條船。」那竹又是多麼雄偉高大啊！南海用竹子做蒸鍋，這是人們所都見過的，那就是羅浮山的竹子啊。

童子寺竹

唐李衛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李衛公說，北都只有童子寺有一棵竹子，僅僅幾尺高。相傳那寺中管事的和尚，每天都要報告竹子平安。

竹花

《山海經》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麥。（出《感應經》）

【譯文】

《山海經》上說，竹子開花的那年便枯死。竹子六十年換一次根，換根就必然開花。開花結實之後便枯死。子實落後復生，六年之後便連片成林。子實是穗的，象小麥穗。

竹箹

竹復死曰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出《酉陽雜俎》）

【譯文】

竹子復死叫作「箹」。竹子六十年一換根，換根就結實枯死。

竹實

唐天覆甲子歲，自隴而西，迨於褒梁之境，數千裏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鉅細，皆放花結子。饑民採之，舂米而食，珍於粳糯。其子粗，顏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於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囤廩而貯之。家有羨糧者不少者，又取與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嘔噦。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萬谷，並皆立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顱，活之於貞筠之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朝天覆年甲子歲，自隴往西，一直到褒、梁之境，數千裏內陽光熾烈，久旱不雨，百姓大多都流離四散。從冬到春，從春到夏，飢餓的人民只能喫草木，甚至有許多骨肉相食的。這年，忽然間山裏的竹子不分大小，全都開花結籽。饑民們便採集它舂米充飢，比稻米還珍貴。竹子所結的籽，較粗，顏色略紅，與如今的紅稻米沒有不同，它的味道還更香。幾個州的饑民，全都擁進山裏，就近喫它。來到溪山之中，居人有如鬧市。力所能及的人們，竟搶着設置倉房囤子之類貯存竹籽。家裏有不少餘糧的，並且把竹籽和其它葷腥菜餚一起喫的，吃了以後便嘔吐不止，氣不順。這樣中毒的，十有九死。那些竹子，從此以後，無論千溪萬谷，全都立刻就枯死。十年之後才又生此君。可以說是千萬顆頭顱，存亡繫於竹子這位真君子。

五穀

雨稻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出《述異記》）

【譯文】

夏禹那時候，天就像下雨那樣往地上下稻子。古詩說：「怎麼樣能讓老天下一場稻子雨，讓天下的老百姓喫上飽飯。」

雨粟

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出《述異記》）

【譯文】

呂后三年的時候，秦中一帶從天上往下下穀子。

雨麥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述異記》）

【譯文】

漢武帝的時候，廣陽縣下過一場麥子雨。

雕葫

太液池邊，皆是雕葫紫蘀、綠節蒲叢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雕葫；葭蘆之未解葉者，謂爲紫蘀；菰之有首者，謂爲綠節。其間鳧雛子，佈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鱉。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鶘鸆。鴻鶃，動輒成羣。（出《西京雜記》）

【譯文】

太液池邊，全都長滿雕葫、紫蘀、綠節、蒲叢什麼的。有米的菰，長安人叫它是「雕葫」；沒有打開葉子的葭蘆，叫做「紫蘀」；有頭的菰，又叫做「綠節」。池中到處都是鳧於水上的幼禽。又有許多龜鱉之類。池邊是大片大片的沙灘，沙灘上各種鳥雀成羣結隊。

雨谷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谷三日。尋魏地奏，亡谷二千頃。（出《述異記》）

【譯文】

漢宣帝的時候，江淮一帶遇上荒年，饑民遍野，人喫人。一連下了三天穀子雨。不久，魏地向朝庭稟奏，說他們那裏丟失了兩千頃穀子。

搖枝粟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之」原作「子」，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東，有背（「背」字原缺，據《拾遺記》補）明之國人至，貢方物。言其鄉土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恆開。宜五穀，名日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歷年不飢。有搖枝粟，言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宣帝地節元年，有一個地處樂浪之東的背明國的人來到京師貢獻土產。這人說他的國家在扶桑之東，看見太陽從西方升起。說他們國家總是昏昏然不暗不明的，但是國門關口總是開着的。說他們的國家適於種五穀，名叫「日融澤」，方圓三千里。說他們國家的五穀都很好，吃了可以延年益壽，空肚子喫一粒，一年不知道餓。說他們國家有一種搖枝粟，它的枝很長但是很弱，沒有風也總是在搖動。吃了這種搖枝粟對骨髓有好處。

鳳冠粟

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龍粟，枝葉屈曲，如游龍。有瓊膏，色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鳳冠粟」，像鳳凰的頭冠。吃了鳳冠粟的人長力氣。還有一種「游龍粟」，枝葉彎彎曲曲，像遊動的龍。有色如白銀樣的瓊膏。吃了這兩種穀米，能使人的骨頭變輕。

繞明豆

繞明豆。言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言莢形似人挾劍。而橫斜生。有傾籬豆。言見日則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繞明豆，它的莖很柔弱，自己互相纏繞。有一種豆叫「挾劍豆」，它的莢就像人挾着的劍，橫斜着長。還有一種豆叫「傾籬豆」，見了陽光就垂下葉子把地蓋上。吃了這種豆的人不衰老不生病。

延精麥

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面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糲中有露，甘如飴。（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延精麥，可以延壽益氣，使人精力充沛。有一種「昆和麥」，能調暢人的六腑。還有一種「輕心麥」，吃了它可以使體重變輕。又有「淳和麥」，用它的面釀酒，人喝了一醉一個來月。吃了淳和麥的人冬天不知冷。還有一種「含露麥」，粉中含露，糖一般香甜。

紫沉麻

紫沉麻，其實不浮。有云水麻，實冷而光，宜爲油澤。有光通麻，食者行不待燭，則巨勝也。食之延壽，後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紫沉麻，它的種子不能在水上漂浮。有一種「雲水麻」，種子陰冷而有光澤，適於做有油性帶光澤的東西。還有一種「光通麻」，吃了這種麻籽的人，走路不用依靠蠟燭。光通麻就是胡麻。吃了胡麻延年益壽，長生不老。

雨五穀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民家則不雨。（出《述異記》）

【譯文】

吳桓王的時候，在金陵下了一場五穀雨，專下到窮人家，富人家不下。

野粟石殼

宋高祖（「祖」原作「宗」，據明抄本、許本改）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諸山石殼生，石上生殼也。袁安雲，石殼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異記》）

【譯文】

宋高祖剛即位的時候，正是晉末大饑荒之後。可是他即位不久，江南一帶兩千餘里到處長出野穀子。另外，淮南一帶的山上長出石殼來。袁安說，「石殼」是藥名，穗子比野穀穗還小的就是石殼。

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天芋，生長在終南山中，葉子像荷但是比荷葉要厚。

雀芋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溼，置溼處反幹。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出《酉陽雜俎》）

【譯文】

雀芋，樣子像雀頭，放到乾燥的地方反而顯得溼，放到潮溼的地方，反而顯得幹。無論飛鳥走獸，一觸上它便必死無疑。

甘蔗

南方山有柑樜（「甘庶」二音）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作齧其汁，令人湧澤。可以節蛔蟲。人腹中蛔蟲，其狀如蚓。此消谷蟲也。多則傷人，少則谷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出《神異經》）

【譯文】

南方山中有甘蔗林。甘蔗高一百丈，圍長三尺八寸。一節一節都不長，但是液汁很多。液汁蜜一樣甜。吮吸它的液汁，使人膚色滋潤有光澤。可以節制蛔蟲。人肚子裏的蛔蟲，樣子像蚯蚓。這是消化糧食的蟲子。多了就傷人，少了糧食就難消化。這甘蔗能使多的減少少的增多。所有甘蔗也這樣。

茶荈

敘茶

茶之名器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嶽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紫筍；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有霍山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浮樑商賈不在焉。（出《國史補》）

【譯文】

茶的名越來越多。劍南有「蒙頂石花」，有的是「小方」，有的是「散芽」，號稱天下第一；湖州有顧渚的「紫筍」、東川的「神泉」和「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方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的「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嶽州有浥湖的「含膏」；常州有義興的「紫筍」；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的「白露」；壽州有霍山的「黃芽」；蘄州有蘄門的「團黃」……茶商們就不呆在盛產茶葉的浮樑了。

獲神茗

《神異記》曰，餘姚人虞茫，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百青羊，飲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茗飲，常思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檥之餘，必相遺也。」因立茶祠。後常與人往山，獲大茗焉。（出《顧渚山記》）

【譯文】

《神異記》上說，餘姚人虞茫進山採茶，遇見一位道士，牽着三百頭青羊，正在一個瀑布下給羊飲水。他對虞茫說：「我是丹丘子。聽說你善於喝茶，總想給你點好處。山裏有一棵大茶樹，可以供你採茶，希望你日後日子富足了，也一定要對它有所饋贈。於是虞茫就建了一座「茶祠」。後來他常領人進山，果然找到一棵大茶樹。

饗茗獲報

劉敬叔《異苑》曰，剡縣陳婺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先輒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勞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餘年，母二子恆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嘉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曉」原作「報」。據陳校本改），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慚之。從是禱酹愈至。（出《顧渚山記》）

【譯文】

劉敬叔在《異苑》裏說，剡縣陳婺的妻子，年輕的時候領着兩個孩子寡居。她喜歡喝茶。因爲宅子裏有一座古墓，她每次喝茶都要先到墓前祭祀一番。兩個孩子生氣地說：「一個破墳丘怎麼能知道有人祭祀，這不是白費勁嘛！」兩個孩子想要把古墓掘開弄平。他們的母親苦苦地勸阻纔沒掘平。到夜裏，母親做了一個夢，一人對她說：「我的墳在這三百年了，你的兩個孩子常常要毀掉它，全靠你保護了它，又給我好茶喝，雖然身體爛在地下，但是哪能忘桑蔭之德呢？」到天亮，她在院子裏拾到銅錢十萬。這些錢似乎在地下埋了很久了，唯獨穿錢的繩是新的。她告訴了兩個孩子。兩個孩子很是慚愧。從此，她禱告祭奠得更周到了。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悅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伏其廣識也。（出《中朝故事》）

【譯文】

唐時有一個人被授予舒州太守。李德裕對他說，到了舒州郡之後，弄到天柱峯上的茶，要他送三兩角來。結果那人到任以後給他送來好幾十斤。李德裕沒有接受，退了回去。第二年罷了郡。那人用心尋找，弄到幾角，便投到李德裕家來。李德裕高興地收下了。他說，這茶可以消除酒食裏的毒物。於是就讓人烹茶一小盆，澆在肉食內，用銀器蓋嚴。次日早晨一看，那盆裏的肉已經化成水了。衆人都歎服李德裕知識淵博。

卷第四百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樓闕芝　天尊芝　紫芝　參成芝　夜光芝　隱晨芝　鳳腦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螢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異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敘苔　地錢　蔓金苔　如苣苔　石發　瓦松　瓦松賦

芝（菌蕈附）

竹芝

梁簡文延香閣，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著也。其似結網衆自（校者按，「衆自」當爲「衆目」），輕巧可愛。其與柄皆得相脫。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出《酉陽雜俎》）

【譯文】

梁簡文帝的延香閣。大同十年的時候，竹林里長出靈芝草，長八寸，頭蓋像乳房，黑色。它的柄像荷藕的柄，柄內是空通的。柄的皮質全是純白色，根下略微發紅。長「乳房」的地方像一個竹節，剝下一層還能剝下另一層。從節處另長出一重，像結成的網羅，四面都有，周長有五六寸，圓轉環繞，罩在柄上。它與柄的距離較遠，並不附着在柄上。它像結網的許多網眼，輕巧可愛。它和柄都能互相脫離。查驗《仙書》，這種靈芝與威喜芝相類似。

樓闕芝

隋大業中，東都永康門內會昌門東，生芝草百二十莖，散在地，周十步許。紫莖白頭，或白莖黑頭。或有枝，或無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內根並如線，大道相連著。乾陽殿東，東上閣門槐樹上，生芝九莖，共本相扶而生。中莖最長，兩邊八莖，相次而短，有如樹闕。甚潔白。武賁郎將段文操留守，圖畫表奏。（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大業年間，東都的永康門內，會昌門東，長出一百二十棵靈芝草。這些靈芝草就那麼散生在地上，大約十步方圓的一塊地方。它們都是紫莖白頭，有的是白莖黑頭。有的有枝，有的無枝。有的三枝，像古文字「出」那樣。埋在地下的根，像細線一樣，在大道的下邊互相牽連着。乾陽殿東，東上閣門的槐樹上，長出九棵靈芝。九棵靈芝長在一塊木上，互相扶持着。中間一棵最高，其它八棵依次變矮，很像樹闕，特別潔白。武賁郎將段文操留守在那裏，並畫圖上表稟奏了皇上。

天尊芝

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截獻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天寶年初，臨川郡人李嘉家裏的一根柱子上長出一棵靈芝，樣子像天尊。太守張景佚把它截下來獻入宮中。

紫芝

唐大曆八年，盧州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大曆八年，盧州廬江縣生長紫靈芝，高一丈五尺，類似的靈芝也很多。

參成芝

參成芝，斷而可續。（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種靈芝草叫「參成芝」，弄斷以後可以再接上。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夜光芝，一棵靈芝上結出九顆果實。果實落到地上，就像一面七寸鏡。夜間看它，它像牛眼睛一樣明亮。茅君在名曲山上種植它。

隱晨芝

隱晨，狀如鬥，以星爲節，以莖爲網。（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種名叫「隱晨」的靈芝草，樣子像鬥，用星形成節，用莖織成網。

鳳腦芝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環寶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出《酉陽雜俎》）

【譯文】

《仙經》上說，在地上挖六尺深，把一枚環寶種到裏邊，澆上五盒黃水，用土牢固地修築一下。三年後生長出一種東西來，苗像匏，果如桃，五色。有人給它起名叫「鳳腦芝」，吃了它的果實，吐口唾沫就能變成鳳凰，騎着鳳凰便可升上太極。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而白華。（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種叫做「白符芝」的靈芝草，生在大雪中而且開白花。

五德芝

五德芝，如車馬。（出《酉陽雜俎》）

【譯文】

五德芝形狀好像車馬。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如大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斤得千歲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石桂芝，生長在山石洞穴之中，就像桂樹上結出了石頭果實，像大絞尺那麼高，能發光，味道辣，還長有枝條。把它搗碎服下，服一斤便可活一千歲。

滴芝

少室石戶中，更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南度徑可一丈許。望之，蜜芝從石上隨石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屋後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蓋亦終滴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碗器置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出《抱朴子》）

【譯文】

少室山的一個石洞中，還有更深的山谷，沒法過得去。把石頭投入谷中，老半天還能聽到它的聲音。離洞口十幾丈以外的地方，有一根石柱，柱上有一塊仰臥的蓋石，量南面的徑長估計能有一丈左右。望去，蜜芝從石上滴落到在石仰蓋中。很久，就有一滴，像雨後漏屋的餘漏，時不時地一落。然而蜜芝不息地滴落，那仰蓋到底也因爲裝不下而滴落了。洞穴上方的石頭上刻着字，是蝌蚪文，說：「能服用石蜜芝一斗的，可以活一萬歲。」道士們都在想過去取石蜜芝的辦法，可誰也去不了。只可能把碗一類的東西綁在極長極結實的竹竿木杆的一端，伸過去接一點，但是到底沒有辦得到的。從洞穴上邊的石刻題字看，一定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有能做得到的。

木芝

木芝者，松柏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之闢兵。以帶雞，而雜以雞十二頭籠之，去其處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出《抱朴子》）

【譯文】

木芝，是松柏的脂滴落到地上一千年後，化爲茯苓；一萬年後，茯苓上長出小樹木，樣子像蓮花，名字叫「木威喜芝」。木威喜芝晚上看有光，用手拿很光滑。燒它不能把它燒焦。把它帶在身上，可避兵匪之災。把它帶到雞身上，把這隻雞與其它十一隻雞一起裝進一個籠子裏，離開十二步，向雞籠射十二箭，其它的雞全都射傷，這隻帶木芝的卻始終不傷。

螢火芝

良常山有螢火芝，其實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澈。可以夜書。（出《酉陽雜俎》）

【譯文】

良常山有一種靈芝叫「螢火芝」，它的果實是一種草，有豆子那麼大。開紫色花，夜裏看它有光。喫一枚，內心的一孔透明。喫到七枚，心和七竅全都洞澈明亮。夜間寫字，可以用螢火芝照明。

肉芝

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見蘆葦間，有十餘崑崙偃臥，手足皆動。驚報舟人。舟人有嘗行海中者識之，菌也。往視之，首皆連地。割取食之，菌但無七竅。《抱朴子》雲：「肉芝如人形，產於地。」亦此類也。何足怪哉？（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從前有一個人乘船來到一個小島登岸，忽然間發現蘆葦叢中有十幾個黑皮膚的人仰臥在那裏，手腳都會動。他大喫一驚，急忙告訴了別的乘船人。乘船的人當中，有的曾經在海上航行過，認識這東西，是一種菌。過去細看，見那東西頭全連着地。於是就割取麪食之。它只是沒有七竅，太像人了。《抱朴子》說的：「肉芝像人的身形，從土地上長出。」也是這一類東西，有什麼可怪的呢？

小人芝

或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芝，即仙矣。（出《抱朴子》）

【譯文】

有的人在山中看見一種小人，乘坐着車馬，有七八寸高，那是一種肉靈芝草。把它弄來服下，立即就成仙。

地下肉芝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發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發之禿者，盡黰然而長矣；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晤如是？」道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譯文】

蘭陵有一個姓蕭的隱士，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了。他曾經考進士沒有考中，一氣之下，就把書全都燒了，隱居到潭水之上，跟着道士學成仙之道。於是他就不喫糧食，只吸空氣，每天早晨起來屈伸肢體，希望延長壽命。十幾年之後，他的頭髮全白了，臉色枯乾，背也駝了，牙齒也有掉的。一天早上他照了一下鏡子，立刻就勃然大怒，並且說道：「我放棄了名利，隱身在田野之間，只吸氣不喫糧，希望能夠長生不老。現在竟衰老到這種程度，哪是我的心願哪！」於是他馬上還居鄴下，跟商人學着追逐那十分之一的小利。共幾年，他家的資用就多起來，成爲富足人家。後來由於建宅院，挖地挖出一個東西來，這東西樣子很像人的一隻手，肥厚而且潤滑，色微紅。他看見了這東西之後驚詫地說：「莫非這是禍事的先兆？我聽說太歲在的地方是不能動土的，如果有人違犯了，就可能挖出一塊肉來，是特別不祥的事。現在果然挖出來一塊肉，怎麼辦呢？但是我又聽說，挖出肉來就把它吃了，或許還可以免禍。」於是他就把這塊肉煮着吃了。味道很美，他全吃了。從此，他的聽覺、視覺比原先靈了，力氣更大了，模樣更年輕了。頭髮禿了的地方，紛紛地長出了新頭髮；掉了牙的地方，又長出新的牙齒。他暗自感到奇怪，不敢告訴別人。後來有一個道士來到鄴下，見到他便喫驚地說：「先生你喫到過仙藥嗎？爲什麼氣色如此之好？」道士就給他診脈。診了很長時間又說：「先生你喫過靈芝。那靈芝樣子像人的手，肥厚而且潤滑，色微紅。」他只好把怎麼回事全都告訴了道士。道士祝賀說：「先生你的壽命，可以和龜和鶴一樣了。但是不能居住在塵俗之間，應該休閒于山林，放棄人事紛爭，就能成仙。」他十分高興，聽了道士的話，就離去了。到底也不知他去了哪裏。

異菌

唐開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裏思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株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鬥，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綠垂裙，如鵝鞴，高尺餘。至冬（「冬」原作「午」，據陳校本改），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茅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枿臺上唸經，問僧。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梁下，短柱是柟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鐷隱起（「隱起」原作「起隱」，據陳校本改），摩之殊軟。嘗以春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老：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開成元年春天，段成式修行裏思第書齋前，有幾棵枯紫荊被蟲子咬折，因此就伐掉了，留下了一尺多高的樹茬子。至開成三年秋，枯根上生出一菌，大如鬥，下邊分佈着五隻腳，頂着黃、白兩道暈，綠色垂裙，像一種叫做「鵝抱」的草，高一尺多。到了冬天，顏色變黑而死。用火燒，氣味像茅香。段成式曾經把它放到枿臺上的香爐裏燃着它唸經，向僧人請教這是怎麼回事。僧人認爲是好徵兆。後來翻看各種志怪的書籍，看到如下一則：南齊吳郡的褚思莊，一向信奉佛教。他睡眠的梁下，有一個柟木的短柱。這短柱離地四尺，有節子。大明年中，忽然從節子上長出一個像靈芝草的東西，黃色，鮮豔明亮，一天天增長。幾天後，長成千佛狀。臉、眼睛、手指以及衣服什麼的，沒有不完備的。隱起有如金鐷，用手一摸卻感到很軟。曾在春末脫落。脫落時佛的形狀沒變，只是顏色變成褐色了。他家把它放到箱子裏。過去五年，褚思莊不再在那梁下睡覺了，也沒有其它顯著的大事。全家的老人多壽。褚思莊的父親活到九十七歲；他的哥哥七十歲了，還像箇中年人那麼壯健。

石菌

宋州莆田縣破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雲：美倍諸菌。（出《酉陽雜俎》）

【譯文】

宋州莆田縣的破崗山，唐武宗二年的時候，大石頭上長出菌來，大小有如合簣，莖和蓋是黃色的，下邊是淺紅色的。這些菌都被路過的和尚所吃了。他們說，這種石菌的味道要比其它各種菌好上好多倍。

竹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如彈丸，味如白雞（「雞下」原有「竹皆」二字，據明抄本、陳校本刪）。代（「代」原作「向」，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北又有大樹雞，如杯棬。呼爲胡獼頭。盧山有石耳，性熱。（出《酉陽雜俎》）

【譯文】

江淮一帶有竹肉，長在竹節上，彈丸大小，味如白條雞。代北又有大樹雞，大小如杯棬，叫做「胡獼頭」。盧山有石耳，性熱。

毒菌

江夏漢陽縣出毒菌，號茹閭。非茅搜也。每歲供進。縣司常令人于田野間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而過，避其氣也。採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於地，毒氣入竹。一時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櫸柳皮蒙手以取，用氈包之，亦櫸柳皮重裹。縣宰封印在而進。其齎致役夫，倍給其直，爲其道路多爲毒薰，以致頭痛也。張康隨侍其父宰漢陽，備言之。人有爲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魚椹汁服之，即愈。僧光遠說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江夏漢陽縣出一種毒菌，名叫「茹閭」。茹閭不是茅搜。每年都要向宮中貢進這種毒菌。縣裏常常派人在田野間察看，一旦發現有此菌，就立即立上標誌向人們報警，不要從下風頭通過，避開毒菌的毒氣。採的時候，用竹竿子把它割倒，急忙扔掉竹竿，讓毒氣進入竹內。竹子就爆裂。直等到毒氣沒了，就用櫸柳皮蒙着手把它取下來，用氈子包好，再用櫸柳皮重包一遍。縣令封印之後就往京城送。那些進京去送的人，要成倍地給錢，因爲在道上很容易被毒氣薰着，薰着就頭痛。張康隨着在漢陽做縣令的父親長住過漢陽，所以他說得很詳備。人有中了野菌毒而發笑不止的，煎魚椹汁給他服下，立刻就好。這是和尚光遠說的。

苔敘

苔

苔錢亦謂之澤葵，又名董錢草，亦呼爲宣癬，南人呼爲垢草。（出《述異記》）

【譯文】

苔錢也叫做「澤葵」，又名「董錢草」，也叫做「宣癬」，南方人叫它「垢草」。

地錢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多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地錢，葉是圓的，莖較細，有蔓，大多生長在溪澗的邊上。一名叫「積雪草」，也叫「連錢草」。

蔓金苔

晉梨國獻蔓金苔。色如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之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則以金苔賜之。以置漆碗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矣。帝慮外人得之，炫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入胡中。（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晉時梨國獻來了蔓金苔。顏色宛如金子，像許許多多的螢火蟲聚集在一起，雞蛋大小。把它投入水中，它的蔓伸延到波瀾之上，日光一照，都像火苗在水上燃燒。於是就在宮中挖了一個一百步寬的大水池放養此苔，天天觀看，用來逗樂宮中美人。受到寵愛的美人，皇帝就把蔓金苔賜給她。把它放在一個漆碗裏，可以照耀滿屋，名叫「夜明苔」。把它附着到衣襟上，那就像火光了。皇帝擔心讓外人把蔓金苔弄了去誇耀迷惑百姓，就下詔把蔓金苔除掉了，把池子填上了。等到皇家喪亂的時候，還有這種東西，都被弄到胡人那裏去了。

如苣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後檐楷，開成末，有苔狀如古苣，佈於磚上，色如藍綠，輕軟可愛。談論僧義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師，初開冢，香氣襲人。側臥磚臺上，形如生。磚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爇檀。（出《酉陽雜俎》）

【譯文】

開成年末，慈恩寺唐三藏院後檐楷上長出苔來，樣子像古苣，分佈在磚上，色如藍草綠，輕軟可愛。大和年初，改葬基法師，剛打開墳墓的時候，香氣襲人。基法師側臥在磚臺上，像活人一樣。磚上苔厚二寸還多，呈金黃色，氣味宛如爇檀。

石發

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發。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張乘說，南方的水底下有一種草，好像石頭的頭髮。每月的初三初四開始生長，到初八初九以後便可採集了。等到月底，全都爛掉。它似乎是隨着月亮的盛衰而盛衰。

瓦松

《廣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魏明帝」等十二字原缺，據《酉陽雜俎》十九補）於洛（「洛」原作「落」，據《酉陽雜俎》十九改）陽，以覆屋。前後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薇》曰：「緣階覆碧綺，依檐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瓦生松。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時嘗瓦此殿矣，衆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治」原作「至」，據《酉陽雜俎》十九改）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綖，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出《酉陽雜俎》）

【譯文】

《廣雅》寫道：「生在屋上的叫『昔耶』，生在牆上的叫『垣衣』。《廣志》叫它「蘭香」。它生在老屋的瓦上。魏明帝喜歡這玩藝兒，就命令把長安的瓦西運到洛陽，瓦到洛陽的屋頂上。前前後後的詞人詩中，大多使用的是「昔耶」這一名稱。梁簡文帝《詠薇》寫道：「緣階覆碧綺，依檐映昔耶。」有的人說，建築上多用松木，土木之氣泄露出來，就生出瓦松。大曆年中，修含元殿，有一個人投狀請求讓他爲大殿蓋瓦，並且說，瓦工裏只有他能行，他爺爺當年就爲此殿瓦瓦。衆瓦工不服氣。於是他說：「你們瓦的瓦，能讓它永不生瓦松嗎？」衆瓦工這才服氣。又有一個叫李阿黑的，也能蓋房子，布瓦如齒，緊湊無間，也不長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瓦松賦

崔融《瓦松賦·序》雲：「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溜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雲：「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溜。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鬱毓，根祗連拳。間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恧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出《酉陽雜俎》）

【譯文】

崔融在《瓦松賦》的序中說：「崇文館瓦松，生長在屋檐之下。說它是樹木吧，訪問山上熟悉樹木的人也問不明白；說它是草呢，查驗農耕之書也不見記載。」賦說：「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溜。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鬱毓，根祗連拳。問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煙。」又說：「慚魏宮之烏悲，恧漢殿之紅蓬。」崔公學識淵博，沒有不具備不熟悉的，難道不知道已經有了關於瓦松的著說了嗎？

卷第四百十四　　草木九

香藥 茶蕪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龍腦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訶黎勒　白豆蔻

穙齊香　無石子　紫馡　阿魏　蓽撥　胡椒　阿勃參　山薯　麻黃　荊三棱

服餌

服松脂　餌松蕊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檸實　服五味子　食術

服桃膠　服地黃　服遠志　服天門冬　飲菊潭水　飲甘菊谷水　食黃精

香藥

茶蕪香

燕昭王時，有波弋之國，貢茶蕪香。若焚着衣，彌月不絕。所遇地，土石皆香。經朽木腐草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出《獨異志》）

【譯文】

燕昭王的時候，有一個波弋國，進貢貢來了茶蕪香。如果把它焚燒，附着到衣服上，一個月之後香氣不絕。如果讓它與地面接觸，土塊石頭都香。讓它經過朽木腐草，朽木腐草就會枝繁葉茂，吐穗開花。用它薰枯骨，枯骨上就能再長出肌肉來。

三名香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村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聞十里，亦謂之三香也。

【譯文】 漢朝雍仲子獻南海香物，被封爲涪陽尉，當時的人們稱他是「香尉」。日南郡有香市，是商人們買賣各種香料的地方。南海郡有村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各種名香就出自村香戶和香林之中。朱崖郡有個香州，州中出產各種異香，大都不知道這些異香的名字。千年的松香聞十里，也叫它「三香」。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未」原作「來」，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返魂樹。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振靈丸，或名之爲返生香，或名之爲人鳥精香，或名爲卻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乃活。（《十洲記》）

【譯文】

西海中有一個聚窟洲。洲上有一棵大樹。這棵大樹與楓樹相似，它的葉子有香味，香味能傳出幾百裏遠。人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返魂樹」。用什麼東西敲打此樹，它能自己發出聲音。聲音像牛的吼叫聲，聽到的人都感到心神振駭。砍伐它的根，取根部的中心部分，放到玉釜中煮，取它的液汁，換另火煎熬，熬得像黑色的糖稀，可以做成藥丸，名叫「驚精香」，有的叫它爲「振靈丸」，有的叫它「返生香」，有的叫它「鳥精香」，有的叫它「卻死香」。一種香五個名字。這是一種靈物啊，香氣能聞幾百裏，死屍在地，聞到它的香氣就活了。

沉香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雲：「卿宅去沉香遠近？」對曰：「宅左右即出香樹，然其生者無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太宗問高州首領馮盎雲：「你家離沉香多遠？」對方回答說：「我家左右就出香樹，但是那些活着的樹不香，只有那些朽爛的纔有香味。」

龍腦香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個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出《酉陽雜俎》）

【譯文】

龍腦香樹，出在婆利國。婆利人叫它「個不婆律」。波斯國也有這種樹。樹高八九丈。大的有六七圍粗。葉是圓的，葉的背面發白。此樹不開花就結實。樹有肥有瘦，瘦的出「婆律膏」。香料在樹的內心，把樹截斷，劈開，才能取出來。膏是從樹頂上流下來的，在樹上砍出一個坎兒來接着就可以。入藥用，另有用法。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大，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闢衆惡。（出《酉陽雜俎》）

【譯文】

安息香樹，出在波斯國。波斯叫它爲「辟邪」。樹高三丈，樹皮的顏色黃而黑。葉有四個角，冬天也不落。此樹二月開花。花黃色，花心兒微碧。只開花不結果。刻它的葉子，流出像糖稀一樣的膠來，名叫「安息香」。六七月的時候，安息香凝結變硬，就取下來。把它經過焚燒，就可以通神明，闢衆邪。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旍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一棵樹上出五香：根是「旍檀香」，節是「沉香」，花是「雞舌香」，葉是「藿香」，膠是「薰陸香」。

訶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爲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雲，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出《廣異記》）

【譯文】

高仙芝領兵征伐大食國，得到了訶黎勒，長五六寸。起初放在懷中，便覺得肚子疼，於是一連大便十幾次稀屎。他說這是訶黎勒作祟，就想扔掉它。他向一位大食的長老請教，長老說，這種東西人帶在身上，一切病都會消除，便稀屎便出的是些惡物罷了。高仙芝就特別珍惜訶黎勒。天寶年末，高仙芝被殺，訶黎勒也就不知去向。

白豆蔻

白豆蔻，出加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出《酉陽雜俎》）

【譯文】

白豆蔻，出自加古羅國。他們叫它「多骨」。白豆蔻的樣子像芭蕉。葉子像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是淺黃色的。它的子實呈朵狀，就像葡萄那樣。果實剛結出的時候，略微呈青色，成熟之後就變成白色。七月收採。

穙齊香

穙齊香，出波斯國，佛林呼爲頂勃梨咃。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致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缶，療百病。（出《酉陽雜俎》）

【譯文】

穙齊香，出在波斯國，佛林國叫它「頂勃梨咃」。它的長度爲一丈，圍長一尺左右，皮是青色的，皮薄而且光淨。它的葉像阿魏葉。每三個葉生在枝條的頂端。沒有花就結果。西域人常常在八月就把它砍伐了，到了臘月，它就又抽發新的枝條。枝條極爲繁密茂盛，若不剪除，就枯死。七月的時候把它的枝砍斷，能流出黃汁，樣子像蜜，略有香味。把這種東西裝入瓦器裏，治百病。

無石子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如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慄黃，可啖。（出《酉陽雜俎》）

【譯文】

無石子，出在波斯國。波斯人稱它爲「摩賊」。樹高六七丈，圍長八九尺。葉像桃葉但是比桃葉要長。三月開花，花呈白色，花心略微泛紅。它的果實是圓形的，像彈丸，剛長出的時候是青色的，成熟之後就是黃白色的了。果實上被蟲子咬出孔的，正是成熟的。果皮上沒有孔的，入藥用。這種樹，一年結無石子，一年結跋屢子。跋屢子大如手指，三寸長，上邊有一層硬殼。裏邊的仁像慄黃，可以喫。

紫馡

紫馡樹，出真臘國。真臘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桔，經冬不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其樹枝條，即出紫馡。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沙」原作「涉」，據明抄本改）門陀沙尼拔陀，言蟻運土於樹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馡。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紫馡樹，出在真臘國。真臘人叫它「勒佉」。波斯國也有此樹。樹高一丈，枝條茂密。它的葉子像桔葉，冬季也不凋落。三月開花，花白色，不結子。天有大露、大霧、大雨，滋潤它的枝條，就生出紫馡來。波斯國使者烏海及沙利深，說的一樣。真臘國使者折衝都尉沙門陀沙尼拔陀，說螞蟻運土到樹上做窩，土壤受到雨露的滋潤而凝結，便成爲紫馡。崑崙國的紫馡最好，波斯國的較差。

阿魏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青黃。三月生葉，形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佛林國僧變，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陽雜俎》）

【譯文】

阿魏，出在伽闍那國。伽闍那國就是北天竺國。伽闍那人稱阿魏是「形虞」。這東西也出自波斯國。波斯叫它「阿虞截」。樹高八九丈。樹皮青黃色。三月生葉，葉像老鼠耳朵。沒有花就結果。把它的枝砍斷，會流出糖漿一樣的液汁，時間久了便凝結變硬。佛林國的一個叫變的和尚，說的與此相同。摩伽陀國和尚提婆則說，把樹汁與米、豆的碎屑和起來，合成了阿魏。

蓽撥

蓽撥，出摩伽陀國，呼爲蓽撥梨。佛林國呼爲阿梨訶咃。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蕺葉，子似桑椹。八月採。（出《酉陽雜俎》）

【譯文】

蓽撥，出在摩伽陀國。本國呼爲「蓽撥梨」。佛林國叫它「阿梨訶咃」。它的苗高三四尺，莖像筷子那麼粗，葉像蕺菜葉，子實像桑椹，八月可採。

胡椒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芳辣。六月採。今作胡盤肉食，皆用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胡椒，出自摩伽陀國。他們叫它「昧履支」。它的苗是蔓生的，莖極其柔弱。它的葉長一寸半，有細條，和葉一樣齊，條上結子實。子實是兩兩相對的。它的葉早晨展開，晚上合攏，合攏時就把子實裹在其中。子實的形狀像漢椒，特別辣又特別香。六月開始採。如今做胡盤肉食，都用胡椒。

阿勃參

阿勃參，出佛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癬疥，無不瘳。其油極貴，價重於金。（出《酉陽雜俎》）

【譯文】

阿勃參，出自佛林國。樹高一丈多。樹皮青白色。葉子細，兩兩相對。花像蔓菁花，正黃色。子實像胡椒，赤色。把它的枝砍斷，流出油一樣漿液，用來塗癬疥一類皮膚病，沒有治不好的。這種油特別昂貴，價格高於金子。

山薯

熙穆縣裏多山薯。《本草》雲，南山之陰曰署預，消熱下氣，補五臟。（出《南越志》）

【譯文】

熙穆縣裏山薯很多。《本草》上說，南山北側產的山薯叫「署預」，它消熱下氣，補五臟。

麻黃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卻青。（出《酉陽雜俎》）

【譯文】

麻黃，在莖的頂端開花。花很小，黃色。它是一簇一簇生長的。子實像覆盆子，可以喫。到了冬天它就枯死，就像草那樣，到了春天就又泛青了。

荊三棱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幹。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把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割三棱草，坐其上，把盡消成水。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棱草汁多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河東人裴同的父親，患肚子疼病好多年，疼起來就不可忍受。他囑咐兒子說：「我死後，一定要把病從肚子裏拿出來。」兒子照他的話做了，取出來一樣東西，像鹿條脯那麼大。把它懸掛起來，時間久了就幹了。有一位門客把這東西偷了去，見這東西堅硬如骨，用刀一削還煥發紋彩，就把它做成刀把，佩帶在身上。有一天他在路邊放馬，抽出刀來割三棱草坐在上面，那刀把便化成水。這位門客感到奇怪，就回去問裴同。裴同哭了，詳細地告訴了他。後來有病狀與裴同父親相同的，服下三棱草的漿汁，大多都靈驗。

服餌

服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雲，不如及活流棄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爲齎糧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嘆，涕泣經日。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具問訊焉。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愈瘡，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雲，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煉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撤，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高越險，終日不倦。年百七十歲，齒不墮，發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雲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婇女二人，長二三寸，面目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如大人，在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抱犢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間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力者，乃車運驢負，誓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有大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譯文】

上黨有個叫趙瞿的人，患癩瘡病多年，久治不愈。眼看就要死了，有的人說，不如趁他還活着把他拋棄，不然這病往後一定會傳給他的子孫的。於是他家裏就給他準備了一些行李乾糧把它送走了，放在一個山洞裏。他居住在山洞裏，怨恨自己不幸，晝夜悲嘆，整天價哭泣。有一個仙人從山洞外走過，覺得他可憐，就仔細地問他是怎麼回事。他知道仙人不是等閒之輩，就一邊陳說一邊叩頭，哀求仙人救他。仙人從囊中取出一種藥來給他，教給他服藥的方法就走了。他服藥服了一百來天，癩瘡就好了。面色豐滿喜悅，肌膚潤澤光滑。仙人又路過這裏來看他，他感謝仙人的救命之恩，同時要求仙人把藥方告訴他。仙人告訴他說，他喫的那藥，其實就是松脂。這山中松脂很多，如果他能經常服用，可以長生不死。於是他就回到家裏。家裏人乍見到他還以爲他是鬼，特別驚愕。他就詳細地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向家人述說了一遍。後來他就堅持經常服用松脂。身體漸漸轉輕，力氣增長百倍，登高越險，終日不知勞累。一百七十歲了，牙齒沒掉，頭髮不白。有一天夜裏躺在炕上，忽然看見一個鏡子大小能發光的東西。他問別人，別人都說沒看見。他看見那東西漸漸變大，照得滿屋都像白天一樣明亮。又看到自己臉上有兩個女人。這兩個女人高二三寸。頭臉面目全具備，只是很小罷了。這兩個小女人就在他的鼻口之間遊戲玩耍，如此將近一年的時間。兩個小女人漸漸長得如人大，就在他身側。他還常常聽到彈琴瑟的聲音，聽後獨自大笑。他在人間二百來年，臉色有如少年兒童。於是他就抱犢入山而去。他一定是個地仙。當地的人聽說趙瞿服用松脂竟能如此，於是大家競相服用。那些人多力大的，就車運驢馱，決心把所有的屋室都裝滿。服用時間較長的，也沒過一個月。見沒有什麼明顯的好處就停止了。即使是有毅力的也很難做到像趙瞿那樣。

餌松蕊

《遁甲經》雲：「沙土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隱居。」雲陽氏，古之仙人。《方記》曰：「南嶽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圍即數尋，而蕊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煉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澀。與諸處松別。（出《十道記》）

【譯文】

《遁甲經》上說：「沙土之福，雲陽之墟，可以隱居。」雲陽氏，是古代的一個仙人。《方記》上說：「離南嶽一百里的地方有一塊福地，松樹高達一千尺，圍長就好幾尋。而且蕊是甜的，仙人可以喫到。相傳在山中修煉的人，採這松膏服用，不苦不澀，與其它各處的松不同。

賜茯苓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枝重一十二斤八兩。有表。（出《酉陽雜俎》）

【譯文】

沈約感謝始安王賜給他茯苓。這一枝茯苓重一十二斤八兩。現存在沈約的表章。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谷，炙瘢皆滅，面體玉光。（出《抱朴子》）

【譯文】

任子季，服用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都前去跟隨他。他能隱形能現身，不再喫五穀，身上的瘡疤都自消自滅，渾身煥發着玉一樣的光澤。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鬚生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譯文】

韓衆，服用菖蒲十三年，身上長出毛來。他一天看書一萬言，全能背誦下來。冬天他將身體袒露在外面也不冷。另外，菖蒲能生長在石頭上，一寸九節以上，開紫花的更好。

服桂

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出《抱朴子》）

【譯文】

趙他子，服用桂花二十一年，身上長毛，日行五百里，力舉一千斤。

餌檸實（檸與楮同）

檸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昔道士梁頃，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能夜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朴子》）

【譯文】

紅色的檸木子實，食用一年，老人就能返老還童，不食五穀。從前有個叫梁頃的道士，七十歲了纔開始服用檸實，變得更年輕了。活了一百四十歲。他能夜間寫字，跑起來能追上奔馬。後來他進了青龍山而去。

服五味子

移門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譯文】

移門子食用五味子六十年，顏色如同玉女，入水不能被溼，入火不能被燒。

食術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術，雲遂不飢。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博戲者，有讀書者，俯而視之，文氏因聞其相問。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術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逾淵谷二丈許。（出《抱朴子》）

【譯文】

南陽一個姓文的人說，他的先祖在漢末大亂的時候逃進壺山中，餓得要死，有一個人教他喫術，於是就不捱餓了。十年之後他纔回鄉里，面色顯得更年輕了，力氣也勝過以前了。他自己說在山裏的時候，身體輕快得直想蹦高兒，登高履險，一天也不知疲倦。行走在冰雪之中，絲毫不知道冷。他曾經看到一座高高的巖崖上，有幾個人在上面賭博遊戲，有一個讀書的俯視下邊。姓文的就聽到他們在上面問答。一人說：「這人可不可以叫他上來？」另一個答：「不可以。」林子明服用術十一年，耳朵長了五寸，身體輕飄如飛，能超越兩丈多寬的深淵大谷。

服桃膠

桃膠，以桑木灰漬，服之，百病癒。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谷矣。（出《抱朴子》）

【譯文】

桃膠，用桑木灰淹漬一下，吃了治百病。喫久了身上有光，在昏暗的地方，也像月亮出來了。多服用，就可以不喫五穀了。

服地黃

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出《抱朴子》）

【譯文】

楚子服用地黃八年，夜裏看東西如同有光，手勁也大得勝過車弩。

服遠志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出《抱朴子》）

【譯文】

陵陽子仲，服用遠志二十年，有兒子二十七個。他打開書，凡是看過的就不忘。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譯文】

杜子微，服用天門冬八十年，他的妻妾爲他生下子女一百四十人。他可以一天走三百里。

飲菊潭水

荊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極甘。深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猶以爲夭。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有徵。（出《十洲記》）

【譯文】

荊州的菊潭，它的源頭旁邊，長滿了芳香的菊叢。這些菊的滋液特別甜。深谷中有三十多戶人家，不能挖井，全靠飲用這潭中水。結果呢，上等壽二三百歲，中等壽一百多歲，七八十歲還認爲是夭亡呢。菊能令人輕身益氣，延年益壽，這就是證明啊。

飲甘菊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考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表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小生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也。今所在有貢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也。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氣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況得服好藥，安得無益乎？（出《抱朴子》）

【譯文】

南陽酈縣山中，有甜谷水。之所以甜的原因是因爲谷上左右，全都生長着甘菊。菊花落入谷中，時間久了，所以水味也就變甜了。那些在谷中居住的人家，都不打井，全飲用甜谷水。凡是飲用甜谷水的，沒有不長壽的。高的一百四五十歲，低的也不下八九十歲。沒有夭亡的。這都是得力於這些甘菊啊。所以，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都做過南陽太守。他們到任之後，都曾讓酈縣每月送甜谷水四十斛，用來平常飲用。這幾位老大人多患風痹及眩冒之症，全都好了。但是不能得到大益處。像甜谷上的居民，從小生下來便飲用此水了。另外，菊花與薏花相似，只能以甜和苦來區別。菊甜薏苦。諺語說「苦如薏」。如今這裏有貢菊，只是爲數不多。一般都是生長在水側的。緱氏山和酈縣最多。仙方所說的「白精、更生、周盈」，全是一菊，根、莖、花、實不同名稱罷了。說法確是挺美，近來服用菊花的藥效不大，正是因爲得不到真正的菊花呀。甘菊谷水，南方的氣味，亦不足多說，但是那些谷上的居民延年益壽，況且又能喫到好藥，怎麼能沒有好處呢？

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恆食，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梢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梢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歘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出《稽神錄》）

【譯文】

臨川有一個士人，虐待他的一位婢女。婢女忍受不了他的虐待，就逃到山中。帶的乾糧很快便喫光了，餓得厲害。她坐在水邊，見野草的枝葉十分可愛，就拔了一些，放到水裏一洗，連根帶葉全都喫下，竟特別好喫。從此之後她就總喫這種草。時間長了。她就不愁捱餓了。而且，她覺得身體更輕捷更健壯了。夜裏休息在大樹下，聽到草中有野獸奔跑的聲音，她認爲是老虎，心裏十分害怕。於是她想，要是能到樹梢上去待著就好了。她這樣一想，身子就不知不覺地已經上了樹梢了。到了早晨，她又想應該回到平地上，身子就飄飄然回到了地上。從此，他心裏想到哪兒去，身體就飄然而去。有時候從這一山峯到另一山峯，她就像一隻飛鳥似的。幾年以後，那家有人上山砍柴發現了她，就向主人報告了。主人派人捕她。捕不到。有一天，見她在一座絕壁之下，就用細繩三面包圍她，她一下子就騰上山頂。她的主人更加驚異。下決心非捉住她不可。有人說，她是一個婢女，哪能有仙骨？只不過喫過一種什麼靈藥罷了。可以做一頓好飯，多準備一些好喫的，讓它味道特別香特別美，放到她來往的路上，看她喫不喫。於是就按照這人說的去做了。她果然就吃了。喫完以後就不能再遠去了。於是就被捉住了。她詳細地述說了前前後後。問她喫的那種草的樣子，原來就是黃精。又讓她去到那山上，她卻到底也沒再獲得仙氣。幾年之後她便死了。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張叔高　陸敬叔　聶友　董奇　趙翼　魏佛陀　臨淮將　崔導　賈祕　薛弘機

盧虔　僧智通　江夏從事

張叔高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留其使（明抄本、陳校本無「留其使」三字，按《風俗通·怪神篇》「留其使」作「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不生谷。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鬥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怒曰：「樹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數回頭（「頭」原作「顧」。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司空闢高爲侍御史兗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孝，竟無他怪。（出《風俗通》）

【譯文】

桂陽太守江夏的張遼張叔高，派人留在家裏買田地。買到的一塊田中，有一棵十餘圍的大樹，枝葉茂密的樹冠蔭地好幾畝，不能長莊稼。張叔高就派食客們去把大樹砍掉。砍樹的時候，大樹出了六七鬥紅色的汁水，食客又驚又怕地回到桂陽來，向張叔高作了詳細報告。張叔高生氣地說：「樹老了就有紅色的汁水，有什麼根據能說那是血呢？」於是他親自趕回家來，又砍那棵大樹。大樹流血不止。張叔高讓人先砍樹枝。有一個空處，出現一個白頭老漢，這老漢高四五尺，忽然出來走向張叔高。張叔高迎上去把他擊倒在地。如此一共出現四次，左右的人都嚇得趴在地上，但是張叔高恬靜自如。仔細看那些被擊殺的東西，不是人也不是獸。後來終於把樹伐倒了。這一年，司空徵召張叔高做侍御史兗州刺史，從而他處於兩千石的尊位上。路過鄉里的時候，他照樣去祭拜祖先，到底也沒發生別的怪事。

陸敬叔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記》）

【譯文】

吳先主那時候，陸敬叔是建安郡太守。他派人砍伐一棵大樟樹，砍了不幾斧，就有血流出來。樹被砍斷以後，有一個人面狗身的東西從樹中鑽出來。陸敬叔說，這東西名叫彭侯。於是就把它煮着吃了。白澤圖說：「樹精的名叫彭侯，樣子像黑狗，沒有尾巴，可以煮了喫肉。」

聶友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飢困，臥梓樹下。仰見所射鹿箭，著樹枝，怪之。於是還家齎糧，命子弟持斧伐之。樹有血，遂截爲二板。牽置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吉」原作「言」，據《搜神後記》八改）。友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此陂中板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後，板出或爲兇禍。今新塗北二十里餘，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柯處。牂柯有樟樹，今猶存，乃聶友回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出《搜神記》）

【譯文】

吳時，有一個人姓聶名友字文悌，是豫章新塗人。此人年輕的時候比較貧賤，常常喜歡上山打獵。有一天，他發現一隻白色的鹿，就射箭射中了它。他尋着血蹤追趕，追到不見血跡。也不知白鹿在哪。他又飢又困，倒在一棵梓樹下休息。一仰臉看到他射鹿的那支箭紮在樹枝上，他很奇怪，就回到家裏，準備了乾糧，率領着子弟們帶着斧子來砍伐那棵樹。樹有血。他就把它破成兩塊板子，扔在河邊上。這兩塊板子常常沉下去，也常常浮上來。凡是浮出來的時候，聶友家中必然有吉事。他到外地迎送賓客，常乘坐這兩塊板。有時候正處一中流的時候，板子要沉沒，客人十分驚懼，聶友就呵斥那木板一番，它就再浮上來。聶友的仕途是如願的，官位一直到了丹陽太守。那兩塊板子忽然間隨他來到石頭城，他大喫一驚，心想，這河邊的兩塊板子來，一定是有意的。於是他就解職回家。兩塊板子挾在兩邊，一天就到。從此後，板子的出現就可能是兇禍。現在新塗北邊二十多里的地方，叫做封溪。封溪有當年聶友截梓樹板泛遊牂柯的地方。牂柯那裏有一棵樟樹，現在還活着，那是聶友當年要回來時栽的。這棵樹的枝葉全向下長。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言，太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言（「言」原作「有」，據明抄本改）。爲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貸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出《幽明錄》）

【譯文】

京兆的董奇，庭院前有一棵大樹，茂盛遮蔭，挺不錯的。後來連續幾天下雨，董奇獨自在家，有一個小官對他說，太承雲府的一位先生來見。於是他看到那位承雲先生頭戴通天冠，身高八尺。那人自稱是方伯，說：「我的三兒子人才出衆，他將與您周旋。」第二天，董奇覺得樹下有了變化。每當午後沒人的時候，總有一個青年人來到董奇面前說話嬉戲，有時候還讓董奇拿喫喝的東西。如此半年之久。董奇的氣色強壯，全家都沒病。董奇後來到下墅去，他的三個僕人送他。三人對董奇說，這棵大樹的材料有大用，想要賣它，您一直不同意，現在是否可以把它一塊砍了呢？董奇於是就允許了。神靈也就從此消失了。

趙翼

永嘉松陽趙翼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聞空中有語聲，或歌哭。翼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我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壁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出《異苑》）

【譯文】

永嘉郡松陽縣的趙翼，於義熙年中與大兒子趙鮮一起砍伐一棵山桃樹。剛砍兒斧，見樹流血，大喫一驚，急忙停止。後來忽然丟失了第三個孩子。十天以後，這孩子又自己回來了。趙翼聽到空中有說話的聲音，有時候唱歌，有時候哭泣。趙翼就對着空中說：「你既然是神仙，爲什麼不和我見面呢？」空中回答說：「我是一股正氣罷了。屋舍之北有一棵大楓樹，南面有一座孤立的山峯。孤峯名叫『石樓』，四面全是懸崖絕壁，不管是人是獸，沒有能上去的。大楓樹有點不高興，就把這孩子弄到那樹梢和石樓上了。全家磕頭請求，然後才能下來。」

魏佛陀

梁末，蔡州布（明抄本、陳校本「布」作「有」）席家空宅，相承雲，兇不可居。有回防都督軍人魏佛陀將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黃之際，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無尾，在舍跳躑。佛陀挽弓射之，一發即不復見。明日髮屋，看箭飲羽，得一朽木，可長尺許，下有凝血。自後遂絕。（出《五行記》）

【譯文】

梁代末年，蔡州布席家的空宅院，相傳說是座凶宅不能居住。有一個回防都督手下的軍人，名叫魏佛陀，他率領着十名兵士進入宅中，在前堂住下。日落的時候，堂屋裏出現一個東西，人面狗身，沒有尾巴。那東西在堂屋裏亂跳。魏佛陀挽弓搭箭射那東西。一射便看不見了。第二天在堂屋裏挖掘，挖到一塊被箭射中的朽爛木頭。木頭有一尺來長，下端有凝結的血跡。從此以後就根絕了鬧鬼神的現象。

臨淮將

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燔炙豬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窗中入，言乞一臠，衆皆不與。頻乞數四，終亦不與。乃潛結繩作彄，施於孔所。紿雲：「與肉。」手復入，因而系其臂。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樸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至河上，以碎斷，往往有血。（出《廣異記》）

【譯文】

上元年間，臨淮的將領們連夜舉行宴會。炙烤豬羊，美味備至。有一隻大手從窗口伸了進來，說要塊肉喫。衆人都沒給。頻頻要了四次，始終也沒給。於是人們暗中找繩子繫了一個彄，放在窗戶那個有孔的地方，欺騙說：「給你肉！」手就又伸了進來。於是一緊繩彄就係住了那人的胳膊。繩子拉得很緊，他無法逃脫。天將亮的時候，那手臂木頭似地折斷了。一看，不是手臂，而是一個楊樹枝。拿着這個樹枝去找那棵樹，在不遠的河邊找到了，因爲碎斷，到處都有血跡。

崔導

唐荊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桔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爲一丈夫，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自欺，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合門爲桔，計傭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屬，復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爲我置一敝廬，我自耕鑿，以卒此生。君仍盡剪去桔樹，端居守常，則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足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爲葺廬，且盡伐去桔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出《瀟湘錄》）

【譯文】

唐朝時，荊南有一個叫崔導的富人。他家裏本來很窮，偶然種了大約一千株桔樹，每年都能大獲其利。忽然有一天，有一棵桔樹變成一個一丈多高的成年男子，來求見崔導。崔導感到奇怪，不敢出去。那男子苦苦地求他，他就出來見那男子。男子說：「我前生欠你一百萬錢，沒還就死了。我的家人又自己欺騙自己，你就上訴到天庭。所以上帝讓我們全家變成桔樹，計酬僱用給你。才能還滿一百萬。現在上帝有命令。可憐我的家族親屬，復還我的本形。加上我自己反省以前的事，只再過一夜便回覆人形了。希望你爲我蓋一所小草房，我親自耕種，以了結此生。你還是把所有的桔樹都砍去，老老實實地過日子，就能夠保住自己。不然的話，天就降禍於你了。爲什麼呢？過去我欠的那百萬之資，如今已經還夠了。」崔導非常喫驚，就完全按照那人說的去做，立即着手爲那人蓋房子，而且砍伐了所有的桔樹。五年後崔導便死去，家又開始變窮。那個人也不知在哪。

賈祕

順宗時，書生賈祕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祕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祕同席。祕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舍爲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祕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歡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祕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祕乃起而言曰：「餘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己雖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祕，固當爲我匿瑕矣。」乃笑謂祕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慄，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祕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構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雖衆，而欠樑棟，我即必備棟樑之用也。我得其用（「用」原作「利」，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古今。但恨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效我，空耀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詠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材之木。大川無樑，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堊，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蠶（「蠶」原作「吞」，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無辭吐飼，不異推（「推」原作「惟」，據明抄本、陳校本改）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爲絝綺。絝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絝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樑棟，小爲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爲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雖處蓬蓽，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爲不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澗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驥不騁即駑馬也，玉不剖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廈凌雲，我即不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跡。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祕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杯，謂祕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祕飲訖，謝之而去。（出《瀟湘記》）

【譯文】

順宗的時候，書生賈祕從睢陽到長安去，走到古洛城邊，見綠野之中有幾個人環坐在一起飲酒，自己唱歌，自己跳舞。於是賈祕就到那邊去了。那幾個人一齊欣然而起，揖讓賈祕和他們一起坐。賈祕見七個人都是書生打扮，都彬彬有禮，就問道：「看各位君子，屬於士人階層，怎敢在這四望無人的野外聚飲？」有人回答說：「我們七個人，都負有濟世之才，之所以沒有被重用於當世，這也和你穎處囊中一樣，正在謀劃仕進的辦法呢。我們碰巧偶然相會談論之間，您忽然光臨，我們有幸與您一起飲酒，共賞美景，以古代的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的取捨爲話題，又何必居住綺閣，乘坐龍舟才能喝一頓酒呢？」賈祕特別奇怪，不知不覺就肅然起敬。等談笑歡樂的時間長了，那七個人都在互相使眼色，好像有什麼懷疑。於是就問賈祕道：「現在既然在一起交談，何不展示一下您的智謀和觀點，使我們佩服而不生疑呢？」賈祕就站起來說：「我是睢陽人，從小喜歡讀書，多少知道一些古代的王霸之道。如今聽說皇上繼承了皇位，廣開言路，我便想叩一下皇宮的門闕，略盡我的愚忠。也不敢謀取富貴，只不過施展一下抱負而已。恰巧遇見七位君子雅會，所以便來到這裏。多謝各位沒有嫌棄我。」其中一人看着幾位笑道：「他人自如此說，一定必是無什麼大害處；我們推斷，行將敗缺。」其中一人說：「自己雖然不說，人家還是不用我。」一人說：「此人名字叫『祕』，一定能替我隱瞞缺點了。」於是就笑着對賈祕說：「我們是七個樹精。頭一個是松樹精；二一個是柳樹精；三一個是槐樹精；四一個是桑樹精；五一個是棗樹精；六一個是慄樹精；七一個是樗樹精。現在咱們各言其志，您聽了不要講出去。」那松精就起來說道：「我本來處在空山之中，是非常之材，身負堅貞的氣節，雖然霜也欺凌雪也來犯，但是不能動搖我的高尚情操。如果高明的工匠建築大廈，揮起斧頭，木頭不論長短，各有用場。椽子檁子儘管很多，但是缺少棟樑。我就一定具備棟樑的大用。我得到重用，那就永遠沒有傾斜倒塌的憂患了。」其次一個人站起來說：「我的這個風流的名字，聞於古今。我只恨隋煬帝不回來，沒人知道我。張緒效仿我，空留名字於書籍之中。令人高興的是，我的花絮飛揚就有才子詠詩；我的葉子還嫩，就有佳人學畫。我的柔弱勝過剛強。我將保持自己的性情。」又一個人說：「我受陽和的恩澤，卻是不成材的樹木。大河裏沒橋，人家不取我；大廈裏沒棟，人家不用我。如果沒有好木匠加工，那就肯定不合乎長短大小的要求。噫！依靠我的有三公之名呢！」另一個說道：「我平生喜歡蠶，供蠶食用，從不推辭。蠶就是繭，繭就是絲，絲織出絝綺，絝綺成爲貴族的用品。如果那些貴族階層的人，看到絝綺的美麗能夠想到我，我又何必做什麼棟樑和檁子椽子什麼的。」下一個說：「我自從辯士蘇秦進入燕國那天起，就已經有了兼濟的名聲。不光漢武帝給了我封號，以我爲禮物送人，足以表達赤誠之心。我又何必憂慮不爲人所知呢？」再一個說：「我雖然處在蓬蓽之間，性情樸實而恬靜，但是也可以對大國有所幫助。倘若皇家立宗廟，虔誠地祭祀鬼神，就會效法古人而用我。我實在可以讓百姓戰慄。」最後一個說：「我與大夥有什麼不同？天也蓋我，地也載我，春天我就繁茂，秋天我就凋落。近代人認爲我不成材，我確實經常感到憤慨不平。我不處在山澗底下，怎能看到我有凌雲之勢；我不處在屋宇之下，哪能知道我是構廈之材。千里馬不馳騁就是跑不快的劣馬，美玉不從璞中剖出來就是頑石。所以，不一定松樹就可以建大廈凌雲霄，不一定我就不能建大廈凌雲霄。這叫做聽信一個人的話就大喪其真了。我因此才敬慕隱逸淪落的人們，並且韜藏自己的行跡。我若能遇上陶侃那樣的長官，就又有用了。」說完了，樹精們又是自歌自舞起來。賈祕聽了他們的話，很是恐怖，坐立不安，急忙起身告辭。那七人就一起勸他一杯酒，對他說：「天地間人和萬物都不可預測，希望您謹慎行事，不要輕心。」賈祕喝完，告辭而去。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強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徇（「徇」原作「苟」，據陳校本改）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處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頹，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瑰古，隆隼龐眉，方口廣顙，嶷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道，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嚮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將艾。雲：「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窣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餘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蹤。是夜惡風，髮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嘆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出《乾鐉子》）

【譯文】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一個隱士叫薛弘機。薛弘機在渭河邊上蓋了一所小草房，閉戶自處，又沒有妻室奴僕。每到秋天，鄰近的樹葉飛落到院子裏來，他就把它們掃到一塊，裝進紙口袋，找到那樹的地方而歸還。他曾經在座席角落題詞說：「爲人之計，順從以前的過錯是不行的，固執己見不爲羣衆所理解也是不行的。人生之難，只在人的思想行爲罷了。」過了一天，殘陽西斜，秋風入戶，他正披着衣衫獨坐，仰慕張邴的美名，忽然有一客人來到門前。客人的樣子挺古怪，瞘睫眼，花白眉，口方額大超絕的樣子完全可以與四皓相比。他身穿早霞裘，長揖薛弘機說：「先生您的性情喜尚幽靜之道，頗有修養，造詣很深。我住的地方離這不遠，一向仰慕您的德才，特意來拜見。」薛弘機一見就喜歡他，正好可以和他切磋一些今古學問。於是就問他的姓名。他說他姓柳，名藏經。於是就一起唱歌吟詩，直到夜深。他說：「漢朝興，叔孫氏制定禮法，怎麼能以死喪和婚姻而行二載制度？這是我有所感的。」接着唱道：「『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薛弘機喜好《周易》，就向他問起《周易》的事。他剛說：「《周易》的道理深奧精微，我沒敢學。況且劉氏的六說，只說明瞭《詩》、《書》、《禮》、《樂》和《春秋》，而把《易》丟了。其實是五說。這是因爲道理太難。」薛弘機特別贊同此論。柳藏經說完就告辭了，走的時候窣窣窸窸地有聲音。薛弘機望着他，見他走出一丈多遠就影影綽綽地隱沒了。後來向鄰居打聽，都說沒有這樣一個人。薛弘機苦苦地思念柳藏經，卻又不知他在什麼地方。一個多月以後，柳藏經又來見薛弘機。薛弘機每次想要接近他，他總是往後退。薛弘機逼近他，就能聞到略微有一點朽爛木材的氣味。柳藏經便隱去了。到第二年五月他又來了，竟然對薛弘機說：「知音難覓，日月易失。心相親，道理明，室很近，人卻遠。我有一首《絕句》贈你，請記住它。」詩說：「誰謂三才貴，餘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罷，他就有些不安的樣子，不再那麼從容，出門向西走去。這天夜裏颳大風，毀屋拔樹。第二天，魏王池畔的一棵大枯柳，被大風颳斷。樹洞裏不知什麼人藏經書一百多卷，全都朽爛腐壞。薛弘機去把這些經書收回來，大多被雨水浸泡了，完全沒了次序。其中唯獨沒有《周易》。薛弘機嘆道：「這就叫做『柳藏經』啊！」這是建中年的事。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奧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貿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即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雲：「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餘，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俯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出《宣室志》）

【譯文】

東洛有一所舊宅院，它的堂、奧、軒、級非常宏偉奇特，但是在此居住的人多半都暴死。所以已經空鎖着放了很久。貞元年中，右散騎常侍萬陽的盧虔，當時是御史，分察東臺，曾經想要買這所宅院而住在裏邊。有的人告訴他說：「這個宅子裏有鬼怪，不能住人。」盧虔說：「我自有辦法除掉它。」後一天夜裏，盧虔和他的一個從吏一起睡在堂屋裏，讓其他手下人全都住到門外。這個從吏勇猛善射，於是他就拿着弓和箭，坐在窗下。夜將深的時候，聽到有人敲門。從吏就問是誰。外邊答應說：「柳將軍給盧御史送來一封信。」盧虔不應聲。過一會扔一幅書在窗下，字跡好像是用柔軟的毛筆寫的，點畫挺細的。盧虔讓從吏看看那上面寫的是什麼。上面寫道：「我家住在這裏有年頭了。堂、奧、軒、級，都是我的住處。門神戶靈，都是我的屬下。而你突然來到我屋裏來，哪有這樣的道理呢？假如你有房舍，我去住了，可以嗎？你既然不怕我，難道你心中無愧嗎？你趕快離開，不要招致敗亡的恥辱！」讀完，那書就飄然四散，像飛去的灰燼那樣。不久又聽到有人說話：「柳將軍願意見一見盧御史。」過一會兒便有一個大惡鬼來到院子裏，身長好幾十尋，手裏頭握着一個大瓢。那個從吏立刻拉滿弓射出一箭，射到了那瓢上。那鬼於是就退回去，找地方把瓢放下，過一會兒又來。那鬼立在窗外，俯身低頭往屋裏看，面貌極怪。那從吏又射一箭，射中鬼的胸部。鬼驚慌，好像害怕了，就向東而去。到了天亮，盧虔讓人查尋鬼的蹤跡，來到宅子東面的一塊空地上，見一棵一百多尺高的柳樹上，扎着一支箭。這就是所謂的柳將軍。盧虔把柳樹砍了，從此這宅院裏的任何居者都安全無恙。後來一年多，因爲重建堂室，在屋瓦的下面弄出一個大瓢，長一丈多，有支箭紮在把上。這就是柳將軍拿着的那個大瓢。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唸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綖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久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出《酉陽雜俎》）

【譯文】

臨湍寺有一個叫智通的和尚，經常念《法華經》。他入禪宴坐，一定找寒林靜境，幾乎是沒有人跡到過的地方。一年之後，忽然有人繞着院子喊智通。直到天亮喊聲才止。三個夜晚都這樣。第三夜，喊聲從窗口傳進來，智通忍耐不下去了，就答應說：「喊我有什麼事？可以進來講。」有一個怪物走來。怪物長六尺多，黑衣黑臉，大睜着眼，嘴挺大。怪物見了智通，一開始也合一下手。智通仔細地端詳他許久，說道：「你冷嗎？坐近來烤烤火。」那怪物就坐下了。智通只是唸經。到了五更天，怪物被火陶醉了，就閉着眼張着口，擁着火爐發出鼾聲。智通見狀，就用香匙取炭火，放到怪物口中。怪物怪叫而起，跑到門外好像有摔倒的聲音。這座寺廟背靠着山。智通等到天明，看那怪物摔倒的地方，拾到一塊樹皮。登山尋找了幾里，看到一棵大青桐樹，樹梢已經老了，它的根部有一塊凹陷的地方好像是新近弄掉的。智通把手中的樹皮往上一安，正好合上。樹幹一半處，有砍柴人砍成的一個陷窩兒，深六七寸還多，大概這就是怪物的嘴。這裏邊還裝着炭火，時間這麼長還熒熒有光。智通把這棵樹燒了，那鬼怪也就從此絕跡了。

江夏從事

太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剨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其樹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出《宣室志》）

【譯文】

太和年中，有一個叫江夏的從事，它的官舍裏有怪物。每到夜晚，就有一個渾身發黑而且有光的巨人出現，看見的人就會驚悸而病死。後來有個叫許元長的人，善於捉鬼，江從事就讓他用符術制服它。後一個夜晚，巨人忽然而至，許元長坐在堂屋的西窗下，許元長投出一符直飛過去，擊中了巨人的手臂。隨着一聲響，那隻手臂掉到地上，巨人立即離去。許元長看那斷臂，原來是一個枯樹枝。到了第二天，有個家僮對許元長說：「堂屋的東北邊，有一棵枯樹，先生的那張符現在那棵樹上呢。」於是就去查看。這棵樹上有一個斷了的樹枝，果然是那巨人的斷臂。於是就把這棵樹砍了，燒了，這宅子也就無怪了。

卷第四百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竇寬　吳偃　董觀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龍蛇草　鮮卑女　蕨蛇　芥蟲　崔玄微

木怪下

竇寬

唐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評事解縣推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僕伐一樹，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爲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左禁軍中。（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扶風縣人竇寬家在梁山。太和八年秋，他罷職回鄉，因爲要修造宅院，讓家僕砍除一棵樹。砍完之後有血流出，汪在地上一大片，一頓飯的工夫便沒了。竇寬驚異，認爲這是怪，從此便閉門不出，拒絕一切人事往來。到了第二年冬十一月，鄭注和李訓造反，竇寬與鄭注連坐，就被誅死在左禁軍中。

吳偃

有厲（陳校本「厲」作「醴」）泉縣民吳偃家于田野間。有一女十歲餘。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後數餘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爲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呼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其中稍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極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會有李道士至，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腹空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譯文】

有一個叫吳偃的厲泉縣山民，家在田野之間。他有個十來歲的女兒。一天，女兒忽然沒了，不知她到哪去了。過了幾天，吳偃夢見他的父親對他說：「你的女兒在東北角，大概是木神作怪。」吳偃被驚醒了。到了第二天，就到東北角徹底地查找蹤跡，果然聽到呼喊呻吟的聲音。吳偃一看，是女兒在一個洞穴裏。洞穴的口很小，然而裏邊稍微寬敞。旁邊有一棵老槐樹，盤根極大。於是他就把女兒領回家來。但是女兒呆呵呵地就像喝醉了似的。趕上有一個道士來到，吳偃就請道士用符術整治。那女孩忽然睜開眼睛說：「地東北有一棵大槐樹，槐樹有神，拉着我從樹肚子裏走進地下的洞穴內，所以我就病了。」於是就砍掉了那棵大槐樹。幾天後，女孩的病纔好。

董觀

有董觀者嘗爲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荊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既寐，觀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而無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觀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挺椹其首，其軀若草所穿。挺亦隨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觀慮又來，迨曉不敢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爲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徑尋，果見古杉，有挺貫其柯葉間。吏曰：「人言此爲妖且久，未嘗見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出《宣室志》）

【譯文】

有一個叫董觀的人，曾經當過和尚，居住在太原的佛寺。太和七年夏天，董觀和他表弟王生向南到荊楚一帶旅遊，然後將去長安。一天，二人來到商於，就在山館中住下。晚上，王生已經睡下，董觀忽然看見一個東西出現在燭光下。接着那東西就去遮住那燭光。伸出來的東西像人手，但是沒指。仔細看，燭影外像有個什麼東西。董觀慌忙喊王生。王生剛起來，那兩隻手便散去。董觀對王生說：「小心，不要睡覺。那鬼怪還會再來。」於是他就抱着棍子坐着等候。很久，王生說：「鬼怪在哪？你真荒唐！」就又睡下。不一會兒，有一個五尺多長的東西，遮蔽着燭光站在那裏，沒有手也沒有面目。董觀更害怕了，又喊王生。王生生氣不起來。董觀就用棍子捅那鬼怪的頭，鬼怪的身軀就像用草穿的，棍子便一下子捅了進去。但是拽不回來了。那鬼怪馬上退去。董觀擔心鬼怪再來，直到天亮沒敢睡。天亮之後，問館吏。館吏說：「從這往西幾里，有一棵老杉樹，常常鬧鬼，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那東西。」於是館吏、董觀、王生三人一起向西尋來，果然看見一棵老杉樹，有一根棍子橫穿在枝葉之間。館吏說：「人們說這棵樹作妖很久了，我卻不曾真見過，這回我可信了。」急忙取來斧子，把杉樹徹底砍去。

京洛士人

京洛間，有士人子弟失（「失」原作「定」。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其姓名。素善雕鏤。因行他邑山路，見一大槐樹廕庇數畝，其根旁瘤癭如數鬥甕者四焉，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無斧鋸之屬，約回日採取之。恐爲人先採，乃於衣簣中，取紙數張，割爲錢，系之於樹瘤上。意者欲爲神樹，不敢採伐也。既捨去，數月而還。大率人夫並刀斧，欲伐之，至此樹側，乃見畫圖影，旁掛紙錢實繁，復有以香醮奠之處。士人笑曰：「村人無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見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僕曰：「無伐此木。」士人進曰：「吾昔行次，見槐瘤，欲取之。以無斧鋸，恐人採之，故權以紙錢佔護耳。本無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權以紙錢系樹之後，鹹曰神樹，能致禍福，相與祈祀。冥司遂以某職受享酹。今有神也，何言無之？若必欲伐之，禍甚至矣。」士人不聽。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爲器耳。」神曰：「若爾，可以善價贖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須幾何？」士人曰：「可遺百千。」神曰：「今奉百絹。於前五里有壞墳，絹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復此相見。」士人遂至壞墳中，果得絹，一無欠焉。（出《原化記》）

【譯文】

京洛間，有一個士人子弟，筆者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他素善雕鏤。有一次，他走在外地山路上，看到一棵大槐樹樹蔭遮地好幾畝，樹根旁邊長了四個甕那麼大的大瘤子，他就想要弄到手。但是人力太少，又沒有斧鋸之類的東西，打算先回去，以後再來收取。怕被別人先採了去，就從衣簣裏取出幾張紙，割成紙錢，系在樹的瘤子上。意思是說這是一棵神樹，不敢採伐它。他離開幾個月以後纔回來，帶來了大量的人力和斧鋸什麼的，要砍伐大槐樹。來到樹前，竟看到一張圖畫上畫着這棵大槐樹，旁邊掛着許許多多紙錢，還有燒香上供祭祀的地方。這個士人大笑說：「村野之人無知，居然相信這事兒！胡塗啊！」於是就揮斧砍去。忽然看見一個紫衣神站在一旁。紫衣神的神色嚴肅。他呵斥那些僕人說：「不要砍這棵樹！」士人走上前去說：「我以前走到這，看到了槐樹瘤，想要採取，因爲沒有斧鋸，又怕被別人採去，所以權且用紙錢佔護着它。它本來沒神，你爲什麼還不讓呢？」神說：「當初你權且把紙錢繫到樹上之後，人們都說有神，能消災降福，一齊來祈祀。冥間就把我派來享用祭奠。現在有神了！怎麼能說沒神？如果你一定要砍伐它，災難馬上就到！」士人不聽。神說：「你要這東西有什麼用？」士人說：「要雕刻一件什麼器物。」神說：「要是這樣的話，可以用一個公道的價錢把它贖回來嗎？」士人說：「可以。」神說：「你要多少？」士人說：「可給我一百千。」神說：「現在我給你一百匹絹。在前邊五里的地方有一個壞墳墓，絹就在那墓中。如果拿不到絹，就再回來見我。」士人來到壞墳墓一看，果然有絹，一匹也不少。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來多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閿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暗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甕邊畢卓耳。」遂敲大樹數聲曰：「可報荊館中二郎來省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荊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卻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荊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節斷，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於道，必得爲材用之木，構大廈之樑棟，尚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爲煨燼耳？」大槐曰：「雀鼠尚貪生，吾焉能辦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別而去。及明，叟方起。數日，至閿鄉荊山中，見庭槐森聳，枝幹扶疏，近欲十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雲：「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語云雲（「雲」原作「丨」，據明抄本改）某臥其側，並歷歷記其說。今請樹神與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於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樹神有靈，乞爲指教。使學道有處，當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荊山，尋鮑仙師。脫得見之，或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蓋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華表告老狐，禍及餘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荊山，緣巖循水，果訪鮑仙師。即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來師也？須實言之。」叟不敢隱，具陳荊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焉敢專輒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師曰：「今不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癖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師嘆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荊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龍矣。龍既出，必銜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蓋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化水丹而贖其珠也。子得當吞之，便爲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吾之藥也。蓋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爲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剋，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有能變耳。義出於玄。」叟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岳陽，刺史李虞館之。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銜珠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爲人，持一小藥合，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餌其藥，遂變童顏。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於衡陽，容發如舊耳。（出《傳奇》）

【譯文】

開成年中，有一個叫江叟的人，讀了許多道家的書，廣泛地尋求方術，還善於吹笛子。他來來去去，多半喜歡在永樂縣的靈仙閣停留。時常耽於飲酒。他到閿鄉去，走到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在那裏睡着了，直到夜將盡時他才略微清醒一些。他聽到一個龐然大物走路的聲音。那東西邁步很重。他偷偷地窺視。看見一個高達數丈的巨人。巨人來到大槐樹旁邊坐下，用毛茸茸的大手摸着江叟說：「我以爲是個鏟地的，卻原來是個醉鬼！」於是他把大樹敲了幾下，說道：「可以報告說，荊館中的二郎來探望大哥。」大槐樹就說道：「有勞老弟了！」似乎聽到大槐樹上有人下來與巨人說話。片刻之間，飲酌的聲音頻頻響起。荊山槐說：「老兄哪一年拋棄兩京道上槐王的地位呢？」大槐樹說：「我一百八十歲的時候，該放棄此位。」荊山槐說：「大哥不知道老之將至，還如此顧忌此位，簡直要到了火入空心，膏流節斷的地步知道隱退。可真是個無厭之士。爲什麼不現在就藉着那震霆之力，自拔於官道？那樣一定能成爲有材用的樹木，成爲建築高樓大廈棟梁。這樣做，尚可留住重重的碎錦，片片的真花。哪能等到他日做朽爛蟲蠹的燒柴，同入竈坑燒成灰燼呢？」大槐樹說：「鳥雀老鼠尚且貪生，我哪能辦這樣的事呢？」荊山槐說：「老兄啊，我不屑和你談下去了！」於是荊山槐告別而去。到了天明，江叟纔起來。又走了幾天，來到閿鄉荊山之中。他看到庭中的一棵大槐樹森森然高聳雲端，枝幹四布，蔥蘢茂密，將近十圍粗細，宛如有神靈附着其上。於是他就等到夜裏，用酒肉祭奠它，說道：「我昨天聽到槐神您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談。我躺在一邊，清楚地記得您的談話。現在請槐神您和我談談好嗎？」槐樹說：「你的誠意令人感動。你說有什麼要求吧？沒想到那夜裏爛醉在道上的就是你！」江叟說：「我一生喜歡道教，只是沒遇上好老師。樹神您有神靈，求您多多指教，讓我有學道的去處，必當重謝。」槐神說：「你只管到荊山去，尋找鮑仙師，如果能找到，或者水中或者陸上，一定能學到一樣度世的本領。這完全是有感於你的請求，千萬不要把我的話泄露出去。你不記得華表把話告訴了老狐狸，災禍都殃及到我了！」江叟很感謝他。第二天就進到荊山中，爬過一重重山，涉過一道道水，果然訪到了鮑仙師。江叟就匍匐在地上行禮。仙師說：「你是怎麼知道我而來拜我爲師的呢？必須照實說！」江叟不敢隱瞞，詳細地陳述了荊山館的樹神是怎麼說的。仙師說：「小鬼怎麼敢專擅地指教別人！」不能大段大段地誅殺槐神，仙師將飛符把它的一個樹枝弄殘。江叟跪拜，請求饒過槐神。仙師說：「現在不殺它，以後可能繼續有人前來。」於是就對江叟說：「你有什麼本事，一樣一樣地說給我聽。」江叟說：「我喜歡道教，吹笛子成癖。」仙師就讓他取出笛子吹吹。吹完了，仙師嘆道：「你吹笛子的技藝已經到家了，只是你吹的是一管竹笛。我現在送給你一管玉笛，是荊山中最好的。只要你象吹平常的笛子那麼吹上三年，就能召來洞中龍了。龍出來之後，一定會銜一顆照月之珠贈送給你。你得到珠子之後，應該用醍醐煎它三天。這時候凡是小龍已經腦袋疼了。是互相感應使他們這樣的。小龍一定會拿着化水丹來贖那顆珍珠。你得到化水丹應該吞下去，那就成了水仙，少說也活一萬歲。這就不用麻煩我給你弄藥了。你有琴高那樣的福相啊！」仙師就拿出玉笛來給他。江叟說：「玉笛和竹笛有什麼不同？」仙師說：「竹子的是青色，和龍的顏色類似，能吹得很像龍吟，龍也不以爲怪；玉的是白色，和龍相剋，忽然聽到龍吟，龍就感到奇怪，所以就出來觀看。把它感召出來纔能有辦法改變它。這道理出之於天。」江叟受教之後便離去。吹了三年之後，纔得到音律。後來就到了岳陽，刺史李虞留他住下。當時天大旱，他就拿出笛子來，夜間到聖善寺經樓上吹。果然，洞庭湖的小島上，龍飛出來落下，駕着雲霧圍繞在經樓前後，各不一樣。於是有一條老龍，果然銜來珠子贈給江叟。江叟得了珠，依照鮑仙師的話把它熬了三天，果然有一條龍變成人，拿着一個小藥盒，盒裏裝着化水丹，匍匐着請求贖回那顆珠子。江叟就拿到藥盒而給他珠子。然後，江叟把化水丹喫下去。於是江叟的老臉變童顏，入水不溼。凡是天下的洞穴，他沒有不去遊覽的。後來他住到了衡陽，容顏毛髮如舊。

花卉怪

龍蛇草

後漢靈帝中平年夏，陳留郡濟陽濟陰，冤句離狐，城（陳校本「城」作「成」）皋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後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燒宮闕之應。（出《五行記》）

【譯文】

後漢靈帝中平年夏，陳留郡的濟陽、濟陰、冤句、離狐、城皋、陽武等地，城郭的路邊長草。這些草全都有龍、蛇、鳥、獸的形狀。《續漢志》中說：「它的形狀分五色，毛羽、頭、眼、腳、翅膀全都具備。有的所人的形狀，手拿着弓弩。牛馬萬物各種形狀都有。這一年，黑山賊張牛角等十多人一同起來抄搶掠奪。皇后的哥哥何進執掌大權，漢室就微弱了。又應了董卓起兵焚燒京城的事。

鮮卑女

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姘淨，著赤衣，自雲家在側北。女於是恆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掛其莧莖。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焉。（出《異苑》）

【譯文】

晉時有一個士人，買了一名鮮卑女子，名叫懷順。懷順自己說她姑媽的女兒被一棵赤莧菜精迷住了。當初看見來了一位漂亮的成年男子，男子說他家住在側北。那女孩從此便經常哼唱小曲，很是自得的樣子。每到天將黑的時候，她總是穿戴整齊到屋後去。她家裏派人窺視，只看見有一棵赤莧菜，女孩的手指環掛在莧菜的莖上。割除那莧菜，女孩就號哭。經過一夜，女孩就死了。

蕨蛇

太尉郗鑑鎮丹陽也，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潭潭欲吐。因歸家。仍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赤蛇長尺餘。尚動搖。乃掛於檐前，蛇漸焦。經宿視之，乃是一莖蕨耳，猶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續搜神記》）

【譯文】 太尉郗鑑鎮守丹陽，有一天出去打獵。當時正是二月中旬，蕨菜剛長出來。有一名甲士隨手摺下一莖蕨菜喫，喫完就覺得心裏想吐，於是就回到家裏。回家之後仍然心腹疼痛。經過半年左右，忽然間大吐一場，吐出一條一尺多長的赤蛇。蛇還會搖動。於是就把蛇掛到房檐下，蛇漸漸變幹。經過一宿之後再看，原來是一棵蕨菜，還是從前喫的時候那樣子。於是病就好了。

芥蟲

五嶺春夏率皆霪水，晴（「睛」原作「沾」。據陳校本改）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敗，萠膠氈罽，無逾年者。嘗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細長耳。（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五嶺一帶春夏季一般都多雨，晴天的時候少，秋末冬初才停止。由於陰雨綿綿，什麼東西都容易生蟲子變壞。各種物品，沒有超過一年的。曾經有人買了一些芥菜放在牆下，忘了喫它，幾天之後生了蟲子。那蟲子四條腿，有頭有尾，能行走，大小有如螳螂，只是腰身細長一些罷了。

崔玄微

唐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術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雲：「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雲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雲：「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馥馥襲人。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餘即不知奉求（「餘即不知奉求」原「作人不畏」，據陳校本改）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知異。明夜又來雲：「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逾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愧謝。各裹桃李花數鬥，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卻老。願長如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又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出《酉陽雜俎》及《博異記》）

【譯文】

唐天寶年中，處士崔玄微在洛東有一處宅院。他沉溺於道家學說，服用術和茯苓三十年。因爲藥已用盡，他就領着僮僕們深入嵩山採靈芝。一年之後纔回來。宅中沒人居住，蒿草滿院。當時正是春天的夜晚，風清月朗，晚風宜人，他就沒有睡，單獨呆在一個院子裏。家人沒事是不到這院裏來的，三更天之後，有一個婢女來說：「您在院裏呢！我現在想要和一兩個女伴過去，到東門表姨那裏去，想暫借這地方歇一歇，可以嗎？」崔玄微答應了。不一會兒，就有十多個人由那婢女領進來。有一個穿綠衣裳的上前說：「我姓楊。」她指着一人說：「她姓李。」又指一人，說姓陶。又指一個紅色小女子說：「她姓石名阿措。」她們各有自己的侍女。崔玄微與她們相見完畢，就坐到月下，問她們出來的原因。回答說，她們要到封十八姨那去，封十八姨幾天前說想要來看她們，沒來成，今晚她們大夥去看她。還沒全坐穩，門外報告說封家姨來了。在坐的都驚喜地跑出去迎接。楊氏說：「這家的主人很好，只這從從容容不令人厭惡，其它地方就比不上這。」崔玄微又出來見過封氏。封氏的言辭清冷冷峻，有林下的風氣。於是大家相揖入座。衆女子都是殊絕姿色，滿座芳香，馥馥襲人。酒席擺上，開始飲酒。酒間，唱歌互贈。崔玄微記得其中的兩首歌。一首是有一個紅衣裳的給一個白衣裳的送酒，唱道：「皎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暗消歇。」另一首是白衣人給紅衣人送酒，唱道：「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到了十八姨端起酒杯，她的情性很輕佻，把酒弄到了阿措身上。阿措生氣地說：「每個人都是雙手捧着酒杯走到跟前請人家喝，論到我怎麼就不能捧着給我呢？」說完，她拂衣而起。十八姨說：「這孩子耍酒瘋呢！」大家都起來，到了門外相別。十八姨往南去。其他人往西進到園中而各自別去。崔玄微也不知有什麼異常。第二天晚上她們又來，說，要到十八姨那去。阿措生氣道：「何必還到封老婆子那裏去！有事只求求這位處士，不知可不可以？」阿措又說道：「各位夥伴都住在園中，每年都多次被惡風抓撓，居止不安，常常求十八姨庇護。昨天我沒能依順她，應該很難借上她的力了。處士如果能庇護我們，我們也會有所報答的。」崔玄微說：「我有什麼能力，能保護到各位女子？」阿措說：「只要處士每年過年的這一天，給我們做一面紅色旗，旗上畫上日頭月亮和五星，送到園東立起來，就能免除我們的災難。現在年已經過了，只請你到了這個月的二十一日，天亮的時候微有東風，就立上，也許可以免除禍患。」崔玄微答應下來。衆女子一齊致謝說：「不敢忘記處士的恩德。」說完便行禮而去。崔玄微在月光裏跟隨在她們後邊相送，見她們越過園牆，走進園中，各不知去向。崔玄微按照她們的說法，到了這天便把旗立了起來。這一天東風振地，從洛南開始，折樹飛沙，但是園子裏的繁花不搖不動。崔玄微這才恍然大悟。衆女子說姓楊，姓李，姓陶，以及她們的衣服顏色不同，從中可以看出她們是各種花精。穿紅衣名阿措的，就是安石榴；封十八姨，就是楓樹神。後來過了幾日，一天夜裏楊氏等人又來了，是來致謝的。她們各裹桃李花數鬥，勸崔玄微服用，說可以延年卻老。她們希望崔玄微長住下去並且經常衛護她們，那樣崔玄微也可以長生不老。到了元和年初，崔玄微還健在，看上去，可稱爲三十來歲的人。另外，尊賢坊田弘正的宅院裏，中門外一株紫牡丹長成樹，開花一千多朵，花盛時，每個有月色的夜晚，就能看見有五六個僕人，一個個身長一尺多，在花上游玩。如此七八年的光景，人們要突然逮住他們的時候，便各失所在，不知哪兒去了。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聓　鄧珪　劉皁　田布　梁生　蘇昌遠

藥怪　　　　上黨人　田登娘　趙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涼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異。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歡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遍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蹤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客因斸之。根本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啓其重付，百疊既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斃。（出《集異記》）

【譯文】

兗州徂徠山有寺叫光化寺，有個以讀書爲業的客人意志堅強，長期住在這裏。夏季裏的一個較涼爽的日子，他因爲觀看壁畫來到廊下忽然遇上一位美麗的少女。少女十五六歲的年紀，姿色絕異。他詢問女子從哪裏來。女子笑着回答，家在山前。他心裏明知山前沒有這女子，也沒有懷疑她是妖，只是心裏因爲特別喜歡她的眉眼，又是挑逗，又是說笑，就把她引誘到室內，交歡結義，情意綿綿，難捨難分。白衣說：「你不因爲我是村野之人而瞧不起我，我堅決要永遠侍奉你，但是今晚必須離去。再回來就可以永不分離了。」他因爲心裏留連不捨，千方百計地留她，到底不可，只好把平常帶在身上的一件寶貝--白玉指環，送給她說：「希望你見到它就能趕快回來。」於是就出去送送她。她說：「恐怕俺家有人來接我，你先回去吧！」客就爬上寺門樓，隱身目送她。她大約走出百步左右，忽然就不見了。他記住她消失的地方，徑直跑去尋找。寺前平闊數里，小樹小草，一根頭髮都不能隱藏。他對這裏特別熟悉，卻就是找不到她的蹤跡。天將黑時，他見草中有一株百合，白花絕美，就把它挖了出來。那百合根本處是拱形，非常瑰異。等到拿到屋裏，才發現那隻白玉指環，就裹在這株百合裏。於是他就驚歎，就悔恨，恍恍惚惚，一病不起，十天之後便死去。

僧智聓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聓在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大如蠅，金色，迭飛赴燈焰，或蹲於燈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於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其一，乃董陸花（明抄本「董」作「薰」、「花」作「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上元年中，蜀郡有一個叫智聓的和尚在寶相寺唸經，夜深，忽然有五六個蒼蠅大小的金色小蟲飛進來，輪流交替地飛向燈的火苗上，有的蹲在燈花上扇動翅膀。蟲火一色，許久才消滅在火焰之中。如此好幾個夜晚。童子擊落其中一個，一看，竟然是一朵董陸花。也沒有什麼形狀。從此不再出現了。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聞有吟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未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矣。」於是緝絲爲緡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必縛」原作「絲」，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緡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出《宣室志》）

【譯文】

晉陽之西有一座童子寺立在郊外。貞元年中，有一個叫鄧珪的人寄居在寺中。這年秋，他與好幾位朋友會宿，關門之後，忽然間有一隻手從窗戶伸進來。那手色黃而且瘦得厲害。大夥見了，都嚇得發抖。唯獨鄧珪不怕，反而打開窗子。這時聽到有吟嘯之聲。鄧珪不以爲怪，問道：「你是誰？」對方回答說：「我隱居山谷有年頭了。今晚任風月而遊，聽說先生在此，特意來拜見。實在不應該坐先生的坐席，願能坐到窗外，聽先生和客人談話就滿足了。」鄧珪同意了。坐下之後，那東西和人們談笑談得極歡。過了許久，便告退。臨走時說：「明晚應該再來。希望先生不要排斥我。」走後，鄧珪對大夥說：「這一定是個鬼。如果不追查他的蹤跡，將成爲禍患了。」於是用絲搓了一根數百尋長的繩子，等候他再來，一定要縛住他。第二天晚上他果然來了，又把手從窗戶伸進來。鄧珪就把繩子繫到他的手臂上，系得很牢，沒法解開。人們聽到他在窗外問：「我有什麼罪而綁我？那講好的協議哪去了？莫不是後悔了？」於是就拖着繩子跑了。到天明，鄧珪和客人們一起追尋他的蹤跡。到寺北一百多步的地方，有一棵葡萄，特別繁茂，而繩子就係在葡萄藤上。有一片葉子像人手，正是人們從窗戶見到的那隻手。於是讓人挖出它的根，把它全部燒掉。

劉皁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裏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元和」原作「大初」，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年，董叔經爲西河守。時有彭城劉皁，假孝義尉。皁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旁。其狀絕異，皁馬驚而墜。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皁衣袍而自衣之。皁以爲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皁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皁往視之，果己之袍也。裏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妖遂絕。（出《宣室志》）

【譯文】

靈石縣南曾經夜間出現妖怪，從此鄉里人沒有敢夜間從那路過的。元和年間，董叔經是西河太守。當時有一個彭城人劉皁，在他手下做孝義尉。劉皁近來因事與董叔經不和睦，劉皁很生氣，一氣之下便棄官不做，一走了之。劉皁進入汾水關，正好是夜間來到靈石縣南，碰上有一個人站在路旁。那人樣子怪異，劉皁的馬驚了，他便從馬上掉下來。老半天他纔起來。站在路旁的那個人就上來脫劉皁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劉皁以爲是打劫的，不敢反抗。然後向西跑出十多里，來到一家客棧，就講了這件事。客棧裏的人說：「縣南夜裏有妖怪，本來不是強盜。」次日，有從縣南來的人，對劉皁說：「縣南田野中有一棵蓬蔓，樣子像人，披了一件青色衣袍，你說怪不怪！」劉皁去看了看，果然是自己的那件袍子。鄉里人才明白，原來作妖的是一棵蓬蔓罷了。於是把它全燒掉，那妖便滅絕了。

田布

唐田布，田悅之子也。元和中，嘗過蔡比，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若鷦鷯巢在葦。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才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的田布，是田悅的兒子。元和年中，田布有一天路過蔡比，見路旁有一種草很像蒿子。草的莖有手指那麼粗，它的頂端聚集着葉子，就像鷦鷯在蘆葦上築的巢。他把它折下來一看，葉子裏裹着幾十只小老鼠，才只像皂莢子那麼個小不點，眼睛還沒睜開，吱吱直叫。

梁生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樹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霽，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爲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悅。後月餘，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譯文】

唐時，興平之西有梁生的別墅，別墅後園裏有十幾棵梨樹。太和四年冬十一月，頭場雪剛下完，那梨樹忽然有的開了花，芳香而且繁茂。梁生特別驚奇，以爲是吉兆。有個姓韋的人對梁生說：「樹木在春天繁榮，在冬天枯敗，是不可改變的規律，怎麼能說這是吉兆呢？」梁生聽了不大高興。後來一個多月，梁生的父親死了。

蘇昌遠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豔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出《北夢瑣言》）

【譯文】

中和年間，有個叫蘇昌遠的人居住在蘇州所屬的縣城裏。離官道十里的地方有一個小村莊。吳中水鄉一般都多有荷花菱角什麼的。忽然有一天，蘇昌遠見到一位女郎。女郎白衣紅臉，容質豔麗。看那姿色，就像是神仙界的人。從此，蘇昌遠就和這位佳人混在一起，以那個小村莊爲幽會的場所。蘇昌遠已經迷惑得不輕，曾經把一隻玉環贈給了她。有一天，蘇昌遠見門前白蓮花開得很美，俯身玩賞，見花房中有個什麼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送給那女子的玉環。於是他就把這株蓮花折了下來。那妖女再也沒見。

藥怪

上黨人

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見。去宅一里，但見一人蔘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體狀。掘去之後，呼聲遂絕。時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諂事權要，上君也，黨與也，言朋黨比而譖。太子竟見廢。隋室因此而亂。（原缺出處。陳校本作出《宣室志》。今見《隋書·五行志》）

【譯文】

隋文帝時，上黨有個人的宅子後邊，每天夜裏都有人的呼叫聲。找還找不到。離宅子一里的地方，有一棵人蔘。挖它，挖了五尺，纔看清它長的是人體形狀。把它挖掉之後，呼叫聲便再也沒有了。當時晉王楊廣暗中有奪權篡位之心，他巴結討好權貴要人，勾結朋黨，造謠誣陷，終於使太子被廢。隋朝王室因此而亂。

田登娘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粗皮若茯苓，香氣似術。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置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日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屐。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才啓，有一鴿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亦成朽蠹。女娠才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象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舊說枸杞茯苓人蔘術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見怪而去之。宜乎！（出《酉陽雜俎》）

【譯文】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中有一家姓田的。有一次姓田的挖井，挖出來一塊手臂粗細的什麼植物的根。根的節中粗皮像茯苓，它的香氣像術。田家信奉佛教，家中設有幾十個佛像。所以他們就把這塊根放在佛像前。田氏有個女兒叫登娘，今年十六七歲，有幾分姿色。她父親常讓她供香火。一年多以後。登娘發現有一個年輕人出入佛堂中，身穿白衣腳穿木鞋。一來二去，登娘就和他私通了。既然私通，精神舉止便和平常不同了。那塊木根每到春天都發芽。田登娘懷孕了，就全都告訴了母親。母親懷疑那怪物。有一天一位僧人門前路過，田家就留僧人住下。僧人將要進入佛堂的時候，總有什麼東西阻止他。有一天，田登娘跟母親出去了，僧人進到佛堂。門剛打開，有一隻鴿子輕輕掠過僧人身邊飛去。那天晚上，田登娘沒再見到那怪物。看那塊根，也變成朽爛蟲咬的木頭了。田登娘懷孕七個月，產下三節東西，那形狀就像佛像前的那塊根。田氏把它燒掉，那怪也就沒有了。舊話說枸杞、茯苓、人蔘、術，形各有異，但是服用這些東西都可以長壽。有的說不喫葷腥，不近女色，遇上這樣的好藥就能成爲地仙。田氏沒有這樣的奢望，所以發現了怪物就除掉它。應該如此啊！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熱切肌（「肌」原作「飢」。據明抄本、陳校本改），食粟襲紵，不憚勞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議，何蔽滯之甚邪！」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入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於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段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蔘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蔘能爲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出《宣室志》）

【譯文】

天寶年中，有一個姓趙的讀書人，他的先人憑文學顯貴一時。他兄弟幾人，都以進士或明經資格進入仕途。只有這位趙生愚魯，雖然讀書，卻不能分開句子，理解含義。因此歲數不小了也不能得到郡守的推薦。有一回他與哥哥弟弟們的朋友一起喫飯，滿座紅衣綠袍相連，只有他趙生是白衣，他非常不快。等到酒酣，有的人嘲笑他，他便更加慚愧憤怒。一天之後，他撇棄家園隱遁而去，住進晉陽山中。房屋是用茅草蓋的。他把一百多編書用箱子運進山來，白天讀書，黑夜休息，雖然寒熱侵襲，喫的是粗糧，穿的是麻衣，但他不怕勞苦。然而這位趙生生性愚魯，用力越勤功效越少。他更加憤怒，始終不動搖自己的意志。十幾天後，有一個穿短褐衣服的老頭來拜訪他。老頭說：「你隱居深山之中，讀古人之書，難道有志於高官厚祿嗎？即使這樣，學的時間越長而到底也不能分句曉義，是多麼不明智不靈活呀！」趙生表示感謝，說：「在下不聰敏，自己估計老了將無用，所以來到深山，讀書自悅。儘管不能通曉它的精深微妙之處，但是我一定要死在我想幹的事業上，不給先人帶來恥辱。又怎能說到官和祿上去呢？」老頭說：「你的意志特別堅定。老夫我雖然沒有什麼仙術異能幫助你，只希望你到我那去一趟。」於是趙生問老頭在什麼地方住。老頭說：「我是段氏之子，家在山西大樹底下。」老頭說完這話，忽然就不見了。趙生奇怪，以爲是妖精，就徑直到山西去尋找他的蹤跡。果然有棵繁茂的椴樹。趙生想：「這就是段氏之子嗎？」於是拿來鐵鍬挖那樹下，挖到一棵一尺多長的人蔘。這人蔘特別象他見過的那個老頭。趙生想：「我聽說能變成妖怪的人蔘，可以治病。」於是就把人蔘煮着吃了。從此以後他頭腦清醒，聰明穎悟，凡是看過的書，都能通曉其中奧妙。一年之後，考中「明經」科，做了好幾任官才死。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瞬目出於燈下。元振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久之，元振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鬥，所題句在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郭元振有一回住在山裏，到了半夜，有一個臉如圓盤的人眨着眼睛出現在燈下。郭元振一點也沒害怕，慢慢地拿起筆蘸了墨，在那人的面頰上寫道：「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這是郭元振的警句。寫完讀了一遍，那人就沒了。後來，郭元振跟着打柴的隨便走走，發現一棵大樹上有白木耳，有幾鬥那麼大，那上面有他題寫的那兩句詩。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一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蛤蟆如疊。挾二筆錔。樹溜津滿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蛤蟆乃驢也，筆錔乃油桶也，菌則其人矣。里人有買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出《酉陽雜俎》）

【譯文】

京中宣平坊，有一位官人夜裏歸來。走進曲斜僻靜之處，見有一個賣油的，戴着草帽，用驢馱着油桶，不避開道路。官人的導者上去打他，他的頭應聲而落，其餘部分以及驢和油桶迅速地跑進一個大宅院的門裏。官人覺得奇怪，就跟了進去，只見那人和驢跑到一棵大槐樹下便不見了。於是官人告訴了這家的主人。這家主人立即命人發掘。挖到幾尺深，見樹的枯根下有一隻大蛤蟆。蛤蟆很恐懼的樣子。蛤蟆的兩邊有兩隻筆套。筆帽裏流滿了樹的津液，還有一個挺大的白菌就像殿門上的浮漚釘，那蓋已經落了。蛤蟆就是驢。筆帽就是油桶。菌就是那個賣油的人了。鄉里人有的一個月前就買了他的油，奇怪他的油爲什麼質量好價錢便宜。等到這事發生，喫過那油的全都嘔吐起來。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黃姑蕈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視無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倏忽沒於釜中。頃之，主人設（「設」原作「說」，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蕈，工獨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錄》）

【譯文】

豫章人喜歡喫蕈。有一種黃姑蕈更是味道鮮美。有一家蓋房子，煮這種蕈招待幫着蓋房的工人們。有一個工人在房上瓦瓦。向下看見地上無人，只有一口鍋正在煮着什麼東西，用盆蓋着。片刻之間，有一個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繞着那鍋跑，倏地就在鍋裏消失了。不多時，主人把煮好的蕈擺到餐桌上，只有那個瓦瓦的工人不喫，也不說。到了天黑，喫蕈的人全死了。

# 龍虎畜狐蛇卷（第418-459卷)目錄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龍一　　蒼龍　曹鳳　張魯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鄩國　龍場

五色石 震澤洞 梁武后 劉甲 宋雲 蔡玉 李靖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龍二 　柳毅

卷第四百二十　　龍三  
 　俱名國　釋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峴　齊浣　

沙州黑河 興慶池龍 井龍 旃然 龍門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龍四 　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龍五 　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邯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盧翰

李修 韋宥 尺木 史氏子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龍六 　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喜寺　龍廟　豢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 金龍子 黃馴 臨漢豕 燒龍 柳翁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龍七 　閻浮龍　吳山人　白將軍　溫媼　柳子華　斑石　張公洞

五臺山池 張老 費雞師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陽湫

鹽井龍 尹皓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龍八 　

龍 　　張溫　郭彥郎　王宗郎　犀浦龍　井魚　安天龍　曹寬

夢青衣

蛟 　　漢武白蛟　潯陽橋　王述　王植　陸社兒　長沙女　蘇頲

鬥蛟 洪氏女 洪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漢景帝　種僮　封邵　亭長　嚴猛　袁雙　吳道宗

牧牛兒　師道宣　謝允　鄭襲　劉廣雅　易拔　蕭泰　黃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黃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峽口道士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黿齧虎　李徵　天寶選人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劉薦　勤自勵　宣州兒　笛師　張竭忠

裴越客 盧造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張魚舟　申屠澄　丁巖　王用　張逢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馬拯　張升　楊真　王居貞　歸生　鄭思遠　李琢

譙本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劉老　虎婦　趙倜

周義 中朝子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陽人　南陽士人　虎恤人　範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陳褒 食虎 周雄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張俊　潯陽獵人　柳並　僧虎　王瑤　劉牧　姨虎　崔韜

王行言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獸一

牛　　　金牛　銀牛　青牛　牛鬥　潛牛　涼州人　牛洛　水牛

牛拜　　桓衝　光祿屠者　朱氏子

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內崔守 王氏老姥

牛傷人 邵桃根

牛異　　洛下人　寧茵　仲小小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

馬　　　周穆王八駿　漢文帝九逸　隋文帝獅子驄　唐玄宗龍馬

代宗九花虯 德宗神智驄 曹洪司 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寶 張納之 宋蔡 舞馬 續坤 楊翁佛 季南

趙固 韓晞 江東客馬 陳璋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獸三

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孫漢威  
 於遠 張全 王武 韋玭

駱駝　　明駝　知水脈　風腳駝　兩腳駝　白駱駝

騾　　　白騾　推磨騾

驢　　　僧朗　厭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高　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薰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獸四

犬上　　華隆　楊生　崔仲文　張然　楊褒　鄭韶　柳超　姚甲

劉巨麟 章華 範翊 郭釗 盧言 趙叟 陸機 石玄度

齊瓊 石從義 田招 裴度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獸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堅　王瑚　李德　溫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義 胡志忠 韓生

杜修己 袁繼謙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獸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賓青羊　齊訟者　梁文　顧霈　潘果

李審言 楊氏 陳正觀 安甲

豕　　　燕相　杜願　都末　劉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湯應　安陽書生

吳郡士人 晉州屠兒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軍人

卷第四百四十　　畜獸七

貓　　　唐道襲　賣臘人　歸系

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蕭悉達 逆旅道人 李測 天寶彍騎 畢杭 崔懷嶷 李甲

王縉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人 李昭嘏

鼠狼　　張文蔚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獸八

獅子　　魏武帝　後魏莊帝　雜說

犀　　　通天犀　雜說

象　　　白象　閬州莫徭　華容莊象　安南獵者　淮南獵者　蔣武  
 雜說

雜獸　　蕭志忠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獸九

狼　　　狼狽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縣村人　張某妻

熊　　　子路　昇平入山人　黃秀

狸　　　董仲舒　張華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劉伯祖　吳興田父　孫乞

黃審 留元寂 鄭氏子 晉陽民家

蝟　　　費祕　許欽明客　戲場蝟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獸十

麈　　　吳唐　李嬰

獐　　　劉幡

鹿　　　倉鹿　科藤　銅環　鹿馬　紫石　陸紹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張盍蹋 車甲 嵩山老僧 王祜 雜說

兔　　　嵐州　楊邁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獸十一

猿　　　白猿　周羣　猳國　歐陽紇　陳巖　魏元忠　韋虛已子

王長史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獸十二

猿中　　張鋋  
 楊叟 孫恪 崔商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獸十三

　　　　猿下　　楚江漁者　王仁裕　獼猴　翟昭　徐寂之　張寓言

　　　　　　　　　　　　薛放曾祖　楊於度　獼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狨猩猩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說狐　瑞應　周文王　漢廣川王　陳羨　管輅　習鑿齒

　　　　　　　　　　　　陳斐　孫巖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齊後主　宋大賢

　　　　　　　　　　　　長孫無忌　狐神　張簡　僧服禮　上官翼　大安和尚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項生　王義方　何讓之　沈東美　楊伯成　葉法善

劉甲 李參軍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鄭宏之　汧陽令　李元恭　焦練師　李氏　韋明府

林景玄 謝混之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參軍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貞　嚴諫　韋參軍

楊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縣民 張例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馮玠　賀蘭進明　崔昌　長孫甲　王老　劉衆愛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孫甑生 王璿 李黁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萇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張簡棲　薛夔　計真　劉元鼎　張立本　姚坤　尹瑗　韋氏子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張直方　張謹　昝規　狐龍　滄渚民　民婦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崑崙西北山　綠蛇　報冤蛇　毒蛇　種黍來蛇

蚺蛇 蚺蛇膽 雞冠蛇　爆身蛇　黃領蛇　藍蛇　巴蛇

蠻江蛇 兩頭蛇 顏回 蜀五丁 昭靈夫人 張寬 竇武

楚王英女 張承母 馮緄 魏舒 杜預 吳猛 顏含

司馬軌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門山

忻州刺史 餘干縣令 王真妻 朱覲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廣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顧楷　樹提家

隋煬帝 興福寺 張騎士 李崇貞 馬嶺山 至相寺賢者

李林甫 韋子春 宣州江 李齊物 嚴挺之 天寶樵人

無畏師 張鎬 畢乾泰 杜暐 海州獵人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鄧甲　蘇閏　利州李錄事　昝老

馮但 陸紹 鄭翬 張堊子 選仙場 狗仙山 李黃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衛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貧民　番禺書生

郫縣民 遊邵 成汭 孫光憲 朱漢賓 牛存節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張氏 顧遂 瞿塘峽 靳老 景煥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龍一

蒼龍 曹鳳 張魯女 江陵姥 甘宗 南鄩國 龍場 五色石 震澤洞 梁武后 劉甲

宋雲 蔡玉 李靖

蒼龍

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亙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孔子要出生的那天夜裏，兩條蒼龍橫貫上天而降下，來依附着顏徵的居室，因而生了孔子。有兩位仙女手擎香露從空中而來，用香露讓顏徵沐浴。

曹鳳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二丈，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經注》）

【譯文】

後漢建武年中，曹鳳字仲理是北地太守，政治風化優異。在九里谷高岡亭出現一條黃龍，角長二丈，粗十圍，尾巴也足有十幾丈。天子讚美這件事，賜給曹鳳一百匹帛，增加俸祿二千石。

張魯女

張魯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于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雜記》）

【譯文】

張魯的女兒，曾經在山下洗衣服，有濛濛白霧圍在她的周圍，因而懷了孕。張氏女恥辱難以忍受，就自殺了。臨死的時候，她對她的婢女說：「我死了之後，可以打開肚子看看。」婢女照她的話去做了，得到兩條小龍子，就把龍子送到漢水裏去了。然後把張氏女埋葬在山上。後來多次有龍來，那墓前形成一條小路。

江陵姥

江陵趙姥以沽酒爲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出《渚宮舊事》）

【譯文】

江陵的趙姥以賣酒爲主。義熙年中，她的居室內地面忽然凸起來了。趙姥看了認爲挺怪，早晚用酒祭奠它。曾經看見一個東西從地裏出來，它的頭像驢。但是地上當初就沒有窟窿。等到趙姥死了，家人聽到土下有聲音，像哭聲。後來人們把地挖開，看到一個挺蠢的怪物。這東西很難說有多大，很快就沒了。一般叫它爲土龍。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雲，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有」原作「而」，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旱處，便齎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斂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譯文】

秦使者甘宗稟奏的關於西域的事說，外國能通神咒語的方士，登臨河川，走禹步步法吹氣，龍就能浮出來。龍剛出來的時候，是幾十丈長。方士吹它，一吹它就一縮，縮到幾寸長，就捉住它放到壺裏，用很少一點水養着。外國常常苦於旱災。於是方士聽說有乾旱的地方，就帶着龍前往。把它賣掉。一條龍價值幾十斤黃金。全國都會聚集起來觀看。直到最後，才把壺打開，放到湖泊裏，又走禹步步法吹它，它長到幾十丈長，片刻之間便烏雲四起，下起雨來。

南鄩國

南鄩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於殷。殷（王子年《拾遺記》「於殷殷」作「雌一雄放」。按事應在舜時，「殷」字訛。）置豢龍之官。至夏代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及四海會同，乃放於洛汭。（出《拾遺錄》）

【譯文】

南鄩國有暗藏在洞穴中的水源，它的下邊通向地脈，其中有毛龍和毛魚。毛龍和毛魚時常蛻骨在空曠的水澤之中。魚和龍在一個洞穴裏相處。這個南鄩國曾經向殷商獻過一條毛龍。殷商那時候設有養龍的官職。到夏代這種官職還有保留，因而用它作爲一個部族的命名。到大禹治水，四海會同到一起，就把那條毛龍放到洛水裏了。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佈散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葬洲。父老雲，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雲：「蟬生於腹育（「育」字原空缺。據陳校本補），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如」原作「而」。據明抄本、許本改）蛇之蛻皮雲。」近蒲洲人家，拆草屋，於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宛然皆具。（出《感應經》）

【譯文】

《王子年拾遺》上說：「方丈山之東有一個龍場，方圓一千里，龍皮龍骨堆積如山，佈散一百多頃。」《述異記》：「晉寧縣有一個龍葬洲。老人們講，龍在這個洲上蛻骨，那水裏至今還多有龍骨。考察那裏的山嶺峯巒，凡是能興雲雨的地方，都有龍骨。有的深，有的淺，大多在土裏邊。齒、角、尾、足，都很像。大的幾十丈，有的粗滿十圍；小的才一二尺，有的三四寸，體形都具備。曾經借採取的機會見過。」《論衡》說：「蟬在肚子裏生長髮育，破開背爬出來，一定要藉着雨天來蛻變，就像蛇蛻皮一樣。」近來蒲洲有一個人家拆草屋，在樑棟上得到一根龍骨，長一丈左右，什麼部位都很完備。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於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獲一五色石大如鬥。文彩盤蹙，如有夜光。文猛以爲神異，抱獻之梁武。梁武喜，命置於大極殿側。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有聲如雷。帝以爲不祥，召傑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非人間物。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百餘沸，柔軟可食。琢以爲飲食之器，令人延壽。福德之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爲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餘屑，置於舊處。忽有赤龍，揚須鼓鬣，掉尾入殿，擁石騰躍而去。帝遣推驗。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鬥龍所競之石。其甌遭侯景之亂，不知所之。（出《梁四公記》）

【譯文】

天目山人全文猛，在新豐後湖觀音寺的西岸，得到一塊鬥那麼大的五色石頭。石頭的紋彩盤旋緊蹙，好像有夜光。全文猛以爲是神奇之物，就抱着它獻給了梁武帝。梁武帝很高興，讓把它放在大極殿旁邊。將近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這塊石頭忽然光芒四射，發出雷一樣的響聲。梁武帝認爲是不祥之兆，就召來傑公，把這石頭給他看。傑公說：「這是上界的活龍變成的石頭，不是人間的東西。如果用洛水的赤礪石和上酒，合成一種藥，用這藥把這石頭煮沸一百次，這石頭就變得柔軟可吃了。把它雕琢成飲食器皿，能使人延長壽命。這是有福有德的人才享用得了的。其中有聲的，龍就要下來取它。」梁武帝派人騎馬去取來赤色礪石，就像傑公說的辦法那樣，命工匠把石頭雕琢成盆，用來盛御膳。用這種盆盛的飯菜，格外香美，與衆不同。把雕琢剩下的石屑，又放到原來的地方。忽然有一天，一條紅色的龍，張牙舞爪地掉尾進入大極殿，抱着那些石頭就騰躍而去。梁武帝派人推求查驗此事，原來這塊五色之石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鬥龍競賽用的石頭。雕成的那個盆，遭到侯景之亂以後，就不知道哪兒去了。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長城乃仰公睺誤墮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圍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闢水，霏如輕霧，晝夜光明。遇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睺在洞百有餘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彷彿說得歸路，尋出之。爲吳郡守時，乃具事聞梁武帝。帝問傑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溪，一通枯桑島東岸。益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嘉。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鄉郎（「郎」原作「即」。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庾毗羅請行。傑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譚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宄也，可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於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龍。今龍化縣，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化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傑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謹齎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風雨召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數揚道義，許謐、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龍（許本、「龍」作「陽」）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髮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魚膠之，成二缶。火燒（「火燒」原作「大船」。據陳校本改）之，龍腦香尋亦繼至。傑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齎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辭去，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傑公。傑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鹹謂傑公虛誕，莫不詰之。傑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當其凹處，有臼（「臼」原作「舊」。據明抄本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珠蚌五，於時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異。對曰：「使其自適。」帝命傑公記蛇鶴二珠。鬥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曲宛轉。羣臣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傑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青如飴，食之香美。齎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嚥。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睺往不爲龍害之由，爲用麻油和蠟，以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同《梁四公記》）

【譯文】

太湖之中，洞庭山南有一個一百多尺深的洞穴。有一個叫仰公睺的人無意掉到洞裏，向旁邊走，升升降降五十多里，來到一所龍宮。龍宮周圍四五里，下邊有齊膝深的青泥，宮室門戶樣樣不少。龍用氣把水分開，霏霏然有如輕霧。白天黑夜都有光明。他來到宮門前。守門的是一條小蛟龍。小蛟龍張鱗奮爪地阻止他，他進不去。他在這洞中一百多天，喫青泥，味道象稻米。忽然有一天好像找到了一條回家的路，順着那路就出來了。他做吳郡太守的時候，把這事詳細地告訴過樑武帝。梁武帝就向傑公問起這事。傑公說：「這個洞穴分四條通道。一條通向洞庭湖西岸；一條通向蜀道青衣浦北岸；一條通向羅浮兩山間的穴溪；一條通向枯桑島東岸。東海龍王第七個女兒掌管龍王的珠藏，一千多條小龍在那裏衛護這些珍珠。龍怕蠟，喜歡美玉和空青石，嗜喫燕子。如果能派人前去，可以得到寶珠。」梁武帝聽了非常讚賞，就下詔徵求能去的人。要重賞。會稽郡鄮縣白水鄉有一個叫庾毗羅的青年男子要去。傑公說：「你上五輩的爺爺燒殺鄮縣東海潭的龍一百多頭，回來的路上被龍害死。你是龍家族的仇人，能去嗎？」毗羅承認這是事實，就拉倒了。這時候合浦郡洛黎縣的甌越族人羅子春兄弟兩個，上書說：「我家世代與陵水龍羅水龍通婚，我的祖先能馴化惡龍。晉簡文帝就讓我爺爺馴化過毒龍。現在的龍化縣，就是我爺爺的住宅。像郡的石龍，剛烈兇猛難以馴化，我爺爺把它馴化了。化石龍縣就是因爲這事得名的。東海南天台、汀川的彭蠡、石頭等名水中的大龍，都認識我的宗祖。也知道我是他們的子孫。請讓我去傳達皇帝的命令。」傑公說：「你家的朱龍石還在嗎？」羅子春說：「在，在。已經帶來了。」他就取出來給人看。傑公說：「你的這石頭只能制住一般的龍，不能制那爲龍王藏珠的龍。」又問道：「你有西海龍腦香嗎？」羅子春說：「沒有。」傑公說：「那你憑什麼制服龍呢？」梁武帝說：「事情還不大好辦呢。」傑公說：「乘大船到西海，可以找到龍腦香。從前桐柏真人宏揚道義，許謐、茅容乘龍，各得到桐柏真人贈送的制龍石十斤，現在還應該有，請派人求訪。」於是梁武帝命令四處求訪，在隱居在茅山華龍的陶弘景那裏弄到兩片制龍石。傑公看後說：「就是這種東西。」梁武帝命令百工，用於闐舒河裏的美玉，雕制了兩個小匣，用桐木灰把它磨光，找來宣州的空青，選出最好的，用海龜膠成兩個缶，用火燒一燒。不久又弄到了龍腦香。傑公說：「把蠟塗抹到羅子春兄弟二人的身上和衣佩上。」然後又讓兄弟二人帶上五百隻烤好的燕子上路。二人來到龍宮，守門的小蛟龍聞到蠟氣，趴在那裏不敢動。二人就拿出一百隻烤燕子賄賂他們，讓它們往裏通報。二人把最好的烤燕子獻給龍女。龍女喫過之後大加讚賞。二人又把玉匣和青缶獻上，詳細陳述了梁武帝的意思。洞中有一千歲的龍，可以變成人出入人間，完全可以聽懂時俗語言。龍女知道梁武帝這是以禮相待，就把三顆大珠，七顆小珠，一石雜珠送給梁武帝作爲回報。她讓羅子春兄弟二人乘着龍載着這些珠子回國，一頓飯的工夫就到了。龍回洞，羅子春獻珠。梁武帝大喜。能派使者與靈異來往，獲得天人的寶物，他當然高興。他把珠子給傑公看。傑公說：「那三顆大珠，其中一顆是天帝如意珠之下等珠，一顆是驪龍珠之中等珠；那七顆小珠，兩顆是蟲珠，五顆是海蚌珠，是人間的上等珠；那一石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值錢。」梁武帝讓所有的官員都來看。百官都說傑公說得荒誕不實，沒有不追問的。傑公說：「如意珠中最好的，夜光能照出四十多里；中等的能照十里；下等的照一里。所照到的地方，沒有風雨、雷電、水火、刀兵等各種毒癘。驪珠中最好的，夜光能照一百步。中等的十步；下等的只照亮一間屋子。光所照到的地方，沒有蟲蛇之毒。蟲珠，七種顏色，而多半是赤色，六條腿兩隻眼，在它的凹陷處，有鐵鼻狀的臼。蚌珠五種顏色，都有夜光，只能照出幾尺。沒有斑點的是上品，有斑點的是下品。五隻珠蚌，可以同月一起盈虧。蛇珠能羅致來珠子。所謂隋侯之珠，羣珠來聚，說的便是此事。人們又問蛇珠與鶴珠有什麼不同。傑公說：「讓它們自己來表明吧。」梁武帝讓傑公記一下哪些是蛇珠，哪些是鶴珠。一斗多雜珠，散放在殿前。弄來大黃蛇十條，黑鶴十隻，把它們佈置在珠子中間。於是，鶴銜起一顆珠子鳴舞徘徊，蛇銜起一顆珠子盤曲宛轉。羣臣看了，沒有不歎服的。梁武帝又把如意、龍、蟲等各種珠子拿出來，光照的遠近，都和傑公說的一樣。羅子春在龍宮喫的東西，如花似藥，如青似飴，喫起來特別香美。他帶回來一些，讓人間的陽光一曬，熱風一吹，竟然像石頭一樣堅硬，不能咬動了。梁武帝命人把這些東西藏到祕府裏，讓羅子春做了奉車都尉，讓他弟弟做了奉朝請，賜給他們各一千匹布帛。後又追訪仰公鄮到龍宮去而沒被龍害的原因，原來他用麻油和蠟做了照魚衣，是身上有蠟氣的原因。

梁武后

梁武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後已化爲毒龍，煙焰沖天，人莫敢近。帝悲嘆久之，因冊爲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出《兩京記》）

【譯文】

梁武郗皇后性情妒忌。武帝剛登基，還沒有來得及辦理冊封的事，於是郗皇后便非常憤怒，忽地投到宮殿庭院裏的一口井中。大夥跑過去救她時，她已經變成一條毒龍，煙焰沖天，誰也不敢靠近。武帝悲嘆了好久，就冊封她爲「龍天王」，就在井上立了供奉她的祠堂。

劉甲

宋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能闇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雲，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玄。又說人之災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門。雲：「魔邪尋至，凡着道服，鹹勿納之。」真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真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蘇。問以諸事，皆雲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爲宣氏妻。（出《渚宮舊事》）

【譯文】

宋劉甲住在江陵。元嘉年中，他的女兒十四歲，姿色端莊秀麗。她沒有讀過佛經，有一天卻忽然能暗暗地背誦《法華經》。她住的屋裏，不久便出現奇異的光。她說，她已經得了正覺，應該做二七日的齋戒。她家爲她設置了高座，設立了寶帳。她登上寶座，講的話都很深奧。又講人的災祥禍福，各種事都很靈驗。遠近的人都很敬佩她。解衣投寶的，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親自率領僚屬來觀看。經過十二天之後，有一個叫史玄真的道士說，這是一種怪邪現象。他急急忙忙地趕來。她已經知道了，派人守住門，說：「不久將有妖邪之類到來，凡是穿道服的，全都不讓進來！」史玄真換了衣服突然進入。她起初還大聲地喝罵。史玄真便直接走上前去，把水灑到她身上。她頓然氣絕，過了許久才醒。醒後人們再問她各種事情，她便什麼都說不記得了。史玄真說，這是被龍魔住了。從此以後她恢復正常，嫁給宣氏爲妻。

宋雲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三（明抄本「三」作「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泛殺商人。果阤王聞之，舍位與子，向鳥場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咒龍。龍化爲人，悔過向王。王即從之。（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時，宋雲出使西域。走到積雪山，見山中有大池，池中有毒龍。以前三百商人在這池邊止宿，正趕上毒龍憤怒，就把這三百人全都泛水淹死了。果阤王聽說這事以後，把王位讓給兒子，自己到鳥場國去學婆羅門咒語。四年之中，他很好地掌握了那咒語的法術，就歸國恢復了王位，到池邊去咒那毒龍。毒龍變成人，向國王表示悔過，國王就把他放了。

蔡玉

弘農郡太守蔡玉以國忌日於崇（「崇」字原空缺，據陳校本補）敬寺設齋。忽有黑雲甚密，從東北而上，正臨佛殿。雲中隱隱雷鳴。官屬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赤衣，兩童子青衣，俱從雲中下來。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長丈餘，仰擲雲中。雷聲漸漸大而下來。少選之間，向白蛇從雲中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雲氣轉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離地數寸。一童子從下又拔出一白蛇長二丈許，仰擲雲中。於是四童子亦一時騰上，入雲而去。雲氣稍高，佈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霪，至晚方霽。後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許，不當本處。寺僧謂此柱腹空。乃鑿柱至心，其內果空，爲龍藏隱。（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弘農郡太守蔡玉，在全國的忌日這一天到崇敬寺設齋，忽然有濃密的黑雲從東北而上，正臨近佛堂。雲中有隱隱的雷鳴。官屬們還沒有行香，一齊站在殿前，仰着頭往雲上看。他們看見兩個紅衣童子和兩個青衣童子，都從雲中下來。兩個紅衣童子先來到殿西南角的柱子下，抽出一條一丈多長的白蛇。他們把蛇仰擲到雲中，雷聲漸漸變大而滾動下來。不多一會兒，剛纔扔上去的那條白蛇從雲中直貫下來，回到所出的柱子下。於是雲氣變低，着地。青衣童子就下來走邊柱子，一個人把柱子捧起來，讓柱子離地幾寸。另一個人就從柱子下又拔出一條兩丈左右長的白蛇，也仰擲到雲中。於是四個童子也同時騰身而起，隱入雲中。雲氣漸漸升高，佈散滿天。到了夜晚，雷雨大作，一直下到第二天晚上才晴天。後來人們去看那殿柱的根部，竟偏離半寸左右，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廟裏的和尚說，這樁子是空的。於是就鑿柱子到柱心，一看，果然是空的，是龍的隱藏之所。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遂之。會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因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牆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諮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愳。」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蓆裀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系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逾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靸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繫於鞍前。戒曰：「郎乘馬，無勒（「勒」原作「漏」，據陳校本改）銜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勿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慚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鬥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出《續玄怪錄》）

【譯文】

唐衛國公李靖，地位低下時，曾經到靈山中打獵，喫住都在山中。山村裏的老人們對他的爲人感到驚奇，常常給他一些豐厚的饋贈，年頭越久饋贈越多。有一天他忽然遇上一羣鹿，就去追趕。追到天黑，要舍不追又不能，不多時便在陰晦中迷失了道路，茫茫然不知何處是歸路。他悵然而行，心裏就非常沉悶。忽然望見遠處有燈火，就急忙馳馬過去。到那一看，竟是朱門大戶，牆宇煞是高峻。叩門叩了好半天，有一人出來問他幹什麼。李靖便說迷失了道路，想借住一宿。那人說：「我家郎君出去了，只有太夫人在家，留宿應該說是不行的。」李靖說：「請問一下試試。」那人便進門去報告。接着又出來說：「夫人起先不想答應，但是因爲天氣陰黑，你又說迷了路，就不能不留你了。」於是邀李靖進了客廳。過了一會兒，一位婢女出來說：「夫人來了。」他一看那夫人，年紀有五十多歲，青裙素襖，神氣清雅，宛如士大夫之家。李靖上前拜見。夫人答拜說：「兩個兒子都不在家，不該留宿，但是現在天色陰晦，又迷失歸路，這兒不留你，還讓你上哪兒去呢？但是這是山野人家，兒子回來時，也許是半夜，而且還大吵大叫，你可別怕。」然後就喫飯。飯菜都很鮮美，但是多半是魚。喫完飯，夫人進屋，兩個婢女送來牀蓆被褥。這些東西都帶香味，富麗奢華。二婢女鋪好牀閉戶而去。李靖想到了山外，夜裏到來又吵鬧的是什麼東西呢？越想越怕，不敢入睡，端坐在那裏聽外面的動靜。將近夜半，聽到很急的敲門聲，又聽一個人答應，說：「天符，報大郎君應該行雨。此山周圍七百里，五更天下足，不要遲慢，不要暴厲。」應者接過天符進屋呈報。聽夫人說：「兩個兒子都沒有回來，行雨的符到了，絕對推辭不得。不按時就被責罰。即使去報告，也已經晚了。僮僕沒有擔當專職的道理，該怎麼辦呢？」一個小婢女說：「適才見客廳裏的客人不是一般人，何不去求他呢？」夫人挺高興，親自來叩門說：「您醒着嗎？請暫且出來一下。」李靖答應着，從階上走下來。夫人對他說：「這不是人的住處，是龍宮。我大兒子到東海去參加一個婚禮，小兒子去送他妹妹去了。恰好接到天符，按次序應該行雨。總計兩處的雲程，合起來超過一萬里。去報告來不及，求別人代替又很難求到，就想要麻煩您一小會兒，怎樣呢？」李靖說：「我是俗人，不是能乘雲駕霧的，怎麼能行雨，有辦法可以教給我，我聽吩咐就是了。」夫人說：「如果能照我的話做，沒有不行的。」於是就命人備好青驄馬牽過來，又命人取來雨器。原來雨器就是一個小瓶。這小瓶被系在馬鞍之前。夫人囑咐說：「您騎馬，不要勒馬的銜勒，要讓它隨便走。馬跑的時候，地上發出嘶鳴聲，你就從瓶中取出一滴水，滴到馬鬃上。一定不要滴多了。」於是李靖上馬騰騰而行，越走越高，不知不覺已來到雲層之上。風急如箭飛，暴雷腳下響。於是他就隨着馬的跳躍，就開始滴水。然後就閃電大作，烏雲撥開，他望見了他寄住的那個小山村。他想：「我打擾這個村太多了，正感他們的恩德，愁沒辦法報答，現在很久沒下雨了，莊稼苗將旱死，而雨就在我手裏，難道還能捨不得給嗎？」想到一滴不好乾什麼，就連下了二十滴。不大一會兒就下完了。他騎馬回來，見到夫人在廳裏哭了。夫人說：「你怎麼錯得這麼厲害？本來約好了下一滴，爲什麼私自下了二十尺雨？這一滴，就是地上的一尺雨啊！這個村半夜的時候，忽然間平地水深二丈，哪還有人？我已經受到責罰，捱了八十大板了！」但見她的後背，滿是血痕。她的兒子也被連坐。怎麼辦？李靖又慚愧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夫人又說：「您是人世間的凡人，不懂得雲雨的變化，實在不能怨您。只怕龍的軍隊來找嚇着你，您應該馬上離去，但是如此麻煩您，沒有什麼報答您，山裏沒有別的，有兩個小奴送給您吧。一塊領走也可以，單領一個也可以。由您選擇吧！」於是讓二奴出來。一個從東廊下走出來，儀表容貌和悅可親；一個從西廊下走出來，憤氣勃然，怒目而立。李靖心裏想：「我是一個打獵的，不怕鬥猛之事。現在只領一奴，要是領那個笑臉的，人家就會以爲我膽小。」於是他說：「兩個都領卻不敢，夫人既然相贈，我就領這個生氣的吧。」夫人笑着說：「您的欲求也就這樣了。」於是就作揖與他告別。那小奴也跟着他走出來。出門才幾步，回頭看宅舍全無。又扭頭去問小奴，小奴也不見了。他只好獨自尋路而歸。等到天明，望一眼那個小村，汪然一片大水。大樹只露出樹梢，不再有人。這以後，李靖居然當了大官，指揮軍隊平定了賊寇之難，立下了蓋世的大功。但是他始終沒達到相位。只怕是沒領到那小奴的原因吧？人們都說「關東出相，關西出將」，難道那二奴一個從東廊出一個從西廊出是暗喻將相？之所以叫做奴，也是人位在下的象徵，假如把兩個小奴都領走，那就將既做將又做相了。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龍二

柳毅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中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御。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托，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祗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月餘」原作「曰餘」。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橘社。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而設拜（明抄本「毅而設拜」作「既而對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闇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環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鑑（「能鑑」原作「診堅」，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吒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欸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系。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怒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侄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扌爲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曏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撫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鈚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太悅，錫以絝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鹹以綃彩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卷，義士可殺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嶽，泄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須，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曏者詞述狂妄，搪（「搪」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暌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嘆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鹹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經歲餘」原作「然君與餘」。據明抄本改）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逾月，乃濃飾換服。召親戚相會（明抄本、陳校本「親戚相會」作「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餘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明抄本、陳校本「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八字原作「非姻好何以」五字）爲憶。」妻曰：「餘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暌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餘之父母，乃喜餘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鹹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餘（明抄本、陳校本「感餘」作「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明抄本、陳校本「相生」作「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爲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籲！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鹹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綵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發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出《異聞集》）

【譯文】

唐朝儀鳳年間，有一個叫柳毅的書生赴京趕考落第，要回湘濱，想到涇陽還住着自己的同鄉，就前去告別。走了六七里路程，突然間鳥起馬驚，馬就飛快地跑到旁邊的岔道上去了。又跑出六七里才停下。這時他看到一個女人正在道旁牧羊。柳毅感到奇怪，仔細一看，那女子竟是殊絕之色。但是她的俏臉愁苦不舒，她的巾袖污穢無光。她凝神而立，好像在等盼什麼。柳毅問她道：「你爲什麼如此憂傷呢？」女子這才痛苦地致謝，哭泣着回答說：「我很不幸，今蒙垂問，使你受辱，但是怨恨至極，也就不能羞愧退避了，請聽聽我的不幸遭遇吧。我是洞庭龍君的小女兒，由父母作主嫁給涇川龍王的兒子。但是我的丈夫玩樂無度，被婢女奴僕迷惑，對我一天比一天差，我就把這事告訴了公公婆婆。公公婆婆溺愛他們的兒子，不能把他管住。等到我說的次數多了，要求更迫切的時候，這又得罪了公公婆婆。公公婆婆就把我趕到這裏來了。」說完，她抽抽搭搭地哭泣，不勝悲切。又說：「洞庭到這，也不知隔了多遠。長天茫茫，連封書信都不能通。心裏頭孤獨絕望，也不知有多麼悲哀。聽說你要回到吳地去，如果能祕密地去通知洞庭，或者把一尺家書交付給侍者，說不定我還真就有救了呢！」柳毅說：「我是個講義氣的人，聽你如此一說，血往上撞，恨自己沒有翼翅，不能振飛，這還說什麼可不可以呢！但是洞庭湖是深水，我行於塵埃之間，難道可以前去致意嗎？只怕路途一顯一晦不相通達，辜負了你的委託，又違背了你的誠心。你有什麼法術，可以教給我。」女子哭着表示感謝，說：「此事的重要不再說了。如果能得到我家的一點回音，我就是死了也要感謝你。可你現在還沒有答應，我怎麼敢說？如果你是已經同意了才問的，那麼我告訴你，洞庭和京城，沒什麼兩樣。」柳毅讓她說清楚些。她說：「洞庭的南邊，有一棵大桔樹，鄉里人叫它社桔。你應當解去此帶，用它捆紮別的東西，然後敲桔樹三下。當有人出來問你的時候，你就跟着往裏走，那就什麼障礙都沒有了。希望你除了傳書捎信而外，我誠心誠意地全都講出來，全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說話不算數啊！」柳毅說：「你就放心好了！」龍女於是就從衣襟裏取出一封書信，拜了兩拜把書信交給柳毅。她望着東方愁泣，泣不成聲的樣子。柳毅見了，心中也好不悲切。他把書信揣起來，就又問道：「我不知道你放羊有什麼用，難道神祗也宰殺生靈嗎？」龍女說：「這不是羊，是雨工。」「什麼是雨工？」龍女說：「雨工就是雷霆之類的東西。」柳毅仔細看那些羊，羊的行動與其它羊很不一樣，但羊的大小以及羊角羊毛與別的羊完全一樣。柳毅說：「我是送信人，日後你回到洞庭，可不要把我忘了，不見我呀。」龍女說：「怎麼會呢，我們應該像親戚那樣，常來常往。」說完，柳毅作別東去。走了不到幾十步，回頭望龍女和羊，全都不見了。那天晚上，來到城裏告別了朋友，一個多月之後便回到家鄉，就到洞庭察訪問。洞庭湖的南面，果然有一棵社桔樹。於是他就改換了衣帶，面對着桔樹，拍打了三下。不大一會兒，水波間出現一個武夫，他拜問柳毅說：「貴客是從哪裏來的？」柳毅不告訴他實話，說：「我是跑來拜訪龍王的。」於是，那武夫在前邊揭水指路，拉着柳毅往裏走。他對柳毅說：「你應該閉上眼睛，一會就到了。」柳毅照他說的去做，果然不一會兒就來到龍宮。睜眼一看，樓臺殿閣，門戶千萬，奇花異草，無所不有。那武夫就讓柳毅在一間大廳的一角停下，說：「你在這等着。」柳毅說：「這是什麼地方？」武夫說：「這是靈虛殿。」柳毅仔細觀瞧，則是人間的各種奇珍異寶，全都陳列在這裏。柱是用白璧雕成的；牆是用青玉砌起的；牀是用珊瑚做成的；簾子是用水精做成的；在翠楣上雕飾着琉璃；在虹棟上裝飾有琥珀。建築之宏偉，雕飾之精巧，不可言喻。然而龍王久久不到，柳毅便對武夫說：「洞庭君在哪呢？」對方說：「我們龍王正在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不一會兒就能完。」柳毅說：「什麼是大經？」武夫說：「我們龍君是龍，龍以水爲神，拿一滴水可以包容陵谷；道士是人，人以火爲神聖，用一盞燈就可以燒掉阿房宮。但是靈用之道不同，玄化之理各異。太陽道士精通於人間道理，我們龍君邀他來講聽。」剛講完，宮門打開，只見一人身披紫衣，手執青玉出現在那裏。武夫跳起來說：「這就是我們龍王。」於是他就到龍王面前稟告。龍王望着柳毅問道：「難道你不是人間的人嗎？」柳毅回答說：「我是。」柳毅下拜。龍君也下拜。龍君讓柳毅入座，對柳毅說：「水府幽深，寡人愚昧，敢問夫子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事嗎？」柳毅說：「我是大王的同鄉，生長在楚地，遊學於秦地，前些日子赴考不中，走到涇水邊上，看到大王的愛女在野外牧羊，風吹玉環，雨澆兩鬢，窘迫得令人目不忍睹。於是我就問她。她對我說，因爲夫婿對她不好，公婆不管，以至於到了這種地步。她講話的時候涕淚淋漓，確實令人傷心。她請求我來送一封信，我就答應了，所以我纔來到這裏。」於是柳毅取書信交給龍王。龍王看完信，用袖子捂着臉哭道：「這是老爹爹的罪過呀！我成了聾子和瞎子，不能親自過問女兒的情況，致使一個柔弱的女孩子，在遙遠的異地遭受迫害。你是一個行路之人，竟能以此事爲急，天高地厚之恩，永不敢志！」說完，又哀嘆半天，左右的人也都跟着流淚。這時候有一個侍者來到龍王面前，龍王把書信交給他，讓他送到宮中去。不多時，宮中上下全都慟哭失聲。龍王喫驚地對左右說：「趕快告訴宮中，不要哭出聲來，恐怕被錢塘聽了去就得出亂子。」柳毅問：「錢塘是什麼人？」龍王說：「是我弟弟，以前是錢塘君，如今則已經把政權交與他人了。」柳毅問：「爲什麼不讓他知道？」龍王說：「因爲他勇猛過人。以前堯帝那時候遭洪水九年，就是他一生氣乾的。近來與天將不如意，填塞五山。上帝因爲我略有一點恩德於古今，就寬恕了他的罪過，但還是把他拘留在我這裏。所以錢塘的人，天天等着他回去呢。」話還沒完，忽然有大聲傳來，天搖地動，宮殿抖顫，雲煙奔湧，霎時有一條一千多尺長的赤色臣龍，瞪着雷電一樣大眼，張着血盆一樣的大口出現了。鱗和鬣火一樣紅。脖子上套着重鎖，鎖連着玉柱。千震萬霆，前後左右滾響，風雪冰雹，一時大作，於是向青天飛去。柳毅嚇得倒在地上，龍王親自把他扶起來說：「不要怕，本來無害。」柳毅老半天才稍微安定下來，於是就向龍王告辭，說：「我希望能活着回去，以避免他再來。」龍王說：「一定不會的。他去的時候是這個樣子，他回來的時候就不是這樣子了。請暫留一時，讓我略表情意。」於是就擺下酒宴，熱情款待。不長時間，和風吹來，祥雲飄動，喜氣融融，旗幡招展，簫鼓相隨，絲竹悅耳，紅妝千萬，笑語連連。後邊走着一人，神態自若，玉珮滿身，衣裙華麗。走近一看，正是先前託自己捎信的那一位。但是她若喜若悲，零淚成串。一會兒，紅煙從她的左邊冒出，紫氣從她的左邊飄來。香氣繚繞，她便進入宮中。龍王笑着對柳毅說：「涇水的被囚之人到了。」龍王也告辭回到宮中。片刻間，又聽到怨恨叫苦之聲，久而不止。過了一會兒，龍王又出來，和柳毅一起飲食。又有一人身穿紫衣、手執青玉，神貌重重，立在龍王左右。龍王對柳毅說：「這就是錢塘。」柳毅起身上前拜見。錢塘也還禮相迎。他對柳毅說：「我侄女不幸，被頑童凌辱，多虧您信義昭彰，不遠萬里來送信，不然，這時候已變成涇陵之土了。蒙受大恩大德，用言詞是不能完全表達出內心的感激之情的。」柳毅謙虛地退讓，辭謝，畢恭畢敬。然後，錢塘回頭向兄長報告說：「剛纔，我是辰時從靈虛殿出發的，巳時到了涇陽，午時在那打了一仗，來時回到這裏。這中間，我還馳到九天，把事情告訴了上帝。上帝知道侄女的冤屈，寬恕了她的過失，所以我到涇陽去問罪，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我剛腸激發，沒來得及告辭，驚擾了宮中，又忤犯了賓客，心中又愧又怕，不知還有什麼過失。」於是他退而再拜。龍王說：「一共殺了多少人？」錢塘說：「六十萬。」又問：「傷了莊稼沒有？」回答說：「八百里。」龍王又問：「那個無情郎在哪？」錢塘說：「讓我吃了。」龍王安慰他說：「那頑童做出這等事，實在是不可忍受。但是你也做得太魯莽了。仰仗上帝顯聖，體諒她的大冤。不然，我怎麼推辭呢？從此以後，不要再這麼幹了。」錢塘又拜。這天晚上，就讓柳毅宿在凝光殿。第二天，又在凝碧宮設宴招待柳毅。會見親戚朋友，擺設宏大的樂隊，各種美酒糖果應有盡有，各種樂器，各式旌旗，各樣兵器應有盡有，右邊有一萬人隨樂起舞。有一個人上前報告說：「這是錢塘的《破陣》樂。」旗幡透着豪傑之氣，勇猛異常，見了令人戰慄，在座的人看了，毛髮都豎起來。左邊有一千名女子跳舞，羅綺珠翠，重石絲竹。一女子上前報告說：「這是《貴主還宮》樂。」清新的樂聲輕柔宛轉，如訴如慕。在座的人聽了，不覺淚下。兩邊的舞蹈結束之後，龍王十分高興，賜絝綺獎勵跳舞的人們。然後，大家依次坐好，縱酒娛樂。酒酣，龍王拍着坐席唱道：「高天蒼蒼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啊，怎麼能思量？狐神鼠聖啊，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啊，其誰敢當？威謝真人啊，信義長，令我骨肉啊，還故鄉。齊說慚愧啊，何時忘？」龍王唱完，錢塘又唱道：「上天配合啊，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啊，彼不當夫。心中辛苦啊，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啊，雨雪羅襦。靠明公啊傳素書，讓骨肉啊家如初，永說珍重啊無時無。」錢塘歌罷，龍王也站起來，二人一起捧杯來到柳毅面前，柳毅恭敬不安地接過杯子，喝完之後，又回敬了兩杯，然後唱道：「碧水悠悠啊，涇水東流。傷美人啊，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啊，以解君憂。哀冤果然昭雪啊，還處重玉之優。承受和雅啊感甘饈，家中寂寞啊這裏難久留，想要離去啊心裏多悲愁。」他唱完，在座的都呼萬歲。於是，洞庭龍王和錢塘龍王各出一物，一個是盛有開水犀的碧玉箱，一個是盛着照夜璣的紅珀盤，二人一塊捧給柳毅。柳毅先辭謝後接受。然後，宮中之人，全都向柳毅送來珠寶絲帛等禮物，重重疊着，光彩煥然。不一會，他就被前前後後堆積如山的禮物埋沒了。柳毅看看四面的人，不斷地說話，不斷地微笑，不斷地揖手致謝。等到酒興極濃之時，柳毅辭席，又在凝光殿住了一宿。次日，又在清光閣宴請柳毅。錢塘龍王借酒遮臉，對柳毅說：「沒聽說『猛石可裂不可卷，義士可殺不可羞』嗎？我有幾句心裏話，想要對你說一說。如果可以，那咱們就都在雲霄；如果不行，那就都成糞土。你認爲如何呢？」柳毅說：「請講。」錢塘說：「涇陽的妻子，就是洞庭龍王的女兒。她性情淑雅相貌美麗，被九姻推重，不幸被壞蛋凌辱。現在那壞蛋已經沒了，想要與你結爲親戚，使受恩的知恩，讓懷愛的能愛，這不是君子有始有終的做法嗎？」柳毅肅然站起，忽然笑着說：「實在不知道錢塘君如此謹小慎微。我剛開始時聽說您跨九州，懷五嶽，發泄憤怒。又看到您掙斷重鎖、拉倒玉柱，去救急難。我以爲剛烈耿直，沒有能趕上你的。犯法的不避死，感動的不貪生，這是真正的大丈夫的志氣。爲什麼音樂正優美，賓客正和諧，不顧君子之道，以威力強加於人呢？難道這是我平素希望的嗎？如果在洪波之中，在玄山之間遇上您，您鼓起鱗片和長鬚，披着雲和雨，用死來逼迫我，我就會視您爲禽獸。現在，你身穿錦衣，頭頂高帽，坐在這裏談論禮義，盡五常的志性，負百行的微旨，即使是人間的賢傑，也比不上你，況且你還是江河裏的靈類呢？而你想要以蠢大的身軀，勇猛的性情，憑藉着酒氣，強迫別人，難道這是正直的嗎？況且我的氣質，不足以藏到你的一甲之間，但是我敢於以不屈服的決心，勝過你不道德的霸氣。希望你三思。」錢塘龍王於是尷尬地說：「我從小生長在宮中，沒聽過正論，剛纔說話狂妄，搪突了高明，退回來自我審視，可謂罪大惡極，希望你不要因爲這一不愉快的事情發生而疏遠就行了。」那天晚上又歡宴，音樂如舊，柳毅和錢塘龍王成了知心朋友。第二日，柳毅告辭要回家，洞庭龍王的夫人在潛景殿宴請柳毅，男女僕妾等全都不在場，夫人哭着對柳毅說：「我的親生骨肉受您的深恩，遺憾的是還沒有很好報答，就到了告別的時候。」於是讓前涇陽女當席向柳毅下拜致謝。夫人又說：「現在一別，難道還有再相遇的日子嗎？」柳毅雖然當時沒有應允錢塘王的提親之請，但是現在，他很有嘆恨的表情。宴罷相別，滿宮人都很悽然。贈送的珍寶，盡難述說。柳毅於是循着來路走回岸來，有十幾個人擔着東西跟在他身後。到家之後，那十幾個人才離去。柳毅就到廣陵珠寶店去，出賣他帶回來的寶貝，賣了還不到百分之一，錢數已足夠一兆。所以淮西的富戶都以爲不如他。他就娶了一個張氏女爲妻。又娶了韓氏。幾個月後，韓氏又死了。他搬家到了金陵，常因爲沒有妻室而感慨，有的人就爲他另謀配偶。有一個媒人告訴他說，有一個盧氏女，是范陽人。她父親叫範浩，曾經是清流縣令，晚年喜歡道教，獨自各地周遊，如今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她母親姓鄭。前年她嫁到清河的張家，不幸姓張的丈夫早死。母親可憐她年紀還小，愛惜她賢慧漂亮就想再選好郎君配她，不知柳毅有沒有意。柳毅就選擇了好日子舉行婚禮。男女兩家都是豪門富戶，典禮所用之物，儘量地豐盛，金陵的各界人士，沒有不敬仰的。一個多月之後，柳毅晚上進屋，見自己的妻子很像龍女，而且比龍女還豐腴美豔。於是就和她談起他與龍女的事。妻對他說：「人世間哪能有這樣的道理呢？」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妻子爲他生下一子，他就更看重妻子了。孩子滿月，就給孩子修飾打扮換上衣服，召集親友相會。這期間，妻子對柳毅說：「你不記得我的過去了。」柳毅說：「過去我爲洞庭龍王的女兒傳書，至今還記憶猶新。」妻子說：「我就是洞庭龍王的女兒啊！涇川的冤枉，你使我得到昭雪。我蒙受你的恩情，決心求報。等到我的叔父錢塘龍王提親你不應允，就離開了。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要把我嫁給濯錦龍王的小兒子，但是我的決心難以改變。父母之命也難違。被你拒絕之後，分處兩地沒有相見之期，而當初的冤情，雖然能告之於父母，卻不能滿足報恩的願望，就又想跑來向你表白。正趕上你幾次娶親，先娶張氏，又娶韓氏，等到張韓二人相繼早亡，你搬家到這裏，所以我的父母就成全了我報答你的心願。今天能夠侍奉你，一定要白頭到老，死而無恨。」於是就嗚咽啼泣，淚如雨下，對柳毅說：「才成親的時候我沒說實情，是因爲知道你沒有重色之心。至今天才說，是因爲知道你有感動於我的意思。婦人微薄，不值得你立下永遠對我好的決心，所以就藉着你的愛子，來託付我的一生。不知你意下如何，心裏又愁又怕，不能自解。你把我的書信接到手的時候，笑着對我說：『日後回到洞庭，一定不要避而不見我。』實在不知道那個時候，你難道就有意於今天的事了嗎？後來叔父向你提親，你堅決不應，你是確實不願意嗎？還是因爲生氣呢？你說說好嗎？」柳毅說：「這好像是命裏註定的。我當初在涇陽之野見到你時，見你受冤抑鬱而憔悴，確實有不平之心，心裏想的只是幫你昭雪冤恨，沒想別的。對你說『一定不要避而不見』的話，是偶然說出來的，哪有什麼想法？等到錢塘逼迫我的時候，只是因爲沒有那樣的道理，才把我激怒的。當初我就是以正義的行爲爲決心，哪有用幫了人家逼人家作妻的道理呢？這是一個不可。我平素善於以恪守真誠爲志尚，難道能委屈了自己又心安理得嗎？這是第二個不可。當時紛紛互相敬酒，我因爲直率地抒發胸臆，只圖痛快，來不及避害。但是要分別的時候，見到你有依戀的表情，我心裏就特別後悔。但是終於因爲人事的限制，不能報謝。唉，今天你是盧氏，又住在人間，那麼我當初的想法不用疑惑了。從此以後，咱們永遠相親相愛，心裏沒有絲毫的顧慮了。」妻子被深深感動，嬌泣良久不已。過了片刻，妻子對柳毅說：「不要因爲我不是人類，就以爲我沒有情意，我本來就知道應該報答。龍的壽命是一萬歲，現在我和你一樣了。水陸兩地沒有不能去的地方，你不要以爲荒唐。」柳毅讚歎說：「我不知道什麼是皇帝的客人，卻又能喫到神仙的酒宴！」於是夫妻共同到洞庭探親，到了之後，賓主的盛禮難以紀得周詳。後來他家住在南海，將近四十年，他家的屋宇、車馬、珍寶、物玩，即使是侯伯之家，也無法相比。柳毅的族人全都沾光受惠。一年年過去，卻不見柳毅衰老。南海的人們，沒有不驚異的。到了開元年中，皇上有意於神仙之事，到處求索道術，柳毅不得安寧，就和全家一起歸居洞庭。一共十幾年沒人知道他的蹤跡。到了開元年末，柳毅的表弟薛嘏是京畿令，貶官東南路過洞庭，大白天裏向水上一望，但見青山從水中升起。船上人都望着說道：「這本來沒有山，恐怕是水怪吧？」指顧之間，山和船接近了，就一條綵船從那山中駛來，迎着薛嘏就發問。其中有一個人喊他說：「柳公等着你呢！」薛嘏恍然記起柳毅，就急忙跑到山下，抓着衣襟急急忙忙上了山，見上面有一所宮闕和人間一樣，柳毅站在宮室之中，前邊排列着樂隊，後邊羅列着珠翠，古玩珍寶之多，比人間多出許多倍。柳毅的談論更加玄奧，容顏更加年少。一開始在牆下迎接薛嘏。他拉着薛嘏的手說：「咱倆才分別不長時間，而你的毛髮都黃了！」薛嘏笑着說：「你是神仙，我是枯骨，這是命啊！」柳毅於是就拿出五十丸藥來送給薛嘏，說：「此藥一丸，可增壽一歲。歲數滿了你再來，不要久居人世，自己苦自己。」歡宴之後，薛嘏就辭行。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蹤跡。薛嘏常把這事告訴別人。大概四十年以後，薛嘏也不知去向。隴西李朝威敘述這事並嘆道：「五蟲一定以靈者爲長，有別於這裏見到的。人是裸蟲，而去相信鱗蟲。洞庭龍王胸懷博大率直，錢塘龍王迅疾磊落，應該有所繼承。對薛嘏只詠歎而未作詳細記載，只有他可鄰近仙境。我認爲有意義，就寫了這篇文章。

卷第四百二十　　龍三

俱名國 釋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峴 齊浣 沙州黑河 興慶池龍 井龍 旃然 龍門

俱名國

僧祗律雲，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名國。有一商人在澤中牧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離車穿鼻牽行。商人問離車：「今汝牽此龍何用？」雲：「我將殺而爲啖。」商人慾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許。商人即放龍令去。既而復慮離車追逐，復捕取放別池中。龍忽變爲人，語謂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大德。」商人答言：「龍性率暴，嗔恚無常，或能殺我。」答雲：「不爾。前人系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我受菩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君今施我壽命，顧當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掃除。」商人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系在一處。因問汝爲何被系。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爲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系。」龍女俄出，呼商人入宮坐寶牀上。龍女言：「龍中有食，能盡壽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須欲閻浮提食。」即時種種飲食俱備。商人問龍女：「此龍何故被系？」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乃言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復言曰：「不得直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寶物莊嚴飾宮殿，即問：「汝有如是莊嚴，因受菩薩何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謂生時、眠時、淫時、嗔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爲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復言汝閤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以八餅金與父母。曰：「此是龍金。」說己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重；況持大齋，受福寧小？（出《法苑珠林》）

【譯文】

和尚祗律說，佛住在舍衛城的南方。有一個叫「大林」的都城，當時有一個商人趕着八頭牛到北方的俱名國去。有一個商人在水窪地裏牧牛。那時有一個叫離車的人撲龍殺肉喫。離車捕到一條龍，就穿着龍鼻子牽着走。商人問離車；「現在你牽着這條龍有什麼用？」離車說：「我要殺了喫。」商人想用一頭牛交換那條龍。離車要商人交出八頭牛才肯交換。商人就把龍放了，讓它離去。然後又想到離車會來追趕，就把龍又捕來放到另外的池子之中。龍忽然變成了人，對商人說：「你救了我一命，現在想要報恩。你可以和我一起入宮，報達你的大恩大德。」商人回答說：「龍的脾氣又直爽又暴躁，喜怒無常，也許能殺害我。」龍回答說：「不會的。前邊那個人拴我，我的力氣完全可以殺死那個人，但是我受菩薩規範，完全沒有殺心，何況你現在救了我的性命，怎麼能加害？如果你不去，請在這裏少住，我先去掃除。」商人後到龍宮，見龍門旁邊，兩條龍被綁在一處，於是就問：「你們爲什麼被綁呢？」兩條龍回答說：「這裏的龍女半月之中，有三天受齋法，我們兄弟兩個守護此龍女，守護得不夠牢固，被離車捉了去，因此我們被綁了起來。」不一會兒龍女出來了，迎商人入宮坐到寶牀上。龍女說：「龍中有一種能使壽命達到極點而消化的食物。有二十年消化的，有七年消化的，有閻浮提人喫的。不知你想要什麼樣的食物？」商人說他要閻浮提人喫的食物。當時種種飲食全都具備。商人問龍女：「這兩條龍爲什麼被綁？」龍女說：「這兩條龍有過錯。我想殺他們。」商人說：「你不要殺他們。」龍女說不行，應該殺。商人說：「你放了他們，我才能喫飯。」又說道：「不能直接放，應當罰六個月，扔到人間去。」商人見龍宮中，宮殿很莊嚴，用寶物裝飾着，就問：「你有如此莊嚴的龍宮，爲什麼還要接受菩薩的約束呢？」回答說：「我們龍的規矩中，有五種情況最苦。哪五種情況呢？是出生的時候、睡眠的時候、淫雨的時候、嗔怒的時候、死亡的時候。一天當中，要三次通過皮肉落地，熱沙簇身。」商人說：「你想要追求什麼呢？」龍女回答說：「我想到人道中生存，因爲畜生苦於不知道法度，所以我想跟着如來出家。」龍女當時給了商人八餅金，說這些金子足夠你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的了。還讓他閉上眼睛，用神變之法把他送回本國。商人把八餅金交給父母，說：「這是龍金。」說自己再活一輩子也用不完。他當時想到不能不做善事，暫時救了龍女，報恩還如此之重，何況久持大齋，受福難道會小嗎？

釋玄照

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鵲谷，操行精愨，冠於緇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既講于山中，雖冱寒酷熱，山林險邃，而來者恆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須皓白，容狀瑰異，虔心諦聽。如此累日。玄照異之。忽一旦，晨謁玄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爲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陽經時，國內荒饉，可致甘澤，以救生靈。即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爲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玄照曰：「願聞其說。」三叟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着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已籍於帝宮，誠爲貴真也。如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即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玄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祗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爲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救危歉。」思邈曰：「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也？苟有可施，固無所吝。」玄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雲，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德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遜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玄照歸，見三叟於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泛灑，澤甚廣被。翌日，玄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後沼之畔，喑啞叱吒。斯須，水結爲冰。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兼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解而釋之，攜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爲報。」回詣玄照，願陳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無闕，不須酬也。」三叟再爲請。玄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卻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爲責，即可爲之。」是夕，雷霆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爲奇特矣。（出《神仙感遇傳》）

【譯文】

玄照和尚在嵩山白鵲谷修道，操行精到謹慎，在出家人中推爲首位。他常常願意講授一千遍《法華經》，以利於他人。在山中開講之後，雖然寒暑無常，山路險惡，但是來聽講的總是坐無虛席。當時有三個老頭，眉毛鬍鬚全白，相貌與衆不同，在那虔誠地聽講。如此聽了多日，玄照感到奇怪。忽然有一天，三個老頭一大早就來拜謁玄照。他們說：「我們三個弟子，是龍，各有自己的職務，也很勞苦，已經好幾千年了。能聽到您的法力，沒有什麼報答的，也許您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去做，我們願意效微薄之力。」玄照說：「現在陰陽失調，乾旱少雨，國內鬧饑荒，你們可以下些雨來拯救天下百姓。這就是貧道的願望。」三個老頭說：「聚雲下雨，本來是一樁小事。只是關於下雨的禁令絕對嚴重，不奉上天之命擅自行雨，殺頭之罪不是小事，有掉腦袋的危險呢！我們試說一個辦法，差不多可以成功，不知長老能不能去做？」玄照說：「那就說給我聽聽吧！」三個老頭說：「少室山的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一定能使弟子的災禍解脫。那就可以馬上下雨了。」玄照說：「貧道知道孫處士在山中，但是不知道他的道行，又怎麼能如此呢？」三個老頭說：「孫公的仁義，不可估量。仁義之心附着於濟世的藥方，造福於萬代。他的名望已經在天宮裏登記入冊，實在是個世外高人。如果他能說話相救，保證沒有問題。只要長老先與他約好，如果他答應了，立即就依你的話去做。」於是他們就把救護的辦法告訴了玄照。玄照到孫思邈的住處去，誠懇地拜謁，人情禮數特別謹慎，坐定許久才說：「孫處士以賢德明哲的氣度，把濟助於蒼生爲己任，現在極旱，寸苗不長，百姓叫苦不迭，焦渴乾枯如此，施用仁哲的時候到了。希望你開恩，救一救天下百姓。」孫思邈說：「我沒能耐才遁入山野，憑什麼功力有助於人呢？如果有什麼可以施與百姓，保證不能吝惜。」玄照說：「貧道昨天遇到三條龍，讓他們下點雨，他們都說，不奉上帝的命令擅自行雨，殺頭之罪不輕，只有孫處士德高功大，能把他們救下來。我特意來表示心願，請處士斟酌。」孫思邈說：「只要可以辦到，我沒什麼顧惜的。」玄照說：「下雨之後，三條龍逃避罪責，投到處士居所後邊的池子裏隱蔽。當有異人來捕捉他們的時候，處士向來人說明白，把他打發走，三條龍就會免罪。」孫思邈答應下來。玄照回山，在路上遇到三個老頭，玄照就把孫思邈的意思告訴了他們。他們約好一天一夜，如期下雨，淋淋灑灑，滋潤千里。第二天玄照來謁見孫思邈，說話之間，有一個樣子奇特的人，直接來到後邊的池畔，嘟嘟囔囔地念起咒語，一會兒，池水結爲冰，立刻有二蒼一白三隻水獺從池中出來。那人就用赤色繩索把三隻水獺捆綁起來，要帶走。孫思邈上前打招呼說：「這三個東西的罪，就是處死也是應該的。但是他們昨天擅自下雨，是我讓他們乾的，希望饒過他們，並請代我向上帝請求，不要責罰他們了。」那人聽了這些話，立刻便解開繩索把他們放了，自己提着繩索離去。過了一會兒，三個老頭向孫思邈致謝，想要酬謝他。孫思邈說：「我住在山谷之中，用不着什麼東西，不需要報答。」三個老頭回身又拜見玄照，要爲他效力。玄照說：「住在山中，一個是喫，一個是穿，此外什麼也不需要，不用什麼報酬。」三個老頭再三要求，玄照便說：「前山擋路，來往很不方便，你們可以把它搬走嗎？」三個老頭說：「這是一件小事，只要別怪怨風雷太大就行，馬上就可以辦。這天晚上，雷霆大作，狂風四起，到了早晨才風停雨住。寺前的土山沒了，豁然開朗，平坦如掌。三個老頭又來，叩謝而去。孫思邈的道行最高，不圖他們報答，尤其令人敬佩。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埏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煙直上，衝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前侍御史王景融，是瀛州平舒人。他遷移父親的靈柩到洛州，在墓道里挖到一個龍窟，龍窟像甕口那麼粗。王景融俯身往下觀看，有一股煙氣從洞裏衝上來，衝了他的眼睛，他就失明瞭。十天後他死了。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濃豔，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自（「自」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出《逸史》）

【譯文】

唐玄宗在東都洛陽，白天在殿中睡覺，夢見一個女子跪拜於牀下。那女子容色濃豔，頭梳交心髻，身披大帔廣裳。玄宗問她：「你是何人？」她說：「我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龍女，保衛皇宮，保護聖駕，我實在是有功的。現在陛下洞曉天上的音樂，請陛下賜給我一曲，以光耀我的族類。」皇上在夢中爲她拉起胡琴，拾取新舊之聲爲她奏了一曲《凌波曲》。龍女向玄宗拜了兩拜而去。等到醒來，都還記着呢。於是就命令宮中當日禁樂。皇上親執琵琶反覆演練推敲，以符合原曲。於是就在凌波宮宴請百官，臨池演奏新曲。池中的波濤湧起而又平定，有一位神女出現在水面上，正是前些天夢中見到的那女子。那女子在水面上聽了很久才沉下去。於是皇上令人在凌波池上建了廟，每年都祭祀她。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泛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辯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仕宦。有知生（明抄本「知生」作「生知」）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空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夕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系水仙（《甘澤謠》「系水仙」作「系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土，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貫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湘」原作「柏」，據陳校本改）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才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齧。」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雲終當樂死山水，但狥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汩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眥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污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酒」原作「日」，據陳校本改）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澤謠》）

【譯文】

陶峴，是彭澤令陶淵明的孫子。開元年間他家住崑山。家裏有豐厚的田產。他選擇一個誠實可靠能守事業的家人，把家事全交付給這人，自己則泛遊於江河湖海，遍行天下。往往幾年不回家，見到他的子孫長成大人，他全分辨不清他們的名字。陶峴的文學，可以經世濟民，治理國家。但他自命「疏脫」，不謀仕宦。有一個瞭解他的人精通音樂，讓製陶工人做磚，他偷偷地記住這些磚的製成年月日時，取它們的聲音爲樂曲，很有效果。陶峴曾經撰寫《集樂》，記錄八音，以審定音樂的得失成敗。他制了三條船。做得極其精巧。一隻船由他自己乘坐，一隻船讓賓客乘坐，  
另一隻用來裝載飲食用品。賓客中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百姓焦遂。每人都帶僕妾一塊乘載。陶峴的船上，有一部夕樂，常常演奏《清商曲》。遇到山泉，就盡其所興，一遊到底，歷覽全部景物。陶峴在朝廷裏也有名，又時逢天下太平無事，一路過郡邑，沒有不歡迎宴請他的，陶峴總是拒絕說：「我是一個行蹤不定的閒人，不是王公的上客。」也有不打招呼就到他這來的。他的爲人就像水仙那樣高潔，像江山一樣能容人。吳越一帶，稱他爲「水仙」。他有個親戚是南海郡守，因爲他去遊訪韶石就順便去看望這位太守，太守因爲他從遠道而來，特別高興，贈給他一百萬錢。等到遇上一把二尺來長的古劍，一個徑長四寸左右的玉環，以及一個善於游水，勇猛迅捷，名叫摩訶的一條海船上的崑崙奴隸，他就全用錢把一人二物買了下來，說：「這是我家的至寶。」於是就回舟返鄉，下白芷，入湘江。每次遇到水色可愛的地方，他就把古劍和玉環扔下水去，讓摩訶下水撈上來，以此爲遊戲取樂。如此過了幾年。有一次渡巢湖，也把古劍和玉環扔到水底，也讓摩訶下去撈取。摩訶剛下水，找到古劍和玉環便出水說，被毒蛇咬了，就把那個被咬的手指剁掉了。這樣才能不被毒死。焦遂說：「摩訶受傷，也許是陰靈發怒吧？大概水府不想讓人看見。」陶峴說：「謝謝你提醒。不過我平常仰慕謝靈運的爲人。他說終當樂死於山水，只知順從自己的所好，不知道別的。況且停留居住在逆旅之中，立身於大地之上，處於一般百姓的地位，擁有遊覽名山大川的歡樂，浪跡天涯縱情玩樂將近三十年，這也本來是一種職分。不能上玉階見天子，不能受到皇帝的施功惠養，不能逞志平生，也是職分。」於是他就下令開船，說一到了襄陽山，就回吳郡去。走到西塞山，把船停在古祥佛舍，見江水烏黑而且不流動，便說：「這裏邊一定有怪物！」於是他就把古劍和玉環扔下去，讓摩訶下去取。摩訶下水老半天才出來，氣力微弱，幾乎不能支持，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古劍和玉環不能取了，有一條兩丈來長的龍在那裏，我一伸手去取劍和環，它就怒目看我。」陶峴說：「你和古劍、玉環，是我的三樣寶物。現在那兩樣沒有了，你將有什麼用呢？你必須力爭爲我把兩樣寶物取上來！」摩訶不得已，披散着頭髮大喊一聲，眼角都流出血來，拼命住水裏一跳，不再上來。過了好長一陣兒，見摩訶的肢體像祭祀的牛羊那樣被扯裂了，污浮在水上，好像特意給陶峴看的，陶峴站在那裏流淚。於是令開船回鄉。於是賦詩自敘其事，不再提遍遊江湖的事了。詩是這樣的：「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齊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刺」原作「敕」，據明抄本改，）使齊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青水，平長淮之險。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古墓，然狀如新築淨潔。周視，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丈餘，頭邊鯉魚五六枚，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眸長」原「作毛」，據明抄本改）九分（「分」原作「寸」。據本書卷四六七「齊浣」條改），如常龜。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浣。浣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白魚數百萬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員」原作「貢」。據本書卷四六七「齊浣」條改）錫拔其一須。元昌差網送龜至宋，遇水泊，大龜屢引頸向水。網戶憐之，暫放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龜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開元年間，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浣，因爲徐城水情險急，奏請朝庭同意掘開十八里河，將河水引入青水，平定長淮一帶的水險。那河隨着州縣分工開掘。亳州真源縣縣令崔延禕集合縣府人等，掘開幾千步，挖到一個龍堂。剛挖開的時候說是古墓，但是樣子很像新建的，裏面很潔淨。往四處一看，此壁下有一條五色的龍蟄伏在那裏，一丈多長，頭邊有五六條鯉魚，魚各一尺多長。還有兩隻靈龜，各長一尺二寸，眼長九分，像平常的龜。崔延禕把這事向開河御史鄔元昌報告了，鄔元昌又報告給齊浣。齊浣命他們把龍移入淮水，把龜放入汴水。崔延禕把龍和魚運出二百多里，到了淮水岸邊，河裏的幾百萬條白龜跳躍着向龍奔來，水都沸騰了。龍進入淮水之後往上噴水，雲霧朦朧昏暗，就看不見它了。起初要轉運這條龍的時候，御史員錫拔了它一根鬚子。鄔元昌派人用網把龜送到宋地，路上遇到水泊，大龜屢次伸着脖子向着水，那人可憐它，就把它暫時放到水裏。水面只幾尺寬，深不過五寸，但是大龜不知怎麼就不見了。把水淘幹了找它，也沒有找到，白送了一趟龜。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氾濫，蕩室廬，瀦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盡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遠徙，用逃墊溺之患。其吏於北庭沙洲者，皆先備牲酎，望祀於河滸，然後敢視政。否即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圮城邑，則裏中民盡魚其族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於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騰水，以凱郡人望祀河滸。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峨冠斂板，罄折肅躬。俄頃，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升岸，目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滿以伺焉。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而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裏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陳校本「且」下有「降優詔勞之。賜號龍舌張氏」十一字）子孫承襲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龍舌張氏（陳校本「號爲」作「不絕」，無「龍舌張氏」四字）。

【譯文】

北庭西北的沙州，有一條河叫黑河。這河深可以擺船，河水常氾濫，沖毀房舍，淹沒原野。因此西北的莊稼全都沒了，田地荒廢，不能耕種。當地的居民也都遠走他鄉，以逃避被淹的禍患。那些在北庭沙州做官的，都要先準備供品，到河邊認真祭祀禱告一番，然後才能審理政事。不然就會淫雨連連，一下就是幾個月，或者大水猛漲，衝淹城邑，那麼廣大百姓就要餵魚了。唐開元年中，南陽張嵩奉詔到北庭做都護。他拿着符印來到北庭境內，並且召集到郊外迎接他的官吏們詢問此事。有的說：「黑河裏有一條大龍，專愛喫羊、牛、狗、豬什麼的，所以它往往興風作浪漂在水上，眼睜睜地看着人們是怎樣在河邊祭祀。我知道已經很久了。」張嵩於是就命令準備祭祀用的牛羊豬狗及甘甜的飲料，在河邊佈置宴席，祕密召集左右人等，手執弓箭埋伏在兩側。張嵩率領着僚屬們排列在河岸上，恭恭敬敬，嚴肅認真地等着。不多時，有一條一百尺左右的龍從水中躍出水面，又迅速地來到河岸上。它的目光像火，射向岸上的人們。離人還有大約幾十步遠的時候，張嵩就命令弓箭手們把弓拉滿等候在那裏。然後，那龍果然來到宴席前，它的身體漸漸變短，身長只有幾尺。它正要喫還未來得及喫的時候，張嵩命令開弓放箭。一時間萬箭齊發，而龍無法抵禦，中箭而死。龍死後，裏中人都來觀看，譁然若市。張嵩爲自己爲民除害而高興，就把死龍獻給了皇上。皇上表揚他做事果斷，讓人把龍的舌頭割下來，裝進小匣子裏，賜給他。而且，他的子孫世襲爲沙州的刺史，至今被稱爲「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即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狀。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亙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鹹睹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唐玄宗曾經在興慶宮的池中放養了一條龍。等到他即位，興慶宮池中有一條小龍游到宮外的御溝水中，騰躍奔馳。蜿蜒多姿，宮中的男男女女，沒有不出來看的。後來唐玄宗幸遊西蜀，出發前夕，那條龍從池中駕着白雲，躍然升空，橫亙千里，朝西南方向飛去。周圍的文臣武士，大都看到了。等到皇上走到嘉陵江，登上船將要過江的時候，看見那條小龍緊靠在船的一側前進，侍臣們全都看到了。皇上感動得落下熱淚，看着左右的侍臣們說：「這是我興慶池裏的那條龍啊！」他命人把酒澆灑到江中，自己親自禱告，龍才從水中奮鱗振鬣而去。

井龍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獅子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出《國史補》）

【譯文】

開元年末，西域有一個國家向朝廷進獻一頭獅子，走在安西的道上，有一天把獅子拴到驛站的一棵樹上。這棵樹離井很近。獅子發出吼聲，好像恐懼不安。不一會兒，風雷大作，一條龍從井裏鑽出來向空中飛去。

旃然

玄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雲「楚師濟於旃然」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玄宗將要上泰山去祭天，走到滎陽旃然河的時候，皇上看到河裏有一條黑龍，就讓人拿來弓和箭，親自射它。箭剛發出那龍就消失了。從此，旃然河水安穩地流淌，到現在一百多年了。旃然河就是濟水。濟水溢出來形成滎水，於是就叫旃然河。《左傳》上說的「楚師濟於旃然」裏的「旃然」就是這條河。

龍門 舊說：「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中，龍有遺骨遺角甚衆。採以爲藥。有五色者。（出《國史補》）

【譯文】

舊時說：「春水按時到來，衆魚爭躍龍門。就有變做龍的。」直到今天汾晉一帶的山中，還有很多龍的遺骨遺角。可以採回來製藥。龍骨、龍角有五色的。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龍四

蕭昕 遺尺潭 劉貫詞 韋氏 任頊 趙齊嵩

蕭昕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常爲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鬱之氣，蒸爲疾厲。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愈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矣，聖上懸憂，撤樂貶食，歲凶是念，民瘵爲憂。幸吾師爲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纘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頃，即以纘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才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亙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裏，道中之水，已若決渠矣。（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舊兵部尚書蕭昕曾經當過京兆尹。他當京兆尹的時候，京城裏大旱，炎熱鬱悶之氣，蒸變成一種病害。代宗皇帝命令大小臣子官吏們禱告祭祀于山川。一共一個多月，熱氣更盛大。那時候天竺國的和尚不空三藏住在靜住寺。這個三藏和尚善於用唸咒的辦法把龍召喚出來興雲佈雨。蕭昕於是到了寺中，對三藏和尚說：「現在這裏炎熱的陽光連連曬了一個月了，皇上很擔心，撤了音樂，減了飯食，擔心年頭不好，擔心百姓生病。希望您設置一個壇場求一場雨好嗎？」三藏說：「求場雨不難，但是召喚龍出來興雲下雨，我怕風雷震盪得太厲害，對生民植物有害，又怎麼能對莊稼的春種秋收有所補救呢？」蕭昕說：「迅雷急雨，確實不能滋潤莊稼，恰好能夠清除暑熱，而略微解除百姓的病患。請您不要推辭了。」三藏不得已，就讓他的徒弟取來近一尺長的一塊樺樹皮，在上面承接着一條小龍，把爐火、盆和香水放到前邊，三藏轉入唸咒，大聲禱告。一頓飯的時間之後，他就把樺樹皮上的龍交給蕭昕說：「可以把它投到曲江裏去，投完要馬上返回來，不要被風雨吹着淋着。」蕭昕像他說的那樣把龍投到江裏去，隨即就有一條才一尺多長的小白龍搖鬣振鱗從水中出來，一會兒就長到幾丈長，宛如一條白色絲綢，忽然間橫貫高天。蕭昕打馬急馳，追了不到幾十步，雲氣凝聚，物象晦暗，驟然間降下暴雨。等到他到了永崇裏，道上的水已經像江河決口一樣了。

遺尺潭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曆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出《傳載》）

【譯文】

崑山縣遺尺潭，本來是大曆年間，一名村女成爲皇太子的元妃，元妃遺失了玉尺，玉尺變化成龍，到現在就變成了深潭。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攜羊酒來宴。酒闌曰：「兄今泛遊江湖間，何爲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懇，祈兄爲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跡，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蟲，宅渭橋下，閤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既爲兄弟，情不合疏。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爲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閤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裏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妹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況令消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碗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溼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祗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碗，自隨而授貫詞曰：「此罽賓國碗，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碗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碗也。其價只三五環耳，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尚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罽賓國鎮國碗也。在其國，大禳人患厄。此碗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罽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饞，或欲相陷，以其妹衛君耳。此碗既出，渠亦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洛波騰，浼灂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攜過嶺，方敢來複。」貫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出《續玄怪錄》）

【譯文】

唐朝時，洛陽人劉貫詞，大曆年中，在蘇州要飯，遇上一個瀟灑英俊的名叫蔡霞的秀才。一相見。蔡霞的態度就非常殷勤，稱劉貫詞爲兄長。接着，他又攜帶着羊肉和酒來宴請劉貫詞。酒將殘盡的時候，他問道：「兄長現在泛遊江湖之間，幹什麼呢？」劉貫詞說：「要飯罷了！」蔡霞說：「能要得夠喫嗎？廣泛地到各大城邑中去要嗎？」劉貫詞說：「像蓬草那樣，走到哪裏就在哪裏要罷了。」蔡霞說：「那麼你要到多少才能拉倒呢？」劉貫詞說：「十萬。」蔡霞說：「像蓬草那樣飄到哪裏算哪裏，還指望要到十萬，這是沒有翅膀就想飛。假設一定能要到，亦要廢棄多少年的時間。我住在洛中附近，家裏也不窮，因爲別的原因避到此地，音訊早就斷了。我誠心試意地希望兄長能回去，路上的盤費，飄遊的願望，用不多長時間就都能得到。怎麼樣？」劉貫詞說：「這是我很願意的。」於是蔡霞贈送十萬錢給劉貫詞，又交給他一封書信，交待道：「在客棧裏突然有了一個賙濟你的想法，就忘了儀容禮貌，立即就表露出內心的真誠。我家長是鱗蟲，住在渭橋下邊。你合上眼睛敲打橋柱，會有人答應的，一定邀請你進屋。我娘接見你的時候，你一定要請求與我小妹相見。既然是兄弟，感情不應該疏遠。信中也讓她出來拜見你。她雖然年紀小，但是性情特別聰慧，讓她幫助，作爲主人，贈送一百緡錢，她是一定能答應的。」劉貫詞於是迴歸故鄉。來到渭橋下，看到正是一潭深廣澄澈的水。用什麼辦法能到裏面呢？許久，認爲龍神不應該欺騙我，就試探着閉上眼睛敲那橋柱。忽然有一人答應，他就睜眼看去，而沒有橋和潭了，有的是一所硃紅大門的宅院。宅院樓閣參差，很壯觀。有一個紫衣使者站在門前，拱手問他的來意。劉貫詞說：「我來自吳郡，帶來了你家郎君的一封書信。」那人拿着書信進去，不一會兒又出來，說：「太夫人請你進去。」於是進入到客廳裏。太夫人有四十多歲，衣服全是紫的，容貌俊美可愛。劉貫詞拜見她。她也答拜。而且致謝說：「我兒子遠遊異鄉，久絕音信，有勞您看得起，幾千裏把書信送到。他和上司不大相投，怨恨不減。自從他出走，三年來家裏一直很寂寞。如果不是您特意前來，我的愁緒還在增加呢。」說完，她讓劉貫詞坐下。劉貫詞說：「郎君和我約爲兄弟，他的小妹就是我的小妹，也應該見她一見。」夫人說：「我兒子信中也說了。她略微地梳梳頭，馬上就出來見你。」不一會兒，一個婢女說道：「小娘子出來了！」只見她年齡約有十五六歲，容色美麗，是個絕代佳人。她巧言狡黠，拜見之後便坐到母親的下首。於是令人準備酒飯。飯菜精美乾淨。剛開始喫飯，太夫人忽然間眼珠子發紅，直瞅着劉貫詞。女兒急忙說：「哥哥來到咱家，應該以禮相待，況且讓他消除禍患，不能動搖。」於是就說：「信中由哥哥囑咐，讓我贈給你一百緡錢。既然難以獨自供養，必須多少給一些饋贈。現在送給你一件東西，價錢相當，可以嗎？」劉貫詞說：「已經是兄弟，寄一封書信，難道還應該接受賞賜嗎？」太夫人說：「郎君貧遊，兒子在信中說得很詳細，現在這樣做與他的請求相符，你就不要推辭了。」劉貫詞表示感謝。於是就讓人取來了一隻「鎮國碗」。繼續喫飯。不一會兒，太夫人又瞪起紅紅的眼珠子，口裏流出涎水。女兒急忙捂住她的口說：「哥哥很真誠地託人來送信，不應該這樣。」於是就對劉貫詞說：「我娘年紀大了，風病發作，不能對她恭敬。你應該先出去。」女兒好像害怕的樣子，讓一個婢女拿着鎮國碗，自己也跟出來交給劉貫詞說：「這是罽賓國的碗，他們國家用它鎮壓災難鬼癘。唐朝人得到它，本來沒有用的，能賣上十萬錢，就可以把它賣了，不到十萬不能賣。我因爲娘有病，必須侍奉於左右，不能從從容容地做成什麼事。」她對貫詞行了再拜禮，回家而去。劉貫詞拿着那隻碗走出幾十步，回頭一看，碧綠的水，陡峭的橋，和剛來時一樣。看看手中的碗，乃是一個黃色銅碗，它的價錢只不過三五環罷了。他很不相信，認爲龍妹胡說八道。他拿着碗到市上去賣。有給價七百八百的，也有給價五百的。考慮到龍神着重信譽，不應該騙人，就天天拿着這隻碗走在市上。等到一年多以後，西市店中忽然來了一個胡客，胡客見了碗非常驚喜，就打聽它的價錢。劉貫詞說：「二百緡。」胡客說：「這東西應有價值，何止二百緡？況且它還不是中國的寶物，有它有什麼好處？一百緡可以嗎？」劉貫詞因爲當初約定的只是這樣，不再多求。就賣了出去。胡客說：「這是罽賓國的鎮國碗。在他們國家，特別盛行免除災難的祭禱活動，這隻碗丟失了，國家就鬧飢茺，就發生兵戈之亂。我聽說是被一個龍子偷去了，已將近四年了。他們的國君正用全國半年的稅賦往回贖它。你是怎麼弄到的？」劉貫詞把實際情況詳細地告訴了胡客。胡客說：「罽賓國的守龍上訴，應該追尋到此，這是蔡霞之所以避身異地的原因。陰冥的官吏嚴厲，他不敢露頭，就藉着你的力量把它送走而已。殷勤地讓你見她妹妹，不是他本來就親近你，而是考慮到老龍嘴饞，怕你被喫掉，讓他妹妹保護你罷了。這隻碗既然已經出現，他也應該回來了，也是消除禍患的一條道路。過五十天之後，洛水大波湧起，雨天灰暗，這就是蔡霞回來的徵候。」劉貫詞問：「爲什麼要五十天以後回來？」胡客說：「我帶着碗過嶺，他纔敢回來。」劉貫詞記着，等到五十天後去一看，確實是那樣。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黑，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蘇。經一日，飢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墜（「墜」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爲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去（「去」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蘇。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非其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揚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飢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上未到（明抄本無「到」字）？」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即韋少府之妹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韋生不信，曰：「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迍厄，顏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兇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出《原化記》）

【譯文】

京兆人韋氏，是一名家的女兒，嫁給武昌的孟氏。唐大曆年末，孟氏與內弟韋生同時入選，韋生被授揚子縣尉，孟氏被授閬州錄事參軍，分別上路赴官。韋氏從夫到蜀地去，蜀道上不通車子，韋氏只好騎馬。跟着丈夫走到駱谷口中，忽然馬被驚，她掉到岸下幾百丈深的地方。往下一望，黑幽幽的，沒有人可以下去的道路。孟氏悲號，全家慟哭，也不能怎麼樣，就設供品祭奠，穿喪服戴孝，舍她而去。再說韋氏，她掉到大約幾丈厚的枯爛樹葉上，身上沒有受傷。起初好像悶死過去，不一會兒就醒了。經過一天，她非常飢餓，就拿樹葉裹上雪喫。往旁邊一看，有一條巖縫，不知有多深。仰視掉下來的地方，像一口大井，按理說早該死了。她忽然從巖谷中，看見有一點光亮像燈，後來還漸漸變大。竟然是兩點光亮。漸漸近了，這纔看清，原來是龍眼睛。韋氏非常害怕，揹着石壁而立。此龍漸漸出來，有五六丈長，到了洞穴邊，騰起身來從孔中飛出去。頃刻間又看見一雙眼睛，又有一條龍想要出去。韋氏自己估計必死無疑，寧肯被龍傷害，等着龍將出去的時候，一下子就把龍抱住，跨到龍身上去。龍也沒理會她。直接躍到洞穴之外。於是就騰飛於空中。韋氏不敢往下看，任龍願意到哪就到哪。好像是半天左右，她心裏懷疑已經飛過萬里，就睜眼往下看。這條龍漸漸飛得低了，又看到了江海和草木。她離地大約四五丈高，怕自己被龍背到江裏去，就縱身自己掉下來，正好落到深草之上，好久之後才醒。韋氏已經三四天沒喫東西了，氣力漸漸疲乏，走路的速度極慢。遇上一位老漁翁，老漁翁驚訝她不是人。韋氏問這是什麼地方。漁翁說這是揚子縣。韋氏暗自驚喜，說：「這兒離縣邑多遠？」漁翁說二十里。韋氏詳細地講述了她的來由，又加上飢渴，老漁翁感到同情而又驚異。老漁翁的船上有茶粥，就給她喫。韋氏問道：「這個縣的韋少府到任沒有？」漁翁說不知道到沒到。韋氏說：「我就是韋少府的姐姐，如果你能把我載去，到了縣府一定好好報答。」老漁翁把她載到縣府門外。韋少府已經上任多日了。韋氏到門前，讓進去報告說孟家十三姐來了。韋生不信，說：「十三姐跟着孟郎入蜀地去了，哪能忽然上這兒來！」韋氏讓傳話人詳細地述說因由。韋生雖然喫驚，也沒有深信。出來一看，他姐姐號哭起來，述說她的苦難遭遇，顏色萎靡憔悴，簡直不可言狀。於是讓她進屋休息。不久也就平復了。韋生始終有所懷疑。後幾日，蜀中的凶信果然到了，韋生心裏這纔開朗起來，才更加悲喜交加。他酬謝老漁翁二十千錢，派人把姐姐送往蜀地。孟氏悲喜無比。幾十年後，韋氏的表弟裴綱，貞元年中，還做洪州的高安尉，他親口講述了這件事。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既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憂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授。」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頊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頎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黃龍，帖然俯於沙。頊即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即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頊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頊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救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頊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上，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頊後特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建中年初，樂安有一個叫任頊的人，好讀書，不喜歡塵寰俗事，居住在深山之中，有老死深山的志向。曾經有那麼一天，他關上門，大白天坐於家中，有一個老頭敲門前來拜訪他。那老頭穿黃色衣服，相貌很俊秀，拄着柺杖而來。任頊把他迎進來，坐下來與他說話。談了半天，任頊對他語言迂訥臉色沮喪感到驚訝，看樣子他心中有很不高興的事。於是就問他說：「爲什麼臉色如此沮喪呢？莫非有愁事嗎？不然，就是你家裏有病人，你惦記得太厲害了？」老人說：「果真是這樣，我憂愁地等候你問我已經等了很久了，而且我不是人，是龍。往西去一里，有一個大水池，我家在這住了幾百年，現在被一個人所苦，禍事就要來了。除了你，誰也不能讓我擺脫死亡。所以就來求你，有幸你現在就問我，因此就能說出來了。」任頊說：「我是塵俗中人，只知道有詩書禮樂，其它術業我就不懂了。這樣怎麼能使你擺脫災禍呢？」老人說：「只要我把話告訴你，不用藉助其它道術，只勞你說幾十個字罷了。」任頊說：「那就教我吧。」老頭說：「兩天之後，請你早晨爲我到大水池來一趟。正當中午的時候，有一個道士自西而來，他就是所說的禍害我的人。道士會把我池中水弄乾，而且殺我。等到池水乾了，你就尖聲喊道：『上天有命令，殺黃龍者死！』說完了，水池應當又滿了。道士一定又施法術，你就再喊。如此喊三次，我就能保全性命了。我一定重重地報答你，希望不要有其它顧慮。」任頊答應了他，而後他乞求致謝特別懇切，老半天才離去。兩天後，任頊就來到山西，果然有一個大水池。他就坐在水池旁邊等着。到了正午，忽然有一片雲，從西慢慢地飄來，緩緩降到水池邊。有一個道士從雲中走出來。這道士身體頎長，大約一丈還多。道士立在池邊，從袖子裏取出幾張墨色符扔到池中，立刻，池水全部乾涸。但見一條黃龍緊貼着池底俯臥在泥沙之中。任頊立即大聲喊道：「上天有命令，殺黃龍的死！」喊完，池水馬上又漲滿。道士生氣了，就從袖中又取出幾張紅字符投到池中，池水又幹了。任頊又尖聲大喊，喊法和剛纔一樣。池水就又滿了。道士氣壞了，一共不到一頓飯的工夫，就取出十多張紅色符向空中拋去，紅符全都化成紅雲，紅雲落到池中，池水再一次枯竭。任頊照樣再高喊一次，池水再一次溢滿。道士看着任頊說：「我花費了十年的功夫才弄到這條龍喫，你一個讀書人，爲什麼還要救它這個異類呢？」他憤怒地責備了幾句便離去了。任頊也回到山中。這天晚上，任頊夢到前幾天那個老頭對他說：「全仗您救了我，不然的話我已經死在道士手上了。我心裏實在是感恩戴德，千言萬語難以表達這種心情，現在奉獻您一顆珍珠，可以在池邊找到，用來表示我感恩重報之心。」任頊到池邊一找，果然在池邊草叢中找到一顆徑寸的大珍珠，光亮耀眼，洞澈潤潔，沒人知它的價值。任頊特意把它拿到廣陵市上去賣，有一個胡人看到了說道：「這是真正的驪龍之寶，而世人沒有能得到的。」胡人用數千萬的價錢把珍珠買了去。

趙齊嵩

貞元十二年，趙齊嵩選授成都縣尉，收拾行李兼及僕從，負札以行，欲以赴任。然棧道甚險而狹，常以馬鞭拂小樹枝，遂被鞭梢繳樹，猝不可脫，馬又不住，遂墜馬。枝柔葉軟，不能礙挽，直至谷底，而無所損。視上直千餘仞，旁無他路，分死而已。所從僕輩無計，遂聞於官而歸。趙子進退無路，墜之翌日，忽聞雷聲殷殷，乃知天欲雨。須臾，石窟中雲氣相旋而出。俄而隨雲有巨赤斑蛇，粗合拱，鱗甲煥然。擺頭而雙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奮迅鬐鬣，搖動首尾。乃知龍也。趙生自唸曰：「我住亦死，乘龍出亦死，寧出而死。」攀龍尾而附其身，龍乘雲直上，不知幾千仞，趙盡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體而行。趙生方得跨之，必死於泉矣。南視見雲水一色，南海也。生又嘆曰：「今日不葬于山，卒於泉矣。」而龍將到海，飛行漸低。去海一二百步，舍龍而投諸地。海岸素有蘆葦，雖墮而靡有所損。半日，乃行路逢人，問之。曰：「清遠縣也。」然至於縣，且無伴從憑據，人不之信，不得繾綣。迤邐以至長安，月餘日，達舍。家內始作三七齋，僧徒大集。忽見趙生至，皆驚恐奔曰：「魂來歸。」趙生當門而坐，妻孥輩亦恐其有復生。雲：「請於日行，看有影否。」趙生怒其家人之詐恐，不肯於日行。疏親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見趙生言，猶雲：「乃鬼語耳。」良久，自敘其事，方大喜。行於危險，乘騎者可以爲戒也。（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博異志》」）

【譯文】

貞元十二年，趙齊嵩被選授爲成都縣尉，收拾行李，率領僕從，帶着公文上路，前去赴任。然而棧道非常高險而且狹窄，常常用馬鞭子拂到小樹枝，於是鞭梢絞到樹上，一時解不下來。而馬又不能停下，就掉到馬下。樹的枝葉柔軟輕細，不能把他攔住，他便一直滾到谷底。但是他並沒有受傷。往上一看，石壁直上一千多仞，旁邊也沒有路，按理是非死不可了。跟來的僕從們無計可施，就把這事報了官，然後就回去了。趙齊嵩進退無路。第二天，他忽然聽到雷聲大作，才知道天要下雨。不一會兒，一個石洞中雲氣翻騰湧出，有一條赤斑巨蛇隨着雲氣顯露出來。這蛇有合抱粗。鱗甲煥然有光。它擺頭露出雙角，屈身露出四腳，鬐鬣振奮，頭尾齊搖，這才知道這是龍。趙齊嵩心中想道：「我在這等着也是死，我乘龍出去也是死，我寧肯出去死！」於是他抓住龍尾，趴到龍身上去。龍乘雲直上，不知已飛上幾千仞高。趙齊嵩拼死地抓住不放。然後到了高空，龍蜿蜒而行，趙齊嵩這才能跨上去。一定要死到泉水中去了。向南看水天一色，那是南海。趙齊嵩嘆道：「今天不死在山上，死到泉裏了！」然而龍將到海的時候，飛行漸漸降低。離海還有一二百步，他就撒開手從龍身上跳下來。海邊一向有蘆葦，他雖然跳下來卻沒有摔傷。半天才路遇一人，一打聽，這地方是清遠縣。但是到了縣衙之後，他身邊沒有伴從憑據，人家不相信他，不能向人陳述自己的際遇。走許多日子到了長安，一個多月到了家。家裏正給他「燒三七」，僧徒大集。人們忽然發現趙齊嵩來了，都嚇得撒腿就跑，說是他的魂回來了。趙齊嵩迎門坐下，妻兒老小也怕他是死而復生，說：「請你到陽光下走一走，看你有沒有影子。」趙齊嵩很生氣，不肯到陽光裏去走。疏遠的親屬便說：「如果他不肯到陽光下走走，那就一定是鬼！」見到他說話，還說這是鬼在講話。許久，趙齊嵩自己詳盡地述說了死裏逃生的過程，人們這才大喜。騎馬走在危險之中的人，可以引以爲戒呀！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龍五

許漢陽 劉禹錫 周邯 資州龍 韋思恭 盧元裕 盧翰 李修 韋宥 尺木 史氏子

許漢陽

許漢陽，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江波急，尋小浦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才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方鴉，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調以遊詞，又大笑，復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宅內廳，揖坐。雲：「女郎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面奇花果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者列拜。又引第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睹，皆拜問所來。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奇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盎如杯，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冷冷，窨（陳校本「窨」作「杳」）如神仙。才一巡，已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事辯之，則女郎一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陳校本「海」作「女」）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又請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即謂諸女郎，兼語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請誦之。」女郎及漢陽曰：「善。」及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鬥。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研乃碧玉，以玻璃爲匣，研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諭。」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一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欞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江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卻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取我輩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卻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出《博異志》）

【譯文】

許漢陽本是汝南人。貞元年間，他乘舟走到洪饒州間。傍晚，江流很急，順着水邊的一條路線漂入，不知不覺漂出三四里，來到一個湖中。湖面雖然寬廣，但是水深只有二三尺。又向北走了一里左右，見湖岸竹樹繁茂，就想劃過船去停泊。漸漸靠近，見這裏的亭臺屋宇很是廣闊。有兩個婢女迎着他的船微笑。這兩個婢女頭頂雙髮髻，方形丫，臉白如玉。許漢陽感到驚訝。他油腔滑調挑逗她們，她們大笑着走入宅院。許漢陽整衣束帶，上岸去投宿拜謁。沒走上三五步，一位婢女便迎出來，直接領進內廳，讓他坐下。然後說：「這是女郎換衣服的地方。」過了一會兒，婢女讓許漢陽走進中門。院裏到處都是大水池，池中的荷花、菱角之類散發着芬芳，四岸像碧玉一般文彩煥然。有兩座虹橋貫通南北。北邊有一個大閣。拾級而上，見上面有用白金書寫的三個大字：「夜明宮」。四面的奇花異草以及各種果樹，森然高聳，與雲相接。那婢女把他領到閣樓的頭一層，那裏的六七個婢女一齊向他下拜。又領到第二層，才見到六七位女郎。他還未等看清她們，她們就一齊拜見，並七嘴八舌問他從哪兒來。許漢陽詳細說明自己是無意中來到這裏的。女郎們請他坐定之後，婢女們送上來飲食。這些飲食都是人間不曾見過的。喫完又喝酒。院子裏有一棵幾丈高的大樹，看枝幹像梧桐。看葉子像芭蕉。樹上掛滿了還沒有開放的紅花，一朵朵大如酒杯。這棵樹正對着喝酒的地方。一位女郎端着酒，讓一名婢女捧來一隻很像鸚鵡的鳥，放在面前的欄杆上。那鳥叫了一聲，樹上的花便同時開放，香氣襲人。每一朵花中，都有一個一尺多高的美人。這些小美人個個都姿容婉麗，服飾飄擺，各有風韻。各種絃樂管樂的樂器都有。女郎一舉杯，便衆樂齊奏，忽而像蕭蕭馬鳴，時而像泠泠的水聲，就像仙樂一般。剛剛酒過一巡，天就已經黑了，月色明亮起來。女郎們談論的，都不是人間的事。都是許漢陽所沒有想到的。當時許漢陽就用人間的事與她們爭辯，女郎們沒法兒用常理回答。喝到二更天，宴席已經結束，那些樹上的紅花也一片片地落入池中，那些小美人也隨之落下，便不知哪去了。一位女郎拿來一卷文書給許漢陽看。許漢陽一看，是《江海賦》。那女郎讓許漢陽讀一遍。許流陽就讀了一遍。女郎又自己讀了一遍，然後讓婢女收了起來。一位女郎對衆女郎和許漢陽說：「我想好一首感懷詩，想給大家朗誦一下。」女郎們和許漢陽都說好，於是那女郎吟誦道：「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那女郎讓婢女把卷、筆、硯取來，請許漢陽爲她把詩錄下來。許漢陽把卷打開一看，見卷全是金花底色的白素絲綢，上面用銀字寫的。卷像拱鬥那麼大，有半卷已經寫過了。看那筆，是白玉做的筆管。硯臺是碧玉做的，用玻璃做的匣子。硯臺裏研的全是銀水。寫完之後，女郎讓許漢陽寫上自己的名字。打開往前看，看到了幾首詩，都有人署名。有叫「仲方」的，有叫「巫」的，有叫「朝陽」的，而不見有寫姓氏的。這時候女郎就往回要那捲。許漢陽說：「我有一首和詩，打算接着寫到後邊可以嗎？」女郎說：「不可以。這書卷每次回家都要交給父母兄弟看，不想把你夾雜在裏邊。」許漢陽說：「剛纔把我的名字都寫上了，那怎麼又可以了呢？」女郎說：「不是一回事，這不是你能明白的。」四更天一到，就讓人全都收拾了。匆忙中，一位婢女說：「您可以回去了。」許漢陽便起身。衆女郎說：「這次相會令人高興，只是對你怠慢了。」大家戀戀不捨，恨恨而別。許漢陽回來的時候忽然遇上大風，雲色陡然變暗，每走一步都黑暗得看不見路。到了天明，他來看他夜間喝酒的地方，乃是一片空空的樹林罷了。許漢陽解開纜繩，走到昨晚所見江岸人家處，見有十幾個人，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於是就停船打聽。有人說：「江口淹死了四個人，到二更天撈上來，三個人已死，另一個雖然像死了卻沒有完全死過去，有一個巫女爲他灑拂楊柳水，唸咒，四次才能講話，他說：『昨天晚上水龍王的幾個女兒及她們的姨表姊妹六七個人回過洞庭，在這舉行夜宴，用我們四個人做酒。因爲客人不多，喝酒不多，所以我還能活着回來。』」許漢陽感到驚異，就問那個人說：「那個客人是誰？」那人說：「是一個窮酸的讀書人，不記得他的姓名。」那人又說：「聽婢女說，這些小娘子特別喜愛人間的文字，但總弄不到。她常常想向一個窮酸文人求字而沒有法子。」許漢陽問那個窮酸文人現在什麼地方，對方說已經開船走了。許漢陽想到昨天夜間的事，以及那些複雜的感觸，都可以驗證了。他默默地乘船而回，覺得肚子裏不大安穩，就吐了幾升鮮血，知道這全是用人血做的酒，三天之後才平定。

劉禹錫

唐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中，寓居滎澤。首夏獨坐林亭，忽然間大雨，天地昏黑，久方開霽。獨亭中杏樹，雲氣不散。禹錫就視樹下，有一物形如龜鱉，腥穢頗甚，大五斗釜。禹錫因以瓦礫投之，其物即緩緩登階，止於檐柱。禹錫乃退立於牀下，支策以觀之。其物仰視柱杪，款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聲，屋瓦飛紛亂下，亭內東壁，上下罅裂丈許。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禹錫時於裂處，分明遙見。雷既收聲，其物亦失，而東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錫亟視之，苜蓿如故，壁曾無動處。（出《集異記》）

【譯文】

唐朝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年中，寓居在滎澤。四月的一天，他獨自坐在林亭中，忽然間下起大雨，天地一片昏黑，很久纔開晴。只有亭中的一棵杏樹雲氣不散。劉禹錫走近杏樹細看，看到一物形狀像龜鱉，特別污穢腥臭，有五斗大鍋那麼大的東西。他就扔瓦礫打它。那東西就緩緩地登上臺階，在檐柱下停住了。劉禹錫就退到牀下，把書箱摞起來墊腳，觀察那東西。那東西仰視着柱子的頂端，慢慢用前爪子挖去半根柱子，於是大震一聲，屋上的瓦紛飛亂下。亭內東壁上，從上到下裂了一個一丈來長的口子。原先這亭東有幾畝紫花苜蓿，劉禹錫這時從裂口可以分明地看到遠處這些苜蓿。雷震聲過後，那東西也沒有了。而東壁上的裂口，也自己吻合了。劉禹錫多次去看，苜蓿如舊，牆壁竟然沒有變化之處。

周邯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彝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雲，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灩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爇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雲，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磐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丈餘。且暮煙雲蓊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鑑物若晝。古老相傳雲，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龍（「龍」原作「手」。據陳校本改。）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拿攫水精。卻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樸。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搥山嶽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鱉。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韌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啖其驅而鍛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出《傳奇》）

【譯文】

貞元年間，有一個叫周邯的處士，是一位文學豪傑之士。一個彝人賣奴隸，那奴隸十四五歲，看樣子很聰明伶俐。主人介紹說這奴隸善於入水，在水裏如履平地一般。讓他沉到水底，雖然經日移時不上來，他始終都不覺得苦。說蜀地的溪、壑、潭、洞，沒有他沒到過的。周邯於是就買了這個奴隸，認爲他的本領不一般，給他改名叫「水精」。周邯從蜀地坐船，出山峽，到江陵。經過瞿塘峽灩澦堆灘時，他就讓水精沉到水底，去看看水底到底有多深。水精入水，過了一會兒出來，撈得許多的銀器物，周邯高興壞了。每次小船泊於江岸潭邊，他都讓水精沉下去一次，又有收穫。沿江流來到江都，經過牛渚磯。自古說最深的地方，是溫嶠燃燒犀角照水怪的地方。他又讓水精沉下去。過了一會兒水精撈上來一塊寶玉，說水底下有水怪，說不準是什麼樣子，都怒自狂舞，要抓他，自己僅僅能免禍。由此周邯也成爲鉅富。幾年後，周邯有一個叫王澤的朋友在相州做太守，周邯到河北去訪問他。王澤很高興，與周邯一起遊覽，歡宴，一天天沒有空閒。二人一起來到州北隅的八角井。所謂八角井，是用天然彎曲的石頭，把井壁砌成八角形。井口寬三丈還多。這口井，早晨和晚上煙雲蒸騰，瀰漫出一百多步外。黑夜，有火紅的光從井裏射出來，可照出一千尺，看東西像白天一樣清楚。自古人們相傳說，有一條金龍潛伏在水底。有時候久旱不雨，人們到井邊來禱告，也很靈驗。王澤說：「這井裏理應有至寶，只可惜沒有辦法探究它的虛實罷了。」周邯笑着說：「非常容易！」於是就對水精說：「你要能投到水底，看看井裏有什麼怪異，連王澤也會重重的賞你。」水精已經很長時間沒下過水了，很高興就脫了衣服下去了。很長時間他纔出來，對周邯說：「有一條很大的黃龍，鱗如金色，抱着幾顆明珠在那睡覺。水精想要把明珠搶過來，但是手中沒有兵刃，怕那龍忽然發覺，所以沒敢動。如果能有一把利劍，即使龍發覺了那也可以把它殺死，沒有什麼可怕了。」周邯和王澤非常驚喜。王澤說：「我有劍，我這把劍還是一把不比尋常的寶劍呢。你可以拿我的劍下去把明珠搶來！」水精喝了些酒，帶着劍就下去了。過了一會兒，四面看熱鬧的人像牆一樣。忽然看見水精從井面跳出來幾百步遠，接着有一條几百尺長，爪甲鋒利的金龍從空中來抓水精，人和龍都退進入井中。左右的人心驚膽戰，不敢近看。只是周邯心疼他的水精，王澤心疼他的寶劍，二人逡巡不定。有一位身穿褐裘，相貌古樸的老人來見王澤說：「我是土地神。先生怎能這麼輕視自己的百姓？這口井裏的金龍，是上天的使者，主宰那些瑰璧，澤潤一方生靈，哪能只相信那一把小小的寶劍，而想要趁龍睡覺去把明珠搶過來呢？龍忽然震怒，作用神化，搖得動天關，擺得動地軸，捶得碎山嶽，砸得碎丘陵，百里大地變成江湖，萬人之衆都要餵魚鱉。到那時候，你的骨肉怎麼能保得住呢？從前鍾離不愛其寶，孟嘗君自返其珠。你不學他們，卻縱使貪婪狡詐之徒，鼓動狡詐貪婪之心，肆無忌憚地去奪寶。現在他已經被龍喫掉鍛鍊那些珠子了！」王澤羞愧悔恨，無言以對。土地神又說：「你必須馬上悔過並且要褥告，不要讓金龍太生氣了！」老人倏然離去。王澤立即就準備供品祭奠。

資州龍

韋皋鎮蜀末年，資州獻一龍，身長丈餘，鱗甲悉具。皋以木匣貯之，蟠屈於內。時屬元日，置於大慈寺殿上，百姓皆傳，縱觀二三日，爲香菸薰死。國史闕書。是何祥也？（出《紀聞》。）

【譯文】

韋皋鎮守巴蜀的末年，資州獻來一條龍，身長一丈多，鱗和甲什麼都有。韋皋把它用木匣子裝着，讓它在匣子裏蟠屈着。當時正是正月初一，把它放在大慈寺的大殿上，百姓們一傳十、十傳百，隨便看了三天，結果龍被香火薰死了。《國史》上缺少這件事的記載。這是什麼預兆呢？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嶽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巖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蛇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盒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梭，雷氏之劍，尚皆爲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況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潔。俄而報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雲：「莫錯擊。」須臾，雨火中半下，書生之宇，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廊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爲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屍，迨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爲戒矣。（出《博異志》）

【譯文】

元和六年，京兆人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在嵩山嶽寺修習學業。寺東北一百多步的地方，岩石下有一個取水盒。水盆的圍長一丈多一點，而深可裝得下十斛。水是隨打隨增多，打多少增多少，始終不見少。全寺的人都來打水。韋思恭等三人從春天住進來，到了七月中旬，有一天，三個人趁有空就去打水。走到石盆，他們看到一條大蛇。這條大蛇有幾丈長，黑得像純漆，有白花，像錦，在石盆裏彎彎曲曲地爬動。三個人嚇了一跳，看了好久。王生與董生商議說：「那東西可以打死拿回去喫。」韋思恭說：「不行。以前葛陂的竹，漁父的梭，雷氏的劍，尚且都是龍，怎麼知道這名山大鎮之中就沒有龍呢？難道不是龍在這石盆裏潛身嗎？況且這條蛇的鱗和甲，和一般蛇特別不一樣。這可要小心！」二人沒聽他的話，就扔石頭把蛇打死，纏繞起來拿回去煮上了。二人都嘲笑韋思恭是假正經。不一會兒有人說石盆那裏又有大蛇，二人跑去一看，又要下手擊蛇，韋思恭急忙勸阻。二人剛舉石要投，那蛇騰空而去。等到三個人回到院子裏，蛇肉還沒煮熟。忽然聽到山中有一種聲音，地也在顫動。一看，竟然是這山中風雲暴起，飛砂走石。眨眼的工夫，風沙來到寺前，天昏地暗，對面不見人。寺中的人們在風雲暴起之中有人禱告說：「不要錯擊了好人！」片刻，天上下火，其中多半下到三位書生的屋上，燒了個淨光。王生和董生都不知在哪。韋思恭在寺廊下沒啥事兒。所以，神化的道理也很明顯。不能全做善事，只說了一些好話，那麼蛟龍之禍就沒有及身，何況那些經常行善道的呢！那王生和董生的屍體，過了兩天，纔在寺門南邊找到。這是韋思恭親口說的。對於那些好殺生的人，此事足以爲戒了。

盧元裕

故唐太守盧元裕未仕時，嘗以中元設幡幢像，置盂蘭於其間。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視，見一小龍才寸許，逸狀奇姿，婉然可愛。於是以水沃之，其龍伸足振鬣已長數尺矣。元裕大恐。有白雲自盆中而起，其龍亦逐雲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出《宣室志》）

【譯文】

從前唐太守盧元裕還沒做官時，曾經在七月二十五這天設置幡幢像，又把盂蘭盆放在其間，不一會兒就聽到盆中有「唧唧」的聲音。盧元裕過去一看，見盆裏有一條才一寸來長的小龍，形狀超逸，姿態奇麗，婉然可愛。於是他就用水澆它。這時候，只見那小東西伸足振鬣，轉瞬間長到幾尺長了。盧元裕很害怕，有白雲從盆中升起，那龍也追趕着白雲而飛去。盧元裕就是盧翰的父親。

盧翰

唐安太守盧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時，嘗結友讀書終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圓石，瑩白如鑑。方執翫忽次，墮地而折。中有白魚約長寸餘，隨石宛轉落澗中。漸盈尺，俄長丈餘，鼓鬐掉尾。雲雷暴興，風雨大至。（出《紀聞》）

【譯文】

唐安太守盧元裕的兒子盧翰說，盧元裕年輕的時候，曾經結友在終南山讀書。有一天傍晚走在溪邊，從石崖中拾到一塊圓形石頭。這石頭瑩晶光亮如鏡子一般。正拿着玩，忽然掉到地上摔斷了，裏邊有一條一寸多長的白魚，隨着那石頭宛宛轉轉落到澗中。只見那條小魚漸漸長滿一尺，不一會兒又長到一丈多。它鼓鬐奮爪，昂首掉尾。於是雲雷暴起，風雨大作。

李修

唐浙西觀察使李修，元和七年，爲絳郡守。是歲，其屬縣龍門有龍見。時觀者千數。郡以狀聞於太府。時相國河東府張弘靖爲河中節度使，相國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嘗爲文以贊其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浙西觀察使李修，元和七年，是絳郡太守。這年，這個郡所屬的龍門縣有龍出現，當時看見的有上千人。郡守寫狀子報告太府知道。當時相國是河東府的張弘靖任河中節度使，相國的兒子前舒州刺史張以宗，曾經寫文章讚美這件事。

韋宥

唐元和，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樂，江波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弦，周纏蘆心。宥即收蘆伸弦，其長倍尋。試縱之，應乎復結。宥奇駭，因置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即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三二寸耳。方饌，妓即置之，隨置復結。食罷視之，則已蜿蜒搖動。妓驚告衆，競來觀之，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投之於江。才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龍百尺，拿攫昇天。衆鹹觀之，良久乃滅。（出《集異記》）

【譯文】

唐元和年間，前都尉韋宥出任溫州郡守，心中悶悶不樂，水路又很遠，天氣灼熱，坐在船上也不好受。一天晚上比較涼爽，他就下船上岸，騎着馬和船並行。忽然間看到一個地方，沙淺流亂，蘆葦青青，於是他就撒開繮繩過去飲馬。走在蘆葦叢中，有的蘆枝拂打馬鞍，他隨手就抓上來一棵，一看，看到一根新絲製成的箏弦纏在蘆葦上。他立即就把箏弦拿下來，伸開一看，有兩尋來長。他把弦鬆開，弦又立即盤結回去。他很驚奇，就把它揣到懷裏。來到江館，全家已經早到了。他是從前的駙馬，家裏有歌妓和樂妓。他把那根箏弦交給箏妓說：「這是我從蘆葦上拾到的，挺新挺緊的，但是那是沙洲江岸，這東西是從哪來的呢？我覺得挺奇怪。你把它裝到箏上，聽聽怎麼樣。」箏妓接過弦去，立即就去往箏上安裝，發現這弦與其它弦完全一樣，只是短了二三寸。當時正喫飯，箏妓先把弦放在那裏，一放下它就又盤結起來。喫完飯一看，那弦居然蜿蜒搖動起來。箏妓喫驚地告訴大家，大家爭搶着來看，見那東西居然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韋宥喫驚地說：「莫非是一條龍？」於是他命人幫他穿戴好衣帽，燒香禱告。然後把那東西放到水盆裏，投到大江裏去。剛投到江流中，風流便大作，雲霧蒸騰，驚雷滾動，天昏地暗，一條一百多尺長的白龍騰躍升空。在場的人全都看到了，老半天才漸漸消逝。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出《酉陽雜俎》）

龍頭上有一種東西，樣子像博山形狀，叫尺木。龍沒有尺木，就不能昇天。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無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置於懷中。坐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慄慄而起。史警懼，棄林中。遂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煙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雨大至。（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個姓史的人，在唐元和年間，曾經和幾位道士遊華山。當時天氣很熱，大家坐在一條小溪旁歇息。忽然有一片手掌大的樹葉順流而下。那葉子紅豔可愛，姓史的就把它撈上來，放到懷裏。坐了不到一頓飯的時間，他覺得懷裏很涼，就悄悄地起來觀看，見那葉子上開始起鱗。他很害怕，把它扔到林子裏，就告訴大家說：「這一定是條龍，應該趕快離開！」頃刻之間，林子裏開始冒出白煙，佈滿山谷。他們往山下跑，還沒跑到一半，風雨已經很大了。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龍六

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喜寺 龍廟 豢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

金龍子 黃馴 臨漢豕 燒龍 柳翁

盧君暢

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爲白衣時，僑居漢上。嘗一日，獨驅郊野，見二白犬腰甚長，而其臆豐，飄然若墜，俱馳走田間。戶訝其異於常犬，因立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已而湫浪泛騰，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雲氣噎空，風雷大震。盧懼甚，鞭馬而歸。未及行數里，衣盡沾溼。方悟二犬乃龍也。（出《宣室志》）

【譯文】

以前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的盧君暢還是老百姓的時候，僑居漢水。曾經有那麼一天，他獨自騎馬走在郊野，看見兩條狗，狗的腰身特別長，胸甚肥厚，好像懸浮着要掉下來。那兩條狗一塊跑在田壠上。盧君暢驚訝和一般的狗不同，就勒住馬望着那兩條狗。不一會兒兩條狗都跳進一個大水池中，緊接着那池水便波浪洶湧，馬上有兩條白龍從池子裏升起。雲氣密佈當空，風雷大吼大震。盧君暢很害怕，打馬往回跑，沒跑出幾里，衣服全被雨澆溼，才知道那兩條狗就是龍。

元義方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州。遇海島，中有泉，舟人皆汲水飲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雲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岸城邑，乃萊州。（出《國史補》）

【譯文】

元義方出使新羅國，從雞林州出發，遇到一個小島，島上有泉水，船上的人都打泉水喝。忽然有一條小蛇從泉眼裏鑽出來。海師忙說：「龍生氣了！」於是立即就出發。未行幾里，風雲雷電全都到來，三天三夜沒有停歇。等到雨過天晴，望見遠處對岸的城邑，原來已是萊州。

平昌井

平昌城舊與荊水通，有神龍（「龍」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出入焉，故名龍城。外國有寺曰咀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卻。奴若常取米，龍即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出《外國事》）

【譯文】

平易城以前與荊水是通連的，有一條神龍在裏邊出出入入，所以叫做龍城。外國有一座寺叫「咀呵羅」，寺中有一條神龍住在米倉裏。奴僕去取米，龍就往後退。奴僕要是經常取米，龍就不給。倉裏的米用光了，奴僕就向龍跪拜，倉裏的糧食就又滿了。

虎頭骨

南中旱，即以長繩系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出《尚書故實》）

【譯文】

南中一帶遇上天旱，就用長繩子拴住虎頭骨，扔到有龍的地方。虎頭骨一入水，就讓幾個人牽扯着，也無法讓它停住。不一會兒，雲就從潭中升起，雨也緊接着就下起來。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繞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祗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爲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爲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爲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謂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觀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嘆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尚能變化無方，去莫如其適，來莫窮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鬐鬣鱗角，若盡沾溼。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裏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出《宣室志》）

【譯文】

政陽郡東南有一座寺廟叫法喜寺。這寺離郡一百里遠，而正處在渭水之西。唐元和年末，寺中有一個和尚頻頻夢見一條白龍從渭水來，在佛殿西柱子下停住，蟠繞很久，才直奔東方而去。做夢第二天就下雨。這種情況已經多次了。那和尚很奇怪，就告訴了別人。那人說：「福地是神靈居住的地方，本來就是龍的住處。而佛寺也受到龍的依賴，所以釋迦牟尼有天龍八部，它的意義就在這裏。何況郊野之外的寺院，殿宇清潔寬敞，作爲龍的住處，不也很合適嗎？希望你做一條土龍放到殿柱子之間，將用它來驗證一下你的夢。」那和尚便召集工匠，用土製作一條龍。他把夢中龍的樣子詳細地告訴工匠們。做成之後就放在殿西柱子下邊。做得很像雲霧中的活龍，鱗鬣生動，動態蜿蜒，盡得其妙，即使很好的畫家，也不能畫得比這更像。到長慶年初，一個住在這個寺院裏的人，有一天仰臥在門外，見有一個東西從窗出來，輕飄飄的，像一朵雲，飛出寺院，向渭水飛去。天將黑的時候，那東西纔回到西窗下。仔細一看，果然是一條白龍。第二天他就告訴了寺中的和尚。和尚覺得奇怪。又過了幾天，寺裏的和尚全都到村民那裏會齋去了，直到晌午纔回來。進殿一看，用土做的那條龍不見了。和尚們又是驚歎又是奇怪，互相看着說：「這一定是龍。儘管它是用土做的，尚且可以變化不定。去，不知它到什麼地方去；來，不知它從什麼地方來。果然是靈物吧？」到了晚上，從渭水飄來陰雲，不多時就要逼近殿宇。忽然有一個東西從雲中跳出來，從西窗飛入。和尚們又驚又怕。走近一看，見那條用土做的龍居然已經附在西柱上了。仔細一看，那龍的鬐、鬣、鱗、角，好像全都溼了。從此以後，就用鐵鏈把它鎖起來了。這以後裏中有了旱澇災情，向它祈禱，非常靈驗。

龍廟

汾水貫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橋。其南橋下嘗有龍見，由是架龍廟於橋下。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有一龍自廟中出，傾都士女皆縱觀。近食頃，方拿奮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廟中出，既出而廟屋摧圮，其橋亦壞。時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譯文】

汾水橫貫太原而向南流。水上有兩座橋。那南邊的橋下曾經有龍出現，因此在橋下蓋了龍廟。以前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的時候，有一條龍從廟中出來，全城的男男女女都盡情觀看，將近一頓飯的工夫，它才騰躍振奮地離去。立刻就有震雷暴雨發生。另外，第二年秋，汾水水漲，有一條白蛇從廟裏出來，一出來廟就倒塌了。那橋也壞了。那時是唐朝太和年初。

豢龍者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雲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之，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漫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出《尚書故實》）

【譯文】

牛僧儒鎮守襄州的時候，因爲久旱，祭祀求雨沒見效，聽說有一位處士自己說是養龍的，牛公就請他想辦法下雨。那處士說：「江漢一帶沒有龍，只有一個水池中有一條，是黑龍。如果硬逼它出來，擔心造成災害，很難制住它。」牛公堅決讓他去做，他就去了。果然下了一場大雨，漢水暴漲，淹了上萬戶人家。那處士怕加罪於他。嚇跑了。

孔威

唐鹹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雲：「州之桐城具善政鄉百姓胡舉，有青龍鬥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釃雨，灑繭箔上，血不氵於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唯有須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相（明抄本「相」作「光」）自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出《唐年補錄》）

【譯文】

唐鹹通年末，舒州刺史孔威進獻龍骨一具，並且有表奏描述這件事說：「舒州所屬的桐城縣善政鄉有一個百姓叫胡舉，有青龍鬥死在他家的院子裏。當時是四月，院子裏還有養蠶用的竹篩子。忽然間雲雷暴起，聽到雲中有打鬥觸碰的聲音，血就像下雨，灑到養蠶用的竹篩子上。那血不污染篩子，漸漸集中凝結，可以拾起來放到手掌上。不一會兒就讓人感到刺骨般冷痛。一開始，一條龍尾巴拖在地上，圍繞着一桶泔水。然後又騰飛鑽進雲裏。等到下雨，下的全是泔水。龍死了之後，把它剖開，發現它的咽喉裏有一個大瘡。龍共長十多尺。龍的身和尾巴各佔一半。尾巴又細又薄。鱗鬣就像魚鱗。只有鬚子有兩丈長。它的腳有紅色的角膜蒙着。兩隻角都有兩丈長。它的肚子自相牴觸。當時派大雲倉使指揮人馬把死龍送往舒州。因爲龍肉很重，不能整個搬運，就把它割成幾十段，載運到州府。

華陰湫

唐鹹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回塘，湛若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音，逮於累日。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而禽銜而去。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啓視投之，歘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爲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伏，莫有犯者。（出《劇談錄》）

【譯文】

唐朝鹹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多，一天晚上風雷突然大作，有龍福山造地，是遠方而來。原先那地方崖岸挺高，沒有貯水的地方，這天晚上山崖遷徙，崩裂開幾十丈。東西向的小山變成了南北向的，而峯巒草木一無所傷。山間新池碧波迴盪，清澈得像疏道的渠道。京洛的行人旅客，沒有不多走路程特意來看的。有好事的，各自乘車坐船成羣結夥而來。車馬的聲音不絕，一直持續多日。京城南靈應臺有一個水池叫「三娘湫」，與炭谷相近。這池子裏的水，水波澄明，深淺莫測。每到秋季秋風搖落樹葉，常有一些草木之葉飄落池水之上。儘管樹葉纖細微小，但是必有飛禽把它銜出去。到這裏來祭祀祈禱的，多半喜歡把花鈿錦綺之類的東西扔到池裏去。開始扔的時候仔細看着，扔下去之後，很快沉下去了。乾符年初，有幾個朝中當官的人，一塊到終南山遊玩，來到這個水池邊。於是就有人談到這個池子是如何如何靈驗。其中有不相信的，就試探着把石頭木塊之類扔下去。不久便有大魚躍出水面，鱗甲雪亮。不多時便風雨陰暗，車馬差點被大水沖走。此後人們更加敬服，沒有敢能觸犯的。

崔道樞

唐中書舍人書顏，子婿崔道樞舉進士者屢屢。一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五尺，鱗鬣金色，其目光射人。衆視異於常魚。令僕者投於江中。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巾櫛，如宮內之飾。有一吏人從後執簿領出。及軒陛間，付雙環青衣，置於繡衣案上。吏引韋生東廡曹署，理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雲：「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湄，雖爲人所食，即從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食之，但難獲免。然君且還，試與崔君廣爲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且以所說，話於親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才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之姑子也。數日後，寄魂於母雲：「已因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辭。表弟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氏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文書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俄見繡衣舉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雲：「崔道樞官至三品，壽至八十。」後有判雲：「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亦減一半。」時道樞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妻拿鹹在京師，韋顏備述其事。舊傳夔及牛渚磯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許。（原闕出處，陳校本作出《劇談錄》）

【譯文】

唐朝中書舍人韋顏的女婿崔道樞，屢屢參加進士考試。一年春天不第，回家到漢水之畔的住處。因爲淘井，從井裏捉到一條五尺長的鯉魚。這條魚的鱗和鬣都是金色的，它的目光射人。大家見它不同於一般的魚，就讓僕人把它投到江裏去。崔道樞和他的表哥韋氏，偷偷地準備炊具，把它煮着吃了。兩宿之後，韋氏得病突然死去。有一個穿碧色衣服的人把他領到一處府舍，這府舍很是莊嚴肅穆。進門之後，他看見一個頭戴金翠冠，身穿紫繡衣的女子在廳裏據案而坐。左右的侍者都穿黃衣，服飾打扮有如宮中。有一個小官吏從後面拿着簿子領韋氏出來，來到廊階之間，把簿子交給一個梳着雙環的婢女，由她放到繡衣女子的桌案上。小官吏又領着韋氏來到東廂房裏的一處官署，審理殺魚的案子。韋氏把過錯推到崔道樞身上，說：「不是我的罪過。」那個官吏說：「這是一條雨龍。如果它潛伏在江河湖海之中，即使被人吃了，其實可以看出它不是凡品。只是前幾天你們是從井裏得到它的，崔道樞和你又不是愚昧之人，把它殺着吃了，只怕罪責難逃，但是你暫且回去，與崔道樞一起多做一些佛道功德之事試試，也許可以多少減輕一些罪過。從現在算起，十天之後我還去找你。」韋氏忽然醒來，就把那官吏的話說給親屬。親屬讓崔道樞詳細述說殺魚之事。崔道樞雖然心中懷有憂慮和壓抑，但是也沒太相信。剛到十天，韋氏果然死了。韋氏是崔道樞姑母的兒子。幾天後，韋氏託夢對母親說：「兒已經因爲殺魚而獲罪，所到的地方就是水府，不久將受到嚴重的懲罰。母親可以趕緊修黃籙作道場，還有希望懲辦得寬一些。表弟的罪過也已經形成了，今晚他應該自知他的事情。」韋母哭着把夢中情形告訴了崔道樞。等到天黑，崔道樞昏昏沉沉地睡下，見到穿碧色衣服的人把他領到一個公署，全都像韋氏講過的那樣。不一會兒有一個拿着黑紙紅字文書的個官吏，讓崔道樞在屏側站着，他自己快步走進去。不一會兒又見那個穿繡衣的女子提筆寫了些什麼，小官吏便接到手裏走了出來，讓崔道樞看那上面寫了些什麼。崔道樞接過來一看，先寫的是，崔道樞官至三品，壽到八十；後邊又寫道，害死了雨龍，事關天府，不能原諒，案情緊急，所有的官爵全都消除，年壽也削減一半。當時崔道樞去的時候正處在冬季。他的母親開始修道場做功德。剛到春季，他就臥病不起，幾天便死了。那時崔道樞的妻兒老小都在京城。韋顏詳細地述說了他的事情。舊時傳說夔州到牛渚磯是水府，不知崔道樞所去的水府是哪裏。

金龍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鬱郁如煙。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枚，長五寸許。羣臣稱賀。帝曰：「朕不以金龍爲祥瑞，以偃息干戈爲祥瑞。卿等各宜盡忠，以體朕懷。」門下奏，請改文德二年爲龍紀元年。（出《大唐雜記》）

【譯文】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月初一，皇上與羣臣在武德殿議事。有一股紫氣從昭德殿的東隅冒出來，好像鬱郁的濃煙。皇上讓宮中留後司尋找發出紫氣的地方，尋到了一枚金龍子。這枚金龍子有五寸來長。羣臣都向皇上祝賀。皇上說：「我不認爲金龍子是祥瑞之兆，我認爲偃息兵戈天下太平纔是祥瑞。你們各自都應該盡忠，以體念我的這種情懷。」司事官有人稟奏，請求把文德二年改成龍紀元年。

黃馴

荊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宇。內有井極深。井中有龍窠。旁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云氣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漬，盡入於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詞以對。歲餘，馴及馬皆瞽。（出《錄異記》）

【譯文】

荊州當陽縣靠山建成官署。院中有一口很深的井。井中有一個龍的巢穴。任何人不知它有多深。天要變晴以及將要下雨的時候，往往有云氣從井底冒出來。唐朝光化年中，有一個道士自稱從商山來，他下到井裏，取到龍的巢穴和草藥之後離去。這以後有一個叫黃馴的縣令，到任之後，常常把馬拴在井邊，各種污穢之物全都進入井中。有的人指責他，他總是回答些粉飾的話。一年多一點之後，他和他的馬全都瞎了眼。

臨漢豕

邛州臨漢縣內有湫，往往人見牝豕出入，號曰「母豬龍湫」。唐天覆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靈蹟求雨。於時邑長具牢醴，命邑寮（「寮」原作「宰」，據陳校本改）偕往祭之。三奠迨終，乃張筵於湫上，以神胙客。坐於烈日，鋪席。以湫爲上，每酒巡至湫，則捧觴以獻。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見湫（「則捧觴以獻」至「忽見湫」二十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上黑氣如雲，氛氳直上，狂電燁然，玄雲陡暗，雨雹立至。令長與寮吏，鼓舞去蓋，蒙溼而歸。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焉（「焉」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夫人之至誠，則龍畜亦能感動。享德濟旱，勿謂不智。（出《北夢瑣言》）

【譯文】

邛州臨漢縣內有一個水池，常常有人看見有一隻母豬出入，人們便叫它「母豬龍池」。唐朝天覆四年，蜀城大旱，大小官員都到有靈蹟的地方去求雨。這時候臨漢縣令也準備了牛羊肉、甜酒之類的供品，讓縣邑所有僚屬一起到母豬龍池去祭祀。祭奠完了，就在池邊擺下酒宴，讓神賜福遊客。遊客們坐於烈日之下，鋪席，把池放在被尊敬的地位，每巡酒來到池邊，捧杯向池獻酒。要直等到雨下得淹腳面了才能撤掉此宴。歌聲樂聲正盛，忽然間池上黑氣如雲，霧氣濛濛地直往上升。狂暴的雷電炸響，黑雲密佈，雨雹立刻潑撒下來。縣令和同僚們歡欣鼓舞，丟掉帷蓋，任由雨澆溼瞭然後纔回去。第二天，縣境中雨水已足，而其它地方依然是乾旱的土地。人極其真誠，那就連龍畜亦能感動。享有賢德救濟旱情，不能說不是明智。

燒龍

太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龍。唐天覆中，澧州葉源村民鄧氏子燒畬，柴草積於天井（山中穴也），火勢既盛，龍突出，騰在半空，縈帶爲火所燎，風力益壯，狂焰彌熾，擺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斃。長亙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爲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鬱酬其價而強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出《北夢瑣言》）

【譯文】

長江以南的蘆荻間，往往能燒起龍來。唐天覆年中，澧州葉源村一個姓鄧的村民耕種前燒荒，把柴草堆在山中的洞穴中，火勢着旺以後，有一條龍突然鑽出來，騰在半空裏。它身上帶着一些火焰，因爲空中風更大，火焰更旺，又不能趕快熄滅，到底把它燒死了，掉到了地上，有好幾百步長。這個姓鄧的村民爲了避禍，把家搬到別處去了。朱梁王朝的末年，辰州一個姓向的居民燒起一條龍，四面風雷急雨都不能撲滅，很快便燒成灰燼，但是龍角沒有燒化。龍角瑩如白玉，姓向的把它當成寶貝珍藏着。湖南行軍高鬱，給姓向的一點錢就硬把龍角拿走了。當時有個術士就說：「高司馬將有大禍臨頭，怎麼還用這種不祥之物來召致禍患的來臨呢？」不久，高鬱果然被殺。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鄱陽人漁釣者，鹹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後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上，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既深數丈，果得方木長數十尺，交構疊之，累積數十重，其下霧氣沖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唯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巨盆貯之。中有一鱔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譯文】

天佑年間，饒州有個姓柳的老頭經常坐着小船在鄱陽江裏釣魚，不知他在哪裏居住，也不知他的妻子兒女是誰，也沒人見過他喫飯喝水。凡是水族之類，以及山川的多深多遠，他沒有不知道的。鄱陽打漁的人們，全都先問他然後再行動。呂師造任刺史時，他大興土木，修城挖溝，挖到城北就下雨，一停天就晴。有人問柳老頭這是怎麼回事。柳老頭說：「這下面是龍穴。在它上面吵鬧震盪，那麼龍就不安，就從穴中跑出來，龍出來就要下雨。不停地挖下去，肯定會挖到龍穴，那就會下雨不止成爲災難了。」挖到幾丈深之後，果然挖到了。有一些幾十尺長的方木，交叉疊摞在一起，累積幾十層。那下邊黑洞洞的，而且霧氣沖人，不能進去，就不挖了。那些木頭上都纏繞着龍的口水，一股腥味，而且刻削得很平滑，很方正，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從此，果然連連下雨成爲災難。呂家的幾個子弟要到鄱陽江上去捕魚，把柳老頭找來問他哪裏有魚。柳老頭指着南岸一個地方說：「今天只有那個地方有魚，但是有一條小龍也在那裏。」幾個孩子不信，就去下網，果然大有收穫。他們把打上來的魚全都放在船上的一隻大盆裏。其中有一條一二尺長的鱔魚，兩眼精光有神，還有兩根長鬚。它繞盆而行，羣魚都在兩邊跟着它。要到北岸的時候，盆裏的魚全都沒了。姓柳的老頭也不知哪去了。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龍七

閻浮龍 吳山人 白將軍 溫媼 柳子華 斑石 張公洞 五臺山池 張老 費雞師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陽湫 鹽井龍 尹皓

閻浮龍

龍在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翟陁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則夭。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於弗姿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之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頌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獲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阿修中雨羅丘伏，（《酉陽雜俎》三「阿修中雨羅丘伏」句作「阿修羅中雨兵仗」，此有倒訛）閻浮提中雨清浮水。（出《酉陽雜俎》）

【譯文】

在閻浮提的龍共有五十七億。在翟陁尼的龍不往地上降污濁的水。西洲人食用了污濁的水就夭亡。單越人厭惡冷風，龍就不發冷。在弗姿提洲，龍不作雷聲，不起電光。而這些都是東洲厭惡的。那雷聲，兜率天作歌頌的聲音，閻浮提作海潮的聲音；那雨，兜率天上下的是摩尼，獲世城下的是好飯菜。海中下雨不止，雨水象連到了一起。阿修中下羅丘伏；閻浮提中下清浮水。

吳山人

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也。（出《獨異志》）

【譯文】

隴州吳山縣，有一個人騎着一匹白馬夜間走路，全縣的人都夢到了他。他說：「我想要搬家，暫時借你們的牛用一下。」說完他就走了。那天夜裏，好幾百家的牛，到天明一看，全都一身大汗。在縣南山彎處出現了一個方圓一百多步的大水池。鄉里人因爲這個水池是用牛遷來的，就叫它「特牛池」。

白將軍

僧元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嘗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於衣箱。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劍劃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菸，徑出檐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和尚元可說，近來傳聞，有一個被人們稱作白將軍的人曾經在曲江洗馬，那馬忽然就跳出去驚跑了。馬的前腿上有個東西，白色，象衣帶，在馬腿上纏了好幾圈兒。白將軍急忙讓人把馬腿上的那個東西解下來。馬流了幾升血。白將軍感到奇怪，就把那個帶狀的蟲子封到紙帖裏，裝進箱子。有一天，送客來到滻水，白將軍把那蟲拿出來讓客人觀看。客人說：「爲何不用水試它一下？」白將軍就用劍在地上挖了一個坑，把那蟲子放到裏邊，再用水澆它。不一會兒，那蟲開始蠕動，而且長長了。坑裏頭泉水湧動。忽然那蟲自己盤起來，象一個坐席那麼大，有黑氣冒出來，象香菸嫋嫋，徑直飄出檐外。大夥恐懼地說：「這一定是龍！」於是就急忙回來。沒走幾里，風雨驟然襲來。

溫媼

溫媼者，即康州悅城縣孀婦也，績布爲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於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媼常濯浣於江邊。忽一日，見魚在水跳躍，戲於媼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鹹爲龍之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媼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卻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風雨隨作。及明，移其冢於西，而草木悉於西岸。（出《嶺表錄異》）

【譯文】

溫媼是康州悅城縣的一個寡婦，以織布爲業。有一天她到野外江邊拾菜，發現沙草中有五隻鳥蛋，就撿了回來，放到織布用的筐子裏。不幾天，忽然出現五條小蛇，一條花的，四條青的。於是她就把它們送到江邊去了。本來無意讓它們回報什麼。她常常在江邊洗衣服。忽然有一天，她發現魚在水裏跳躍，在她面前做遊戲。從此以後經常有這樣的事。漸漸有人知道了，鄉里人都認爲她是龍的母親，對她特別尊敬。有的人向她詢問禍福吉凶，她說得也多半都很應驗。從此她也漸漸富足起來。朝廷知道了，派人把她召到京裏，走到全義嶺，她病了，就回到悅城縣而病死。鄉里人一起把她葬到江的東岸。忽然有一天晚上，天地昏黑，風雨大作。等到天明，見她的墳已由江東挪到江西，而且草木也全都挪在西岸。

柳子華

柳子華，唐時爲城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犢車一乘，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雲：「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雲：「宿命與君合爲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鹹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雲：「入龍宮，得水仙矣。」（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劇談錄》」）

【譯文】

柳子華唐朝時做城都縣令。有一天正午，忽然有一輛牛車，前後有騎馬的女子引導來到廳堂上。有一位女子上前告訴柳子華說：「龍女將要來到。」不久，龍女下了車，由左右攙扶衛護着走上臺階來，與柳子華相見。她說：「命中註定我和你要結成夫婦。」於是就住下了。柳子華命人準備酒席、樂隊，舉行婚禮之後，龍女才離去。從此她常來常往。遠近的人們全都知道。柳子華罷官以後，誰也不知他到哪兒去了。一般人都說他去了龍宮，成爲水仙了。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斕，大如雞子。甚異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與嬰兒弄，遂失之。數日，晝忽風雨暝晦，庭前樹下，降水不絕如瀑布狀。人鹹異其故。風雨息，樹下忽見此石已破，中如雞卵出殼焉。乃知爲龍子也。（出《原化記》）

【譯文】

京城裏有一位士人，順着山走路，撿到了一塊石子。這塊石子斑斕多彩，有雞蛋那麼大。這人覺得很奇怪，就把它放到衣箱裏，一放就是五六年。後來，由於他拿出來給孩子玩，就丟失了。幾天後，大白天就忽然間風雨大作，天地昏黑，院子裏的一棵樹下，降水不絕就象瀑布一樣。人們都感到驚異，不知是什麼原因。風雨停息之後，忽然發現那塊石子就在那樹下，但石子已破，裏邊就象小雞出殼一樣。這才知道是龍子。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雲，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氓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約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弈。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鬥（「鬥」原作「十」，據明抄本改），道士指曰：「可食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復食。（出《逸史》）

【譯文】

義興縣山水秀麗卓絕，張公洞尤其秀美奇異。當地人說，這就是張道陵修行的地方。這裏邊有一個山洞，衆人誰也不敢進去。有個姓姚的當地人知道道路，拿着棍子，帶着火把，揹着行囊進去了。大約走了幾百步，漸漸地明朗起來，依稀能望見雲和樹木。走近之後，發現自己走上了一條別人走過的小路。又走了十幾裏，他看到兩個道士正在下棋。道士問：「你是誰？你是怎麼進來的？」他從頭到尾詳細說了一遍。道士說：「這還是個有大志的人呢！」姓姚的餓得厲害，就向道士要喫的。旁邊有幾鬥青泥。道士指着青泥說：「可以喫這個。」他試探着嚐了嚐，覺得挺香，就喫，就飽了。道士說，「你可以走了。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姓姚的再拜而返，偷偷把喫剩的青泥揣了回來。他帶着這些青泥在市肆間尋訪，偶然被一個作買賣的胡人看見了，胡人喫驚地說：「這是龍的食物，是從哪弄來的？」他就把事情告訴了胡人。胡人和他一塊來尋找，一看，那裏只有一個黑黑的大洞，不再有路。青泥拿到外邊來已象石頭那麼硬。不能再喫。

五臺山池

五臺山北臺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佛經雲，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亭午，昏霧暫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睹。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所吸，逡巡而沒。（出《傳奇》，明抄本作「出《傳載》」）

【譯文】

五臺山北臺下有一個二畝多地的龍池。佛經上說，這是關押五百毒龍的地方。每天到了正午，昏暗的池霧暫時散開，和尚和品行高潔的居士才能看一眼。如果尼姑和女人走近，雷電風雨立時就大作。如果走近池邊，一定會被毒氣吸到池子裏，慢慢沉下去。

張老

荊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中有撣鍾張老者，術士也。而僧不知。張老惡此龍損物，欲禁殺之，密爲法。此龍已知，化爲人，潛告僧曰：「某實龍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風雨損物，爲張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寶珠，以伸報答。某即移於別處。」僧諾之。夜喚張老，求釋之。張老曰：「和尚莫受此龍獻珠否？此龍甚窮，唯有此珠，性又吝惡。今若受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爲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放。龍夜後送珠於僧，而移出潭水。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果如張老之言。（出《原化記》）

【譯文】

荊湘有一座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一條龍。這條龍時常興大風下暴雨，毀壞樹木。寺中有一個撞鐘的張老頭，他是一位術士，而和尚並不知道。張老厭惡這條龍禍害東西，就想要把它拘禁起來殺死它。他暗中做法，這條龍已經知道。龍變成人，偷偷地告訴和尚說：「我是一條龍，住在這水中已經多年了。或許因爲我出去的時候，風雨損壞了東西，被張老看禁起來了。我的性命危急，除了你誰也救不了我。如果你能救我一命，我給你一顆寶珠以示報答。我立即就搬到別的地方去。」和尚答應了。夜間喊來張老，求他把龍放掉。張老說：「你不要龍給你的那顆珠子行不行？這條龍特別窮，只有這顆珠子，它的性情又是吝嗇兇惡的，現在要是要了他的珠子，以後後悔就來不及了。」和尚不相信他說的，說：「你只管爲我放了它吧！」張老不得已，就放了。龍這一夜之後送珠子給和尚，從此搬移別處。張老也辭別和尚走了。幾日後，忽然一陣大雷雨，毀壞了和尚的僧舍，奪回那寶珠。果然象張老說的那樣。

費雞師

蜀川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爲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於寺外。當攜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二人擔之方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蟪，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邛，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記。竟不知是何（「何」字原闕。據陳校本補）術。韋絢長足爲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詢訪雞師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發即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咒其雞，令入內，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爲「費雞師」。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爲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攫拿於水。當韋皋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於內，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於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屍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盡，而屍乃出焉。（出《戎幕閒談》）

【譯文】

蜀川有一個被人所稱爲「費雞師」的人，善於預知將來的事，而且也能爲人祭祀作法進行解救。他多半住在邛州，蜀人都把他當成神。當時有一個和尚說，以前雙流縣有一座保唐寺，寺裏頭有一個叫張二師的人，因爲巡行僧房，見到有所空院落，將要住進去。張二師率領家人灑掃這個院子的時候，在一根柱子上拾到了一個小瓶子。張二師一看，見瓶中裝有一條小蛇。張二師把蛇從瓶子裏倒出來。那蛇大約有一尺來長，文彩斑駁，五色俱全。他用木棍觸動它，它隨着他的觸動而長大。大家都感到驚異。張二師讓人用一種東西挾制它，把它送到寺外去。當擺弄它的時候，它隨觸隨大，以至於長到一丈多長，趕上一根椽子了。兩個人抬才能把它抬起來。往外送的人更加害怕。圍觀的人也越來越多。離寺二三里的地方，它隨着那撼動，不停地增長。衆人更加懼怕，就把它打傷，以至於打死。第二天，有一道彩虹於正午時分下到寺中。這個和尚因事來到邛州，就把這件事對費雞師講了。費雞師說：「殺死龍女了！張二師和你們寺中的和尚們都得死啊！」後來，終於象他說的那樣都死了。他應驗的事情數不勝數，卻不知是什麼法術。韋徇的大哥做杜元穎的從事，他的弟弟妹妹都認識費雞師，在京中已經全都知道有此事。杜元穎自從到任，就詢訪費雞師的法術。凡是有病的來告知費雞師，費雞師就抱着一隻雞前往。到了門口，他抱着雞唸咒，讓雞進去。到了病人住的地方，雞就死了，病人就能痊癒；如果雞進而復出，那麼有病的人就永遠起不來了。當時人們因此叫他「費雞師」。他又把石子放到病人的肚子上，作法念咒，那石子斷了的，那人也就沒救了。又能寫符。先把符燒成灰，和以湯水，讓病人吞下，不一會兒又吐出來，那符竟然象沒燒過一樣。又說，城南建昌橋下，它的南岸以前有龍窟，一年一年常常害人。甚至有連人帶馬一塊掉進去淹死的，好象被人捉拿到水裏去似的。在韋皋那時候，先後一共運來幾萬塊石頭，頃刻之間，石頭又全都沒了。後來讓道士把一封書簡投進去，然後象築牆那樣把土倒進去，這才填滿。從此之後，龍窟挪到建昌寺佛殿下邊，與西廊的龍井相通了。而建昌橋下，往往有人受害，但是不嚴重。聽吏卒說，以前人和馬被淹在水裏，很長時間才能浮上屍體來，屍體全都很白。血被吸吮已盡，屍體才能浮上來。

汾水老姥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赤鯉，顏色異常，不與衆魚同。既攜歸，老姥憐惜，且奇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赤鯉即騰躍，逡巡之間，乃漸升霄漢，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爲妖怪。老姥恐爲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才絕，其赤鯉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衆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爲一丸丹。老姥曰：「此赤鯉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出《瀟湘錄》）

【譯文】

汾水邊有一位老太太弄到一條紅色鯉魚，顏色異常，不與衆魚相同。把這條魚拿回家之後，老太太可憐它，又覺得它挺怪，就挖了一個小水池，放上水把它養起來。經過一個多月之後，忽然發現那水池雲霧興起，那鯉魚就在裏邊騰躍，轉眼之間，就漸漸升入雲天。那水池就幹了。到了晚上它就又回來了，和原先一樣。看到的人都很驚訝，以爲是妖怪。老太太怕它作禍，特別後悔。於是她就親自到小池邊禱告說：「我本來憐惜你的性命，容許你活下來，你反倒想要禍害我嗎？」話才說完，那鯉魚就跳起來，雲跟着風來，就投到汾水裏去了。只從空中丟下來一顆珍珠，彈丸那麼大，晶瑩光亮，耀眼奪目。那老太太得了。別人不敢動。五年後，老太太的大兒子得了風病，病情越來越重，誰也治不好。老太太特別傷心，忽然想用那顆珠子招聘名醫。一看，那珠子已變成一粒丹藥。老太太說：「這是鯉魚送給我，用來救我兒子，報答我的恩惠的。」於是就給兒子喫下去，果然不久就好了。

李宣

李宣宰陽縣，縣左有潭，傳有龍居，而鱗物尤美。李之子惰學，愛釣術，日住潭上。一旦龍見，滿潭火發，如舒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蓋釣術多以煎燕爲餌，果發龍之嗜慾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李宣在陽縣做縣令，縣左邊有個水潭，傳說有龍住在裏邊，而且鱗角特別好看。李宣的兒子學業上很懶惰，喜歡釣術，一天到晚呆在潭上。有一天龍果然出現了，滿潭着起火來，就象展開的錦被。李宣的兒子嚇得魂飛魄散，扔掉釣竿就跑。大概釣術都是以前燕爲餌，果然誘發了龍的嗜慾。

濛陽湫

彭州濛陽縣界，地名清流，有一湫。鄉俗雲，此湫龍與西山慈母池龍爲昏，每歲一會。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嘗鄙之。（「嘗鄙之」原作「當鄙」，據《北夢瑣言》［雲自在龕叢書本］改）秋雨後經過此湫，乃遇西邊雷雨冥晦，狂風拔樹。王睿縶馬障樹而避。須臾，雷電之勢，止於湫上，倏然而霽，天無纖雲。詰彼居人，正符前說也。雲安縣西有小湯溪。土俗雲，此溪龍與雲安溪龍爲親。此乃不經之談也。或一日，風雷自小湯溪，循蜀江中而下（「下」原作「不」，據陳校本改），至雲安縣。雲物回薄，入溪中，疾電狂霆誠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與此相符。小湯之事自目睹。（明抄本作「出《北夢瑣言》」）

【譯文】

彭州濛陽縣境內，一個名叫「清流」的地方，有一個水池。鄉里一般人都說，這池裏的龍與西山慈母池裏的龍是夫妻，每年會一次面。新繁人王睿是個能辨識許多事物的人，經他辨別而得出正確結論的事情有許多。他曾經對上述說法看不起。有一回一場秋雨之後，他路過這個水池，竟然遇上西邊雷雨昏暗，狂風拔樹。他把馬拴到一棵樹上避雨。不多時，雷電在池上停止，倏然間雨住天晴，萬里無雲。問那些住在本地的人這是怎麼回事，說法與前邊說的正好相符。雲安縣西有個小湯溪，當地人說，這溪裏的龍與雲安溪裏的龍是親戚。這是不合常理的說法。有一天，風雷從小湯溪沿着蜀江而下來到雲安縣，雲中物旋轉到溪邊長滿草叢地方，進入溪中，風雷閃電，實在可怕。有柳毅洞庭傳書一事，與此說相符。小湯溪的事是親眼所見。

鹽井龍

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唯沮（「沮」原作「柤」，據《北夢瑣言》改）沫而已。彼人不以爲異。近者秭歸永濟井滷槽，亦有龍蟠，與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爲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今乃見於滷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於水面，象小龍也。有高遇者爲刺史，詣宮設醮，忽浮出。或問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常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既無善政，諂佛侫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龍。土豪李務求禱而事之。往見錦（「江有狼山潭」至「往見錦」二十一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橫塞水面，號爲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一如狼山之事。（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蜀的時候，夔州大昌的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有的白，有的黃，鱗和鬣閃閃發光。攪動井裏的水，龍也不動，只吐一些白沫而已。那裏的人司空見慣，不以爲怪。近來秭歸縣永濟井的滷槽子裏，也有龍，與大昌鹽井裏的沒什麼兩樣。認識龍的人說：「龍作爲一種靈瑞，是爲了行雲布雨而到天上去的。現在卻出現在滷水裏，怎麼能雲行雨施呢？」雲安縣漢成宮山的最頂上，有一個七八丈深的天池。池中有一種動物象蜥蜴，八寸來長，五色具備，跳動在水面上，象小龍。有一個叫高遇的人做刺史，他來到漢成宮進行祭祀，那東西忽然就浮上水面。有人問監官李德符說：「這是什麼徵兆呢？」李德符說：「我從小生長在這裏，還沒見過漢成池中的那種東西。高遇既然沒有善政，對佛和神如此諂侫討好，也已經做到家了，怎麼能確定他是對是錯呢？」夷陵的清江有一個狼山潭，潭中有一條龍。土豪李務求到潭邊禱告，往潭中一看，錦被蓋着水面。或者浮出大木頭來，橫塞在水面上，叫作龍巢。遂州高棟的溪潭，年年都有龍出現，和狼山潭完全一樣。

尹皓

朱梁尹皓鎮華州。夏將半，出城巡警。時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馬，於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愛。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見村院佛堂（「堂」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遂置於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燒佛堂，而不損佛像。蓋龍卵也。院外柳樹數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朱梁時尹浩鎮守華州。夏季將過去一半。一日，他出城巡警。因爲當時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於是就下馬。他在地上撿到一個東西，像石，又像卵。它是青黑色的，光滑可愛。他讓左右把它收起來。又走了二三十里，見村院裏有佛堂，就把那個像石又像卵的東西放到佛像前。那一夜雷霆大震，暴雨如注，天火燒了佛堂，卻沒有損壞佛像。大概那是龍卵。院外有數百棵柳樹，全都倒過來了。卵已經失去。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龍八

龍 張溫　郭彥郎　王宗郎　犀浦龍　井魚　安天龍　曹寬　夢青衣

蛟 漢武白蛟　潯陽橋　王述　王植　陸社兒　長沙女　蘇頲　鬥蛟　洪氏女　洪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龍

張溫

王蜀時，梓州有張溫者好捕魚，曾作客館鎮將。夏中，攜賓觀魚，偶遊近龍潭之下。熱甚，志不快。自入水舉網，獲一魚長尺許，鬐鱗如金，撥刺不已。俯岸人皆異之。逡巡晦暝，風雨驟作。溫惶駭，奔走數里，依然烈景。或曰：「所獲金魚，即潭龍也。」是知龍爲魚服，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矣。龍潭取魚，亦宜戒慎。（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蜀的時候，梓州有一個叫張溫的人喜歡捕魚，曾經做客館的鎮將。夏天裏，他陪着客人看魚，偶然走近龍潭之下。這時天熱得厲害，心裏頭很不爽快，他就進到龍潭，撒網捕到一條一尺來長的魚。這條魚的鬐和鱗都是金色的，不停地蹦跳。在岸上俯着的人都很驚異。不一會兒，天陰暗起來，風雨驟然而起。張溫害怕，跑出去好幾裏地，風雨依然猛烈。有人說，他捉到的那條金魚，就是一條龍。這才知道，龍因爲穿了魚的衣服，自己給自己惹了麻煩，如果沒有風雨的變化，它也很難逃過被煮喫的下場。到龍潭打魚，也是應該千萬謹慎纔好。

郭彥郎

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爲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軍（「軍」原作「青」，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將郭彥郎者，行舟俠江，至羅雲溉。方食而臥，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是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乖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又非虛說。所以孔聖之言，迅雷風烈必變，可不敬之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世人傳說有了過錯的龍不敢行雨，大多都到處逃竄藏匿，被雷神追捕。有的藏在古木和楹柱之內。如果是在曠野間，沒有地方躲藏，就可能藏進牛角或者牧童的身上。常常有被這種龍連累而被雷擊死的人或牲畜。蜀州官府裏有一個叫郭顏郎的軍將，行船在俠江上，來到了羅雲溉，剛喫完飯躺在那裏，心神恍恍惚惚，就象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黃衣人對他說：「不要把牙合上！」於是黃衣人就在他的口中找到了一樣東西離去了。醒來之後，只覺得咽喉有些疼痛。在他做夢的時候，撐船的篙工們但見船上雲雨昏暗，風狂雨怒，雷電震聲極大。這就是犯了過錯的龍躲到他嘴裏去了。南山的宣琴師，犯有過錯的龍逃進他的中指節，更不是瞎說。所以孔聖人的話，「雷電迅猛，風雨猛烈，就一定有什麼變故」，能不謹慎對待嗎？

王宗郎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跡，行入漢江，卻過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出《錄異記》）

【譯文】

蜀庚午年，金州刺史王宗郎奏報，洵陽縣洵水畔有一座青煙廟，一連幾天，廟上煙雲昏暗，奏樂的聲音晝夜不停。忽然有一天早晨，水波翻騰跳躍，有一羣龍出現在水面上，向漢江行進。大的幾丈長，小的一丈多長，什麼顏色的都有，樣子有如牛馬驢羊，大的小的各佔一半，擠擠撞撞地擁入漢江。還在經過有寺廟的地方，往往復復，徘徊數里，或隱或現。三天之後才停止。

犀浦龍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青黑色。割爲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摩呵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出《錄異記》）

【譯文】

癸酉年，犀浦境內的田地裏有一種青黑色的小龍。把它切成兩片，十來天才腐敗發臭，不久也就失去了。摩呵池大廳的西面，也有一口龍井，特別靈驗，誰也不能冒犯。

井魚

成都書檯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湧。相傳井中有龍。（出《錄異記》）

【譯文】

成都書檯坊武侯宅的南面有一座乘煙觀。觀內的古井裏有一條魚。這條魚六七寸長，常常游到井上來。它每次游上來，水一定會翻騰洶湧。相傳這井裏有龍。

安天龍

後唐同光中，滄洲民有子母苦於科徭，流移近界封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繩系蛇項，約而行，無何擺其頭落。須臾，一片白雲起，雷電暴作，撮將此子上天空中，爲雷火燒殺墜地。而背有大書，人莫之識。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識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識字讀之曰：「此人殺害安天龍，爲天神所誅。」葆光子曰：「龍神物也，況有安天之號，必能變化無方。豈有一豎子繩系而殞之？遽致天人之罰。斯又何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同光年間，滄州百姓中有這麼孃兒倆爲了躲避徭役，要遷到附近一個叫封店的地方去。路上遇到一條白蛇，那兒子就用繩子繫住蛇的脖子，捆綁着它前進。沒有過多長時間，擺來擺去，就把蛇頭勒掉了。頃刻之間，一片白雲升起，雷電突然炸響，把那兒子撕扯到天空中去，被雷火燒殺之後才又落到地上，而且他的後背上有字，沒有人能認識。忽然有一個人說：「爲什麼不用青色東西蒙上？蒙上就可以認識那些字了。」於是就用一件青色裙子蓋上了。有一個識字的人讀後說：「這個人殺害了安天龍，被天神處死了。」葆光子說：「龍是神物，況且它還有『安天』的尊號，一定能變化不定，哪能被一個臭小子隨便用繩子勒死的道理？馬上就遭到天人的懲罰，這又算什麼呢？」

曹寬

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幹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鬥殺一龍。鄉豪有曹寬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寬經年爲寇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葆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於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躍踊。」遂擊之大敗，而擒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鬥。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黃巢敗於陳州，李克用脫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夢瑣言》）

【譯文】

石晉的時候，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反作亂。他的管界與邢臺相接處，死了一條龍，鄉里有一個叫曹寬的豪士看見了。曹寬割取了龍的雙角。龍角前面有一種象簾子的東西，花紋如同錦繡，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曹寬一年後被賊寇殺死。壬寅年，朝廷的軍隊討伐鎮州，殺死了安重榮。葆光子讀《北史》，發現陸法和在梁時，率領軍隊把侯景部將任約抵禦在江上，說，「對方的龍正睡覺，不動，我軍的龍非常活躍」，於是就大舉進攻，殺得敵軍大敗，並且生擒了任約。這就說明，軍陣之上，一定是龍與龍先鬥。常山的龍死了，莫不是王師大捷，安重榮掉腦袋的先兆？黃巢在陳州戰敗，李克用擺脫梁王之難，都是在雨大雷厲的情況下發生的。

夢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後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於寺觀中安排可也。」後欲從之，而子未許。後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事雲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出《野人閒話》）

【譯文】

孟蜀主母后的宮中，有一個「衛聖神龍堂」。這個衛聖神龍堂也同樣修飾得莊嚴整潔。大概這就是世俗間的「家神」。有一天她想另外擴建殿宇，於是就在白天睡覺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婢女對她說：「現在神龍想要到宮外去住，可以安排到寺觀之中。」她想照夢中婢女說的去做，但兒子不讓。後來她又夢見婢女重新向她請求，就選了昭覺寺的廂房之間，在那裏特蓋了一座廟。建成之後，她就宣來教坊裏的樂工。從宮中把「衛聖神龍」引出的時候，奏《送神曲》；送到新廟時，奏《迎神曲》。那天黑雲四布，大風四起，等到神龍歸位，大雨就瓢潑般澆下來。有的人說：「衛聖神龍出離宮殿，這是不祥之兆。」過了年，國家亡滅，神龍也遁去，土地歸廟中所有了。

蛟

漢武白蛟

漢武帝恆以季秋之月，泛靈溢之舟於琳池之上，窮夜達晝。於季臺之下，以香金爲鉤，縮絲綸，以舟鯉爲餌，不逾旬曰，釣一白蛟長三四丈，若龍而無鱗甲。帝曰：「非龍也。」於是付太官爲鮮。而肉紫青，脆美無倫。詔賜臣下，以爲神感所獲。後竟不得。（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武帝經常在九月的時候，坐上一隻小船在琳池上漂盪，不分晝夜。他在季臺之下，用香金做成釣魚的鉤，拴上吊絲，用船上帶來的鯉魚爲餌，沒過十天，釣上來一條三四丈長的白蛟。白蛟象龍，但是沒有鱗甲。漢武帝說：「這不是龍。」於是就交給太官加工成食品。白蛟的肉是紫青色的，又香又脆，鮮美無比。漢武帝讓賜給臣下們分享，臣下都認爲這是神靈感知所得到的。以後再也沒得到過。

潯陽橋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出《潯陽記》）

【譯文】

潯陽城的東門通向一座大橋，大橋下常常有蛟爲害百姓。董奉書寫一道符沉到水裏不幾天，就有一條死蛟浮在水面上。

王述

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於天台山。時熱，息於石橋下，臨溪飲。忽見溪中有一小青衣長尺餘，執一青衣（「衣」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風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於虛樹中。見牽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適。及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吳記》）

【譯文】

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一個叫王述的人在天台山採藥。當時天氣很熱，他在一座石橋下休息。他到溪邊飲水，忽然發現溪水中有一位一尺多高的小婢女，手裏拿着一件青衣，乘坐着一條赤色鯉魚，直接飛進雲中，漸漸看不見了。王述急忙登上高處向四處觀望了好久。他望見海上風雲驟起，頃刻間雷電轟鳴，馬上就要來雨。王述心中害怕，趴在一棵空樹裏，看見那小青衣手裏扯着一件顏色如漆，樣子象布的東西，不知到哪兒去了。等到天晴，他又看到騎着赤鯉的小孩回到溪中，原來是一條黑蛟。

王植

王植，新贛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眺，謂友朱壽曰：「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謠之應也。」壽曰：「他人以童謠爲偶然，而聖人必知之。」言訖，見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蘆杖謂植曰：「卿來何自？」植曰：「自新贛而至於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禮。二人且笑曰：「尼父雲：『子不語神怪』。又云：『敬鬼神而遠之』。何也？」壽曰：「夫子聖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遠之』者。以戒彝倫，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實非鬼神，又非人類。今日偶與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環、戴政，俱商徒，以利剝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懲其罪於三日內。卿無此泊。慎之。」言訖，沒於江。壽、植但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壽曰：「有此之不祥，可移於遠矣。」乃牽舟於上流五有餘步。纜訖，見十餘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於植木處。植曰：「可便詳問其故，要知姓字。」於是壽杖策而問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壽心驚曰：「事定矣。」乃謂植曰：「夫陰晦之間，惡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商一時沉溺。植初聞二人之言，私告於人。及是共觀者有數百人。內有耿譚者年七十，素諳土事，謂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長丈餘，往往見於波中，時化遊於洲渚，然亦不甚傷物。卿所見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靈，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記》）

【譯文】

王植，新贛人。他坐着船過襄江，當時已近傍晚，他眺望着晚日對朋友朱壽說：「這就是以前楚昭王獲得萍實的地方。是孔子說童謠應驗的地方。」朱壽說，「別人認爲童謠是偶然的，而孔子本人肯定是先知的。」說完，二人發現有兩個人從岸上下來。這兩個人都穿青色衣服，手持蘆杖。他們問王植：「你從哪來？」王植說：「我們是從新贛來的。」那兩個人說：「看樣子你們倆都是書生，念什麼書呢？」王植和朱壽說：「我們讀的是《詩》和《禮》。」那兩個人笑着說：「孔子說，他不說神怪；又說，敬鬼神而遠之，爲什麼呢？」朱壽說：「孔子是聖人。他不說神怪，是恐怕神怪擾惑了典教；他又說敬鬼神而遠之，是爲了警戒倫理綱常。他的本意在於教導人們奉行宗親之孝。」那兩個人說：「好！」又說：「你信嗎？」回答說：「是的。」那兩個人說：「我們其實不是鬼神，也不是人類。今天偶然和你們交談，是上天讓我們這樣做的。」他們又對王植說：「明天有兩個人來，一個叫李環，一個叫戴政，都是做買賣的，以獲利剝削萬民，貪得無厭，上帝討厭他們，想要在三天之內懲辦他們的罪行。你們不要在這停船了。千萬記住！」說完兩個人沒入江中。朱壽、王植深感驚異，不知道這是什麼鬼怪。到了天亮，王植對朱壽說：「有這種不吉祥的事，咱們還是早點把船弄得遠遠的吧。」就把船撐到上游五百多步的地方。拴住船以後，就有十幾條大船從上流到來，果然停在王植和朱壽原先停船的地方。王植說：「現在就可以去詳細問問，一定要知道他們的姓名。」於是朱壽就過去打聽。果然是兩個商人，他們的姓名果然象那兩個人說的一樣。朱壽心裏喫驚地說：「這事肯定了！」於是他對王植說：「那陰間也厭惡不行善的人，今天我才相信了！」王植說：「所謂『幽明』，就是因爲幽中有神而神自明，爲什麼不信呢？」當時是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八日到十日，果然有一場大風暴雨，兩個商人同時溺水而死。王植剛聽到那兩個人說的時候，私下告訴了一些人。等到出事的時候，來看的一共有好幾百人。其中有一個叫耿譚的，已經七十歲，平素熟知本地的事情。他對王植說：「這裏邊有兩條很象青蛇的蛟，都一丈多長，常常出現在水波之中，也時常變化成人遊覽洲渚，但是也不怎麼傷害東西。你看到的那兩個穿青衣的人，恐怕就是這兩條蛟有靈，奉上帝的命令而做的。」

陸社兒

陸社兒者，江夏民，常種稻於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質。謂社兒曰：「我昨自縣前來，今欲歸浦裏，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室共寢。未幾，便聞暴風震雷明照。社兒但覺此女驚惶，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只在簾前。社兒寢室，有物突開。乘電光，見一大毛手拿此女去。社兒仆地，絕而復甦。及明，鄰里異而問之。社兒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來者，雲，此去九里，有大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泊數畝。有千萬禽鳥，臨而噪之也。（出《九江記》）

【譯文】

陸社兒，是江夏的普通百姓。他平常在江邊種稻。有一天夜裏歸來，路遇一位女子。這女子很有幾分姿色，她對陸社兒說：「我昨天從縣前來，今天想要回浦裏，想到你家住一宿。」但是她說話時神色憂傷。陳社兒不得已，就和她一塊回到家裏，關門共寢。沒過多大一會兒，就聽到暴風急雨襲來，電閃雷鳴。陸社兒只覺得此女子驚懼，卻不能制止。須臾之間，一聲驚雷大震，有一個什麼東西打開了陸社兒的寢室。趁着電光，他看見有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將那女子捉拿而去。陸社兒嚇得倒地昏死過去，好長時間才醒過來。等到天明，鄰里感到奇怪就來問他。陸社兒就把女子投宿的事告訴他們。少過了一會兒，有渡江來的鄉里人說，離北九里的地方，有一條大蛟龍沒有頭，一百多丈長，血流滿地，盤桓踐踏了好幾畝地，有千萬只鳥雀在那裏吵鬧。

長沙女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渚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蝦魚。女以己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撲岸。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出（「出」字原闕。據陳校本補。）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出《續搜神記》）

【譯文】

長沙有一個人，筆者忘了他叫什麼名字。他家住江邊，有個女兒到江渚洗衣服，覺得身子裏有異樣的感覺，後來也不覺有什麼可擔憂的。於是就懷了孕，生下了三個東西，都象蝦魚。因爲是自己生的，她特別憐愛它們，把它們放到澡盆裏養着。過了三個月，三個東西長大了，原來是蛟子。它們各有名字。大的叫「當洪」，二的叫「破阻」，小的叫「撲岸」。天下暴雨，三蛟全都出去，於是就不知到哪兒去了。後來凡是天要下雨，這三個東西就來。那女子也知道它們要來，就出去看它們。蛟子也探出頭來看母親，很久才離去。過去一年，此女子死了，三蛟同時來到墓地哭泣，整整一天才離去。聽它們的哭聲象狗嗥。

蘇頲

唐蘇頲始爲烏程尉。暇日，曾與同寮泛舟沿溪，醉後諷詠，因至道磯寺。寺前是雪溪最深處。此水深不可測，中有蛟螭，代爲人患。頲乘醉步行，還自駱駝橋，遇橋壞墮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書出，遂冉冉至水上，頲遂得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的蘇頲，當初是烏程尉。有一天閒來無事，和幾位同僚泛舟沿溪，船上飲酒，醉後諷詠抒懷，於是就來到道磯寺。寺前是溪的最深處，深不可測，還生有蛟螭。所以這裏歷代都是鄉間的大患。蘇頲趁着醉意登岸步行，走到駱駝橋上的時候，恰巧遇上橋壞了，就掉到水裏去，直掉到潭底。水裏有一個人把他扶了出來。於是他就慢慢來到水面，就得救了。

鬥蛟

唐天寶末，歙州牛與蛟鬥。初水中蛟殺人及畜等甚衆，其牛因飲，爲蛟所繞，直入潭底水中，便爾相觸。數日牛出，潭水赤。時人謂爲蛟死。（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末，歙州的一頭牛與一頭蛟相鬥。當初水中的這頭蛟害死許多人和牲畜。那頭牛因爲到水邊飲水，被蛟纏住，直掉入潭底水中。於是牛和蛟就在水底相鬥。幾天後牛出來了，潭水變紅了，人們說是蛟死了。

洪氏女

歙州祁門縣蛟潭。俗傳武陵鄉有洪氏女，許嫁與鄱陽黎氏。將娶，吉日未定，蛟化爲男子。貌如其婿，具禮而娶去。後月餘，黎氏始到，知爲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於路逢其蛟化爲人，容貌殊麗，其婿心疑爲蛟。視，見蛟竊笑，遂殺之。果復蛟形。又前到蛟穴，見其妻，並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歸。始登船，而風雨暴至，木石飛騰，其妻及犬，皆化爲蛟而去。其婿爲惡風飄到餘姚，後數年歸焉。其後道人許旌陽又斬蛟於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彷彿見之。（出《歙州圖經》）

【譯文】

歙州祁門縣有一個蛟潭。民間相傳武陵鄉有一個洪氏女，答應嫁給鄱陽的黎氏。將要迎娶，還沒有定下吉日的時候，潭裏的蛟變成一位男子，相貌和洪氏女的女婿一樣。放下了聘禮把洪氏女娶了去。一個多月以後黎氏纔到，知道洪氏女是被蛟娶去了，就到蛟洞中去找她。在路上遇到了蛟變的人，相貌美得出奇，那女婿懷疑他就是蛟。仔細看，見蛟偷偷地笑，於是就把他殺了，果然現出了蛟的原形。那女婿又往前走，來到蛟洞見到妻子，妻子的身邊還有一條狗。他就領妻子和狗往回走。剛上船，風雨突然來臨，飛沙走石，他的妻子和那條狗，都變成蛟而離去。他被大風飄到了餘姚，幾年後纔回來。這以後有個叫許旌陽的道人又在這裏斬殺過一頭蛟，還用木板堵了它的洞。現在，如果天清日朗，彷彿還可以看見。

洪貞

雞籠山在婺源縣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迴環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雞籠焉。唐開元中，有蛟龍變爲道人，歙人洪貞以弟子之禮師之。道流將卜居，尋諸名山。到黃山，貞問此山何如，道流曰：「確而寒。」次到飛布山，又問之。道流曰：「高而無輔。」到此山，又問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貞問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於室中寢，貞入，但見蛟龍，由是候睡覺而辭歸。道流遂入鄱陽而去。貞歸，遷其父於此山。後二年，鄱陽洪水大發，漂盪數千家。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頗有方術。居於祁南之回玉鄉，鄉人遂稱其變現神通，將圖非望。潛署百官，州中豪傑皆應之。後州發兵就捕，獲數十人，而貞竟不知所在。（出《述異記》。陳校本作出《婺州圖經》）

【譯文】

雞籠山在婺源縣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迴環一十五里九十步，樣子就象個雞籠。唐朝開元年間，有一條蛟龍變成一個道人，歙縣人洪貞以弟子之禮，拜他爲師。道人要選擇地方居住，到各名山尋找。來到黃山，洪貞問道：「這山怎麼樣？」道人說：「這個地方貧瘠而且寒冷。」來到飛布山，洪貞又問，道人說：「這個地方地勢太高，孤立周圍無山輔助它。」到了這座雞龍山，洪貞還問，道人說：「這裏最適合做墓地。把人葬在這裏，他的子孫可以成爲王侯。不然的話，就出妖怪。」洪貞問這是爲什麼，道人不告訴他。道人在屋裏睡覺，洪貞進屋，見到的是一條睡蛟。因此，等到道人睡醒，洪貞告辭歸來。道人就到鄱陽那邊去了。洪貞回到家裏，把他父親的墳遷到雞籠山。二年，鄱陽發大水，淹了幾千家居民。洪貞本來就喜歡道教，常常燒香唸經。他很有方術。他住在祁南的回玉鄉，鄉里的人就說他善於變化，很有神通，說他將來能做大事。他暗中委任文武百官，州中的豪傑都響應。後來州官發兵來捉拿這些反叛，捉到了好幾十人，而洪貞卻不知到哪兒去了。

老蛟

蘇州武丘寺山，世言吳王闔閭陵。有石穴，出於巖下，若嵌鑿狀。中有水，深不可測。或言秦王鑿取劍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經過，見一美女，在水中浴。問少年同戲否，因前牽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數日，屍方浮出，而身盡乾枯。其下必是老蛟潛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狀雲。（出《通幽記》）

【譯文】

蘇州的武丘寺山，世人傳說是吳王闔閭的陵墓。山下有一個洞穴，從岸石中出來、樣子象鑿出來的。其中有水，深不可測。有人說這是秦始皇鑿取寶劍的地方。唐朝永泰年中，有一位年輕人從這裏經過，看見一位美麗的少女在水中洗澡。少女問年輕人願不願意和她一塊玩水，說着就上來拽他，於是他就脫掉衣服下去了。他就淹死了。過了幾天屍體才浮上來。人們一看，這具屍體已經乾枯，那下面一定是老蛟潛藏着的洞穴，是先媚人後吸血造成的。這是那個年輕人的同行者講述的。

武休潭

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僕伕鉤至岸濱。忽化爲大蛇，沒於潭中。白公以爲不祥，因而致疾。愚爲誦岑參《招北客賦》雲：「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化爲婦人，炫服靚妝，遊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於柳州江岸，爲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賦所言，斯足爲證。（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蜀先主那時候，修建斜谷閣道，鳳州的一位衙將白某掌管這件事情。修到武休潭，看見有一位婦人從水上漂來，以爲她是落水被淹，白某就讓人把她用鉤子勾到岸上來。不料，那婦人忽然變成一條大蛇，沒入潭水之中。白公以爲這是不祥之兆，因而就病倒了。我給他讀岑參的《招北客賦》說：「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老蛟變成婦人，衣服美麗，打扮漂亮，遊於水濱。」白公聽了，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遇上的不是蛇而是蛟，他的病不久便好了。另外，內官宋愈昭，他自己說有一次他在柳州江岸，有兩三個女人招喚他，當地的居民呼喚制止他過去，那也是蛟。岑參的賦裏講的，是可以爲證。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龍不可觸也。」蛟之爲物，不識其形狀。非有鱗鬣四足乎？或曰，虯蜧蛟蝹，狀如蛇也。南僧說蛟之形，如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蜀人號爲「馬絆蛇」。頭如貓鼠，有一點白，漢州古城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泳於潭底，蛟乃躍於沙汭，蟠蜿力困，裏灌噪以助，竟斃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月令》裏說：「九月殺蛟捕鱷，以說明蛟可以殺伐而龍不可觸動。」蛟這種東西，不知道它是什麼樣子。沒有鱗、鬣和四條腿嗎？有的人說，虯、蜧、蛟、蝹，樣子和蛇差不多。南方的和尚說，蛟的樣子象馬蟥，就是水蛭，一身又腥又粘的涎沫，掉過尾巴來纏住人吸人的血。蜀人稱它爲「馬絆蛇」，說它的頭象貓和老鼠，有一個白點兒。漢州古城潭內的一條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招募勇敢的人殺它。那人身上塗了藥，潛水到潭底，把蛟逼到沙灘上，鄉里人歡呼着跑上去相助，到底把它整死了。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漢景帝 種僮 封邵 亭長 嚴猛 袁雙 吳道宗 牧牛兒　師道宣　謝允　鄭襲　劉廣雅　易拔　蕭泰　黃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黃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峽口道士

白虎

秦昭襄（「襄」原作「秦」，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如之。於是夷朐肕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矢。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約。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井；（《華陽國志》「井」作「算」。）傷人不論；殺人不死；秦犯夷，輸黃金一兩。夷犯秦。輸清酒一壺。夷人安之。（出《華陽洞志》）

【譯文】

秦昭襄王的時候，有一隻白虎成爲公害。秦、蜀、巴、漢各地都怕它。昭襄王就重賞招募國中有本事殺虎的人。凡能殺死這隻白虎的，食邑萬戶，金帛要多少有多少。於是夷人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就用白竹子做了弓弩，爬到高樓上射那白虎。白虎頭上中了三箭。白虎平常跟隨着一羣虎，現在它極其憤怒，把一羣虎都搏殺了，自己也大叫着死去。昭襄王讚賞地說：「這隻虎經歷四個郡，害了一千二百人，今天一下子除掉這個大患，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功勞了。」他想要按約行事，又嫌這幾個人是夷人，就刻石訂立盟約：夷人種田不滿一頃的不用交租；妻小不足十人的不算做一井（納租時）；傷了人的不處分；殺了人的不犯死罪；秦人冒犯了夷人，賠黃金一兩；夷人冒犯秦人，賠清酒一壺。於是夷人就安定了。

漢景帝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爲虎。（出《獨異志》）

【譯文】

漢景帝喜歡打獵。他發現一隻虎卻不能獵得，就準備了許多好喫的東西祭祀那隻虎。漢景帝就做了一個夢，夢見那隻虎對他說：「你祭我，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我的牙和皮。我自殺，從你所願，你來取吧。」第二天，漢景帝進山，果然在祭虎那個地方有那隻虎。於是他就讓人剝了虎皮，拔了虎牙。剩下的虎肉又變成一隻虎。

種僮

種僮爲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爲神君。（出《獨異志》）

【譯文】

種僮在京郊做縣令。附近虎害人。種僮讓人做了一個捉野獸的籠子，捉到了兩隻虎。種僮對兩隻虎說：「害人的把頭低下！」其中一隻虎低下頭去。種僮就把另一隻虎放了。從此，本地的猛獸都轉移到外地去了。在吏屬的心目中，種僮簡直是神仙。

封邵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雲，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生」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不治民死食民。」（出《述異記》）

【譯文】

漢中有一隻老虎長了角。道家說，老虎活到一千歲就掉牙而長角。漢宣城的郡守封邵，有一天忽然變化一隻猛虎，喫郡裏的百姓。百姓叫他「封使君」。於是他一去不再回來。所以當時的人說：「不要作封使君，活着的時候不治理百姓，死了的時候喫百姓。」

亭長

長沙有民曾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因問其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誤入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爲虎而去。（出《搜神記》）

【譯文】

長沙的一個百姓曾經做了一個捉野獸的籠子捉虎。有一天他去一看，籠子裏有一位亭長，紅頭巾大高帽，很威武。於是他就問是怎麼回事。亭長生氣地說：「別提了，昨天縣大老爺找我，我不知怎麼走到這裏來了！」於是就把亭長放出來了。亭長卻變成一隻老虎跑掉了。

嚴猛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雲：「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猛方（「方」原作「衣」。據明抄本改。）獲免。（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時，會稽人嚴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害死。此後某一天，嚴猛走到蒿草之中，忽然看到了他的妻子。妻子對他說：「你今天走路，一定能遇上不幸的事，我得給你免除。」然後他們就一塊往前走。忽然碰上一隻老虎，老虎跳躍着奔向嚴猛。妻子舉起手來不停地揮動，樣子象遮護。不多時，有一個胡人扛着戟打此走過，妻子就指向胡人，虎也就去襲擊胡人，嚴猛這才獲免。

袁雙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與雙爲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又生二男。至十歲，家乃鉅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後，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脫釧掛樹，便變形作虎。發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竊語其婿：「卿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後將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實。後乃越縣趨墟，還食死人。（出《五行記》）

【譯文】

晉孝武帝太元五年，譙郡譙縣的袁雙，因家窮而僱給別人家做事。有一天晚上往家走，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子。這女子十五六歲，姿容端正，就給袁雙做了媳婦。五六年後，袁雙家的資財就挺多了。又生了兩個男孩。等到了十年，袁雙家就是鉅富了。後來，鄉里有新近死的人，埋了以後，這女人就跑到墓地去，脫下衣服首飾掛到樹上，搖身一變變成一隻虎，扒開墳丘，拽出棺材，喫裏邊的死人。喫飽之後，仍然變成人。有人看到了，就偷偷地對袁雙說：「你媳婦不是人，恐怕以後會害你！」袁雙聽了不信。又過了一些時候，又有人死，就又去喫。後來就有人把袁雙弄去一塊看。袁雙才知所說的是事實，她就遠離州縣趨向廢墟，仍然喫死人。

吳道宗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窣磕之聲，窺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鄰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雲烏斑虎。百姓患之。衆共格之。傷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並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葬之如母。（出《齊諧記》）

【譯文】

晉朝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有一個叫吳道宗的人，他從小失去父親，和母親住在一起，還沒有娶上媳婦。有一天，吳道宗到別處去了，鄰居有人聽到他家有窣窣窸窸磕磕碰碰的聲音，偷偷往裏一看，沒看到他的母親，只看見一隻烏斑虎在屋裏。鄰人怕虎吃了吳道宗的母親，就敲鼓召集鄉里人一塊來救她。包圍了住宅，突然進屋，都不見有虎，只見到他的母親。他母親說話的神態與平常一樣，不知道大家爲什麼進來。吳道宗回來之後，母親對他說：「我素常的過錯受到責備，當有變化的事情發生。」一個月以後，他的母親忽然失蹤了。全縣界內屢屢發生虎害人的事，都說是一隻烏斑虎乾的，百姓都怕它。許多人一起去襲擊它，反被它傷了好幾個人。後來有人用箭射它，射中了它的胸，並且用戟刺中了它的肚子，但是不能立即就死。過了幾天之後，這隻虎回到吳道宗家，已經不能恢復人形，趴在牀上死了。吳道宗號哭悲痛，象對待母親一樣埋葬了它。

牧牛兒

晉復陽縣裏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出《廣異記》）

【譯文】

晉朝復陽縣一個鄉間百姓家的男孩經常牧牛。有一天牛忽然舔這個孩子，舔的地方肉全變白。那孩子不久就死了。這家埋葬孩子的時候，把牛殺了給賓客們做菜喫。喫到牛肉的一共有男男女女二十多人，全都變成了老虎。

師道宣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于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雲：「吾嘗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出《齊諧記》）

【譯文】

晉朝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有一人叫師道宣，二十二歲，小時候並未怎麼聰明。後來他突然發狂，變成一隻猛虎，喫人無數。後來有一位女子在樹上採桑，他把她吃了。然後，他把她的釵釧之類東西藏在山石間。後來他又恢復了人形，他還記得那女子的東西，就去取回。過了一年，他回到家裏，又開始過人的生活。於是他當了官，官爲殿中令史。一夜他和別人一起說話，忽然說到天地變怪的事，他自己說，他曾經得病發狂，就變成了一隻猛虎，吃了不少人。他說了他們的姓名。同座人中，有的人就是被他吃了父親，或兒子，或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等親人的，於是就號泣，就把他捉起來送到官府。於是他就餓死在建康的獄中。

謝允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爲賊所掠，爲奴於蔣鳳家。常于山中見阱中虎飢，因出之。後詣具自白，令長不爲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身黃衣，遙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誣辱。即還。乃上武當山。時唐（《太平御覽》四三引「唐」作「庚」。）公亮聞而（「而」原作「之」。據《太平御覽》四三引改。）愍之，給以資履。遂於襄陽見道士曰：「吾師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嘗言有志者與之俱來。得非爾耶？」隨入山，齋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欲見黃衣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飢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光紫氣蔭其上，芬馥之氣遍於山谷。（出《甄異記》）

【譯文】

歷陽人謝允，字道通，小時候被賊人擄去，在蔣鳳家做奴僕。他曾經在山中見到陷阱裏的一隻老虎餓得很厲害，就把虎弄出來放了。後來他到縣裏去自己說明情況，要求回家，縣令不給他申理，還不擇手段地拷問他。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對他說：「這地方進來容易出去難，你對我有恩，我得把你救出去。」夢醒，他看到一位年輕人。這位年輕人全身穿黃色衣服，遠遠地站在柵欄外邊和他說話。獄吏把這事告訴了縣令，縣令從此不敢誣辱他了。回到家鄉之後，他就上了武當山。當時唐亮聽說了他的遭遇，很同情他，給他一些資助。於是他在襄陽見到了一位道士，道士說：「我師父戴先生，是個成全人的君子，曾經說有個有志氣的人和他一塊來，大概就是你吧？」他跟着道士進山，齋戒三天，進去見戴先生，原來就是以前夢裏的那個人。戴先生問謝允想不想見見那位黃衣童子，把三丸神藥賜給他，吃了之後不飢不渴，沒有一點別的需求了。戴先生也沒有在這裏長期逗留。那時有祥光紫氣照耀在那裏，芬芳之氣遍於山谷。

鄭襲

滎陽鄭襲，晉太康中，爲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號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着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出《異苑》）

【譯文】

滎陽人鄭襲，晉朝太康年中，是太守門下的餵馬人，忽然就如癡如狂，不知哪兒去了。過了一天才找到。只見他裸着身大呼小叫，滿身血肉模糊。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土地神讓他做老虎，把有斑紋的皮穿到他身上。他經受不住虎的吼叫和跳躍，向一位拿鞭子的人士訴苦，神便大怒，讓人剝了他的皮然後放還。那皮已經附着到肉上，這一剝，傷口慘痛。十天之後，傷才漸漸好起來。

劉廣雅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裏亭。多虎。劉防衛甚至，牛馬繫於前，手戟佈於地。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出《異苑》）

【譯文】

彭城人劉廣雅，太元元年的時候，是京府佐。他被派出去辦完事情回來，路經竹裏亭。竹裏亭老虎很多。劉廣雅防衛得很嚴密，把牛馬拴在前面，把戟密密擺在四周。夜半，他和手下人一起睡下。老虎趁此機會跳進來，唯獨把劉廣雅叼走了。

易拔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催令束妝，拔因語曰：「女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即變成三足大虎。豎一足，即成其尾也。（出《異苑》）

【譯文】

晉朝的時候，豫章郡郡吏易拔，義熙年中，得到一次探家的機會，到期沒有回來，郡守就派人去追他快回來。被派的人見到易拔，易撥說話很正常，也爲他準備飯。被派的人催易拔穿衣束帶準備上路的時候，易拔就說：「你看看我的臉。」被派的人這纔看到，易拔的眼角張開了，身上有黃色斑紋。易拔便豎起一隻腳，徑直走出門去。他家原先就靠山而居。他跑到山根底下，就變成了一隻三條腿的大老虎。那豎起的一隻腳，變成了虎的尾巴。

蕭泰

梁衡山侯蕭泰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雲：「從村丐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出《五行記》）

【譯文】

南北朝梁衡山侯蕭泰是雍州刺史，鎮守襄陽。當時老虎特別兇暴，村門設有捕捉野獸的籠子。籠子的機關發動了，村民們舉着燈籠火把跑來一看，見籠子裏有一個老道士。老道士自己陳述說，是到一個村裏乞討回來，不小心誤走進籠子裏的。人們一起把籠子打開。那老道出來就變成一隻虎，奔馳而去。

黃乾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妹共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妻來告肅，肅以爲更有他意。肅被縣召，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牀上有衣。少間，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牀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卷其皮，置牀上，着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肅徑出抱之。與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恆看守，少日又成虎。郡縣檢驗，村人乃將弓弩上舍，即髮屋射殺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表聞之。（出《五行記》）

【譯文】

南北朝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個妹妹叫小珠。小珠與同縣的李肅訂了婚。小珠和嫂子一塊上山採野果，路過神廟，小珠就在廟前戀戀不捨。等到要回來的時候，她又獨自跑到廟上，見到人就往草裏鑽。黃乾的妻子來告訴李肅。李肅以爲小珠另有意於別人。李肅被縣裏召去，夜裏和一位夥伴往回走，遇上風雨，見廟裏有火，兩個人就對着火烤衣服。二人發現神牀上有衣服。不一會兒，聽到外邊有走路的聲音。兩個人害怕，躲到神牀屏風後面。片刻，只見一隻老虎振尾闊步走到火邊，自己脫掉牙和爪，把皮捲起來放到牀上，穿上衣服對着火坐下。李肅一看那竟是小珠，就跑過去把她抱住。跟她說話，她不答應。天亮以後，把她帶回來，送到黃乾家。黃乾就把她關進一個屋裏。扔生肉給她，她就接過去喫。她家長期看守着她。不幾天，她又變成虎。郡縣都來檢驗過。村裏人就把弓弩拿到房子頂上，扒開房蓋射死了她。第二天就有虎來侵犯，大白天百姓就得關門。這是太守熊基表奏的。

酋耳獸

唐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由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也。（出於《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時，涪州武龍縣界內虎暴爲患。有一個野獸象虎但是特別大，一天正午追一隻虎，直追到人家，把虎咬死，也不喫。從此以後，這縣界內不再有虎了。從表奏中把這獸的樣子抄錄下來，到《瑞圖》中一查，這獸原來是酋耳獸。它不喫生物，有虎行暴就把虎咬死。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在。（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的時候，成王從千里之外把一隻虎崽運到宮中來餵養。因爲它傷了一個宮女，就下令先餓它幾天結果它餓死了。武則天令人把它埋葬了，墳墓之上建了塔，設了千人供，刻了碑，名叫虎塔。這塔現在還有。

傅黃中

唐傅黃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落崖。腰胯不遂，爲人所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傅黃中是越州諸暨縣縣令，他有一個部下喝酒喝得大醉，夜裏在山中行走，靠懸崖睡着了。忽然有一隻老虎靠近他，從上邊用鼻子嗅他的臉，虎鬚伸進他的鼻孔裏，他就打了一個噴嚏，一聲大震，老虎嚇了一跳，掉到了山崖下，摔壞了腰胯，被人捉住。

郴州佐史

唐長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爲虎。將啖其嫂，村人擒獲，乃佐史也。雖形未全改，而尾實虎矣。因系樹數十日，還復爲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佐史雲：「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恆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新預虎列，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爲所擒。今雖作虎不得，尚能其聲耳。」簡令試之，史乃作虎聲，震駭左右，檐瓦振落。（出《五行志》）

【譯文】

唐朝長安年中，彬州佐史因病變成了虎，要喫他的嫂子。村裏人捉住一看，原來是他。雖然形狀還沒有完全改變，但是尾巴已經確實是虎尾巴了。於是人們把他綁到樹上，一直綁了幾十天，他才恢復人形。長史崔玄簡親自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最初我被一隻虎引見給一位婦人。這位婦人穿戴整齊，服飾華麗。許多虎都參拜她，婦人令他們各自準備好當天的喫食，當時我新加入老虎的行列，虎性未全，不能覓獲別人，就想把嫂子弄給老虎們喫。於是就被捉住了。現在我雖然不能做老虎，但是還能發出虎的聲音。」崔玄簡讓他試一下，他發出一聲虎嘯，左右震驚，房上的瓦都被震落。

巴人

巴人好羣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休乞君」三字原缺，據陳校本補。）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出《廣異記》）

【譯文】

巴人喜歡成羣結夥地伐樹加工木板。開元年初，一百多位巴人從褒中出發隨着山勢伐木，一直來到太白廟。廟前有松樹一百多棵，每棵都有幾十圍粗。這羣巴人高興地說：「這真是天助啊！」他們便住下來開始伐木。已經伐倒了二十多棵，有一位戴着帽子拄着柺杖的老人來到這裏，對巴人說：「這是神樹，爲什麼要伐呢？」巴人們並不停止。老人說：「我是太白神，已經伐倒的就算了，沒伐倒的，希望你們不要伐了。」巴人們仍不停止。老人說：「你們不停止，一定都死，沒好處啊！」巴人們還是不止。老人便登上山坡喊：「斑子！」一時間有幾隻老虎相繼而來，把這些巴人全都咬死，只有六七人得免。神對他們說：「因爲你們心是好的，就不讓虎殺你們了。你們應該馬上離開這裏！」那些倒樹到天寶年末還有。皇上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來到這裏，宣讀皇帝的詔書取樹，做板子用，神竟給了他。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即預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二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亦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即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須鬢少許，剪指爪甲，兼頭面腳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爲虎。即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齧食而去。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出《解頤錄》）

【譯文】

開元年間，峽口老虎很多，來往船隻上的人總要受到虎的傷害。自此以後只要是有船隻要從峽口通過，就要預備一個人喂老虎。這樣才能無患。不然，船上受害的人就更多了。從此形成慣例。每船留兩個人上岸喂虎。過了幾日，有一隻船上坐的全是豪強之士，只有兩人是窮漢，大家便把這二人推出來，讓他們上岸喂虎。其中有一個人自己估計躲不過去，就走出船來，對大家說：「我很窮，應當替大家去死。但是人各有自己的命運，如果我沒有被虎喫掉，我就有另外的要求，不知大家能不能答應我？」大家聽他說得很懇切，也都感到悲愴，就問他說：「你有什麼事？」那人說：「我現在就上岸去，主動去找那老虎，找到以後自然要有些計較，我只求大家把船留在灘下等我一下，到了中午我還沒回來大家再走。」大夥說：「我們現在就把船停到灘下去，不僅等你到晌午，還要再等一宿，到明天你還不回來，船纔開。」說完，船就來到灘下。那人就帶上一把長把斧上了岸，進山尋找老虎。山上並沒有人的蹤跡，只有老虎的腳印。林木森森，那人尋得一條小路，虎的腳印甚多，就向前尋去。來到一個山隘，污泥很深，虎蹤更多。又走了半里，就看到一個石室，石室裏有一張石牀，石牀上睡着一位道士。架子上有一張虎皮。那人想這便是老虎變化的地方。於是他就躡手躡腳地把虎皮從架上取下來，穿上虎皮拿着斧子站在那裏。道士忽然驚醒，見架上的虎皮已經丟失，就說：「我應當喫你，你怎麼偷我的皮？」那人說：「我應當喫你，你怎麼反而說這樣的話？」二人爭持不下。道士理虧，就說：「我有罪於上帝，被貶在這裏當虎，應該喫一千人。我已經吃了九百九十九人，只差你一個了。我很不幸，被你把皮偷了去。如果不還我虎皮，我還要另外做一次老虎，還要喫一千人。我有一計，我們兩個可以兩全其美，可以嗎？」那人說：「可以。」道士說：「你現在只管拿着皮回船上去，剪掉一些頭髮、鬍鬚、指甲什麼的，還有頭、臉、手、腳、以及全身，各都稍微滴一點血，用幾件舊衣服包上。等我到了岸上，你可以把皮扔給我，我拿起皮披上，變成虎，你再把那東西扔給我，我把它吃了，就等於吃了你。」那人便披着虎皮拿着斧子回到船上。船上的人都很驚訝，那人便詳細述說前後過程。就在船上按道士說的準備了一切。將近天明，道士已經來到岸上。那人於是就把皮扔給他。他把皮往身上一穿，一振作，就變成一隻虎，又是吼叫又是跳躍。那人又把舊衣服扔給老虎，老虎就把舊衣服吃了，掉頭回山而去，從此後再沒聽說這裏有老虎傷人。大夥說它喫人的數已經足了，自然應當回到天上去了。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黿齧虎 李徵 天寶選人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婿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冒」原作「胃」，據明抄本改。）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蹶，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頭。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雲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怏，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觀歷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飢餓耳。」忠雲：「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否？」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啖也。（出《廣異記》）

【譯文】

費州的蠻人，整族都姓費。那地方被老虎害的人很多，一般人家都是蓋樓而居，以避免虎害。開元年中，狄光嗣是刺史。他的孫子狄博望在官舍出生。狄博望乳母的丈夫費忠英勇善射，有一天他扛着米從州往家走，山路難走，不知不覺就黑了天。離家還有三十多里的路程，費忠不免有些害怕。他用帶在身邊的刀，割了幾捆柴，敲石頭取火，點起火堆守在那裏。不一會兒，他聽到了虎的聲音。虎聲震得林木叢都在發抖。費忠把自己的頭巾蓋在米袋子上，又把自己的腰帶系在米袋子上，讓米袋子象個人似的站在火光之下。他自己挺身上了大樹，頃刻之間，四隻老虎一塊來到。望見米袋之後，那一隻最大的老虎一下子跳過去，一看不見人，便默默相視，無可奈何。稍小一點的那隻老虎領着兩隻虎崽離去，大虎獨自留在火堆旁。大老虎突然把皮脫掉，變成一位老人，枕着手睡起覺來。費忠素來力大敏捷，心中對這位老頭很沒瞧起。他慢慢從樹上下來，一下子掐住了老頭的喉嚨，用刀抵住老頭的脖子。老人求他饒命。費忠把老頭的雙手綁起來，然後開始盤問他。他說他是北村的老費頭，被罰當老虎，天上的官署有日曆命令他喫人，今夜應該喫費忠，所以就等着費忠來。剛纔來正遇上米袋，心中很是不快，留在這裏等他再來，沒想到讓你捉住了。要是不信，你可以看看我腰邊的日曆，看看就知道了。費忠看完了日曆，問道：「怎麼做才能救我？」老頭說：「如果有姓名相同的人，也可以頂替。以後事情暴露了，我得受罰，不過只罰捱餓十天罷了。「費忠說：「現在南村也有個費忠，他可以替我嗎？」老人答應了。費忠先拿着他的皮爬到樹上，把皮綁到樹梢上，然後再下來解放老頭。老頭說：「你只管把自己牢牢地綁在樹上。我要是進入虎皮，就不認識你了，如果你聽到虎嘯就掉下來，一定得讓我喫掉，事情就是這樣，並不是我不守約。」費忠和他告別，爬到樹上去，把皮扔下來還給他。老頭接過皮去，從後腳進入，恢復了虎的樣子之後，大吼大叫了幾十聲，就離去了。費忠回到家中。幾天後，南村的費忠鋤地時遇上虎被吃了。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便於室中羣飲。戒其婦雲：「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女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雲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雲：「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出《廣異記》）

【譯文】

唐開元年間，有一隻老虎娶了一個人家的女兒爲妻，在深山裏蓋房子居住，過去兩年，那女人也沒發覺丈夫是隻老虎。後來忽然有一天，來了兩位客人。客人自己帶着酒，就與丈夫聚飲起來。丈夫警告她說：「這兩位朋友與別人不太一樣，你可千萬不要偷着看他們！」不多時他們全喝醉了睡在那裏。她去一看，全是老虎，心中大喫一驚，卻不敢說出來。過了一些時候，虎又恢復成人樣，回來問她道：「你大概偷看了吧？」她說她根本就不敢離開半步。後來她忽然說想家，想回去看看。十天之後，丈夫帶着酒肉和她一塊回孃家。將要走到孃家的時候，遇到一道深水，妻子先過去了。丈夫脫衣服的時候，妻子戲耍地說：「你身後怎麼有一條虎尾巴伸出來呢？」虎很羞慚，於是就不渡水，回頭奔入深山，再沒有回來。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憑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胡具言姓名，雲：「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案頭有硃筆及杯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雲：「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爲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雲：「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豬血三鬥、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迴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立（「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草人庭中，置豬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雲：「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豬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硃筆勾胡名，於是免難。（出《廣異記》）

【譯文】

慈州有個叫稽胡的人以打獵爲生。唐開元年末，他在深山追趕一頭鹿。鹿跑得很急投入一室。室中有一位道士。道士穿着紅衣服靠桌案坐着。他見了稽胡感到驚愕，問稽胡是怎麼來的。稽胡首先詳細地通報了自己姓名住址，然後說：「剛纔我追趕一頭鹿，不知不覺就跑到你屋裏來，請諒解我的冒失。」道士對稽胡說：「我是虎王，天帝命令我主管老虎們的喫飯問題。一切野獸都有各自的被喫對象，沒有冤枉的。剛纔聽你說出你的姓名，你應該被我喫。」桌案上有筆、杯和簿籍。道士順手就打開簿子給稽胡看。稽胡看了，嚇得戰慄了好長時間，苦苦地要求放了他。道士說：「不是我不放你，天命如此，又能怎樣呢？如果放了你，我就失去一頓飯。不過你既然遇到我，我就一定要想法救你。」過了一會又說：「明天你可以做一個草人，把你自己的衣服給草人穿上。再準備三鬥豬血，一匹絹。把這些東西一塊拿來，也許能得救。」稽胡遲疑未決的時候，看到一羣老虎前來朝拜道士。道士把喫的分給它們，它們便各自散去。稽胡不久也下拜告還。第二天，他就帶着那些東西來到道士這裏。道士笑着說：「你能守信用，所以是好樣的。」於是就讓稽胡把草人立在院子裏，把豬血放在草人一側。然後讓稽胡上樹。道士在下邊望着他爬到十丈高的時候說：「停在那兒就行了。可以用絹把身子綁到樹上，不然，恐怕掉下來。」隨即他便回到房中，變成一隻老虎，來到院子裏仰視着稽胡，大聲吼叫了幾聲，向着樹上跳躍。知道喫不到稽胡，便抓過草人，拋起幾丈高，然後去喫那豬血。喫光豬血，進屋又變成道士，出來對稽胡說：「可以趕快下來了！」稽胡下來行再拜禮。老道便用硃筆勾掉稽胡的姓名。於是稽胡的一場大難免除了。

碧石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阱，恆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正（「正」原作「止」，據明抄本改。）之。須臾，一虎徑來，爲陷機所中而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焉。（出《廣異記》）

【譯文】

開元年末，渝州多次發生老虎喫人的事，設了有機關的陷阱，總也沒有捉到它。一個有月光的夜晚，有一個人爬到樹上去望，見有一個倀鬼，就象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光着身子輕手輕腳地行走。他全身是碧色的，來到陷阱便發現那裏邊的機關。等他走過，樹上的這個人又下來重新裝好機關。不一會兒，一隻老虎徑直走來，被陷入陷阱而死。不一會兒，小男孩哭着走回來，就進到老虎的口中。等到天明打開陷阱一看，有雞蛋大的一塊碧玉卡在老虎的喉嚨裏。

黿齧虎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黿出，虎搏之，黿齧虎二瘡。虎怒，拔黿之首。而虎瘡甚，亦死。（出《廣異記》）

【譯文】

天寶七年，宣城郡江裏的一個黿爬上岸來，老虎見了就撲過去咬它。它把虎咬傷了兩處。老虎大怒，就拔下了黿的腦袋。但是虎因爲傷得太厲害，也死了。

李徵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僚佐鹹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衣食，乃具妝東遊吳楚之間，以幹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歡。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週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發，其驛者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過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衆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傪即降騎。因問曰：「李君，李君，何爲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問（「問」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曠阻且久矣。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曏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備禦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清峻，分乣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傪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傪即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啖之。既至漢陰南，以飢腸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祗，一日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籲天，俯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諮嗟，殆不自勝，遂泣。傪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摚突。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機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儘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若自南迴，爲齎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夙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與足下休慼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傪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敢列人之閾，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傪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傪閱而嘆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傪亦與之敘別，久而方去。傪自南迴，遂專命持書及摚賻之禮，寄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虢略來京詣傪門，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其事。後傪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飢凍焉。傪後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譯文】

隴西的李徵，是皇族的後代，家住在虢略。李徵小時候學識淵博，善於寫文章，二十歲就得到州府的推薦，當時被稱爲名士。天寶十年春，他在尚書右丞相楊沒主考下考中進士。幾年後，被調補任了江南尉。李徵性情疏遠隱逸，恃才孤傲，不能屈從於卑劣的官吏，常常鬱鬱不樂，悶不作聲。每次與同僚聚會，酒酣之後，他就看着這羣官吏說：「我竟然與你們爲伍了嗎？」他的同僚都嫉恨他。等到卸了任，他就回到家裏，閉門不與任何人來往。一年多以後，他家的衣食不保，他就準備了一些衣物東遊吳楚之間，向郡國長吏求取資助。吳楚一帶的人聽到他的名聲本來已經很久了，等到他到了，人家都大開着館門等着他。對他招待得特別殷勤，他宴遊極歡。臨走的時候，給他優厚的饋贈都填滿他的口袋。他在吳楚將近一年，得到的饋贈特別多。回虢略的路上，住在汝墳的旅店中，他忽然得病發狂，鞭打他的僕從，打得僕從無法忍受。這樣過了十幾天，病情更重。不久，他夜裏狂跑，沒有人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家僮循着他跑走的方向找他，等着他。一個月過去了，他也沒回來。於是，僕人騎上他的馬，帶着他的財物遠遠地逃走了。到了第二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詔出使嶺南，乘坐驛站的車馬來到商於地界。早晨要出發的時候，驛站的官吏解釋說：「路上有虎，而且喫人，所以從這兒過的人，不是白天沒有敢走的。現在還早，請在這兒多住一會兒，決不可現在就走。」袁傪生氣地說：「我是天子的使者，人馬這麼多，山澤裏的野獸能怎樣？」於是他命令立即出發。走了不到一里，果然有一隻老虎從草叢中突然跳出。袁傪非常喫驚。很快，虎又藏身回草叢裏了。那虎用人的聲音說道：「奇怪呀，差點傷了我的老朋友！」袁傪聽那聲音象李徵。袁傪和李徵同時登進士第，兩個人的交情極深，離別有些年頭了，忽然聽到他的話，既驚訝又奇怪，而且沒法推測。於是就問道：「你是誰？莫非是老友隴西子嗎？」虎呻吟幾聲，象嗟嘆哭泣的樣子，然後對袁傪說：「我是李徵，希望你少等一下，和我說幾句話。」袁傪從馬上下來，問道：「李兄啊李兄，因爲什麼而至此呢？」虎說：「我自從和你分手，音信遠隔很久了，你沒有什麼變化吧？現在這是要到哪兒去？剛纔見到你，有兩個官吏騎馬在前，驛站的官吏拿着印口袋引導，難道是當了御史而出使外地嗎？」袁傪說：「最近有幸被列入御史之列，現在這是出使嶺南。」虎說：「你是以文學立身的，位登朝廷的殿堂，可謂昌盛旺達了，況且你一向清廉高尚，盡職盡責英明謹慎，特別與衆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老朋友居於這等地位，很值得慶賀。」袁傪說：「以前我和你同時成名，交情甚厚，不同於一般的朋友。自從分離，時間象流水一樣過去了，想企望你的風度和儀容，真是望眼欲穿。沒想到今天在這裏聽到你的念舊之言。既然這樣，那麼你爲什麼不見我呢？爲什麼要躲藏在草莽之中？咱們是老朋友的情分，難道應該這樣嗎？」虎說：「我現在已經不是人了，怎麼能見你呢？」袁傪便詰問是怎麼回事。虎說：「我以前客居吳楚，去年纔回來，途中住在汝墳，忽然有病發狂跑到山谷之中，不久就用左右手着地走路。從此我覺得心更狠了，力氣更大了。看看胳膊和大腿，已經長出毛來了。看到穿着衣服戴着帽子在道上走的，看到揹負東西奔走的，看到長着翅膀飛翔的，看到長有羽毛奔馳的，我就想喫下他，到了漢陰南，因爲飢腸所迫，碰上一個人很肥，就把他捉住吃了。從此就習以爲常。不是不想念妻子兒女，不是不思念朋友，只因爲行爲有負神祗，一旦變成野獸，有愧於人，所以就不見了。天哪！我和你同年登第，交情向來很厚，今天你執管王法，榮耀親友，而我藏身草木之間，永不能見人，跳起來呼天，俯下去哭地，身毀無用，這果真是命嗎？」於是他就呻吟感嘆，幾乎不能自勝，於是就哭泣。袁傪問道：「你現在既然是異類，爲什麼還能說人話呢？」虎說：「我現在樣子變了，心裏還特別明白。所以有些唐突，又怕又恨，很難全說出來。幸虧老朋友想着我，深深諒解我莫可名狀的罪過，也是一種希望。但是你從南方回來的時候，我再遇上你，一定會不認識你了。那時候看你的軀體，就象我要獵獲的一個東西，你也應該嚴加防備，不要促成我的犯罪，讓世人取笑。」又說：「我和你是真正的忘形之交，我將求你辦一件事，不知是不是可以？」袁傪說：「多年的老朋友，哪有不可的呢？是什麼事，你儘管說！」虎說：「你還沒答應，我怎麼敢說。現在既然已經答應了，難道還能隱瞞嗎？當初我在客棧裏，有病發狂，跑進荒山，兩僕人騎着我的馬帶着我的財物逃去。我的妻子兒女還在虢略，哪能想到我變成異類了呢？你要是從南方回來，給我捎個信給我的妻子，只說我已經死了，不要說今天的事。希望你記住。」又說：「我在人世間沒有資財，有個兒子還年幼，實在難以自謀生路。你位列仕宦的行列，一向主持正義，昔日的情分哪是他人能比的，一定希望你念他孤弱，時常資助他幾個錢，以免讓他餓死在路上，也就是對我大恩大德了。」說完，又是一陣悲泣。袁傪也哭泣着說：「我和你休慼與共，那麼你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兒子，應當盡全力，怎麼還能擔心我做不到呢？」虎說：「我有舊文章幾十篇沒有留行於世上，雖然有過遺稿，但是都散失了。你給我傳錄一下，實在不敢列入名家的行列，但是希望能傳給子孫。」袁傪就喊僕從拿來筆墨，隨着虎的口述作記錄。近二十章，文品很高，道理深遠。袁傪讀後讚歎再三。虎說：「這是我平生的真實情感，哪敢希望它傳世呢？」又說：「你奉王命乘坐驛站車馬，應該是特別奔忙的，現在耽擱了這麼久，誠惶誠恐。和你永別，異途的遺憾，怎麼說得完呢？」袁傪從南方回來，就專門派人把書信和辦喪事的禮物送給李徵的兒子。一個多月以後，李徵的兒子從虢略來到京城拜訪袁傪，要找他父親的靈柩。袁傪沒有辦法，就詳細地述說了這件事。以後袁傪從自己的俸祿中拿出一部分給李徵的妻子兒女，以免他們的飢寒之苦。袁傪後來官做到兵部侍郎。

天寶選人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忽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既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納而宿。明日，未髮間，因笑語妻曰：「君豈不記餘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此人驚懼，收子而行。（出《原化記》）

【譯文】

天寶年間，有一個候選的官員入京，這一天走到天色很晚，就到一個村子的僧房去求宿。和尚不在，當時天已經昏黑，不能另找別的地方了，於是就在和尚的牀上睡下了。鞍馬放在另一間屋裏。天要亮的時候，將要出發，偶然在院子裏巡行，來到院後的破屋中，忽然看到一位女子。這女子十七八歲，容色非常美麗。她蓋着虎皮，正在熟睡。此人就慢慢走過去，拽虎皮藏起來。女子醒了之後，非常驚懼，因而做了這人的妻子。這人問她爲什麼如此，她說是因爲逃難來到這裏，離家已經很遠。這人就讓她另騎一匹馬，和他一起進京赴選。選就之後，又共同赴任爲官。幾年後任期已滿，她給他生了好幾個兒子。這一天他們一起走路，又來到以前借宿的地方。和尚把他們迎納進去，住了一宿。第二天，出發之前，那人笑着對妻子說：「你是不是還記得我和你初次相見的地方呢？」妻子生氣地說：「我本來不是人類，偶爾被你收去，有了好幾個兒子，能不嫌我，和我共同生活。現在你卻恥笑我，難道只是說說而已嗎？你還給我以前的衣服，讓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此人這才道歉說自己說了過頭話。然而妻子怒氣不消，要原先的衣服要得更急。此人估計不可制止她，就說：「你的衣服在北屋裏，自己去取吧！」女人大怒，雙目射出電光，瘋狂地跑到北屋，翻出虎皮披到自己身上，跳躍幾步，變成一隻大虎，咆哮幾聲，向山林奔去。此人非常害怕，領着孩子上路而去。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劉薦 勤自勵 宣州兒 笛師 張竭忠 裴越客 盧造

裴旻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出《國史補》）

【譯文】

裴旻是龍華軍使，鎮守北平。北平那地方老虎很多。裴旻善射，曾經在一天之內射死過三十一隻老虎。然後他就在山下四處張望，顯出自得的樣子。有一位老頭走過來對他說：「你射死的這些，都是彪，象虎而不是虎。你要是遇上真虎，也就無能爲力了。」裴旻說：「真虎在哪兒呢？」老頭說：「從這往北三十里，常常有虎出沒。」裴旻催馬向北而往，來到一個草木叢生的地方，果然有一隻老虎跳出來。這隻老虎的個頭較小，但是氣勢兇猛，站在那裏一吼，山石震裂，裴旻的馬嚇得倒退，他的弓和箭都掉到地上，差一點兒被虎吞食。從此他又慚愧又害怕，不再射虎了。

斑子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魈，谷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廣異記》）

【譯文】

山魈是嶺南那地方的一種動物，獨腳，腳後跟在前，手和腳只有三個分歧。那些雌性的喜歡塗抹脂粉。它們在大樹空裏築巢，有木製的屏風幔帳之類的東西。它們的食物很豐足。南方人在山裏走路，大多都隨身帶些黃脂鉛粉以及錢幣什麼的。雄性的被稱作「山公」，遇上它，它一定向你要金錢。雌性的叫「山姑」，遇上它肯定要脂粉，給它脂粉的人可以得到它的庇護。唐天寶年間，有個在嶺南山中行路的北方人，夜裏怕虎，想要到樹上睡，忽然遇上了雌性山魈。這個人平常總揣些可以送人的小東西，於是就下樹跪拜，稱它爲山姑。山姑在樹中遠遠地問：「你有什麼貨物？」這個人就把脂粉送給它。它特別高興，對這個人說：「你就放心地睡吧，什麼也用不着擔心！」這個人睡在樹下。半夜的時候，有兩隻老虎走過來。山魈下樹，用手撫摸着虎頭說：「斑子，我的客人在這裏，你應該馬上離開！」兩隻虎於是就走了。第二天辭別，它與客人道謝，很是客氣。難弄明白的是，山魈每年都和人聯合起來種田，人只出田和種子，剩下在耕地裏種植的、忙碌的全都是山魈，穀物成熟的時候，它們來喊人平分。它們的性情耿直，和人分，不取多。人也不敢多取，取多了會遇上天災的。

劉薦

天寶末，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爲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自遊戲，何累於君？（「君」原作「我」。據明抄本改。）乃爾罵我！」遂於下樹枝上立，呼班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爲虎所攫。坐腳下。魈乃笑曰：「劉判官，薦大懼。（明抄本無「薦大懼」三字。）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薦，薦怖懼幾絕。扶歸，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出《廣異記》）

【譯文】

天寶年末，劉薦是嶺南判官。有一次他走在山中，忽然遇上山魈，喊它是鬼。山魈生氣地說：「我自己遊戲，和你有什麼關係，竟如此罵我？」於是它站到樹下邊的枝上，喊「斑子！」，過一會兒虎就來了。它讓虎捉住劉判官。劉薦特別害怕，打馬就跑。但是頃刻之間就被虎捉住了。虎把他按在腳下。山魈笑着說：「劉判官，還罵我不？」劉薦的左右急忙求它饒命。山魈慢慢地說：「可以走啦！」虎這才把劉薦放開。劉薦嚇得差點死過去，人們扶着他走回來，病了好多日子纔好。劉薦常常向人們說起此事。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婦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杖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權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納孔中，（「先有三虎子」至「納孔中」二十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能（「能」原作「肯」，據明抄本改。）再見，憤恨莫已。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勵」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拔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一虎至。見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尚無恙。（出《廣異記》）

【譯文】

漳浦人勤自勵，在天寶年末從軍，隨軍隊到了安南，又去攻打吐蕃，十年沒回家。勤自勵的妻子林氏，被父母強迫，將要改嫁同縣的陳氏。正好結婚的那天晚上，勤自勵回來了。他的父母詳細述說了他媳婦重新嫁人的前後過程。勤自勵聽了之後不勝憤怒。林氏的孃家離此十多里。當攻破吐蕃的時候，勤自勵弄到一把利劍。這天晚上，他就拿着這把劍到林氏家去，找妻子算帳。走出八九里，遇上一陣暴雨，進退兩難。忽然一個閃電，他看見道旁有棵大樹，樹旁有個孔洞，他就鑽到樹洞裏避雨。樹洞裏有三隻小虎崽，他把它們全殺了。過了一會，一隻大老虎叼着一個東西放到洞中，不一會兒又走了。勤自勵聽到有人呻吟，上前一摸是個婦人，勤自勵就問她是誰。婦人說她是林氏，先嫁給勤自勵爲妻，勤自勵從軍未還，父母不象話，硬逼她改嫁，就在今晚成親，她心裏想着勤自勵，不能再見，憤恨難平，就拿着束巾到屋後桑樹林上吊自殺，遇上老虎被劫來，現在還沒有喫她，如果他能救她，當有後報。勤自勵說：「我就是勤自勵。我早晨回到家裏來，聽父母說你改嫁了，所以我就拔劍來找你算帳，沒想到在這兒遇上了。」於是便抱在一起哭泣。不大一會兒，虎回來了，先大聲吼叫幾聲，然後倒退進洞裏來。勤自勵把劍一揮，把虎腰斬斷。怕還有虎來，所以沒敢出來。不一會兒月色明亮了，果然又來一隻老虎。老虎看到自己的配偶被殺死，吼叫得更厲害，也是倒退着進洞，又被勤自勵殺死。於是他就領妻子回了家。兩口子直到現在還挺好。

宣州兒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夜，恆見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雲：「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倀。』我死，爲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阱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於虎。久之，見夢於父雲：「身已爲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阱。」父乃與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出《廣異記》）

【譯文】

天寶末年，宣州有一個小男孩兒，他的家與山靠近。每天到了夜晚，他總能看見一個鬼領着一隻老虎來追他。如此已經十多次了。小男孩對父母說：「鬼領着老虎來，我就一定得死。世人都說，人被虎吃了，他的鬼變成倀。我死了肯定得作倀。如果老虎讓我給它領路，我就把它領到村裏來。村裏應該在主要道路上挖陷阱來等着，那就可以捉到虎了。」幾天之後，這小男孩果然被虎吃了。過了幾日，他的父親夢見他。他對父親說，他已經給老虎當倀了，他明天就領着老虎到村裏來，應該在偏西的路上趕快修一個陷阱。他的父親就和村裏人開始挖陷阱。陷阱挖成之後，果然捉到了老虎。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嘆雲：「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雲：「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天寶末年，安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城裏的人們於是就象鳥獸一般四散而去。梨園弟子中有一個吹笛子的樂師，也逃進終南山谷。這裏有蘭若，因此就在這寓居。一個清靜的夜晚，天上掛着一輪朗月，心中湧起諸多的哀怨和思念，他便拿起笛子來，用笛聲來撫慰自己的情懷。嘹亮的笛聲散漫山谷，不多時來了一個虎頭人身的東西。這東西穿着白夾衣，大模大樣地從外面走進來。笛師又驚又怕，走下臺階驚愕地瞪眼看着虎頭人。虎頭人說：「你的笛聲真美啊！可以再吹一曲嗎？」如此連連吹了五六支曲子。吹完一看，虎頭人睡着了，竟然發出挺大的鼾聲。笛師這才抽身逃了出來，上了一棵大樹。樹上的枝葉濃密，能遮蔽人的身形。虎頭人醒來之後，不見了笛師，於是就很懊喪地嘆息道：「不早喫他，讓他跑了！」於是就站在那裏大吼。片刻，來了十幾只老虎，樣子象是向虎頭人拜謁。虎頭人說：「剛纔有一個吹笛子的小子，趁我睡着的當兒逃跑了。你們可以分別四處找，把他逮回來。」說完，十幾只老虎各自散去。五更之後又都回來了，都象人那樣說話。它們說，它們各走了四五里，沒找到那小子。這時候月輪斜照，虎頭人忽然看到高樹上有個人影，就抬頭看着說：「我還以爲你象雲那樣走了，象電那樣滅了呢，卻沒想到你藏在這兒！」於是虎頭人率領老虎們一齊捕捉笛師，但是夠不到。虎頭人又親自蹦高，也是不夠高。於是各自散去。過了一會兒，天亮了，行人多起來，笛師才從樹上下來和他們一齊走了。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鹹備。有不專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寢，以求上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睹，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籙洎冠帔及人之發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陵使所居。（出《博異記》）

【譯文】

天寶年間，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平常有七十多個道士在這裏修習法籙。這些道士都是精深專一的道士，有不專的就不能在此住下去了。這裏齋戒所需物品全都齊備。每年的九月三日夜晚，這裏便有一位道士成仙，已成舊例。到了這天早晨，道士們就要報名申請，認爲很正常。到了晚上，道士們誰也不關門，各自單獨就寢，來等待昇天的時刻。後來張竭忠任緱氏縣令，他不信這事兒。到了九月三日，他就派了兩名勇士拿着兵刃潛伏在觀外觀察。一開始沒發現什麼異常。到了三更天以後，見一隻黑色老虎走進觀中。不一會兒，老虎從觀中叼出一位道士。二勇士射虎，沒射中。虎丟下道士跑了。到了天明，見觀中沒人成仙。二勇士就回去向張竭忠作了彙報，率領大批弓箭手，到太子陵東石洞中，射殺幾隻老虎，在洞中發現了金簡玉籙、鞋帽衣物，以及人的頭髮骨骼什麼的，一堆一堆的，這就是那些所謂成了仙的道士們。從這以後，仙鶴觀中就漸漸沒有道士了。現在整個觀都廢了，成了守陵人的住所。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扆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克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扆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伕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闞喝之，仍大擊板屋並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雲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烈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胗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雲，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即遣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異記》）

【譯文】

唐乾元年初，吏部尚書張鎬被貶到扆州爲司戶。張鎬以前在京都的時候，把二女兒張德容許配給僕射裴冕的三兒子--前藍田尉裴越客，已經約好了迎娶的日期。但是趕上張鎬被貶官遷移，就改期在明年春季。剛過完年，裴越客就急急忙忙打點行裝南下，去岳父家舉行婚禮。到了二月，裴越客走到離扆州一百里的地方，張鎬就知道他要到了。張鎬被排斥在遠方，正懷着滿腹憂愁，見女婿能如約按時到來自然感到特別高興，於是就讓全家在花園裏歡宴一次。那麼張德容也就跟着她的姑、姨、姊妹們在花園裏遊玩。山區的郡比較蕭條，竹樹茂密。日暮時分，大家要回去了，有的在前有的在後，笑語紛紜。忽然有一隻虎從竹林裏躥出來，把張德容叼走了。大夥都很害怕，急忙去告訴張鎬。夜色已晚，計窮力乏，全家放聲大哭，也沒有什麼辦法。等到天明，就大量派人，到山野間去找張德容的骨骸。遠近找了個遍，竟然沒發現任何蹤跡。這個晚上的前半夜，裴越客的船走到離郡三十里的地方，他當然並不知道未婚妻被叼走了，和十幾個僕從上岸步行，讓船在後邊跟着。走了不到二三里，遇到一所河邊的木屋。屋內有牀，就打掃了一下，躺在上面休息。僕從們羅列在前後。不一會兒聽到有東西從林子裏走過來。衆人就靜靜地等候。朦朧的月色之下，忽然看到一隻猛虎馱着一個什麼東西走過來。大夥都慌亂了，就一起喊喝它，還敲打木板什麼的。那虎慢慢走近，到了木屋邊上，留下背上的東西，自己返回山間。大家一塊去看，見是個人，還有氣兒。裴越客馬上讓大夥把那人抬到船上，解開纜繩，撐船離岸。然後才亮起燈燭細看。原來是個十六七歲的美女。看她的容貌和衣服，絕對不是農家女所能有的。裴越客很奇怪，就打發一羣婢女看護着她。她雖然頭髮散亂，衣服破裂，但是皮肉一點沒有受傷。婢女們漸漸用湯飲灌她，她就能多少嚥下一些。過了一會兒，她的氣色轉好，睜開了眼睛。跟她說話，她也不答應。天亮了，就有從郡裏來的人，都說，張尚書的二女兒昨夜遊園，被虎吃了，至今沒有找到殘骸。聽到的人就又告訴了裴越客。裴越客立即讓婢女們把這事告訴了她，問她是不是張德容。這才痛哭失聲，果然是張德容。裴越客登岸以後，就把這事通知張鎬。張鎬凌晨就騎馬趕來，悲喜交加。於是大家一起回家。婚禮如期舉行。從此以後黔峽一帶往往建立虎媒祠，有的直留存到現在。

盧造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而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適到會武昌」至「元方」十九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雛。目尚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欞拆，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拿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夕無損，而甚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炬出視，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扶入，復固其門。（「門」原作「明」，據明抄本改。）遂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爾。」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能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當時聞者莫不嘆異之。（出《續玄怪錄》）

【譯文】

汝州葉縣縣令盧造有個小女兒，大曆年中，許配同邑鄭楚的兒子元方。不久，鄭楚被錄爲潭州軍事，盧造也辭官寓居在葉縣。後來鄭楚下世。元方護喪居住江陵，幾年裏音信兩絕。縣令韋計爲兒子娶盧造的小女兒。正要成親的時候，鄭元方恰巧也到了。趕上武昌戍邊的兵卒也駐在此縣，縣裏特別擁擠。鄭元方無所容身，就到縣東十多里的佛舍裏來過夜。佛舍西北角有一種象小動物叫喚的聲音，他舉火一看，是三隻小虎崽，還沒有睜眼。因爲它們小不能害人，不忍心殺它們，他就把門窗關得緊緊的，憑堅拒守。大約三更天，一隻老虎來觸門。沒進來，又去觸西窗。西窗也很堅固。虎怒了，撲打窗子，窗欞斷折。虎往裏鑽，被夾住了脖子，陷頭於其中，進退不得。鄭元方拿佛塔上的磚打它。它被打得亂吼亂掙，但是到底沒有掙出去。連續猛擊，不一會兒就把它打死了。然後他聽到門外好象有女人在呻吟。那聲音極其困苦微弱。鄭元方問道：「在門外呻吟的，是人還是鬼？」回答說：「是人。」他又問：「你是怎麼來的？」回答說：「我是前盧縣令的女兒，今晚將嫁給姓韋的，迎親的時候我剛上車，就被老虎捉住了，把我扛着扔到這兒來了。現在還沒受傷，但是特別怕它再來。你能救我嗎？」鄭元方覺得奇怪，拿着火炬出去一看，是真正的衣服，真正的束帶。只見她年紀在十七八歲，禮服整齊。他什麼都明白了，急急忙忙把她扶入門內，又把門關牢。於是就拾佛塔裏已經毀壞的佛像燃起來照明。女子說：「這是什麼地方？」鄭元方說：「這是縣東佛舍。」鄭元方說出了自己的姓名，並說到舊時的婚約。這女子也還記得，說：「我父親曾經把我許配您，因爲您走了後沒有消息，就又把我嫁給韋氏。天命難改，虎把我送還給你。莊子離這很近，你能送我回去，我一定回絕韋家而服侍你。等到天明，鄭元方把她送回家中。她家裏因爲她被虎叼走，正要做治喪服，忽然看到她回來，喜從天降，全家轟動。鄭元方把死虎送到縣裏，並且詳細說明事情的始末。縣令驚異，把盧氏女嫁與鄭家。當時聽到的人沒有不驚訝不感嘆的。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張魚舟 申屠澄 丁巖 王用 張逢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濜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庵，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庵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腯甚，幾三百斤。在庵前，見魚舟，復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銜絹一匹而來。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建中年初，青州北海縣縣北有秦始皇的望海臺，臺的一側有一個別濜泊，泊邊有一個叫張魚舟的打魚人蓋了棟草房住在裏邊。有一回一隻老虎突然走進草屋裏，趕上張魚舟正在睡覺，到了天要亮的時候，張魚舟才覺得屋裏有人。一開始不知道是虎，到天亮看見了，張魚舟嚇得趴在那裏沒敢動。那虎用腳慢慢地觸摸張魚舟。張魚舟想到可能有什麼事，就坐了起來。老虎把左前腳舉起來讓張魚舟看，張魚舟一看，見虎腳上紮了一根五六寸長的刺，就爲它拔下來。老虎蹦蹦跳跳地出了草屋，作出好象下拜的樣子。於是把身子挨近張魚舟，好久虎回顧着離去了。到了半夜，忽然聽到屋前有挺大一個東西摔到地上。張魚舟出去一看，是一口挺肥的野豬，差不多有三百斤。虎也在那裏見了張魚舟又身子挨近他表示親熱，好久纔去。從此以後，每天夜間老虎都送東西來，或者是豬，或者是鹿。村裏人以爲張魚舟是妖怪，就把他送到縣裏。張魚舟詳細述說了始末。縣令派人隨張魚舟偷看。到了二更，老虎又送來一頭麋鹿。縣令宣佈他無罪。張魚舟爲老虎設了一百一齋功德。那夜，老虎又銜來一匹絹。一日，他的草房忽然被虎拆了，估摸着是不讓張魚舟在這住了。張魚舟知道這個意思，就搬到別處住了。此後虎也不再來了。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明抄本「濮」作「漢」。）州什邠（明抄本「邠」作「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請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幬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閒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嘆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某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即以爲託。澄遂修子婿之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復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諮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浹。其於厚親族，撫甥侄，洎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慚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陵（「陵」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復（「復」原作「後」，據明抄本改）至妻本（「本」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爲虎，哮吼拿攖，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譯文】

貞元九年，申屠澄由普通百姓調補濮州什邠尉。到什邠去上任，走到真符縣東十里左右的地方遇上大風雪，馬不能前進了。路旁的茅草屋裏有煙火，很是溫暖，申屠澄就走了進去。屋裏有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和他們的女兒圍着火坐着。那女孩年紀在十四五歲，雖然頭髮蓬亂衣服不大幹淨，但是皮膚雪一樣白皙，臉色花一樣美豔，舉止煞是嫵媚。老頭老太太見申屠澄走進來，忙站起來說：「客人冒風雪走路太冷了，快到前邊烤烤火。」申屠澄坐了挺長時間，天色已晚，風雪又不止。申屠澄說：「往西到縣還有挺遠的路程，請讓我在這住一宿吧？」老頭老太太說：「如果你不嫌這草屋簡陋，就請住下吧。」申屠澄於是就解下馬鞍，開始鋪被了。那女孩見來客人，又打扮了一下自己。她從帳幔中又走出來的時候，嫺雅秀麗之態，比剛纔更美了不知多少倍。過了一會兒，老太太從外邊拿着酒壺進來，在火前暖酒。她對申屠澄說：「因爲你冒了風寒，先喝一杯，暖暖身子。」申屠澄就揖讓說：「從主人開始。老頭就開始行頭一巡酒，讓申屠澄爲末。申屠澄就說：「座上還缺小娘子呢？」老頭老太太都笑了，說：「她是個田舍人家長大的孩子，你何必這麼講究賓主之禮！」女兒就回眸斜視着說：「酒有什麼珍貴，人家是說不應該先喝！」老太太就拉一下女兒的裙子，讓她坐在一旁。申屠澄開始想要試探她的本事。就拿行酒令來觀察她。申屠澄舉起酒杯說：「請引用書中的現成語句，來表達眼前的事物。」申屠澄接着就說：「安安靜靜地夜間喝酒，不喝醉了不回家。」女孩低頭微笑着說：「這樣的天氣，就是想回家也沒法走呀？」不一會兒輪到女孩行酒令了，女孩說：「風雨象黑夜一樣昏暗，公雞不停地打鳴！」申屠澄驚愕地感嘆道：「小娘子如此聰慧，幸虧我還沒有定婚，我自己做媒求婚怎麼樣？」老頭說：「我雖然貧寒微賤，但是對女兒還是疼愛嬌慣的。有很多來往的客人拿着禮品來求婚，我以前不捨得她離開，全沒答應。沒想到你也有這個意思，哪敢再留她？」於是就真答應了。於是申屠澄就儘自己的所有，準備了女婿的禮品，贈給岳父岳母。老太太什麼也沒收，說：「只要你不嫌這個家貧寒微賤就行了，哪能要你的東西。」第二天，老太太又對申屠澄說：「這地方孤僻偏遠，沒親沒鄰，又加上漲水，不可久留。女兒既然已經給了你，你就帶着她走吧！」又過了一天，一家人嘆息着告別。申屠澄讓妻子騎上自己的馬上路了。上任以後，俸祿很少，妻子極力維持這個家，廣泛地結交賓客。十天之內，申屠澄便名聲在外。夫妻的感情也就更深了。申屠澄曾經作了一道《贈內詩》，說：「一官慚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妻子一天到晚總是吟誦這首詩，好象默默地和了一首。但她不曾說出。她常常對申屠澄說：「做妻子的，不能不知書達理。如果還作什麼詩，反倒象老太太小媳婦了。」申屠澄任滿罷官，夫妻倆領着孩子帶着全部家產回秦地。過了利州，來到了嘉陵江畔。在泉邊草地上休息，妻子忽然悵惘地對申屠澄說：「以前你贈給我一首詩，我很快就和了一首，起先不打算給你看，現在遇上這樣的景物，不能再沉默了。」於是她吟唱道：「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完，她久久地流淚，好象在想念誰。申屠澄說：「詩倒挺美的。不過你想的不是山林。如果想的是父母，馬上就要到了，咋還哭起來了？」人生的姻緣、事業等等，都是前生定下的。二十多天以後，又來到妻子的孃家。草房還是老樣子，卻不再有人住了。申屠澄和妻子就住在這屋裏，妻子想念父母，整天哭泣。她在牆角下的一堆舊衣服裏發現了一張虎皮，雖然虎皮上積滿灰塵，她見了卻高興地說：「沒想到這東西還在呢！」於是她把虎皮披到自己身上，立即變成一隻老虎，咆哮撲跳了幾下，衝出門便遠去了。申屠澄早就嚇得躲到一邊去了。他領着兩個孩子，尋着她遠去的那條路，望着樹林哭了多日，到底不知道她哪裏去了。

丁巖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酧十縑焉。有老卒丁巖者善爲陷阱，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巖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巖炫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罥掛樹根，而墜阱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巖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巖之親愛憂巖，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巖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巖得索。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巖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不若（「不若」二字原倒置，據明抄本改。）從吾，當啓白太守，舍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巖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巖既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況與試約，乞舍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巖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踊躍盤旋，如荷恩施。巖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籲！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阱，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齧，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巖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巖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況免掛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也，何其神歟！（出《集異記》）

【譯文】

貞元十四年中，多次發生老虎害人的事情，大白天虎就喫人。這時候就要依仗兵力維持淮上的安定。於是就讓武將王徵做申州的太守。王徵到任，就大力修造捉老虎的器具，各種兵器，各種坑阱，沒有不具備的。還重金懸賞，誰捉到一隻虎就給他十縑錢的報酬。有一個叫丁巖的老兵，他善於挖陷阱。於是他就向太守說明，要求在山間到路邊挖個陷阱捉虎。王徵就答應了他。不幾天，丁巖果然捉到一隻老虎。老虎被困在一個深坑裏，沒法施展它的勇力了。丁巖就從坑頂上往下看，說一些譏誚侮辱老虎的話。虎就氣得蹦跳，吼叫，怒聲如雷。而圍觀的人成百上千，丁巖炫耀自己的功績，欣喜異常，得意忘形，當時又是剛喝過酒，因爲衣襟掛到樹根上，就掉到陷阱裏去了。衆人一齊驚叫了一聲，說他肯定要喪命於老虎的牙爪之下了。等到上前往下一看，丁巖竟然在裏邊端坐着，老虎也只瞪着眼睛瞅他。丁巖的親近朋友擔心他的性命，就共同想辦法救他。大家用轆轤放下去一根大繩子，等待丁巖自己捆住身子，迅速把他拽上來，或許能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丁巖拿到繩子，就把腰肢纏住，向上揮手。阱外的人就一齊用力往上拽，離地二三尺的時候，那老虎就用前爪抓住繩子，不讓他走。老虎的樣子很仁慈。這樣反覆了幾次，丁巖就對老虎說：「你們隨便行兇，進到城邑中害人，必須剪除你們，事理本該如此。看來你的性命，就在頃刻之間。我因爲喝醉了，誤落到這裏邊。大夥沒有馬上就殺死你，是因爲我的原因。你要是害我，必然會激怒衆人，不等我死，他們就得把柴火亂投進來，那樣你就變成灰燼了。你不如順從我，我去向太守說明後，放你一條生路，希望你率領着你的同類們，遠遠地離開這城，也就是過河到其它地方去了。我向天發誓，我絕不違背約定。」那老虎認真地聽，好象能聽懂。丁巖就拉動一下繩子，讓大家把他拽上去。老虎靜靜地看着，沒有再留他。丁巖上來之後，就去向太守作了說明，說：「現在殺死一隻老虎，並不能把所有的虎暴全都禁絕，況且我還和老虎有約，請你把它放了，希望它率領它的夥伴到四處去，我們的管界就安寧了。」王徵同意了。丁巖於是就把太守的意思告訴了老虎。老虎在陷阱中又是蹦跳又是撒歡兒，就象感恩戴德似的。丁巖就在坑邊上堆土，坑漸漸變淺。還有一丈來深的時候，虎就跳了出來，振奮地騰躍幾下，吼叫着跑去。從此十到十五天左右，老虎們銷聲匿跡，山野平靜了。唉！保全軀體和生命的辦法，即使是在異類當中，也有如此可觀的！那隻老虎是那樣猛悍，又是困在陷阱中，得了人本應該放任它的狂怒，把他咬死喫光，來出一口氣。但是這隻虎卻憑藉着丁巖而想辦法保全自己，而且果真辦到了，多麼機智啊！而丁巖能用言詞開導老虎，與老虎溝通，果真讓老虎全部出境到了別處，況且還免除了自己的災難，又是多麼機智啊！這真是信誠互相感化的極致啊！嗚呼，信誠作爲一種事物，它是多麼神奇。

王用

虢（「虢」原作「貌」。據許本改。）州王成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之？」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嗥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獐鹿類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又因殺人，冥官笞餘一百。今放免，傷遍體，汝第視餘，無疑也。」弟喜，遂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嘗至谷中，見村人說。（出《酉陽雜俎》）

【譯文】

貞元年中，虢州王成縣百姓王用，在黑魚谷裏燒炭。谷中有一條小河才幾米寬，常常看到有兩條一尺多長的黑魚遊在水中。王用砍木頭又累又餓，就捉了一條魚喫。王用的弟弟喫驚地說：「這魚也許是這谷裏的靈物，你怎麼殺了它？」過了一會兒，王用的妻子來送飯，王用掄着斧子不停地砍樹，老半天才轉過臉來。妻子覺得他的相貌有變化，就喊他弟弟來看。王用忽然脫掉衣服，吼叫跳躍，變成一隻老虎，徑直奔山裏跑去。從此他常常捉些獐鹿之類的小動物爲食。如此過了三年。一天傍晚，他到自家門前敲門，自報姓名說：「我是王用！」他弟弟在屋裏說：「我哥哥變成老虎已經三年了，是什麼鬼倀用他的姓名？」王用又說：「我往年殺死黑魚，陰間罰我做老虎。又因爲我殺了人，陰間的官打了我一百棍子，現在把我放回來了。我現在全身是傷，你只管出來見我，不要懷疑我。」他弟弟很高興，就開了門，看到的是一個虎頭人身的怪物，當時就嚇死了。他全家人都嚇得大呼小叫四處奔逃。他到底被村人打死了。驗他的身上，有黑痣，確實是王用，只是頭沒變回來。元和年中，處士趙齊約曾經到過黑魚谷中，聽說了這個故事。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睡，若獸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旁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參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扌替身以俟之。（「伺之而彼詳問」至「以俟之」二十三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俄而鄭到，導從甚衆，衣參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餘腸發。既而行於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在，細草依然。翻覆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伕驚失乎逢也，訪之於鄰，或雲策杖登山。多岐尋之，杳無形跡。及其來，驚喜問其故。逢紿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伕曰：「今旦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乣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仇。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仇，不可以不報。然此仇非故殺，若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仇焉。籲！亦可謂異矣。（出《續玄怪錄》）

【譯文】

南陽人張逢，貞元末年，到嶺南去遊覽，走到福唐縣，住在橫山店中。當時是雨後初晴，天色將晚，山水樹木鮮豔明媚，煙嵐靄靄，景緻宜人。張逢拿着手杖尋找勝景，不知不覺走出很遠。忽然有一片細密的草地，長寬各有一百多步，碧綠可愛。草地旁邊有一棵小樹。張逢就把衣服脫下來掛到樹上，把手杖靠在樹上，自己躺在草地上，左右打滾兒，然後就酣睡了，就象野獸翻轉踩踏的樣子，滿意了纔起來。起來一看，自己已經變成一隻老虎，紋彩燦然。自己看看鋒利的爪和牙齒，自己試試胸膊的力氣，覺得自己天下無敵，於是就騰躍起來，越嶺翻山。速度象雷電一樣迅疾。夜深了，他很餓，就在村邊慢慢行走。狗、豬、馬駒、牛犢，什麼也沒碰上。心裏頭恍恍惚惚。自己說應該把福州的鄭錄事吃了，於是他就潛伏在道旁。不長時間，有人從南走來，是迎接鄭錄事的候吏。候吏見到一個人就問道：「福州鄭錄事鄭璠，按照他的行程估計，應該宿在前邊這個店，聽說他什麼時候出發了嗎？」來人說：「他是我的主人，他正在穿衣打扮，不久就能到。」候吏問：「只他一個人來，還是還有別人一塊來？我迎拜的時候可別弄錯了。」來人說：「三個人當中，綠色穿戴的就是他。」當時張逢正趴在那裏等候，而那個問得那麼詳細，就好象替他問話似的。張逢既然知道了，縮着身子在那等着。不多一會兒鄭璠到了，前導隨從特別多。他穿綠色衣服，挺胖，昂首挺胸地走來。剛到，張逢就把他叼起來，跑到山上。那時候天還沒亮，人雖然很多，卻沒有敢追的。這樣張逢就把他吃了。只剩下頭髮和腸子。然後張逢就走在山林之中。他孑然一身，沒有一個夥伴。於是他忽然想到：「我本來是個人，爲什麼願意做個老虎，自己把自己囚禁在深山裏呢？何不找到當初把我變成虎的那個地方，再變回去吧？」於是他就到處去找。天要黑的時候才找到個地方。衣服還在樹上掛着，手杖也在，細草還是老樣子。他躺到草地上翻來覆去，滿意了纔起來。果然又變成人的樣子。於是他穿上衣服拿起手杖回來了。昨天這時候去的，今天這時候回來，正好一個對時。起初他的僕人發現他不見了，很是喫驚，到處打聽。有的人說看到他拿着手杖登山去了。僕人們便分幾路去找，杳無蹤跡。等到他回來，僕人們又驚又喜，問他是怎麼回事。他撒謊說：「我偶然去尋找山泉，走到一家寺院，就和老和尚談論佛理，不知不覺過去這麼長時間。」僕人說：「今早晨這附近有一隻老虎，吃了福州的鄭錄事，找殘骸都沒有找到。山林裏因爲猛獸很多，很難單獨行路，你沒回來的時候，可讓人擔心死了！幸虧你沒出什麼事！」張逢於是就上路繼續前行。元和六年，他們走到淮陽，住在公館裏，館吏設宴招待客人，座間有行酒令的人說：「如果巡到誰那裏，誰就應該講自己的奇事，事不奇的要罰。」輪到張逢，他就講了橫山的事。末座有一個叫鄭遐的進士，就是當年福州鄭錄事的兒子。他怒目而起，拿起刀就要殺張逢，說是報殺父之仇。衆人一起把他們隔開。鄭遐怒氣不消。於是就進去稟明郡將，送鄭遐往南去，囑咐渡口的官吏不準把他再渡回來；讓張逢往西去，而且勸他改名隱姓躲避纔好。有人說，聽到殺父之仇，不可以不報。但是這仇不是故意殺的，如果一定要殺死張逢，那麼鄭遐也應該連坐。於是張逢逃走之後鄭遐沒再去復仇。唉，也夠奇的了！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馬拯 張升 楊真 王居貞 歸生 鄭思遠 李琢 譙本

李奴

詞（陳校本「詞」上空缺一字。）舉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頗慵惰，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於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閏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出門。忽聞叫聲，奴輩尋逐，無所見。循虎跡，十餘里溪邊，奴已食訖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疊摺置於草上。蓋虎能役使所殺者魂神所爲也。（出《原化記》）

【譯文】

有一個舉人姓李，不知他叫什麼名字，寄居在宣州山中。他平常使用一位奴僕。這位奴僕很懶惰，李舉人多次鞭打他。他心裏十分憤恨。唐朝元和九年，李舉人與兩位友人在別墅會聚，當時呼喚奴僕。奴僕已經睡了。李舉人很生氣，打了奴僕幾十鞭子。奴僕心懷憤怒，出來對同伴們講：「今年是閏年，人家都傳說今年多虎，爲什麼不讓我遇上虎，把我吃了！」說完出門，忽然聽到他大叫一聲。奴僕們尋聲跑出來，什麼也沒看見。循着虎的蹤跡，找到十多里外的溪邊，見那奴僕已被虎喫掉一半了。他的衣報和巾鞋，全都疊得整整齊齊的放在草地上。大概是老虎役使被喫的人的魂乾的。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沖淡，好尋山水，不擇險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樸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伕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雲，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隳。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賓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銀皿耳。」其下兩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雲：「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即時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弓，樹上爲棚而居。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吟者，戲舞者，前至弓所。衆怒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貫心而踣，逡巡。諸倀奔走卻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齒死。吾今爲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出《傳奇》）

【譯文】

唐朝長慶年間，有一位處士名叫馬拯。他性情沖淡，喜歡遊覽山水，無論無何險峻，他都可以登攀。有一天他住在湘中，於是就到了衡山祝融峯，到一位伏虎師那裏去拜訪。佛室內道場莊嚴整潔，水果食品散發出馨香，又在佛牀上陳列着一些白金器皿。他看見一位眉毛雪一樣白的老和尚。」這老和尚身材魁梧，樸素粗放，很高興他的到來。他讓僕人拿着行囊。老和尚說：「求您的僕人到縣買一點鹽酪可以嗎？」他答應了，僕人就拿着錢下山去了。老和尚也不知去向。不多時有一個名叫馬沼的山人也獨自走上山來。山人見了馬拯非常高興，就告訴馬拯說：「剛纔在來路上，遇上一隻老虎喫一個人，也不知道喫的是誰家的孩子。」山人說了一下被害者的服飾，原來是馬拯的僕人。馬拯大喫一驚。山人又說：「我遠遠地望見，老虎喫完了人，就脫掉虎皮，改穿禪衣，變成一個老和尚。馬拯非常恐懼。等到山人馬沼看到老和尚，就告訴馬拯說：「就是他！」馬拯對老和尚說：「馬山人上來說，我的僕人走到半路上，已被虎害了，怎麼辦？」老和尚生氣地說：「貧僧這個地方，山上沒有虎狼，草裏沒有毒蟲，路旁沒有蛇蠍，林中沒有兇惡的鳥。你不要聽信這類虛妄的話。」馬拯細看老和尚的嘴脣，還帶有殷紅的血痕。將近黑夜馬拯和馬沼二人宿在老和尚的食堂裏。他們牢牢地關閉了門窗，點亮了蠟燭等待着。夜深時，他們聽到院子裏有虎。老虎憤怒地用頭撞了三四次門窗，全靠門窗結實沒被撞壞。兩個人害怕，就燒香，在一個叫賓頭盧的泥像前虔誠地叩頭。好久，聽到泥像吟詩，說：「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兩個人聽了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說：「『寅人』就是虎；『欄中水』就是井；『午子』就是我；『艮畔金』就是銀製器皿。」那後兩句沒能理解。到了天亮老和尚敲門說：「二位先生，請起來喫早飯啦！」兩個人這纔敢打開門。喫完早飯，二人覈計說：「這個老和尚還在這裏，我們怎麼下得了山？」於是二人欺騙和尚說井裏有異常的聲音，讓老和尚去看看是怎麼回事。見老和尚來到井邊，他們就把老和尚推下井去。老和尚立即就變成老虎。兩個人用大石頭把老虎打死了。於是他們倆就取了銀製器皿下山。將近黃昏，他們遇上一個獵人。獵人在道旁張開弓弩，設下暗箭，在樹上搭了一個棚子，住在上面。獵人對他們兩個人說：「不要觸動我埋伏的機關。」又對二人說：「離山下還有挺遠，老虎們正凶殘，何不暫時到棚子上來避一避？」兩個人一聽說老虎就害怕，於是就爬了上去。將要安定下來的時候，忽然有三五十人打此路過，有的是和尚，有的是道士，有的是男子，有的是婦女，唱歌吟詩的，玩笑起舞的，吵吵嚷嚷來到獵人張弓的地方。這些人一齊生氣地說：「早晨被兩個賊小子殺了我們的禪和，現在正追捕他們，還有人敢張弓殺我們的將軍？」於是他們觸發了機關，把箭發出去。繼續往前走了。兩個人都聽到這些話，就問獵人是怎麼回事。獵人說：「這些都是爲虎作倀的鬼，是被老虎吃了的人。他們這是在前邊爲老虎開道。」兩個人於是就問獵人的姓名。獵人說他姓牛名進。兩個人高興地說：「泥像詩的下兩句有應驗了，『特進』就是牛進，『將軍』就是這個老虎！」於是二人勸獵人重新張弓搭箭。獵人這樣做了。做完又登上棚來。果然有一隻老虎吼叫着來了，它前爪觸到機關上，箭就正中它的心窩，它便倒下了。很快，那些倀鬼一齊跑回來，趴到虎身上，哭得很是傷心，說：「是誰又殺了我們的將軍？」二人怒斥道：「你們這些無知的下賤鬼，讓虎咬死了，我們爲你們報了仇，你們不回報不感謝，還敢慟哭？哪有做鬼象你們這樣不懂事理的！」於是一片悄悄然。忽然有一個鬼答應說：「我們全都不知道將軍就是老虎，聆聽了先生的話才恍然大悟。」於是他們又在死虎跟前把虎好一頓罵，向二人及獵人表示感謝之後才離去。等到天明，二人分一些銀子給獵人，一塊回去了。

張升

唐故吏部員外張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遊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爲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鄰，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出《聞奇錄》）

【譯文】

唐朝吏部員外張升還沒有做吏部員外的時候，曾經跟隨僖宗皇帝幸蜀。因爲他年少沒有舉進士第，就讓他代理涪州的衙推。州司派里正遊章值班。另外一天，遊章就說要走，問他要到哪兒去，他不說，只是說他有老母親和妻子兒子，要求時常地照顧他們。說完他就走了。他家的近鄰，夜裏聽到他們家大哭。第二天讓人一問，說遊章夜裏離開家了，進到山裏變成了一隻老虎。兩三天之後，鄰居又聽到他們家大聲地驚叫，第二天一問，說遊章昨夜想家回來了，上半身已經變成虎，但是還能講話。

楊真

鄴中居人楊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畫虎，家由甚多畫（「畫」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虎。每坐臥，必欲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毀去所畫之虎。至年九十忽臥疾，召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畫虎，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遊。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尤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懼。尋乃盡毀去所畫之虎。今臥疾後，又夢化身爲虎兒。又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爲虎，兒孫輩遇虎，慎勿殺之。」其夕卒，家方謀葬，其屍忽化爲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逐出觀之，其虎回趕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忽家人夜夢真歸謂家人曰：「我已爲虎，甚是安健。但離家時，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猶不飢。」至曙，家之人疑不識其子而食之，述於鄰里。有識者曰：「今爲人，即識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記爲人之父也。夫人與獸，豈不殊耶？若爲虎尚記前生之事，人奚必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足知獸不靈於人也。」（出《瀟湘記》）

【譯文】

鄴中有個叫楊真的居民，家裏挺富。他平生酷愛畫虎。因此他家裏畫的虎特別多，不管是躺着還是坐着，一定能看到。後來他到了老年，讓家人把家裏所畫的虎全都毀掉。到他九十歲的時候，他突然病倒了。他把兒孫們找到跟前說：「我平生不應該那麼喜歡畫虎。我那時候見了畫虎就高興，不見就不高興。我常常在夢裏和一羣老虎遊玩，我不想對兒孫們講。到了晚年就更厲害，一到任意遊賞的時候就能看見老虎。等到我問同遊的人，人家還沒看見。這才害怕。不久我就把畫的虎都毀了。這回病倒以後，又夢見我自己變成一隻虎，夢醒之後老半天，才恢復人的身形。我死之後，恐怕一定要變成老虎。兒孫們遇上老虎，可千萬不要打死它。」那天晚上，老楊真就死了，家裏正爲他張羅葬禮，他的屍體忽然變成一隻老虎，跳躍着跑出去。他的一個兒子竄出去看，他回來把兒子吃了才離去。幾天之後，家人忽然夢見楊真回來對家人說：「我已經變成老虎，身體很安康，只是在離家的時候吃了一個人，便直到現在也沒餓。」到天亮，家裏人懷疑楊真是因爲變成老虎以後不認識兒子了才把兒子吃了，就向鄰人說了這件事，一個有知識的人說：「現在的人，即使是認識自己的兒子，已經變成了老虎，又怎麼能記得自己是誰的父親呢？人和獸不是有不同麼？如果做老虎還能記得前生的事，那麼人也一定能記得前生的事。人尚且不能記得前生，可想而知，獸的靈性還不如人呢！」

王居貞

明經王居貞者下第，歸洛之潁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雲：「我嚥氣術也。」每至居貞睡後，燈滅，（「滅」原作「燈」，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即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貞佯寢，急奪其囊，道士叩頭乞。居貞曰：「言之即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於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馳五百里。居貞以離家多時，甚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真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豬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逡巡迴，乃還道士皮。及至家，雲，居貞之次子夜出，爲虎所食。問其日，乃居貞回日。自後一兩日甚飽，並不食他物。（出《傳奇》）

【譯文】

王居貞考明經科未中，從京城迴歸洛州的潁陽。出京之後，和一位道士同行。道士整天不喫飯，他說：「我這是嚥氣術。」每當王居貞睡了之後，熄了燈，道士就打開一個布口袋，從裏邊取出一張皮來披到身上，然後出去，五更天再回來。後來的一天晚上，王居貞假裝睡着了，當道士取出布口袋的時候，王居貞一下子就奪了過來。道士又叩頭又作揖地往回要。王居貞說：「你對我說實話我就還給你。」於是道士說道：「我不是人，每天夜裏偷偷穿上的是虎皮，穿上它到村邊上找東西喫。穿上這張虎皮，一夜可以跑五百里。」王居貞因爲離開家很長時間了，特別想家，就問道：「我可以借披一下嗎？」道士說可以。王居貞家離此還有一百多里，就披上這張虎皮暫時跑回去看看。夜裏回到家裏，不能進門，就把立在門外的一頭豬逮住吃了。很快又返回來，把虎皮還給道士。等到回到家裏，家人說，王居貞的二兒子夜間出門，被虎吃了。他問是哪一天，恰恰是他披着虎皮回家的那天。此後的一兩天內他一直感到很飽，不喫任何東西。

歸生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升木以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環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爲虎所食也。（出《聞奇錄》）

【譯文】

弘文學士歸生，戰亂之後家住巴州。他被派到蜀地去，早晨上路，在道上遇到老虎，他就爬到樹上去躲避。幾隻老虎反覆在樹上跳躍抓取，抓不到他。虎互相說：「可沒誰比巴西縣黃二郎跳得更高。」一隻虎就離去了。不一會兒來了一隻白色的野貓，望着樹上的人又是吼叫又是蹦高抓拿。那人爬得更高，全都夠不着他。它們就圍在周圍守着。過了一會兒，一羣騾子路過，鈴聲很響，把老虎嚇跑。這個人到了巴西縣之後，果然聽說有一個叫黃二郎的巴西縣官吏被虎吃了。

鄭思遠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嘗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乃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長一寸，在脅兩傍皮內，尾端無之，（「無之」二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佩之者臨官佳（「佳」原作「使」，據明抄本改。）；無官，人所憎疾。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月暈時是老虎交配的時候。仙人鄭思遠曾經騎着一隻老虎。老朋友許隱牙疼求他醫治，他說：「只能用虎鬚，趁熱插到牙縫裏就好了。」於是就拔了幾根虎鬚給許隱。於是就知道虎鬚可以治牙疼。老虎咬死人，能讓死屍起來自己脫衣服，脫了之後才喫。虎威象個「一」字，一寸來長，在胸部的兩側，尾巴尖兒上沒有。佩戴虎威的人，做官的好，不做官的讓人憎惡。老虎夜間看東西，一隻眼放光，一隻眼看東西。獵人守候在那裏射死它，那掉到地上的發光的眼睛變成一種白石頭，主治小兒驚嚇。

李琢

許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聞之驚怪，其視事日，厲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開。壯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於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得伊三兒。」琢聞驚異，果取到，大賞賚之，給廩帛，加軍職。曰：「嘗聞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出《芝田錄》）

【譯文】

許州西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隻母老虎行兇，害人不少。統軍李琢聽說之後很驚異，他處理事務的那天，大聲對兵士們講：「我們有十萬忠武大軍，難道就沒有一個勇士嗎？」有一位壯漢跳出來說他能除掉老虎。李琢認爲這人說得很豪邁，就發給他利器。壯漢說不用弓和刀之類的東西，只要一根白色的大棍子就行。壯漢徑直到山窩榛莽中尋找，果然找到了虎穴。那老虎已經出去了，穴中只有三個小虎崽，小虎崽的眼快要睜開了。壯漢一開始因爲不見大虎想要回來，考慮到李琢可能不信，就把三隻虎崽兒抱回來藏到自己家裏。他向李琢去稟報情況，李琢見他空着手回來，很驚訝。他說：「我已經抓到了三隻小虎崽兒。」李琢聽了更加驚異。讓他回去取虎崽兒，果然取到。李琢重重賞賜他，給米給帛，還加了軍職。李琢說：「曾聽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說的就是這位壯漢啊！」那壯漢到底把大虎也除掉了，不再有虎暴發生。

譙本

僞蜀建武四五年間，有百姓譙本者，兜率人也。不孝不義，鄰里衆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母，母每含忍。一旦，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遙見，便罵。母曰：「我只有汝一人，憂汝歸夜，汝反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嘆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時便出門，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聲，脫其衣，變爲一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在城上。蜀主命趙庭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變虎，地震者耳。（明抄本、陳校本「耳」作「再」，出《野人閒話》）

【譯文】

僞蜀建武四五年間，有一個叫譙本的百姓，是一個很兇暴的人。他不孝不義，鄰居們都很討厭他。他從小沒父親，經常謾罵他的母親。母親總是忍耐。有一天，他回來晚了，他母親靠着門等着迎他，他遠遠地看到了，就又罵。他母親說：「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擔心你回來晚了，你反而罵我？」於是就摸着胸口大哭起來，又嘆又怨。譙本住在城裏的巷子裏，這時候他便走出門去，在靠近城牆的路上坐下，忽然大叫一聲，脫去衣服，變成一隻紅色大老虎，直跑到城牆上去。到了第二天，他還在城牆上。蜀主讓趙庭隱用箭射他，正好射中他的口。大家把他分着吃了。蜀主初霸一方，天上往下下毛，人變成虎，地震等現象一再發生。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劉老 虎婦 趙倜 周義 中朝子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嘗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齒殺之。家人收葬訖，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常旁其家，既不見其人，知其誤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拆脊而死。見者鹹異之。

【譯文】

宗正卿李大可曾經到過滄州。滄州的饒安縣有一個人在野外走路，被虎追趕。追上以後，老虎伸出它的左腳給這個人看。虎腳上有一根大竹刺，穿透了它的腿。老虎俯首貼耳，好像請求他給拔掉的樣子。那人爲它拔掉了。老虎很高興，又是轉圈又是搖尾，跟着那人趕到家才離去。這一夜，老虎往那人的院子裏扔了一頭死鹿。如此一年多，往院子裏扔野豬、獐子、鹿，月月不斷。有時那人在野外與老虎相遇，老虎就跟着他一塊走。那人家裏漸漸富了，於是就換穿一身乾淨的新衣服。老虎又見到他，因爲他換了衣服不認識了，就把他咬死了。家裏人把他收屍埋葬之後，虎又來到他家。他的母親衝着老虎罵道：「我兒子爲你拔刺，你不知道報恩，反而被你害死，現在你還來，難道不知道慚愧嗎？」老虎羞愧地走出去，但它幾天一直在屋前屋後守着，見那人始終不露面，知道是自己誤殺了他，於是就非常悲慘地號叫，來到院子前面，奮力一跳，折斷脊骨自殺了。見到的人全感到驚異。

藺庭雍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設靈應，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過寺中，盜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寺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郭外，經年而去。（出《錄異記》）

【譯文】

吉陽的治所在涪州南。泝黔江往上走三十里的地方，那裏有一座寺院。寺中所設的神像都很靈驗，左碑至今還在。寺中的東西很多，誰也不敢隨便動。涪州裨將藺庭雍的妹妹，因爲路過寺院的時候拿了寺裏的東西，於是就迷了路，幾天之內，變成一隻老虎。它前腳上好象還保留着銀飾物金鐲子之類的東西。每次見到人，它都隔着樹對人家說：「我偷了寺裏的東西，身子變成這樣了。」它要求見見母親，託人家捎信。但是母親害怕，不敢去。老虎來到城外，過了一年才離去。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雲：「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數四。海陵（「陵」字原缺，明抄本補。）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故悶倒，尋復起去。太揹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樑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雲：「今夕何爾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迨死。」言訖，入座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雲：「汝業爲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豬來。以己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系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后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豬。食畢，入堂爲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出《廣異記》）

【譯文】

海陵人王太。和他的十五六個同伴一起在野外走路，忽然遇上一隻老虎攔在路上。他的同伴說：「十五六個人，絕不能都死，應該各出一件衣服試一試。」輪到王太的衣服，那虎又吼又彎曲身形四次。海陵虎多。走路的人都拿着大棒子。王太選了一根結實的木棒，脫去衣服獨自站在那裏，對同伴們說：「你們應該馬上離開。」估計夥伴們已經走遠，他便拎着棒子上前，一棒子打在老虎的耳朵上，虎就倒下了，不一會兒又站起來走了。王太打完老虎之後轉身就跑，由於害怕，慌不擇路，就沒走原先的老路，只在草地上奔跑。跑出十幾裏，有一座神廟，他就宿到神廟的樑上了。那天晚上月色明亮，入夜以後聽到草地上有老虎走路的聲音。不大一會兒老虎走進廟的院子中來，一蹦高兒變成一個男子，衣帽很象樣。堂中有人問道：「你今晚爲啥這麼狼狽？」虎神說：「突然碰上一個人，沒想到這人又勇又猛，被他打了一棒子，睏倦得要死。」說完，他走進座上的木形中，一抬頭看見了王太，忙問道：「客人是誰？」王太嚇得掉下來，詳細地陳述了始末。虎神說：「你已經是我的食物了，但是你得十幾天以後才能死。我取你取早了，所以讓你打了一棒子。今天已經相遇，理應保佑你。幾天以後，你弄一頭豬來，用你自己的血把豬塗一下……」他指了指院子裏的一棵大樹說：「可綁在那下邊，你趕快上樹，應該能免除。」王太后來照他的話做了，虎神從堂中出來變成虎，用力跳躍，王太在樹上喫不到，就俯身把豬吃了。喫完之後，入堂內又變形人形。王太從樹上下來，又行禮拜謝之後纔回家。這以後就更不怕了。

荊州人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倀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爲虎，受倀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後倀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牀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明抄本、陳校本「弟」作「佛」。）子何所求耶？爲欲食人？爲厭獸身？」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繫頸，牽還本房。恆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倀，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覆成虎。篤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出《廣異記》）

【譯文】

荊州有一個人在山中走路，忽然遇到倀鬼。倀鬼把虎皮蓋到他身上，於是他就變成了老虎。老虎受倀鬼指揮，一共三四年，搏殺而喫下的人、畜及各種野獸不可勝數。儘管身是虎身，但是心裏不願意，又無可奈何。後來倀鬼領着虎經過一座寺院，虎就迅速地跑進寺庫中，趴在庫僧的牀下。庫僧十分驚恐。把這事告訴了品行好的人。當時有個禪師能降伏各種野獸，於是他來到寺庫老虎跟前，敲弟錫杖問道：「弟子有什麼要求嗎？是因爲想要喫人，還是因爲討厭獸身？」老虎順從地流淚。禪師用手巾繫住虎脖子，把它牽回自己房中，經常用衆生的食物及其它食品餵它。半年之後毛落了，變成人形。於是他詳細地述說了當初的事。他二年沒敢離開寺院。後來他暫時出門，忽然又遇上倀鬼，倀鬼又用虎皮蓋他，他急忙跑回寺來，皮和腰以下就又變成虎。他篤志誦經，一年多以後才變回來。從此他再也沒敢出寺門，一直到死。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間。人有鵝二百餘隻詣劉放生，恆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爲虎所取，以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落陷阱，遍於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首長鬣來詣劉，問鵝何以少減。答曰：「爲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答雲：「已設陷阱，此不復來。」叟曰：「此爲倀鬼所教，若先制倀，即當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雲：「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倀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後，聞虎落阱。自爾絕焉。（出《廣異記》）

【譯文】

信州的劉老，以普通百姓的身份住持在山溪之間。有一個人將二百多隻鵝到劉老這裏來放生。劉老長期地看養着它們。幾個月以後。每天都要被老虎叼走幾隻，已經損失三十多隻了。村裏的人害怕了，在放生這個地方的前前後後佈置了陷阱捕捉老虎。但是老虎從此以後不再來了。幾天之後，忽然有一位大腦殼長鬍須的老頭到劉老這裏來。老頭問道：「鵝子爲什麼減少了？」劉老回答說：「被老虎叼走了。」老頭又問：「爲什麼不想辦法捉住老虎？」劉老說：「已經設了陷阱，可設了陷阱它就不再來了。」老頭說：「這是倀鬼教的。如果能先把倀鬼制住，就能捉到虎了。」劉老問怎麼個製法。老頭說：「這種鬼喜歡喫酸的，可以把烏白梅和楊梅佈置在重要道路上，倀鬼如果吃了，就看不見東西了，虎就可以捉到了。」老頭說完就不見了。這天晚上，按老頭說的把道路佈置了一番，四更以後，就聽到老虎落入陷阱的聲音。從此以後老虎絕跡了。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自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恆持糜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慾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未（「未」原作「來」，據明抄本改。）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己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憨戇。乏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雲。（出《廣異記》）

【譯文】

利州有一個賣飯的人，他的兒媳婦到山園中採菜，被老虎叼走。過去十二年之後，她又回來了。她自己說，她被老虎叼到一個深山裏的石窟中，本來以爲要被喫掉，時間長了就和老虎一起睡覺了。石窟裏一共有四隻老虎，以這位婦人爲妻的老虎最老。老虎經常把麋鹿等動物的肉叼回來給婦人喫，有時候用口含水回來吐到婦人口中。婦人想要出去。老虎就發怒，把她趕回石窟裏去。一直這樣過了六七年。後來的幾年，其它老虎漸漸不見了，只剩下這隻老虎。這隻虎自從有了這位婦人，不曾在別處過夜。後來有一天，老虎忽然一夜未歸。婦人心裏好奇怪。她想要出來卻沒敢。如此又是一天，她才慢慢走出來。走了幾十步，不見虎來趕她，她這才極力走了五六里，聽到山中伐木的聲音，便走過去。伐木的人們以爲她是鬼怪，扔石頭打她。她大聲述說事情的前因後果。伐木的人們這才一塊上前盤問她。她說她是某家某人的新媳婦。這些人當中也有是這一家的鄰居的，以前知道婦人被虎叼走的事。大夥這才相信她。鄰居就把自己的衣衫脫下來給她穿上。又回到家裏以後，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她的公公婆婆可憐她，仍然收留了她。她很愚很憨，缺少精神，經常被來往的人取笑侮辱。劉全白說他親眼見過這婦人，是他講的這個故事。

趙倜

荊州有一商賈，姓（「姓」原作「說」，據明抄本改。）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雲：「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卻出，投交友。」俄而倜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門。其人回（「回」原作「面」，據明抄本改。）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瀟湘錄》）

【譯文】

荊州有一個買賣人，姓趙名倜。趙倜經常向南泛遊於江湖。忽然有一年多沒有回來。有一個人先到趙倜家，對趙倜的妻子說，趙倜的貨物全沉入湖中。周倜僅免一死，現在很窮困，正走在路上，快到家了。趙倜的妻子大喫一驚，哭泣不已。三天後，有一個和趙倜一模一樣的人，來到門外就大哭。趙倜的妻子忙把他拉回家去。詢問是怎麼回事。兩口子恩恩愛愛地過了一百多天，丈夫還要出去做買賣，就對妻子說：「我習慣在外面做買賣，在家裏覺得沒什麼樂趣，心裏無聊，你可千萬不要以爲我不顧戀你，你應該容許我出去結交朋友。」忽然間趙倜用車拉着貨物回來了。等到趙倜進了門，他的妻子反倒驚疑地跑到鄰居家去了。那趙倜老半天才開始打聽怎麼回事。知情之後，他讓人把那個人找來。那個人一見到趙倜。回頭就向南逃跑。趙倜和十幾個同伴一起追趕，一直追到南山。那人回頭看看趙倜說：「我是一隻通靈虎。不要追我，追我，我肯定會傷害你們。」於是他一跳變成一隻紅色老虎，吼叫着奔去。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陽人 南陽士人 虎恤人 範端 石井崖械虎 商山路 陳褒 食虎 周雄

松陽人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逐，遽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 ：「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砍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 ：「今縣東有朱都事，往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 ：「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臥 。」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 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廣異記》）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 ：「君合成虎，今有文牒 。」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席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爲妻兒所驚，但懷憤恥，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斗蟲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擒之，應時而獲，即啖之，覺身輕轉強。晝即於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數得獐兔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 ：「吾聞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甘美 。」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即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 ：「莫取莫取!」驚顧， 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 ：「汝曹爲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卻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卻爲人 。」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 ：「此誰角馱？」空中答曰 ：「王評事角馱 。」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 ：「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 。」此虎聞之， 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 ：「王評事來也 。」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卻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卻歸，又至澗邊卻照，其身已化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雲 ：「牛哀之輩，多爲妄說 。」此人遂陳己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爲虎所殺，今既逢仇。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出《原化記》）

虎恤人

鳳翔府李將軍者爲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 ：「大王乞一生命 。」虎乃弭耳如喜狀。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於窟上俯視，久之方去。其後入窟，恆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己死窟中，乃因抱之雲 ：「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雲 ：「幸已相□，豈不送至某家？」虎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經二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怕懼。其後又來，李遂白雲 ：「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懼，願勿來 。」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絕焉。（出《廣異記》）

範端

涪陵里正範端者，爲性幹了，充州縣佐使。久之，化爲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雲 ：「恆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 。」縣令雲 ：「此相惡之辭，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問，端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曉不得出，更遞圍之，虎傷數人， 逸去。耆老又以爲言。 縣令因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雲 ：「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實至於東家欄內竊食一豬，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無伍耳。每夜東西求覓，遇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至村外鳴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諭令去。端泣涕，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爲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範里正，二虎驚走， 一虎回視，俯仰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廣異記》）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爲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 ：「我明日日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損傷 。」二童子曰 ：「去訖 。」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井崖 ：「莫要攜軍器去否？」井崖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槍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井崖盤桓未行。店主屢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卻槍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攫取井崖。井崖遂以槍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子審視虎死，乃謳歌喜躍。（出《廣異記》）

械虎

襄梁間多鷙獸，州有采捕將，散設檻阱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曰 ：「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廚 。」命賓寮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阱之中。官僚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幔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鎖，四角繫繩，施於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鷙獸將欲出阱，即迤邐合其荷板。虎頭纔出，則蹙而釘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困而取之，則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勢窮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人哉! 夫欲制強敵者，亦當如是乎？（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適有騾羣早行，天未平曉，羣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回顧。迨至食時，聞遭攫者卻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於銛牙，莫不驚異。競問其由，徐曰 ：「某初銜至路左巖崖之上，前有萬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顧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側，略不損傷，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腳於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腳，墮於深澗，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其獸蓋欲生致此人，按演諸子，是以不傷。 真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閒話》）

陳褒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窗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入西屋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婢忽爾腹痛，開戶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已出，即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 ：「村中恆有此怪，所謂虎鬼者也。（出《稽神錄》）

食虎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搭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爾。（出《稽神錄》）

周雄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嶺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攫搏。時遞鋪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於常。日夜行役，不肯規避，仍持託杈利劍，前後於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韋莊作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於虎，溺於水之鬼，號爲倀，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自京搬家，憩於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遂嚴妝，倚驛門而看，爲虎攫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鉤爪也。僕嘗行次白衛嶺，時屬炎蒸，夜涼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橫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何之？景福乾寧之時，三川兵革，虎豹晝行，任上貢輸，梗於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人蟲作暴，得非系國家之盛衰乎？（出《北夢瑣言》）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張俊 潯陽獵人 柳並 僧虎 王瑤 劉牧 姨虎 崔韜 王行言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懷州，先將一莊客張俊祗承至官，官滿卻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同行，至宋汴行將夜，俊抱兒從澹，其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叫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 ：「妻今爲虎所殺傷，誓欲報仇。今以孩子奉上，某儻生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爲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矢，攜弓腰斧，下道乘黑而行。去三十餘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漸至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俊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於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額，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脅。箭皆傅毒，虎遂驚躍，狂亂吼怒，頃刻而死。俊復下樹，以斧截虎頭，並殺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貫之。亦負妻屍， 走步而歸。 日曉追及， 澹感激之至。（出《原化記》）

潯陽獵人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爲業，於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雲 ：「人爲虎所食，即作倀鬼之事，即於其側，樹下密伺。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髡髮齊眉，蹩□而來弓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攜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再架箭，而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脅而死。其倀鬼良久卻回，見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記》）

柳並

河東柳併爲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衆皆臥，並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並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嚮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 ：「旦日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 。」並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硯硃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並取皮，杖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 。」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殺之。僧曰 ：「吾非強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強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 。」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掰扯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 ：「子免矣 。」乃遣去， 竟無患焉。（出《原化記》）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旁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歘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 皆棄所齎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被之，覺其衣着於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於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拿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於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週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 ：「我本人也，幸而爲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爲不善，活變爲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餒死，弗重其罪也 。」因仰天大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於俗家，得破衣數件，走於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 ：「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修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 ：「某心有悔行， 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 。」乃屏侍者問之。其僧言爲虎之事，叩頭作禮，求讖罪業。上人謂曰 ：「生死罪福，皆由唸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爲虎，善念爲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反本。念不著，則人不爲虎，虎不爲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 僧乃奉教。上人尋話於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曏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 耽然可畏也。 後入嶺， 不知所適。（出《高僧傳》）

王瑤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佔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既至，瑤心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愧。近晚將去，瑤曰 ：「思至生居，爲日久矣。今者幸願階焉 。」石生曰 ：「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 。」 瑤即隨行十數里， 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 。」瑤曰 ：「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 。」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遂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劉牧

成應元事統雲 ：「劉牧字子仁， 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 多伐樹踐囿 。」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 「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 ：「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 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出《獨異志》）

姨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曰 ：「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貓兒三五個巡檢汝 。」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所化也， 皆敬懼之焉。（出《錄異記》）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 ：「此館兇惡，幸無宿也 。」韜不聽，負笈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麗嚴飾，升廳而上，乃就韜衾。出問之曰 ：「何故宿餘衾而寢？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 ：「願君子無所怪，親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虎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 。」韜曰 ：「誠如此意，願奉歡好 。」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 ：「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 。」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子曰 ：「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 。」妻曰 ：「可令人取之 。」 既得， 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 。」衣猶在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才畢，乃化爲虎， 跳躑哮吼， 奮而上廳， 食子及韜而去。（出《集異記》）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賈爲業，常販鹽鬻於巴渠之境。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峯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煙，鷙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輩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即其短槍也。才登細徑，爲猛虎逐之。及露宿於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身上拿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衆持槍圍，使行言處於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衆中，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多，行旅復衛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暫舍，或跳於前，或躍於後。時自於道左而出，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報，逃之不獲？（出《玉堂閒話》）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獸一

牛　　　金牛  
 銀牛 青牛 牛鬥 潛牛 涼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衝  
 光祿屠者 朱氏子

牛償債 卞士瑜 路伯達 戴文 河內崔守 王氏老姥

牛傷人 邵桃根

牛異　　洛下人　寧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 ：「吾國蟲名爲蠶，爲人衣，食樹葉而吐絲 。」外國人復不信有蠶。（出《金樓子》）新昌穴出山犢，似秦牛，常與蛇同穴。人以鹽著手，夜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則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志》）野牛高丈餘，其頭若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陽雜俎》）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中有錢焉，不知其數。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謂曰：「汝所失牛，其直幾耶？」田父曰 ：「十千 。」人曰 ：「汝牛爲山神所將，已付汝牛價，何爲妄尋？」言畢，不知所在。 田父乃悟，遂歸焉。（出《紀聞》）

金牛

長沙西南有金牛岡，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曰 ：「寄渡江 。」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 「於是人牛俱上。 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 ：「以此相贈 。」既渡，漁人怒其污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出《湘中記》）增城縣東北二十里，深洞無底。北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牛自水出，盤於此石。義熙中，縣人常於此潭石得金鎖，尋之不已。俄有牛從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斷，得數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壽。其後義興周靈甫常見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鎖如繩焉。靈甫素驍勇，往掩之，此牛制斷其鎖，得二丈許，遂以財雄也。（出《十道記》）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 ：「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 。」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封禪焉。（出《酉陽雜俎》）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詣殷荊州，於鸛穴逢一老翁，羣驅青牛，形色瑰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駃非常。玄息駕飲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經日絕跡。當時以爲神物。（出《渚宮故事》）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紅，戲於水際。一白衣老翁長可三丈，執鞭於其旁。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牛鬥

九真牛裏牛，乃生溪上。牛裏時時怒，共鬥，即海沸湧。或出鬥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 號曰神牛。（出《異物志》）

潛牛

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鬥，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出《酉陽雜俎》）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恆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鷙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 ：「搏噬猛獸 。」 都督以狂牛告之。 曰 ：「但有賞錢，當爲相取 。」於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咒愿，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己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鬥，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坌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鬥，見獸大如蜀馬。鬥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出《廣異記》）

洛水牛

鹹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雲 ：「其日將暮，見暴雨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海潰江。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開，有二青牛奮勇而出，相去約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 。」（出《劇談錄》）

牛拜

桓衝

桓衝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淚下。都督咒之曰 ：「汝若向我跪，當啓活也 。」牛應聲而拜，衆皆異之。都督復曰 ：「謂汝若須活，遍拜衆人 。」牛涕淚如雨，遂遍拜。值衝醉，不得啓，遂殺牛。衝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也。（出《渚宮故事》）

光祿屠者

太和中， 光祿廚欲宰牝牛， 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卻。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與子，遂殞於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 良久乃定。（出《原化記》）

朱氏子

廣陵有朱氏子，家世勳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常以暑月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 ：「暑熱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 。」子向牛言曰 ：「汝能拜我，我赦汝 。」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反怒曰 ：「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 數日乃病，恆見此牛爲厲，竟作牛聲而死。（出《稽神錄》）

牛償債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顧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曰 ：「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牛 。」須臾之間，卞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給周匝，如人腰帶。右胯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 ：「卞公，何爲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 牛主不許，死乃收葬。（出《法苑珠林》）

路伯達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錢主佛前爲誓曰 ：「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 。」話訖，逾年而卒。錢主家牸牛生一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達三字。其子侄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溼成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佈施焉。（出《法苑珠林》）

戴文

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利， 剝刻至多。 鄉人積恨，乃曰 ：「必有神力照鑑 。」數年後，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脅下白毛，字曰戴文。閭里鹹知，文子恥之，乃求謝，言以物熨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 乃訟鄰人， 妄稱牛犢有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文子盜去，則夜閉於別廡， 經數年方死。（出《原化記》）

河內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 是日，寺有牛產一犢， 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 ：「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竟歸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廣陵有王氏老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 ：「我死，必生西溪浩氏爲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 「頃之遂卒。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出《稽神錄》）

牛傷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陽人，家有一犢，肥充可愛，桃根恆自飼之。此犢恆逐桃根遊行，每往官府聚會，犢雖系在家，而吼喚終不住。後一日，桃根晨起開門，犢忽從後觝根，肋穿流血。舉家打去，已復嗔目，復來觝傷， 數日氣絕。（出《廣古今五行記》）

牛異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出《朝野僉載》）

寧茵

大中年，有寧茵秀才假大寮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墮，牆垣又缺。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茵啓關，睹處士形質瑰瑋，言詞廓落，曰 ：「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詠，故來奉謁 。」茵曰 ：「某山林甚僻，農具爲鄰。蓬蓽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 。」遂延入，語曰 ：「然處士之業何如？願聞其說 。」特曰 ：「某少年之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之穎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輔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於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況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 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味 。」俄又聞人扣關曰 ：「南山斑寅將軍奉謁 。」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斑相見，亦甚忻慰。寅曰 ：「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 ：「昔吳太伯爲荊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 ：「老兄大妄， 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鬥谷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遠祖固、婕妤，好詞章，大有稱於漢朝，及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 相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 。」超詰之，曰：『君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 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爲武賁中郎，在武班。因有過，竄于山林。晝伏夜游，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況遇當家，尤增慰悅 。」寅因睹棋局在牀，謂特曰 ：「願接老兄一局 。」特遂欣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茵玩之，教特一兩著。寅曰 ：「主人莫是高手否？」 茵曰 ：「若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 。」兩斑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 。」茵傾壺請飲，及局罷而飲，數巡，寅請備脯修以送酒。茵出鹿脯，寅齧決，須臾而盡。 特即不茹。 茵詰曰 ：「何故不茹？」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 ：「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紂爲長夜之飲，覺面已赤 。」特曰 ：「弟大是鐘鼎之戶，一坐耽更不動 。」後二斑飲過，語紛拿。特曰 ：「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 ：「老兄憑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特曰 ：「弟誇猛毅之軀， 若值人如卞莊子，當爲粉矣 。」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爲頭皮耳 。」茵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茵怒而言曰 ：「寧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 。」寅曰 ：「鄙諺雲，鵓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 。」俱大笑。茵曰 ：「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 。」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 。」寅繼之曰 ：「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 。」特曰 ：「無非悲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涔向北溟 。」茵覽之曰 ：「大是奇才 。」寅怒， 拂衣而起曰 ：「寧生何黨此輩! 自古即有斑馬之才，豈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況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怒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 。」特亦怒曰 ：「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敢有人言譽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寧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即入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出《傳奇》）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爲務。臨洮巳西，至於疊宕?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爲荒徼。其間多產竹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齕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糧糗，躡其蹤，緩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乾肉數千斤，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線。乾寧中，小小之獵，遇牛羣於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憂，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腳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於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之不盡。（出《玉堂閒話》）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獸二

馬 周穆王八駿 漢文帝九逸 隋文帝獅子驄 唐玄宗龍馬 代宗九花虯 德宗神智驄

曹洪 司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寶 張納之 宋蔡 舞馬 續坤 楊翁佛 季南

趙固 韓晞 江東客馬 陳璋

馬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諳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馬八尺。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瓜州飼馬以檳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勃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狼針。大食國出解人語馬。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體名有輸鼠外鳧、烏頭龍、翅虎口。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系門，三事落駒。回毛在頸，白馬黑毛，鞍下腋下回毛。左脅白毛，左右後足白，白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戶肝名縣烽，亦曰雞舌。緣秩方言，以地黃甘草啖， 五十歲生三駒。（出《酉陽雜俎》）吐火羅國波訕山陽石壁上有一孔，恆有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間有石閣道，便不見。至此日，厭噠人取草馬，置池邊與集，生駒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無數頗梨，隨西域中浴，須臾即回。《圖記》雲：吐火羅國北有屋數頗梨山，即宋雲所云波訕山者也。 南崖穴中， 神馬糞流出。 商胡曹波比親見焉。（出《洽聞記》）浴馬港，疏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爲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溉。沔頓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洽聞記》）漢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 長可三四尺。 凌波回顧， 百餘步而沒。（出《洽聞記》）西陵北陸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常有白馬出此穴。人逐之，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出此穴，相去數千裏。今馬穴山在峽州夷陵。（出《洽聞記》）

周穆王八駿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馬。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趨；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遍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遠謀，使轍跡遍於四海。故絕地之物，不期而自報。（出《王子年拾遺記》）

漢文帝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鱗駒，九名絕塵，號名九逸。有來宣能御馬，代王號爲王良焉。（出《西京雜記》）

隋文帝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鬃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並羣驅來，謂左右曰 ：「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 ：「臣能制之。」 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踊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敕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面家，挽磑，駿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唐玄宗龍馬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雲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質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 ：「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 ：「然 。」翁曰 ：「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 。」邕曰 ：「龍馬安在？」答曰 ：「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 。」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 ：「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脅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鬣，嘶鳴真□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真訊其所自，會恩曰 ：「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 。」乾真即白於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閒廄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出《宣室志》）

代宗九花虯

代宗命御馬九花虯並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 ：「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虯，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真虯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虯。上往日東幸，觀獵于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 ：「行宮去此幾里？」奏曰 ：「四十里 。」上令速鞭，恐礙夜。而九花虯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出《杜陽編》）

德宗神智驄

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如上意，故常謂之功臣。耳中有毛， 引之一尺。《馬經》雲 ：「耳中有毛者，日行千里 。」一日花柳方春，上游幸諸苑。侍者進瑞鞭，指二驄語近臣曰 ：「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 。」遂命酒飲之。因吟曰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開散碧蹄。玉勒鬥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即中書舍人韓翃詩也。（出《杜陽編》）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畫爲圖。（出《國史補》）

曹洪

魏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曰白鶴，與武帝乘。此馬走，唯覺耳中風聲，腳似不踐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馬，共濟深水，行數百里，瞬息而至。下視馬足，毛皆不溼，帝衣猶沾濡。時人謂乘風行也，爲一代神駿。諺雲 ：「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出《王子年拾遺記》）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鞴之，即不動。鞴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出《渚宮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馬，常自乘之。既爲石虎所圍，力弱，分將危陷，棄衆將逃。以此馬奔而鞴之，馬見鞍，輒蹄齧不得近，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至是時，馬年四十九歲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秦叔寶

唐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嘗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 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出《酉陽雜俎》）

張納之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爲數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爲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乘此馬。敬之薨，弟納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出爲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極肥健，行驟，腳不散。（出《朝野僉載》）

宋蔡

廣平宋蔡娶同郡遊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蔡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 ：「我家先有白馬，種絕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出《朝野僉載》）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各有部，目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施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睹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彗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廄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棰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 懼暴而終不敢言。（出《明皇雜錄》）

續坤

鹹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頗得秦醫和之術，評脈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皆可預言。適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服醫藥而愈，所酬帛甚多，仍以邊馬一匹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銜勒，加之鞭策，而芭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才試，還復如此，累月不售。鄰伍有王生，貨易於中貴之門， 頗甚貧窶，忽詣坤雲 ：「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備行李。亦知馳騁非駿，但欲置於牽控之間 。」坤直以無用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自此經旬不至，謂其脫略亡逸。一旦復來，所直且逾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致僕馬，至於妻孥服飾，亦皆鮮潔。或曰 ：「王生賣馬，金帛兼資，計三四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 ：「某以無用之物，獲價頗多，但未知駑劣之材，何以至此？」雲 ：「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遇小馬坊中使， 因遣留試。 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詢左右，數日前， 魏博進一馬， 毛骨大小與此同，聖人常乘打球， 駿異未有偶(御廄有馬，毛色相類者，鹹有其對。)。將到日，方遣調習步驟， 縈轉如風， 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厚。其後王生因大索起價，遂以四百萬酬之。是以物逢時亦有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築傅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出《劇談錄》）

楊翁佛(別鳥語)

漢廣陵楊翁佛聽鳥獸之音，乘蹇驢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遇，鳴聲相聞。翁佛謂其御者，彼放馬目眇。其御曰 ：「何以知之？」曰 ：「罵此轅中馬曰蹇，此馬亦罵之曰眇 。」其御不信， 使往視之，目果眇焉。（出《論衡》）

季南

季南乘赤馬行，逢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 ：「白馬言，汝南見一黃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 。」須臾，果逢黃盲馬， 白馬先鳴，盲馬應之。（出《抱朴子》）

趙固

晉趙固所乘馬忽死，因問郭璞，璞曰 ：「可遣數十人，持竹竿東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 。」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能起，亦不見猴。（出《搜神記》）

韓晞

唐韓晞常知永豐倉。有一馬，乘來日久，遇過客有一蜀馬，齧頗甚。晞令取來，繫於庭樹。晞謂客曰 ：「此小馬，豈能如此？但亦痛治耳 。」晞市圉人善騎調惡馬，即令召之，遣取鞭轡。此馬怒目，斜睨於晞。忽然掣繮走上階，跑晞落牀，屈膝於地，將齧之。時晞所乘馬，系在別柱。見此，亦掣斷繮，來齧此馬。遂齧數口，方得免。衆買此馬，殺而食之。晞自後彌愛其馬焉。（出《原化記》）

江東客馬

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至性。客常於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着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覓，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焉，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地，踐齧頗甚，衆救乃免。意恨其賣己也。（出《原化記》）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 。」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升至，璋扶疾而出。升坐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 ：「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即殺， 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 圉人竊具芻粟， 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語之曰 ：「爾既知罪，吾赦爾 。」馬跳躍而去。是夕， 乃飲餼如故。 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馬亦悲鳴而死。（出《稽神錄》）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獸三

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漢威　於遠　張全　王武　韋玭

駱駝 明駝 知水脈 風腳駝 兩腳駝 白駱駝

騾　　白騾　推磨騾

驢　　僧朗　厭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高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薰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常有銜橛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 ：「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 ：「丈人萬福 。」傳素驚怖卻走，黑駒又曰 ：「阿馬雖畜生身， 有故須曉言， 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 。」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 ：「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爲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償他錢， 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 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於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駑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傭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買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 。」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 乃驤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 今日相償了， 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齕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十緡。軍將曰 ：「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 。」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 ：「嘻， 七十緡馬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出《河東記》）

韋有柔

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門客善持咒者，忽夢其奴雲 ：「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爲異色，今已定也 。」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皆奴之態也。後數歲，馬可值百餘千，有柔深嘆其言不驗。頃之，裴寬爲採訪使，以有柔爲判官。裴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值，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曰 ：「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 。」數日後，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出《廣異記》）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父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 ：「我前世負汝錢，我今還矣。汝負我，當作驢馬還我 。」因焚券而遣之。逾年， 宗嗣獨坐廳事， 忽見吏白衣而至，曰 ：「某來還債 。」宗嗣曰 ：「已焚券，何爲復來？」吏不答，徑自入廄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雲 ：「翌日已死矣 。」駒長賣之，正得吏所欠錢。（出《稽神錄》）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廄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驚羣馬，皆嘶鳴。漢威以爲妖，仗劍斬之。數月，除盧州刺吏。（出《稽神錄》）

於遠

鄴中富人於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 及馬至廄中， 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哉， 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 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惠 。」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遠而言曰 ：「我馬也 。」遠曰 ：「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 ：「爲我昔日遇北邙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只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以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者。我故不遠萬里而來此， 今果得之。 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好良馬， 又聞此馬之異， 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玩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出《瀟湘錄》）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張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廄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 ：「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睹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廄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質，思往事如夢覺 。」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卻化爲駿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出《瀟湘記》）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於豪貴，忽知有人貨駿馬，遂急令人多與金帛，於衆中爭得之。其馬白色，如一團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馳驟之駛，非常馬得及。王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便達意也。其馬忽於廄中大嘶一聲後化爲一泥塑之馬立焉。武大驚訝，遂焚燬之。（出《大唐奇事》）

韋玭

京兆韋玭，小逍遙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性不喜??書，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鹹通末，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駔駿 。」 □比乘之於衢， 曰 ：「善，可著鞭矣 。」遂市之。日晏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馳十餘里， 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溝畎，而比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逼大桑下， 比遂躍上?? ??高枝中，以爲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瞑目長鳴，仰視比而長鳴蹶地。少?? 頃，齧桑木本，柿落如掌。臥即或齕草於十步五步內，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焉。玭懼其桑之顛也，遙望其左數步外有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馬亦隨入，□比與馬俱殞焉。（出《三水小牘》）

駱駝

明駝

明駝千里腳，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出《酉陽雜俎》）

知水脈

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於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出《博物志》）

風腳駝

于闐國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生子曰風腳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聞記》）

兩腳駝

悒恆國治鳥滸河南，本漢大月氏地。劉番《梁典》雲： ??出兩腳駱駝。(原缺出處， 明抄本、 陳校本作出《洽聞記》)（出《洽聞記》）

白駱駝

哥舒翰常鎮於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日馳五百里。（出《明皇雜錄》）

騾

白騾

唐玄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才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諡之曰「白騾將軍」。 命有司具槥櫝，壘石爲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出《開天傳信記》）

推磨騾

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出《酉陽雜俎》）

驢

僧朗

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 ：「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出《酉陽雜俎》）

厭達國

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陽雜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 ：「驢 。」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咒效亦歇。（出《酉陽雜俎》）

張高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鉅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臥。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 ：「汝何擊我？」和曰 ：「我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和甚驚。驢又曰 ：「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爲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常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 我亦騎汝。 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二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麩行王鬍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 ：「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舍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 ：「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必取者。牽入西市麩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問之，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鄰有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餘嘗造焉，雲見驢言之夕， 遂聞其事。且以戒貪昧者，故備書之。（出《續玄怪錄》）

東市人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 騎驢市兇具， 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錢五千四百文，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即牽往。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麩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賣之。兩宿而死。（出《酉陽雜俎》）

賀世伯

北齊時，曲安賀世伯年餘六十，家有小驢，未經調習，使兒乘之，二兒更亦被撲。世伯嗤之曰 ：「佇劣小子，誠無堪。我雖年老，不須鞴鞍，猶能控制 。」遂即躑上。驢驚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僅得免撲。其夜在堂內，與所親宴聚。世伯欲睡，忽然驚起，以手掩額。家人怪問，雲 ：「吾夢調此驢，以杖擊之，誤打吾額。今痛熱如湯，腫大如梨 。」往看其驢，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 ：「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 。」至日午，果有一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 ：「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 。」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即爲食，即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湯安仁

唐京兆湯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以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 ：「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 。」安仁懼，逕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並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湯安仁。不應而唸誦愈專。鬼相謂曰 ：「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 守之者謂安仁曰 ：「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 ：「往日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非我殺，何爲見追？諸君還，爲我語驢，我本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舍我也 。」此人許諾，曰 ：「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 。」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礪說之，安仁今見在。（出《法苑珠林》）

王薰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裏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飯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 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 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 ：「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 。」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 ：「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 。」頃之果來，找劍斬之。臂既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裏中民家，即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 。」薰具言其事，即殺而食之。（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獸四

犬上 華隆 楊生 崔仲文 張然 楊褒 鄭韶 柳超 姚甲 劉巨麟 章華 範翊 郭釗 盧言

趙叟 陸機 石玄度 齊瓊 石從義 田招 裴度

華隆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間，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如同於親戚焉。（出《幽明錄》）

楊生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臥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溼，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己，許以厚報，其人慾請此犬爲酬。生曰 ：「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 。」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卻後五日，犬夜走還。（出《記聞》）

崔仲文

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劉府君撫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屍，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屍。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 ：「此人必殺犬主 。」因錄之，撫軍拷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然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語然 ：「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 。」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 ：「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視奴。 然拍膝大喚曰 ：「烏龍 。」狗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出《續搜神記》）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唯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乃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時，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鞠，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出《集異記》）

鄭韶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念恨，以刃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去雲 ：「使入郭。韶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 ：「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出《集異記》）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爲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幹撓廉牧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並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 二奴欲圖其資裝， 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財而爲良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 掌閣乃啓超曰 ：「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爲奈何？」 超曰 ：「然，汝等當修饌， 伺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 。」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 ：「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閣喉；復至堂前，齧掌書，二奴俱爲犬所害。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免， 方知其犬之靈矣。（出《集異記》）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雲 ：「郎君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 。」 姚氏曉其意， 雲 ：「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 。」姚請至明晨。及期， 奴父子俱膳，勸姚飽食。奉觴哽咽。心既蒼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持，因撫二犬雲 ：「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 顧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廚，又咋其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出《廣異記》）

劉巨麟

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恆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 ：「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 ：「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 。」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捶此僕，故修其怨，私慾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出《廣異記》）

章華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常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者，往來犬輒吠逐。三年冬，王華同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舍王華，來趁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華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出《原化記》）

範翊

範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異人性。翊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氣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構翊罪。潛狀申主帥。主帥不曉其由，謂其摭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乃大獲補署。其犬見翊沉廢，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級，領犬詣主帥請罪。主帥詰之，翊以前事聞。主帥察之， 卻歸翊本職。 其犬主帥留在使宅。（出《集異記》）

郭釗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閽者甚謹樸。釗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餘段，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笞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 ：「好閱佛氏《金剛經》， 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 。」釗嘆曰 ：「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 。」遂釋放閽者。（出《宣室志》）

盧言

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犬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悅。自爾凡所歷郡邑，悉領之。後將抵亳，忽於市肆遇友人邀飲，大醉而歸，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嗥吠，乃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難。（出《集異記》）

趙叟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乞。裏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叟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於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足擁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出《宣室志》）

陸機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任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 ：「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系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 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系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才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之爲「黃耳冢」。（出《述異記》）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黃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愛之異常，每銜食飼之。及長成，玄度每出獵未歸，犬母輒門外望之。後玄度患氣嗽，漸就危篤。醫爲處方，須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殺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湯用。既而犬母跳躍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與客食之，投骨於地，犬母輒銜置屋中。食畢，乃移入後園中一桑樹下，爬土埋之。日夕向樹嗥吠，月餘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於卒。終謂左右曰 ：「湯不救我疾，實枉殺此狗。」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異記》）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中銜，至於劇憲。家畜良犬四，常遊畋廣囿，輒飼以粱肉。 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 令僕伺其所往， 則北垣枯竇， 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嘆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販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俯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琯，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輟。越月， 將有事於丘隴，則留獒以御奸盜。及懸窆之夕，犬獨以足爬土成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出《集異記》石從義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自小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諸校會獵於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狀名。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逐日於使廚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脅，盈於衙將之家，衙中人無有知者。（出《玉堂閒話》）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 因一日， 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 。」襲乃諸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 ：「汝家內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曰 ：「吾與汝殺之 。」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出《集異記》）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婿李甲見之，數諫。裴令曰 ：「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令曰 ：「此犬人性，必仇於子，竊慮之 。」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仇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喉而齧，齧訖知謬，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出《集異記》）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獸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堅 王瑚 李德 溫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義 胡志忠 韓生 杜修己 袁繼謙

李道豫

安國李道豫， 宋元嘉中， 其家犬臥於當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幾而卒。（出《述異記》）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與兄弟對坐之際，其家犬忽蹲視二人而笑，因搖頭而言曰 ：「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那汝明年何？」其家靳犬不殺。 至梅花時，兄弟相鬥，弟奮戟傷兄，收系經年。至夏，舉家疫死。（出《集異記》）

李叔堅

漢汝南李叔堅少爲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鹹請殺之。叔堅曰 ：「犬馬諭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堅亦無所怪。犬尋又放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曰 ：「兒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享大位。（出《風俗通》）

王瑚

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人。夜半時，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猶故至閣。使人以白， 孟璉殺之，乃絕。（出《搜神記》）

李德

司空東萊李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牀上，顏色服飾，真德也。見兒婦孫子，次戒家事，亦有條貫。鞭樸奴婢，皆得其過。飲食既飽，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絕，如是四五年。其後飲酒多，醉而形露，但見老狗，便共打殺。因推問之，則裏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記》）

溫敬林

晉祕書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婦桓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兄子來見林，林小開窗，出面見之。後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死之。（出《幽明錄》）

庾氏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報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遂成黃狗。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雲，恆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發病死。（出《續搜神記》）

沈霸

吳興沈霸，太元中，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唯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牀。疑爲魅，因殺而食之。霸復夢青衣人責之曰 ：「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恥歟？可以骨見還 。」明日，收骨葬岡上， 從是乃平復。（出《異苑》）

田琰

北平田琰，母喪，恆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 ：「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 。」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並以前事責之。琰知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 見犬將升婦牀， 便打殺之。 婦羞愧病死。（出《搜神記》）

王仲文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與仲文奴並擊之，不勝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記》）

崔惠童

唐開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至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 失之數日。適主召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萬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萬敵首雲 ：「前數日，實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 。」初不信，萬敵雲 ：「見埋其首所在 。」取以爲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廣異記》）

李義

唐李義者，淮陰人也。少亡其父，養母甚孝，雖泣筍臥冰，未之過也。及母卒，義號泣，至於殯絕者數四，經月餘，乃葬之。及回至家，見其母如生，在家內。起把義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復生，爾葬我之後，潛自來，爾不見我 。」義喜躍不勝，遂侍養如故，仍謂義曰 ：「慎勿發所葬之柩。若發之，我即復死 。」義從之。後三年，義夜夢其母，號泣踵門而言曰 ：「我與爾爲母，寧無劬勞襁褓之恩？況爾少失父，我寡居育爾，豈可我死之後，三年殊不祭饗？我累來，及門，即以一老犬守門，不令我入。我是爾母，爾是我子，上天豈不知？爾若便不祭享，必上訴於天 。」言訖，號泣而去。義亦起逐之，不及。至曙，憂疑愴然，無以決其意。所養老母乃言 ：「我子今日何顏色不樂於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爾色養有倦也 。」義乃泣言 ：「實以我夜夢一不祥事，於母難言，幸勿見罪 。」遂再猶豫。數日，復夢其母，及門號叫，撫膺而言曰 ：「李義，爾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極! 自葬我後，略不及我冢墓，但侍養一犬。然我終上訴於天，爾當坐是獲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爾 。」言訖又去，義亦逐之不及。至曙，潛詣所葬之冢，祝奠曰 ：「義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豈無母之恩也，豈無子之情也？至於母存日，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色難之養，未嘗敢怠也。不幸違慈顏，已有終天之痛。苟存殘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還家再生，今侍養不缺。且兩端不測之事，剸裁無計，遲迴終日，何路明之？近累夢母悲言相責，即夢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從夢中母言，又恐傷在家之母；從在家之母言，又慮夢中之事實。哀哉!此爲子之難，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訖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義而謂之曰 ：「我與爾爲母，死而復生。再與爾且同生路， 奈何忽然迷妄， 卻於空冢前破其妖夢？是知我復死也 。」乃仆地而絕。義終不測之。 哀號數日，復謀葬之。既開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驚走而歸，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極老黑犬躍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 明早遂行， 夜止山館。館吏曰 ：「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爲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 。」忠曰 ：「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箸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炙，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 ：「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 ：「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隳帶解，力若不勝。僕伕無計能救，乃以撲， ??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諮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 ：「俟吾回駕而後啓之。爾若潛開，禍必及爾 。」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 ：「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爲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 。」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啓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僕於西北隅矣。（出《集異記》）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常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 ：「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撲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撲。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廄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廄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過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泄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 ：「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 ：「吾已收在□練石下。 吾子無以爲憂 。」 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 。」黑衣人曰 ：「謹受教 。」褐衣者曰 ：「韓氏稚兒有字乎？」曰 ：「未也，吾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 「褐衣者曰 ：「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唯而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練石下， 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士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出《宣室志》）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醫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齧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 ：「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齧我 。」犬即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即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贇。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銜薛氏髻而揹負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恆山內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即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詣薛贇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歲，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出，去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 ：「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恐爾以累他，當改之 。」其子大號哭而言曰 ：「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我爲過？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 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 母善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 。」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 ：「去即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相見 。」其子又號哭而言曰 ：「後三年，我復一來矣 。」遂自攜劍，拜母而去。及三年， 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 自稱白將軍。既入拜母后，令羣盜盡殺薛贇之家，唯留其母。 仍焚其宅，攜母而去。（出《瀟湘錄》）

袁繼謙

少將袁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素多凶怪，昏曀，即不敢出戶庭。合門敬懼，莫遂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於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晦，觀之既久，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鐵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而安寢。（出《玉堂閒話》）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獸六

羊 月氐稍割 西域大羊 賓青羊 齊訟者 梁文 顧霈 潘果 李審言 楊氏

陳正觀 安甲

豕 燕相 杜願 都末 劉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湯應 安陽書生 吳郡士人

晉州屠兒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軍人

月氐稍割

月氐有羊大尾，稍割以供賓，亦稍自補復。有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爲垣以繞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爲羣。（出《異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 大雪山高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驢。（出《酉陽雜俎》）

賓青羊

□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陽雜俎》）

齊訟者齊莊公時，有裏徵者，訟三年而獄不決。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證於社。二子將羊而刺之，灑其血，羊起觸二子，殪於盟所。（出《獨異志》）

梁文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皁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 ：「授手來 。」文納手，得持其頤，髯須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殺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出《搜神記》）

顧霈

顧霈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於昇平亭。時有沙門流俗者在座中，主人慾殺一羊，羊絕繩，因走來投此道人，穿頭向袈裟下。主人命將去殺之，即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覺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焉，炙猶動搖。乃破肉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而卒。（出《搜神記》）

潘果

唐京師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冢間，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卻羊舌，於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才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之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 果發心信教，齋戒不絕，爲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請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吏，自向說爾。（出《法苑珠林》）

李審言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爲一大羊，於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 ：「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爲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出《瀟湘錄》）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恆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 ：「天使吾與若女友 。」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詞不遜。所爲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取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具爲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僞自留之寢宿，潛起匿其所曳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陳正觀

潁川陳正觀斫割羊頭極妙。天寶中，有人詣正觀，正觀爲致飲饌。方割羊頭，初下刀子，刺其熟腦，正觀暫乃洗手，頭作羊鳴數聲。正觀便爾心悸，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安甲

州有民姓安者，世爲屠業。 家有牝羊並羔。 一日，欲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生亦驚異之。良久，遂致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刲宰，而回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安生俱疑爲鄰人所竊，又懼詣市過時，且無他刀，極揮霍。忽轉身躍起羔兒，見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頓悟，解下母羊並羔，並送寺內乞長生。 自身尋舍妻孥， 投寺內竺大師爲僧， 名守思。（出《玉堂閒話》）

豕

燕相

朔人有獻大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見夢於燕相曰 ：「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伏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爲魯之津伯也 。」（出《符子》）

杜願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死。後數月，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就捉殺之。有比丘忽至願前，謂曰 ：「此豚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願尋視，見在雲中，騰空而去。雲氣充布，彌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都末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 ：「無殺我，爲汝殺莎車 。」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出《張王番漢記》）

劉胡

後魏植貨裏，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鬥，來觀之，乃豬也。胡即舍宅爲歸覺寺，閤家入道焉。（出《伽藍記》）

耿伏生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與女。數歲後，母亡，變作母豬，生在其家，復產二豚。伏生並已食盡，遂更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憩。僧將一童子入豬圈中游戲。豬與之言 ：「我是伏生母，爲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與女，我坐此罪，變作母豬。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 。」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 ：「汝甚顛狂，豬那解作此語 。」遂即寢眠。又經一日，豬見童子。又云 ：「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師又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豬。豬逾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 ：「豬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豬。後乃竊語伏生曰 ：「家中曾失絹否？」生報僧雲 ：「父存之日， 曾失絹兩疋 。」 又問娣姒幾人？生雲 ：「唯有一弟， 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別加心供養豬母。凡經數日，豬忽自死。託夢其女雲 ：「還債既畢，得生善處 。」兼勸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 ：「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問此屠兒贖豬。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 ：「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 。」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 ：「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即語校尉雲 ：「我今已隔，並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置我此寺 。」校尉復語豬言 ：「婆若有驗，自預向寺 。」豬聞此語，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憐愍，爲造舍居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豬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后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 猶聞平安。（出《法苑珠林》）

湯應

吳時，廬陵縣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輒死。自後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遂入亭宿焉。吏啓不可，應不聽。悉屏從者還外，唯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扣閣者。應遙問是誰，答雲 ：「部郡相問 。」應使進，致詞而去。頃復有扣閣者雲 ：「府相聞 。」應復使君進焉，了無疑也。旋又有扣閣者雲：「部郡府君相詣。」應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服，齊進坐之。稱府君者，便與應談，而部郡者忽起。應乃回顧，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後牆下，及之，砍幾刀焉，應乃還臥。達曙，方將人尋之，見有血跡，皆得之。稱府君者，是一老狶，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絕。（出《搜神記》）

安陽書生

安陽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 ：「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 。」書生曰 ：「無苦也，吾自住此 。」遂住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皁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 。」「亭中有人耶？」答曰 ：「向有書生在此讀書，適休，未似寢 。」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幘者，來呼亭主，問答如前，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問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雲 ：「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 ：「曏者黑衣來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 ：「西鄰老雄雞也 。」「汝復誰也？」「我是老蠍也。」 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曉， 亭民來視，驚曰 ：「君何獨得活？」書生曰 ：「促索劍來，吾與鄉取魅。 「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鼙，毒長數尺， 西家得老雄雞，北捨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中遂安靜也。（出《搜神記》）

吳郡士人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系其臂，使人送至家，都無女人，因過豬欄中，見母豬臂有金鈴也。（出《搜神記》）

晉州屠兒

唐顯慶三年，徐玉爲晉州刺史，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豬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會殺餘豬，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刀猶未入腹，其豬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至一賈者店內牀下而臥，市人競往看之。屠兒執刀走逐。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雲 ：「我一生已來殺豬，未常聞見此事 。」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嗔責屠兒，競出錢贖豬。諸人共爲造舍安置，豬身毛皮始得生。嚥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塊，粗如臂許。出入來去，不污其室，性潔不同餘豬，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元佶

唐長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陽縣，養一牝豬，經十餘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陽，變爲婦人，年二十二三許，甚有資質，造一大家門雲 ：「新婦不知所適，聞此須人養蠶，故來求作。「主人悅之，遂延與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妝結束，得錢輒沽酒，並買脂粉而已。後與少年飲過，因入林醉臥，復是牝豬形耳，兩頰猶有脂澤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兇，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灑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 或有跛者眇者， 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雲 ：「某等罪業，悉爲豬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豬。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恆欲於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 。」日用謂之曰 ：「審若是，殊不爲難 。」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豬，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嘆異久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雲 ：「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闢不祥，消彌兇厲也 。」置劍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 ：「我當何官？」答雲 ：「兩日內爲太原尹 。」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出《廣異記》）

李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張老莊，其家富，多養豕。天寶末，中秋之夕，汾步月於庭，撫琴自適，忽聞戶外有嘆美之聲，問之曰 ：「誰人夜久至此山院？請聞命矣 。」俄有女子笑曰 ：「冀觀長卿之妙耳!」 汾啓戶視之，乃人間之極色也。唯覺其口有黑色。 汾問曰 ：「子得非神仙乎？ 」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張家女也，夕來以父母暫過東村，竊至於此。私面君子，幸無責也 。」汾忻然曰 ：「娘子既能降顧，聊可從容 。」女乃升階展敘，言笑談謔，汾莫能及。夜闌就寢，備盡綣繾，俄爾晨雞報曙，女起告辭。汾意惜別，乃潛取女青氈履一隻，藏衣笥中。時汾欹枕假寐，女乃撫汾悲泣，求索其履，曰：「願無留此，今夕再至。脫君留之，妾身必死謝於君子。」汾不允，女號泣而去。汾覺，視牀前鮮血點點出戶。汾異之，乃開笥，視青氈履，則一豬蹄殼耳。汾惶駭，尋血至山前張氏溷中，見一牝豕，後足刓一殼。豕視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張叟，叟即殺之。汾乃棄山院，別遊他邑。（出《集異記》）

徐州軍人

後唐長興中，徐州軍營將烹一牝豕。翌日，將宰之。是夕，豕見夢於主曰 ：「爾勿殺我，我之胎非豕也。爾能志之，俾爾豐渥 。」比明，忘而宰之，腹內果懷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質已具，雙牙燦然。主方悟，無及矣，營中洶洶鹹知之。聞于都校，以紙緘之，聞於節度使李敬周。時人鹹不測之，亦竟無他。（出《玉堂閒話》）

卷第四百四十 畜獸七

貓 唐道襲 賣臘人 歸系

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蕭悉達 逆旅道人

李測 天寶彍騎 畢杭 崔懷嶷 李甲 王縉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人 李昭嘏

鼠狼 張文蔚

貓

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 其毛不容蚤蝨。 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貓，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貓一名「蒙貴」， 一名「烏員」。 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出《酉陽雜俎》）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爲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蓄貓，戲水於檐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檐。忽爾雷電大至，化爲龍而去。（出《稽神錄》）

賣臘人

建康有賣臘人某者，畜一貓，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貓死。某不忍棄，置貓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水。既入水，貓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貓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縛置鋪中，鎖其戶，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爲證。既還，則已斷其索，齧壁而去矣。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歸系

進士歸系，暑月與一小孩子於廳中寢，忽有一貓大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貓偶中枕而斃。孩子應時作貓聲，數日而殞。（出《聞奇錄》）

鼠

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腳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獺，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雲：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兇。（出《酉陽雜俎》）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門咒愿， 更獲無他。 釋道安昔至西方， 親見如此。（出《異苑》）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紡績其毛，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也。（出《神異記》）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溪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臥之卻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爲災，此類也。（出《神異錄》）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隴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而帶之，以爲媚藥。（出《嶺表錄異》）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中有之。（出《錄異記》）鼴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鼴鼠者，治其皮，飾爲帶，頗能澀芻。爲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出《錄異記》）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羣，驚之則散。俗雲：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出《錄異記》）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脫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 三年易之， 俗呼爲唐鼠。 城固川中有之。（出《異苑》）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雲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出《錄異記》）

王周南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 ：「周南爾以某日死 。」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皁衣而出曰 ：「周南爾以日中死 。」亦不應。鼠復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 ：「周南汝不應，我何道 。」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出《幽明錄》）

終祚

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祚呼奴，令買犬。鼠雲 ：「亦不畏此，其犬入戶必死 。」犬至果爾。祚常爲商，閉戶謂鼠曰 ：「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 。」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船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時戶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後稍富。（出《幽明錄》）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輒死。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皁服，雲 ：「府君某日死 。」太守不應，意甚不樂，乃使吏爲作亡具。外頗怪其事。日中如廁，復見前所見人，言府君今日中當死。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爲死。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出《幽明錄》）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深沉，有恩義，少爲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爲筮之曰 ：「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爲，使之反死 。」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爲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出《搜神記》）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密樂之。鼠乃託爲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爲鼠而走。（出《幽明錄》）

蔡喜夫

宋前廢帝景平中，東陽大水，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肫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腳捧青紙，裹二個珠，置奴前，啾啾似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 遂齧殺之。（出《異苑》）

茅崇丘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廚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戶，即依然聞。如此數旬，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 ：「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 ：「然 。」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 謂崇丘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 。」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廚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絕。（出《窮怪錄》）

蕭悉達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爲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 ：「當遷官 。」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其靴，遵彥曰 ：「當復得官。」悉達曰：「某便爲吏部尚書，何關人事。」（出《談藪》）

逆旅道士

唐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寇晝伏夜動，行客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略無蹤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 ：「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 。」深夜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咒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卻覆逆旅，召衆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 乃盡殺之。其患乃絕。（出《瀟湘錄》）

李測

李測開元中爲某縣令，在廳事，有鳥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爲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砍鳥，刃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繫於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兇。蒞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殪，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羣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葬於西階之下，及明才發。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出《廣異記》）

天寶彍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恆有魘鬼，所至村落，十餘日方去，俗以爲常。彍騎三人夜投村宿，媼雲 ：「不惜留住，但恐魘鬼，客至必當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 。」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後，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魘，魘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徑往把腳，鬼不動，然而體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雲 ：「汝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 。」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 ：「己是千年老鼠，若魘三千人，當轉爲狸。然所魘亦未嘗損人。若能見釋，當去此千里外 。」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嘗爲邯鄲尉崔懿，親見其事，懿再從弟恆說之。（出《廣異記》）

畢杭

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爲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皆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兇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抗以事不克， 一門遇害。（出《廣異記》）

崔懷嶷

崔懷嶷，其宅有鼠數百頭於庭中兩足行，口中作呱呱聲。家人無少長盡出觀，其屋轟然而塌壞。嶷外孫王汶自向餘說。近世有人養女，年十餘歲，一旦失之，經歲無蹤跡。其家房中屢聞地下有小兒啼聲，掘之，初得一孔，漸深大，縱廣丈餘。見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禿鼠大如鬥。女見家人，不識主領，父母乃知爲鼠所魅，擊鼠殺之。女便悲泣雲 ：「我夫也，何忽爲人所殺？「家人又殺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療之，遂死。（出《廣異記》）

李甲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蹤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羣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 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出《宣室志》）

王縉

唐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可舉。公啓視之，忽有一鼠長尺餘，質甚豐白，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 ：「我以不才，繆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異物接於手足，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爲縉雲守。（出《宣室志》）

郗士美

許昌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於冊書。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因擲靴以擊，鼠即奔逸。有毒虺墜入靴中，珠目錦身，尺長筴細，螫焰勃勃，起於舌端。向無鼠妖，則以致臃指潰足之患。參寥子曰 ：「是知梟鳴鼠舞，不恆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 。」（出《闕史》）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遁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古槐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爲。東復有垝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 ：「某當爲西閣舍人 。」一人曰 ：「某當爲殿前錄事 。」一人曰 ：「某當爲司文府史 。」一人曰 ：「某當爲南宮書佐 。」一人曰 ：「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 ：「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 ：「某當爲遊仙使者 。」一人曰 ：「某當爲東垣執戟 。」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盻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領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爲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 ：「其可言耶？」言訖，相引入穴而去。 明日， 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羣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東記》）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大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旁，唯有箸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出《稽神錄》）

盧嵩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補興化尉，竟無他怪。（出《稽神錄》）柴再用龍武統軍柴再用常在廳事，憑几獨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樑折，所坐牀幾，盡壓糜碎。再用後爲廬鄂宣三鎮節度使卒。（出《稽神錄》）蘇長史蘇長史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兇，妻子諫止之。蘇曰 ：「爾惡此宅，吾必獨住 。」始宿之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衣道士冠褐，來詣蘇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禍。」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之，獲白鼠三十餘頭。宅不復兇。（出《稽神錄》）盧樞侍御史盧樞，言其親爲建州刺史，暑夜獨出寢室，望月於庭。始出戶，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其席一人曰 ：「今夕甚樂，然白老將至，奈何？」因嘆吒。須臾，坐中皆哭，入陰溝中，遂不見。後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 既至，白老穴堂西階地中，獲白鼠七八，皆殺之。（出《稽神錄》）朱仁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爲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攜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 ：「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是餘家十年前年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 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 ：「我子背上有一記 。」逡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卻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爲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爲一大鼠走出，及曉卻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 ：「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 。」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鼠走去。（出《瀟湘記》）

李昭嘏

李昭嘏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題，乃昭嘏之卷。令送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雲鼠報。（出《聞奇錄》）

鼠狼

張文蔚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裹入所坋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出《北夢瑣言》）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獸八

獅子 魏武帝 後魏莊帝 雜說

犀　　通天犀　雜說

象　　白象　閬州莫徭　華容莊象　安南獵者　淮南獵者　蔣武  
 雜說

雜獸 蕭志忠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迅，左右鹹驚汗。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於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獅子一子。此獸還， 未至洛陽三十里， 路中雞狗皆伏， 無鳴吠者。（出《博物志》）

後魏莊帝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 ：「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 。」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出《伽藍記》）

雜說

釋氏書言：獅子筋爲弦，鼓之，衆弦皆絕。西域有黑獅子、棒獅子。集賢校理張希復言 ：「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出《酉陽雜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真角一尺，刻以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爲叉導者，將煮毒藥爲湯，以此叉導攪之，皆生白末，無復毒矣。（出《抱朴子》）

雜說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皋常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徂杙。雲犀前腳直，常椅木而息，木爛折， 則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鶴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出《酉陽雜俎》）

象

白象

後魏洛水橋南道東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陁羅國所獻，背設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十人，真是異物，常養於乘黃。象常曾壞屋毀牆，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出《伽藍記》）

閬州莫徭

閬州莫徭以樵採爲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中有老象，臥而喘息，痛聲甚苦。至其所，下於地，老象舉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曉其意，以腰繩系竹丁，爲拔出，膿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卷青艾，欲令塞瘡。莫徭摘艾熟梛，以次塞之，盡艾方滿。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臥，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得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頃之，又將大牙。莫徭呼象爲「將軍」， 言未食，患飢，象往折山慄數枝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牙還。行五十里，忽爾卻轉，人初不了其意，乃還取其遺刀。人得刀畢，送至本處，以頭抵人，左右搖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自加直，至四十萬。尋至他人肆，胡遽以葦蓆覆牙，他胡問：「是何寶，而輒見避？」主人除席雲 ：「止一大牙耳 。」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爲主人紹介，佯各罷去。頃間，荷錢而至，本胡復爭之雲 ：「本買牙者我也，長者參市，違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貫，我豈無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所由白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以牙爲寶，府君曰 ：「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 。」固靳，胡方白雲 ：「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絕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爲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 ：「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 。」賜敕閬州， 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出《廣異記》）

華容莊象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扒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出《朝野僉載》）

安南獵者

安南人以射獵爲業，每藥附箭鏃，射鳥獸，中者必斃。開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樹下，忽有物觸之。驚起，見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爲將軍，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因爾遂騁行百餘里，入邃谷，至平石。迥望十里許，兩崖悉是大樹，圍如巨屋，森然隱天。象至平石，戰懼，且行且望。經六七里，往倚大樹，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攜弓箭，緣樹上。象於樹下望之。可上二十餘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導令覆上。人知其意，逕上六十丈，象視畢走去。其人夜宿樹上，至明，見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須臾清朗，昨所見大象，領凡象百餘頭，循山而來，伏於其前。巨獸躩食二象，食畢，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藥矢端，極力射之，累中二矢。獸視矢吼奮，聲震林木，人亦大呼引獸。獸來尋人，人附樹，會其開口，又當口中射之。獸吼而自擲，久之方死。俄見大象從平石入，一步一望，至獸所，審其已死，以頭觸之，仰天大吼。頃間，羣象五六百輩，雲萃吼叫，聲徹數十里。大象來至樹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樹，上其背，象載人前行，羣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隴，大象以鼻揭楂，羣象皆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披一枝，蓋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於地，再拜而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髮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爲之賤。使人至平石所，巨獸但餘骨存。都護取一節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來去。（出《廣異記》）

淮南獵者

張景伯之爲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有羣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獵夫前，鼻絞獵夫，置之於背，獵夫刀仗墜者，象皆爲取送還之。於是馱獵夫徑入深山。羣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磐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獵夫唸曰 ：「得無於此啖我乎？」象負之且過。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於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獵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髵，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於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啖。獵夫望之嘆曰 ：「畜獸之愚，猶請救於人。向來將予于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 。」於是引滿，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象圍繞喧號，將獵夫至一處，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所遇處，象又皆跪，謝恩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出《紀聞》）

蔣武

寶曆中，有蔣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偉壯，膽氣豪勇，獨處山岩，唯求獵射而已。善於蹶張，每齎弓挾矢，遇熊羆虎豹，靡不應弦而斃。剖視其鏃，皆一一貫心焉。忽有物叩門，甚急速。武隔扉而窺之，見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詰曰 ：「與象叩吾門何也？」猩猩曰 ：「象有難，知我能言，故負吾而相投耳 。」武曰 ：「汝有何苦？請話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餘里， 有嵌空之大巖穴，中有巴蛇，長數百尺，電光而閃其目，劍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鹹被吞噬。遭者數百，無計避匿。今知山客善射，願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衆各思報恩矣 。」其象乃跪地，灑涕如雨。猩猩曰 ：「山客若許行，便請挾矢而登 。」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見雙目，在其巖下，光射數百步。猩猩曰 ：「此是蛇目也 。」武怒，蹶張端矢，一發而中其目。象乃負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躍出蜿蜒，或掖或踊，數里之內，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殞。乃窺穴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於是有十象，以長鼻各卷其紅牙一枝，跪獻於武。武受之，猩猩亦辭而去。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武乃大有資產。（出《傳奇》）

雜說

安南有象，能默識人之是非曲直。其往來山中遇人相爭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出《朝野僉載》）

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荊地象，色黑兩牙，江豬也。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口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 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 ：「夏月合藥，宜置牙於藥旁 。」南人言 ：「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 令人體重 。」古訓言 ：「象孕五歲始生 。」（出《酉陽雜俎》）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出《酉陽雜俎》）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雲肥脆，偏堪作炙。或雲：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狒林大食國即多白象。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天寶中舞馬之類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出《嶺表錄異》）

雜獸

蕭至忠

唐中書令蕭至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鞟，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駢匝百許步，長人即宣言曰 ：「餘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爾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槍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使者曰 ：「非餘欲殺汝輩，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餘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餘聞東谷嚴四兄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即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寐。驚起見使者曰 ：「闊別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 ：「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 。」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請。黃冠曰 ：「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飢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既不復遊獵矣。餘昨得滕六書，知已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至矣 。」有二狐自稱 ：「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豔。絳州廬司戶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 ：「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懷一章 。」乃吟曰 ：「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涯足風雨。更將斑毳被餘身， 千載空山萬般苦 。」「然含質譴謫已滿，唯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因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 。」乃書北壁曰 ：「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澗。飲廁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紀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誦，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女至，才及笄歲，紅袂拭目，殘妝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納一囊中， 以朱書一符，取水巽之， 二囊即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即尋路卻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出《玄怪錄》）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獸九

狼 狼狽 狼冢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縣村人 張某妻

熊 子路 昇平入山人 黃秀

狸 董仲舒 張華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劉伯祖 吳興田父 孫乞 黃審 留元寂

鄭氏子 晉陽民家

蝟 費祕 許欽明客 戲場蝟

狼狽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髀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燻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 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出《酉陽雜俎》）

狼冢

臨濟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餘頭， 殺之，疑老狼即狽也。（出《酉陽雜俎》）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衆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雲 ：「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廬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頓劇？」子乃稱父見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卻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餘日。一夕，新婦馬相蹋，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拒戶。及曉，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見奴婢，至櫪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令人壞窗門開之，有大白狼沖人走去，其子遇食略盡矣。（出《廣異記》）

王含

太原王含者，爲振武軍都尉。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常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雅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闢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過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而視之。望見一狼，自室內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甚懼，具白於含。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 ：「吾所鬚生者耳 。」於是以生麋鹿致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慚。是夕既扃門，家人又伺而覘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還。（出《宣室志》）

正平縣村人

唐永泰末，絳州正平縣有村間老翁患疾數月，後不食。十餘日，至夜輒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詣田採桑者，爲牡狼所逐，遑遽上樹，樹不甚高，狼乃立銜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額。狼頓臥，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樹，因尋狼跡，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說始末。子省父額上斧痕，恐更傷人，因扼殺之，成一老狼。詣縣自理，縣不之罪。（出《廣異記》）又其年，絳州他村有小兒，年二十許。因病後，頗失精神，遂化爲狼，竊食村中童兒甚衆。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尋無所。小兒恆爲人傭作，後一日，從失兒家過， 失兒父呼其名曰 ：「明可來我家作，當爲置一盛饌 。」因大笑曰 ：「我是何人，更爲君家作也？男兒豈少異味耶!」失兒父怪其辭壯。遂詰問。答雲：「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兒，年五六歲，其肉至美。」失兒父視其口吻內有臊血， 遂亂毆，化爲狼而死。（出《廣異記》）

張某妻

晉州神山縣民張某妻，忽夢一人衣黃褐衣，腰腹甚細，逼而淫之，兩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飽。恆舐脣咬齒而怒，性益狠戾。居半歲，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擊殺之。 妻遂病恍惚，歲餘乃復，鄉人謂之狼母。（出《稽神錄》）

熊

子路

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雲 ：「子路可起 。」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出《異苑》）

熊　　熊膽，  
 春在首， 夏在腹，秋在左足， 冬在右足。（出《酉陽雜俎》）

昇平入山人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 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入來，瞪視此人，人謂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慄，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啖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果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延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續搜神記》）

黃秀

邵陵高平黃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 。」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其形，盡爲熊矣。（出《異苑》）

狸

董仲舒

漢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爲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謂之曰 ：「巢居卻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 。」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錄》）

張華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 ：「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 「華表曰 ：「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 。」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此。復商略三史，探頤百家，談老莊之奧區，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擲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 「書生乃曰 ：「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 ：「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 。」華不應，而使人御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 。」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華表嘆曰 ：「老狸自不自知，果誤我事 。」於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嘆曰 ：「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出《集異記》）

山中孝子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屐，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屐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蛐幸約乃蓿□裎□臥誑孝子云 ：「一狸，即已殺之 。」男子曰 ：「君枉殺吾婦，何誣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 ：「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 。」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 ：「能別犬否？ 「答雲：「性畏犬，亦不別也 。」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視婦人，已覆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克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 ：「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 併成狸。 絹帛金銀， 並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錄》）

劉伯祖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 ：「曏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 。」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 ：「某月某日書當到 。」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 。」神答曰 ：「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 。」遂絕無聲。（出《法苑珠林》）

吳興田父

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往。父憂恐兒爲所困，便自往。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積年不覺，後一師過其家，語二兒雲 ：「君尊侯有大邪氣 。」兒白父，父大怒。師便作聲入，父即成一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 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憤亦死。（出《搜神記》）

孫乞

烏傷縣人孫乞，義熙中齎文書到郡。達石亭，天雨日暮。顧見一女，戴青傘，年可十六七，姿容豐豔，通身紫衣。爾夕，電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殺。傘是荷葉。（出《異苑》）

黃審

句容縣麋村民黃審，于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疇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 ：「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但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出《搜神記》）

留元寂

長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包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於屋後。其夜，有羣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無他。（出《異苑》）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恆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恆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唸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婦人又至，尼來複去，如是數四。後恆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 ：「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閣頭狸二孃耳 。」言訖不見，遂絕。（出《廣異記》）

晉陽民家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葦，裏中嘗有會宴，置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繒帛於其室者，亦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闃然矣。 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裏中他民曰 ：「數多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地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 。」即相與芟除其林，雉其草。既窮，得一穴，中有繒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頻而俯者， ?? 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相愁狀， 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蝟

費祕

梁末，蜀人費祕刈麥，值暴風雨，隱於岩石間避雨。去家數里，遙望前路，有數十婦人，皆着紅紫欄衣，歌吟而來。祕竊怪田野何因有一羣綵衣婦女？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祕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背向祕，祕到邊過看之，其面並無眉耳鼻口，唯垂烏毛而已。於是祕驚怖，心迷悶倒地。至一更，祕父怪不來，把火尋之。見祕臥在道旁，左側有十刺蝟，見火爭散走。祕至其家，百餘日而死。（出《五行記》）

許欽明客

唐東都仁和坊有許欽明宅，嘗有人於許氏廳事，冬夜燃火讀書。假寐，聞蟲鼠行聲。密視，見一老母，通體白毛，上牀就爐，炙肚搔癢。形容短小，不類於人。客懼，猝然發聲大叫，妖物便撲落地，絕走而去。客以宅舍牆高，無從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內尋索。於竹林中，見一大石。發石，得一白蝟，便殺之。（出《西京雜記》）

戲場蝟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雲 ：「二刺蝟對打，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時座中有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出《尚書故實》）戲場蝟蝟見虎，則跳入虎耳。（出《酉陽雜俎》）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獸十

麈 吳唐 李嬰

獐 劉幡

鹿 倉鹿 科藤 銅環 鹿馬 紫石 陸紹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張盍蹋 車甲

嵩山老僧 王祜 雜說

兔 嵐州 楊邁

吳唐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麈，將□戲焉。麈覺有人氣，引□潛去。□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麈驚還悲鳴，唐乃置淨地， ??自藏草中。麈來俯舐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麈，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麈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旁出，遙前，搏折其臂， 還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李嬰

有李嬰者，與弟絛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麈，解其四腳，懸置樹間，剖以爲炙，列於火上，方欲共食，忽見山下有一神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悉斂肉及皮骨，並列火上者於囊中，逕還山去。嬰與弟絛驚駭，莫知所措，亦竟無他焉。（出《鄱陟記》）

獐

劉幡

青州有劉幡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草，須臾還臥，如此三焉。幡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驗。（出《述異記》）

鹿

蒼鹿

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 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方》雲：「玄鹿爲脯，食之，壽至二千歲 。」餘千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在角後，雲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蒼鹿。（出《述異記》）

科藤

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戴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一丈許。（出《交州記》）雷郡有鹿，腥無味，不可食。俗雲：海魚所化。郡人嘗見魚首而身爲鹿者，斯信矣。 與鷹鳩雀雉之化奚異哉!（出《投荒雜錄》）

銅環

胡向爲虢州時，獵人殺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鹿馬洮陽縣東有華山，去縣九十里，回跨峙堞，峯嶺參差。昔有人因獵，見二鹿，其一者霜毛純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煥爛曜日。獵人驚其奇異而不射。前行數里，見二人訶責雲 ：「使君何來，不見二馬耶？」答雲 ：「唯見雙鹿 。」曰：「吾爲虞帝所使，至衡山，與安丘道士相聞。君所見鹿，是吾馬也 。」（出《錄異記》）

紫石

晉安有東山樵人陳氏，恆見山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乃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捕而獲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孫，奢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神，因擊碎之。家自是貧矣。（出《稽神錄》）

陸紹弟

唐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掌時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 ：「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 。」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 鹿帶箭而去。 及返， 射者墜崖，折左足。（出《酉陽雜俎》）

唐玄宗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 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敕廚吏炙其□已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 ：「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 ：「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上笑曰 ：「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 ：「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 由是納臣之奏 。」上曰 ：「先生紿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不爲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乎？」果曰 ：「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繫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 。」上即命置鹿首於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 ：「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 ：「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銕鉗，鉗出一小牌， 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矇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刓弊，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 。」果曰 ：「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搜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 。」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 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出《宣室志》）

彭世

鄱陽樂安彭世，晉鹹康中，以獵射爲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卻習其事。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並其祖名字，及鄉居年月焉，睹之悔懊，自此永斷射獵。（出《異苑》）

鹿娘

常州江陰縣東北石筏山者，梁時有伐材人入此山，見有□鹿產，仍聞小兒啼聲。往視，見產一女子，因收取養之。及長，乃令出家爲道士，時人謂之「鹿娘」。 梁武帝爲置觀，名爲聖觀。（出《洽聞記》）

張盍蹋

昔張盍蹋、寧成二人，並出家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 ：「勞乎道士？」因以鏡照之，見是一鹿。遂責問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訖，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車甲

陶潛《搜神記》曰：有一士人姓車，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獨坐，忽有二年少女來就之。着紫纈襦，立其牀前，共語笑。車疑之：天雨如此，女人從外來，而衣服何不沾溼？必是異物。其壁上先掛一銅鏡，徑數寸。回顧鏡中，有二鹿在牀前。因將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獲一枚， 以爲脯食之。（出《五行記》）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薜蘿間，修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參禮，懇求爲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 ：「此深山內，人跡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爲弟子？」小兒曰 ：「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舍離塵俗，來求我師。實欲修來世福業也 。」僧曰 ：「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於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一乎？」小兒曰 ：「若心與言違，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 。」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落髮。小兒爲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僧，僧不能對；或問道於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爲聖賢也。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凋落，涼風悲起，溪谷悽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 ：「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入他不二門。爭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 。」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羣鹿過， 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羣而去。（出《瀟湘錄》）

王祜

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豪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於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於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祜，自稱華山道士學真。攜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祜性且好道，既問之，忻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祜曰 ：「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 。」祜笑而起拜。道士曰 ：「君設食於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棲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癡之名，喧譁於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緣感君倍常敬仰我也 。」祜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 ：「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 事縱橫者，實存遊說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攜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樸，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割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怍矣。必以賢愚有別，慎保身名，無反招謗耳 。」祜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辭而去。祜令人潛偵之， 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雜說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烏脛骨爲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鹿聲，則□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卻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逄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啖，然後斃鹿，何其苦也歟？夫狨麝孔雀，以有用賈害， 良可愍之。（出《北夢瑣言》）

兔

嵐州

永淳年，嵐勝州兔暴，千萬爲羣，食苗並盡，不知何物變化。及暴已，即並失卻，莫知何所。異哉!（出《朝野僉載》）

楊邁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雲：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鞴。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兔走。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出《稽神錄》）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獸十一

猿 白猿 周羣 猳國 歐陽紇 陳巖 魏元忠 韋虛已子 王長史

白猿

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答曰 ：「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也 。」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 ：「聞子善爲劍，得一觀之乎？「處女曰 ：「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節入之三。 女因舉杖擊之。 袁公飛上樹， 化爲白猿。（出《吳越春秋》）

周羣

周羣妙閒讖說，遊岷山採石，見一白猿從絕峯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爲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 ：「公是何年生？」答曰 ：「今已衰邁，忘其生之年月。憶從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餘授歷術。至顓頊，更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爾來世代，不復可紀，因以相襲。至大漢之時，有洛下閎，得其大旨 。」羣復其言，更精勤算術，乃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皆稱周羣詳陰陽之類也。蜀人謂之後聖。（出《王子年拾遺記》）

猳國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伺道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 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不敢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歐陽紇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 ：「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 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蓧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 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蔥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彩，聞笑語音。捫蘿引□，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漫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嘆曰 ：「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 宜遣視之 。」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 ：「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 。」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 ：「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彩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 。」指其旁一巖曰 ：「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 。」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鬥，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刀，血射如注。乃大嘆吒曰 ：「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 。」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雲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若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啖果慄，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剡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裏，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 ：「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 。」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 ：「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 。」因顧諸女，泛瀾者久，且曰 ：「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皆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週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出《續江氏傳》）

陳巖

潁川陳巖字葉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 ：「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蹤蓬瀛昆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常與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脣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甘橡慄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 。」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愨，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 ：「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 ：「妾一窮人，安所歸？雖然， 君之見問，其有意耶？ 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即以後乘駕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裏。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即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齧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裏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裏中，善視鬼，有符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裏中民曰 ：「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 。」民且告於巖，巖即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土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既悟其妖巽，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已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 ：「吾常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齧，因而遁去 。」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精舍，解鞍憩焉。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餘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 ：「猿愍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乎？」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 ：「鼠飢，就我求食 。」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 ：「鵂鶹晝不見物， 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矣。元忠歷太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則天崩，中宗在諒闇，詔元忠攝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三日，年八十餘方薨。始元忠微時，常謁張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 ：「僕千里裹糧而來，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盡勤勤之意耶！然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公事？」因拂衣長揖而去，景藏遽牽止之曰 ：「君相正在怒中，後當貴極人臣。」卒如其言。（出《廣異記》）

韋虛心子

戶部尚書韋虛心，其子常晝日獨坐閣中，忽聞檐際有聲，顧視乃牛頭人，真地獄圖中所見者，據其所下窺之。韋伏不敢動，須臾登階，直詣牀前，面臨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韋子不勝其懼。復將出內，即以枕擲之，不中，乃開其門，趨前逐之。韋子叫呼，但繞一空井而走，追之轉急，遂投於井中。其物因據井而坐，韋仰觀之，乃變爲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見。視井旁有足跡奔蹂之狀，怪之，窺井中，乃見韋在焉。懸縋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說， 月餘乃卒。（出《廣異記》）

王長史

東都崇讓裏有李氏宅，裏傳雲 ：「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 。」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常爲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質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 ：「我命在天不在宅 。」即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其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即便舉一足，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廄，因發重舍，內得一死猿，有矢貫脅。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爾。（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獸十二

猿中 張鋋 楊叟 孫恪 崔商

張鋋

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 ：「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以請，願隨某去 。」鋋因問曰 ：「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 ：「非也，乃巴西侯耳 。」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數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鋋於門曰 ：「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 。」入久之而出，乃引鋋曰 ：「客且入矣 。」 鋋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鋋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階，謂鋋曰 ：「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 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 。」 鋋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置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 ：「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 。」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 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獰，曰白額侯也。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既坐，行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吾今夜尚食，君能爲我致一飽耶？」鋋曰 ：「未卜君侯所以尚者，願教之 。」白額侯曰 ：「君之軀可以飽我腹，亦何貴他味乎？」 鋋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 ：「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耶？」白額侯笑曰 ：「吾之言乃戲耳， 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 與坐，且問曰 ：「何爲而來乎？ 「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 。」巴西侯曰 ：「所憂者何也？」曰 ：「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 ：「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置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旁列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於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鉅鹿、一狐，皆臥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鋋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裏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其後猿忽驚而起，且曰 ：「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 。」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繒帛，塗至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從絕其患也。（出《宣室志》）

楊叟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 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 。」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不可得也，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齎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即禮而問曰 ：「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 ：「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紹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笑。人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笑，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淡謔，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慄，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 。」宗素因告曰 ：「師真至人，能捨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仁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雲：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 。」僧曰 ：「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 。」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置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 ：「吾既食矣，當亦奉教，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 。」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而問曰 ：「檀越曏者所求何也？」宗素曰 ：「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 。」僧曰 ：「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雲，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 。」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出《宣室志》）

孫恪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於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雲 ：「斯袁氏之第也 。」恪逕往叩扉，無有應聲。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啓關者一女子，光容鑑物，豔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芬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慘容。後因來褰簾，忽睹恪，遂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於此？」恪乃語以稅居之事。曰 ：「不幸衝突， 頗益慚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 。」青衣具以告。女曰 ：「某之醜拙，況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睹，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佇內廳，當暫飾裝而出。」 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詰青衣曰 ：「誰氏之子？」曰 ：「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求適人，但未售也 。」良久，乃出見恪。美豔愈於曏者所睹。命侍婢進茶果曰 ：「郎君即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 。」指青衣謂恪曰 ：「少有所須，但告此輩 。」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若，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閒雲處士，恪謂曰 ：「既久暌間，頗思從容。願攜衾綢，一來宵話 。」張生如其所約。及夜半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 ：「愚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鉅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 。」恪曰 ：「未嘗有所遇也 。」張生又曰 ：「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神采，陰奪陽位，邪幹正腑，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蕩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 ：「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 ：「弟忖度之，有何異焉？」張曰 ：「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爲可異矣。」遂告張曰 ：「某一生邅屯，久處凍餒，因滋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爲計？」 張生怒曰 ：「大丈夫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傳雲：『妖由人興，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爲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 ：「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驗，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倘攜密室，必睹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不斷恩愛耳 。」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 ：「善伺其便 。」恪遂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責恪曰 ：「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爲，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慚顏惕慮，叩頭曰 ：「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飲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 。」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 ：「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險，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 ：「無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 「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 ：「去此半程，江壖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倘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 。」恪曰 ：「然 。」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 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 而食於生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 ：「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 。」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懼，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 ：「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於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長馴擾於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 不期今日更睹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方今悟矣 。」恪遂惆悵， 艤舟六七日， 攜二子而回棹， 不復能之任也。（出《傳奇》）

崔商

元和中，荊客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遲。江濱有溪洞，林木勝絕。商因杖策徐步，窮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詰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詣，有尼衆十許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見廷內舍上，多曝果慄，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齋負衆果累累而去，商謂其深山窮谷，非能居焉，疑爲妖異，忽遽而返。衆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既登舟，訪於舟子，皆曰 ：「此猿猱耳。前後遇者非一，賴悟速返。不爾，幾爲所殘。」商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則無蹤跡矣。（出《集異記》）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獸十三

猿下

楚江漁者　王仁裕　獼猴　翟昭　徐寂之　張寓言　薛放曾祖

楊於度　獼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然 狨猩猩

好酒

猩猩好酒與屐。人慾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詈雲：「誘我也。」乃絕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臥養真。」（出《國史補》）

【譯文】

猩猩喜歡喝酒，愛穿木鞋。人想要捉它的時候，就把這兩樣東西放在那裏引誘它。猩猩們剛發現的時候，一定會大罵道：「這是引誘我們呢！」於是便很快跑開。但是它們去而復返，漸漸地互相勸酒。頃刻間就全都喝醉，而且它們的腳全被木鞋絆住了。有的人爲它們畫像並題詞道：「儘管你的樣子象猿，你的臉面象人，可你的話不能使你感到羞愧，你的智慧不能保護你自身。想學韓信輔佐漢朝？想學李斯相秦？哪裏比得上隱居深山，躺在高處修養你本來的身心？」

能言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並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如」原作「知」，據《朝野僉載》改）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安南武平縣封溪縣境內，有猩猩，象美人，能理解人語，知道往事。因爲猩猩嗜酒的原因，人們用木鞋把它們捉來，成百成百地關在一個牢籠裏。要宰喫的時候，猩猩們自己挑選身體肥胖的送出來，灑淚而別。當時送一隻給封溪縣令，用手帕蓋着，縣令問是什麼東西，猩猩就在籠子裏說道：「只有我和一壺酒罷了。」縣令笑了，很喜歡它，就把它養起來。它能傳送語言，比人都強。

焦封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於蜀。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心亦疑是誤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絝，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慾披揖。封驚疑未巳，有花燭兩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揖於堂而坐。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箋，寫詩一首以贈。詩曰：「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小年歡醉後，只恐苦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酬以一絕。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卻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顏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嘹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媒爲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聞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用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爲名宦。今日名與宦俱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卻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詣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嘆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及臨岐泣別。仍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爲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巇，深所鬱郁。忽回顧，遙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趕君。不謂今日復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攜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謂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爲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譯文】

前浚儀縣縣令焦封罷任以後死了妻子。開元初年，他客遊於蜀地，朝夕與當地的富人飲酒賭博。忽然有一天的夜裏，他獨自騎馬回來，遇見一位婢女，象舊相識似的在馬前傳話招喚他。他正借酒興，就笑吟吟地跟着她走。他心裏也懷疑是婢女認錯了人。片刻來到一所府第，屋亭高峻雄偉。婢女硬讓他進去，他就下馬走進來。不一會兒，來了十幾個婢女，都穿的是綾羅綢緞，佩戴珠翠，都很美麗嬌豔。這些女僕一齊說夫人要來會見。他正在驚疑，已經有兩行花燭前邊引路，一面大扇擁蔽着一位女子走來。這位女子年約十七八歲，容貌異常豔麗。於是她就讓人移開扇子，把焦封領到面前。焦封作揖下拜，在堂中落坐。前後擺上美酒及山珍海味，歌舞伎開始演奏。女子就向焦封勸酒。她找來紅箋，寫了一首詩贈給焦封。詩是這樣的：「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小年歡醉後，只恐苦相留。」焦封捧着詩箋閱讀，沉吟了好久。剛喝盡一杯，就又被斟滿。焦封也酬答一首詩：「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看了詩，笑着說道：「誰讓他誤入來！要是不留，也不行呀！」焦封也笑着回答：「恐怕不留。誰怕留一千年一萬年！」夫人非常高興，喜形於色，就慢慢地站起來，裝作喝醉了，回到帳內，讓焦封作夫妻之事。到天亮，又擺開酒宴，歌樂大作，喝得大醉。夫人對焦封說：「我是都督府孫長史的女兒，年輕時嫁給王茂，王茂客死在長安。我現守寡而居，有幸託付給你，你不要把我自己作媒當成爲錯，應該想想卓王孫家，卓文君愛上了司馬相如，也曾經這樣。」焦封聽了這些話，對她的眷戀更加深切。他一個多月沒有出去。忽然有一天他一邊走路一邊自言自語：「我本來是爲了功名仕途而苦讀詩書的，現在功名不成，官位沒有，而沉迷於酒色，一個多月不出去，不是大丈夫啊！」有的婢女聽到了，就告訴了夫人。夫人對焦封說：「我是顯貴人家的女兒，你是仕途上的人，和你匹配，也虧不着你。至於要想用功名仕宦來榮身，那就要到京城去見明主，我哪敢死死地留住你的身子，而影響你的前途呢？你何必如此傷心地嘆氣！」焦封說：「感謝夫人體諒我，不讓我虛度一生老死在蜀城中。」夫人於是就把金銀珠寶送給焦封，讓他入關。等到在道上揮淚而別，又送一枚玉環給他。她對他說：「這是母親給我的，是我小時一直玩弄的東西，你要好好珍藏它。」又吟詩一首送給他。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焦封看了詩，接受了玉環，更加悲傷，不知不覺淚灑如雨。也留一詩給她：「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時。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看了詩，哭泣了好久，又敬上一杯酒而別。焦封雖然已經下定決心，要回京洛求取功名富貴，心裏也常常悵然若失。他離別了這個佳人，剛登上閣道，見山路艱險難行，草木深深，一回頭，遠遠望見夫人飛奔着趕來。於是他就驚異地等着她。她很快來到他的面前，悲泣不止。她對他說：「我不忍心和你離開，就偷偷地跟在後面追趕你。不要以爲今天是又來看看你，請你帶着我一塊到京城吧！」焦封驚疑，而且高興，於是就領着她到前面的一個客棧住下。到了傍晚，來了十幾只猩猩，他的妻子跑出去見它們，非常高興，就看着焦封說：「你也不顧我，獨自東去，我現在多虧女伴來找我回山。請你自己珍重。」說完，她變成一隻猩猩，和同伴們追逐着跑了，不知到哪兒去了。

猓然

劍南人之採猓然者，得一猓然，其數十猓然可得。何哉？猓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願、史牟，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出《國史補》）

【譯文】

劍南捕獲猓然的人，只要捕到一隻猓然，就可以捕到幾十只猓然。爲什麼呢？因爲猓然有同情它同類的性情。同類出了事，它們就整個家族聚集到一起悲啼，即使殺死它們也不肯離去。這是禽獸之身而長了人心。樂羊、張仁願、史牟之流，則是人身長了禽獸之心。

狨

狨者猿猱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自愛護之，如人披錦繡之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爲暖座者是也。生於深山中，羣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謂之狨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聞人犬之聲，則舍羣而竄。拋一樹枝，接一樹枝，去之如飛。或於繁柯穠葉之內藏隱之。身自知茸好，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攜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嗅之，覺有藥氣，則折而擲之。嚬眉愁沮，攀枝蹲於樹巔。於時藥作抽掣，手足俱散。臨墮而卻攬其枝，攬是者數十度。前後嘔噦，呻吟之聲，與人無別。每口中涎出，則悶絕手散。墮在半樹，接得一細枝稍，懸身移時，力所不濟，乃墮於地。則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嘉者不獲，則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則解摘其子，湉去復來，抱其母身，去離不獲，乃母子俱斃。若使仁人觀之，則不忍寢其皮，食其肉。若無憫惻之心者，其肝是鐵石，其人爲禽獸。昔鄧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必將死焉。」於是擲弓矢於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之爲心乎？（出《玉堂閒話》）

【譯文】

狨是猿猴的一種。那些雄性的，毛長一尺到一尺半，經常自己愛護它的毛，就象人穿了一套很漂亮很值錢的衣服。極好的狨毛顏色象金子，如今大官們做暖座用的就是這種毛皮。狨生在深山之中，一羣狨動不動就成千上萬。雄性而且還沒長大的，叫「狨奴」。獵人捕狨，大多用桑木條做成的弓和用檑樹條做的箭射它。那些雄性而且有長毛的，聽到人和狗的聲音，就離開羣體而逃竄，拋開這個樹枝，又抓到另一個樹枝，行動如飛。或者在茂密的枝葉間隱藏着。它自己知道自己的毛好，獵人一定會捉它。那些雌性的和狨奴，則是慢慢地一邊喫着東西一邊從這樹到那樹，不着急因爲它知道人不捉它。有許多懷裏抱着一兩個小崽。那些雄性的，如果有中箭的，就把那箭拔出來聞一聞，覺出有藥味，就把箭折斷扔掉，皺着眉頭，沮喪憂愁，攀着樹枝蹲到樹的最頂端。在藥物發作的時候，它就開始抽搐，手腳全都抓不緊，要掉下來了，卻死死地抓着樹枝不放，抓這個枝抓不住，又抓另一個，一直抓幾十次。前前後後的全都嘔吐，呻吟的聲音和人一樣。每一次有涎水從口中流出來，就憋悶得鬆開手，掉到半樹上抓到一根細枝就不放，在半空裏懸掛半天，實在支持不住了，便掉到地上來。人和狗就同時上去，結果它的性命。獵人捉好的捉不到，就射那些雌性的。雌性的如果中了箭，就把懷裏抱的小崽扔出去。小崽被扔出去又跑回來，跑着它母親的身體。即使跑開了，不被獵人捉獲，那就要母子一塊死。如果讓仁慈的人看了這場面，就會不忍心睡在它的皮上，不忍心喫它的肉。如果沒有憐憫之心，他的心肝就是鐵石，他這人就是禽獸。以前鄧芝射母猿，猿的兒子爲它把箭拔出來，用樹葉把傷口塞上，鄧芝說：「我違背了生物的本性，一定要死了。」於是他把弓和箭扔到河裏去。山民沒有知識，哪知道鄧芝的用心呢？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說狐　瑞應　周文王　漢廣川王　陳羨　管輅　習鑿齒　陳斐　孫巖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齊後主 宋大賢 長孫無忌 狐神 張簡 僧服禮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說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盅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爲天狐。（出《玄中記》）

【譯文】

狐狸活五十歲就能變成婦人，一百歲就能變化成美女，變化成神巫，或者變化成成年男子與女人發生性行爲，能知道千里之外的事，善於盅惑迷人，使人喪失理智。狐狸活到一千歲就能和天溝通，叫做「天狐」。

瑞應

九尾狐者，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音如嬰兒。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氣，及盅毒之類。（出《瑞應編》）

【譯文】

九尾狐是神獸。它的身體是紅色的，四條腿九隻尾巴，出自青丘國。它叫起來聲音象嬰兒。吃了九尾狐的人，不能遇上妖邪之氣和毒蟲什麼的。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詣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之難。（出《瑞應編》）

【譯文】

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散宜生到塗山去弄到一隻青色狐狸，把它獻給商紂王，就免除了周文王的災難。

漢廣川王

漢廣川王好發冢。發欒書冢，其棺柩盟器，悉毀爛無餘。唯有白狐一頭，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足。是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譯文】

漢朝廣川王喜歡挖掘墳墓。一次，挖開欒書的墳墓，裏邊的棺木器物全都爛光了，只有一隻白狐狸，見了人嚇跑了。左右的人去追沒追上，用戟傷了它的一隻腳。這天晚上，廣川王夢見一位鬍鬚和眉毛全白的男子來對他說：「爲什麼傷我的左腳？」那男子用手杖敲廣川王的左腳。廣川王醒之後，左腳腫痛，就生了瘡，到死也沒治好。

陳羨

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士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其婦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避。羨使人扶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寤。雲：「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雲，樂無比也。」道士雲：「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名曰阿紫，化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也。」（出《搜神記》）

【譯文】

後漢建安年間，沛國郡人陳羨是西海都尉。他的部下有一個叫靈孝的，此人是個寡聞陋見的人，無緣無故就逃跑了。陳羨想要殺了他。過了不久，靈孝又跑了。陳羨很長時間見不到靈孝，就把靈孝的妻子囚禁起來。靈孝的妻子說了實話。陳羨說：「這一定是被鬼魅弄去了，應該出去找找。」於是他就率領幾十名騎兵，領着獵狗，在城外周旋尋找。果然發現靈孝在一個空墳墓裏。靈孝聽到人和狗的聲音，感到奇怪而躲避。陳羨讓人把他扶回來，他那樣子很象狐狸了。一點也不再和人相適應，只哭着喊着找阿紫。「阿紫」是一隻雌性狐狸的名字。十幾天之後，才漸漸清醒了些。他說：「狐狸剛來的時候，在屋拐角雞窩旁邊變化成一位美婦人的樣子，自稱阿紫，向我招手。如此不止一回兩回。忽然有一天就跟她去了。就把她當妻子，天黑就和她一起回到她家。遇上狗狗也發覺不了。」他說與阿紫在一起其樂無比。道士說這是山怪。狐狸是先古的一位淫婦，名叫阿紫。變成了狐狸，所以這一類鬼怪大多自稱阿紫。

管輅

魏管輅常夜見一小物狀如獸，手持火，向口吹之，將爇舍宇。輅命門生舉刀奮擊，斷腰，視之狐也。自此裏中無火災。（出《小說》）

【譯文】

魏時管輅曾經在一天夜裏發現一個樣子象獸的小東西，手裏拿着火，用口吹着，要點着房屋。管輅讓門生舉刀用力擊打，砍斷了它的腰，一看，是一隻狐狸。從此這條街上沒有火災。

習鑿齒

晉習鑿齒爲桓溫主簿，從溫出獵。時大雪，於臨江（明抄本「臨江」作「江陵」）城西，見草雪上氣出。覺有物，射之，應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腳上帶絳繒香囊。（出《渚宮故事》）

【譯文】

晉朝時習鑿齒是桓溫的主簿。他跟着桓溫出去打獵。當時正下着大雪。在臨江城西，發現草雪上冒出氣來，覺出其中有東西，就用箭射。那東西應弦而死。去取出來一看，是一隻老公狐狸，腳上帶着一個絳紅色絲綢香囊。

陳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愁不樂。將行，卜吉兇。日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卜者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鬼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府君能赦我，當深報君耳。」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難，若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擊戶者。斐曰：「誰。」曰：「伯裘也。」曰：「來何爲？」曰：「白事。北界有賊也。」斐驗之果然。每事先以語斐，無毫髮之差，而鹹曰聖府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於諸侯謀殺斐。伺旁無人，便使諸侯持杖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曳一疋絳，剨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縛取考訊之，皆服。雲：「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煌。」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出《搜神記》）

【譯文】

酒泉郡，每位太守到任，都不久就死。後來有一位渤海人陳斐被授爲酒泉郡守。他憂愁不樂。要啓程的時候，他去占卜吉凶。卜者說：「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陳斐不理解這話。卜者說：「你去了，自然就理解了。」陳斐到任以後，侍醫有一個叫張侯的，直醫有一個叫王侯的，士卒中有一個叫史侯的，一個叫董侯的。陳斐心裏明白了，這就是所說的「諸侯」。於是他就和這些人保持距離，不親近他們。一天晚上，他躺在牀上，心裏想着「放伯裘」的意思，不知說的是什麼。半夜以後，有一個東西來到陳斐被上，他便用被把它蒙上捉住了它。那東西一跳一跳地發出哄哄的響聲，外面的人聽到了，拿着燈火進來，要殺它。它就說話了：「我其實沒有惡意，只要府君能饒我，我一定重重地報答。」陳斐說：「你是什麼東西？爲什麼忽然來冒犯太守？」它說：「我本來是一隻千歲的狐狸，現在名叫伯裘，已經好多年了。如果府君有急難，喊我的名字，就能化解。」陳斐就高興地說：「可真是『放伯裘』的意思！」於是就放了伯裘。忽然有一道紅光象電一樣，從窗口飛出去。第二天夜裏，有敲門的，陳斐問：「誰？」外邊有人說：「是伯裘。」陳斐問：「來幹什麼？」伯裘說：「說一件事。北邊有賊！」陳斐去查驗一下，果然有賊。每次有事，伯裘都先來告訴陳斐，沒有一絲一毫的差錯。人們都說陳斐是一位聖明的府君。一個多月以後，主簿李音和陳斐的婢女私通，而後他就怕伯裘告訴陳斐，於是他就和諸侯謀劃要殺死陳斐。瞅準一個旁邊無人的機會，他便讓諸侯拿着棍棒進屋，想要打死陳斐。陳斐恐懼，就大喊：「伯裘快來救我！」立即有一個東西象扯起來的一疋紅綢子，帶着響聲飛進來。李音、諸侯嚇得趴在地上，丟了魂一樣。陳斐就把他們綁起來審訊。他們都服罪，說，陳斐到官，李音就已經怕失去權力，與諸侯謀劃殺陳斐，趕上諸侯被排斥，事沒成。陳斐就把他們殺了。伯裘就向陳斐謝罪說：「我沒來得及向府君報告李音的姦情，就被府君召來，儘管盡了一點力，還是很慚愧很不安。」一個多月以後，伯裘向陳斐告辭，說：「今後我應該上天了，不能再與府君來往了。」於是就逝去不見了。

孫巖

後魏有輓歌者孫巖，取妻三年，妻不脫衣而臥。巖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巖懼而出之。甫臨去，將刀截巖發而走。鄰人逐之，變爲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爲婦人，衣服淨妝，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着綵衣者，人指爲狐魅。（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時，有一個以唱輓歌爲職業的人，名叫孫巖。他娶妻三年，妻子一直不脫衣服睡覺。孫岩心裏很奇怪。有一回他見妻子睡了，他就偷偷地解開她的衣服，見她有一個三尺長的尾巴，象狐狸尾巴。孫巖害怕就休棄了她。剛要離開，妻子拿起剪刀剪掉他的頭髮就跑了。鄰居去追她，她變成一隻狐狸，追不上了。這以後京城裏被剪去頭髮的有一百三十人。狐狸先變成一位婦人，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在路上。人見了都很喜歡她，走近她的就被剪去頭髮。那時候凡是穿綵衣的婦人，人們都指爲狐妖。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懼，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出《搜神記》）

【譯文】

夏侯藻的母親病得很厲害，他將要到淳于智那去占卜。有一隻狐狸面對他家門口嗥叫，他非常驚懼。於是他就跑到淳于智那兒去。淳于智說：「災禍來得非常急，你趕快返回去，在狐狸嗥叫的地方，拍着胸口啼哭，讓全家人感到喫驚、奇怪，大大小小都出來。有一個人不出來，你的哭聲也不要停止。這樣，你的禍便可以免除了。」夏侯藻照辦了。他的母親也帶着病走出來，全家人都集中到外邊來了。這時候，五間堂屋，轟然一聲倒塌了。

胡道洽

胡道洽，自雲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恆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審死日，戒弟子曰：「氣絕便殯，勿令狗見我屍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屍體。時人鹹謂狐也。（出《異苑》）

【譯文】

胡道洽，自己說他是廣陵人，喜歡音樂、醫術一類事情。他身上有臊味，自己經常用名香防止。他只忌怕厲害的狗。他自己弄清了死的日子，囑咐弟子們說：「我一嚥氣就出殯，不要讓狗見到我的屍體。」他死在山陽。入殮之後，人們覺得棺木很輕，就打開看。棺中沒有他的屍體了。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是狐狸。

北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中，朔州府門，無故有小兒腳跡，及擁土爲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是歲，南安王（「南安王」原作「安南正」，按《北齊書》武平五年，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安南正當是南安王訛倒），起兵於北朔。（出《談藪》）

【譯文】

北齊後主武平年間，朔州府門外，無緣無故出現了小孩的腳印兒以及堆土作城牆的樣子，經觀察是狐狸作怪。這一年，南安王在北朔發起兵變。

宋大賢

隋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聹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無妖怪。（出《法苑珠林》）

【譯文】

隋朝南陽西郊有一所亭樓，人不能在裏邊過夜。在裏邊過夜就會有禍事發生。本邑人宋大賢堅持正義之道，曾經宿在亭子裏。夜裏，他坐在那裏彈琴，忽然有一個鬼從樓梯下面走上來，和宋大賢說話。那鬼咬牙瞪眼，樣子很可怕。宋大賢彈琴如舊，並不害怕。鬼就離去，到外面去找了一個死人頭回來，對宋大賢說：「難道你能睡着嗎？」於是就把死人頭扔到宋大賢眼前。宋大賢說：「很好。我夜裏睡覺沒有枕頭，正想要弄個玩藝兒。」鬼又離去，好久纔回來，說：「難道你敢和我搏鬥嗎？」宋大賢說：「好！」話沒說完，鬼已來到他的面前。他便迎上去捉住鬼的腰。鬼只是焦急地說了個「死」字，宋大賢就把它殺死了。第二天一看，竟是一隻老狐狸。從此這亭舍裏再也沒有妖怪了。

長孫無忌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恆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卻。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恆謂其僚雲：「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爲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狀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諸君等爲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雲：「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雲：「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雲：「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雲：「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雲：「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雲：「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爲快，但恨杖少。崔雲：「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爲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出《廣異記》）

【譯文】

唐太宗把一個美人賜給趙國公長孫無忌。這美人受到非常的恩寵，但她忽然被狐狸迷住了。那狐狸自稱叫王八，身長高八尺有餘，經常呆在美人的住所裏。美人見到長孫無忌，就拿着長刀砍他。唐太宗聽說這事以後，詔來諸術士，前前後後好幾次，也不能把狐狸趕走。後來術士們說，相州的崔參軍能治好這病。當初崔參軍在州里對同僚們說：「皇帝下詔書召見我，不幾天詔書就能到。」幾天後詔書果然送到。崔參軍便起程回京。王八悲傷地哭泣，對美人說：「崔參軍不久就要到了，怎麼辦啊？」崔參軍出發後，他的止宿之處，王八總是詳細地告訴美人。等到崔參軍要到達京城的時候，狐狸便逃跑了。崔參軍到達後，皇上讓他到長孫無忌家裏去。當時唐太宗也來到長孫無忌的家中。崔參軍擺放了几案，坐下書了一道符。唐太宗和長孫無忌都坐在他的後面。不一會兒，宅子裏井、竈、門、廁及十二辰宿等幾十人，或高或矮，奇形怪狀，全站在院子裏。崔參軍呵斥他們說：「你們作爲這一家的家神，責任不小，爲什麼讓一隻妖狐進到家裏來？」神們上前說道：「這是一隻天狐，我們的能力制不住它，並沒有受賄賂。」崔參軍讓他們去捉拿那妖狐。片刻他們又回來了，說，剛纔已經苦戰過，被狐狸打傷，始終不能捉到它。說完他們便散去。崔參軍又寫了一道符，這道符飛上天去，天地忽然間昏暗下來。唐太宗和長孫無忌嚇得退到屋裏去。不一會兒聽到半空裏有兵馬的聲音。立刻，出現五個人，各有幾丈高，來到崔參軍面前，站成一行行禮。崔參軍就下到階下，稍微屈一下腿，請皇帝和長孫無忌到院子裏來與諸神見面，諸神只是站在那裏看着他們罷了。崔參軍說：「趙國公家裏有一隻妖狐，煩請各位去把它捉來。」諸神答應一聲，就各自散去了。皇帝問是什麼神，崔參軍說是五嶽神。又聽到兵馬聲，就有一隻被綁的狐狸被扔到牆下。長孫無忌不勝憤怒，就用長劍去砍。那狐狸一開始並不害怕。崔參軍說：「這狐狸已經通神，打它沒好處，自討麻煩罷了。」於是他宣判道：「你任意作姦淫之事，按神道是應該處死的，現在酌情裁決，打你五下。」狐狸便乞求饒命。崔參軍便用東引桃枝打它五下。狐狸血流滿地。長孫無忌不大高興，只恨打得太少。崔參軍說：「五下是人間的五百下，絕對不是小刑罰。因爲天府要使用它，殺了是不行的。」他下令從此以後不準狐狸再到長孫無忌家來。狐狸便飛去。美人的病便好了。

狐神

唐初已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初年以來，百姓大多都信奉狐神，在屋裏祭祀狐狸以求狐狸施恩。狐狸喫的喝的和人一樣。各家供奉的不是一樣的牌位。當時有這樣的諺語：「無狐魅！不成村。」

張簡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爲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怪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適煮菜冷，兄來何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即殺之！」明日又來。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鬼魅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真妹從廁上出來，遂擊之。妹號叫曰：「是兒。」簡不信，因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爲野狐而走。（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國子監助教張簡，是河南緱氏縣人。他曾經在鄉學講《文選》。有一隻野狐狸變化成張簡的樣子，講了一課書之後走了。不一會兒張簡來了，弟子們奇怪，問他是怎麼回事。張簡驚異地說：「前面來的那個定是野狐。」講完課回到家裏，見妹妹坐在那裏纏線。妹妹對張簡說：「剛纔做的萊都涼了，哥哥爲什麼回來晚了？」張簡坐在那裏等妹妹端上飯菜來，等了半天也沒端上來。張簡就責備妹妹。妹妹說：「我根本不知道哥哥回來了，這一定是野狐狸裝的，哥哥再見了應該殺了她！」第二天，張簡回來了，見妹妹坐在那裏纏線。妹妹對張簡說：「妖怪剛纔到房後去了。」張簡就拿了棒子，見他真妹妹從廁所裏出來，張簡舉棒就打，妹妹號叫說：「是我！」張簡不信，就把她打死了。回去問那個纏線的妹妹，纏線的妹妹變成一隻狐狸跑了。

僧服禮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禮謁之者，見其形底於天，久之漸小，才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葉中。謂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爲正身。」禮敬傾邑。僧服禮者，博於內學。嘆曰：「正法之後，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於無法。像法處乎其間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盡，然後大劫始壞。劫壞之後，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虧，不知彌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下是老狐，幡花旄蓋，悉是冢墓之間紙錢爾。禮撫掌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永徽年間，太原有一個人自稱是彌勒佛。禮拜他的人見他的身形高入雲天，過一會兒就漸漸變小了，才五六尺高，身體就象紅蓮花在蓮葉當中。他對人們說：「你們知道佛有三個身子嗎？其中最大的是正身。」全城的人都祭祀他，尊敬他。和尚服禮精通佛學，他嘆道：「釋迦矣尼得佛法之後，才進入像法，像法之外，還有末法，末法的『法』，到了『無法』的程度。像法處於其間，差不多幾千年了。釋迦牟尼的教到頭了，然後大劫才毀壞。大劫毀壞之後，彌勒佛纔去兜率天，到閻浮提去。現在釋迦牟尼的教並沒有虧缺，不知彌勒佛爲什麼竟然下來了？」於是他就虔誠的行禮，就象對彌勒佛行禮那樣。忽然看到腳下是一隻老狐狸，旗幡花蓋等等，全是墳墓之間的紙錢。服禮拍着手說：「彌勒佛就是這個小樣嗎？」他詳細地說了這些眼見之物。狐狸就往下跑去，服禮追它沒追上。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爲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即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雲：「我門戶雖難，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跡，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杯碗，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兒。至手，魅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兩疊，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啖，遍與妻子，末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僕。擒獲之，登令燒燬訖，閤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後，並皆稱冤，號擗甚哀。中有一叟，哭聲每雲：「若痛老狐，何乃爲喉嚨枉殺腔幢？」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衰絰者，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麟德年間，上官翼是絳州司馬。他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曾經有一天獨自站在門外，有一個十三四歲，姿色絕美的女子打門前路過。他兒子很喜歡這女子，就和她調戲，尋歡作樂。他兒子問女子家住哪裏，想要到她家去一趟。女子說：「我家雖然很艱難，你是州官的兒子，兩方面的形跡，我都不想讓人知道。只要你能有真心，有機會我就來找你。」上官翼的兒子邀請她來，從早到晚地盼望。女子一開始的時候堅決地推辭。上官翼的兒子想要把她留住。後來漸漸地她就答應了。黃昏後，他在徘徊留連地等她，到時候她果然來了。從此後，她常常在夜間前來。幾天後，被一位老婢女從窗口看見了，便知道是妖怪。老婢女把這事告訴了上官翼。上官翼千方百計地禁止，始終不能禁得住。而且那妖怪來得更頻了，白天黑夜不離開。兒子每當要喫東西的時候，妖怪就奪去碗筷杯子什麼的。妖怪已經喫飽了，而兒子還沒喫。上官翼曾經親自做喫的，分給兒子喫，剛送到，東西已被妖怪拿去。上官翼很有智慧。他因此偷偷地搗細一些毒藥。當時是晚秋，油麻剛成熟。上官翼就讓人熬了兩疊油麻，把其中的一疊放了毒藥。先拿那疊好的喫，妻子兒女全都喫過之後，最後纔給兒子喫。未等兒子接去，妖怪先接了去。這時候便把有毒的拿過來，遞給兒子，又被妖怪接了去。一連給了幾次。妖怪忽然變成一隻老狐狸，跌跌撞撞地倒了下去。上官翼讓人把它捉住，立刻把它燒燬。全家歡慶。這天黃昏之後，聽到遠處有幾個人的哭聲，片刻之間漸漸靠近，於是就進到堂屋後邊，一齊喊冤，捶着胸口號哭，很是悲哀。其中有一個老頭，哭着說：「你痛死老狐了！爲什麼竟然爲了口欲而枉殺了身子呢？」幾十天當中，這些狐妖一早一晚都到上官翼家裏來，常常看到有穿喪服的。上官翼非常憂慮。後來漸漸來得少了，時間久了便斷絕，不再來了，也沒有別的危害。

大安和尚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爲真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武則天在位的時候，有一個女人自稱是聖菩薩，人的意念在什麼地方，她一定知道。武則天把她召入宮中，她前後說的都很準。宮中對她很敬重。幾個月之後，稱她爲真菩薩。後來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他見過女菩薩沒有。大安說：「菩薩在哪？請讓我見一見。」武則天就讓他們相見。相見之後，大安和尚表現出藐視的神彩。許久，大安和尚說：「你善於觀察人的意念，請看看我的意念在哪兒。」女人回答說：「大師的意念在塔頂相輪邊鈴之中。」不一會兒又問，她說：「在兜率天彌勒佛宮中聽法。」第三次問她，她說：「在非非想天。」她說得全對。武則天很高興。大安於是暫且把意念放在四果阿羅漢地，她便不知道了。大安呵斥道：「我的意念才放在阿羅漢地你已經不知道了，如果放到菩薩諸佛之地，你怎麼可能知道？」女人詞窮，變成一隻母狐狸，下階跑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項生　王義方　何讓之　沈東美　楊伯成　葉法善　劉甲　李參軍

李項生

唐垂拱初，譙國公李崇義男項生染病。其妻及女於側侍疾。忽有一狐，從項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數日，項生亡。（出《五行記》

【譯文】

唐朝垂拱年初，譙國公李崇義的兒子李項生生病，他的妻子和女兒在身邊侍候。忽然有一隻狐狸從李項生的被窩裏鑽出來，頃刻間就不見了。幾天之後，李項生死了。

王義方

唐前御史王義方黜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爲業。時鄉人郭無爲頗有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能呼得之，不伏使，卻被羣狐競來惱。每擲瓦甓以擊義方。或正誦讀，即襲碎其書。聞空中有聲雲：「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前御史王義方被罷黜了萊州司戶參軍，離開官位回到魏州，以講授學業爲職業。當時鄉里有個叫郭無爲的人很有道術，他教王義方使用狐狸。王義方雖然能把狐狸呼喚出來，但是狐狸不聽使喚，還遭到羣狐的強烈反抗，常常扔瓦片襲擊他。有時候他正在誦讀，就扯裂他的書，聽到空中有聲音說：「你有什麼神術，就想要使喚我呢？」王義方到底不能禁止它們。不久他就死了。

何讓之

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游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輩。眉鬢皓然，著賨幪巾襦褲，幘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荊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俄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出徽安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於天津，繁花明於上苑。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嘆棲遲，獨行踽踽，已訝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孤翁老去何？」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於丘中，讓之從焉。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複本形矢。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讓之卻出玄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朱盞筆硯之類，有一帖文書，紙盡慘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略記可辨者。其一雲：「正色鴻燾，神思化代。穹施後承，光負玄設。嘔淪吐萠，垠倪散截。迷腸郗曲，霨（音朦）零（音乙林反）霾曀（入聲）。雀燬龜冰，健馳御屈。拿尾研動，袾袾晰晰。□用祕功，以嶺以穴。柂薪伐藥，莽榤萬茁。嘔律則祥，佛倫惟薩。牡虛無有，頤咽蕊屑。肇素未來，晦明興滅。」其二辭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涒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踝？霞袂雲袽。哀爾浮生，櫛比荒墟。吾復麗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雲：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雲：「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郎君必能卻歸此，他亦酬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送讓之。讓之領訖，遂話志靜，言其書以爲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徵之，便可歸本。讓之復爲朋友所說，雲：「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絹，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諱，雲：「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以退。經月餘，讓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傢俬中外，甚有道。長夜則兄弟聯牀。經五六日，忽問讓之：「某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讓之遂話其事。而誇雲：「吾一月前，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是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即擲於讓之前，化爲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雲：「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嘆讓之相紿，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盜貢絹三百匹，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讓之囊檢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赴（「赴」原作「越」，據明抄本改）法。讓之不能雪，卒斃枯木。（出《乾鐉子》）

【譯文】

唐朝神龍年間，廬江的何讓之到洛陽去，趕上一個三月三，就去登老君廟，俯視洛陽城中人們遊春衣帽紛呈車蓋連連的景象。廟的東北二百多步的地方，有三四個大墳丘，當時叫做後漢諸陵。所以張孟陽《七哀》詩說：「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原陵就是光武陵。有一座陵墓上獨特地長着幾棵枯柏，那下邊是盤石，可容下幾十人坐在那裏。那裏現在坐着一位老頭。這老頭的神態相貌與一般老頭不大一樣。他的眉毛、鬢髮都白了，穿的是當時最時髦的布料做成的衣褲，頭頂烏紗，抱着膝向南瞭望。他吟誦道：「野田荊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何讓之又望見一位貴戚。這位貴戚的車子金翠輝映，前後有幾十個如花似玉的婢女，她們衣袖相連地說笑着從徽安門裏走出來。貴戚來到榆林店。又望視中橋南北。垂楊在高空飄拂，繁花在上苑開放，紫禁宮中綺麗的小路上，車子軋亂了香塵。何讓之正在感嘆歇息，踽踽獨行，已經驚訝前面吟詩的老頭不是非常人。老頭忽然又吟道：「洛陽女兒多，無奈狐翁老去何。」何讓之急忙上前想要捉住他。只見他倏地就跳進墳丘裏了。何讓之也跟了進去。墳丘裏很昏暗，看不清東西。何讓之追趕的那個老頭已經恢復了原形。於是就有一隻狐狸跳出來。狐狸的尾巴上有流星一樣的火花。何讓之也退到玄堂外邊來。門東有筵席，已經空了。何讓之看到席上有一張几案，几案上有紅色小杯、筆墨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帖文書。文書的紙全都是慘灰色的，上邊的文字已經不能辨認。現將略微可辨的記在下面。其一是：「正色鴻燾，神思化代。穹施後承，光負玄設。嘔淪吐萠，垠倪散截。迷腸郗曲，霨零霾曀。雀燬龜冰，健馳御屈。拿尾研動，袾袾晰晰。□用祕功，以嶺以穴。柂薪伐藥，莽榤萬茁。嘔律則祥，佛倫惟薩。牡虛無有，頤咽蕊屑。肇素未來，晦明興滅。」其二是：「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涒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踝，霞袂雲袽。哀爾浮生，櫛比荒墟。吾復麗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目是：「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邊的文字特別繁雜，難以詳細記載。何讓之得了這一書帖，很高興地把它揣起來。於是他就跳出墓穴。幾天之後，河北岸同德寺的和尚志靜來拜訪何讓之。志靜說：「前兩天你得到的墳丘裏的文書，不是你能用的，留下是不祥的。那個人與天界來往密切，可以左右中國的禍福。你要是一定能把文書退還給他，他給你的酬謝也不會少的。那個人對我說，『我已經準備了三百匹絹，想要贖回這帖書。』怎麼樣？」何讓之同意了。第二天，志靜拿來三百匹絹送給何讓之。何讓之收下之後，就欺騙志靜，說那文書已被別人借去了，得過幾天把它要回來就可以歸還本人。何讓之又把這事對朋友講了。朋友說：「這個志靜和尚也是妖物，爲什麼要還給他？收他的那些絹，只要不承認就行。」後來志靜來取文書，何讓之全不承認，既不承認志靜送來過絹，也不承認自己有什麼文書。志靜也沒說什麼便走了。一個多月以後，有一天，何讓之的弟弟來了。他這個弟弟在東吳，兄弟分別已經一年多了。弟弟和他說家事的裏裏外外，說得很有道理。夜間，兄弟倆牀挨牀睡在一起。過了五六天，弟弟忽然問何讓之：「我聽說這地方有很多狐狸作怪的事，真有這樣的事嗎？」何讓之就講了那件事，自誇地說：「我在一個月前，曾經得到野狐狸的一帖文書，現在就在我這兒。」他弟弟根本不信，說：「難道有這樣的事？」何讓之等到天要亮的時候，打開箱子，把文書拿出來給弟弟看。弟弟捧着文書驚歎。立即就扔到何讓之面前，變成一隻狐狸了。不一會兒有一位俊美的年輕人，象個新官的樣子，騎着一匹馬向南飛快地奔去。恰好有一個西域的胡人和尚祝賀說：「好啊，常在天帝左右啦！」那年輕人慨嘆何讓之欺騙他。何讓之覺得奇怪。不久，就有朝廷的捕快來到。內庫裏被人偷走三百匹絹，捕快們是尋蹤追到此地的。頃刻就有官吏突然闖進來，直接拿何讓之的口袋來檢查，果然查到了那些絹。絹已經用去幾十匹。捕快們捉拿何讓之赴法。何讓之說不明白，終於死如枯草朽木。

沈東美

唐沈東美爲員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數歲。忽還家曰：「吾死爲神，今憶主母，故來相見。但吾餓，請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爲具食。青衣醉飽而去。及暮，僮發草積下，得一狐大醉。須臾，狐乃吐其食，盡婢之食也，乃殺之。（出《紀聞》）

【譯文】

唐朝，沈東美是員外郎，他家裏有一個婢女，死了已經幾年了，忽然有一天回到家裏來說：「我死了之後變成神，現在想念主母，所以就回來看她。但是我很餓，給點東西喫可以嗎？」於是就讓她坐下，還給她準備了飯。婢女喫飽喝足就走了。到了傍晚，家僮從一個草堆下面，捉到一條喝得爛醉的狐狸。不一會兒那狐狸吐了，吐出的食物全是那婢女喫過的食物。於是就把狐狸殺了。

楊伯成

楊伯成，唐開元初，爲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雲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鶴文辨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雲：「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爲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逕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隨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嗔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爲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爲愧恥。及賜告，舉家還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爲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暇日無事，自於田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書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雲：「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爲狐，異常病疥。道士雲：「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於舉家稱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雲：「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爲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廣異記》）

【譯文】

楊伯成在唐朝開元年初的時候，是京兆少尹。一天，有一個人來到門前，通報說叫吳南鶴。楊伯成接見了他。這個人三十多歲，身高七尺，容貌挺象樣。入座之後，吳南鶴的文辭巧辨能力天下無雙，楊伯成接對不及。過了一會兒，吳南鶴請屏退左右，要祕密說什麼。屏退左右之後，他就說：「聽說你女兒美貌賢惠，特來求婚」楊伯成十分驚愕，對吳南鶴說：「女孩子靠媒人傳媒才能出嫁，況且我們是偶然相識，你怎麼就能這樣呢？」吳南鶴大怒，叫楊伯成是「老奴」，說：「我要你女兒，你還敢不順從？」他說了不少傲慢的話。楊伯成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吳南鶴直接脫去衣服，走進裏邊去，來到女兒的住處，坐入紙隔子中。過了些時候，他和女兒一塊走出來。女兒說：「現在我已經嫁給吳家了。爲什麼要生氣責怪呢？」楊伯成知道是狐狸精作祟，就讓十幾個家人一齊去打吳南鶴。沒想到反被人家收拾了。多次被對手在兩耳上塗泥。楊伯成因此請假二十多天。皇上問爲什麼沒見到楊伯成，大夥都說他家正爲狐狸煩惱。皇上詔令學習道術的道士、術師十幾個去到楊伯成家，全被兩耳塗泥並上了綁。無奈只好屈服。楊伯成感到羞愧、感到恥辱，於是他又向皇上請了假，全家回到家鄉的田莊去，在莊上。家人偷偷地罵吳南鶴，都被收拾了。因此沒有敢再說的。楊伯成困暇之餘沒事做，就親自來到田間，看人家割麥子，正在樹下休息，忽然來了一位道士。這道士身形挺瘦削，是來向楊伯成要水喝的。楊伯成於是就給他準備了一頓飯。喫完飯，道士問：「你因爲什麼發愁？」楊伯成怕吳南鶴聽見，趴在道士耳邊小聲說了這件事。道士笑着說：「我是天上的神仙，正奉上帝的命令，追捕四五個這樣的妖孽。」於是就讓找紙筆。楊伯成讓小奴去取。但是還怕吳南鶴知道，警告他不要大聲說出去。小奴把紙筆拿來，道士寫了三個字，樣子象古篆。道士讓小奴拿着這三個字到吳南鶴面前，說「尊師叫你！」。小奴拿着三個字進屋，見吳南鶴正與婢女玩笑。小奴把三個字交給他。吳南鶴見了這三個字，趴在地上往前走。來到樹下，道士呵斥道：「老野狐敢變成人樣？」吳南鶴於是就變成狐狸，非常難看。道士說：「天府驅使這些東西，不能殺它們。但是由於你的原因，不能白白作罷，可用小木棍打它一百下。」打完之後，流血滿地。楊伯成把珍寶送給道士，道士不收。道士趕着狐狸在前邊走，自己跟在後邊。走了一百多步，來到柳林邊上，就慢慢地升上天去，過了一會兒就不見了。楊伯成非常高興。甚至於全家慶賀。他的女兒睡了一頓飯的時間才醒來，喫驚地說：「我本來在城裏的隔子裏，怎麼能到這來？」衆人這才知道，被狐狸迷了，精神就象在沉睡之中。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雲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門，車內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門。有大冢，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冢，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冢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喧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宰遲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面縛，舁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即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爲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出《紀聞》）

【譯文】

道士葉法善，是括蒼人。他有道術，能用符咒禁止鬼神，唐中宗特別器重他。開元年初，他在宮中任職，官位到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當時有一個出身名族的人被授予江南某地的邑宰，將要坐着船去赴任。他的親戚朋友們在東門外設宴爲他送行。他讓妻子兒女及親故的車子先到胥溪岸邊等他。傍晚，他來到船邊一看，飯食已經擺好，而妻子還沒到。他又回到住宅去尋找。有人告訴他，妻子等人已經走了。他大喫一驚，不知怎麼回事。他又出門問路上的行人。行人說：「剛纔一頓飯的時間之前，看見一個婆羅門僧人拿着旗幡和花在前邊引導，有幾輛車跟着，接連走出城門。車裏的婦人，都下來跟着僧人步行，齊聲唸佛，一直向北去了。」邑宰尋着車子的蹤跡，來到北邙虛墓門。這地方有一個大墳堆。他見到他的車馬都停在墳堆旁邊。他妻子和其他二十幾個親表婦人，都跟着一個僧人，合掌圍繞着墳堆，口裏念着佛。邑宰喊她們。她們都有怒色。邑宰上去捉住妻子。妻子就罵：「我正追趕聖人，現在在天堂。你是什麼小人，敢這樣阻攔？」至於那些奴僕，也都一樣，和他們說話他們不答應，也一塊繞着墳堆而行。邑宰於是就去捉那僧人。僧人就忽然不見了。於是邑宰把妻子和各位婦人綁了回來。她們都大吼大叫。回到家裏，她們整整哭叫了一夜。不能和她們講話。天將亮的時候，邑宰去問葉法善。葉法善說：「這是一隻天狐，它能通天，斥責它就行了，殺它是不行的。但是這狐狸喫飯的時候一定來，你可以和它一塊到我這來一下。」邑宰說好。葉法善還給邑宰寫了符，讓他把符貼到他家的門上。把符貼上之後，妻子和各位婦人都醒了。妻子對邑宰說：「我昨天看見佛來，領着許多聖人，把我們領到天堂，那裏的樂趣簡直沒法說。佛拿着花走在前前後後，我們正跟在他後面作法事，忽然看見你來了，我因此就罵你，竟不知那是被妖魅魔住了。」喫飯的時候，那僧人果然來了，敲門要飯喫。妻子和各位婦人聽到僧人的聲音，爭搶着跑出門去，大聲叫道：「佛又來了！」邑宰阻攔也攔不住。於是他就把胡僧捉起來，用鞭子把胡僧打得見了血。當面把僧人綁起來，抬着往葉法善的住處來。道上遇到了洛陽令。胡僧大聲喊冤。洛陽令反說邑宰無法無天。邑宰詳細陳述事情的前因後果，還請洛陽令一塊去見葉法善。洛陽令不相信邑宰的話，勉強跟他去了。漸漸走近聖真觀，胡僧的神色悲慘沮喪，不說話。到了門前，胡僧就請求保全自己的性命。等到進了院子，葉法善讓解去胡僧身上的繩子，還是胡僧的樣子。葉法善說：「趕快恢復你的原形！」胡僧就哀求饒他。葉法善說：「不行！」這時候胡僧便把袈裟扔到地上，變成了一隻老狐狸。葉法善讓打了狐狸一百鞭子，又把袈裟還給狐狸，狐狸便又化作胡僧。葉法善和胡僧約好，讓他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胡僧千恩萬謝地行大禮而去，出門就不見了。

劉甲

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爲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白雲：「此有靈祇，好偷美婦。前後至者，多爲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麪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爲，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頃之間，失婦所在。甲以資帛顧村人，悉持棒，尋面而行。初從窗口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面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彭城人劉甲被授爲河北一個縣的縣令，將要去上任。路上經過一個山區小店，就在那裏住宿。有一個人見劉甲的妻子很美，就對劉甲說：「這裏有一種鬼神，喜歡偷漂亮女人，先後來過的，大多都被偷去了。你應該嚴加提防。」劉甲和家人們互相勉勵，都不睡覺，圍繞在妻子的前前後後。還用白麪把妻子的頭和身上塗抹了一遍。到了五更之後，劉甲高興地說：「鬼神幹什麼都是在夜間進行，現在天要亮了，它能把我怎麼樣呢？」於是他就眯了一小覺。頃刻之間，他的妻子就不知哪去了。劉甲用資帛財物僱村裏人，讓他們全都拿着大棒，尋着白麪的蹤跡往前走。一開始是從窗子出來的，漸漸過了東牆，那裏有一個古墳，墳上有一棵大桑樹，樹下有一個小孔，白麪就進到這個小孔裏。於是就挖掘。挖到一丈多深，遇到一個大樹洞，象挺大的一間屋子，裏邊有一隻老狐狸據案而坐，前邊有十幾個美女站作兩行。這些女人有的唱歌有的奏樂，都是先後偷來的女子。旁邊還有幾百只小狐狸。劉甲把它們全殺了。

李參軍

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任，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貞益爲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爲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爲足下差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璇之族，門地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亙，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牀延坐。少時，蕭出，著紫蜀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神鑑，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雲：「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映，當世罕遇。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雲：「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敘數十句語，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剋日。須臾卜人至，雲：「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明抄本「絹」作「媚」。）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儐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鈕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在舍。婢等並妖媚盅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顒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顒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徑牽狗入其宅。閤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頃爲犬咋，今尚遑懼。王顒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爲僚，獨不爲李參軍之地乎？」顒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咋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顒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嘆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詣陶聞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顒下獄。土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時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剡然發狂，齧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奸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顒罪重，錮身推勘。顒私白雲：「已令持十萬，於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謁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顒遂見免此難。（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兗州李參軍授職以後趕去上任，路上住在新鄭的一家客棧裏，遇上一位老人正在讀《漢書》，他就和老人交談起來。於是就說到了婚姻方面的事。老人問他娶誰家的女兒爲妻。他說他還沒有結婚。老人說：「你是名家子弟。應該選好這門親事。聽說陶貞益是那個州的都督，如果他硬要把女兒嫁給你，你怎麼呢？姓陶的和姓李的成婚，多麼駭人聽聞！我雖然平庸無能，也爲你感到羞恥！現在離這幾里的地方，有個蕭公是吏部蕭璿的本家，門第也很高，現有幾個女兒，都長得天仙一般美麗。」李參軍聽了很高興，就求老人給介紹一下蕭氏。老人答應了。老人去了許久才返回來。說蕭公很喜歡，對客人很尊敬。李參軍便和僕從們一起跟着老人來到蕭氏門前。門庭館舍清新肅然，甲第寬敞顯赫，高高的槐，長長的竹，連綿蔓延，世上少有的勝地。一開始，兩個宦者拿着金禮器靠在牀邊歡迎他入座。一會兒，蕭公出來了。他穿的是紫蜀衫，拄着鳩形柺杖，兩隻袍袖和兩條褲腿扶在身側，鬍鬚象雪一樣白，眼神象鏡子一樣明亮，舉止可觀。李參軍一看便生敬意，再三地陳述謝忱。蕭公說：「老叟年過七十辭官之後住在這個地方，很久沒人來了，哪裏想到君子繞道而來！」蕭公把李參軍迎進客廳。廳裏各種服用和玩賞的物品互相隱映，都是些當今世上難遇的寶物。不長時間便擺好宴席，山珍海味都有，大多是些叫不出名來的東西。喫完飯開始喝酒的時候，老人才說：「李參軍剛纔要求親，已得到許諾。」蕭公便接着說了幾十句話，很有大人風度。他寫信給縣官，請卜人來給選個好日子。卜人一會兒就來到，說，好日子就在今晚。蕭公又寫信給縣官，借頭花、釵絹和雜役人手什麼的。不多時什麼都齊了。那天晚上，也有縣官來作幫助迎送客人。歡樂的事情，和當世沒什麼兩樣。進入拜堂的青廬之後，見新娘子特別漂亮，李參軍更加高興。到了天明，蕭公就說：「李郎上任有一定的期限，不能久住。」便打發女兒和李參軍一起走。五輛用珠寶裝飾的牛車，奴婢人馬三十多號，其它眼用和賞玩的物品不可勝數，見到的人都以爲小夫妻是王妃公主一類人物，沒有不豔羨的。李參軍到任，過了二年，奉使進入洛陽，將妻子留在京裏。婢女們個個都嫵媚妖冶，迷惑成年男子，來往的成年男子大多都遇到過她們的挑逗。有一天，參軍王顒牽着狗要出去打獵路過這裏，李參軍的這羣婢女們見了狗非常害怕，大多都跑回家裏去。王顒素來懷疑她們的妖媚，今天心裏一動，徑直牽着狗闖到李家宅院裏去。李家全家拒守堂門，氣兒都不敢喘。狗往前掙着狂叫。李參軍的妻子在門裏大罵道：「婢女們不久前被狗咬了，到現在還害怕，王顒有什麼事牽着狗進人家？你和李參軍是同僚，難道這不是李參軍的地方嗎？」王顒心裏判定她是狐狸，就下決心推開窗子把狗放進去。狗把羣狐全咬死了，只有李參軍的妻子死了之後還是人身子，但是尾巴沒變。王顒去告訴了陶貞益。陶貞益去驗屍，看到了那些死狐，嗟嘆了好長時間。當時天很冷，就把它們埋在一處。過了十幾天，李參軍的老丈人蕭公來了，進門就哭，沒有不驚駭的。幾天後，他去拜見陶貞益，提出了控訴，他的言詞準確真實，儀容服飾高貴，陶貞益很敬重地接待他。於是就把王顒捉起來下了大獄。王顒堅決認爲她們是狐狸。讓人把那條狗弄來咬姓蕭的。當時姓蕭的正在和陶貞益面對面喫飯。狗來了之後，姓蕭的把狗頭拉到自己的膝蓋上，用手撫摩它，然後給它東西喫。狗沒有咬他的意思。後來幾天之後，李參軍也回來了，一天天地號哭，狀似發狂，把王顒的全身都咬腫了。蕭公對李參軍說：「奴才們都說死的全是野狐狸，多麼令人痛苦。當天就想要把她們挖出來，怕你被迷惑，不相信。現在打開看，來證明奴才們的奸詐和荒謬。」於是讓人挖開看。全是人的身形。李參軍更加悲痛。陶貞益因爲王顒罪重，把他禁錮起來審查。王顒偷偷告訴陶貞益說，已經派人拿着十萬錢到東都去取一條專咬狐狸的狗去了，往來十幾天就行。陶貞益又從公家的錢中撥出一百千增加到這件事裏來。那條狗取來之後，陶貞益就請蕭公來大堂問話。陶貞益站在正廳等着。姓蕭的走進府來，顏色沮喪，舉動慌張，和平常大不一樣。不大一會兒狗從外邊進來，姓蕭的就變成一隻老狐狸，跳下階去只跑了幾步，就被狗咬死了。陶貞益讓人查驗原先那些死者，全都是狐狸。王顒便免除了這場大難。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鄭宏之　汧陽令　李元恭　焦練師　李氏　韋明府　林景玄　謝混之

鄭宏之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爲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宇頹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裛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御，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領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撅，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鏁，鏁爲之絕。狐亦化爲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爲黃撅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黃撅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爲黃撅。豈此犬爲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鏁系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實黃撅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爲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撅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劫，將行盜，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出《紀聞》）

【譯文】

唐朝定州刺史鄭宏之剛開始脫掉百姓的服裝當官的時候，做的是縣尉。縣尉的官署很長時間沒人居住了，屋宇破壞嚴重，庭院特別荒涼。鄭宏之上任以後，割去了野草，修理了房屋，然後就要進去住。有個小官吏堅決地規勸，不讓鄭宏之住進去。鄭宏之說：「我走得正行得直，爲什麼要怕妖鬼？我的性情倔強，終不能改變。」住了兩天，夜裏，鄭宏之獨自臥在前堂，堂下燈火明亮。有一位貴人，由一百多位騎馬的隨從簇擁着，來到庭下。貴人生氣地說：「什麼人亂闖，敢住到這兒？」貴人命令手下把鄭宏之拖下來。鄭宏之不吱聲。上去拖鄭宏之的人走到堂前，不敢靠近。鄭宏之就站了起來。貴人命令一個大個子把鄭宏之捉起來。大個子登上臺階，順着牆奔跑，把燈吹滅。所有的燈都被大個子吹滅了，但是鄭宏之跟前的一盞依然亮着。大個子想上去吹滅它，鄭宏之揮劍刺去，一下就刺中，血流到地上。大個子就跑了。貴人漸漸地逼近，鄭宏之整理一下衣服和帽子，請他和自己一塊入座。他們談了一宿，說得很投機。鄭宏之知道他沒有防備，拔劍就刺。貴人受了傷，他的左右急忙上來扶住他，說道：「大王今天被刺傷了，怎麼辦哪？」說着，就把他弄走了。接着鄭宏之就讓一百多個手下尋找那貴人的血跡。尋到北牆下，有一個一寸見方的小洞，血跡進到這裏面了。鄭宏之下令往下挖。挖了一丈深，挖出大大小小十幾只狐狸，鄭宏之把它們全都捉了起來。在洞下又挖開一丈多，挖到一個大洞穴。洞穴裏有一隻老狐狸。這隻老狐狸沒有毛，裸露着身子，坐在土牀上。旁邊還有十幾只侍奉老狐狸的小狐狸。鄭宏之把它們全部拘捕了。老狐狸說道：「不要害我，我保佑你。」鄭宏之命人在堂下堆起了柴薪，點着火，把狐狸一個個扔進去燒死。輪到老狐狸的時候，老狐狸拍打着自己的面頰請求說：「我已經一千歲了。我能和天來往，殺我是不吉祥的。放了我又有什麼害處呢？」鄭宏之就沒殺它，把它鎖在院子裏的一棵槐樹上。頭天夜裏，有自稱是山林川澤叢祠之神的許多神鬼來拜見老狐狸。它們說：「不知道大王遭到不祥的災禍。雖然想解救你，但是苦於沒有辦法。」老狐狸點頭。第二天夜裏，又有一些土地鬼來朝見老狐狸，說的也象山神們說的一樣。第三天夜裏，有一個神自稱叫「黃撅」，領了許多隨從，來到老狐狸跟前說：「大哥怎麼忽然這樣了？」於是就伸手去拽鎖，鎖被他拽斷。老狐狸也變成人，他們一塊走了。鄭宏之跑來追趕，已經來不及了。鄭宏之認爲「黃撅」這名是個狗名。這裏誰家有狗叫黃撅呢？到了天亮，他召見小官吏們詢問。有一人說：「縣倉庫有一條狗已經老了，不知到哪去了，因爲它沒有尾巴，所以都叫它黃撅。難道這條狗是妖怪嗎？」鄭宏之讓人把這狗弄來。弄來之後，捆綁起來準備殺了煮肉喫。狗象人那樣說道：「我確實是黃撅神。你不要害我。我經常跟隨你，你有什麼吉凶禍福，我都提前告訴你，難道不好嗎？」鄭宏之讓別人退出去，單獨與它談了一會兒，就把它放了。它也變成了人。鄭宏之一直與他談到半夜才離開。鄭宏之掌管捉拿寇盜方面的事。忽然有幾十個劫道的竄入境內，住在客棧裏。黃撅神來告訴鄭宏之，哪裏有人行搶，哪裏有人偷盜，捉到可以升官。鄭宏之按他說的去圍捕，果然抓到了。於是就升了官。後來鄭宏之連續被升遷，黃撅神總是提前告訴他。至於災禍，也常常讓他迴避。沒有不準的。鄭宏之得到極大的報答。鄭宏之從寧州刺史改爲定州刺史的時候，黃撅神和他告別而去。因此人們說鄭宏之的官祿到頭了。鄭宏之到了定州之後，因中風而丟了官。

汧陽令

唐汧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雲：「欲出家。」唸誦懇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嘆嗟雲：「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爲退敗耳。」因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以憂懼，恐以堅持損壽。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井中。遂開門，見父餓憊。逼令吞符，忽爾明晤，不復論修道事。後數載，罷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門，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通雲：「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今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雲：「未省相識，何嘗有婚姻？」成雲：「不許成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廁交流，百物飄蕩。令不得已許之。婚期克翌日，送禮成親。成親後，恆在宅。禮甚豐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籙。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於令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老道士雲：「汝何爲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僕於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僕，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餘殪，爾宜大臨，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爲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既起，以坐具撲狐，重之以大袋，乘驛還都。玄宗視之，以爲歡矣。公遠上白雲：「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於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汧陽縣有一位縣令，筆者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正在任上，忽然說想要出家，唸佛誦經極其誠懇。一個月以後，他的房舍上空生有五色雲，又看見一位菩薩坐在一隻獅子上。菩薩喊着縣令感嘆地說：「你的發心弘大，能成上等正果。你應該堅定地保全自己，不要退縮，壞了大事。」菩薩說完便飛去。縣令於是就禪坐靜思，閉門不出，六七天不喫東西。家裏人因此很擔心，怕他因此而損害壽命。趕上一個叫羅公遠的道士從蜀地去到京城，途中暫住在隴上，縣令的兒子就去向他請教。羅公遠笑道說：「這是一隻天狐乾的，也不難對付。」於是羅公遠給縣令的兒子寫了幾張符，說這樣就能治好。縣令的兒子把符扔到井裏一張，就把門打開，一看，父親已餓得不成樣子。就逼縣令把符吞下去，縣令一下子就醒悟了，不再談論修道的事了。後來過了幾年，縣令罷官在家。他家住在效外，原野平展遼闊，一望千里。有一天縣令無事，就拿着手杖走出門來。他遠遠望見桑樹林下有一位貴人從南方走來。這貴人的前後有十幾個騎馬的侍從，看樣子象王爺。縣令回到門裏迴避。騎馬的人不多時便到了門前，通報說，劉成前來拜見縣令。縣令非常驚愕。從不認識，爲什麼來見他呢？相見之後，進到堂中落座。貴人對縣令說：「承蒙你賜給我婚姻，我哪敢不來拜見。」當初縣令在任的時候，有個沒出嫁的女兒，到現在已經十六歲了。縣令說：「我根本就不認識你，怎麼能把女兒許給你呢？」劉成說：「不把女兒嫁給我，事情也好辦。」說完，他用右手拉着口站在那裏，縣令的房屋頃刻間開始震動，井和廁所互相流淌，什麼東西都漂盪不定。縣令不得已，只好答應了。當時約定在第二天送禮成親。成親之後，劉成總住在縣令家裏。他送的禮很豐厚，資助的東西也很多，家裏的人們不討厭他。後來，縣令的兒子來到京城，求見羅公遠。羅公遠說：「這個狐狸原先沒什麼能耐，現在卻掌握天帝的『符籙』了，我也比不上的，有啥辦法！」縣令的兒子懇切地請求，羅公遠才答應跟他走一趟。不久到了縣令的居所。羅公遠在縣令門前十幾步的地方設立一罈。劉成拿着木杖來到壇前，罵老道士說：「你來幹什麼來了？你什麼也不怕？」羅公遠做法已成，就讓劉成和他交戰。劉成坐在縣令的門口，羅公遠坐在壇上。羅公遠就用東西襲擊劉成。劉成倒在地上，老半天才起來。劉成也用什麼東西襲擊羅公遠。羅公遠也倒在地上，和劉成一樣。如此往返進行了幾十次。羅公遠忽然對弟子說：「他把我打死，你應該大哭，我得用神法綁他。」等到劉成打的時候，羅公遠倒在地上，弟子便大哭。劉成很得意，沒有防備。羅公遠於是就用神法襲擊劉成。劉成十分害怕，自己說力已用盡，就變成了一隻狐狸。羅公遠已經站起來，用坐具打狐狸，把它裝進一個大口袋裏，乘驛站的車馬回京。唐玄宗看了這狐狸，把它當成一種笑料。羅公遠上前報告說，「這是天狐，不能殺，應該把它流放到東方去。」於是就寫符把它流放到新羅。狐狸拿着符飛去。現在新羅有劉成神，當地人對這神很恭敬。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爲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於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教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箜篌琵琶，此故凡樂，不如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雲亦善《廣陵散》。比屢見嵇中散，不使授人。其於《烏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  
拜謝雲：「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雲：「某舍門前有二大竹。」時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竟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猳狢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雲：「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吏部侍郎李元恭，他的外孫女崔氏，姿色殊麗，十五六歲的年紀，忽然被狐狸精魔上了。時間長了，那狐狸就變成一個青年男子，自稱胡郎。李家多次請術士也不能把他除掉。李元恭的兒子博學多智，曾經問胡郎也有學業沒有。狐狸就開始談論，天南地北，古往今來，無所不談。他讓狐狸解答許多疑難問題，與狐狸相處得很親近，很隨便。時間長了，胡郎就對崔氏說：「人生一世，不能不學點什麼。」於是就領來一位老人給崔氏講授經史。前後三年，崔氏很懂得各家的大義。又領來一人，教崔氏書法。經過一年，崔氏又因爲工於書法而聞名。又說：「婦人爲什麼不會點音樂？箜篌、琵琶，這些本來都是平常樂器，不如學彈琴。」又領來一人，善於彈琴，說姓胡，是隋朝時陽翟縣的博士。這位姓胡的琴師把各種曲子全教給她，把曲子的妙處全都講出來，以及其它名曲，不可勝數。琴師自己說也善於《廣陵散》，接連多次見過嵇康，但稽康不讓把《廣陵散》教給別人。他對於《烏夜啼》尤其能表達出它的奧妙。李元恭的兒子後來問道：「胡郎爲什麼不把媳婦娶回家去呢？」狐狸特別高興，就拜謝說：「我也很早就這麼想了，之所以沒敢說，是因爲我的地位太微賤了。」這一天狐狸遍拜家人，欣喜若狂。李元恭的兒子問胡郎要來迎妻子，家在什麼地方。狐狸說：「我家門前有兩棵大竹子。」當時李家有竹園。李元恭的兒子就尋找狐狸的行蹤，見兩棵大竹子之間有一個小孔，知道這是狐狸洞，就往裏灌水，先灌出來猳狢及其它狐狸幾十只。最後有一隻老狐狸，穿着綠色衣衫，從洞裏爬出來，這是它平常穿的那套衣服。家人們高興地說：「胡郎出來了！」殺了它之後，那怪就絕跡了。

焦練師

唐開元中，有焦練師修道，聚徒甚衆。有黃裙婦人自稱阿胡，就焦學道術。經三年，盡焦之術，而固辭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來學術。今無術可學，義不得留。」焦因欲以術拘留之。胡隨事酬答，焦不能及。乃於嵩頂設壇，啓告老君。自言己雖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將隳。言意懇切。壇四角忽有香菸出，俄成紫雲，高數十丈。雲中有老君見立。因禮拜陳雲：「正法已爲妖狐所學，當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於雲中作法。有神王於雲中以刀斷狐腰。焦大歡慶。老君忽從雲中下，變作黃裙婦人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有一位焦練師修練道術，聚集了許多弟子。有一位穿黃裙子的婦人，自稱阿胡，向焦練師學道術。經過三年，她把焦練師的道術全學去了，就堅決地要求辭去。焦練師苦苦地挽留她。她說：「我是一隻野狐狸，本是來學道術的，現在沒有道術可學了，按道義是不能留下的。」焦練師於是就想用法術拘捕阿胡。阿胡能隨着事物的變化而應對，焦練師總比不上她。於是焦練師在嵩山頂上設壇，啓告太上老君。他說：「弟子雖然不才，但是畢竟是道家弟子。妖狐侮辱弟子事小，恐怕道家的大事業也要被她毀壞。」他說得十分懇切。壇的四角忽然有香菸生出，俄而變成紫色的雲，幾十丈那麼高。太上老君出現了，就站在雲中。焦練師於是禮拜陳述道：「我的正法已經被妖狐學去了，得另想辦法降她。」太上老君就在雲中作法，有一位神王在雲中用刀砍斷了狐狸的腰。焦練師大大地歡喜慶賀。太上老君忽然從雲中下來，仍變成了那黃裙婦人走了。

李氏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曰：「此又別一是野狐矣。」狐亦笑雲：「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頃者我欲取韋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恆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禳理。狐雲：「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掐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飯碗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嶽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雲：「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輩！」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時，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雲：「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開元年中，有一個姓李的小女孩，早早就失去了父親，母親領她住在舅舅家。女孩那年十二歲，有一隻狐狸想要討好她。這一隻狐狸雖然沒有現形，但是它的言語及待人接物的能力都很強。一個月以後，這隻狐狸又來了，聲音略微有些變化。家裏人笑着說：「這是另外一隻野狐狸了。」狐狸也笑着說：「你們是怎麼知道的？以前來的是我的十四哥，我是他的弟弟。我還有不長時間就要娶老韋家的女兒了，用紅羅做了一件半截袖布衫，我哥不講理給偷了去，讓我的親事辦不成。我一直想報復他，所以就來到這兒。」李氏於是就表示感謝，求它想一個免災的辦法。狐狸說：「明天是十四哥來看人的日子，當他來到這裏之時，一定會非常惱怒非常煩亂，可以暫時讓你女兒掐着無名指第一節來消災。」說完便走了。大狐狸來到，趕上女孩正在喫飯。女孩按照小狐狸教給的辦法，掐住無名指第一節。狐狸把六七顆菩提子那麼大的藥丸往女孩飯碗裏扔，怎麼扔也扔不進去。狐狸非常驚訝，一個勁地嘆氣，大聲說：「這是我到嵩山學道的時候弄到的！」座中有一位老婦人拿到狐狸的藥，很怕藥丸掉了，有人問她怎麼回事的時候，她就說：「野狐野討好我！」狐狸傲慢地罵道：「老傢伙你算個什麼東西，哪有人喜歡你這樣的！」狐狸走後，小狐狸又來了，問道：「事情辦得怎麼樣？我說的靈不靈」全家人表示感謝。小狐狸說：「十幾天以後，我哥還能來，你們要多加小心。這人與天府已經有來往，單會寫符唸咒的法術，不能把他怎麼樣。只有我能制住他。等他要來的時候，我還來這裏。」將要到那天的時候，小狐狸果真又來了。它把一些包裹的象松花一樣的藥交給女孩說：「我哥明天一定能來。明天早晨，可以讓人用車馬載着你，向東北走。有人騎馬追你的時候，應該把藥散佈在車後，這就能免除災禍。」等到明天，李氏就象小狐狸說的那樣，用車拉着女兒向東北走。剛走五六里，就有許多騎馬的人追來。將要追上的時候，就把藥佈置在車後。追的人見到藥，就站住了，不敢再前進。這天晚上，小狐狸又來了，笑着說：「借上我的力沒有？另有一法，應該能永遠免除你的災難。以後我也不再來了。」李氏再次下拜，堅決要求小狐狸幫助。小狐狸就讓她弄一塊向東伸出的桃枝，做成板，在板上用硃砂寫齊全州縣鄉里胡綽、胡邈，把這樣的符釘在大門和中門外。小狐狸說，這樣做就一定能永遠不鬧精怪了。小狐狸於是就沒有再來。當時李氏的女兒還小，還不到嫁人的年齡。幾年以後，她的女兒到底丟了。

韋明府

唐開元，有詣韋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卻也。聞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爲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爲立壇治之。少時，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雲：「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凱望。家人謂曰：「若爲女婿，可下錢二千貫爲聘。」崔令於堂檐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檐上下，羣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儐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彩五十匹，紅羅五十匹，他物稱是。韋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雲：「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事高門。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雲：「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爲婿，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紿雲：「爾若能愈兒疾，女實不敢復論。」久之乃雲：「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爲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鵲巢，於幾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韋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爲之，雄狐亦去。罵雲：「丈母果爾負約，如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雲：「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爲旋風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唐開元年間，有一個狐狸精自稱崔參軍。到韋明府這裏來，向他求婚。韋氏知道這位崔參軍是妖物，但是還是以禮相待，把他打發走了。那狐狸沒走，他找到後房，對韋氏的女兒說，他就是她的女婿，女兒便哭泣起來。這狐狸說了不少狂妄的話。韋氏多次延請術士，狐狸說話更加傲慢，無法把他趕走。聽說峨嵋山上有一位道士能治邪魔怪病，就請求到蜀地任縣令，希望藉着他的本事消災。到了蜀地之後，道士設了一個法壇對付狐狸。不多時，狐狸來了，把道士捉住，綁上，掛在樹上。韋氏來到院子裏，問道：「尊師爲什麼在這兒？」狐狸說：「他膽敢施行禁術對付我，剛纔讓我把他暫時綁起來了。」韋氏從此甘願把女兒送給狐狸，不再有什麼希望。家人對狐狸說：「你要想做女婿，可以送兩千貫錢作聘禮。」這位崔參軍就讓人在檐下放好坐席，準備好穿錢的小繩等着，然後房檐上就往下掉錢，婢女們就把錢穿起來，正好穿了兩千貫。又過了好長時間，才把女兒許給他。他讓韋氏請假送禮，同時去會見一下親戚朋友。等到去那裏一看，車馬很多，聲勢很大，迎送客人的人就有三十多位。迎到韋氏的時候，送給他雜彩五十匹。紅羅五十匹。其他東西也令人叫好。韋氏於是把女兒給了他。又過一年，兒子有病，老兩口就讓女兒問崔郎。崔郎回答說：「八叔房中的小妹，如今已經長大成人，叔父讓她選個富貴人家。他之所以有病，是因爲小妹進到他屋裏去了。」韋夫人罵道：「死不了的野狐狸精，你公然魔去我一個女兒不夠，還打我兒子的主意！我們夫婦已到晚年，就指望這個兒子了。給你們狐狸當女婿，這不斷了我們的後代嗎？」崔參軍不吱聲，只是笑。韋氏夫婦從早到晚地求他，騙他說：「你要能治好我兒子的病，女兒的事就再也不提了。」好長時間他才說：「治好病倒容易，就是怕你們說話不算數啊！」韋夫人頻頻地在他面前盟誓，表示絕不反悔。另一天，崔參軍才從懷裏取出來一張文字，讓韋夫人照樣書寫，又弄一個喜鵲窩在兒子房前燒了，又讓兒子拿着喜鵲頭自衛。他說這樣做就能治好病。韋氏按他的說法做了，幾天之後兒子就好了。女兒也照樣做，自稱崔參軍的狐狸也不敢來了。他罵道：「丈母孃果然負約了！早知這樣，我哪能說！現在我只好走嘍！」五天之後，韋氏臨窗而坐，忽然聞到院子裏臭不可耐，還有一股旋風從空中降下。原來是自稱姓崔的狐狸。他的衣服破損，流血淋漓。他對韋氏說：「你的夫人真不仁義，字寫得太明顯，被天府知道了這件事，把我打得差點死了。從今以後長期流竄沙磧之間，不能再來了。」韋氏大聲喝斥道：「窮老怪，爲什麼還不快滾？還敢在這逗留？」狐狸說：「難道你就不記得我那些錢物的好處？我偷用了天府的錢而犯罪，現在沒錢還，才受此殘害。你爲什麼這麼無情呢？」韋氏被他的話感動了，多次向他致謝。他徘徊了一陣，又變成一股旋風離去了。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雁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諮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即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林景玄的，是京兆人，僑居在雁門。他以騎馬射箭四處打獵爲生。郡守賞識他的本領，就招募他爲衙門將。他曾經和他的十幾個同伴騎着健馬，帶着弓箭兵器，臂上託着鷹，手裏牽着狗，一起馳騁于田野之間，獵獲了很多麋鹿狐兔什麼的。從此，郡守讓他願去哪裏就去哪裏，不用辦公。有一天，他在郡城的高崗上打獵，忽然從草叢中蹦起一隻兔子。他打馬就追。僅追了十來裏地，兔子藏進一個墓穴裏。林景玄下了馬，讓兩個兵卒守在墓旁，自己解下馬鞍休息。忽聽到墓穴裏有人講話：「我是土命，克土的是木。時在於乙，辰居卯，二木一起來，我要死了嗎？」然後就感嘆了好久。又說：「有從東邊來的，我就沒法避免。」林景玄聽到這些話，覺得奇怪，就往墓穴裏看。他看到一個老頭。這老頭穿着白衣服，鬍子白而且長，手裏拿着一軸書。他面前有不少死鳥鵲。林景玄就問他是誰。老頭喫驚地說：「果然害我的人到了！」於是他就謾罵。林景玄心裏默默地想道：「這個洞穴特別小，而老頭住在裏邊，難道是鬼嗎？不然，他就是偷了東西以後藏在這裏。」於是他把墓穴毀了。老頭變成一隻老狐狸，一動不動地趴在地上。林景玄就把狐狸射死。看看那軸書，點畫非常怪，象經書又不是梵文，用白色絹做成書頁，僅有幾十尺長。林景玄把它燒了。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爲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籍。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鎖系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躡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雲：「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爲詐。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系混之於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扁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肩以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雲：「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邪？」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直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爲二狐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東光縣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的手段治理政事，在河南是有名的。謝混之曾經在縣東大規模地打獵，打死許多狐狸和狼什麼的。那年冬天，有兩個人到御史臺告發謝混之殺死他們的父兄以及非法侵吞他人財物等罪行。中書令張九齡讓御史張曉前去考察辦理。兩個告狀的人被綁起來一起前往。張曉平素與謝混之要好。他事先將狀子的情況透露給謝混之，讓謝混之有所準備。謝混之問遍縣裏所有的里正，里正們都說不認識這兩個告狀的人。謝混之以爲里正們騙他，已經分別按照狀子提到的罪狀指明它的虛妄不實等待辯解。張曉將到滄州，先發公文逮捕謝混之下獄。謝混之讓吏人代替自己打點使院等候張曉。有一個里正從寺門前路過。門外的金剛，有木室關護得非常牢固。里正聽到金剛底下有人說話的聲音。那門已經上鎖，顯然不是人進去了。里正於是就近前去聽。聽到裏邊有人禱告說：「縣令不象話，殺死我的父兄，現在我的兩個弟弟到御史臺去訴冤，使者馬上就要到了，希望大神保佑，讓他們打贏這場官司。」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孝子從空隙中出來。里正知道他不是人，就往前走去找他。那人見了里正，慌慌張張地進了寺院。里正追到廁所那人便不見了。里正回來告訴了謝混之。謝混之驚愕了半天。他說：「我春天時大量捕殺狐狸和狼，莫非是因爲這事？」等到張曉到了，把告狀的領出來，縣裏人都不認識他們。兩個告狀的強烈地爭辯，並不理屈。謝混之不知是怎麼回事。有個有學問的人勸縣令弄一條獵狗來。獵狗弄來以後，獵狗一見到兩個告狀的人，就直撲上去。那兩個人一下子跳到房上去，變成兩隻狐狸逃去。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參軍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貞　嚴諫　韋參軍　楊氏女

薛迥 辛替否 代州民 祁縣民 張例

王苞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罷爲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歡，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氣？」固答雲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誡之曰：「至舍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爲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女人得符，變爲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雲：「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於王家。」自此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吳郡有個王苞，少年時事奉道士葉靜能，中年時離開道士做了太學生，在太學裏學了幾年。有個婦女來借宿，王苞與婦女結識了並且和她交歡，感情好得了不得。葉靜能住在京城，王苞去看望他。葉靜能對他說：「你身上怎麼會有野狐狸的騷氣？」王苞堅持說沒有。葉靜能說：「有啊。」王苞因而說了得到那個婦女的經過。葉靜能說：「正是這隻老野狐狸。」臨別時，寫了一道符給王苞，讓他用口含着。告誡他說：「回到住處要吐到她的口裏，她會自己來到這裏，我替你打發她，不要擔心。」王苞回到住處，照葉靜能說的那樣做了，那個婦女得到道符，變成一隻老狐狸，銜着道符跑了，到葉靜能的住處去拜謝道歉，葉靜能說：「放你一條活命，不能再到王苞家去。」從此就絕了蹤跡。

唐參軍

唐洛陽思恭裏，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雲不在。二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雲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置劍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劍刺門福，不中；次擊康三，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門福罵雲：「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於汝。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灑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欺，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廣召僧，結壇持咒。門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效，以爲己功。後一日，晚霽之後，僧坐楹前。忽見五色雲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爲唐氏卻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真佛，拜諸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明抄本「請」作「謂」）通達，亦何須久蔬食。而爲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嘆恨，爲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洛陽的思恭街，住着個唐參軍，性格正直，不太喜歡交往應酬。有一個叫趙門福和一個叫康三的人送上名片請求見面，問他們的來意，趙門福說：「只是想要點點心喫罷了。」唐參軍讓守門人推辭說自己不在家。這兩個人卻一直走進堂屋裏，趙門福說：「唐都官爲什麼說自己不在家呢？是因爲吝惜一頓飯吧。」唐參軍回答說守門人沒有通報。領他們到外廳，讓僕人拿飯給他們喫，並偷偷地讓僕人在盤子上放把劍，到時就殺了這二人。僕人來了，唐參軍拿起劍刺趙門福，沒有刺中，接着刺康三，刺中了他，康三跳進了院內的水池裏。趙門福大罵說：「他和我雖然都是狐狸，我已經活了一千多年，千年的狐狸，不姓趙就姓張。五百年的狐狸，不姓白就姓康。爲什麼這麼不講理，殺了我的康三，一定要想辦法報復你，絕不會讓康三白白地死去。」唐參軍真誠地向他道歉，讓他去叫出康三。趙門福到了水池邊，呼喊康三，只聽到迴應的音聲，卻找不到康三，只有應答的鼻聲音，趙門福走了以後，康參軍用桃木湯噴灑屋門，而且懸掛着道符。趙門福從此再沒來。唐參軍以爲是自己的做法有了效果。這事過了很久，園中的櫻桃熟了，唐氏夫妻閒暇時去園裏走走，忽然看見趙門福在櫻桃樹上，摘櫻桃喫。唐參軍喫驚地說：「趙門福！你還敢來嗎？」趙門福笑着說：「你用桃木來欺壓我，現在暫且摘櫻桃喫，你喫不喫呢？」於是頻頻地扔櫻桃給唐參軍。唐參軍更加害怕，就到處請和尚，修壇唸咒。趙門福第二天就沒來。那和尚更認真地念咒，希望咒語有效驗，認爲自己有功勞。又過了一日，晚上天晴之後，和尚坐在門前木柱邊上，忽然看見有五色的雲彩從西面飄來，一直飄到唐參軍家堂屋的門前。彩雲中有一個佛爺，臉色端莊嚴肅，對和尚說：「你替唐參軍家驅趕野狐狸嗎？」和尚跪下磕頭。唐參軍家的老少人等都一再地虔誠地行禮，高興看見了真佛爺，拜請佛爺降落下來，很長時間才降下來，坐在那個壇上，唐參軍侍奉得很殷勤。佛爺對和尚說：「你是修道的人，請你能夠通達一些，又何必長久地喫素食呢？」和尚說：「做法事能喫肉嗎？」佛爺說：「只要看你內心裏能不能堅持修道，雖然吃了肉，也不會有防礙。」就讓唐參軍去買肉。佛爺自己吃了些肉，接着把肉分給和尚以及唐家的人，把肉全喫光了，喫完肉，忽然看見壇上坐的是趙門福，全家人又嘆氣又痛恨，因爲都被趙門福玩弄了。趙門福說：「你們不要厭惡我，我再也不來了。」從那以後再也沒來。

田氏子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岌險，多櫟林。傳雲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櫟林，爲一魅狐所絆，因蹶而僕，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時，狐變爲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爲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爲怪，強起擊之。婦人口但哀祈，反謂我（「我」原作「殺」，據明抄本改。）爲狐。屢雲：『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自（「自」原作「是」，據明抄本改。）知，因與痛手，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適櫟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櫟林。不知老狐卻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出《紀聞》）

【譯文】

唐代的牛肅有個舅舅曾路過澠池，到澠池西北三十里的地方會見田氏子。離田氏莊園十多里的地方，路又高又險峻，路旁都是柞樹林。傳說樹林中有迷惑人的狐狸。來來往往路過樹林的人，全都成羣結夥纔敢通過。舅舅到了以後，田氏子讓老僕人到澠池去買酒菜。天還沒亮，僕人就走了，天晚了還沒回來。田氏子覺得挺奇怪，等到僕人回來，他的一條腿又瘸了。問他是什麼原因，僕人說：剛走到柞樹林時，被一隻迷惑人的狐狸絆一下，因而跌倒了，傷了腿。問他爲什麼說是看見了迷惑人的狐狸，僕人說：「我正走在下坡路時，狐狸變成婦女，突然來追趕我，我嚇得趕快逃跑，狐狸又飛快地追趕，就被狐狸追上，因此跌倒受傷。我害怕狐狸變妖怪害人，掙扎着站起來打那狐狸。婦女嘴裏哀告祈求，反而說我是狐狸，多次說『叩頭野狐，叩頭野狐』。我因爲她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因此狠狠地打了她，才免去了這場災禍。」田氏子說：「你無故打人，還胡說是狐狸吧。」僕人說：「我雖然狠狠地打她，她卻始終沒改變婦女的樣子。」田氏子說：「你一定是誤傷了別人，先進屋吧。」日落後，只見一個婦女身體受傷頭髮蓬亂着，路過門前來要水喝，對田氏子說：「我剛纔在柞樹林，遇上一隻老狐狸變成人，我不知是狐狸，跑上去與他作伴，好一起過柞樹林，想不到老狐狸把我打成這個樣子。幸虧老狐狸走了，我的命才能保住。我是北村人，口渴了來要點水喝。」田氏子害怕她看見老僕人，給她水喝讓她走了。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爲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豔，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飾妝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窗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他室，乃詐爲女子妝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窗而出。徑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座。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妝飾矣。（出《集異記》）

【譯文】

徐安是下邳人，喜歡捕魚打獵。徐安的妻子王氏很美貌，很多人都知道。唐開元五年的秋天，徐安去了海州，王氏自己住在下邳。忽然有一天，有一個少年，樣子很魁偉，看着王氏說：「可惜你這麼漂亮，卻白活了一生。」王氏聽見少年的話心裏很喜歡，就與少年結識並相好，而且你來我去毫無忌憚。徐安回來以後，妻子見到他，夫妻感情有了很大的變化，徐安很驚訝。他妻子到了太陽快落山時，就妝飾打扮靜靜地一人待著，到二更的時候，竟然不見了，到天亮纔回來，也看不見她從哪裏出入。有一天，徐安偷偷偵察她，他的妻於是騎着一隻舊籠子從窗戶飛出去，到天亮又回來了。徐安在這天晚上，把妻子關在別的屋裏，就假扮成女人的樣子，袖裏藏着短劍，騎着舊籠子等在那裏，到二更時，忽然從窗戶飛出去，一直飛到一個山嶺上，纔到了相會的地方。那個地方帳幔華麗，酒菜擺滿桌子，座位上有三個少年，徐安還沒下來，三個少年說：「王氏來得爲什麼這麼早呢？」徐安就揮起短劍擊殺他們，三個少年死在座位上，徐安又騎上舊籠子，卻不再會飛了，只好等天亮再回去。天亮了看那夜裏殺死的少年，都是老狐狸。徐安回到家裏，他妻子這天晚上不再妝飾打扮了。

靳守貞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王於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遠，則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斷其發，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時，邑人靳守貞者，素善符咒，爲縣送徒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縣五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棠，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遂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發焉。守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守貞以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媼，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會，老父及媼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出《紀聞》）

【譯文】

霍邑就是古代的呂州，城池很堅固。縣令住宅的東北方有個小城，城牆的四面都百步長，高三丈，牆厚七八尺，小城的名稱叫「囚周厲王城」。那《左傳》上所說的「千萬人不忍心，把周厲王流放在彘城」，就是指現在的霍邑。周厲王死後，就埋葬在小城的北面。小城因年代久遠，就有迷惑人的狐狸住在裏面。不論官吏家或老百姓家，子女中長得有姿色的，半夜時常被狐狸弄斷她們的頭髮，就象刀砍斷的一樣。遭受禍害的人往往還有不知不覺的。唐代時，霍邑中有個叫靳守貞的人，平時就善於寫符唸咒，有一次，他替縣裏送囚犯到趙城去，回來時走到金狗鼻山，看見汾河西岸的水邊，有個女子穿着紅色衣服，在水裏洗衣服。守貞看那女子，那女子忽然從空中渡過河來，就順着山嶺踩着虛空，來到靳守貞站的地方。手扯着他的斗笠，腳踏着他的衣帶，準備割取他的頭髮。守貞送囚徒，手裏還拿着斧子，於是砍中女子，她墜落地上，他又撲上去砍她，女子死後就變成了雌狐狸。守貞把狐狸帶到縣裏，陳述了事情的經過，縣令不相信他。守貞回到家裏以後，於是每天夜裏有個老頭和老太婆，繞着他的住處哭鬧，向守貞索要他們的女兒，守貞不害怕。一個多月後，老頭和老太婆罵着離開了，說：「無緣無故就殺了我的女兒，我們還有三個女兒，終究有一天會把你困住！」於是就沒了聲息，而且截斷頭髮的事也沒有了。

嚴諫

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亡，諫往吊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召家人問。答雲：「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恆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逆怒，約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來，無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鶻皁雕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而怪絕。（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洛陽尉叫嚴諫，堂叔去世了，嚴諫去弔唁。之後十多天，堂叔家的人全都脫下喪服了。嚴諫找來叔家的人打聽，回答說：「死去的人不讓穿。」接着述說死去的人說話和安排事情的情況，就象生前一樣。嚴諫懷疑是野狐狸作怪，下決心管這件事。後來到叔叔家去，靈柩裏就傳出聲音，憤怒地吩咐子弟們，不要再讓當縣尉的侄子嚴諫進來，他來對家裏的事沒有好處，只知道亂猜疑。也對嚴諫說：「五郎你的公事好象很忙，不該經常到這裏來。」嚴諫後來突然帶着蒼鷹、雙鶻、黑雕、獵犬等十幾種動物，和他手下的一百多人，全都拿着器械把宅子圍了好幾重，就走進靈堂。忽然看見一隻全身都是紅肉的野狐狸，仰面在屋頂行走，射擊也射不中，不一會，打開門，跳了出去，從此不再出現。接着怪事就沒有了。

韋參軍

唐潤州參軍幼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韋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共取之。」諸兄乃與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雲：「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諸兄嘆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比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後數日白雲：「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韋，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爲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於人，亦可憫矣。幸與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見之。我當至彼爲發遣。且宜還家灑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見太夫人，問以疾苦，以柳枝灑水於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韋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潤州韋參軍幼年時積有陰德，雖然是親兄弟也不知道。韋參軍常常說自己並不聰明，很自卑。後來忽然對各位兄長說：「應當用正道來取得財物，不能強求」。各位兄長對他說的話覺得很奇怪，問他爲什麼有這麼大的長進，他回答說：「現在昆明池中有很多珍寶，可以一起去拿。」各位兄長就和他一塊去。到了昆明池邊，用手捧水，池水就乾枯了。只見有很多金銀財寶，他對兄長說：「可以去拿珍寶。」兄長們越走越深，竟然拿不到珍寶。他說：「這就是隻能看卻不能得到，事情都有一定的緣分。」各位兄長讚美他，問他說：「你平時不出門，怎麼學到這樣的妙法。」他笑了笑卻不回答。很久之後說：「明年能得到一個官職，不必擔心生活的貧困。」接着就被薦選擔任了潤州的書佐，於是潤州去上任，途中經過開封縣。開封縣令的母親得了狐媚病，前前後後有很多術士都不能治。有個道士能見到鬼魂，對縣令說：「近來連續看見有好多的儀仗隊，有個『異人』要到開封縣境來。如能得到這個人，太夫人的疾病一定能治好。」縣令派他等候「異人」。過了幾天回來說：「已經到了這個縣的旅店，你應該親自去會見。」縣令去面見韋參軍，說了詳細情況禮貌地請求治病。韋參軍笑着說：「這是一個道士向您說的吧？但是因爲太夫人的緣故，向別人屈身行禮，也應該同情啊。幸虧你我相遇，太夫人的病一定能治好。明天，從縣橋到你的住宅，不要禁止行人們行走，讓大家看看這事，我會去你家處理好。並且你還要回家去灑水打掃一下，點上香等着我。」縣令全都按他說的做了。第二天來到縣令的住處，面見太夫人，問了疾病的情況，用柳樹枝向她身上灑水。不一會，有一隻年老白色的野狐狸從牀上下來，慢慢地走到縣橋上，然後就不見了。縣令贈送他財物，韋參軍都不接受。至官任上一年後，對他的妻子說：「下個月我就死了，我死後，你嫁給這個州的判司，能生三個兒子。」後來的事全都象他說的那樣。

楊氏女

唐有楊氏者，二女並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雲：「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傳雲：伊祈熟肉闢狐魅，甚有驗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家姓楊的，二個女兒都嫁給了姓胡的人家，小胡郎受到岳母的喜愛。大胡郎對岳母的使女說：「小胡郎是個野狐狸罷了，岳母卻不喜歡我，反而喜歡野狐狸。」使女回去說給主母聽，主母問怎麼知道是野狐狸？大胡郎回答說：「弄個鵲頭掛在門上，等小胡郎來的時候，讓他的妻子招呼他用熟肉作供品來祈禱，反覆這樣說，他一定會逃跑。」楊氏照着說的做，小胡郎果然逃跑了。所以至今人們還相傳說，你用熟肉進行祈禱能剋制野狐狸的迷惑，很有效驗。

薛迥

唐河東薛迥與其徒十人於東都狎娼婦，留連數夕，各賞錢十千。後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待曙，婦人躁擾，求去數四，抱錢出門。迥敕門者無出客。門者不爲啓鎖。婦人持錢尋審，至水竇，變成野狐，從竇中出去，其錢亦留。（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河東人薛迥和他的同伴十個人在洛陽嫖娼，娼婦一連住了好幾天，每個人都給賞錢十千。之後有一天的半夜時，妓女要離開，薛迥留她等天亮再走，妓女煩躁不安，好幾次要求離開，並抱着錢走出門去。薛迥命令守門的人不要讓她出去，守門人不替她開門。妓女拿着錢仔細地尋找出路。找到一個水洞，變成一隻野狐狸，從水洞中出去了，那些錢也就留在水洞的邊上。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後，其靈座中，恆有靈語，不異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術士。在京聞其事，因而來觀。潛於替否宅後作法。入門，見一無毛牝野狐，殺之，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人辛替否，他母親去世後，靈位上常有死者的說話聲，和平常沒什麼兩樣，家裏的人恭敬地侍奉着象活着時一樣。辛替否的表弟是個術士，在京城裏聽說了這件怪事，因此親自來看看，偷偷地藏在辛替否的屋後施展法術。一進門，看見一隻身上無毛的雌狐狸，就殺死了它，怪事就消失了。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遠戍不在，母與女獨居。忽見菩薩乘雲而至，謂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尋當來也。」村人競往，處置適畢，菩薩馭五色雲來下其宜。村人供養甚衆，仍敕衆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來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說其事。菩薩與女私通有娠。經年，其兄還。菩薩雲：「不欲見男子。」令母逐之。兒不得至，因傾財求道士。久之，有道士爲作法，竊視菩薩，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殺之。（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代州一個老百姓家有一女兒，他哥哥從軍到遠方去了，不在家裏，只有母親和女兒住在一起。忽然看見菩薩乘着雲彩來到她們家，對那個母親說：「你家很好，我想住在這裏，要快點收拾整理一下，不久我就來了。」村裏人聽說了，都爭着到她家來幫忙，剛整理收拾完畢，菩薩駕馭五色的彩雲來到那屋，村裏的很多人都來供養菩薩。菩薩又命令大家不要說出去，恐怕四面八方的信徒，不停地來來往往。村裏的人因此互相告誡，不說這件事。菩薩與那個女兒私通有了身孕。過了一年，她的哥哥回來了，菩薩說：「我不願意看見男人。」命令母親趕走兒子，兒子就不能進家門了。兒子因此拿出全部財產訪求道士，很久以後，才求到一個道士，替他施展法術，偷着看那菩薩，卻是一隻老狐狸，就拿刀進去，砍死了狐狸。

祁縣民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徵蒭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旁，謂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來，困且甚，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三四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即以鐮斷之，其婦人化爲無尾白狐，鳴嗥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祁縣有一個農民，因爲京城徵收糧草，到太原府去。等回來時，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有一個身穿白色衣服的婦女站在路邊上，對農民說：「我今天從都城回來，覺得很睏倦，想搭車歇一會，可以嗎？」農民答應了她，她就上了車。行走不到三四里路，因爲要給車轅上油，忽然看見一條狐狸尾巴從車縫裏垂到本轅下，農民就用鐮刀砍斷了尾巴，那個婦女變成一隻沒有尾巴的白狐狸，嚎叫着跑了。

張例

唐始豐令張例，疾患魅，時有發動，家人不能制也。恆舒右臂上作咒雲：「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鐵杵，候例疾發，即自後撞之，墜一老牝狐。焚於四通之衢，自爾便愈也。

【譯文】

唐代的始豐縣令張例，得了狐魅病，經常地發作，家裏的人都束手無策。張例經常地伸出右臂念着咒語說：「狐娘健子。」他的兒子悄悄地拿着鐵棒，等張例病發作時，就從身後擊他，就從他身上掉下一隻老雌狐。把狐狸拿到十字路口燒了，從那以後病就好了。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馮玠　賀蘭進明　崔昌　長孫甲　王老　劉衆愛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孫甑生 王璿 李黁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馮玠

唐馮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後得術士，療玠疾，魅忽啼泣謂玠曰：「本圖共終，今爲術者所迫，不復得在。」流淚經日，方贈玠衣一襲雲：「善保愛之，聊爲久念耳。」玠初得，懼家人見，悉卷書中。疾愈，入京應舉，未得開視。及第後，方還開之，乃是紙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馮玠，得了狐魅病。他的父親後來找到一個術士，來治療馮玠的病。狐狸忽然哭泣着對馮玠說：「本想與你終生在一起，現在被術士逼迫得不能再呆下去了。」哭了整整一天，贈送給馮玠一件衣服說：「好好地保護愛惜它，姑且當作永久的紀念吧。」馮玠剛收衣服時，害怕被家裏的人看見，全都卷在書裏放着。病好以後，到京城去參加考試，沒有時間打開看。考中以後，纔回家打開看，都是些紙。

賀蘭進明

唐賀蘭進明爲狐所婚，每到時節，狐新婦恆至京宅，通（「通」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名起居，兼持賀遺及問訊。（「訊」原作「信」，據明抄本改。）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進明已下，至其僕隸，皆有續命。家人以爲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雲：「此並真物，奈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求漆（「漆」原作「膝」，據明抄本改。）背金花鏡者，入人家偷鏡掛項，緣牆行，爲主人家擊殺，自爾怪絕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的賀蘭進明與狐狸結婚，每到節令的時候，狐狸新媳婦常常到京城的住宅去，通報姓名並住在那裏，並且帶來賀蘭進明的禮品和問候。家人中有的看見了她，相貌很美。到五月五日這天，從賀蘭進明到家中的僕人，都能得到她送給的禮物。家人認爲不吉祥，大多燒了她給的禮物。狐狸悲傷地哭泣說：「這些都是真的禮物，爲什麼燒了它們？」以後再得到她給的東西，就留下使用了。後來有個人向她要個背面上漆的金花鏡，她到別人家裏偷了鏡子掛在脖子上，順着牆往回走，被主人家打死了。此後怪事就沒有了。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乃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雲：「本好讀書，慕君學問爾。」昌不之卻。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之爪發等，昌甚惡之。昌素有所持利劍，因斬斷頭，成一老狐。頃之，小兒至，大怒雲：「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自爾乃絕。（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個小孩容貌長得很出奇，走來停在院子裏。時間長了，慢慢地走上臺階，坐在崔昌的牀頭上，崔昌也不理，又用手去卷握崔昌的書。崔昌慢慢地問：「你是什麼人，到這裏想幹什麼？」小孩說：「我本來喜歡讀書，很羨慕你的學問。」崔昌也不拒絕他。崔昌常常問他一些文章的意義，答得很有道理。過了幾個月，天黑的時候，忽然小孩扶着一個老人乘着酒醉到崔昌家來。小孩臨時出去一會，老人已經醉了，吐出一些人的指甲和頭髮，崔昌很厭惡他。崔昌平時就有一把鋒利的劍，順手把老人的頭砍下來，變成了一隻老狐狸。不久，小孩回來了，非常生氣地說：「你爲什麼這麼不象樣子，竟殺死了我的尊長，我難道就不能殺死你嗎？只是因爲你從前對我的恩情，我不能這麼做。」大罵着走出門去。從此再也沒有來。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檐際，凝然不動。閤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爲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到，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咒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雲：「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雲：「知之。」菩薩雲：「狐剛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爲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顧謂道士：「可即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坊州的中部縣縣令長孫甲，他的全家都很信奉佛教。有一天，在進行齋戒當中，全家人看見了文殊菩薩，坐着五彩雲從太陽光中下來，不一會，降到齋室的房檐上，停住不動。全家人恭敬誠懇，禮數備至，過了許久，他就下來了。家人前後供養了十幾天，只有他的兒子心裏懷疑，他兒子進京請道士來安排法術，於是殺死了狐狸。縣令家送給道士一匹馬，五十千錢。又過了幾十天，又有個菩薩坐着彩雲來到縣令家，家人象以前一樣恭敬對待。他兒子又去請那道士。道士象以前一樣地安排法術符咒，過了十多天，菩薩問那道士：「你的法術怎麼樣了？」回答說：「已經用完了。」菩薩說：「應當打你一頓。」接着又問道士：「你讀道經，知不知道有個狐剛子？」回答說：「知道。」菩薩說：「狐剛子就是我，我成仙以來，已經三萬年了。你是道士，應當到清淨的地方去修煉，爲什麼要殺生呢？況且，我的子孫，被你殺了，難道還應該讓你活着嗎？」接着用柺杖打了道士一百下，然後，對長孫甲說：「我的子孫不象樣子，以至給你添了麻煩，我慚愧得沒有什麼說的，應當讓你永遠沒有災難和橫禍，用這個來報答你吧。」回頭對道士說：「要立即把馬和錢還給人家。」說完就飛走了。

王老

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雲：「取睢陽野狐犬。」（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睢陽郡宋王墳地旁邊有隻老狐狸，每當到了衙日，城裏的狗，全都去朝拜老狐狸，狐狸坐在墳頭上，狗列隊在下面。東都的王老有一對狗能夠撕咬狐狸，前前後後殺死很多狐狸。姓宋的人互相結伴花錢僱狗捉狐狸。王老牽着狗前去，狗卻一直走到那許多狗的後面，趴着一動不動，使姓宋的人很失望。現在世上有解決不了的事情，人們互相說笑說：「牽來睢陽野狐狗。」

劉衆愛

唐劉全白說雲，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豬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衆於莊西數里下網，己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而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忙遽入網，乃棒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沒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雲：「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雲：「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胾豬肉，炙於瓶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瓶。候炙冷，復下肉臠。狐涎沫久之，炙與瓶滿，狐乃吐珠而死。珠狀如棋子，通圓而潔。愛母（「母」原作「每」，據明抄本改。）帶之，大爲其夫所貴。（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的劉全白曾說，他奶媽的兒子衆愛，少年時，總是喜好在半夜時把網安放在道的中間，來捕捉野豬和狐狸等。劉全白的莊子在岐山腳下。後來有一晚上，衆愛在莊子西面幾里的地方下了網，自己趴在網裏，等着野獸的到來。在暗中聽動物行走的聲音，就看見一隻動物，趴在地上看網。接着站起來，變成一個穿淺紅裙子的婦女。走路避開了網，走到衆愛前面車子的旁邊，忽然捉住一隻老鼠喫起來。衆愛連聲地呵斥她，婦女匆忙中跑進網裏，於是用棒子打死了她。可是人的形象沒有變化。衆愛反而懷疑害怕，怕的是或許是人，接着連人帶網沉沒到漚麻的水池裏。晚上還家和父母商量，等到天亮，全家人準備悄悄地逃走。衆愛私下說：「難道有喫生老鼠的女人嗎？這一定是狐狸。」又到漚麻池去察看，只見婦女已經活過來，又用大斧子從腰後砍她，就變成了老狐狸。衆愛很高興，提着狐狸回到村子裏。有個老和尚看狐狸還沒死，勸他飼養這隻狐狸，說：「狐狸嘴裏有顆媚珠，如果能得到珠子，就能被天下的人所愛慕。」就用繩子捆住狐狸的四隻腳，又用大籠子罩在上面。養了幾天，狐狸能喫東西了。和尚用一個窄口的瓶子，埋在地裏，讓瓶口和地面平齊，用兩塊豬肉，烤熟了放在瓶裏。狐狸愛喫烤肉卻喫不到，只能是用嘴對着瓶子。等烤肉涼了，再放進兩塊烤肉。狐狸長久地流口水，烤肉已裝了滿瓶，狐狸就吐出媚珠死去。珠的樣子象棋子大小，又圓又潔淨。衆愛的母親佩帶着媚珠，她的丈夫特別敬愛她。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爲淝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爲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恆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櫪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蒞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牀蓆，置黯於屋西北陬。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己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雲：「諸人得飽睡已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爲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窗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爲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爲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雲是大家阿（明抄本「阿」作「奢」。）奶，往者娘子枉爲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黯甚懼。許（「許」原作「辭」，據明抄本改。）以厚利，萬計（明抄本萬「計」作「求其」。）料理，遽出羅錦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雲：「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爲女婿？」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譯文】

王黯，與崔氏結婚。唐代天寶年間，妻子的父親崔士同任淝州刺史，王黯跟隨他來到江夏時，被狐狸迷住了，不想渡長江，發狂似的大叫，總想跳到江水裏去。妻子和親屬們都很不安而且擔心，把王黯捆在牀架上。船行到江心，王黯忽然高興得笑起來，到了岸上高興地說：「本來說是諸位女郎不隨我過江，現在已在淝州城上，又擔心什麼呢？」崔士同到了任上，便去請術士，他身邊的人說州中有個能射死狐狸的人，崔士同就請那人來，那人來了就讓人把屋裏全鋪上席子，把王黯安置在屋的西北角，讓幾十個僕人打更守衛。自己在屋外，另外放了一張牀，拿着弓箭等候狐狸。到第三天的晚上，他忽然說：「各位都睡得很香嗎？剛纔已經射中了狐狸，明天可取。」大家認爲這人太狂妄而不相信他。等到天一亮，就看見窗上有血，大家順着血跡找去，血跡進入一個大坑中，從坑裏的草下面找到一隻雌狐狸，身上帶着箭快要死了。王黯的妻子把狐狸燒成灰，並把灰全給王黯吃了，從此王黯的病就好了。後來做原武縣的縣丞，在廳裏辦公事，忽然看見老狐狸的女僕又來拜見王黯，說：「我是大戶家的奶媽，以前，娘子冤屈地被崔家殺害了，父母回憶思念她，總掛在嘴上。現在想把小女兒再送給王郎續親，所以讓我來說明心意，同時定個吉日好成親。」王黯很害怕，答應給她優厚的利益，求她想辦法幫助處理。立刻拿出十幾匹羅錦，在大路上燒了。老奶媽就對那個婦人說：『天下的漂亮男人數不過來，爲什麼非要姓王的老頭做女婿。」說完就不見了。

袁嘉祚

唐寧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闕（「闕」原作「門」，據明抄本改。）素兇，爲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荊棘充塞。嘉祚剪其荊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爲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舍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爲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紀聞》）

【譯文】

唐代寧王的太傅叫袁嘉祚，五十歲了，應制科考試後授給垣縣縣丞的職務。這個官所住的官邸歷來不吉祥，住過的人都死了。袁嘉祚到了任一看，縣丞的住處幾任以來都沒人居住。房子殘破不堪，裏外長滿荊棘雜草。袁嘉祚鏟去那些荊棘，修理好院牆，坐在辦公事的廳裏，城裏年老的官吏都很害怕，勸他出去住，他不答應。不久狐狸在夜裏作怪，袁嘉祚也不動聲色，只是暗中觀察狐狸所進的洞穴，第二天挖掘它，抓住了狐狸，狐狸已經老了，還有它的幾十個子孫，袁嘉祚把它們全部煮死了。剩下了那隻老狐狸，老狐狸開口說：「我的神力能通天，預知吉凶，希望放了我，我能給人帶來好處。現在這個住宅已經平安了，放了我有什麼害處呢？」袁嘉祚上前與狐狸說話，狐狸詳細地告訴了他將來做官的地位等級。又說：「願意做你的耳目，經常地呆在你的身邊。」袁嘉祚就放了狐狸。後來袁嘉祚象狐狸說的那樣，官任到期果然升了官，幾年後升到御史。狐狸就離開了他。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的李林甫正擔任丞相的職務，曾有一次退朝後坐在堂屋前的平臺上。看見一隻黑色狐狸，它的體形很大，象牛馬一樣，毛色暗黑有光澤，從屋中出來，跑到庭院裏，向左右張望。李林甫命人帶着弓和箭，準備射那狐狸。沒等射箭，已經不見了。從那以後共有好幾天，每當白天坐着的時候，就有一隻黑色狐狸出現。那一年李林甫被抄了家產。

孫甑生

唐道士孫甑生本以養鷹爲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甑生直入，奪得其書而還。明日，有十餘人持金帛詣門求贖，甑生不與，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寫一本見還，當以口訣相授。」甑生竟傳其法，爲世術士。狐初與甑生約，不得示人，若違者，必當非命。天寶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與，竟而伏法。（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道士孫甑生原來以養鷹爲職業，後來因爲出野外放鷹，進入一個洞窟，只見幾十只狐狸在讀書。有一隻老狐狸坐在中間，輪流地逐個傳授。甑生一直走進去，搶了他們的書回去了。第二天，有十多人帶着金銀綢緞上門要求把書贖回去，甑生不給書。那人說：「你得到這本書，也不能理解並使用它，如果抄寫一本後還給我們，我就把口訣傳授給你。」甑生竟然學到了那法術，成了世間的一個術士。狐狸當初與甑生約好，不能給別人看，如果違犯了約定，一定會不得好死。天寶後期，唐玄宗堅持要那本書，甑生不給，竟因此而被殺死。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爲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童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祗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雲：「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某祿重，不能爲怪。（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宋州刺史叫王璿，少年時儀表外貌很美，被一隻雌狐狸迷住了。家人中有看見那狐狸的，容貌端莊秀美，即使是僕人和小孩遇到她，她也會嚴肅地表示尊敬。她自稱是新娘子，言談舉止都合乎規矩，因此家人都喜歡見到她。每當到了端午節以及其他佳節，都有禮品贈送給家人，並說：「新娘子給某個郎君某個娘子奉上禮品。」大家都覺得她說的話很好笑，可是得到的東西卻很多。後來王璿的職務高升了，狐狸就不來了。可能是一個人地位高了，就不能迷惑他了。

李黁

東平尉李黁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爲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十三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爲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服脫卸如蛻」五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腳上著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犬噬其子子略不」七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東京婚於肖氏肖氏」八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常呼李爲野狐婿，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攜手（「一日晚李與肖攜手」八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與歸本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九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聞其（「聞其」二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言，遽欣然躍起。（「欣然躍起」四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問：（「問」上原有「然舊狀」三字，據許本、黃本刪。）「鬼乎？人乎？」答雲：「身即鬼也。」欲（「欲」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近之而不能，四娘（「不能四娘」四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爲撫育」三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雲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甚無恙。（出《廣異記》）

【譯文】

東平縣縣尉李黁剛得到官職，就從東京出發去上任，夜裏來到故城住宿。客店裏有個熟人靠賣燒餅維持生活，他的妻子鄭氏長得很美，李黁看見便喜歡上她，就住到他家裏，一連住了好幾天，並用十五千錢買下賣胡餅的妻子。到了東平縣後，對她寵愛備至。她性情溫和可愛，長得美並且又聰明又風流，女工的事，她沒有不懂的，對音樂特別懂得它的妙處。在東平縣住了三年，生了一個兒子。那以後李黁因擔任賦稅運輸工作要進京去，就和鄭氏一起回去。到了故城，遍請故鄉的親朋好友赴宴，呆了十多天，李黁多次催促啓程，鄭氏固執地稱病不起身，李黁也因愛她而聽她的話。又過了十多天，不得已，有事要辦必須啓程，走到外城的大門時，鄭氏忽然說肚子疼，下了馬就跑，速度快得象風一樣。李黁和幾個僕人極力騎馬追趕，也沒追上。就跟着（鄭氏）進到故城，轉個彎進入易水村，鄭氏跑得稍慢，李黁還不捨棄，又追下去，快追上時，鄭氏進入一個小洞裏，大聲呼喚她，靜靜地也不回答。李黁戀戀不捨，悽慘悲傷，一邊說一邊流淚。這時天黑了，村裏人用草塞住洞，他們回客店住宿。等到天亮，又去洞口呼喚她，什麼也沒聽見。於是用火燻，燻了很久，村裏人又幫他挖洞，挖了幾丈深，只見一隻雌狐狸死在洞裏，衣服脫了下來象蟬蛻一樣。腳上還穿着錦絲襪子。李黁長時間地嘆氣，才埋了狐狸。回到店裏，找來獵犬咬她生的孩子，孩子並不害怕。就帶着孩子進京去，寄養在親屬家。賦稅交待完畢，又回東京，與蕭氏結婚。蕭氏常常稱呼李黁是野狐狸的女婿，李黁也沒說什麼。一天晚上，李黁和蕭氏拉着手一起回到屋說笑玩鬧，又說起野狐婿，忽然聽見堂屋前有人聲。李黁問是誰夜裏跑來了，回答說：「你難道不認識鄭四娘了嗎？」李黁平時就懷念她，聽了她的話，一下子高興地跳起來問：「你是鬼呢還是人呢？」回答說是鬼，想接近卻做不到。鄭四娘接着對李黁說：「人道和神道不一樣，你的妻子爲什麼多次地罵我呢？況且我生的兒子，寄養在遠方的親屬家，那些人都說是狐狸生的，不給他穿的和喫的，難道不想念他嗎？應該早點接回來撫養，我在九泉下也沒有遺憾了。如果蕭氏說起話來就侮辱我，又不收養我的兒子，必將給你帶來災禍。」說完就不見了。蕭氏於是不敢再說野狐婿的事。唐代天寶年間的後期，孩子有十多歲，一點沒毛病。

李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的丞相李揆，在乾元初年，做中書舍人。曾有一天退朝回家，看見一隻白狐狸坐在庭院中間的捶衣石上，就命令僮僕趕走它，忽然不見了。這時李揆家正有一個客人，與客人說了這件事。客人說：「這是吉祥的兆頭，我向您祝賀。」到了第二天，果然提拔爲禮部侍郎。

宋溥

宋溥者，唐大曆中，爲長城尉。自言幼時，與其黨暝扱野狐，數夜不獲。後因月夕，復爲其事。見一鬼戴笠騎狐，唱《獨盤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頰，因而復回。如是數四。其後夕，溥復下扱伺之，鬼又乘狐，兩小鬼引前，往來報所。溥等無所獲而止。有談衆者亦云，幼時下報，忽見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樹下，仰問樹上是何人物。衆時尚小，甚惶懼，其兄因怒罵雲：「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樹逐之，狐遂變走。（出《廣異記》）

【譯文】

宋溥，在唐代大曆年間，官職是長城尉。自己說幼年時候，與他的同伴晚上去捉野狐狸，好幾天晚上也沒捉到。後來的一個月明之夜，又去捉狐狸。看見一鬼戴着斗笠騎着狐狸，唱着獨盤子曲調，走到放套子的地方。狐狸想進套子，鬼就用手搭在狐狸的臉頰上，不讓進，因此又回頭走，象這樣走了好幾次。那以後的一個晚上，宋溥又下套子等狐狸來。鬼又騎着狐狸，兩個小鬼在前面領路，在套子的周圍來來往往。宋溥等人沒捉到狐狸就再不捉了。有個叫談衆的人也說，幼年時下套子，忽然看見一個老頭拄着柺杖走到自己藏身的樹下，仰起頭問樹上藏的是什麼人，談衆那時還小，很害怕，他的哥哥接着生氣地罵道：「老野狐狸，怎麼敢如此戲耍！」下樹去追趕老頭，老頭就變成狐狸跑了。

僧晏通

晉州長寧縣有沙門晏通修頭陀法，將夜，則必就叢林亂冢寓宿焉。雖風雨露雪，其操不易；雖魑魅魍魎，其心不搖。月夜，棲於道邊積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蹌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樹影也，乃取髑髏安於其首，遂搖動之，倘振落者，即不再顧，因別選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綴。乃褰擷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盼，即成衣服。須臾，化作婦人，綽約而去。乃於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馬南來者，妖狐遙聞，則慟哭於路。過者駐騎問之，遂對曰：「我歌人也，隨夫入奏。今曉夫爲盜殺，掠去其財。伶俜孤遠，思願北歸，無由致。脫能收採，當誓微軀，以執婢役。」過者易定軍人也，即下馬熟視，悅其都冶，詞意叮嚀，便以後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謂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舉錫杖叩狐腦，髑髏應手即墜，遂復形而竄焉。（出《集異記》。明抄本作出《纂異記》）

【譯文】

晉州的長寧縣有個和尚叫晏通，修煉頭陀法。天將黑時，就一定到叢林裏的亂墳中睡覺。即使是颳風下雨降露下雪，他的作法也不改變。即使遇上妖魔鬼怪，他的決心也不動搖。一個月明之夜，他睡在道邊屍骨堆的東面，忽然有隻狐妖踉蹌着走來。開始時並沒有料到晏通在樹蔭下睡覺。就拿起一個死人頭骨套在頭上，就搖起頭來，如果振動掉了，就不用，接着再另外挑選，試了四五個，才選中一個高高地戴在頭上。又採摘樹葉和花草，遮蓋形體，隨着它左看右看，就變成了衣服。一會，變成一個婦女，姿態柔美地走了，站在路的西邊，等候過路的人。不久有個急忙騎馬從南邊來的人，狐妖遠遠地就聽到了，就在路邊上痛哭起來。過路的人停下來問她，於是回答說：「我是個歌女，跟着丈夫去演奏，今天早晨丈夫被強盜殺了，搶走了錢財，孤伶伶地遠離家鄉，心裏想往北走回家去，又沒有辦法回去。如果你能收留我，我一定以微賤之身做你的奴僕。」過路的人是易定地方的軍人，就下馬仔細地看她，喜歡她的漂亮和妖豔，說的話也很誠懇，就讓她坐在他的身後要帶着她走。晏通突然地出來對軍人說：「她是個狐妖，你太容易受騙了！」接着舉起錫杖敲打狐狸的頭，人頭骨隨手就掉下來，就恢復狐狸的原形逃走了。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萇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崟，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崟相得，遊處不間。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裏。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縶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雲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籲。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複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蓁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崟。崟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敘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BB陋不。（明抄本此處亦空缺，但無「陋不」二字。）□□□□□□□□□□□□□□□□□□□□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崟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崟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其以備用。」崟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崟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籲汗洽。崟迎問之：「有乎？」曰：「有。」（「曰有」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崟入門，見小童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崟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崟引（「引」原作「別」，據明抄本改）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嘆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驅，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明抄本「系」作「褻」。）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崟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崟相視咍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綿崟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崟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致，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崟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崟曰：「幸甚！」鄽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崟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崟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游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崟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崟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崟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崟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崟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逼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並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崟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卒不（卒不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崟。崟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崟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崟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裏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崟資助，崟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崟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馬借之，出祖於臨皋，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墜於地，複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裏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回睹其馬，齧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崟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崟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崟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崟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崟驚訝嘆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崟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崟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道（道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玩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與金吾（吾原作吳。據明抄本改。）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謫（「謫」原作「適」，據明抄本改。）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沿流。晝宴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嘆駭，因請既濟傳之，以誌異雲。沈既濟撰。

【譯文】

任氏是個女妖。有個姓韋的使君，名叫崟，排行第九，是信安王李禕的外孫。少年時就豪放不受拘束，喜歡飲酒。他堂妹的丈夫叫鄭六，不知道他的名字。早年時學過武藝，也喜歡女人和酒。他因貧窮沒有家，寄住在妻子的孃家。與韋崟很要好。不論是出遊還是在家待著，很少分開。唐代天寶九年夏季六月，韋崟與鄭子一起走在長安的小巷裏，準備到新昌裏去喝酒。走到宣平坊的南面。鄭子推辭說有事，要出去一會。隨後再到喝酒的地方。韋崟騎白馬向東走，鄭子騎驢向南走，走進昇平坊的北門。恰巧有三個婦女走在路上，其中有個穿白衣服的，面貌特別美麗。鄭子看見她這麼美又喫驚又高興。趕着驢，一會兒走在她們的前面，一會兒走在她們的後面，想挑逗卻不敢。穿白衣的女人又常用斜眼看他，有接受愛慕的意思。鄭子與她開玩笑說：「象你這麼漂亮，卻徒步走路，爲什麼呢？」白衣女子笑着說：「有驢騎的人不想借給我，不徒步走怎麼辦呢」？鄭子說：「劣等驢不足以替美人代步，現在就把驢送給你，我能步行跟着就足夠了」。互相看着大笑起來。同行的女人也誘惑他，比以前稍稍親近些。鄭子跟着她們，向東走到樂遊園，天已經黑了。看見一座宅院，土牆車門，房屋森嚴。白衣女子進門前回頭說：「請你稍等一會再進去。」跟從的女僕，站在門屏之間，問鄭子的姓名、門第，鄭子告訴了她。鄭子問她，回答說：「姓任，排行二十。」不一會，請他進去。鄭子把驢拴在門上，把帽子放在鞍上，就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來迎接他，她就是任氏的姐姐。屋裏點着成排的蠟燭，擺着喫的，舉起酒杯連喝了好幾杯酒，任氏才換好了衣服出來，盡情地喝酒，喝得很高興。夜深了，開始睡覺。她美麗的身姿，說笑的神態，一舉一動都很動人，實在不是人間所能有的。天快亮了，任氏說：「該走了，我的兄弟名籍在教坊屬下，由南衙管轄，天一亮就回來，你不可久留。」約定了以後見面的日子就走了。離開以後，走到里巷大門處，門鎖還沒打開。里門旁邊有個胡人賣餅的鋪子，剛剛點上爐火，鄭子在門簾下休息，坐着等候開門，順便與主人談話。鄭子指着自己住過的地方問主人：「從這裏向東轉彎，有個大門，是誰家的住宅」？主人說：「那裏只是倒塌的院牆和廢棄的園地，沒有什麼大住宅」。鄭子說：「我剛到那裏拜訪過，爲什麼說沒有呢」？便和主人爭了起來。主人才明白過來，說：「唉，我明白這事了。那裏面有一隻狐狸，常誘惑男子去同宿，曾經出現好幾次了；現在你也遇上了嗎？」鄭子紅着臉小聲說：「沒遇見。」天亮了，再去看那住處，只見土牆和東車門象原來一樣，細看院中，都是荒草和廢園。回去以後，看見韋崟，韋崟責備他失約。鄭子沒說真情，用別的事應付過去。但是一想起任氏的妖豔美貌，就想與她再見一面，心裏想着她，念念不忘。過了十幾天，鄭子出去遊玩，進到西市的衣服鋪，一瞥眼看見了她，從前那個女僕跟着她。鄭子突然地呼叫她，任氏側着身子周旋在人流中來躲避他。鄭子連連呼叫着往前緊追，她才揹着身子站住，用扇子遮着身後說：「你知道了真相，爲什麼還接近我呢？」鄭子說：「雖知道了真相，又擔心什麼呢？」回答說：「做的事使人羞愧，見了面難爲情。」鄭子說：「我如此殷切地想念你，你能忍心拋棄我嗎？」回答說：「怎麼敢拋棄你呢？只是怕你討厭罷了。」鄭子發誓，說的話很誠懇，任氏才轉過身撤去扇子，光彩豔麗的樣子象當初一樣。她對鄭子說：「人世間象我一樣美的女人很多，你沒有見過罷了，這沒什麼奇怪的。」鄭子要求和任氏重敘幽情，回答說：「凡是我們這一類人，被人們厭惡猜忌的，不是別的，是因爲傷害人，我卻不然，如果你不厭惡，我願意終生做你的妻子。」鄭子答應了她，並和她商量住的地方。任氏說：「從這裏往東走……有棵大樹高出屋頂，門前的小巷很幽靜，可以租住。前些時候從宣平的南門，騎着白馬往東走的人，不是你妻子的堂兄弟嗎？他家裏生活用具很多，可以借來用。」當時韋崟的伯叔外面辦事，三家的傢俱器物，都存放起來了。鄭子照她說的到韋崟家拜訪，並向韋崟借生活用具。韋崟問他幹什麼用，鄭子說：「剛剛得到一個美人，已經租了房子，借這些東西備用。」韋崟笑着說：「看你的相貌，一定是得到一個奇醜的女人，怎麼會絕美呢？」韋崟就把帷帳榻席等用具全借給他，派了一個聰明伶俐的僮僕，跟着去察看。不一會，跑着回來覆命，氣喘吁吁汗流滿面。韋崟迎上去問他：「有嗎？」說：「有。」又問：「長相怎麼樣？」說：「奇怪呀，人世上不曾有這麼美的人。」韋崟家有婚姻關係的親屬範圍廣人口多，並且僮僕平時跟着到處遊玩，見過很多美女。又問：「與某個女子比誰美？」僮僕說：「不能和她比。」韋崟舉出四五個美女逐個讓他比較，都說不能和她比。當時吳王的第六個女兒，是韋崟的內妹，美豔得象神仙一樣，表親之中一向推她爲第一美女。韋崟問：「與吳王家的第六個女兒比誰美？」又說：「比不上。」韋崟拍着手大驚說：「天下難道有那麼美的女人嗎？」立刻命令打水洗臉，戴着頭巾抹了脣膏就去了。到了以後，恰好鄭子出門去了。韋崟進門，看見一個僮僕拿着掃帚正在掃地，有一個女僕在門邊，別的沒看到什麼。向僮僕打聽，僮僕笑着說：「沒有。」韋崟在屋裏四下看，看見紅色衣裳從門下露出來。走過去察看，只見任氏藏身在門扇的後面，韋崟拉她出來，在明亮的地方看她，實在比家僮說得還美。韋崟愛她愛得發狂，就粗暴地抱着並欺凌她。她不順從，韋崟用力地制服她，正在危急時刻，就說：「順從了，請讓我活動一下身子。」然後，就又象開始時一樣地防禦抵抗，象這樣重複了好幾次。韋崟就全力緊緊地制住她，任氏力氣也用盡了，汗出得象淋了大雨。自己估計免不了被侮辱，才放鬆了身體不再抗拒，可是神情變得很悽慘。韋崟問：「爲什麼臉色不高興？」任氏長嘆一聲說：「鄭六真可憐呀。」韋崟說：「什麼意思？」回答說：「鄭生空有六尺之軀，卻不能保護一個女人，怎能算是大丈夫呢？況且你從少年時就很放蕩，得到過很多美女，遇到很多象我這樣的女人。可是鄭生是貧窮低賤的人，合乎心意的，只有我這個人罷了，你怎能忍心自己已經有餘，卻來搶奪別人不足的東西呢？可憐的是他又窮又餓不能自立，穿你給的衣服，喫你給的糧食，所以被你束縛住了。如果糧食能夠自給，就不會到這個地步。」韋崟是個豪爽講義氣的人，性情剛烈，聽了任氏的話，立刻放下了任氏，整理一個衣服道歉說：「再也不敢這樣無禮了。」不一會，鄭子回來了，與韋崟互相看着很快樂。從此，凡是任氏用木柴糧食和牲口飼料，全是韋崟供給。任氏平時有事出門，進進出出或坐車或騎馬或坐轎或步行，沒有固定的地方。韋崟天天和任氏出遊，都很快樂，每每在一起親近玩耍，沒有什麼不玩的，只是沒做淫亂的事罷了。因此韋崟愛她敬重她，爲了她沒什麼捨不得的。一點點喫的喝的，也不曾忘她。任氏知道他愛自己，因而向他道歉說：「我得到你的厚愛很慚愧，再看自己的醜陋樣子，不能用來報答你的深厚情誼，而且我不能背叛鄭生，所以不能滿足你的快樂。我是秦中人，生長在秦地，出生在藝人家庭，中表親屬中，很多都是人家寵愛的妾媵，因此長安城內的妓院，我全都與她們有聯繫，或者有美女，你喜歡她又得不到她，我能爲你弄到，希望用這個來報答你的恩情。」韋崟說：「太好了。」市場上有個賣衣服的婦女叫張十五孃的，肌體潤滑潔淨，韋崟早就喜歡她，因而問任氏認不認識她。回答說：「是我的表妹，得到她很容易。」十多天，果然得到了她，幾個月後就厭倦了。任氏說：「街市上的人容易得到，不足以顯示效果，如果有深宮絕院難以謀取的，試着說說，希望能盡到我的智慧和力氣。」韋崟說：「昨天是寒食節，我和兩三個人到千福寺遊玩，看見刁緬將軍在殿堂裏安排了樂隊，有個善長吹笙的人，年齡十六歲，雙鬟下垂到耳朵，嬌美的姿態特別豔麗，也認識她嗎？」任氏說：「那是寵奴啊，他母親就是我的內姐，能夠得到她。」韋崟在座席下行禮，任氏答應了他，於是出入刁家有一個多月。韋崟催促問她的辦法，任氏希望用兩匹細絹作賄賂，韋崟按她說的給了。又過了兩天，任氏與韋崟正在喫飯，刁緬派老僕牽着青驪馬來迎接任氏。任氏聽說召見她，笑着對韋崟說：「事情辦成了。」開始時任氏使寵奴身上得了病，鍼灸吃藥也不好，她母親與刁緬很爲她擔心，準備去請巫師。任氏祕密地賄賂巫師，指明自己住的地方，讓巫師說到這裏來才能逢凶化吉。等到看病時，巫師說：「在家裏不吉利，應該出去住到東南某個地方，來接受生氣。」刁緬和寵奴的母親熟悉那個地方，任氏就住在那裏，刁緬就向任氏請求去住幾天。任氏假裝以地方狹小推辭，多次請求以後才答應，於是用車帶着穿用和玩賞的東西，和寵奴的母親一起送到任氏的家裏，到了病也就好了。不幾天後，任氏偷偷地領着韋崟與寵奴私通，過了一個月，竟然懷孕了。寵奴的母親害怕了，急忙回去接近刁緬，從此就斷了關係。另外的一天，任氏對鄭子說：「你能張羅出五六千錢嗎？想給你掙錢。」鄭子說：「能。」於是向別人求借，借了六千錢。任氏說：「有個在市上賣馬的人，馬的大腿上有青瘢。要買下來飼養着。」鄭子到市上去，果然看見一個賣馬的人，青瘢在左大腿上，鄭子買了回來。他妻子的兄弟們都嘲笑他說：「這是個廢物，買了準備幹什麼？」不久，任氏說：「可以賣馬了，能賣三萬錢。」鄭子就去賣馬。有人出價二萬錢，鄭子不賣，市上的人都說：「那個人何苦貴賣。這馬有什麼可愛的使你不賣呢？」鄭子騎着馬往家走，買馬的人跟着到了他的家門，多次提高價錢，加到二萬五千錢。還是不賣，說：「不到三萬錢不賣。」鄭子的妻弟們，聚在一塊罵他，鄭子不得已，就賣了。終於賣了不足三萬錢。接着，祕密地向買馬人詢問原因。因爲昭應縣有一匹大腿上長瘢的御馬，死了三年了，管馬的官吏沒有多久就被解職。官府向他徵收賠償費，總計六萬錢，用半價買馬，還能剩很多錢。如果有馬來充數，那麼三年的草料錢，就可以歸養馬差吏所得。況且花錢本來就少，因此纔買這匹馬。任氏以衣服破舊爲理由，向韋崟要衣服。韋崟準備給她買整匹的彩色絲綢，任氏不要，說：「只想要成衣。」韋崟從市上找來張大給她買，讓張大去面見任氏，問她要什麼樣的，張大見了任氏，喫驚地對韋崟說：「這人一定是皇親貴戚，被你偷來，決非民間所能有，希望你快點把她送回去，才能免受禍害。」她美麗動人竟到這種地步，卻買成衣，而不自己製作，不懂得她的意思。一年後，鄭子因會武藝而被調用，擔任槐裏府的果毅尉，在金城縣辦公。這時鄭子剛有了妻子，雖然白天在外面與任氏相處，可是夜裏得回家睡覺，常常恨不能每個晚上都陪着任氏。這回準備上任去，就邀請任氏一起去，任氏不想去，說：「十天半月同行，也不會有多大的樂趣，請你給我準備好喫的，我就在家裏等你回來。」鄭子懇求她，任氏更加不答應。鄭子就去求韋崟幫忙，韋崟多次勸她，並問不去的原因。任氏很久才說：「有個巫師說，我這一年往西走不吉利，所以纔不想去。」鄭子很是疑惑，也沒想別的什麼，與韋崟大笑說：「象你這麼聰明的人，卻被妖言所迷惑，爲什麼呢？」堅持請她去。任氏說：「如果巫師的話得到證明，白白地爲你而死去。有什麼好處？」兩個人說：「怎麼會有這種道理呢？」象開始一樣懇求她。任氏沒辦法，就同行了。韋崟把馬借給她，到臨皋爲其餞行，任氏揮揮手就分別了，一連宿了兩夜。到馬嵬時，任氏騎馬走在前面，鄭子騎驢走在後面，女僕另有騎的，走在鄭子的後面。當時一個西門的養馬官在洛川練獵犬，已經十多天了，此時相遇在大道上，青色獵犬在草叢中奔出，鄭子就看任氏一下子掉在地上，現了狐形向南跑，青色獵犬追趕她，鄭子也跟着邊跑邊喊叫，也不能止住，跑了一里多遠，被獵犬捉住，鄭子含着淚，拿出口袋裏的錢，買下並埋葬了她。削了塊木頭做了記號，回頭看那馬，正在路邊喫草。衣服全都放在馬鞍上，鞋襪還是掛在腳鐙上，就象蟬蛻的樣子，只有首飾掉在地上，別的就沒什麼了，女僕也不見了。過了十多天，鄭子回到城裏，韋崟見了他很高興，迎上去問：「任氏還好嗎？」鄭子流着淚回答說：「已經死了。」韋崟聽了也很悲痛，互相扶持着進屋，都非常難過。慢慢地問病的原因。回答說：「被狗害死的。」韋崟說：「狗雖然兇猛，怎麼能害人？」回答說：「她不是人。」韋崟喫驚地說：「她不是人，是什麼呢？」鄭子才說了事情的經過，韋崟不停地驚訝嘆息。第二天，命令準備車馬，與鄭子一起到馬嵬去，打開墳看了看，悲痛萬分地回來了。追想從前的事，只有自己不做衣服，與人有點不一樣。此後，鄭子當上了總監使，家裏十分富有，有十多匹馬，六十五歲時死了。大曆年間，沈既濟住在鍾陵，曾與韋崟有所交往，屢次說起這件事，所以知道得最詳細。後來韋崟當了殿中侍御史，兼任隴州刺史，就死在任上沒有回來。唉，動物的感情，也有合乎人道的。遇到強暴不失去貞節，獻身於人一直到死，即使現在的婦女也有比不上的。可惜的是鄭生不是個精明細心的人，只是喜歡她的美貌卻不能考察她的性情，假使他是個有淵博學識的人，一定能運用萬物發展變化的道理，考察神與人之間的異同，寫成美妙的文章，傳播重要而微妙的人情道理，不能僅僅停止在欣賞她的風情姿態上，可惜呀。建中年間的第二年，沈既濟從左拾遺任上，同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全被貶官到東南地區去。從秦地到吳地去，水上陸上走一條路，當時從前的拾遺朱放，因外出旅遊也隨在一起，飄在潁水上，接着又渡過淮河，船挨着船順流而下。白天喝酒晚上說話，各人說些奇異的故事，各位君子聽了任氏的事，都深深地替她嘆息驚奇，因而讓沈既濟給任氏寫個傳，來記載這件特異的事。沈既濟就撰寫了這個故事。

李萇

唐天寶中，李萇爲絳州司士，攝司戶事。舊傳此闕素兇，廳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戶必死，天下共傳「司戶孔子」。萇自攝職，便處此廳。十餘日，兒年十餘歲，如廁，有白裙婦人持其頭將上牆，人救獲免，忽不復見。萇大怒罵，空中以瓦擲中萇手。表弟崔氏，爲本州參軍，（「本州參軍」四字原缺，據黃本補。）是日至萇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饒鷹犬，當大致之。俄又擲糞於崔杯中。後數日，犬至，萇大獵，獲狡狐數頭，懸於檐上。夜中，聞檐上呼李司士雲：「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殺我娘？兒欲就司士一飲，明日可具觴相待。」萇雲：「己正有酒，明早來。」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見形影，具聞其言。萇因與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盡。狐累飲三鬥許，萇唯飲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禮儀。司士可罷，狐婆不足憂矣！明當送法禳之。」翌日，萇將入衙，忽聞檐上雲：「領取法。」尋有一團紙落，萇便開視，中得一帖。令施燈於（「於」原作「心」。據明抄本改。）席，席後乃書符，符法甚備。萇依行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天寶年間，李萇擔任絳州司士職務，兼管司戶的事。從前傳說這個空缺歷來不吉祥，廳堂裏如有小孔出現，司戶一定會死去。天下都傳說「司戶孔子」的話。李萇自從代理司戶職務以來，就住在這個廳裏，住了十多天。兒子有十多歲，到廁所去，有個穿白裙的婦人揪着孩子的頭準備上牆，被人們救了下來，一轉眼，那個婦人就不見了。李萇很生氣，罵了起來，空中扔瓦片打中了李萇的手。李萇的表弟姓崔，是本州的參軍，這一天來到李萇的住處，聽說後說，這是野狐狸作怪，曲沃一帶養鷹犬的人很多，應當多弄些來。一會兒又把糞扔到崔參軍的酒杯裏。又過了幾天，弄來了狗，李萇大肆捕獵，捉住了幾隻狐狸，懸掛在房檐上。半夜，就聽見房檐上有人喊叫李司士說：「這是狐狸婆婆在作怪，爲什麼錯殺了我娘。我想與你一起喝酒，明天要準備好酒菜等我來。」李萇說：「我家裏正好有酒，明日早點來。」到了天亮，酒菜準備好了，狐狸也來了，只是看不見狐狸的形象，狐狸的話全能聽見。李萇因而與狐狸碰杯喝酒。該狐狸喝時，杯中酒一下子就光了。狐狸共喝了三鬥多酒，李萇只喝了二升，忽然狐狸說道：「今天喝醉了，恐怕做出失禮的事，李司士就別喝了，狐狸婆婆的事不值得擔憂，明天應當送來法術消除災禍。」第二天，李萇準備去辦公，忽然聽檐上有人說：「把法術拿去。」接着就有一個紙團掉下來。李萇就打開看，紙中間有一張帖，讓他在席上安放燈火，放好後再寫符，符法很完備，李萇照着說的做，那怪事就沒有了。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收拾舊業，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乃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才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緘於書袋中而去。其夕，宿於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與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祕其書，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即乃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爲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可入門，手執兇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明抄本無「已丁」二字。）家難已（「已」原作「矣」，據明抄本改。）數日，聞之慟哭（「之」字「哭」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雲：「吾本家秦，不願葬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來迎接。」（「接」原作「節」，據明抄本改。）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搴簾而出，皆彩服笑語。驚怪之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呼，又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見（「見」原作「聞」，據明抄本改。）其母驚出。生遽毀其衰絰，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雲，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兇喪之具。因鳩集餘資，自淮卻扶侍，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才得數間屋，至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爲禍耳。」其弟驚嗟，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才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出《靈怪錄》）

【譯文】

杭州有個王生，唐德宗建中初年，辭別親人到京城去，清理一下舊產業。準備投奔親屬和好朋友，謀一個官職。走到一個果園，又往下走，尋訪外祖父家的舊莊院。天黑了，在柏樹林中看見兩隻野狐狸倚着樹象人似的站着，手拿一本黃紙書，面對面地說笑，一付旁若無人的樣子。王生就呵叱它們，它們也不理睬。王生就拿出彈弓，拉滿了用彈射它們，並且射中了那個拿着書的狐狸眼睛，二隻狐狸扔下書跑了。王生急忙跑過去，得到了那本書，書才一兩張紙，書上文字類似梵文沒有人能懂，就放到書袋中離開了。那天晚上，就在前面的客店住下，並向店主人說了這件事。正在驚訝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帶着行裝來住宿，眼睛病得很厲害，象是不能忍受的樣子，可是話語很清楚，聽了王生的話說：「是件大怪事，怎樣才能看看那本書呢？」王生正要拿出書來，店主人看見得眼病的人一條尾巴垂到牀下，因此對王生說：「這人是個狐狸。」王生急忙把書收藏在懷裏，用手摸了把刀追趕他，他變成狐狸跑了。一更後，又有人敲門，王生心中一動說：「這回是第二次來，應當用刀箭對付你。」那人隔着門說：「你如果不還給我書，會後悔的。」從此再也沒有消息了。王生覺得那本書很神祕，捆藏得很嚴密。到了京城，因爲謀取官職要伺機求人，時間就寬鬆了，於是去典賣了舊產業和田園，選了個靠近店鋪的地方住下，做長久打算。一個多月後，有個僮僕從杭州穿着喪服來了，手裏拿着報喪的信。王生迎上去問那個僮僕，王生遭遇家庭災難已經好幾天了，聽說後痛哭起來。王生再看那封信，是母親的手筆，寫道：「我家本來住在秦地，不願意埋葬在別的地方，現在江東的田地和家產，不能隨便亂動，但是京城裏的家產，可一切由你處置，用來資助喪事。一切都準備完畢，再親自來迎接。」王生就把田園住宅，不等有好價錢，全都賣了。賣的錢，購買辦喪事用的車、馬、人、物，所剩無幾。接着又坐着竹轎向東走，去迎接送靈的隊伍。等到了揚州，遠遠地看見一條小船，船上有幾個人，都在高興地唱歌，慢慢地走近一看，全是王生的家僕，還以爲他們被王生家賣了，現在已經屬於別人家的僕人了。不一會，又有小弟小妹們撩起門簾走出來，全都穿着綵衣服說話。正在喫驚奇怪的時候，就聽他的家人在船上喫驚地喊叫，又說：「公子來了，他爲什麼穿的衣很特別呢。」王生暗中派人問家人，就看見的母親喫驚地走出來，王生立刻毀掉了孝服，一邊走一邊行禮走上前去，母親迎着他問是怎麼回事，喫驚地說：「哪有這個道理」。王生就取出母親送來的遺書，只是一張白紙罷了。他母親又說：「我之所以來到這裏，是因上個月收到你的信，說是近來謀得一個官職，讓我把江東的產業全賣了，做好入京的打算，現在到哪裏去呢？」等母親取出王生寄的信，又是一張白紙。王生於是派人進京，把那些辦喪事用的東西全毀掉。接着又把剩餘的錢湊起來，從淮水往回走，攙扶侍候着母親，先到江東去，剩下的錢只有十分之一二了，只夠買幾間屋子，來遮庇風雨罷了。王生有個弟弟，分別已經好幾年，一天早晨忽然來了，看見他家道敗落，因而問敗落的原因，王生把事情的經過全說了。又說了妖狐的事，說：「就是因此造成的災禍。」他弟弟喫驚地嘆着氣。於是取出妖狐的書給他看，他弟弟剛拿到書，退了一步把書放在懷中，說：「到今天才還我的天書。」說完，就變成一隻狐狸跑了。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囊貨，爲韝紲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即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良即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磚塌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出《河東記》）

【譯文】

唐代的李自良少年時在兩河之間，遊遊蕩蕩，不從事謀生的事業。喜歡玩獵鷹，常常把身上的錢全拿出來，用來購買皮製臂套和架鷹牽犬的什物。馬燧鎮守太原時，招募那些能指揮鷹犬捉野獸的人，李自良就自己來到軍門，自己介紹自己。李自良的體形驍勇健壯，馬燧一看見就喜歡他，把他留在身邊，每當他招呼獵鷹追趕野獸時，無不令馬燧心情舒暢痛快。幾年時間，積累提升爲牙門大將軍。因爲追逐禽獸，放鷹追趕一隻狐狸，狐狸鑽進古墳裏去。鷹也隨着飛進去。李自良就下馬，跟着跳進墳裏去。墳有三丈多深，墳裏明朗得象點了蠟燭，只見磚榻上有個損壞了的棺材，又有一個道士高一尺多，拿着兩張紙的文書站在棺材上。李自良順手抽出文書，不再有別的東西了，就用胳膊架着獵鷹出了古墳。那個道士跟着喊道：「請留下文書，我會優厚地報答你。」李自良不應聲。看那文書，上面寫的全是古篆字，沒有人能認識。第二天早晨，有一個道士，儀表形象瀟灑儒雅，來見李自良。李自良說：「仙師從哪裏來？」道士說：「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因爲將軍昨天強奪了天書纔來的，這文書不是將軍應當有的東西，如果能還給我，一定重重地報答你。」李自良堅持不給。道士接着屏退了他身邊的人說：「將軍只是個副將罷了，我能在三年之內，讓你當上本地的軍政長官，這不是你的最大願望嗎？」李自良說：「我真的能有這個願望，也不可信，怎樣才能使我相信呢？」道士身子輕輕地一用力，就飛到空中，一會兒有個仙人拿着紅色的符節，玉童和白鶴，在天上飛來飛去地迎接道士，一會兒就下來了，對李自良說：「你沒見嗎？這難道是說大話的人做得到的？」李自良拜了又拜，拿出文書還給他。道士高興地說：「將軍果然是個有福氣的人，後年的九月，就能實現我的預約了。」這時是貞元第二年，到貞元第四年的秋天，馬燧進京見皇上，太原那些年高而久負聲望的大將軍等官位崇高的人，有十多人跟着進京，李自良官職最低。皇上問：「太原是國家北大門的重要城鎮，誰能夠代替你？」馬燧昏然不清醒，只記住了李自良的姓名，就上奏說：「李自良可以代替。」皇上說：「太原的將官，應當有年高而久負聲望有功勳的人，李自良是個晚輩，從來就沒聽說過他，你再考慮考慮。」馬燧匆忙地不知怎麼說，又說：「以我的看法，不是李自良，誰也不行。」象這樣說了二三次，皇上也沒應許他。馬燧出來見到各位將軍，慚愧得汗流浹背，私下裏在心中發誓，以後一定推薦那年令品德最高的人。第二天又問：「究竟誰能代替你？」馬燧象以前一樣地昏迷，只記得推舉李自良。皇上說：「等我和宰相商議之後再確定吧。」又一天，宰相進宮去答對，皇上問馬燧手下的將軍誰有才能，宰相愣了，記不住別的人，也用李自良的名字來回答皇上，這才任命李自良擔任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的職務。

李令緒

李令緒即兵部侍郎李紓堂兄。其叔選授江夏縣丞，令緒因往覲叔，及至坐久，門人報雲：「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入，見一婢甚有姿態，雲：「娘子參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丞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看兒侄否？」又云：「妹有何飲食，可致之。」婢去後，其叔謂令緒曰：「汝知乎，吾與一狐知聞逾年矣。」須臾，使人齎大食器至。黃衫奴舁，並向來傳語（「語」字原空缺，據許本改。）婢同到，雲：「娘子續來。」俄頃間，乘四鐶金飾輿，僕從二十餘人至門，丞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梳雲髻，光彩可鑑。婢等皆以羅綺，異香滿宅。令緒避入，其婦升堂坐訖，謂丞妻曰：「令緒既是子侄，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風。」坐良久，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心懷中應有急難於衆人。」令緒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數來，每至皆有珍饌。經半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緒心矣。阿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驚雲：「行李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自（「自」原作「事」，據明抄本改。）假車乘，只將女子兩人，並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緒應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籠，令逐駝家人，每至關津店家，即略開籠，阿姑暫過歇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東都，將到宅，令緒雲：「何處可安置？」金花雲：「娘子要於倉中甚便。」令緒即掃灑倉，密爲都置，唯逐駝奴知之，餘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來取之，阿姑時時一見。後數月雲：「厄已過矣，擬去。」令緒問雲：「欲往何處？」阿姑雲：「胡璿除豫州刺史，緣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今與渠處置。」令緒明年合格，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榜雲：「我單門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託親故，妄索供擬。即獲時申報，必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干謁者絕矣。令緒以此懼，進退久之，不獲已。乃潛入豫州，見有人蔘謁，亦無所得。令緒便投刺，使君即時引入，一見極喜，如故人。雲：「雖未奉見，知公有急難，久佇光儀，來何晚也！」即授館，供給頗厚。一州雲：「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歡宴，但論時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璿雲：「即與處置路糧，充選時之費。」便集縣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親故擾。李令緒天下俊秀，某平生永慕，（「慕」原作「展」，據明抄本改。）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諸公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尠。」官吏素畏其威，自縣令已下，贈絹無數十匹已下者。令緒獲絹千疋，仍備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出雲：「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豈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緒買得甘子，不與令姑，太慳也。」令緒驚雲：「實買得，不敢特送。」笑雲：「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與令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別，又喚令緒回雲：「時方艱難，所將絹帛行李，恐遇盜賊，爲之奈何？」乃曰：「借與金花將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當無事。」令緒行數日，果遇盜五十餘人，令緒恐懼墜馬。忽思金花，便見精騎三百餘人，自山而來，軍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鑑。殺賊略盡，金花命騎士卻掣馳，仍處分兵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雲是妖魅。令緒問主人曰：「是何疾？」答雲：「似有妖魅，歷諸醫術，無能暫愈。」令緒雲：「治卻何如？」主人珍重辭謝，乞相救：「但得校損，報效不輕。」遂念金花，須臾便至，具陳其事。略見女之病，乃雲：「易也。」遂結一罈，焚香爲咒。俄頃，有一狐甚疥病，縛至壇中。金花決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辭令緒，令緒雲：「遠勞相送，無可贈別。」乃致酒饌。飲酣謂曰：「既無形跡，亦有一言，得無難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緒雲：「願聞阿姑家事來由也。」對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與令緒不遠。嫁爲蘇氏妻，遇疾終。金花是從嫁，後數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爲天狼將軍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餘蔭。胡使君即阿郎親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門側役使，此輩甚多，金花能制之。」雲銳騎救難者，是天兵。金花要換，不復多少。令緒謝之雲：「此何時當再會？」金花雲：「本以姻緣運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緣斷絕，便當永辭。」令緒惆悵良久，傳謝阿姑，千萬珍重。厚與金花贈遺，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後歷數州刺史而卒。（出《騰聽異志錄》）

【譯文】

李令緒是兵部侍郎李紓的堂兄，他的叔叔被委任江夏縣的縣丞，李令緒因而去看望叔叔。等到了叔叔家，坐了很久，有個守門人先報告說：「有個小娘子派僕人來傳話。」叫僕人進來，一看是個很漂亮的女僕，女僕說：「娘子讓我來參拜哥哥和嫂子。」正好李令緒從遠方來，縣丞的妻子也傳話說：「你家娘子能來這裏看看侄兒嗎？」又說：「妹妹那裏有什麼好喫的，可以帶一點來。」女僕走後，叔叔對李令緒說：「你知道嗎？我和一隻狐狸交朋友已經一年多了。」不一會，派人送來一個大食器，由穿黃衫的僕人抬着，與剛纔來傳話的女僕一塊來了，女僕說：「我家娘子一會兒就來。」一會兒，坐着裝飾着四個金環的轎子，帶着二十多個僕人來到，縣丞的妻子出去迎接。就見一個婦女，年齡大約三十多歲，梳了一對高聳的髮髻，能夠照出光彩來，僕人都穿着絲綢衣服，滿屋子都是奇異的香味，令緒躲避到屋裏去。那婦女走進堂屋坐下以後，對縣丞的妻子說：「李令緒既然是侄兒，爲什麼不出來。」李令緒聽了，就出來拜見。她對李令緒說：「我的侄兒真是讀過書的正人君子。」坐了很久，對李令緒說：「看你很是老成忠厚，你心裏好象有急難的事向人們說。」李令緒也明白其中緣故。談了一整天話才離開，以後又多次來，每次都帶來珍貴的菜餚。過了半年，李令緒打算回東洛去，他的姑姑就說：「這次我懂得令緒的心情了，我因爲命中有難，打算隨你到東洛去，可以嗎？」李令緒喫驚地說：「我的行囊很少，要想坐車，我可沒辦法。」她又說：「只要答應，姑姑可以自己家借車坐。只帶兩個女人，和一向使喚的女僕金花去，我的事，你應當明白，就不必說了。只要一個空的衣箱，叫趕駱駝僕人，每當到了關口碼頭和旅店，就略微打開箱子，我暫時歇一下，自然打開箱子出來走走，難道不是很容易嗎？」李令緒答應了。等到出發，打開箱子，只看見三四個黑影進入箱裏，一路上出出入入不違犯先前的約定。到了東都，快到家了，李令緒說：「把阿姑安置到什麼地方？」金花說：「娘子說在倉房裏就很方便。」李令緒就灑掃倉房，祕密地安置好，唯有趕駱駝的僕人知道這事，其他的僕人沒有人知道。每次要東西，金花就親自來取，阿姑也不時地出現一次。過了幾個月說：「災難已經過去了，打算離開。」李令緒說：「準備到什麼地方。」阿姑說：「胡璿擔任豫州刺史，因爲二個女兒已長大成人，須要婚配，現在去給他操辦這件事。」李令緒第二年合乎規定，臨去候選時，家裏窮沒有辦法，就到豫州去。快進入豫州時，看一個榜文說：「我孤伶伶地一個人安家立業，也沒有親戚，唯恐有那假託親朋故友，前來索要供給，捉到了及時報上來，一定按律法判刑。」來來往往的商人和旅客，都傳說胡使君的清廉，前來託人求情的就沒有了。李令緒因此害怕，長久的猶豫不絕，就暗中進豫州，看見有那拜見求情的人，也沒得到什麼。令緒就遞上名片，使君立即讓他進去。一見面非常高興，象老朋友一樣。說：「雖然沒有見過面，知道你有急難的事，早就恭候你的大駕，來得爲什麼這麼晚。」就安排館所，供給很優厚，一州的人都說：「自從使君到這裏任職以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每天都進宅去歡樂地參加宴會，只談論時事，也不說別的。過了一個多月，李令緒告別。胡璿說：「立即給你籌集資金，當做是參加考試的費用。」就召集縣令說：「我自從到豫州，不曾有親朋故友來打擾。李令緒是天下的少見的優秀人才，我生平常仰慕他，昨天一見面，知道他是個大丈夫，因此敬重他，各位應當見一見他。現在他要去參加考試，各位都要給他些喫用的東西，不管多少都行。」官吏們平時就懼怕他的威嚴，從縣令以下的官吏，贈送的絹沒有幾十匹以下的。令緒得到了千匹絹，又另準備了行李用品，又留他參加宴會來送別。李令緒走出戟門，看見另外還有一個門，金花從裏面出來說：「娘子在山亭院裏請你見面。」等到進去，姑姑已經出來了，臉上笑盈盈地說：「難道不能等到二個女兒出嫁嗎？」又說：「令緒買了柑子，不給你姑姑喫，太小氣了。」李令緒喫驚地說：「確實買了，不敢主動送給你。」姑姑笑着說：「這只是說笑話，你買的不好喫，姑姑自己有上等的，給你帶着路上喫。」派人去拿，一個個都象拳頭大小。分別後，又叫李令緒回去說：「正是時事艱難的時候，你帶的絲綢行李，恐怕遇上了強盜，遇上怎麼呢？」又說：「讓金花跟着你去，只要有急事，一念金花，就會無事。」李令緒走了幾天，果然遇上五十多個強盜，李令緒嚇得掉下馬，忽然想到金花，就看見三百多個精銳騎兵，自山上下來，軍隊的陣容很是盛大，拿的兵器，光亮得可以照人，把盜賊全殺光了。金花命令騎兵飛快地退回去，把兵馬安排好才離開。李令緒想到京城去，路上住店，那個店主的女兒有病，說是妖魅病。李令緒問店主人說：「是什麼病。」回答說：「好象是妖魅病，請過了好多醫生術士，都不能好轉。」李令緒說：「我給治好病，怎麼樣？」店主人頻頻表示感謝，請求救他女兒，只要能治好病，一定重重酬謝。就想念金花，一會兒就到了，向她細說了這件事。金花略微看了女子的病，才說：「容易。」於是搭起一座壇，燒香唸咒，一會兒，有一隻狐狸滿身癩瘡，被捆到壇上，金花宣判打它一百鞭，打得遍地是血，然後趕走了，那女子病就好了。等到了京城，金花向李令緒告別，李令緒說：「路很遠，勞動你送我，實在沒有什麼贈送給你的東西。」就備辦了酒菜，喝酒喝到高興時對她說：「既然不拘形跡了，有一句話要問，不知你會不會爲難呢？」金花說：「有事儘管說。」李令緒說：「我想知道姑姑家事的來龍去脈。」回答說：「娘子本是某太守的女兒，她的叔叔和堂兄弟血緣上和你隔得不太遠，嫁給姓蘇的做妻子，得病死了，我是陪嫁，幾個月後也死了，所以現在能夠在娘子的身邊。天帝把娘子配給天狼將軍做夫人，所以纔有神通，我也承受了天狼將軍的好處。胡使君就是天狼將軍的親侄子。昨天醫治的店主人的女兒，那個狐狸是天狼將軍門邊聽候役使的，這一類很多，我能制住他們。那些救難的精銳騎兵，是天兵，我要支使他們，不管多少都行。」令緒向她道謝說：「這一別何時能再見呢？」金花說：「本來從姻緣命運上看，聚會只到今天爲止，從此就斷絕關係，永遠分別。」李令緒惆悵了很長時間，請她傳話感謝姑姑，千萬珍重身體，給了金花很厚的贈品，全都不肯接受，就走了。胡璿後來做了幾個州的刺史才死去。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爲妖魅所繫，（「系」原作「擊」，據明抄本改。）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癒，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即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鬥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闃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江陵的少尹裴君，不知他的名字，有個兒子十多歲，聰明敏捷，有文才，風度面貌明朗秀美，裴君特別喜歡他。後來得病，十多天後更加厲害，求醫吃藥也治不好。裴君正要訪求有道行的術士，用呵禁法治病，希望能減輕痛苦。有叩門的人，自稱姓高，靠符術謀生。裴君就請進家裏，讓他看視兒子。高生說：「這孩子不是別的病，是妖狐所致，可是我有法術能治好病。」裴君向他道謝並請他治病。高生就用道符法術考察召魂，不到一頓飯的時間，他的兒子忽然起身說：「我的病現在好了。」裴君大喜，說高生是真正的術士。準備了喫喝，接着又優厚地送給他錢物，感謝並送他走。高生說：「從此我會天天來守候着。」就走了。他的兒子別的病雖然好了，可是，精神不充足，往往說胡話，或是又哭又笑不能禁止。高生每次來，裴君就把這種情況告訴他並請他醫治，高生說：「這孩子的靈魂，已被妖魅控制住了，現在還未回到身上，不出十天當回，不要因此事擔憂。」裴君相信了他。過了幾天，又有個王生，自己說有神符，能用呵禁法除去妖魅病，因而來求見。裴君與他說話，他對裴君說：「聽說你的愛子得病，並且還沒好，希望看他一下。」裴君就讓他看了看兒子，王生大驚說：「這個郎君得的是狐魅病，不快治，病會加重。」裴君因而提到高生，王生笑着說：「怎麼知道高生不是狐狸呢。」就坐下，正在安排地方施呵禁法術，高生忽然來了，進去後大罵說：「爲什麼這孩子病好了，卻又請來一個狐狸坐在家裏呢？這個狐狸就是病因。」王生見高生來，又罵着說：「果然是個妖狐，現在既然來了，何必施展別的法術考察拘禁他呢？」兩個人亂喊着，互相謾罵不停。裴君一家正在驚怕奇怪，忽然有一個道士來到門前，私下對家僮說：「聽說裴公有個兒子得了狐媚病，我善於觀察鬼魅，你只去告訴，說我請求進去拜見。」家僮跑着告訴了裴君，出來談起這件事，道士說：「容易對付。」進去見了二人，二人又罵着：「這個也是妖狐，怎麼能變成道士迷惑人。」道士也罵他們說：「狐狸應當回到荒郊野外的墓穴中去，爲什麼來騷擾人呢？」接着關上門互相毆鬥，打了幾頓飯的工夫。裴君更加害怕，他的家僮也驚惶失措，拿不出什麼好辦法，等到天黑了，靜靜地聽不到一點聲音，開門一看，三個狐狸都倒在地上喘氣，不能動彈了。裴君全都鞭打併殺了它們，他的兒子一個月後病就好了。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張簡棲 薛夔 計真 劉元鼎 張立本 姚坤 尹瑗 韋氏子

張簡犧

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于徐泗間以放鷹爲事。是日初晴，鷹擊拿不中，騰衝入雲路。簡棲望其蹤，與徒從分頭逐覓。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見狐憑几，尋讀冊子。其旁有羣鼠，益湯茶，送果慄，皆人拱手。簡棲怒呵之，狐驚走，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一冊子，乃歸。至四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覓即無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棲深以爲異，因攜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棲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接得冊子，便鞭馬疾去。回顧簡棲曰：「謝以冊子相還。」簡棲逐之轉急，其人變爲狐，馬變爲獐，不可及。回車入郭，訪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簡棲猶錄得頭邊三數行，以示人。

【譯文】

南陽人張簡棲，唐代貞元年末，在徐泗之間放鷹玩。這一天天剛晴，鷹捉拿不到東西，振翅飛上雲霄之中。張簡犧盯着鷹的蹤跡，和同伴們分頭追趕尋找。不久天黑了，大約一更天，不知不覺走到一個古墓之中。忽然有燭光出現，逼近前一看，是從一個墳穴中露出的光亮。上前仔細看，看見一個狐狸靠着桌子，認真地在讀一本小冊子。它身邊有一羣老鼠添茶水，送果品，都象人一樣拱手行禮。張簡棲生氣地呵斥它，狐狸受驚要跑掉，收拾起冊子，跑到深黑的洞中藏了起來。張簡棲用鷹竿挑到一本小冊子，就回家了。到四更天，聽到屋外有人喊叫索要小冊子的聲音，出去找卻什麼也看不見。到了天亮，聲音全都沒有了，從此天天晚上不停地來索要。張簡棲深深地奇怪這件事，於是攜帶着小冊子到城裏去，想把小冊子給人們看看。在離城大約三四里的地方，忽然遇上一個熟人，互相行禮，問去哪裏。張簡棲就取出小冊子，述說遇見狐狸的情況，那人也又驚奇又好笑，接過小冊子，就打着馬快速離開。並回過頭看着張簡棲說：「謝謝你把小冊子還給我。」張簡棲於是急忙地追趕他。那人變成狐狸，馬變成獐子，就追不上了。回過頭進入城郭，訪問住在這裏的熟人，朋友在家沒出門，才知是狐狸來奪書。那書冊的裝訂，與人裝訂得一樣，紙和墨也相同。都是狐狸文字，不認識。張簡棲還記得頭三行文字，就錄下來給人看。

薛夔

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寓居永寧龍興觀之北。多妖狐，夜則縱橫，逢人不忌。夔舉家驚恐，莫知所如。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爲然。即詣西鄰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聞，羈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三犬皆被羈靮，三狐跨之，奔走庭中，東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曉，三犬困殆，寢而不食。才暝，復爲乘跨，廣庭蹴踘，犬稍留滯，鞭策備至。夔無奈何，竟徙（「徙」原作「從」，據明抄本改。）焉。（出《集異記》）

【譯文】

唐朝貞元的末年，驍衛將軍薛夔寄居在永寧縣龍興觀的北面。住處有很多妖狐，夜裏縱橫亂竄，遇人也不怕，薛夔全家人都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好。有的人對他說：「妖狐最怕獵犬，西面的鄰居李太尉家中，鷹犬很多，何不借來其中最優秀的，到了晚上讓狗防備狐狸。」薛夔深深地認爲是對的，就去拜見西鄰的子弟並詳細說了他家的事，李氏子弟聽了大喜，拴了三條狗交給他。這天晚上有月亮，薛夔放開狗，和家裏的人注視觀察着狗。就見三隻狗全被拴上了繮繩，三隻狐狸騎着它們，在院子裏奔跑，往東往西往南往北，都隨心所欲。等到天亮，三條狗又困又累，睡了也不喫食。天剛黑，又被狐狸騎着在庭院中擊球玩樂，在寬敞的院子裏跑來跑去，狗稍有停留，就馬上用鞭子抽打薛。夔無可奈何，最終還是搬了家。

計真

唐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徑有馬溺，即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即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於賓館。即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愧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欵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即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卜（「卜」原作「十」，據明抄本改。）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歔欷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尚感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明抄本「權」作「敢」。）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仇，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恍」原作「悅」，據明抄本改。）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荊棘，闃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噁心。 （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元和年間，有個叫計真的人客居在青州和齊州之間。曾經向西到長安遊玩，到了陝州，計真和陝州的一個幕僚很友好。這一天準備向幕僚告別，幕僚留他喝酒，至天黑才與他分別。行不到十里路，就不知不覺地掉下馬去，而兩個僕人帶着衣囊走到前邊去了。等到計真酒醒時，已經天黑了馬也自己走了。因爲看見道北小路上有馬尿，就前去尋找，不覺走了幾里路。忽然看見高高的紅色大門，槐樹柳樹長得很茂盛。計真已經丟失了僕人和馬匹，心裏很不高興，就去敲那紅門，門已經上鎖。有個僮僕出來看望，計真就問道：「這裏是誰的住宅？」回答說：「是李外郎的別墅。」計真請求進去拜見，僮僕急忙地去通報。不久，讓人請客人進去，安置在客房裏。就領計真進門，北面有個賓客住處很是清潔敞亮，安設的屏障，都是古代山水和名畫以及典籍、被褥和牀等，大都清潔而不奢華。計真坐了很久，小僮出來說：「主人就要到了。」一會兒有一男子，年齡大約五十，穿着紅色朝服帶着銀色的花紋，儀表很雄偉，與計真相見，行禮讓坐。計真因而詳細說了陝州幕僚是老朋友，留自己喝酒，路上醉倒了，不知不覺天就黑了，僕人和馬匹都失散了，想在這裏借住一宿可以嗎？李外郎說：「我只是顧慮這裏簡陋，狹窄，不能安置貴客，難道還討厭你嗎？」計真慚愧地向他道歉，李外郎又說：「我曾在蜀州做過幕僚，不久因病離職，現在就在這裏退休了。」因而和他談起來，說的東西淵博而聰敏，計真很羨慕他。李外郎又命令僮僕去尋找計真的僕人和馬匹，不久都找到了，就讓計真住在這裏，接着擺酒席一起喫飯，喫完飯，又喝了幾杯酒就睡了。第二天，計真早起告訴他要離開，李外郎說：「希望再呆一天在一起快樂快樂。」計真對他的心意很感動，就留下了，第二天就告別了。等到了京城，住了一個多月，有人敲門，自己介紹說是進士獨孤沼，計真坐下與他談話，很聰明而且善辯。並對計真說：「我家住在陝州，昨天向西走，路過李外郎家，他談起並不停地讚美你，還打算把女兒嫁給你，所以讓我來會面並告訴你，你以爲怎麼樣？」計真高興地答應了他，獨孤沼說：「我現在要回陝州去，你向東方往家走時，應當去拜訪李外郎，並且感謝他的心意。」就分別了。一個月後，計真回去時拜訪了李外郎的別墅，李外郎看見計真來到，非常高興，計真就說了獨孤沼的話，順便向他道了謝，李外郎就留計真住下，找了好日子舉行了婚禮。妻子的面貌很美，而且聰明溫柔，計真住了一個月，才帶着妻子回到青州和齊州一帶的家，從此李外郎的信息不間斷地傳來。計真信奉道教，每天早晨起來，都閱讀《黃庭內景經》，李氏常常制止他說：「你喜好道教，難道能比上秦皇漢武嗎？追求成仙之道的力量，又比得上秦皇漢武嗎？他們兩個人是尊貴的天子，佔有全天下，竭盡天下的財力來學習成仙之道，尚且一個死在沙丘，一個埋在茂陵，何況你只是一個平凡的百姓，卻要被求仙的事所迷惑嗎？」計真呵叱她亂說話，就看完了全書，還以爲妻子是個懂得求仙之道的人，也不懷疑她是別的種類。一年多後，計真帶着家屬到京城聽候選舉做官，到了陝州郊外，李外郎留下女兒，讓計真來京師，第二年秋天，選舉任命他做兗州參軍，李氏跟隨他去上任。幾年後被免去職務，回到家鄉。又過了十多年，李氏共生了七個兒子二個女兒，資質和麪貌，都超過一般人。李氏雖然年紀已大，可是仍然端莊美麗，與少年時比較沒有差別。計真更加喜受她。沒多久，她得了很重的病，計真東奔西走求醫生找巫師，什麼辦法都想了，始終沒治好。一天早晨屏退了其他人，握着計真的手，嗚咽流淚說：「我自己知道死期到了，還是要忍着羞恥把心裏話告訴你，希望你能寬恕我的罪過，讓我把話說完。」說着已經抽咽着承受不了了。計真也爲她哭泣，並安慰她，她就說：「說一句話實在是自己知道會受到你的責備，再看看九個小孩子還在，會成爲你的累贅，還覺得應該開口說實話，況且我不是人類，命中註定應當做你的妻子，才能用狐狸的卑賤身子，侍候你二十年，不曾犯一絲一毫的過錯，因而沒有由於是別的種類而給你帶來憂愁。用一個女人的血一樣的赤誠，可以說已經竭盡全力奉獻了。現在我要離開你，不敢把妖幻般的剩餘的氣息託付給你，再一想稚子弱女就在眼前，都是世上的人們爲了沿續種族而生育的，等我嚥了氣，希望你稍稍想到孩子們那稚弱的心靈，不要把我的屍骨當做仇敵，能夠保全屍體，把它埋進土裏去，就是對我的百世的恩賜了。」說完又悲痛起來，眼淚紛紛落下，計真心中精神恍惚十分傷感，哽咽着說不出話，相對着哭了很久。李氏用被子矇住頭，背靠牆壁躺着，大約一頓飯的時間，沒有聲音，計真掀開被，就見一隻狐狸死在被子裏。計真特別感傷悼念她，爲她舉行收斂埋葬的儀式，全都象人的禮節一樣。計真一直地到了陝州，訪問李外郎的住處，廢棄的墓地，荊棘叢生，靜靜地什麼也沒有，心情惆悵地回到家裏。過了一年多，七個兒子二個女兒一個接一個地死了，看他們的屍體，都是人，計真始終沒有厭惡之心。

劉元鼎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主（「主」原作「生」，據明抄本改。）捕，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誇原作跨。據明抄本改。）巨犬至，皆弭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檯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命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以洞達陰陽。（出《酉陽雜俎》）

【譯文】

過去傳說，野狐又叫紫狐，夜間甩尾巴出火星，將要興妖作怪，一定要頭戴死人頭骨對着北斗星叩頭，死人頭骨不掉下來，就變成人了。劉元鼎做蔡州刺史時，蔡州剛被攻佔下來，狐狸特別多，劉元鼎派遣官吏負責捕捉，天天在球場一帶放開獵犬，以追逐狐狸爲樂趣，一年殺了有一百多隻。後追出一隻滿身是疥的狐狸，放出五六隻獵犬，都不敢去追，狐狸也不跑。劉元鼎特別驚奇，命令人去訪求大將軍家的獵狗以及監軍也自誇的大獵狗，狗來了，全都圍成一圈守着狐狸。狐狸很久以後才慢慢移動，一直走上設廳，穿過檯盤，走出後廳，走到城牆時，忽然失去了蹤跡。劉元鼎從此不再下令捕捉狐狸。道術中有所謂「天狐別行法」，說是天狐長了九條尾巴，金色的毛，在日宮和月宮裏服役，有符籙，能祈神免災，能夠洞察通曉陰陽變化。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即濃妝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即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雲：「危冠廣袖楚宮妝，獨步閒廳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說雲，宅後有竹叢，與高鍇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唐代丞相牛僧孺在中書任職時，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個女兒，被妖物迷惑。那妖物來時，女兒就濃妝打扮穿着漂亮衣服，在閨房中，象是和人在說笑。妖物離去時，就狂呼亂叫哭泣不已，時間一長常常自稱是高侍郎。有一天，忽然作了一首詩說：「高高的帽子長長的袖子完全是楚國宮廷的打扮，獨自一人悠閒地走在廳前，追逐夜間涼爽的空氣，自己一個人用玉簪敲着竹子，敲出節拍，唱完一首清新的歌曲，月光象霜一樣灑在大地上」。張立本就隨着她口中唸的抄寫下來。張立本與法舟和尚是好朋友，到了他的住處，就拿出那詩給法舟和尚看並說：「我女兒從小不曾讀過書，不知爲什麼能寫詩了。」法舟和尚給張立本兩粒丹藥，讓他女兒喫下去，不到十天病自己就好了。他女兒說，房後有片竹林，與高鍇侍郎的墳墓很近，其中有個野狐狸洞穴，因而被狐狸迷惑了。服了丹藥之後，沒聽說她的病再發作。

姚坤

太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釣漁自適。居於東洛萬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爲業。坤性仁，恆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其價而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兇，率常於閴處鑿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於井中。以磑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口召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因上竅，乃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虛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竅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升經》雲：『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磑孔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飛出，竅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弟子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耳。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夭桃，詣坤。雲是富家女，誤爲年少誘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箕帚。坤見其（「其」原作「之」，據明抄本改。）妖麗冶容，至於篇什書札（「書札」原作「等禮」，據明抄本改。）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挈夭桃入京。至盤豆館，夭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爲詩一首曰：「鉛華久御向人間，欲舍鉛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夭桃，怒目掣鎖，蹲步上階，夭桃亦化爲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驚，騰號出館，望荊山而竄。坤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悵悲惜，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雲是舊相識。既飲，坤終莫能達相識之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雲：「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方悟狐也，後寂無聞矣。（出《傳記》）

【譯文】

唐文宗太和年間，有個隱士叫姚坤，不追求榮耀和顯貴，常常以釣魚來尋求舒適，住在東洛萬安山的南邊，以彈琴和喝酒自得其樂。他的鄰居有個獵人，常常捉些狐狸和兔子來謀生。姚坤性情仁愛，經常收買下來再放了它們，這樣活下來的有幾百只。姚坤從前有座莊園。典賣給嵩嶺的菩提寺，姚坤就靠這些錢來贖買狐兔。那個管理莊子的和尚惠沼做事兇狠，曾在空曠處挖井深幾十丈，扔進幾百斤黃精，找人試着喫，觀察那人的變化。於是想辦法把姚灌醉了，扔到井裏，用石磨塞住井口，等姚坤醒過來，沒有辦法出去，只是餓了就喫黃精罷了。這樣過了好幾天，忽然有人在井口召喚姚坤的姓名，對姚坤說：「我是狐狸，感謝你救活了不少我的子孫，所以來教你出去辦法。我是一隻能通天的狐狸，最初的時候在荒墳的洞穴裏住，因爲上面有個小孔，能看見天河的星星，我心嚮往之，恨的是身子不能飛上天去，於是凝神注視星星，忽然不知不覺中飛了出去憑空駕雲，飛上天河，看見了仙官就向他行禮。你只要能澄清精神消除雜念，專心致志地想那玄妙虛無的道理，象這樣精微準確地去做，不用三十天自然就會飛出來，即使孔洞極小，也沒有妨礙。」姚坤說：「你根據什麼呢？」狐狸說：「你沒聽《西升經》裏說：『精神能使形體飛起來，也能移動大山。』你好好地努力吧。」說完就離開了。姚坤相信它的說法，照着去做，大約一個月，忽然能從石磨的孔洞中跳出來。就去見那管理莊園的和尚，和尚大喫一驚，看那井象原來一樣，和尚對姚坤很禮貌並詢問是怎麼回事。姚坤說：「只是在裏面吃了一個月的黃精，就身體輕飄飄地象神仙一樣，自然就能飛出來，小孔洞也沒什麼妨礙。」和尚相信了他，讓弟子用繩子把自己送到井底，和弟子約定一個月以後來看他。弟子們照他說的做，一個多月後來看他，和尚死在井裏了。姚坤回家十多天，有個女子自稱叫夭桃，來見姚坤，說是富人家的女兒，不小心被少年引誘出來，少年失去了蹤跡自己不能再回家，願意嫁給他。姚坤看她容貌姿態豔麗美好，甚至於書籍文章，都能理解其精妙要害，姚坤很喜歡她。後來姚坤去應考，帶着夭桃進京城。到了盤豆館，夭桃不高興，拿過筆在竹簡上寫了一首詩說：「很久以來到這人間來塗脂抹粉，想捨棄脂粉只會使面容更加悽慘，縱使現在仍在仙府青丘之中，沐浴在這月光之下，我已經不是從前那個梳着高聳髮髻的人了。」然後久久地吟詠，姚坤也好象突然地覺悟了什麼。忽然有個叫曹牧的人派人牽着一隻良種狗，準備獻給裴度，進入館裏來。狗一看見夭桃，憤怒地掙開鎖鏈，一聳身跳上臺階，夭桃也變成狐狸，跳上狗背掏狗的眼睛，狗非常害怕，跳着叫着跑出館門，朝着荊山奔竄。姚坤很害怕，追趕了幾里地，狗已經死了，狐狸也不知去了哪裏。姚坤心情低沉悲傷惋惜，太陽落山了也沒走一步。到了夜裏，有個老人帶着美酒來見姚坤，說是老相識，喝完酒，姚坤也不清楚相識的原因。老人喝完酒，做了個長揖離開了，並說：「也足夠報答你的恩情了，我的孫女也沒有事。」就不見了，姚坤才知道是狐狸。以後就沒有消息了。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太原晉陽（「太原晉陽」原作「太陽普原」，據《宣室志》十改。）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即延入與語，且徵其說。雲：「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餘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即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色。（「色」原作「生」，據明抄本改。）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詞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僕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並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初也。 （出《宣室志》）

【譯文】

尹瑗，曾經考進士，沒考中，做了太原晉陽縣尉。辭官後，退休住在郊外，每天舞文弄墨很安適。忽然有一天，有個穿白衣的男子來求見，自稱是吳興人，姓朱，早年就愛好學習，私下聽說明公你在文章學業上很自負，願意向你學習，不要被你拒絕。尹瑗就請他進屋並與他談起來。而且徵詢他的看法。他自己說：「早年時與王御史都在禁衛軍北衙做事，現在寄居在王御史別墅多年了。」從此每隔四天就來一次，機敏辯析隨心所欲，語言典雅，尹瑗很喜愛他。尹瑗因而對他說：「你說話善於機辯，道理深奧，應當到郡國去遊說，做公侯家的貴客，爲什麼自甘沉沒消極，寄身於山野樹叢之中呢？」朱生說：「我不是不願意拜見公侯，只是害怕一早一晚之間就遇上想不到的災禍。」尹瑗說：「爲什麼說這種不吉祥的話呢？」朱生說：「我從今年以來，做夢占卜都有走投無路的兆頭。」尹瑗就用話勸解安慰他。朱生顯出慚愧的樣子。後來到了重陽節這一天，有人送給尹瑗一瓶濃醇的好酒，朱生也來了，於是倒酒給他喝。朱生開始說因有病不敢喝酒，不一會又說：「在佳節相遇，怎敢不使主人盡情地歡樂呢？」就倒了滿杯酒喝了，一頓飯的功夫，喝得大醉告別回家，還沒走上幾十步路，忽然跌倒在地，變成一隻老狐狸，醉得不能動彈了。尹瑗就殺了狐狸，接着去王御史的別墅拜訪。有個老農對尹瑗說：「王御史和他的副將，前些年在嵐川戍守時，得了狐媚病死了，已經多年了，墳地在村北幾十步遠的地方。」尹瑗就命僮僕去尋找王御史的墳墓，果然有個洞穴。尹瑗後來做了御史。私下裏說了這件事。當時是唐代太和年間的初年。

韋氏子

杜陵韋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爲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出《宣室志》）

【譯文】

杜陵的韋氏子家住在韓城，有座別墅在城北十多里處。唐文宗開成十年的秋天從城裏出來去別墅遊玩，天快黑了，看見一個婦女穿着白色衣服，帶了一隻瓢，從北面走來，那婦女對韋氏子說：「我住在城北的鄉里有幾年了，家裏很窮，現在被裏胥侮辱了，準備到官府去告狀。希望你用紙筆寫下這件事，我就能拿着它到城裏，報仇雪恥。」韋氏子答應了她，那婦女給韋氏子作個揖就坐在地上。從衣服裏拿一個酒杯說：「瓢中有酒，願意與你一起喝到一醉方休。」於是倒了一杯酒給韋氏子喝。韋氏子正要舉起酒杯時，正好有騎馬打獵的人從西面走來，帶着幾條狗。那婦女遠遠看見，就向東走了幾十步，變成一隻狐狸。韋氏子很害怕，看手中的酒杯，竟是一個人頭骨，酒就象是牛尿的樣子。韋氏子因此得了熱病，一個多月纔好。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張直方 張謹 昝規 狐龍 滄渚民 民婦

張直方

唐鹹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絝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慼爲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罝罘於通道，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翥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不中春官選，乃退遊于山川之上，以擊鞠揮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丱僮曰：「取短皁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韝弋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鍾，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闇然，若一鼓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到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旦」原作「且」，據明抄本改。）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闈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聽所，欒櫨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座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常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強宗，眷以嘉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葉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陳禮，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唯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暈，室若雲迷。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沈當庭，實爲良夜。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皁袍見，保母誚曰：「豈有縫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無啓寇仇！」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從，秉猛炬，曳白棓而登階。知古恇儴，趠（明抄本「趠」作「趨」。）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關闔扉，猶聞喧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嘆久之。將隱頹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密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者，罥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代鹹通年間的庚寅年，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上書請允許履行朝見皇上的禮儀，皇上特下詔書答應了他。先前，張家世代主宰燕地，燕地的百姓世世代代蒙受張家的恩惠。對到燕昭黃金臺來的嘉賓禮節周到，對易水上的壯士盡力安撫，土地肥沃，兵多將廣。朝廷也常常姑息遷就，直到張直方繼承了父親的職務。這個人出生於富貴家庭，地位在地方長官之上，不曾把人民的喜悅和憂愁放在心上。卻在家裏盡情地飲酒，在野外無節制地捕獵，戴着皮冠打獵，動則就是巨大的賞錢，對身邊的僕人也表現出特殊的寵愛。到了晚年三軍將士表現出了極大不滿，張直方的心裏才稍稍有點不安寧，他身邊有人爲他出謀劃策，於是全家向西到京城去，懿宗皇帝任命他爲左武衛大將軍。張直方飛蒼鷹跑黃犬，不去盡巡察的職責。往往在通道上安設捕獸的網，就連狗和豬也剩不下。如果奴僕有不如意的，立刻就殺死他。有的人說：「在京都之內，不可隨意殺人。」張直方的母親說：「還有比我的兒子更尊貴的吧？」他們的犯上行爲不是很清楚嗎。因此諫官列出張直方的罪狀上書給皇帝，要求把他抓起來交給廷尉審查，皇上不忍心對他施加刑罰，於是降職擔任燕王府司馬，讓他分擔洛陽軍隊的事務。張直方到了東都，既不改過自新，卻更加放肆地到處遊玩。洛陽的四周，天上飛的，地上跑的，看見了，都認識他，一定成羣地鳴叫長嗥着離開他。有個叫王知古的人，是東諸侯的貢士，雖然涉略過儒家學說，卻多次沒有被禮部擢爲進士，於是回家去到山水之間遊玩，把擊球喝酒當做正事，在南鄰和北里之間到處遊玩，到這時纔有人把他介紹給張直方。張直方把他請來，親眼看見了他的伶牙利齒，不自覺地身子就移到座席前面去了，從此天天互相在一起玩耍。壬辰年冬季十一月，王知古曾經早起，只見屋裏沒有煙火，愁雲佈滿了天空，靜悄悄地令人心裏不自在。就徒步走向張直方的府第去，就見張直方急匆匆地出來，正準備去打獵。對王知古說：「能跟我們一塊去嗎？」王知古因爲天太冷臉上有困難的表情，張直方回頭對幼僮說：「取一個黑色的短袍來。」就請王知古穿上，王知古在短袍外面又加上一件深色衣服，就並排騎馬出發。出長夏門時還零星地下着小雪花，到闕塞時密雪象下雨似的，於是渡過伊水又向東南走，走過萬安山的北面山坡，途中射獵的收穫很多。用羽觴喝酒，喫燒兔肉，一點也不覺得有寒冬的樣子。等到天開雪停，太陽也將要落山了，忽然有隻大狐狸在王知古的馬頭前面跑過去，王知古趁着酒興去追趕，追了幾里路沒也追上，反而和打獵的夥伴走失了。不一會兒，雀亂叫雲霧濛濛，不知自己到了哪裏。隱隱地聽見洛城日暮的鐘聲，只是在山中小路和古老的柏樹之間走來走去，不一會山川變黑暗了，好象是一更天左右，遠遠地望去，看見有個很明亮的火炬，就靠着積雪的光亮走向火炬。又走了好象十多里，到了就見喬木林樹枝交叉着，有扇紅色大門開在中間，白色的牆壁延伸出去，真象是朝廷的住宅一樣。王知古到門前下馬，準備就在這裏等待天亮。不久，馬晃動繮繩的聲音，被守門人覺察了，隔着大門問是誰。王知古回答說：「我是成周貢士太原人王知古，今天早晨有個隱居的朋友準備回到崆峒山舊居去，我在伊水邊上爲他餞行，承受不了這離別酒，就扯着衣袖告別，馬跑起來，就不能止住，迷失道路來到這裏，天一放亮就走，請不要責備我。」守門人說：「這裏是南海副使崔中丞的莊子，主人最近接到天書到京城去了，公子又跟隨着軍師西征去了，這裏只有女人了，怎能讓你久留在這裏呢？我不敢決定是走還是留下，請讓我傳達到女主人那裏去。」王知古雖然擔心，自己一想已經半夜了，離開這兒到哪裏去呢？於是兩手合抱恭敬地站着等待。不一會兒，有人拿着蜜蠟自裏面走來，打開了門鎖，領着保母出來，王知古走上前行禮，仍然述說其中原因，保母說：「夫人傳話說，主人和公子都不在家，照禮法沒有請客人進門的道理。可是我們住的地方與大山大澤相通，是豺狼出沒嗥叫的地方，如果硬是拒絕你，那就是看見別人落水而不伸手相救。請你住到外廳，明天再走吧。」王知古說了道謝，跟保母進去了，路過的重重門戶和側廳等地方，樑柱拱頂，十分寬敞，帷帳幕布鮮豔華美，點着銀燈，擺設了綺麗的座席，讓知古坐在上面，喝了三巡酒，又擺上很多菜餚，豹胎肥魚，窮盡了水中陸上的美味，保母也時時來勸酒。喫完飯，保母又問王知古的家世和當官的親屬，以及內外的姻親，王知古全都說了。保母說：「你穿着高聳的服裝戴着官帽，金玉美質，奇特的風度，既年青，又行爲端正，這實在是賢淑美女的好丈夫。女主人有個十分鐘愛的小女兒，快成年了，經常託人做媒，爲女兒尋找好配偶，今天是什麼日子，得到了一個好丈夫。潘楊兩家的和好能夠變成現實，鳳凰結合的兆頭就在眼前。不知你的心裏覺得怎麼樣？」王知古收起笑容說：「我的文章沒有金石的聲音，才學不象玉石那樣潤澤有光彩，怎麼敢去想娶妻安家？只擔心我地位的低下，更不必說我這個迷路的人受到你們的寵愛，值得慶幸的是半夜裏相遇，在這寓館裏聆聽你的指教，使美好的氣氛集中在這秦臺之上。二個客人醉酒亂走迷路，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福祿壽三星卻照到我的身上，唯恐自己長象太差。如果能夠寄身在你們這個豪門大族之中受到保護，又把好配偶嫁給我，那是我平生的志願，竟然全在這裏遇上了嗎？」保母很喜歡，開着玩笑進裏面去稟報給主母，又出來傳達女主人的意見說：「你自從進了我們崔家大門，實在是表現出了你的美德，獻出了蘋蘩一樣的敬意，懂得琴瑟諧和的道理。只是懷念那年齡小而柔弱的少女，想讓她與一個高尚的人婚配，蒙你慷慨地答應，卻也了卻了我平素的心願。往京城裏寄封信給主人，路還不算很遠，要你一百兩銀子的聘禮也不算過分，我感到很是欣慰，多囑咐你幾句罷了。」王知古嚴肅地行禮回答說：「我是小蟲和沙土一類微不足道的東西，按道理應當湮沒無聞，可是你們這個鐘鳴鼎食的高貴家庭，竟蒙受你們看得起，就象是一碗清水，灑在掃淨的土地上。黃鶴伸長脖子，野鴨子快步疾走，全聽你們的安排。」說完，王知古又行了一個禮。保母又對他開玩笑說：「等到那一天，打扮得花團錦簇的新娘子準備脫下衣服，梳妝匣子完全打開，鏡子裏的人臉象月亮有暈一樣迷人，洞房裏象霧繚繞一樣令人目眩，這個時候，你還會想到我嗎？」王知古道謝說：「以凡人的身份來到神仙的府第，從地下登上天河，不是有人舉薦，誰能自己給自己作中間人？我應當永遠銘記你高尚的心靈，就象帶子束在身上，一輩子也不忘記，佩帶着與人周旋。」又行禮致謝。這時就見月光直接照在院子裏，實在是個好夜晚。保母請王知古脫下衣服休息，脫下麻衣，裏面的黑袍露出來，保母諷刺地說：「難道有貴族而穿後身短的衣服嗎？」王知古道歉說：「這件衣服是向經常在一塊遊玩的熟人借的，本來不是我自己的衣服。」又問是向誰借的。回答說：「是盧龍張直方僕射借給我的。」保母忽然喫驚地叫着跌在地上。臉色象死灰一樣。站起來以後，也不回頭看就走進後宅去了。遠遠地就聽大聲的叱罵說：「夫人你的事情辦錯了，來求宿的是張直方一類人。」又聽夫人的聲音叱責說：「火急地趕他走，不要引來仇敵。」於是婢女和僮僕成羣地跟從着，拿着大火炬，拖着白木棒走上臺階，王知古惶恐不安，跳到庭院裏，向四面望着道歉，咒罵聲紛紛傳來，僅僅能走出門來。纔出門，已經關上大門，上了門栓，還聽到不停的喧譁聲。王知古驚詫地站在道的東面，自己在那裏長久地嘆氣。又在殘破的圍牆邊，找回了自己的馬，就騎馬離開了。遠遠地看見大火象燎原一樣，於是連提繮繩跑去，到了一個地方，就見徵調的和租用的車正在喂牛和生火做飯。問這是什麼地方，則是伊水東面，草店的南面。又枕着馬鞍打了個盹，有一頓飯的時間因受震動才清醒過來。心情稍稍安定，就在大道上揚鞭飛馳，等趕到都門，已有張直方的好幾個騎士來尋他了。遠遠地走到張直方的府第，看見張直方以後，王知古卻氣悶得說不出話。張直方安慰他，坐下以後才說了夜裏遇到的怪事。張直方站起來拍着大腿說：「山中的鬼怪，也知人間有張直方嗎？」先讓王知古休息，又召了幾十個人，都是善於打獵的人，讓他們喫豬肉喝足酒，與王知古又出南門，到了萬安的北面，王知古在前面當嚮導。殘雪中馬的足跡很清楚，一直通向柏樹林。到裏面一看，石碑棺木在荒山坡上亂扔着，在密林中有打柴割草的殘跡，中間排着十多個大墳墓，都是狐狸野兔的洞穴，墳下面有走出來小路。於是張直方命令在四周張開網羅，張滿弓弩等待着，在網羅以內，就捆亂麻點火，帶着鍬鎬挖洞，一邊挖一邊用煙火燻。不一會兒，大羣狐狸突然跑出來，有焦頭爛額的，有被網纏住的，有跟着弓弦聲被射中的，總計捉了大小一百多隻狐狸，就回城去了。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輒靚妝盛服，雲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即爲書符，施檐戶間。是日晚間，檐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去。」（「去」原作「矣」，據明抄本改。）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即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齎，須得傔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詣（「詣」原作「請」，據明抄本改。）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願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與同作，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即大笑而去。景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出《稽神錄》）

【譯文】

道士張謹，喜歡符法，學的雖然很刻苦卻沒有成就。曾經到華陰遊歷作客。看見一個賣瓜的人，就買瓜喫。旁邊有個老人，張謹看出他臉有飢色，拿過瓜來送給老人喫，累計吃了一百多個瓜。張謹知道他是個異人，對他更加恭敬。即將離去時，對張謹說：「我是土地神，感謝你的心意，有個東西想用來報答你。」接着拿一本書說：「這是禁除狐魅法術，應當勤學苦練。」張謹接過書，老人也不見了。有一天，他住在近縣的村中，聽到這家有個女子啼哭呼喊，樣子象是瘋狂。因此問主人，主人說：「我家有個女兒，近來得了瘋病，每天日頭西斜，就搽脂抹粉穿着華麗服裝，說是要召喚胡郎來。不是不給她治病，是對她的病沒有辦法啊。」張謹就爲他寫了符，貼在房檐和門上。這天晚上，房檐上有人一邊哭一邊罵說：「是哪個老道，管別人的家事，應當快點離開這裏。」張謹憤怒地呵叱他。很久後，大聲說：「我暫且爲你離開這裏。」就靜了下來。張謹又寫了幾道符，病就都好了。主人家送給他十疋絹表示感謝。張謹是獨身行走，既然帶着重物，就須要有侍從幫着出力。停了幾天，忽然有兩個奴僕來見張謹，自稱叫德兒和歸寶，說：「曾經事奉崔氏，崔氏出去作官，我們因而被拋棄，現在沒有家了，願意在你的身邊侍候你。」張謹收納了他們。二個僕人都謹慎順從，做事聰慧伶俐，很可以信任他們。張謹向東走，所有書袋符法、行李和衣服，都交給歸寶揹着，快到關口時，歸寶忽然大罵說：「把我當奴僕使用，象支使你的父親一樣。」於是就跑了。張謹又驚又怒去追他，他走得象風一樣，一會就不見了，不久，德兒也不見了，所攜帶的東西，全丟光了。這時秦隴之間正在打仗，關口查得特別嚴，行路的客人沒有證明，全被殺了。既然不敢向東走，就又回到主人家，把事情全告訴主人了，店主人生氣地說：「怎麼會有這種事，這是不滿足，又要騷擾我了。」就把張謹安排在農民家裏住，也不供給他喫喝。就被農民邀請共同耕作，白天耕種，夜間休息，又累又苦到了極點。因在大樹下休息，仰起頭看見二個小孩說：「我們是德兒、歸寶，你做奴僕苦不苦？」又說：「這本符法是我的書，丟失很久了，現在高興又得到了書，我怎能對你無情！」於是扔下行李還給他說：「快回家，家鄉的人等着你寫符法呢。」就大笑着走了。已經得到行李，又去見那家主人。主人這才覺事情奇異。又贈給他幾疋絹，才能離開。從那以後就再也不寫符作法了。

昝規

唐長安昝規因喪母，又遭火，焚其家產，遂貧乏委地。兒女六人盡孩幼，規無計撫養。其妻謂規曰：「今日貧窮如此，相聚受飢寒，存活終無路也。我欲自賣身與人，求財以濟君及我兒女，如何？」規曰：「我偶喪財產，今日窮厄失計。教爾如此，我實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盡飢凍死。」規方允之。數日，有一老父及門，規延入。言及兒女飢凍，妻欲自賣之意，老父傷念良久，乃謂規曰：「我累世家實，（明抄本「家實」作「富家」。）住藍田下。適聞人說君家妻意，今又見君言，我今欲買君妻，奉錢十萬。」規與妻皆許之。老父翌日，送錢十萬，便挈規妻去。仍謂規曰：「或兒女思母之時，但攜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經三載後，兒女皆死，又貧乏，規乃乞食於長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藍田下訪之。俄見一野寺，門宇華麗，狀若貴人宅。守門者詰之，老父命規入。設食，兼出其妻，與規相見。其妻聞兒女皆死，大號泣，遂氣絕。其老父驚走入，且大怒，擬謀害規，規亦怯懼走出，回顧已失宅所在，見其妻死於古冢前，其冢旁有穴。規乃自山下共發冢，見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爲老狐所買耳。（出《奇事記》）

【譯文】

唐代長安的昝規因爲母親去世，又遭了火災，燒光了家產，生活變得貧窮困難，六個兒女全很幼小，昝規沒有辦法撫養。妻子對他說：「現在貧窮到這步田地，在一起生活就要挨餓受凍，最後還是沒有活路。我想把自己賣給別人，得點錢財用來接濟你和我的孩子們，怎麼樣？」昝規說：「我偶然喪失了財產，現在困窘艱難沒有辦法，卻使你想這麼做，我實在不忍心。」妻子又說：「如果不這麼做，一定全都凍餓而死。」昝規才答應了她。幾天後，有一個老人上門來，昝規請進屋，談到兒女挨餓受凍，妻子要出賣自身的意思。老人傷心地思考很久，纔對昝規說：「我家多少代都很富有，住在藍田一帶，剛纔聽別人說了你妻子的意思，現在又聽見你的話，我現在想買你的妻子，給你十萬錢。」昝規與妻子都應許了他。老人第二天就送來十萬錢，就領昝規的妻子走了，還對昝規說：「在兒女們想念母親的時候，只要攜帶着到山下找我，我會讓她與你們相見。」過了三年，兒女們都死了，又窮得沒辦法，昝規就到長安去求乞。忽然有一天，想起老人的話，因而就去藍田一帶尋找老人。不久看見郊外有一個寺廟，門庭華麗，樣子象是貴人家的住宅。守門人詢問他，老人就讓昝規進去。拿出喫的，並讓他妻子出來，和昝規見面，他妻子聽說兒女全死了，大聲哭起來，哭着就斷氣了。那個老人急忙地跑進來，並且很生氣，打算害死昝規，昝規也嚇得逃了出去。回頭看時已沒有了住宅。只見他的妻子死在一座古墳前面，尋墳旁有洞穴，昝規就自己在山下發掘古墳，看見一隻老狐狸跑出來，這才知道他的妻子被老狐狸買去了。

狐龍

驪山下有一白狐，驚撓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溫泉自浴。須臾之間，雲蒸霧湧，狂風大起，化一白龍，昇天而去。後或陰暗，往往有人見白龍飛騰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臨夜，即哭于山前。數日，人乃伺而問其故。老父曰：「我狐龍死，故哭爾。」人間之：「何以名狐龍？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龍者，自狐而成龍，三年而死。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能化爲龍？」老父曰：「此狐也，稟西方之正氣而生，胡白色，不與衆遊，不與近處。狐託於驪山下千餘年，後偶合於雌龍。上天知之，遂命爲龍。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而滅。（出《奇事記》）

【譯文】

驪山下有一隻白狐狸，驚擾山下的百姓，也沒辦法除去它。唐代乾符年間的中期，忽然有一天白狐到溫泉來自己洗浴，不一會兒，水氣升騰霧氣翻滾，颳起一陣大風，變成一條白龍，昇天而去。那以後有時遇上陰天，常常有人看見白龍在驪山的附近飛騰。這種情況連續三年。忽然有一個老人，每到天剛黑時，就在山前哭泣，哭了好幾天。有人就等在那裏問他哭的原因，老人說：「我的狐龍死了，所以才哭。」有人問他：「爲什麼叫狐龍？老人又爲什麼哭呢？」老人說：「狐龍，就是從狐狸變成了龍，三年就死去，我是狐龍的兒子。」有人又問：「狐爲什麼能變成龍？」老人說：「這隻狐狸，稟受了西方的正氣而出生，鬍子是白色的，不與同類遊玩，也不和同類接近相處。這隻狐狸寄住在驪山下面已一千多年，後來偶然與雌龍交配，上天知道了這件事，就下命令讓它變成龍。也就好比人類，從凡人變成聖人一樣。」說完就不見了。

滄渚民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爲犬齧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正（「正」原作「止」，據明抄本改。）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絕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爲野犬。更有黃腰，尾長頭黑，腰間焦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出《北夢瑣言》）

【譯文】

長江南沒有野狐狸，長江北沒有鷓鴣鳥，這是舊的說法。五代晉天福年間甲辰這一年，公安縣滄渚村姓辛的村民家，有隻狗追逐一個婦女，爬樹時掉了下來，被狗咬死，卻是一隻老狐狸，尾巴有七八尺長。那麼，死則首必向丘穴的狐妖，江南不能說沒有，只是極稀少罷了。四川中部的彭山、漢中、邛崍、蜀郡等地絕對沒有，只是山裏的城鎮往往有這種狐狸，村裏人叫做野狗。有黃色的腰，尾長頭黑，腰間焦黃。有的在村落裏鳴叫時，就有不吉利的事情發生。

民婦

《世說》雲，狐能魅人，恐不虛矣。鄉民有居近山林，民婦嘗獨出於林中，則有一狐，忻然搖尾，款（「款」原作「數」，據明抄本改。）步循擾（「擾」原作「優」，據明抄本改。）於婦側，或前或後，莫能遣之。如是者爲常，或聞丈夫至則遠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婦與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潛逐之。婦姑於叢間稍相遠，狐即出草中，搖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婦乃誘之而前，以裙裙裹之，呼其姑共擊之，舁而還家。鄰里竟來觀之，則暝其雙目，如有羞赧之狀，因斃之。此雖有魅人之異，而未能變。《任氏》之說，豈虛也哉！（出《玉堂閒話》）

【譯文】

《世說》上傳說，狐狸能迷人，恐怕不是假話。有一家在山林附近居住的鄉民，民婦曾經獨身到樹林中去時，就見有一隻狐狸，高興地搖着尾巴，慢慢地走近跟在婦人身邊糾纏，有時在身前，有時在身後，趕不走它。象這樣已經成爲常事。有時聽到男人來了就走開了，弓箭也射不着。忽然有一天，那個民婦與小姑一起進山採菜，狐狸也暗中跟着她們，民婦與小姑在樹叢之間稍稍離得遠些，狐狸就走出草從，搖着尾巴走上前來，高興得象家養的狗。民婦就誘騙它走近前來，用裙子把它包了起來，招呼她的小姑來一起打它，然後抬着回到家裏。鄰居們都爭着來看狐狸，狐狸就閉上雙眼，象是有點害羞的樣子，接着就打死了它。這隻狐狸雖然有迷惑人的不尋常的行爲，卻不能變化。沈既濟《任氏傳》所述，難道是虛妄的事情嗎？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崑崙西北山 綠蛇 報冤蛇 毒蛇 種黍來蛇 蚺蛇 蚺蛇膽

雞冠蛇　爆身蛇　黃領蛇　藍蛇　巴蛇　蠻江蛇　兩頭蛇　顏回　蜀五丁

昭靈夫人　張寬　竇武　楚王英女　張承母　馮緄　魏舒　杜預　吳猛

顏含　司馬軌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門山　忻州刺史

餘干縣令 王真妻 朱覲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也。」（出《神異經》）

【譯文】

西方山裏有一種蛇，頭和尾的差別很大，身上有五種顏色。人或物觸到它的身上，觸到頭尾巴就打過來，觸到尾巴頭就咬過來，觸到中間那就頭和尾巴一起打過來，蛇名叫「率然」。會稽附近的常山上，這種蛇最多。孫子兵法裏說：「統帥三軍，那種形勢就應當象率然一樣。」

蛇丘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出《方中記》）

【譯文】

東海里有個蛇丘，地勢險惡，大都很低溼。很多蛇居住在那裏，沒有人類居住。有的蛇長着人的頭蛇的身子。

崑崙西北山

崑崙西北有山，週迴三萬裏，巨蛇繞之，得三週，蛇爲長九萬里。蛇常居此山，飲食滄海。（出《玄中記》）

【譯文】

崑崙山的西北方有座山，周長三萬裏。有條巨大的蛇纏繞着山，能繞三圈。巨蛇長九萬里，巨蛇常住在這座山上，從大海里弄喫的。

綠蛇

顧渚山頳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好棲樹杪，視之若鞶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出《顧渚山記》）

【譯文】

顧渚山有個紅石洞，洞中有條綠蛇大約三尺多長，類似小手指那麼粗。喜歡棲息在樹稍上，看上去就象是皮帶，纏在樹枝上。無毒，看見人就飛向空中。

報冤蛇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載》）

【譯文】

嶺南一帶有一種報冤蛇，人觸碰了它，就是走出三五里地也能追蹤到跟前。如果打死一條蛇，那就會有百條蛇聚集來了。拿着蜈蚣防衛自己，才能免除災禍。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爲沙蝨。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載》）

【譯文】

山南五溪、黔中，都有毒蛇，黑色，鼻孔朝上，盤踞在草叢中，蛇的牙有倒勾。離人幾步遠，直着朝人撲過來，快得象激射而出的箭，咬了人馬上死亡。咬中手手斷，咬中腳腳斷，不然就全身腫爛，一百個人中沒有一個活下來的。這種蛇叫蝮蛇。還有黃喉蛇，喜歡呆在屋子上；沒有毒，也不害人，只善於喫毒蛇。喫飽了，把頭直垂下去，嘴裏濺出沫子，把泥土都噴起來，變成沙蝨，沾到人身上，人就得病。蛇的額上有個挺大的「王」字，是衆蛇的首領。常喫蝮蛇。

種黍來蛇

種黍來蛇，燒羚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出《朝野僉載》）

【譯文】

種黍來蛇，燒羚羊的角和人的頭髮，那麼蛇就不敢來。

蚺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纈。里人雲，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深入林樹間，閣其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澤，勇健於未食鹿者。或雲，一年則食一鹿。（出《嶺表錄異》）

又 一說，蚺蛇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瘡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近尾。（出《酉陽雜俎》）

【譯文】

蚺蛇，大的五六丈長，五六尺粗，其中小的也不下於三四丈長，粗細和長短的比例也和大蛇一樣。身上有斑紋，花紋象彩色的錦繡。鄉里人說：「春夏之際，蚺蛇大多在山林中等待撲鹿，鹿經過身旁就咬住它，從尾部開吞，只是頭和角受阻礙留在口外，就走到深樹林裏，放下鹿頭，等鹿腐爛了，頭角掉到地上，鹿身才能嚥下肚去。這時候，蛇極其衰弱。等那鹿消化完了，樣子就靈活挺秀光澤悅目，比沒喫鹿的蛇要神勇健壯。」有的人說：「蛇一年就喫一隻鹿。」

又一說法，蚺蛇常吞食鹿，把鹿消化光了，就纏繞樹上吐出骨頭。蛇生瘡休養時，身上的肥肉味道最美。如果把婦女的衣服扔給它，它就盤踞着不動。蛇的膽每月的上旬靠近頭部，中旬靠近尾部。

蚺蛇膽

泉建州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兩柱相去五六尺，擊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刲取。藥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載》）

【譯文】

泉建州進貢蚺蛇膽。五月五日時取蛇膽，用兩根柱子相距五六尺，夾住蛇，擊打蛇的頭和尾，再用木棒在蛇的腹部來回敲打，蛇膽就聚集起來，用刀割取蛇膽。然後給蛇的刀口上藥放了蛇，蛇也不會死。再取蛇膽時，看見蛇的肋下有刀痕，就放了它。

雞冠蛇

雞冠蛇，頭如雄雞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出《錄異記》）

【譯文】

雞冠蛇，蛇頭象雄雞一樣長個肉冠，身長一尺多，粗大約幾寸，咬中人一定死。會稽山下有這種蛇。

爆身蛇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出《錄異記》）

【譯文】

爆身蛇，長一二尺，灰色外形，聽到了人走路的聲音，就從樹林中飛出來，樣子象一根枯樹枝，橫着來打人，打中了人，人就一定死。

黃領蛇

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錄異記》）

【譯文】

黃領蛇，長一二尺，顏色象黃金，住在石縫中。天要下雨時，蛇就發出牛一樣的吼聲，咬中人人也會死。四明山有這種蛇。

藍蛇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服，（「服」原作「脂」。據明抄本改。）反解毒藥。（出《酉陽雜俎》）

【譯文】

藍蛇，頭部有劇毒，尾巴能解毒，出產在梧州陳家洞。南方人用蛇頭配成毒藥，叫做藍藥，藥人立即死亡。取來蛇尾喫下，反而能解毒藥。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譯文】

巴蛇喫象，喫下去三年才吐出象骨。喫巴蛇肉不得心臟和肚子疼病。

蠻江蛇

南安蠻江蛇，到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安蠻江蛇，到五六月的時候，就有大蛇乘流浮游上岸，頭象立起來的帽子。千萬條蛇跟着它，進入越王城。

兩頭蛇

韶州多兩頭蛇，爲蟻封以避水。蟻封者，蟻子聚土爲臺也。蒼梧亦多兩頭蛇，長不過一二尺。或雲，蚯蚓所化。（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韶州大多都有兩頭蛇，堆蟻封用來避水。蟻封，就是螞蟻聚土造成的土臺。蒼梧山有很多兩頭蛇，長不過一二尺。有人說兩頭蛇是蚯蚓變的。

顏回

顏回、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合日，其狀（「狀」原作「時」。據明抄本改。）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顏淵乃納履杖劍前，捲握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說》）

【譯文】

顏回、子路一起坐在孔夫子的門前。這時有個鬼怪來求見孔夫子，他的眼睛象兩個並列的太陽，他的身形也很魁偉。子路象丟失了魂魄一樣，緊閉着嘴說不出話。顏淵卻穿上鞋舉起劍走上前去，兩臂抱住他的腰，這時鬼怪的身形變成蛇，就殺了它。孔子出來看了，嘆口氣說：「勇敢的人不害怕，有智慧的人不受迷惑；有智慧的人不必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蜀五丁

周顯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爲五嶺，直上有平石。蜀王痛悼，（「悼」原作「復」，據明抄本改。）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冢山」，於平石上爲「望婦侯」。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出《華陽國志》）

【譯文】

周顯王三十二年，蜀國派使者去秦國朝拜。秦惠王多次把美女送給蜀王，蜀王爲了表示感謝所以派使者去朝拜。秦惠王知道蜀王是個好色的人，答應把五個美女嫁給蜀王。蜀王派遣五個大力士去迎接五女。往回走到梓潼時，看見一條大蛇鑽入洞中，一個大力士抓住蛇的尾巴，拔不動蛇，等到五人一起上去，大聲叫着拔蛇，山崩塌了，同時壓死了五個大力士和秦惠王送的五個美女，於是山分爲五個嶺，一直上去有塊大平石。蜀王很悲痛，前去悼念他們，就登上山去，因而命名山叫「五女冢山」，在平石上雕「望婦侯」，造了個思妻臺。現在那座山還有個名叫「五丁冢」。

昭靈夫人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發，故諡曰昭靈夫人。（出《陳留風俗傳》）

【譯文】

小黃縣，就是宋地的黃鄉。沛公帶着軍隊在野外戰鬥，他的母親就死在這裏。天下平定以後，就派使者用皇帝的靈柩在荒野裏招魂。在這時，有條紅蛇在水裏，自己往身上弄水洗澡，洗完後進到靈柩裏。蛇洗澡的地方有掉落的頭髮，所以封她諡號叫「昭靈夫人」。

張寬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地山，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蛇。（出《搜神記》）

【譯文】

漢武帝時，張寬做揚州刺史。先前有二個老頭爲了爭奪地界山界，到州里打官司，一連多年沒有解決。張寬到任後他們又來了，張寬暗中看那二個老頭的樣子不象是人，就命令士卒拿着戟把二人帶進去，問：「你們是什麼精怪？」老頭就跑，張寬喊人攔殺他們，二個老頭就變成了兩條蛇。

竇武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併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出《搜神記》）

【譯文】

後漢竇武的母親生竇武時同時生下一條蛇，就把蛇送到了荒野中去。後來竇武的母親死了，等到出殯那天還未落葬時，有條大蛇銜着一棵草出來，一直走到靈堂，用頭撞着靈柩，淚水和血水都流了出來，頭一低一仰地彎曲着，象是悲泣的樣子，不多久就離開了，當時的人們知道這是爲竇氏所做的祭祀。

楚王英女

魯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的少兒英爲魅所病，請少千。少千未至數十里，止宿。夜有乘鱉蓋車，從數千騎來，自稱伯敬，候少千。遂請內酒數榼，餚餤數案。臨別言：「楚王女病，是吾所爲。君若相爲一還，我謝君二十萬。」千受錢，即爲還，從他道詣楚，爲治之。於女舍前，有排戶者，但聞雲：「少千欺汝翁。」遂有風聲西北去，視處有血滿盆，女遂絕氣，夜半乃蘇。主使人尋風，於城西北得一死蛇，長數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後詔下郡縣，以其日月，大司農失錢二十萬，太官失案數具。少千載錢上書，具陳說，天子異之。（出《列異傳》）

【譯文】

魯少千學得仙人的符法，楚王的少女英得了妖魅病，請少千治病。少千在離京城不到幾十裏的地方住下了。夜間有人坐着圓形頂蓋的車子，跟從了幾千個騎士來到，自稱叫伯敬，等候少千，就請少千收下幾榼酒，幾桌子菜餚，臨別時說：「楚王女兒的病，是我乾的，你如果爲我轉身往回去，我用二十萬錢感謝你。」少千接受了錢，就假裝往回走，又從別的路到楚國去爲楚王的少女英治病。在少女的屋子前面，有人敲門，只聽說：「少千欺騙了你的父親。」就聽見有風聲向西北方向颳去，看那個地方有滿盆的血，楚王的少女英就斷了氣，半夜時才甦醒過來。楚王派人搜尋風的去向，在城西北方找到一條死蛇，長有幾丈，小蛇有千百條，在大蛇身邊伏地死去。後來有詔書下到郡縣，說是在某月某日，大司農丟了二十萬錢，太官丟失幾具案桌。少千就載着錢並上書，詳細地說了情況。天子對這件事也覺得很奇異。

張承母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母咒曰：「君爲吉祥，勿毒噬我。」乃篋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凌雲。」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劍寶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街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于山側，皆是昔之精靈。今出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爲名。」及生承，名白鶴。承生昭，位至丞相，爲輔吳將軍，年逾九十，蛇鶴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張承的母親孫氏懷張承的時候，坐着小船在長江和浦江一帶遊玩。忽然有條白蛇長三丈，跳進船裏來，他的母親祈禱說：「你是個吉祥物，請不要用毒牙咬死我。」就把蛇裝在小箱子裏帶回家去，放在房裏。一宿之後看那箱子，不再有蛇，嘆着氣很惋惜。鄰居的人互相說，昨天看見張家有一隻白鶴，振翅飛上雲霄，並把這事告訴了張承的母親。派人去占卜，卜人說：「這是吉祥的兆頭。蛇鶴都是長壽的動物，從室內飛入雲霄，是從低處升到高處的象徵。從前吳王闔閭安葬他的妹妹，用美女殉葬，還有名劍寶物，用盡了江南的財富。不到十七年，雕翅象雲一樣覆蓋着溪谷，美女在街上游玩，白鶴在樹林中飛翔，白虎在山腳下吼嘯，這都是從前的精靈。現在出現在世上，應當使你的子孫地位超過羣臣達到極點，在江南一帶獨自出名，如果生了兒子，可以給他起這個名字。」等到生了張承，就起名叫白鶴，張承生下張昭，官位一直做到丞相，封爲輔吳將軍，年紀超過九十歲，是蛇和鶴帶來的吉祥。

馮緄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雲：「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將，以東爲名。」復五年，果爲大將軍，尋拜遼東太守。（出《風俗通》）

【譯文】

車騎將軍巴郡人馮緄做議郎時，打開用絲繩捆着的竹箱，有二條紅蛇長約三尺，分開向南北跑去。馮緄很是擔憂害怕，去占卜。卜者說：「這是吉祥的兆頭，你將來能當上邊將，官名中有個『東』字。」又過了五年，果然當了大將軍，接着又被任命當了遼東太守。

魏舒

晉咸寧中，魏舒爲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長十丈，屋廳事平脊之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一蛇夜出，經柱側，傷於刃，病不能登，於是覺之。發徒數百，共攻擊移時，然得殺之。視所居，骨骼盈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記》）

【譯文】

晉代咸寧年間，魏舒做司徒。他的府中有兩條蛇，蛇長十丈，住在廳堂的平頂上。蛇住了好幾年，可是人們卻不知道，只是奇怪府中多次丟失小孩和雞犬一類東西。後來有一條蛇夜間出來，經過柱子的附近，被刀刃割傷了，痛得爬不上屋頂，因此被人察覺了。找來幾百人，一起攻擊了很長時間，然後才殺了蛇。看那蛇的住處，骨頭塞滿了屋子的棚頂，因此毀了府上的房子，另找地址修建府第。

杜預 杜預爲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宴集，大醉，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嘗醉，外聞（「聞」原作「有」，據明抄本改。）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悚慄。有一小吏，私開戶看之，正見牀上一大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出密道如此。（出《劉氏小說》）

【譯文】

杜預做荊州刺史，鎮守襄陽的時候，有時參加宴會，喝得大醉，關起書房門獨自一人睡覺，不讓別人到跟前來。後來又喝醉了，外面的人聽到書房裏的嘔吐聲，那聲音很是痛苦，沒有不害怕的。有個小官吏，私自打開門看他，正好看見牀上有一條大蛇，垂着頭在牀邊嘔吐看不見有人，走出來祕密說了這件事。

吳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之，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平。」既而果杜弢滅也。（出《豫章記》）

【譯文】

晉懷帝永嘉年間的末期，豫章出現一條大蛇，有十多丈長，橫在當道。凡是路過的人，蛇就吸去吞下，已經吃了幾百人。道士吳猛和弟子把蛇殺了。吳猛說：「這是蜀地的精怪，蛇死了，蜀地的強盜也就會平定了。」不久杜弢果然被消滅了。

顏含

晉顏含嫂病，鬚髯蛇膽，不能得。含憂嘆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視，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出《晉中興書》）

【譯文】

晉代的顏含，他的嫂子病了，需髯蛇膽治病，但不能得到。顏含憂愁嘆息多日，忽然有一個童子拿着一個小青袋子交給顏含，顏含一看是蛇膽。童子就變成一隻青鳥飛走了。

司馬軌之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或謂爲怪。張司空雲：「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蛇蛻。（出《異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郡桐廬」原作「都相慮」，據《異苑》三改。）人嘗伐餘遺竹。一宿，見竿爲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化，亦竹爲蛇之化。（出《異苑》）

【譯文】

司馬軌之的字叫道援，善於射野雞。晉朝太元年間，把一個當作引誘用的誘餌放在彩旗下，這個媒介物鳴叫，野雞就有迴應的，試着尋找回應的東西，就看見頭和翅已經變成野雞，其餘半個身子還是蛇。朝廷的武庫裏，忽然出現了野雞。當時的人有的說是怪事，張司空說：「這是蛇變化成的。」就派人搜查庫中，果然找到了蛇蛻。

晉朝太元年間，有個汝南人進山，看見一根竹子，中部已經成蛇形了，上部枝葉還象原來一樣。吳郡桐廬人曾砍伐剩餘的竹子，睡了一宿後，起來看那竹竿，變成了野雞，頭和脖子全都變成了，身子還未變成，也就是說，這棵竹子是蛇變化而成的。

章苟

吳興章苟于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逐以鈠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雲：「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鈠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於蛇穴中，蛇死者數十。（出《搜神記》）

【譯文】

吳興人章苟在田裏耕種，把飯放在菰葉裏包着，每天晚上拿來喫的時候，飯就沒有了，象這種情況不只是一兩次。後來就注意察看這事，只見一條大蛇偷飯喫，章苟拿着小矛叉那蛇，蛇跑了。章苟追趕蛇，追到一個洞，只聽見有哭訴的聲音說：「砍傷我了！」還有的說應當交給雷公，讓他用霹靂殺死他。不一會兒，打雷下雨了，霹靂就在章的頭上滾動，章苟跳着大罵說：「老天使我貧窮。盡力耕田懇荒，蛇來偷喫我的飯，罪在蛇的身上，反而用雷劈我嗎？真是無知的雷公。雷公如果來了，我就用小矛刺他的肚子。」不一會，雲雨漸漸散了，霹靂轉到蛇洞裏了，蛇死了幾十條。

太元士人

晉太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妝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出《續搜神紀》）

【譯文】

晉代太元年間，有個讀書人把女兒嫁到附近村子。到了時候，夫家派人來接新娘，女家也妥善地送走女兒，還讓新娘的妹妹送姐姐。到了夫家以後，只見重重迭迭的門戶樓閣，與王侯之家差不多。廊柱下有燈火，一個女僕妝束嚴整直立地守在廊柱下，後房的帳幕非常華美。到了晚上，新娘子抱着乳母哭泣，不敢說話。乳母藏在帳裏，用手偷偷地摸那牀，摸到一條蛇，象幾抱的柱子那麼粗，纏繞着新娘子，從腳纏到頭。乳母嚇得跑了出去，就看見廊柱下守燈的女僕，全是小蛇，而燈火就是蛇的眼睛。

慕容熙

西晉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遊還，城南有柳樹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一丈。至六年，熙爲馮政（按《晉書》載記，「政」當作「跋」。）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西晉的末期，慕容熙光始三年，慕容熙出遊回來的時候，城南有棵柳樹象人一樣呼叫說：「大王請止步。」慕容熙很厭惡這件事，就命人砍斷了柳樹，樹下有一條蛇，有一丈長。到光始六年，慕容熙被馮政消滅了。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縣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有角，在柈之間。姥憐而飼之，後漸漸長大丈餘。縣令有馬，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雲：「在牀下。」遂令人發掘，愈深而無所見，縣令乃殺姥。其蛇因夢於令曰：「何故殺我母？當報仇耳！」自此每常聞風雨之聲。三十日，是夕，百姓鹹驚相謂曰：「汝頭何得戴魚。」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整個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獨不沒，至今猶存。魚人採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猶見城郭樓檻宛然矣。（出《窮神祕苑》）

【譯文】

益州的邛都縣有個老婦人，家裏貧窮，孤獨一人，每當喫飯時，就有一條小蛇，頭上有個肉冠，在碗盤之間爬動，老婦人可憐並餵它喫的。後來漸漸長大，有一丈多長。縣令有匹馬，忽然被蛇吸去吞吃了，縣令因而大怒，收押了老婦人。老婦人說：「蛇在我的牀下。」縣令就派人去挖掘，挖得越來越深卻什麼也沒看見，縣令就殺了老婦人。那條蛇因而託夢於縣令說：「爲什麼殺我的母親，我一定爲她報仇。」從此就經常聽到下雨刮風一樣的聲音。三十日的這天晚上，百姓們都喫驚地對見到的人說：「你的頭上爲什麼頂着魚？」凡相遇的人都這樣說。這天夜裏，方圓四十里，整個城一下子都陷下去成爲一片湖泊，當地人叫它邛河，也叫邛池。只有老婦人的舊住宅的宅基沒有淹沒，到現在還在。打魚的人來捕魚，一定在那裏停下住宿，又說，這裏的水很清，湖底還能清楚地看見城郭樓檻。

天門山

天門山，山多峻秀，巖谷逶邐。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霧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往來南北，號爲仙谷。時有樂於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巖畔，以來昇仙，在（「在」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此林下，無不飛去。會一夕，有智能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系，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然知是妖邪之氣以噏之。乃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望。及更漸逼，乃一大蟒蛇。於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衆，久乃卒。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積（「積」原作「稍」，據明抄本改。）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體加輕便，能登巖岸。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谷，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出《博物志》）

【譯文】

天門山，山峯大都險峻秀挺，山岩峽谷連綿不絕。有個大巖壁直立着有幾千仞高，雜草樹木糾纏連接着，雲霧籠罩着，巖壁的下面有很細微的小路。行人走到這裏，忽然向上面飛去飛出樹梢，象白日升仙一樣，人就沒有了。象這樣的人漸漸地就多得記不過來，從這裏南北往來的人，把這裏叫作仙谷。當時有那喜歡學道的人，不遠千里來到這裏，在巖壁附近洗浴乾淨，以便到這裏昇仙，站在這個樹林的下面，沒有不飛上去的。恰好有這麼一天，有個聰明的人對別人說：「這一定是妖怪，不是成仙之道。」於是把石頭系在身上，牽着一條狗進入那巖谷，狗又飛去。這樣就知道了是妖邪怪物在用氣吸物。於是派人到附近的山鄉里，招募幾百個少年人，帶着兵器，拿着大棒。先放火燒那些雜草，並砍伐竹子和樹木，到了山邊觀看，遠遠地看見一個東西，有幾十丈長，高高低低時隱時現，垂着頭往下望。等到再漸漸地走到近處纔看清是一條大蟒蛇。於是命令少年們一邊打着鼓一邊跳着射擊，然後又砍又刺，可是大蟒口張開有一尺多長，還想害人。只是力量敵不住衆人的力量，很久才死去，它吞喫的人骨與別的獸類的骨骸，堆積在左右兩旁象小山包一樣。還有一件事有一人在外行走，掉到深谷的澗流中去，沒有出路，飢餓得認爲自己死定了，又看到身邊有很多龜蛇，一早一晚伸出頭頸向着東方，那人因而也伏在地上學習龜蛇的動作，就不再覺得飢餓了，身體更加輕快行動也方便多了，能登上山岩陡壁，幾年後，試着抬起手臂，身上一用勁，就跳得超過山澗之上，就能夠回家，臉上的顏色使人看了很喜歡，而且比從前更聰慧。回到家裏吃了糧食和蔬菜類，一百天後就恢復了他原來的樣子。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檐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答雲：「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雲：「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求出不得。狐兔狸狢等，或時入冢，方得食之。今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雲：「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西有楸樹。使君可設齋戒，人掘樹深二丈，中有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的忻州刺史歷來就是個空缺，前後幾任刺史大多死了。唐高宗時，有個金吾郎要來試着做這個官。到了以後，夜裏獨自睡在廳中，二更天后，就見檐外有個黑色的東西，樣子象條大船，兩隻眼睛相距幾丈遠。刺史問是什麼神怪，回答說：「我是大蛇。」刺史讓他改變形貌與它說話，蛇就變成了人形，來到廳中，於是問它爲什麼殺人，蛇說：「最初並無殺人之心，是那些人自己害怕嚇死的。」又問：「你沒有殺人之心，爲什麼多次現出蛇的形驅？」回答說：「我有冤屈不能解決，應當由府主來研究決定。」問它有什麼冤屈，回答說：「從前我幼小的時候，曾經進入一個古墳，從那以來，形體漸漸長大，想出去卻不能出去，狐、兔、狸、狢等，有的時候進入古墳，我才能喫到東西。現在長年在土中生活，想死都不行，所以來向使君請求。」刺史問：「如果是這樣，應當挖開古墳使你出來，怎麼樣？」蛇說：「我的身子伸開已經有十多里長了，如果要挖掘。連這座城也要全都陷到地底下去。現在城東有個王村，村子的西面有棵楸樹，使君應該安排好齋戒，然後派人掘樹掘到兩丈深，裏面有個鐵匣，打開匣子看，我就能出來了。」說完就告別走了。等到天亮，照蛇說的去挖掘，挖出一個匣子，回到廳裏打開了匣子，有條青龍從匣子裏飛上天，直接去殺蛇，蛇頭和蛇尾從中間分開了。蛇死了以後，那怪物也沒有了。

餘干縣令

鄱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貧，來爲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牆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三鬥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倀觸之，真是韋囊而盛水也。乃謂曰：「爲吾徙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又謂曰：「汝可爲我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戲之曰：「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旁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一穴，才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可測。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爲湯，灌之。可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爲震動。又灌百斛，乃怗然無聲，因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餘尺。旁小者鉅萬計，皆並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頒賜縣中，後遂平吉。（出《廣異記》）

【譯文】

鄱陽郡的餘干縣令，到官任上沒幾天就死了，後來竟沒有人敢去就職了，宅院也就荒廢了。唐代先天年間，有個讀書人家裏貧窮，就來做縣令。到了以後，官吏們請縣令居住到別的公署裏去。縣令還是派人收拾原來的宅院，剪修割除雜草，修整好院牆和屋子。縣令一個人住在堂上，夜間擺好蠟燭等着，二更天以後，有一個東西象是一個能裝三鬥米大小的白口袋，轉動着跳到牀前來，一直跳到桌子上。縣令沒有懼怕的樣子，慢慢地用手不痛快地觸摸它，真的是皮口袋裝着水，於是對它說：「替我把燈搬到對面的西南牆角去。」話剛說完燈已在西南角了。又對它說：「你可以爲我按摩一會。」皮口袋轉着側身而上，覺得很是舒服。又笑着對它說：」能讓我的牀停在空中嗎？」不一會，牀已在空中。縣令說的沒有不如意的。天快亮了，才跳着離開。縣令尋找它，尋到住舍的水池邊上就沒有蹤跡了。第二天，在蹤跡消失的地方，看見一個洞，才象螞蟻洞口那麼大，挖那洞口，挖了一丈多洞孔就變大了，洞的直徑有三尺多，洞裏深不可測。縣令就下命令多準備鼎鍋和木柴，把池中水全提出來，燒成開水，灌那洞。大約灌了一百多斛開水，就聽見洞穴裏發出打雷一樣聲音，大地也被那聲音所震動。又灌了一百多斛開水，才平靜下來，沒有聲音了。於是一起挖了起來，又挖了幾丈深，挖到一條大蛇，長一百多尺，旁邊有成千上萬條小蛇，都一起死在洞裏。縣令挑出大蛇做成蛇肉脯，分賞給縣裏的百姓，以後就平安吉祥了。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輒至趙氏寢室。既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甚大驚訝。趙氏不覺自僕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出《瀟湘錄》）

【譯文】

華陰縣令王真的妻子趙氏，是燕中一個富人家的女兒，容貌美麗，少年時就嫁給王真，以後隨王真到任上來。最近半年以來，忽然有一個少年，每每等到王真出去的時候，就到趙氏的寢室裏去。在頻頻往來以後，又調戲引誘趙氏與自己私通。忽然有一天，王真從外面回來，纔看見這個少年與趙氏一起坐在酒桌上，歡聲笑語地喝酒，非常驚訝。這時，趙氏不知不覺地自己跌倒斷了氣，那少年變成一條蛇，橫衝直撞地跑走了。王真就讓女僕扶着趙氏的兩腋讓她站起來，不一會趙氏也變成一條蛇，橫衝直撞地一塊離去。王真就追趕，見蛇相隨着先前跑出去的蛇一起進入華山，很久以後就不見了。

朱覲

朱覲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於汝南，棲逆旅，時主人鄧全賓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爲鬼魅之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覲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憩歇於庭。至二更，見一人着白衣，衣甚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聞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雞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覲尋血跡，出宅可五里已來，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覲。（出《集異記》）

【譯文】

朱覲是陳蔡一帶的遊俠之士，到汝南旅遊，住在客店裏。這時啓主人鄧全賓家有個女兒，容貌姿色端莊美麗，但常常被鬼魅所迷惑，凡是給她治病的，沒有人能治好她。朱覲有一次去朋友家喝酒，夜深了纔回來，就在庭院裏休息，到二更天時，就看見一個人穿着白色衣服，衣服很新鮮潔淨，卻進入鄧全賓女兒的房中。一會兒，就聽見房內說笑很歡樂，朱覲睡不着覺，拿出弓和矢藏在暗處，等他出來。等到雞叫時，看見店主人的女兒送一個少年出來。朱覲射那個男子，被射中了要跑，朱覲又射他，卻失去了他的蹤跡。天亮了才告訴鄧全賓這件事，鄧全賓就和朱覲尋那血跡，走出宅院大約五里，那血跡進入一個大枯樹的洞裏去。找人伐倒了樹，果然看見一條蛇，白色，一丈多長。身上帶着兩枝箭死了。店主家的女兒從此就象從前一樣。鄧全賓就把女兒嫁給了朱覲。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廣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顧楷　樹提家　隋煬帝　興福寺

張騎士　李崇貞　馬嶺山　至相寺賢者　李林甫　韋子春　宣州江

李齊物 嚴挺之 天寶樵人 無畏師 張鎬 畢乾泰 杜暐 海州獵人

蒙山

魯國費縣蒙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堂者，輒大蛇數十丈長，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出《異苑》）

【譯文】

魯國費縣的蒙山上有個被廢棄很久的寺廟，老百姓想架起廟的大堂進行修建，就有一條几十丈長的大蛇，出來驚嚇人，所以就不能修建了。

秦瞻

秦瞻居曲河（明抄本「河」作「阿」。）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從鼻入，盤其頭中，覺泓泓冷，聞其腦間，食聲咂咂，數日出去。尋復來，取手巾，急縛口鼻，故不得入。積年無他，唯患頭重。（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秦瞻住在曲河的彭星野，忽然有個象蛇的東西，突然地進入他的腦子裏。蛇來了，先聞到臭氣，就從鼻孔進去，盤在他的頭裏，覺得象涼水一樣冷嗖嗖地，聽他腦裏面，有咂咂的喫東西的聲音。幾天後出去。後來又來，這人拿來手巾，急忙地堵上口和鼻，所以不能再進到腦裏。過了一年了，沒有別的毛病。只是得了頭重的病。

廣州人

廣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出《續搜神記》）

【譯文】

廣州人一起在山中伐樹，忽然看見石頭的巢穴中有三個卵，象升那麼大，就拿出來煮它們。湯剛剛熱，就聽見樹林中發出象颳風下雨的聲音，不一會，有一條蛇有十圍粗，四、五丈長，一直走過來，從湯中銜着卵就走了，這幾個人不久都死了。

袁玄瑛

吳興太守（「守」原作「平」，據明抄本改。）袁玄瑛當之官。往日者問吉凶，曰：「法。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殺之，其後果爲賊徐馥所害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吳興太守袁玄瑛在要去上任做官時，到占卜者那裏去問吉凶。占卜者說：根據筮法的象徵看，到官任上會有紅蛇做妖，不可殺蛇。到了官任上時，果然有紅色的蛇在裝銅虎符的石匣上盤踞着。袁玄瑛殺了蛇，他後來果然被賊人徐馥所害。

薛重

會稽郡吏鄖縣薛重得假還家，夜至家，戶閉，聞婦牀上有丈夫眠聲，喚婦，久從牀上出來（「來」原作「未」，據明抄本改。）開戶。持刀便逆問婦曰：「牀上醉人是誰？」婦大驚愕，因且苦自申明，實無人。重家唯有一戶，既入，便閉婦索。了無所見。見一蛇隱在牀腳，酒醉臭，重斫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日而婦死，數日，重又死，後忽然而生。說始死，有人桎梏之。將到一處，有官寮問曰：「何以殺人？」重曰：「實不行兇。」曰：「爾雲不殺者，近寸斷擲著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正殺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當用爲神，而敢淫人婦，又訟人。」敕左右持來。吏將一人，著平巾幘，具詰其淫妄之罪，命付獄，重爲官司便遣將出，重倏忽而還。（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會稽郡的小官吏鄖縣人薛重請假回家，夜裏到家。門關着，聽見妻子的牀上有男人睡覺的聲音，召喚妻子，很久才從牀上下來開門。薛重拿着刀迎着問妻子說：「牀上喝醉酒的人是誰？」妻子喫驚地愣住了，接着苦苦地爲自己申辯，真的沒有人。薛重家只有一個門，進屋之後，就把門關上來搜索，卻什麼也沒看見，只看見一條蛇隱藏在牀下，喝醉了酒，滿身臭味，薛重把蛇砍成一塊塊的，扔在屋後的溝裏。過了一天妻也死了。幾天後，薛重也死了，後來忽然又活了。薛重說自己剛死的時候，有人給他上了枷鎖，帶到一個地方，有個官僚問他說：「爲什麼殺人？」薛重說：「我真的沒有行兇。」又問：「你說沒殺人，近來砍成一塊塊又扔到後溝裏去的，那是什麼東西？」薛重說：「那殺的是蛇。」府君愣了一下就明白了說：「我準備讓他成神，卻敢去姦淫別人的妻子，又來告狀。」命令身邊的人把他提來，官吏帶着一個人，頭上戴着平頂的頭巾布，詳細地問了他姦淫和妄告的罪行，下命令送到監獄裏去，薛重被官衙很快打發出去，一下子就還陽了。

顧楷

陳時吳興顧楷在田上樹取桑葉，見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後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隨，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孔。日暮還家，楷病口啞，不復得語。（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北朝陳國的吳興，有個人名叫顧楷在田地的樹上摘桑樹葉，看見一條五色的大蛇進入一個小洞，它的後面蛇都排着，有的隔三尺有的隔五尺一個接一個地跟隨着，大約有幾百條。顧楷急忙下樹，看那蛇進去的地方，一點也看不見有孔洞。天黑回家，顧楷得了啞巴病，不再能說話。

樹提家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雲：「解符鎮。」取桃枝四枚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命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鍬掘之，深數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鉅富。蛇乃是古銅之精。（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代時絳州的夏縣樹提的家裏，剛建一所住宅，準備搬進去住。忽然有無數條蛇，從屋裏爬出門外，蛇多得象竹蓆上的蠶，把地上全都鋪得滿滿的。這時有過路的客人說：』我懂得符鎮。」就找來四根桃樹枝寫上符，繞着住宅四面釘上，蛇漸漸地退回去，桃符也移動着隨着蛇走。蛇進入堂屋的中心，有一個洞，象盆口那麼大，蛇全都進入洞裏，就讓燒一百斛開水灌進洞去。過了一宿。用鍬挖那個洞，挖了幾尺深，挖到了古代的銅錢二十萬貫。因陳舊鏽蝕了，就用這些古銅鑄了新錢，於是成了大富戶。蛇就是古銅的精靈。

隋煬帝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

《淮南子》雲：「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

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爲三四。其斷之處，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隋著作郎鄧隆雲，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出《窮神祕苑》）

【譯文】

《搜神記》中說，蛇活上千年就能使斷了的身子再接上。

《淮南子》裏說，神蛇能自己把身子弄斷然後自己再把身子接上。

隋煬帝多次派人到嶺南和海邊以及山的深處，去尋找這到種蛇，帶到洛陽。得到的蛇，大約三尺長，黃黑色。蛇頭上有錦繡一樣的花紋，全象金子那樣的顏色。沒有毒，知道喫肉。如果想讓它自己弄斷自己的身子，就先撩撥讓它發怒，使蛇受不了那種折磨，就會自己斷成三四截。那斷的地方，象刀割的一樣，能看出它的皮、骨和肌肉的紋理，上面也有血。可是等時間一長憤怒過後，那三四截斷了的身子的接頭就自己互相靠近連接起來，身體又象從前一樣，也就象不曾斷過一樣。隋朝的著作郎鄧隆說：「這是靈蛇一類，能自斷身體，不必一定得是活了千年以上的。」

興福寺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雲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既啓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蛇蟠繞如積，搖首呿喙，若吞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出《宣室志》）

【譯文】

長安的興福寺有個十光佛院，那佛院的殿宇極其壯麗，傳說是隋朝時建造的。唐太宗貞觀年間，寺裏的和尚因爲它的年代太久遠，擔心有所毀壞和坍塌，就籌集經費計算人工，打算重新翻蓋。打開門以後，就看見有上萬條蛇在地上連在一起，蛇互相纏繞着象堆在一起似的，搖着頭張着口，象吞喫東西的樣子。寺裏的和尚非常害怕，認爲是上天憐恤繁重的勞動，所以假借靈物使人改變主意，因此也不敢再拆十光佛院了。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雲，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知行幾萬裏。風靜不波，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巨船，其長望而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繞（明抄本「繞」作「搭」）船橫推，其疾如風。舟人惶懼，不知所抗，已分爲所啖食，唯唸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各自念雲，彼人皆爲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二蛇放船，回與三蛇鬥於沙上，各相蜿蟺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遂得免難。後數日，復至一山，遙見煙火，謂是人境。落帆登岸，（「岸」原作「陵」，據明抄本改。）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遂前款關。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攬。船人人各執弓刀斫射之，累揮數刀，然後見釋。離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雲見清遠縣界，屬南海。（出《廣異記》）

【譯文】

張騎士自己說，小時候跟隨着英公李勣渡海，遇上十多天的大風，不知走了幾萬裏，風停了也沒有波浪。忽然看見二個黑色的東西，頭的樣子類似蛇，象條大船那麼大，它的身長望去看不到頭，不一會，到了船邊，都用頭繞着船橫着推進，快得象風一樣。船上的人惶恐害怕，不知道如何抗拒，已經斷定要被怪物喫掉，只是唸佛要求快些死去。很久以後，來到一座山前，破船堆積在山下，船上的人各自心裏想，這些人都是被這個怪物喫掉了。不一會，風吹得很急，回頭看船後，又有三條大蛇，也追趕而來，那意思就象爭奪喫食的樣子。二蛇放開船，回身和三條蛇在沙地上鬥了起來，各個互相在孤島上屈曲盤旋着爭鬥。船上的人因此乘着風架起帆，於是才得免除了災難。往後幾天，又到了一座山，遠遠地看見生火的煙，以爲是人生活的地方，就落下帆上岸去，有一個人和二個人一起走，看見一個很大的門，就上前去敲門，有一個人身子有幾丈高，渾身長白毛，出來見了兩個人，捉住就吃了，剩下一個人急忙地跑回停船的地方，才上了船，沒等開船，那個渾身白毛的人就跑來抓住纜繩。這時，船上的人個個手拿弓刀又砍又射，連續地揮舞了好幾刀，然後船才被放開。離岸有一里多，岸上已出現了幾十個白毛巨人，揮動着手大聲呼叫。於是又隨風飄着船走了五、六天。遠遠看見一個海島，停下船問居民，說是清遠縣的地方，屬於南海郡。

李崇貞

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柑子樹有一子如雞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針，羣官鹹異之。方欲將進，久而乃罷。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貞後竟以罪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又 連州見一柑樹，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蛇。（出《廣古今五行記》）【譯文】

唐高宗光宅年間，李崇貞擔任益州長史。他的官廳前柑子樹上結了一個果實象雞蛋一樣，很晚才成熟，上面微微地有象針尖那麼大的小孔。所有的官員們全都對此感到詫異，正要準備進獻給皇上。時間過長就算了。於是剖開它，裏面有一條紅斑蛇，長一尺多。崇貞後來因犯罪而被處死。

在連州看到一棵柑子樹，四月中旬，結了果象拳頭那麼大，又剖開一看，裏面有一隻兩頭蛇。

馬嶺山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須臾，二蛇鬥，白者吞黑蛇，到粗處，口兩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齧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玄宗開元第四年的六月，彬州馬嶺山邊有條白蛇，長六、七尺，還有條黑蛇長一丈多。不久，二條蛇鬥了起來，白蛇吞了黑蛇。吞到黑蛇的身子粗的地方，口和咽的兩側都裂開了，血流得象下雨一樣。黑蛇的頭被吞，就咬白蛇的肋肉咬出了孔洞，頭伸出白蛇的身子有二尺多長，不久兩條蛇就一塊死了。又過了十多天，天下大雨，山水暴漲，沖毀了五百多家，失蹤了三百多人。

至相寺賢者

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恆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人（「人」原作「大」，據明抄本改。）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粲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嘆伏，遂賣焉。（出《廣異記》）

【譯文】

長安的至相寺有個賢者，從十多歲起，就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的座下，早就有一條蛇，賢者剛修道時，蛇有一圍粗細，等到四十多年後，蛇就象堂柱那麼粗，人蛇雖互相見面，卻不互相厭惡。開元年間，賢者半夜到佛堂做禮拜，堂中沒有燈，可是滿堂光華燦爛，心中覺得很奇怪。接着在蛇出入的地方，得到一枚直徑一寸的珠子，就到市上抬高價錢出賣，希望遇上一個認識這個寶珠的人。幾天後，有個胡人到市上來交易，只出錢百萬。賢者說：「這是夜光珠，應當是無價之寶，爲什麼出這麼低的價錢呢？」胡人說：「要是蚌珠就值錢了，這個是蛇珠，最多能賣一千貫錢。」賢者完全信服了，就賣給了胡人。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驗。（驗原作如。據明抄本改。）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此（此原作一。據明抄本改。）人也。雖然，吾懼其易制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而制。既毀其檐，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譯文】

李林甫的住宅，就是從前李靖的住宅。有個叫泓師的人，在他因爲精通道術而聞名於睿宗皇帝的時候，曾經路過那所住宅，對別人說：「以後有能居住在這所住宅裏的人，一定非常尊貴。」那以後很久無人居住。開元年間，李林甫做了奉御官，就住進這裏。有人告訴了泓師，泓師說：「真是神奇呀，我的話果然應驗了。那個佔居相位十九年，在天下被稱爲最顯貴的人，就是這個人。雖然這樣，我怕他改造中門，那麼災禍就來臨了。」李林甫果然給唐玄宗做了丞相。依仗權貴，長久以來，成爲人民怨恨的人。有人向他獻上一匹好馬，馬很高，可是那個門又稍微矮了一點，不能騎着馬通過，於是打算改造大門。折毀了門檐以後，忽然有千萬條蛇，出現在屋瓦中，李林甫憎惡這件事，就停下不再折毀了。不久，李林甫竟然被沒收了家產。從他開始做宰相到被沒收家產，果然是十九年。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週數十栱，（「栱」原作「株」，據明抄本改。）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橐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水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騞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出《宣室志》）

【譯文】

臨淮郡有個館所亭園，建在泗水邊上。亭園有棵大柱子，柱周圍有十枓拱，獨立挺拔，亭陰能遮住百步方圓，常常有大風和迅雷，傍晚時出現在亭園中。有人遠遠地看見亭園中有二道光，相對着一起上下地動，清楚得象閃電一樣，風停息以後，那兩道光也閉上了。開元年間，有個韋子春因勇敢有力量而聞名於世，正趕上韋子春在臨淮作客，有人告訴他那亭園裏的怪事，韋子春說：「我能去觀察一下。」於是帶着衣服行李住在亭中以便察看。有一天晚上，有大風雷震動地面，亭子和屋子搖撼着，果然看見一道光照耀着亭園和屋宇，韋子春就收拾一下衣服下了亭子，忽然覺得有個東西蟠繞着自己的身子，冷得象冰凍一樣勒得很緊，解不開。回頭看，看見兩個老人站在他的身後，韋子春就鼓起全身力氣揮動着手臂，就聽騞地一聲響，他的束縛解開了，就回到亭中，不久風住雨停，聞到亭中的腥氣象賣魚鋪子一樣。第二天一看，看見一條大蛇從中間斷開死在那裏，血流得遍地都是。鄉里人互相前來觀看，以爲韋子春也一起死了，卻見到了韋子春，都大喫驚。從此那個亭子沒有了風雷的災害。

宣州江

宣州鵲頭鎮，天寶七載，江水盛漲漫三十里。吳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長十餘丈，泅者往觀之，乃大蛇也。其色黃，爲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懼而返，蛇遂開口銜之，泅者正橫蛇口，舉其頭，去水數尺。泅者猶大呼請救，觀者莫敢救焉。（出《紀聞》）

【譯文】

宣州的鵲頭鎮，天寶七年，江水猛漲漫淹三十里。吳地的習俗，人人都善於泅水，都入水撈取木柴。江的中流有一木材流下來，長十多丈，泅水的人去察看木材，竟是一條大蛇，身上黃色，讓水漂浮着，在江的中間流下來，泅水的人驚得往回返，蛇就張開口銜他，泅水的人正好橫在蛇口裏，蛇抬起頭，離水有幾尺高。泅水的人還在大聲呼救，看到的人沒有敢下水去救的。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煙，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爲常佔。齊物被黜，意甚恨恨。樓中忽出白煙，乃發怒雲：「吾不畏死，神如餘何？」使人尋煙出處，雲：「白煙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出《廣異記》）

【譯文】

河南府尹李齊物，天寶年間，被貶職擔任竟陵太守。郡的城南樓如果出現白煙，刺史不改換就會死去，當地人認爲是正常事。李齊物被貶職，心裏很是恨恨不平，樓中忽然出現白煙，就發怒說：「我不怕死，神仙能把我怎麼樣？」派人尋找煙的出處，回來說：「白煙全是白蛇所爲，恐怕是條大蛇。」李齊物下令掘洞，那洞孔漸漸大了，洞中有條大蛇，身子象大罈子那麼粗。李齊物命令用大鍋燒幾十斛油，油滾沸時就用來澆蛇，蛇剛開始時象雷吼叫一樣，連城牆都震動了，過了一天才死去，就派人去把洞塞死填平。李齊物也沒再遇到什麼意外。

嚴挺之

嚴挺之爲魏州刺史，初到官，臨廳事。有小蛇從門入，至案所，以頭枕案。挺之初不達，遽持牙笏，壓其頭下地。正立凝想，頃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術士所爲，尋索無獲而止。（出《廣異記》）

【譯文】

嚴挺之做魏州刺史，剛到任時，到廳堂去，有條小蛇從門進去，爬到桌子跟前，把頭枕在桌子上。嚴挺之開始不理睬，急忙拿着手板，壓住蛇頭，讓它下去。正站着疑惑，不一會，蛇變成一張符。嚴挺之以爲是術士乾的事，尋找了一會，沒找到什麼就停止了。

天寶樵人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爲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動搖，開視不得，方知爲物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之。眩然迷悶，久之方悟。其人自爾半身皮脫，如麻風狀。（出《廣異記》）

【譯文】

天寶年間，有個樵夫喝醉了，躺在山上，被大蛇吞吃了。那人稍微清醒了一點，奇怪身子在一動一搖，睜開眼什麼也看不見，才知道是被動物吞到肚裏，因而用砍柴刀劃開動物的肚子，才得出來。覺得眩暈不清醒而且憋悶。很久之後才明白過來。那個人從此半身的皮都脫落了，就象白風病的樣子。

無畏師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巨」原作「目」，據明抄本改。）蛇，狀甚異，高丈餘，圍五十尺，魁魁若。盤繞出於山下，洛民鹹見之。於是無畏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責」原作「憤」，據明抄本改。）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即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於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出《宣室志》）

【譯文】

天寶年間，無畏禪師在洛陽，這時有條巨蛇，樣子很特異，頭能抬起一丈多高，身圍粗達五十尺，很是很壯大雄偉的樣子，盤繞着出現在山下。洛陽的百姓全看見過這條蛇。因此無畏師傅說：「以後這條蛇將掘開堤壩淹沒洛陽城。」就講說佛書中的道理很是精深。大蛇到了晚上，就駕着風和霧前來，象是傾聽的樣子。無畏就責備它說：「你是蛇類，應當居住在深山中，那裏本來就是你安身的地方，爲什麼要想對世上的人大肆毒害呢？就快走開吧，不要給活着的人帶來災難。」那條蛇聽了這話，就俯伏在地上，象是有點慚愧的樣子，不一會就死了。那以後安祿山佔據了洛陽，把宮室和廟宇全毀了。果然應了無畏師傅說的掘開洛水淹沒城市的話。

張鎬

洪州城自馬瑗置立後，不復修革。相傳雲：「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陬遇一大坎，坎中見二蛇，一白一黑，頭類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尺，蜿蟺在坑中，其餘小蛇不可勝數。遽以白鎬，鎬命逐之出，乃以竹篾縛其頭，牽之。蛇初不開目，隨牽而出。小蛇甚多，軍人或有傷其小者十餘頭，然猶大如飲椀。二蛇相隨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數丈，其龜皆走出上岸，爲人所獲，魚亦鼓鰓出水，須臾皆死。後七日，鎬薨。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二子相繼而卒。（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廣異記》）

【譯文】

洪州城自從馬瑗建造以後，沒有人再修理改造過。人們互相傳說：重建的人一定要死。唐代宗永泰年間，張鎬都督修理城牆，沒有顧及那個傳說。忽然西北城角外出現一個大地洞，洞中出現了兩條蛇，一條白一條黑，頭長得類似牛頭，頭的形狀象個大罈子，身子長六十多尺，屈曲盤旋在洞中，其餘的小蛇就數不清了。急忙地把這事報告給張鎬，張鎬命令把蛇趕出來，就用竹篾捆在蛇頭上，牽着蛇，蛇開始時不睜眼，隨着牽引走出洞來，有的軍人打傷了十多條小蛇，也還有水碗那麼粗。二條大蛇互相跟隨着走進徐孺亭下的放生池裏。池子水有幾丈深，池裏的龜全跑到岸上來，被人們捉獲。魚也鼓着鰓浮出水面，不一會都死了。這以後第七天，張鎬死了，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二個人也接着死了。

畢乾泰

唐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的左補闕畢乾泰，是瀛州任丘人。父母五十歲時，自己就預先營造好了墓穴。到了父親八十五歲時，又自造了棺材，稍顯高大了一點，於是嫌預選的墓小了，想再加二萬塊磚，打開墓穴準備修建。墓穴裏有無數條蛇，當時是正月，天氣還冷，蛇蟄伏不能行動，把蛇取出扔到一個枯井中，那個空井還能容納很多蛇。那些蛇都是金色的。畢乾泰親自與僕人打開墓穴修建，不久，就得病死了。一個多月後，他的父母也都死了。這是開墓穴開得地方不對的原因。

杜暐

殿中侍御史杜暐嘗使嶺外，至康州，驛騎思止，（「止」原作「上」，據明抄本改。）白曰：「請避毒物。」於是見大蛇截道南出，長數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樹，蛇升高枝盤繞，垂頭下視玄武。玄武自樹下仰其鼻，鼻中出兩道碧煙，直衝蛇頭，蛇遂裂而死，墜於樹下。又見蜈蚣大如箏。（「箏」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牛肅曾以其事問康州司馬狄公，狄公曰：「昔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則得肉百二十斤。至廣州市，有人籠盛兩頭蛇。集人衆中言：『汝識二首蛇乎？汝見二首蛇，則其首並出，吾今異於是，首蛇各一頭，欲見之乎？』市人請見之，乃出其蛇。蛇長二尺，頭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爲業，每執諸蛇，不避毒害。見兩頭蛇，則以手執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棄蛇於地。加藥焉，不愈。其齧處腫，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爲水，身如貯水囊。有頃水潰，遂化盡。人與兩頭蛇失所在。」（出《紀聞》）

【譯文】

殿中侍御史杜暐曾經出使嶺外，走到康州，驛卒停下來，對杜暐說：「請躲避毒物。」於是看見一條大蛇橫道向南面游去，長好幾丈，一隻龜在後面追蛇。道南有棵大松樹。蛇爬升到高枝上盤繞，垂下頭看着龜，龜也從樹下仰起鼻子，鼻子裏冒兩股青煙，直衝向蛇頭，蛇就身子裂開死去，掉到樹下。又看見蜈蚣大得象一隻風箏。牛肅曾用這件事去問康州的司馬狄公，狄公說：「從前天寶四年，廣府因爲大海漲潮，漂上來一隻死蜈蚣，割下蜈蚣的一隻腿，就得到一百二十斤肉。到了廣州市，看見有人用籠子盛着兩個頭的蛇，到了人多的地方說：『你們見過二頭蛇嗎？你們看見的兩頭蛇，蛇的兩個頭並列地生長，我現在的兩頭蛇和那種不一樣，蛇的兩端各有一個頭。想看看這種蛇嗎？』集市上的人請他把蛇拿出來看，就拿出了蛇，蛇有二尺長，頭長在首尾兩端。市集中有個賣藝的人，常以玩蛇爲職業，每每拿着蛇，也不躲避毒害。看見了兩頭蛇，就用手拿過來，蛇咬了他的手，賣藝的人喊疼，把蛇扔在地上，給傷口上藥，治不好，那被咬的地方腫了，就逐漸地蔓延，一會兒全身都腫了，賣藝的就死了，身體腫得很大，他的骨肉都變成水，身子象個貯水的口袋。不多久水口袋破了口，就化光了。那個人和兩頭蛇也不見了。」

海州獵人

海州人以射獵爲事，曾於東海山中射鹿。忽見一蛇，黑色，大如連山，長近十丈，兩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見蛇驚懼，知（「知」原作「如」，據明抄本改。）不免死。因伏（伏原作杖。據明抄本改。）唸佛。蛇至人所，以口銜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遙至一山，置人於高巖之上。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至山所，狀類先蛇而大倍之。兩蛇相與鬥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蟺，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藥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復射其目，數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銜大真珠瑟瑟等數鬥，送人歸至本所也。（出《廣異記》）

【譯文】

海州有個人靠射獵來維持生活，曾在東海的山上射鹿。忽然看見一條蛇，黑色，大得象座小山，長大約有十丈，兩個眼睛象太陽一樣亮，從海里爬上山來。那人見了蛇很害怕，知道免不了一死，因而伏在地上唸佛。蛇到了人呆的地方，用口銜着人及其弓矢，渡海走了，遠遠到了一座山，把人放在高巖上。不一會兒又有一條蛇從南面游來，到了山下，樣子與先前的蛇類似可比先前的蛇大一倍。兩條蛇在山下互相爭鬥，開始時把身子纏繞在一起，時間長了之後，互相用口咬。那個射手知道先前的蛇是請求自己幫助它，就準備好藥箭，射那條大蛇。大蛇原先就瞎了一隻眼睛，那個人就又射它的另一隻眼睛，幾支箭都射中了，時間一長，大蛇就死了，倒在地上。小蛇的頭和尾巴也全都破皮受傷，卻銜了幾斗大珠子送給他，還把那人送回原來的地方。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鄧甲 蘇閏 利州李錄事 昝老 馮但 陸紹 鄭翬 張堊子 選仙場 狗仙山 李黃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風，或說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覆甕中，加之麴櫱。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須臾，悉化爲水，唯毛髮存之。（出《國史補》）

【譯文】

李舟的弟弟得了頭風病，有人說用蛇泡酒喝能治療。因此去捉來黑蛇，活着封在罈子裏，壇中加進酒母，好幾天，蛇的叫聲也沒停。等到酒釀熟了，香氣極濃烈，舀出一碗酒喝，不一會，人就全化成水，只有毛髮還在。

檐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檐之，號曰檐生。其後不可檐負，放之範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舟，號爲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時以老邁，途經此澤畔，人謂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無往。」時盛冬寒甚，書生謂冬月蛇藏，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尚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檐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回至範縣，縣令問其見蛇不死，以爲異，系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忿曰：「檐生，養汝翻令我死，不亦劇哉！」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爲湖，獨獄不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爲範令。三月三日，與家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出《廣異記》）

【譯文】

從前有個書生，路上遇到一條小蛇，因而收養起來，幾個月後漸漸長大。書生常常親自遮蓋着它，就稱呼蛇叫：「檐生」，那以後遮蓋不住了，就把蛇放到範縣東面的大澤之中去。四十多年以後，那條蛇長得象倒過來的船一樣，被人稱爲神蟒，凡是經過大澤的人，定會被蛇吞喫。書生這時已年邁，走路經過這個大澤的附近，有人對他說：「澤中有條大蟒蛇喫人，你不應該去。」當時正是隆冬季節，天很冷，書生認爲冬月蛇都冬眠，沒有這個道理。就穿過大澤，走了二十多里，忽然有蛇來追趕，書生還認識那條蛇的樣子和顏色，遠遠地對蛇說：「你不是我的檐生嗎？」蛇就低下頭，很久才離開。回到範縣。縣令聽說書生見到了蛇卻沒有死，認爲很怪異，就把書生押到監獄裏，定的刑罰是死罪。書生私下忿恨地說：「檐生，養活了你卻反而讓我死，不也太過份了嗎？」那天夜裏，蛇就把整個縣城陷爲湖泊，只有監獄沒有陷落，書生就免了一死。天寶末年，有個叫獨孤暹的人，他的舅舅就是範縣令，三月三日這一天，和家裏人在湖上划船玩，無緣無故地船就翻了，家中有好幾個人好險沒被淹死。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習業者也。初秋，避熱於二帝塔下。日晚，於塔下見一大蛇長數丈，蟠繞塔心，去地（繞塔心去地五字原作駭而觀之。據明抄本改。）十數丈。衆駭而觀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廚。」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龍神，殺之恐爲禍也。晝脯之膳，豈在此乎？不如勿爲。」諸客決議，不可復止，善射發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墜地，衆共殺之。諸客各務庖事，操刀剸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鹽酤者。其勸不取者，色不樂，遂辭而歸。其去寺數里，時天色已陰，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歸者，而數客猶在塔下。須臾，雲霧大合，遠近晦冥，雨雹如泄，飄風四卷，折木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盪。數人皆震死於塔下，有先歸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殺者，未到山居，投一空蘭若。闔門，雷電隨客入，大懼。自省且非同謀，令其見害，乃大言曰：「某不與諸人共殺此蛇，神理聰明，不可濫罰無辜！幸宜詳審。」言訖，雷霆並收，風雨消歇。此客獨存。（出《原化記》）

【譯文】

元和初年，嵩山上有五六個外地人，都是寄住在山上學藝的人。初秋的一天，他們在二帝塔下避暑，天晚了，從塔下看見了一條長几丈的大蛇，蟠踞纏繞在塔心，離地有十幾丈，大家都驚駭地觀看着。有一個客人說：「這條蛇可以做成乾肉喫。」其餘的人全都贊同，其中一個客人善於射箭。有一個人說：「蛇長得大有的就是龍蛇，殺了它恐怕是件禍事。要喫乾肉，怎麼偏用這條大蛇呢？不如不殺蛇。」大家已經決定了，不能再製止了。善於射箭的人射了一箭，就射中了，再射一箭，蛇就伸直墜落在地上，大家一起上去殺了蛇。各位客人，各幹各的廚房活，拿刀砍的割的，有的人到寺裏去要點木炭、鹽和酒。那個勸大家不要傷害大蛇的人，臉色很不高興，就辭別大家回住處去。他離開寺幾里路，這時已陰天了，天上忽然響起雷聲，其中也有幾個回住處的，還有幾個客人仍在塔下。不一會，雲霧合在一起，遠近的地方都晦暗看不清楚，雨和冰雹從天上往下直掉，狂風在四周颳着，吹斷了樹，飛砂走石，雷和冰雹愈加狂暴，山川都震動了，那幾個人都被震死在塔下。有那提前回住處的人，也死在路上。其中那個說是不要殺蛇的人，還沒走到住處，就走進一座空廟，關上了門，雷電也隨着他追進屋，那人心裏很害怕，覺得自己不是同謀讓蛇受害的人，就大聲說：「我沒有與其他人共同殺害這條蛇，神仙從道理上講應當是聰明懂事理的，不能亂罰無罪的人，請你詳細審察一下。」說完，雷霆停止了，風雨也停下了。這個客人獨自一人活了下來。

鄧甲

寶曆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睫，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焉，至烏江，忽遇會稽宰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爲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刖矣。」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桑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堆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上，以青條敲四大蛇腦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卻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長尺餘，懵然不去。甲令舁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宰覺其腦內，有物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遺之金帛。時維揚有畢生，有常弄蛇千條，日戲於闤闠，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貨得宅。甲後至浮樑縣，時逼春。凡是（「凡是」原作「風有」，據明抄本改。）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爲水，餘蛇皆斃。倘若蛇首逾甲，即甲爲水焉。從此茗園遂絕其毒虺。甲後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出《傳奇》）

【譯文】

唐寶曆年間，鄧甲事奉茅山道士峭巖。峭巖，是個真正的有道之士，能夠用藥使瓦礫變化，寫符召來鬼神。鄧甲虔誠專一非常用功，不覺得勞累辛苦，晚上很少睡覺，白天也躺不下來。峭巖也很受感動。教他學習藥法，始終學不成，教他學習符法，竟然不應驗。道士說：「你與這兩樣法術沒有緣分，不能勉強學習。」就傳授他禁制天地之間蛇類的法術，環宇之內，只有他一個人懂得這種法術。鄧甲學會後往家走，走到烏江，忽然遇上會稽縣宰遭到毒蛇咬傷了他的腳，痛苦號叫的聲音，驚動了街坊鄰居。用了一切辦法，都不能止住，鄧甲於是替他治療。先用符保住他的心臟，疼痛立刻止住。鄧甲說：「必須召來咬人的那條蛇，讓它收回腳上的毒。不這樣做，腳就得砍去。」這條蛇懷疑有人禁制它，隨後跑到數里之外。於是在桑林裏修一座壇，壇寬四丈。把丹藥灑在壇的四周，又草書了篆字，召集十里內的蛇，沒過多久蛇就到了。堆積在壇上，高有一丈多高，不知道有幾萬條蛇。後來的四條大蛇，各三丈長，粗壯象水桶一樣，盤踞在蛇堆的上面。這時百多步方園的雜草和樹木，在這盛夏季節，都枯黃落葉。鄧甲就光腳攀援着上到蛇堆的最上層。用一根青色的小竹棍敲着四條大蛇的頭說：「派你們作了五種毒蟲的主管，掌管界內的蛇，怎麼能用毒去害人，是用毒害人的蛇就留下，不是的就走開。」鄧甲倒退着下來，蛇堆也倒塌了，大蛇先離開，小蛇跟着離開，以至於全走光了。只有一條小蛇，土黃色象根筷子，長一尺多，迷迷糊糊地沒有離開。鄧甲命令把縣宰抬來，垂下腳，命令小蛇收他的毒，小蛇開始時一伸一縮地象是很爲難，鄧甲又叱責蛇，象有什麼東西催促着小蛇，小蛇的身子變得只有幾寸長，有油脂從小蛇的背上流出來，不得已才張開口，向瘡口吸毒，縣宰覺得他的腦子裏，有個東西象針一樣往下走，小蛇就皮膚裂開成了一灘水，只有脊骨留在地下。縣宰於是就沒有了痛苦，他贈送給鄧甲很豐厚的錢和物。這時揚州有個畢生，經常玩弄上千條蛇，天天在市區遊戲玩耍，於是成了大富翁，並且建了很大的府第。等他死後，他的兒子出賣那座府第，卻沒辦法處理那些蛇。因而用錢帛找來鄧甲，鄧甲到了，給了一張符。讓那些蛇飛過城牆到外面去了，才賣掉了那座住宅。鄧甲後來到了浮樑縣，當時正是冬末春初的季節，所有的茶園之內，平時就有蛇毒，人們不敢摘茶園的茶葉，因摘茶葉而死的已有幾十人了。縣城裏的人知道鄧甲的神術，收集了一些錢財，請鄧甲除去這一禍害。鄧甲站在壇上，召來蛇王，有一條大蛇象大腿那麼粗，一丈多長，身上象綵綢一樣的燦爛，跟着的小蛇有一萬多條。那條大蛇獨自上到壇上，與鄧甲較量法術，大蛇漸漸地挺立起來，頭高出地面好幾尺，想超過鄧甲的頭，鄧甲用手杖頂着帽子高高地豎起。蛇頭受到困窘，不能超過鄧甲的帽子。大蛇就仆倒下來，成了一灘水，其餘的蛇也全死了。如果蛇頭超過鄧甲，就是鄧甲化成水了，從此茶園就再也沒有毒蛇了。鄧甲後來住在茅山學道，至今還活着。

蘇閏

俗傳有媼嫗者，嬴秦時，嘗得異魚，放於康州悅城江中。後稍大如龍，嫗汲浣於江，龍輒來嫗邊，率爲常。他日，嫗治魚，龍又來，以刀戲之，誤斷其尾，嫗死。龍擁沙石，墳其墓上，人呼爲掘尾，爲立祠宇千餘年。太和末，有職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羣小蛇，術禁之，藏祠下，目爲龍子，遵令飲酒。（明抄本「無遵令飲酒」四字。）置巾箱中，持詣城市。越人好鬼怪，爭遺之，職祠者輒收其半。開成初，滄州故將蘇閏爲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財，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軍吏爲蛇齧，閏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語嫗，所齧者俄頃死，乃雲，慢神罰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堅。嘗有殺其一蛇，乾於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猶然。（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民間傳說，有個老婦人，在秦始皇時，曾經得到一條奇異的魚，放到康州悅城江中。後來稍長大就象龍一樣，老婦人在江邊提水洗衣服時，那條龍就來到老婦人的身邊，這成了經常的事。後來有一天，老婦人收拾魚，龍又來了，老婦人用刀逗龍玩，失手砍斷了龍的尾巴。老婦人死了，龍就擁起沙石，堆在老婦人的墳上，人們就稱呼龍爲「掘尾」，爲它建廟宇已有一千多年。太和年的末年，有個管理這個廟的人，想使這件事神祕起來，用來迷惑百姓，就捉來一羣小蛇，用法術禁制住它們，藏在祠廟的下面，看成是龍子，訓練它們遵照命令喝酒，放在毛巾蓋着的箱子裏，帶着到城裏的市場去。越人喜好鬼神，爭着送他東西，管理祠廟的人只收半價。開成年間，滄州舊將蘇閏任刺史，心裏知道那人的作法是錯誤的，但是認爲這是個財路，更使這件事神祕起來。得到的錢財，用來修廟和官家的房舍。有一天有個軍官被蛇咬了，蘇閏不讓治療，卻準備好簪子和手板，命令軍官跑去向老婦的靈位禱告，被蛇咬的人不一會就死了，卻說：「這是怠慢了神靈的懲罰呀。」愚昧的百姓一時間都談論這件事，更加堅定了對神龍的信仰。曾有人殺了其中的一條蛇，就在火上烤乾了，把它藏起來。不久，祠廟裏的蛇更多了，到今天還是這樣子。

利州李錄事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於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之，且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懾，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文宗開成年代，有個隴西人李生，做利州的錄事參軍，居住在官舍裏。曾經早起，看見幾百條蛇在庭院裏，李生很害怕，就命令人全都扔到城郊的野外去。第二天早晨，羣蛇又聚集在庭院裏，李生更加害怕這件事，並且認爲這事很奇異，又命令人扔掉了。之後一天，羣蛇又來了。李生喫驚地說：「難道是天要降給我災禍嗎？」悲慼的樣子，呆呆地過了很久。以後的十多天，李生以貪贓罪被刺史知道了，派官吏到李生家去，準備審查瞭解他的罪狀，並且上報給皇上。李生驚慌害怕，沒有辦法安慰自己，就吊在庭院裏的樹上，勒斷脖子死去。李生妻子，覺得李生不該這樣死，也自己上吊死了。因此李生家的僮僕也震驚害怕，投井、自殺的也有好幾個人，果然符合了蛇出現就帶來災禍的說法，刺史就是李行樞。

昝老

長壽老僧聓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發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當勿慮。」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據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及其瘡，屍漸低，蛇縮而死，村人遂活。（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一個長壽的老和尚名叫聓言，從前在衡山，村裏有個人被毒蛇咬了，不一會就死了，頭髮掉光了，身子腫起一尺多。他的兒子說：「昝老如果在，就不用擔心了。」於是迎接昝老來到家裏。就用灰圍着屍體，打開四門。事先說：「如果從腳下走進灰圈，就沒救了。」就踩着步子手握得緊緊地，很久蛇也不到。昝老大怒，就取出幾升飯，搗粘弄成蛇形並唸咒語。那條用飯做的蛇忽然就蠕動着爬出門去，不一會，那條飯蛇引來一條蛇從死者的頭部進入灰圈，直接爬到屍體腫起的地方吮吸，屍體漸漸消了腫，蛇卻縮小死了。那個村民就活了。

馮但

馮但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於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出《酉陽雜俎》）

【譯文】

馮但，經常有病，醫生讓他用蛇泡酒喝。開始喝了一甕蛇酒，病好了一半。又讓家人從園子裏抓一條蛇，投入甕中，封閉了七天。等到打開甕口的時候，蛇跳了出來，抬起頭有一尺多高，出門去，因而失去蹤跡。蛇經過的地方，土鼓出地面有幾寸高。

陸紹

郎中陸紹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也。因瘡毀，其鼻如削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郎中陸紹說，曾記得有一個人泡蛇酒。前後殺了幾十條蛇。一天，親自到甕前看酒，有個東西跳了出來，咬中了他的鼻子，快要掉了下來，看那東西，竟是蛇的頭骨，因爲是被咬掉的，他的鼻子象刀削的一樣。

鄭翬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電雨，發洪，數家陷溺無遺，唯盧宅當中一家無恙。（出《因話錄》）

【譯文】

進士鄭翬說，他家住在高郵，有個表親盧氏住在莊園靠近水邊，他的鄰居好幾家共同殺了一條白蛇。不久，忽然打雷閃電下大雨，爆發了洪水，那幾家全都陷落沉沒，只有盧氏的住宅在當中，一家人沒有出事。

張堊子

梓潼縣張堊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雲，雋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祠。時人謂爲張堊子，其神甚靈。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堊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梓潼縣張堊子神，神廟就在五丁拽蛇的地方。有的人說，那就是雋州張生養的蛇，因此爲他建了祠廟，當時人稱呼他叫張堊子，他的神靈很靈驗。非法的蜀王名叫建，他的兒子名叫元膺，又聰明又淵博通達，騎馬射箭沒有比得上的。牙齒常露在外，總是用袖子遮着嘴，身邊的人不敢仰臉看他。眼睛象蛇眼而且是黑色的，樣子很兇惡卑鄙下流，整夜地不睡覺，竟因作了反叛的事而被依法處死了。被處死的那天，梓潼的廟祝，多次被堊子責備，說是我長久在川地，現在剛回來，爲什麼使廟宇荒蕪骯髒到這個樣呢？因此，蜀地人才知道元膺是廟蛇的精靈。

選仙場

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鹹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數，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於壇上。餘人皆摻袂別而退，遙頂禮顧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丘，自武都山往與訣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慎勿（「勿」原作「失」，據明抄本改。）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岩臭穢。數日後，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之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閒話》）

【譯文】

南中有個選仙場，場子在一個峭壁之下，峭壁的高處有個洞穴，相傳是神仙的洞府。每年的陰曆七月十五日這一天，就提起一個人上升到洞裏去，學道的人就在峭壁下築起一座壇。到了時候，遠近的道士們，全都集中在這裏，準備好各種儀式，安排好齋戒和祭祀，多次燒香禱告。七天以後，大家推選出一個道行品德最高尚的人，嚴肅潔淨報其虔誠，端莊簡從站在壇上，其餘的人全都扯着他的衣袖告別之後退下去，遠遠地頂禮望着他。這時有五色祥雲慢慢地從洞門飄下來，飄到壇場，那個道行高的人，衣冠不動，合着雙掌，踩着五色祥雲向上，觀看的人沒有不流着眼淚鼻涕非常地羨慕他，朝着洞口行禮，象這樣的人每年有一兩個。下一年有個道行高的人該入選飛昇，忽然有個和尚是他的中表親屬，從武都山前來和他訣別，和尚懷裏帶着一斤多雄黃，贈送給他說：「修道的人最重視這個藥，請你祕密地放腰腹之間，千萬不要丟失了它。」道行高的人很喜歡，就帶好雄黃走上壇去，到了時間，果然踩着雲彩升上去。十多天以後，大家嗅到山岩一帶有惡臭的氣味。幾天後，有個獵人，從山岩的邊上援引而上進入洞中，就見有一條大蟒蛇，在洞裏已經腐爛，前前後後上升到洞裏的人的骸骨，象小山一樣堆積在大洞穴之間。原來，五色彩雲，是大蟒的毒氣，常用來吸取這些無知的道士填充蛇的肚子。可悲呀。

狗仙山

巴賨之境，地多巖崖，水怪木怪，無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獵爲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獵師縱犬於此，則多呼之不回，瞪目搖尾，瞻其崖穴。於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爲狗仙山。偶有智者，獨不信之，遂絏一犬，挾弦弧往之。至則以粗緪系其犬腰，繫於拱木，然後退身而觀之。及彩雲下，犬縈身而不能隨去，嗥叫者數四。旋見有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電，（「電」原作「龜」，據明抄本改。）鱗甲光明，冷照溪谷，漸垂身出洞中觀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再見。頃經旬日，臭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縋索下觀，見一大蟒，腐爛於巖間。狗仙山之事，永無有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巴山夷水一帶地方石崖很多，水怪樹怪等，什麼都有。百姓居住在溪水山谷之間，靠打獵爲生。有一處山岸凹進去的地方，有一個洞穴，居民無法得知那個洞通向哪裏，獵人放獵狗到這個地方，就是多次地招呼，狗也不回來。只是瞪着眼睛，搖着尾巴，盯着看那石崖上的洞穴。這時就有彩雲從洞口飄下來，迎接着獵狗升上洞去。象這樣的事年年都有，愛好修道的人稱呼這個地方叫狗仙山。偶然有個聰明的人，一個人堅持不相信這樣的事，他就帶着一隻獵狗，揹着弓和箭到那裏去。到了就用粗繩繫着獵狗的腰，拴在大樹上，然後就退回身子觀看。等到彩雲飄下來，狗被捆住不能隨彩雲上升，狗嗥叫了好幾次，接着就看見有個東西，頭象個大罈子，兩眼象閃電，身上的甲光亮耀眼，冷冷地反射照耀着溪流和峽谷，漸漸地垂下身子出洞看那隻狗。獵師在箭上塗了毒藥射那怪物，射中以後，不再出現。過了十多天，滿山都是惡臭的氣味，獵人就從頂上垂下繩子順繩下到洞口，看見了一條大蟒蛇，在山岩之間腐爛了，狗仙山的事，再也沒有了。

李黃

元和二年，隴西李黃，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瞥（「瞥」原作「者」，據明抄本改。）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除服」原作「外除」，據明抄本改。）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與錢（「錢」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帛，貨諸錦繡，婢輩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負。」（「負」原作「晚」，據明抄本改。）李子悅。時（「時」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雲：「且坐。」坐畢，侍者雲：「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疏漏爲誚也。」俄而侍者雲：「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卻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明抄本「所假如作其價幾」。）何？深憂愧。」李子曰：「彩帛粗繆，不足以奉佳人服飾，何敢（敢原作苦。據明抄本改。）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十千債負，郎君倘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剨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炫煥。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雲：「李郎君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雲：「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某（「某」原作「其」，據明抄本改。）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行。李已漸覺恍惚，祗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出之僕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十，餘了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便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琯，任金吾參軍。自永寧裏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裝，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貴家子，不知檢束，即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質，又粗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回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琯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即出奉迎耳。」車子既入，琯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琯乃下馬。入座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豔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及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才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雲：「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複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出《博異志》）

【譯文】

唐憲宗元和二年，隴西人李黃，是鹽鐵使李遜的侄兒，因在官員的調動選拔的過程中，趁着閒遐時間來到長安的東市，瞥見一駕小牛拉的車，幾個女僕在車中買東西。李黃偷看車裏，看見了一個穿白衣服的美女，姿態優美，有絕代的美色。李黃上前詢問，女郎的侍女說：「娘子是個寡婦，是袁氏的女兒，從前嫁到李家，現在身上穿的就是李家的喪服，正要脫下喪服，所以來買這些東西。」李黃又詢問能不能再嫁人，才笑着說：「不知道。」李黃於是拿出錢來給她買布，買了各種各樣錦繡。女僕就傳話來說：「暫且借錢買這些東西，請跟我們到莊嚴寺左側的住宅中，把錢還給你，絕不欺騙你。」李黃很高興，這時天已經晚了，就跟着牛車走，到夜間才走到住處。牛車進入中門，白衣美女一個人下了車，僕人用帷布遮着她一起進到屋裏去。李黃下了馬，一會兒就看見一個僕人拿一個椅子走出來，說：「請先坐一會。」坐下以後，僕人說：「今天夜裏你難道有時間帶錢回去嗎？不然，你在這裏有主人嗎？請暫時回到主人那裏，明天早上來取也不算晚。」李黃說：「你們現在沒有還錢的意思，可我在這個地方也沒有主人，爲什麼這樣地拒絕我呢？」僕人進去，又出來說：「如果此地沒有主人，在這裏又怎麼不行呢？但是請不要因爲我們侍候得不周到而笑話我們。」不一會僕人又說：「讓你委屈了。」李黃整了整衣服走進去，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老女人站在院子裏。與李黃相見並說：「我是白衣女郎的姨娘。」請到中庭坐下，不一會，白衣女郎纔出來，白色的裙子顯得很光潔，皮膚象皎潔的月亮，說話和風度嫺靜雅緻，與神仙比沒什麼兩樣。簡略地說了表示殷勤的話，瀟灑輕飄飄地又進去了，她的姨娘也坐下並感謝說：「蒙你的好意，借給我們錢買了這些布料，和前幾天買到的布料比，強得多了，可是，你借給我們的錢怎麼辦，我深深地憂慮慚愧。」李黃說：「那些綵綢粗糙質量差，不足以用來給美女做衣服穿。怎麼敢定價呢？」回答說：「她很淺薄見識少，配不上你，可是我家貧窮有三十千錢的債務。你如果不拋棄我們不管，她就願意在你的身邊侍奉你。」李黃很高興，到她的身邊表示謝意，答應了她的要求並且想得到她。李黃有個交易場所，先前就在附近，於是派僕人去取來三十千錢，一會兒就送來了。堂屋西面房間的門「譁」地一聲打開了，喫的全都準備好了，都在西間屋裏，姨娘就請李黃入坐。用眼睛四下打量，屋子色彩鮮明奪目。白衣女郎接着來到，讓她坐下，她給姨娘行了禮就坐下了。六七個僕人安排好喫的，喫完後，又拿來酒歡暢地喝起來，一住就是三天，喝酒玩樂快樂到極點。第四天，姨娘說：「李郎君暫且回家去，恐怕尚書大人會怪你遲歸，以後再往來又有什麼難處呢？」李黃也有了回家的意思，應承了姨娘的話告別後出了門。上了馬，僕人只覺得李黃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腥臊氣味。就回到家裏。家裏人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這麼多天不見影子？李黃用別的話對付過去了。這時，就覺得身子重，腦子眩暈，讓人拿來被子就睡了。李黃的妻子鄭氏。這時在他的身旁說：「你調官的事已經辦成，昨天拜官，尋找你沒找到，我的二哥代替你拜官，已經結束了。」李黃說慚愧佩服的話。不一會鄭氏的哥哥來了，責問他前幾天到哪裏去了？李黃這時已經漸漸覺得精神恍惚，答話無倫次，對他的妻子說：「我起不來身子了。」口裏說着話，只覺得被裏的身子漸漸地變得沒有了，揭開被子看，一汪水而已，只有頭還在。家裏的人非常地驚慌害怕，叫來跟李黃出去的僕人詳細詢問。僕人把事情經過全說了。等到去尋找那所舊住宅，是個空園子，有一棵皂莢樹，樹上掛着十五千錢，樹下堆着十五千錢，其它的什麼也沒看見。詢問那個地方住的人，說：「常常有條巨大的白蛇在樹下，再沒有別的東西了。說是姓袁，可能是用空園當作自己的姓罷了。又一種說法是，元和年間，鳳翔節度是李聽，他的侄兒李琯，擔任金吾參軍，從永寧裏出去遊玩，等到了安化門外，就遇見一輛車子。車子全都用銀子裝飾，特別地鮮豔華麗，用一條白牛駕車，跟着兩個女僕，全都騎着白馬，穿的衣服也全是白的，而且姿態面貌溫柔迷人。李琯是富貴人家的子弟，不知檢點約束自己，就跟着那個車子走。天快黑了的時候，兩個女僕說：「你是個貴人，看見的女子沒有不是天生麗質的，我們都是些低賤的人，又粗俗醜陋，不敢接受公子你的深厚情意，可是，幸虧車子裏有美女，你實在應當留心呀。」李琯就去懇求女僕，於是騎着馬走在車旁。女僕笑着回頭說：「你只要跟隨着走不要捨棄離開就行了，我剛纔已經說過了。」李琯隨着車子走以後，就聞到那車子中的奇異的香味飄滿路上。天黑時，到了奉誠園，兩個女僕說：「娘子在這個園的東側住，現在就先走了，你暫且在這裏來回走走，我就出來迎接你。」車子進門以後，李琯就把馬停在路邊，好長時間，看見一個女僕出門招手。李琯下馬，進去坐在廳裏，只聞香氣撲鼻，好象不是人世間所能有的。李琯就讓跟隨的人和馬到安邑里去寄宿。黃昏以後，纔看見一個女子，穿着白淨衣服，年齡有十六七歲，姿容豔麗象神仙一樣。李琯內心裏喜悅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語說出來的。等到他出門時，已經看見人和馬在門外等着他，就告別回家去了。纔到家，就覺得腦袋疼，不一會就越來越激烈。到了辰時巳時之間的時候，腦袋裂開就死了。李琯的家裏人詢問奴僕，昨天夜裏經過的地方，僕人們全都說了那件事，並且說：「公子說聞到了奇特的香味，我們聞到的只是蛇的臊味使人不敢接近的。」全家人都覺得冤枉而且害怕，急忙命令僕人，到昨天夜裏去過的地方再察看一下。只看見枯死的槐樹裏，有大蛇盤屈的跡象。就伐倒了那棵樹，挖掘，已經失去了大蛇的蹤跡，只有幾條小蛇，全是白色的。把小白蛇全殺死了就回去了。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衛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貧民 番禺書生 郫縣民 遊邵 成汭 孫光憲　朱漢賓

牛存節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張氏 顧遂 瞿塘峽 靳老 景煥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於子午谷過山，往金州。見一竹輿先行，有女僕服慷從之。數日，終不見人，令因乃急引簾窺之。一婦，人首而蛇身甚偉，令因甚驚。婦人曰：「不幸業重，身忽變化，上人何乃窺之？」問其僕曰：「欲送秦嶺之上。」令因遂與誦功德，送及秦嶺，亦不見婦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聞奇錄》）

【譯文】

令因和尚，從子午谷過山，到金州去。看見一個竹轎在前面行走，有個女僕穿着喪服跟着，好幾天，始終看不見轎中的人。令因於是急忙掀起簾子暗中看那轎子，裏面是個婦女，長着人的頭蛇的身子很是雄偉。令因非常喫驚，那婦女說：「我很不幸，因罪孽深重，身子忽然發生變化，上人你爲什麼偷看呢？」問她的僕人，僕人說：「準備送到秦嶺上去。」令因於是給她誦唸功德經。一直送到秦嶺，也沒有再看見那婦女露頭，而是進到樹林中去了。

衛中丞姊

御史中丞衛公有姊，爲性剛戾毒惡，婢僕鞭笞多死。忽得熱疾六七日，自雲：「不復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窸窣有聲，潛來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爲一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發，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驚駭。衆共送之於野，蓋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記》）

【譯文】

御史中丞衛公有個姐姐，爲人性格剛烈乖戾而且惡毒，她的僕人有不少被她用鞭子和木杖打死。忽然她得了熱病六、七天了，自己說：「不再見人了。」常常獨自一人關着屋子。那些想來看望她的人，一定會受到她的責備、喊叫、呵斥、怒罵。過了十多天，忽然聽見屋子裏窸窸窣窣的聲音，有人暗中來看，走上堂屋的臺階，就覺得出腥氣臊氣毒氣，打開窗戶，就看見她變成了一條大蛇，長一丈多，身上是斑斑點點的紅色，衣服和四肢頭髮，散放在牀褥上。那條蛇睜着一雙生氣的眼睛追趕人，一家人又驚又怕，大家就一起把蛇送到野外。這大概是性情暴虐導致的結果。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餘，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鑿，忽墮深坑。蟄蛇如覆舟，小者與凡蛇等。其人初甚驚懼，久之稍熟。飢無所食。其蛇吸氣，因亦效之，遂不復飢。積累月，聞雷聲。初一聲，蛇乃起首，須臾悉動，頃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復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項，蛇遂徑去。緣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於地而去。人往借問烽者，雲是平州也。（出《廣異記》）

【譯文】

有個蒲州人挖地打井，挖下去一丈多深，遇到一塊方形石頭，還沒挖到泉水，想搬去石頭再繼續挖，忽然掉到一個深坑中去。坑中，冬眠的蛇象翻倒的船一樣，小蛇與平常的蛇大小相等。那個人開始時很害怕，時間一長稍微熟悉了。餓了沒有喫的，那些蛇吸氣，因而那個人也仿效蛇的作法，於是就不再餓了。總共有一個月左右，聽到雷聲。第一聲雷，蛇的頭就抬起來了，一會兒全都動起來，不久全分散離開。大蛇往前走離開了，一個挨一個地出去後，又回來了，那人知道蛇不會害自己，就上前去抱住蛇的脖子，蛇就一直走開，爬上白道的時候，象是走了十里路，前面有烽火，就把那人放在地上離開了。那人前去詢問管烽火的人，說這裏是平州。

相魏貧民

相魏有貧民，斸園荒地，見一大蛇，而殺之。尋見一大穴，穴中十餘小蛇，又復殺而埋之，既畢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論雲：「被殺一家大小，埋在園中。」官捕獲此人訊問，瞭然不伏。於園中驗之，得一坑者，共十餘人。但言昨打殺者十餘條蛇，埋之於此，並不殺人，不知此禍何（「何」原作「而」，據明抄本改。）來。若爲就決，實爲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尋覓無人，又令重就園，檢驗昨所埋之處，但見十餘死蛇，不復見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記》）

【譯文】

相魏地方有個貧民，挖園裏的荒地，看見了一條大蛇，用鋤頭把它打死了，不久又看見一個大洞穴，洞穴中有十多條小蛇，又殺了並埋了起來，事後就回家了。第二天，有人拿着狀子起訴說：被殺的一家大小，埋在園子裏。官府捉來那個貧民問情況，明明白白地說不服氣，到園中檢驗，找到一個坑，共十多人。那個貧民只說昨天打死了十多條蛇，埋在這個地方，並沒有殺人，不知這個禍災是從哪裏來的，如果因此而判我死刑，實在是太冤枉。當官的對此事起了疑心，要覈對一下原告人，找了半天沒找到，又命令重新到園裏去，檢驗一下昨天埋人的地方，只看見十多條死蛇，不再是人了，於是貧民被免了刑罰。

番禺書生

有書生遊番禺，歷諸郡。經山中，見有氣高丈餘，如煙。鄉人曰：「此岡子蛇吞象也。」遂告鄉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巖谷中。經宵，鄉里人各持缻甕往，見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爲水。遂針破，取其水。里人雲，此過海置舟中，闢去蛟龍。又有官人於南中見一大蛇，長數丈，徑可一尺五寸。腹內有物，如椓橛之類，沿一樹食其葉，腹中之物，漸消無所有。而里人雲：「此蛇吞鹿，此木葉能消之。」遂令從者採其葉收之，歸後，或食不消，腹脹，乃取其葉作湯飲之。經宵，及午不報。及撤被視之，唯殘枯骸，餘化爲水矣。（出《聞奇錄》）

【譯文】

有個書生到番禺遊玩，走遍了各個郡。經過山中的時候，看見有股一丈多高象煙一樣的氣柱。鄉里人說：「這裏岡子上的蛇在吞喫大象。」於是遍告鄉里，人們打鼓叫喊，蛇就退到一個山谷中去。過了一宿，鄉里人各個帶着缶和甕前去。就見一隻象還立着，可是肌肉骨頭全化成水，就用針扎破，取裏面的水。鄉里人說：「這種水在渡海的時候放在船裏，能躲避蛟龍。」又有一個做官的人在南中看見一條大蛇，長有好幾丈。直徑大約有一尺五寸，肚子裏有個東西，象是木樁之類，順着一棵樹喫樹葉，肚子裏的東西，漸漸地消化沒有了。鄉里人說：「這條大蛇吞吃了鹿，這種樹葉能助消化。」於是命令跟從的人採下那樹的葉子收藏起來。回家以後，有一次吃了飯消化不好，肚子脹，就拿出那樹葉熬湯喝。過了一宿，到中午也沒有反應，等到掀開被子看他，只剩下枯骨了，別的都成水了。

郫縣民

郫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刳剔五臟，盤而串之，置於火，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刳剔腹中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剗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兒亦平愈焉。（出《錄異記》）

【譯文】

郫縣有個農民在城南的水渠邊捉到一條小蛇，長一尺多，剖開肚子取出五臟，然後盤起來串上，放到火上，烘烤了好幾天。農民家有個才幾歲的孩子，忽然全身紅腫，皮膚起泡破裂，接着自語說：「你們家無緣無故殺了我，剖開並剔除肚子裏的髒胃，還放到火上烤，且讓你的兒子知道一下這種痛苦。」農民家裏聽了這話很驚異，取來蛇拔去竹籤，用水往蛇身上灑，燒香祈禱道歉，送到捉蛇的地方，很久後，彎彎曲曲地爬走了，孩子的病也好了。

遊邵

汝州魯山縣所治，即元魏時西廣州也。今子城東南有妖神祠，其前庭廣袤數百步，古老雲，當時大球場也。正門左右雙槐各二十圍，枝幹扶疏，亦云當時植焉。至中和初歲，釁起東夏，郡邑騷然。刺史游邵，許將也，令屬縣伐木爲柵以自固，雖桑柘梓檟，靡有孑遺。將伐雙槐，其夕，有巨蟒蟠於上，聲若震霆，目若飛星。鎮將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聞之以爲妖，且率徒親斬之，下斧而流血雨迸，腥氣薄人，亦心動而止。雙槐至今尚存。（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牘》）

【譯文】

汝州是魯山縣管轄的地方，就是元魏時期的西廣州，現在魯山縣城的東南方有個妖神祠，祠廟前面的庭院面積有幾百步見方。很古時傳下來說，這是當時的大球場。祠的正門左右兩邊有一對槐樹，各有二十圍粗，枝幹長得茂盛分披，也說是當時栽種的。到了中和初年，從東夏引起了事端，縣城裏的人一片混亂。刺史游邵，是個受人讚許的將軍，他命令所屬的縣，砍伐樹木造成柵攔來保護自己，即使是桑、柘、梓、檟等珍貴樹木，全都砍了，也準備砍這一對槐樹。那天晚上，有條巨蟒盤踞在樹上，發出的聲音象雷霆一樣，雙眼象閃爍的星星。鎮守當地的將軍李璠主持這件事，李璠是個武將，聽說了這是妖怪，就親自率領人殺蟒，斧子砍下去流血象大雨一樣迸濺，腥氣逼人，也就動了心停了手。那一對槐樹到現在還活着。

成汭

荊州節度使成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使張璝謀害之，遂棄本都，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於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邇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移鎮渚宮。尋受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初姓郭，後歸本姓。）（出《北夢瑣言》）

【譯文】

荊州節度使成汭統領蔡州軍，戍守在江陵，被江陵節度使張璝所謀害，就拋棄了自己的大本營，朝着秭舊奔去。一天夜裏被一條巨蛇纏住了身子，幾乎送了命。就說：「假如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是死是活全聽你的。」一會兒，蛇也走開了。這以後招集會合人口，訓練士兵，轉移地方鎮守渚宮，接着又受到朝廷的承認，安撫殘餘部隊，振奮精神進行治理。第一年，居民只有一十七家，到後來人口達到一萬戶。爲朝廷盡力，遵奉國家，溝通商業從事農耕生產，很有值得稱道的。朝廷稱爲北韓南郭。（韓就是華州韓建。成汭最初姓郭，後來纔回複本姓氏。）

孫光憲

孫光憲曾行次敍谷，宿於神山，見嶺上板屋中，以木根爲巨虺，前列香燈。因詰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楊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此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慮其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出《北夢瑣言》）

　　【譯文】

孫光憲曾經路過敍谷，住在神山，看見山嶺上的木屋中，用樹根雕成一條大蛇，前面排列着香和燈火。因而詢問開店的老人說：「那是什麼神？」老人說：「光化年間，楊守亮鎮守褒地的時候，有一條蛇橫在這山嶺的路上，高有七八尺，不知道它從頭到尾有多長，四面有無數小蛇簇擁着大蛇，每挪動一下蛇身，林中的樹林就被壓斷一些，大約過了十五天才過完，阻擋隔斷了旅行的人。接着聚些乾草燒燎一下路面和角落，擔心有蛇留下的毒氣。然後纔開始通行。」第二年，楊守亮被誅殺。

朱漢賓

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祿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惱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歟？（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梁貞明年間，朱漢賓鎮守安祿的初期，忽然有一天，天剛露出一點曙色時，有條大蛇出現在城的西南方。蛇頭枕在大城上，尾巴拖在城壕南岸的土地廟裏，它的頭大得象能盛五斗米的器具，雙目象閃電一樣，張開巨口，向城裏看。蛇的身上沒長翅，長有一百尺，有幾圍那麼粗，橫架在羊馬城堞和城壕上，其餘部分還盤踞在廟牆之內。有個住在城裏的士兵，突然遇上了蛇，嚇得大叫一聲，喪魂落魄就死去了，一州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蛇的來由。第二年，淮地的盜匪突然到了城下，把城圍起來攻打，打了幾天沒有攻破城，就回去了。難道是這神預先發出的警告嗎？

牛存節

梁牛存節鎮鄆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板築穿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殺之，載於野外，十數車載之方盡。時有人云：「此蛇藪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出《玉堂閒話》）

【譯文】

梁代牛存節鎮守鄆州，在小城的西南角興建一座大府第。因爲用板築法修牆，穿透了地面，底下是個蛇洞，洞裏有無數的大蛇小蛇。牛存節命令把蛇全殺死，運到野外去，用十幾輛車才裝運完畢。當時有人說：「這是蛇的聚居的地方。」這一年，牛存節背上生了個疽瘡，接着死了。

水清池

太原屬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禱雨澤及投龍之所也。後唐莊宗未（「未」原作「末」，據明抄本改。）過河南時，（「時」原作獵。據明抄本改。）就郡（「就郡」原作「射都」，據明抄本改。）捕獵，就池卓帳，爲憩宿之所。忽見巨蛇數頭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紅白色，遙見可圍四尺以來，其長稱是。獵卒齊彀弩連發，射之而斃。四山火光。池中魚鱉鹹死，浮在水上。獵夫輩共刲剝食之，其肉甚美。莊宗尋知之，於時諂事者，以爲克梁之兆，有五臺僧曰：「吾王宜速過河決戰，將來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斷白蛇之類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太原的屬城有個水清池，是本府祈禱求雨，投拜龍神的地方。後來唐莊宗還未打過河南時，在離郡不遠處打獵，在水清池邊上架立帳篷，作爲休息睡覺的地方。忽然就見有幾條大蛇從洞穴中爬出來，都進水清池裏去了。呆了很長時間，又有一條長着紅白顏色的大蛇，遠遠地看粗有四尺左右，長度與粗細很相稱。打獵的兵卒們一起連發弓箭，把大蛇射死了。城四面的山出現火光，水清池裏的魚鱉也全死了，浮在水面上。獵卒們就一起動手割肉剝皮喫蛇，蛇肉味道很美。莊宗不久也知道了這件事。當時有獻媚討好的人，認爲這是打敗梁國的預兆。有個五臺山僧人說：「大王您應該快些過河與梁國決戰。將來的梁國強大起來，還能打敗嗎？」這也是漢高祖斬白蛇一類的事啊。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於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徵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劘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憑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爲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巢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爲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帥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欵。同單馬而遁，竟沒於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見聞》）

【譯文】

後唐少帝主持朝政的時候，清泰王在岐陽起兵反叛。朝廷下命令讓西京留守王思同統帥皇上的親兵去征伐他。王師西征之後，不久就聽說已經逼近叛軍的營壘。留守京城的官僚們，天天登上西城門樓，盼望王思同的捷報。忽然有一天，官僚們扶着檻欄向西看，只見羊馬城上有兩條大蛇，一東一西，蛇頭相對着，隨從人員扔彈丸給予警告。當時有一個人打中了東面那條蛇的腦袋，蛇就扭動着身子掉到羊馬牆下，挺直着身子一動不動。派人去看那蛇，已經死了。西面那條蛇卻慢慢地進入洞穴空隙之間。有明白的人私下議論說：「潞王是乙巳年出生，統帥王思同公也是乙巳年出生，都是蛇的象徵，現在東面的蛇被打中腦袋死了，難道不是對王師不利嗎？」還沒過十天，王師方面的大批將軍都背叛朝廷歸順了潞王。王思同的心腹將領王彥暉及其手下的人，一起投降到岐陽城裏去，王思同單人一騎逃走，最後竟死在朝廷的事業上。死蛇的兆頭，能不明白嗎？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應進士舉，下第，南遊渚宮，因之峽州，尋訪故舊，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書訖，忽見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慘之容。坦遂詰其由，樵夫濡瞍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遘沈痾，歷年不愈。昨因入山採木，經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變，恐人驚悸，謂鄰母曰：『我之身已變矣，請爲報夫知之。』及歸語曰：『我已弗堪也，唯屍在焉，請君託鄰人舁我，置在山口爲幸。』如其言，遷至於彼。逡巡，忽聞如大風雨聲，衆人皆懼之。又言曰：『至時速回，慎勿返顧。』遂敘訣別之恨。俄見羣山中，有大蛇無數，競湊其妻。妻遂下牀，伸而復曲，化爲一蟒，與羣蛇相接而去。仍於大石上捽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種李氏在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唐末帝清泰年間末期，有個徐坦參加進士考試，落榜了，向南到江陵去遊玩，接着到峽州，尋訪老朋友。旅行途中暫時住在富堆山下的一個古老客店，這天曉上剛剛彈完琴寫字，忽然看見一個形象枯瘦的樵夫，臉色愁苦象是有悲慘的事情。徐坦於是詢問事情的原由。樵夫的眼裏流着淚說，「我就居住在這個山裏，姓李名叫孤竹，有個妻子先前得了重病，一年多了也不好。昨天我因爲進山砍樹，過了兩晚沒回家，妻子的身形忽然發生變化，害怕驚嚇了別人，對鄰居家的大娘說：『我的身子已經變化了，請替我告訴丈夫。』等我回家，又對我說：『我已經不能忍受了，只有屍體還在，請你託鄰居家的人抬着我，放在山口處，就是我的幸運事。』照她說的做了，把她送到山口，不多一會，忽然就象是聽見大風雨的聲音，衆人都很害怕。她又說：『到時候趕快回去，千萬不要回頭看。』於是互相敘說永別的遺憾。不久就見羣山之中，有無數條大蛇，爭着湊到妻子的旁邊。妻子就下了牀，伸開身子又一彎曲，變成了一條大蟒蛇，與羣蛇會合在一起走開了。還在一塊大石頭上碰頭，人的頭骨迸碎了掉在地上。」到現在還有蛇種李氏的傳說。

張氏

王蜀時，杜判官妻張氏，士流之子。與杜齊體數十年，誕育一子，壽過六旬而殂歿。洎殯於家，累旬後，方窆於外，啓攢之際，覺其祕器搖動，謂其還魂。剖而視之，見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入林莽而去。

又 興元靜明寺尼曰王三姑，亦於棺中化爲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張氏顧之若犬彘，凍餒而卒。人以爲化蛇其應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王氏在蜀地稱帝時，有一個杜判官的妻子，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和杜判官結婚幾十年，生育了一個兒子，過了六十歲死了。等到在家裏收殮好，幾十天以後才下葬在野外。啓動棺材的時候，就覺得棺材在搖動，以爲是張氏還魂了，打開一看，只見張氏變成了一條大蛇，盤繞彎曲着，全身的骨肉都迸散着，不一會，就慢慢地爬進密林中去了。

興元地方的靜明寺有個尼姑叫王三姑，也是在棺材裏變成大蛇的。那個杜判官的妻子，是因爲她晚年不敬重丈夫，丈夫年老有病，看東西，聽說話以及走路，都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張氏象對豬狗一樣地對待他，因此她的丈夫受凍捱餓而死。人們認爲變成蛇是她的報應。

顧遂

郎中顧遂嘗密話，其先人嘗宰公安，罷秩後，僑寄於縣側荊江之壖。四面多林木蘆荻，月夜未寢，徐步出門，見一條物，巨如椽，橫於地。謂是門關，舉足踢之，其物應足而起，自胸背至於腰下，纏繳數十匝，僕於地，懵無所知。其家訝其深夜不歸，使人看之，見腰間皎晶而明。來往碣於地上。逼而視之，見大蛇纏其身，解之不可。於是取利刃斷其蛇，一段段置於地，彎彎然不展，繳勒悶絕，因而失喑，旬日而卒。（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有個叫顧遂的郎中曾祕密地說，他的祖先曾經主管過公安縣，辭官以後，就客居在公安縣附近的荊江邊了。住處的四面有很多樹林和蘆荻，一個有月亮的晚上還未睡覺，慢慢地走出門外。看見有一個條形東西，象個大椽子，橫在地上，以爲是門上的橫閂，抬起腳來踢那東西，那個東西順着腳跳起來，從胸背一直到腰的下面，纏繞了幾十圈，仆倒在地上，就迷迷糊糊地什麼也不知道了。他的家裏人驚訝他深夜不歸，派人去看看他，只見他的腰裏皎潔明亮，在地上來回地滾動。走近一看，只見一條大蛇纏着他的身子，不能解開。於是拿來鋒利的刀砍斷了蛇，一塊塊地放在地上，彎着身子伸展不開，被纏繞勒得氣悶昏死過去，接着就說不出話來，十天後就死了。

瞿塘峽

有人遊於瞿塘峽，時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峯巒，連山跨谷，紅焰照天。忽聞巖崖之間，若大石崩墜，輷磕然有聲。遂駐足伺之，見一物圓如大囷，碣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細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驗之，乃蛇吞一鹿，在於腹內。野火燒然，墮于山下。所謂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有人在瞿塘峽遊玩，當時是冬月，草木都乾枯了，有野火在山峯上燃燒，連着山燒過山谷，紅色的火焰照亮了天空。忽然聽見在岩石山崖之間，象是大石頭崩裂落地，轟隆隆互相碰撞着發出聲音。就停下腳步去察看，看見一個東西圓圓地象個穀倉，滾落在平地上，不知那是個什麼東西。仔細地觀察它，竟是一條蛇，就剖開檢驗它，原來是蛇吞吃了一隻鹿在肚子裏，野火燃燒，掉在山下。人們常說的巴蛇吞象，相信會有這樣的事。

靳老

恆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民莫敢至其所。採藥人靳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條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蟆，色如煙燻，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下，仰視，蛇垂頭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灃州有鵾鵊雛，爲蛇所吞。有物如蝦蟆，吐白氣直衝，墜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見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恆州的井陘縣豐隆山西北方的一個很長的山谷中，有毒蛇盤據在那裏，能傷人，鄉里百姓沒有人敢到那裏去。有個採藥的人叫靳四翁進入北山，忽然聽到有颳風下雨的聲音，就登上一個孤石向遠處看去，只見有一條白蛇從東面爬來，大約三丈長，急急地爬到一棵樹上，盤在樹的西南方的樹枝上，垂着頭歇着，一會兒，有一個東西象盤子那麼大，樣子象是蛤蟆，象煙燻的褐土色，用四個腳跳着，到了大蛇盤踞的樹下，抬起頭看，大蛇垂着頭死了。從此蛇妖的事就沒有了。從前灃州有鵾鵊的雛鳥，被蛇吞吃了，有個東西象蛤蟆，直衝着蛇吐出白氣，蛇從樹上掉下來死了。莫不是靳老所看見的東西嗎？凡是有毒的動物一定有剋制它的東西，全是天意呀。

景煥

景煥爲壁州白石縣令，行陟巴嶺，峻險萬仞。約七八程，達玉女廟，或有巨虺橫亙其前，徑可七八尺，鱗甲不啻開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唯聞折木，震響山谷。童僕輩盡股慄驚駭，莫能前進。於是旦駐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見其尾。欲謂之龍，龍之行動，必有風雨隨之，其日晴明，方見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魚，翳天之鳥，蟲禽之絕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閒話》）

【譯文】

景煥做壁州的白石縣縣令，步行攀登巴嶺山，山嶺險峻高萬仞，走了約七八里路程，走到了玉女廟，這時有巨蛇橫在路上，直徑大約七八尺，身上的鱗甲有展開的扇子那麼大，頭和尾巴都垂在山下，只聽見樹木折斷的聲音，在山谷之中震響。僮僕們全都嚇得兩腿顫抖，不能走路，因此大白天停在山洞裏休息。接着又登上高處看那條蛇，目光的盡頭才知看見蛇的尾巴。想叫它是龍，但龍的行動，必然有風和雨伴隨着，那天天氣晴朗，纔看見的乃是蛇。由此可知，能吞掉小船的大魚，翅膀能遮蔽天空的大鳥，爬蟲類飛禽類中長得極大的，確實是存在的。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入」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灊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爲異，因負之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爾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即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案此蛇生不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出《稽神錄》）

【譯文】

舒州有個人進入灊山，看一條大蛇，就打死了它。看那條蛇，長着腳，對此他覺得很奇怪，因而揹着蛇出了山，準備把蛇帶給大家看。在路上遇到了幾個縣吏，就告訴他們說：「我殺的這條蛇有四隻腳。」縣吏們都看不見他，說：「你在哪裏？」回答說：「就在你們眼前，爲什麼看不見我？」就把蛇扔到地上，纔看見了他，因此揹着這條蛇的人誰都看不見。人們認爲是件怪事，就扔掉了蛇。據考查：這條蛇活着時不能隱藏自己的身形，死後卻能隱藏人的身形。這種道理是不能徹底弄明白的。

賈潭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使，獲一桔，其大如升。將表上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針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動，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長數寸。（出《稽神錄》）

【譯文】

非法的吳國的兵部尚書賈潭，說起他的一個朋友是嶺南節度使，曾得到一個桔子，桔子象一升那麼大。準備寫篇表文把桔子獻給皇上，監軍中使認爲是不平常的東西，不能輕易地獻上去。於是拿過針來刺桔子的蒂部，蒂部竟然能蠕動，讓人切開桔子，桔子裏有條几寸長的小紅蛇。

姚景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廄中。金嘗卒行至廄，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譯文】

非法的吳國的壽州節度使姚景，在他小的時候，事奉濠州節度使劉金，在馬廄中幹活。劉金曾經突然地走到了馬廄的地方，看見姚景剛剛睡下，有兩條小紅蛇在姚景的臉上游戲，從兩個鼻孔中進進出出，很長時間後姚景醒了過來，小蛇就不見了。劉金從此就特別地對姚景寵信和提拔，並把女兒嫁給了他，姚景最後終於做了大官。

王稔

僞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唯一蝙蝠飛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錄》）

【譯文】

非法的吳國的壽州節度使王稔，免官回到揚州，做統軍官，坐在廳堂裏，和客人說話。忽然有一條小紅蛇從屋頂掉到地上，向着王稔蟠踞着。王稔讓人用器具扣住小蛇，很久以後打開看，只有一隻蝙蝠飛走了。那一年，王稔被委任兼作平章。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恆弄蛇於市，以乞丐爲事。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倍山下，夢老父雲：「爲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於船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即攜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振撥，應手齧其乳，毛失聲顛仆，遂卒，食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錄》）

【譯文】

安陸縣有個姓毛的人喜歡喫毒蛇，用酒把蛇吞下肚。曾經到齊安遊玩，又到了豫章，常常到集市上玩蛇，靠當乞丐過日子，這樣生活了十多年。有個賣燒柴的人，從鄱陽縣來到這裏，住在黃倍山下，夢見一個老人對他說：「替我送一條蛇給江西玩弄蛇的毛生。」於是到豫章的觀步門賣柴快要賣光了，有一條蒼白色的蛇盤在船上，觸一下蛇，蛇不動，賣柴的人才想起以前做的夢。就攜帶着蛇到集市上去，尋找毛生，接着把蛇給了毛生。毛生剛要弄蛇，蛇就咬中了他的乳房，失聲跌倒，就死了。屍體一頓飯的功夫就腐爛變壞，蛇也不知道到哪裏去了。

# 鳥蟲水族卷（第460-479卷)目錄

卷第四百六十　　禽鳥一

鳳　　　旃塗國　鳳凰臺　元庭堅　睢陽鳳　鸞 鶴 徐奭

　　　　　　　　烏程採捕者　戶部令史妻  
 裴沆　鵠蘇　瓊鸚鵡　張華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　　　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鷂 魏公子 鶻　寶觀寺　落雁殿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鳥二

孔雀　　交趾　羅州　王軒

　　　　燕　　　漢燕　胡燕　千歲燕　晉瑞　元道康　範質

　　　　　　鷓鴣　　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

　　鵲　　　知太歲　張　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乾陵　鴿信

　　　　雞　　　陳倉寶雞　楚雞　衛女　長鳴雞　沉鳴雞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　祝雞公　朱綜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衛鎬

　　　　　　　　合肥富人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鳥三

鵝　　　史悝　姚略　鵝溝　祖錄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鬥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鵒　　勾足　能言　桓豁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烏山　楊宣

　　　　烏　　　越烏臺　何潛之　烏君山　魏伶　三足烏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　　　鳴梟　

　　　　鴟鵂　　鶹目夜明　夜行遊女　禳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顓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鳥四 飛涎鳥　精衛　仁鳥　鸐　韓朋　帶箭　細鳥　王母使者

　　　　　　　　鴛鴦　五色鳥  
 新喻男子　張氏　漱金鳥　鶖　營道令

　　　　　　　　紙鳶化鳥　鶉　戴文謀　瑞鳥  
 報春鳥　冠鳧　秦吉了

　　　　　　　　韋氏子　鳥賊　鳥省　劉景陽　食蝗鳥　盧融  
 張氏

　　　　　　　　王緒　武功大鳥　鸛鸘　吐綬鳥　杜鵑　蚊母鳥　桐花鳥

　　　　　　　　真臘國大鳥　百舌　鸛甘　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鵶

　　　　　　　　仙居山異鳥　鶯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蟹　海　鱷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臘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蚏　鯪魚　鯢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母　鮒鮧魚　鯽魚　鯌魚　黃魟魚　蟕

　　　　　　　　海燕　鮫魚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峯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螃　鱓魚　玳瑁　海術　海鏡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魚　鸚鵡螺　紅螺　鴦龜  
 鯢魚　鱟　飛魚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魚  
 虯尾　牛魚　蝤(石多)　奔(魚孚)

　　　　　　　　係臂　雞嘴魚　劍魚　懶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鯀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川河　行海人　陰火　裴伷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　　鯀　桓衝　李湯　齊浣　子英春　洛水豎子　

　　　　鬼　　　羅州赤鱉  
 韓珣　封令禛　凝真觀　蜀江民　張鬍子

　　　　　　　　柏君　葉朗之　柳宗元　王瑤　柳沂　崔梲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爲人）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爲人）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奐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  
 （水族爲人）

　　　　　　　　李鷸　謝二　荊州漁人　劉成　薛二孃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爲人）

　　　　　　鄧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宋士宗母　宣騫母　江州人　獨角　薛偉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

　　龜　　　陶唐氏　禹　葛洪　張廣定　贛縣吏　郗了　孟彥暉

　　　　　　　　營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彥回　吳興漁者　唐明皇帝

　　　　　　　　寧晉民　史論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賈客　南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蟲一 蜮射　化蟬　揖怒蛙　怪哉　小蟲　蔣蟲　園客　烏衣人

　　　　　　　　朱誕給使  
 葛輝夫　蜓　肉芝　千歲蝙蝠　蠅觸帳

　　　　　　　　蒼梧蟲　蚱蜢　施子然　龐企　蟾蜍　蠅赦　發妖　桓謙

　　　　　　　　青蜓　朱誕　白蚓　王雙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蟲二 胡充　盧汾　來君綽　傳病　滕庭俊　張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蟲　朱牙之　樹蚓　木師古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蟲三 淳于棼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蟲四 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顒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蟲五 張景 蛇醫 山蜘蛛 蟲變 蠍化 蝨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蝨徵　壁鏡　大蠍　紅蝙蝠　青蚨　滕王圖　異峯　寄居

　　　　　　　　　　異蟲　蠅壁　魚　天牛蟲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蟲

　　　　　　　　　　抱搶　避役　蜳蝺　竈馬　謝豹　碎車蟲　度古　雷蜞

　　　　　　　　　　腹育　蛺蝶　蟻　蟻樓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蟲六 飯化 蜈蚣氣 蠮螉 顛當 蜾蠃 沙蝨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蟲　諾龍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蟲七 蟻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蝨 白蟲

　　　　　　　　　　　　蠶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禪　蝗化　水蛙　蚓瘡

蜂餘　熊乃　螽斯　蝻化

卷第四百六十 禽鳥一

鳳（鷹附）

旃塗國　鳳凰臺　元庭堅　睢陽鳳　鸞 鶴

徐奭　烏程採捕者　戶部令史妻

裴沆　鵠蘇　瓊鸚鵡　張華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

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鷂

魏公子 鶻

寶觀寺 落雁殿

旃塗國

周時，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以五色玉爲飾，駕以赤象。至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經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鹹服神禽之遠至。及成王崩，沖天而去。（出《拾遺錄》）

【譯文】

周朝時，旃塗國貢獻了一隻幼鳳，把它裝載到裝飾着五色玉石的華貴車子裏，用紅色的大象拉車。到了京城，把鳳雛放養到飼養珍禽的園林中，每天餵給它根據上元醫藥書上記載的祕方所特製的美酒和雲石。鳳雛剛到的時候，毛色不太鮮明，等到周成王到泰山祭天，到社首山祭祀山川以後，毛色變得異常光彩鮮亮。中國本地的飛禽走獸全都不再鳴叫，臣服於從遠方而來的神鳥鳳。等到周成王死了，鳳直衝雲霄飛走了。

鳳凰臺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皇帝使伶倫制十二龠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腳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陽雜俎》）

【譯文】

鳳凰的骨頭是黑色的，雄的和雌的早晨和夜晚的叫聲各不相同。皇帝讓樂官制造了一支十二個孔的樂器「龠」來模仿雌雄鳳凰鳴叫的聲音，於是就有了《鳳凰臺》這支樂曲。鳳凰腳下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好象是白石頭。鳳凰出現的時候，找到它站立過的地方，挖掘三尺深，能找到一塊純白色的像卵石一樣的圓石，吃了它能使人心神安定。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出《紀聞》）

【譯文】

唐代的翰林學士陳王的朋友元庭堅，被免去遂州參軍的官職後，就在州界的山上住着讀書。一天，忽然有一個人身鳥頭的人，來拜訪元庭堅。這個人身材雄偉，衣着華貴，有幾千只鳥跟隨着他。他說：「我是鳥類之王，聽說你喜歡研究詩文聲韻的規律，所以來見你。」他利用好幾天夜晚的時間，教授元庭堅音律的清和濁，文字的音和義，同時教給元庭堅百鳥的語言，象這樣他們來往了一年多，元庭堅從此通曉了韻律，善寫文章，當時的人們沒有能比得上他的。至於天文、陰陽、數術等學問，也沒有他不精通的。後來，元庭堅在翰林院撰寫了《韻英》一書，一共十卷，但沒等推廣施行，西京就被匈奴人佔領了，不久元庭堅也死了。

睢陽鳳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類，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鹹噪而導其前，鹹翼其旁，鹹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鹹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貞元十四年秋天，有一隻奇異的鳥，羽毛是綠色的，樣子類似於斑鳩或喜鵲，在睢陽城郊飛翔，有時落在叢林之中。這時有一大羣鳥，大約有一千多個種類，由各個種類的頭領率領着，排列在那隻鳥的周圍，這些鳥每天都把各自銜來的蟲子和穀物獻給這隻鳥喫。這隻鳥每次起飛，羣鳥全都鳴叫着，有的飛在它的前面做嚮導，有的飛在它的兩旁，有的跟在它的後面，全都像僕從和警衛一樣簇擁在它的周圍。這隻鳥落下來時，羣鳥全都頭朝它圍成一圈。就是臣子侍奉天子的禮節，也不能超過這羣鳥啊。睢陽城的人全都到野外去觀看，認爲這隻奇異的鳥是飛禽類中通靈的鳥，可是它的樣子不象鸞鳥和鳳凰，因此大家更是對它感到奇異。當時李翱在睢陽城作客，他說：「這纔是真正的鳳鳥啊。」於是撰寫了《知鳳》這篇文章，詳細地記載了這件事。

鸞

堯在位七年，有鸞鶻歲歲來集，麒麟遊於澤藪，鴟梟逃於絕漠。有折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留重明之集。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戶牖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爲雞於戶牖之上，此遺像也。（出《拾遺錄》）

【譯文】

堯在位七年，有鸞鳥和一種叫鶻鵃的鳥年年來集會，還有麒麟在沼澤中游玩，鴟梟等兇惡的鳥逃到了大漠的深處。有個折支國，貢獻了一種叫「重明」也叫「重睛」的鳥，是說這種鳥的一隻眼睛裏有兩個眼仁。重明的樣子象雞，叫聲象鳳鳴，經常脫落羽毛，用肉翅飛翔。它能追殺猛虎，使妖魔鬼怪和各種災禍不能對人類造成傷害。要給它飲用美酒。重明有時一年來好幾次，有時幾年也不來一次，住在都城的人沒有誰不打掃乾淨門戶，來準備迎接重明的到來。有的老百姓雕刻木頭，有的熔鑄金屬，製造成這種鳥的樣子，放在大門和窗戶之間，則能使各種鬼怪自然退避躲藏起來。如今人們每年正月的第一天，都有門窗之上刻雞或畫雞，就是那時候留傳下來的重明的形象。

鶴徐奭（鵠）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奭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至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奭恍惚年餘乃差。（出劉敬叔《異苑》）

【譯文】

晉懷帝永嘉年間，徐奭出外打獵，看見一個女子，姿色豔麗，皮膚白潤，走過來與徐奭說話調笑。女子吟詩道：「曾聆聽過你美好的聲音，這麼長時間仍在我耳邊縈繞，爲什麼又讓我遇到了你，然而你卻似乎沒有情緒。」徐奭同她很投機，高興地同她來到一所房子裏。女子擺上來的喫的東西大都是魚，於是徐奭過了一天也沒回家。他的兄弟尋找他來到湖邊，看見他與一個女子相對坐着。他哥哥用藤杖打那個女子，女子變成了一隻白鶴，向高空飛去。徐奭回去後精神恍惚一年多才好。

烏程採捕者

隋煬帝大業三年，初造羽儀，毛氅多出江南，爲之略盡。時湖州烏程縣人身被科毛，入山捕採，見一大樹高百尺，其上有鶴巢養子。人慾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樹。鶴知人必取，恐其殺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時用，乃不伐樹。（出《五行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三年下令製造儀仗隊中以羽毛裝飾的旗幟。造旗用的羽毛大多出產自江南，爲此差不多將鳥羽蒐羅光了。當時有個湖州烏程縣的人，身上披着羽毛僞裝，進山去捕鳥。他看見一棵大樹有一百尺高，樹上有個鶴巢，裏面有大鶴在養育幼鶴。這個人要捉鶴拔取羽毛，可是樹的下部沒有枝丫，樹高上不去，便拿着斧子砍伐大樹。鶴知道人一定要捉到它取毛，恐怕幼鶴被人殺害，就用嘴拔下身上的羽毛扔下來。人拾起羽毛，全都合乎標準，就不再伐樹了。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駿馬，恆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雲：「馬行百里猶倦，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靚妝，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爲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婢（「婢」原作「婦」，據明抄本改。）以掃（掃原作婢。據明抄本改。）帚燭火，遍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可騎，妻雲：「隨有即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簾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暱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雲：「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煙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十里方至山口。問其所，雲是閬州，去京師千餘里。（「方至山口問其所云是閬州去京師千餘里」十七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之久（「之久」二字原倒置，據明抄本改。）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墮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戶部令史的妻子長得很美，被妖精附體，而他卻不知道。他家有匹駿馬，總是餵給加倍的草料，反而越來越瘦弱。他去請教鄰居住的一個胡人，這個胡人是個占卜術士。胡人笑着說：「馬行百里尚且疲倦，何況如今行了一千多里，能不瘦嗎？」令史說從來就很少騎它，家裏又沒有別人，爲什麼會這個樣子？」胡人說：「你每次去衙門辦公，你妻子夜間就出去了，你卻不知道。如果不信，到你再去衙門的時候，試着回家觀察一下，就知道了。」令史照着胡人說的話，夜間偷着回到家裏，隱藏在別的屋裏。到了一更天，妻子起身梳洗打扮得很漂亮，讓女僕給馬備上鞍子，走上臺階騎上馬，女僕騎掃帚跟隨在後面，逐漸升空而去，消失在夜色中。令史非常害怕，天亮以後去見胡人，喫驚地說：「妖精的事我相信了，怎麼辦呢？」胡人讓他再觀察一個晚上。這天夜裏，令史回家後隱藏在堂屋前的幕布中。妻子不一會就又回到堂屋，問女僕爲什麼有生人的氣味。她讓女僕把掃帚點上火，把堂下四周的屋子都照着看一遍。令史狼狽地鑽進堂上的大罈子裏面。不一會，他妻子騎着馬又要出去，因爲剛纔把掃帚燒了，女僕再沒有可騎的了。妻子說：「隨便有個什麼都可以騎，何必一定要掃帚。」女僕倉促之中，騎上大罈子就隨着走了。令史在罈子裏，不敢活動。不一會，到了一座山的樹林中間，地上架設着帳幕，擺着豐盛的酒席。一起喝酒的有七八個人，各自都帶有一個夥伴，關係融洽親暱到了極點。他們喝了幾個更次才散席。婦人騎上馬，讓女僕去騎罈子。女僕喫驚地說：「罈子裏有人！」婦人喝醉了，讓女僕把人推到山下去。女僕也醉了，把令史推出罈子。令史不敢說話，女僕就騎着罈子走了。令史等到天亮，一個人也不見了，只有剩餘的冒着煙的灰燼。令史尋找路徑下山，山路崎嶇大約走幾十裏纔到山口。令史問路上的人這裏是什麼地方？回答說是閬州，離京城有一千多里。令史一路上象乞丐一樣，辛辛苦苦地走了一個多月纔回到家裏。妻子一見，喫驚地問他爲什麼離家這麼久，是從哪裏回來的，令史編造謊話回答了妻子。令史又去找那個胡人，求他幫助解決這個問題。胡人說：「妖精已經成了氣候，等它再出去的時候，可以突然地捉住它捆上，用火燒死它。」令史照着他的話做了，就聽見空中有乞求饒命的聲音。不一會，有一隻蒼鶴落在火中被燒死了。妻子的病跟着也好了。

裴沆

同州司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曉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下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邪？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至洛中，幹胡盧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盧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盧生初無難易，開袱，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授針刺臂，滴血下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復邀裴雲：「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才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蕪狼藉。裴渴甚，求漿，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袱物，大如合，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誡也。」裴復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袱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出《酉陽雜俎》）

又 李相（「相」原作「松」，據明抄本改。）公遊嵩山，見病鶴，亦曰須人血。李公（公原作松。據明抄本改。下同。）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東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復當上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沖天而去。（出《逸史》）

【譯文】

同州司馬裴沆說，跟他父親從祖兄弟從洛中出發去鄭州，在路上走了好幾天。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偶爾下馬歇息，聽到路旁有人呻吟的聲音，於是分開蒿草尋找，在荊棘叢中看見一隻病鶴，垂着翅膀低着嘴，翅膀下面生瘡腐爛，患處的毛已脫落，叫的聲音奇特。這時忽然有個穿白衣服的老人，拄着柺杖從幾十步外走來。他對裴沆說：「你是少年人，怎麼能解救這隻鶴呢？如果能得到人的血給鶴塗上，它就能飛走了。」裴沆是個懂得事理的人，品德高尚。他急忙說：「請刺我臂上的血，沒問題。」老人笑着說：「你的這種精神很了不起，但必須是三世爲人的人，這樣的人血才能用。你前世不是人，只有洛中的胡盧生，三世是人。你這次出行，不是有急事，怎能再到洛中去面見胡盧生呢？」裴沆毅然踏上了返回洛中的道路，不到兩宿，走到洛中。到了洛中他立刻去拜訪胡盧生，詳細講述了事情經過，懇切請他幫助。胡盧生一點也沒有感到爲難，打開包袱，取出一個石頭盒子，大小約有二個指頭。他接過針刺破手臂，將血滴滿一盒，交給裴沆說：「不必多說了。」裴沆回到了遇到鶴的地方，老人已經等在那裏，高興地對他說：「你真是個守信用的人。」然後就讓他把血全塗到那隻鶴的傷口上，又邀請裴沆說：「我住的地方離這裏不太遠，可以去少呆一會。」裴沆覺得這老人不是個平常的人，稱他爲老伯，跟着他去了。走了幾里路，來到一個莊園。竹籬笆茅草屋，庭院裏長滿荒草。裴沆覺得很渴，向老人要水喝，老人指着一個用土做的神龕說：「這裏面有一點水，可以取出來喝。」裴沆看那神龕裏，有一個杏核，一把象斗笠一樣的扇子，神龕底部裝滿水，水的顏色是純白的。裴沆用力舉起神龕把水喝了，不再飢渴，水的味道象杏酪。裴沆知道老人是個隱居的高人，行禮請求老人收他作僕人。老人說：「你在人世上還有點官祿，即使跟着我隱居也不會堅持到底，你的叔叔是個真正得道的高人，我很早就和他有所交往，這些你自然不會知道。現在我有一封信，交給你一定能送到。」於是包裝好一個包裹，大小形狀象個盒子，並告誡他不要私自打開看。又領着裴沆看那隻鶴，鶴受損的地方已經長出新毛。他又對裴沆說：「你剛纔喝了杏漿，應當爲九族的血緣親情而哭泣，並且不能接近酒色。」裴沆回到洛中，路上看着小包裹想打開看看，小包的四角各有一條小紅蛇露出頭來，裴沆便停下手沒有打開，他的叔叔接過包裹打開來看，裏面有一升多象是大麥飯粒的東西。他的叔叔後來去王屋山了，不知道最後怎麼樣了。裴沆活了九十七歲。

李丞相當初在嵩山遊玩，看見一隻病鶴，也說須要人血治療，李丞相解開衣服就要刺血。鶴說：「世上真正是人的很少，您也不是人。」並讓他拔下自己的眼睫毛，讓他拿着睫毛到東都去，只要把眼睫毛拿到眼前對着人看，就知道誰是真正的人了。李丞相半路上用這方法看自己，竟是個馬頭。到了東都洛陽，遇見的人不少，全都不是人，都是些豬狗驢馬。最後遇到一個老人是人。李公向他說了病鶴的意思，老人笑了，下驢來露出手臂刺血交給他，他得到老人的血，用血塗到鶴的傷處，鶴馬上就好了。鶴感謝他說：「你就是將來的宰相，又將羽化飛昇天界，我們相見的日子不會太遠，你一定不要懈怠。」李丞相表示感謝，鶴就飛走了。

鵠

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爲白，壽三千歲矣。（出《述異記》）

【譯文】

天鵝出生一百年，毛色變爲紅色，五百年後變成黃色，再過五百年變成灰白色，再過五百年變成白色。天鵝的壽命是三千年。

蘇瓊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幹色，曾無穢行。嘗行田，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雲：「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要還盡歡，從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鵠。（出劉義慶《幽冥錄》）

【譯文】

晉安帝元興年間，有一個人年齡二十多歲，還沒結婚，可是他仍然眼睛不看女色，也沒有淫穢的行爲。一天他去打獵，看見一個很美麗的女子。女子對他說：「聽說你認爲自己是柳下惠那樣的人，但是你又怎能懂得私奔幽會的快樂呢？」說着女子便唱起歌來，少年稍微有點動心。後來又見到這個女子，他就問女子的姓名。女子說：「我姓蘇名瓊，家就在路邊。」於是邀請少年回家盡情歡樂。少年的堂弟突然走過來，用木杖打那女子，女子變成一隻雌性白天鵝。

鸚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瞼向上，獨此鳥兩瞼俱動，似人目。（出《酉陽雜俎》）

【譯文】

鸚鵡能夠飛翔。別的鳥類的腳趾，三個在前，一個在後，只有鸚鵡是四個腳趾一齊分開。凡是鳥類都是下眼皮向上動，只有鸚鵡能上下眼皮一起動，象人的眼睛一樣。

張華

張華有白鸚鵡，華行還，鳥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雲：「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強之至庭，爲鴟所攫，教其啄鴟喙，僅而獲免。（出《異苑》）

【譯文】

張華有隻白色的鸚鵡，他每次外出回來，鸚鵡就向他講述僕人的好與壞，後來又不說了。張華問它是什麼緣故，鸚鵡說：「被關在大罈子裏，怎麼能夠知道呢？」張華有一次在屋外，讓人去叫鸚鵡出來。鸚鵡說：「昨天晚上做了個惡夢，不宜到門外去。」勉強讓它到了庭院，就被鴟鳥捉住，急忙教鸚鵡啄鴟鳥的嘴，才免於一死。

鸚鵡救火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明抄本意作「竟」。）何足雲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山，鄰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出《異苑》）

【譯文】

有隻鸚鵡飛落在別的山上，山裏的飛禽走獸都很尊重它。鸚鵡心裏想，這裏雖然快樂卻不能久住，就離開了。過了幾天，忽然山上燃起大火。鸚鵡遠遠地看見了，就跳進水裏沾溼羽毛，飛去灑向大火。天神說：「你雖然有救火的好意願。但是你認爲這種做法值得一提嗎？」鸚鵡回答說：「雖然知道沒有用，可是我曾經在這座山上僑居過，山上的禽獸都很善良，全都象我的兄弟一樣，我不忍心看它們被燒死。」天神讚美鸚鵡並受到感動，替它將山火撲滅。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爲鷙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立鸚鵡冢。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天寶年間，嶺南進獻了一隻白鸚鵡。由於養在皇宮裏的時間長了，鸚鵡顯得很聰明，能理解人的話語。宮裏的人，直到貴妃，全都稱呼鸚鵡爲「雪衣女」。因爲鸚鵡的性情已經很溫順馴服了，所以常常放開它任其喫喝飛鳴，可是它總也不離開屏風和帳幕之間。皇上讓人把近代詞臣的文章念着教給它，幾遍後它就能背誦。皇上常常和嬪妃及各位王爺下棋玩，皇上的棋稍呈敗勢，左右的人呼喚雪衣女，它一定會飛到棋盤上，鼓動翅膀攪亂棋局。有時還啄嬪妃以及諸王爺的手，使他們不能搶到好的棋路。一天早晨，雪衣女飛到貴妃的鏡臺上，說道：「雪衣女昨天夜裏夢見被老鷹捉住，我的性命就要結束了嗎？」皇上讓貴妃教給它念《多心經》，此後它記得特別熟練，晝夜不停地念，象是害怕遭受災禍，進行祈禱以求免災。皇上與貴妃到別的宮殿遊玩，貴妃就把鸚鵡放在輦車上，和她一起去。到了以後，皇上命令隨行的將校進行圍獵。鸚鵡這時正在宮殿的欄杆上飛來飛去，一瞬間有一隻鷹飛來，捕殺了鸚鵡。皇上和貴妃，長久地爲它嘆息，命令人把鸚鵡埋在御花園中，立起一座鸚鵡的墳墓。開元年間，皇宮裏有一隻五色鸚鵡，能說話並且很聰明。皇上讓左右的人試着牽扯自己的衣服，那隻鸚鵡就瞪起眼睛叱責他們。岐王府的文學侍從熊延景，因此而奉獻文章《鸚鵡篇》，皇上把文章交給羣臣欣賞。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複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譯文】

隴右人劉潛的家裏很富有，只有一個剛剛成年的女兒，長得很美。不斷地有人來向劉家求婚，她的父親都沒有答應。家裏養了一隻鸚鵡，擅長說話，女孩每天都與鸚鵡說話。後來得到一本佛經，鸚鵡唸佛經，有時念錯了，女孩一定糾正它。每當唸佛經時，女孩一定要燒香。忽然有一天，鸚鵡對女孩說：「給我打開籠子，你自己來住，我應當飛走了。」女子奇怪地問它：「爲什麼這麼說呢？」鸚鵡說：「你本來和我同是一類，偶然託生到劉潛的家裏，現在卻要回到原來的種族之中。不要怪我說這樣話，別人不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那女子很喫驚，把這事告訴了父親，父母就打開籠子，放鸚鵡飛走了。父母開始從早到晚地守着女兒。又過三天，女子無故就死了。父母喫驚地哭泣不止，正要埋葬女兒的時候，女兒的屍體忽然變成一隻白鸚鵡飛走，不知飛到哪裏去了。

鷹

楚文王

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過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形。（「形」字原闕，據《太平御覽》卷九二六補。）鷹便竦羽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烏墮地。度其羽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出《幽明錄》）

【譯文】

楚文王喜好打獵，有人獻給他一隻鷹。他見這鷹與普通的鷹不一樣，所以帶它到雲夢一帶打獵。一般的獵鷹、獵狗爭着捕捉獵物，只有這隻鷹瞪着眼睛遠遠地望着天邊的雲。不久有一個東西出現在天空，分辨不出它的形狀。這隻鷹就振動翅膀升上天空，快得象閃電一樣。不一會，羽毛象下雪一樣飄落下來，血象下雨一樣灑落下來，有隻大鳥掉到地上。估計這隻大鳥的翅膀，展開有幾十裏寬。當時有見識廣博的人說：「這是大鵬的雛鳥啊！」

劉聿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於之罘山懸崖，自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歧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銜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鷹雛，以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而系鷹足，一臂上系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系鷹而歸。

【譯文】

唐高宗永徽年間，萊州人劉聿喜好飼養獵鷹，於是到之罘山的懸崖上，拴好繩子縋下山崖去捉雛鷹。當他快到鷹巢時繩子斷了，他掉在樹枝上。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沒有辦法爬上或爬下。大鷹看見人，銜着肉不敢到巢裏去，遠遠地放下肉。劉聿取過肉來喂雛鷹，剩下的就自己吃了。過了五六十天，雛鷹能飛翔了，劉聿就撕開衣服系在鷹的腳上，一隻胳臂繫了三根布繩，然後舉着雛鷹跳下懸崖。雛鷹飛起來，提起他的兩臂，人和鷹一塊落到山澗的底下，一點也沒有受傷。他仍舊繫着鷹回家去了。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鷂也，善闢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鷂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鷂獻焉。（出《宣室志》）

【譯文】

薛嵩鎮守魏州時，鄴郡有個喜好養育鷹隼的人。有一天，有個人帶着一隻鷹來給這個鄴郡人看，鄴郡人就買下了這隻鷹。這隻鷹非常威武英俊，鄴城人家裏飼養的鷹隼很多，但沒有一隻能比得上它的。他常把這隻鷹架在胳膊上游玩。後來有個東方少數民族的人看見了這隻鷹，願意用一百多段絲織品換取這隻鷹。鄴州人說：「我剛得到這隻鷹，但是不知道它有什麼特殊的用處。」那個人說：「這是一隻海鷂，善長剋制蛟和螭的危害，你應當到鄴城的南面去放開它。就能看到它的用處了。很早以前鄴城南面的池塘中就有一隻蛟，經常給人帶來災難。鄴郡的老百姓受到蛟的禍害有好多年了。鄴郡人就帶着這隻海鷂去了，海鷂忽然投身進塘水之中，不久就捉了一隻小蛟出來，然後又把這隻蛟給喫光了。從此鄴郡的百姓免除了蛟患。有人把這事告訴了薛嵩，薛嵩就把鄴城人找來詢問這件事，鄴郡人就把海鷂獻給了薛嵩。

鷂魏公子

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鷂逐而殺之。忌忿其鷙戾，（「鷙戾」原作「系搏」，據明抄本改。）因令國內捕鷂，遂得二百餘頭。忌按劍至籠曰：「昨殺（「殺」原作「搦」，據明抄本改。）鳩者，當低頭伏罪；不是者，可奮翼。」有一鷂俯伏不動。（出《列異傳》）

【譯文】

魏國的公子無忌有一天正在屋裏讀書，有一隻斑鳩飛到他的書案下面，有一隻雀鷹追進屋捕殺了它。無忌忿恨雀鷹的兇殘，因此命令國內的百姓捕捉雀鷹，捉到二百多隻。無忌握着劍走到籠子邊上說：「曾經殺死斑鳩的，應當低頭認罪，不是的，可以展翅飛離有一隻雀鷹趴着一動不動。

鶻寶觀寺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滄州東光縣的寶觀寺，常常有鶻鳥聚集在重迭的殿閣上。同時殿閣上也常常聚集着幾千只鴿子。鶻鳥到了冬天，每天晚上，就捉來一隻鴿子。放在自己的腳下暖腳，到了天亮，再放走鴿子而不殺死它。其餘的鷹鶻，也不敢來侵害它們。

落雁殿

唐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雁殿。上恆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回，亦陸機黃耳之徒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養了一隻白鶻，稱呼它將軍。它捉鳥時，常常驅趕到宮殿的前面，然後再攻擊殺死鳥，所以將這處宮殿叫「落雁殿」。皇上常常讓它送信，從京城送給東都洛陽的魏王，並取回信，一天能往返好幾次。它難道也是陸機的俊犬黃耳一類的動物嗎？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鳥二

孔雀

交趾　羅州　王軒 燕

漢燕　胡燕　千歲燕　晉瑞　元道康　範質

鷓鴣

飛數　飛南向　吳楚鷓鴣

鵲（鴿附）

知太歲　張　顥　條支國　黎景逸　張昌期　崔圓妻　乾陵　鴿信 雞

陳倉寶雞　楚雞　衛女　長鳴雞　沉鳴雞　孫休　吳清　廣州刺史

祝雞公 朱綜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衛鎬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脯臘。人又養其雛爲媒，旁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雲，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出《嶺表錄異》）

【譯文】

交趾郡人大多飼養孔雀，或是送給別人喫肉，或是殺了做成肉脯。還有的人飼養小孔雀做誘餌，在旁邊安好網，捕捉野孔雀。等野孔雀飛下地時就牽動網繩將孔雀罩住，然後拔取孔雀身上金翠色的羽毛，製造成拂塵的扇子。有時要完整的羽毛，就活着截斷孔雀的尾巴，當作土特產品，還說：「活着取毛，毛上的金翠色一點不變。」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出《紀聞》）

【譯文】

羅州的山中有很多孔雀，幾十只爲一羣在一起飛翔。雌孔雀尾巴短，也沒有金翠色，雄孔雀出生三年，開始長出小尾巴，五年長成大尾巴。立春時尾羽開始生長，三四個月後又凋落了，和花朵同時繁榮和凋謝。孔雀喜愛自己的尾羽並且非常忌妒，凡是想在山林裏休息，一定要先選擇好放置尾巴的地方，然後才棲息在那裏，南方人要捕捉活孔雀，要等到下大雨的時候纔去，這時孔雀的尾巴上沾上雨水變得很沉重，不能高飛。雖然有人走近，但是因爲它太愛自己的尾巴，恐怕被人損壞，就不再飛翔了。孔雀即使是馴養了很久，但是如果看見了漂亮女人穿着好看衣服和穿鮮豔絲綢衣服的小孩，也一定要追上去啄她們。如果遇到美好的天氣，美麗的景色，聽到管絃樂器演奏的曲調，一定要舒展開翅膀和尾巴，目光流轉地跳舞，好象是很有情意的樣子。住在山谷裏的少數民族把孔雀煮熟了喫，味道象鵝肉一樣，能解百毒。人要是吃了孔雀肉，吃藥就沒有治病的效驗了。孔雀的血和頭，能解巨毒。南方人得到孔雀蛋，讓雞孵化就可以了。孔雀的腳稍稍彎曲，它的叫聲象是在說：「都護」。當地的土人想得到孔雀尾羽，就拿着刀在叢竹中隱蔽，等孔雀經過時，趕快砍斷它的尾巴，如果不能立即砍斷，孔雀回頭看上一眼，尾羽就會失去金翠的顏色和光彩。

王軒

盧肇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奴來告曰：「蛇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卒雲：「蛇與孔雀偶。」（出《紀聞》）

【譯文】

盧肇住在京城南海，看見從事王軒有隻孔雀。有一天，僕人來告訴說：「蛇盤住孔雀，快要毒死孔雀了。」王軒讓兵丁快去救孔雀，他的手下笑着卻不去救，王軒生氣了，手下人說：「蛇與孔雀在交配。」

漢燕

蓐泥爲窠，聲多稍小者漢燕。陶勝力注《本草》雲，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長，越燕不入藥用。越與漢，亦小差耳。（出《世說》）

　　【譯文】

用草和泥做巢，叫聲頻繁體形較小的燕子是漢燕。陶勝力注《本草》說：胸前是紫色，重量輕體形小的是越燕。胸前有黑斑點，叫聲宏亮的是胡燕，胡燕做巢喜歡做長形的巢。越燕不能做藥用。越燕和漢燕，也只不過是稍有差別罷了。

胡燕

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燕蟄於水底。舊說燕不入室，取桐爲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凡是狐狸和白貂鼠一類的動物，燕子看見它們羽毛就脫落了，藏伏多水的泥洞中。傳說燕子如果不進屋裏，取桐木來雕刻成男女各一人扔到井裏，燕子一定進屋。胸前有黑色斑點叫聲宏亮的，名叫胡燕，它的巢有的能放下一匹生絹。

千歲燕

齊魯之間，謂燕爲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記》雲，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雲，五百歲燕生鬍髯。（出《酉陽雜俎》）

【譯文】

齊魯那個地方的人把燕叫做乙。燕子做巢躲避戊日己日。《玄中記》中說：千年燕子的巢口向北開。《述異要》中說：五百年的燕子長鬍須。

晉瑞

魏禪晉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有飛翔去來。有司即聞奏，帝使羅者張之，得一白燕，以爲神物，以金爲籠，致於宮內，旬日不知所在。論者雲：「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師曠，晉人也，古今之議相符焉。（出《拾遺錄》）

【譯文】

魏把帝位禪讓給晉的那一年，京城北面的城樓下有白光象是鳥雀的形狀，經常地飛來飛去。官署將這件事報告給皇上，皇上派人用網去捉，結果捉到一隻白燕，認爲是神物，用金絲做了個籠子，放在皇宮內，十天之後白燕不知到哪裏去了。有人評論說：「這是興盛繁榮的好兆頭，從前師曠的時候，就有白燕來築巢，考察這個祥瑞現象，正應驗了圖讖上的話。」果然就象這個人說的一樣。師曠是晉人也罷，古代和今天的議論是相符合的。

元道康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逾二十載。服餌芝木，以娛其志。高歡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又（「又」原作「有」，據明抄本改。）懼見禍，（「禍」原作「抑」，據明抄本改。）不覺嗟諮。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雲：「景怡，卿本澹然爲樂，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燕曰：「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爲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譯文】

後魏有人叫元道康，字景怡，隱居在林慮山。雲霧籠罩着幽深的山谷，靜靜地掩閉着橫木爲門的茅草屋，他從不下山到塵世中去，一直過了二十多年。他服用靈芝仙草，來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志向。高歡做了丞相，前後三次來請他出山做官他都沒有去，元道康認爲那時正要發生動亂，不想答應他。等到高洋做了丞相，又來請他出山，他仍然沒有去。元道康的書房裏有一對燕子，每年都飛來築巢的。元道康因爲朝廷連年徵召自己都沒有去，害怕引來災禍，不覺地暗自嘆氣。這天晚上，秋月朗朗地照着，清風一陣陣吹來，元道康面向明月思索，忽然聽到燕子招呼元道康的字說：「景怡，你本來心情淡泊，自得其樂，現在爲什麼有這麼多的憂愁和思慮呢？」元道康很驚奇，這才知道是燕子在說話。燕子又說：「景怡景怡，要一輩子快樂。」元道康說：「你是禽鳥卻會說話，爲什麼在我的屋裏築巢？」燕子說：「我被上帝責罰，暫時做禽鳥了。因爲你道德高尚，所以纔來依附於你。」元道康說：「我忘卻名利，不願步入塵世，所以才關上門學習道家學說，發揚光大道家學說，就象你所說的那樣。」燕子說：「天下隱居的人，全是沽名釣譽的人。只有你真正懂得道法，卓然獨立塵世之外。所以神靈尊敬你、關注你，千萬種生靈都佩服於你的德行。」燕子接着又說：「我明日天亮時，到前面的溪水邊有話對你說。」元道康便拄着木杖到南面的溪水邊去等候燕子，等到天亮，看見兩隻燕子從北面的山嶺飛來落到山澗下面。一隻變成一個穿黑衣的男童，一隻變成一個穿黑衣的少女，走上前來對元道康說：「今天我們就要回天上去了，爲了給你預測命運，所以纔到這裏來點化你，否則就沒有什麼留作紀念的了。你有隱居的志向，神靈都給予好評，你的壽命還有四十歲，就以此來作爲對你的報答吧。」說完，又變成一對燕子飛走了，不知道哪裏去了。這時元道康已經四十歲了，後來果然八十一歲才死去。

範質

漢戶部侍郎範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爲貓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燕爲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相次墮地，宛轉而僵。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在嗉中，蓋爲繼偶者所害。（出《玉堂閒話》）

【譯文】

漢代戶部侍郎範質說，曾經有一對燕子在他家的屋下築巢，養育了幾隻雛燕，已經進入哺育餵食階段。那隻雌燕被貓捉住吃了，雄燕鳴叫着很久才飛走，不多時又和另一隻雌燕配成一對回來了，還象從前一樣地哺育雛燕。不幾天，所有的雛燕一個接一個地掉到地上，輾轉着死去。兒童剖開雛燕的肚子觀察發現有蒺藜子在雛燕的胃裏，都是被燕子後來的配偶給害死的。

鷓鴣

飛數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於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鷓鴣飛翔的次數隨着月份而變化。如果是正月，飛一次後就呆在巢中，不再起飛了。十二月十二日開始，最難捕捉，南方人就張網捕捉鷓鴣。

飛南向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雲：「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出《曠志》，明抄本作出《廣記》）

【譯文】

鷓鴣的樣子象雌野雞，只向南飛，不向北飛。楊孚的《交州異物志》中說：「有一種鳥象雌野雞，名叫鷓鴣。它心裏只是想着南方，不願意朝北方走。」

吳楚鷓鴣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冶葛並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雲：「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社（明抄本「社」作「杜」）薄州。』」又《本草》雲：「自呼『鉤輈格磔。』」李羣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出《嶺南錄異》）

【譯文】

吳楚一帶都有鷓鴣的蹤跡，然而嶺南最多。鷓鴣的肉白而且脆嫩，遠遠超過家雞和野雞的味道，並且能化解和治療葛草和菌類中毒。鷓鴣胸前有白色圓點，背上間隔生長着紫色和紅色的羽毛。它的大小象野雞，大多數喜對面鳴叫。《南越志》上說：「鷓鴣鳥雖然東西來回地飛翔，可是剛展翅起飛的時候，一定先向南飛。鷓鴣鳴叫的聲音似乎是在呼喚『社薄州』」。另外《本草》上說：「鷓鴣鳥常常自己呼叫『鉤輈格磔』」。李羣玉的《山行聞鷓鴣》詩中說：「剛剛穿過艱難曲折的山路，又聽見鷓鴣鳥『鉤輈格磔』的叫聲。」

鵲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雲：「鵲窠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爾。《淮南子》曰：「鵲識歲多風，去（去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喬木，巢傍枝。」（出《說文》）

又 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巢，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陽雜俎》）

【譯文】

喜鵲知道太歲星所在的方向，《博物志》上說：「鵲巢揹着太歲星。」這不是因爲喜鵲有智慧，而是靠喜鵲天生的本能。《淮南子》上說：「喜鵲知道哪一年風大，就離開高大的喬木，去到傍出的樹枝上築巢。」

喜鵲建巢，常選取樹梢上的細枝，不取落在地上的乾枝，然後纏起樹枝做巢下蛋。端午節這一天的中午，火燒喜鵲的巢，用來給病人燒炙治病，病立刻就全好。

張顥

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拾取，即化爲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祕府。顥後官至太尉，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上表言：「堯舜之時，嘗有此官，今天降印，宜應復。」

【譯文】

常山的張顥是梁國的丞相。有一天雨過天晴，有一隻象山鵲的鳥墜落到地下，被一個老百姓拾起來以後變成一塊圓圓的石頭。張顥砸破石頭，得到一金印，上面的文字是：「忠孝侯印」。張顥把這件事報告給皇上，金印被收藏在宮內冊府裏。張顥後來官至太尉。議郎汝南人樊行夷在東觀書府校對書稿，給皇上上書說：「堯舜的時候，曾經設過忠孝侯個官職，現在上天降下這顆金印，應該重設這個官職。」

條支國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有來進異瑞，有鳥名鳷鵲，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國太平，鳷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致此鵲，馴善。有吉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雲：「雕陵之鵲，蓋其類也。」（出《拾遺記》）

【譯文】

東漢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派人來進獻不平常的吉祥物，有一隻鳥名鳷鵲，身高七尺，能聽懂人說的話。哪個國家太平，就會有鳷鵲成羣地飛翔。從前漢武帝時，四邊的少數民族歸順，有的國家就奉獻過這種鳷鵲，馴養得很好，要是有了吉祥快樂的事，它就振動雙翅一邊飛翔一邊鳴叫。按，莊子說的，「雕陵之鵲」，就是指的這種鳥。

黎景逸

唐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飯食餧之。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系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以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來，雲：「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貞觀末年，南康的黎景逸住在空青山上，有喜鵲在他住的地方附近築巢，他每天用飯喂喜鵲。後來，他的鄰居中有個丟了布的人，誣告黎景逸偷布，黎景逸被關押在南康的監獄中。一個多月的時間，黎景逸都沒有承認偷布，官府正準備刑訊。那隻喜鵲停在獄樓上，向着黎景逸顯示出很歡喜的樣子，似乎是在向他傳遞話語。當天就有人傳言說要有大赦，官府問消息是從哪裏來的，回答說：「路上遇到一個穿黑色衣服白色領子的人所說的。」三日後大赦的公文果然傳到，黎景逸被放還歸山，這才知道黑衣白領的人，就是喜鵲去傳的話。

張昌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雲，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鷂子七十籠矣，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鷂迸散，唯白者存焉。鷂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出《朝野僉載》）

【譯文】

汝州刺史張昌期，是張易之的弟弟。他依仗哥哥的權勢而驕橫自大，對待同事也殘酷暴虐。梁縣有人對他說，有白喜鵲出現。張昌期就命令司戶楊楚玉捕捉。楊楚玉的部下有七十籠雀鷹，他們用蠟塗到雀鷹的爪子上；到了樹林裏以後，看見有一隻白喜鵲在前邊飛，還有一羣喜鵲跟着在這隻喜鵲後邊飛，看見鷂子以後都飛散了，只有白鵲還在。鷂子去捉白喜鵲，白鵲一點也沒受到損傷。用籠子裝着白喜鵲送給張昌期，張昌期笑着說：「這隻白喜鵲贖了你一條命。」楊楚玉磕頭說：「這是上天讓我活着，不然的話，就是去投河跳海，也不敢來見您。」

崔圓妻

鵲窠中必有棟。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窠，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窠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樑必貴。（出《酉陽雜俎》）

【譯文】

喜鵲的巢裏一定有一根「棟樑」。崔圓丞相的妻子在家的時候，和姐妹們在後園看見一對喜鵲在築巢。兩隻喜鵲共同銜着一根木棍，粗細象筆管一樣，長短有一尺多，安放到巢中，而別的人都沒有看見。俗話說，看見喜鵲上樑的人一定尊貴。

乾陵

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十五處。宰臣表賀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的殿樓上，有一對喜鵲鳥銜着木柴棍和泥，修補殿樓上的裂縫和損壞的地方十五處。輔政大臣給皇上上書祝賀這件事。

鴿信

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裏，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大理丞鄭復禮說，波斯人的船上大多都養着鴿子，鴿子能飛行數千裏，過一段時間就放一隻鴿子回家，當做是一封平安的家信。

雞

陳倉寶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爲媼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曰：「此二童子名爲雞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舍之，逐二童子，二童化爲雉，飛入於林。陳倉人告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立祠，名陳寶。雄者飛南集，今南陽雉飛縣，即其地也。（出《列異傳》）

【譯文】

秦穆公的時候，陳倉人挖地得到一個動物，象羊又不是羊，象豬又不是豬，便牽着它準備去獻給秦穆公。路上遇到兩個童子對他說：「這個動物叫媼述。經常生活在地下，喫死人的腦子，如果想要殺它，可以用柏樹枝插進它的頭裏。」媼述說：「這兩個童子名叫雞寶，如果捉到雄的，就能做國王，捉到雌的，就能夠做伯爵。」陳倉人就舍掉媼述，去追趕兩個童子。兩個童子變成野雞，飛進樹林。陳倉人把事情告訴了秦穆公，秦穆公就派人進行大規模地捕獵，果然捉到了那隻雌的，雌的又變成石頭，被放到汧山和渭水之間。等到秦文公時爲它建祠堂，把那塊石頭叫做「陳寶」。那隻雄雞飛到南集，現在南陽的雉飛縣，就是那隻雄雞停留的地方。

楚雞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鹹以爲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於楚王，王感其欲獻己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譯文】

楚國有一個人挑着山雞，在路上遇到有人問他：「這是什麼鳥？」他欺騙那人說：「是鳳凰。」那人說：「我聽說有鳳凰已經很久了，現在纔算真正看見了，你賣嗎？」回答說：「賣。」於是路人出價千金，挑擔人不同意，要求加倍出錢，這才把山雞賣給了路人。路人正準備把它獻給楚王時，過了一宿鳥就死了，路人不去可惜花掉的那些錢，只恨不能把鳥獻給楚王。人們傳說着這件事，全都認爲那是隻真正的鳳凰，因而路人才要把它獻給楚王。事情傳到楚王的耳朵裏，楚王爲路人想把鳳凰獻給自己行爲所感動，便把路人叫來厚厚地賞賜了路人，超過買鳥時所花的錢數的十倍。

衛女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赴」原作「當」，據明抄本改。）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出楊雄《琴清英》）

【譯文】

《雉朝飛》琴曲，是衛女的女師傅創作的。衛侯的女兒嫁給齊國的太子，走到半路上聽說太子死了，就問師傅說：「怎麼辦呢？」師傅說：「暫且去參加喪禮。」喪禮結束後，衛女不肯再回孃家，一直到死。師傅後悔這件事，拿過來衛女生前使用的琴，在衛女的墳前彈了起來。忽然有兩隻野雉一起從墳墓裏飛出來。師傅撫摸着雌雉說：「你果然變成雉鳥了嗎？」話未說完，兩隻雉鳥一起飛起來，一會兒就不見了。師傅很悲痛，彈着琴創作了一支樂曲，所以叫《雉朝飛》曲。

長鳴雞

漢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雞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鬥。（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成帝的時候，交趾的越雋貢獻了一隻能長鳴報曉的司晨雞。成帝立即命令人用滴漏計時器來驗證，司晨雞鳴叫的時刻和計時器的刻度一點不差。司晨雞鳴叫起來能連續一頓飯的時間不停歇。這種雞的腳爪很長，善於搏鬥。

沉鳴雞

建安三年，胥圖獻沉鳴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地，得此雞。若天下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人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師雲：「昔仙人相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然鳴翔，此之類也。《洛書》雲：「胥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建安三年，胥圖國貢獻沉鳴石雞，紅色，大小象燕子一樣。石雞經常生活在地下，按時鳴叫，叫聲能清楚地傳到很遠的地方。胥圖國的人聽到了石雞的叫聲，就殺牲畜祭祀它。在它發出叫聲的地方挖地，就得到這隻雞。如果天下太平，石雞就上下翻飛，人們把這種現象當成祥瑞，所以又把這種雞叫作寶雞。胥圖國沒有普通的雞，人們聽地下石雞的鳴叫，來計算時間。有個道士說：「從前仙人相君去採石料，入洞穴幾里深，得到了紅色石雞。搗碎了做藥，服了能使人加強聲音和氣息，在先天的壽數之後才死去。」從前漢武帝寶鼎元年，四方國家都來貢獻珍奇的寶物，其中有個琥珀燕，把它放在一間靜室裏，會自然地鳴叫飛翔，就是沉鳴石雞這一類的珍奇寶物。《洛書》上說：「胥圖國的寶物，乃是土德的象徵。這正是大魏國的祥瑞之兆。」

孫休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返。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語林》）

【譯文】

孫休喜好射獵雉雞，到了適合打獵的季節他就早晨出去晚上才返回。大臣們沒有不提意見勸阻的，他們說：「這是小動物，爲什麼那麼愛好呢？」孫休回答說：「它雖然是小動物，耿直剛正卻超過了人，所以我才喜歡它。」

吳清

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爲徵。民殺雞求福，煮雞頭在盤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其時殭屍狼藉，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榮位。雞之妖，更爲吉祥。（出《甄異記》）

【譯文】

徐州的百姓吳清，在吳國太元五年被派遣出征。吳清殺雞祈求賜福，煮熟的雞頭在盤子裏，忽然鳴叫起來，叫聲悠長。後來打敗了賊兵主帥邵寶，邵寶戰死在沙場上。沙場上僵硬的屍體亂七八糟，沒有人能識別。吳清看見一具屍體穿着白袍，懷疑是主帥，就搬過屍體來研究推斷，那雞頭也正是邵寶首級之徵。吳清因此功被任命爲清河太守。從士兵越級提升，一下子就登上了高貴榮耀的位子。雞表現出的妖異現象，更是吉祥的徵兆。

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棲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出《齊諧記》）

【譯文】

廣州刺史死後被運回故鄉。他的大兒子安吉在南朝元嘉三年得病死了，第二個兒子元嘉四年又得病死了。有人讓把一隻公雞放在棺材裏避災，這隻雞每天天要亮時，都在棺材裏叫三聲，叫得很悲慘，同在雞窩裏叫的沒有什麼不一樣的。一個月以後，也聽不到這隻雞的叫聲了。

祝雞公

祝雞公者，洛陽人也。居屍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池魚。後登吳山，雞雀數百，常出其旁。（出《列仙傳》）

【譯文】

祝雞公是洛陽人，住在屍鄉的北山下。他養了一百多年的雞，養的雞全都有個名字，一共有一千多隻。晚上雞就睡在樹下，白天就散放着。他呼喚哪一隻雞的名字，哪一隻雞就自動來到他的身邊。他賣大雞和雞蛋，得到一千多萬貫錢。就放好錢來到吳國，又開始幹起用池塘養魚。後來他攀登吳山，經常有幾百只雞和雀出現在他的身邊。

朱綜

臨淮朱綜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見前婦。（「婦」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已來，何時至內？」婦雲：「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即閉戶執之。及來，登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雞。推問是家雞，殺之遂絕。（出劉義慶《幽明錄》）

【譯文】

臨淮朱綜的母親去世了，長期在外面居住守喪。聽說妻子病了，於是回去看望妻子。妻子說：「喪禮是大事，不要經常回來了。」朱綜說：「自從母親去世，我什麼時候到內室去過？」妻說：「你來的次數很多啊。」朱綜知道是妖魅作怪。就命令妻子的婢女等到他來時，就立即關上門窗捉拿。等到那裝扮成他的怪物來了，朱綜立刻前去探視捉拿，這個怪動無法離開，馬上變成一隻白色的老公雞。一追問原來是家養的雞，殺了雞以後再沒有怪事發生。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止」原作「上」，據明抄本改。）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爲汝吹來。」鬼雲：「卿爲我少指耶？」乃復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砍之，得老雄雞。（出《幽明錄》）

【譯文】

代郡的邊界處有一座供行人住宿喫飯的亭站，經常有妖精作怪。有一個姓諸的書生，很勇敢傍晚走路，想在亭站中住宿，官吏制止他，他說：「我自己能消除災禍。」於是便住下來喫飯休息。夜裏書生坐在前廳，這時，出現了一隻手，吹着一支五個孔的笛子。書生笑着對鬼說：「你只有一隻手，怎麼能按住所有的笛孔，我替你吹吧。」鬼說：「你以爲我手指少嗎？」於是又伸出手來，竟有幾十個手指。書生知道可以攻擊鬼了，於是就拔出劍來砍去，結果砍死的是一隻老雄雞。

高嶷

唐渤海高嶷鉅富，忽患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雲，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元不識此老人，冥官雲：「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令射殺，魅遂絕。

【譯文】

唐代渤海的高嶷非常富有，忽然得了一個多月的病就安然地死去了。但他死去後心口上還溫暖，過了幾天又甦醒過來。他說：「有一個穿白衣服瞎了一隻眼的人，拿着狀子到陰司去告我，說我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高嶷申辯說從來就不認識這個老人，冥府的官員說：『你的壽命未盡，放你回陽間去吧。』」他明白了那個白衣人就是家中瞎了一隻眼的白公雞，便讓人殺死了這隻雞，怪異的事也沒有了。

天后

唐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爲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譯文】

唐代中宗文明年代之後，天下各個州貢獻的母雞變成公雞的很多。有的已經變化了一半，還有一半沒變。這是武則天要正式登基做皇帝的預兆。

衛鎬

衛鎬爲縣官，下縣，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鹹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慾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雞，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命解放。是夜復夢，感欣然而去。（並出《朝野僉載》）

【譯文】

衛鎬當縣令時下鄉去，到了里正王幸在家。他打了個盹，夢見一個穿黑衣服的婦人領着十多個穿黃色衣裳的小孩，都說請饒命，再三磕頭，過了一會又來一次。衛鎬醒了後心中很煩，就催着快點喫飯。同衛鎬關係好的人報告說，王幸在家窮，沒有什麼菜，養了一隻雞正在孵蛋，已經十多天了，王幸在想把這隻雞殺了。衛鎬這才明白，黑衣婦人就是這隻黑母雞，就告訴不要殺。這天夜裏他又做了一個夢，黑母雞十分感謝他，然後高高興興地走了。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雞，每殺雞，必先刖雙足，置木櫃中，血瀝盡力，乃烹，以爲去腥氣。某後病，生瘡於鬢，既愈，復生小雞足於瘡瘢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出《稽神錄》）

【譯文】

合肥有個姓劉的富人，喜歡喫雞。每次殺雞時，一定要先砍去雞的雙腳，放在木櫃子裏，等到血流光了，力氣也沒有了，才煮着喫，認爲這樣能解除腥氣。劉某後來生了病，在鬢角處生了個瘡，瘡治好後，又在瘡瘢的地方長出一隻小雞爪。每次洗臉梳頭，一定會碰傷那隻雞爪而血流滿面，疼痛一整天。象這樣過了一年，沒有一天不受傷流血，竟因此而死去。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鳥三

鵝（鴨附）

史悝　姚略　鵝溝　祖錄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鬥鵝　鴨 鷺

馮法　錢塘士人　黎州白鷺 雁

南人捕雁　海陵人

鸜鵒

勾足　能言　桓豁　廣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烏山　楊宣 烏

越烏臺　何潛之　烏君山　魏伶　三足烏　李納　呂生妻　梁祖

梟（鴟附）

鳴梟 鴟鵂鶹目夜明 夜行遊女 禳梟 張率更 雍州人 韋顓

鵝

史悝

晉太元中，章安郡史悝家有駁雄鵝，善鳴。悝女常養飼之，鵝非女不食，荀僉苦求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鄰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爲鵝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代太元年間，章安郡史悝家有隻雜色的公鵝，喜歡鳴叫。史悝的女兒常常餵鵝喫食，不是史悝的女兒喂的食，鵝就不喫。荀僉向史悝要來這隻鵝，鵝就不喫食，只好把鵝又還給了史悝。又過了幾天，早晨起來，女兒和鵝一起不見了。鄰居家聽到鵝向西面走的聲音，史悝便追到一條河邊，只看見女兒的衣服和鵝毛堆在河邊。如今這條河就叫「鵝溪」。

姚略

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皋，養之此溝。（出《幽明錄》）

【譯文】

東晉文帝義熙年間，羌族的首領姚略毀壞了洛陽城裏的護城河取磚用，得到一對金色的雄鵝，脖子依在一起高聲鳴叫，聲音傳得很遠很遠。姚略就把這兩隻鵝放養在這條護城河裏。

鵝溝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溝，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而衆鵝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鎖，有隱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陽雜俎》）

【譯文】

濟南郡張公城的西北方向有個鵝溝。南燕的時候，有個打漁的人住在水邊，經常聽到鵝叫的聲音，並且還在衆多的鵝鳴中傳出清亮的鈴聲。等到這羣鵝游過來，他看見一隻鵝的脖頸極長，於是用網扣住了這隻鵝。發現鵝的脖子上有隻銅鈴，用銀鎖鎖在脖子上，鈴上隱隱約約地有突起的「元鼎元年」的字樣。祖錄事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不得名，早出，見擔鵝向市中者。鵝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到僧寺，令放爲長生。鵝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衆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武則天久視年間，越州有個姓祖的錄事，不知道他的名字了。早晨出門，看見了一個人挑着鵝向市集走去。鵝看見了祖錄事，頻頻回頭鳴叫，祖錄事就用錢買下了鵝。到了一個佛廟，他讓和尚放了鵝做善事祈求長壽。鵝竟然不肯進入寺廟，只是跑着跟在祖錄事身後，經過作坊和集市等人多廣衆的地方，一步也不放鬆，祖錄事就收養了這隻鵝。左丞相張錫說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事。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爲所繫，顧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汝南周生是吳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家住在崑山縣。元和年間，他考中了明經，安排選拔擔任崑山尉。去崑山縣赴任途中住在距離縣城幾十裏的一個旅店裏，夜裏他夢見一個穿白衣服儀表俊秀的男子，這男子的衣襟染滿了血，象是胸部受了傷。這男子行過禮哭着對周生說：「我是個住在樹林泉水間的人，因爲不喜歡塵世的搔擾，所以在樹林泉水間安度許多年了。今天因爲偶爾在田野之間走走，不幸被你家僮僕把我捉住用繩子拴上了。我本來是個隱居的人，被捉住之後，心裏很不高興。家僮又放惡狗咬傷了我的胸部，我氣憤得忍受不了了，希望你能可憐並放了我。不然的話，我不久就會死去。」周縣尉說：「我接受你的要求，不敢忘記。」說完忽然醒了，心中覺得這事很奇怪。第二天，他回到自己家裏。這天晚上，他又夢見白衣人來說：「我上一次把事情告訴了你，幸虧你憐憫並答應了我，可是現在我還被捆綁着，想你不會改變仁愛之心，快些替我解開繩子，使我不再被囚禁在你們家裏，那就萬幸了。」周縣尉就問他說：「然而你的名姓，能夠告訴我嗎？」那個人說：「我是一隻鳥。」說完就離開了。第二天，周縣尉就把夢中的事和僮僕說了，並向僮僕詢問這件事。原來家人到野外去，捉到了一隻鵝，就用籠子裝着回家來。前天晚上，有隻狗傷了鵝的胸部。周縣尉立即命令把鵝放了。這天晚上，又夢見白衣人向他告辭道謝，然後就離去了。

平固人

處州平固人訪其親家，因留宿。夜分，聞寢室中有人語聲，徐起聽之，乃羣鵝語曰：「明旦主人將殺我，善視諸兒。」言之甚悉。既明，客辭去，主人曰：「我有鵝甚肥，將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於是舉家不復食鵝。頃之，舉鄉不食矣。（出《稽神錄》）

【譯文】

處州平固有個人去拜訪他的親家，被留下住宿。半夜時，他聽見寢室中有人說話的聲音，便慢慢地起身過去仔細傾聽，原來是羣鵝在說話。一隻鵝說：「明天早晨主人將要殺我，好好照看這羣孩子吧。」說得很清楚。天亮以後，客人要走。主人說：「我有隻鵝很肥，準備把它殺了給你喫。」客人就把聽到的鵝的話全告訴了主人，主人全家從此不再喫鵝。不多久，全鄉的人也都不再喫鵝了。

海陵鬥鵝

乙卯歲，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鵝鬥於空中，久乃墮地，其大可五六尺，雙足如驢蹄，村人殺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錄》）

【譯文】

乙卯年，海陵郡的西村裏有兩隻鵝在空中相鬥，過了很長時間後墜落到地上。它們大約有五六尺長，雙腳象驢的蹄子那樣大。村子裏凡是殺了這兩隻鵝並且吃了鵝肉的人都死了。第二年，軍隊攻陷海陵。

鴨（附）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翁，昉遂擒之，化爲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出《述異記》）

【譯文】

晉代的周昉少年時與商人一塊逆江而行，傍晚來到宮亭廟外。同行的人們說：「誰敢到廟裏去睡一宿？」周昉膽大果斷，就單獨到廟裏去睡，一宿都很平安。早晨起來的時候，他看見廟裏有一個白髮老翁。周昉就去捉拿他，白頭翁變成了一隻雄鴨，周昉捉住鴨子回到船上，準備煮了喫肉，這雄鴨又跑了，後來也沒有發生別的什麼事。

鷺

馮法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雲：「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疋，女抱二束芻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雲：「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冥錄》）

【譯文】

晉代建武年間，剡縣的馮法作買賣。晚上船停荻塘裏，他看見一個穿着喪服的女人，皮膚白皙，身形矮小，請求搭船。第二天早晨，船正要出發，女人說：「我上岸去取出門用的錢物。」她離船後，馮法丟了一匹絹，這時那女人抱着兩捆草回來放在船裏。那女人象這樣上下了十次，就丟了十匹絹。馮法懷疑她不是人，就捆上了她的兩隻腳，那女人說：「你的絹在前面的草叢中。」說完身形變成了一隻大白鷺。將大白鷺煮着吃了，肉味並不太好喫。

錢塘士人

錢塘士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闔船載之，後成白鷺去。杜惡之，便病死也。（出《續搜神記》）

【譯文】

錢塘有個書生姓杜。有一天他坐船外出，當時天下大雪並已到黃昏。有個穿着白衣服的女子走來，書生說：「你爲什麼不進到船艙裏來？」然後就調戲她。書生關上船艙門將那個女子載走，沒想到那女子後來又變成一隻白鷺飛走了。姓杜的書生厭惡這件事，生病死了。

黎州白鷺

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白鷺鷀一雙墜地。古老傳雲，衆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替，一日前，須有白鷺鷀一對，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棲泊，三五日卻回。軍州號爲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誤焉。（出《黎州圖經》）

【譯文】

黎州的通望縣，每年的初夏，都有一對白鷺鷀落到地上。古老的傳說中說：「這是衆鳥躲避瘴毒，臨離開的時候，留下一對鷺鷀祭祀山神。」又傳說，每郡的主將如果有了升遷替換的事，一天之前，一定會有一對白鷺鷀，從大渡河飛往州城，盤旋飛翔，棲息在水邊，三五天又飛回去。黎州的軍人稱這種鳥叫「先至鳥」。見到先至鳥，人們就開始準備迎接新上司送走老上司，從來沒有過差錯。

雁南人捕雁

雁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昔有淮南人張凝評事話之，此人親曾採捕。（出《玉堂閒話》）

【譯文】

雁夜間棲息在江河與湖的岸邊，以及水中的沙洲上，往往都是千百隻爲一羣。大的雁睡在中間，讓雁奴圍在外面並擔任警戒。南方有捕捉大雁的人，專等那天色陰暗，或者沒有月光的晚上，在瓦罐中藏好蠟燭，很多人拿着棒子，屏住呼吸悄悄地行走。接近雁羣的時候，就略微舉一下蠟燭，然後立即藏起來。雁奴看見火光驚叫起來，雁羣也被驚醒了，不一會又安定下來。這時再向前舉起蠟燭，雁奴又驚叫起來。象這樣反覆進行幾次，大雁生氣了，就去啄雁奴。拿蠟燭的人再慢慢地向前逼進，再舉起蠟燭。這時雁奴因爲害怕被啄，不再騷動和鳴叫了。於是那人高高地舉起蠟燭，拿棒子的人一起衝進雁羣中，亂打一頓，就能捕獲到很多雁。從前有個淮南人張凝評事講述了這件事，張評事曾經親自參加捕雁。

海陵人

海陵縣東居，人多以捕雁爲業。恆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羣雁回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放我回去。」因騰空而去，此人遂不復捕雁。（出《稽神錄》）

【譯文】

在海陵縣東邊住的人大多以捕雁維持生活，家家都長年養着一隻雁，拔去雁的六根大毛後用它作引雁。有一天，雁羣回棲息地的時候，一隻雁媒忽然說人話，對它的主人說：「我給你賺來的錢夠多了，放我回去吧。」接着騰空飛走了。這個人就不再捕雁了。

鸜鵒

勾足

鸜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鬥狀，往往墜地。俗取其勾足爲魅藥。（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八哥交配時，用腳互相勾着，短促地叫着，扇動翅膀象是在爭鬥的樣子，往往墜落到地上。民間習俗取八哥的勾足做魅藥。

能言

鸜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八哥，傳說可以讓它取火。它學人說話勝過鸚鵡。取出它眼中的核仁，和人乳研在一起，滴到眼睛裏，能看見雲霄以外的東西。

桓豁

晉司空桓豁之在荊州也，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語，無所不名。後於大會，悉效人語聲，無不相類。時有參佐齆鼻，因內頭甕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參軍：「以新荷裹置屏風後。」搜得，罰盜得。（出劉義慶《幽明錄》）

【譯文】

晉代司空桓豁在荊州的時候，有個參軍在五月五日這一天，剪下八哥的舌頭教它說話，沒有什麼不會說的。後來在一次大聚會中，讓八哥摹仿一個人說話的聲音，沒有不像的。當時有個參佐患有鼻道阻塞發音不清的病，八哥就把頭鑽進甕中模仿他的聲音。有個主典偷了牛肉，用新鮮荷葉裹着放在屏風後面，八哥就告訴了參軍，搜查出來後懲罰了偷肉的人。

廣陵少年

廣陵有少年畜一鸜鵒，甚愛之。籠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貯之，將瘞於野。至城門，閽吏發視之，乃人之一手也，執而拘諸吏。凡八十日，復爲死鸜鵒，乃獲免。（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有一個少年養了一隻八哥，很喜愛它，但是在籠子裏關養了八十天就死了。少年用一個小棺材裝着它，準備埋葬在野外。到了城門，守門的官吏打開一看，是一隻人手。於是把少年捉住並交給有關的官吏，一共關押了八十天，那隻人手又變成八哥，少年才獲免。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鵂鶹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山，殊性也。（出《感應經》）

【譯文】

麻雀都是到了晚上就看不見東西，也有到了晚間看不清東西的人，這種病叫做雀盲。鵂鶹夜間能看清毫微，白天卻目昏而看不見山丘，這都是因爲有不同的天性啊。

吊烏山

蜀吊烏山，至雉雀來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義則不殺。（出酉陽雜俎）

【譯文】

蜀地的吊烏山，等到雉雀都來弔唁情景，最令人悲傷。百姓在夜間點上火，找機會捉拿雉雀。其中有的雉雀嗉子空空的沒喫食，象是特別悲傷的鳥，百姓認爲是義雀就不殺它。

楊宣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出益都耆舊傳》）

【譯文】

楊宣做河內太守的時候，有一次去縣裏，遇見一羣雀在桑樹上鳴叫。楊宣對隨行的官吏說：「前面有一輛運穀子的車翻了。

烏

越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也。起望烏臺，言烏之異也。（出王子年《耆舊傳》，明抄本作出《拾遺錄》）

【譯文】

越王回國的時候，丹烏鳥圍着越王飛翔，所以勾踐才能夠回到國內。他修建了一座望烏臺，來紀念丹烏鳥的奇異功績。

何潛之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貫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晉代營道縣令何潛之在縣界內捉到一隻烏鴉，大小象白鷺一樣。這隻鳥的膝上面、大腿下面，天然地有銅環貫穿着。

烏君山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專一爲志，貧居苦節，年久彌勵。與人遇於道，修禮，無少長皆讓之。或果谷新熟，輒祭，先獻虛空，次均宿老。鄉人有偷者坐罪當（「罪當」原作「而誅」，據明抄本改。）死。仲山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無辜而誅，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帶，抵承嚴法，所司疑而赦之。仲山又嘗山行，遇暴雨，苦風雷，迷失道徑。忽於電光之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此鄉道士徐仲山拜。其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敘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之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綰雙鬟，衣絳赭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塵尾幢旄，傳呼曰：「使者外與何人交通，而不報也？」答雲：「此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雲：「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帔，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閒道教，以其夙業，合與卿爲妻，今當吉辰耳。」仲山降階稱謝拜（「階稱謝拜」原作「言謝幾回」，據明抄本改。）起，而復請謁夫人，乃止之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爲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吉禮。既而陳酒餚，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珮之聲，異香芬鬱，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鵂鶹。仲山私怪之，卻至室中，其妻問其夫曰：「子適遊行，有何所見，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致萬里乎？」因問曰：「烏皮羽爲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爲誰？」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爲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又問：「鵂鶹皮羽爲誰？」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宅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雲：「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爲烏君山。（出《建安記》）

【譯文】

烏君山是建安縣的一座名山，在縣城西面一百里處。近代有個道士叫徐仲山，從少年時代就開始追求得道成仙，並且非常專心虔誠，生活儉樸堅守節操，時間越長越堅定。他與別人在路上相遇，自覺遵守禮節，無論是老是少全都讓人先行。當瓜果糧食剛剛成熟時，他就進行祭祀，第一次獻給上天，第二次給德高年老的人。鄉里有個小偷按罪應當處死，徐仲山去面見審理案件的官員，承認自己是小偷有罪。又說小偷不應當判死罪，不應處死卻殺了他，感情上忍受不了。然後他摘掉帽子脫下衣服，自願替小偷抵罪承受制裁。審案官署懷疑自己判斷有錯就赦免了小偷。徐仲山有一次在山路上行走，遇上了大暴雨，無法抵擋大風雷電，竟迷了路。忽然他在閃電中，一處住宅，有點類似州府官員的住宅，因此就走過去想避避雨。到了門前，看見一個穿華麗衣服的人發現了他。他就自稱本鄉的道士徐仲山拜見，那個穿華麗衣服的人自稱是監門使者蕭衡，也回了禮。那人同他談起了風雨，並真誠地邀請他進宅。徐仲山問：「自從有了這個山鄉，從未看見過有這麼一處住宅。」監門說：「這裏是神仙的住處，我就是監門官。」不久有一個女郎，梳着一對環形的髮髻，穿着紫紅色的裙子和有着青色花紋的綢衫，左手拿着金柄牛尾拂塵，傳呼說：「使者在外面與什麼人談話，怎麼不報告呢？」蕭衡回答說：「是這個鄉的道士徐仲山。」不一會，那女子又招呼說：「仙官請徐仲山進去。」剛纔見過的女郎，領着徐仲山從走廊進去，到了堂屋南側的小庭院，看見一個男子，年齡大約五十多歲，身上的皮膚、鬍鬚和頭髮全都是白的，戴着紗巾搭成的帽子，穿着白綢布繡着銀色花紋的披肩。這男子對徐仲山說：「我知道你誠心修煉了很多年，超越凡俗之人。我有個小女兒熟悉修道的方法，根據她的願望和命運，應當與你結爲夫妻，今天正是好時辰。」徐仲山走下臺階拜謝，接着又請求拜見老夫人。男子阻止他說：「我喪妻已經七年了。我有九個孩子，三個男孩六個女兒。做你妻子的，是我最小的女兒。」然後他命令在後堂準備舉行婚禮的設置，擺上了酒菜，和徐仲山一起喫喝完畢。漸漸地夜深了，徐仲山聽到了婦女身上所佩飾物的聲音，奇異的香味特別濃郁，燈燭輝煌照耀，有人把徐仲山領到另外的房間。婚禮結束後第三天，徐仲山高興地觀看居住的房屋，逐個參觀各個房間，走到一朝西的棚屋，看見竹竿上懸掛着十四件羽毛皮衣，一件是翠碧鳥的皮羽，其餘全是烏鴉的皮羽。烏鴉皮中，有一件是白烏鴉的皮羽。他又到西南面去看，有一個棚屋，衣竿上有四十九件羽毛皮衣，全是鵂鶹鳥的皮羽。徐仲山暗自覺得這事很怪異，回到自己的居室中後，妻子問他說：「你剛纔出去走了一趟，看見了什麼？竟然情緒低落地回來了？」徐仲山沒有回答。他的妻子又說：「神仙能夠輕飄飄地升到天上去，全都是憑藉翅膀作用。否則，又怎麼能夠在片刻之間就到了萬里之外呢？」徐仲山便問：「烏鴉皮羽衣是誰的？」回答說：「那是父親的羽衣。」又問：「翠碧鳥的羽衣是誰的？」回答說：「那是經常派去通話領路的女僕的羽衣。」又問其餘烏鴉皮羽衣是誰的。回答說：「是我的兄弟姐妹們的羽衣。」又問鵂鶹皮羽衣是誰的，回答說：「是負責打更和巡夜的人的羽衣，就是監門官蕭衡一類人的羽衣。」話沒說完，忽然整個宅院的人都驚慌失措起來。徐仲山問是什麼原因，妻子對他說：「村裏的人準備打獵，放火燒山。」不一會大家都說：「竟沒來得及給徐郎製做一件羽衣，今日分別之後，就當是萍水相逢一場吧。」然後衆人都取來羽衣，四散飛去。原來看見的一片房屋，也都不見了。從此以後那個地方就叫「烏君山」。

魏伶

唐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爲魏丞烏。（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魏伶做長安西市丞，他養了一隻紅嘴烏鴉，經常在人多的地方向人要錢。如果有人給它一文，它就銜着送到魏伶的住處，每天能收幾百文，人們叫它魏丞烏。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僞？」《唐書》雲：「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之瑞。」睿宗雲：「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武則天當政的時候，有人獻上一隻三足烏鴉。左右有人說：「一隻腳是假造的。」武則天笑着說：「命令將這件事記錄到史書上，何必去考察它的真假呢？」唐代史書上說：天授元年，有人進獻三足烏，則天皇后認爲是大周王朝吉祥的徵兆。睿宗說：「烏的前腳是假的。」武則天不高興。不一會，烏鴉的一隻腳掉到了地上。

李納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貞元十四年，鄭州和汴州有一羣烏鴉飛到了田緒和李納的轄區，銜來樹枝木塊壘成城牆，高有二三尺，方圓十多里。田緒和李納厭惡這件事派人燒了「城牆」。過了兩宿，烏鴉又把城牆恢復成原來的樣子，烏鴉的嘴裏都流出了血。

呂生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黰其翼，嗷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烏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烏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方東向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東平縣的呂生，是魯國人，家住在鄭城。他的妻子黃氏有病快要死了，告訴她的婆婆說：「我得病快死了，可是聽說人死了要變成鬼，我常常痛恨人和鬼不能相互溝通，因而使活着的人更加悲哀。婆婆你同我感情很深，我死後一定要在夢中告訴婆婆。」等到黃氏死了，婆婆夢見黃氏回來，哭着對她說：「我生前做了些不該做的事，現在成爲不同的族類，出生在鄭城東面的荒野叢林之中。那個翅膀是黑色的，嗷嗷鳴叫的，就是我呀。再過七天，我會來拜見婆婆，希望婆婆念我活着時的情況，不要因爲我是不同的族類就阻撓我。」說完就走了。過了七天，果然有隻烏鴉從東面飛來，飛到呂家庭院的樹上，悲哀地叫了很長時間。她的婆婆哭着說：「果然同我的夢一樣，你還像活着的時候一樣，直接來我的住處吧。」那隻烏鴉便飛入堂中，來回地飛着，悲哀地叫着，僅僅呆了一頓飯的工夫，就向東方飛去。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烏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北」原作「此」，據明抄本改。）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聞，（「明」抄本「聞」作「問」，疑當作「間」。）爲賊所追。（「追」原作「迨」，據明抄本改。）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梁太祖親自征伐鄆州，軍隊駐紮在衛南。新工事修築完畢，他們登上工事向遠處觀看，見烏鴉飛來停在陡坡上叫，叫聲淒厲。副使李璠說：「這是烏鴉在叫，將對我們不利吧？」後梁太祖的前鋒朱友裕的部隊受朱瑄的襲擊轉向南去，但後梁太祖不知道，卻向北走。中途遇上朱瑄的部隊，後梁太祖又打馬向南走。進入村落裏又被賊所追趕，前面有一壕溝，又深又寬。荒亂之際，忽然溝內的蜀黍秸稈自動堆積起來形成一條通路，正在馬前。於是後梁太祖放馬騰跳過去。副使李璠和郡將高行思被賊兵所殺。張歸宇是後衛騎士，拿着武器拚力戰鬥，僅僅使梁太祖能活着回去，身上中了十五枝箭。這時才知道衛南的烏鴉，是事先發出的預兆。

梟

鳴梟

夏至陰氣動爲殘殺，蓋賊害之候，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鴟梟食母眼精，乃能飛。」郭璞雲：「伏土爲梟。」《漢書·郊祀志》雲：「古昔天子，嘗以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出曹植《惡鳥論》）

【譯文】

夏至的時候陰氣開始發動，就是快到肅殺的季節了。所以說有惡鳥在家鳴叫，就是這家有人要死的徵兆。又有人說：「鴟梟吃了母親眼睛裏的核仁，才能飛翔。」郭璞說：「藏在人住處的就是梟鳥。」漢書《郊祀志》上說：「從前的天子，在春天祭祀黃帝，用一隻梟鳥和一隻破鏡。」

鴟（附）

鴟，相傳鶻生三子一爲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以鴟腦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陽雜俎》）

又 世俗相傳，鴟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並出《酉陽雜俎》）

　　【譯文】

鴟鳥，相傳鶻鳥生三個雛鳥其中一個就是鴟。肅宗的張皇后很專權，每次送上酒來，常常用鴟鳥的腦子和在酒中，喝了讓人長時間醉酒並健忘。

民間傳說，鴟鳥不喝泉水和井水，只有遇上下雨沾溼了羽毛，才能飲到水。

鵂鶹目夜明

鵂鶹即鴟也，爲圝，可以聚諸鳥。鵂鶹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虻。鵂鶹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明抄本「食」作「拾」）人爪甲，則知吉凶，兇者輒鳴於屋上，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遊女，好（「好」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雲，九首，曾爲犬齧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兇咎。《荊楚歲時記》雲：「聞之，當喚犬耳。」又曰：「鴞大如鴆，（明抄本「鴆」作「鴟」）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爲炙，故《莊子》雲：「見彈思鴞炙。」又云：「古人重鴞炙。」尚肥美也。《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漢書》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鴞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山《嶺表錄異》）

又 或雲，鵂鶹食人遺爪，非也，蓋鵂鶹夜能拾蚤蝨耳，爪蚤聲相近，故誤雲也。（出《感應經》）

【譯文】

鵂鶹就是鴟鳥，長得呈圓形，能夠把各種鳥聚集起來。鵂鶹在白天什麼也看不見，夜間飛着能捕捉蚊蟲。鵂鶹是鬼車鳥一類的鳥，都是夜間活動，白天就躲藏起來。有的鵂鶹喜歡喫人的指甲，就能知道人的吉凶，有凶信的就在他家的屋子上面鳴叫，那家就將有災禍。所以人們剪下指甲，都把指甲埋在屋裏，就是忌諱鵂鶹。有人叫鵂鶹爲夜遊女，因爲它喜歡與嬰兒作怪。所以嬰孩的衣服，不可放在星光下的露天場所，是害怕鵂鶹作怪。又有人叫它「鬼車鳥」，春夏之間，稍微遇到陰晦天氣，它就飛着叫着掠過天空。這種鳥嶺外尤其多，喜歡進入人們的住宅，迷惑人的精氣魂魄。有的人說：「鵂鶹鳥九個頭被狗咬去一個，傷口常常滴血，血滴到誰家，就有災禍。」《荊楚歲時記》上說：「聽到了鵂鶹的叫聲，就應當把狗喚來。」又說：「鴞鳥的大小象鴆鳥，聲音難聽，飛進人家不吉祥。它的肉很鮮美，適合烤着喫。所以《莊子》上說：「看見彈弓就想烤鴞肉喫炙。」又說：「古代人喜歡燒烤，是喜歡他的肉肥美。」《說文》上說：「梟是一種不孝的鳥，吃了母親然後才能飛翔。」《漢書》上說：「五月五日這天用梟鳥做湯，並把它賞賜給文武百官喫。」因爲梟是惡鳥，所以五月五日這一天喫它湯。古時候人們看重鴞和梟湯，是想消滅這種鳥。

有的人說，鵂鶹喫人的指甲，不對，是因爲鵂鶹鳥夜間能拾起跳蚤和蝨子喫掉，蚤和爪兩個字聲音接近，所以產生誤傳。

夜行遊女

又云，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志，或言產死者所化。（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夜行遊女，一個名叫天帝女，另一個名叫釣星，夜裏出飛，白天隱藏，象鬼神一樣。它長上毛就是飛鳥，脫下毛就是婦女。它沒有子女，喜歡偷別人的孩子，胸前長有乳房。人們喂小孩時，不可露出乳房，小孩的衣服也不能在露天的地方晾曬。夜行遊女的毛要是落到小孩的衣服裏就要被鵂鶹鳥作怪傷害。夜行遊女有時用血點人的衣服作標誌。有的人說這種鳥是難產的婦人死後變成的。

禳梟

常騫爲齊景公以周禮之法禳梟，梟乃布翼伏於地死。（出《感應經》）

【譯文】

常騫替齊景公用周禮上的方法祭禮禱告，以消除梟鳥的危害。梟鳥就展開翅膀趴在地上死去了。

張率更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雲：「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有隻梟鳥早晨在張率更家庭院中的樹上鳴叫，他的妻子認爲不吉祥，接連地唾那梟鳥。張率更說：「趕快打掃打掃，我要升官了。」話未說完，祝賀的客人已經到了門口。

雍州人

貞觀初，雍州有人夜行，聞梟鳴甚急，仍往來拂其頭。此人惡（「惡」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之，以鞭擊之，梟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數里，逢捕賊者，見其衣上有血，問其何血，遂具告之。諸人不信，將至埋梟之所。先是有賊殺人，斷其頭，瘞之而去，又尋不得。及撥土取梟，遂得人頭。鹹以爲賦，執而訊之，大受艱苦。（出《異聞錄》）

【譯文】

唐朝貞觀初年，有個雍州人夜裏走路，聽到梟的叫聲急促，並且飛過來用翅膀一來一往地拍打他的頭。這人很厭惡，就用鞭子打死了梟，然後用土蓋上後離開了。又走了幾里路，遇到捉賊的人，看見他身上有血，問那是什麼血。他把事情告訴這些人，可是大家不相信，把他帶到埋梟的地方。在這之前有個賊殺了人，砍下人頭，埋上後走了，後來又找不到了。等到撥開土找梟的時候，卻得到了人頭，大家全都認爲這個人是賊，讓他捆起來審訊，他吃盡了苦頭。

韋顓

大中歲，韋顓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顓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檐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謂」原作「諸」，據明抄本改。）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出《劇談錄》）

【譯文】

唐宣宗大中年間，韋顓去考進士，他學問很深但很貧窮。年底到了，他又冷又餓，沒有東西喫。有個叫韋光的人，把他當做一個宗族的人來看待，收拾出自己外院屋子讓他住。放榜的那天晚上，風雪都凝結了，報告韋光能考中的人，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韋顓沒有一點能考中的消息。韋光請他到堂屋邊上的小屋去，設了一桌酒席安慰他。只見女僕們在料理衣服和行裝，僕人們在準備安排車馬。韋顓半夜回到住的地方，圍着爐子坐在那裏愁得直嘆氣。思索韋光成名，打算準備一份賀禮。韋顓坐着的地方靠近一個破窗戶，上面橫着根竹子掛了個席子遮擋風雨。屋檐上忽然有梟鳴叫，不一會來到竹竿上。韋顓心裏十分驚駭，拿着鞭子出門去趕走梟鳥。梟飛起來一會又回來，很久才離去。韋顓對等候的人說：「我不如意，也沒什麼可恨的，這些妖怪似的鳥如此作怪，恐怕還要遭受橫禍。」不久皇宮中的鼓忽然敲響，開始發榜了，韋顓已經考中了。韋光穿的用的以及車馬，全都送給了韋顓。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鳥四

飛涎鳥　精衛　仁鳥　鸐 韓朋　帶箭　細鳥　王母使者 鴛鴦　五色鳥

新喻男子　張氏　漱金鳥　鶖　營道令　紙鳶化鳥　鶉　戴文謀　瑞鳥

報春鳥　冠鳧　秦吉了　韋氏子　鳥賊　鳥省　劉景陽　食蝗鳥　盧融

張氏　王緒　武功大鳥　鸛鸘　吐綬鳥　杜鵑　蚊母鳥　桐花鳥　真臘國大鳥

百舌 鸛甘 蟲 戴勝 北海大鳥 鵶 仙居山異鳥 鶯

飛涎鳥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兩翼如鳥而腳赤。每至曉，諸棲禽未散之前，各各佔一樹，口中有涎如膠，繞樹飛，涎如雨（「如雨」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沾灑衆枝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獲，即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即幹，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記》）

【譯文】

南海離會稽郡有三千里，那裏有個狗國，狗國中有一種飛涎鳥像老鼠，兩翅像鳥，爪是紅色。每到天亮時，各種飛禽還棲息在樹上沒飛散之前，飛涎鳥各自佔一棵樹，鳥的涎水像膠一樣，它繞着樹飛，涎水像雨一樣灑下來，沾在樹的枝葉上。有其它禽鳥飛來，就被枝葉上的涎水沾住，像網一樣。飛涎鳥就喫被網住的鳥，如果到中午還沒捉到鳥，就在空中追逐並用涎水往鳥身上灑，沒有不中的。人若捉住此鳥，用它的肉作成脯，能治渴病。它的涎水灑過半天后就幹，幹後便從枝葉上落下來，脫落後馬上再灑。

精衛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婧，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爲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出《博物志》）

【譯文】

有一種鳥像烏鴉一樣，頭上有花紋，白色的嘴紅色的爪，名字叫精衛。從前赤帝的女兒名叫女婧，到東海去遊玩，淹死了沒能回去，她的靈魂化爲精衛鳥。所以精衛鳥常常銜來西山的木塊和石頭，用來填東海。

仁鳥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鵶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種仁壽之木，木似柏而枝長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雲：「木之美者，有壽木之華。」即此是。或雲，此鵶有識，於焚介之山，數百里不復織網羅。（此「鵶有識於焚介之山數百里不復織羅網」，《拾遺記》三作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之曰仁鳥。俗亦謂仁鳥白臆爲慈烏，則此類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春秋時晉文公焚燒樹林尋找介子推時，有隻白鵶鳥繞着煙鳴叫，有時停在介子推的旁邊，火就燒不着介子推。晉國人很讚美它，修建一座高臺，起名叫思煙臺。栽種象徵仁愛、長壽的樹木，這樹像柏樹，樹枝長而柔軟，開的花能喫。所以《呂氏春秋》上說：樹木最美的，有壽木之華彩的，就是這種樹。有人說，白鵶很有識辨能力。人們在燒死介子推的山上，幾百裏之內不再設羅網捕鳥，並稱這種鳥叫「仁鳥」。人們也叫仁鳥中的胸部爲爲慈鳥，就是這一類鳥。

鸐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禹平水土，棲於川嶽，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象其形。銘贊至今不絕。（出《拾遺錄》）

【譯文】

幽州一帶，羽山北面，有一種善於鳴叫的鳥。長着人面鳥嘴，八隻翅膀一隻爪，毛像野雉，行走時不踩地面，名叫鸐。它的叫聲像樂器發出的聲音。《世語》上說：青鸐鳴，天下太平。就是昌盛繁榮的時代。它在沼澤上鳴叫，叫聲符合音律。它只飛而不行走。大禹治水之後，它便棲息在高山大地上。它們聚集的地方，必能出聖人。自從上古開始，鑄造各種鼎器，都用鸐鳥的形象做圖案，鼎器上銘文中的讚美之辭，流傳至今。

韓朋

韓朋鳥者，乃鳧鷖之類。此鳥爲雙飛，泛溪浦。水禽中鸂鷖、鴛鴦、鶄，嶺北皆有之，唯韓朋鳥未之見也。案幹寶《搜神記》雲：「大夫韓朋，（一雲「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恆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魂，故以韓氏名之。（出《嶺表錄異》）

【譯文】

韓朋鳥，本是野鴨水鳥一類的鳥，生活在溪水湖泊之中。水禽中的鸂鶒、鴛鴦、鶄等鳥，嶺北全都有，只是沒見過韓朋鳥。根據幹寶《搜神記》上所說：大夫韓朋，他妻子很美，宋康王強奪到手，韓朋很怨恨，宋康王囚禁了他，韓朋就自殺了。他的妻子私下裏把衣服弄的很糟爛，宋康王和韓朋妻子一同登上高臺，韓朋妻從高臺上跳下去，康王手下人想扯她的衣服，但衣服一扯就爛，所以沒拉住。她在衣帶中留下遺書說；希望把我的屍體還給韓朋，與他合葬。康王很生氣，令人埋葬，卻把她的墳埋在韓朋墳的對面，互相對望。過了一夜，忽然看見有梓樹從二人的墳上長出，樹根在地下相交一起，樹枝在地上相連，還有像鴛鴦一樣的鳥，經常犧息在樹上，從早到晚悲切的鳴叫。南方人說這對鳥就是韓朋夫妻的靈魂，所以用韓朋的名字給這鳥命名。

帶箭

帶箭鳥，鳴如野鵲，翅羽黃綠間錯，尾生兩枝，長二尺餘，直而不梟，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爲帶箭鳥。（出《嶺表錄異》）

【譯文】

帶箭鳥，叫聲像野鵲雀一樣，翅膀上的羽毛黃、綠交錯。尾巴上長出兩根長枝，二尺多長，挺直而有彈性，只有尾梢才長毛，很像箭羽，因此，人們稱它爲帶箭鳥。

細鳥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大如蠅。其狀如鸚鵡，聞聲數里，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蟲。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之間，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復得。明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蟬鳥。宮人婕妤等皆悅之，但有此鳥集於衣上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男子媚也。（出《洞冥記》）

【譯文】

漢武帝元封五年，勒畢國進貢一種細鳥，用一尺見方的玉石籠子裝了幾百只。大小如蠅子，形狀像鸚鵡，叫聲傳出數里遠，像黃鵠的叫聲一樣。勒畢國的人常用此鳥判斷時間，也把它叫做候蟲。皇上得到後放在宮內，十天之間，不知飛到哪裏，皇上很惋惜，再想要就得不到了。第二年，這些鳥又回到宮中聚集在帷幔上，有的鑽入宮中人的衣袖裏，因而又給它起名叫蟬鳥。宮中的女官都喜歡這種鳥，只要這種鳥落到誰的衣服上，誰就會受到皇帝的寵愛。漢武帝末年，它們自己默默地死掉了。人們尤其喜歡它的皮，凡是身上裝飾着這種鳥皮的女人，多數會受到男人的喜愛。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齊郡函山有一種鳥，青爪，紅嘴，白翅，紫腦門，名字叫王母使者。從前，漢武帝曾登此山，得到一隻玉匣，五寸長，武帝下山時，玉匣忽然變成一隻白鳥飛走了。人們傳說山上有王母娘娘的一隻藥匣，讓鳥常年守着它。

鴛鴦

漢時，鄢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爲鴛鴦，相隨飛去，後遂改鄢爲晏城縣。（出《朝野僉載》）

【譯文】

漢代的時候，鄢縣城南的兩扇大門，忽然一扇發出「鴛」的聲音，一扇發出「鴦」的聲音，早晚開閉城門時，京城內都能聽到這個聲音。漢代末年時，人們厭惡這種聲音，皇上命令毀掉這兩門，兩扇門變成了鴛鴦，互相追隨着飛去了。後來就改鄢縣爲晏城縣。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沖天上升。（出謝丞《後漢書》）

【譯文】

楊震死了，沒埋葬時，有一隻一丈多高的五色大鳥，從天上飛下來，飛到楊震的棺前，抬頭悲叫，淚水沾溼了地面。到安葬那日，大鳥沖天飛去。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后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衣迎三兒，亦得飛去。（出《搜神記》）

【譯文】

豫章郡新喻縣有個男子看見田野中有六七個女人，全都穿着羽毛做的衣服，他不知道是鳥。匍匐着靠近她們，拿到了其中一個女子脫下的羽毛衣並藏了起來。他又走出去自動靠近那些鳥，那些鳥都各自飛走了，只有一隻鳥不能飛去，他就娶了這隻鳥做妻子，生了三個女兒。她們的母親叫女兒問父親，知道了她的羽毛衣藏在了稻穀下面，便取出穿在身上飛走了。後來，她又拿來羽毛衣迎接三個女兒，也都飛走了。

張氏

京兆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爲禍也，飛上承塵；爲福也，即入我懷。」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鉤。是後子孫漸盛，資財萬倍。蜀賈客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罹窮厄，於是齎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出《搜神記》）

【譯文】

京城裏有一張氏獨居一室，忽然有一隻鳩從外面飛進室內，落在牀上。張氏禱告說：「鳩若是帶來禍，就飛到帳幕上去；如果能帶來福，就飛到我懷中。」果然飛到她懷中，用手去撫摸鳩鳥，竟得到一個金鉤。從此後她的子孫也逐漸發達興盛起來，財產增加萬倍。有個蜀地的商人來長安聽到了此事，就用重金收買張氏婢女，婢女便偷出金鉤送給了商人。張氏失鉤後，家境便逐漸敗落，蜀地的商人也遭到了厄運，於是，又把金鉤還給了張氏，張氏家族又昌盛起來。

漱金鳥

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國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色黃，毛羽柔密，常翾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祥」原作「翔」，據明抄本改。）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乃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蓄於靈禽之圃，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曰闢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闢寒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闢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闢寒鈿，那得君王憐。」於是媚惑爭以寶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爲茂草，漱金之鳥，亦自高翔。（出《拾遺錄》）

【譯文】

魏時，昆明國進貢了漱金鳥。昆明國人說：「產此鳥的地方離然州九千里，這種鳥，形狀如雀，黃色，羽毛柔軟濃密。常在海上作短時飛翔，用網捕捉，認爲此鳥是吉祥之物。聽說大魏的德政，使偏遠地區也受到恩惠，所以才越山渡海來獻給大國。皇帝得此鳥後蓄放在靈禽園中，餵它珍珠，給它龜腦喝。鳥常吐出米粒大小的金粒，可以用來製造器物。從前漢武帝劉徹時，有來進貢大雀的，就是這一類鳥。此鳥怕霜雪，便做個小屋讓鳥住，名叫避寒臺，用水晶石做門窗，內外通光，而能擋住風雨塵霧。宮女們爭着用鳥吐出的金粒裝飾釵和珮等飾物，並叫做避寒金。所以宮女們互相取笑說：「不戴避寒金，怎得君王心，不戴避寒鈿，怎得君王憐。」於是想取得君王憐愛的人，便爭着用避寒金做飾物，竟連行走坐臥都不離身，用來取寵。魏滅亡後，當年珍貴的池臺，荒草茂密，吐金的鳥，也遠走高飛。

鶖

晉永嘉二年，有鶖集於始安縣，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寸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當身長丈五六尺。

【譯文】

西晉永嘉二年，有鶖鳥聚集在始安縣。被木箭射穿，鐵箭頭六寸半長，以箭頭來推算，這個射獵的人身高能有五六尺。

營道令

晉太元中，營道令何偕之去職，於縣界山中得一鳥，大如白鷺，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形，大小刻畫轉輾如（「畫轉輾如」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攬子，絕妙人功，於是京邑皆傳觀之。營道經今屬道州。（原缺出處，許本、黃本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營道縣令何偕之離任時，在縣界山中得到一隻鳥，像白鷺那麼大，青色的羽毛，紅色的眼睛，膝上大腿下自然生長着一個銅環形狀，上面刻畫着圖案，取下來仔細觀賞，真是巧奪天工，於是，京城裏的人都來觀看。營道令現屬道州管轄。

紙鳶化鳥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出《獨異志》）

【譯文】

梁武帝蕭衍太清三年，侯景領兵圍臺城。城內與外面不能通消息，簡文製作了一隻紙鳶放到了空中，向外面的人告急。侯景的謀臣王偉對他說，這個紙鳶落下，便可把城內被圍的消息傳到外面。侯景便命令射箭能手射紙鳶，射落後，那紙鳶都變成了鳥，飛到雲中，不知飛到哪裏。

鶉

安定原土築時，奠祭以（「以」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觚爵，忽有一鶉飛於觚上，因名鶉觚城。後魏文帝大統中，立爲鶉觚縣。（出《窮神祕苑》）

【譯文】

安定原用土築城時，祭奠時曾用觚和爵盛酒舉行儀式，忽然有一隻鶉鳥飛落在觚上，因而起名叫鶉觚城。後來魏文帝曹丕稱帝時立爲鶉觚縣。

戴文謀

有戴文謀者，隱居陽城山中。曾於客堂食際，忽聞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謀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謀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謀於室內竊言之，其婦曰：「此恐是狐魅依憑耳。」文謀曰：「我亦疑之。」乃祠饗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謀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十隨之，東北入雲而去。（出《窮神祕苑》）

【譯文】

有個叫戴文謀的人，隱居在陽城山，曾經在客堂喫飯時，忽然聽到有呼喚聲說：「我是天帝的使者，準備到人間來依靠你，可以嗎？」文謀聽後很喫驚。又聽到說：「你是懷疑我？」戴文謀於是跪下說：「我的住處很貧困，恐怕不足以迎您降臨寒舍。」接着就進行灑掃，設置神位，一早一晚，很恭謹的進奉飲食。後來，戴文謀在內室悄悄地向妻子說了此事，他妻子說：「這恐怕是鬼狐來附位。」文謀說：「我也很疑惑。」等到再進奉食物時，那神便說：「我來你這裏，正想給你好處，沒想到你疑心我，有了另外的想法。」文謀正在道歉時，忽然堂上發出了像數十人的喊聲。出來一看是一隻大鳥，身有五色，隨着數十隻白鳩，往東北方向飛入雲霄。

瑞鳥

煬帝徵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敕著作佐郎虞綽制《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敕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祕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敕令寫於圖首。（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煬帝楊廣徵遼東回來時，住在柳城郡望海鎮歇息，走出來觀望時，看見兩隻大鳥，白毛紅嘴，樣子像白鶴和鷺鷥，從雲中飛出來，翅膀翻飛，雙雙落下，有一丈四五尺高，八九尺長，很馴服地在地上徘徊，或者是在御營前飛舞。隋煬帝命令著作佐郎虞綽寫《瑞鳥銘》呈給他，皇上又命令將銘文刻碑立在瑞鳥飛翔的地方。又下令叫殿內丞閻毗畫下鳥的圖像，叫祕書郎虞世南獻上《瑞鳥頌》，並命令將《瑞鳥頒》寫在畫像的上面。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二月，作聲雲：「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雲：「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報春鳥。（出《顧渚山記》）

【譯文】

顧渚山中有一種鳥像鴝鵒但體形小，青黃色。每到正月二月時，發出的聲音像是：春起也。到了三四月，叫聲又像是：春去也。採茶人叫它報春鳥。

冠鳧

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出《海陸碎事》，明抄本作出《地野記》）

【譯文】

石首魚，到秋天就變成冠鳧鳥，冠鳧鳥的頭裏面有石頭。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鸚鵡，嘴腳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雲，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秦吉了，容州、管州、廉州、白州都產這種鳥。大小和鸚鵡相似，嘴、爪都是紅色，兩眼後夾着頭，長着黃色的肉冠。善於模仿人的說話，語聲高而厚重，比鸚鵡的聲音還清晰。用熟雞蛋和飯，做成棗大小的飯糰餵它。有人說，容州有紅色的、白色的秦吉了。但都沒看見過。

韋氏子

汘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汘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制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即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出《宣室志》）

【譯文】

汘陽郡有個張女郎廟，唐高宗上元年間，有個姓韋的男子去汘陽作客，路過這座廟時，下馬解鞍休息，忽然看見廟中有兩隻木底屐放在地上。韋先看那木底屐，是用草編成的，條紋很細密，白色，編制方法很巧妙。韋生就把這一對木底屐收起放在口袋中，不久就離開這裏。等到了汘陽郡，郡守讓韋先住在館亭裏。這天晚上，韋生把木底屐放在身邊睡了，天亮卻不見了，什麼地方也沒找到。僅喫頓飯的工夫，便在館亭的瓦房上找到了。僕人很驚奇，便告訴了韋生，韋生叫人上房取下來，便得到了。睡覺時又放在身邊，第二天又不見了，又在瓦房上得到，如此反覆幾次。韋生偷偷地對僕人說，這事很怪，可暗中察看一下。這天晚上，他的僕人便在暗處觀察，快半夜時，這木底屐忽然變成了白鳥，飛到瓦房上。韋生叫人取下木底屐燒掉，卻變成鳥飛了。

鳥賊

李靖弟客師官至右武衛將軍，四時從禽，無暫止息。京師之西南際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鵲競逐噪之，人謂之鳥賊。（出《譚賓錄》）

【譯文】

李靖的弟弟李客師官作到右武衛將軍。一年四季都願捕獵禽鳥，沒有一天停止的時候，京城西南的澧水一帶，鳥獸都認識他，他每次出來，鳥鵲紛紛追逐而對之鳴叫，人們把他叫作鳥賊。

鳥省

馮兗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出《盧氏雜說》）

【譯文】

馮兗給事，在親仁坊有住宅，住宅南面有個山亭院，養了很多的鵝鴨和雜禽，常常派一個家人管理此事，當時人們叫這個地方爲鳥省。

劉景陽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吉了鳥，雄雌各一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爲言曰：「其配爲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執政時，左衛兵曹劉景陽出使嶺南，得到了吉了鳥，雌、雄各一隻，能聽懂人說的話。到京城進獻時，卻留下了雌鳥。雄鳥煩躁不安不喫食。武則天問，爲什麼這樣無聊？鳥說，它的配偶被使者得去了，現在很思念它。武則天便傳呼劉景陽，說，你爲什麼藏一隻鳥不進獻呢？景陽便叩頭謝罪，便把鳥獻上來，武則天沒有怪罪他。

食蝗鳥

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貝州蝗蟲吞食禾苗，有數千大白鳥，數萬只小白鳥，把蝗蟲喫光了。

盧融

開元初，范陽盧融病中獨臥，忽見大鳥自遠飛來，俄止庭樹，高四五尺，狀類鴞，目大如柸，嘴長尺餘。下地上階，頃之，入房登牀，舉兩翅，翅有手，（「手」原作「子」，據明抄本改。）持小槍，欲以擊融，融伏懼流汗。忽復有人從後門入，謂鳥雲：「此是善人，慎勿傷也。」鳥遂飛去，人亦隨出，融疾自爾永差。（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初年，范陽人盧融有疾，獨自一人躺着，忽然看見有隻大鳥從遠處飛來。一會兒，落在院中的樹上，四五尺高，形狀很像鴞，眼大如酒杯，嘴有一尺多長。落到地上，走上臺階。一會兒，竟入房中上了牀，舉兩翅，翅膀上長着手，手上拿小槍，想刺盧融，盧融趴在牀上，嚇得流了一身汗。忽然又有人從後門進來，對鳥說，這人是個好人，千萬不要傷了他。大鳥便飛走了，人也隨着出去了。盧融的病也從此永遠地好了。

張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卒於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日，張殂，鳥遂不見。（出《紀聞》）

【譯文】

濮州刺史李全璋的妻子張氏，是牛肅的姨母。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死在伊闕莊。張氏臥病不起的時候，有一隻白鳥落在庭院的樹上，白頭，紅爪，黃色的腹部，紅色的翅膀。它鳴叫時只是說，悔恨呀媽媽。」就這樣晝夜不停地叫。十多天後，張氏死去，鳥也不見了。

王緒

天寶末，台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有大鳥飛入緒房，行至牀所，引嘴向緒聲雲：「取取。」緒遂卒。（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天寶末年，台州錄事參軍王緒有病將要死時，有大鳥飛入王緒房中，走到牀前，伸嘴向着王緒出聲叫：取。取。王緒便死了。

武功大鳥

大曆八年，大鳥見武功，羣噪之。行營將張日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狀類蝙蝠。（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宗大曆八年時，有隻大鳥在武功地方出現，人們對大鳥亂嚷叫，行營將官張日芬射中了大鳥。它肉翅膀，狐狸頭，四隻腳，腳上有爪，四尺寬，形狀象蝙蝠。

鸛鸘

鸛鸘，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出《酉陽雜俎》）

【譯文】

鸛鸘，另一個名叫墮羿，形狀像鵲。人用箭射它，它就銜住箭反過來射人。

吐綬鳥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採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鬥，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出《酉陽雜俎》）

【譯文】

魚復縣的南山有一種鳥象鴝鵒那樣大，羽毛大部黑色，夾雜着黃、白色，頭像野雞。有時吐出幾寸長的一種東西，大紅色十分鮮豔，形狀像綬帶，因而叫它吐綬鳥。另外，喫食後必存在嗉子裏，前胸大得像酒鬥，爲防觸碰它的嗉子，走時遠避樹林和草，所以，另一名叫避株鳥。

杜鵑

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出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者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爲犬聲應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杜鵑鳥，陽氣上升時就一個接一個鳴叫，先叫的吐血死亡。曾經有個人外出行走時見一羣杜鵑靜靜地站在那裏，就學杜鵑的叫聲，他就死了。若是聽見杜鵑的初叫聲主別離，在廁所聽到叫聲，不吉祥。避免這種不祥之兆的辦法是學狗叫回應它。

蚊母鳥

蚊母鳥，形如鷁，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雲，採其翎爲扇，可闢蚊子。亦呼爲吐蚊鳥。（出《嶺表錄異》）

【譯文】

蚊母鳥，形狀象鷁（一種像鷺鷥的小鳥），嘴大而且長，從魚塘中捕魚喫。每叫一聲，就有蚊、蚋從口中飛出來。人們傳說，用它的翎毛做扇子，能避蚊子，也叫它吐蚊鳥。

桐花鳥

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客終席不飛。人愛之，無所害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劍南的彭水蜀郡之間，有一種像手指大的鳥，身上五顏六色，像鳳凰似的冠。喫桐樹花，桐樹開花時就飛來，花落就飛走，不知去了哪裏。人們叫它桐花鳥。這鳥很馴服善良，常落在婦女的釵上，客走了席散了也不飛走，人們很喜愛它，它對人們沒有害處。

真臘國大鳥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乃死，無複種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真臘國有座葛浪山，高萬丈，山半腰有個洞，洞裏先前有隻浪鳥，樣子像老鴟，像駱駝那麼大。有人經過，人便被抓去吃了，然後騰空飛去，老百姓很苦惱。真臘國王拿出大塊牛肉，肉裏放上兩頭帶尖的小劍，讓人揹着走，大鳥抓來便喫，於是就死了，從此就絕了種。

百舌

百舌春囀，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百舌鳥到春天時便婉囀地鳴叫着，夏天到來後它只吃蚯蚓。正月以後解凍，蚯蚓出來百舌便飛來。十月以後，蚯蚓便進入土中，百舌就飛走。這就是因爲物與物之間互相感應的關係。

鸛

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出《酉陽雜俎》）

又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轉，因得而噉。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樹，以蔑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樹底，俾足跡所印而仿學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江淮人說一羣鸛鳥旋轉着飛昇就是鸛井。鸛鳥喜歡旋轉着飛翔，它一旋飛便要颳風下雨。人若到巢中捉幼鸛，六十里內必然天旱。鸛鳥能成羣飛翔，飛到雲中攪動雲雨，雲雨就攪散了。

另外，南方有一種鸛喫蛇，鸛鳥每當遇到大石頭，知道石下有蛇，就在石間附近，像道士那樣漫步，石頭便也隨着轉動，於是就能捉着蛇喫掉。鄉里人想學鸛的步法，趁鸛鳥育雛時，上樹，用蔑網扣住它的巢，鸛鳥必定用法解開蔑網，就在樹下鋪沙子，使鸛鳥在沙上印上足跡，以便模仿學習。

甘蟲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鸇，水禽山鳥，無不馴狎如一。更有鳥，人面綠毛，嘴爪皆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甘蟲。時人畫圖，鬻於坊市。（出《杜陽編》）

【譯文】

唐懿宗末年，舒州向皇帝上奏說一羣鳥建立一個鳥巢，寬七尺，高一丈。而且燕、雀、鷹、鸇及水禽山鳥等，都馴服親近的像一種鳥一樣。還有一種鳥，長着人面綠毛，嘴和爪都是深青透紅的顏色，它鳴叫的聲音是「甘蟲」，因而就叫它甘蟲。當時有人把它畫成圖像，在集市上出賣。

戴勝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憑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檐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嚲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出《錄異記》）

【譯文】

王建前蜀的刑部侍郎李仁表客居在許州，準備入禮部參加舉試，當時是薛能尚書鎮守許州，李仁表抄寫了自己寫的五十首詩作禮品，將詩書寫在軸書上，在小亭子裏靠在桌上閱讀，還沒看完三五首，就有一隻戴勝鳥飛進亭子，站在桌上，很馴服親近的樣子，很久，又伸着脖子垂着翅膀跳起舞來，對着他像是要說話。很久之後，又旋轉又跳舞，這樣反覆做了三次，然後就輕輕地飛走了。李仁表感覺很奇怪，也沒把這事告訴別人。第二天去投遞詩稿時，薛能很禮貌地接待了他。過了幾天，便把女兒嫁給李仁表做妻子。

北海大鳥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鷖」，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飛，而其羽相切，如雷風也。（出《神異錄》）

【譯文】

北海有一隻大鳥，身高一千里。頭上有個「天」字，胸前有個「候」字，左膀有個「鷖」字，右膀有個「勒」字。頭朝着正東方，到海中央捕魚喫。有時展翅飛翔，它的羽毛互相磨擦，像打雷颳大風一樣。

鵶

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來訴耳。」命吏隨鵶所在而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譯文】

溫璋任京兆尹時，常殺人，京城的人都怕他。一天，聽到拉鈴聲卻看不見人，就這樣連續三次，竟是一隻鵶鳥。京兆尹說，一定是有人去捉它的雛鳥而來投訴的。於是命人隨着鳥去的地方捉人。那隻鵶鳥盤旋飛翔，把差吏引到城外樹林間，果然有人捉了雛鳥，尚在樹下休息。差吏便把他捉住送官府，府尹覺得這事很特殊，就處死了捉雛鳥的人。

仙居山異鳥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馬步使趙弘約，締構觀宇。洎創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縛拽鼓譟，震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各長二尺餘，棲於樑上，隨絙索上下，在衆人中，略無驚怖。工人撫搦戲玩之，如所馴養者。梁既上畢，鳥亦飛去。（出《錄異記》）

【譯文】

王建前蜀在永平二年，得到了北邙山人章弘道在什邡縣仙居山留下的瑞文，便出錢委託漢州馬步使趙弘約建造一座道觀。到建築天尊殿時，很多的木料石頭，用很多的人工。這一天，準備架起大梁時，能工巧匠和工人三百多人，又綁又拽大聲喊叫，聲音傳出很遠。忽然有三隻奇異的鳥，一隻大紅色，兩隻純白色，尾巴像拖着一條綵帶，每個都二尺多長，落在大梁上。隨着拉拽大梁的繩子上上下下，在人羣中一點不害怕。工人們撫摸它，和它戲耍，就像多年馴養的一樣，大梁上完了，鳥也飛去。

鶯

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絕不飲喙。乃取雛置於籠外，（「絕不飲喙乃取雛置於籠外」十一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閒話》）

【譯文】

近年來，有個人捉到了黃鶯鳥的幼雛，養在竹籠中。那一對雌雄大鳥連着翅膀，白天黑夜在竹籠外哀鳴，不喫東西，不飲水。於是取出雛鳥放在籠外，這一對雌雄鳥就來哺育幼雛，人在旁邊也不怕。忽然有一天，沒放雛鳥出籠，那一對大鳥就圍繞着籠子邊飛邊叫，沒辦法進籠子育雛，便一隻投到火中，一隻撞死在籠子上。剖開腹部一看，它的腸子已經寸斷。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東海大魚　鼉魚　南海大魚　鯨魚　鯉魚　海人魚　南海大蟹　海　鱷魚

吳餘鱠魚 石頭魚 黃臘魚 烏賊魚 橫公魚 骨雷 彭蚏 鯪魚 鯢魚 比目魚

鹿子魚 子歸母 鮒鮧魚 鯽魚 鯌魚 黃魟魚 蟕 海燕 鮫魚

東海大魚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則百里水爲血。（出《玄中記》）

【譯文】

東方最大的動物，是東海魚。出海的人，在第一天遇見魚頭，走到第七天才遇見魚的尾巴。東海魚生產的時候那百里方圓的海水都是血紅的。

鼉魚

《博物志》雲：「南海有鼉魚，斬其首，幹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聞廣州人說，鱷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魚，有鼉，有爲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爲雷電風雨，比殆神物龍類。（出《感應經》）

【譯文】

《博物志》上說：「南海有一種鼉魚，砍下它的頭，曬乾了，敲去它的牙齒，然後又再生出來，再生三次才停止生長。」《南州志》裏也是這樣說。又聽廣州人說，鱷魚能在陸地上追逐牛馬，能在水裏顛覆舟船喫人，碰到魚網就不敢觸碰了，它也害怕這些東西。鱷魚懷一次孕，在陸地上生下幾百枚卵，等到卵成形的時候，就生出蛇、龜、鱉、魚、鼉、還有蛟，一共有十幾種。等到它們被人捉住宰殺了的時候，它們的神靈能夠製造雷電風雨，這大概就是龍一類的神物。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雲，親見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雲，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掛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魚因而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洲，從廣數千裏，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週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餘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週迴數十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裏。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爲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許，其山（「爲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許其山」十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遂拆，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廣異記》）

【譯文】

嶺南節度使何履光，是朱崖人，住的地方靠近大海。他說，親眼看見三件特別奇異的事。其中之一是：海中有兩座山，相距六七百里，晴朗的早晨遠遠地望去，山上一片青翠，好象就在眼前。唐玄宗開元末年，海里出現了大雷雨，雨中有泥，樣子象吹出的泡沫，天地之間暗黑色，持續了七天。有個從山邊來的人說，有條大魚，順着水流進入海中兩座大山之間，不能進退，時間一長，魚鰓掛在一個山崖上，七天以後，山崖裂了，魚因此才能離開。雷聲就是魚的叫聲，雨泥是魚口中吹出的水沫，天地黑了，是魚吐出的水氣造成的。其中之二是：海中有塊陸地，長和寬有幾千裏，陸地上有幾個東西，樣子象蟾蜍，大的周長有四五百里，小的周長一百多里。每當到了十五這天夜裏，口中吐出白氣，向上同月亮相連接，與月亮爭輝。其中之三是：大海中有座山，周長有幾十裏。每年初夏的時候，就有一條大蛇象很高的山峯一樣，不知道它有幾百里長。唐玄宗開元末年，蛇在海里飲水，海面降低了十多天。樣子象很渴，用身子繞着那座山一共繞了幾十圈，然後才低下頭來喝水，喝了很久，又被海中的大動物吞吃了，大約半天時間，那座山就崩裂了，蛇和山都吞光了，也不知道吞喫它們的是什麼動物。

鯨魚

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鬥，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末年，在雷州有雷公與鯨魚打鬥。鯨魚的身子露出水面，幾十個雷公在空中忽上忽下，有的放火燒，有的邊罵邊打，鬥了七天才停止。海邊的居民去觀看，不知雙方誰勝利了，只看見海水一片紅。

鯉魚

開元中，台州臨海，大蛇與鯉魚鬥。其蛇大如屋，長繞孤島數匝，引頭向水。其魚如小山，鬐目皆赤，往來五六里，作勢交擊。魚用鱗鬐上觸蛇，蛇以口下咋魚。如是鬥者三日，蛇竟爲魚觸死。（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台州面臨大海，有大蛇與鯉魚爭鬥。那條蛇大得象間屋子，身長能繞孤島好幾圈，伸着頭向着水面。那條魚象座小山，魚脊鰭和眼睛都是紅的，身長能有遊五六里，它們作出要互相攻擊的樣子。鯉魚用鱗和脊鰭向上撞蛇，蛇用口向下咬鯉魚。象這樣鬥了三天，蛇竟被鯉魚撞死了。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爲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發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出《洽聞記》）

【譯文】

海人魚，東海里就有。大的長五六尺，樣子象人。眉毛、眼睛、口、鼻子、手、腳和頭都象美麗的女人，沒有一樣缺少的。皮肉白得象玉石，身上沒有鱗，有細毛，毛分五種顏色，又輕又柔軟，毛長一二寸，頭髮象馬尾巴一樣，長五六尺。陰部的形狀和男人女人的一樣，靠海的鰥夫寡婦大多都捉海人魚，放在池沼中養育。交合時，與人沒什麼兩樣，也不傷人。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雲，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千裏，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己隨流，得至於此。因而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哀焉，遂舶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己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掛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峯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爲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鬥，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鬥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出《廣異記》）

【譯文】

近代，有個波斯人常說，乘坐着大海船渡海，前往天竺國已經六七次了。那最後一次，海船漂進大海，不知漂了幾千裏，漂到一個海島，在島上看見一個胡人穿着用草和樹葉編的衣服，很驚詫地問他。胡人說：「從前和自己一起的幾十個同行夥伴漂在海上沉沒了，只有自己隨着水流，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因此就採樹上的水果和草根喫，這才能活下來。」船上的人都可憐他，就讓他乘坐海船。胡人這才說：「這個島上的大山全是車渠、瑪瑙、玻璃等各種寶貝，多得數不過來。」船上的人都扔掉自己的賤貨去取寶貝。裝滿船後，那胡人命令趕快開船，如果山神來了，一定會痛惜丟失的寶貝。於是順着風掛上船帆。走了大約四十多里，遠遠地看見山峯上有個紅色的東西象蛇一樣，時間一長漸漸地變得大了。胡人說：「這是山神痛惜寶貝，來追趕我們了，怎麼辦呢？」船上的人都很害怕。不一會兒，就看見兩座山從海中伸出來，高有幾百丈。胡人高興地說：「這兩座山，是大蟹的螯，那個大蟹常常喜歡與山神打鬥，山神大多數沒取勝，很懼怕大蟹。現在，大蟹的螯伸出來了，不用擔心了。」大蛇很快到了大蟹跟前，翻動着鬥了很久，蟹夾斷了蛇頭，蛇死在水上，象連綿的山。船上的人因此得救了。

海

海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每歲，廣州常發銅（《太平御覽》卷九三八「銅「作「舟同」。）船過南安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雲，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闊處，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山，海（海原作島。據明抄本改。）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鬐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際，日中忽雨霂霢。舟子曰：「此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去。（「魚畏鼓」，物類相伏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眢井耳，寧得不爲人皓首乎？」（出《嶺表錄異》）

【譯文】

海魚，是海上最大的動物，小的也有一千多尺。吞舟的說法，並不是荒謬的事。每年，廣州常常開出銅船到南安去進行貿易，偶爾有個北方人要求去走一趟，往來一年，頭髮便斑白了，他說：「一天，船路過調黎的又深又寬的地方，就看見十多座山，有時露出來，有時沉沒下去，開始很驚訝。撐篙工說：「這不是山，是海魚的脊背。」果然看見雙眼在閃爍，海魚的脊鬐象簸箕一樣。正在危險沮喪的時候，大晴天裏忽然下起了小雨，舟子說：「這是魚噴氣，水珠散在空中，順風吹來象雨罷了。」等到靠近魚，人們就敲着船大聲亂叫，魚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從交趾回來，就扔了船，順着雷州的海岸邊上回到廣州，不怕苦和累，就是爲了躲避海的災難。於是靜下心來想一想說：「假如老海睜開眼睛張開嘴巴，我們坐的船就會象一片樹葉掉到枯井裏一樣，怎麼能使人不變成白頭髮呢？」

鱷魚

鱷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矯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鱷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鱷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鱷魚之窟宅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鱷魚的身體是土黃色的，有四隻腳，長尾巴，形狀象鼉一樣。可是動作矯捷，口裏陰森森地長着鋸一樣的牙齒，常常害人。南中一帶鹿很多，鹿最怕鱷魚。鹿走到山崖上，一羣鱷魚在崖下嗥叫，鹿會因爲驚嚇害怕而掉到山崖下，大多被鱷魚捉住吃了，這也是動物的互相剋制。從前的太尉宰相李德裕，被貶官到潮州，路過鱷魚灘，船損壞了，平生積蓄的寶貝珍玩、古書和圖畫，一下子都沉沒丟失了。於是叫來大船上的黑人下水撈取，看見鱷魚極多，不敢靠近。這裏是鱷魚的洞穴。

吳餘鱠魚

吳王孫權曾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箸，尚類鱠形也。（出《博物志》）

【譯文】

吳王孫權曾經在江上泛舟，喫完鱠魚，把剩下的扔到江中，變化成魚。現在有一種魚還叫吳餘鱠，長几寸，粗細象筷子一樣，還類似鱠魚的形狀。

石頭魚

石頭魚，狀如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喬麥。瑩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爛，即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脫俗。（出《嶺表錄異》）

【譯文】

石頭魚，樣子象魚，不論是大魚還是小魚，腦中都有兩個石子，象蕎麥粒一樣，晶瑩潔白象玉石。有好奇的人，買了很多小石頭魚，裝在竹器裏，任憑它腐敗。就用水淘，取出腦中的石子，用來做喝酒計數的工具，非常與衆不同。

黃臘魚

黃臘魚，即江湖之橫魚。頭嘴長，鱗皆金色，臠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煿幹，夜即有光如籠燭。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魚食之，棄其頭於糞筐。中夜後，忽有光明，近視之，益恐懼，以燭照之，但魚頭耳，去燭復明。以爲不祥，各啓食奩，窺其餘臠，亦如螢光。達明，遍詢土人，乃此魚之常也，憂疑頓釋。（出《嶺表錄異》）

【譯文】

黃臘魚，就是江河潮水中的橫魚，頭和嘴很長，鱗全是金色的。把魚肉烤喫，味道雖美卻有毒。或者煎炒，或者曬乾，夜裏就放光象燈籠裏的蠟燭一樣。有個暫時住在南海的北方人，買了這種魚喫，把魚頭扔到糞筐裏，半夜以後，忽然有了亮光。走近一看，更是害怕，點蠟燭一照，只是個魚頭罷了，拿開蠟燭又放出光亮。他認爲是不吉祥的事，就把所有的食具都打開看，看那喫剩的魚，也閃着瑩光一樣，到了第二天，詢問了很多當地人，都說這是正常的事。他的憂慮和擔心便沒有了。

烏賊魚 烏賊，舊說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算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前一須下矴。（出《酉陽雜俎》）

【譯文】

烏賊，舊的傳說名叫「河伯從事」。小烏賊遇到大魚，就放出墨水染黑方圓好幾尺，用來藏身。有的江東人取出它的墨用來寫契約，以便詐騙別人的錢物。寫出的字跡象淡墨，過一年字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張空白紙。海人說：「從前秦王東遊，把一個算袋扔到海里，變成了這種魚。」這種魚外形象算袋一樣，兩根帶子很長。另一種說法是，烏賊身上有個石碇，遇到大風時它的前一根鬚子就捲住石碇。

橫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恆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異錄》）

【譯文】

北方的荒野中有個石湖，方圓有千里，湖岸有五丈多深，長年結冰，只有夏至前後五六十天才解凍。湖裏有種橫公魚，長七八尺，樣子象鯉魚，紅色，白天生活在水裏，夜裏變成人，用尖物刺它刺不進去，用開水煮它煮不死。用兩個烏梅果煮就能煮死它，吃了可以治邪病。

骨雷

扶南國出鱷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常生吞人，扶南王令人捕此魚，置於塹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鱷魚乃食之；無罪者，嗅而不食。鱷魚別號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爲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臨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聞記》）

【譯文】

扶南國出產鱷魚，大的有二三丈長，四隻腳，樣子象守宮，常常吞喫人。扶南國王派人捕捉這種魚，放在壕溝裏，把犯罪的人扔進壕溝，如果該死，鱷魚就吃了他，沒有罪的人，嗅一嗅它也不喫。鱷魚另外有個稱呼叫忽雷，熊能制住鱷魚，熊握住鱷魚的嘴拖到岸上，撕開來喫。鱷魚的另一個名叫骨雷，秋天變化成老虎，三隻爪，出產在南海的思州和雷州，靠海的英潘村有很多。

彭蚏

蟹屬名彭蚏，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蚏。（出《感應經》）

【譯文】

蟹一類中有名叫彭蚏的，用螯取土造成土丸，從漲潮到退潮，大約能製成三百個土丸，因而給它起名叫三百丸大彭蚏。

鯪魚

鯪魚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迅，（「迅」原作「近」，據明抄本改。）則舐取之。（出《異物志》）

【譯文】

鯪魚吐出舌頭，螞蟻爬到舌頭上，因而吞吃了螞蟻。鯪魚還張開鱗甲，讓螞蟻爬進去，於是很快地合上鱗甲，然後就用舌頭舐吃了。

鯢魚

金（宋樂史《太平環宇記》卷一六二「金」作「全」）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爲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雲：「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太平環宇記》卷一六二「金商」作「今高」。）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出《嶺表錄異》）

【譯文】

金義嶺的西南方，有座盤龍山，山上有個鐘乳石山洞，洞裏斜着貫穿着一條溪水，人們稱之爲靈水溪。溪內有魚，全都是長尾巴四隻腳，它的腹部是紅色的，自由自在地游泳，漁人不敢捕捉它。《爾雅》裏說：「鯢魚象鮎魚一樣，四隻腳，叫聲象小孩一樣。」金商州的溪水裏也有這種魚，把這種魚叫做魶魚。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雲：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片相合乃行。（出《嶺表錄異》）

【譯文】

比目魚，南方人叫它鞋底魚，江淮一帶的人叫它拖沙魚。《爾雅》上說：東方有一種比目魚，不是一對不能行走，名叫鰈，樣子象牛的脾臟，長細鱗，紫色，只有一面有一隻眼睛，兩條魚相合才能行走。

鹿子魚

鹿子魚，頳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經》雲：「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爲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堪食。」（出《嶺表錄異》）

【譯文】

鹿子魚，是紅色的，它的尾巴和小伷都有梅花鹿一樣的斑點，斑點是紅黃色的。《羅州圖經》上說：「羅州南面的海里有塊陸地，每到春夏時，這種魚跳上陸地，變成鹿。曾經有人拾到一條這種魚，頭已經變成鹿，尾巴還是龜尾巴。」南方人說：「魚變成鹿，肉有腥氣，不能喫。

子歸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雲：「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雲：「魚昔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驚則還入母腹。」《吳錄》雲：「魚昔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雲：「暮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應經》）

【譯文】

楊孚的《交州異物志》上說：「鮫這種魚，它的幼魚長成以後，受驚便回到母親身邊，回到母親的腹中去。小時如此，大時就不這樣了。」《潘州記》上說：「魚昔長二丈，大有好幾圍。剛剛生下幼魚，魚很小，跟着母親找食喫，突然受驚就回到母親的肚子裏。」《吳錄》說：「魚昔魚的幼魚，早晨出去找食喫，晚上回到母親的肚子裏。」《南越志》上說：「（魚昔的幼魚）晚上從（母親的）肚臍進去，早晨從（母親的）口中出來。」

鮒鮧魚

鮒鮧魚，文斑如虎。俗雲，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爲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隙（「隙」原作「戲」，據明抄本改。）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爲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爲妻族所凌執，雲（「雲」原作「去」，據明抄本改。）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敕命到而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鮒鮧。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陷數四，不能爲害，此其命與？（出《錄異記》）

【譯文】

鮒鮧魚，身上的紋理和斑點象老虎一樣。俗話說：「煮不熟的魚，吃了必死。」傳說中認爲這是很平常的。饒州有個吳生，家裏很富裕，妻子家也富足，夫妻之間很和睦，從來沒有隔閡。有一天，吳生喝醉酒回到家裏，橫身躺在牀上，妻子替他脫下衣服和鞋子，抬起他的腳，吳生的腳亂動了一下，無意中踢中了妻子的心胸部位，他的妻子跌倒地上就死了，吳生喝醉了一點也不知道。他很快被妻族的人凌辱捆綁起來，說妻子是被吳生毆打而死的，關到獄中打了一年的官司。州里和郡裏不能處理，把事情報到朝廷，吳生的親族，害怕皇上的命令下來一定有明確的刑罰，成爲全族人的恥辱，因而給關在監獄裏的吳生喫鮒鮧魚。一共吃了四次，竟然不能害死他，吳生顯得更加充實有精神，不久遇到大赦被免罪。回家以後，子孫很昌盛，活到八十歲，竟然在家安然死去。都說煮不熟的鮒鮧，吃了能死人，吳生吃了四次，沒受傷害，這就是他的命運吧。

鯽魚

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譯文】

東南海中有個祖州，鯽魚就出產在那裏。長有八尺，吃了它能解暑避寒。這種魚的樣子，就同江河湖泊中的小鯽魚相類似。潯陽有個青林湖。鯽魚大的有二尺多長，小的有一尺長，喫這種魚，味道肥美，也能治寒熱病。

鯌魚

鯌魚，濟南郡東北有鯌坑，傳雲，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鯌魚焉。

【譯文】

鯌魚，濟南郡的東北有個鯌坑。據傳說：北魏景明年間，有人挖井挖到一條魚，大小象個鏡子。那天夜裏，河水上漲流入這個坑，坑中的居民，都變成了鯌魚。

黃魟魚

黃魟（音烘）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並出《酉陽雜俎》）

【譯文】

黃魟魚，黃顏色不長鱗，頭是尖的，身子象大槲樹的葉子，嘴在下巴的下面，眼睛後面有耳朵，耳眼通到腦子裏，尾巴長一尺，尾巴尖有三根尖刺，有劇毒。

蟕蟲雋

蟕蟲雋者，俗謂之茲夷，乃山龜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負而行。產潮循山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以木楔出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黃明無日腳者，（甲上有散黑暈爲日腳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爲梳篦杯器之屬，狀甚明媚。（出《嶺表錄異》）

【譯文】

蟕蟲雋，人們叫它茲夷，是山龜之中形狀最大的。人站在它的背上，能馱着你行走，出產在潮循山中。鄉里人捉到它，取它的殼去賣。想要它完整的殼，必須用木楔插入弄出裏面的肉。龜吼叫象牛叫一樣，叫聲能響遍山谷。廣州有巧匠，取龜甲中的黃色潤澤沒有黑暈的，用水煮然後拍打，嵌上黑色的玳瑁花，用來製作梳子、篦子、酒杯一類的器具，樣子很好看。

海燕

齊監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爲海燕。（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齊地監官縣的石浦有海魚，魚是趁漲潮落潮時來去。長三十多丈，黑色不長鱗。它的叫聲象牛叫，當地人叫它海燕。

鮫魚

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明抄本「珠」作「蛛」。）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鑢物。（出《交州記》）

【譯文】

鮫魚出產在合浦，長三丈，背上長着甲皮，花紋堅硬，可以用來裝飾刀口，還可以磨東西。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峯州魚　海蝦　瓦屋子　印魚　石斑魚

井魚

異魚　螃　鱓魚　玳瑁　海術　海鏡

水母

蠏　百足蠏　螗蠏　魚　鸚鵡螺　紅螺　鴦龜

鯢魚　鱟　飛魚　虎蠏　蠔　赤鯶公　雷穴魚

虯尾　牛魚　蝤(石多)　奔(魚孚)　係臂

雞嘴魚 劍魚 懶婦魚 黃雀化蛤 天牛魚

峯州魚

峯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蓋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出《朝野僉載》）

【譯文】

峯州有一道水，是從吐蕃國中流過來的，夏天水冷得象冰雪一樣。水中有一種魚長一二寸，來和去都按着季節時令。魚浮在水面，象粥一樣厚，人們捕撈起來煮着喫，千萬家也捕撈不完。不知是從哪裏來的。

海蝦

劉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樓，忽見窗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佔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須如紅箸，各長二三尺。雙腳有鉗，鉗粗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杯盂也。《北戶錄》雲：「滕循爲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長者，堪爲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須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出《嶺表錄異》）

【譯文】

劉恂曾登上一隻大海船，進入了舵樓裏，忽然看見窗板上懸掛着兩個巨大的蝦殼。頭、尾巴、雙鉗和腳都是完整的，各長七八尺，頭佔長度的十分之一。嘴又尖又利象刀刃一樣，嘴上的鬚子象根紅色的筷子，各長二三尺。一對對腳上都有鉗子，鉗子象人的大拇指一樣粗，長兩尺多，上面長着象薔薇花刺一樣的又鋒利又硬的紅色小刺，不能用手去觸碰。腦殼部分用火烘透，彎成環形有一尺多長。就象個盂盆一樣。《北戶錄》說：「滕循任廣州刺史的時候，有個客人對滕循說：『有的大蝦鬚有一丈多長，能當柺杖使用。』滕循不相信。那個客人去東海，取回一根四尺長的蝦鬚給滕循看，這纔信服了客人說的奇事。」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蚶（音憨）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棱如瓦壠，故以此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猶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炙。食多即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性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瓦屋子，屬於蚌蛤一類，南中一帶過去稱呼它叫蚶子，後來因爲盧鈞尚書鎮守這裏，就改叫瓦屋子，因爲它的殼上有棱象屋瓦的壠一樣，所以用這個給它起名。殼裏有肉，肉是紫色的，肉很豐滿，廣東人很喜歡它，大多用火烤着做下酒菜喫，人們把它叫做天上的烤肉塊。喫多了就呼吸不暢，後背和胳膊疼痛，還不瞭解它的性質。

印魚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頭上呈四方形，象印章一樣，上面有字。各種大魚應當死去的，就先用印印在大魚的身上。

石斑魚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燕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出《酉陽雜俎》）

【譯文】

行儒和尚說，建州有一種石斑魚，喜歡與蛇交配。南中一帶有很多蜂巢，大小象個水壺，常常成羣地出來螫人。土人拿來石斑魚靠近蜂巢的附近用火燒，掛在木杆上，對着太陽，讓魚的影子落在巢上。不一會，有幾百只大小象燕子的鳥，輪流地攻擊蜂巢，巢被弄碎象樹葉一樣地落到地上，蜂也全死光了。

井魚

唐段成式雲，井魚腦有穴，每嗡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善提勝說。（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的段成式說，井魚的腦袋上有個洞，每當吸水時，水就會從腦袋上的洞快速地噴出來，象飛出的泉水，散落在海里，船上的人都爭着用空的器具接住水並貯存起來。海水本來又鹹又苦，經過魚腦的洞噴出來，反而淡得象泉水一樣。這是段成式見到印度僧人善提勝時聽他說的。

異魚

異魚，東海人常獲魚，長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出《酉陽雜俎》）

異魚是東海人常常捕到的魚，長五六尺，肚子裏的胃，呈現出盛箭器和刀槊的樣子，有人叫它秦皇魚。

螃 

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名螃，其溺甚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傍海地方的大魚，脊背有石十二時。一個名叫籬頭溺，一個名叫螃，這種魚的尿有很大毒性。

鱓魚

郫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發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出《錄異記》）

【譯文】

郫縣的侯生，在漚麻池的附近捉到一條鱓魚，直徑大約有一尺，煮着吃了，白髮變黑，掉了的牙齒又生出來，從此就身體輕健。

玳瑁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點。《本草》雲：「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薩石，兼雲辟邪。」廣南盧亭，（海島彝人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闢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或雲，玳瑁若生，帶之有驗，是飲饌中有盅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出《嶺表錄異》）

【譯文】

玳瑁的形狀象龜，只是腹部和背部的甲殼上有烘烤的斑點。《本草》上說：「玳瑁能解毒，其中的大玳瑁全都是婆薩石，同時還能避邪。」廣南的盧亭，活捉了一隻玳瑁龜獻給邊帥的兒子薛王，薛王命令取下龜的二小片背甲，帶在左臂上用來避毒。龜被活着揭下它的甲殼，痛苦達到了極點。然後放到使君住宅後北面的池子裏養着，等到它被揭去甲殼的地方漸漸長好，再派盧亭把它送到海邊去。有的人說，被揭下甲殼的玳瑁龜如果活着，帶着它的甲殼就有靈驗，你喫的飯菜中如果有毒，玳瑁的甲殼就會自己搖晃起來。被揭下甲殼後如果死了，就沒有這種靈驗了。

海術

南海有水族，前左腳長，前右腳短，口在肋旁背上，常以左腳捉物，置於右腳，右腳中有齒齧之，方內於口。大三尺餘，其聲「術術」，南人呼爲海術。（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方有一種水產，前左腳長，前右腳短，口在肋旁邊的後背上。常常用左腳捉東西，放在右腳上，右腳中有牙齒咬住那東西，這才放到口裏。大的有三尺多長，它的叫聲就象「術術」的聲音，南方人叫它海術。

海鏡

海鏡，廣人呼爲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日」原作「白」，據《太平御覽》卷九四三改。）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其小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出《嶺表錄異》）

【譯文】

海鏡，廣東人叫作膏葉，象兩個盤子合起來的形狀。殼是圓的，殼的中間很光滑晶瑩，在太陽光的照射下能發出雲母一樣的光彩，殼內有少許的肉象蚌肉一樣。肚子裏有紅色的蟹子，小得象黃豆一樣，可是螯等器官都長得很完全。海鏡餓了，小蟹子就出來找食喫，小蟹子喫飽了回到海鏡的肚子裏，海鏡也飽了。有的人把海鏡放在火邊上烤，那麼小蟹就走出來，一離開海鏡的肚子立刻就死了。有的人活着剖開海鏡，在海鏡的肚子裏有個小活蟹子，不一會兒，也死了。

水母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魠。（癡駕反）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腸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欻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雲，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南中好食之，雲性暖，治河魚之疾，然甚腥，須以草木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瑩淨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或豆蔻，生薑縷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蝦醋，如鱠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陰海凝結之物，食而暖補，其理未詳。（出《嶺表錄異》）

【譯文】

水母，廣州人叫它水母，福建人叫它魠。它是凝結成整體的一個生物，有淡紫色的，有白色的，大的象倒扣過來的帽子，小的象碗一樣。腸子下面有象懸掛着的棉絮一樣的東西，平常人叫它是腳，可是不長嘴不長眼，常常有幾十只蝦寄居在水母的肚子下面，吸食水母涎水。水母一般漂浮在水面上，捕魚人若遇到它，水母就很快地沉下去，那是因爲蝦看見了東西。南中一帶的人喜歡喫它，說水母是暖性物，能治療喫河魚得的病，可是太腥，必須用草木灰和生油多次洗，就乾淨得象水晶和紫玉一樣。肉厚大約有二寸，薄的地方也一寸多。先煮好椒桂或豆蔻，生薑切成絲用油炸好，或者用五辣肉醋，或者用蝦醋，與水母絲一起拌着喫，最適宜的是蝦醋，這也是符合物類互相輔佐互相攝取的道理。水母本來是陰海里凝結而成的生物，吃了它可以補暖，其中的道理還不清楚。

蟹

蟹，八月腹內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蟹，八月的肚子裏有芒刺，芒是真的稻芒，長一寸多，朝着東方獻給海神，不獻出芒刺，不能喫。

百足蟹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善苑國出產百足蟹，長九尺，四隻螯，把蟹螯煎熬成膠，叫做螯膠，勝過鳳喙膠。

螗蟹

平原郡貢螗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斫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錢，以氈密束於驛馬上，馳之至京。（出《酉陽雜俎》）

【譯文】

平原郡進貢螗蟹，是在河間一帶捕捉的，每年都進貢活的，劈開冰用火照明，懸掛着老狗肉，螗蟹覺察到是狗肉就浮上來，因而就捉到了，一隻價值一百錢，用氈子密封起來捆在驛馬上，奔馳着送到京城。

魚 

魚，章安縣出焉。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出《酉陽雜俎》）

【譯文】 

魚，出產在章安縣。幼魚早晨出找食喫，晚上回到母親的肚子裏，肚子裏能裝下四隻幼魚。魚的兩頰顏色象紅銅，很健壯，漁網制不住它，人們叫它是河伯健兒。

鸚鵡螺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咮，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玩。（出《嶺表錄異》）

【譯文】

鸚鵡螺，螺旋尾部的尖端彎曲着，象鸚鵡的嘴一樣，就是根據這個給它命名。殼上有青色和綠色的斑點，大的能裝下二升的東西，殼內光滑晶瑩象雲母一樣。裝飾成酒杯，新奇可玩賞。

紅螺

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爲酒器。刳小螺爲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紅螺，大小也類似鸚鵡螺。殼很薄是紅色的，也適合做酒器，把小螺挖空做腳，用膠粘牢，塗上漆，特別令人喜愛。

鴦龜

初寧縣裏多鴦龜，殼薄狹而燥，頭似鵝，不與常龜同，而能齧犬也。（出《南越志》）

初寧縣裏有很多鴦龜，殼又薄又窄而且乾燥。頭象鵝子，和平常的龜不一樣，卻能咬狗。

鯢魚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輒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出《酉陽雜俎》）

【譯文】

鯢魚象鮎魚一樣，長着四隻腳長尾巴，能爬上樹。天旱的時候，就含着水上山，用草葉蓋在身上，張着口，鳥來喝水，就吸住吃了，叫聲象小孩子聲音。山裏人喫鯢魚時，先把鯢魚捆到樹上用鞭子抽打，等身上出現白汁，象構樹汁一樣，去掉汁才能喫，不然就有毒。

鱟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尺（「尺」原作「丈」，據明抄本改。）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鱟帆。至今閩嶺重鱟醬。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譯文】

鱟魚中雌魚常常揹着雄魚行走，打漁的人一定能成對地捉到。南方人把鱟魚擺在市場上賣，雄魚肉很少。舊的傳說說，渡海時就互相背在背上。高一尺象船帆一樣，能乘風遊行。現在鱟魚的殼上有個東西，高七八寸，象石珊瑚一樣，一般人叫它鱟帆，至今福建一帶還很重視鱟魚醬。鱟魚十二隻腳，殼可以做帽子，僅次於白角。南方人用它的尾巴做成小如意。

飛魚

飛魚，朗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出《酉陽雜俎》）

【譯文】

飛魚，朗山的朗水有這種魚，魚長一尺，能飛翔，突然就飛上雲空，一忽兒就回到潭水的底部。

虎蟹

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亦不易採得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虎蟹，殼上有虎皮一樣的斑點，可以裝飾做酒器。與紅蟹一起出產在瓊崖的海邊，雖然不是奇異珍貴的東西，也不是容易捉到的。

蠔

蠔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者以斧楔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竹筐，赴虛市，以易西骨米。蠔肉大者醃爲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骨。（出《嶺表錄異》）

【譯文】

蠔就是牡蠣，初時生在海島邊，像拳頭大的石頭，從四面漸漸地生長，有的長得高一二丈，象高大險峻的山。每一個石殼內，有一大片蠔肉，隨殼而長。前前後後的蠔大小不相等，每當漲潮時，所有的蠔全都張開殼，遇到蟲子進去，殼就合上。有個南海人盧亭用斧子楔取整個的蠔，用烈火燒它，蠔張開殼，挑出裏面的肉，裝在小竹筐裏，到集市上去賣，用來交易米。蠔肉大的醃好烤着喫，小的炒着喫，肉很有滋味，喫多了蠔肉就會堵塞腸胃。

赤鯶公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說赤鯶公，賣者決六十。（出《酉陽雜俎》）

【譯文】

鯉魚的脊背上有一道鱗，每片鱗上有個黑點，大的小的全都是三十六片。根據唐朝的律法，捉到鯉魚，就應該放掉，不能喫，並說賣赤鯶公魚的人，杖打六十板。

雷穴魚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佈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擊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出《酉陽雜俎》）

【譯文】

興州有一個地方叫雷穴，裏面常有半穴水，每當打雷時，水就滿穴並往外流，魚也隨水流出來。百姓們每當打雷時，就繞着樹佈置好魚網，能網到無數魚。如果沒有雷聲，打魚的人就在雷穴的洞口安上好幾面鼓一起敲打起來，魚也能流出來，捕到的魚只有打雷時的一半。韋行規做興州刺史時，給親朋故友寫信，說了這件事。

虯尾

東海有魚，虯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像於屋脊。（出《譚賓錄》）

【譯文】

東海有一種魚，長着虯龍尾巴，樣子象鴟鳥，它要是用尾巴掀動起波浪，就要下雨，於是人們在屋脊上放着它的像。

牛魚

海上取牛魚皮懸之，海潮至，即毛豎。（出《譚賓錄》）

【譯文】

在海上取一張牛魚的皮懸掛着，要是海潮來了的話，它的毛就會豎起來。

蝤(石多)

蝤(石多)，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鬥，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出《酉陽雜俎》）

【譯文】

蝤(石多)，大的長一尺多，兩個螯非常地強勁有力。八月份的時候，能與老虎拼鬥，老虎敵不過它。隨着大潮退殼，退一次殼長大一次。

奔(魚孚)

奔(魚孚)，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舡，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哧哧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出《酉陽雜俎》）

【譯文】

奔(魚孚)，另一個名叫瀱，不是魚也不是蛟，大小象一條船，樣子象鮎魚。在肚子的下面有兩個乳房，雌雄的陰物陽物都類似人，捉住它的幼魚放到岸上，叫聲象嬰兒啼哭。脖子上有個孔洞，通到頭上。出氣發出嚇嚇聲音的時候，一定颳大風，行路的人用它來判斷天氣。相傳是懶女人變化而成。殺一隻奔(魚孚)，能得到三四斛油膏，用油膏點燈，照着看書或織布的時候光亮就昏暗，照着歡樂的地方就明亮。

係臂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浪覆舡。（出《酉陽雜俎》）

【譯文】

係臂象龜一樣。入海去捕捉它時，必須事先祭祀，還要說出捕取的數目，它就會自己出來，因而就捕到了它。如果不遵守信用多捕，那麼風浪就會把船傾覆了。

雞嘴魚

李德裕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似雞，身如魚。（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李德裕幼時，曾經在明州見過一種水生物，長着兩隻腳，嘴象雞，身子象魚。

劍魚

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爲名。虎魚老則爲蛟；江中小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出《酉陽雜俎》，明抄本作出《述異記》）

【譯文】

海魚活一千年就變成劍魚，另一個名字叫琵琶魚，樣子象琵琶又喜歡鳴叫，根據這個特點給它起了這個名字。虎魚老了就變成蛟。江裏的小魚，變成蝗蟲喫五穀；活一百歲，就變成老鼠。

懶婦魚

淮南有懶婦魚，俗雲，昔楊氏家婦，爲姑所怒，溺水死爲魚。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則爛然有光，若照紡績，則不復明。（出《述異記》）

【譯文】

淮南地方有一種懶婦魚，世俗傳說：從前楊家有個媳婦，婆婆討厭她，掉到水裏淹死變成了魚。魚的脂膏能用來燃燒當燈燭使用，如果用它照耀打鼓、彈琴、彈瑟、下棋等，就燈火燦爛，如果用它來照耀紡紗、織布等，就昏暗不明瞭。

黃雀化蛤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爲蛤，至春復爲黃雀，雀五百年化爲蜃蛤。（出《述異記》）

【譯文】

淮水裏，黃雀到秋天變成蛤，到了春天又變成黃雀，黃雀五百年就變成蜃蛤。

天牛魚

天牛魚，方員三丈，眼大如鬥，口在肋下，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記》）

【譯文】

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很大象鬥一樣，嘴在兩肋的下面，牙齒外露沒有嘴脣，兩個肉角象手臂一樣，兩個翅膀長六尺，尾巴長五尺。

卷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鯀　東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龍門　池中魚

通川河 行海人 陰火 裴伷 王旻之 韓愈 鄖鄉民 赤嶺溪

夏鯀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植伷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於羽山之下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此黑魚與蛟龍瀺灂而出，觀者驚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嶽，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龜爲梁，逾峻山則神龍爲負，皆聖德之感也。鯀之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誤，並略記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堯派夏鯀治水，治了九年沒有成績，鯀就自己淹死在羽淵裏，變成一條黑魚，經常地豎起魚脊晃動着鱗甲自由地在水面上遊着，看見的人把它叫做河精。羽淵與河、海的源頭都相通。上古的百姓在羽山下修建了鯀廟，一年四季都來祭祀鯀。常常看見這條黑魚和蛟龍一起在水中出沒，觀看的人驚奇而且畏懼它們。等到舜派大禹疏導江河，祭祀大山的時候，大禹走遍了天下，唯獨不到羽山一帶。渡大海時，大鱉和大龜就是渡海的橋樑，攀登崇山峻嶺時，神龍揹着他過去，都是聖德的感召呀。鯀的變化，傳說不一，他變成神的說法是一致的，變化的具體情形卻各有不同的說法，玄魚黃熊，這四個字的字音容易互相混淆，傳寫中的錯誤，在這裏略加記錄。

東海人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舡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舡復漂盪，曏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出《西京雜記》）

【譯文】

從前有個東海航行的人，不久颳大風船漏水了，修補也無濟於事，隨着風浪，不知漂到哪裏。漂了一天一夜，漂到一個孤島上，一起坐船的夥伴都很高興，走下船把纜繩拴在石頭上，登上孤島煮喫的，喫的還未煮熟孤島就沉沒了。在船上的人砍斷纜繩，船又漂盪起來。剛纔的小孤島，是一條大魚，吞吐着波浪，游去時像風一樣快，在這孤島上死的有十多個人。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爲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伷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出《西京雜記》）

【譯文】

昆明池，在石頭上刻了一條鯨魚，每當要打雷下雨時，鯨魚常常吼叫，伷和尾都動起來。漢代的時候祭鯨魚來祈求下雨，往往有靈驗。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雲：「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謂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出《續齊諧記》）

　　【譯文】

魏明帝遊洛水時，洛水中有幾隻白獺，乾淨得又美又可愛，看見人就離開。明帝想捉到白獺，始終捉不到。侍中徐景山對明帝說：「我聽說水獺喜歡喫鯔魚，竟然不顧自己的死活，可以用鯔魚欺騙它。」接着在木板上畫了兩條鯔魚，懸掛在岸上，於是羣獺競爭着追到木板畫邊上，一下子就都捉住了。明帝十分誇獎他，對他說：「聽說你善於畫畫，怎麼畫得這麼好呢？」徐景山回答說：「我不曾拿筆畫過畫，可是別人畫的畫，我也能照着畫下來。」明帝說：「你很善於運用自己的長處呀。」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雲，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刳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平原郡高苑城的東面有個賣魚的渡口。傳說，魏末的時候，平原郡的潘府君字惠延，從白馬津上船到官任上去，手裏拿的裝着計算工具的口袋掉到水裏去，口袋裏還有一兩石鐘乳。在平原郡的第三年，濟河水氾濫漫過江堤，捉了一條魚，三丈長，五尺寬，剖開魚的肚子，得到了那時掉到水裏的口袋，金針還在，石鐘乳卻消化光了。那條魚一共熬了幾十斛油脂，當時的人認爲這事很奇異。

葛玄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雲：「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墨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出《神仙傳》）

【譯文】

葛玄遇見有一個人送給他一條大魚，葛玄說：「暫時請這條魚到河伯那裏去吧。」就用紅水寫到紙上放到魚的嘴裏、把魚扔到水裏。不一會，魚回來又跳到岸上，吐出一張墨書，青黑色，象樹葉一樣地飄着飛了。又有一次葛玄與吳國的國君坐在樓上，看見土人在作法求雨，葛玄說：「雨很容易得到呀。」立即寫了一張符放在祭壇裏，一時之間，下了場大雨，流得到處都是。吳帝說：「水中有魚嗎」？葛玄又寫一張符扔到水中，不一會，就出現了幾百條大魚。讓人們捉來喫。

介象

介象與吳主共論鯔魚之美，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並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鯔魚。帝驚喜，乃使廚人切食之。（出《神仙傳》）

【譯文】

介象與吳國皇帝一起談論鯔魚的美味，就在殿前的院裏挖了個坑，打來水把坑灌滿，一塊釣魚，介象用魚餌垂釣，一會，釣到一條鯔魚。吳帝又驚又喜，就讓廚子切好了拿來喫。

龍門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闊（「闊」字據明抄本補。）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登雲，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云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記》）

【譯文】

龍門在河東的界內。大禹鑿平龍門山，又開闢龍門，有一里多長，黃河從中間流下去，兩岸不能通車馬。每到晚春時，就有黃色鯉魚逆流而上，過了龍門的就變成龍。又有一次林登說，龍門之下，每年的晚春有黃色鯉魚，從大海及各條大河爭着來到龍門。一年之中，登上龍門的鯉魚，不超過七十二條。剛一登上龍門，就有云雨跟隨着它，天降大火從後面燒它的尾巴，就變化成龍了。那個龍門的水流速極快象箭一樣地射出，往下流七里，龍門的下面水有三里深。

池中魚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並傷良謹也。（出《風俗通》）

【譯文】

《風俗通》裏說：「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的傳說中，池仲魚是人的姓名，居住在宋國的城門附近，城門被火燒了，火一直燒到他家，仲魚也被火燒死。又說，宋國的城門被火燒了，人們提取護城河裏的水，用來澆滅大火，護城河裏的水被提取空了，河裏的魚離開了水全都死了。這個說法是比喻壞事滋長，連帶傷害了好人。

通川河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板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載》）

【譯文】

通川河裏有很多水獺，都各有主人飼養他們，都居住在河邊。水獺如果進入洞穴中去，就在洞口前面插一根雉雞的尾毛，水獺就不敢出洞。拿開雉雞毛就跑出去，捉了魚，必須上岸去，主人就奪下來，捉得多了才能自己喫，喫飽了，主人就敲木板驅趕着水獺進洞，又插上雉雞毛，就不敢出來了。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攬，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出《異物志》）

【譯文】

從前有個人坐船在海上行走，遇上一塊陸地，樹木長得很茂盛，於是拴好船登上岸，在靠水邊的地方點火做飯，飯做到一半，樹林就沉沒到水裏，趕快砍斷了攬繩，才能離開。仔細地看，陸地原來是隻大螃蟹。

陰火

海中所生魚蜄，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爲怪異。土人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晦，（「晦」原作物，據明抄本改。）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雲：「陰火退然。」豈謂此乎？（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海中生長的魚類和蛤類，放在陰暗處就發光，剛看見的時候，認爲是奇怪的事，海邊的人常常推究其中的道理，大概因爲是鹹水中生長的。海水遇上陰晦天氣，滿海的水波象着火一樣，用東西擊打海水，海水飛濺散開象火星，有月亮的時候就看不見這樣的情景。木玄虛的《海賦》上說：「陰火的光亮是柔和的。」難道就是說的這件事嗎？

裴伷

唐裴伷，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參佐洎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衆惑，固非中夜而曉。即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即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鰲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燿千里，毫末皆見，久之覆沒，夜色依然。」徵其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出《集異記》）

【譯文】

唐代的裴伷，在唐玄宗開元七年時，總管廣州。仲秋這天，正在夜間時，忽然天明亮了，星星和月亮都看不見了，飛鳥也又飛又叫。全郡的人對此都很驚奇，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可是已經是大白天了。裴公因此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來了。這時，廣州軍隊的將官們卻已經集中在門前了。他立即找來部下和賓客們，都感到此事很奇異，大家都迷惑不解，以爲不是半夜而是天快亮了。於是去詢問摯壺氏，卻說，平時的夜間三更天還不到。裴公不明白此事的根由，於是把賓客留在廳堂，共同等待太陽昇起來。很久以後，天色變得昏暗，夜裏的景色又象原來一樣了，官吏們就拿着蠟燭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裴公把將帥們全召集起來，詢問他們的看法，卻沒有能說清楚的人。裴公於是派人四出訪問，全廣州的人都一樣，就派人往北走去湘嶺一帶，湘嶺的北部，就沒有那種事。幾個月之後，有個商人坐船從遙遠的南方來到這裏，對廣州郡的人說，八月十一日的夜裏，船正在行走，我忽然遇上一隻大鰲露出海面，抬起頭向着北方，一對眼睛象太陽似的，一直能照出千里之外去，一根毫毛都能看得清楚，很久之後才又沉沒到海里去，夜間景色又與原先一樣了。對照一下時間，就是裴公召集賓客官吏的那天晚上。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許誡言曰：「貴部臨沂縣其沙村，有逆鱗魚，要之調藥物，（逆鱗魚，《仙經》雲，謂之肉芝，故是欲以調藥也。）願與太守會於此。」誡言許之，則令其沙村設儲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見誡言，誡言命漁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數百步，東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鄉老言於誡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於水釣得一物，狀甚大。引之不出，於是下釣數十道，方引其首出。狀如猛獸，閉目，其大如車輪。村人謂其死也，以繩束縛，繞之樹，十人同引之。猛獸忽張目大震，聲若霹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因怖喪去精魂爲患者二十人，猛獸還歸於水。乃建祠廟祈禱之，水旱必有應。若逆鱗魚，未之有也。」誡言乃止。（出《紀聞》）

【譯文】

唐代的王旻之在牢山，派人告訴琅琊太守許誡言說：「你所管轄的臨沂縣其沙村，有一種倒着長鱗的魚，我需要它調製藥物，願意與太守在這個村見面。」許誡言答應了他，就命令其沙村準備好器物等待使用，來等候王太和先生。王太和先生來了之後，許誡言就命令打漁的人去捕捉逆鱗魚。其沙村的西面有一個池，南北長几百步，東西長十丈，顏色是深黑色，岸邊有座神廟。村裏的老人對許誡言說：「十年前，村裏的一個少年人從水裏釣到一個東西，形狀很大，拖也拖不出來，於是下了幾十道釣鉤，才拖着頭露出水面，樣子象猛獸一樣，閉着眼睛，大小象一個車輪。村裏人說它死了，就用繩子捆好，繞到樹上，十多個人一起拉它。猛獸忽然睜開眼睛大叫，聲音象霹靂一樣，靠它近的被聲音震死的有十多個人，因爲害怕而嚇掉靈魂成爲病人的有二十人，猛獸又回到水裏。於是建造了祠廟向它祈禱，無論水災還是旱災都有靈驗。如果說到逆鱗魚，沒有這種魚。許誡言才停止下來。

韓愈

唐吏部侍郎韓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鱷魚，約百餘尺。每一怒則湫水騰蕩，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不瞬而盡爲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獸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爲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風雷，聲動山野，迨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巨鱷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敘》曰：「刑部爲潮陽守，雲洞僚海彝，陶然皆化；鱷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矣。（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的吏部侍郎韓文公韓愈，從刑部侍郎貶爲潮州刺史。他來之前，郡的西面有個大水潭，潭裏有鱷魚，長約一百多尺，每發一次怒，就弄得潭水翻騰動盪，山嶺上的大樹也象地震一樣。百姓養的馬和牛，有的走近潭水，就被鱷魚吸去喫掉了，轉眼之間被鱷魚喫掉的牛馬，多得數不過來，老百姓多年來就認爲這是災難。等到韓愈到了潮陽郡三天之後，訪問老百姓有什麼不方便的事，全都說，郡西面水潭裏的鱷魚是災害。韓愈說：「我聽說至誠能感動神仙，從前魯恭主管中牟的時候，雉雞馴服而且蝗蟲也躲避起來，黃霸治九江的時候，老虎都悄悄地離開了九江，這是因爲，執政者有良好的政績，禽獸也能被感化。」就派副官，把祭祀用的物品陳列在潭水邊上，並且禱告說：「你們都是水族一類，不要成爲老百姓的禍害。」接着把酒澆到地上。這天晚上，郡的西面有風雷的聲音，聲音震動了山野，到了半夜才晴天。第二天，鄉里的百姓看那水潭，水已經枯竭了，韓公派人去考察鱷魚的蹤跡，到了潭的西面六十里外，換了個地方又造出一個水潭，大鱷也跟隨着換了地方，從此潮陽郡的百姓就免去了鱷魚的禍害。所以工部郎中皇甫湜爲韓愈撰寫《神道碑敘》一文中說：「刑部侍郎韓愈做了潮陽太守，雲中的神仙，洞府裏的隱士，同一官署的官吏們，海里的動物，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全都高興地被感化了，連鱷魚和稻蟹，也不殘害百姓的東西。」大概說的就是這件事吧。

鄖鄉民

唐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憲宗元和末年，均州的鄖鄉縣有個百姓，七十歲了，養了十多隻水獺，靠打魚維持生活。隔一天放出去一次，快要放出去的時候，先把水獺關在深溝的閘門裏，讓它們捱餓，然後才放它們出來，不受撒網收網的勞累，可是卻得到很多的收入。主人如果拍巴掌招呼它們，所有的水獺全都到來，在主人的身邊和膝前待著，馴順得象守門的狗。戶部郎中李福，親眼看見過這件事。

赤嶺溪

歙州赤嶺下有大溪，俗傳昔有人造橫溪魚梁，魚不得下，半夜飛從此嶺過，其人遂於嶺上張網以捕之。魚有越網而過者，有飛不過而變爲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謂之赤嶺，而浮樑縣得名因此。按《吳都賦》雲：「文鰩夜飛而觸綸。」蓋此類也。（出《歙州圖經》）

【譯文】

歙州的赤嶺山有條大溪水，世俗傳說從前有人橫着溪水架設了一道攔截魚的橫樑，魚不能順流而下，半夜時飛着從這個山嶺過去，那個造橋的人就在嶺上架網來捕捉魚。有的魚越過網飛過山嶺，有的魚飛不過去變成了石頭。現在每當下雨時，那些石頭就變成紅色，因而叫它赤嶺，而且浮樑縣也因此而得名。按，《吳都賦》上說：「文鰩魚夜間飛到空中落到網裏。」大概指的就是這件事。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

（水怪）

鯀　桓衝　李湯　齊浣　子英春　洛水豎子　鬼　羅州赤鱉

韓珣　封令禛　凝真觀　蜀江民　張鬍子　柏君　葉朗之

柳宗元 王瑤 柳沂 崔梲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鯀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之。鯀於羽山，化爲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人祭禹廟，不用能。水居曰能，陸居曰熊也。（出《述異記》）

【譯文】

堯派鯀治理洪水，鯀沒有完成任務，就殺了鯀。鯀的屍體在羽山變成黃能，進入羽泉裏去了。如今會稽人到禹廟祭祀，不用熊肉做祭品。居住在水裏的熊叫能，居住在陸地上的叫熊。

桓衝

晉桓衝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睹靈異。既陟崇巚，有一湖，匝生桑樹。湖中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桓衝做江州刺史時，派人到廬山上查看，希望能發現一些珍奇神異之物。這些人登上一座險峻的山峯以後，看見一個湖泊，湖泊的周圍長滿了桑樹，湖裏還有一條破舊的小船和紅鱗魚。他們非常渴，想去湖邊喝點水，紅鱗魚兇惡地豎起背鰭對着他們，他們不敢去喝水。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徵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雲：「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鎖，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鎖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鎖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鎖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悚，不知其由。爾時，（「時」原在「者」字下，據明抄本移上。）乃漁者知鎖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蕳至朱方，廉使薛公蘋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嶽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窬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鳥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繞以數十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嶽瀆經》符矣。（出《戎幕閒談》）。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的丁丑年，隴西人李公佐遊覽湘江和蒼梧山，偶然遇見徵南從事弘農人楊衡在一個古老的河岸邊停船休息。他們就結伴在佛寺裏盡情地遊覽。到了晚上，江面寬廣空曠，水面飄浮着明月。他們在船上互相講述奇聞異事。楊衡告訴李公佐說：「永泰年間，李湯擔任楚州刺史。有個漁夫夜間在龜山下釣魚，他的鉤被什麼東西掛住了，拽不出水面。漁夫善於游泳，迅速潛到水下五十丈深的地方，看見一條大鐵鏈，盤繞在山根下，尋找不到鐵鏈的端點，於是報告給李湯。李湯派那個漁夫及幾十個善於游泳的人，去打撈那根鐵鏈。這些人提不動，又加上五十頭牛，鎖鏈纔有點晃動，當時並沒有大風和波浪，但是快要將鎖鏈提到岸上時，卻突然翻滾起高大的波浪，觀看的人們非常害怕。只見鎖鏈的末尾有一個動物，樣子像猿猴一樣。雪白的頭髮，長長的脊毛，身高五丈多，蹲坐的樣子也和猿猴一樣。但是它的兩隻眼睛不開，似乎沒有知覺地呆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眼睛鼻子裏像泉眼一樣向外流水，口裏的涎水腥臭難聞，人們不敢靠近。過了很久它才伸伸脖子挺直身子，兩眼忽然睜開，目光象閃電一樣四處張望圍觀的人，好象要暴發出瘋狂和憤怒，人們嚇得四散奔逃。那怪獸竟慢慢地拖着鎖鏈，拽着牛回到水裏，再也不出來了。當時楚地有才智的名人與李湯互相驚異地看着，不知道這個怪物的來歷。當時只有漁夫知道鎖鏈的位置，那個怪獸再也沒有出現。李公佐在元和八年，在常州爲去朱方的給事中孟蕳餞行，廉訪使薛公蘋在客店裏準備禮品。扶風人馬植，范陽人盧簡能，河東人裴蘧，全都在同一個客店裏。大家在爐旁圍成一圈，交談整宿。李公佐又說起前面那件事，同楊衡說的一樣。到了貞元九年的春天，李公佐遊覽古時的東吳一帶，跟着太守元公錫遊覽洞庭湖，登上包山，住在一個道士周焦君修煉的地方。他們進入山洞，翻閱古籍，在一個山洞內找到一本《古嶽瀆經》第八卷。書上的文字古老奇特，有的地方被蠹蛀了，不容易理解。李公佐和焦君一起詳細地閱讀研究這本書。書上說，大禹治水時，三次到桐柏山。桐柏山颳大風，響驚雷，石頭呼號，樹也鳴叫，神怪五伯興波作浪，天志起兵作亂，大禹調動不了他們很生氣。大禹召集百種神靈，找來夔和龍，桐柏山神千君長也來請求任務。於是大禹囚禁了鴻章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又捉住了淮河、渦水中的名字叫「無支祁」的水神。無支祁善於回答別人的問話，能分辯長江淮水的深淺和平原沼澤地帶的遠近，樣子象猿猴，小鼻子，高額頭，青色的身軀，白色的頭髮，眼露金光，牙齒雪白，脖子伸出來有一百尺長，力氣超過九隻大象，攻擊、搏鬥、騰躍，奔跑迅速敏捷，身體輕靈飄忽，只是不能長久地聽聲音、看東西。大禹奏樂曲給它聽，降服不了它；把它交給鳥木由，也制服不了它；把它交給庚辰，纔打敗了它。上千個鴟鳥、脾恆、樹精、水神、山妖、石怪，奔跑號叫聚集環繞着無支祁，庚辰用武力把它們打跑了。他給無支祁的脖子上鎖上大鐵鏈，鼻子上穿上金鈴，送到淮陽縣龜山腳下，是想讓淮河水永遠平安地流到海里。從庚辰以後，人們都畫着無支祁的圖形，就是想免除淮河上風雨波濤的災難。李湯所看見的，和楊衡所說的，與《古嶽瀆經》上的記載，是相符合的。

齊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禕乣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浣。浣命移龍入淮，放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須。元昌遣人送龜至宋，遇水泊，暫放龜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浣因爲徐城出現了危險的緊急情況，向朝廷請示，開掘一條十八里長的人工河，讓水直接流進清水河去，這條河由各州各縣分段挖掘。亳州的真源縣的縣丞崔延禕組織本縣的民工，挖掘幾千步的一段，挖出一座住着龍的建築物。剛掘開的時候，以爲是個空洞穴。可是，那建築似乎是剛剛修建成的，面積很大十分清潔，北面的牆壁下有一條五彩的蟄伏的龍，長一丈多，鯉魚五六條，各一尺長。還有二隻通靈的烏龜，長一尺二寸，眼睛長九分。崔延禕把這件事告訴了開河御史鄔元昌，又寫成公文上報給齊浣。齊浣命令人把龍轉移到淮河裏去，把烏龜放到汴河中去。崔延禕帶人把龍和鯉魚移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淮河岸邊，淮河裏有幾百萬條魚向着彩龍跳躍着，河水因此而沸騰起來。彩龍進入淮河噴出水氣，使四周雲霧幽暗，龍也就看不見了。剛開始準備轉移龍的時候，御史員錫拔去一根龍鬚。鄔元昌派人把烏龜送到宋地，遇到一個小水塘，把龜暫時放到水裏，水寬幾尺，深度不超過五寸，於是大龜也丟失了，淘幹了水塘裏的水尋找龜，也沒找到，僅僅捉到了幾隻小烏龜。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愛其色，持歸，養之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具升。」歲來歸見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作神魚子英祠也。（出《神鬼傳》）

【譯文】

子英春是舒鄉人，善長潛水，他捉到一條紅鯉魚，喜歡魚的顏色，就帶回家去，放在池子裏餵養。他經常用穀物和米飯餵魚，一年後，魚長到一丈多長，並且頭上出角，身上長出翅來。子英春很害怕，向鯉魚行禮並道歉。魚說：「我是來迎接你的，你騎到我背上來，我和你一起昇天。」到了年末，他回來看望妻子和孩子，神魚又來迎接他。所以吳中的人們建造了神魚子英廟。

洛水豎子

有人洛水中見豎子洗馬，頃之，見一物如白練帶，極光晶，繳豎子之項三兩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灣泊之間，皆有之。人澡浴洗馬死者，皆謂黿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類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有人在洛水邊看見一個童子在洗刷馬，突然從水中竄出一個象白綢帶似的東西，非常光亮晶瑩，纏繞在童子的脖子上三兩圈，童子跌倒在水裏死了。凡是有河水和湖泊的地方都有這種怪物，有的人認爲洗澡和洗馬而死的人，全都是被黿拖進水的，其實不是這樣。這種怪物名叫「白特」，應當小心地提防它，它是蛟一類的動物。

鬼

鱠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子故反）鬼幻惑襖怪，亦能魅人。其污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值，田即倍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部（明抄本「部」作「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符書（「符書」原作「書符」，據《錄異記》改。）於磚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出《錄異記》）

【譯文】

鱠魚樣子象鱧魚，身上長着紅色的斑紋，大的有一尺多長，淮南江北一帶有這種魚。鱠魚大多生活在污泥池裏，有時一羣魚多達幾百條。這種魚能製造幻覺，興妖作怪，也能迷惑人。它們生活在污水池附近，人們不敢侵犯。有的人禱告祭祀這種魚，增加地租，附近田裏的莊稼就會產量倍增。如果隱瞞自己的姓名租種土地，三年以後捨棄土地離開，一定能免遭鱠魚的禍。鱠魚有時候禍害人，能扭轉人的面目，能使人的手足反轉，只有向鱠魚祈禱並道歉之後，才能解除災禍。鱠魚夜間能在陸地上行走，它經過的地方，有溼泥的印跡。它到達的地方，能聽到嗾嗾的叫聲。北部二十五部的大將軍，有的把鎮壓水鬼的咒語刻在磚塊或石頭上，扔到池水裏。還有的將咒語刻在木板上，釘在池水邊上。但是必須要在颳風下雨打雷閃電的時候，把這些符書木板都給搬到別的地方去。只有善於驅除鬼怪的術士，纔可以施行這種法術。

羅州赤鱉

嶺南羅州辯州界內，水中多赤鱉，其大如匙，而赫赤色。無問禽獸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雲，蛟龍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嶺南的羅州辯州界內，水中有很多紅色的鱉。鱉的大小象湯匙一樣，鮮紅色。不管是禽獸還是水牛，入水後就被它拽進深潭，吸乾血後死去。有的人說：「這是蛟龍指派紅鱉拽的。」不知是什麼原因。

韓珣

唐杭州富陽縣韓珣莊鑿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出《廣古今五行記》，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杭州富陽縣的韓珣莊挖井，才挖了五六尺深，竟在土中得到了幾千條魚，土稍微有點潮溼。

封令禛

唐封令禛任常州刺史，於江南沂流將木，至洛造廟。匠人截木，於中得一鯽魚長數寸，如刻安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代的封令禛擔任常州刺史時，在江南的沂水上通過水流運送木料到洛水建造廟宇。木匠截斷木料時，在木料中得到一條長几寸的鯽魚，就象是雕刻好了木槽安放進去的。

凝真觀

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廚人砍以爲薪，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代懷州凝真觀東廊的柱子，已經五十多年了。觀中的道士經常聽到柱子裏面有蛤蟆的叫聲，但是不知道發聲的確切位置。後來因爲柱子朽爛了，更換了新柱子，廚子劈舊柱當柴燒，在舊柱中得到一隻蛤蟆，可是那根舊柱子先前並沒有孔洞。

蜀江民

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鱉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硃色。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斃不死。舉家驚懼，以爲龍也，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出《錄異記》）

【譯文】

唐代蜀地有一個老百姓，在江上捉到一隻大鱉，長一尺多，鱉蓋的四周是紅色的。把鱉煮在沸水裏整整一宿，它還是自由自在地在水裏玩耍，又加火煮了一天，水燒乾了而鱉卻沒有死。全家人驚慌害怕，將鱉扔到江裏，鱉漂浮在水面上漸漸遠去，再也看不見了。

張鬍子

唐吳郡漁人張鬍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鬍子。」（出《靈怪集》）

【譯文】

唐代吳郡漁夫張鬍子曾在太湖中，釣到一條大魚。魚肚子上有用丹砂書寫的字：「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鬍子。」

柏君

唐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百姓柏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雲：「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柏君。」（出《錄異記》）

【譯文】

唐代金州洵陽縣水南鄉的老百姓柏懷，在漢江的勒漠潭裏，捕到一條几尺長的魚。魚身上有字說：「三次過大海，兩次上漢江，走到勒漠潭，性命交柏君。」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剖之。比舍數十人鹹共食炙，肉脆肥美，衆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鱏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爲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遊，誤墮陂中，爲君奴所害。既廢王命，身罹戳辱，又析肌刳髒，焚醃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罹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爲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代德宗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派僕人回家鄉守護水田，水田下游有個羣鳥聚集的池塘。僕人忽然聽到池塘裏有個東西在叫喚，聲音象鵝叫卻比鵝的叫聲大。僕人下水去尋找，看到一個大怪物，身上光滑而彎曲，把頭插在池塘下面的泥裏。僕人就取了刀下水，砍下那個東西的後半部分六尺多粗、二丈多長的一段，拖到岸上，剝去皮剖開肉，同鄰舍的幾十個人一起烤着吃了。肉味又脆又肥又鮮美，別的滋味無法與之相比。那個東西的背上有條白筋大小象人的小腿，又象鱘魚鼻，喫起來味道特別鮮美，他們還將剩下的肉做了肉脯。這個東西剛死的那天晚上，葉朗之夢見一又高又大，渾身漆黑的人對他說：「我是章川王的使者，喝醉了獨自出來遊玩，不小心陷到池塘裏，被你家的僕人殺害了。既耽誤了章川王的使命，自身又遭受殺戮的痛苦。被分割肌肉，取下五臟，烤熟當飯吃了。這冤仇和痛苦，古往今來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我與你平時沒有隔閡和仇恨，如果你能殺了那個僕人來道歉陪罪，懲罰將只加在犯罪者的身上。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恐怕你的全家都要遭受災禍。」葉朗之驚嚇醒來，不忍心殺僕人。第二年，那個僕人被竹子的尖刺刺進肚子裏而死去，那年的夏末，葉朗之全家人都得了病，死了八個人。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嚬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唸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柳州刺史河東人柳宗元，從侍郎被降職出京擔任永州司馬，赴途中到達荊門，住在驛站旅館。這天晚上，他夢見一個穿黃衣服的婦女向他拜了又拜哭着說：「我家住在楚水，現在非常不幸，死亡臨近，就在旦夕之間，除了您誰也救不了我。如果還能夠活下去，我不僅對你感恩戴德，而且能夠使你加官晉爵，你想做將軍還是做丞相也不是什麼難事，希望你能盡力幫我一次。」柳宗元向婦人道謝並應允了她。醒來之後，他覺得事情很奇怪。等到再睡着時，又夢見了那個婦人，一再向他表示祈求和感謝，很久才離去。第二天早晨，有個官吏前來，說是遵照荊帥的命令，準備請柳宗元赴宴。柳宗元吩咐準備車馬之後，因爲時間還早，因而就又小睡了一會，結果又夢見那個婦女，皺着眉頭，憂心忡忡地對柳宗元說：「我的性命，現在就象用絲線懸掛在大風裏，將要斷開隨風飄走，可是你仍感覺不到這件事是多麼緊急，希望你能趕快想個辦法，不然的話，我的性命就和絲線一起斷了，請你答應我。」說完，拜謝而去。柳宗元的心裏還沒有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低頭想道：「我一個晚上三次夢見這個婦女來請求我，話語誠懇。難道是我手下的官吏對待別人有什麼不公平的行爲？還是即將參加的宴會上有魚給我喫呢？找到並救活它，也是我應做的事。」於是就命令駕車到郡裏去赴宴。他把夢裏的情景告訴了荊門主帥，又叫來官吏訊問這件事。官吏說：「前天，有個漁夫用網捕捉了一條大黃鱗魚，準備用來做菜，現在已經砍下了它的頭。」柳宗元喫驚地說：「果然符合那天晚上的夢。」就讓人把魚扔到江裏去，可是魚已經死了。這天晚上，又夢見那個婦女來了，婦女已經沒有了頭，柳宗元更加對這件事感到奇怪。

王瑤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恆州都押衙，嘗爲奕（明抄本「奕」作「欒」。）邑宰。瑤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懷甲冑，形貌堂堂。自雲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爲漳川漁父之所得，將置之刀幾，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儻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爲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理（「理」原作「鯉」，據明抄本改。）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瑤又夢前人泣以相感雲：「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出《耳目記》）

【譯文】

唐代會昌年間，有個叫王瑤的人擔任恆州都押衙。他曾經做過一個大縣的縣宰，在準備赴任的時候，夜裏夢見一個人，身上穿着鎧甲，相貌堂堂，說自己是水神的同宗。他剛到海岸邊，突然被漳川的漁夫用網捉住了，即將放到案板上，做菜給你喫，性命將在明天早晨結束，所以來告訴你，如果能蒙受你的救護，我一定優厚地報答你。王瑤醒了以後，對身邊的人說：「這一定是縣裏的官吏爲了迎接我，捕魚做菜。」急忙派人到縣裏去，廚子果然準備切割一條新鮮魚，正在整刀案。派去的人就把王瑤的命令傳達給廚子，於是又把魚放回水裏去了。魚就擺動嘴邊的小鰭，晃動着脊鰭，悠然自得地遊走了。這天夜裏。王又夢見那個人哭着感激他說：「你使我免除了在鍋裏燒煮的命運，重新返回到三江的波浪之中，通過這件事使我知道了長官的仁愛之心，柳宗元和你比差得太遠啊！」然後長跪感謝後離開了。

柳沂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齧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嬰兒啼曰：「向夢一大魚齧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同，沂異之。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河東人柳沂寄居在洛陽，春天到伊水釣魚，釣到一條大魚。他把魚帶回家後放在水盆裏。柳沂有個孩子，才六七歲。這天晚上，柳沂夢見魚用嘴咬嬰兒的胸，柳沂驚醒了，果然聽到孩子哭着說，剛纔夢見一條大魚咬他的胸，疼得受不了，所以哭了。與柳沂所做的夢一樣。柳沂覺得這件事很奇怪，查看嬰兒的胸前，果然有個傷口流着血，柳沂更加害怕。第二天早上，他把那條大魚放到伊水中，並且讓和尚在魚的畫像前反覆唸經，僅僅十多天，孩子的傷就好了，柳沂從此以後再也不釣魚了。

崔梲

晉太常卿崔梲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閒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鹹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鹹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鱉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於姑，具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即命僕伕置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代太常卿崔梲出遊求學的時候，到姑姑家去，夜裏和各位表兄弟住在學校裏。第二天早晨，姑姑家正在會客。崔梲夜裏夢見十九個人全都穿着青綠色的衣服，站在他的四周向他行禮，全都是祈求他救命的，言詞悲哀懇切。崔梲說：「我是個閒居的人，沒有官職，爲什麼來求我？」那些人都說：「只要你答應，我們這些人就能活下來了。」崔梲說：「如果有什麼機緣幫得上忙，我是一定會救助的。」這些人全都高興得跳起來，再三拜謝後才走。崔梲醒了以後，盥洗打扮完畢，到堂屋去看望姑姑，看見一隻瓦罐中有一些鱉在水裏遊動。他數一數，大大小小一共十九隻，比較一下鱉和夢中人衣服顏色也大致相同。於是對姑姑講述說自己的夢，請求姑姑放了這些鱉。姑姑沒有阻攔，他就叫僕人把鱉放到器皿中，親自到水邊放了它們。

染人

廣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夢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廚中。爾夕，舉家夢之。既日廚中得一白鱉，廣尺餘，兩目如金，其人送詣紫極宮道士李棲一所，置之水中，則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則白如故，犧一不能測，復送池中，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有個染匠居住在九曲池的南面。有一天，他夢見一個白衣少年要求寄居在他的家裏。他回答說：「我的家裏窄小簡陋，無法容納您」。那個白衣人就自己走進廚房裏去了。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夢見了白衣人，第二天在家裏的廚房裏得到一隻白色的鱉，一尺方圓，兩隻眼睛象金子一樣。那個染匠就把鱉送到紫極宮道士李棲一的住處。李棲一把鱉放到水裏，這時鱉的身體忽然變成金色而眼睛變成紅色了，把鱉提出水來又變成白色。李棲一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就把鱉又送到水池中去，隨後鱉就不見了。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於魚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竅皆具，能動而不能語。傳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當殺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數十步，忽大笑數聲，躍沒於水。（出《稽神錄》）

【譯文】

有個海上捕魚的人從海邊攔潮捕魚的「扈業」中得到一個東西，是一隻人的手掌。手掌中有一個人的面孔，七竅全都具備，能活動卻不能說話，大家傳着玩賞了很久。有人說：「這是個神靈，不要殺了他。」捕魚人就把這隻手掌放到海面上。這個東西浮水離開了，漂了幾十步遠，忽然大笑了幾聲，跳躍起來又沉沒到水裏去了。

法聚寺僧

法聚寺內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謂門人曰：「外有數萬人，頭戴帽，向貧道乞救命。」急開門出看，見十餘人擔蠡子，因贖放生。（出《蜀記》）

【譯文】

法聚寺有個和尚，一整天都呆在屋裏。到了夜晚，他忽然對看門人說：「外面有幾萬人，頭上戴着帽子，向我乞求救命。」然後急忙打開門出去觀看，見有十多個人挑着田螺。於是全都買下來去放生了。

李延福

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裹烏帽三十人伏於階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鱉三十頭，因悟所夢，遂放之。（出《儆戒錄》）。

【譯文】

前蜀豐資院使李延福白天在官署裏睡覺，夢見三十個頭戴黑帽子的人趴在臺階下，向他乞求救命。他受驚而醒來，僕人進來報告說，門外有個村裏人獻來三十隻鱉。他領悟了自己所做的夢，放了這些鱉。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

（水族爲人）

子路　長水縣　姑蘇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費長房　張福　丁初

謝非 顧保宗 武昌民 寡婦嚴 尹兒 廣陵王女 楊醜奴 謝宗

子路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吒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僕之（之原作一。據明抄本改。）於地。（「地」原作「池」，據明抄本改。）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記》）

【譯文】

孔子在陳國受困，在旅店裏彈琴唱歌。夜裏有一個人，身高九尺多，穿黑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呼喊聲驚動了附近的人。子路把那人引到外面，與他在庭院裏搏鬥，把那人打倒在地上，竟然是一條大鯷魚，長九尺多。孔子嘆息說：「這個東西，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我聽說，動物太古老了，各種精靈就會依附在它身上。我們運氣衰落，是它這次到來的原因。難道是因爲我遇到麻煩，沒有飯喫，跟着我的人也得病的原因嗎？六畜一類東西，以及龜蛇魚鱉草木之類，它們的精氣都能興妖作怪，所以叫他們五酉。五行之類，都有這些東西。酉，就是老的意思，所以物太古老就變成精怪了，殺了它們就沒有事了，有什麼可怕的呢？」

長水縣

秦時，長水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則陷沒爲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旦往窺焉。門衛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衛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何干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矣！」遂淪陷爲谷。（出《神鬼傳》）

【譯文】

秦朝的時候，長水縣有童謠說：「城門要是有血，城就會陷沒變成湖泊。」有個老婦人聽見了童謠，非常害怕，天天去城門查看。守城門的人想把老婦人抓起來，老婦人說了來城門的原因。老婦人離開後，守城門的人殺了一條狗，把狗血塗到城門上。老婦人又去查看，看見城門上的血就逃離了縣城，不敢回頭。這時忽然出現了大水，水漸漸增長几乎要淹沒縣城，主簿何干進去說給縣令聽，縣令看見了何干說：「你爲什麼忽然變成了魚？」何干說：「你也變成魚了。」於是縣城淪陷成爲深溝湖泊。

姑蘇男子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長七尺，眉目疏朗。從者六七人，遍歷人家，姦通婦女，晝夜不畏於人。人慾掩捕，即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無不被害。月餘，術人趙杲在趙，聞吳患，泛舟遽來。杲適下舟步至姑蘇北堤上，遙望此妖，見路人左右奔避無所，杲曰：「此吳人所患者也。」時會稽守送臺使，遇，亦避之於館，杲因謁焉。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歘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頃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長三丈，斷首於路旁，餘六七者，皆身首異處，亦黿鼉之類也。左右觀者萬餘人，鹹稱自此無患矣。（出《三吳記》）

【譯文】

後漢時，姑蘇有個男子，身穿白衣服，頭帶包頭巾，容貌英俊，身高七尺，眉目舒展，跟從的人有六七個。他們走遍住戶的家裏，姦污婦女，不論白天還是黑夜，一點也不害怕人。有人想要去捕捉他們，就會遭到颳風下雨的阻礙。即使城鎮有駐守的軍隊，也不敢去對付他們，冒犯他們的人，沒有不被害死的。一個多月後，有個叫趙杲的術士在趙地，聽說了吳地的災禍，趕快坐船趕到姑蘇。趙杲剛剛下船走到始蘇城北的堤壩上，遠遠地看到了這妖怪。只看見路上的行人向左右奔逃，找不到躲避的場所。趙杲說：「這就是給姑蘇人帶來災禍的妖怪呀！」當時，會稽的郡守爲臺使送行，遇見了妖怪，也到旅館裏躲避。趙杲因而去拜見郡守，郡守早就聽說趙杲會法術，見了他很高興。趙杲對郡守說：「你不想看一看嗎？」於是要來淨水，燒上香，長嘯幾聲。天上突然刮來風，聽見空中有幾十個人在響應。趙杲扔出手中的符咒，符象風一樣地飛走了。不一會，就看見這個妖怪象是被人押送似地來到面前，樣子非常驚慌恐懼。趙杲說：「你膽敢變幻形象迷惑世人而不怕懲罰！」又握着劍說：「殺了他！」於是就有旋風出現，趙杲對郡守說：「可以去看一看了。」派出的人還沒等走出門去，已經有人進來報告說離這裏一百步的地方，有條大白蛟，長有三丈，在路旁被砍下了頭。還有六七個怪物也都身首異處，都是黿鼉一類的動物。有一萬多人圍在四周觀看，都說從此沒有災禍了。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裏，纜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臞。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獻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也。（出《異苑》）

【譯文】

吳國孫權執政的時候，有個永康人進山遇到一隻大龜，就去追趕。龜便說道：「出遊沒遇到好時候，竟被你捉住。」永唐人覺得很奇怪，把龜帶出山去，準備獻給吳王孫權。夜裏停泊在越裏，把船拴在一棵大桑樹上。半夜時，大桑樹招呼龜說：「元緒，你很辛苦吧，什麼事把你弄成這個樣子？」龜說：「我被捉住了，將要把我煮了做肉湯喫。即使砍光了南山上所有樹木當柴燒，也不能煮死我。」樹說：「諸葛元遜見識廣博，必定會使你受苦。如果他命令尋找我們這一種類的樹當柴燒，你又能有什麼辦法呢？」龜說：「子明你不要多說話，不然災禍就將加到你的身上。」樹就靜靜地不再說話了。到了京城之後，孫權下令煮鱉，燒了幾百車的木柴，龜說話還象以前一樣。諸葛恪說：「應該用老桑樹燒火才能煮熟。」獻龜的人也說了桑樹和龜的對話。孫權立刻派人去砍伐桑樹，用來煮龜立刻就煮熟了。現在人們煮龜仍大多使用桑樹作燒柴。老百姓因此把龜叫作「元緒」。

王素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雲：「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家」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因持資財以爲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割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剌。素砍斷之，投江中，女後別嫁。（出《三吳記》）

【譯文】

吳國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的百姓王素，有個十四歲的未出嫁的姑娘，容貌美麗。鄰居鄉里的少年來求婚的人很多，父母因愛惜姑娘都沒有同意。有一天，來了一個少年，姿態容貌象美玉一樣，年齡二十多歲，自稱是江郎，願意和王素的女兒結婚。姑娘的父母喜愛江郎的容貌，就答應將女兒許配給他，詢問江郎的家族，江郎說：「住在會稽。」過了幾天，江郎領了三四個婦女，有的年老有的年輕，還有兩個少年，來到王素家，拿來錢財做爲聘禮，於是兩個人結了婚。過了一年，王素的女兒有了身孕，到了十二月份，生一個東西象個絹布做的口袋，大小有一升那麼大，在地下一動不動。母親覺得很奇怪，用刀割開它，全是白魚的魚子。王素因而問江郎：「所生的全是魚子，不知是什麼緣故？」至此還沒有醒悟。江郎說：「這是我的不幸，所以才生下這種奇特的東西。」只有姑娘的母親心裏懷疑江郎不是人，並把想法告訴了王素。王素暗中派家中僕人，等江郎脫衣服睡覺時，將他的衣服取來觀看，衣服上全都有鱗甲的痕跡。王素看了很害怕，命人用大石頭壓住衣服。等到天亮就聽見江郎因爲找不到衣服，異乎尋常地在大聲咒罵，不久又聽見有東西跌落，震動的聲音傳到外面。家中僕人急忙打開門看，只見牀下有條白魚，六七尺長，還沒死，在地上亂跳。王素用刀砍斷了白魚，扔到江裏。女兒後來又另外嫁了人。

費長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患之。及費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爲老鱉，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列異傳》）

【譯文】

汝南出現一個妖精，常常穿着太守的服裝，到府門前打鼓，州郡的人們都很憂慮。等到費長房來做郡守，知道是妖魅在作怪，就呵斥妖怪。妖怪脫下衣帽叩頭，請求讓自己改正錯誤，接着變成了一隻老鱉，大小象車輪一樣。費長房讓它再穿上太守的服裝，寫了一封信，讓它帶給葛陂湖的神君。老鱉一邊叩頭，一邊哭泣，拿着信走了。再看它時，它把信立在葛陂湖的邊上，用脖子繞着信死了。

張福

鄱陽人張福，舡行還，野水邊忽見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見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寢。以所乘小舟，系福舡邊。三更許，雨晴明月，福視婦人，乃一大鼉，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長丈餘。（出《搜神記》）

【譯文】

鄱陽人張福，乘船回家，在野外的水邊上忽然看見一個女子，容貌非常好看，獨自駕着一條小船。張福說：「你姓什麼，爲什麼乘此輕舟，不戴斗笠冒雨行駛？可以到我船上來避雨。」因而相互調笑，那女子就走過船去同張福睡在一起，所乘坐的小船就拴在張福的船邊上。三更天的時候，雨散天晴明月高照，張福看那個婦女，竟是一隻大鼉。張福想捆它，它急忙地走進水去。先前的小船，只是一塊船板，長一丈多。

丁初

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間，顧後有小婦人，上下青衣，戴青傘。追後呼：「初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伺之，復疑本不見此，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顧見婦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獺，衣傘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記》）

【譯文】

吳郡的無錫有個上湖大堤，管理湖堤的丁初，每當大雨時，就出來察看湖堤。春天雨多，丁初走在水塘邊上，天快黑的時候，回頭看見身後有個小婦人，上身下身都穿着青色衣裙，拿着一把綠色的雨傘，在後面邊追邊喊：「丁初等我一會！」丁初有些猶豫，想停下腳步等候她。隨即意識到從來不曾見過她，現在忽然出現一個婦女冒着陰雨走路，恐怕一定是鬼怪。丁初便飛快地往前走，回頭看那個小婦人，追趕得更快了。丁初因而加快快走，距離小婦人越來越遠。回頭再看那個小婦人，竟自己跳進水裏，發出嘩嘩的聲音，衣服全都飛散開。一看是隻很大的灰白色的水獺，衣服和傘全是荷葉。這個水獺變成人的模樣，曾多次迷惑年輕人。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冶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金，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雲：「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鍤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出《搜神記》）

【譯文】

道士丹陽人謝非到石城去買了一口鍋往回走，天黑了，還沒到家。山上有座廟，廟建築在溪水上面。他就準備進廟裏去住宿，大聲地說道：「我是天帝的使者到這裏住宿。」又害怕別人來搶劫他的錢，心裏頭始終搔動不安。到了夜裏二更天的時候，有人來到廟前，喊道：「何銅。」何銅回答了對方。那人又問：「廟裏有生人氣是誰？」何銅說：「有個人說自己是天帝的使者。不久就離開。」不一會，又有人來，呼喚何銅，問何銅的話象先前一樣，何銅也象先前一樣地回答，問完就又嘆着氣走開了。謝非受到驚擾沒能睡覺，就起身。招呼何銅並問它話說：「先來的是誰？」何銅回答說是水邊洞裏的白鼉。又問何銅，你是什麼東西，說是廟北山岩上的烏龜。謝非全都暗暗地記了下來。天亮後，就告訴附近的居民，說這個廟裏沒有神靈，只是些龜和鼉一類動物，不要白白地浪費酒肉祭祀它們了。趕快去拿來鍬鏟，一起去討伐妖孽。人們也早就有所懷疑了，因此合力挖出了龜和鼉，並將其全都殺死。然後毀壞了廟宇，斷絕了祭祀。從此後就安靜無事了。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臥，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閒退，故來相話。」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閒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閒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食飼（「食飼」原作「筆記」，據明抄本改。）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驤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曰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出《九江記》）

【譯文】

顧保宗的字叫世嗣，是江夏人，常常到江邊釣魚。在一個夏天的夜晚，他獨自一人在草屋前對月未眠。忽然有一個頭發胡子全都白了，很像個老漁夫的老頭來到臺階下。他自稱老翁，向顧保宗作了一個揖，然後，就盤腿坐下，只是一個勁地哭。顧保宗說：「老翁是從那裏來的？」老翁不說話，過了很久纔對顧保宗說：「在陸地上行走非常勞累，不請便來與你講話。」顧保宗說：「老翁剛纔從哪裏來？現在要到哪裏去？」回答說：「從江州來，再回江夏。」說完了又哭起來。顧保宗說：「老翁莫非不是人類嗎？」回答說：「我真的不是人類，因爲你在家裏閒待著，所以來與你說話。」顧保宗說：「山野之人打漁釣魚，來安排辛苦地生計，爲什麼說是在家裏閒待著呢？」回答說：「世上就要發生變亂，在家閒待著有什麼不好。」顧保宗說：「現在世上安定太平，怎麼會有變亂呢？」回答說：「你不知道桓玄的野心。」顧保宗接着問：「如果真有兵變，能說出發生的年月嗎？」老翁說：「如今不是隆安五年嗎？」顧保宗說：「是」。老翁又彎着指頭一邊計算一邊哭，對顧保宗說：「後年就會改變年號，再過一年，桓玄篡位，篡位不久，被卯金打敗」。顧保宗說：「卯金是誰？」回答說：「你以後會知道的」。然後，又對顧保宗說：「不出二十年的時間，就能看見改朝換代。」顧保宗說：「老翁從遠處來，喫點什麼嗎？」回答說：「請拿些你的家常便飯。」顧保宗於是讓人給老翁東西喫。老翁喫完飯，對顧保宗說：「我今天奉了使命，要到前江去，明天天一亮，請你到江邊去看一看。」又說：「一百里之內，只有我很特殊，所以能驗證災難和吉祥，就是我們這一類呀。」顧保宗說：「不理解你說的話，怎麼驗證呢？」回答說：「是戰爭的預兆。」說完就出門去了，顧保宗把老翁送到大門外，老翁離開。等到天亮，顧保宗就到江邊去觀看，只見水和風漸漸地大起來，魚全都跳出波浪，放眼望去，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魚。觀看的人互相傳說，魚羣從頭到尾，有一百多里長，其中有條大白魚，長一百多丈，抬起頭來，四面張望，過了一段時間，才沉入水中。這一年是隆安第五年六月十六，顧保宗對此特別驚奇。後來又過了兩年，改隆安第七年爲元興第一年，元興第二年的十一月壬午日，恆玄果然篡了位。元興第三年的二月，建武將軍劉裕帶領正義的軍隊消滅了桓玄，恢復了晉安帝的皇位。又過了十七年，劉裕接受了晉朝皇帝的禪讓，一切都象大白魚說的那樣。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雲：「己不樂嫁。」巫雲：「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幔」原作「帽」，據明抄本改。）與女辭訣，慟哭雲：「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雲：「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高帝永初年間，張春任武昌太守。當時有人嫁女，沒等上車，那女子忽然失去常態，跑到門外去打人，還說：「我自己不願意嫁人。」巫師說：「這是妖邪作怪迷惑人。」然後扶那女子到江邊，讓人打鼓，巫師用法術和咒語給女子治病。第二天，有一條青蛇來到巫師坐着的地方，巫師就用大釘子釘住蛇頭。到了中午，又看見一隻大龜從江裏爬上來，伏在巫師的面前。巫師用硃砂在龜背上畫符，讓龜回到江裏。到了晚上，有隻大白鼉從江裏冒出來，一會沉下水裏，一會又浮上水面，龜隨在後面催逼着白鼉。鼉自己料定一定會死，冒死而來，先進到幔帳裏與那女子說話訣別，痛哭着說：「我失去了好夥伴。」過後那女子的病漸漸地好了。有的人問，迷惑人的本來是一個東西，現在怎麼會有三個呢？巫師說：「蛇是通消息的，烏龜是媒人，鼉就是女子的相好的。」捉住的三樣東西，全都殺了。

寡婦嚴

建康大夏營寡婦嚴，宋元嘉初，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雲：「我華督還府。」徑沿西牆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爲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爲魅，殺之遂絕。（出《異苑》）

【譯文】

建康的大夏營有個嚴寡婦，劉宋元嘉初年，有人說華督與嚴寡婦相好。巡邏的士兵晚上看見一個男子走到護軍府，護軍府在建陽門裏。巡邏的士兵呵斥詢問，回答說：「我是華督要回府裏去。」說着就沿着西牆準備進入府裏，巡邏的士兵因爲他違背了夜裏禁止通行的命令，就叫來人捉拿，那男子竟變成鼉。觀察它出入的地方，非常瑩潔光滑，一直通到府中的水池。水池裏先前有個鼉洞，年代久遠因而能夠成爲妖孽，殺了它以後妖孽就沒有了。

尹兒

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忽見一人，年可二十，騎馬張鬥傘，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來，於門呼尹兒，求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牀，一人捉傘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五色斕斑，似鱗甲而非毛也。有頃，雨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曰：「明當更來。」乃西行，躡虛而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螟。明日，大水暴至，川穀沸湧，丘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魚，長三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漂盪之患。（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安城的百姓尹兒，劉宋元嘉年間，父親暫時出門，讓尹兒守門。忽然有一個人，年齡大約二十歲，騎着馬打着一把傘，四個人跟從着，衣服全是黃色，從東方走過來。這個人在門口招呼尹兒，要求暫且到他家休息，接着就進屋去，坐在椅子上，一個人拿着傘遮住他。尹兒看他們的衣服全都沒有縫線，五彩斑斕，象鱗甲而不是皮毛。不一會，快要下雨了。那個人騎上馬去，回頭對尹兒說：「明天我會再來。」然後向西走去，踩着虛空升上天去。不一會兒，烏雲從四面合攏過來，白天變得昏暗起來。第二天，大水暴漲，河流山谷全都奔湧着洪水，山丘溝壑被大水漫平，眼看快要淹沒尹兒家的房子了。忽然看見一條魚，長三丈多，盤屈着擋在水頭上，尹兒一家才免除了水淹的災禍。

廣陵王女

沙門竺僧瑤得神咒，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瑤治之。入門，瞑目罵雲：「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雲：「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因虛欷，又曰：「此神不可與事。」乃成老鼉，走出庭中，瑤令僕殺之也。（出《志怪》）

【譯文】

有個叫瑤的天竺和尚學會了神妙的咒術，尤其善於卻除邪病。廣陵王家的女兒得了邪病，瑤去爲她醫治，一進門就閉着眼睛罵道：「你這個老妖精不遵守修道的規矩卻來傷害人。」那個女孩大哭着說：「有人要殺我的丈夫。」那個妖魅站在她的旁邊說：「我的性命今天就到頭了。」接着哭泣着說：「不能和這個神靈打交道。」說完就變成老鼉，走出屋子來到庭院，瑤讓僕人去將它殺了。

楊醜奴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鮮潔，而容貌美，乘船載菜，前就醜奴。家湖側，逼暮不得返，便（「便」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側，日暮陽光頹。託蔭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共寢，覺有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爲獺，徑走入水。（出《甄異志》）

【譯文】

河南的楊醜奴常常到章安湖邊拔蒲草，天快黑了，他看見一個女子，衣服不太鮮豔，可是容貌很美。這女子坐着船，船上載着蓴菜，上前靠近楊醜奴。她說自己的家在湖的另一側，天黑了一時回不了家，想停船借住一宿。她借楊醜奴的食器喫飯，盤子裏有乾魚和生菜。喫完飯，兩個人說笑起來，楊醜奴唱歌嘲諷她，女子回答說：「家住西湖邊，日暮天色晚。寄宿遇好人，心中很寬慰。」不一會兩人吹滅了燈火一塊睡覺，楊醜奴覺得有一股子臊氣，又因爲她的手指很短，便懷疑女子是妖魅。這個東西察覺人的心思，急忙走出門去，變成水獺，一直走到水裏去了。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皋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娩，來詣船，因相爲戲。女即留宿歡宴，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妖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雲：「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爲郎中令，籠三龜示之。（出《志怪》）

【譯文】

會稽王的官吏謝宗回家渡假，路上經過吳皋橋，同船的人到市上去玩，只有謝宗一人呆在船上。有個女子，性情柔順，來到船上，於是兩個人互相說笑話，那女人就留下來住宿並在一起快樂地喫飯。隨後那女子又要求住在船上，謝宗答應了她。從此船上的人天天晚上聽到他們兩個人的說笑聲。後來過一年。兩人來往的次數更加頻繁。有一次同一個屋子裏的人暗中察看，沒看見有人，知道遇上了妖邪，便一起按住了。很久之後，被子裏有一個東西，大小象枕頭，不一會，又得到兩個東西，大小都象拳頭，一看竟是三隻烏龜。謝宗悲哀地思考着，幾天後才明白過來，向大家說明了經過。這個女子一年生了兩兒子，大兒子名字叫道愍，小兒子名字叫道興。謝宗又說：「這個女人以及兩個兒子，剛被捆住時很害怕，身形一塊縮小了。」她對謝宗說：「可以取來我的枕頭扔到水裏。」這時同宗的叔叔作郎中令的道明用籠子裝着三隻龜給謝宗看。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

（水族爲人）

張方　鍾道　晉安民　劉萬年　微生亮　蘆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奐 蔡興 李增 蕭騰 柳鎮 隋文帝 大興村 萬頃陂 長鬚國

張方

廣陵下市廟，宋元嘉十八年，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雲：「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異苑》）

【譯文】

南朝劉宋元嘉十八年，廣陵有個下市廟，張方的女兒道香送丈夫去北方。回來的途中天黑了，她就睡在廟門前。夜間有一個東西裝扮成她丈夫模樣來說：「離別的愁緒難以排解，我不想馬上離開。」道香一會兒就被迷惑得失去常態。當時有個叫王纂的人能卻除邪病，他懷疑道香被妖孽所迷惑，請求給她治病，剛下針，就有一隻水獺從道香的被子裏跑出來，一直跑到前面的水港裏去了，道香的病也好了。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慾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出《幽明錄》）

【譯文】

南北朝劉宋永興縣吏鍾道得了重病剛好，情慾比平時倍增。他先前喜歡白鶴墟的一個女子，到這時就更想念她了。有一天他忽然看見那個女子衣服飄動着走來了，就和她溫存起來。從此以後，這個女子多次來同鍾道相會。鍾道對她說：「我很想弄點雞舌香來。」女子說：「這有什麼難的。」於是兩手捧着雞舌香，送給鍾道。鍾道邀請女子同他一起含着雞舌香並咀嚼。女子說：「我呼出的氣息就有芳香味，不用藉助這個東西。」女子走出門外，一隻狗忽然發現了她，撲上去將她咬死了，原來是一隻老水獺，口香就是獺糞。鍾道立刻覺得又臭又髒。

晉安民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來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徑來衝網，其人即賴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安郡有個平民截住溪水捉魚，忽然有一個著白色便帽，穿黃色熟絹單衣的人走來會見他，兩個人便一起喝酒喫飯。喫完飯，那個人對捉魚人說：「明天捉魚，會有一條大魚很奇特，遊在最前面，你千萬不要殺了它。」第二天，果然有一條大魚，長七八尺，徑直游過來撞到網上。捉魚人爲了獲利而殺了大魚。他割開魚的肚子，看見魚胃裏全是昨天喫的飯菜。事情過後，這個捉魚人家裏的人幾乎全都死去。

劉萬年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族近遠？」萬年曰：「望異姓同。」一人曰：「汝雖族異，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酬。」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爲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出《江表異同錄》）

【譯文】

南朝劉宋後廢帝元徽第三年，守衛京口一帶的將軍劉萬年夜裏到北固山的西面巡查，看見兩個男人，面貌舉止端莊秀氣，皮膚象玉石一樣潔白，遠遠地招呼劉萬年並對他說：「你和當今的皇上在姓氏和宗族上是近是遠？」劉萬年說：「郡望不同而姓氏相同。」一個人說：「你雖然郡望與皇上不同。恐怕仍會遭受災禍。」劉萬年說：「我有什麼過錯？」回答說：「你辭去官職，就不會遭受災禍了。」劉萬年聽了兩個人說的話，更加覺得很奇怪便對這兩個人說：「深切感謝你們的預告，用什麼來酬報你們呢？」劉萬年想請兩個人同他一起回到京口去。兩個人說：「我們不是人類，不喫普通的食物。」在劉萬年和兩個人繼續說話的過程中，他們變成了魚，飛進江裏。劉萬年第二天藉口有病，於是被罷免了職務，後來事情果然象魚說的一樣。

微生亮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舡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間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出《三峽記》）

【譯文】

明月峽中有兩條溪水，一向東流，一向西流。劉宋順帝昇平第二年，在溪邊住的一個叫微生亮的人釣到一條三尺長的大白魚，他把魚扔到船艙裏，用草覆蓋上。等回到家裏去拿魚準備煮着喫的時候，只見一個美女躺在草的下面，皮膚潔白，端莊美麗，年齡大約十六七歲。她自己說是雲夢高唐觀那裏的姑娘，偶而出來變成魚遊玩，被你捉住了。微生亮問她說：「既然是人，能做我的妻子嗎？」女子說：「冥冥中已定的姻緣，怎麼不行呢？」從此這個女子做了三年微生亮的妻子。三年後，她忽然說：「天數的期限到了，請讓我回高唐去吧。」微生亮說：「什麼時候再來。」回答說：「感情是不能忘記的，我思念你的時候一定會回來。」從那以後她每年回來住三四次，後來不知道怎麼樣了。

蘆塘

耒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當至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又云，此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美男子，至於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後爲雷電所擊，此塘遂幹。（出《錄異記》）

【譯文】

耒陽縣東北有個八九頃的蘆葦塘，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塘裏有條大魚，每月初五的這天，它都用力跳出水面。這時可以看到它大約有三圍那麼粗，樣子很特殊。它每次躍出水面的時候，那些小魚也奔竄着隨着波浪跳到岸上，多得數不過來。還有人說：「這個葦塘裏有條人魚，每隔五天就變化一次，有時變成美婦人，有時變成美男子，至於變化成其它的形象就更多了。當地的人們都互相提醒，不敢有傷害它的想法，後來人魚被雷電擊死，這個葦塘才平靜下來。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婿驚。婦雲：「君自有異志，當爲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之，爲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卻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即上牀，婿捉之曰：「夜夜出何爲？」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明抄本「約」作「納」）相掩耳。」婿放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出《列異傳》）

【譯文】

彭城有個男子娶了妻子卻不喜歡她，在外面睡了一個多月。妻子說：「什麼原因使你不回家來住？」男子說：「你到了晚上就總出去，我所以纔不回家。」妻子說：「我從來不出去。」丈夫很喫驚。妻子說：「你本來就想着別的女人，一定是被別人迷惑住了。以後有女人來到你這裏，你就抱住她留宿，找來火照着看她是什麼東西。」後來彭城男子所思念的人來了，裝作是他的妻子，開始時沒有馬上進屋，有個人從後面推着她，讓她上牀。男子捉住她的手說：「你爲什麼天天晚上出去。」妻子說：「你和東面鄰居家的女兒來往，卻裝着喫驚假託有鬼魅，用以前有約定來遮掩自己的行爲。」丈夫放了她，和她一起睡下。到了半夜男子醒悟過來，心裏想：這是鬼魅在迷人，不是我的妻子。於是上前去抱住她，大聲喊叫，叫人取火照亮。那女人漸漸地縮小了，掀開被子一看，是一條二尺長的鯉魚。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嚐出行，憩於臺城東桔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云：「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雲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腳，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然火照覓，尋失所在。（出《續異記》）

【譯文】

山陰縣的朱法公路途中在臺城東面的桔子樹下休息，忽然遇到一個女子，年齡大約十六七歲，樣子端莊美麗。傍晚的時候，這女子派女僕與朱法公搭話，約定天黑以後去朱法公那裏住宿。到了半夜，女子纔來，她自稱姓檀，住在城邊。於是兩人共同睡在一起，到天亮時離開時說：「第二天再來。」象這樣一連過個好幾個晚上，每天早晨離開的時候，女僕都來迎接她。同女僕一塊來的還有個孩子，約六七歲，長得很好看，女子說是她的弟弟。後來有一天早晨她離開的時候，裙子開了個口子。朱法公看見了裏面有龜尾和龜腳，朱法公才醒悟她是妖魅，打算捉住她。到了晚上女子又來時，朱法公就點火照着尋找，不久就失去了蹤跡。

王奐

齊王奐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奐異之，謂諸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北岸，而於藂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漢，不意諸娘，虛爲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嘆曰：「潮水有回，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奐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爲龜，入水而去。（出《九江記》）

【譯文】

齊國的王奐從建業去江陵，走到江州，船停泊在岸邊。夜深了，江風拂面，月色皎潔，他忽然聽見前面水中的陸地上有十多人在亂七八糟地說話，全是女人的聲音。王奐覺得很奇怪，對船上人說：「江中的陸地上難道會有人嗎？」於是一個人划着小船，順着葭蘆旁的陰暗處，沿着水中那塊陸地的北岸往前划船。在一處蘆葦叢生的地方他看見了十多個女人，有的人穿着綠色衣服，有的人穿着青綠色的衣服。其中一半人坐着一半人站着。坐着的一個女子哭着說：「我原先和姐妹們一起住在陰暗潮溼的地方，生長在江漢，想不到各位姑娘被上峽的那個小人所欺騙，嫁了過去，使我們姐妹分離。」站着的一個女子嘆着氣說：「潮水退了還有漲潮的時候。可是我這次離開這裏，就不會再回來了。」話沒說完，北風輕輕地吹來。站着的女子說：「潮水來了，可以回家了。」王奐急忙叢蘆葦叢中跳出來去捕捉，那些女子都變成烏龜，走進水裏離開了。

蔡興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恆，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雲：「當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即喚羣伴：「何不助餘耶？」餘之即奮刀亂砍，得一大鼉及狸。（出《幽明錄》）

【譯文】

晉陵的平民蔡興忽然得了瘋病，不停地又唱又說，常常地向着空中與幾個人說笑。空中有個人說：「我應當再娶某某人的女兒。」又一個說：「家裏的妻子已經太多了。」隔一天夜晚，忽然有十多個人拿着東西進入同鄉之人劉餘之的家裏。劉餘之拔出刀從後門出來，看見了一個全身漆黑色的人。那個人大聲罵道：「我是湖裏的首領，來會見你，你卻要殺我！」劉餘之招呼夥伴說：「爲什麼不來幫助我呢？」然後用盡力氣揮刀亂砍，砍死了一隻大鼉和一隻狸。

李增

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浮於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捉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之：「何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出《異苑》）

【譯文】

永陽人李增走路經過一條大河，看見二隻蛟浮在水面上，他發箭射蛟，一隻蛟被射中。李增就回家去了，過一會他到集市上去，有個穿着喪服的女子眼裏含着淚，手裏拿着李增射蛟時用的箭。李增奇怪地詢問那個女子。那女子回答他說：「你犯的暴行，還用問別人嗎？」就把這支箭還給李增就不見了。李增厭惡這件事急忙往家跑，還沒到家，就突然死在半路上了。

蕭騰

襄陽金城南門外道東，有參佐廨，舊傳甚兇，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臨州，給府寮呂休茜。休茜常在廳事北頭眠，鬼牽休茜，休茜墜地。久之悟。俄而休茜有罪賜死。後今肖騰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紗高室帽，烏布褲，披袍造騰。疑其服異，拒之。行數里復至，求寄載，騰轉疑焉，如此數回，而騰有妓妾數人，舉止所爲，稍異常日，歌笑悲啼，無復恆節。及騰至襄陽，此人亦經日一來，後累辰不去。好披袍縛褲，跨狗而行，或變易俄頃，詠詩歌謠，言笑自若，自稱是周瑜，恆止騰舍。騰備爲禳遣之術，有時暫去，尋復來。騰又領門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來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逢歡羊口岸，結愛桃林津。胡桃擲去肉，訝汝不識人。」頃之，有道士趙曇義爲騰設壇，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門，諸妾並悲叫，若將遠別。俄而一龜徑尺餘，自到壇而死，諸妾亦差，騰妾聲貌悉不多。諮議參軍韋言辯善戲謔，因宴而啓雲：「常聞世間人道『黠如鬼』，今見鬼定是癡鬼，若黠，不應魅蕭騰妓。（「妓」原作「故」，據明抄本改。）以此而度，足驗鬼癡。」（出《南雍州記》）

【譯文】

襄陽郡金城縣南門外的道路東面，有一所參佐的官署，歷來傳說那裏很兇險，住在裏面的人不死也一定得病。梁國的昭明太子治理襄陽的時候，把這處地方送給了郡府裏的官員呂休茜。有一次呂休茜在廳堂的北面睡覺，有鬼來拉扯呂休茜，呂休茜掉到地上，很長時間才甦醒過來，不久呂休茜有罪被處死。後來，蕭騰來上任，走到羊口岸，忽然有一個男子頭戴白紗高帽，穿着黑褲子，披着袍子來見蕭騰。蕭騰見他的服飾特殊，心中疑惑，拒絕同他見面。走了幾里地，那個男子又來求見，並要求搭船，蕭騰對他更加懷疑。象這樣男子來了好幾次，這時蕭騰的幾個妾出現異常，一舉一動和平時不一樣。唱歌大笑還悲傷地啼哭，毫無節制。等到蕭騰到了襄陽，那個怪人一天來一次，後來竟一連幾天也不離開。他喜歡披着袍子，穿着白色的褲子，騎着狗走路。有時他一會改變一套裝束，還吟詩唱歌，說笑自然得意。他說自己是周瑜，長久地住在蕭騰家裏。蕭騰多次請人施行法術驅趕他，他有時暫時離開，不久又回來了。蕭騰領着二十個自己的學生用刀砍他，他有時跳上房梁，有時進入樹林，來往非常迅速，竟然砍不着他。他還進入蕭騰妻子的屏風內，唱歌道：「唱着歌相逢在羊口岸邊，結友情不忘桃林渡口。喫胡桃竟拋掉桃仁，你爲什麼不認識我！」不久，有個叫趙曇義的道士來爲蕭騰設祭壇驅妖，安排祭祀儀式實行作法。道士一進門，蕭騰所有的妻妾一起悲哀地哭叫，像是即將離別的樣子。不一會，一隻直徑有一尺多長的烏龜自己走到壇前死去了。各位妻妾的病也好了，聲音笑貌恢復了正常。有個諮議參軍叫韋言辯的很善於說笑話，他在一次宴會上說：「常常聽說世上的人處事像鬼一樣狡猾，現在看來這個鬼一定是個癡鬼。如果這個鬼狡猾，就不該去迷惑蕭騰的妻妾。從這個鬼的行動來推論，足以說明它是個癡鬼。」

柳鎮

河東柳鎮字子元，少樂閒靜，不慕榮貴。梁天監中，自司州游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鐘山之西建業裏，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爲柳父，所居臨江水，嘗曳策臨眺，忽見前洲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戲，遙聞相呼求食聲。鎮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大魚驚躍，誤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兒傳呼雲：「雖食不盡，留與柳父。」鎮益驚駭，乃乘小舟，徑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爲獺，入水而去。鎮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詩一首雲：「江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出《窮怪錄》）

【譯文】

河東人柳鎮字子元，喜歡清閒安靜，不羨慕榮華富貴。梁國天監年間他從司州到上元去遊玩，愛上了那裏的風景，就在鐘山西面的建業裏，買地蓋了房子，引水種地，隱居耕種象個老農夫。附近的居民，全都叫他「柳父」。他住的地方靠近江邊，有一次他拄着柺杖在江邊眺望，忽然看見前面的江中陸地上有三四個小孩，都只有一尺多高，來往遊戲，遠遠地聽見他們互相呼叫着尋找喫的，柳鎮覺得很奇怪。不一會，風起浪湧，有一條大魚受驚跳了起來，不小心掉在小島上。這一羣小孩爭着跑去喫大魚。還聽到小孩子們喊着互相告訴說：「我們喫不完，剩下的留給柳父吧。」柳鎮更加驚奇，就坐上小船，前去捕捉他們。還沒到岸上，這羣小孩全變成水獺，進到水裏跑了，柳鎮帶回那條大魚把它分給鄉親們喫。不久，他回到洛陽，在他居住的書齋的柱子上，題了一首詩說：「江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況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這一年是天監七年。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文帝開皇年間，經常有人入掖庭宮挑逗宮女。司宮把這件事報告給文帝，文帝說：「門衛把守得很嚴，人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一定是個妖精。」接着又告誡宮女說：「如果那人再來，就用刀砍他。」後來那個人晚上來到宮女的牀上，宮女就抽出刀來砍他，象砍中枯骨一樣。那個東西逃跑，宮女在後面追趕他，那個東西跳進池水中沉下去了。第二天，文帝命令淘幹水池，得到一隻一尺長烏龜，背有刀痕，殺了它，就再也沒有怪事發生了。

大興村

隋開皇末，大興城西南村民設佛會，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遂不見。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魚長丈餘，小而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絃斷，後竟中之。割其腹，得秔米飯。後數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朝開皇末年，大興村西南面的村民設齋飯舉行佛教祭祀活動。一個滿頭白髮穿一身白色衣褲的老頭，要了一點飯喫就走了。大家都不認識他，就在後面跟隨着看他住在哪裏，走了二里多路，老頭就不見了。附近有一個池塘，水裏有一條大白魚有一丈多長，無數條小魚跟着它，人們爭着射大白魚，有的人弓折了，有的人絃斷了，後來有的人射中了大白魚，剖開魚的肚子，裏面全是粳米飯。又過了幾天，漕梁河突然發生大水，射死大白魚的那個人的全家都淹死了。

萬頃陂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鱉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是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緝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欲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並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絕。（出《朝野僉載》，明抄本作出《五行記》）

【譯文】

唐代的齊州有個方圓萬頃的池塘，裏面魚鱉等各種水生動物全都有。咸亨年間，忽然有一個和尚拿着鉢要飯喫，村子裏年長的人把飯菜送給他喫。他喫完就走了。當時有個打魚的人，網住了一條六七尺長的大魚，精巧的鱗片閃閃發光，色彩鮮豔花紋美麗，與平常的魚一點也不一樣，他準備送給州衙請賞，可走到村子裏的時候魚死了。於是大家一起動手把魚割開分了，在魚肚子裏找到了村中長者施捨給和尚的飯菜。村裏人就在池塘邊安排舉行祭祀儀式超度魚的亡靈。從這以後池塘裏再也沒有水生動物了，到現在也還是沒有。

長鬚國

唐大足（「足」原作「定」，據明抄本改。）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須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須，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須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不如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蹙，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浥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且說：「龍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浥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大足初年，有個讀書人隨着新羅國的使者乘船，被大風吹到一個地方。那裏的人全長着長鬍子，語言和唐朝的語言相通，叫長鬚國。國內的人特別多，房屋和衣帽，與中國稍有不同，地名叫扶桑洲。他們的官署中的官吏級別，有正、長、戢、波、日、沒、島、邏等稱號，讀書人拜見遊覽了許多人物和地方，那個國家的人都敬重他。忽然有一天，來了幾十輛車馬，說是大王召見客人。走了兩天，纔來到一座巨大的城鎮，披着鎧甲的士兵守衛着宮殿的門，使者領着讀書人進去後就伏在地上拜見大王。只見宮殿又高又寬敞，儀仗很有王者的氣派。大王看見讀書人伏地拜見，稍稍抬起身子回禮。於是任命讀書人擔任司風長的官職，同時招爲駙馬，那個公主生得很美，但長了幾十根鬍子。讀書人的權威氣勢很大，富有珍珠寶玉。可是每當回到家裏，看見妻子心裏就不高興。那個國王大多在月圓的晚上召開大會。後來有一次大會，讀書人看見大王的嬪妃全都長着鬍鬚，於是作了一首詩說：「花朵沒有葉子的襯托就不美，女子長了鬍鬚則更醜，有的男人總想使自己不長鬍子，但未必比長了鬍子更好。」國王大笑說：「駙馬難道就不能不計較我女兒下巴上的幾根鬍鬚嗎？」過了十多年，讀書人有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忽然有一天，長鬚國的君臣們皺着眉頭顯得非常憂愁的樣子。讀書人奇怪地詢問有什麼事。國王哭着說：「我們國家將有災難，就在旦夕之間降臨，不是駙馬就解救不了我們。」讀書人喫驚地說：「如果能夠消除災難，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推辭。」國王就派人準備好船隻，並派兩個使者跟着讀書人，他說：「麻煩駙馬去拜見海龍王，你就說是東海第三浥第七島的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們是個非常小的國家，你必須反覆說清楚。」接着流着眼淚同他拉了拉手分別了。人上了船，不一會就到了岸邊，岸上的沙子全是寶物，人的衣帽全都又長又大。讀書人就走上前去，請求拜見龍王。龍宮的樣子就象佛廟裏壁畫上所畫的天宮，異彩紛呈，使人不敢睜開眼睛。龍王走下臺階迎接他，讀書人和龍王一齊順臺階走上宮殿。龍王詢問他的來意，讀書人就說了。龍王就派人迅速去查找，過了很久，一個人在外面說：「境內沒有這個國家。」讀書人又悲哀地乞求，詳細說明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浥第七島上。龍王又叱責使者要細心地查找，並迅速回報。過了一頓飯的工夫，使者回來說：「這個島的蝦應當是大王這個月食物，前天已經捉來了。」龍王笑着說：「客人原來是被蝦迷惑了，我雖然是龍王，但喫的全都必須遵照上天的安排，不能隨便亂喫，現在要爲客人少喫點東西了。」就派人領着客人去觀看，讀書人看見幾十個象屋子大小的鐵鍋，裏面全都裝滿了蝦，有五六隻紅色的大蝦，大小象手臂一樣，看見了客人就跳躍起來，象是求救的樣子。領着的人說：「這是蝦王。」讀書人不覺悲傷地哭起來，龍王就派人放了蝦王這一鍋蝦，又派兩個使者送客人回中國。一晚上就到了登州，讀書人回頭看兩個使者，是兩條巨大的龍。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

（水族爲人）

李鷸 謝二 荊州漁人 劉成 薛二孃 趙平原 高昱 僧法志

李鷸

唐敦煌李鷸，開元中，爲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衂血沙上，爲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鷸，其形體衣服言語，與其身無異。鷸之本身，爲鼉法所制，縶於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鼉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覺悟。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曰：「君何爲者？」鷸以狀對，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擊，乃複本形。時張說爲嶽州刺史，具奏，並以舟楫送鷸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瀝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獨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敦煌人李鷸被任命爲邵州刺史。他帶着家眷去上任，乘船經過洞庭湖。因天氣晴朗，景色優美，他們便上岸遊玩。李鷸的鼻子出血滴在沙灘上，被一條鼉龍舐着吃了。鼉龍變成一個李鷸，形體衣服和言語與李鷸一模一樣。而李鷸本身卻被鼉龍的法術制住，捆着放在水裏。李鷸的妻子和家人，就迎接鼉妖去上任，邵州人也不能識破這鼉妖，管理州郡好幾年。因爲天下大旱，西江都能夠趟水過，有個道士叫葉靜能從羅浮山去京城接受唐玄宗的緊急召見，渡過洞庭湖時，他忽然看見沙灘上一個人被遮住臉綁着，就問道：「你是幹什麼的？」李鷸把情況對他說了。葉靜能就畫了一個符貼在大石頭上，大石頭立刻飛起到空中。這時的鼉妖正坐在衙門的桌子邊上，被巨石擊中，恢復了本來形態。當時張說擔任嶽州刺史，把這件事詳細地報告朝廷，並用船把李鷸送到邵州去，他的妻子家人這才相信了。現在坐船行路的人，互相告訴不要把血滴在水中，就是因爲這件事的緣故。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困而無獲，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恆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爲，若欲北歸，當有三百千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徑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雲：「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卻出，引入。見姥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鬥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雲：「魏王池中有一黿窟，恐是耳。」有敕，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槍，沉入其窟。得黿大小數十頭，末得一黿，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爲謝二所損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東京有個官吏想要升遷但家裏沒有錢活動，便往南到江淮一帶去，找自己的朋友尋求資助，但卻一直沒有能借到錢，長久地在揚州一帶徘徊停留。同他住在一個旅店的謝二，可憐他不得志總想要幫助他，對他說：「不要這麼悲傷了，如果你想往北走回家，我有三百貫錢送給你。」等到分手時，謝二把一封信交給他說：「我家住在魏王池的東面。到了池邊，你就敲大柳樹，我家裏的人如果出來，你把信交給他，就可以得到錢了。」讀書人照他說的去做，叩那棵大樹，過了很長時間，有個歲數很小的女僕出來，問他有什麼事。他說：「謝二讓我送封信來。」忽然看見紅門白牆，女僕進去一會出來，領着他進去，看見一老太太身體健壯，坐在正堂上。對讀書人說：「我兒子的信煩勞你送來，信裏讓給你三百貫錢，我們不會違揹他的意思。」等他走出門來，看見岸邊已經有三百千錢放在那裏，全是官家的排頭錢，而顏色稍有磨損，他懷疑遇到的妖精鬼怪，不知他們是從何處弄到的錢，擔心使用這些錢會招惹麻煩，便把這事報告官府，並把前因後果全都說了。河南府尹把這事上報給朝庭，大家都說，魏王池裏有個黿洞，恐怕就是那個地方。上面命令派人去殺死黿怪。於是官府找來幾十個從南洋各國買來的奴隸，手中拿着刀槍，潛入那個洞窟裏去，捉到大小几十隻黿。最後捉到的一隻大黿，有幾張牀連起來那麼大，官吏命令將黿全都殺死，還從洞窟裏找出很多錢。又過了五年，這個人被挑選擔任江南某地的一個縣尉，赴任途中走到揚州東客店門前，忽然看見了謝二。謝二憤怒地說：「我對你不薄，爲什麼竟辜負了我，而且到了這種程度。我的老母親和家人全都慘死，就是因爲你的緣故。」說完就走了。這個人非常害怕，十多天沒有敢動身，同行的人催促他，他纔出發。走了一百多里，遇上大風，全家人都淹死了。當時人們都說，是謝二乾的。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得釣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雲：「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荊州有個打漁的人釣到一條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形花紋，異常美麗。漁夫不認識這是什麼魚，因爲它和平常的魚不一樣，也就沒有拿到集市上去賣。自己做着吃了。卻沒有什麼滋味，感到很奇怪。過後第五天，忽然有車馬騎士幾十個人來到漁夫住的村莊，漁夫又驚又怕出門拜見。就聽見車子裏的人憤怒地說：「我的王子，到東海去朝拜，你爲什麼殺了他！我派將軍出來訪尋王子，你又殺了將軍，應當讓你身體崩潰分裂，遭受象王子和將軍一樣的痛苦。」說完，呵斥漁夫。漁夫嚇得倒在地上，出了很多汗，過了好久才甦醒過來。家裏人把他扶回家之後，他就得了癩病，只有十多天的時間，身上口鼻和手腳都潰爛了，身上的肉也逐步分離，過了好幾個月才死。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閴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須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籤題雲：「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出《宣室志》）

【譯文】

宣城郡當塗縣的老百姓劉成和李暉兩個人，不會耕種，經常用一條大船載着魚和蟹，到吳越之間去賣。唐代天寶十三年春天三月，兩個人從新安江載魚去丹陽郡。走到下查浦，離宣城還有四十里天就黑了，兩個人停下船，都上了岸。這時李暉要到浦岸的村舍中去，只有劉成在江上。江上濃雲重迭，靜悄悄地沒有任何人的蹤跡。劉成忽然聽見船裏有人連聲呼喊阿彌陀佛，聲音淒厲。劉成喫驚地看去，只看見一條大魚在船艙裏振動着鬍鬚搖晃着頭，在那裏用人的聲音呼喊阿彌陀佛。劉成非常害怕，毛髮豎起，就藏身在蘆葦叢中繼續觀察，不一會船裏千萬條魚，全都跳躍着呼喊佛號，叫聲振動大地。劉成驚恐萬分，急忙登上船，把所有的魚全都扔到江裏去。不久，李暉回來了，劉成把事情都告訴了李暉，李暉憤怒地說：「你小子怎麼胡說這些妖妄的話？」唾罵了很長時間，劉成也沒有辦法辯解，就用自己的衣服和資金賠償了魚錢。還剩一百來文錢，他就買了十多捆荻草，放在岸上。第二天，把草搬到船裏準備出發，忽然覺得草木重得拿不動，解開一看，得到十五錢，還有一張紙上寫道：「還你的魚錢。」劉成更加覺得奇怪。這一天，他們在瓜洲遇到一羣和尚在喫飯，劉成把這些錢都送給了和尚。當時有個叫萬莊的人，從涇陽縣令的職務上退休住在瓜洲，詳細地聽人講述了這件事，就記錄流傳下來。

薛二孃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孃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臥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叱患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刲然刀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雲：「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跡。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沙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而沒之。（出《通幽記》）

【譯文】

唐代楚州白田縣有個女巫叫薛二孃，她自稱奉金天大王法令，能夠驅除邪魔惡鬼。城裏人都很崇拜她。有個姓沈的村民，女兒得了魅病發狂，有時損傷自己的身體，有時能夠踩在火上或進入水裏去，並且肚子一天一天大起來，象人懷孕一樣。父母很害怕，請薛二孃來治療。薛二孃來了之後，在屋裏安排好祭壇，讓患者躺在壇內，旁邊挖了個大火坑，上面燒着一口大鐵鍋。女巫穿着華麗的衣服打鼓跳舞，奏樂請神。不一會神來了，觀看的人連連拜謝。巫師灑酒祈禱說：「快點把妖孽叫來！」說完，巫師走到火坑中坐下，神色自若，過了好一會，才拍拍衣服站起來，把燒熱的鐵鍋戴在頭上邊打鼓邊跳舞，唱完了才離開火坑，然後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呵叱患病的人自己把自己捆起來，患病的人果然背過手去象被捆住一樣，又命令她自己陳述。剛開始，病人只是哭，不說話，巫師很生氣，拿起刀來砍她。刀騞然而過，可是身體還象原來一樣，患病的人這才說：「我服了」，又說：「我是淮河中的一隻老水獺，因爲看見那女子浣紗而喜歡上她，沒想到遇上了聖明的巫師，請允許我從此隱藏蹤跡。只是心疼掛念她肚子裏的孩子還未生下來，如果能夠生下來之後不殺死它們，把它們還給我，這是我的非份之想。」說完就嗚嗚地哭了起來，人們都憐憫它。她又拿起筆來作了一首離別詩說：「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斷腸腹中子，明月秋江寒。」那得病的女子平時並不識字，到這時下筆書寫流利，詞句華麗。不一會，患病的人，就昏睡過去了，第二天才甦醒過來。這時他才說：「剛去浣紗的時候，有個美少年來引誘我，於是我們就開始互相來往，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幹什麼。」十個月後，女子生下三隻小水獺，本想殺死它們，可是有的人說：「那個妖魅尚且守信用，我們是人難道還不講信用嗎！不如放了它們。」於是那個人就把三隻小水獺送到湖裏去，有個大水獺跳躍着迎上來，揹着小水獺沉沒到水裏去了。

趙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趙平原，漢南有別墅。嘗與書生彭城劉簡辭、武威段齊真詣無名湖，捕魚爲膾。須臾，獲魚數十頭，內有一白魚長三尺餘，鱗甲如素錦，耀人目精，鰭鬣五色，鮮明可愛。劉與段曰：「此魚狀貌異常，不可殺之。」平原曰：「子輩迂闊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畢，忽見湖中有羣小兒，俱著半臂白袴，馳走水上，叫嘯來往，略無畏憚。二客益懼，復以白魚爲請，平原不許之，叱庖人曰：「速斫膾來。」逡巡，膾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風雷暴作，霆震一聲，湖面小兒，腳下生白煙，大風隨起。二客覺氣候有變，顧望三里內，有一蘭若，遂投而去。平原微哂，方復下箸，於時飛沙折木，雨火相雜而下，霆電掣曳，天崩地拆。二客惶駭，相顧失色，謂平原已爲齏粉矣。俄頃雨霽，二客奔詣膾所，見平原坐於地，冥然已無知矣。二客扶翼，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膾盡，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擲於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僕，遂亡失所在，經數月方歸。平原詰其由，雲：「初見青衫人於電火中嗔罵，遂被領將，令負衣袱。行僅十餘日，至一處，人物稠廣，市肆駢雜。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復至一繁會處，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領入曠野中，言曰：「汝隨我行已久，得無困苦耶？今與汝別。因懷中取幹脯一挺與某，雲：『飢即食之，可達家也。』又曰：『爲我申意趙平原，無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惡。再犯之，必無赦矣？」平原自此終身不釣魚。（出《博物志》）

【譯文】

唐代元和初年，天水趙平原在漢南有座別墅。有一次他和書生彭城人劉簡辭、武威人段齊真到無名湖去捉魚喫。不一會就捉住了幾十條魚，其中有一條白魚長三尺多，鱗甲象白色的錦緞，光彩奪目。鰭分五色，鮮明可愛。劉簡辭和段齊真說：「這條魚的樣子很不尋常，不要殺死它。」趙平原說：「你們太迂腐了，你們不喫我喫。」話未說完，忽然看見湖裏有一羣小孩，全都穿着露出半截胳膊和腿的白色衣褲，在水面上奔跑，來來往往地叫喊着，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兩個客人更加害怕，又替白魚說情。趙平原不答應他們，呵叱廚師說：「快些做熟了送來。」不一會，做好的魚送了上來，趙平原和兩個客人剛喫一半，突然狂風驟起雷聲大作，雷響第一次，湖面上奔跑的小孩腳下生出白煙，大風也隨着刮起來。兩個客人看到氣候發生變化，回頭望見三里之內，有座寺廟，就跑去避雨。趙平原微笑着有點瞧不起他們，正要再動筷子喫魚的時候，砂石飛起，樹木折斷，大雨和雷電交加，好像要天塌地陷一樣。兩個客人驚慌害怕，相顧失色，以爲趙平原已經變成粉末了。不一會雨過天晴，兩個客人跑到喫魚的地方，看見趙平原坐在地上，失去了知覺。兩個人將他扶起來，呼叫着問他。過了很久，他才睜開眼睛說：「辦了一件大錯事！辦了一件大錯事！辛辛苦苦地把魚喫光了，卻被一個穿黑衣服的人從我的喉嚨裏取出來，扔到湖裏去了，我的肚子現在仍然是空空的。」他那個拿刀做菜的僕人，也不知哪裏去了，過了好幾個月纔回來。趙平原問他原因，僕人說：「開始時看見一個穿黑衣的人在電火中抱怨並辱罵我，然後他命令我揹着衣服包，帶着我走了十多天，來到一個地方，人物衆多，集市中攤牀一個挨一個，穿青衫的人說：『這裏是益州。』又走了五六天，又到了一個繁華的城鎮。穿青衫的人說：『這裏是潭州。』那天晚上，他領我來到了一片曠野，說道：『你跟着我已經走了很長時間，難道不覺得飢苦勞累嗎？現在就與你分別。』接着從懷中取出一塊幹脯給我，並說：『你餓了喫它，就可以回到家鄉。』又說『替我向趙平原傳句話，叫他不要任意殘害生命，禍害自然界的鳥獸草木，這是神靈所不允許的。再犯這樣的過錯，一定不會被赦免了。』」趙平原從此一輩子不再釣魚了。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蕖，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俱」原作「但」，據明抄本改。）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豔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闊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州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籲！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吊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漦涎前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餘祁陽山唐勾鱉，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爲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適！」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腳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豬寐於石榻，有小豬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豬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豬亦俱爲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爲某啓先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涉歸東海，各以明珠爲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爲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山。（「山」原作「島」，據明抄本改。）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週繞，沿流而去。搜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出《傳奇》）

【譯文】

東漢元和年間，有一個不願做官的人叫高昱，以釣魚爲生。有一天他把魚船停在昭潭的岸邊。到了夜裏三更天還沒睡着。忽然他看見潭上有三朵紅色的大荷花，芳香奇特。有三個美女盤腿分別坐三朵荷花上。三個人都穿着白色衣裙，冰清玉潔像白雪一樣，容貌豔麗迷人，神彩晶瑩好似天仙。她們說：「今天晚上水面廣闊，風清浪靜，天高月明，使人心情愉快。欣賞如此美景，正適合談論一些幽深玄妙的道理。」其中一女子說：「旁邊有條小船，會不會能聽到我們的談話呢？」另一個女子說：「即使有人，也不會是隱居的高人，不必害怕。」接着又對另兩個女子說：「昭潭有沒底橘子洲就會漂浮起來，相信這句話不是假的。」又說：「請各人說說自己喜歡什麼學說？」其次一女子說：「我本性適合學習佛學。」第一個女子說：「我學習道教。」最後一女子說：「我學習儒家學說。」隨後各自談起了本教的教義，道理說得精深微妙。一個女子說：「我昨晚做了個不吉祥的夢。」另兩個女子問：「是什麼夢？」回答說：「我夢見子孫們倉皇失措，我們住的洞窟府宅流離轉移，受到別人的斥責和驅逐，全族人都被迫奔波遷移。這是不吉祥的預兆。」另外兩女子說：「靈魂出遊，偶然看見的情景，不值得相信。」三個女子一齊說：「各自推算一下，明天早晨，能喫到什麼食物。」過了好大一會兒，一個女子說：「遵從各人的愛好，一個和尚，一個道士，一個儒生罷了。唉，我剛纔所說的夢，未必不是災禍。」說完，全都沉沒入潭，高昱聽了她們所說的話，全都清清楚楚地記住了。等到天亮，果然有一個和尚來渡水，船到中流就沉沒淹死了。高昱非常害怕，意識到：昨天晚上她們說的不是假話。緊接着，一個道士來到停船處準備渡水。高昱急忙制止他，道士說：「你是個妖精，和尚之事是偶然的事。我去趕赴具有非凡智慧的人的召見，即使死了也不後悔，不能失信於人。」於是呵叱駕船人趕快開船，結果道士乘船到中流又沉沒淹死了。後來又有一個讀書人，帶着一個裝書的口袋也來渡水。高昱懇切地說：「先前來的和尚和道士已經淹死了。」讀書人嚴肅地說：「人的生死是命中註定的，今天我們族人舉行喪祭，不能不去參加弔喪的儀式。」正要划槳，高昱拉住書生的衣角說：「可砍斷我的胳膊，卻不能讓你渡水。」書生正要向岸上叫喊，忽然地有個象繩子似的東西，從昭潭中飛出來，纏住讀書人拖到水裏去了。高昱和那些準備渡水的人急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襟，上面的粘涎滑溜溜的，沒有扯住。高昱長嘆一聲說：「這是命中註定的。」頃刻間淹沒了三個人。又過了一會有兩個客人乘坐着小船來到。一個老頭，一個少年。高昱就上前拜見老頭，問老頭的姓名。老人說：「我是祁陽山的唐勾鱉，準備到長沙，拜見張法明。」高昱很久就聽說這老人道行高深，有神奇的法術，對老人很尊重。過了一會聽到岸邊有幾個人在哭，是三個溺水者的親屬。老人問他是怎麼回事。高昱就把前面的事情詳細說了。老人生氣地說：「怎麼敢這樣害人！」然後打開箱子，拿出紅筆寫了一道篆字符帖，命令同船而來的弟子說：「替我拿着這道符到潭裏去，勒令那些水中怪物，趕快遷到別處去。」弟子就捧着符走進水潭，就象走在平地上一樣，順着山腳走了幾百丈，看見一個大洞穴，裏面很明亮，象人間的住房一樣。三隻白豬在石牀上睡覺，有幾十個小豬正在旁邊玩耍，弟子帶着符帖來到，三隻白豬忽然受驚起身，變成白衣美女，小豬也全變成小孩，美女捧着符帖哭着說：「不吉祥的夢果然應驗了。」又說：「請替我們稟告先師，我們在這裏住了很久了，怎麼會不留戀呢，請容許我們三天之內搬回東海。」並各自以明珠作爲謝禮。弟子說：「這個我沒有用處。」沒有接受就返回岸上，回稟老人。老人非常生氣地說：「你再去替我告訴這幾個畜牲，明天早晨趕快離開這裏。不然的話，我就派六丁神將到洞裏去殺了她們。」弟子又入潭去。三個美女大聲哭着說：「我們接受處分。」弟子就回來了。第二天早晨，有黑氣從昭潭的水面上冒出。不一會，颳起了大風，響起了雷聲，激起的波浪象山一樣。出現三條几丈長的大魚，還有無數條小魚圍繞在大魚的周圍。它們順着流水離開了。老人對高昱說：「我這次出行很有好處。如果不是因爲你，我怎麼能除去昭潭的禍害呢？」就和高昱各自坐着船分別向東、向西而去。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遊至淮陰，見一漁者堅禮而命焉。法志隨至草菴中，漁者設食甚謹，法志頗怪，因問曰：「弟子以漁爲業，自是造罪之人，何見僧如此敬禮？」答曰：「我昔於會稽山遇雲遠上人爲衆講法，暫曾隨喜，得悟聖教。邇來見僧，即歡喜無量。」僧異之，勸令改業，漁者曰：「我雖聞善道，而滯於罟網，亦猶和尚爲僧，未能以戒律爲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慚而退，回顧，見漁者化爲大黿，入淮，亦失草菴所在。（出《瀟湘錄》）

【譯文】

台山的和尚法志出遊走到淮陰，遇到一個漁夫禮貌地堅持邀請他去作客。法志跟着他來到一個草屋之中，對他很尊敬，安排的飯菜很講究。法志覺得很奇怪，便問漁夫說：「你以打魚作爲職業，本來是殺生的人。爲什麼看見和尚這麼恭敬呢？」漁夫回答說：「我從前在會稽山上遇見過雲遠上人爲衆人講佛法，曾經跟着聽過一段時間，領悟到佛家教義的神聖高深。從那以後，看見和尚就高興得不得了。」法志覺得更加奇怪，勸漁夫改換職業，漁夫說：「我雖然聽到了好的道理，卻留戀這個打漁的職業，也就好比和尚是僧人，都不能嚴格地遵守戒律，罪過是一樣的，又有什麼可懷疑的呢？」和尚慚愧地走了，回頭看時，發現漁夫變成一隻大黿，走進淮水，那個草屋也沒有了。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爲人）

鄧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漁人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宋士宗母 宣騫母 江州人 獨角 薛偉

水族爲人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長」下原有「者」字，據明抄本刪。）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其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蝸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餘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慮爲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況又家貧，無好茵席祗侍，君子不棄，即聞命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臥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吒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出《集異記》）

【譯文】

鄧元佐是潁川人，到吳地遊學，喜好尋找山水，凡是有了特別美的風景，無不遊歷觀賞。他因而去拜見長城主宰，長城主宰以老朋友的名義宴請他，痛快地喝了一頓酒，就分手了。快要到達姑蘇時，他不小心走錯了路，路很險峻崎嶇，共有十幾里長，也沒碰上人家，只看見叢生的蒿草。那時天色已經晚了，鄧元佐伸長脖子朝前看，忽然看見了燈光，好象是有人家的樣子，就尋路走向燈光，到了以後，看見一個狹窄的房子，裏面只有一個女子，年齡大約二十多歲。鄧元佐就向女子說：「我今天晚上到長城去訪問朋友後分手了，趁着喝醉酒往回走，不小心錯走了這條路。現在夜已經漸漸地深了，再往前走，怕被惡獸傷害，請娘子容許我住一宿，我不敢忘記你的恩情。」女子說：「大人不在家，怎麼辦呢？何況我家很窮，也沒有好席子給你使用，你要是不嫌棄，就請進來休息吧。」鄧元佐餓了，因而就住了下來。女子就很快地堆了一個臨時土牀，上面鋪了一層軟草。坐下來以後，女子又安排喫的，鄧元佐餓了就吃了，味道非常美。那女子又留元佐住了一夜。鄧元佐到了天亮，忽然覺得自己的身子躺在田野裏，旁邊有一個大田螺，大小象一升那麼大。鄧元佐一想晚上所喫的東西，心裏覺得很不安，於是開始嘔吐，看那吐出的東西，全是青色的泥。鄧元佐嘆氣詫異了很久，也沒去損害那隻田螺。他從此專心學習道術，再也不出去遊歷了。

姚氏

東州靜海軍姚氏率其徒捕海魚，以充歲貢。時已將晚，而得魚殊少，方憂之，忽網中獲一人，黑色，舉身長毛，拱手而立。問之不應，海師曰：「此所謂海人，見必有災，請殺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殺之不祥。」乃釋而祝之曰：「爾能爲我致羣魚，以免闕職之罪，信爲神矣。」毛人卻行水上，數十步而沒。明日，魚乃大獲。倍於常歲矣。（出《稽神錄》）

【譯文】

東州靜海軍的姚氏率領他的手下捕捉海魚，用來充當每年向朝廷交的貢魚。這一天，時間已經晚了，可是捕的魚卻很少。正在爲此發愁的時候，忽然網裏捉到一個人，黑色，全身長毛，拱着手站着，問他也不答應。海師說：「這就是人們說的海人，看見他一定有災難，請殺了他，來避免災難。」姚氏說：「這是神物，殺了他不吉祥。」於是放了他並向他祈禱說：「你能替我趕來魚羣，以此免去我失職的罪過，我相信你就是神。」毛人倒退着在水面上行走，走了幾十步就沉沒了，第二天，就捕獲了很多魚，是往年的一倍。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伕至，雲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身即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囚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甚衆，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錄》）

【譯文】

江西軍中官吏宋氏曾經到星子江去買木料，看見水邊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吵嚷，原來是一個漁夫捉到一隻大黿。黿看見宋氏便多次回頭望他，宋氏就用一千錢買下它，放到了江裏。又過了幾年，宋氏坐的船停在龍沙，忽然有一個僕人來到，說是元長史請宋氏去，宋氏恍恍惚惚的，不知道是什麼長史。他隨僕人去了以後，很快就到了一個府第，有個官吏出來迎接，和他一起坐下說：「你還認識我嗎？」宋氏想了想，實在不曾相識。那官吏又說：「你還記得星子江中放生的黿嗎？」宋氏回答說：「記得。」官吏說：「我就是黿，那時曾經有罪，玉帝把我貶成水中生物，被漁夫捉住。不是你的恩惠，我的屍骨也已經腐爛了。我現在已經當上了九江的總管，叫你來，是有件事情奉告你：你的兒子命中應當淹死，他的名字記在我這裏的名冊上。幾天以後，鳴山神準備去朝拜廬山使者，行走時一定帶着疾風暴雨，你的兒子應當在這個時候淹死。現在有一個人名姓與你兒子正好一樣，也應當淹死，只不過比你的兒子早死一些日子罷了，我想拿他來代替。你的兒子應當快些上岸躲藏好，不然就免不了淹死。」宋氏說了感謝的話就出去了，不知不覺地已回到船上。過了幾天，果然發生了風濤之災，死了很多人，宋氏之子竟然沒有淹死。

史氏女

溧水五壇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樹下。見一物，鱗角爪距可畏，來據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鯉魚，養於盆中，數日益長，乃置投金瀨中。頃之，村人刈草，誤斷其尾，魚即奮躍而去，風雨隨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漸富，其後女卒，每寒食，其魚輒從羣魚一至墓前。至今，每閏年一至爾。又漁人李黑獺恆張網於江，忽獲一嬰兒，可長三尺，網爲亂涎所縈，浹旬不解。有道士見之曰：「可取鐵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視嬰兒，口鼻眉發如畫，而無目，口猶有酒氣，衆懼，復投於江。（出《稽神錄》）

【譯文】

溧水縣五壇村史氏的女兒，因爲蒔弄莊稼累了，在樹下休息。她看見一個動物，其鱗角爪距很可怕，那動物撲過來壓在她的身上。不久，這女子有了身孕，後生下一條鯉魚，養在盆裏，幾天時間長大了不少，就把它送到金瀨河裏去。不久，有個村民割草，不小心砍斷了它的尾巴，鯉魚就奮力地躍出金瀨河，而且有風和雨伴隨着它。直到它跳入太湖，那風雨才停止。女子的家裏漸漸地富起來，後來她死了，每到寒食節，那條鯉魚就帶領着一羣魚到女子的墓前來一次。現在，它每到閏年時來一次。又聽人講有個漁夫李黑獺經常在江上安設捕網，一天，忽然網住了一個嬰兒，大約有三尺長。網被嬰兒吐出的涎水粘連着，十多天也解不開。有個道士看見了說：「可以用鐵水來澆。」照道士的話做，果然解開了。看那嬰兒，口、鼻子、眉毛、頭髮都象畫上畫的一樣，可就是沒有眼睛，它口裏還有酒氣。大家很害怕，把它又扔到江裏去了。

漁人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黿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彩舟，有十餘人會飲酒，妓樂陳設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鉅艦來下，櫓聲振於坐中，彩舟乃沒。前之黿亦下，未及水，忽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黿爲候望，而不知鉅艦之來，故殛之。（出《稽神錄》）

【譯文】

最近有個漁夫在馬當山下停船，月明風靜，他看見一隻大黿出水來，一直爬上山頂，還抬起頭來向四面張望。不久，江水中湧出一隻綵船，船裏有十多個人聚會喝酒，有舞女歌伎助興，陳設佈置華麗而盛大。他們互相勸酒喝了很長時間，上游有隻大型戰船下來了，搖櫓的聲音驚動了綵船，綵船才沉沒了。先前出水的黿也爬下山來，還沒有等進水裏，忽然地死在岸邊上。漁夫推想：可能是水神派這隻黿到山頂守候瞭望，卻竟然沒有看見大戰船的到來，所以才殺了它。

人化水族

黃氏母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出《神鬼傳》）

【譯文】

東漢靈帝的時候，江夏人黃氏的母親洗澡時變成一隻黿，走到深淵中去了。那以後還常常浮出水來，剛洗澡時戴的一隻銀釵，等她的化身在水面出現時，還戴在頭上。

宋士宗母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闔戶。家人於壁穿中，窺見沐盆水中有一大黿。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出外，去甚駛，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行舍宅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出《續搜神記》）

【譯文】

魏國清河人宋士宗的母親，黃初年間的一個夏天在浴室裏洗澡，讓家裏的兒女們關上門。家裏人從牆壁的孔洞中，暗中窺見浴盆的水裏有一隻黿。於是他們就打開門，大人小孩全進到浴室裏，大黿卻一點也不搭理他們。老太太先前戴着的銀釵，仍在其頭上。一家人沒辦法只好守着大黿哭泣。有頃，那大黿爬出門外，跑得很快，誰也追趕不上，眼睜睜看着它跳進河水裏，過了好幾天，它忽然又回來了，在住宅四周巡行，象平時一樣，它一句話沒說就走了。當時的人對宋士宗說應當爲母親舉辦喪事，宋士宗認爲母親雖然變了外形，可是還活在世上，就沒有舉行喪禮。這件事與江夏黃氏的母親很相似。

宣騫母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騫兄弟閉戶衛之，掘堂內作大坎，實水，其黿即入坎遊戲。經累日，忽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輒自躍，赴於遠潭，遂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吳國末帝孫皓寶鼎元年，丹陽人宣騫的母親，年齡八十歲，因洗澡變成黿。宣騫兄弟們關上門保護黿，在堂屋裏挖了個大坑，灌滿水，那隻黿就進到坑裏遊戲。過了好幾天，那黿忽然伸長脖子向外面看，見門欠開一道縫，就自己跳出坑，向遠處的水潭爬去，並再也沒出現。

江州人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以來，絕不復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代末年，江州有個人一百多歲了，頭頂上長了角。後來因爲他掉進住宅前面的江中，變成了鯉魚，角還長頭上。此後他還經常回來暫住，樣子與從前一樣，和子孫們把酒暢飲，幾天以後就走。晉代末年以來，他再也沒有出現過。

獨角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鹹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宴。數日輒去。（出《述異記》）

【譯文】

獨角是巴郡地方的人，年齡大約幾百歲，世上的人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因爲他頭頂上生了一隻角，所以大家才叫他獨角。他有時忽然離家好幾年，有時幾十天不說話，可等到他說出話來，含義都相當精妙，所有的人都不能完全理解。當地人僅僅用道德來感化他，有時也進行訓導。他一天早晨和家裏人告辭，接着走進門前的江中，變成一條鯉魚，獨角還在頭上。以後還經常回來暫住，樣子象生平一樣，和子孫們一起喝酒喫飯，幾天之後才離去。

薛偉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家（「家」原作「其」，據明抄本改。）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曰即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與我覷羣官，方食膾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箸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膾，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魚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糾曹吏坐門西，方弈棋。入（「入」原作「人」，據陳校本改。）及階，鄒雷方博，裴啕挑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監獸之得逸。莫我知（明抄本知作「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游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巚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弼（「弼」原作「幹」，據明抄本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棋，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明抄本「可畏」作「好大」。）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啕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公」原作「心」，據明抄本改。）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舍，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膾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膾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膾，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出《續玄怪錄》）

【譯文】

薛偉，在唐代乾元元年，擔任蜀州青城縣的主簿，與縣丞鄒滂、縣尉雷濟、裴寮同時在縣裏任職。這一年的秋天，薛偉病了七天，忽然氣息微弱彷彿要死了，連連呼叫他也不答應。可是他心頭還溫暖，家裏人不忍心馬上下葬，圍着他等他醒來。過了二十天，薛偉忽然長嘆一口氣坐了起來，對家裏的人說：「我不知道人間已經過了多少日子？」家裏人回答說：「二十天了。」他又說：「立即替我去看看各位官員，剛纔喫過切碎的魚沒有？告訴他們我已經醒過來了，有件奇怪的事，請他們放下筷子來聽我說。」僕人跑去找那些官員，見他們正想喫切碎的魚，就告訴他們薛偉甦醒過來的事，他們全都停下喫喝來到薛偉身邊。薛偉說：「你們命令司戶僕張弼去找魚了嗎？」回答說是的。他又對張弼說：「漁夫趙幹藏起大鯉魚，用小魚來應付差事，你在葦草叢中找到了藏起來的大魚，就帶着它回來了。你正要進入縣裏的時候，司戶的官吏坐在門東，扯住曹吏坐在門西正在下棋，進門走上臺階，看見鄒、雷二人正在玩博戲，裴寮在喫桃子。你說趙幹藏起大魚的事，裴五命人鞭打趙幹。你把魚交給廚工王士良之後，高興地殺了魚。挨個人問，果然如此。大家說：「你怎麼知道的？」薛偉說：「剛殺的鯉魚，就是我。」大家喫驚地說：「這是怎麼回事？請你詳細地說說。」薛偉說：「我剛得病時，渾身發燒，折磨得我實在有點受不了。我忽然悶得忘了自己的病，怕熱求涼，拄着柺杖離開了家。當時我不知道這是個夢。走出城郭以後，心裏很舒坦，就象籠子裏的飛禽和檻欄裏的野獸得到自由一樣，沒有人能懂得我的心情。我漸漸地走進山裏，在山路上行走更加煩悶，就下山在江邊遊玩，看見江潭又深又淨，秋天的景色很可愛，水面上一點波紋也沒有，江面象鏡子一樣把遠近景物和天空都倒映出來。我忽然有了洗澡的想法。就把衣服脫在岸邊，跳進水裏去了。自己從小就喜歡游泳，長成大人以來，再也沒有玩過游水，遇到這個自由舒適的環境，實在是正合我意。於是，我便脫口說道：『人遊得不如魚快，怎麼才能騎着魚盡情地遊玩呢？』我的身邊有一條魚說：『只怕你不願意，其實讓你變成魚都很容易，何況想騎着魚呢？我應當爲你去辦這件事。』說完，它急忙就離開了。不久，有個好幾尺長的魚頭人，騎着鯢游來，幾十條魚前呼後擁。魚頭人宣讀河伯的詔書說：『住在城裏的人到水裏來遊玩，一浮一覺道理是不同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愛好，就一定不明白游水的道理。薛主簿崇尚到深水裏遊玩，心裏也想過過清閒曠達的日子，嚮往漫無邊際的水的王國。想盡情地在清江裏遨遊，厭惡山野生活，想把身外之物扔在虛幻的人世，暫時變成長鱗魚類，不是完全變魚。那麼，你可以暫且化作東潭裏的紅鯉魚。唉，這條紅鯉魚依仗着千里碧波而撞翻舟船，在陰司裏犯了過錯；又因貪喫，爲纖鉤上的魚餌迷惑，在陽世間被人殺傷。你可不要因一時的失誤，給同類帶來羞恥，你要勉力去做。』我一邊聽一邊看着自己就這樣漸漸變成了魚。於是我放任身體到處遊玩，心裏想到哪裏就到哪裏，水波之上和深潭之底，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從容遊玩的。三江五湖，任我飛騰跳躍，幾乎走遍了，可是河伯讓我住在東潭，每到晚上一定要回到東潭去。不久，一天我覺得很餓，找不到喫的，順着船遊走，忽然看見趙幹在垂鉤釣魚，魚餌很芳香，我心裏也知道要戒備，身子卻不知不沉地靠近了魚餌。心想：我是人，暫時變成魚，因爲找不到喫的就吞那個釣鉤嗎？我扔下魚餌走了。不一會，餓得更厲害，心裏想：我是個當官的，因遊戲而變成魚，縱使吞了釣鉤，趙幹也不敢殺我，一定會送我回縣裏去的！於是就吞下了魚餌。趙幹收起釣魚線，我就露出水面，他的手即將握住我的時候，我連連呼喊他，他不聽我的話，卻用繩穿過我的腮，把我拴在葦草之中，不久張弼來說：『裴少府要買魚，需要買大魚。』張幹說：『還未釣到大魚，有十多斤小魚。』張弼說：『我按照命令買大魚，怎麼能買小魚呢？』他就自己在葦草叢中找到了我變成的那條紅鯉魚。我對張弼說：『我是你們縣的主簿，變成魚在江裏遊玩，爲什麼不對我行禮？』張弼也不聽，提着我就走，還不停地罵趙幹。張弼始終不曾回頭，進入縣城大門時，看見縣吏坐着下棋，我向他們大聲喊叫，沒有一個答應的，只是笑着說：「可怕的大魚，有三四斤多。」他不一會就走上臺階，鄒滂和雷濟正在下棋，裴寮在喫桃子，都很喜歡我這條大魚，急忙讓交給廚師。張弼說了趙幹藏起大魚，用小魚應付的事，裴寮生氣了，用鞭子打趙幹。我對各位說：『我是你們的同僚，可是今天被殺，竟然不讓放了我，反而催促殺死我，這是仁愛之心嗎？我哭泣着大叫，三位也不看我，卻把我交給廚師王士良。王士良正在磨刀，看見我，高興地把我放在案板上。我又叫喊說：『王士良！你是我常常使用的廚師，爲什麼要殺我？爲什麼不拿着我去向縣令說明白？』王士良象是沒有聽見，在案板上，按住我的頭頸用刀斬開，那邊魚頭才掉下來，這邊我也醒了，於是叫來大家。」各位客人沒有不大喫一驚的，心裏生出慈愛不忍之心。可是趙幹釣他，張弼提他，下棋的縣吏們以及王士良準備殺他，全都只是看見他的口動，實在是沒聽到他說話。因此三位同僚一起放下切碎的魚肉，並且終身不再喫魚。薛偉從此病也好了，後來多次提升職務，一直到華陽縣的縣丞才死。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龜）

龜

陶唐氏　禹　葛洪　張廣定　贛縣吏　郗了　孟彥暉　營陵　興業寺

唐太宗　劉彥回　吳興漁者　唐明皇帝　寧晉民　史論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賈客 南人 閻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陶唐氏

陶唐之世，趙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朱書龜歷之文。」（出《述異記》）

【譯文】

遠古陶唐氏時代，有個趙裳國獻上一隻千年神龜，三尺多見方，背上有字，全都是科斗文，記載了天地開闢以來，帝命令記下來歷法，伏滔記述黃帝功德的銘文說，那龜甲上的歷法是用紅筆寫的。

禹

禹盡力渠溝，導川夷嶽，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之遺像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大禹盡全力挖溝排水，疏通河道，剷平山峯。黃龍拖着尾巴走在前面，玄龜揹着青泥走在後面。玄龜，是河神的使者。玄龜的頷下印有文字，全是遠古文字，記載着九州的山山水水。凡是大禹開鑿的地方，都用青泥把那個地方封住作上記號，讓玄龜把印文印在上面。現在的人堆土作爲邊界的記號，就是由此遺傳下來的。

葛洪

葛洪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未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出《抱朴子》）

【譯文】

葛洪說：「千年的靈龜，身上有五種顏色。那雄性的，額上有兩塊骨頭突起，象角一樣。用未朱洗浴龜，再剔除肉用它的甲殼，用火燒，研成粉末喫下去，七分大小的一塊一日喫三塊喫完一個龜的甲殼，就能活一千歲。」

張廣定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棄之，乃縣籠於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即餒，見其傍有一物，引頸呼吸，效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實之言，固不妄矣。（出《獨異志》）

【譯文】

陳仲弓《異聞記》裏說：張廣定遇到戰亂找地方躲避，有一個四歲的女兒，不能走路，又不忍心拋棄她就把她裝進籠子懸掛在一個古墓裏，希望以後能收拾她的骨頭。等到第三年，他回到古墓裏取女兒的骨頭，看見她還活着，問她原因，女兒回答說：「東西喫光了就覺得餓，我看見旁邊有一個動物，伸着脖子呼吸，就學它的樣子，所以才活下來。」張廣定進到墓裏去查看，原來是一隻烏龜。陳仲弓說的是真事，一點也不假。

贛縣吏

晉義熙中，範寅爲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採薪，得二龜，皆如二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採伐。去龜處稍遠，天雨，懶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夾（「夾」原作「所」，據明抄本改。）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出《幽明錄》）

【譯文】

晉代義熙年間，範寅擔任南康郡的郡守。當時的贛縣有個官吏說他小時候進山砍柴，捉到兩隻烏龜，都象二尺見方的圓盤那麼大。柴沒有砍夠，遇到兩棵緊靠着生長的樹，他就把烏龜偏側着放在兩樹之間，又去砍柴。他離放烏龜的地方稍遠一點，天又下了雨，懶得去取。後來又過了十二年，他再次進山，看見先前捉的那兩隻烏龜，一隻龜的甲殼已經乾枯了，另一隻烏龜還活着，長得很大，樹木夾着的地方，有四寸多厚，兩頭厚一尺多，象馬鞍的樣子。

郗世了

郗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靈鬼志》）

【譯文】

郗世了在會稽修建墳墓。那個地方石頭多，後來破開一塊大石頭，得到一隻烏龜，長一尺二寸左右。龜在石頭的中間，石頭卻一點孔隙也沒有。奇怪，難道它和石頭是一起生長的嗎？破開石頭之後，那烏龜的行動象平常的烏龜一樣。這石頭容納此龜，就象人刻好了石頭再把它放進去似的。

孟彥暉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上聞。（出《錄異記》）

【譯文】

五代前蜀武成第三年是庚午年。這年的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向朝廷報告，西湖有直徑一寸的金龜，在荷葉上游玩，並畫成圖畫給皇上王建看。

營陵

道州營陵中鼉，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踏龜有時行，或逾山越水，俗莫敢犯。（出《錄異記》）

【譯文】

道州營陵中有一隻鼉，甲殼長八尺，腹部有自然生成的文字。它前後四隻腳，各踩着一隻烏龜。有時踩着烏龜行走，有時翻山渡水，世人沒有誰敢惹它。

興業寺

九曲靈龜池，在襄陽縣東北三里遍學寺東。古城舊有興業寺，今併入遍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襄陽，舍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即掘廣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半張牀大，岸側而行。衆即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雲，院有折碑，雲興業寺碑。碑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雲，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衆上堂，應時而食。刺史安陸王照頻遇此龜，其壞碑因即扶豎，今在遍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見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淝記》）

【譯文】

九曲靈龜池，在襄陽縣東北三里處遍學寺的東面。古城在從前有個興業寺，現在合併到遍學寺。唐代景龍元年有個陳留人阮氏，寄居在襄陽，拿出錢來做善事，在這個廟的東院建造堂宇。當時天旱，水池乾涸，就擴大挖掘面積，並深挖了一下，突然象下了一場大暴雨，水池也滿出來了，原來是一隻大烏龜，高好幾尺，象半張牀那麼大，在池邊行走，大家就喫驚地呼喊，烏龜就又躍回池中。廟裏有個叫靈岫的和尚說：院子裏有塊折斷的石碑，說是興業寺碑，碑文是梁國的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寫的。那個碑留傳下來的文字說，這個廟裏有一隻靈龜，三尺五寸長，冬天潛藏，春天出現，經歷的年頭多了，能隨着衆人到堂上來，按時喫東西，刺史安陸人王照多次遇見這隻龜。那塊損壞了的碑因爲及時地扶好豎立着，現在仍保存在遍學寺的東院。阮氏修建的廟堂，以及院子裏佛塔前面的那個水池還在，深五尺，周長二十步。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內難，苑池內有白龜，遊於荷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之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出《錄異記》）

【譯文】

唐代武德末年，唐太宗將要平息內亂時，御花園的水池裏有一隻白龜，在荷葉上游玩。唐太宗捉到它，就變成了白石，晶瑩潔白象玉石一樣。登上皇位之後，太宗傳下命令說：「是上天保祐我，才賜給我寶龜。」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雲：「得此龜食，（「食」原作「人」，據明抄本改。）壽一千歲。」使君謝己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即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迴夢龜雲：「己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劉彥回的父親做湖州刺史，有個下屬在銀坑裏得到一隻龜，長一尺，拿去獻給刺史。所有的官吏都祝賀說：「得到這隻烏龜並把它吃了，能活一千歲。」刺史以自己不是那樣的人辭絕了衆人。當即又親自騎馬，把烏龜送回銀坑。十多年以後，刺史去世了，劉彥回做了房州司士，帶着家屬赴任。他管轄的地方，山洪泛濫，平地全都被淹沒了，他們一家人惶恐不安，不知該怎麼辦。不久，有隻大烏龜來爲他們引路。劉彥回和家人商量說，龜本來是有靈性的動物，現在來爲我們引路，樣子象是個神靈……於是，三十多口人跟隨着烏龜行走，全是水淺的地方。走了十多里，就到了平地，免除了水災。全家人又驚又喜，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到了這天晚上，劉彥迴夢見烏龜對他說：「我從前在銀坑，因蒙受了已故刺史的恩惠，所以這次來報恩。」

吳興漁者

唐開元中，吳興漁者，於苕溪上每見大龜，四足各踏一龜而行。漁者知是靈龜，持石投之，中而獲焉。久之，以獻州從事裴。裴召龜人，龜人云：「此王者龜，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時庭中有鵲，其雛尚珗，乃驗志之，令卜者鑽龜焉。數日，大風損鵲巢，鵲雛皆死。尋又命卜其婢，所懷娠是兒女，兆雲：「當生兒。」兒生，尋亦死。裴後竟進此龜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吳興這地方有個漁夫，在苕溪上常常看見一隻大龜，四隻腳各踩着一隻烏龜在水上行走。漁夫知道這是個有神靈的烏龜，拿石頭打它，打中並捉住了。後來，他把龜獻給州里一個姓裴的從事官，裴從事官找來識龜的人，識龜的人說：「這是龜中之王，不能用來占卜小事。否則，用它占卜的東西一定會死。」姓裴的平時就很狂妄，當時，庭院中有窩喜鵲，幼雛還很小，他就用它們來驗證，讓占卜的人鑽龜殼占卜。幾天，颳大風弄壞了鵲巢，鵲雛全死了。接着他又讓給自己的婢女占卜，問懷孕的是兒子還是女兒，占卜的預兆說應當生兒子，兒子生了下來，接着又死了。姓裴的後來竟把這隻烏龜獻給了皇上。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雲：「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闢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坐親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閹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裏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火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雲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出《錄異記》）

【譯文】

唐明皇帝時曾有個方士獻給他一隻小龜，直徑一寸，而渾身金色，非常可愛。還說：「這隻龜有神靈，還不喫東西，可以把它放在枕頭或竹筐裏，能夠躲避大蛇的毒氣。」皇上常常把龜放在衣巾箱裏。有個正受到皇上寵信的小太監，因爲親戚的牽連而被判罪，將要發配到南疆去。皇上不想枉法使他免去懲罰，暗中把這隻烏龜給他，說；「南疆巨蟒多，你經常把龜放在身邊，就可以免災。」小太監叩頭接了過去。等到了象郡的屬邑，見街上集市和館舍，均靜無一人，只好在旅館裏住了下來。這天晚上，月光皎潔，象白天一樣，可突然卻傳來風雨的聲音；聲音越來越近，於是他拿出這隻龜，放在臺階上。很久，神龜伸着脖子吐着氣，象火焰象綢布，直上空中三四尺，然後再慢慢地散開。不久，龜的呼吸恢復正常，剛纔的風雨聲也沒有了。等到天亮，驛站的官吏們差不多都來了，在庭院裏跪了一圈說：「昨天知道你要來，應當準備好迎接你的，可正好趕上一個旅遊者錯殺了一條蛇，大家都知道報仇的蛇一定在今晚來幹壞事，附近的居民，都走出三五十里外去，好躲避毒氣。我們不敢走遠，只是在附近的山上巖穴中躲藏，等待天亮。現在你沒受傷害，真是神明的保祐，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有頃，走出去躲災的人也漸漸地回來了，都說在道的中間有十幾條大蛇，全都腐爛了，從此再也沒有蛇報仇的事情發生，人們卻不知道其中原因。過了一年，小太監被皇上召回長安，他又把金龜獻給皇上，哭着感謝說：「不單是我自己靠着金龜才活着回來；就連南方的百姓，也永遠祛除了毒蟲之害！保全下來的性命，不知究竟有多少，這是皇上的恩德，也是神龜的力量。」

寧晉民

唐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才繞行，積蛇盡死。乃各登積，視蛇腹悉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梨三龜來獻。（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的北面，有棵大棠梨樹，百姓們常常在樹下祈禱。一次，忽然有一羣蛇共好幾千條，從東南方爬來，渡過沙河的北岸，集中到棠梨樹下形成兩堆，留在南岸的形成一堆。不一會只見三隻直徑一寸的烏龜，僅僅繞着蛇爬一圈，堆蛇全死了，於是各自爬上蛇堆。人們看見蛇腹全都有瘡，象是被箭射中。刺史康日知畫下甘棠梨和三隻烏龜的形象獻給皇上。

史論

唐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妝開奩，奩中忽有金色龜，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原缺出處，明抄本、陳校本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史論當將軍的時候，忽然覺得妻子住的房中有光，很奇怪。因而與妻子在房中搜索，結果卻什麼也沒看見。有一天，妻子早晨起來打開奩盒梳妝，奩盒中竟然有一隻金色的烏龜！它象一枚銅錢那麼大，能吐出五色的氣體，使一屋子都充滿了。後來，他們經常餵它。徐 仲 福州，唐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鍰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貞元末年，福州有個鄉下人賣一籠子龜，共有十三隻。有個賣藥的人叫徐仲的用五鍰錢買了下來，村裏的人說：「這是聖龜，不能殺他們。」徐仲把龜放在院子裏，其中一隻龜靠踩另外四隻龜來行走，餘下八隻龜在前面做嚮導，全都六寸長。徐仲就把龜放在乾元寺後的樹林中。一天晚上，它們一齊失蹤了。

高崇文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成都城，屢有頹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一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意舊，有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爲腰帶胯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載，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閒談》）

【譯文】

唐代的贊皇公李德裕說：「蜀地傳說張儀修建成都城的時候，總是有倒塌毀壞的地方。當時有隻烏龜圍着城旋轉着行走，於是在龜走過的地方修建城牆，不久果然把城建成功了。我沒到成都郡的時候，曾經聽說龜殼還在城內，昨天訪問那些老人，有個軍資庫官叫宇文遇的說：從前還在庫裏保存，元和初年，節度使高崇文知道了這件事，命令工匠截開做成腰帶和胯具了。」從張儀到高崇文經過了一千多年，龜殼還在，卻被一個武將給毀了，實在可惜。

汴河賈客

唐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了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視，殼已焦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食。良久，伸頸足動，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出《錄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商人把船停在汴河上，抓獲一隻大烏龜，放到竈火中燒它。這天晚上，忘了把它拿出來，第二天他拿出來看，龜殼已經被燒焦了。他拂去上面的灰，放在飯桌上，想喫它。過了好一會兒，那烏龜竟然伸出了脖子，腳也動起來，在桌上慢慢地爬行，象活着的時候一樣。大家都覺得這件事很奇怪，把龜又放到水裏，它便遊着離開了。

南人

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妒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鬥噬，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龜置瓷碗及小盤中，於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焰熱，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又海上人云，龍生三卵，一爲吉吊也。其吉吊上岸與鹿交，或於水邊遺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黃，復似灰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出《北夢瑣言》）

【譯文】

南方人採取龜尿，因爲龜的性情好嫉妒並且與蛇交媾。有時雌蛇來了，於是就互相地打鬥撕咬起來，力氣小的蛇便死亡了，採龜尿的時候，把雄龜拿過來放在瓷碗和小盤中，在龜的後面，用鏡子照着龜，看見鏡子裏的龜之後，就會淫性發作因而流出尿來。又有人用紙放到火上點着，燒它的尻部，也能導致流尿，可是數量比不上用鏡子照來的多。這個辦法是從道士陳釗那裏學來。另外，有個經常出海的人說：「龍生下三隻卵，一個卵就生出『吉吊』，這個『吉吊』上岸來與鹿交配。有時，它在水邊上遺留下精液，被行走的船碰上了，就會粘連上樹枝，象蒲桃一樣。顏色稍有點青黃，又象灰色，人們稱它叫紫稍花。這個東西有益於壯陽，聽說還可做別的藥方。」

閻居敬

新安人閻居敬，所居爲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迮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牀，乃牀腳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錄》）

【譯文】

新安人閻居敬，住房被山水浸淹，擔心屋子倒塌，就把牀移到門外睡覺。他夢見一個黑衣人說：「你是爲了避水而在這裏睡覺，我也是因爲避水到了這裏，對你有什麼傷害？卻如此地逼迫我，令人太不愉快了。」閻居敬醒來，不明白其中緣故。這天晚上他一共作了三次同樣的夢。居敬說：「難道我不應當睡在這裏嗎？」於是讓人把牀移開，原來是一隻烏龜被牀腳斜着壓在門檻的外面，就把它放走了。

池州民

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爲業，嘗烹鯉魚十頭，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共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恆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即撒戶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池州的百姓楊氏以賣加工後的魚類食品爲職業。曾經煮了十條鯉魚，讓兒子看着，快熟的時候，忽然聽見鍋裏幾次喊叫救命。兒子又驚又怕，跑去告訴父親，一起去看，鍋中連一條魚也沒有了，找也沒找到。第二年，家裏養的狗總是衝着門檻的下面叫，叫了幾天，他的家人說：「去年丟的鯉魚，莫不是在這裏面？」便拆下門來看，結果得到了十隻龜，就把它們送到水裏去了。後來，家裏也沒發生什麼事。

李宗

李宗爲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於市，忽據地而坐，不可推輓，不食不語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龜長數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錄》）

【譯文】

李宗做楚州刺史時，郡中有個尼姑正在街市上行走，忽然盤到地上坐下，推不動，拽不動，不喫飯不說話，一連坐了好幾天。管事的部門把這事報告給李宗，李宗讓武士扶起尼姑，挖掘那個地方，結果挖出一隻好幾尺長的大烏龜。把龜送到水裏之後，那個尼姑纔好。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蟲一

蜮射　化蟬　揖怒蛙　怪哉　小蟲　蔣蟲　園客　烏衣人　朱誕給使

葛輝夫　蜓　肉芝　千歲蝙蝠　蠅觸帳　蒼梧蟲　蚱蜢　施子然

龐企 蟾蜍 蠅赦 發妖 桓謙 青蜓 朱誕 白蚓 王雙

蜮射

《玄中記》：「蜮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紀年》雲：「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取玉馬，玉化爲蜮，以射人也。」（出《感應經》）

【譯文】

據《玄中記》記載，蜮可以氣息射人，距離人三十步遠，就能射中人的影子。凡被射中的人，十有六七會死去。又據《紀年》上說，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住在鄭國，鄭國的一個人進王府去取玉馬，玉馬已變爲蜮，開始用氣射人。

化蟬

齊王后怨王怒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后王悔恨，聞蟬鳴，即悲嘆。（出崔豹《古今注》）

【譯文】

齊王王后因怨恨君王生氣而死，屍體變爲蟬，便落在院裏樹上，「嘒嘒」地鳴叫不停。後來齊王很悔恨自己，每次聽到蟬鳴，都悲嘆不已。

揖怒蛙

越王勾踐既爲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出《越絕書》）

【譯文】

越王勾踐被吳國侮辱後，經常是以最大的禮節接待士人，一心想以這些人消滅吳國。有一天出去遊玩，看見一隻蛤蟆在發怒，勾踐便向它作揖。左右問道：「大王爲何向一隻發怒的蛤蟆作揖？」勾踐回答道：「這隻蛤蟆對我如此發怒，我哪裏敢不作揖。」於是勇士們聽說了此事，他們都紛紛投奔到越國，因而消滅了吳國。

怪哉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鹹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出《小說》）

【譯文】

漢武帝到甘泉去，在行走的路上遇上一條蟲子，紅色，腦袋上牙齒耳朵鼻子全都有，看到的人沒有能認識的。於是漢武帝派東方朔去察看。東方朔回來後稟告說：「此蟲名叫怪哉。從前經常捕捉無辜百姓，人們都很憂愁怨恨，仰首嘆息道：『怪哉怪哉！』大概是感動了上天，由這怨憤之氣凝聚而生成的，所以起名叫怪哉。此地一定是秦朝當年的監獄舊址。」於是立即查找地圖，果然象東方朔所說。漢武帝又問：「怎麼可以去掉此蟲？」東方朔道：「凡是憂愁的人，喝了酒就解除了，因而用酒浸泡它即可消滅。」於是漢武帝派人將蟲子捉來放在酒中，不一會就化解分散了。

小蟲

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於樹枝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漢光武帝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全都像人的樣子，很多很多。第二天，全部懸吊在樹枝上死去。

蔣蟲

蔣子文者，廣陽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每自言：「我死當爲神也。」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山下，被賊擊傷額，因解印綬縛之，有傾而卒。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路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地神，福（「福」字原缺，據本書卷二九三「蔣子文」條補）爾下民。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疾疫，百姓輒恐動，頗竊祀之者。未幾，乃下巫祝曰：「吾將大啓（「啓」原作「咎」，據本書卷二九三「蔣子文」條改）福孫氏，官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也。」俄而果有蟲虻，入人耳即死，醫所不治，百姓愈恐。孫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將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百數，火漸延及公宮，孫主患之，時議者以神有所歸，乃不爲厲，宜告饗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其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祠宇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疾厲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錄》亦載焉。（出《搜神記》）

【譯文】

蔣子文，廣陽人，喜好酒色，放縱無度。常常自言道：「我死後將成爲神仙。」漢朝末年，任秣陵縣尉。有一次他追擊強盜到山下時，被強盜擊傷了前額，於是他解下來拴印的絲帶把傷口纏綁上，可是過了不久便死去了。然而到三國時的吳先主初期，與他當年一起共事的老官吏竟在路上又遇見了他。他騎着白馬，手拿白色羽毛扇，隨從們也如當年在世時的一樣。遇見他的人驚慌而逃，蔣子文便緊追上去，對那人說：「我是這裏的神仙，要造福於這裏的百姓。你可告訴百姓們，爲我修建祠廟，不然的話，將會有大災降臨。」這年的夏天，果然發了大瘟疫。百姓當時都很恐懼，很多人都偷偷地祭祀他。不久，就對巫師下令道：「我將爲吳主孫氏帶來很大的福氣，而官府必須爲我修築神廟。不這樣，我將會讓蟲子鑽入人的耳朵，而造成災難。」不久，果然就有虻蟲鑽進人耳朵而死人的事發生，醫生也治不好，百姓更加害怕，而吳主孫氏還不相信。接着又對巫師下令道：「如果再不祭祀我，將會發生大火災。」這一年，火災發生了一百多次，火勢漸漸蔓延到吳主的宮殿，吳主十分憂患。當時議事的臣僚們認爲神必須有所歸宿，纔不會成爲禍患。應該敬告他我們將祭祀供奉他。於是派使者去敬告，加封蔣子文爲中都侯，提拔他的兒子蔣緒爲長水校尉，全都加佩印綬，併爲他立廟宇以顯揚他的神靈。現在建康東北蔣山上的廟就是當年爲他修造的。從此各種疾病禍患再也沒有了。於是百姓便一直隆重地祭祀他，此事《幽明錄》也有記載。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願以女妻之，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薦之。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客與具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繰一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濟陰人設祠祀焉。（出《列仙傳》）

【譯文】

園客，濟陰人。相貌好而又善良，城中人很多想把女兒許配給他，園客始終也沒娶妻。他經常種一種五色香草，積攢了幾十年，喫那草的果實。有一天一隻五色蛾落在他身旁，園客把蛾收藏在家並放草蓆上。到了要變蠶蛹時，有一女子忽然在半夜時來到他家，自稱是他的妻子，並向他講述瞭如何變成蠶的樣子。於是園客與她一起變成了蠶，做了一百二十隻蠶繭，都像甕那麼大。從一頭抽絲，要抽六十天才能抽完。做完繭後就一起走了，誰也不知到哪裏去了。濟陰人立祠廟爲他們祭祀。

烏衣人

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遑遽畏死，因以繩系蘆著舡。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雲：「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系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雲：「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久原作及，據明抄本改）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出《齊諧記》）

【譯文】

吳地富陽縣有個叫董昭之的人，有一次乘船過錢塘江，看見江中有一隻螞蟻附着在一根短蘆葦上，惶恐失措，害怕死去，於是他用繩子牽引着蘆葦帶到船上來。船到了對岸，螞蟻得救。那天夜裏，他夢見一個黑衣人向他道謝道：「我是螞蟻王，感謝你救我過江之恩。你以後如有急難之事，請告訴我。」過了十幾年，當時他住的地方有盜賊，董昭之則被蠻橫地指責爲強盜頭子，被關押在餘姚縣。董昭之忽然想起蟻王託夢之事，正當他思念此事時，有一個一起被關押的人便問他在想什麼，董昭之如實相告。那個人說：「你只要捉兩三隻螞蟻放在手上對它一說你想要問的事就可以。」董昭之像他所說的做了，夜裏果然夢見黑衣人對他說：「你可立即投奔餘杭山中。天下已經大亂，赦令不久就會下來。」等他醒了時，螞蟻已經咬斷了他的刑械。因而他能夠逃出監獄，過了江，逃進餘杭山。接着遇到大赦，這纔沒有別的事。

朱誕給使

淮南內（「內」原作「囚」，據明抄本改）史朱誕字永長，吳孫皓世，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幧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役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謹，（「謹」原作「遇」，據明抄本改。）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樑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樑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爲試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焉，所掊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記》）

【譯文】

淮南王內史朱誕，字永長。到東吳孫皓執政時期，任建安太守。朱誕給事（官職名）的妻子本來有鬼病，而丈夫卻懷疑她有姦情。後來他假說要出門，其實他祕密地在牆壁上鑿了個洞偷偷地觀察她。他看見妻子正在機上織布，遠遠地望着桑樹，並向着那裏說笑。給事向上一看，只見桑樹上有少年，年紀在十四，五歲。穿着青色衣裳，戴着青色頭巾。給使以爲是來傳遞消息的人，便張弓射他。那少年立即變成了一隻鳴叫的蟬，大如簸箕，飄然飛去。妻子也同時驚叫道：「噫，有人射你！」給使很奇怪其中的緣故。有一次出門辦事很長時間，給使看見兩個小孩在田埂上說話。有一個問：「怎麼再沒見到你？」其中的一個就是樹上的那個小孩，他回答說：「前些日子因不小心，被人用箭射中了，養傷養了好長時間。」那個小孩又問道：「現在怎麼樣了？」他回答說：「多虧用了朱府房樑上的膏藥敷傷口，才治好了。」給使告訴朱誕說：「有人偷了你的膏藥，你知道嗎？」朱誕說；「我的膏藥一直放在房樑上，別人怎麼能偷到它？」給使說：「不對，請府君看看吧。」朱誕很不相信，便上去察看，結果密封如故。朱誕道：「真是小人故作妄言！膏藥明明完好如故。」給事道：「你再打開看看。」打開一看，膏藥已丟去一半，在被刮取的地方還能見着腳趾的痕跡。朱誕自然很驚奇，於是詳細地詢問他。給事全部敘述了事情的始末。

葛輝夫

晉烏傷葛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兇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出《搜神記》）

【譯文】

晉朝烏傷人葛輝夫，義熙年間，有一次住在妻家，三更時分，有兩個人手持火把來到臺階前。葛輝夫懷疑是壞人，就去打這兩個人，剛想要下棒子，只見他倆都變成了蝴蝶，亂紛紛地飛舞，有一隻撞到葛輝夫的腋下，他便倒在地上。不一會兒就死去了。

蜓

《博物志》：「蜓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稱滿七斤，治搗萬杵，以點女子肢體，終不滅。」淮南萬畢術雲：「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輒滅去也。」（出《感應經》）

【譯文】

《博物志》上說：「蜓（俗稱壁虎），用器皿飼養它，給它硃砂喫，全身通紅。夠七斤重時，用杵搗上萬次，用來點抹在女子的肢體上，一直不會消失。」淮南的萬畢術說：「用守宮（即壁虎），剛賜交配之後，把公母分別收藏在甕中，陰乾一百天，用來點在女子的手臂上，就會生出花紋。如果與男子合房，花紋就會消失。」

肉芝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領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明抄本「中」作「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其」原作「在」，據明抄本改）左手於身，闢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失皆反還自向也。（出《抱朴子》）

【譯文】

肉芝，就是人們所說的萬歲蟾蜍。頭上長角，脖子下似紅筆寫出的雙重「八」字。在五月五日中午將它捉住，陰乾一百天，用它的足畫地，立刻就能流出水來。把它的左手帶在身上，能躲避五種兵器。如果敵人用弓箭射你時，那箭頭便會反過去向他自己射去。

千歲蝙蝠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出《抱朴子》）

【譯文】

千歲蝙蝠，顏色如白雪。落腳停留時則倒懸身子，這是因爲頭太重的緣故。如能捉到此物而把它陰乾，研成粉末喝下去就能叫人長壽四萬年。

蠅觸帳

晉明帝常欲肆勝，祕而不泄（「泄」原作「謀」，據明抄本改），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出《異苑》）

【譯文】

晉明帝常常想寬赦有罪的人，卻又祕而不宣。於是遮擋住深邃的密室，屏退左右，落下帷帳而草擬詔書。突然有隻大蒼蠅衝開帷帳闖進來，落在筆尖上，一會兒又逃出去。明帝十分驚異便派人去觀察這隻大蒼蠅的落腳之處，而它停留的地方立即傳出將有赦令，而且這消息到處都在喧嚷。

蒼梧蟲

《博物志》雲：「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爲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因以梓木爲棺，更不復來。」（出《博物志》）

【譯文】

《博物志》上說：「蒼梧地方有人死後，便有飛蟲聚來，飛蟲像麥粒那麼大，長着甲殼。有時飛來一石多，有時飛來三五斗來喫人的屍體。每次都像風雨一般說來就來，不一會兒便將屍體喫光。人們已把它們作爲憂患，然而無法除掉。只是這些蟲子很怕梓木，後來由於用梓木做棺材，蟲子就再也不來了。

蚱蜢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恆覺邈獨在帳內，以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窗戶，瞥觀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雲：「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即道，語之曰：「我始來直者，（明抄本「直者」作「此省」）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即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出《續異記》）

【譯文】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當他在官署值班時，下屬們雖然都覺着他是單獨在帳內，可又時常與人說話。有一個他過去的學生，在一天晚上便去偷偷地觀察他，可什麼也沒看到。當天色微有光亮時，便開開窗戶。他忽然看到一物，從屏風後面飛出來，一直飛進前面的大鐵鍋中，於是他便追着去看，沒見別的東西，只見大鍋裏堆放的菖莆根子下，有一隻很大的青蚱蜢。他雖懷疑是此物作怪，可是自古以來從未聽說過，他只是摘掉了它的兩個翅膀。到了夜晚，那蚱蜢便給徐邈託夢說：「我被你的門生困住了，往來之路已經斷絕。我們相距雖然很近，然而有如山河相隔。」徐邈得了此夢，十分悲悽。門生知道他的意思何在，便稍微地提了個頭。徐邈起初懷疑門生是不是知曉此事而沒有立即告訴他，後來對他說：「我剛來值班時，就看見一個青衣女子從前面往過走，頭上還挽着兩個髮髻，姿色很美。姑且對她試探挑逗，她立即便來就我。我很喜愛她，一直沉溺在情愛之中，也不知道她是從何處來到這裏的。」並把託夢的事也告訴了他，於是門生也把自己看到的事全都告訴了徐邈，從此也不再追殺蚱蜢了。

施子然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棱時，作蝸牛廬于田側守視，恆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黃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雲：「僕姓盧名鉤，家在糉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鬥許。而有數頭極壯，一個彌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糉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絕。（出《續異記》）

【譯文】

晉朝義熙年間，零陵人施子然雖出於孤寒門第，而他的頭腦很有識別能力和悟性。家裏農作大忙季節，到田地去的時候，便在地邊蓋了個小屋以便看莊稼，施子然經常住在小屋裏。有一天夜裏，他獨自一人還沒睡覺時，看見一個男子走來，從個子高矮上看可算箇中等人，身穿黃色絲質單衣，直奔炕蓆而來，並握住施子然的手說話。施子然問他的姓名，他便答道：「我姓盧名鉤，家在糉溪邊，緊靠水。」又過了半旬，有個莊稼人在田埂的西溝掘螞蟻窩口的小土堆，忽然掘出一個大洞穴。裏邊滿滿的全是螻蛄，將近一斗多，而有好幾只極雄壯，其中一個特別大。施子然從這裏才悟出了那個男子的話，便說：「近來有個客人自稱叫盧鉤。反切其音則叫螻蛄；他說家在糉溪，其實就是西溝。」於是就用滾開的水灌進洞。從此螻蛄絕跡了。

龐企

晉廬陵太守龐企自雲，其祖坐繫獄，忽見螻蛄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爲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焉。（出《搜神記》）

【譯文】

晉朝的廬陵太守龐企自己曾說，他的祖父因罪被關押在獄中，忽然看見只螻蛄在他身旁爬行，於是他對螻蛄說：「你有神靈，能免我死救我活命嗎？」便投食給螻蛄喫，螻蛄把飯食喫光而去。過了一會兒螻蛄又來，形體就長大了些。他心裏很奇怪，就再投食給它喫。幾天時間，那螻蛄長得個頭如豬大。到了將要行刑的前一天夜晚，螻蛄在夜間把牆壁掘出一個大洞，並給他破掉刑具，這樣才能隨着它從獄中逃出來。後來遇上大赦。因此龐企家世代都祭祀螻蛄。

蟾蜍

晉孝武太元八年，義興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麗潔白，尤辨惠，性嗜膾，啖之恆苦不足。有許纂者，小好學，聘之爲妻。到婿家，食膾如故，家爲之貧。於是門內博議，恐此婦非人，命歸家。乘車至橋南，見罟家取魚作鮓著案上，可有十許斛。便於車中下一千錢，以與魚主，令搗齏。乃下車，熟食五斗，生食五斗。當啖五斛許，便極悶臥。須臾，據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從吐而出。遂絕不復啖，病亦愈。時天下大兵。（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朝孝武帝太元八年，義興縣人周客有個女兒十八九歲，生得端莊美麗而又潔白，特別明察事理而又賢惠。生來喜歡喫肉片魚片，喫起來常常爲喫不飽而苦惱。有個叫許纂的青年，從小好學，娶她做了妻子。到了丈夫家，大喫肉片的習慣依然如故，把家都喫窮了。於是家族內的人都議論說，恐怕這個女子不是人，於是打發她回孃家，當她乘車走到橋南時，看見漁家正在拿魚製做成熟食放在案子上，大約有十幾斛（古量器，十鬥爲一斛），便從車中取出一千錢，交給魚主，並叫他把魚搗碎。於是她下了車，熟魚吃了五斗，生魚吃了五斗。當吃了五斛多一點時，便覺得十分煩悶而躺下。不一會兒，伏地大口地吐水，忽然有一隻蟾蜍，隨着一起被吐出來。於是不再喫肉，病也痊癒。當時天下正大戰。

蠅赦

前秦苻堅欲放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敕窮之。鹹曰：「有小人青衣，大呼於市曰：「（「曰」原作「旦」，據明抄本改）『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嘆曰：「其向蒼蠅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前秦世祖苻堅想頒佈大赦令，便與王猛、苻融密議於甘露堂。他們屏退了左右，由苻堅親自執筆起草赦文。有一隻大蒼蠅突然落於筆尖，聽到他們的議論後又飛出去。頃刻間長安城的大街小巷上，人們奔走相告說：「官府今天要大赦了！」有關部門把此事稟奏皇帝，苻堅奇怪道：「宮中不可能有被竊聽的道理呀，事情是從什麼地方泄露出去的呢？」苻堅下令追究此事，人們都說：「有穿青衣服的小孩，在街市上大喊道：『官府今天要大赦了！』很快便不見了。」苻堅感嘆道：「他就是先前那隻大蒼蠅啊！」

發妖

晉安帝義熙年，琅玡費縣王家恆失物，謂是人偷，每以扃鑰爲意，而零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澤，試作繩罝，施於穴口。夜中聞有擺撲聲，往掩得大發，長三尺許，而變爲蟮。從此無慮。（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安帝義熙年間，琅玡郡費縣有個姓王的家裏經常丟東西，他以爲是人來偷的，因此每次出入都對門閂鎖鑰十分留意。然而仍然不斷丟失東西。後來他發現房後的籬笆牆上穿了一個洞，有人的胳膊那麼粗，並且已經磨得光滑發亮。他試着用繩子做了個網套，下在洞口，夜間便聽到那裏有搖動撲騰聲。他去捕捉而得一根大頭髮，長三尺多，一會兒又變成了蚯蚓。從此也就無憂無慮了。

桓謙

桓謙字敬祖。太元（「元」原作「原」，據陳校本改。）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塪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陣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亦便能。緣幾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寂不復出，出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出《異苑》）

【譯文】

桓謙，字敬祖。晉孝武帝太元年間，忽然有些人都長得一寸多高，全都身披鎧甲手持長矛，騎着裝飾的戰馬，從洞穴中出來，陽光一照金光閃耀，行走於住宅之中，以數百個爲一羣，指揮佈陣，互相沖殺。馬很輕快，人也輕捷，順着小桌登上竈臺，找存放喫喝的地方。有的遇上切好的肉，便一起聚集過來。對於那些能搬動的，便用長矛去刺取，便徑直運進洞穴中。以後便靜悄悄地不再出來，即使出來也很快回到洞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叫人燒滾開的水，向入口澆灌。於是把洞穴掘開，有大約一斛那麼多的大螞蟻死在裏面。桓謙後被殺死。

青蜓

司馬彪《莊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爲珠，人笑之。《博物志》雲，埋青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色之珠。（出《感應經》）

【譯文】

在司馬彪的《莊子注》中，說有個兒童埋下青蜓頭後，不喫而手舞足蹈地說：「這個青蜓頭將會變成珍珠！」人們都譏笑他。《博物志》中說：「把青蜓頭埋在向西的門下，就能變成青色的珍珠。」

朱誕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髻。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買黐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鉤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髻。（出《幽明錄》）

【譯文】

南朝劉宋初期，淮南郡有個東西專門取人的髮髻。太守朱誕說：「我知道它是什麼了，我知道它是什麼了。」他買了很多木膠把它塗在牆壁上，夜間有一隻蝙蝠像雞那麼大，落在牆上，便不能離去。把它殺死之後，就再也沒有這種事發生了。觀察那隻蝙蝠，鉤簾下已有數百個人的頭髻。

白蚓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吐舌，（「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出《述異記》）

【譯文】

劉德願哥哥的兒子，太宰從事中郎劉道存，在南北朝宋前廢帝景和元年，忽然看見有幾十條白蚯蚓爬到書齋前的臺階上，那蚯蚓通身白色，人們從未見過。蚯蚓張口吐舌，大紅色。這年八月，劉道存和劉德願一起被殺。

王雙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雲，恆有女，著青裙白巾，來就其寢。每聽聞薦下，歷歷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頸（「頸」原作「纓」，據明抄本改。）蚯蚓，長二尺許。雲，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精芬。奩乃螺殼，香則草莆根。於時鹹以雙暫同阜螽矣。（出《異苑》）

【譯文】

孟州人王雙，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他忽然不願見光亮，經常打水澆溼了地，再用菰蔣蓋在上面，不論是睡眠飲食，他都在裏邊進行。據他說，常有一個女子，穿着青色裙子系白色發巾，來與他同牀共枕。可是每次都聽到在草墊下邊，歷歷有聲，扒開一看，發現有一條青色白頸的蚯蚓，二尺多長。他又說，這女子常以一匣香贈送與他，那氣味十分芳香。那匣其實是個螺殼，而香則是菖莆根鬚。當時都以爲王雙暫且和幼蝗蟲同居。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蟲二

胡充　盧汾　來君綽　傳病　滕庭俊　張思恭　蝗冷　蛇　李揆

主簿蟲 朱牙之 樹蚓 木師古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裁出戶，忽睹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闔門時患，死亡相繼。（出《異苑》）

【譯文】

南北朝宋國豫章人胡充，元嘉五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有隻二尺長的大蜈蚣，落在她妻子和妹妹前邊。胡充便讓女僕挾起來扔出去。女僕剛出門，忽然看見一個老太太，衣服又臭又破，兩眼無珠。到元嘉六年三月，他的全家人都患上流行病，相繼死去。

盧汾

《妖異記》曰：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闌月出之後，忽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並絲竹之韻。數友人鹹聞，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請見。」（「見」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女子笑曰：「郎君真姓盧耳。」（「耳」原作「甘」，據明抄本改。）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嘆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戶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戶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以三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審雨堂」。汾與三友歷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會同宮諸女，歌宴之次，聞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請（「因此請」三字原作「言因拜」，據明抄本改。）見。」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黃者，皆年二十餘，自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豔絕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極有美情。忽聞大風至，審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螻蛄，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況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而（「而」原作「不」，據明抄本改。）入。」於是及曉，因伐此樹，更無他異。（出《窮神祕苑》）

【譯文】

《妖異記》中說，夏陽人盧汾，字士濟，自幼好學，晝夜不知疲倦。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因他要去洛陽，友人便在書齋中宴請他。夜深月出之後，忽然聽到廳前老槐樹的空洞中，有談笑的聲音，並有樂器吹奏的曲子。幾個朋友都聽到了，感到十分驚訝。不一會兒看見一個身穿青黑色衣裳的女子，從槐樹洞中走出來，對盧汾說：「此地不是郎君應當來的，爲何要到這裏來呢？」盧汾道：「我剛剛參加完宴會，朋友們聽到這裏的音樂，因此來觀看。」女子笑道：「郎君真是姓盧呀！」說完便進入洞中。不一會兒便有微風吹動了樹林，盧汾很驚訝，又覺得有些昏暗眩暈。待舉目一望，只見一座宮殿在眼前豁然出現，門窗明亮深遠。有一個穿青衣的女子，出門來對盧汾道：「娘子要與郎君和各位公子相見。」於是盧汾和三位朋友都進了宮殿。只見裏面有幾十人，年齡都在二十多歲，站立在大廳。大廳的匾額上寫着「審雨堂」。盧汾與三友人登階而上，去與紫衣婦人相見。那紫衣婦人對盧汾道：「剛纔正同宮中的各位女子聚會，正在歌舞飲宴之時，聽說各位公子到來，不敢拒之門外，因此請來一見。」紫衣婦人便讓請盧汾等就宴。後來又有着白衣的、着青黃色衣服的女子，全都二十多歲，從大廳的東西閣出來，約七八個人，一色妖豔絕色之女子。見禮之後，她們都過來與瀘汾等相伴。歡宴尚無多時，正當他們極富美意佳情之際，忽然聽到有大風颳來，審雨堂的房梁折斷，霎時間衆女子四散奔走，盧汾與三友人也趕緊離去。盧汾突然醒來，只見院中的古槐，很粗的樹枝被大風颳斷，而且樹也被連根拔倒。於是用燈火去照古樹折斷的地方，只見那裏有一個很大的螞蟻洞，三四隻螻蛄，一兩條蚯蚓，都已死在洞中。盧汾對三位朋友道：「奇怪呀！真是萬物都有神靈。我們剛纔還與她們一起歡宴的，不知是從哪裏進去的？」於是到了早晨便開始砍伐此樹，但是再也沒有發生什麼奇怪的事。

來君綽

隋煬帝徵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明抄本「盡」作「又」）欲誅其諸（「諸」原作「家」，據明抄本改。）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爲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旁有燈火，因與共頓之。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當府秀才也。」遂啓門，門又（明抄本「又」作「忽」。）自閉。（「閉」原作「開」，據明抄本改。）敲中門曰：「蝸兒今（「今」原作「也」，據明抄本改。）有四五個客。」蝸兒耶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牀榻茵褥甚備。俄有一小童持燭自中出門，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采朗然，文辯紛錯，自通姓名曰：「威污蠖。」敘寒溫訖，揖客由阼階，坐曰：「污蠖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青霄良會，殊是忻願。」即命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謔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污蠖。」實譏其姓。衆皆撫手大笑，以爲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爲歌聲，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衆皆慚其辯捷。羅巡又問：「君風雅（「風雅」原作「聲推」，據明抄本改。）之士。（「士」原作「「事」，據明抄本改。）足得自比雲（「比雲」原作「「此雲」，據明抄本改。）龍，何玉名之自貶耶？」污蠖曰：「僕久從賓興，多爲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士，何異尺蠖於污池乎？」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爲不載？」污蠖曰：「我本田（「田」原作「日」，據明抄本改。）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既而蝸兒舉方丈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無不飽飫。夜閣徹燭，連榻而寢。遲明敘別，恨悵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里，猶念污蠖。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污池邊有大螾，長數尺，又有癱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污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數升。（出《玄怪錄》）

【譯文】

隋煬帝征伐遼國，十二支軍隊全被消滅，總管來護因此獲罪被處死。隋煬帝還要斬盡來護所有的兒子，來君綽十分擔憂害怕，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傑結爲逃伴，一起向海州逃去。有一天夜裏迷路，正巧發現路旁有燈火，便都停下來。敲了幾下門，有一個僕人出來迎接。來君綽便問道：「這是誰家？」那僕人回答說：「無官君子姓威，是本府的秀才。」於是開門，他們進去後門又自動關閉。那僕人又敲一箇中門叫道：「蝸兒，現在來了四五個客人。」蝸兒，是又一個僕人。於是蝸兒開門，端着蠟燭給客人領路，送他們到館舍住下，牀上的被褥都很齊全。不一會兒有一個小童手持蠟燭從中門出來，說：「六郎子出來了。」來君綽等下臺階去會見這裏的主人。主人談吐爽朗，機敏善辨，自報姓名叫威污蠖。相互寒暄後，便站在東階揖讓客人入堂。入坐後說：污蠖很慚愧參加了本州的鄉試，因而得到和足下相同的秀才名聲。深夜相緊，正是我非常欣喜盼望的。」於是就擺酒圍坐共飲。漸漸地喝到酣暢淋漓的狀態，然而他仍是談笑風生，其他人誰也不能答對。來君綽很不服氣，想在道理上挫敗他，可又沒什麼好辦法。於是舉杯道：「君綽請求起一酒令，令中的字必須是坐中人的姓名，而且有兩個字的聲母必須相同。」他出令道：「威污蠖。這其實是在譏諷他的姓，衆人都拍手大笑，以爲他說得很妙。等輪到威污蠖時，他改令道：「令間必須以坐中人的姓爲歌曲和聲，並且由二個字增加到三個字。」他出令道：「羅李，羅來李。」大家都因爲他的敏捷善辨而感羞愧。羅巡問道：「君乃風雅之士，完全可以自比雲龍，爲什麼起名要自貶呢？」威污蠖道：「我很早就參加鄉試，然而多次被主考官壓制，把我排列在衆人之後，這與尺蠖被壓在污池中有什麼兩樣呢？」羅巡又問：「你既是顯貴宗族的後人，可是書上爲什麼沒記載你的氏族呢？」威污蠖道：「我本來姓田，是齊威王的後代，也就像齊桓公的後人姓桓一樣，足下爲何這般不學無術啊？」接着蝸兒端着一個一丈見方的盤子上來，山珍海味，擺得滿滿的，來君綽和僕人等，無不喫得飽脹。夜間閣中撤去燭火，連牀而睡。第二天很晚纔起來道別，大家離別之情惘悵不已。來君綽等人已經走出去幾里路了，還在思念威污蠖，於是又返回來看他。只見昨日所宿之處，根本無人居住，只是在污水池邊有一條大蚯蚓，有幾尺長，還有些幼毛蟲和幼田螺，也都比平常的大幾倍。此時才知道原來威污蠖和兩個僕人，全是此物。於是大家都噁心起昨夜喫的東西，每個都吐出好幾升污泥濁水。

傳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歿。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絕，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人口中出，躍入其口，自此即病，歲餘遂卒。臨終，謂其妻曰：「吾疾乃所見物爲之害。吾氣絕之後，便可開我腦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死。弟子依命開視，腦中得一物，形如魚，而並有兩頭，遍體悉有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致中，雖不見食，悉須臾皆成水，諸毒藥因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鉢中，此物即遽奔馳。須臾間，便化爲水。傳靛以療噎。（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有戶人家患上傳屍病。兄弟幾個，相繼死去。後來又有一人要死，還沒斷氣，家人一起痛苦起來。他的弟弟忽然看見有一個東西從死人的口中跳出來，跳進自己的口中。從此他就病了，過了一年多就死去。臨終時，他對妻子說：「我的病就是見到的那個東西害的，我死之後，就可以割開我腦和喉，看看有什麼東西，要弄清楚那東西究竟是什麼。」說罷便死了。他的弟子依據他生前的囑託開腦驗看，結果從腦中得到一物，形狀如魚，但並排長了兩個頭。全身長滿肉鱗。弟子把它放在鉢中，跳躍不止。試探着把各種各樣食物投給它，雖不見它喫，可一會兒全都化成了水。各種毒藥也都能化解。當時已是盛夏，藍草成熟了。寺中的僧人們到水邊去製作靛青，一個弟子也去了，他把一小塊靛青放進鉢中，此物便立即在鉢中急速地奔跑起來。過了一會兒，此物又化成水。相傳靛青可以治療噎病。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滎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因嘆息曰：「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即有老父，鬢髮疏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雖無所解，而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明抄本「門」作「之」。）客，子常（「常」原作「長」，據曹丕雜詩改。）畏（「畏」原作「異」，據曹丕雜詩改。）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行一。（「行一」原作「弟大」，據明抄本改。）君何不呼爲麻大。」庭俊即謝不敏，與之偕行。繞堂西隅，遇見二門，門啓，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樽酒盤核，麻大揖讓庭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明抄本「至矣」作「君至」。）即降階揖讓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予已（「予已」原作「使請」，據明抄本改。）爲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爲一章，亦不惡。」且耶良久吟曰：「冬（「冬」原作「終」，據明抄本改。）朝每去依煙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苻王筆端坐，爾來求食渾渾門。」庭俊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歇爲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欠馮諼在，今希廁下賓。」且耶、麻大，相顧笑曰：「何得相譏？向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飫矣。」於是餐膳餚饌，引滿數十巡。主人至，覓庭俊不見，使人叫喚之，庭俊應曰唯。而館宇並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廁屋下，傍有大蒼蠅禿掃帚而已。庭俊先有熱疾，自此已後頓愈，更不復發矣。（出《玄怪錄》）

【譯文】

唐睿宗文明元年，毗陵人滕庭俊患有熱病，他得此病已多年，每次發病，身如火燒，幾天之後才能安定下來，請名醫也治不好。後來去洛陽聽候調遷，行至滎水西面十四五里地時，天色漸晚，可是還沒走到前面的投宿地，於是就投到路旁的一個莊戶人家。主人暫時出去還沒回來，滕庭俊心中沒有寄託，便嘆息道：「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隨即有一老翁，鬢髮已稀疏，衣服也很破舊，從堂屋的西側走出來，施禮道：「老夫雖然對你的詩句不理解，但我向來喜歡文章。剛纔不知你來，只是與和且耶在那裏連句，聽到你吟詠『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即使是曹丕的門客子常、畏人，也比不上啊！老夫與和且耶，同爲渾家的門客，雖然很窮也有斗酒，願接你去清談清談。」滕庭俊覺得很奇怪，便問道：「老人家住在何處」？老翁生氣地道：「很慚愧，我乃渾家的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排行第一，你何不呼我爲麻大？」滕庭俊立即向老者道歉，說自己愚頓不敏，於是便隨老翁同去。繞過堂屋西角，看見二個門，門開，只見裏面是華麗的堂屋、迴環的廊閣十分奇異秀麗，舍中備有杯盤酒菜，麻大讓請滕庭俊一起坐下。過了些時，從中門又出來一個人，麻大說：「和且耶來了。」便走下臺階揖讓入座。和且耶對麻大說：「剛纔想要和你連句，你的詩還沒有作出來呀？」麻大便一邊寫題目一邊說：「《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我已成四句了。」麻大吟詠道：「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我作的四句已成了。」和且耶道：「我是七言，韻也不同，你看行不行？」麻大道：「自成一章，也不壞麼。」和且耶良久才吟詠道：「冬朝每去依煙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苻王筆端坐，爾來求食渾家門。」滕庭俊聽不明白他們的詩，見館舍華美寬敞，便有留下歇息之意，於是吟詩道：「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欠馮諼在，今希廁下賓。」和且耶、麻大相顧而笑道：「幹什麼譏笑我們，假如你在渾家，每天都會讓你喫飽喝足的。」於是上滿各種美食佳餚，痛飲幾十杯。主人回來後，找不見滕庭俊，派人去呼叫他，他答應一聲：「唯！」然而館舍和麻、和二人，此時都不見了，自己卻坐在廁所裏，旁邊只有一隻大蒼蠅和一把禿掃帚。滕庭俊原先患的熱病，從此之後痊癒，再也沒有復發。

張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貯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雞（「雞」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食烏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蚰蜒一抄，諸蟲並盡，此物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赦免之，與宰夫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執政中期，尚食奉御張思恭向皇帝進獻一條牛窟利上的蚰蜒，像筷子那麼大。武后用玉盒把它裝起來，把張思恭叫來說：「昨天窟利上的東西，是一種劇毒之物。近來有隻雞吃了黑色的百足之蟲而突然死去，開腹一看，裏面有一抄（古量詞）蚰蜒。別的蟲子全都消化盡了，此物卻不化。我從昨天以來，心裏噁心不能喫飯。」張思恭一聽便立即叩頭請死，皇帝下令免死，將他與宰夫（掌管御膳的小官）一起流放嶺南。

蝗

唐開元四年，河南北螽爲災，飛則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樹葉，連根並盡。敕差使與州縣相知驅逐，採得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卻，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浮休子曰：「昔文武聖皇帝時，繞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觀之，對仗選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當食我心，無害苗稼。』遂吞之。須臾，有烏如鸛，百萬爲羣，拾蝗一日而盡。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則如勿生，天若爲厲，埋之滋甚。當明德慎罰，以答天譴，奈何不見福修以禳災，而欲逞殺以消禍。此宰相姚文（明抄本「文」作「元」。）崇失燮理之道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開元四年，河南的北部螽斯蟲造成災害，飛起來都能遮住太陽，大小象手指頭，喫起苗草樹葉，連根都喫光了。皇上下令派使者通知各地州縣瞭解情況準備驅趕，捉一石螽斯蟲給一石粟米；捉一斗的，粟米也是這樣給。挖坑埋掉，可是埋一石就又生出十石，卵的大小象黍米粒一樣，卵塊厚半寸，鋪在地上。浮休子說：「從前文武聖皇帝的時候，蝗蟲圍繞着京城飛快地發展擴散開來，皇上派人拿來看，對比着選了其中一隻大蝗蟲，對着它禱告說：『我的政治和刑罰不正常，仁愛誠信之心沒有普及，應當喫我的心，不要傷害莊稼。』就把那隻蝗蟲吞了下去。不一會兒，便有象鸛鳥那麼大的烏鴉飛來，一百萬只是一羣，用一天的時間就把蝗蟲喫光了。這是皇上的精誠感動了上天而得到的結果。上天如果是偶然發生的事，那就不如不讓它產生；上天如果讓事情造成大的傷害，你把它埋了就會滋生得更快。應當發揚德政教化而謹慎地施行刑罰，來回答上天的警誡。爲什麼看不見以勤修福德來解除災害，卻想要靠殺罰來消除禍害呢？這是宰相姚文崇違背了正常的調理方法造成的。」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鼾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握」原作「掘」，據明抄本改。）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出《酉陽雜俎》）

【譯文】

申王得了肉多的病，肚子下垂到小腿，每次出行，就用白帛捆着肚子。到了三伏天，喘氣都困難。玄宗皇帝下令讓南方捉了兩條冷蛇賞賜給申王。蛇長好幾尺，全身白色，不咬人，拿着它，冷得象握着冰。申王的肚子上有幾道束的痕跡，夏天把蛇纏放在束痕中，就不再覺得熱得受不了。

李揆

唐李揆，乾天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尺，魅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巨缶蓋焉。有解曰：「夫蝦蟆月中之蟲，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啓而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人李揆，乾元年間，任禮部侍郎。曾經有一天，白天坐在堂屋前面的平臺上，忽然聽見堂屋裏傳來極大的震動聲，象牆倒塌了似的。李揆喫驚地進去一看，只見一隻蛤蟆，趴在地上，高好幾尺，樣子奇特怪誕，李揆又驚怕又奇怪，不知道它是從哪裏來的，於是就讓家僮用大缸蓋上它。有個人解釋說：「蛤蟆是月亮裏的動物，也就是天上使者，現在天使來到你的堂屋裏，是不是上帝有祕密的使命交給你呀？」第二天天亮打開缸看，已經不見了。過後幾天，李揆果然被提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主簿蟲

潤州金壇縣，大曆中，有北人爲主簿，以竹筒齎蠍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育至百餘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識，呼爲主簿蟲。（原缺出處，明抄本、陳校本作出《傳載》）

【譯文】

潤州的金壇縣，在唐大曆中期，有個北方人當主簿。他用竹筒裝了十多隻蠍子，放在廳堂前面的樹上，後來就繁殖到一百多隻，被土氣燻得不能螫人了。南方人不認識蠍子，把它叫做主簿蟲。

朱牙之

東陽太守朱牙之，元興中，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坎，滑澤有泉，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瘧，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東，得虎陰，尚餘暖氣，使兒炙噉，瘧即斷。公常使董梳頭，發如野豬。牙後諸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作沸湯，試澆此坎，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即牙家鬼。（出《異苑》）

【譯文】

東陽太守朱牙之，晉元興年間，忽然有一個老公公，從朱牙之的姓董的小妾牀下出來，穿着黃色衣服，戴着結帶的帽子，他出來的地洞，光滑溼潤有泉水。很快便和姓董的小妾交歡要好。如果有了吉或兇的事情，就告訴姓董的小妾。朱牙之的兒子得了瘧疾病，老公公說：「這個病應當弄來虎的睾丸喫下去。」就拿着戟到山的東面，得到了虎的生殖器，還有點暖氣，讓孩子烤着吃了，瘧疾病就去根了。老公公常常讓姓董的小妾給他梳頭，頭髮象野豬的毛。朱牙之在各位尊者的後面請道士上表求神，從此才絕了蹤跡。燒了滾開的水，試着澆這個地洞，掘出來好幾斛大螞蟻。有一天，村裏人拿着大刀在野外行走，碰上一個男子，看見刀，就拿出一塊黃金，要求用來換刀。村人把刀賣給了他，忽然地就失去了那人的影子，重新察看剛纔的黃金，竟是牛糞。人們猜測這個人就是朱牙之家裏的那個鬼。

樹蚓

上都渾瑊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驚，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瑊時，堂前忽有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上都渾瑊的家裏，在大門外有一棵小槐樹，樹上有個洞象銅錢那麼大。每當夏天下過雨天晴後，就有大蚯蚓象一條巨大的手臂，長二尺多，脖子是白色的，有紅色斑點，領着幾百條蚯蚓，象繩子一樣，纏在樹枝和樹幹上，等到天亮，全都進入洞裏去。有時人多受驚動，往往就彎曲成一團。學士張乘說：「渾瑊活着的時候，堂前忽然有樹從地下踊出來，樹上掛滿了蚯蚓。這件事有出處，只是忘了那書的書名。」

木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吝惜於此，而卑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已（「已」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週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啓戶灑掃，乃實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耳。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幄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問之爲誰，僧徒皆驚師古之猶存。（「師古之」三字及「存」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諸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如瓜，（「如瓜」原作「「爪如」，據明抄本改。）銀色。按《神異祕經法》雲，百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爲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服」原作「報」，據黃本改。）練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異志》）

【譯文】

有個離家遠遊的人叫木師古，在唐朝貞元初年，有一天行走在金陵一帶的村落裏，天晚了，投到古廟中住宿。會見了主人僧，主人僧就送他到一間簡陋的屋子裏安歇休息。那裏原是有客廳的，卻密閉着不打開，木師古生氣了，就責備主人僧，主人僧說：「實在不是吝惜這間屋子，卻使你在這裏受委屈，完全是因爲從前有住在這裏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在那裏得了重病。從我到這裏，已經三十多年，大約傷了三十個人了，客廳被關閉也已經一年多了，再也不敢讓人住在那裏。」木師古不答應，他的話越說越加猜疑責備。主人僧沒辦法，派人打開門灑水清掃乾淨，這實在是長時間沒有住人的廢棄屋子。木師古心裏已經相信了，可是口裏和麪色上還是生氣的樣子。等到要睡覺時，也免不了有了預先的準備，就取出箱子裏的一口挺趁手的刀，放在牀頭的席子下面，用來壯壯自己的膽子罷了。睡到二更天，忽然覺得冷起來，受驚醒了，是流動的風使人覺得冷，又象是有人扇扇子。過了些時，那扇子又扇了過來。木師古就暗暗地抽出刀子放在被窩裏，用力一揮刀子，象是砍中什麼東西，又聽到掉在牀的左邊，也就再沒有別的什麼動靜了。木師古又把刀子放在老地方，又安靜地睡了。到四更的時候，先前的扇子又扇起來，木師古又按照先前的做法，揮起刀子砍中了東西，又象是掉在地上。他握着刀子再等候了一會，一點也沒有什麼事。不一會就天亮了，寺裏的和尚和附近的人，一起來敲門，木師古於是大聲問是誰。師徒們都很驚奇木師古還活着，就詢問他經過和原由，木師古把經過情形全都說了，慢慢地撣撣衣服站起來。人們於是在牀的右邊，看見二隻蝙蝠，全都是被刀砍得亂七八糟地死去。蝙蝠的每個翅膀長一尺八寸，眼珠又圓又大象個瓜，銀白色。按照《神異祕經法》上說：「百年的蝙蝠，從人的口裏，吸收人的精氣，用來求得長生。活到三百歲時，能變化成人形，飛行遊遍三界三十二天。」根據這一點，這兩隻蝙蝠還不到三百歲，神力還屬劣等，所以才被木師古殺死。木師古也因此懂得了服食練氣的方法，就進入赤城山去，不知結果如何。因此，住在古廟客舍裏的人，應該知道如何防範了。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蟲三

淳于棼

淳于棼

東平淳于棼，吳楚遊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餘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彷彿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餚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佈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沒（「沒」原作「歿」，據明抄本改。）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通，（「通」原作「遜」，據明抄本改。）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餚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鹹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採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竹院觀右（明抄本「右」作「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掛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侍」原作「悟」，據明抄本改。）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舍金鳳釵兩隻，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嘆再三，嗟異良久。顧餘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裏，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睹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曏者羣女姑娣，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撤障去扇，見一女子，雲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雲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覲」原作「觀」，據明抄本改。）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雲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餘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餗」原作「棘」，據明抄本改。）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暌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臺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徵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進，（「進」原作「適」，據明抄本改。）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舍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雲，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嘆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之（原空一格，據明抄本補「久之」二字。）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伕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鬥，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嘆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覿淳于生棼，詢訪遺蹟。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雲。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出《異聞錄》）

　　【譯文】

東平人淳于棼，是個喜歡交友漫遊，講義氣的人，愛喝酒，意氣用事，做事不拘小節。家裏積累了巨大的產業，養了一些豪傑之士，曾經靠武藝被補充缺額任淮南軍隊的副將，因爲酒後狂言觸犯了主帥，被撤銷官職後飄泊流浪，行爲放縱不受拘束，每天只是喝酒。他的家住在廣陵郡東十里，居住的宅南有一株大古槐樹，枝幹長而濃密，覆蓋了幾畝地的蔭涼，淳于棼天天和一羣豪邁之士在樹蔭下痛快地喝酒。唐朝貞元七年七月九日，因酒喝得大醉而得了病，當時有兩個朋友從酒桌上把他送回家去，躺在堂屋東面的走廊裏。兩個朋友對他說：「你就睡一會兒吧，我們兩個人喂喂馬洗洗腳，等你的病稍好之後再走。」淳于棼解下頭巾枕上枕頭，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彷彿象夢一樣，看見兩個穿紫衣的使者，對着他行跪拜之禮說：「槐安國王派我們向你表示邀請。」他不知不覺地走下牀，整理一下衣服，跟着二位使者到了門外，看見青油小車，套着四匹公馬，左右隨從七八個人。他們將淳于棼扶上車，出了大門，一直向古槐樹的一個洞穴走去。使者隨即趕着車進入洞穴裏，淳于棼心裏很奇怪，也不敢發問。忽然看見山川風物、草木道路，和人世很不一樣。再往前走了幾十里路，有外城城牆，車馬和行人，在路上連續不斷。淳于棼身邊跟隨着的供呼喚支使的人，呼喚得很嚴厲，行人也急忙向道路兩側躲避。又走入一個大城，紅色的大門，重迭的樓閣，樓上有金色題寫的字，叫「大槐安國」。城門官跑上前來行禮，又奔走招乎，接着有一人騎馬呼喊着說：「國王因爲駙馬從遠方來，讓他暫且到東華館休息。」於是在前面領路，很快看見一個門大開，淳于棼下車走了進去。裏面是彩繪雕花的欄杆和柱子，美觀的樹木，珍貴的果實，一行行地栽種在廳外。桌椅、墊子，門簾和酒席，陳列在廳外，淳于棼心裏很高興。接着有人喊道：「右丞相快要到了。」淳于棼走下臺階恭敬地迎接，有一個人穿着紫色的朝服，拿着象牙手板急步走來，賓主之間的禮儀完後，右丞相說：「我們的國君，不因爲我國遙遠偏僻，把你迎來，結爲婚姻親家。」淳于棼說：「我自己只有個卑賤的身軀，怎麼敢想這樣的事呢？」右丞相於是請淳于棼一同去皇上那裏。走了大約一百多步，進入一個大紅門，左右手持矛、戟、斧、鉞的武士，排列兩側，幾百個軍官，迴避在道邊上。淳于棼有個平生一起喝酒的酒徒叫周弁的，也在人羣中。淳于棼心裏很高興，卻不敢上前問話。右丞相領着淳于棼登上一所寬敞的宮殿，御衛非常嚴密，象是帝王的住處。只見有一個人又高又大端莊嚴肅，坐在正中的位置上，穿着白色的錦服，戴紅花冠，淳于棼身上戰悚起來，不敢抬起頭來看。左右的侍者讓淳于棼叩頭，國王說：「先前遵照令尊的命令，不嫌棄我們是個小國，允許讓我的二女兒瑤芳嫁給你。」淳于棼只是趴在地上，不敢回話。國王說：「你暫且到賓館去，過後再舉行儀式。」有了皇上的旨意，右丞相也和淳于棼一起回到了館舍。淳于棼思考着這件事。心裏以爲父親在邊界做將軍，因爲被敵人捉去、不知道是死是活，或者是父親與北蕃暗中來住，才帶來現在招爲駙馬這件事？心裏很迷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這天晚上，結婚用的禮物，又氣派又排場。跳舞彈唱，酒席燈燭，車馬禮物等等，沒有不備足的。有一羣女子，有的叫華陽姑，有的叫青溪姑，有的叫上仙子，有的叫下仙子，象這樣的有好幾批人，都是帶着幾千侍從，頭上戴載着翠鳳冠，身上穿着金色的霞帔，五彩裝飾的青玉，金子做的裝飾品，光亮閃得眼睛白天不敢看，在他住的地方隨意遊玩說笑，爭着以淳于棼爲戲弄的對象，風度姿態妖豔美麗，說起話來巧妙而有文采，淳于棼對答不上，又有一個女子對淳于棼說：「去年的上巳日，我跟着靈芝夫人路過禪智寺，在天竺院觀看右延跳《婆羅門》舞，我和各位女子坐在北窗的石凳上，當時你還是個少年，也下馬來觀看，你一個人強來親近，說些調笑的笑話，我和窮英妹編了個絳色的頭巾，掛在竹枝上，你難道想不起來了嗎？還有在七月十六日，我在孝感寺和上真子一起，聽契玄法師講解《觀音經》，我在講臺下施捨了兩隻金鳳釵，上真子施捨了一枚水犀角做的盒子，當時你也在聽講席上，在法師那裏借來釵和盒看了看，再三地讚歎，很長時間地感慨。回頭對我們說：『這人和所施之物，都不是人世間能存在的！』又是問我是哪裏人，又是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我也沒有回答，互相地情意戀戀地你看我，我看你，不捨得分手，你難道不思念了嗎？」淳于棼說：「我已把這些深深地藏在心裏，什麼時候能忘記呢？」一羣女子說：「想不到今天與你成了親屬。」又有三個人，穿戴得很神氣，走上前對淳于棼行禮說：「我們是遵照命令做駙馬儐相的。」其中一個人與淳于棼是老朋友，淳于棼指着他說：「你不是馮翊的田子華嗎？」田子華說：「是的。」淳于棼走上前，握着他的手談過去的事談了很久。淳于棼對田子華說：「你爲什麼居住在這裏？」田子華說：「我隨意遊玩，受到了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知遇和賞識，所以就在這裏安身了。」淳于棼又問他說：「周弁在這裏，你知道嗎？」田子華說：「周生是個尊貴人，擔任司隸的職務，權勢很大，我多次蒙受他的庇護。」兩個人說說笑笑很高興，不久傳來聲音說：「駙馬可以進來了。」三個男儐相解下武器衣帽更換了新衣服，田子華說：「想不到今天能親眼看到這麼盛大的婚禮，不要忘記我。」這時有幾十個仙女，演奏各種奇異的音樂，樂聲曲折清亮，曲調卻很淒涼悲傷，不是人間所能夠聽到的。又有幾十個拿着燈燭領路的人，左右兩邊是金色和綠色的屏障，上面鑲着玲瓏精巧的彩色裝飾的碧玉，一連有好幾裏地長。淳于棼端正地坐在車子裏，心神恍恍惚惚，很不安寧，田子華多次和他說笑來安慰他。剛纔的那羣女子們，各自乘坐着鳳翼輦，也在路上來來往往。到了一個宮門，門上寫着「修儀宮」，一羣神仙姑、姊，也紛紛地來到門邊，讓淳于棼走下車輦行禮，又作揖，又道謝，一忽兒前進，一會兒後退，禮節和人間的一樣，撤去障子和遮面的羽扇，就看見一個女子，說叫金枝公主，年齡大約十四五歲，莊重得象神仙一樣。二人交歡時，也是很莊嚴的樣子。淳于棼從此感情一天天地融洽，榮譽光彩一天天地興盛，進出的車馬衣服，遊玩宴會跟隨的賓客和侍從，僅次於國王。國王讓淳于棼和朝廷官員準備好武器和兵士，在大槐安國西面的靈龜山上大規模地打獵，山連着山險峻而秀美，江河湖泊寬廣得望不到邊際，林中樹木茂盛濃密，飛禽走獸，樣樣都有，他們捕獵了很多物，一直到晚上纔回去。於是淳于棼有一天向國王說：「我不久前結婚的時候，大王曾說是遵照我父親的意思辦的。我的父親原先是駐守邊疆的將軍，因爲打仗失利，被捉到匈奴國去，從那以來斷絕書信已經十七八年了。大王既然知道我父親住的地方，請讓我去拜見他。」國王立刻對他說：「親家翁的職責是守衛北方的國土，通過書信互相問候，從未斷絕，你只要寫封信告訴一下你的情況，就可以了，不用親自去。」於是讓妻子準備贈送的禮品，派專人送去，幾天後就回了信。淳于棼檢查了書信的字跡和含義，全是父親生平的事蹟，信中陳述了思念的感情和對他的教誨，感情和心意表達得很詳盡，全都象從前一樣。又問淳于棼親戚們的生和死，家鄉的興與廢。又說道路相隔遙遠，風煙阻隔，話說得很痛苦，語氣也哀傷，又不讓淳于棼來看望他，說是在丁丑這一年，才能與你相見。淳于棼捧着信，悲哀地哭起來，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一天，妻子對淳于棼說：「你難道不想做官嗎？」淳于棼說：「我放蕩慣了，又不熟悉政界之事。」妻子說：「你只是做你的官，我來幫助你。」妻子就告訴了國王，幾天後，國王對淳于棼說：「我的南柯郡政事治理得不好，太守被我免職了，想借助你的才能，可以委曲你擔任這個官職嗎？就和小女兒一起去吧。」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國王的命令。國王就下令讓主管官員給太守準備好行李等用品。於是拿出黃金、美玉、綢緞，還有箱奩、僕妾、車馬等排列在寬廣的街道上，來爲公主餞行。淳于棼從小就交友漫遊，講究義氣，並不敢有什麼過分的期望，到這時自然很高興，因而向皇上上表說：「我是將軍家的沒出息的後代，平時也沒有才藝和策略，勉強地擔當重任，一定會擾亂朝廷的法制，擔當重任，自己也覺得自卑，因而造成失敗。現在我想廣泛地尋求有才能的人，用來幫助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我看司隸潁川人周弁忠亮剛正不阿，嚴守法度不屈曲，具有輔佐政事的能力。處士馮翊郡人田子華謙潔謹慎，通曉事變，十分了解政治教化的本源。他們兩個人和我有十年的老交情，我完全瞭解他們的才幹和長處，可以把政事託付給他。周弁請任命爲南柯郡的司憲，田子華請任命爲司農，也許可以使我做出優異的政績，使國家的法度章程有條不紊。」國王全都依照他上表說的辦。那天晚上，國王和王后在京城的南門外爲他們餞行，國王對淳于棼說：「南柯是國家的大郡，土地肥沃，能人很多，不實行愛民政治就不能治理好這個郡，何況還有周弁和田文華二人的贊助，你要勉力爲之，以符合國家的期望。」王后告誡公主說：「淳于郎性情剛烈喜歡喝酒，加上又正在少年，做妻子的規則，貴在溫柔順從，你好好地侍奉他，我也就不擔心了。南柯郡雖然離京城不算遠，早晚也不能天天見面，今天一離別，怎能不淚水沾溼巾帕。」淳于棼和妻子拜謝之後就向南去了。他們站在車上，騎士們簇擁着，說說笑笑十分歡暢。走了幾天就到了南柯郡，郡裏的官吏們，和尚道士和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奏樂的車隊，武裝的衛士和車子，爭着來迎接，人馬喧鬧，熙熙攘攘，撞鐘打鼓到處一片喧譁的聲音。又走了十多里，就看見城牆和樓臺宮殿，一看就充滿着吉祥的氣象。進入大城門，門上也有一個大匾額，上面題寫的金色大字：「南柯郡城」。只見紅色的大門，門外面掛着表示威嚴的劍戟，威武森嚴，淳于棼一到任，就視察風俗民情，治療人民的疾病，政事交給周弁和田子華處理，郡中治理得井井有條。自從他到南柯郡以來二十多年，政治教化推行得十分普遍，百姓們用歌謠唱他，爲他樹立了歌頌功德的石碑，在他生前就爲他建了祠堂。國王很看重他，賞賜給他封地和爵位，地位相當於三公宰相。周弁和田子華也全都因爲政事處理得井井有條而聞名，也接連被提升到更高的職位上。淳于棼有五個兒子二個女兒，兒子因父母的地位而做官，女兒也嫁給了王族，他家的門第榮耀顯赫，一時達到了極繁盛的地步，當代沒有誰能比得上。這一年，有個檀蘿國，來侵犯南柯郡，國王讓淳于棼訓練將官和軍隊去征伐檀蘿國，於是上表推薦讓周弁率領軍隊三萬人，在瑤臺城一帶與敵人戰鬥。周弁剛烈勇敢輕率地冒進，他的部隊吃了大敗仗，周弁一人一騎光着身子逃走，到晚上纔回到城裏，敵人也收拾起軍用物資回去了。淳于棼於是囚禁起周弁向皇上請求處罰，國王全都赦免了他們。這個月，司憲周弁背上疽病發作死了。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十多天也死了。淳于棼接着請求免去自己的太守職務，護送公主的靈柩回都城去，國王答應了他，就讓司農田子華代理南柯太守的職務。淳于棼悲哀痛若地護送靈柩啓程，威嚴的儀仗隊慢慢地走在路上，哭號的男女，陳設食品祭奠的百姓官使，扯住車轅攔住道路極力挽留的人，數也數不清，就這樣回到了都城。國王和王后穿着白衣服在郊外痛哭，等候着靈柩的到來，授給公主的稱號是「順儀公主」。然後準備好華蓋和樂隊，把公主埋葬在國都東面十里的盤龍岡。這一月，已故司憲周弁的兒子周子榮護着靈柩回到國都。淳于棼長期鎮守藩國，與滿朝文武都相處得很好，權貴人家和豪門大族，沒有一個不跟他相處得很好的。自從罷去郡職務回到首都，出外或在家沒有一定的時間，而交往遊歷時跟隨的賓客隨從，也開始作威作福，並一天天地興盛起來。國王心裏已經有些疑忌和懼怕他了。這時國內有人上表說：「天象表現出譴責的徵象，國家將有大災禍，首都要搬遷，宗廟要崩壞，這災禍將由外姓人引起，禍患將由內部發生。」當時的議論認爲各種天象的出現是淳于棼奢侈得超越本份的反映，於是就撤銷了淳于棼的衛士，禁止淳于棼隨便遊玩，軟禁在家裏。淳于棼依仗着自己多年來鎮守南柯郡，一點也沒有不良的政事，只因謠言而引起國王的怨恨和疏遠，心裏煩悶不快樂。國王也瞭解他的心思，因而命令淳于棼說：「我們結成親屬二十多年，不幸小女兒短命而死，不能與你白頭偕老，實在令人悲痛哀傷，所以王后留下外孫子親自養育他們。」又對淳于棼說：「你離家已經很久了，可以暫時回家鄉去，看望一下親戚，幾個外孫留在這裏，你也不要掛念他們，三年以後，我會讓他們去迎接你回來。」淳于棼說：「這裏就是我的家，怎麼還要回家呢？」國王笑着說：「你本來在人世間，家不在這裏。」淳于棼忽然覺得像似在昏睡，迷迷糊糊地，很長時間之後，才突然想起從前的事，於是流着淚請求回到人間，國王示意左右的人送淳于棼走，淳于棼拜了又拜之後走了。此時又看見那兩個紫衣使者跟從着，走到大門之外，看見乘坐的車子很破舊，左右支使的人和車伕僕人，一個人也沒有，心裏很感嘆奇怪。淳于棼上車走了大約幾里地，又走出一個大城門，很象是從前向東走，來大槐安國時的道路，山川和原野，仍然象從前一樣。送他的兩個使者，一點威嚴的氣勢也沒有，淳于棼的心裏更加不痛快。淳于棼問使者說：「廣陵郡什麼時候能到？」兩個使者自顧唱着小調，很久之後纔回答說：「不一會就到了。」不一會兒走出一個洞穴，又看見自己家鄉里巷，與從前沒有什麼兩樣，暗中悲傷起來，不覺流下淚來。兩個使者領着淳于棼下車，進入他家的大門，登上自己家的臺階，看見自己的身體躺在堂屋東面的走廊裏，淳于棼很喫驚、害怕，不敢近前去，兩個使者於是大聲呼叫淳于棼的姓名，叫了好幾遍，淳于棼才突然醒悟象原先一樣。看見家裏的僮僕，正拿着掃帚在庭前掃地，兩個客人坐在牀榻上洗腳，斜射的陽光還未從西牆上消失，東窗下沒有喝完的酒還在那裏地放着。夢中一會兒的時間，象是活了一輩子。淳于棼感慨思念嘆氣不已，就叫過兩個客人把夢中的事說給他們了。他們也是又驚又怕，於是與淳于棼一起出去，尋找槐樹下的洞穴。淳于棼指着說：「這個就是我在夢中驚恐進去的地方。」兩個客人以爲是狐狸精和樹妖作的怪，就讓僕人拿來斧頭，砍斷樹根，又砍去後來重生的樹枝。周圍大約一丈方圓，有個大洞穴，根部空空洞洞地看得清清楚楚，能容下一張牀，上面有堆積的土，做成城郭臺殿的樣子。好幾斛螞蟻，隱藏聚集在裏面，中間有個小臺，是紅色的，兩個大螞蟻住在那裏，白色的翅膀，紅色的頭，長大約三寸，周圍有幾十只大螞蟻保護着他，其它螞蟻不敢靠近。這就是他們的國王，這裏也就是槐安國的國都。又挖掘了一個洞穴，直上南面的槐樹枝大約四丈，曲折宛轉，中間呈方形，也有用土堆成的城牆和小樓，一羣螞蟻也住在裏面，這裏就是淳于棼鎮守的南柯郡。又一個洞穴，向西去二丈遠，洞穴寬廣空曠，土洞的形狀很不一樣，中間有一個腐爛了的烏龜殼，象鬥那麼大，在積雨的浸潤下，長滿了一叢叢小草，小草長得很茂盛，遮蔽着古舊的烏龜殼，這裏就是淳于棼打獵的靈龜山。又挖出一個洞穴，向東去一丈多，古老的樹根盤旋彎曲着，象龍蛇一樣，中間一個小土堆，高一尺多，這就是淳于棼埋葬妻子的盤龍岡上的墳墓。淳于棼回想起夢中的事情，心裏十分感嘆，親自觀看追尋跡象，和夢中全都符合。他不想讓兩個客人毀壞它們，馬上讓人們掩埋堵塞象原來一樣。這天晚上，風雨突然發作，早晨起來去看那洞穴，所有螞蟻都失去蹤跡，不知去了哪裏。所以先前說國家將要有大災難，都城要遷移，這就驗證了。又想起檀蘿國侵略的事，就請兩個客人到外面去尋訪蹤跡，住宅東面一里，有條古老的乾涸了的山澗，山澗邊上有一株大檀樹，藤和蘿糾纏交織，向上看不見太陽，旁邊有個小洞穴，也有一羣螞蟻隱藏聚居在裏面，檀蘿國，難道不就是這裏嗎？唉，螞蟻的神奇，尚且不能考究明白，更何況藏伏在山林之中那些大動物的變化呢？當時，淳于棼的酒友周弁和田子華，都居住在六合縣，不和淳于棼來往已經十天了。淳于棼急忙派家僮快去問候他們，周生得了暴病已經去世了，田子華也得病躺在牀上。淳于棼感慨南柯一夢的漂渺空虛，從此不喝酒也不接近女人。三年以後，是丁丑年，也在家裏死去，當時年齡是四十七歲，符合從前約定的期限。李公佐在貞元十八年秋天八月份時，從吳郡到洛陽，臨時停泊在淮河岸邊，偶然看見了淳于棼，就詢問訪求他遺留下來的事蹟，再三反覆地推敲，事情全都是從事實中摘取下來的，就編寫抄錄成傳記，以供給好事人閱讀。雖然涉及的是神靈怪異的事情，事情有點不合常情，可是那些竊取官位而維持生活的人，希望這個故事能成爲他的借鑑，後來的正人君子們，希望你們把南柯一夢當做是偶然的事，不要拿名利地位在人世間炫耀驕傲了。以前的華州參軍李肇讚歎說：「官做到最高的等級，權力壓倒了京城裏所有的人，達觀的人看待這樣的事，跟聚集在一起的螞蟻有什麼區別。」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蟲四

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顒

赤腰蟻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長興裏。庭有一穴蟻，形狀竊赤蟻之大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

【譯文】

段成式，唐代元和年間借住在長興裏。院子裏有一窩螞蟻，形狀像淺紅色的大螞蟻，而體色純黑，腰部微紅，腦袋尖，爪子彎曲處很高，跑起來輕快迅速。這種螞蟻每當把活的尺蠖和小蟲弄入洞中，就毀壞蟻冢堵塞洞口，目的是防止尺蠖和小蟲逃走。段成式以後又遷居過好幾個地方，但再也沒見到過這種螞蟻。

蘇湛

唐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我行山中，睹（「睹」原作「都」，據《酉陽雜俎》改。）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才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黑蜘蛛，大如鈷鉧，走集巖上，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巖，臭滿一山。（並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蘇湛遊覽蓬鵲山，攜帶着糧食，鑽木取火做飯。但在遊覽過的地方沒發現什麼遺址。回來後蘇湛忽然對妻說：「我在山裏行走時，看到倒懸的山崖發出光彩像鏡子一般，這一定是仙境。我明天將投奔那裏，今天跟你告別。」妻子和孩子大哭，但怎麼勸阻也不聽。到了第二天便走了，妻子和孩子帶領着男女僕人暗暗地尾隨其後。進到山裏數十里，遠眺山崖果有白光，又圓又明亮直徑有一丈。蘇湛便漸漸走近，剛一接觸白光，就大叫一聲。妻子和兒子立刻跑過去救他，一看蘇湛身體已像蠶繭一般了。這時看到有個黑蜘蛛，像一口鍋那麼大，飛快地聚集到山崖上。男僕用鋒利的刀割那蛛網，剛割斷，蘇湛已腦殼塌陷而死。妻子就堆起木柴焚燒那山崖，臭味佈滿了全山。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雁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台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己臥於大木下，衣盡溼，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而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感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出《宣室志》）

【譯文】

有個叫石憲的人，他的戶籍編入太原，以經商爲業，常到代州（今太原）北邊做買賣。唐穆宗長慶二年夏天，他在雁門關一帶趕路。當時天氣正熱，便仰臥在大樹下休息。忽然夢見一個和尚，眼睛像蜂眼，披着破舊的袈紗，長相很奇特。那和尚來到石憲面前，對石憲說：「我寄居於五臺山南面，那兒有幽深的樹林和水池子，遠離人境，是和尚們避暑的地方。施主希望和我一起去遊覽遊覽嗎？如果不能，我看施主因病發燒快要死了，那樣豈不要後悔嗎？」石憲因當時天很熱，而且和尚又用禍福之類的話打動，於是對和尚說：「願意跟師父一起去。」於是和尚領着石憲向西走去。走了將近數里，果然看見有幽深的樹林和一個水池子。只見不少和尚都在水裏面。石憲感到奇怪，就問他們做什麼。和尚說：「這是玄陰池，所以我的徒弟們在裏面洗澡，藉以消除炎熱。」於是帶領着石憲繞着水池走。石憲暗自對和尚在水裏感到奇怪，又看到他們的樣子相貌沒有一個不同的。不久天黑了，有一個和尚說：「施主可以聽聽我的徒弟們唸經的聲音。」於是石憲站在水池邊上，和尚們就在水中齊聲叫喊。只過了一頓飯工夫，有一個和尚拉着石憲的手說：「施主跟我一起在玄陰池裏洗洗澡吧，千萬別害怕。」石憲就隨着和尚進入池中。忽然覺得渾身都涼，不禁冷得發抖，因此驚醒。看見自己躺在大樹下面，衣服全溼了，冷得渾身戰慄得很厲害。當時天已經黑了，立刻跑到了村中的房子裏。到了第二天，病稍微好了些，於是又開始趕路。忽聽道上傳出蛙鳴聲，很像和尚們唸經的聲音，於是徑直去尋找。走了幾里，看見幽深的樹林和水池子，有很多青蛙。那水池果然叫玄陰池，那些和尚原來都是青蛙變的。石憲說：「這些青蛙能變形來影響人，豈不是特殊的怪物嗎？」於是把那些青蛙全都殺死了。

王叟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力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九旬餘。有醫者雲，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藥有及。狀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數日，其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譯文】

寶曆初年，長沙有個姓王的老人，家很窮，種地爲生。有一天，在野外耕地時，被蚯蚓蜇了胳膊，疼痛得很厲害，便急忙跑回家。到家後疼痛越發忍受不了，從夜晚呻吟到天亮，從白天呻吟到天黑，像這樣過了九十多天。有個醫生說：「這是毒中最厲害的，病剛開始時，藥差不多還可以治，現在病情已加重，那我就不知道怎麼治了。」此後又過了幾天，病得更厲害了。忽然聽到胳臂上隱隱約約有很小的聲音，像蚯蚓發出的叫聲。又過了幾天，那聲音變大了，像千萬個聲音合到一起，疼痛也隨着增加。當天晚上就死了。

步蚓

段成式三從房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大（「大」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二三丈，白項，當項下有兩足，正如雀腳，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的三伯父在唐文宗太和三年擔任廬州的什麼官。院子前面忽然爬出一條蚯蚓，像食指那樣粗，有兩三丈長，白脖子，脖子下有兩隻腳，正像麻雀的腳。在牆下走動，經過好幾天才死去。

守宮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詈不已。因復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卒，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率，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覆被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慄，守宮出入焉。士人即僱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文宗太和末年，湖北松滋縣南有個讀書人，寄住在親戚莊園裏讀書。剛到的那天晚上，二更天后，正點着燈面對桌子，忽然看見一個半寸長的小人，頭戴葛布頭巾。拄着柺杖進入門來。對讀書人說：「剛來這裏沒有主人陪着，恐怕很寂莫吧。」那聲音像蒼蠅似的。這個讀書人向來有膽量，起先裝作沒看見似的，那小人就爬上椅子責備道：「你就不講主客之禮了嗎？」又爬上桌子看書，還不停的罵，又把硯臺扣到了書上。讀書人忍受不了，用筆把他打到了地上。小人叫喚了幾聲，出了門就消失了。過了不久，來了四五個婦女，有老有少，都只一寸高，大聲喊道：「貞官因爲你獨學無友，所以叫公子用話開導你，並且給你講一些精深的道理。你爲何如此愚鈍輕狂，還傷害他？現在你得去見見貞官。」他們來的人前後相連絡繹不絕就像螞蟻一般，而樣子都像車伕。他們撲向讀書人，並爬上了他的身體。讀書人恍恍惚惚像做夢似的。這些小人便咬讀書人的四肢，咬得很疼。小人又說道：「你不去，我們將弄瞎你的眼睛。」四五個小人便爬上了讀書人的臉。讀書人驚慌害怕，隨着他們出了門。到了堂屋的東面，遠遠地看見一處小門，極小，如節度使的衙門。讀書人於是大叫：「什麼妖怪鬼魅，竟敢這樣欺負人？」又被小人們咬了一陣。恍惚之間，已進入小門，就看一個人，戴着高高的帽子正在殿上。臺階下有幾千侍衛，全都一寸多高。殿上那人叱責讀書人說：「我可憐你一人獨處，讓我的孩子前去，爲何傷害他？罪該腰斬。」於是看見數十人全拿着刀挽起袖子走近來。讀書人非常害怕。賠罪說：「我愚笨，肉眼不識貞官，請饒我一命。」過了半天那殿上的大官才說道：「還知道後悔。」喝令把他拉出去。不知不覺已來到小門外，等到回到書房，已經五更天了，殘燈猶明。等到天亮了，尋找那蹤跡，只見東牆古臺階下，有一個小洞口有栗子大小，壁虎即由此出入。讀書人就僱了幾個人挖掘它。挖到幾丈深，就見有壁虎十多石。有一個大壁虎，體色是紅的，長約一尺左右，大約就是他們的王。再看那鬆軟的土，堆積成樓的樣子。讀書人堆起柴草燒了它，以後再也沒出現異常情況。

冉端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雲：「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睹，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爲其地吉，（「吉」原作「告」，據許本改）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蟻，療以雄黃丸方愈。（出《酉陽雜俎》）

【譯文】

忠州墊江縣的縣吏冉端的父親於唐文宗開成初年去世。有個風水先生嚴某擅長陰陽之學，爲冉端的父親選墓地，說：「此地該有王氣，下面還有羣聚的東西。」挖到一丈多深後，遇到了螞蟻城，縱橫數丈，外城牆及城上女牆都有，內城還有門樓，工巧得像雕刻似的。城內分出路和街。小蟻冢互相排列得很有次序，每個小蟻冢有數千螞蟻，來來往往不斷。樓裏面有兩隻螞蟻，一隻紫色，一寸多長，爪子是金色的；另一隻有翅膀，腰細，稍小些，翅膀是白色，翅上有經絡，可能是雌蟻。所有的螞蟻約有幾十鬥。城角稍有損壞。上面用堅固的土作蓋兒，所以中間的樓沒有損壞。蟻城被掘開後，螞蟻們大亂，顯出求救的樣子。縣吏馬上報告了縣令李玄之。縣令看到情形後，勸縣吏另選墳地。嚴某代縣吏占卜察看，認爲還是那地方好。縣吏請求把螞蟻遷到山岩邊上，把螞蟻城仍建成原貌，仍撒上沙子，上面再用板蓋上。經過十天，嚴某忽然得了病像瘋了一樣，有時自打嘴巴或以頭撞物，用髒話罵人，大喊大叫，幾天不停。李玄之一向厚待嚴某，於是爲他向螞蟻祝禱，並以雄黃丸治療，嚴某才病癒。

蚓齒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有侄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叔，因不得活。（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侄女的奶媽阿史原是荊州人。她曾經說，小時看見鄰居家有個侄子叫孔謙，他家籬笆下有隻蚯蚓，口裏露出兩隻牙齒，肚子下的腿像馬陸的腿，長一尺五寸，爬行起來比平常的蚯蚓迅速。孔謙討厭它，便殺了它。那年孔謙死了母親和哥哥叔父，都是因爲弄死了那隻怪蟲。

韋君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後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人之患也，吾聞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觀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帚，盡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將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延，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憫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惡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寤所夢，覺爲夢日，果其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出《宣室志》）

【譯文】

有位御史韋君曾在江夏處理事情，後來因奉使命去京城。往回走時，途經商於，投宿亭驛中。忽然看見亭中柱子上有隻很小的白蜘蛛拉着絲垂了下來。韋君說：「這是人們的禍患。我聽說這東西雖小卻螫人，一旦螫了人，好藥也治不了。」於是用手指捻死了白蜘蛛。過了一會兒又有一隻白蜘蛛落下來，韋君用剛纔的方法又殺死了它。同時看那柱子上頭有蛛網形成的巢穴，韋君便命令左右的人拿來掃帚，把蛛網全掃去。掃完之後說道：「成爲人們禍患的東西我已經都給除掉了，明天我就要走了。」於是便用手去摸那柱子，忽然覺得指頭疼痛，不能忍受，原來是有一隻白蜘蛛螫了他。韋君吃了一驚，立即甩掉了蜘蛛。不一會兒手指就腫起來，而且不斷擴展。沒幾天整個手臂全腫了，因此把他抬着到了江夏。治療用藥都沒有用，最後左臂潰爛出血，血流盡而死。在此之前，韋君已死去的母親在江夏時，夢見一位穿白衣的人對她說：「我們弟兄三人，其中有兩個被你的兒子殺了。我上告了上帝，上帝因憐憫他倆的冤枉，並且答應了我的請求。」說完了，韋君的母親驚醒，覺得此事挺怪，但因厭惡又不能說。過了十幾天韋君來到，聽韋君說了白蜘蛛的事，方纔明白了那次所做的夢，也明白了作夢那天，正是韋君投宿亭驛之時。韋母哭道：「我的兒子怕活不久了！」過了幾天，韋君就死了。

陸顒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面，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郡（「郡」原作「軍」，據明抄本改）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即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我」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豈」原作「違」，據明抄本改。）有他哉？（「哉」原作「載」，據明抄本改。）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耳，（「耳」原作「年」，據明抄本改。）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然。」又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亙天，在太學中。故我特訪（「特訪」原作「爲君」，據明抄本改。）而取之。（「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面鬥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扃之，命顒致於寢室。謂顒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顒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顒既以甚富，又素用閒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煉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發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僮去（「去」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仙」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人載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三（「三」原作「上」，據明抄本改。）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才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顒，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也。（出《宣室志》）

【譯文】

吳郡的陸顒，家住長城，他家世代都是考取「明經」後作官。陸顒從小喜歡吃麪食，但喫得越多身體越瘦。長大後，以本郡貢生的身份被送到禮部參加會試。結果沒考中，便做了太學中的學生。過了幾個月，有幾個異族人，帶着酒和食物到了他的住處。坐下後，看着陸顒說：「我是南越人，生長在少數民族地區。聽說唐朝天子的學校，網羅天下優秀人才，並且打算用先進的文化感化改變四方的少數民族，所以我航海爬山來到中國，想觀賞太學中文物的丰采。只有您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襟飄動着，容貌莊重、儀表嚴整，真無愧是唐朝的儒生，所以我願意跟您友好交往。  
」陸顒很感謝，說：「我陸顒僥倖進入太學，可是並無別的才能，您怎麼竟如此喜愛我呢？」於是一起痛快地喫喝，極盡歡樂才離去。陸顒是個誠實的人，認爲胡人們不會欺騙自己。過了十幾天，胡人們又來了，並拿來了黃金和絲綢贈給陸顒。陸很疑心胡人們有別的用意，就堅決不接受禮物。胡人說：「您雖然住在長安，但生活很窘迫，面有飢寒之色。所以我拿來些黃金和絲綢，作爲您的僕人和你的馬一天的費用。我們是爲了跟您交好，哪有別的用意呢？希望不要懷疑我們。」陸顒沒辦法，只好接受了黃金和絲綢。等胡人走了以後，太學中的一些學生知道了這件事，都來對陸顒說：「那些胡人都貪財不惜命的，爲爭奪鹽米這樣的小東西，都會相互殘殺，難道竟肯犧牲黃金和絲綢送給別人嗎？再說太學中學生很多，爲什麼單單厚待你呢？您可暫到郊外藏身，以避免他們再來。」陸顒便寄住在渭水上，閉門不出。只過了一個月，胡人們又來到他住的地方。陸顒很喫驚。胡人高興地說：「在太學中跟您結交，我不能把話都說出來，現在您住郊外，正合乎我的心意。」坐下後，胡人拉着陸顒的手說道：「我來不是偶然的，原是有求於您的，希望答應我。再說我所要求的，對您原本無害，對我則有很大的好處。」陸顒說：「願意聽您的指教。」胡人說：「您不是喜歡吃麪嗎？」回答說：「是的。」胡人又說：「愛吃麪的不是您，而是您肚子中的蟲子。我想把一丸藥給您，您喫下它，就會吐出蟲子。我就用優厚的價格從您那裏把蟲子買下來。可以嗎？」陸顒說：「如果果真有這個蟲子，又怎麼不可以呢？」不一會兒，胡人拿出一丸藥，它的顏色光彩都是紫色的。胡人叫陸顒喫下它。過一會兒，便吐出一條蟲，長二寸左右，青色，樣子像青蛙。胡人說：「這蟲叫消面蟲，實際上是天下的奇寶。」陸顒說：「憑什麼識別它？」胡人說：「我每天早晨看到寶氣連着天空，位於太學中，所以我特意拜訪您以便找到它。然而從一個多月前，清晨遠望時，看到那團氣移到了渭水上，果然是您遷居到這裏來了。這種蟲子是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氣而凝結成的，所以喜歡吃麪。原來因爲麥子從秋天開始種，到來年夏季，才結出果實，接受了天地四季的全部精氣，所以蟲子才特別喜歡它的滋味。您如果用面餵它，就可以證實。」陸顒就把一斗多面。放到蟲子面前，蟲子立刻就喫光了。陸顒又問道：「這個蟲子用它幹什麼呢？」胡人說：「天下的奇特寶貝，都承受了中和之氣，這個蟲子是中和之氣的精華。拿着根本而去索取次要的，難道次要的還會得不到嗎？」之後就用竹筒盛了那隻蟲子，又把筒鎖在一個金屬的匣子裏。讓陸顒放到寢室中。對陸顒說：「明天我們會再來。」到了第二天早晨胡人用十兩重的銀錠和金玉絲綢大約數萬送給了陸顒。胡人們一起拿着金屬匣子走了。陸顒從此非常富裕，購置了房子花園，並置辦了生活用品。每天喫好米好肉，穿着華美的衣服，在長安市中游覽，號稱豪士。只過了一年多，胡人們又來了，對陸顒說：「您能和我們一同到海中游覽嗎？我想探尋海中奇特的寶貝，以便向天下炫耀。而您不是好奇的讀書人嗎？」因爲陸顒已經很富，又一向願意閒散安逸，就與胡人們一塊到了海上。胡人們搭起了房子住在裏面，還在銀鼎中放上了油膏，在鼎下點起了火，把蟲子扔到鼎中煉，七天沒斷火，忽然有一個小孩，頭髮分開穿着青色的短襖，從海水中出來，捧着圓形的盤子，盤中有很多直徑一寸的珍蛛，來獻給胡人。胡人大聲叱責他，那個小孩顯得很害怕，捧着盤子回去了。小男孩回去才一頓飯工夫，又有一位玉女容貌極美，穿着如薄霧的輕紗，佩戴玉石，耳朵上裝飾着珍珠，輕盈自如地從海水中走出。捧着一個紫玉盤，裏面有數十枚珍珠，來獻給胡人。胡人也罵她，美女捧着盤子離去。不一會兒有一位仙人頭戴瑤碧冠，身上披着雲霞般的披肩，捧着個大紅綢面的冊子，冊子中有一枚珠子，直徑三寸左右，奇異的光彩映滿空中，光亮照到十幾步遠。仙人把珠子獻給胡人，胡人才笑着收下了。高興地對陸顒說：「最好的寶貝終於來了。」立即叫人停火，從鼎中收起了蟲子，放在金匣子中。那蟲子雖然被煉了很久，可是蹦跳如初。胡人吞下了那顆大珠，對陸顒說：「你隨着我到海里去，千萬別害怕。」陸顒就抓住胡人身上的帶子，跟着進入海水中。那海水都分開了數十步，魚鱉之類都驚退離去。他們遊覽龍宮，進入蛟人住的地方，珍珠和奇異的寶貝，隨意選擇，才一晚上就收穫不少。胡人對陸顒說：「這些可以換得億萬的錢了。」過了一會兒又把好幾種珍貴的寶貝送給了陸顒。帶到南越販賣，獲得黃金一千鎰（古代重量單位），從此更富了。那以後始終沒做官，直到老死在閩越。

第四百七十七 昆蟲五

張景　蛇醫　山蜘蛛　蟲變　蠍化　蝨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蝨徵　壁鏡　大蠍　紅蝙蝠　青蚨　滕王圖　異峯　寄居

異蟲　蠅壁　魚　天牛蟲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蟲

抱搶　避役　蜳蝺　竈馬　謝豹　碎車蟲　度古　雷蜞

腹育　蛺蝶　蟻　蟻樓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寢（「寢」原作「寤」，據明抄本改。）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爲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寢（「寢」原作「寤」，據明抄本改。）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鋩，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蠐螬，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出《宣室志》）

【譯文】

平陽人張景憑着擅長射箭的本領做了本郡的副將。張景有個女兒，才十六七歲，非常聰明。她的父母很疼愛她，讓她住在旁邊的屋子裏。一天晚上，張女單獨在屋裏睡覺，還沒睡熟，忽然聽見一個人敲她的門，不一會兒就看見一個人進來。那人穿着白衣服，臉大而胖，把身體斜倚在張女牀邊。張女怕是強盜，默默地不敢轉頭看。白衣人又上前微笑，張女更加害怕，而且疑心他是怪物。於是斥責說：「您不是強盜？若不是的話，就不是人類。」白衣人笑道：「主人揣測我的心，說我是強盜，已經是錯了，說我是人類之外的東西，不是更過分了嗎？我本是齊國姓曹的人家  
的兒子，大家都說我風度儀表很美，您竟然不知道嗎？您雖然拒絕我，然而我還是要住在你的房子裏。」說完了，便仰臥在牀上睡了。張女很厭惡他，不敢偷看。將近天亮才走了。第二天晚上白衣人又來了，張女更加害怕。又過了一天，張女把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說：「一定是怪物。」就拿來一個金錐，在錐的一頭穿上線，並把錐尖磨得很尖銳，把它交給了女兒。教給她說：「怪物來了，用這個在他身上作標記。」當天晚上怪物又來了，張女勉強用話應付他。怪物果然很健談。快到半夜時，張女偷偷地把金錐插入怪物脖子中。那怪物大叫着跳起來，拖着線逃走了。第二天，張女告訴了父親。父親叫小男僕追尋他的足跡。出了房子數十步，到了古樹的下面，看到一個洞，那根線就延伸到裏面去了。於是沿着線往下挖，挖了不到數尺，果然有一隻蠐螬（土蠶）約有一尺多長，蹲在那裏，金錐就在它的脖子上。這就是那怪物所說的「齊國人姓曹人家的兒子」了。張景當即殺死了它，從此以後便沒有事了。

蛇醫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表（明抄本「表」作「袁」）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爲慮，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出《酉陽雜俎》）

【譯文】

王彥威鎮守開封的第二年夏天，天大旱。當時錶王的師傅李玘路過開封，於是設宴款待。王彥威談起對天旱的憂慮，李玘乘醉說道：「想要下雨很容易。可去找四隻蠑螈，再找能裝十石水的大甕兩個，每甕裝滿水讓兩隻蠑螈浮在水上，甕上蓋上蓋兒，用泥封嚴，分別放到熱鬧的地方。甕前擺上酒席並燒香，選十歲以下的小孩十幾個，叫他們手拿小青竹，白天晚上輪換着抽打那兩隻甕，一會兒也不許停。」王彥威按照他的話進行實驗，果然一天下了兩場雨，面積達數百里。人們傳說，龍跟蛇的師傅是親家。

山蜘蛛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旻引弓射卻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出《酉陽雜俎》）

【譯文】

相傳裴旻在山裏走，看見山蜘蛛垂下的蛛網像一匹布一樣大，快要觸到斐旻了。斐旻拉開弓射退了山蜘蛛，見它像車輪那麼大。於是弄斷了幾尺蛛網，收藏起來。部下有被兵器打傷的傷口，剪下一寸見方的蛛網貼上，流血立刻就能停止。

蟲變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嘗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一棘刺，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雨。」韋試令踏地驚之，蟲飛，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陽雜俎》）

【譯文】

河南少尹韋絢年輕時曾在夔州江邊見過一隻奇異的蟲子。剛看到時疑心是一根酸棗樹的刺，隨從喫驚地說：「這種蟲子有靈性，不能觸犯它，它能呼風喚雨。」韋絢想試試，就叫人跺地嚇唬它。蟲子飛了，落地時好像消失了。仔細看地上，那蟲子就像石頭的紋理，好半天才漸漸隆起像原先那樣。這種蟲每根刺上有一隻爪子，忽然鑽進草中，跑得像箭一樣快，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蠍化

蠍負蟲巨者，多化爲蠍。蠍子多負於背，段成式嘗見一蠍負十餘子，子色猶白，才如稻粒。又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蠍，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出《酉陽雜俎》）

【譯文】

蠍子背上背的大蟲子，多數變成蠍子。蠍子的幼蟲大多由大蠍揹着。段成式曾看過一隻大蠍揹着十多隻幼蠍。這些幼蠍是白色的，只有稻粒大小。又曾聽張希復說，陳州的古老糧倉中有蠍子，形狀像銅錢，螫了人，人必死。江南原來沒有這種蠍子。

蝨建草

舊說，蝨蟲症，（「蟲症」原作「蟲」，據《酉陽雜俎》卷十七改。）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銀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又有草生山足溼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出《酉陽雜俎》）

【譯文】

過去說，蝨蟲症需喝赤龍洗過澡的水才能好。蝨子討厭水銀，人有因蝨子咬而苦惱的，即使穿着有香味的衣服並且洗澡也不能好，只有水銀可以治好。有個道士崔白說，荊州秀才張告曾摸到兩個頭的蝨子。又有一種草生長在山腳下溼潤的地方，葉子像百合，葉是對生的，只有一根莖，莖是微紅色，高有一二尺，名叫蝨建草，它可以消滅蟣蝨。

法通

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及忉利天梵天來。西域驗其字，作本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谷。蟲身黑頭赤，武官也；頭黑身赤，儒吏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荊州有位大師號法通。原來是安西人，年輕時在東天出家。法通說蝗蟲肚子下面有梵文。這些蝗蟲或許是從天上來的，或者是從忉利天梵天來的。西域有人驗看了那些字，作了「本天壇法」消災。現在的蝗蟲頭上有「王」字，自然就可以明白了。有的說蝗蟲是魚子變的，這種說法接近正確。過去說蝗蟲喫穀物是衙門中的官吏造成的：官吏侵害剝削百姓，蝗蟲就喫穀物。如果蝗蟲身子黑色，頭是紅色，是武官；如果蝗蟲頭是黑色身子紅色，則是文官。

登封士人

唐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才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臂，（「臂」原作「尾」，據明抄本改。）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棲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曾有位讀書人在外遊歷十多年，後來回到了家中的莊園。莊園在登封縣。有一天夜已經很深了，讀書人還沒睡着，忽然看見有個小火星從牆根下升起。起先認爲是螢火蟲，漸漸地放出了光芒，大小像彈丸，後來飛起來照亮了屋子的四角，漸漸地又落下來，旋轉着來來往往。這團光距離讀書人的臉只有一尺多，仔細看那團光的中間，有一位女子，頭髮上插着釵，紅衣綠裙，搖頭擺臂形體完整，十分可愛。讀書人於是張開手突然抓住了她。用燈照着一看，原來是一粒老鼠屎，大小像皂莢樹的果實。剖開後，裏面有一隻紅頭黑身的蟲子，讀書人便殺死了它。

蝨徵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雲，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出《酉陽雜俎》）

【譯文】

相傳人將要死的時候，蝨子就離開那人身體。有人說：「把病人身上的蝨子放在牀前，可以預測病情。病要好，蝨子就爬向病人；反之，病人就會死。」

壁鏡

一日，江楓亭會，衆說單方。段成式記治壁鏡，用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爲膏，塗瘡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身匾五足者是）坐客或雲，已年不宜殺蛇。（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天，幾個人在江楓亭聚會，衆人談論單方。段成式記下了治壁錢蟲咬傷的單方是用白礬。段成式又重新訪問了姓許的，才詳細知道，用桑木灰濾汁，汁要燒開三回，用此汁跟白礬做成膏。把膏抹到瘡口上就能治好，這種膏還能治蛇毒。商、鄧、襄州一帶壁錢蟲很多，人中其毒必死。座中有的客人說，若逢巳年時不應該殺蛇。

大蠍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蠍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出《傳載》）

有個在安邑縣北門住的人說，有一隻蠍子像琵琶那麼大。但每次出來，並不用毒汁害人，不過人們對它還是很恐懼。因爲不知這是一隻活了多少年的蠍子，說不定它已經成了精呢。

紅蝙蝠

劉君雲，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蝙蝠。（出《酉陽雜俎》）

【譯文】

劉君說，南方美人蕉開花時，有一種紅蝙蝠停落在花中，南方人就把這種紅蕉叫作紅蝙蝠。

青蚨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錢（「錢」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於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出《窮神祕苑》）

【譯文】

青蚨像蟬而樣子比蟬稍大，它的味道辛辣，可以喫。青蚨每產卵，一定使卵附在草葉上。卵大如蠶卵。人把青蚨的幼蟲拿回來，它的母親也會飛來，不管遠近，它的母親都能找到幼蚨住的地方。人們掌握了青蚨的特性後，就把小錢包在手巾中，埋在東邊道旁日光照不着的牆下。三天後挖出，就用青蚨母親的血塗在錢上。每當買東西時，先用塗了血的錢，子錢會自己返回母錢處；若用母錢，母錢也會自動返回子錢處。如此輪流返回，不知停止。如果買了金銀珍寶，那錢就不回來了。青蚨另一名稱叫魚伯。

滕王圖

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雲，嘗見滕王《蜂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天，士人們在紫極宮聚會，秀才劉魯封說，曾經見過滕王的《蜂蝶圖》。其中所畫的蜂與蝶，有的名叫江夏斑，有的名叫大海眼，小海眼，還有的名叫村裏來和菜花子的。

異蜂

異蜂，有蜂狀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捲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雲，將化爲蜜。（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種奇特的蜂，樣子像蜜蜂，但比蜜蜂稍大，飛起來快而有力，好把樹葉裁成圓形，捲起來放入樹洞或牆壁縫中做窩。段成式曾經弄開牆壁尋找它，看見每個捲起來的葉子裏，都充滿不乾淨的東西，有人說，這些東西將會變成蜜。

寄居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足」原作「定」，據明抄本改。）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寄居這種蟲，像田螺卻有腳，形狀像蜘蛛。它本來沒有殼，而是把身體置入空的螺殼中，帶着殼爬行。如果碰着它，它就會把腳縮進殼裏，像螺閉上門那樣。用火烤它，它就爬出殼逃跑，這就可知它是寄居的。

異蟲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對一眼底，有嘴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溫會在江州的時候，與賓客一起去看打魚。忽然一位打魚的人從水裏上岸狂跑起來。溫會問他，漁人只是反手指着自己的後背，說不出話來。這個打魚的人皮膚黑，仔細看他身上，有個東西像黃樹葉，有一尺多，上面有很多眼，咬住皮膚弄不下來。溫會叫人用火烤才掉了下來。它每一對眼的下面都有一個像釘子似的嘴。打魚人身上出了好幾升血後就死了。沒有人認識這種東西。

蠅

長安秋多蠅。段成式嘗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隱字，驅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聽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芋根所化。（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安秋季蒼蠅很多。段成式曾經每天讀五卷諸子百家的書，很受蒼蠅的干擾。有的蒼蠅直碰睫毛，有的落在書上把字都擋住了，趕也趕不完。偶爾打死了一隻，仔細觀看，翅子很像蟬的薄翅，頭很像蜂的頭。特性是專找腐爛的東西，特別喜歡的是酒和肉，經常按住腦袋和翅膀不斷梳理。它們這類東西中帶青黑色的聲音雄壯，背上黃色的聲音清脆，聽它的聲音是從翅膀中發出的。青色的蒼蠅能使東西腐敗，大的蠅頭像火一樣紅。有人說：「大麻蠅是芋根變成的。」

壁魚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出《酉雜俎》）

【譯文】

關於衣魚，補闕官張周封說，他曾看見牆上的白瓜子變成了衣魚。於是才懂得了列子所說的腐爛的瓜變成了魚的含義。

天牛蟲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天牛蟲是黑色甲蟲。長安仲夏時節，這種蟲子有時出現在家園中，這就一定會下雨。段

成式驗證了七回，回回應驗。

白蜂窠

白蜂窠，段成式修行裏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巢，於庭前檐，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疊（明抄本「疊」作「釁」）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明抄本「問」作「門」）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帷幕變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修造了鄉里私宅，擁有幾畝果園。壬戌那一年，發現有一種蜂如麻子兒大小，這種蜂在院子前面的屋檐下把土粘起來作成窩，有雞蛋那樣大，顏色純白可愛。段成式的弟弟厭惡它，就把窩弄壞了。那年冬天，果然屢次腫手腫腳。《南史》上說宋明帝討厭說建康城的白門（即西門）。金樓子說他兒子結婚那天，風急雪大，帳篷都成了白色，都認爲不吉利。那麼這就可以明白世俗忌諱白色已經很久了。

毒蜂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出《酉陽雜俎》）

【譯文】

五嶺以南有種毒蘑菇，夜晚發光，經雨淋後就爛了，但卻又變成大蜂子。這種蜂黑色，嘴像鋸一般，三分多長。夜晚進入人的耳朵鼻子裏，能咬斷人心的韌帶。

竹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卵，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出《酉陽雜俎》）

【譯文】

四川有一種竹蜜蜂，好在野竹上做窩。窩像雞蛋那麼大，窩上有蒂與竹相連，這根蒂有一尺多長。窩與蜜都是青紅色，很可愛，甜味是一般蜜的兩倍。

水蛆

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虻，螫人甚毒。（出《酉陽雜俎》）

南方山間水溝裏有很多水蛆，長有一寸多，顏色是黑的，夏天體色加深，變成虻，螫人很厲害。

水蟲

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細微。（出《酉陽雜俎》）

【譯文】

象浦那裏的河流和河裏的沙洲中都有一種水蟲。這種蟲能鑽木喫船，只要幾十天船就會壞。這種蟲的身體很細小。

抱搶

水蟲形似蛣蜣，大腹下有刺，有棘針，螫人有毒。（原缺出處。明抄本、陳校本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水蟲形狀像蜣螂，大肚子下面有刺，就像酸棗樹的刺，螫了人以後人會中毒。

避役

南中有蟲名避役，應一日十二辰。其蟲狀如蛇醫，腳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段成式再從兄尋常睹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方有一種蟲叫避役，跟一天中的十二個時辰相應。那蟲形狀像蠑螈，爪子長，身體黑紅色，脖子上的鬃是肉質的。夏季炎熱的時候常在庭院中見到，按習慣說法見到它的人往往遇到稱心的事。它的腦袋變化很快，變成十二屬的形狀。段成式的再從兄常常看見。

蜳蝺

蜳蝺形如蟬，其子如蟲，著（「著」原作「者」，據明抄本改。）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出《酉陽雜俎》）

【譯文】

蜳蝺就是人們常說的青蚨，形狀像蟬，它的幼蟲附在草葉上生活。拿走它的幼蟲，它就自動飛來跟它的幼蟲在一起。煎着喫，味道又辣又香。

竈馬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腳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出《酉陽雜俎》）

【譯文】

竈馬樣子像蟋蟀，比蟋蟀稍大點，腳長，好在竈旁挖洞棲息。俗話說，竈有馬是糧食足夠喫的徵兆。

謝豹

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嘗掘穴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球。見人，以前兩腳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虢州有種蟲名叫謝豹，常住在深深的土中。司馬裴沈的兒子曾挖洞得到了它，小得像蛤蟆，而且像球一樣圓。見了人，就用兩隻前爪交叉着蓋着腦袋，像害羞的樣子。它能像鼢鼠那樣在地中打洞，不一會兒就能掘好幾尺深。有時爬到地面上，如果聽到杜鵑鳥的叫聲，就會腦袋裂開死去，人們因此給它命名爲謝豹。

碎車蟲

碎車（赤即反）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碎車蟲形狀像「知了」，青黑色，喜歡棲息在高高的樹上，它的叫聲像人的嘆息聲。終南山有這種昆蟲。

度古

則斷。常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雞食則死。俗呼土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度古蟲形似捆書的帶子，體色類似蚯蚓，長二尺左右，頭像鏟子，背上長着黑黃色的圍腰似的東西，稍微一碰就斷。經常追趕蚯蚓，一追上蚯蚓就不再動。度古便上到蚯蚓身上蓋住它，過了半天蚯蚓就化了，只剩下肚子裏的泥像粘涎一樣。度古有毒，雞吃了就死。度古通常稱爲土盅。

雷蜞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及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焉。或雲，齧人毒甚。（出《酉陽雜俎》）

【譯文】

雷蜞像蚯蚓那樣大，用東西一碰它，就收縮起來，盤曲得像一個球。好半天才伸出腦袋，「球」也漸漸變小，像一條蚯蚓了。有人說，這東西咬人毒性很厲害。

腹育

蟬未脫時名腹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腹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出《酉陽雜俎》）

【譯文】

蟬未蛻皮時叫腹育，傳說是蜣螂變成的。秀才韋翾莊園在杜曲，曾經在冬天挖樹根，看見腹育附在樹根腐爛的地方，覺得很奇怪。村裏人說，蟬本來就是爛木頭變成的。韋翾於是剖開一隻腹育進行觀察，腹中果然充滿爛木頭。

蛺蝶

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蝴蝶。（出《酉陽雜俎》）

【譯文】

蛺蝶是尺蠖繭變成的。秀才顧非熊年輕時，曾看見糞土中的拆毀的綠色裙幅不一會兒工夫就變成了蝴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說，百合花用盒子裝起來，用泥把縫隙抹嚴，經過一宿，就變成了大蝴蝶。

蟻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鬥，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兒戲時，常以棘刺摽蠅，直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陝西那裏有很多大黑螞蟻，很好鬥，人們一般都把它們稱爲馬蟻。其次有淺紅色的小螞蟻。其中有一種很笨的黑蟻，能舉起跟自身長度相等的鐵。還有一種淺黃色的，最有吞食弱者的智慧。段成式玩耍時，常用酸棗樹刺叉着蒼蠅放在螞蟻過來的路上，這個螞蟻碰到蒼蠅馬上回去報信。有時它離開螞蟻窩一尺或數寸，原在窩裏的螞蟻，一會兒就像一條繩子似的爬出來，就象有聲音招喚它們。它們爬行時每隔六七隻就有一隻大頭螞蟻隔在中間，整整齊齊像軍隊的行列。到搬動蒼蠅時，大頭螞蟻有的在兩側，有的殿後，好像防備另一種螞蟻的樣子。

蟻樓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見（「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蟻樓，高二尺餘。（出《酉陽雜俎》）

【譯文】

程執恭在易定荒野裏，看見了螞蟻建造的樓，有二尺多高。

第四百七十八 昆蟲六

飯化　蜈蚣氣　蠮螉　顛當　蜾蠃　沙蝨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蟲　諾龍

飯化

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入夏，悉化爲赤蜘蛛。（出《酉陽雜俎》）

【譯文】

道士許象之說：用盆把寒食那天做的飯扣在不見光線的屋子裏的地上，進入夏天后，飯就會都變成紅蜘蛛。

蜈蚣氣

綏縣多蜈蚣，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出《酉陽雜俎》）

【譯文】

綏縣蜈蚣很多，吸氣力量大的能吸住兔子，氣小的也能吸住蜥蜴。相距三四尺，就能使兔子和蜥蜴的骨肉自行銷燬。

蠮螉

蠮螉，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書房有很多細腰蜂，原來它們喜歡在書卷中做窩，有時在筆管中作窩。發出祝禱似的鳴聲，還挺好聽。段成式有時打開書卷觀察它們，看到窩中全是小蜘蛛，有蠅虎那樣大，周圍都用泥圍着。才知道這種蜂不只是把桑樹蟲揹回來。

顛當

顛當，段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吐（「吐」原作「土」，據明抄本改。）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捭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才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負網中者）《爾雅》謂之「王蛛蜴」，《鬼谷子》謂之「跌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書房前面，每當雨後常見許多土蜘蛛窩（秦地人稱爲顛當），有蚯蚓洞那樣深。裏面結成絲網，露出的蓋兒與地一樣平，有榆錢那樣大小。這種蜘蛛經常仰附在蓋上，等到繩或尺蠖經過時，就翻過蓋來捉住它們。蠅蠖剛被捉進去，蓋又馬上蓋嚴，跟土地顏色相同，並且沒有一絲縫隙可尋。它的形狀像蜘蛛（像牆角里趴在蛛網中那樣的）。《爾雅》中稱它「王蛛蜴」，《鬼谷子》稱它「跌母」。陝西的兒童遊戲時唱道：「土蜘蛛牢牢的守住大門，細腰蜂來犯你卻無處逃奔。」

蜾蠃

蜾嬴，今謂之蠮螉也，其爲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爲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陽雜俎》）

【譯文】

蜾蠃，當今把它叫細腰蜂。它這種東西全是雄性沒有雌性，因此不交尾，不生子。它們把桑蟲的幼蟲弄來祝禱，就都變成了自己的孩子。蜂子也是這樣。

沙蝨

潭袁處吉等州有沙蝨，即毒蛇鱗中蝨也，細不可見。夏月，蛇爲蝨所苦，倒掛身於江灘急流處，水刷其蝨。或臥沙中，碾蝨入沙。行人中之，所咬處如針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術士禁之，乃剜其少許，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爾，三兩日內死矣。（出《錄異記》）

【譯文】

潭、袁、處、吉等州有一種沙蝨，就是毒蛇鱗片中的蝨子。這種蝨子小得幾乎看不見。夏季，毒蛇被這種蝨子咬得難受，就把身體倒掛在江中淺灘水流很急的地方，讓水衝去身上的蝨子；或者臥在沙子裏，把蝨子碾壓到沙中。走路的人碰上這種蝨子，被咬的地方就像針眼穀粒，四周皮膚上有各種顏色的花紋，就是中了沙蝨的毒了。如果找到會巫術的人用法術控制，再剜去少量中毒的皮肉，然後用生肌膏治療，就可以治癒。不這樣的話，三兩天內就會死。

水弩

水弩之蟲，狀如蜣蜋。黑色，八足，鉗曳其尾，長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時彎其尾，自背而上於頭前，以鉗執之。見人影則射，中影之處，人身隨有遼腫，大小與沙蝨之毒同矣。速須禁氣制之，剜去毒肉，固保其命。不爾，一兩日死矣。復多盅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盅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盅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則毒不行矣。（出《錄異記》）

【譯文】

水弩這種蟲樣子像蜣螂，身體黑色，有八隻腳，尾巴上拖着一個「鉗子」，長約三四寸，尾巴就是「弩」。水弩尾上的弩經常從四月一日開始出現，至八月才收起來。水弩不時捲起它的尾巴，從後背一直 到腦袋前面，用那把「鉗子」夾着它，見到人影就射。人影被射中的地方，人體相應處隨後就高高地腫了起來。毒性跟沙蝨的毒相同，必須馬上用法術控制毒氣蔓延，再剜去中了毒的肉，才能保住命。不這樣，過一兩天就會死去。盅毒蟲也不少，走路的人尤其應該小心它。凡是進到有盅蟲的人家，千萬告訴主人說：「你家有盅這種毒蟲，不要輕易害我。」這樣盅毒蟲  
就不會毒害你了。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兇藉，玄之利以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牀之西南隅，於花氈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訖」原作「託」，據明抄本改。）有旌旗豹纛，並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劍操斧，手執弓槌，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碟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彩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明抄本「大」作「載」，當作「戴」。）鐵冠，執鐵簡，（「鐵簡」原作「鉞」前，據明抄本改。）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並甲士執戈戟者，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盧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舞席畢備。賓旅數十，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類，（「類」原作「伺」，據明抄本改。）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舊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術，請以樂賓。」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樂徒奏《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鞫齊奏。酒至赤幘者，持杯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習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肌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玄之舍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伕，數騎已至牀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茸，釣於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振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蛖虰追過。」宣訖，以白練系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逗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聽陳劾之詞，（「聽陳劾之詞」五字原作「所陳設之類」，據明抄本改。）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曰不遵典（「典」原作「曲」，據陳校本、許本改。）法，遊觀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況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讖，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螱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遊務之非，返聽詭隨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雲，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吾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爲謬，卒並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句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嶽」原作「華」，據明抄本改。）王覽疏，即拜螱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蚳爲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旨。於是蚳詣（「詣」原作「言」，據明抄本改。）移市門進官表曰：「伏奉恩制雲，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侍中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爇棟樑於將爲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爾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氣竭，號斷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玄鑑得居聖朝。當大王採當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哲旁臨，照此非罪。鴻恩沾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要（「要」原作「定」，據明抄本改。）國家之寵榮。報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況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返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凌雲臺曰：「適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曰：「吾夢上帝雲，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羣臣皆拜舞稱賀曰：「答鄰國之慶也。」螱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螱飛曰：「大王逼脅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系領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乃以安車送玄之歸，才及榻，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兇矣。（出《纂異記》）

【譯文】

有位叫徐玄之的人從浙江東部遷到了吳地，住在立義裏。那座宅子向來就有不吉利的記載。徐玄之卻覺得這宅子裏有珍奇的花木是很便宜的，於是開始修整它。過了一個多月，徐玄之夜晚讀書時，忽然看見武士數百人騎着馬從牀的西南方的屋角那裏冒出來，在花氈上用絹絲作弓弦，然後讓士兵們大規模打獵，獵取的飛禽走獸，不可勝數。打完獵，又看見各種用羽毛裝飾的旗子和畫有豹子的大旗，連同開路的騎兵好幾百，又從外面進來了，到了屋子的西北角。佩劍的，拿斧子的，還有手持弓箭或者大槌的，總共有好幾百。帶着帳篷、簾子、牀和盤、碟、鼎、鍋的，又有  
好幾百。揹着裝有山珍海味器具的又有幾百人。在道上來來往往，傳達命令偵察值班的又有數百人。徐玄之仔細看了半天，人物更加分明。到了中軍帳，有交錯的綵綢旗、信號旗簇擁着一位頭戴紅巾，身穿紫衣的人，侍從有好幾千，他們都走到了桌子的右面。一個頭戴鐵盔，手拿鐵頁文書的人，向衆人宣佈道：「殿下將到紫石潭觀看打魚，先鋒軍、後軍還有拿着戈戟的甲士都不要跟隨。」於是戴紅巾的人下了馬，和左右的數百人升到徐玄之的石硯上面。北面設置了紅拂廬帳，不一會兒盤榻、帳蓬，配備歌舞的筵席都準備齊全了。賓客有數十人，穿着緋、紫、紅、綠衣服，拿着笙、竽、簫、笛的，又有數十人。輪流唱歌跳舞的演員之類的人，實在記不勝記。酒過數巡，貴賓中有的臉上已顯醉意。戴紅頭巾的人看着左右的人說：「拿打魚的工具來！」就有舊的魚網、魚籠、魚罩之類漁具共幾百件一起搬到硯臺上。只一會兒工夫，就撈到了成百上千頭小魚。戴紅巾的人對貴賓說：「我精通古代善捕魚的任公子的本領，讓我釣些魚爲貴賓助興吧。」於是便拿着魚竿在硯臺的南端水中釣魚。樂伎演奏《春波引》助釣，一曲沒完，就釣了魴、鯉、鱸、鱖等魚一百多條，紅巾人立刻命令操刀細細切魚，趕快做飯。做出的菜共幾十種，都馨香撲鼻、美不可言。這時金、石、絲、竹各種樂器一齊演奏，交混迴響，美妙和諧。輪到戴紅巾的人喝酒了，戴紅巾的人舉着酒杯瞅着徐玄之對衆賓客說：「我沒學習周公的禮，也沒讀孔子的書，可是卻貴居王位。現在這位儒生頭髮兩鬢乾枯脫落，飢餓的臉色很明顯，雖然勤奮苦學，可是又能做什麼呢？如果肯降低身份做我的下卿，也就可以在今天的宴會上作陪。」徐玄之便用書本把他們蓋上，拿起燭來觀看，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徐玄之於是放下書本就寢。剛入睡，就看見穿着鎧甲拿着武器的數千騎兵，從西面的窗戶下面分成行列，擺開隊形，奏着軍樂來了。徐玄之驚慌地招呼僕人時，有幾名騎兵已來到牀前。向徐玄之宣佈說：「蚍蜉王子到草林的嫩草地裏打獵，到紫石潭那裏釣魚，徐玄之這個愚鈍的奴才，立刻進行威逼脅迫，以至士兵混亂潰散，皇宮的車輛大受驚嚇。你既沒有古代戰國時高共面臨危難時仍不失禮的風度，又沒有春秋時晉文公救宋破楚的戰功，有什麼了不起的！現在王子命令把你交給大將軍蠬虰追查你的罪過！」宣佈之後，用白絹拴着徐的脖子，甲士數十人押着，前呼後擁地拉走了。他們走得很快，不一會兒就覺得進入一道城門，圍觀的人肩挨肩，腳踩着腳，跟隨了五六里。又走了幾里，看見了內城。有位穿紅衣服戴紅帽子的人大聲宣佈道：「蚍蜉王對你十分惱怒，說你穿着儒者的衣服，讀儒家的書，不好好反省以往的言行，卻一味逞能竟敢犯上，決定把你交給三公的官員議處。」於是給徐玄之鬆了綁，帶到議事廳堂。徐看見穿紫衣戴紫帽的有十人，就一一拜見。那十個人都瞪着眼睛傲慢地坐在那裏受禮。他聽到那些官員彈劾的文辭，比人間的這類文辭更加漂亮。此時蚍蜉王子因爲驚恐深入內心，病情更趨嚴重。三公以下官員做出決議，要求對徐使用肉刑。決議文書還沒下達，太史令馬知玄上奏章說：「臣伏在地上想，因爲王子一天天地不遵守法律，遊玩過度，把危險的地方看得平如磨刀石，以致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驚恐。徐玄之的性格氣質是不會改變的，又見識廣博，並非淺薄之輩，況且又注意培養仁義忠信的品德，難以誣衊他是妖邪。現在大王不能正確估價自己，反而任憑自己心意，信任那衆多的官員，要害有遠見有才能的人。我私下看到天象雲氣之色頻繁變化，反常怪異的現象屢屢出現，街上流傳着錯誤的預言，人們的情緒驚慌疑慮。從前秦朝射死大魚因而國家衰敗，殷朝打死猛獸而國家滅亡，現在大王想殺害跟我們不是同類的人，這是重蹈殷朝和秦朝的覆轍，只怕本朝的衰敗，就從這裏開始了。」蚍蜉王看了奏章大怒，下令在國門那裏斬了太史馬知玄，並以此號令妖言惑衆的人，正處刑時，突然下起了暴雨。這時，還沒當上官的螱飛上奏章說：「我聽說凡是放縱地娛樂遊玩，盡情地打魚打獵的，他的王位就一定會失去，加罪賢臣，殺戮忠誠正直的人，他的國家一定要滅亡。我伏在地上想，因爲王子到絕境去獵取禍患，到幽暗的泉水裏釣取災難，信任妖言惑衆的人，懷疑信奉儒家學說的人，丟失鞋子的悲哀，像人們說的是自己招來的。現在大王不反省自己沉迷於遊獵的過失，反而聽信詭詐諂媚者的主張。況且馬知玄是一國的元老，又是我國曆經幾代的大臣。實在是應該採納他的計策謀略，扭轉目前這種顛倒的是非。如果他要保全自身就不會多次進諫，雖然觸犯了皇上，但他沒有一句話是傷害皇上的，正是由於他一片忠誠，才能把意見都說出來，可是馬上就得到了身首分家的下場。我私下裏看到兵書上說，沒有云彩而下雨是天在哭泣。現在正直的大臣被殺戮，天已爲他哭泣啦。我伏在這裏想，恐怕古時被剜心的忠臣比干死的時候並不遺憾，馬知玄卻對死在今天感到遺憾。大王又不肯寬恕徐玄之，要對他使用嚴峻的刑法，而想要用肉刑使名分正當，這是戰國時吳子胥眼看着越國的兵進入吳國在今天的重演。從前虞國把宮之奇的話當作錯誤，結果虞國最終被晉國吞併，吳國把伍子胥的看法當作荒謬，吳國果然被勾踐滅掉。不是我敢從周朝秦朝一一列舉，連續地濫用聰明，而是我想以自己塵埃般微賤的身軀，對巍峨嵩山盡一點力量。」蚍蜉王看了奏章，就授予螱飛諫議大夫的職務。又追封太史令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他的兒子蚳爲太史令，並贈給蚳辦喪事的布帛五百塊。贈給螱飛和蚳各三百石米。並說，那個徐玄之等以後聽取了意見再處理。於是蚳到了移市門呈上官表說：「我伏在地上捧着看皇帝的詔書，上面說，馬知玄有殷代王子比干那樣的忠貞，有魏國侍中辛毗那樣的直言敢諫的品質，而我屢次因爲堅持己見。而對別人不瞭解，因而造成在將要建造大廈的早晨卻把棟樑燒掉了，將要渡過巨大河流的時候卻把船隻打碎了。由於我不施恩德，以致你無罪被殺。這是應該對其死亡進行表彰和追封的，獎賞應該延續到他的後人身上。這時忽然接到皇帝的詔書，我又驚又怕，連連叩頭，呼吸都停止了，號哭中斷，鮮血滴落。我伏在地上想，我去世的父親知玄，學問上，探究天道與人事關係技能上，曆法數學全都懂得，憑着高超的見解得以官居高位。在大王採伐柴草的日子裏，正是我的父親制定妙計的時候。逆耳的話難以聽進去，說震驚人心的話容易被殺。現在承蒙聖恩浩蕩，爲我父親平反昭雪，這樣深廣的恩澤會使已散去的精魂喫驚；儘管顯赫的爵位雖能彌補縫合，也難接合殘缺的腰和頭。但現在我怎麼可以因爲先父被殺戮，而領受國家的寵愛與榮耀？我即不能像周平王那樣繼承他父親幽王的事業，又不忍像禹王那樣不顧自己的身家。何況現在天象預示着國家將有大變，曆法也顯出令人憂慮的預兆。臣伏在地上請求把臣驅逐到遠方，以免遭受死喪禍亂。」蚍蜉王看了奏章不高興，就回到候雨殿寢宮睡覺。睡醒後，就在凌雲臺宴請百官，說：「剛纔我做了個好夢，誰能說明白它，使我的心裏亮堂堂的，就賞給他一級爵位。」羣臣和各主管官員都叩頭，然後洗耳恭聽。王說：「我夢見上帝說，'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你們認爲這個夢怎麼樣？」羣臣都跪拜舞蹈，稱讚祝賀說，「這是我們答鄰國的幸福啊！」螱飛說：「很不吉利！有什麼幸福？」王問：「你爲什麼說不吉利？」螱飛說：「大王威逼脅迫世間的生人，把他拘留在幽暗的洞穴裏。你這個夢恰恰是上天震怒，託夢譴責你。'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莫不是徐玄之要用鋤鋤我們的國土，攻打我們的國家，放火於南北，來報復繩拴脖子的恥辱嗎？」王於是赦免了徐玄之的罪，殺了會方術的那些人，自己毀掉了宮殿，以便消除那個夢中所預示的災難。接着又用舒適的車子送回了徐玄之。徐玄之剛一挨着牀，就醒過來了。天明以後，徐就召集家裏的年輕僕人，在西窗下挖地五尺多深，找到一個螞蟻洞，有裝三石糧的大缸那樣大。於是放火燒了這個螞蟻洞，一個螞蟻也沒留下，從此這座宅子再沒出現不吉祥的事。

短狐

搜神記》及《鴻範五行傳》曰，蜮射生於南方，謂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爲主，故曰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氣所生。（出《感應經》）

【譯文】

《搜神記》及《鴻範五行傳》說，蜮射生在南方，人們把它稱作短狐。南越的少數民族，男女在同一條河裏洗澡。淫蕩之事主要是女子做的，所以說有很多蜮。蜮是淫蕩的女子迷惑盅惑之氣產生的。

蜘蛛怨

頃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爲網，其形絕大。此僧見蜘蛛，即以物戲打之，蜘蛛見僧來，即避隱。如此數年。一日，忽盛熱，僧獨於房，因晝寢。蜘蛛乃下在牀，齧斷僧喉成瘡，少頃而卒。蜂蠆有毒，非虛言哉。（出《原化記》）

【譯文】

不久前有個廟裏和尚住的房子前面，有蜘蛛織的網，蜘蛛的個兒極大。這個和尚看見蜘蛛，就用東西戲弄、打它，所以蜘蛛看見和尚來，就隱蔽躲藏起來。就這樣過了好幾年。有一天，忽然非常熱，和尚白天單獨一人在房中睡覺。蜘蛛於是落到牀上，咬斷了和尚的喉嚨形成傷口，不一會兒和尚就死了。看來蜂和蜘蛛有毒可不是假話呀。

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出《三教珠英》）

【譯文】

曹叔雅的《異物志》中說：魚不斷跳躍時，蜥蜴就會從草裏下水，它們漸漸地互相依傍

靠近，就一塊浮在水面上交配。交配完了，魚回到水底，蜥蜴回到草中。

殷琅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鬥樣，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出《異苑》）

【譯文】

陳郡有一戶姓殷的人家，有個養子名叫琅，跟一個丫環相好有一年了。後來丫環死了，但他們仍然不斷來往，這使得琅的心緒糊塗錯亂。琅的母親就周密地進行觀察。後來有一天晚上，見一隻大蜘蛛，形狀像鬥，沿着牀靠近了琅，於是就聽見他們雲雨交歡的聲音。琅母抓住蜘蛛殺了，琅的性情理智才恢復了正常。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着衰麻，持棺迎喪，兇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出《搜神記》）

【譯文】

豫章有一家人的婢女在竈下，忽見有個幾寸高的人來到竈間，婢女沒小心，踩死了一個小人。於是就有幾百小人穿着麻制的喪  
服，抬着棺材來治喪。喪事儀式很齊全。他們出了東門，進入園中扣着的船底下。人走近一看，原來都是鼠婦蟲。於是燒熱水澆死了它們，這種蟲子再也沒有出現。

南海毒蟲

南海有毒蟲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爲十二時蟲。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亦呼爲籬頭蟲。傳雲，傷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於藩籬之上，望其死者親族之哭。新州西南諸郡，絕不產蛇及蚊蠅。餘竄南方十年，竟不睹蛇，盛夏露臥，無噆膚之苦。此人謂南方少蛇，以爲夷獠所食。別有水蛇，形狀稍短，不居陸地，非噴毒齧人者。（出《投荒雜錄》）

【譯文】

南海一帶有種毒蟲像大蜥蜴，眼珠子尤其明亮。當地人把它叫十二時蟲，因爲它會隨着日夜的十二個時辰改變它的顏色，忽紅忽黃。也稱作籬頭蟲。古書上說它咬傷了人，人馬上就會死；暗中咬了人後，它急忙跑到籬笆上，看那被咬死的人的親族哭泣。新州西南各郡，絕沒有蛇和蚊子、蒼蠅。我被流放到南方十年，竟然沒看到蛇，盛夏裸露着，沒有皮肉被咬之苦。這裏的人們說，南方少蛇，因爲是被當地少數民族吃了。另外有種水蛇，形狀稍短，不住在陸地上，也不噴毒咬人。

諾龍

南海郡有蜂，生橄欖樹上，雖有手足，頗類木葉，抱枝自附，與木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僕樹，候葉凋落，然後取之。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俗雲，此蟲欲食，即出水據石上。凡水族游泳過者，至所據之石，即跳躍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雙，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里人貨其僵者，幻人以蜂，俱用爲婦人惑男子術。（出《投荒雜錄》）

【譯文】

南海郡有一種蜂，生活在橄欖樹上，雖有手腳，但很像樹葉，抱着樹枝附在上面，跟樹葉沒有區別。南方人要捉它時，先砍倒樹，等樹葉凋落後再捉它。有一種水蟲名叫諾龍，樣子像蜥蜴，有點像龍的樣子。一般人都說，這種蟲子想捕食，就爬出水伏在石頭上，凡是水中動物游泳經過，到了諾龍佔據的石頭時，就跳着來到諾龍跟前，諾龍便抓過來吃了它。有人抓到諾龍的一定是兩隻，雄性的死了以後，雌性的就來了，雌性的死了也是如此。一般傳說，把雄雌諾龍都放在竹筒中，中間讓竹節隔開，不一會兒，竹節就通開了。鄉下人賣的是那曬乾的諾龍，有的用蜂冒充諾  
龍騙人。蜂和諾龍都是婦女用來迷惑男子的手段。

第四百七十九 昆蟲七

蟻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蝨　白蟲

蠶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禪　蝗化　水蛙　蚓瘡

蜂餘　熊乃　螽斯　蝻化

蟻子

南方尤多蟻子，凡柱楣戶牖悉遊蟻。循途奔走，居有所營，裏棟相接，莫窮其往來。（出《投荒雜錄》）

【譯文】

南方白蟻特別多，凡是柱子門楣門窗等木製的東西上都有白蟻在爬來爬去。它們沿着一定的路線爬行。爲了防備白蟻，人們都築牆把房子圍起來。但鄉里的房棟互相連接，因此不能隔斷它們的往來。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狀如蛙，其形尤惡。土人呼爲蛤。爲臞（「臞」原作「蛙」，據明抄本改）食之，味美如鷓鴣。及治男子勞虛。（出《投荒雜錄》）

【譯文】

南方又有一種水中動物，形狀像青蛙，它的外形尤其難看，當地人把它稱爲「蛤」。做成羹喫，味道鮮美，像鷓鴣湯。還能治男子的癆虛。

金龜子

金龜子，甲蟲也，春夏間生於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飛時即不類。泊草蔓上，細視之，真金色龜兒也。行必成雙。南人採之陰乾，裝以金翠，爲首飾之物。亦類黔中所產青蟲子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金龜子是一種甲蟲，春夏間從草或樹上產生出來，有小指甲那樣大，飛的時候就不像小指甲了。停在草蔓上時，去仔細觀察它，真像金色的小龜。它爬行時一定成雙成對。南方人把它採集回來陰乾後，用金翠裝飾起來，當作首飾。它也很像貴州省所出產的青蟲子。

海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蝦鬚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聽說海南島人，每當天氣晴朗明淨時，就看見海里的遠處有山一座挨着一座，都像綠色的屏風，而忽東忽西飄忽不定，這都是蜈蚣。像蝦的觸鬚有四五十尺長，這種東西也不值得奇怪。

蜈蚣

蜈蚣，《南越志》雲，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於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出《嶺表錄異》）

【譯文】

《南越志》上說，大的蜈蚣，它的皮可以用來蒙鼓，把它的肉曬成肉乾，比牛肉味道還好。又說，大的蜈蚣能喫牛，村裏人有  
時遇到這種情況就敲鼓點起火炬，來趕走它。

蚊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曾有，（徒亂反）覆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曰細蠛，（音蔑）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於鹿耳中，名孆婗。孆婗亦細小也。（出《神異經》）

【譯文】

南方的蚊子翅下有一種小飛蟲，眼力好的人能看見。這種蟲每次產九個卵，又不曾有孵不出幼蟲的，因此就變成了九隻幼蟲，一起飛走了，蚊子卻始終不知道。這種小飛蟲也咬人和各種野獸，被咬的人是有感覺的。這種蟲雖小但叮上人就不走，又細又小，因此叫細蠛，陳章回答齊桓公說的那種小蟲就是這種。此蟲常在春季出生，從夏末到冬末，它藏在鹿的耳朵中，這時名叫孆婗。孆婗也是非常細小的。

壁蝨

壁蝨者，土蟲之類，化生壁間。暑月齧人，其瘡雖愈，每年及期必發。數年之後，其毒方盡。其狀與牛蝨無異。北都廄中之馬，忽相次瘦劣致斃，所損日甚。主將雖督審芻藥勤至，終莫能究。而斃者狀類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廄獲罪者，已數人矣，皆傾家破產，市馬以陪納，然後伏刑。有一裨將幹敏多識，凡所主掌，皆能立功。衆所推舉，俾其掌廄馬。此人勤心養膳，旦夕躬親。旬月之後，馬之殞（「殞」原作「殯」，據明抄本改）斃如舊，疑其有他，乃明燭以守之。二鼓之後，馬皆立不食，黑者變白，白者變黑。秉炬以視，諸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勝數，乃壁蝨所噆也。五鼓之後，壁蝨皆去，一道如繩，連亙不絕。翌日，而以其事白于帥臣，尋其去蹤。於樓中得巨穴焉，以湯灌之。壞樓（「樓」原作「城」，據明抄本改）門穴，得壁蝨死者數十斛。穴中大者一枚，（「枚」原作「所」，據明抄本改）長數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殺之。築塞其處，其害乃絕。（出《錄異記》）

【譯文】

壁蝨屬於土蟲一類動物，是在牆壁上變化生長出來的。在夏天時常咬人，咬出的傷口即便暫時好了，但每年到了曾被咬的那個時候一定會復發。幾年以後，那餘毒纔會完全消失。它的形狀跟牛蝨沒有什麼兩樣。北方的京城中馬圈裏的馬，忽然陸續瘦弱無力最後死去，馬一天比一天減少，情況嚴重。主將雖然每天不斷地來檢查詢問喫草和吃藥的情況，但始終沒找到原因。而馬死的狀況都很相似，也沒有人知道它們的病怎麼得的。管馬廄的因爲馬死而獲罪的已有好幾個人了，都傾家破產來買馬交上賠償，然後還要承受刑罰。有一位副將辦事聰敏，見識很廣，凡是他負責的  
事情，都能辦出成效。於是大家推薦他，讓他管理馬圈中的馬。這個人用心餵養，早晨晚上親自照看，經過一個月，馬的死亡情況還是照舊。副將疑心有別的原因，就點亮蠟燭守護着馬。二更天后，馬都站在那兒不喫草了，只見黑馬變成了白馬，白馬變成了黑馬。拿着蠟燭去仔細一看，那些馬的身上都有什麼東西附着，數都數不過來，原來是壁蝨叮在上面。五更天后，壁蝨都走了，走在路上就像一條繩子，連續不斷。第二天，把此事報告了做主帥的大臣。於是順着它們迴歸的蹤跡，在樓裏面找到了一個巨大的洞穴，把熱水灌了進去。挖開了樓門附近的洞穴，看到燙死的壁蝨有數十斛。洞中有一隻大壁蝨，長有數尺，形狀像琵琶，金黃色，於是燒死了它。又用土填塞了那個洞穴，並搗實了，從此那種災害就再也沒有出現。

白蟲

有人忽面上生瘡，暑月即甚，略無完皮，異常楚痛。塗嘗餌藥，不能致效。忽一日，既臥，餘燭未滅，同寢者見有物如弦如線，以著其面，因執燭視之，白蟲如蝨，自瓷枕穴中出，以噆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視之，白蟲無數，因盡殺之，面瘡乃愈。（出《錄異記》）

【譯文】

有人忽然臉上長瘡，夏天就更厲害，臉上幾乎沒有完整的皮膚，非常疼痛，抹藥吃藥都不見效。忽然有一天，他躺上牀以後，殘燭尚未滅，同牀睡覺的人見有個東西像琴絃又像線落在了已躺下的人的臉上。於是此人拿着蠟燭去仔細看，只見有些白蟲像蝨子，從瓷枕孔內爬出，來咬那人的臉。天亮以後，便告訴了這個情況，剖開瓷枕一看，裏面有無數白蟲。於是把它們全殺了，臉上的瘡也就好了。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侵噬。蠶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爲鄰邦掠（「邦掠」原作「所操」，據明抄本改）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愈跑，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殯之任，長生於天矣，無復憶念也。」乃沖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化，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稽聖賦曰：「安有女，（《集仙錄》六「安有女」作「爰有女人」。）感彼死馬，化爲蠶蟲，衣被天下是也。」（出《原化傳拾遺》）

【譯文】

還在上古高辛帝時代，四川那個地方還沒設立官長，沒有統一的領導。那裏的人每個家族居住在一起，家族間交替地互相侵吞。蠶女的遺蹟在現在的四川廣漢。蠶女，不知道她姓什麼，她的父親被鄰國搶走，已經一年了，只有她父親常騎的馬還在家中。蠶女想到父親遠在異鄉，常常飯也喫不下。她的母親爲了安慰她，就向衆人立誓說：「有能把她的父親找回來的，就把這個女兒嫁給他。」部下的人，只能聽聽那個誓言，沒有能把她父親找回來的。那匹馬聽到蠶女母親的話，卻驚喜跳躍躁動不停，掙斷繮繩跑了。過了  
幾天，蠶女的父親騎着馬回來了。從這一天開始這匹馬就不斷地嘶叫，不肯喫草喝水。蠶女的父親問這事的原因，蠶女的母親就把向衆人立誓的話告訴了他。蠶女的父親說：「是向人立誓，不是向馬立誓，哪有把人嫁給馬的呢？這匹馬能使我脫離災難，功勞也算是很大的事，不過你立的誓言是不能實行的。」馬聽後用蹄刨地刨得更厲害了，蠶女的父親很生氣，用箭射死了馬，並把馬皮放在院子裏曬着。蠶女經過馬皮旁邊時，馬皮驟然立起來，捲起蠶女飛走了。過了十天，馬皮又停在桑樹上面了，但蠶女已變成了蠶；喫桑葉，吐絲做繭，讓人們用來作衣被。蠶女的父母非常悔恨，苦苦思念女兒。有一天，忽然看見蠶女駕着飄浮的雲彩，乘着那匹馬，帶着幾十名侍從從天而下，蠶女對父母說：「玉皇大帝因爲我孝順能達到獻身的地步，並且心中念念不忘大義，所以把九宮仙嬪的職位授給了我。從此將永遠在天上生活，請不要再想念我了。」說完升空而去。蠶女的家在今什邡、綿竹、德陽三縣交界處。每年祈禱蠶繭豐收的人，從四面八方像雲彩般聚集到這裏來，都獲得靈驗的效果。道觀佛寺中都塑了一個女子的神像，身披馬皮，稱她爲馬頭娘，向她祈禱蠶桑的事。稽聖賦說：「有個女子，被那死馬感應，化爲蠶蟲，而爲天下人帶來衣裳，這就是蠶女。」

砂俘效

陳藏器《本草》雲，砂俘，又云倒行拘（明抄本「拘」作「狗」）子，蜀人號曰俘鬱。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祕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陳藏器的《本草》上說，砂俘，又叫倒行拘子，四川人把它稱爲俘鬱。這種蟲在於土上旋轉鑽出眼來，常睡在裏面不活動。把它弄來放到枕頭中，可以使夫妻互相愛悅。我有一位表親，曾弄到這種東西，但未試驗過。我首次遊覽成都，住在旅館，跟賣草藥的李山人相識，看到蜀城中的少年，常常很高興地去拜訪這個姓李的年輕人，花高價買他的藥。我因此問他，他回答說是「媚藥」，再問他所用的材料，原來就是砂俘，跟陳藏器所說的相同，陳確沒說假話。姓李的年輕人對他製藥的方法保密，別人是得不到的。武陵山川出產的媚草，無賴們都搶着買，有些男女由於服  
用了媚藥而發了瘋，遭到的禍害可是不小啊！

舍毒

舍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郴連界尤甚。爲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麩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 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爲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之，煙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如席鋪油帔隔之，稍可滅。（出《錄異記》）

【譯文】

舍毒是蚊蚋之類的昆蟲，長江與五嶺之間就有，郴連界那裏更多些。在外作客的人，被蟲咬後，千萬不要用手去撓，只在咬處撒上鹽，用東西包紮好，半天時間毒就化解了。如果用手撓了，就瘙癢不止。皮肉上出現傷口，中毒就更厲害。湖南衡山北邊一帶也有這種蟲，它的毒性還差些。從瞿塘峽到蜀地，有一種叫蟆子的蟲，黑色，也能咬人，毒卻不太厲害。看它生存的地方，原來就附在鹽麩子樹葉的背面。這種蟲春天出生，把葉 成窩，窩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五倍子可以治一切瘡毒。採收五倍子的人要把它曬乾殺死，這樣裏面的蟲子纔不會孵化飛走。不這樣處理  
，這種蟲子一定會破孔飛出，變成了蟆子。貴州南部邊境有一種叫微塵的小蟲，白色，身體很小，一般看不清它，這種蟲能白天晚上都害人。即使蚊帳嚴密無縫，也擋不住它。把粗茶葉燒起來像燒香時冒出的煙，就可以趕走它。還有一種辦法，如果席上鋪上油布，也可以稍微地使白塵危害減輕。

老蛛

泰（「泰」原作「秦」，據明抄本改。）嶽之麓有岱嶽觀，樓殿鹹古制，年代寢遠。一夕大風，有聲轟然，響震山谷。及旦視，即經樓之陊也。樓屋徘徊之中，雜骨盈車。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則週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寺觀，或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蓋悉罹其啖食也。多有網於其上，或遭其黏然縻絆，而不能自解而脫走，則必遭其害矣。於是觀主命薪以焚之，臭聞十餘里。（出《玉堂閒話》）

【譯文】

泰山腳下有座岱嶽觀，樓房殿堂都是古代建造的，年代已很久遠了。有一天晚上颳大風，聽到「轟」的一聲，響聲震動了山谷。等到早晨去看時，原來是經樓倒塌了。人們在樓的廢址上來回查看時，找到的各種枯骨能裝滿一車，還發現了一個老蜘蛛，形體像腹部能裝五升的煎茶的鼎那麼大，伸開前後爪子就能覆蓋方圓幾尺的地面。以前靠近寺觀住的老百姓家，常常丟失孩子，數量不少，原來全都是被老蜘蛛吃了。樓屋上有很多蛛網，有的孩子就被那粘糊糊的蛛絲束縛住，不能自己解脫逃走，就被蜘蛛吃了。於是觀主命令用木柴燒死那老蜘蛛，燒時放出的臭氣十多里外  
都能聞到。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宣平裏大第。晝日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帚撲，皆不能中，久之，飛去院門，撲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外門之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輀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出《稽神錄》）

【譯文】

李禪是楚州刺史承嗣的小兒子，住在廣陵宣平裏的大宅子裏。有一天白天，他在院子前面的牀上睡覺，忽然有隻白色的蝙蝠，圍着院子飛。家僮們爭先恐後地用掃帚撲打它。但都沒打着。過了好半天，白蝙蝠飛出了院門，還是沒打着它，又飛出大門的外面，便看不見了。那一年，李禪的妻子死了，喪車出入的路，正是白蝙蝠飛行經過的地方。

蝗化

唐天祐末歲，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即衆蝗銜其足翅而拽出。帝謂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爲蜻蜓，洛中皆驗之。是歲，羣雀化燕。

【譯文】

唐代天祐末年，蝗蟲出生在地洞中。蝗蟲們長成以後，就立即咬住它們的爪子和翅膀從洞裏扯出來。皇帝對蝗蟲說：「我犯了什麼罪，你們要喫我的莊稼苗？」蝗蟲於是都變成了蜻蜓。洛陽一帶的蝗蟲也都變成了蜻蜓。那一年，各種雀都變成了燕子。

水蛙

徐之東界，接沂川，有溝名（「名」原作「多」，據明抄本、陳校本改。）盤車，相傳是奚仲試車之所。（徐有奚仲墓，山上亦有試車處，石上輒深數尺。）溝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甕，目如碗。昔嘗有人，於其項上得藥，服之度世。（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徐州的東部邊界跟沂川相接，有條溝名叫盤車，相傳是夏代第一個造車的奚仲試車的地方。溝裏有水，水裏有青蛙，可長到像裝五石糧的甕那麼大，眼睛像碗那樣大。從前曾有人在它的脖子上得到一種藥，吃了藥就離開世俗出家了。

蚓瘡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畢，每爲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癢，恆（「恆」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骨而卒。（出《稽神錄》）

【譯文】

唐代天祐年間，浙江西部重修慈和寺。地面整治完畢後，常被蚯蚓打上些洞，承擔此項任務的人很頭疼。有一位和尚教給一法，用石灰把地面蓋上，由此地面固定不受破壞了，但卻殺死了不少的蚯蚓。不久，那個和尚就被病痛所苦，全身發癢，總得讓指甲長的人給搔癢，時間一長，就形成了瘡。每個瘡裏都有一條死蚯蚓，總共差不多有成百上千條，最後和尚的肉被蚯蚓吃盡，露出了骨頭，死去了。

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飢，翁曰：「居家貧，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唯聞訌訌之聲。既曙而寤，身臥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蜂之餘爾。（出《稽神錄》）

【譯文】

廬陵有個書生進京趕考，夜晚到一個村莊裏的人家借宿。有位老翁出來會見客人，說：「我家房子狹小而人口挺多，容納一張牀還可以。」於是就住在了這家。屋裏的房間有一百多個，只是窄小得很。過了好久，書生說餓了，老翁說：「家裏窮，喫的東西只有野菜。」就把野菜擺了出來。書生吃了，覺得味道甜美，與一般的菜不一樣。等到上牀睡覺時，只聽到哄哄的聲音。天亮後客人醒了，卻看見自己睡在田地裏，旁邊有一個大蜂窩。這位客人曾患有風溼病，因爲這次經歷便全好了。大概是因爲吃了蜜蜂剩餘的東西了。

熊乃

信州有版山，川穀深遠，採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乃，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乃弟懼恐，伏於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爲所戮。至軍中，擁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度其遠，乃敢起行。迨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西去溪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溪灘，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遙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蟻。取而碎之，皆有血雲。（出《稽神錄》）

【譯文】

信州有座版山，溪流山谷幽深遙遠，是採木製版的地方，於是以此給它命名。州里人有個熊乃，曾和他的徒弟們進山伐木，他的弟弟在後面跟着追趕，到黃昏時候，還沒追上。忽然看見有穿鎧甲的人清道，從東而來，高聲傳喚。熊乃的弟弟很害怕，就趴在草中，不一會兒就看見許多打着旗、扛着戈、穿着鎧甲的人連續不斷地來了。道路旁邊也有走路的人，有人觸犯了清道的，就被殺死。說話間，只見一大隊士兵簇擁着一位像大將的人，騎着馬向西急馳而去。熊乃的弟弟估計那些人走遠了，纔敢起來繼續趕路。走到天亮，才追上他的哥哥，就把自己看到的全都告訴了哥  
哥。大家都說：「這兒不是巡邏的地方，向西去有溪流險灘，非常危險，而且沒有可投奔的去處，怎麼會有這樣的一些人？」就立即一同去尋找那幫人。大約走了十多里，隔着溪流險灘，就看見許多旗幟亂紛紛的，圍成一圈好像打獵的樣子。熊乃的徒弟中有個勇敢的人，就遠遠地呼喊喝叱那些人。忽然便什麼都看不見了。熊乃等人走近細看，人都是樹葉，馬都是大螞蟻，把它們拿過來弄碎，卻都有血。

螽斯

蝗之爲孽也，蓋沴氣所生，斯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衆多。螽斯即蝗屬也。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蝻。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逾池渡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豢豕躍而啖食之，斯須復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飢，唼齧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御之，皆爲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爲天生殺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蝗蟲作爲一種妖孽，本是災害不祥之氣產生出來的。因爲它的氣味很腥，便有人說是魚子變成的。蝗蟲每年產卵三次或四次，每一次能產卵一百多粒。從卵到長出翅膀，總共一個月就能飛了，所以《詩經》裏說螽斯的子孫衆多。螽斯就屬蝗蟲一類。蝗蟲翅  
膀沒長成時，跳躍着行動，這時它的名字叫蝻。後晉天福末年，天下發生大蝗災，連續幾年也沒有滅除。那些蝗蟲在地面走時就遮蔽了地面，飛起來時就遮蔽了天空。莊稼草木全被喫光。大地光禿禿的什麼也沒剩。在蝻災最嚴重的時候，「蝗流」不斷延伸、擴展，數量數不勝數，甚至能浮水過河、越過山嶺、水池和壕溝，就像走平地一樣。蝗蟲進入人家，誰也阻擋不了。它們穿門入窗，水井和廁所都被填塞。牀、帳都被弄得又腥又髒。它們咬嚼損壞書的封皮，白天黑夜天天如此，這種騷擾真叫人難以忍受。山東鄆城縣有一戶農民，家中養了十多頭豬，當時正在山坡、沼澤一帶。正趕上蝻蟲大批湧來，這十多頭豬於是跳躍着喫起蝻蟲來，不一會就喫飽了，不能走動了。哪些蝻又飢又餓，開始咬喫那些豬。蝻蟲成堆地聚在豬身上，豬竟然無力對付，結果十幾頭豬都被蝻蟲喫光了。到了癸卯年，那些蝗蟲卻都抱着草木乾死了。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上天掌握着生殺之權啊！

蝻化

己酉年，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才欲打捕，其蟲化爲白蛺蝶，飛去。（出《玉堂閒話》）

【譯文】

己酉那年，將軍許敬遷奉命到東洲視察夏天捕捉野獸保護莊稼的情況。不久呈上報告說，在野外山坡上，看到有十幾裏的地方都有蝻生活着，剛想去撲打，那些蝻蟲就都化爲白蛺蝶飛走了。

# 蠻夷及傳記卷（第480-483卷)目錄

卷第四百八十　　蠻夷一　四方蠻夷　無啓民　帝女子澤　毛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絲 輆沐國 泥雜國　然丘　盧扶國　浮折國　頻斯

吳明國 女蠻國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鶴民 契丹 沃沮 僬僥

卷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 東女國 廩君 大食國 私阿修國 俱振提國

　　牂牁　龜　茲乾陀國

卷第四百八十二 蠻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闐 烏萇 漢槃陀國

蘇都識匿國 馬留 武寧蠻　懸渡國　飛頭獠　蹄羌

扶樓 交趾 南越 尺郭 頓遜 墮婆登國 哀牢夷

訶陵國 真臘國 留仇國 木客 繳濮國 木飲州 阿薩部

孝憶國　婆彌爛國　撥拔力國　昆吾　繡面獠子　五溪蠻

墮雨兒

卷第四百八十三 蠻夷四 狗國 南蠻 縛婦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彌國 南詔 獠婦

南中僧　番禺　嶺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第四百八十 蠻夷一

四方蠻夷　無啓民　帝女子澤　毛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絲　輆沐國

泥雜國　然丘　盧扶國　浮折國　頻斯　吳明國　女蠻國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鶴民 契丹 沃沮 僬僥

四方蠻夷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中央之人，竅通於口。（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東方的人鼻子大，身體上的孔都跟眼睛相通，體力都歸附到這裏；南方的人嘴大，體竅都跟耳朵相通；西方的人臉大，體竅都跟鼻子相通；北方的人體竅都跟陰部相通，身體矮；中部地區的人，體竅都跟口部相通。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八年化爲人。（出《酉陽雜俎》。明抄本作出《博物志》。文亦全同《博物志》。）

【譯文】

無啓人住在洞穴中，喫土。他們的人死了，埋葬後，死者心臟不爛，經過一百年又變成人。錄人膝蓋不爛，埋葬後過一百二十年又能變成人。細人肝臟不爛，埋後八年又變成人。

帝女子澤 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爲傖。（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上帝的女兒子澤生性嫉妒，把陪嫁的婢女都趕走，讓她們分散居住在四面山裏。她們沒有什麼依靠，東山的便給狐狸做了配偶，生的孩子叫殃；南山的跟猴子交合，生的孩子叫溪；北山的跟玃猳私通，生的孩子是傖。

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如（「如」原作「於」，據明抄本改。）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犛甡。（上音生，下音管。）見人則眪（古陌反）目，（「目」原作「自」，據明抄本改。）開口吐舌，上脣覆面，下脣覆胸。憙（許記反）食人，舌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狎。小兒髯可畏也。

【譯文】

八方荒遠的地方，有毛人居住在那裏。毛人高七八尺，形體都像人，身子和頭上都有毛，像獼猴。毛長一尺多，短而蓬鬆。見到人就閉上眼睛，張開口伸出舌頭，上嘴脣能蓋上臉，下嘴脣能蓋上胸。喜歡喫人。它們之間常用舌鼻相拉一起遊戲，如一方不伸舌頭，另一方就馬上走了。這種毛人名叫髯公，俗稱髯麗，又一名稱叫髯狎。幼年的髯公是很嚇人的。

軒轅國

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諸天之野，和鸞鳥舞。民食鳳卵，飲甘露。（出《博物志》）

【譯文】

軒轅國在窮山的邊上，他們國中不長壽的人也能活八百歲。諸天的原野上，鸞相呼，鳥起舞。百姓喫鳳蛋，喝甘美的雨露。

白民國

白民之國，有乘黃，狀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年。（出《博物志》）

【譯文】

白民國有一種動物叫乘黃，樣子像狐狸，背上有角。騎過它，壽命可長達三千歲。

歐絲 歐絲之野，女子乃跪，據樹歐絲。（出《博物志》）

【譯文】

歐絲國的原野上，女子竟然跪着，靠着樹吐絲。

輆沐國

越東有輆沐之國，（音善愛反）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非也。見《墨子》。（出《博物志》）

【譯文】

越國東部有個輆沐國，該國人的長子生下來，就剁開吃了他，說這樣會有利於弟弟。如果父親死了，兒子就把母親揹出去扔掉，說是鬼的妻子是不能跟他們一起住的。楚國南邊的炎人國，他們的父母死了，就把他們身上的肉刮下來扔掉，然後只把骨頭埋了，就可以成爲孝子了。秦國的西邊有個義渠國，父母死了，就把木柴堆積起來點燃，然後把父母放在煙上薰，他們把這叫作登煙霞，這樣做後纔會被認爲孝。這種做法上面提倡的，下面的人就當作風俗，卻沒有人說不對。這些事《墨子》上都有記載。

泥雜國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雜（明抄本「雜」作「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震之擊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國正朔，則序歷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也。（出《拾遺錄》）

【譯文】

周成王即位三年後，有泥雜國的人來朝見。那人說，他從泥雜國家出發後，常從雲彩裏走，腳下常能傳來打雷的聲音。有的時候，他進入隱蔽的洞穴中，又聽到波浪的聲音在頭上。有時在大水中飄浮前行，就看太陽和月亮的運行，來弄清方向，根據季節的冷熱，來確定年月。用中原的歷法去驗證它，就發現順序年代正相符合。於是周成王以外賓的禮節接待了他。

然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翅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奓鼻，衣雲霞之布，如今霞布也。經歷百餘國，方至京師。越鐵屼，泛沸海，有蛇州蜂岑。鐵屼峭厲，車輪各金剛爲輞，比至京師，皆訛說（明抄本「說」作「銳」）幾盡。沸海皆湧起，如剪魚也魚鱉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龍蛇蛟不得近也。經蛇州度，則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末，以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五十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人並童稚，乃至京師，鬢髮皆白。及還至然丘，容貌還復壯。比翼鳥多力，狀似鵠，銜（「銜」原作「衝」，據明抄本改。）南海之丹（「丹」原作「舟」，據明抄本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聖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神力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周成王六年，然丘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隻，籠子是用玉石做成的。那個國家的使者都頭小如拳，鼻孔張開，穿着雲霞那樣的布--就像今天的霞布，經過了一百多個國家，纔到了京城。途中翻過了鐵屼山渡過了沸海，還經過了蛇州和蜂山。鐵屼山陡峭危險，車輪的外圈是用金剛石作的，可是等到到了京城，都變形磨損得快沒有了。沸海上波浪翻滾，像煎魚那樣。魚鱉的皮和骨頭堅硬得像石頭，可用它做鎧甲。渡沸海時，用銅片包住船底，使龍蛇蛟不能靠近。經蛇州時，就用豹皮做成屋子，人在屋子裏推着車。經過蜂山時，就點燃胡蘇樹的樹枝，因爲這種樹燒出的煙能殺滅各種蟲子。在路上走了五十多年，纔到了洛陽。這一年周成王在泰山祭天，在社首山祭地，這使者從他的國家出發的時候，他們還都是孩子，可是到了京城的時候卻都已鬢髮全白。等到使者回到然丘，容貌恢復，又強壯如初。他們進貢的比翼鳥力氣大，形狀像鵠，銜來南海的紅泥，做窩於崑山玄木上，住在那裏面。比翼鳥遇到聖人就飛翔落下，以此顯示周公輔佐聖王的非凡的力量。

盧扶國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其國。國無惡（「國無惡」三字原作「人並」，據明抄本改。）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枝。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之卉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讓。壽登百歲已上，拜敬如至親之禮。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翳掩於屍。閭里吊送，號泣之聲，動於林谷。溪原爲之止流，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口，至死者骨爲埃塵，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表（「表」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燕昭王時，盧扶國派使者來朝見。從中國要渡過萬里玉河才能到達盧扶國。盧扶國內沒有兇惡的禽獸，水面上不起波浪，風也吹不斷樹枝。人們壽命都達到三百歲。他們用草編織衣服，這種衣服稱爲卉服。人到死了的時候也沒有變老，全都和氣孝順謙讓，壽命達到百歲以上的，人們對他們都像對待最近的親屬那樣拜見敬禮。人死後埋葬在野外，用香木山草覆蓋在屍體上，鄉里人都去弔唁送葬，號哭的聲音，震動了樹林山谷，溪水因此而停止了流動，春天的樹因爲悲悼改變了顏色。在居喪期間，既不喝酒也不喝水，直到死者的骨頭變成泥土，才喫飯。從前大禹沿着山疏導河流時，就表彰那個地方是「無老純孝之國」。

浮折國

元封元年，浮折歲貢蘭金之泥。此金湯淵，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常以爲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幹。當漢世，上將出徵，及使絕國，多以泥爲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帝崩後乃絕。（出《玉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武帝元封元年，浮折國每年進貢蘭金泥。產這種金的熱水坑，在盛夏的時候，裏面的水經常沸騰翻湧，就像熱水與烈火，飛鳥也飛不過去。國內的人經過此處時，經常看見水邊上有人，把這種金屬冶煉鑄造成器物。像泥那樣污濁，顏色如上等的黃金，反覆多次鑄造，它的顏色就變白了，而且發出銀光，這時就稱爲銀燭。常用它作成泥，密封各種盒子、匣子和各宮門，這樣，鬼怪就不敢冒犯。在漢朝時候，上將出徵，以及出使極遠的國家，多用蘭金泥作官印的封泥。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出使時，都接受了用蘭金之泥封好的蓋有皇帝印的證書。漢武帝死後，貢蘭金之泥的事就中止了。

頻斯

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有金壺，中有神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年。其國有大風木爲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裏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陰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膝痕二三寸，牀前有竹簡長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開闢已來事，人莫能識。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頻斯國民皆多力 發，（「 發」原作「拳頭」，據明抄本改。）不食五穀，月中無影，食桂漿。其人發，引之則長，置則自縮如螺。續此人發以爲繩，以及丹井，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徵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乃有云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撝雪，則雲霽雪止。白蛙化爲白雁，入雲搖搖遂滅。此則頻斯人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雲：「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使車馬珍服，送之出關。（出《拾遺錄》）

【譯文】

魏帝曹奐做陳留王那年，有頻斯國的人來朝見。他們用各種顏色的玉石做衣服，像今天的鎧甲。他們不喫中原的食物，自己帶有金壺，壺裏有神仙漿水，像凝固的油脂，嘗一滴就能延長一千年的壽命。他們國有大風木形成的樹林，樹高六七十里，擅長計算的人用裏計算它，雷電常出現在樹木的半腰。它的枝葉交錯形成陰影在上面遮着，以致不見日月之光，那樹下平坦乾淨，常清掃灑水，雨霧不能進入樹下。樹東有一座大石頭房子，裏面可以坐下一萬人。牆上刻有三皇的像，天皇十二個頭，地皇十一個頭，人皇九個頭，都是龍身。也有放置燈和蠟燭的地方。把石頭連到一起作爲牀，牀上有膝蓋印二三寸深，牀前有竹簡，長有二寸，上面文字像大篆，說的都是開天闢地以來的事。那字誰都不認識，說這是伏羲畫卦時寫的，有的人說這裏是蒼頡造字的地方。旁邊有口丹石井，不是人工開鑿的，下面深深通着出水的泉眼，泉水經常沸騰上湧。仙人們想喝水的時候，用長繩提水。頻斯國的百姓都大力氣卷頭髮，不喫五穀。他們那兒的月亮中沒有桂樹影。但他們喝桂花酒。那裏人的頭髮拉它就長，放開手就自動縮回去像田螺一般。把這樣的人發接續起來做成繩，可以用來提取丹石井中的水。冬季時，得到的井水很少。水中有白色青蛙，這種蛙有兩個翅膀，常不斷地爬到井上再下去，走路的人往往餵它。周王子晉來到井邊往下看，有隻青雀吐出一隻勺，給子晉，子晉接過來喝了勺裏的水。於是雲彩出現，雪花飛舞。子晉用衣袖向雪揮動，於是雲收雪止。白青蛙變爲白雁，飛入雲中不斷上下，最後看不見了。這些內容都是頻斯人記載的。原來那個國家的人年齡是沒法推測的。又讓他們畫他們那裏的山川地勢和珍貴奇異之類的東西給張華看，張華說：「這是神靈奇異的國家，難以驗證相信。」後來就讓人用車馬和珍貴的衣服，把他們送出了函谷關。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蠻。雲，其國去東海數萬裏，經揖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鬥，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雲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佔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貯之於白玉碗，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發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痾眇跛，無不療焉。（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德宗貞元八年，吳明國進貢常燃鼎和鸞蜂蜜。使者說，他們的國家距離東海數萬裏，途經揖婁、沃沮等國家。那裏的土地適合種植五穀，有很多珍寶玉石，講究禮儀，喜歡音樂，爲人仁義，沒有偷盜搶劫的事情，人們的壽命可達到二百歲。他們有崇尚神仙術的習俗，一年當中，乘雲駕鶴成仙的常常有。他們常看到遠處黃氣像車蓋，知道中國憑土德稱王天下，於是願意來獻物朝拜。常燃鼎，容量是三鬥，光潔像玉石，是紫色的。每次用它加工飲食，不用燒火食物自己就熟了，又香又幹淨跟常法做出來的不同。常喫這樣的飯菜，會使人返老還童，百病不生。鸞蜂蜜，是說那種蜜蜂的鳴聲有些像鸞鳥鳳凰，而且身體上有多種顏色。大的可重達十多斤，在幽深的山崖和高峻的山嶺間做窩，窩大的佔地約二三畝。國內的人採它的蜜，不能超過三二合，如超過，就會出現颳風打雷的不正常情況。如果這種蜂螫了人形成瘡口，只要用石頭上長的菖蒲根敷上，就好了。那蜜的顏色是綠的，把它盛在白玉碗裏，表層和裏面都晶瑩透明，像綠色的琉璃。長期服用能使人長壽，面如小孩，頭髮變白的吃了那蜜以後能變黑，即使很重的病，哪怕眼瞎腿瘸，也能治好。

女蠻國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雲（明抄本「雲」作「雲」）煉水香麻以爲色，光渾映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於中華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纓（「纓」原作「頭」，據明抄本改。）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文采多異，入水不濡，雲有龍油魚油也。優者更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矣。（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宣宗大中初年，女蠻國進貢雙龍犀杯，那上面有兩條龍，龍鱗、龍鬣鬃、龍爪、龍角都有。還有明霞錦，說是這種錦的香味是從水香麻中精煉出來的，這種錦光彩輝映，濃香能附在人身上，各種顏色交錯相配，比中國的錦還要好。那個國家的人梳着高高的髮髻，戴着金飾的帽子，身上披着纓絡，所以稱他們爲菩薩蠻。當時的歌舞藝人於是就創作了《菩薩蠻》曲調，文人也常常把自己的詞跟《菩薩蠻》曲相配。還有女王國進貢龍油綾和魚油錦，花紋彩色有很多奇異的特點，放到水裏不沾水，說是因爲上面有龍油魚油的緣故。藝人便又創作了《女王國》曲，音調婉轉流暢，後來傳到國家樂隊中去了。

都播

都播國，鐵勒之別種也，分爲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爲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爲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贓。（出《神異錄》）

都播國是鐵勒族的分支，共分三部分，各自管轄。他們的習俗是用草編制房子，不養牛羊，也不懂得耕種。他們國內百合很多，就以它作爲糧食。穿的是貂皮和鹿皮衣服，貧窮的也編結鳥羽做衣服。國家不用刑處罰人，犯偷盜罪的加倍沒收他的贓物。

骨利

骨利國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勝兵四千。地出名馬。晝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東方已曙，蓋近日入之所也。（出《神異錄》）

【譯文】

骨利國位於回紇的北方，瀚海的北面。有四千優秀的士兵，那地方還出產名馬。白天長夜間短，在太陽快落山時，煮一塊羊肩，剛熟，東方已經天色發白，原來這裏是靠近太陽落下的地方啊。

突厥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爲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或系之竿上，四時祀之。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發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兵衆之後也。西屠，俗染齒令黑。（出《酉陽雜俎》）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有（「有」原作「神」，據明抄本改。）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阿唲首領，仍誓之曰：「自此之後，須以（「以」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人祭天。（明抄本「天」作「纛」。）常取阿唲。」（明抄本「常取阿唲」四字作「如阿  
唲例。」）即取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纛」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部落用之。射摩既斬阿唲，至暮還。海神女執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突厥奉祀火神，沒有祭祀的廟，把氈子刻成祆神形象，裝在毛袋裏，或者系在竿上，春夏秋冬都進行祭祀。堅昆部落，不是狼種，他們先人誕生的洞窟，在曲漫山北面，他們自己說古代有神跟母牛在此洞窟中交配。他們的人頭髮是黃的，眼睛是綠的，鬍子是紅色的。鬍子全是黑色的，則是漢朝將領李陵和他的士兵的後代。西屠人有風俗是喜歡把牙齒染成黑色。

又 突厥的祖先叫射摩。舍利海有神仙，這個海在阿史得蜜以西。射摩有神靈奇特的能力，海神的女兒每到黃昏，用白鹿迎接射摩入海中，到天明再送出，這樣過了數十年。後來部落將要大規模打獵，到了半夜，海神女兒對射摩說：「明天打獵時，你們祖先出生的洞窟中，會有金角白鹿跑出來。你如果射中這隻鹿，今後就仍能跟我來往；如果射不中，咱倆的緣分就結束了。」到了天亮進入圍獵時，果然在前代出生的洞中，有金角白鹿跑出來。射摩就派他的手下人加強圍獵，在鹿將要跳出圍圈時，被手下的人殺了。射摩大怒，便親手斬了阿唲部的首領，並立誓說：「自此以後，凡用人祭天，都要由阿唲部出人！」就弄來一個阿唲部的子孫斬了祭天。直到現在突厥人仍以人祭戰旗，部落沿用了這個規定。射摩斬了阿唲後，到晚上回去了，海神女兒抓住射摩說：「你親手殺人，血氣又腥又髒，咱倆的緣分從此斷絕了！」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及諸者。（明抄本「及」作「乃」，「者」作「酋」。）或雲，是尚結贊男女。吐蕃乃收屍歸營。（「營」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有百餘人，行哭隨屍，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屍旁代語，使一人問，「瘡痛乎？」代語者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曰：「食乎？」代者曰：「食。」即爲具食。又問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代者曰：「歸。」即具輿馬，載屍而去。譯語者傳也。若此異禮，必其國之貴臣也。（出《鹹通錄》。明抄本作出《鹹通甸圍錄》。）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唐軍在青海把吐蕃的軍隊打得大敗，在戰場上，殺死了吐蕃的大兵馬使乞藏遮，有人說乞藏遮和其它死者是尚結讚的侍從。於是吐蕃人收起了屍首回到了營房，有一百多人跟着屍首邊走邊哭，他們的喪祀儀式極奇特。讓一人站在屍體旁代死者說話，讓另一人問：「傷處疼痛嗎？」代替的人就說：「疼痛。」然後把膏藥塗在死者傷處。又問：「喫飯嗎？」代答的人說：「喫。」又馬上進上食物。又問：「要穿衣服嗎？」代答者又說：「穿。」馬上命人給穿上皮衣服。又問：「要回去嗎？」代答者又說：「回去。」便馬上準備好車馬，把屍體裝上車拉走。這些情況都是翻譯轉述過來的，像這種奇特的禮儀，必須是吐蕃國中高貴的大臣才能享受。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鏡。有玉樽玉籩，取一樽，復生焉，與天同休，無干時。石邊有脯焉，味如獐脯。飲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間人，與天同生，雖男女不夫婦，故言不生死。（出《神異記》）

【譯文】

西北邊遠的地方，有一種玉饋酒，是從酒泉流入的。酒池寬有一丈，深有三丈，酒味純美如肉，清澈透明像鏡子。酒池上有玉石酒杯和玉石的盤，盛出一杯酒，池裏馬上又生出一杯，酒池與上天壽命相同，沒有乾涸的時候。石頭旁邊還有肉乾兒，味道如同獐肉乾兒。喝了這種酒，人就不生不死。這池子周圍的人，也與天同壽，雖有男有女，但不結爲夫婦，所以說不生不死。

鶴民

西北海戌亥之地，（「地」字原缺，據陳校本補。）有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飛，每爲海鶴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機巧，每爲鶴患。常刻木（「木」原作「吐」，據明抄本改。）爲己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以爲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後見真者過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爲國，或三十步五十步爲一國，如此不啻千萬。春夏則食路草實，秋冬食草根，值暑則裸形，遇寒則編細草爲衣。亦解服氣。（出《窮神祕苑》）

又 一說，四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諭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雖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公所言小人也。（出《神異錄》）

【譯文】

西北海戌亥那地方，有個鶴民國，人身高三寸，但日行千里，步履迅急如飛，卻常被海鶴吞食。他們當中也有君子和小人。如果是君子，天性聰慧機變靈巧，每每因爲防備海鶴這種禍患，而經常用木頭刻成自身的樣子，有時數量達到數百，把它們放置在荒郊野外的水邊上。海鶴以爲是鶴民，就吞了下去，結果被木人卡死，海鶴就這樣上當千百次，以後見到了真鶴民也不敢吞食了。鶴民大多數都在山澗溪岸的旁邊，鑿洞建築城池，有的三十步五十步就是一座城，像這樣的城不止千萬。春天和夏天的時候就喫路上的草籽，秋天冬天就喫草根。到了夏天就裸露着身體，遇到冬天就用小草編衣服穿，也懂得修煉氣功的養生之法。

又 還有一種說法：四海的外面有個鵠國，男女都只有七寸高，爲人泰然自如很有禮貌，喜歡經書，懂得跪拜之禮，那些人都能活三百歲，能走千里路，各種東西都不敢侵犯他們。他們雖然害怕海鶴，但陳章與齊桓公說，如果鵠把他們吞到肚裏去，也能活三百年，被吞下肚的人不死，而鵠也能一飛千里。陳章與齊桓公所說的就是那種小人。

契丹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陽王。嘗雲，陷契丹中，屢又絕塞射獵，以給軍食。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至所謂笡卻日也，此地以爲常，尋當復矣。頃之乃明，日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胸（「胸」原作「腦」，據明抄本改）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雲。（出《稽神錄》）

【譯文】

盧文進是幽州人，到了南方，被封爲范陽王。他說，他曾落入契丹人手裏，契丹人派他多次在極遠的邊塞打獵，以便供給軍隊食物。有一次大白天正打獵，忽然天色昏黑，羣星明亮，大家都非常害怕。抓到一個蕃人詢問，回答說：「這是日蝕，契丹人稱爲'笡卻日'，這地方已習以爲常，稍過一會兒就會恢復正常了。」過了不一會果然明亮起來了，太陽還正在正午。盧文進又說，曾在無定河那地方，看見一條人的胸骨，像柱子那樣粗，大約有七尺長。

沃沮

毋丘儉遣王傾追高麗王官，（明抄本無「官」字，按《博物志》「官」作「宮」）盡沃沮東東界。問其耆老，海東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

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兩袖長二丈。（「丈」原作「尺」，據明抄本改。）又得一破船，隨浪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得」原作「的」，據明抄本改。）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出《博物志》）

【譯文】

毋丘儉派王傾追高麗王官，追到沃沮（今朝鮮西北）東部的邊境就停下了。問那裏的一位老人：「海東有人沒有？」老人說，「國內的人曾經坐着船去捕魚，遇到了大風，被吹了幾十天，在東面碰到了一個海島。海島上有人，但說話聽不懂。那地方有個習谷，要在七月弄來童女沉入海里。」又說還有一個國家，也在海中，只有女的，沒有男的。

又說，有人曾看到一件布衣服，從海水中浮上來，那衣服象中國人的衣服，但它的兩隻袖子卻有二丈長。又看到一隻破船，隨着海浪湧出，停在海岸邊。上有一個人，脖子上還有一張臉，這是被活捉的。，與他交談，但語言不通。他也不喫東西，不久就死去了。那些地方都在沃沮東面的大海當中。

僬僥

李章武有人臘三寸餘，頭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僬僥國人。（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李章武有一個用活人臘制的「人乾兒」，腦袋、大腿、胸脯都完好無損，眉毛眼睛也很分明，說那就是古代傳說中矮人國僬僥國的人。

卷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 東女國 廩君 大食國 私阿修國 俱振提國 牂牁　 龜　 茲乾陀國

新羅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東與長人國接。長人身三丈，鋸牙鉤爪，不火食，逐禽獸而食之，時亦食人。裸其軀，黑毛覆之。其境限以連山數千裏，中有山峽，固以鐵門，謂之鐵關。常使弓弩數千守之，由是不過。（出《紀聞》）

又新羅國有第一貴（明抄本「貴」作「國」）族金哥，其遠祖名旁竾，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竾，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谷種於弟，弟蒸而與之，旁竾不知也。至蠶時，止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十八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悉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谷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竾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旁竾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竾因止石側。  
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出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去（「去」原作「久」，據明抄本改），以金錐插於石罅。旁竾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雲：「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竾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金如常者。谷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餘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糖三版乎？爾欲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糖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出《酉陽雜俎》）

又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而吹到新羅國。新羅國君聞行餘中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華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所宜，不讀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義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辭之。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聞典教。不謂尚有無知之俗歟！」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貪吝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爲夷狄所嗤，況哲英乎。（出《云溪友議》）

又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啖。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  
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虜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出《紀聞》）

又近有海客往新羅，次至一島上，滿地悉是黑漆匙箸。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箸，乃木之花與須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攪茶，隨攪隨消焉。（出《酉陽雜俎》）

又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於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於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於時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徑尋舊路而竄。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於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於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齧而啖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於內庫。洎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饌食客，爲省其絕糧之難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新羅國東南面跟日本國相鄰，東面跟長人國相接。長人身高三丈，牙齒像鋸。指甲像鉤子，不用火燒東西喫，抓到禽獸就生吃了，有時候也喫人。他們的身體裸露着，上面長有一層黑毛。他們的國土周圍有相連數千裏的山脈圍繞着。邊境上有山口。用鐵門擋住，稱爲鐵關，常派數千弓弩手守着，因此是過不去的。

又說新羅國有個第一貴族金哥。他的遠祖名叫旁竾。旁竾有位弟弟，家財很多，他的哥哥因爲分居，生活困難，只好乞衣乞食。有位鄉里人送給旁竾一塊空地，旁竾向弟弟要蠶種和谷種，弟弟就把蠶種、谷種煮熟了送給他，旁竾並不知道。到孵蠶種時，只孵出了一隻。這隻蠶每天長一寸多，過了十天長得像牛一樣大了，好幾棵桑樹的葉都不夠它喫。他的弟弟知道這事後，就找了一個機會，殺死了這條大蠶。一天後，四面八方百里以內的蠶，都飛來落到了旁竾的家。國內的人都說被殺死的蠶是巨蠶。推測它可能是那些蠶的王。旁竾周圍的鄰居共同幫着繅絲也忙不過來。  
旁竾的穀子只長出了一棵。但結的穗有一尺多長，旁竾經常在旁邊看着它。忽然這棵穀子被一隻鳥折斷，並把穗子銜走了。旁竾於是跟着追趕，追到山上。在山上又追了五六里，這時鳥飛入了一個石縫中。日頭落了，路上很黑，旁竾只好在一塊石頭旁邊停下了。到了半夜，月亮很明亮，旁竾見一羣小孩，穿着紅色衣服在一起做遊戲。一個小孩說：「你要什麼東西？」一個小孩回答說：「要酒。」那個小孩就拿出一把金錐子，敲打石頭，於是酒和酒具都擺了出來。還有一個說要食物，又敲打石頭，餅、糕、湯、烤肉又擺在了石頭上。過了好一會兒那些小孩才喫喝完走了，把金錐插在石頭縫裏。旁竾非常高興，拿了那把金錐就回家了。旁竾想要什麼東西，只要敲打金錐就立刻會得到。憑着這把金錐，旁竾的富裕可跟國家相比，所以經常把珍珠送給他弟弟。弟弟說：「我也許能像哥哥一樣得到一把金錐。」旁竾瞭解他的無知，但告訴他也不聽，只好讓他按他的話辦了。於是，旁竾的弟弟孵蠶，也只得到一隻很平常的蠶；也種了穀子，又只長出一棵，將要成熟時，也被鳥把穗銜走。旁竾的弟弟非常高興，隨着鳥進了山。到了鳥入石縫的地方，遇到了羣鬼。羣鬼生氣地說：「這是偷金錐的人。」便抓住了他，對他說：「你想爲我們築牆二十四尺呢，還是想讓鼻子長成一丈長呢？」旁竾弟請求築牆二十四尺。經過三天，飢餓困苦沒築成，向鬼請求憐憫，鬼便拉長他的鼻子。旁竾的弟弟拖着一隻和象鼻子一樣長的鼻子回了家。國內人覺得奇怪，都聚攏來看他。他又慚愧，又生氣。死掉了。從那以後旁竾的子孫們開玩笑，用金錐要狼糞，於是雷聲震響，金錐失去，不知道哪裏去了。

還有個傳說。說登州商人馬行餘在海上航行，打算取道崑山到桐廬去，但當時卻遇到了西風，被吹到了新羅國。新羅國的國君聽說馬行餘是從中國來的，便以賓客之禮接待他，並說：「我們雖屬夷狄國家，但每年都有到中國學習儒學的人，其中還有些人被推薦到中國朝廷，考中功名光榮回國。回國後，我一律給他們很多的俸祿。你知道孔子的學說，覆蓋了整個中國了吧？」於是跟行餘談論到經書。馬行餘離開坐席回答說：「我是個平庸淺薄的商人，雖然生長在中國，但是隻聽說土地適合種什麼，不懂詩書中的道理。熟悉詩書，明白禮義的，大概只有那些士大夫，我們  
這些粗人是一竅不通的。」於是向國君告辭。新羅國君驚訝地說：「我以爲中國的人都受到過經書的教育，沒料到還有無知的俗人。」行餘回到家鄉，對自己以前因爲貪圖衣服食物，愚昧不懂得學儒家之道而被夷狄嗤笑感到慚愧。商人尚且如此，何況聰敏而有才能的人呢？

還有一個傳說。天寶初年，唐朝派贊善大夫魏曜出使新羅國，策立他們年幼的太子當國王。魏曜年紀大了，很打怵這件事。有位客人曾到過新羅，於是魏曜就去訪問他了解情況。客人說：「永徽年間，唐朝和新羅國、日本國都有友好往來。派使者時兩國都去。使者到達新羅以後，又將去日本國，不想在海中遇到了大風，波浪滔天，數十日不止，船隻好在海上漂。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忽然風停波靜，船到了海岸邊。太陽剛要落山，當時一同航行的幾隻船上的人，都拴好了船，往海岸上攀登，總共大約有一百多人。海岸高二三十丈，登上去後，遠遠地看到了屋子，便爭  
先恐後地跑過去。有些很高的人走來了，高有二丈，身上穿着衣服，說話聽不懂，看見唐朝人到來，他們非常高興，便前呼後擁地讓入屋子，然後用石頭堵上了門，就都出去了。不一會兒就有他們同類的一百多人，前後相隨走來了，原來是挑選唐朝人中皮膚好身體肥胖的，共選出了五十多人，都被他們煮熟了，然後聚在一起喫。又拿出好酒，一同宴飲取樂。到了深夜，這些巨人都喫醉了。於是人們才能夠到各個院子裏看看。後院裏有三十位婦女，都是先後被風颳到此地而被擄掠來的。她們自己說：「男的全被吃了，只留下婦女，讓我們做衣服，你們現在趁着他們喝醉了，爲什麼還不離開？請讓我們給你們帶路。」大家一聽都很高興。婦女們扛着她們的幾百匹熟絹絲，然後拿來刀，把喝醉的那些巨人的腦袋都砍了下來。人們於是走到海岸上，海岸很高，天黑沒法下，便用帛拴着身體自己吊下去。用這個辦法，大家陸續吊下去到了水邊，都上了船。等到天亮時船就出發了。忽聽山頭上有叫喊聲，回頭看逃出的地方，已有一千多巨人追來了，都絡繹不絕地下山來，不一會兒就到了海岸。看到沒有趕上船，都氣得像虎那樣吼叫，又咆哮又蹦跳。使者和那些婦女最後終於都回到了家。

又有一件事，最近有個航海的人到新羅去，途中到一海島上臨時停腳，只見滿地全是塗有黑漆的湯匙和筷子。那地方有很多大樹，航海的人仰起頭看那大樹，原來那些湯匙筷子都是樹上的花和花蕊。於是撿了一百多雙帶回去。回家一用，不好使，因爲太粗。偶然用它攪茶水，一邊攪一邊這種筷子就消溶了。

還有一件事，六軍使西門思恭，曾經奉命出使新羅，由於風向水流常有不正常情況，所以往往連續幾個月漂浮在大海上，不知海岸在哪裏。忽有一天到了南邊的一處海岸，看上去也有田地、景物，便登上陸地四下眺望。不一會兒，一個很高大的人，身高有五六丈，衣襟很奇特，聲音像打雷，俯視西門思恭，有點像驚訝讚歎似的。當時就用五個手指撮着西門思恭走了一百多里，進入一個巖洞裏面。只見他們年老的年幼的都聚在一處，一個傳一個地把他們的人都招呼過來，爭先恐後地來觀看欣賞西門思恭。他們的話一點也聽不懂，但都顯出很高興的樣子，好像得到一種奇異的東西。於是挖了一個坑，把西門思恭放在裏面，還有人看守着。過了一個晚上，西門思恭就攀緣而上，跳出了坑，找到原路逃了回去。西門思恭才跳上船，那巨人已追到船邊，於是用大手抓住了船舷。在這危急情況下，西門思恭揮劍砍斷了巨人的三個手指頭--手指頭比現在捶帛的棒子還粗--巨人掉了三個手指頭，只好退回去。於是西門思恭解開纜繩開船。船上水和糧食一點也沒有了，一個月沒糧喫，就喫身上穿的衣服，最後到達了北岸。於是西門思恭獻上了那三顆手指頭，用漆漆了收藏在皇宮的倉庫裏。後來西門思恭被提升做了主軍。從那時起，他寧可把金玉送給人，平生也一直不用飲食招待客人，因爲他深深明白那沒有糧食喫的艱難。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王」原作「土」，據明抄本改）與茂州鄰，有八十餘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口兵萬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人。王死，國中多斂物，至數萬。更於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王位之，或姑死婦繼。無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層。其王服青毛裙，平（「平」原作「下」，據明抄本改）領衫，其袖委地。以文錦爲小髻，飾以金耳垂璫。足履素靴。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爲正，每十月，令巫者齎酒餚，詣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咒呼鳥。俄有鳥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有谷，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爲鳥卜（「鳥卜」原作「鳥上」，據《新唐書》 二二一上改）。人死則納骨肉金瓶中，和金屑（「屑」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而埋之。（出《神異記》）

【譯文】

東女國是西羌族的一支，她們的風俗是女人當國王。東女國與我國的茂州相鄰，國內有八十多座城，她們把女王所住的地方命名爲康延州。國內有條弱水河，是向南流的，那裏的人用牛皮做船來渡河。百姓和士兵共一萬人，散居在山谷間，把這叫作「賓就」。她們設有女官，號稱「高霸」，是商量討論國家大事的。外地官員。則是由男子擔任。國王五天上朝一次，聽取臣下的意見，處理國家大事。國王有女侍從數百人。國王死了，國內百姓大多要貢獻財物，合起來可達數萬。還要在王族中找出兩位美好的女子立爲國王，年歲大的當大國王，年歲小的做小國王。大國王死了，小國王就登上大國王的位置，或者婆婆死了兒媳婦繼承。死後沒有墳墓。人們住的都是樓，國王的樓達九層，百姓達到六層。他們的國王穿青色毛裙，平領的衣衫，衣袖都長長地拖在地上，她們以有花紋的錦紮成小發髻，耳朵垂上裝飾着耳墜兒，腳上穿着白靴。國中重視婦人，而輕視男人。文字跟印度一樣，她們以十一月爲正月，每到十月令巫師送酒餚到山裏去，還把碾碎的麥子散向空中，大聲禱告呼喚鳥。不一會兒，就有一隻像野雞的山鳥飛到巫師的懷裏，於是剖這隻鳥的肚子，如果看到肚子裏有穀粒。那麼來年一定是好年頭；如果裏面是霜雪，就一定有大的災難，她們稱這種做法爲「鳥卜」。這個國的人死後，就把骨頭和肉裝入金瓶中，和上金屑然後埋入土中。

廩君

李時，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丹穴者，名務相。姓巴（「巴」原作「已」，據《錄異記》改）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婂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出而爭焉，於是務相以矛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無行。」廩君曰：（「曰」原作「君」，據明抄本改）「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下」原作「不」，據《錄異記》改）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並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以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出《錄異記》）

【譯文】

李時，字玄休，是古代巴郡南郡氏族首領廩君的後代。從前武落的鐘離山崩塌，出了一個石坑，一坑紅如硃砂，一坑黑如生漆。有一個人從紅色坑中出來，名叫務相，姓巴。有人從黑色坑中出來，共四個姓：婂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出現後開始爭鬥，於是務相用矛扎坑壁，說能把矛紮在坑壁上的，就做廩君。結果姓婂、樊、柏、鄭的人誰也沒扎住，而務相紮在坑壁上的矛上還能掛住劍。又用土做船，在船身上雕刻繪畫，然後讓船浮在水上，約定說：「如果誰的船能浮在水上，就可做廩君。」又獨有務相的船能浮在水上，於是就稱務相爲廩君。務相乘着他的土船，帶着他的部衆，順夷水而下，到達了鹽陽。水神的女兒阻止廩君說：「此地魚鹽都有，土地廣大，我願跟您一塊生活，不要再走了。」廩君說：「我將成爲國君，所以我要尋找能生產糧食的土地，不能停止。」鹽神夜晚跟廩君一起睡覺，早晨離去變成了飛蟲。各種神都跟着鹽神，它們飛舞起來遮蔽了太陽。廩君想殺死鹽神，但沒法分辨，又不知天地和方向，像這種情形持續了十天。廩君就把青線送給鹽神，說：「纏上這個，如果適合你，就與你一塊生活；不適合的話，我就要離開你。」鹽神接過去纏在了身上。廩君到了一塊帶花紋的石頭上，望着飛蟲胸上有青線的，跪在石上射它，一下子就射中了鹽神，鹽神死了，天也開朗了。廩君又乘上船，下行到夷城。那地方石岸曲折，泉水也彎彎曲曲，遠遠看去像大坑似的。廩君感嘆說：「我剛從坑中出來，現在又進了坑，怎麼辦？」河岸馬上就崩潰了，寬有三丈多，而且一個臺階接着一個臺階。廩君登上去，岸上有平坦的石頭，長五尺，面積有一丈。廩君在上面休息，拈鬮測算，結果都說建城。於是就在石頭旁邊建立城鎮，靠近石頭，在這裏住了下來。從那以後廩君的種族便繁衍起來。秦統一天下後，就把此地定爲黔中郡。對此地收稅不多，每年貢錢四十萬。巴人把賦稅稱爲賨，於是便把巴人稱爲賨人了。

大食國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大食國西南方二千里外有個國家，山野裏的樹上長出的花像人頭，只是不說話。人問它時，它光能笑笑罷了，若頻繁的笑，這花就落了。

私阿修國

私阿修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出《酉陽雜俎》）

【譯文】

私阿修國金遼山寺廟裏，有個石鼉，和尚們飲食將要喫完時，只要向石鼉行禮，飲食飯菜就又會有了。

俱振提國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人驗之，不妄。（出《酉陽雜俎》）

【譯文】

俱振提國崇信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處有神。春秋祭祀季節國王所需要的什物和金銀器具，神廚中會自動出現。祭祀完了，這些東西又會自動消失。武則天讓人驗證這事，果然不虛假。

牂牁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自處，但出其面。（出《酉陽雜俎》）

【譯文】

仡佬族生活在牂牁。他們的婦女懷孕七個月就生孩子。人死後，棺材是豎着埋在土中的。木耳族，居住在舊牢西面，他們用鹿角製作器具。他們死了人，就把屍體彎曲起來焚燒，燒後只把骨頭埋葬。木耳這個少數民族的人。膚色黑得像漆。天氣稍冷些，就用微火把沙燒熱，然後把身子埋在沙裏面，只把臉露出來。

龜茲

古龜茲國主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出《酉陽雜俎》）蔥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錢。（出《十三州志》）

龜茲，元日鬥羊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佔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婆邏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焉耆，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爲厭法，王領家出宮，首領代王焉，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樂，至歲窮。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棒棍，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佔當年豐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古代龜茲國王阿主兒有神奇的力量。能降伏毒蛇和龍。當時有人買了金銀寶器等貨物，到了半夜，錢都變成了炭。國內的數百家都丟失了金銀財寶。國王有個兒子先前就出家了，已修成了阿羅漢。國王問他這件事，羅漢說：「這是龍乾的事，此龍住在北山，它的頭像老虎，現正在某處睡覺呢。」國王於是換了衣服拿着寶劍，悄悄地到了龍所在的地方。國王看見龍趴在那裏，就要殺了它，但一想，我殺了睡着的龍，誰知道我有神奇的力量？便呵斥龍。龍喫驚地醒過來，變成了一頭獅子，國王就騎到它的背上，龍非常憤怒，發出了雷鳴一般的聲音，並飛上天空。飛到城北  
二十里，國王對龍說：「你不降伏，我會砍斷你的頭。」龍害怕國王神奇的力量，像人那樣說：「不要殺我，我會給你當坐騎，你想到什麼地方，心裏一想就能到。」國王答應了他，以後便乘龍而行。蔥嶺以東的地方，人們喜歡亂搞兩性關係，所以龜茲于闐國都設有妓館，以此賺錢。

龜茲國每年都在正月初一那天舉行鬥羊、鬥馬、鬥駝的活動。共進行七天，看誰勝誰負，以此推測一年中羊馬損耗或繁衍增殖的情況。過婆邏遮節時，人們都戴上狗頭猴臉面具，男女不分晝夜地唱歌跳舞。八月十五日把捧着佛像遊行和跳繩作爲娛樂活動。焉耆國在正月初一、二月八日過婆摩遮節，三日到野外祭祀，四月十五日到樹林中游玩。五月五日是彌勒生日節，七月七祭祀祖先。九月九日是麻撒節。十月十日國王做厭世法事，國王帶領家人走出王宮，由部落首領代替國王，一天一夜，處理國王的事務。十月十四日起，每天奏樂，直到年終。十二月及正月初一，拔汗那國國王和部落首領分成兩幫，各方出一人，穿上鎧甲。衆人拿着瓦、石、棒、棍，打他們，哪方穿鎧甲的人先被打死，活動就停止，以此來推測當年豐收還是歉收。

乾陀國

乾陀國，昔有王神男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衣此手跡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緤上，千萬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陀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陀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王。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神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陽雜俎》）

乾陀國者，屍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者，於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出《酉陽雜俎》）

【譯文】

乾陀國以前有個國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他討伐襲擊各國，所到之處全都投降。到五天竺國時，得到上等的細緤衣兩條，自己留下一條，另一條給了妃子。妃子於是穿上那條緤衣拜見伽當王。王見妃子穿的緤衣正當乳房的地方有鬱金香色的手印，非常驚恐。問妃子說：「你忽然穿這帶手印的衣服是怎麼回事呢？」妃子說是前些日子國王賜的緤衣。國王大怒，問藏臣。藏臣說：「緤上原有這手印，不是我的過錯。」國王又抓來商人詢問。商人說天竺國的國王叫娑陀婆恨王，他一向有個願望：要把每年百姓上交的細緤，都重疊着放成一堆，然後把手染上鬱金香染料，印到  
緤上。即使有千萬層緤，手印也能立刻印透。男的穿上它，手印在背上，女的穿上它，手印就在乳房部位。」國王就命令近侍穿上它，果然像商人說的那樣。國王於是敲着寶劍說：「我如果不用這把劍砍下娑陀婆恨王的手腳，就無法睡覺喫飯！」於是派遣使者到南天竺，索要娑陀婆恨王的手腳。使者到了那個國家，娑陀婆恨王與羣臣用謊話回覆說：「我國雖然有個國王叫娑陀婆恨。但那只是個虛名，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王，只不過用金子做成王的像，擺在殿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臣說了算。伽當王於是帶領象、馬、兵，討伐天竺國。天竺國把國王隱藏在地窖中，而鑄了一個金人，來迎接伽當王。伽當王知道他們弄虛作假，並且仗着自己的神力，於是砍斷了那金人的手腳。娑陀婆恨王當時正在地窖中，手腳居然全都自己掉了下來。

乾陀國屍毗王的倉庫被火所燒，那裏面燒焦的粳米，到現在還有。如果喫上一粒，永遠不患瘧疾。

卷第四百八十二 蠻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闐　烏萇　漢槃陀國　蘇都識匿國　馬留

武寧蠻　懸渡國　飛頭獠　蹄羌　扶樓　交趾　南越　尺郭　頓遜　墮婆登國

哀牢夷　訶陵國　真臘國　留仇國　木客　繳濮國　木飲州　阿薩部

孝憶國 婆彌爛國 撥拔力國 昆吾 繡面獠子 五溪蠻 墮雨兒

苗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四（《神異經》「四」作「西」）裔，爲人饕餮，淫佚無理，舜竄之於此。（出《神異經》）

【譯文】

西方邊遠的地方有一種人，面目手腳都是人的樣子，但腋下長有翅膀，不過不能飛，名稱叫苗民。《尚書》上說：「把三苗族流放到三危山和四方極遠的地方。苗民爲人貪喫、縱慾放蕩，沒有倫理，所以舜才把他們流放到那裏。」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爲機巧，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西萬里。（出《博物志》）

【譯文】

奇肱國的百姓擅長製作巧妙的機械，來殺死各種禽鳥。還能製造飛車，隨風飛到很遠的地方。商湯的時候，總是刮西風，所以奇肱的飛車飛到了豫州一帶。商湯打落了他們的飛車，也不把飛車給百姓看。以後過了十年，東風又刮起來了，於是讓他們乘着飛車歸國了。他們的國家在玉門西邊有一萬里。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抵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物所咋，（「物」字「咋」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並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仙藥也。（出《博物志》）

【譯文】

西北邊遠的地方有種小人，高只有一寸。他們的國君身穿紅衣。頭戴黑帽，乘坐着馬拉的大車，住處十分莊嚴、講究。人類如果遇到乘車的小人國皇帝，把他抓住喫下去，味道很辣，以後就不怕任何東西了，並能識別各種東西的名字，還能殺死人肚子裏的寄生蟲。寄生蟲死了，就可以服用仙藥了。

于闐

後魏，宋雲使西域，行至於闐國。國王頭著金冠，以雞幘，頭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具」原作「門」，據明抄本改）戟二枚，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時宋雲出使西域，到了于闐國。那裏的國王頭戴金冠，像雞冠，冠上垂着二尺長的生絹，寬五寸，以此作爲裝飾。儀仗有皮鼓、號角、銅鑼、一副弓箭、兩把戟、五把槊。帶刀侍從不超過一百人。他們的婦女像男人一樣穿長褲和衣衫，腰間扎着帶子。騎着馬奔馳，與男子沒有什麼不同。死了的人用火焚燒，骨頭收起來埋葬，上面修起一座塔。守喪的人要剪去頭髮。等頭髮長出四寸，守喪期就算結束。只有國王不燒，而是裝到棺材中，遠遠地埋在野外。

烏萇

烏萇國，四熟之稻，苗高沒駱駝，米大如小兒指。（出《洽聞記》）

又烏萇國民，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則當時即決。（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烏萇國的稻米一年成熟四次，稻苗很高，能沒過駱駝，米粒大如小孩的指頭。

還有烏萇國的百姓犯了死罪也沒有殺死的刑法，只是把犯人送到空山中，任憑他喝水喫東西。事情如果屬於可疑的，就讓可疑的人服一種藥，清白還是不清白就驗證出來了，根據情節的輕重，當場立刻作出判決。

漢槃陀國

漢槃陀國正在山頂（「山頂」原作「須山」，據《洛陽伽藍記》改）。自蔥嶺已西，水皆西流（明抄本「流」下有「入西海」三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漢槃陀國恰好在山頂上，從蔥嶺以西，水都向西流。世上的人說，這裏是天地的中間，那裏的人，都引水種地。他們聽說中國要等下了雨再種地，笑着說：「有什麼理由要去指望天啊？」

蘇都識匿國

蘇都識匿國有野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鑰，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屍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出《酉陽雜俎》）

【譯文】

蘇都識匿國有座野叉城，這城中過去有野人，野人住過的洞還有。人們靠近洞窟住的有五百多家。洞窟口蓋上房屋，裏面設置門閂，一年到洞窟前祭祀兩次。人如果靠近了洞窟的口，煙氣冒出來，先接觸的就會死去，於是就把屍體扔到洞窟中。那個洞窟不知有多深。

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不返，居壽洽（據《水經注》三十六，「洽」當作「冷」）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飲食與華同。山川移銅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後漢光武時的伏波將軍馬援的部隊，有十幾股餘部沒有返回內地，留住在壽洽縣。他們內部互相聯姻，繁衍到二百家。因他們寄居他鄉，所以號稱「馬留」。他們的飲食跟中國人相同。山河改道，馬援當年立的銅柱已沒入海中，只有這裏的馬留人才能找到它的位置。

武寧蠻

峽（「峽」字據《酉陽雜俎》卷四補）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亭綏。以稻記年月葬時（「稻記年」三字及「葬時」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磐瓠初死，置於樹上（「樹上」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以笄刺之，其後化（「其後化」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爲象。臨邑縣有雁翅以御者（按《酉陽雜俎》卷四「臨邑縣有雁翅以御者」九字系另條，疑抄纂時誤寫入）。（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三峽一帶的人仍沒有改掉夷人的風氣。武寧的蠻子好戴着中間起尖的帽子，把它叫作「亭綏」。用稻子的生長、收割時間來記載年月和死人埋葬的時間。他們把束髮的簪子指向天空，把這稱作「刺北斗」。相傳磐瓠剛死時，放在樹上，用束髮簪子刺它，那以後就變成了象徵。

懸渡國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於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烏耗西面有個懸渡國。山溪隔斷了道路，便扯了繩子渡河，繩子連起來有二千里。當地人在石頭之間種地，用石頭壘成房子，喝水用手捧着喝，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猿飲」吧。

飛頭獠

鄴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臥焉。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離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於民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欲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出《酉陽雜俎》）

又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譯文】

鄴鄯的東面，龍城的西南，有廣闊千里的土地。都是鹽鹼地，走路的人經過此處，休息的時候連牛馬都得鋪上氈臥在上面。五嶺以南的溪洞中，常常有頭能飛的人，所以有「飛頭獠子」的名稱。在頭飛走的前一天，脖子上就有痕跡，繞脖子一圈像一根紅線，妻和孩子便看守着。這人到了夜晚，樣子像有病似的，頭忽然離開身子就飛走了。頭落在河岸邊的泥中，找些螃蟹、蚯蚓之類的東西喫，將要天亮時才飛回來，像做夢忽然醒了似的，然而卻覺得肚子裏已經很飽了。佛教僧人菩薩勝又說，闍婆國中也有頭能飛去的人，那種人眼眶裏沒瞳孔，在頭突然落下的時，有一個  
人根據這個人的情況記下了這怪異的事情。南方的落民，他們的頭能飛，他們祠廟中供祀的神名字叫「蟲落」，於是稱他們爲「落民」。從前朱桓有一個婢女，她的頭在夜晚能飛走。《王子年拾遺記》中說，漢武帝時因墀國的南方有能分解身體的人，能先讓頭飛到南海，左手飛到東海，右手飛到西海。到了晚上，頭回到肩上，兩隻手遇到了猛烈的風，飄飛到了海外。

又傳說，南方有落頭民，他們的頭能飛，用耳朵作翅膀，天快亮時又回到他的身體上。孫吳時常常得到這種人。

蹄羌

蹄羌之國，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馬（「馬」原作「水」。據明抄本改）蹄。常自鞭其脛。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譯文】

蹄羌國的人，膝蓋以下都長着毛，腳像馬蹄。他們經常自己鞭打自己的小腿，每天能走百餘里。

扶樓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樓之國，其人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裏。綴金玉毛羽爲衣裳。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虎，或口中吐人於掌中，備百獸之樂，旋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複數寸。神怪欻忽，炫於時，樂府皆傳此伎，代代不絕。故俗謂婆侯伎，則扶樓之音訛替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周成王七年時，南部邊境有個扶樓國。那個國的人能機巧變化，改變自己的形體和服裝。大能使雲霧出現，小能進入細小的東西里邊。穿着裝飾着金玉毛羽的衣服，能從口中吐出雲噴出火。鼓起肚子傳出聲音像很響的雷。有的人能變成巨象、獅子、龍、蛇、狗、馬的樣子。有的能變成虎，有的口中能吐出人，立在手掌上。他們還能做各種野獸的娛樂，在手指間能旋轉彎曲做出各種動作。這些小人有的才幾分高，有的也只有幾寸高，神奇怪誕，在當時是大顯身手。國家的樂府中也傳入這種技藝，而且代代相傳，所以人們稱他們爲婆侯技，原來是「扶樓」這個音被傳錯了。

交趾

交趾之地，頗爲膏腴，從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氣慘雄，故今稱其田爲雄田，其民爲雄民。有君長，亦曰雄王；有輔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爲雄將。（出《南越志》）

【譯文】

交趾那地方很肥沃，自從有人住在那裏後，纔剛剛懂得播種耕田。那裏的土壤都是黑色的，那裏的氣都是雄氣，所以現在把那裏的田地叫作雄田，那裏的百姓叫雄民。那裏有君王，也稱雄王，輔佐王的大臣也叫雄侯。國王把那裏的土地分成幾塊，封給那些有功的「雄將」們。

南越

南越民不恥寇盜，其時尉陀治番禺，乃興兵攻之。有神人適下，輔佐之。家爲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三萬人。陀知其故，卻壘息卒，還戎武寧縣下，乃遣其子始爲質，請通好焉。（出《南越志》）

【譯文】

南越人向來不以偷盜搶劫爲恥。當年尉陀的官府在番禺，於是就派兵攻打。正好有天神降臨幫助，神爲他們每家造了一張弓弩，弓弩放一次就殺了一萬南越軍，放三次就殺了三萬南越軍。尉陀知道是什麼原因，就趕快停戰，把越軍撤回到武寧縣，並把他的兒子尉始送去作人質，要求和他們友好往來。

尺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項」原作「頂」，據明抄本改）。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霧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父。（出《神異經》）

【譯文】

南方有一種人，能走遍天下。他們身高七丈，肚子周長也有七丈；穿着紅色衣服，系白色的帶子，把赤蛇圍在自己脖子上。不喝水，也不喫飯，早晨能吞下三千惡鬼，傍晚能吞下三百。這種人把鬼作爲食物，把霧作爲飲料。名字叫尺郭，另一個名叫食邪，還有一個名叫黃父。

頓遜

頓遜國，梁武朝，時貢方物。其國在海島上，地方千里，屬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後鳥葬。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鵝而色紅，飛來萬萬，家人避之，鳥啄（「啄」原作「之」，據明抄本改）肉盡，乃去。即燒骨而沉海中也。（出《窮神祕苑》）

【譯文】

頓遜國在梁武帝時，經常進貢一些地方特產。那個國家在海島上，土地縱橫千里，跟扶南國北界接壤處有三千里。那個國家的風俗是人死後進行鳥葬。人將要死時，親戚來賓唱着歌跳着舞把人送到城外，立刻會飛來很多的鳥，這種鳥像鵝而顏色是紅的。這時家裏人就都躲避起來，鳥把死人的肉啄吃了後，就飛走了。人們馬上把死人骨頭燒了；然後把骨灰沉入海里。

墮婆登國

墮婆登國在林邑東，南接訶陵，西接述黎。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死者口實以金缸，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出《神異經》）

【譯文】

墮婆登國在林邑國東面，南邊和訶陵國接壤，西邊毗鄰述黎國。墮婆登國種稻子，每月成熟一次。有文字，寫在菩提樹葉上。死了的人口裏塞入金缸。並使它跟四肢相連。這樣之後再把婆律膏和檀沉龍腦等香料塗到屍體上，然後，堆起木柴把屍體燒掉。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壺，居牢山。捕魚水中，若有所感（「若有所感」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獨異志》）

【譯文】

哀牢夷的祖先是一位名叫沙壺的婦女，這個婦女住在牢山。有一次她在水中捕魚時，忽然好像有什麼感覺，於是懷孕十個月後生下了十個孩子，現在的西南夷就是她的後代。

訶陵國

訶陵在真臘國之南，南海洲中，東婆利，西墮婆，北大海。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以棕皮覆之。以象牙爲牀，以柳花爲酒，飲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與常人居止宿處，即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椰樹爲酒，味甘，飲之亦醉。（出《神異錄》）

【譯文】

訶陵國在真臘國的南面，在南海的海島中，東靠婆利，西鄰墮婆登，北面是大海。城牆是用豎起的木頭構成的，建造的屋子很大，上面有多層閣樓，用棕樹皮覆蓋屋頂。他們用象牙做牀，用柳花做酒，喝了它也能醉。他們都用手抓食物喫。訶陵人有毒。如果他們跟漢人在一起住宿，就會使漢人身上生瘡。漢人若與他們發生性關係，馬上就會死。他們的尿液如果沾在草木上，草木就乾枯。他們用椰汁制酒，酒味甜，但喝了它也能醉。

真臘國

真臘國在歡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爲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出《朝野僉載》）

【譯文】

真臘國在歡州南面五百里。那裏有這樣的風俗，來了客人之後，主人設檳榔、龍腦香、蛤屑之類的東西，用來招待。他們的酒十分地不乾淨，在自己的房間裏與妻子一起飲酒。對高貴的人，妻子則要回避。行男女之事時，是不願意讓別人看見的，這一點和中國是相同的。真臘國的人不穿衣服，看見有穿衣服的人，大家都笑話他。那裏沒有鹽和鐵器，用竹子造的弓箭獵殺飛禽走獸。

留仇國

煬帝令朱寬徵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並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密緻，而文采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鐵。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爲解脫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脫，甚於中土貴金。人形短小，似崑崙。（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煬帝命令朱寬征討留仇國。回來時，俘獲男女一千多口。還有各種各樣的物產，大多與中國的不一樣。其中有用樹皮搓線織成的布，很精細很潔白，幅寬三尺二三寸。也有細斑布，幅寬一尺左右。又帶回金荊榴數十斤，木質的顏色像真金，紋路細密，而花紋色彩盤繞皺縮就像美麗的錦繡，很香又很精緻，可用它做枕頭和桌面，即使是沉檀木也趕不上它。他們的國家不出產鐵，朱寬回到南海郡，把留仇俘虜中健壯的男人大多用鐵鉗鎖着，怕他們途中叛亂或逃跑。回到揚州時，拜見皇上之前便給他們解下鐵鉗。他們卻手把鐵鉗，叩頭捨不得解下，勝過中國人對金子的看重。留仇人形體矮小，像崑崙奴。

木客

郭仲產《湘州記》雲，平樂縣西七十里，有榮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兒，歌哭衣裳，不異於人。而伏狀隱現不測。（「現不測」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宿至精巧。時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就人換物亦不計其值（「物亦不計其值」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今昭州平樂縣（出《洽聞記》）

【譯文】

郭仲產的《湘州記》上說，平樂縣西面七十里處，有座榮山，山上有不少木客，形體像小孩，他們也能唱歌、哭泣，衣服褲子跟常人沒有什麼不同，而他們的行蹤不定，難以發現。他們住處極爲精巧，有時買賣物品和器具，他們跟人交換物品時也不計較物品的價錢。郭仲產書中說的平樂縣，就是現在的昭州平樂縣。

繳濮國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輒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即死也。（出《廣州記》）

【譯文】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的地方，有個繳濮國。那裏的人們都長着尾巴，想坐下時，就得先把地上挖個坑，來放置他們的尾巴，如果萬一不慎弄折了尾巴，那人馬上就會死去。

木飲州

木飲州，朱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木飲州是朱崖的一個州，那裏沒有泉水，百姓也不打井，都依靠樹的汁液解決用水問題。

阿薩部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出《酉陽雜俎》）

【譯文】

阿薩部族的人，大多把獵獲的各種野物或鹿剖開，割下它們的肉，疊放在一塊，上面壓上石頭，榨出汁液。再把從波斯、拂林等國買來的米，還有草籽都放入汁液中發酵，經過幾天，肉汁就變成了酒。喝了它也能醉。

孝憶國

孝憶國，界週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圍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睛，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憶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仍通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纊鋪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鹹。土俗伺海潮落之後，平地收魚以爲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孝憶國國界周長三千多里。處在平原中，用木料建造籬笆，周長十多里，柵欄內居住百姓二千多家，遍及全國的木柵欄有五百多處。孝憶國氣候經常很溫暖，冬天草木也不凋落，適合養羊養馬，沒有駱駝和牛。孝憶人性格質樸直率，很好客。他們身高臉大，大鼻子，黃頭髮，綠眼珠，鬍髭是紅色的，頭髮披散着，臉色像血。他們的武器只有槊這一種。那裏適合種植五穀，還出產金和鐵。那裏的人穿麻布衣服。全國都有供奉妖物的風俗，不懂得佛法，共有供奉妖物的祠堂三百多處。騎兵和步兵共有一萬人。不重視商業，自稱爲孝憶人。男人和婦女都佩帶着帶子。一天做的飯，夠喫一個月，所以常喫剩飯。全國既沒有井也沒有河溪，所有種植的東西，都依賴雨水生長。用絲綿絮鋪地，用以接收雨水，以便使用。打井出的水都是苦的，海水又是鹹的。他們習慣等海潮退後，撿魚類來作爲食物。

婆彌爛國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已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出《酉陽雜俎》）

【譯文】

婆彌爛國距離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西部有山，高峻陡峭險惡，山上有很多猿猴。猿猴的形體又高又大，常常把田地裏的種子挖出來，每年下山毀田的猿猴有二三十萬。立春以後，他們集中駐紮軍隊，與猿猴作戰。雖然每年殺掉數萬猿猴，仍不能從根本上把猿猴全部殺死。

撥拔力國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略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飲。無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未香（「香」原作「看」，據《酉陽雜俎》改）。波斯商人慾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緤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撥拔力國在西南方的大海中。國人對五穀毫無所知，只知道喫肉。他們常針刺牛等牲畜的血脈管採血，和在奶中生喝。也沒有衣服，只用羊皮把腰以下部分蓋住。那個國家的婦女皮膚白皙五官端正，國內的人就把她們搶來賣給外國人，那價錢比國內高出好幾倍。當地上只出產象牙和阿未香。波斯國的商人打算進入這個國家，聚集了數千人，帶着緤布，撥拔力人讓波斯人不分老少都刺血立誓，纔買了波斯人的東西。這個國家自古沒附屬過外國。他們作戰用象牙盾牌、野牛角槊、鎧甲、弓箭之類的武器，步兵有二十萬。大食國屢次討伐襲擊過這個國家。

昆吾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生」原作「坐」，據明抄本改）朱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簿霜，味苦；月盡，鹽亦盡。又其國累塹（「塹」字原空缺，據明抄本改）爲丘，象浮圖，有三層。（「層」原作「僧」，據明抄本改）屍乾居上，屍溼居下。以近葬爲至孝，集大氈屋，中懸衣服綵繒，哭化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昆吾國的土地上全是陸鹽，周圍十多里都沒有水，會自然地出現粉末狀的鹽。月圓時就像積雪，鹽的味道是甜的；月缺時就像一層薄薄的霜，味道是苦的；沒有月亮時，鹽也就沒有了。那個國家多次挖溝取土堆成小丘，像塔，分三層。乾屍體放在上層，溼屍體放在下層。把死者埋在近處被看作是最孝敬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大氈屋中，中間懸着死者的衣服和綵繒，人們哭着就把屍體燒了。

繡面獠子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有繡面獠子，蓋雕題之遺俗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越地的人熟悉水性，他們一定在身體上雕鏤花紋圖案，以避免蛟龍的危害。現在江南一帶有在臉上刺上花紋的仡佬族人，大概就是雕繪額頭的舊風俗的流傳吧。

五溪蠻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餘（黃本「餘」作「飲」）臨江高山，半助（《朝野僉載》「助」作「肋」）鑿龕以葬之，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爲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出《朝野僉載》）

【譯文】

五溪的蠻人，當父母死後，就把他們的屍體放置在村外，三年後再埋葬。葬時，打着鼓，在路上唱着歌，親屬們宴會，喫喝跳舞做遊戲，這樣一個多月。他們不惜用光了全部的錢財做棺材，然後把棺材抬到面臨江水的高山的半山腰上。人們幫助死者家屬在石壁上鑿出一個小閣子似的山洞，安葬死者。然後從山上用繩索把棺材吊放下去，棺材安放得越高，人們就認爲是最孝順的，就可終生不用再進行祭禮。凡首次遇到喪事的，家人三年不喫食鹽。

墮雨兒

魏時，河間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長五六寸許。自雲，家在海東南，因有風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傳所述。（出《述異記》）

【譯文】

魏時，在河間的王子充家，下雨的時候，有八九個小孩隨着雨落到院子裏，高只有五六寸左右。小孩們自己說，家在海的東南方，因遇到大風雨，被刮到這裏。跟他們談話，覺得他們頗有知識，所說的事情都像史書上所敘述的那樣。

卷第四百八十三 蠻夷四

狗國　南蠻　縛婦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彌國　南詔　獠婦

南中僧 番禺 嶺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狗國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劉恂雲，頃年自青杜（明抄本「杜」作「社」）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裏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雲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又經毛（「毛」原作「七」，據許本改）人國，形小，皆被髮蔽（「蔽」字原在「毛」字下，據明抄本移上）面，身有毛如狖。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野蔬，忽爲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發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槍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明嘯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譟，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虯國，其國人幺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果見捕得三四十枚以歸，烹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洲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又絕無人蹤，捕之，僅獲百口，皆食之。（出《嶺表錄異》）

【譯文】

陵州刺史周遇不喫葷血。曾對劉恂說，他前幾年從青杜入海回福建。碰到了猛烈的風，在海上漂浮，五天五夜，不知走了幾千裏。共經過六個國家。第一個國家是狗國，同船的有新羅人，他說那是狗國。不一會兒，果然看見一個身體赤裸像人的動物，抱着狗出來了，但那東西看到船就驚慌地逃跑了。又經過毛人國。那個國的人，形體很小，頭髮披散着，遮住了臉，身體有毛像長尾巴猴。又到了野叉國。當時船觸了暗礁，因而受損。便連人帶物都到了岸上，等候落潮船擱淺時好修理。開頭不知道是在野叉國，有幾個人就一塊進入茂密的樹林中採野菜，忽然被野叉追趕。有一個人被抓住了。其餘的人都驚慌地逃走了。回頭看時，看到幾個野叉，正在一同喫那被抓住的人。同船的人很驚恐，但又束手無策。不一會兒，有一百多野叉，都是紅頭髮，光着身子，張着口，瞪着憤怒的眼睛來了。有拿木槍的，有雌性帶着孩子的。於是駕船的人、做買賣的人共五十多人，一齊拿着弓、弩、槍、劍來抵禦它們。果然射倒了兩個野叉，它們馬上拽着被射倒的野叉，呼嘯着逃走了。野叉走了以後，船上的人便伐樹修柵欄，防備它們再來。野叉害怕弓弩，就不敢再來了。停了兩天，船剛修理好，就順着風又漂走了。他們後來又經過了大人國，那國的人全都高大野蠻，但看見船上的人向他們大聲叫嚷，便立即驚慌地逃走不回來。又經過流虯國。那兒的人很小，全都穿着麻布衣服而又很有禮貌。爭先恐後地拿着食物要求換釘子和鐵器，新羅客人也只能把流虯人的話翻譯過來一半，他讓旅客們趕快走，說這個國的人如果遇到漂流過來的華人，就憂慮會有災禍出現。不久又開始走，途經小人國，那國中的人都光着身子，小得像五六歲的小孩。船上的人食物喫光了，便互相帶領着一塊去尋找小人的窩。不一會，果然捉到三四十個回來了，於是煮了充飢。此後又走了兩天，碰到了水中的一個島，便上去弄些淡水。忽然看見有一羣山羊，見了人只是高高地聳起脖子看着，並不驚慌躲避。這些山羊又肥又大，開頭疑心是島上有人放養的。但島上沒有一點人的蹤跡，於是就抓它們。只抓到百來只，把它們都喫掉了。

南蠻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雲，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闢驚癇也。（出《嶺表錄異》）

【譯文】

南方各道的酋長有不少人選擇鵝的細羽毛，夾在布帛之間，把它當作綿絮做成被，再用線粗粗地橫豎縫幾道道。這種被子溫暖柔軟不亞於套了絲絮的被。人們都說，鵝毛柔軟暖和屬涼性，適合給小孩蓋，可以避免小孩受驚嚇或得癲癇病。

縛婦民

縛婦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趨墟路值之。俟過，即共擒縛歸。一二月，與其妻首罪。俗謂之縛婦也。（出《南海異事》）

【譯文】

縛婦民中的男子如果喜歡上別人家女子，就領着少年拿着棍子，去往趕集的路上等着，等女人經過時，就一塊抓住她弄回來。過一兩個月，就與他搶來的妻子一起去自首服罪。所以人們把這個民族稱爲縛婦民。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發。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彘膏其發。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於市。既髡，復取彘膏塗，來歲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異事》）

又 南海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於大木，執刀以數罪：某時牽若耕，不得前；某時乘若渡水，不時行，今何免死耶？以策舉頸，揮刀斬之。（出《南海異事》）

南海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己子未勝衣，鄰之子稍可賣，往貸取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俟己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慼慼。（出《南海異事》）

【譯文】

南海的男子和女人都是黑頭髮。他們每次洗頭時，把灰扔到流水裏，就用這水來洗，洗完後再塗豬油潤澤頭髮。到五六月時，稻子成熟時，百姓們都剃下自己的頭髮在集市上出售。剃光了頭髮後，再取豬油塗在頭上，到了來年五六月時，就又可以賣了。

又　南海殺牛的，大部分是女人，這種女人稱爲屠婆屠娘。她們都是先把牛捆在大樹上，拿着刀列舉牛的罪狀：某個時候牽你去耕地，你不往前走；某時騎你過水時，不按時走，現在怎麼能免死呢？用鞭子使牛抬起脖子來，刀一揮就把牛殺了。

南海貧窮的人的妻子正懷孕時，就到富人家去，指着肚子來賣孩子，一般稱作指腹賣。有的自己的孩子還太小，而鄰居家的孩子基本上可賣了，便去借來賣，折根棍子來記下所借孩子的高矮。等到自己的孩子長得跟當初折的棍子長度相等時，就把他償還給所借的人家。賣男賣女就如糞土一樣，父子雙方誰也不留戀誰。

日南

《天寶實錄》雲，日南廄山，連接不知幾千裏，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天寶實錄》上說，日南郡的廄山，連綿不斷，不知有幾千里長，是裸人居住的地方。裸人是白民的後代。他們在自己胸前刺上花，再用一種像粉而顏色發紫的顏料在兩隻眼睛下面塗畫，還把兩個門牙去掉，以此作爲美麗的裝飾。

拘彌國

順宗即位年，拘彌之國貢卻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卻火雀，純黑，大小類燕，其聲清亮，不併尋常禽鳥，置於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異，遂盛於火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並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雲將入江海，可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遊者，以五色絲貫之，系之於左臂。毒龍畏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溼。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異龍，入於池內。俄而云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雲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齎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冰凍無異。變晝草，類芭蕉，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其上緘以胡畫。及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命並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矣。」（出《杜陽編》）

【譯文】

唐順宗即位那年，拘彌國進貢了一種卻火雞，一雌一雄，還有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卻火雞是純黑色，大小像燕子，叫聲清脆響亮，不和平常的禽鳥在一起。把它放在烈火當中，火就自己散開。皇上誇獎它的奇異。於是把它裝在火精籠中，掛在寢殿裏。夜晚宮人用幾支蠟燭並排燒它，但始終不能損傷它的羽毛。履水珠是黑色的，像鐵，珠子有雞蛋那麼大，表面有魚鱗似的皺痕，珠內有孔。說帶着它到江海上，能長距離地在巨浪的上面或下面行走。皇上起先不認爲是真的，便命善於游泳的人，用五色的絲線穿入珠孔中，然後把它系在左臂上。毒龍見了害怕，就進入了龍池。於是那人就或快或慢地在水波上行走，好像在平地上一樣。有時也潛入水中，好久纔出來，然而全身一點沾溼的地方也沒有。皇上對此感到奇怪，於是把皇帝喫的飯菜賞賜給那位使者。到了長慶年間，有個宮女拿着珠子在海池上玩，那珠便化成一條奇異的龍，進入池中。不一會雲煙猛烈升騰，珠子也就無處尋找了。關於常堅冰，使者說他們國裏有座大凝山，那裏面有冰，千年不化。等他們把冰帶到京師的時候，那塊冰仍然像原來那樣潔白冰冷，即使是在陽光燦爛的盛夏，也始終不融化。把它放在嘴裏嚼嚼，覺得跟中國的冰沒有什麼兩樣。變晝草，有點像芭蕉，可以長到幾尺高，只有一根莖，葉子卻有上千，把它立起來則周圍百步以內黑得像夜晚。變晝草原來是藏在百寶匣裏的，匣上是用胡人的畫封着的。等到皇帝見到後生氣地說：「背離光明趨向黑暗，這棵草有什麼值得看重的！」便命令在使者面前連草帶匣一起燒掉。起先使者有不高興的表現，等到從朝廷退下以後，對接待外使的鴻臚卿說：「我國把改變白晝看作奇異的事情，現在你們的皇上把趨向黑暗看作錯誤，這足以說是具備了完美的德性了。

南詔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迴節日，遊於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避風善闡臺，極目見藤越（鄰國之名也）。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謂天子爲震旦），翊衛類夔、契。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歲雲暮，感極星迴節。元昶（謂朕曰元。謂卿曰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謂詞臣爲清平官）：「法駕避星迴，波羅毗勇猜（波羅虎也，毗勇野馬也。驃信昔年幸此，魯射野馬並虎）。河闊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獻賝弄揀（國名）來。願將不才質，千載侍遊臺。」（出《玉溪編事》）

【譯文】

南詔國把十二月十六日稱爲星迴節。這一天國王到避風臺遊玩，命令清平官做詩。國王驃信的詩寫道：「避風在善闡臺上，極力遠望可以看到藤越國。可嘆啊古代和現在，仍然像煙霧和月亮。從我做了南詔國王以來，輔佐我的都像夔和契那樣盡心。從前經歷很大的變動，在艱難困苦中都是依靠着忠烈之臣。不知不覺一年又過去了，在這星迴節到來之日不禁感慨很深。國王與大臣同心同德，相信事業就足以傳給子孫。」清平官趙叔達的詩：「皇帝的車馬避風於星迴節。不禁想起當年在此射死兇殘的野馬與老虎的事來。河寬冰難封嚴河面，土地轉暖梅花首先開放，皇命傳下，百姓一片和樂景象。弄揀國也獻上了禮物，我願以我不高的才能，永遠在供遊玩的避風臺這裏侍候。」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

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婿，婿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出《南楚新聞》）

【譯文】

南方的獠族婦女，她們剛生下孩子就下地幹活，而她們的丈夫卻躺在牀上，飲食完全和產婦一樣，稍不注意保護，產婦易得的那些病這個丈夫都能得上。產婦也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燒火、做飯、打柴、割草都像原來一樣。

又聽說，越人的風俗，女人生了孩子以後，只過三天便到河水中洗澡，回到家後，做粥給丈夫喫。丈夫就圍着被抱着孩子坐在牀上，稱作「產翁」。他們那裏的夫妻顛倒竟達到了這種地步。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爲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爲師郎。或有疾，以紙爲圓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齋。（出《投荒雜錄》）

又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韜爲容廣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皆（「皆」原作「家」，據明抄本改）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並，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出《嶺表錄異》）

【譯文】

南方人都不相信佛教。僅有一二座佛寺。官吏考覈寺中和尚的管理情況，以便處理寺屬田地及施捨來的財產。即使有一兩個和尚，也是喜歡擁抱媳婦又喫肉，住在家中，而對於誦經、祈禱、供養佛的事一點也不瞭解。當地人把女兒嫁給和尚，稱爲「師郎」。有人得了病，就用紙剪成圓錢，放在佛像旁邊。有的請和尚陳設食物，於佛像前，第二天，殺羊殺豬來讓和尚喫，稱作「除齋」。

還有，嶺南的小郡，大多沒有僧徒。每當宣佈皇帝恩詔時，就得找人假扮作和尚、道士陪位。唐昭宗登基做皇帝時，柳韜被任命爲容州、廣州的宣告使。赦免的公文下來，而下屬州的崖州從來就沒有和尚，都是到時現找人代替。宣告時，有一個假和尚不明白他應在的位置，太守王弘夫感到奇怪，就問那個假和尚，假和尚回答說：「排列的次序不妥當。差官瞎安排，去年讓我扮演文宣王孔子，今年又派我作和尚！」看的人無不笑得前仰後合。

番禺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諜訴雲，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雲，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篾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閒話》）

又 有在番禺逄端午，聞街中喧然，賣相思藥聲。訝笑觀之，乃老媼荷（「荷」原作「舊」，據明抄本改）揭山中異草，鬻於富婦人，爲媚男藥，用此日採取爲神。又云，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直者。（出《投荒錄》）

【譯文】

廣州番禺縣曾有百姓的訴狀上說：「前一天晚上我丟失了一個菜園子，現在認出在某個地方，請縣令作出判決，好去要回來。」有個北方客人對這個說法感到很驚訝，便問那人，那個百姓說：「海的淺水中有海藻荇菜之類的植物，被風吹過後，沙子就跟藻荇混雜到了一起，那根就浮了起來。那沙子有的地方三五尺厚，這地方就可開墾種植，有的地可以灌溉，有的可以作菜園子。可是夜間卻被小偷把它偷到一百多里外，就像竹木製的小船順水漂流一樣，因此種菜的，海上處處都有。」

又 有人在番禺正趕上了端午節，聽到街上一片吵嚷聲，其中有賣相思藥的叫賣聲音，覺得奇怪，便笑着旁觀。原來是一個老太婆舉着山上奇異的草，賣給有錢的婦女，那是一種媚男藥，說用這天採的纔有神效。又說，在喜鵲窩內採得兩塊小石，名叫鵲枕，這天得到的纔是好的，婦女們遇到後，有的拔下金簪摘下耳墜折價購買它。

嶺南女工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爲功，但躬庖廚，勤刀機而已。善醯鹽菹鮓者，得爲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俚（「俚」原作「偶」，據明抄本改）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出《投荒錄》）

【譯文】

嶺南人家不管貧富，教女兒時都不把會針線能紡織看作本領，只教女兒能親自下廚房，勤練用刀的技巧罷了。擅長使用醋、鹽、會醃菜和能醃魚、糟魚的，就被認爲是非常好的女子。這豈不是邊遠地方人的天性嗎？百姓爭相婚嫁的，聚在一塊說：「我的女兒裁袍補襖全都不會。讓她整治水蛇、黃鱔，那是一條比一條做得好。」

芋羹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爲上味。先於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爲抱芋羹。又或先於湯內安筍笴，後投蛙，及進於筵上，皆執筍笴，瞪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賣燈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擲於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時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爲不可，雲：「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聞》）

【譯文】

百越人好喫蛤蟆，凡舉行宴會，它就是上等的菜。先在鍋內放上水，然後把小芋下到水中煮，等到鍋內的水沸騰，冒着像魚眼似的水泡時，馬上把蛤蟆下到裏面，蛤蟆便各捧着一個小芋而被煮熟了。這種做法做出的羹便叫抱芋羹。又有的先在開水內放入筍笴，然後再放入蛤蟆，等到端到筵席上，一看，個個蛤蟆都握着筍笴，瞪着眼睛張着嘴。座中有的客人開玩笑說：「都像賣燈心草的。」又說，長着疥皮的蛤蟆最好，把它扔到沸水中，它立即蹦了出去，而它的皮也同時被燙掉了，皮掉了後，就可做食物了。當時有位老者聽了這話，認爲很不應該這樣，說：「切不可去掉癩蛤蟆那件'錦襖'，它的味道極好。」聽到這話，沒有不笑的。

蜜唧

嶺南僚民好爲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箸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出《朝野僉載》）

【譯文】

嶺南的獠民喜歡製作蜜唧。所謂蜜唧，就是把還沒睜開眼，全身通紅，剛會蠕動的幼鼠，喂以蜂蜜，把它擺在筵席上，它們在盤子裏輕輕地爬着。喫時用筷子夾起來，一咬，就發出唧唧的聲音，所以叫作蜜唧。

南州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齎益部監軍使書，索（「索」原作「案」，據明抄本改）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揹負。伕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薄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略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於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箸和（「和」字原缺，據黃本補）調在醯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齋，若無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時，王建的前蜀國中有個叫劉隱的人很擅長寫文章，他曾經說，少年時帶着益州部監軍的書信，到黔中與巫山南邊。那一帶稱爲南州。此州的山中有很多險要的地方，路很狹窄，騎馬過不去，不管身份高貴的還是低賤的都得拄着手杖走，他們的行李全得派腳伕揹着。腳伕不去的地方，就讓縣令主簿自己扛着走。將要到達南州時，州牧派人前來送信迎接，同時還有兩個人揹着籠子來到面前，請劉隱坐進籠內，那人揹着劉隱擺動着雙手輕鬆地走着。他們經過了很多極高極深的山谷，每天能經過一百處這樣的地方。都是用手指攀着上邊，一寸一寸地向上爬。坐在籠子裏面的人，必須跟背籠的人背對背地坐着，這就是那地方的車馬。等到了州附近的時候，州牧也坐在籠子裏在郊外迎接。郡府在桑樹林裏只不過是幾間茅草房罷了。州郡的長官都是華夏人，很講義氣。第二天，州牧說：「你們去簡單地拜見一下各位大將吧。」便派人帶領着劉隱等人到衙門院裏。各衙門相距十多里，也在樹林當中。一座茅草房，有三五個校尉官員，接待很周到。在那兒煮了一隻牛犢兒，先取牛犢腸中的細糞，放在席上的盤子中，再用筷子調和在醋裏面，才喫犢肉。那地方的人說，細糞是非凡的調味品，如果沒有這一調味品，就不能叫作筵席了。各種菜上到一半時，然後又端來了麻蟲裹蒸，裹蒸原來是抓來麻蕨蔓上的蟲，那蟲像刺猱，用荷葉裹着蒸熟的。劉隱勉強吃了一點。第二天主人又贈送了不少那種裹蒸。

# 雜傳雜錄卷（第484-500卷)目錄

卷第四百八十四 雜傳記一 李娃傳

卷第四百八十五　雜傳記二　　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卷第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　　長恨傳　無雙傳

卷第四百八十七　雜傳記四　　霍小玉傳

卷第四百八十八　雜傳記五　　鶯鶯傳

卷第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　　周秦行記　冥音錄

卷第四百九十　　雜傳記七　　東陽夜怪錄

卷第四百九十一 雜傳記八 謝小娥傳　楊娼傳　非煙傳

卷第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　　靈應傳

卷第四百九十三　雜錄一　　　夏侯亶　王肅　李延實　李義琛　劉龍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遲敬德　虞世基　來恆　歐陽詢

許敬宗 元萬頃 郭務靜 唐臨 蘇瑰李嶠子

婁師德 李晦 宋之問 陸元方 陳希閔 李詳

卷第四百九十四　雜錄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呂太一　許誡言　杜豐

修武縣民 李元皛 王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簾

班景倩 薛令之

卷第四百九十五　雜錄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隱甫　蕭嵩　陳懷卿　鄒鳳熾

高力士 王維 史思明　豆谷　潤州樓　丘爲　裴佶

李抱貞 楊志堅

卷第四百九十六　雜錄四　　　趙存　嚴震　盧杞　韋皋　陸暢　馬暢　吳湊　袁傪

李勉 於公異 邢君牙 張造 呂元膺 李章武

元稹 於頔 薛尚衍

卷第四百九十七　雜錄五　　　高逞　呂元膺　王鍔　江西驛官　王仲舒　周願

張薦 蓮花漏 唐衢 脂粉錢 韋執誼　李光顏

李益 吳武陵 韋乾度 趙宗儒 席夔 劉禹錫 滕邁

卷第四百九十八　雜錄六　　　李宗閔　馮宿　李回　周復　楊希古　劉禹錫

催陣使 李羣玉 溫庭筠　苗耽　裴勳　鄧敞

卷第四百九十九　雜錄七　　　崔鉉　王鐸　李蠙　韋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羣盧弘正

畢諴 李師望 高駢　韋宙　王氏子　劉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權

卷第五百　　　　雜錄八　　　孔緯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趙崇

韓偓 薛昌緒 姜太師 康義誠 高季昌 沈尚書妻

楊蘧 袁繼謙 帝羓

卷第四百八十四 雜傳記一

李娃傳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向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佈政裏。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敕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遂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雲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幕簾榻，煥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蓆！」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裏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茜，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兇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覆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扁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高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雲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佈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兇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輓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贊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輿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婿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齎葦蓆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鹹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裏（「裏」原作「理」，據明抄本改）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飢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甦。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髒。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友」原作「女」，據明抄本改）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使」原作「役」，據明抄本改）。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尚」原作「向」，據明抄本改）。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爲之嘆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雲。（出《異聞錄》）

【譯文】

汧國夫人李娃是長安的歌舞藝人，節操高潔，個性孤傲，受到人們的稱讚。所以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她作了傳記。唐代天寶年間，有位常州刺史滎陽公（這兒略去他的姓名不寫出來），當時的名望很高，家中的奴僕很多，五十歲時纔有一個兒子，兒子長到二十歲時，俊秀聰明，文章也寫得很好，跟一般人大不一樣，當時的人都很稱道佩服。他的父親很喜歡他器重他，說：「這是我們家的千里駒啊！」這位公子由州縣選拔到京師應試，出發前家中讓他穿上很考究的衣服，並帶着很多車馬。還算好了他在京城的日常生活用錢，父親對他說：「我看你的才能，會一舉考中，現在給你準備了兩年的費用，並且一定充分地供給你，是爲了使你實現志向。」這位公子也很自信，把考取功名看得像彈彈手指那樣容易。公子從毗陵出發，一個多月就到了長安，住在佈政裏。他曾去遊覽東市，回來時從平康東門進入，打算到京城西南去拜訪朋友。到了鳴珂曲，看見有一座住宅，門和院子不太大，而房屋嚴密幽深。只關着一扇門，有一位少女，正把手放在一個梳着兩個環形髮髻的侍女的肩上站在那裏，姿態容貌非常漂亮，在當時簡直找不出第二個。公子看見少女後，不自覺地讓馬停住，徘徊了老半天也沒走。於是假裝馬鞭子掉到了地上，等待跟隨的人來了，好讓他拾起來。多次斜着眼看那位少女，那少女也回過頭來凝視着公子，像對他也很愛慕。最後公子也沒敢說什麼話就離去了。從此公子精神上好像失掉了什麼，於是便偷偷地召來熟悉長安的朋友打聽，朋友說：「那是妓女李氏的住宅。」公子又問：「這個少女，我可以追求她嗎？」回答說，這個姓李的比較富裕，前去跟她交往的，大多是貴戚和富豪。她的交際很廣，如果不能達百萬的錢，是不能使她動心的。公子說：「我只擔心事情不能成功，即使百萬，又有什麼捨不得？」有一天，公子便穿上乾淨的衣服，帶着一大羣侍從去了。派人前去敲門，不一會兒，有一個侍女出來開門。公子說：「這是誰家的府第呀？」侍女不回答，一邊往回跑一邊喊：「是前些日子馬鞭子落到地上的那位公子來了！」李娃又驚又喜，說：「你暫且留住他，我得打扮一下，換換衣服再出去。」公子聽到這話，暗暗高興。侍女於是把公子帶到影壁牆前，就看見一位白頭髮駝背的老婦，這就是李娃的母親。書生走上前跪下拜見說：「聽說這兒有空閒的房子，我願租來居住，不知是不是真的？」老婦說：「那房子只怕簡陋低窪窄小，不足以委屈貴客居住，哪裏敢提租賃的事。」便把公子引入客廳，客廳的房屋很華麗。老婦與書生一同坐下，說道：「我有個嬌小的女兒，技藝水平不高，看到客來很高興，願讓她出來見一見你。」說罷就讓李娃出來了。只見李娃眼睛明亮，手腕白皙，行步嬌美，公子喫驚地立刻站了起來，不敢抬眼看。拜見之後，談了些天氣冷暖的話，李娃的一舉一動公子都覺得嫵媚動人，是自己從來沒見過的。公子又重新坐下後，李娃就煮茶斟酒，所用的器具都很乾淨。過了很久，天漸漸黑了，更鼓聲四起。老婦詢問書生住處的遠近，公子騙她說：「我住在延平門外好幾裏的地方。」公子是故意說路遠，希望能被李娃留宿。老婦人說：「更鼓已敲過了，公子該趕快回去了，不要觸犯了禁夜法令。」公子說：「今天能僥倖相見很高興，竟不知道天已經很晚了。但我的路途太遠，城內又沒有親戚，該怎麼辦呢？」李娃說：「如不嫌棄屋子狹小簡陋，正想讓你在這裏住，住一宿又有什麼關係呢？」書生幾次用眼睛看老婦人，老婦人說：「好，好吧。」書生就召來他年青的僕人，拿着兩匹絹，請求以此來充當一頓晚飯的費用。李娃笑着阻止說：「這樣是不合賓主之禮的，怎麼能讓你破費呢。今晚費用由我出，願憑貧窮之家的情況，供給你一頓粗糙的飯菜，其餘的等以後再說吧。」李娃堅決推辭，最後也沒把公子的絹收下。不一會兒，請公子到西屋坐下，只見帷幕簾子牀帳，都十分光彩豔麗，梳妝檯、枕頭、被子，也都十分豪華漂亮。於是點上蠟燭端來了飯菜，菜餚的品種和味道都是上等的。喫完飯後，老婦人站起來走開了，公子與李娃的談話才親切起來，幽默風趣，互相逗笑，沒有什麼不涉及的。公子說：「前些時，偶爾經過您的門口，看到您正在門前影壁旁，從那以後我心中常常想念，即使睡覺和喫飯的時候，也不曾有片刻忘記。」李娃回答說：「我的心也是這樣。」公子說：「這次我來，並非只求住幾天，而是想實現我平生的願望。只不知我的命運如何？」話還沒說完，老婦人來了，問公子說那話的意思。公子就把自己的心事全告訴了老婦人。老婦人笑着說：「男女之間，願意相親相愛的心願是自然而然的，感情如果合得來，即使是父母的命令，也阻止不了。我這女孩本來醜陋，怎麼配給公子做媳婦呢？」公子於是走下臺階，深深拜着感謝她說：「如蒙答應，即使讓我作您家的僕役也可以。」老婦人於是就把公子看作女婿，酒喝得很盡興後才結束。等到第二天早晨，公子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全搬了來，就住進了李娃的宅子。從此公子斂跡藏身，不再跟親屬朋友來往，每天跟唱歌的演戲的聚在一起，親近，戲耍，遊覽飲宴，不久就把口袋裏的錢化光了，於是只好賣了車馬和自己的年青僕人。只一年多，錢財僕人和馬匹全都沒有了。於是老婦的態度漸漸就有些怠慢，而李娃的情意卻更加深厚。有一天，李娃對公子說：「與你相交一年了，還沒有懷孕，常聽說竹林神有求必應，很是靈驗。我要送上酒食祭祀，向神祈求，可以嗎？」公子不知是圈套，因而非常高興。於是他拿衣服到當鋪當了，去準備牛豬羊三牲和甜酒等祭品。備好祭品後就跟李娃一起到供奉神的廟裏向神祈禱，住了一宿才往回走，公子騎着驢走在後邊。到了里弄的北門，李娃對公子說：「從這兒向東拐，有個小衚衕，是我姨家的住宅，打算到那裏稍稍休息一會兒，去拜見我姨娘，可以嗎？」公子同意了。往前走了不到一百步，果然看見一個院門。向裏面張望了一下，很寬敞。那丫環從車後說：「到了。」公子下了驢，恰好有一人出來問道：「誰？」回答說：「李娃。」於是進去稟報。不一會兒一個女人出來了，年齡約四十多歲，跟公子相迎，說：「我外甥女來了嗎？」李娃下車，那女人迎着問：「怎麼這麼長時間不來了呢？」互相看着笑。李娃引導公子拜見那女人。見過後，就一塊進入西邊的門內偏院裏。院中有山有亭，竹子，樹木長得很茂盛，池塘水邊房子都很幽靜。公子對李娃說：「這是你姨母的私人住宅嗎？」李娃只笑不回答，用別的語搪塞過去。不一會兒，獻上茶與水果，很珍貴奇特。有一頓飯的工夫，忽然有一個人騎着一匹大宛名馬，汗流滿面地跑來了，說：「老太太突然患了重病很厲害，幾乎連人都不認識了，請姑娘趕快回去。」李娃對她姨說：「我的心都亂了，我騎馬先回去，然後讓馬再返回來，你就跟他一塊來吧。」公子打算跟李娃一起走，李娃的姨與侍女兩人私語了一陣兒，揮手示意，讓公子停在門外，說：「老太太就要死了，你應該和我一起商量一下喪事，好處理這個緊急情況，爲什麼要立刻跟着去？」公子便留下了，與姨一起計算舉行喪禮祭奠的費用。天已黃昏，騎馬的僕人並沒來。那位姨說：「到現在還沒有回信兒，怎麼回事？你趕快去看看她！我會隨後趕到。」公子於是就走了。他趕到李娃原來的住宅，一看，門鎖得很嚴實，還用泥印封上了，心裏很震驚，詢問那裏的鄰人。鄰居說：「李娃本來是租住在這裏，租約已經到期，房主收回了房子。老婦遷居了，已走了兩宿了。」詢問搬到了何處，說：「不清楚她的新住處。」公子想要趕快跑到宣陽去問問李娃的姨，到底怎麼回事。但天已經晚了，計算了一下路程到不了，就脫下衣服作抵押，弄了點飯喫，又租了張牀睡覺。公子非常氣憤，從晚上到早晨，一宿沒閤眼，等到天剛亮就騎着跛腳的驢趕往宣陽。到後，連連地敲門，敲了一頓飯工夫也沒有人應。公子高聲大喊了半天，有一個官員慢慢走出來。公子急忙上前問他：「李娃的姨住在這裏嗎？」回答說：「沒有。」公子說：「昨天黃昏時還在這裏，爲什麼藏起來了呢？」又問這房子是誰家的住宅，回答說：「這是崔尚書的住宅。昨天有一個人租了這所房子，說用來等待遠來的中表親戚，但還沒到黃昏就走了。」公子驚慌困惑得快要瘋了，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於是又返回佈政裏原來住的地方。主人因爲同情他而給他飯喫。公子由於怨恨憤懣，三天未進飯食，因而得了很重的病，十多天以後病情更厲害了，房主人害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殯儀鋪中。然而公子的病情一直不見好轉，全鋪的人都爲他傷心、嘆息，輪流着喂他。後來稍微好了些，拄着棍子能起來了。從此殯儀鋪每天都僱用他，讓他牽引靈帳，得點報酬以便養活自己。經過了幾個月，公子漸漸健壯起來，每聽到殯儀鋪裏那哀悼亡人的歌，就自己嘆息，覺得還不如那些死去的人。於是便低聲哭泣流淚，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送靈回來後，就模仿那哀歌。公子本是聰明伶俐的人，所以不長時間，就掌握了唱哀歌的全部技巧，即使整個長安也沒有人比得過他。當初，兩個殯儀鋪中出租喪葬所用的器物，二位店主互爭勝負。那東鋪的紙紮車馬都十分新奇華麗，幾乎無人能跟他們相比，只有出殯時歌手的輓歌唱得很低劣。那東鋪的店主知道公子唱輓歌極好，就湊了兩萬錢要僱他，公子同夥中唱輓歌的老手，偷偷地教給他新曲，而且輔導配合練了十幾天，沒有誰知道這事。那兩個殯儀鋪的店主都向對方說：「我想我們各把自己出租的器物陳列在天門街，以便比一下誰優誰劣。不能取勝的，罰錢五萬，以便用它作酒飯的費用。可以嗎？」兩個店主都同意了。於是邀來人立下了契約，寫上了保人，然後就把器物都陳列出來。城裏的男男女女聞訊後都來看熱鬧，聚集了好幾萬人。看到這種情況，管街道的里胥報告了管治安的賊曹，賊曹報告了京都的執政官京兆尹。這天一大早，四面八方的人全都趕來了，小巷裏的居民也全都出來了。兩個鋪子從早晨開始陳列治喪等祭器一直到正午，依次擺出了紙輦、車輿、紙製儀仗等東西，西鋪都比不過，他們的店主臉上很不光彩。接着西鋪在東南牆角安放了一個高榻，有位留鬍子的人拿着鈴上場，有好幾個人簇擁着他。他揚起鬍鬚，抬起眉毛，握着腕子點了點頭登上高榻，唱了一支名叫《白馬》的輓歌。他依仗平素的名望，邊唱邊左顧右盼旁若無人。唱完後，看客齊聲讚揚。他自己也認爲唱得技藝高超，誰也比不了。這時只見東鋪店主也在北牆角安放了幾個相連的高榻，一位戴黑孝巾的少年手拿着棺材上的飾物在五六個人簇擁下上了場，他就是那公子。只見他坦然地整了整衣服，從容地揚了揚頭，先是輾轉歌喉唱了起來，看錶情好像由於悲痛而唱不成聲似地。公子唱的輓歌名叫《薤露》，越唱越高昂，歌聲震動了樹林，一曲還沒唱完，看客們就都被感動得深深嘆息，有的還捂住臉哭起來。大家都譏諷西鋪唱得拙劣，西鋪店主更感到難堪了。暗地把所輸的錢放在前面，偷偷的逃走了。四周座位上的人都驚詫發愣，誰也沒料到會有這個結果。在此以前皇帝下過的詔書，讓京城以外各州郡的長官每年來京城一次，稱之爲「入計」。當時，恰好遇上公子的父親在京城，與同僚換上便服，也偷偷地到那裏去看。有個老僕人，就是公子的奶媽的丈夫，看見那唱輓歌的人，舉止語氣很像失去的公子，想去認他又不敢，便禁不住掉下淚來。公子的父親喫驚地問他，他說，「唱歌的那個人，相貌舉止都非常像您死去的兒子。」公子的父親說：「我的兒子因爲財物多而被強盜殺害，怎麼會到這裏來呢？」說完，也哭了起來。等到回去後，老僕人找了個機會趕快跑到殯儀鋪，向唱歌的一夥詢問說：「前些時候唱歌的那人是誰，他唱得真太好了！」都說是某姓人的兒子。又問他的名，說已經改了。老僕人非常喫驚，慢慢走過去，靠近了細看。這時公子看見了老僕人，臉色突變，立即轉身，想藏入人羣中。老僕人於是扯住他的袖子說：「難道你不是公子嗎？」拉着手就哭了起來，便用車把他載着回來了。到了房間裏，他父親責備他說：「你的志向和行爲墮落到了這個地步，玷污了我們的家族，有什麼面目再相見呢！」於是讓公子步行走出去，到了曲江西杏園的東面，剝掉了公子的衣服，用馬鞭抽打了幾百鞭。公子承受不了那種痛苦，昏死過去。他的父親丟下他就走了。公子的師傅一開始就派人暗中跟着他們，事後回去告訴了同夥的人，於是都傷心嘆息，然後讓兩個人帶着葦蓆去準備把他埋了。到了那裏，一摸書生的心口還稍有點溫暖，便把他抬了起來，好久，才漸漸有了點氣息，於是大家一起把他抬了回去。大夥用蘆葦管兒給他灌水，用勺喂水，經過一夜才活過來。一個多月後，公子的手腳仍不能動，那被鞭打過的地方都感染化膿，髒得厲害。同在一起的那些人都很厭惡他，就在一天晚上把他扔到了道邊上。過路的人看到了這情形都感到悲哀，常常扔給他一點剩餘的食物，這才使他能填飽肚子。過了十天公子才能拄着棍子站起來。他穿着布衣服，像僧人的百衲衣一樣都是補丁，破爛不堪，像禿尾巴的鵪鶉一樣沒有風采。他拿着一個小破盆在居民家挨戶乞討，從秋天到冬天，夜晚就宿在髒土洞穴裏，白天就周遊於鬧市中。有一天早晨下大雪，公子被凍餓逼迫，只得頂着雪出去討飯。那乞討的聲音很悽苦，聽到看到的人都感到很傷心。當時雪下得正大，住戶的門大多不開。公子到了安邑東門，順着里弄的牆根走，向北轉過了七八家，有一家只開着左扇門，這就是李娃的住宅。但是公子不知道，就連連大聲呼減，由於凍餓交加，叫聲淒涼悲哀，令人不忍心聽。李娃從閣樓裏聽到了，對侍女說：「這一定是那個公子，我聽出他的聲音了。」她快步走了出來，只見書生乾枯瘦弱，滿身疥瘡，幾乎不像人樣。李娃心裏很受觸動，於是對他說：「這不是郎君嗎？」公子一聽，悲憤交加，昏倒在地，說不出話來，只微微點頭而已。李娃走過去，抱着他的脖子，用繡花襖裹着他弄到西廂房，不禁大聲痛哭，說：「使你落到這個地步，是我的罪過啊！」哭得昏過去半天才甦醒過來。老婦人異常喫驚，急忙跑了過來，說：「怎麼回事？」李娃說：「是某郎君。」老婦人馬上說：「應當趕走他，爲什麼叫他來這裏？」李娃臉色一沉，回過頭來斜看着老婦人說：「不能這樣。他本來是清白人家的子弟，當初駕着高高的馬車，帶着貴重的行裝，到了我們家，沒超過一年就全部用光，並且又合謀施展詭計，拋棄趕走了他，這不是人應該做的。使他失去志向，被人們所不齒。父子之間的感情，本是人性天倫，卻使他們斷絕了骨肉情義，他父親甚至殺死並丟棄了他。如今公子困頓倒黴到這種狀況，天下的人都知道是因爲我造成的。公子的親戚在朝廷中做官的很多，一旦掌權的親戚仔細查明瞭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災禍就要臨頭了。況且欺騙上天辜負人心，鬼神也不會保佑的，還是不要給自己找禍吧。我作爲您的孩子，到現在已有二十年了，花費的錢財，不止千金。現今您老已六十多了，我願意計算一下二十年來我在衣食方面所用的錢，把它還給您爲自己贖身。我打算與這個人另找住處，所去的地方不遠，早晨晚上還可以來盡孝道，這樣我的願望也就滿足了。」老婦人估計她的志向是不能改變了，便答應了她。李娃把錢給老婦人後，還剩有百金。向北經過四五家，在那兒租了一所空房。於是給公子洗了澡，換下髒衣服，做熱粥給公子喝，以便使他腸胃通暢，然後又讓他喫乳酪，以便滋潤他的內臟，經過十多天，才讓他喫些美味佳餚。公子穿戴的頭巾鞋襪，也都選用珍貴時新的式樣。不到幾個月，公子的肌肉皮膚漸漸豐滿，到年底，就完全痊癒復原，又像當初那樣了。有一天，李娃對公子說：「身體已經康復了，志向也該恢復了，你好好想一想，默默地回憶一下從前的功課學業，還可以揀起來嗎？」公子想了一會兒，說：「十分只剩二三分了。」李娃叫人套車出去遊逛。公子騎着馬跟着。到了旗亭南邊的邊門那裏賣四書五經的書鋪裏，讓公子從中選購了一些，計算用費共需一百金。買好後，把書全裝到車上運了回來。於是叫公子排除各種雜念，專心致志地學習，讓他把夜晚當作白天，勤奮刻苦地讀書，李娃經常陪坐着，半夜才睡覺。等到他疲倦時，就叫他吟詩作賦。只二年，公子學業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國內的文章書籍，全部都看完了。公子對李娃說：「現在我可以報名應試了。」李娃說：「不到時候，學問必須又精又熟，才能百戰百勝。」又過了一年，李娃說：「現在可以去了。」於是公子一上考場，就考中了甲科，連禮部的考官們都十分震動。即使是前輩看了他的文章，也無不肅然表示敬仰羨慕，願意跟他交朋友可卻找不到機會。李娃說：「你現在還不行，當今才德突出的人，一旦考中以後，就自認爲可以取得朝中顯耀的職務，佔有天下的美名。而你過去的行爲有污點，品德也不超羣，比不上別的讀書人，應當繼續磨礪鋒利的武器，以便取得第二次的勝利。那時你纔可以結交很多文人，在羣英中取得第一名。」公子從此更加勤奮刻苦，聲望也越來越高。那一年正碰上三年一次的全國大考，皇帝下詔招收四方的傑出人才，公子選試了「直言極諫科」。考試「對策」名列第一，被授予成都府參軍的職務。三公以下的官，都成了他的朋友。將去上任時，李娃對公子說：「現在你已經恢復了自己原來的身份，我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了。我願用我剩下的歲月，回去奉養老母親。你應當跟一個名門貴族的女子結婚，以便主持冬秋的祭祀。像你這樣在朝中做官的人，和我結婚是會玷污你的身份的。望你自珍自愛，我從現在起就要離開你了。」公子哭着說：「你如果丟下我，我就自刎而死。」李娃堅決推辭，不答應公子的要求。公子再三請求，態度愈加誠懇。李娃說：「現在我送你過長江，到了四川劍門以後，就得讓我回來。」公子答應了。去了一個多月，到達了劍門。還沒等出發，調動官職的文書就送到了。公子的父親也由常州奉皇命入川，被授予成都府尹，兼任劍南採訪使。十二天後，公子父親也到達劍門。公子於是送上名片，到驛站見府尹。父親不敢認，看到名片上公子祖父和父親的官名和名字，才大喫一驚，叫公子走上臺階，撫摸着他的背痛哭多時，說：「我和你的父子關係還像過去一樣。」於是詢問兒子的經歷，公子就把自己的遭遇全部敘述了一遍。公子的父親覺得非常奇怪，就問李娃在什麼地方。公子說：「她送我到此地，已經讓她回去了。」父親說：「絕不可以。」第二天，命令準備車輛，父子一起先到了成都，把李娃留在劍門，單修了一座房子叫李娃住在裏面。第二天，讓媒人去說親，按照結婚的全部禮儀去劍門迎娶，從此正式結爲夫妻。李娃婚後，逢年過節，那些做妻子和兒媳應做的事，都做得非常周到。管理家務嚴格有條理，非常受公婆的寵愛誇獎。過了幾年以後，公子的父母都去世了，兩人極盡孝道。不久，在守孝的草屋那地方長出了靈芝，一個穗上開出三朵花，於是劍南道的長官把這事上報了皇親。又有白燕數十隻在他們住的樓房的屋脊上做窩。天子對此感到驚奇，格外地給予賞賜嘉獎。服孝期滿，公子屢次升任顯赫高貴的官職。十年當中，到幾個郡做過官，李娃被封爲汧國夫人。他們有四個兒子，都做了大官，官職最低的也做到了太原府府尹。弟兄們的姻親都是名門大族，自家和親屬都興盛發達，沒有哪一家能比得上。唉！一個行爲放蕩的妓女，節操行爲竟能達到這種程度，即使是古代的烈女，也不能超過，怎麼能不爲她感慨呢？我的伯祖曾任晉州牧，後轉戶部，做水陸運使，三任都與那位公子做過職務上的交接，所以熟悉這些事。貞元年間，我與隴西的李公佐，談論婦女的操守品德，於是便敘述了汧國夫人的事。李公佐聽完後，不住地拍手讚歎，讓我爲李娃作傳。我於是拿起筆來蘸上墨汁，詳細地寫出來以便保存下來。時間是乙亥歲秋天八月份。

太原白行簡記。

卷第四百八十五 雜傳記二

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東城老父傳 （陳鴻撰）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鬥雞戲。及即位，治（「治」原作「泊」，據明抄本改）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明抄本「世」作「子」）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亥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屍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鬥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製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俱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褲，執鐸拂，導（「導」原作「道」，據明抄本改）羣雞，敘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球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鬥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裏。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憔悴，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裏，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舍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遊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蓆，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依幷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裏。昌如己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祖攜（明抄本無「攜」字）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菸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鬥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蔥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挽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轊連軏，坌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麥」原作「米」，據明抄本改）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皁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明抄本無「見」字）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靴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譯文】

老人姓賈名昌，是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即癸丑年生，到元和庚寅年已九十八歲，他的視力和聽力都沒衰退，言談安詳且很有條理，腦力也沒減退，談起太平公主時期的事情清清楚楚，使人很愛聽。賈昌的父親名叫忠，身高九尺，力氣很大，能拽住向前走的牛，以武士的身份擔任皇后住的宮殿的侍衛。景龍四年，賈忠拿着武器隨着唐玄宗進入大明宮，殺掉了韋氏，擁戴睿宗登上皇位，使大臣們臣服，於是便成爲景雲年間的功臣，被選入長刀隊做了皇帝的貼身侍衛。皇帝下令讓他把家遷到了東雲龍門。賈昌長到七歲時，身手靈活超過一般人，能順着柱子爬上屋樑。他善於回答別人問話，還能聽懂鳥的語言。玄宗住在親王府時，喜歡民間在清明節期間舉行的鬥雞遊戲。等到做了皇帝以後，他就在兩宮之間修建了雞場，到處收購長安的公雞。長着金黃色的羽毛，鐵一般的爪子，高冠翹尾的大公雞共有一千多隻，都養在雞場裏。又從皇帝的禁軍中選出五百位少年，讓他們飼養教練這些公雞。皇帝喜歡這種遊戲，下面就更加盛行。各位親王皇族，皇帝的外婆家和岳父家、公主家、封侯之家，都不惜傾家蕩產去買雞，或償還欠下的買雞錢。京城中的男男女女，都把擺弄雞作爲營生幹，貧窮的人家就玩弄假雞。一次，皇帝出去遊逛，看見賈昌在雲龍門外道邊上玩木雞，於是把他召入皇宮，充當雞場的馴雞少年，喫穿待遇超過禁軍兵士。三尺高的孩子，進入雞羣中，就像擺弄一羣小孩子，健壯的、瘦弱的、勇敢的、怯懦的，喂水餵食的時間，疾病的跡象，賈昌全都瞭如指掌。賈昌隨便拿出兩隻雞，都很畏怯而馴服，可以像指揮人那樣指揮它們。監護雞場的傳旨太監王承恩把這情況向玄宗作了彙報。玄宗就把賈昌召來在院中驗證，結果非常合乎皇上的心意，當天就任命他擔任五百馴雞少年的首領。加上賈昌忠厚謹慎周到，天子所以很鍾愛他，金帛之類的賞賜，每天都送到他家。開元十三年，宮裏用籠子裝了三百隻雞，跟着玄宗到泰山去祭天。賈昌的父親在泰山腳下去世，由於兒子得寵，所以由賈昌護送遺體回到雍州安葬。縣官備辦了殯葬用品和喪車，用公家驛站的車輛從洛陽大道上運送。開元十四年三月，賈昌穿上鬥雞的衣服，在溫泉與玄宗會見。當時天下人把賈昌稱爲「神雞童」。當時人們爲他編出了這樣的話：「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在相王府時，於八月五日生下了唐玄宗。玄宗登位後，把這一天定爲千秋節，賞給天下百姓牛和肉，讓他們娛樂三天，把這稱作「大酺」，以後成爲定規，在宮中舉行大規模的音樂合奏會，有的年頭還到洛陽舉行這種慶祝活動，元宵節和清明節大都在驪山度過。每到這些日子，各種娛樂活動同時舉行，六宮的后妃嬪媵全都跟隨着。賈昌頭戴雕翠金花的帽子，穿着錦袖繡花的襖褲，手拿鈴鐺，在前清道。雄雞們都很有秩序地站在廣場上，賈昌左顧右盼，眼神靈活，指揮活躍而有風度。雄雞們豎毛振翅，磨嘴蹭爪，抑住怒氣奪取勝利，一進一退都符合章法；隨着鞭子的指揮時而低頭時而仰首，都沒有越出賈昌的規定。勝負決出以後，勝者在前，敗者在後，跟隨賈昌像大雁飛行一樣有秩序地回到雞場。那些摔倒很多人的摔跤手，舞劍的、爬高竿的、踢球的、走繩索的、在竿頂作舞的，看了賈昌的表演都垂頭喪氣，神情沮喪，不敢再上場表演。賈昌難道是教猿猴、馴天龍這一類的人嗎？二十三年，玄宗爲賈昌娶了皇帝戲班子裏的潘大同的女兒作妻子，新郎帶的佩玉，新娘穿的繡襖，都是皇帝庫房中的。賈昌後來生了兩個兒子，一叫至信，一叫至德。天寶年間，賈昌的妻子憑着能歌善舞深受楊貴妃的寵愛。賈昌夫婦承受寵幸四十年，皇恩一直沒改變，難道不是因爲他倆擅長技藝而又思想謹慎嗎？皇上生在乙酉年，生肖屬雞，讓人穿上朝服鬥雞，禍亂的兆頭在太平公主時期就顯露出來了，可是皇上卻沒有省悟。天寶十四年，胡人羯人攻下了洛陽，潼關也守不住了，皇帝的車騎只好到成都去。賈昌趕緊跑去保護皇帝的車，夜晚從便門出來，馬跌倒在道邊土坑裏。他傷了腳，不能前進，拄着柺杖進入南山。每逢到了在皇帝面前鬥雞的日子，賈昌就面朝西南放聲痛哭。安祿山當年到京城朝見皇帝時，在橫門外認識了賈昌。等到他攻下東西二京後，就在長安洛陽兩市用千金懸賞尋找賈昌。賈昌改了姓名，寄住於佛寺。掃地敲鐘，把精力用到供佛上。等到太上皇回到興慶宮，肅宗已在另外的殿中登上皇位時，賈昌回到原來住的里弄。他居住的房子已被兵搶掠，家中東西一點沒剩。賈昌穿着粗布衣服，面容憔悴，不能再入皇宮了。第二天，他又出了長安南門，在招國裏的道上遇見了妻子和兒子，他們臉色都枯黃暗淡：兒子揹着柴禾，妻子穿着舊棉襖。賈昌和他們聚在一起哭了起來，跟他們在路上訣別，然後就永遠離去了。後來賈昌棲息在長安佛寺，學習高僧的佛家學說。大曆元年，賈昌隨着資聖寺的高僧運平住在東市海池，建造了刻有陀羅尼經咒的石柱。他學寫字，已能記自己的姓名；讀佛家經書，也能明瞭書中的深刻含義和高妙的道理，並以善心感化民間的人。他又建造了僧房佛舍，種上了美的草和甜的樹。白天就用土培根，提水澆竹；晚上就在禪室中打坐。建中三年，運平和尚人壽已盡，死去了。賈昌完成喪禮後，就在長安東門外的鎮國寺東邊建了一座塔，把運平的遺骨放在了裏邊。在塔周圍他又親手栽了一百棵松柏樹，還在塔下建了一個小房子，自己住在裏面，早晚燒香灑水掃地，侍奉師父如同生前。順宗做太子時，施捨三十萬錢，替賈昌建造奉祀高僧遺像的屋子和讀經齋戒的屋子。又建了外屋，備流浪的百姓住，但收取租費。賈昌於是每天喝一杯粥，一升漿水，睡在草蓆上，穿的是粗絲綿衣。除掉這些，剩餘的錢財全都用來供佛。賈昌的妻子潘氏後來也不知道到何處去了。貞元年間，賈昌長子至信在幷州當兵，隨着大司徒馬燧入京朝見皇上，到長奉裏探望賈昌，賈昌像沒生過這個兒子似的，跟他斷絕關係，讓他離開；次子至德回來了，到洛陽市販賣綢緞，來往於洛陽長安之間，每年都向賈昌獻上金帛，賈昌一次也沒有接受。於是兩個兒子都走了，再也沒有來過。元和年間，穎川的陳鴻祖帶一個朋友從春明門出來，看見竹子柏樹長得很茂盛，燒香的煙味在道上都能聞到，二人便到塔下拜見賈昌。光顧着聽賈昌說話了，不知不覺天色已晚，賈昌便把鴻祖二人留宿在讀經齋戒的屋子中，敘述自身的經歷，講得很有條理，自然就及到朝廷過去的一些制度。陳鴻祖詢問開元年間治亂情況，賈昌說：「老夫少年時期，以鬥雞向皇上討好，皇上把我當成歌伎戲子一樣養着，家住在外宮，哪能知道朝廷的事情？然而也還有些值得跟你談一談的。老夫看見黃門侍郎杜暹出朝擔任磧西節度使兼職御使大夫，開始憑藉國家的風紀法度來威鎮遠方；看見哥舒翰鎮守涼州時，攻下石堡，保衛青海城，從白龍城出了發，越過蔥嶺，使鐵門關成爲邊界，總管河左道，七次任命才兼任御史大夫；又看見張說統轄幽州的時候，每年入關，總是用長轅大車，運送河間、薊州百姓交納的繒和布，連續不斷湧入關門。運進王府的只有江淮的細絞和縐紗，巴蜀的錦繡，還有後宮妃嬪們玩耍的東西而已。河州敦煌道每年都屯墾，充實邊防軍的糧食，多餘的小米轉運到靈州，再由黃河水運東下，存入太原的糧庫，以備關中荒年時食用。關中的小米，都儲藏在百姓家裏。天子到五嶽去，隨從的官員坐滿了千輛車萬匹馬，但都不用百姓供應喫喝。老夫碰到節日和伏天、臘月回家休息的日子，走在城市的市場上，常看見有賣白衣衫、白疊布的；走到街坊鄰居當中，看到有人用祈禱治病，方法是用墨布一匹，如果出重價還買不到，就用裹頭的黑色絲織品來代替。近來老夫拄着柺杖出門，走到十字路口，向各個方向細看，穿白衫的人不滿一百人。難道天下的人都當兵了嗎？開元十二年，皇帝下令：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的侍郎有缺額時，先選用曾經擔任過刺史的人；郎官有缺額時，先選用曾擔任過縣令的人。到老夫四十歲時，中央三省官員，有點治理刑獄才能的，官職大的便到州郡去做刺史，官職小的做縣令。從老夫住在大道旁邊以來，時常看到有州郡長官在此歇腳，他們臉色慘淡，不高興朝廷的裁減和罷免，讓那些人去管理州郡裏的事。開元年間選用人才，只看孝悌和辦事才能，沒聽說用什麼'進士'、'宏詞'、'拔萃'等就可以選出人才的。我談了大概就這些。」於是流下了眼淚。又說道：「太上皇在位時，北面使遊牧民族稱臣，東面使雞林國稱巨，南面使滇池國稱臣，西面使西方少數民族稱臣，三年他們來朝見一次。朝見時的禮儀很隆重，接待時的恩惠也很優厚，給他們穿上錦絮，供給他們酒飯，讓他們把事情辦完了就回國，京都不留外國來賓長住。現在胡人和京都的人混雜在一起居住，娶妻生子，長安的少年都有胡人的思想了。你看看首飾靴鞋服裝的樣式，已不跟過去相同，這能不算怪現象嗎？」鴻祖聽了，默然無語，不敢應聲就離開了。

柳氏傳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吝惜，後知其意，乃具饍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妝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嘆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置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裏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幹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閒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譯文】

唐代天寶年間，昌黎人韓翊的詩頗有名氣，他性格放蕩不羈。因懷才不遇窮得很厲害。有一位李生跟韓翊很友好，他家裏有千金的積蓄，氣盛自負，但很愛才。李生有個愛妾叫柳氏，她的美麗在當時沒有人能趕上。她喜歡說笑，善於唱歌。李生讓她住在另一座宅院，這座宅院是李生與韓翊宴會唱歌的地方，李生就安排韓翊住在這座宅院的旁邊。韓翊是當時的名人，那些前來拜訪問候他的人，都是當時的德才兼備之人。柳氏從門縫偷看他，對侍女說：「韓先生哪裏會是長久貧賤之輩呢？」於是對他產生了愛慕之意。李生一向看重韓翊，對韓翊沒有什麼捨不得的，後來知道柳氏的心意，便備好了飯菜請韓翊喝酒。酒喝到興頭，李生說：「柳氏容貌不一般，韓秀才您的文章也不同凡響，我打算讓她侍候您安寢，可以嗎？」韓翊驚訝顫慄，當即離開座位說：「承蒙您的關照，經常送衣服、食物給我，我怎麼還能奪去你所愛的人呢？」李生堅持要把柳氏送給韓翊。柳氏知道李生是誠心誠意的，就拜了兩拜，提起衣服坐到了韓翊的旁邊。李生讓韓翊坐在客位，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極爲高興。李生又拿出三十萬錢的財物，幫助韓翊解決困難。韓翊敬仰柳氏的美貌，柳氏羨慕韓翊的文才，兩人的心思都實現了，那快樂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年，禮部侍郎楊度在考試中選拔韓翊爲上等，韓翊卻在家閒住了一年。柳氏對韓翊說：「榮譽和名聲可以光宗耀祖，這也是自古以來人們所追求的，你怎麼能因爲我這個洗洗涮涮的賤人，而耽誤你美好的前程呢？再說用具財物也足夠等到您回來。」韓翊於是到清池老家探望父母。過了一年多，柳氏開始缺少喫的，就賣掉化妝用品以自給。天寶末年，安祿山攻陷了長安與洛陽，男男女女奔走驚恐，柳氏因爲長得漂亮，特別顯眼，害怕不能免禍，便剪去頭髮毀壞容貌，寄居在法靈寺。當時侯希逸用平盧節度使的名義統轄淄青，一向仰慕韓翊的聲名，就請去做了祕書。等到肅宗皇帝憑着神明英武使國家恢復正常後，韓翊纔派人暗地行動，尋找柳氏。他用絲綢做個袋子，裝着碎金，在袋上寫道：「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着金袋子嗚嗚咽咽地哭，身旁侍奉的人都傷心憐憫。柳氏針對韓翊的題詞答覆說：「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不久，有一個在唐朝爲官的叫沙吒利的少數民族將領，剛剛立了功，私下裏知道了柳氏姿色非凡，就把她搶到了家裏，並把寵愛全部加到了她一人身上。等到侯希逸被授官左僕射入朝見皇帝時，韓翊得以隨行。到了京城，他已經找不到柳氏的住處，感嘆想念不止。有一天，偶然在龍首岡看見一個僕役用雜色牛駕着一輛帶帷幕的車，車後還跟着兩個女僕。韓翊便與車並行，忽然車中有人問：「莫不是韓員外嗎？我是柳氏啊。」就讓女僕偷偷告訴韓翊，自己已被沙吒利佔有，礙於同車的人，不便交談，請求韓翊明天早晨一定要在道政里門等着。韓翊如期前往，柳氏用薄薄的綢子繫着玉盒，玉盒中裝着香膏，從車中交給韓翊，說：「該永別了，願你留下它做個紀念。」於是掉轉車頭，揮着手告別，她的衣袖輕輕地飄動着，隨散發出香味的車轔轔而去。韓翊目送香車遠車，直到看不見時，心中茫然一片，彷彿一切都在飛揚的塵土中消失了。韓翊實在承受不了這種深深的離情。當時，正趕上淄青的各位將領要在酒樓上聚會取樂，派人請韓翊，韓翊勉強答應了，然而神色頹喪，說話的聲音都有些哽咽。有個虞侯叫許俊，憑着才能、力氣非常自信，他摸着劍說道：「這裏面一定有原因，我願意爲您出一次力。」韓翊迫不得已，就把情況全告訴了他。許俊說：「請您寫幾個字，我會立刻把她帶來。」許俊於是穿上軍服，佩戴上雙弓，讓一個騎兵跟着，直接來到沙吒利的住宅。許俊等沙吒利走出門並離家一里多路時，就披着衣服，拉着馬繮繩衝進大門，又闖進裏面的小門，急匆匆地邊走邊喊道：「將軍得了急病，讓我來請夫人！」僕人侍女都驚得連連後退，沒有敢抬頭看的。於是許俊登上堂屋，拿出韓翊的信交給柳氏看，然後挾着柳氏跨上了鞍馬。馬在飛揚的塵土中奔跑，連馬脖子上的帶子都跑斷了，不一會兒就到了韓翊處。許俊整理衣襟，走上前去，說：「我幸而未辱使命。」四座驚歎不已。柳氏與韓翊手拉手哭泣不止，大家因此停止了飲宴。當時沙吒利受到皇帝特殊的寵幸，許俊、韓翊害怕會有災禍，就去進見侯希逸。希逸非常喫驚，說：「我平生敢幹的事，你許俊也敢幹呵！」隨即向皇帝上奏說：「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長久以來擔任僚屬之職，屢次建立功勞。前不久參加鄉賦，他的愛妾柳氏被兇寇所隔絕，暫住在尼姑庵中。現在由於國家文明昌盛，又注意安撫百姓，使遠近的人都被感化了；但將軍沙吒利兇暴恣肆，違犯法紀，僅依微小的功績，劫掠有節操的婦女，破壞了祥和的社會秩序。臣的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家族本在幽州、薊州一帶，有膽略且勇敢果決，奪回了柳氏，還給了韓翊。許俊內心裏充滿了正義，此次雖然出於義憤，但事先不向上級請示，實在是我平時缺乏嚴明教育所致。」不久，皇帝下了詔書：柳氏應該還給韓翊，賜給沙吒利二百萬錢，柳氏於是重又回到韓翊手裏。韓翊後來屢次升遷，最後升到中書舍人（主管宮廷文書的官）。然而，柳氏志在防範外人的非禮，卻未能做到，許俊能夠見義勇爲卻不夠通達事理。如果柳氏憑容貌能夠被選入皇宮，她一定會像漢元帝的妃子馮婕妤那樣臨危不懼爲皇帝擋住撲來的熊，也會像漢成帝時的班婕妤那樣，爲了皇帝的聲名而拒絕和皇帝同車出遊。如果許俊能以德才兼備而被皇帝重用，他一定會像春秋時的曹沫那樣，當齊桓公和魯莊公在柯地會談時用匕首劫持侵略魯國的齊桓公，逼他交還被佔的魯國土地，也會像戰國時的蘭相如那樣在澠池會上建立特殊的功勳。事業必須靠行動才能展示，功勳靠事業才能建立，可惜世上懷才不遇的人卻很多，有勇無謀的人也成不了大業。這些事情並不能歸咎於世事的變化無常，而是形勢走到那一步，必然要產生那樣的結果。

卷第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

長恨傳 無雙傳

長恨傳 （陳鴻撰）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詔」原作「謁」，據明抄本改）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後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主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曰：「男不封候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犛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凶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窺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雲：「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周至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並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肩，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遈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劈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天下太平，四海無事。玄宗做皇帝已多年，漸漸厭倦了朝政，不再夜以繼日地處理國事，把朝中的大小事務，都交給丞相去處理。他自己經常深居內宮遊戲宴飲，用音樂和美色使自己快樂。在此之前，元獻皇后和武淑妃都受過玄宗的寵幸，她們相繼去世後，宮中雖有上等人家女兒成千上萬，卻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皇上整天悶悶不樂。當時每年十月，皇帝都要帶着車馬去華清宮，宮內外有封號的命婦都穿着鮮明光耀奪目的衣服，像影子那樣跟隨着皇帝的車隊。皇帝洗過澡後，就賞賜命婦們也在御用溫泉中洗浴。春風吹拂着華清池水，命婦們自由自在地沐浴在水中，皇上不禁有些心旌搖盪，期望能遇到一個可心的女子。可是他看看前後左右的嬪妃，卻覺得一個個面色如土，毫無光彩。於是下令，叫高力士暗地裏到宮外搜尋美人。結果在壽王府中找到了弘農郡（今河南靈寶一帶）楊玄琰的女兒。這個少女已經到了成年，鬟發細膩潤澤，不胖不瘦身材適中，一舉一動都嫺靜嬌媚，就像漢武帝的李夫人。於是另外爲她設了一個溫泉浴池，讓她去洗浴。洗完出水以後，顯得身體很柔弱無力，好像連穿輕柔的綢衣也經受不住了，卻更加光彩煥發，明豔照人，皇上非常高興。在她正式進見皇上那天，樂隊奏起《霓裳羽衣曲》爲她伴行。在定情的那天晚上，皇上送給她金釵鈿盒，用來加深彼此間的愛情，又命她戴上金制步搖，和金制耳墜兒。第二年，冊封爲貴妃，衣服用品的待遇相當於皇后的一半。從此楊貴妃努力把自己的容貌打扮得更豔麗，使自己的語言更聰明機智，做出種種嫵媚的姿態，來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當然就愈加寵愛她了。當時皇上巡視各州，祭祀五嶽山川，在驪山上過雪夜，在上陽宮度過春天的早晨，貴妃與皇上走時同車，住宿同房，飲宴專席，睡覺專房。皇上雖有三夫人、九嫁、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和後宮的才人、樂府的無數歌女，但皇上連看她們一眼的興趣都沒有。從此六宮中再也沒有能爲皇帝侍寢的人了。這不僅是由於楊貴妃突出的容貌和嫵媚的風姿，還因爲她有才能有智慧，聰明伶俐，善於討好獻媚。皇帝還沒開口，她就猜到皇帝心意而去迎合他，這當中真有些無法言傳的妙處。貴妃的叔父兄弟都做了清高尊貴的官，封爵爲公侯，姊妹都封爲國夫人，富貴跟皇族相等，車馬、衣服、住宅與皇帝的姑母相同，而得到的好處和權力卻超過了他們。貴妃的親屬出入宮禁無人敢問，京城的長官對他們也不敢正眼相看。因此當時民間有歌謠說：「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說：「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可見楊氏家族被人們所羨慕已達到何種地步。天寶末年，貴妃的哥哥楊國忠竊踞了丞相之位，矇蔽皇帝，把持了國家大權。等到安祿山領兵向京城進發，把討伐楊氏家族作爲藉口。潼關很快失守，皇帝只好向南逃跑。出了咸陽，途中停在馬嵬坡時，皇帝的禁衛軍都拿着武器不肯再前進。這時隨從的大小官員跪在皇帝車駕前，請求像漢景帝誅殺晁錯那樣，殺掉楊國忠向天下謝罪。楊國忠捧着謝罪的犛牛纓和水盤向皇帝請罪，結果被處死於道旁。但左右的侍從仍不滿意，皇上問他們，當時敢說話的人就請求殺掉楊貴妃消除天下人的怨恨。皇上知道這事難以挽回，可又不忍心看見貴妃死，就扯起袖子擋住臉，讓人把她拉走。貴妃慌張掙扎，終於被白綾帶絞死。不久玄宗逃到了成都，肅宗在靈武繼承了皇位。第二年，叛亂之兇安祿山被殺死，玄宗的車駕又回到了都城。肅宗把玄宗尊爲太上皇，讓他到南面的興慶宮殿去養老，不久又讓他遷到西內太極宮。時光流逝，往事已去，唐玄宗不禁樂盡悲來。每到春天的白晝，冬天的夜晚，他看到池中蓮花夏天盛開，宮中的槐樹秋天落葉，聽樂伎吹奏玉管，尤其一聽到《霓裳羽衣曲》，心中就鬱鬱不樂，左右的侍從也嘆息不止。三年當中，想念貴妃的感情始終沒有減少。想從夢中見到貴妃，也始終渺茫不能實現。當時正好有個道士從四川來到長安，知道太上皇心裏非常想念楊貴妃，就說自己有李少君的招魂法術。玄宗一聽非常高興，讓他去找貴妃的魂靈。方士便使出他的全部法術來找，但沒有找到。又騰雲駕霧，上到天界，下入地府來尋找，仍沒找到。於是又到周圍東西南北四方和天地之外去尋找。最東面到了極遠的天邊，跨過蓬萊，見到一座最高的仙山，上面有很多樓閣，西廂房檐下有個洞門，朝東，看那門上寫着「玉妃太真院」。方士拔下簪子敲門，有個扎着雙鬟的女童出來開門，方士匆忙未及開口，而女童卻又進去了。不一會兒有個穿着綠衣服的侍女出來了，問方士從什麼地方來。方士說自己是唐朝天子的使者，並且傳達了玄宗的使命。穿綠衣的人說：「玉妃正睡覺，請稍微等一會兒。」這時雲霧繚繞着仙洞，天色漸漸昏暗，美玉做成的門重新關了起來，靜悄悄的沒有聲息。方士屏住呼吸，恭恭敬敬地拱着手站在門口。過了好半天，穿綠衣的侍女才引導方士進去，並且說：「玉妃出來了。」不一會兒，就看見一個人，戴着金色蓮花冠，披着紫色的綃衣，身佩紅玉，穿着鳳頭鞋，在七八個仙女的簇擁下緩步走來，正是楊貴妃。她向方士行了禮，問皇帝平安與否，然後又問了天寶十四年以後的事。玉妃說完後，臉上顯得憂鬱悲傷，用手示意穿綠衣的侍女，讓她取來金釵鈿盒，各拆下一半，交給使者，說：「替我向太上皇道謝，我敬獻這件東西，是爲了找回過去的情意。」方士接受了玉妃的話和信物，將要動身返回時，臉上露出不滿足的樣子。玉妃於是詢問方士還有什麼要求。方士就走上前跪下說：「請說一件你們兩人當時的私事，這事是別人沒有聽到的，以便向太上皇證實。不這樣，恐怕鈿盒金釵會被看作漢文帝時以道術行騙的新垣平所設的騙局了。」玉妃一時想不起什麼，往後退了幾步站住了，好像在回憶什麼。過了一會兒，才慢慢地說道：「天寶十年的時候，我侍候皇帝到驪山宮中避暑。那天正好是七月初七，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晚上。按照秦地的風俗，要在那天晚上掛起錦繡，陳列飲食，在院子裏插上花燒香，把這稱作乞巧，皇宮中尤其重視這件事。當時已到半夜，侍衛們已在東西廂房中休息，我單獨侍候皇上。皇上扶着我的肩站着，仰望天空感嘆牛郎織女的遭遇。於是我倆祕密地互相發出心中的誓言，願世世代代都作夫妻。說完了，拉着手各自輕聲哭泣。這件事只有皇上知道。」玉妃接着又傷感地說：「由於當年這個念頭，我不能長住在這裏了，還要再回到人間，再結以後的緣份。或者在天上，或者在人間。我倆一定會再相見，合好相處，就像以前那樣。」還說：「太上皇在人間的時間也不長了，希望多多珍重，不要自找苦惱。使者回來向太上皇奏報了見貴妃的經過，太上皇帝不免嘆息傷感了好半天。其餘的事情都寫在國家史書中了這裏就不談了。到了唐憲宗元和元年，周至縣的縣尉白居易做了一篇歌，用它來敘述這件事，並且把以前秀才陳鴻作的一篇傳記，放在歌的前面，看作是《長恨歌傳》。居易的歌寫道：「漢代皇帝重視女色想得到一位絕代佳人。可是在宮廷內外多年都沒有找到。楊家有位女兒剛剛長成人，養在深深的閨房中還沒有人發現她。天生的絕代佳麗終不會被埋沒，一朝被選進宮來到君王身邊。回頭一笑生出千嬌百媚，皇帝后宮的所有嬪妃頓時黯然失色。乍暖還寒的早春皇帝讓她在華清池中洗浴，溫柔滑膩的泉水洗濯着凝脂似的皮膚。侍女扶起她來，她顯得嬌弱無力，這是承受皇帝寵愛的開始。烏雲般的鬢髮，鮮花似的容貌，戴着黃金的步搖，跟皇帝一起在溫暖的芙蓉帳裏共度春天的良宵。春夜苦短轉眼已是黎明，太陽又高高地升起來了，從此君王再也不起早去上朝了。貴妃時刻逗皇上開心，侍候皇上宴飲，簡直沒有空閒的時候，春天陪着皇上春遊，每天晚上都獨自侍候皇上。皇宮中有三千美人，對這三千美人的寵愛都集中到楊家女兒一人身上了。把自己打扮得嬌滴滴的在金屋中侍候皇上過夜，在玉樓上飲宴完後，醉意朦朧，春心蕩漾。姊妹弟兄都被分封得到土地，浩蕩的皇恩給楊氏家族增添了無限的光彩。於是便讓天下父母的心，不重視生男而重視生女兒。驪山上的宮殿高聳入雲。風吹着仙境般的音樂到處都能聽得見。舒緩的歌唱，緩慢的舞蹈和樂器配合得美妙和諧，從早到晚的歌舞皇上仍然看不夠。漁陽地方的鞞鼓聲驚天動地的傳了過來，震驚打亂了《霓裳羽衣曲》的歌舞。京城和皇宮煙塵滾滾，皇帝只好帶着千軍萬馬向西南逃奔。車蓋和旌旗亂紛紛的晃動着，走一陣停一陣。出了京城的門向西走了一百多里。御林軍停住不走，皇上無可奈何，那絕世的美女只好痛苦地死在了馬前。帶花的鈿盒落到了地上也沒人去收拾，還有翠翹、金省、玉搔頭也落到地上，皇上用袖子捂着臉沒法搭救，回頭看到這種慘狀，不禁血淚交流。黃土飛揚秋風蕭瑟，大隊人馬走過曲折險峻的棧道登上了劍閣，峨眉山下行人稀少，旌旗也顯得沒有光彩，太陽光也很暗淡。四川的江水一片碧綠，四川的山巒一片青翠，這就像聖明的皇上朝朝暮暮想念貴妃的心情。在行宮中看到月亮也感到是令人傷心的顏色。在下雨的夜晚聽到屋檐上掛的鈴聲也像是悲痛的哭聲。天地轉換，皇上回京，又經過貴妃死去的地方，不免徘徊留戀不忍離去。馬嵬坡下的泥土裏，看不到美麗的容顏了，只有貴妃死的地方還在那裏。君臣互相看着，不禁淚下沾衣。向東望到了長安城門，信馬由繮沒精打彩地進了京城。回來以後，宮中的水池、園林還像原來那樣，太液池裏的荷花和未央宮中的柳樹依然都在，看到荷花就想起貴妃的臉，看到柳葉就想起貴妃的眉，面對着這些情景怎能不使人傷心落淚？在春風吹柳，桃花李花盛開的夜晚，在秋雨綿綿，梧葉飄落的時候，就更加難過。西宮的南內宮裏長滿了秋草，落下的紅葉堆滿了庭院，也無心打掃。過去在梨園學藝的青年人現在都已有白頭髮，內宮中的女官青春容顏也都變老了。每當黃昏時候，宮殿前螢火蟲飛舞，皇上愁悶不語，一盞孤燈，燈草快燒盡了還未睡着。報時的更鼓和漏鍾也彷彿慢了起來，長夜漫漫，微明的天河裏星星閃閃發光，天已快亮了仍然不能入睡。鴛鴦瓦冰涼，上面結了一層厚厚的霜，繡着翡翠鳥的被和誰一起蓋呢？長長的生離死別已經過了一年多，可是貴妃的魂魄卻沒有來過夢中。四川臨邛有位道士來到鴻都宮門前求見，說他能憑精誠招來貴妃的靈魂。因爲被皇上的一往情深所感動，方士決心去尋找貴妃的在天之靈。他騰雲駕霧快如閃電，上天入地各處都找遍了。往上找遍了青天，往下尋遍了黃泉，不論是天上地下都沒見到貴妃的蹤影。忽然聽說海上有座仙山，這座山隱隱約約在虛無縹渺的天地之間。山上的樓臺殿閣精巧別緻，五色祥雲冉冉升起，那裏面有很多豔麗動人的仙女。其中有一個人名叫太真，雪白的皮膚和鮮花一般的容貌，跟貴妃差不多。道士來到仙山後，在黃金的門樓西邊叩響了玉石的門，請開門的仙僮小玉向裏面的仙女雙成通報一下。聽說是唐天子派來了使者，貴妃在精美的帳子裏從夢中驚醒。她攬起衣裾推開枕頭，激動得腳步都有些慌亂不穩，在她面前串珠的簾子和鑲銀的屏風一層一層都打開了。只見貴妃像雲彩似的髮髻偏向一邊，剛剛睡醒，花冠沒有整理就走下堂來迎接客人。這時風吹動着她的衣袖高高飄起，仍然像當年跳《霓裳羽衣舞》那樣。蒼白的面容顯得十分憂傷，臉上的淚痕橫一道豎一道的，那柔弱嬌美的神態就像春天裏一枝帶雨的梨花。她含情凝視向皇上道歉說：「自從分別後，雙方的音容笑貌都看不見了。昭陽殿裏的恩愛已經斷絕，蓬萊宮中的日子卻沒有盡頭。回頭下看人間世界，看不到長安只看到一片塵霧。只能用原來的東西表示深深的情意，請把這鈿盒金釵捎回去吧。金釵我留下了一股，盒子留下一半，黃金的釵分開了，盒上的鑲飾也分開了。只要我們的心像金鈿那樣堅固，無論在天上或在人間都會再相見的。」道士臨去時，貴妃又一次誠懇莊重地託他向皇上轉達幾句話，那就是當年七夕在長生殿裏半夜時兩個人共同發出的誓願：「在天上願意做比翼雙飛的鳥兒，在地上願意成爲兩棵根莖相連的大樹。」天地雖長久，也有完結的時候，然而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悲傷怨恨，是永遠也不會有終結的啊！

無雙傳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雲：'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卻大門，鎖卻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繞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繞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雲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卻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雲：「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雲：「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侄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草。」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御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睹，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雲：「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雲：「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彩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雲：「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雲：「殺卻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雲：「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嘆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並屍蓋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藉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譯文】

王仙客是唐德宗建中年間朝中大臣劉震的外甥。當初仙客的父親死了，便只好和母親一起回到了姥姥家。劉震有個女兒叫無雙，比仙客小几歲，二人都是孩童，所以經常在一塊兒親密地玩耍。劉震的妻子經常開玩笑地喊仙客爲「王郎君」。就這樣過了好幾年，劉震侍奉守寡的姐姐，撫養仙客，都做得很周到。有一天，姐姐病了，而且很重，就把劉震叫到面前約定說：「我只有一個兒子，惦念他這是可想而知的事，遺憾的是，看不到他結婚成家了。無雙端莊美麗，而且很聰明，我也深深地惦記着她，以後不要讓她嫁到別的家族去。我就把仙客託付給你了。你如果答應了  
我，我就沒有什麼遺憾，死也瞑目了。」劉震說：「姐姐應該靜下心來，好好調養身體，不要用別的事擾亂自己的心緒。」不久姐姐就去世了。仙客護送靈車，回襄鄧安葬。守喪三年後，仙客不免考慮自己的遭遇、前途。心想我老是孤身一人怎麼行？應該趕快結婚，以便後代繁盛。無雙已經長大了，我舅舅難道會因爲地位尊貴官職顯赫而廢除原來的婚約嗎？於是打扮一番到了京城。那時劉震已做了尚書租庸使，門庭顯赫，做官的來來往往，車馬堵塞了門口。仙客進見舅舅後，被安置在學館裏，與那些學子生活在一起。舅甥的關係，仍像當初那樣好，但是關於選女婿的事舅舅卻一直不提。仙客從窗縫中曾偷偷看見過無雙，見她姿態容貌十分豔麗，就像是一位仙女下凡。仙客愛得發狂，唯恐婚姻的事不能成功。於是便賣掉了帶來的行裝，總共賣得幾百萬錢。對在舅父舅母身邊的隨從心腹，直至於粗活的奴僕，都送了厚禮，並擺了酒席招待他們，於是中門以內，仙客都能隨便出入了。在和各中表親相處時，都用恭敬的態度對待他們。遇到舅母生日，就買些新奇的東西作生日賀禮，買了雕犀刻玉的工藝品，給舅母做首飾，舅母因此非常高興。又過了十天，仙客派了一位老太太，向舅母提起了求親的事。舅母說：「這是我的願望，很快就會商量這件事的。」又過了幾個晚上，有個婢女來告訴仙客：「你舅母剛纔把求婚的事對你舅舅說了，舅舅說：'以前我並沒答應過呀！'情形如此，恐怕事情有出入了。」仙客聽了這個話，心一下子全涼了，從晚到早沒有睡覺，唯恐舅舅真的變了卦，侍奉舅父舅母更不敢稍有懈怠。一天，劉震去上朝，到太陽剛出來時，忽然騎馬跑回家中，汗流滿面，呼吸急促，不斷說：「快鎖上大門！鎖上大門！」一家人都驚慌害怕，猜不出是什麼原因。過了老半天，劉震才說：「涇源的士兵造反，姚令言帶着軍隊進了含元殿。天子從花園的北門逃出去了，百官都向皇帝去的地方。我惦記着妻子兒女，回來稍微安排一下。」又趕快把仙客叫來說：「你替我安排一下家裏的事，等平靜以後我把無雙嫁給你！」仙客聽到吩咐，又驚又喜，拜謝舅舅。於是劉震裝滿金銀錦緞二十馱，對仙客說：「你換換衣服，押着這些東西，從開遠門出去，找一個深巷裏的旅店安排住下。我與你舅母和無雙從啓夏門出去，繞城隨後趕到。」仙客依照吩咐行動。到太陽落地，在城外店裏等了好久，舅舅他們也沒到。城門從午後就上了鎖，向南極力遠望，望到什麼也看不見了，也沒發現舅父一家。於是騎上青驄馬，拿着蠟燭，繞城尋找。到了啓夏門，城門也鎖着。守門的和平時不同，他們拿着白木棒，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仙客下馬，慢慢問道：「城裏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今天有什麼人從這裏出城了？」守城門的人說：「朱太尉已做了皇帝。午後有一個人帶了很多東西，還帶了四五個婦女，想從此門出去，街上的人都認識，說是租庸使劉尚書，守城的不敢放行。快到很晚時追趕的騎兵到了，就押送驅趕着他們向北走了。」仙客禁不住痛哭起來，只好又回到店中。三更將盡的時候，城門忽然打開，只見火把照耀得如白天一樣，士兵都拿着刀槍呼喊傳話說：「斬斫使出城了！搜索在城外的朝廷官員！」仙客便丟下了輜重車騎，驚慌地逃走了。他回到了襄陽，在鄉下住了三年。後來知道叛亂平息京城光復天下太平了，於是動身進京，打探舅舅家的消息。到了京城新昌街，正停下馬進退不定時，忽然有一個人在馬前下拜，仙客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過去的老僕人塞鴻。塞鴻本來是王家的家生奴，曾侍奉過仙客的舅舅，舅舅覺得他很得力，就留在自己家裏使喚了。現在二人相見，不免感傷地拉着手流淚。仙客問塞鴻道：「我舅舅和舅母都平安嗎？」塞鴻說：「他們都在興化裏的府宅中。」仙客喜出望外說：「我馬上就過街去看望他們。」塞鴻說：「我已經贖身成爲平民，租了一間小房子，以賣絲織品爲業。現在天快黑了，您就暫時到我那裏住一宿，明早一塊去您舅舅家也不晚。」塞鴻把仙客領到自己住的地方，準備了豐盛的飯菜。到了天黑時，塞鴻纔對仙客說：「您舅舅劉尚書在叛亂後接受過僞政府的官職，光復後，他和你舅母一起被朝廷處死了。無雙已送進宮廷當了奴婢。」仙客悲哀怨恨，哭得死去活來，鄰居們都被感動了。仙客對塞鴻說：「天下極大，舉目無親，我不知道自己託身的地方在哪裏！」又問道：「原先的僕人誰還在此地？」塞鳴說：「只有無雙使喚過的婢女採蘋，現在還在金吾將軍王遂中的家裏。」仙客說：「無雙看來是沒有再見的機會了，能見見採蘋，死也滿足了。」於是遞上名片，以堂侄的禮節拜見王遂中，把事情的經過從頭到尾都說了，並表示願用高價贖回採蘋。遂中被仙客這種真摯的深情所感動，答應了他的要求。仙客於是租了房子，和採蘋、塞鴻同住。塞鴻常常對仙客說：「您年齡漸漸大了，應該謀個官職，整天鬱鬱不樂，怎麼過日子？」對他的話，仙客有所感悟，就把自己的心裏話誠懇地告訴了王遂中。王遂中於是就帶着王仙客去見京兆尹李齊運，向他推薦。李齊運就派仙客去做富平縣尹，兼管長樂驛站。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忽聽報告說宮中的太監押着三十名宮女去清掃皇陵，途中要在長樂驛住宿。等宮中的十輛氈車上的人都下來後，仙客對塞鴻說：「我聽說宮女選入內廷的，多是官宦子女，恐怕無雙也在裏面。你爲我偷偷看一看，好嗎？」塞鴻說：「宮女好幾千，哪裏就會輪到無雙！」仙客說：「你只管去，人間常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於是叫塞鴻假扮爲驛吏，在簾外煮茶。還給了三千錢，約定說：「牢牢看守着茶具，一會兒也不要離開。稍有所見就趕快來告訴我。」塞鴻連聲答應着去了。宮女全在簾子裏面，不能看到她們，晚上只聽見嘈雜的說話聲音罷了。到了深夜，各種活動都停了，塞鴻洗刷器具，添柴續火，不敢去睡。忽然聽到簾子裏說：「塞鴻，塞鴻！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郎君身體健康嗎？」說完了低聲哭起來。塞鴻說：「郎君現在主管這個驛站，今天疑心娘子會在此處，所以叫我來問候。」無雙又說：「不能多說話，明天我離開後，你到東北方閣子中的紫色褥子底下取出書信送給郎君。」說完就離開了。忽然聽到簾子裏面很吵鬧，說是有宮女得了急病，太監要湯藥要得很急。原來說話的就是無雙。塞鴻急忙把情況告訴了仙客，仙客喫驚的說：「我怎樣才能見她一面呢？」塞鴻說：「現在正修渭河橋，郎君可以假充理橋官，車子過橋時，你靠近車子站着，無雙如果認出你來，一定會掀開車簾，這樣就能見到她了。」仙客按照他的話辦了。等到第三輛車經過時，果然掀開了簾子，仙客往裏一看，果真是無雙。仙客傷感怨恨渴慕，簡直承受不了這種複雜的心情。宮女們離開驛站後，塞鴻在閣子中的褥子下面找到了書信，送給了仙客。是五張花箋，上面都是無雙親手寫的字，詞句十分悲哀懇切，敘述詳盡周到。仙客看後，只能含恨落淚，覺得從此以後再也不會見到無雙了。那封信結尾處說：「常聽見皇帝的使者說，富平縣有位姓古的押衙，是位願意爲人排憂解難的人，現在你能去求求他嗎？」仙客便向府裏提出申請，請求解除驛務，回去做原官。批准後，便去尋訪古押衙。打聽後得知，古先生原來住在鄉下簡陋的房子裏。仙客去拜訪，見到了古先生。以後凡是古先生所希望的，仙客一定努力辦到，贈送給古先生的各種顏色的絲織品和珍寶玉石不計其數。這樣過了一年，仙客並未開口提什麼要求。任滿後，仙客閒住在縣裏，古先生忽然來了，對仙客說：「我古洪是一介武夫，人也已經老了，還有什麼用呢？郎君對我竭盡情誼，我觀察郎君的用意，好像有什麼事要求我辦。我倒是有一片急人之難的心啊！很感激郎君的大恩，願意粉身碎骨來報答！」仙客哭着下拜，把實情告訴了古先生。古先生仰望天空，用手再三地拍腦袋，說：「這事太不容易辦了，可是還是要替郎君試一試，但不能指望很快成功。」仙客拜謝說：「只要生前能見到無雙就行，哪敢限定時間的早晚呢？」此後半年沒有消息。有一天，有人敲門，原來是古先生送了信來。信上說：「茅山使者回來了，你暫且來我這裏一趟。」仙客騎上馬就跑去見古先生。古先生竟一句話不說，仙客又問使者，回答說：「已經殺掉了，暫且喝茶吧。」夜深的時候，古先生對仙客說：「你家裏有認識無雙的女僕嗎？」仙客說採蘋認識無雙，而且馬上把採蘋帶了過來。古先生仔細看了看，一邊笑一邊高興地說：「借她留住三五天，郎君暫且回去吧。」過了幾天以後，忽然傳來消息說，有位大官經過這裏，去處置陵園中的一名宮女。仙客心中覺得很奇怪，讓塞鴻去打聽被殺的人是誰，原來竟是無雙！仙客號啕大哭，嘆息說：「本來寄希望於古先生，現在已經死了，我還能有什麼辦法呢？」不斷流淚嘆息，不能控制自己。當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忽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等開門一看，原來是古先生。只見他領着一乘軟轎進來，對仙客說：「這就是無雙，現在死了，不過心窩微溫，後天會活過來。給她灌些湯藥，千萬要安靜保密。」說完話，仙客就把無雙抱進了閣子裏，一個人伴着她。到了第二天早晨，無雙遍身都有了熱氣，睜眼看見了仙客，哭了一聲，就昏死過去，搶救治療到晚上才緩過來。古先生又說：「暫時借用一下塞鴻，到房後挖個坑。」坑挖得較深的時候，古先生抽出刀來，把塞鴻的頭砍落到坑裏。仙客又喫驚又害怕。古先生說：「郎君不要怕，今天我已經報答了郎君的恩情。前些日子我聽說茅山道士有一種藥，那種藥喫下去，人會立刻死去，三天後卻會活過來，我派人專程去要了一丸。昨天讓採蘋假扮宦官，說因爲無雙是屬於叛逆一夥的人，賜給她這種藥命她自盡。屍體送到墓地時，我又假託是她的親朋故舊，用百匹綢緞贖出了她的屍體。凡是路上的館驛，我都送了厚禮，一定不會泄漏。茅山使者和抬軟轎的人，在野外就把他們處置光了。我爲了郎君，也要自殺。郎君不能再住在此地，門外有轎伕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天時，你就帶着無雙出發，然後就改名換姓，飄泊遠方去避禍吧！」說完就舉起了刀，仙客急忙去阻擋，但古先生人頭已經落地。於是把古先生的頭與身子合到一起埋葬了。埋完後，趁天沒亮就出發了。歷經四川，三峽，最後寄居於江陵的渚宮。後來一直也沒聽到京城有什麼不好的消息，於是就帶着家眷回到了襄鄧別墅。仙客與無雙終於白頭偕老，子女成羣。啊！人生的離散聚合之事多得很，卻很少有可與這件事相比的，常說這是古今都沒有的事。無雙生逢亂世，財產與人都被沒收入了官府，而仙客的志向，至死不改變，終於遇到古先生，用奇特的方法救回了無雙。爲了成全這件事屈死的人有十多個，艱難逃竄，最後得以回到故鄉，做爲夫婦一起生活了五十年，真是天下少有的奇事啊。

卷第四百八十七 雜傳記四

霍小玉傳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擢」原作「推」，據明抄本改）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裏。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抉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雲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娃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併，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嘆，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週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沉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嘆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嘆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沉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嘆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朱」原作「未」，據明抄本改）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睹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雲：「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妝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黽勉之間。強爲妝梳。妝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沉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唏噓。頃之，有酒饌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弦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置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袔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愧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嘆？」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繞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屏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駨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蓆，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甘肅隴西有位叫李益的書生，二十歲時考中了進士。到了第二年，朝廷進行拔萃考試，由禮部主持。農曆六月份，李生到了長安，住在新昌裏。李生門第清高顯貴，少年時就有文學才能，文章辭藻華麗，語句精彩，當時的人都說沒有第二個能比，有名望的前輩長者無不推崇讚許。李生對自己的風度才華也非常自信，一直想找一個理想的配偶，各處尋求名妓，但很久沒有找到。長安有個媒婆叫鮑十一娘，是原先薛駙馬家的婢女，後來用錢贖身取得了平民身份，至今已十多年了。鮑氏善於逢迎討好，很會說話，那些權勢之家以及皇帝的外戚家她都去過。她腿勤腳快，到處保媒拉縴，被公認爲這個行業的頭面人物。鮑氏多次受到李生誠懇的拜託和厚禮，心裏很感激李生。過了幾個月，一天下午申時前後，李生正在家裏的南亭中閒坐，忽聽到急促的敲門聲，說是鮑十一娘來了。李生提起衣襟迎着聲音往外來，迎面問道：「鮑卿今日什麼原因來我這裏？」鮑氏笑着說：「又夢見美女蘇小小了嗎？我可是找到了一位被貶到了人間的仙女，人家不要錢財，只慕風流，這樣的才貌，跟你十郎是再相配不過了！」李生聽了驚喜得跳了起來，只覺得身體輕飄飄的，魂兒都要飛走了。他拉着鮑氏的手邊拜邊感謝說：「我這輩子就是爲她作奴才也行，死了也不怕。」於是詢問對方的姓名住處。鮑氏詳細告訴他說：「她是原先霍王的小女兒，字叫小玉。霍王很喜歡她。她母親叫淨持，是霍王寵愛的婢女，霍王死後不久，弟兄們認爲她是微賤之人所生，不願容留她，便分給她錢財，讓她到外面去住，並讓她改姓鄭，人們也就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兒了。她容貌品德才能都極爲出色，我一生都未見過，她情趣高雅，舉止不同凡俗，事事都超過別人。音樂詩書，無不通曉。昨天她託我找一位好男子，要志趣品德相配就行。我向她詳細地介紹了你，她也知道有李十郎這個名字，聽後非常高興滿意。她住在勝業坊古寺巷，剛進巷口的第一個大門就是她家。我已跟她約好，明日午時，你只要到巷口找侍女桂子就能行了。」鮑氏走後，李生馬上做了出發的準備，讓家僮秋鴻到堂兄京兆參軍尚公那裏，借來青驪駒和黃金的馬籠頭。當天晚上，李生洗澡更衣，修飾容貌儀表，欣喜若狂，通宵未睡。天亮時，戴上頭巾，拿起鏡子照了一番，唯恐事情不能成功。好不容易盼到了約定的中午，匆匆上了馬，命令御手趕馬快跑，直奔勝業坊。到了約定的地方，果然看見婢女站在那裏等候。婢女迎上去問：「莫不是李十郎嗎？」李生急忙下馬，叫人把馬牽到屋子下面，又匆忙鎖上了門。這時看見鮑氏從裏邊走出，遠遠地笑着說：「哪家的莽小夥敢隨便進入此地？」李生玩笑還沒開完，就被帶進中門。院子裏有四棵櫻桃樹，西北角處掛着一個鸚鵡籠。看到生人來了，鸚鵡就叫道：「有人進來了，趕快放下簾子！」李生本性規矩恬淡，又加上心中還有些疑心害怕，忽然聽見鳥說的話，驚訝得不敢往裏走，站在那裏猶豫。鮑氏於是領着淨持走下臺階迎接，延請到屋內，對面坐下。淨持年齡大約四十多歲，頗有風韻，談笑很招人喜歡，對李生說：「一向聽說十郎是位風流才子，現在又看到容貌儀表美好清秀，果然名不虛傳。我有一個女孩兒，雖然沒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容貌還不算醜陋，能跟這樣的君子相配，是很合適的。經常聽鮑十一娘說起您的意思，現在就讓她永遠侍候您吧。」李生謝道：「我這個人淺薄笨拙，平庸愚鈍，沒想到能被看中。如蒙不棄，生死都感到榮幸。」於是讓人擺設酒宴，就叫霍小玉從堂屋東面的閣子中出來。李生急忙拜見迎接，只覺得滿屋就像瓊林玉樹，互相映照，看那霍小玉的眼波流動，更是光彩射人。見面之後，小玉便坐到了母親旁邊。母親對她說：「你曾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就是這位李十郎的詩句。你終日吟誦想念，怎比得上真正見上一面？」小玉就低頭微笑，輕輕地說：「見面不如聞名，才子怎能沒有好相貌呢？」李生站起連連謝說：「小娘子愛才，鄙陋的我重視容貌，兩好相映，真可謂才貌兼備了。」母女二人相視而笑。於是喝了幾巡酒，李生站起來，請求小玉唱歌。小玉起先不肯，她母親硬讓她唱，她只好唱了一曲。只聽發聲清亮，節奏精妙出奇。酒喝完了，天也黑了，鮑氏就領着李生到西院去歇息。只見庭院幽靜，房屋深邃，簾幕非常華麗。鮑氏叫侍女桂子、浣紗給李生脫靴解帶。不一會兒小玉來了，言談溫和，語氣委婉，脫下羅衣的時候，體態有說不盡的美好。帳子低垂，枕上親暱，二人極其歡樂相愛。李生自己認爲此時他們之間的愛情，即使是楚懷王與巫山神女或曹植與洛神都不能相比。半夜時候，小玉忽然流着淚，看着李生說：「我的母親是婢女出身，自己知道配不上你。現在你因爲喜歡我的容貌愛我，使我託身於仁賢，只是擔心一旦我容貌衰老，你恩情轉移，情意更替，就會使藤蘿失去託身之樹，像秋後的扇子被人丟棄，在這極爲歡樂的時候，我想到這一點，不禁悲從中來。」李生聽了這些話，非常感慨，就伸出胳膊讓小玉枕着，慢慢地對她說：「我平生的願望，今日得以實現，即使粉身碎骨，也決不會丟棄你。夫人怎麼說出這種話來？現在就讓我在白縑上寫上我的誓言吧！」小玉於是停止了哭泣，命侍女櫻桃揭起帳幔，拿着蠟燭，又把筆硯交給了李生。小玉吹奏彈唱之餘，很喜歡詩書，書箱、筆硯，都是霍王家原來的東西。於是取出繡囊，從中找出了吳越女子織的烏絲欄綢三尺交給了李生。李生一向富於文學才能，拿過筆來就寫成了文章，引山河作比喻，指日月表誠心，句句都很懇切，聽了很使人感動。寫完了，讓小玉藏在寶匣裏邊。從此以後，二人相親相愛地生活在一起，像翡翠鳥比翼雲中飛翔一樣。這樣過了兩年，日夜相隨。第三年春天，李生以書判的資格參加拔萃考試，結果考中，被授予鄭縣主簿的官職。到四月份，將去赴任，便到東都洛陽去給父母請安報喜。長安的親戚，都來參加了送行的宴會。當時正是春末時節，初夏的景色已經出現。酒喝完了，賓客盡散，離別的心緒充滿了胸懷。小玉對李生說：「憑您的才能、地位、名聲，人們都很景仰羨慕您，願意與您結成婚姻關係的人多得很，況且你堂上有母親，家中又沒有正妻，你這一去，一定會遇上好姻緣。盟約上的話，只不過是些空話罷了。不過我還有個小小的願望，打算就此機會告訴你，永遠記在你的心裏。你願意聽嗎？」李生驚訝奇怪地說：「我有什麼罪過，你突然說出這些話？有什麼想法你儘管說吧，我一定恭敬地接受。」小玉說：「我年齡才十八，您才二十二，等到你三十歲時，還有八年，我希望能再和你度過這八年美好的時日，把我一生對你的情愛都奉獻給你，然後你再去好好選擇一個高貴的門第，結成美滿的婚姻，也不算晚。到那時我就剪去頭髮，穿上黑色的衣服去出家，平素的心願，到此也就滿足了。」李生又慚愧又感動，不覺流下淚來。於是對小玉說：「我在青天白日下對你發的誓言，無論生死都會信守着它。跟你白頭到老還怕不能滿足平素的心願，怎麼敢有三心二意呢？請您一定不要有疑心，只須像平日那樣在家等着我。到八月份，我一定會回到華州，派人來迎你，相見的日子絕不會太遠的。」又過了幾天，李生就告別小玉向東走了。到任後十天，李生就請假到東都洛陽去拜見母親。在李生還沒到家的日子裏，李生的母親已經給他定下了表妹盧氏，並說婚約已定，李生的母親一向嚴厲、果斷，李生猶猶豫豫，但不敢推辭。於是按禮答謝，就定近期內結婚。盧氏也是高門望族，嫁女給別人家，聘禮約定必須達到百萬，不夠這個數，婚事就不能辦。李生家一向不富裕，辦這事得向人借貸，李生便假託有事，到遠地投靠親友，遠涉江淮一帶，從秋一直到夏。李生自認爲單方面違背了盟約，大大地錯過了和小玉約定回去的日子，就無聲無息地不給她通音信，想讓她斷絕念頭。又老遠地去拜託親戚朋友，不讓他們走露消息。小玉從李生超過了約定日期後，就多次探聽音信，但聽到了不少空話假話，一天一個樣。小玉多次求問巫師，到處詢問算卦，仍無音信。她心中越來越憂慮怨恨，身體一天天瘦弱下去，一人躺在空蕩蕩的閨房中，一年之後終於得了重病。雖然李生的書信斷絕，可是小玉的想念盼望卻沒有改變。於是小玉把財物送給親友，讓他們給打聽消息。尋找既很迫切，資財因此常常缺乏。於是常常私下裏讓侍女偷偷去賣掉箱子中的服裝和玩賞的東西。一般大多是託西市寄賣店侯景先家變賣。她曾叫侍女浣紗拿着一支紫玉釵到景先家託賣，在路上碰到了皇宮內的作坊裏的老玉工。老玉工看見浣紗所拿的，走上前來辨認說：「這個釵是我做的。從前霍王的小女兒，將要挽上髮髻時，叫我做了這個釵，給了我一萬錢的報酬，我不曾忘記。你是什麼人？從哪裏弄來的？」浣紗說：「我家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女兒，家破人散，失身於別人。丈夫去年就到東都洛陽去了，至今再也沒有音信，因而抑鬱成疾。現在快到兩年了，叫我賣了這件東西，換來錢好去求人打聽音信。」老玉工傷心地流下了眼淚，說：「貴人家兒女，竟落難到這步田地！我這把年紀，餘年不多，看到這興衰景象，非常傷感！」於是把浣紗領到了延光公主的家中，把上述情況都說了。公主爲此事也悲傷嘆息了好久，然後給了十二萬錢。當時李生所聘下的盧氏女也在長安。李生湊足了彩禮，回到了鄭縣。那年臘月又請假進城到親戚家中，然後偷偷地找了一個僻靜的住處住下，不叫人知道。有個考中明經的人叫崔允明，是李生的表弟，爲人忠厚，從前經常與李生一起到鄭氏家中娛樂，喝酒玩樂，說說笑笑，一點隔膜也沒有。崔生每當知道了李生的消息，一定如實地告訴小玉，小玉也常把衣服，柴米送給崔生，崔生因此很感激。這次李生回來後，崔生又老老實實地把全部情況告訴了小玉。小玉怨恨嘆息說「天下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於是求了很多親戚朋友，用各種辦法去請李生。李生自己覺得誤了日期違背了誓言，又得知小玉病得很厲害，很爲自己的狠心拋棄而感到慚愧羞恥，因此始終不肯去。早晨出去，晚上回來，想盡辦法躲避。小玉日夜哭泣，寢食全廢，希望見上一面，終無因由。由於怨恨氣憤加深，因而病得更厲害，臥牀不起了。從這時起，長安城裏漸漸有人知道了這件事。風流的人，都被小玉的多情所感動；豪俠之輩都對李生的薄情行爲感到氣憤。當時已是三月份，人們大都去春遊，李生與同夥五六個人也到崇敬寺去玩賞牡丹花，在西廊上漫步，唱和詩句。有位京城的韋夏卿，是李生親密的朋友，當時也一起散步，對李生說：「風光這樣美麗，草木如此欣欣向榮，然而霍小玉的命運是多麼可憐，她只能含冤於空房。您這樣拋棄了她，實在是太無情了！男兒的心，不應該這樣，您應該爲這事好好想一想。」正在嘆息責備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豪俠的壯士。只見他穿着淡黃的紵麻衫，腋下夾着一隻紅色彈弓，神采煥發，容顏俊美，穿的衣服輕軟華麗，帶着一個剪去頭髮的胡人小孩。這人悄悄地走着，聽大家談話。不久這人走上前來向李生作了一揖，說：「您不是李十郎嗎？我家在山東，和皇上家的外親連上了姻親關係。我雖然缺乏文采，卻喜歡和文人雅士結交，一直仰慕您的聲望文采，渴望能見到你。今日有幸相會，得以親眼見到您的風采。我的住所，離此不遠，也有歌舞音樂，足以使您心情高興。還有八九個漂亮女子，十幾匹駿馬，任憑你選擇，只希望你能賞光去一趟。」李生於是與壯士騎着馬一塊走了。他們很快轉過幾條街，就到了勝業坊。李生因爲覺得靠近鄭氏住的地方，不想經過，就推託有事，想調轉馬頭。壯士說：「離我的住處只有幾尺了，你忍心丟下我嗎？」就拉着李生的馬，牽着馬走。推讓之間，已到了小玉住的巷口。李生神情顯得十分慌亂，用鞭子抽馬想回去。那壯士急忙叫來幾個僕人挾持着李生往前走，迅速地把他推進小玉家的大門，馬上叫人鎖上門，並高聲喊道：「李十郎到了！」小玉一家人又驚又喜的聲音，在門外都能聽到。在此之前的一個晚上，小玉夢見一個黃衫男子抱着李生來了，放到了牀上，讓小玉脫鞋。驚醒後告訴了母親。於是自己解釋說：「鞋，就是'諧'的意思，意味着夫妻再相見；脫就是'解'，意思是相見後就分開，也就該永遠分別了。由此推求，終會相見，相見之後，就會死了」。到了早晨，小玉就請母親給自己梳妝。母親認爲她久病，心意迷亂，不大相信，勉強爲她梳妝打扮。梳妝才完，李生果然來了。小玉久病不愈，平日行動都得人幫着，聽到李生來了，猛然自己站起來，換上衣服，走了出來，好像有神在幫助。小玉看見李生後，怒目注視，不再說話。瘦弱的體質，嬌柔的身姿，軟綿無力，好像不能經風的樣子，幾次以袖掩面，回看李生。感物傷心，坐中的人都嗚咽起來。過了一會兒，忽然有幾十盤酒飯，從外面拿了進來，滿座的人都驚訝地看着，急問怎麼回事，原來都是那個壯士派人送來的。酒宴擺好以後，大家互相挨着坐下。小玉側身轉過臉斜視了李生好久，先舉起一杯酒澆到地上，說：「我作爲一個女子，如此薄命；你是男兒，竟這樣負心！我年紀輕輕，就含恨而死。慈母在堂，不能供養，人生的種種享受從此永遠告終。我帶着痛苦葬身黃泉，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李君李君，今天該永遠分別了！我死之後，必爲惡鬼，使您的妻妾終日不安。」於是伸出左手握住李生的胳膊，把酒杯丟到了地上，放聲痛哭了幾聲就斷了氣。小玉的母親抱起屍體放在李生的懷中，讓他呼喚，但是終於沒甦醒過來。李生爲她帶孝，早晨晚上都哭得很傷心。將要埋葬的那天晚上，李生忽然看見靈帳中的小玉，容貌非常美麗，彷彿像生前那樣。穿着石榴裙，紫色長袍，紅綠色披肩，斜着身子靠着幃帳，手拽着繡帶，看着李生對他說：「你來送我，我有點慚愧，看來你對我還有些情意，在陰曹地府我能沒有感慨嗎？」說完就再也看不見了。第二天，人們把小玉埋葬在長安御宿原。李生到了墓地，盡情地哭了一場纔回來。過了一個多月，李生跟盧氏結了婚。但他睹物傷情，常常鬱鬱不樂。夏天五月份，李生與盧氏一起回到鄭縣。到縣裏才十天，李生剛與盧氏上牀睡覺，忽聽牀帳外面有奇怪的聲音。李生喫驚地看那發聲音的地方，只見一個男子，年齡大約二十多歲，姿態溫和風雅，躲藏在遮蔽的幔子中，連連向盧氏招手。李生慌忙下牀，繞着幔子找了幾圈，忽然不見了。李生從此心中產生懷疑和厭惡，對盧氏開始了無盡無休地猜忌，夫妻之間產生了越來越深的隔閡。有的親戚，委婉地進行了勸說解釋，李生的疑心才漸漸化解。後來過了十天，李生又從外面回來，盧氏正在牀上彈琴。忽然看見從門外拋進一個雜色犀牛角雕成的嵌花盒子，方圓一寸多，當中有薄絹結成的同心結，落入盧氏懷中。李生打開一看，有相思子二顆，叩頭蟲一個，發殺觜一個，驢駒媚少許。李生當時憤怒吼叫，聲如豺狼老虎，拿起琴來就砸他妻子，質問她讓她說實話。盧氏卻始終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從那以後，李生，常常兇暴地用杖或板子打他妻子，各種兇狠虐待都使用了，最後告到公堂把盧氏休了。盧氏走了以後，李生有時同侍女小妾同睡，不久又對小妾產生了妒忌，有的竟因此被殺死。李生曾到廣陵去遊覽，得到一位美女叫營十一娘，姿容體態豐潤嫵媚，李生很喜歡她。每當二人對坐時，李生就對營說：「我曾在某處得到某個女人，她犯了什麼事，我用某法殺了她。」他每天都說，想讓營氏懼怕自己，以便肅清閨門中的不正當的事。李生外出時，就用澡盆把營扣在牀上，周圍加封；回來時仔細查看，然後再打開。李生還藏着一把短劍，很鋒利，看着侍女們說：「這把劍是信州葛溪的鐵製成的，單砍有罪者的腦袋。」大凡李生所見過的女人，他都會加以猜忌，以至於娶妻三次，但全都跟當初的情況相同。

卷第四百八十八 雜傳記五

鶯鶯傳

鶯鶯傳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餘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于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雲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餘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絝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近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逾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試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奸，不義；明之於母，則揹人之惠，不祥；將寄與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逾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睹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明抄本「我」作「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噓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嘆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寢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嘆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以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使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髮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雲：「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傭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發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瞳瞳。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衝。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嘆。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雲：「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常與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裏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有位張生，他性格溫和而富於感情，風度瀟灑，容貌漂亮，意志堅強，脾氣孤僻。凡是不合於禮的事情，就別想讓他去做。有時跟朋友一起出去遊覽飲宴，在那雜亂紛擾的地方，別人都吵鬧起鬨，沒完沒了，好像都怕表現不出自己，因而個個爭先恐後，而張生只表面上逢場做戲般敷衍着。他從不參與始終保持穩重。雖然已是二十三歲了，還沒有真正接近過女色。與他接近的人便去問他，他表示歉意後說：「登徒子不是好色的人，卻留下了不好的品行。我倒是喜歡美麗的女子，卻總也沒讓我碰上。爲什麼這樣說呢？大凡出衆的美女，我未嘗不留心，憑這  
可以知道我不是沒有感情的人。」問他的人這才瞭解張生。過了不久，張生到蒲州遊覽。蒲州的東面十多里處，有個廟宇名叫普救寺，張生就寄住在裏面。當時正好有個崔家寡婦，將要回長安，路過蒲州，也暫住在這個寺廟中。崔家寡婦是鄭家的女兒，張生的母親也姓鄭，論起親戚，算是另一支派的姨母。這一年，渾瑊死在蒲州，有宦官丁文雅，不會帶兵，軍人趁着辦喪事進行騷擾，大肆搶劫蒲州人。崔家財產很多，又有很多奴僕，旅途暫住此處，不免驚慌害怕，不知依靠誰。在此以前張生跟蒲州將領那些人有交情，就託他們求官吏保護崔家，因此崔家沒遭到兵災。過了十幾天，廉使杜確奉皇帝之命來主持軍務，向軍隊下了命令，軍隊從此才安定下來。鄭姨母非常感激張生的恩德，於是大擺酒席款待張生。在堂屋的正中舉行宴飲，又對張生說：「我是個寡婦，帶着孩子，不幸正趕上軍隊大亂，實在是無法保住生命，弱小的兒子年幼的女兒，都是虧你給了他們再次生命，怎麼可以跟平常的恩德一樣看待呢？現在讓他們以對待仁兄的禮節拜見你，希望以此報答你的恩情。」便叫她的兒子拜見。兒子叫歡郎，大約十多歲，容貌漂亮。接着叫她女兒拜見：「出來拜見你仁兄，是仁兄救了你。」過了好久未出來，推說有病。鄭姨生氣地說：「是你張兄保住了你的命，不然的話，你就被搶走，還講究什麼遠離避嫌呢？」過了好久她纔出來。穿着平常的衣服，面貌豐潤，沒加新鮮的裝飾，環形的髮髻下垂到眉旁，兩腮飛紅，面色豔麗與衆不同，光彩煥發，非常動人。張生非常驚訝她的美貌急忙跟她見禮，之後她坐到了鄭姨的身旁。因爲是鄭姨強迫她出見的，因而眼光斜着注視別處，顯出很不情願的樣子，身體好像支持不住似的。張生問她年齡，鄭姨說：「現在的皇上甲子那年的七月生，到貞元庚辰年，今年十七歲了。」張生慢慢地用話開導引逗，但鄭的女兒根本不回答。宴會結束了只好作罷。張生從此念念不忘，心情再也不能平靜，想向她表白自己的感情，卻沒有機會。崔氏女的丫環叫紅娘，張生私下裏多次向她叩頭作揖，趁機說出了自己的心事。丫環果然嚇壞了，很害羞地跑了，張生很後悔。第二天，丫環又來了，張生羞愧地道歉，不再說相求的事。丫環於是對張生說：「你的話，我不敢轉達，也不敢泄露，然而崔家的內外親戚你是瞭解的，爲什麼不憑着你對她家的恩情向他們求婚呢？」張生說：「我從孩童時候起，性情就不隨便附合。有時和婦女們在一起，也不曾看過誰。當年不肯做的事，如今到底還是在習慣上做不來。昨天在宴會上，我幾乎不能控制自己。這幾天來，走路忘了到什麼地方去，喫飯也感覺不出飽還是沒飽。恐怕過不了早晚，我就會因相思而死了。如果通過媒人去娶親，又要'納采'，又要'問名'，手續多得很，少說也得三四個月，那時恐我也就不會在人世了。你說我該咋辦呢？」丫環說：「崔小姐正派謹慎很注意保護自己，即使所尊敬的人也不能用不正經的話去觸犯她。奴才的主意，就更難使她接受。然而她很會寫文章，常常思考推敲文章寫法，怨恨「思的情形常持續很久。您可以試探地做些情詩來打動她，否則，是沒有別的門路了。」張生非常高興，馬上做了兩首詩交給了紅娘。當天晚上，紅娘又來了，拿着彩信紙交給張生說：「這是崔小姐讓我交給你的。」看那篇詩的題目是《明月三五夜》，那詩寫道：「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也微微地明白了詩的含義，當天晚上，是二月十四日。崔鶯鶯住房的東面有一棵杏花樹，攀上它可以越過牆。陰曆十五的晚上，張生於是把那棵樹當作梯子爬過牆去。到了西廂房，一看，門果然半開着，紅娘躺在牀上，張生很喫驚。紅娘十分害怕，說：「你怎麼來了？」張生對她說：「崔小姐的信中召我來的，你替我通報一下。」不一會兒，紅娘又來了，連聲說：「來了！來了！」張生又高興又害怕，以爲一定會成功。等到崔小姐到了，就看她穿戴整齊，表情嚴肅，大聲數落張生說：「哥哥恩德，救了我們全家，這是夠大的恩了，因此我的母親把幼弱的子女託付給你，爲什麼叫不懂事的丫環，送來了淫亂放蕩詞？開始是保護別人免受兵亂，這是義，最終乘危要挾來索取，這是以亂換亂，二者相差無幾。假如不說破，就是保護別人的欺騙虛僞行爲，是不義；向母親說明這件事呢，就辜負了人家的恩惠，不吉祥；想讓婢女轉告又怕不能表達我的真實的心意。因此借用短小的詩章，願意自己說明，又怕哥哥有顧慮，所以使用了旁敲側擊的語言，以便使你一定來到。如果不合乎禮的舉動，能不心裏有愧嗎？只希望用禮約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亂的泥潭。」說完，馬上就走了。張生愣了老半天，不知道怎樣纔好，只好又翻過牆回去了，於是徹底絕望。一連幾個晚上，張生都靠近窗戶睡覺，忽然有人叫醒了他。張生驚恐地坐了起來，原來是紅娘抱着被子帶着枕頭來了，安慰張生說：「來了！來了！還睡覺幹什麼？」把枕頭並排起來，把被子搭在一起，然後就走了。張生擦了擦眼睛，端正地坐着等了半天，疑心是在做夢，但是還是打扮得整整齊齊，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不長時間紅娘就扶着崔鶯鶯來了。來了後崔鶯鶯顯得妖美羞澀，和順美麗，力氣好像支持不了肢體，跟從前的端莊完全不一樣。那晚上是十八日，斜掛在天上的月亮非常皎潔，靜靜的月光照亮了半牀。張生不禁飄飄然，簡直疑心是神仙下凡，不認爲是從人間來的。過了一段時間，寺裏的鐘響了，天要亮了。紅娘催促快走，崔小姐嬌滴滴地哭泣，聲音委婉。紅娘又扶着走了。整個晚上鶯鶯沒說一句話。張生在天矇矇亮時就起牀了，自己懷疑地說：「難道這是做夢嗎？」等到天亮了，看到化妝品的痕跡還留在臂上，香氣還留在衣服上，在牀褥上的淚痕還微微發亮、晶瑩。這以後十幾天，關於鶯鶯的消息一點也沒有。張生就作《會真詩》三十韻，還沒作完，紅娘來了，於是交給了她，讓送給崔鶯鶯。從此鶯鶯又允許了，早上偷偷地出去，晚上偷偷地進來，一塊兒安寢在以前所說的「西廂」那地方，幾乎一個月。張生常問鄭姨的態度，鶯鶯就說：「我沒有辦法告訴她。」張生便想去跟她當面談談，促成這件事。不久，張生將去長安，先把情況告訴崔鶯鶯。崔鶯鶯彷彿沒有爲難的話，然而憂愁埋怨的表情令人動心。將要走的第二天晚上，鶯鶯沒有來。張生於是向西走了。過了幾個月，張生又來到蒲州，跟崔鶯鶯又聚會了幾個月。崔鶯鶯字寫得很好，還善於寫文章，張生再三向她索要，但始終沒見到她的字和文章。張生常常自己用文章挑逗，崔鶯鶯也不大看。大體上講崔鶯鶯超過衆人，技藝達到極高的程度，而表面上好像不懂；言談敏捷雄辯，卻很少應酬；對張生情意深厚，然而卻未用話表達出來；經常憂愁羨慕隱微深邃，卻常像無知無識的樣子；喜怒的表情，很少顯現於外表。有一天夜晚。獨自彈琴，心情憂愁，彈奏的曲子很傷感。張生偷偷地聽到了，請求她再彈奏一次，卻始終沒彈奏，因此張生更猜不透她的心事。不久張生考試的日子到了，又該到西邊去。臨走的晚上，張生不再訴說自己的心情，而在崔鶯鶯面前憂愁嘆息。崔鶯鶯已暗暗知道將要分別了，因而態度恭敬，聲音柔和，慢慢地對張生說：「你起先是玩弄，最後是丟棄，你當然是妥當的，我不敢怨恨。一定要你玩弄了我，又由你最終娶我，那是你的恩惠。就連山盟海誓，也有到頭的時候，你又何必對這次的離去有這麼多感觸呢？然而你既然不高興，我也沒有什麼安慰你的。你常說我擅長彈琴，我從前害羞，辦不到。現在你將早走了，讓我彈琴，就滿足您的意願。」於是她開始彈琴，彈的是《霓裳羽衣曲》序，還沒彈幾聲，發出的悲哀的聲音又怨又亂，不再知道彈的是什麼曲子，身邊的人聽了哭了起來，崔鶯鶯也突然停止了演奏，扔下了琴，淚流滿面；急步回到了母親處，再沒有來。第二天早上張生出發了。第二年，張生沒有考中，便留在長安，於是寫給崔鶯鶯一封信，要她把事情看開些。崔鶯鶯的回信，粗略地記載於此，信中說：「捧讀來信，知道你對我感情很深厚。男女之情的流露，使我悲喜交集。又送我一盒花勝，五寸口脂。你送我這些是想使頭髮增彩，使嘴脣潤澤，雖然承受特殊的恩惠，但打扮了又給誰看呢？看到這些東西更增加了想念，這些東西更使悲傷嘆息越來越多罷了。你既接受了到京城參加考試的任務，而進身的途徑，就應該在長安安下心來。只遺憾怪僻淺陋的我，因爲路遠而被丟棄在這裏。是我的命該如此，還能說什麼呢？從去年秋天以來，常常精神恍惚，像失掉了什麼。在喧鬧的場合，有時勉強說笑，而在清閒的夜晚自己獨處時，怎能不偷偷流淚。甚至在睡夢當中，也常感嘆嗚咽。想到離別憂愁又纏綿，真覺得我們相處的時間太短，雖然很短可又很不平常。祕密相會沒有結束，好夢突然中斷了。雖然被子的一半還使人感到溫暖，但想念你更多更遠。好象昨天才分別，可是轉眼就過去一年了。長安是個行樂的地方，不知是什麼牽動了你的思緒，還想着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可是我卻想念你沒有邊沒有沿，只是我低下卑微的頭，無法向你答謝什麼。至於我們的山盟海誓，我從來沒有改變。我從前跟你以表親關係相接觸，有時一同宴飲相處。是婢女引誘我，於是就在私下與你誠心。青春男女的心不能自我控制，你有時借聽琴來挑逗我，我沒有象投梭那樣的拒絕。等到與你同居，情義很濃，感情很深，我愚蠢淺薄的心，認爲終身有了依靠。哪裏想到見了您以後，卻不能成婚！以致給我造成了的羞恥，不再有光明正大的做妻子的機會。這是死後也會遺憾的事情，我只能心中嘆息，還能說什麼呢？如果仁義的人肯盡心盡力，體貼我的苦衷，因而委屈地成全婚事，那麼即使我死去了，也會像活着的時候那樣高興。或許是通達的人，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隨便，忽略小的方面，而只看大的方面，把婚前結合看作醜行，把脅迫訂的盟約看作可要挾的條件，那麼我形體雖然消失，但誠心也不會泯滅。憑着風藉着露，我的靈魂還會跟在你的身邊。我生死的誠心，全表達在這信上面了。面對信紙我泣不成聲，感情也覺得抒發不出來。只是希望你千萬愛惜自己，千萬愛惜自己。玉環一枚是我嬰兒時帶過的，寄去權充您佩帶的東西。'玉'取它的堅固潤澤不改變。'環'取它的始終不斷；加上頭髮一縷，文竹茶碾子一枚。這幾種東西並不值得被看重，我的意思不過是想讓您如玉般真誠，也表示我的志向如環那樣不能解開。淚痕落到了竹子上，愁悶的情緒像纏繞的絲。借物表達情意，永遠成爲相好。心近身遠，相會沒有機會了。內心的憂鬱也許會與你千里相會合。請你千萬愛惜保護自己。不要把我老放在心上。」張生把她的信給好朋友看了，由此當時有很多人知道了這事。張生的好友楊巨源好寫詩填詞，他就把這事作了一首《崔娘》絕句詩：「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的元稹亦接着張生的會真詩又作才三十韻。詩寫道：微微的月光透過窗欞與簾子照入室內，天空也被月色映得有些明亮。在月光之下遙遠的天空顯得模糊，低處的樹木也略露出青翠的顏色。風吹拂着院中的竹子，聲如龍吟，鸞鳥的歌聲穿過了井旁的桐樹。羅綃飄曳像薄霧，身上佩帶的玉飾在輕風中發出響聲。儀仗隨着'西王母'，雲中託着'玉童'。夜晚人靜無聲，早晨相會時卻下着僇僇細雨。繡鞋上嵌着珠玉一類的飾物，光閃閃的，並繡有不明顯的龍形花紋。行走時頭上的鳳形首飾顫動着，羅做的披肩勝過紅色的虹霓。從'瑤華浦'去到'碧玉宮'。因到洛城北面遊覽，偶然的機會遇見了'宋玉的東鄰女'。調戲時，開頭還微微拒絕，實際上心中已默許。低頭時像蟬翼似的髮髻微微顫動，回來的時候，腳上落了一層灰塵。轉過臉來如花之美，如雪之白，上牀抱着絲綢被子。像鴛鴦那樣脖子相貼舞動，又像翡翠鳥那樣聚在一起歡樂。眉上的黛色因羞澀而聚向一邊，嘴脣上的紅色因溫暖已融化。呼出的氣像蘭花的蕊那樣香，皮膚滋潤，美好的肌肉很豐滿。沒有力氣懶得移動手腕，呈現多種嬌態，喜歡縮着身子。流出的汗聚成了一串串汗珠，頭髮散亂，呈現閃閃綠色。正爲千載難逢的相會高興，卻突然聽見已到五更。戀戀不捨時產生遺憾，情意纏綿難以結束。懶洋洋的臉色露出憂愁的神態，用美麗的語言發誓，說出了肺腑之言。贈送玉環表明命運永遠相合。留下同心結象徵兩心相同。夜晚照鏡梳妝，眼淚把臉上的粉都沖掉了，昏暗的燈火下，聽得到遠處蟲子鳴叫的聲音。化妝後依然光彩很鮮明，而早晨的太陽也漸漸出來了。乘着野鴨迴歸洛水，吹簫的人也登上了嵩山。衣服上像沾上了麝香，枕頭上滑膩膩還留有紅色。密密的塘邊上的草，輕輕飄飛就像沙洲的蓬草。彈奏素琴像鶴，仰望天上盼鴻雁歸來。大海寬闊難以飛渡，天高，也難飛。像朝爲行雲的巫山神女一樣沒有固定處所。只有蕭史一個人留在樓中（弄玉已經不知何住）」張生的朋友聽到這事的，沒有不感到驚異的，然而張生的念頭斷了。元稹與張生特別有交情，便問他關於這事的想法。張生說：「大凡上天差遣的特出的東西，不禍害他自己，一定禍害別人。假使崔鶯鶯遇到富貴的人，憑藉寵愛，能不做風流韻事，成爲潛於深淵的蛟龍，，我就不能預測她會變成什麼。以前殷朝的紂王，周代的周幽王，擁有百萬戶口的國家，那勢力是很強大的。然而一個女子就使它垮臺了，軍隊崩潰，自身被殺，至今被天下恥笑。我的德行難以勝過怪異不祥的東西，只有克服自己的感情，跟她斷絕關係。」當時在座的人都爲此深深感嘆。以後一年多，崔鶯鶯嫁給了別人，張生也娶了親。一次張生恰好經過崔鶯鶯住的地方，就通過崔的丈夫轉告崔鶯鶯，要求以表兄的身份相見。丈夫告訴了崔鶯鶯。可是崔鶯鶯始終也沒出來。張生怨恨思念的誠意，在臉色上表現得很明顯。崔鶯鶯知道後，暗地裏寫了一首詩：「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最後也未見張生。後來又過了幾天，張生將要走了，崔鶯鶯又寫了一篇斷絕關係的詩：「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從此以後徹底斷絕了音信。當時的人大多讚許張生是善於彌補過失的人。我常在朋友聚會時，談到這個意思，是爲了讓那些明智的人不作這樣的事；做這樣事的人不被迷惑。貞元年九月，朋友李公佐，留宿在我們靖安裏住宅裏，我談起了這件事。李公佐覺得這件事非常出奇，連連稱道。於是我便作了《鶯鶯歌》來傳播這件事。崔氏小名叫鶯鶯，公佐就以此爲篇名。

第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

周秦行記 冥音錄

周秦行記（牛僧孺撰）

餘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餘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弟，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餘問誰大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閽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君不當來，何辱至此？」餘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語訖，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瑋，不甚年高。勞餘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發不妝，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餘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太后。後曰：「此元帝王嬙。」餘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家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餘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儀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後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卻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餘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餘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疏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餘：「今天子爲誰？」餘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餘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餘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酒環行數週，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玉環，光照於座（《西京雜記》雲：「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菸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妝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業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餘作詩，餘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宜負也（明抄本作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光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累弟單于婦，固自用（「用」原作「困」，據明抄本改），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餘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餘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餘就大安裏，問其里人，里人雲：「此十餘里，有薄後廟。」餘卻回，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曏者所見矣。餘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譯文】

我在真元年間，考進士沒考上，回宛葉一帶。走到伊闕南道的鳴皋山下，打算到大安百姓家中住宿。當時天已黑了，迷了路，沒找到大安。又走了十多里，走上了一條很平坦的路。夜晚的月亮纔出來，忽然聞到有異常的氣味，像貴重的香料。立刻加快腳步向前趕，也不覺得遠了。漸漸看到了有火的光亮，心想可能是村莊人家，更向前急走。不久，到了一座房前，看那門和院子像富貴人家。有個穿黃衣服的守門人問：「公子從什麼地方來？」我答道：「我叫牛僧孺，考進士沒考上，本來想到大安的百姓家借宿，走錯了路來到了這裏。只求住一宿，沒有別的要求。」門裏有個梳着小發髻的丫鬟出來了，問黃衣人：「在門外跟誰說話？」黃衣人說：「有客人，有客人。」黃衣人進去報告，不一會兒出來說：「請公子進去。」我問是誰家的大房子？黃衣人說：「只管進去，用不着問。」走過十幾道門，到了大殿。殿上有珠簾遮擋着，有穿着紅衣黃衣的守門人好幾百，站在臺階上。左右的人說：「拜見！」簾子裏有人說道：「我是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這是廟，公子不該來，爲什麼來這裏？」我說：「臣的家在宛葉，要回去，走錯了道，怕死在豺狼口中，斗膽請求保護性命。」說完，太后命人捲起簾子，自己離開坐位說：「我是原先漢朝的老母，您是唐朝的名士，不是君臣關係，希望不要多禮。就上殿來見面吧！」太后穿着白色的絹衣，姿態容貌美好，年齡不顯得老。慰勞我說：「走路不辛苦嗎？」招呼坐下。過了一頓飯的工夫，聽到殿內傳出笑聲，太后說：「今天晚上風光月色都很好，偶爾有兩個女伴要來找我，況且又碰上嘉客，不可不搞個聚會。」招呼左右的人委屈二位娘子出來見見秀才。過了好久，有兩個女子從殿中走來，隨從有好幾百人。在前面站着的那個人，窄腰長臉，頭髮很厚，沒有化妝，穿着青色的衣服，約二十多歲。太后說：「這是高祖的戚夫人。」我便下拜，夫人也還禮。另一個人，肌肉柔嫩，身姿穩重，面容舒展，姿態瀟灑，光彩照映遠近，穿着花花綠綠，上面刺繡着不少圖案。年齡比太后要小些。太后說：「這是漢元帝的王嬙。」我又像對戚夫人那樣下拜，王嬙也還拜。各坐到坐位上。坐好後，太后讓穿紫衣的宦官說：「去把楊家潘家迎來！」過了好久，看見空中落下了五色雲彩，並聽到說笑聲越來越近。太后說：「楊家來了。」忽聽到車馬的嘈雜聲音，又看見羅綺鮮明晃眼，眼睛都沒工夫住旁邊看；就看見有兩位女子從雲中走下來。我站起來，立在旁邊，看見前面的一個人細腰長眼，面貌很美麗。穿着黃色衣服，戴着嵌玉的帽子，年齡三十歲左右。太后說：「這是唐代的太真妃子。」我就伏到地上拜見，就像臣子拜見妃子。太真說：「我得罪了先帝，（先帝指唐肅宗）所以朝廷不把我列在後妃行列中，使用這樣的禮節，不是太不實在了嗎？不敢接受。」退了幾步做了答拜。還有一個，肌肉豐滿，眼神靈活，身體小巧，皮膚潔白，年齡極小，穿着寬大的衣服。太后說：「這是南齊時代的潘淑妃。」我又像對待妃子那樣拜見她。過了一會兒，太后命令擺上酒席。不一會兒酒菜就送來了，又香又幹淨，種類多得很，但都叫不出名來。我只想填飽肚子，還沒等飽，又拿來了各種酒。那些喫喝的用具全都像當帝王的人家用的。太后對太真說：「你怎麼很長時間不來看我？」太真表情很恭敬地回答說：「三郎（天寶年間，宮裏的人都稱玄宗爲三郎）常去華清池，我跟着侍候，所以來不了。」太后又對潘妃說：「你也不來，怎麼回事？」潘妃掩着嘴笑得說不出話來。太真就看着潘妃回答說：「潘妃向我說，東昏侯放縱無忌，整天出去打獵她感到煩惱，所以不能時常來謁見。」太后又問我：「現在的天子是誰？」我回答說：「當今的皇帝是先帝的長子。」太真笑道：「沈婆的兒子做了天子了，太出奇了。」太后說：「是個什麼樣的君主？」我回答說：「小臣不可能瞭解國君的德行。」太后說：你不要有疑慮，只管說好了。」我說：「民間流傳着聖武的說法。」太后點頭三四下。太后又命上酒並演奏音樂。奏樂的藝人都是年輕女子。酒輪了幾圈兒，樂隊也隨着停止了演奏。太后請戚夫人彈琴，夫人在手指上戴上了玉環。它的光輝照到了四座。夫人拿過琴彈了起來，那琴聲很哀怨。太后說：「牛秀才是偶然的機會來到這裏，各位娘子又是偶爾來探望我，現在沒有什麼可以用來盡情表達平生的高興。牛秀才當然是有才的讀書人，爲什麼不各自做詩來表達心意呢？這不是很好的事嗎？」於是交給每人一支筆和一些紙，稍過了一會兒詩都做完了。太后的詩寫道：「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菸草幾經秋復春。」（大意思：月夜在佛寺中侍候君王睡覺，到現在覺得對不起管夫人，漢朝原來吹笙唱歌的地方，早已變爲荒煙野草之地多年了。）王嬙的詩是：「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大意是：雪地裏的蒙古包那地方根本沒有春天，我仍舊穿着漢朝的衣服，不斷傷心流淚，現在最恨的就是毛延壽，故意用顏料把人畫走樣。）戚夫人的詩寫的是：「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妝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大意是：自從離開漢朝宮殿再沒跳楚地那種舞蹈，再不能梳妝打扮都怪君王，沒有錢怎能請來商山四皓，呂氏哪裏怕周勃他們呢？）太真的詩是：「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大意爲：金釵落到地上的時候，告別了唐玄宗，眼淚流滿了御牀，從馬嵬兵變分開以後，驪山宮中現在沒人跳《霓裳羽衣舞》了。）潘妃的詩是：「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業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大意是：時間不斷流逝，江山未改，舊宮已面目全非，東昏侯原來曾建金蓮花地方，還曾空想穿上金線的衣服。）大後再三邀請我作詩，我推辭不掉，便答應要求，作了一首詩：「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意爲：香風把我引到了仙界，月光滿地，雲彩護階，拜見洞天中的仙人，一起敘說人間傷心的事情，忘記了今晚上是哪一年。）另有善於吹笛的一位女子，梳着短髮，衣服很華麗，容貌也很美，而且很有魅力。是潘妃帶來的，太后讓她靠近自己坐着。不時讓她吹笛子，也不斷叫她喝酒。太后回過頭來看着說：「認識這個人嗎？這是石家的綠珠啊。潘妃當作妹妹養着，所以潘妃與她一起來。」太后接着說：「綠珠怎麼能沒有詩呢？」綠珠於是表示了歉意，然後作了一首詩：「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大意爲：今天的人已不是從前的那個人，笛聲白白怨恨趙王倫。當年跳樓而死，使金谷園永遠失去了春光。）寫完詩後，酒又拿來了。太后說：「牛秀才從遠處來，今晚上誰人跟他作伴？」戚夫人首先站起來推辭說：「兒子如意已經長大，當然不能相陪，也確實不該這樣做。」潘妃也推辭說：「東昏侯認爲我玉兒身死去國，我玉兒不該辜負他。」綠珠推辭說：「石衛尉性格嚴厲，急躁，今天就是死，也不可涉及淫亂的事。」太后說：「太真是本朝先帝的貴妃，更沒有可能。」於是回頭看着王嬙說：「昭君開始嫁給呼韓單于，後又作了株累弟單于的媳婦，本來是按自己的心意，再說嚴寒地方的胡鬼又能做什麼？希望昭君不要推辭。」昭君不回答，低眉羞澀怨恨。不一會各回去休息。我被左右的人送到昭君的房中。當時天快要亮了，侍候的人告訴起牀，昭君垂淚握手告別。忽聽外面有太后的命令，我於是便出來見太后。太后說：「這兒不是郎君久留之地，應該趕快回去。馬上就要分別了，希望不要忘了剛纔的歡聚。」又要了酒，喝了兩巡就停了。戚夫人、潘妃、綠珠都流下了眼淚，終於辭別而去。太后使朱衣人送我去大安，到達西道時，不久就找不到送行的人了。當時天才亮，我到了大安裏。問那裏人，那裏人說：「距這十多里，有個薄後廟。我又返回去，看那廟宇，荒涼破敗進不去人，不是昨晚所見到的景象了。可我衣服上的香味十多天也沒散，我一直也不知道這到底怎會回事。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鹹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菃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棰，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亦」原作「玄」，據明據本改）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曏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噓唏。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槲林嘆》（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玉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槲林嘆》《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球舞盞，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宴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槍鏦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譯文】

廬江府尉李侃是隴西人，家在洛水之南。太和初年，死於任上。李侃有個情婦姓崔，本是廣陵的歌妓，生了兩個女兒。現在兩個女兒既失去了父親，又很幼小，寡母用正確的思想方法撫養她們，已快長成人，便安家在廬江。李侃死後，即使是官在顯要的李侃的本家，也決不跟她來往。廬江的人都同情她撫養孤女尚能自強。崔寡婦平生愛音樂，雖然貧苦勉強生活，卻常自拉自唱進行娛樂。崔有個妹妹菃奴，風度容貌都不錯。擅長彈箏，是古今無雙的，在當時就很出名。十七歲時，還沒有出嫁就死了，很多人都爲她傷感。崔寡婦的兩個女兒幼年時就學習過她的技藝。長女  
嫁給了鎮上的丁玄夫。這個女兒天資不很聰明，幼年時，每當教她技藝時，稍有學得不到家的地方，她的母親就用鞭子打，但始終沒掌握技藝的巧妙。這個女兒常心中想念她的姨，說：「我是姨的外甥女，現在一生一死，走上了不同的路，深切的恩情愛心早已中斷。姨活着時很聰明，爲什麼死後什麼反應也沒有。能不能用特別的力量來幫助我使我思想開竅、眼睛明亮，能趕上同輩的人呢？」每到節日和每月初一都舉起酒杯以酒澆地祭奠，悲傷的嗚咽，流着眼淚。這樣情況持續了八年。她的母親也很傷心並且很同情她。唐文宗開成五年，四月三日，長女在夜晚睡覺時，突然驚醒大聲哭起來，對她的母親說：「剛纔我夢見我姨拉着我的手哭着說：'我自從離開人世，在陰間戶籍上屬音樂部門，教博士李元憑曲子。元憑屢次向憲宗皇帝推薦我，於是皇帝召我進宮住了一年，讓我在穆宗皇帝宮中輪流值班，用箏指導各位妃子。天帝殺了鄭注，天下大規模聚餐慶賀。唐朝各個皇帝的宮中互選歌舞藝伎，把他們進獻到高祖和太宗二宮中，我因此又能夠侍候憲宗了。每月當中，五天到長秋殿值班一次，其餘日子可以隨便遊玩參觀，只是不能出宮禁罷了。你的懇切的心情，我知道了，只是無理由來此。近日襄陽公主把我收爲女兒，常很想念我，我便可以進出公主的住宅了。公主私下允許我回來，滿足你的心願。你要早下手準備，因爲陰間法律很嚴，皇帝偶或聽到了這事，會犯大罪的，也會連累公主。'」說完又抱着她的母親哭起來。第二天，就收拾了一間屋子，打掃乾淨，又灑了些水，安排了空的坐位，擺上了酒和果品。依稀看到了什麼，長女就拿着箏坐到坐位上，閉着眼睛彈起來，隨彈隨有體會。當初教給人間的曲子，十天也學不會一曲，今天一天就學了十支曲子。曲子的名稱種類，幾乎不是活人想得出來的。聲調哀怨深邃幽遠像貓頭鷹哭又像鬼長嘯，聽到的人沒有不嗚咽的。曲有《迎君樂》、《槲林嘆》、《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江虹》、《晉城仙》、《絲竹賞金歌》、《紅窗影》。十支曲學完了，姨很悽慘的對長女說：「這都是宮中新譜出的曲子，皇帝尤其喜愛重視。《槲林嘆》《紅窗影》等曲，每當宴會時，就飛球舞盤，把它作爲助酒的樂曲，進行通宵達旦的娛樂。穆宗下令讓修文舍人元稹作了數十首歌詞，用以配曲，都很美。當宴會達到高潮時，就叫宮人輪流歌唱。皇帝親手拿着玉如意，敲着節拍進行配合。皇帝對這些曲調保密極嚴，唯恐被各國學去，所以我不敢泄露。到寅年，地府會有大的變動，這些曲子就會流傳於人世間。陰間陽間路不同，人和鬼各有各的一套。現在我跟人間進行了聯繫，也是萬代難逢的事，這也不是偶然的。應當把我這十支曲子，獻給陽間的天子，不可讓它在聖明的時代埋沒。」於是縣報告了州，州報告了府，府的刺史崔璹親自召來長女試奏。就發現琴聲鎗鏦好聽，那奇異的琴調不像秦地的音樂。於是用各種樂器跟它配合，卻發現宮商調很不相同。母令小女給姨拜了兩拜，請求也教給她這十支曲。小女也全部學會了。到了黃昏的時候訣別而去。過了幾天又來了，說：「聽說揚州的連帥要讓你去，恐怕有彈錯的地方，你可以一一的再彈一遍。」又留下一曲叫《恩歸樂》。不久，州府果然叫人送女到揚州，彈奏後，毫無差錯。廉使即原來的宰相李德裕商量表彰這件事，可是不久長女就死了。

第四百九十 雜傳記七

東陽夜怪錄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雲，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遇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睹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翼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曀，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颳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努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才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當還審其出外。」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舍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城」原作「成」，據明抄本改），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雲：「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及聞人曰：「路其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彷彿若見着皁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雲：「客何故瑀瑀（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雲，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貽，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爲「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爲「飢」）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況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放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作「喂」）羈（「羈」當作「飢」）情。」合座鹹曰：「太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滿座渴詠，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若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慚恧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謂齕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飢渴，秪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明抄本「觴」作「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作「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譏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鹹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雲：「昔王子猷訪戴安道于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鸇，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畤（此處地名苟家觜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污泥高鑑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颻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雲：'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餘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今注》），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曏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噱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彩，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鬥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裏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荊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嘆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雲：'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蠟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鬥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棼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也）。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獰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鹹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嘆。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樀，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醜父，實與向家棼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自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雲：「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鹹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怍。今不得已，塵汙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仇，惡聞發硎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飢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鍧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睹，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唯窣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攖。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齕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儑耳齠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穩（明抄本穩作「麴」）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繞（「繞」原作「周」，據明抄本改）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睹一牛踣雪齕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荊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唸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腳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明抄本「慨」作「憮」）然，如喪魂者數日。

【譯文】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他的先人是琅琊人，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春應舉考中。王洙曾經住在鄒魯之間的名山中修習學業。王洙自己說，四年前，鄉試考中了貢士，隨着名單進京參加會試。黃昏時投宿於滎陽的旅館中。正趕上家住彭城的客人秀才成自虛，因爲家庭的事情不能參加考試，準備回故鄉。成自虛碰到我王洙後，便談起了辛辛苦苦往返於路途上的事。自虛字叫致本，談到了在人世間親眼看到的奇怪的事情。那一年，成自虛十一月八日回東邊去。（是元和八年那年）第二天，到達了渭南縣，正是陰沉多風的天氣，也看不出時間的早晚。縣宰黎謂留住自虛喝了幾巡酒。自虛仗着坐騎健壯，就讓大小僕人們攜帶着東西全都先到赤水店等候住宿。自己姑且在此處逗留一會兒。成自虛向東出了縣的外城門，陰冷的風就在地上刮起來，雪花飄舞，天氣昏濛濛的。走了還不到幾里路，天就要黑了。自虛的大小僕人已經都讓他們先走了，路上又沒有一個行人，想打聽路也找不到人，到了這個地步成自虛也不知是到了什麼地方。繼續前行，經過東陽驛的南面，尋找赤水谷口的道。距離東陽驛不到三四里的地方，有個下塢，樹林和月亮依稀隱約，大體上可以看出是一座佛寺。自虛推開了門，一閃而進，這時雪下得更大了。自虛心想，供奉佛的廟宇，一定住有和尚，於是打算求他們給個託身之處，就打馬進入。進去之後纔看到北面橫着好幾間空屋，但靜悄悄的，也沒有燈火。仔細聽了半天，似乎有微微喘氣聲。於是把馬拴在西面柱子上，連續喊了幾遍：「請主持和尚今晚發發慈悲救救我。」慢慢地聽到有答話的聲音：「老病和尚智高在這裏，剛好讓僕人們都出去到村中化緣去了，沒法弄來燈火。雪下得這樣大，又趕上深夜，客人你是幹什麼的？從什麼地方來？周圍又沒有親戚鄰居，怎能得到他們的幫助？今天晚上如果不厭惡我有病骯髒，暫且就在此住一宿，以免露宿野外。我再把我鋪的秸草分給你一些，在上面躺一躺還是可以的。」自虛已經沒有別的辦法，聽到這話心裏挺高興，便詢問：「高公出生於什麼地方？爲什麼住在這裏？俗姓什麼？既接受了收留的恩惠，理當回問一下您的來歷。」和尚回答說：「貧道俗姓安。（因爲本身有肉鞍的原因），出生在沙漠以西，本靠出力喫飯，隨着機遇來到中國。到此時間還不長，房屋零落荒蕪。秀才突然光臨，沒有什麼用來供奉招待，望不要見怪纔好。」自虛跟老和尚這樣問答，有些忘記了剛纔的疲倦。於是對高公說：「我現在才知道到化城探寶的如來，不是胡亂比喻的。現在高公是我的導師了。高公的宗旨本來就是這樣說服人的。」不一會兒就聽到匆匆忙忙的好像幾個人同時走來的聲音。於是聽見說：「極好的雪，--師丈在不在？」高公還沒來得及答應，又聽到一個人說：「曹長先走。」有的說：「朱八老應該先走。」又聽人說：「路很寬，曹長不該老讓，大家一塊走好了。」自虛私下說人這麼多，更可以給自己壯膽了。過了一陣子，就覺得都坐到周圍的座上了。其中有人對另一個人說：「師丈這裏有住宿的客人嗎？」高公回答說：「剛纔有個客人來這裏投宿。」自虛糊里糊塗的，也看不清說話的人是什麼樣子。只有最前面的那個人，彎腰在屋檐下坐着，被雪映着，模模糊糊地看見好像穿着黑色的皮衣，後背和兩肋處有白色的補丁。那個人首先向自虛發問說：「客人爲什麼孤零零地一個人夜晚冒着雪來到這裏？」自虛把實情都告訴了他。那個人於是詢問自虛的姓名，自虛回答說：「進士成自虛。」自虛也接着提議：「黑暗當中不能一一拜見各位清秀的面容，將來無法使子孫接續舊交情，所以請各報一下自己的官銜和姓名。」於是就聽到一個人說：「原先的河陰轉運巡官、任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然後又一個人說：「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然後又一人說：「我名叫去文，姓敬。」然後又一人說：「我叫銳金，姓奚。」這時候好像各坐位上的人都報了官職和姓名了。因爲開始時成公說過應舉，盧倚馬便談論起文章來。倚馬說：「我在兒童時代，就聽人家吟誦過師丈堆雪爲山的詩，現在還記得。今晚的景象，彷彿還在面前。師丈有這回事沒有？」高公說：「那詞句寫些什麼，你說說看。」倚馬說：「記得寫的是：'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一點也不懂得這詩的含義，心中如有所失，張着口，瞪着眼，非常出乎意料。高公於是說：「雪山是我家鄉的山，往年偶爾看見小孩堆雪，高高聳立着，呈現出山和山峯的樣子，西望故國心情惆悵，於是作了這首詩。曹長很聰明，怎麼還記得我過去的那不好的詩句？要不是曹長實實在在的從口中念出，我實際上已經忘掉了。」倚馬說：「師丈在荒遠的地方，馳聘安閒的步伐，從束縛當中擺脫了塵世的羅網。高尚的道德，可以說在同輩中是最突出的。像我這樣的人，遠遠地在後面追趕，哪裏敢希望趕上你呢？倚馬我今年春天因公事到城裏去，稟性愚頑遲鈍，皇城下面，生活費用昂貴，煎熬得受不了，早晚困在旅館裏。雖然從早到晚辛勤勞動，但俸祿外的物品收入情況很差，承擔的活卻不輕，經常害怕用刑責罰。近來承蒙本院給我換了一個虛銜，用意在於努力求得免去沉重的負擔。昨晚出去到長樂城下住宿，自己哀嘆在人世間的勞役，很感慨地產生了離開人世，與野獸爲伍的思想。因此作了兩首歪詩，寄給了同伴。對各位作者，就想口頭上念一遍，但念不念沒敢定。」自虛說：「今晚上是什麼樣的晚上，得以聽到美妙的詞句？」倚馬又謙讓說：「沒有估量空虛淺薄，況且師丈這文章宗師在這裏，怎麼敢獻上又醜又拙劣的東西呢？」自虛竭力請求說：「願意聽到，願意聽到！」倚馬於是高聲朗讀他的詩道：「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當作喂）羈情。」座上的人全都說：「大作，高作。」倚馬謙虛地說：「拙劣不好！拙劣不好！」中正對高公說：「近聞北方沙漠中的讀書人，吟誦師丈佳句的極多。現在這裏是穎川，況且在旁邊聽到盧曹長所念的，啓發糊塗，洗刷淺薄，使人精神清爽。新作確實多，在座的都渴望吟誦吟誦，高公難道不能向我們展示三兩首，來滿足大家的願望嗎？」高公請求等以後再吟。中正又說：「考慮到這些名人全來了，有什麼捨不得這美好的地方，來一番高雅的議論，或許也是一時的佳話。現在距離市場店鋪這麼遠，夜晚美好，興致很高，酒是辦不到了，烤肉也沒辦法弄來，賓主之禮有缺憾，感到很慚愧。我們正在觀察心性，準備大嚼，各位也通宵沒有喫什麼東西，真感到羞愧，但又無補於事。」高公說：「我聽說美好的談話可使人忘記飢渴。只說八郎吧，努力幫助世人，活動都遵循規定，攻下城池犒勞士兵，是他最擅長的事，只因爲十二因緣都從喝酒開始，茫茫無盡的塵世，煩惱隨着它不斷產生。什麼地方可以見到菩提？（「提」諧音「蹄」）從哪個門可以離開火宅（火宅，佛家指塵世）？」中正回答說：「翻車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人們在罪惡的路上週而復始，報應或先或後，但一定出現。這樣的事都是很清楚的，引導修行，意義就在於這。」高公大笑，然後說：「佛教崇尚清淨，修行成功就成爲'正覺'，（「覺」諧音「角」），'覺'就是'佛'的意思。像八郎剛纔的議論，就深得其中奧妙。」倚馬大笑。自虛又說：「剛纔朱將軍再三請和尚展示新作，按小生的心願，實在是願意觀賞寶物。和尚難道因爲我是遠處來客，不是佛門中人而鄙視我嗎？再說和尚度量見識不凡，像高岸深谷，在韻律方面的深厚修養，必會當代無雙；美妙清新，擺脫俗套，難道始終祕藏言談之餘的深刻思想而不吟誦一兩篇，來開闊一下我們的耳目嗎？」高公說：「深深感激秀才的誠懇請求，事情看來難於過分推辭。不過老衲殘年有病，衰老、瘦弱、早就不讀書了。詩文方面的學問，本來不擅長，卻是朱八毫無道理的揭我的短處，然而在病中偶有兩首敘述自身情況的詩，文章高手願意聽嗎？」衆人回答說：「願意聽。」那詩說：「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鹹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唸完後，聽到座上的人全都叫好，過了好久還沒平靜下來。去文忽然在座上說：「從前王子猷到山陰去拜訪戴安道，雪天，晚上很明亮，王子猷到了門口沒進去就返回來了，於是留下了'何必見戴'的議論，當時都看重脫俗的雅興，今天成君可說是以文會友，品格比袁安、蔣詡還高。我少年時代，對自己的才氣頗爲自負，性情喜歡玩鷹鸇，曾在那個時候，騎馬奔馳打獵遊樂。我的故鄉在長安的東南方，御宿川的東田寺。詠雪詩有《獻曹州房》一篇，不知不覺被詩興所激，恐怕會玷污你們高明的鑑賞力。我的詩是：'愛此飄搖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此詩後，曹州房很欣賞我這首詩，但出難題，說：'把雪稱爲「公」，該不會有失檢點約束吧？'我於是徵引古人中還有稱竹爲「君」的，後代的賢人還認爲是有名的說法，用這個例子來證明我的詩是言之有據的。曹州房張口結舌，無法駁斥。然而曹州房平素並不是一個懂得詩的人，烏大曾經對我說：'難得臭味相同。'這話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現在到那遠處做官，參與東州軍事，距此地數千裏。苗十態度曖昧，依賴親戚們，選人奉行職務。魯地沒有君子，那麼到哪裏去找君子呢？」銳金說：「怎麼敢承受。不見苗生幾天了？」說：「已經十天了。那麼，苗子在哪裏呢？」去文說：「也不會太遠。知道我們在這裏聚會，估計他會知道來的。」過了不長時間，苗生突然來了。去文裝作高興的樣子，拍着他的背說：「正合乎我的心願哪！」去文於是引導着苗生跟自虛互相作揖見面。自虛先說了自己的姓名，苗生說：「我名叫介立姓苗。」賓主互相自我介紹的話，說得都不少。銳金坐在他們旁邊說：「此時就努力吟誦它吧，各位都得輪到。老奚的詩病又犯了，怎麼辦？怎麼辦？」自虛說：「剛纔承受奚生的器重讚美的情分不淺，爲什麼還捨不得珍奇的寶貝，令人非常失望？」銳金退了幾步猶猶豫豫地說：「這不是要留下大大的笑談嗎？」就唸了三首近作：「舞鏡爭鸞彩，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鬥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疏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誦完了之後，黑暗中也很聽到一些稱讚欣賞的聲音。高公說：「各位賢士不要以武士的身份看待朱將軍，此公很精通事理，又擅長寫文章，卻還沒說什麼話，肚子裏恐在評論我們，這將是不可以的。況且成君是遠方的客人，一個晚上的聚會，佛門所謂的多世有緣，像同棲宿於一棵樹上的鳥啊！能不借此機會留下將來的話頭嗎？」中正站起來說：「師丈的這個話，是給我中正樹立荊棘罷了，如果衆人心裏懷疑阻撓，怎敢不聽從命令？然而盧探手做事，是自尋煩惱，怎麼辦？」高公說：「請各位賢士靜聽。」中正的詩說：「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廬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衰，一志在歸耕。」高公嘆息說：「朱八文章的文采已到這種程度，卻還沒有御去官職，配做引駕大師的還能有誰呢？太委屈了！太委屈了！」倚馬說：「扶風的二哥，被偶然的情況牽制（指自虛所乘的馬，拴到了柱子上）。我們家在龜茲，灰白色花紋損壞很厲害，喜歡熱鬧，厭惡清靜，喜做揮霍的事。興趣在於裝束打扮起來，勇敢地走在最前面。這次聚會二兄不能來，那遺憾是可想而知的。」去文對介立說：「胃家兄弟，住處離此不遠，不去不來，使自己志向高尚還有什麼用呢？《詩經》上說：'要輔佐朋友'，你假如還有疏遠他的意思，必須用簡易的禮節而隨便把它們招呼來。我的意思是很想成全這件好事。」介立說：「我本想拜訪胃老大去，剛纔因爲談論文章談得正高興，不知不覺地就去得晚了。你讓我去，現在請各位暫且不要動，我介立稍去胃家，一會兒，馬上就回來。要不，就拉着胃家兄弟一塊來，可以嗎？」都說：「好。」介立於是去了。過了不一會兒，去文在大家面前，評論介立的對錯，說：「這人的爲人很不謙虛，他有什麼爪子？很聽到一些關於他謙潔，善於管理倉庫的事蹟。但是又能對像蠟蛄那樣醜，難以被衆人的議論所掩蓋的事實怎麼辦呢？」殊不知介立與胃氏兄弟已攜手而來。到了門口時，忽然聽到了這話，介立挽起袖子，非常惱火地說：「老大生我苗介立，是楚國鬥伯比的直系後裔，得姓於楚國的遠祖棼皇茹。共分二十族，我的祖先祭禮典禮時也配享，都寫到《禮經》中了。（說的是《禮》中有《郊特牲》篇，其中有「八蜡」之祭名。「八蜡」之祭中有祭虎和貓一項。）什麼樣的一個敬去文！是盤瓠的餘種，尊貴與低賤沒有區別，不合於人倫。只配乖乖地被小孩子戲耍，兇惡地守着酒幌子，像妖精狐狸那樣諂媚，像竊脂鳥那樣效勞巴結，怎麼敢談論別人的長處短處！我如果不顯示一下我小小的本事，敬子會認爲我俸祿全要了卻沒有文采，使各位將來看不起我。現在我在師丈面前念一着劣詩，且看怎麼樣。我的詩是：'爲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覺得不錯，很讚歎。去文說：「你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苗介立對我假借名義，狠狠地進行誣陷。我實際上是春秋時代向戍的後代。您把我當成盤瓠的後裔，像辰陽的那些百姓，對我來說太偏離事實了。」中正對兩家不斷互相攻擊感到很頭疼，就說：「我願作個和事佬來消除你們二人的氣憤，這樣好吧？從前我祖逢醜父，實際上跟向家和棼皇都有交情，春秋時多次會見訂立共同盟約。現在座中有著名客人，你們二人爲何竟然互相毀謗祖宗？如果話中忽然露出了破綻，是會被成公取笑瞧不起的。暫且盡情作詩吟誦，請一定不要再吵吵嚷嚷。」於是介立就引導胃氏兄弟跟自虛相見。開頭自虛顫抖着好像覺得自己變了臉色。二人來到面前，大的說叫胃藏瓠，二的說叫胃藏立。自虛也報了姓名。藏瓠又繞座一圈說：「各位是我的好哥哥，好弟弟！」介立於是在大家面前宣傳胃氏兄弟的榮譽：「隱居在荒草野外。品行卓著趕得上望族，上聳於星宿之間；兄弟親密，肝膽相照。況且秦地八條河，實通天府，故鄉二十族，多在咸陽城，聽說弟弟有題舊業的詩，當時都說作得很好。怎麼樣才能聽到呢？」藏瓠回答說：「我很不量力地參加了這次聚會，作者這麼多，想念自己的作品，可是先覺得很慚愧。現在不得已，只好玷污各位賢士的耳目了。我的詩是：'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說：「好！老弟將來一定會獲得盛名。公道如果存在的話，這首詩也會流傳不朽。」藏瓠彎腰感謝說：「我藏瓠只適合隱居在幽暗的地方，今天陪侍各位俊才很感榮幸。老兄讚揚太過分了，我錯誤地接受這些很有分量的評價，真像芒刺在背。」聽了這話，座中的客人都笑了起來。當時自虛正在聆聽各位客人的佳作，沒有工夫自己念自己的文章。只是說：「各位才能優秀，詞句華豔，都是目無全牛，遊刃有餘。」中正認爲這話含有譏諷的意思，便暗中溜走了。高公找中正找不到，說：「朱八不告訴一聲就走了，怎麼回事？」倚馬回答說：「朱八世代與炮氏有仇，不願聽到'關於磨刀石'的話，因而離開了。」自虛道歉說自己不聰明。這時去文單獨與自虛評論發問，去文對自虛說：「凡是人的行、止、收束、施展，君子崇尚的是有氣節。搖尾求食，是猛虎看清形勢的原因。有時爲知己吠鳴，不可因爲主人無德，而不講義氣。我去文沒有才能，也有兩篇表明志向的詩奉獻於您面前。我的詩是：'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免，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飢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非常欣賞這二首詩，一晚上的辛苦全都忘了，正想誇耀自己原先的作品，忽然聽到遠處寺院裏撞鐘的聲音。就覺得原先並列靠近的胳膊「哄」的一聲，聲音全沒了。往各處一看毫無所見，只覺得風雪吹進窗內，腥臊撲鼻。只有輕微細碎的聲音像有什麼東西在活動，可是大聲喊問，絕無回答。自虛心神恍恍惚惚，不敢立刻向前摸碰。退出去尋找所拴的馬，彷彿在屋子的西角落處，鞍子上蓋上了一層雪，馬站在那裏啃着柱子。正在遲疑不定的期間，天已出現了曙色，幾乎可以看清東西了。就在牆壁的北面看到一頭駱駝，肚子貼着地面，小腿跪在那裏微動着耳朵在倒嚼。自虛似乎覺察到了夜晚的奇異。正好有時間可以各處普遍找一遍。在室外的北窗下，不久就發現一頭勞累疲憊的瘦黑驢，背上有連着三處磨破的地方，白毛幾乎長滿了全身。抬頭看屋子北拱門外，微微像迅急搖動的什麼東西。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老雞蹲在那裏。往前到了擺設佛像的屋子坍塌的佛座的北面，東西有空地數十步，窗下都有彩色繪畫的地方，當地人曾把麥秸中的較長的堆集在那地方，見一隻大花貓正睡在那上面。不遠的地方又有一隻住田裏送飲料給人喝的破瓢，其次還有一頂牧童扔掉的破草帽。自虛於是踢了一腳，裏面果然有兩隻刺蝟，蠕蠕而動。自虛又住四下裏尋看，靜悄悄的沒有人。覺得由於一宿的凍和乏，現在有點支持不住了，便拉緊馬繮繩，抖掉積雪，上馬走了。繞過村子的北面，經過道左的劈柴圍成的牲口圈和老菜園，看見一條牛趴在雪裏喫草。離這不到百餘步，是全村用車把糞送到此處堆積的糞堆。自虛經過糞堆下面時，一羣狗狂犬不止，其中有一隻狗，毛全掉光了，那樣子很怪，斜着眼睛看自虛。自虛騎馬走了好久，才碰到一位老人，開了柴門，早晨起來打掃路上的雪，自虛停住向他問訊，老人回答說：「這裏是我的老朋友右軍彭特進的莊園。郎君昨晚在哪裏住的？看行李有些像迷了路的樣子。」自虛跟他說了夜晚見到的情況。老人拄着掃帚驚訝地說：「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昨晚天氣颳風下雪，農戶先前有一頭病駱駝，擔心被風雪凍死，便把它牽到佛寺的北面唸佛社屋中。還有，幾天前，河陰的公家腳伕經過，有一頭疲憊不堪的驢，再也走不動了，我可憐它有口氣就用十鬥小米換下了它。也沒有拴它。那圈裏的瘦牛，都是農戶養的。剛纔聽了你的話，不知什麼原因如此作怪。」自虛說：「昨夜已失掉了鞍馱，現在又冷又餓，還有些事也不能細說。大致情況就這樣，難以詳細敘述。」於是打馬奔向前方。到了赤水店，看見了大小僕人，正在驚訝他們的主人跟他們失散了，纔開始忙着尋訪。自虛非常感慨，一直好多天像丟了魂一樣。

第四百九十一 雜傳記八

謝小娥傳 楊娼傳 非煙傳

謝小娥傳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侄，與僮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餘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餘善，因告餘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餘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餘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牓子，雲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妻」原作「宴」，據許本改。）蘭（陳校本「蘭」作「染」。）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嘆曰：「李君精悟玄鑑，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娥節（「娥節」二字原空缺，據陳校本補。）行，爲具其事上（「爲具其事上」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仇畢，歸本里，見親屬。裏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蔣（「蔣」原作「將」，據陳校本改。）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餘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見新戒（「見新戒」原作「戒新見」，據陳校本改。）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餘悲泣。餘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餘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粗（「粗」原作「相」，據陳校本改。）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餘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餘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煉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泛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餘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譯文】

小娥姓謝，豫章人，是商人的女兒，長到八歲時母親去世，許配給了歷陽的俠義之士段居貞。居貞剛強好勝，講究義氣，喜歡結交豪傑。小娥的父親積蓄了鉅額的財產，隱姓埋名於商人當中；常跟女婿同舟販貨，往來於江湖之上。當時小娥年齡才十四，剛到成年。父親和丈夫就都被強盜殺死，金錢財物全被搶走。段居貞的弟兄、謝家的外甥和侄子、還有僕人們數十口都被沉入江中。小娥的胸和腳也受了重傷，漂浮在水中，被別的小船救了上來，過了一夜才甦醒過來。沒辦法小娥只好流浪乞討，到了上元縣，暫住在妙果寺的尼姑淨悟的房子裏。當初父親剛死時，小娥夢見父親對自己說：「殺我的人是：'車中猴，門東草'。」又過了幾天，又夢見她的丈夫對自己說：「殺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小娥自己解釋不了這些話的含義，就常把這些話寫給別人看，廣泛地懇求那些有智慧的人解釋它，但經過一年也沒有人能解釋。到了元和八年春天，我被罷免了江西從事的官職，乘着小船東下，來到建業城停船逗留。我登上了瓦官寺的殿閣，有一個和尚叫齊物，他重視賢人喜歡學習，和我很友好。有一天他告訴我說：「有個寡婦名叫謝小娥，每次來到寺裏，都讓我看十二個字的謎語，但我解釋不了。」我於是請齊物把謎語寫到紙上，就靠着欄干用手在空中比劃着寫字，集中精神默默的思考，坐位上的遊客還沒覺得疲倦，我就明白了那字謎的意思。就叫寺裏的小童快去把小娥叫來，來後我就向她詢問事情的原由。小娥嗚嗚咽咽地哭了好久才說：「我父親和丈夫，都被賊人殺了，不久後曾經夢見父親告訴我：'殺我的人是「車中猴，門東草」；又夢見丈夫告訴我：'殺我的人是「禾中走，一日夫。」但多年也沒人明白這些話的意思。」我說：「如果是這樣，我就很清楚這話的意思了。殺你父親的是申蘭。殺你丈夫的是申春。且說'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指繁體「車」字），申又屬猴，所以說'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是「蘭」字。（指繁體'蘭'）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也是'申'字啊。'一日夫'呢，'夫'上再有一畫，下有'日'，是'春'字啊。殺你父親的是申蘭，殺你丈夫的是申春，足以證明了。」小娥非常悲痛地哭着拜了兩拜，把「申蘭」、「申春」四個字寫在衣服裏，發誓要尋找，殺死兩個賊人，來報自己的冤仇。小娥便問了我的姓和家世，流着眼淚走了。從這以後小娥便換裝穿上了男人的衣服，在江湖上給人當傭工。一年多後，來到了潯陽郡，看見竹門上有張紙招帖，上面說招收傭工。小娥於是應招到了那家。問那家的主人，竟是申蘭！申蘭領回去。小娥心中雖然憤怒，外表卻裝得很恭順。在申蘭身邊，小娥很受愛護、信任，錢財的收入支出的數目，全都交給小娥掌握。這樣過了兩年多，申蘭竟不知道小娥是個女子！謝家從前金寶錦繡、衣物器具，全被搶到了申蘭家。小娥每當拿起那些舊物時，都要暗暗哭泣好久。申蘭和申春是堂兄弟，當時申春家住在長江北面的獨樹浦，跟申蘭來往密切、融洽。蘭與春一起出去一個月，就能弄到很多錢財回來。常常把小娥留下跟申蘭的妻子蘭氏一同守護家庭，好酒好肉好衣服經常給小娥。有一天，申春帶着鯉魚和酒來到申蘭家。小娥私下裏自己嘆息說：「李君精確的分析和神妙判斷，都符合夢中的話，這是上天啓發了他的思想，我的心願將要實現了。」那天晚上，申蘭與申春聚會，羣賊全來了，喝酒喝得很盡興。等到那些兇手都走了以後，申春大醉，躺在裏屋；申蘭也醉臥在院子裏。小娥暗暗地把申春鎖在了黑屋，抽出佩帶的刀，砍下了申蘭的頭，然後呼喊哭叫把鄰人都引來。申春在裏屋被擒，申蘭死在屋外。起獲贓物贓款，數量達到千萬。當初，申蘭、申春有同夥數十人，小娥都暗暗記下了他們的姓名，這時候就把他們全都抓來殺掉了，當時潯陽太守張公，很讚賞小娥的節操行爲，就爲她向上陳述了她的事蹟，進行了表彰，於是小娥才未被處死。當時是元和十二年夏天。小娥報了父親和丈夫的仇後，回到了故鄉，拜見親屬。故鄉中的豪門爭相求婚，但小娥在心中發誓絕不再嫁。於是小娥剪去了頭髮，穿上了粗布衣服，到牛頭山尋找有學問的僧人去了。她找到了很有學問，又嚴守戒律的老尼姑蔣律師，便拜她爲師。小娥志向堅定，言行謹慎又肯喫苦，在風霜中舂米，在雨露中打柴，身體也不感疲倦。元和十三年四月，纔在泗州的開元寺接受了「具足戒」，竟以「小娥」爲法號，這是表示不忘本的意思。那年夏天，我回長安，途中經過泗水濱，拜訪善義寺，去謁見大德尼姑令操。去後看到新受戒的數十人，都剃淨了頭髮戴着新的披肩，舉止嚴肅而有法度，排列侍奉在師傅左右。隊列中忽然有一位尼姑問老師：「這位官員豈不是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嗎？」老師說：「對。」又說：「使我報了家仇，洗雪了冤仇恥辱，多虧了這位判官的恩德啊！」她看着我悲傷的哭泣，我卻不認識她，就詢問她這樣說的原由。小娥回答說：「我的名字叫小娥，就是從前討飯的那個寡婦。判官當時爲我分析出了申蘭、申春二賊的名字，難道沒有回憶起來嗎？」我說：「開頭不記得了，現在就想起來了。」小娥哭了起來，然後便詳細地寫了記下申蘭、申春名字、報了父親和丈夫的冤仇、志向基本實現的經歷和所受的艱苦種種情況。小娥又對我說：「報答判官的恩情，會有機會的。怎能空口說白話呢？」唉，我能分析出兩個強盜的姓名，小娥又能終於報了父親和丈夫的冤仇，神明之道不會不顯示出來，從這件事就看得很清楚了。小娥容貌忠厚，說出話來卻很深刻，聰明正直，才能特出，燒自己手指，弄瘸自己的腿侍奉佛，決心追求永恆不變的真理。於是自從進入佛門，不穿絮帛的衣服，不喫有鹽酪的齋飯，除了佛教戒律和思維靜慮的修行之道，嘴裏不說別的。此後過了幾天，小娥告訴我回牛頭山，她要乘着小船飄浮在淮水上，到南方四處遊覽，我們不會再相遇了。君子說：「立下志向決不放棄，終報父、夫之仇，這是氣節；做傭工僕役與男人雜處，而沒暴露出自己女人的身份，這是貞節。女子的行爲，唯有貞和節能自始至終保全就可以了。像小娥，足可以警醒天下的背叛道德、違反倫常的行爲，足可以看到正直的男人、孝順的婦人的節操。我詳細地瞭解上面提到的事，釋明啞謎，暗中與鬼神託夢時所說的話符合，也符合人心。知道好事不記下來，不合《春秋》一書的旨意，所以我作了這篇傳來表彰讚美這件事。

楊娼傳 （房千里撰）

楊娼者，長安裏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姓，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鹹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泄，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傍輕舠。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逾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卻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譯文】

楊娼是長安里巷妓院中特別漂亮的女子，風度很優美，又能把自己打扮得很妖豔而自己感到高興。王公大人宴請客人時，競相邀請她到席上。即使不會喝酒的人，也會因爲她的陪勸而滿飲盡興。長安的那些年輕人一到她家，幾乎到了失去性命、傾家蕩產也毫不後悔的地步。由此楊娼的名聲在長安城在冊的妓女中首屈一指，紅極一時。嶺南有位帶兵的主將某某，是沒有官職的貴族的兒子。他妻子本是皇帝外戚的女兒，對待主將很兇狠，率先就約定，假如對她有外心，就用刀殺死他。主將幼年嬌貴、好色，但在京中苦於妻子的兇悍，沒辦法實現自己的心願。於是暗地裏用了很多財物，銷去了楊娼的妓女身份，然後帶着她到了南海，把她安排在另外房子裏住。公事之餘就去跟她同住，晚上就偷偷回去。楊娼性情聰明伶俐，事奉主將格外謹慎小心。平日堅守婦女的職責，不合情理的，不亂說；又厚待主將身邊的侍從，都能使他們人人滿意，所以主將越來越寵愛她。聚會隔了一年，主將得了病，似乎是好不了啦，就想見一見楊娼，但又害怕他的老婆。主將一向跟監軍使交情很深，就祕密地派人去轉達自己的心意，讓他給想個辦法。監軍於是騙主將的妻子說：「將軍病得很厲害，想找一個擅長侍候煎藥調藥的人來侍候他，這樣病會好得快些。我有一個好的婢女，長期侍候貴族人家，行動很善解人意，請夫人選用這個婢女，以便伺候好將軍，怎麼樣？」主將妻子說：「中貴人是誠實的人，果真這樣的話，對我沒有什麼害處，可以趕快把那個婢女召來。」監軍就讓楊娼扮作婢婦來會見主將。不料，計劃剛一實施卻被泄露出去。於是主將的妻子就帶着健壯的婢女幾十人，擺出了一排白木棍，在主將辦公處把油鍋燒得滾燙，等待着楊娼，打算等她來了，就把她扔到沸騰的油鍋裏。主將聽到後非常驚恐，急忙叫人阻止楊娼前來，並且說：「這是我的想法，幾乎連累了她！現在幸虧我還沒死，一定要使她脫離虎口，不然，就來不及了。」於是派人給楊娼送去很多奇珍異寶，叫家中年輕僕人駕着輕快的刀形小船，護衛着楊娼回北方去。從此主將的煩悶更加厲害，沒過十天就去世了。楊娼北行恰好到了洪州，主將去世的消息傳來後，楊娼就全部返回主將贈送的財物，設了靈位，哭着說：「將軍因我而死。將軍尚且死了，我還活着幹什麼呢？我怎麼會是辜負將軍的人呢？」就撤掉祭奠爲將軍而死。娼妓是以美色侍候人的，對她們無利的事就不會跟人一心，可是楊娼卻能以死報答主將，這是義；退回主將的財物，這是廉。雖是娼妓，她也還是值得讚美的。

非煙傳 （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鹹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睹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麄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彩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並碧苔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藊。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簡，徑齎詣煙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柱」原作「桂」，據陳校本改。）以增懷；秋帳冬釭，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檐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嫗，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嫗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煙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逾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鍾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鑑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逾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詠寄情，來住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週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窆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處，崔賦詩末句雲：「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雲：「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戟」原作「戰」，據明抄本改。）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譯文】

臨淮的武公業，在鹹通年間，任河南府功曹參軍。他所寵愛的妾名叫非煙，姓步。容貌、舉止柔弱豔麗，彷彿承受不了綺羅的衣服似的。她擅長秦地的音樂，喜歡寫文章，在敲擊名爲甌的樂器方面尤其有功夫，其韻律能跟絃樂、管樂配合得很好。公業很寵愛她。他的近鄰是天水籍姓趙的住宅，趙氏也是官宦人家，不過不便把他的名字明白地說出來。他的兒子名叫象，清秀端莊有文采，才二十歲。當時趙象正處於守喪期間。忽然有一天，趙象從南牆的縫隙中偷偷地看見了非煙，一下子好像精神和魂魄全都喪失了，喫不下飯睡不着覺。便用很多財物賄賂公業的看門人，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他。看門人露出爲難的臉色，但那麼多的財物又使他很動心，於是就叫他的妻子在非煙閒着沒事時，把趙象的心事全部向她說了。非煙聽了，只含笑斜眼凝視卻沒說什麼。看門的老太婆把情況全告訴了趙象，趙象高興得發狂，不禁心搖意蕩，不知道怎樣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於是取出「薛濤箋」，在上面寫了一首絕句：「一睹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把寫的詩密封好，請看門老太婆送給非煙。非煙讀完了，感慨嘆息了好久，然後對老太婆說：「我也曾偷偷看到過趙郎，才貌很好，可惜我這輩子沒有福分，不能配上他。」這話的含意其實是鄙視武公業的粗魯、兇暴，不是理想的配偶，便又答覆了一首詩，寫在「金鳳箋」上，說：「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非煙把詩封好交給了看門的老太婆，叫她送給趙象。趙象打開信封，把詩吟誦了好多遍，拍着手高興地說：「我的事情成功了！」便又用「剡溪玉葉紙」，作詩答謝說；「珍重佳人贈好音，彩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趙象的詩送去了十天，看門的老太婆也沒來。趙象憂慮害怕事情泄露出去，或者非煙反悔。春天的一個晚上，趙象在前院裏獨坐，作詩道：「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第二天，早晨起來吟誦時，看門老太婆卻來傳達非煙的話，說：「不要奇怪十天沒有消息，是因爲飛煙身體稍有不適。」於是交給趙象一個連蟬錦香囊和寫在「碧苔箋」上的詩。詩寫道：「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趙象把錦囊繫到懷中，仔細讀小小的書信。又怕非煙思慮，加重病情，於是剪下一塊「烏絲闌」寫回信說：「春天使人懶洋洋的，又那麼長，而人內心又很憂愁，自從偷偷看見了你，在夢中也總想念。雖然像神仙與凡人，難以相會，但我一片赤誠之心可以對日發誓：我一定要永遠追隨着你。何況又聽到你因春傷感、玉體不適，減損冰雪一樣美好的身體，蕙蘭一樣的氣息抑鬱不暢，我因此而憂愁鬱悶到極點，恨不得一下子飛到你身邊。盼望你寬心，不可勞累，不要辜負我在短詩裏所表達的意思。哪裏就會沒有再見面的日子？我的心也恍惚不安，信裏哪能寫得完呢？再送去一首淺薄的詩，來仰攀、接續您的華美的詩篇。詩是：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看門老太婆拿到回信後，徑直送到了非煙住的內室中。武公業是府中的屬官，公務繁多，有時幾天晚上值班一次，有時一整天不回家。當時恰好趕上武公業到府曹去辦公，非煙便拆開書信，仔細地研究信中含義。過了一陣，她長長嘆息說：「男人的志向，女子的心願，情意投合，心靈相通，即使在遠處也就像在近處。」於是關上門，放下帷幕，寫信說：「我很不幸，幼年時就失去了父親，中間被媒人欺騙，於是跟一個小人結合。每到風清月朗的時候，我彈琴反而增加了懷念；秋天在帳中，冬天在燈前，也只能用琴寄託我的遺憾。哪裏想到，公子您忽然送給我美好的信息。打開華美的信封我不由思緒飛騰；吟誦優美的詞句，使我望眼欲穿。遺憾的是洛水上有波浪隔斷，賈午周圍的牆卻很高，想聯結巫山的雲，卻無秦穆公築的鳳台，想夢中薦枕卻離楚山太遠。希望上天能順從我一向的懇切願望，神仙能給我一點機會，能使我拜見您的尊容一次，即使讓我死上多次，我也沒有怨恨。再寫一短詩，用它傳送我深深的情懷。詩是這樣的：畫檐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好了詩、信後，把看門老太婆叫來，讓她送給趙象。趙象看了信和詩，因爲非煙情意漸漸親切，而高興得控制不住自己，只在肅靜的房間裏燒香，虔誠地禱告以等待好消息。有一天將要黃昏時，看門老太婆快步走來，邊笑邊拜見說：「趙郎君願意見見神仙嗎？」趙象很驚訝，連忙詢問。老太婆傳達非煙的話說：「今晚功曹到府裏值夜班，可以說是一個有利的時機，妾家的後院就是郎君家前牆，如果你對我的情義沒改變，我專候你的到來。我心中的千言萬語，全等見面時再說吧。」天晚後，趙象就踏着梯子登上了牆頭，非煙已叫人在牆根處重疊地擺上了榻，讓趙象踩榻而下。趙象下來後，看見非煙化了妝，穿戴得很漂亮，站在花下。互相拜見後，都高興到極點了，以致不知說什麼好。於是二人攜手從後門進入正屋，就揹着燈光，放下了帳子，盡情盡歡地表達了纏綿的情意。等到早晨的鐘聲剛響，非煙拉着趙象的手哭着說：「今天相遇，是前世的因緣罷了，不要認爲我沒有美好、堅定的品行，如此放蕩；只不過因爲您的風度才情，使我控制不了自己，希望您能深深地理解我。」趙象說：「您生成世上少有的美貌，顯露出高於常人的心性，我已經向鬼神發過誓，願意永遠爲您獻上我的親密。」說完了，趙象越牆回到自己家。第二天，趙象託看門的老太婆贈給非煙一首詩；「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非煙看了詩後微微一笑，於是又贈給趙象一首詩：「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把詩封好又交給了看門老太婆，仍叫告訴趙象說：「幸虧我還能作幾篇小詩，不然的話，你還能擺出多少才學？」此後不到十天，常能在後院約會一次，訴說彼此間的微妙的思念之情，盡情地實踐從前的心願。他們認爲這事鬼神也不會知道，天和人都幫助他們。有時他們一起觀賞景物，作詩文寄託感情。他們來往頻繁，也不能一一記載。像這種情形持續了一年。不久，非煙屢次因爲小的過失鞭打她的婢女。婢女懷恨在心，找了一個機會把情況全都告訴了武公業。武公業說：「你說話要謹慎，我會找機會了解這個情況。」後來到了輪值的日子，公業就假託有事情，向長官請了假。到了黃昏，公業裝着像平常那樣去值夜班的樣子，但卻藏在小巷的門口。等到街上更鼓聲響了以後，就爬着回到了家。順着牆根到了後院，看見非煙正倚着門低聲吟誦，而趙象卻按着牆在那斜看非煙。公業非常憤怒，衝上前去想捉住趙象，趙象發覺後跳下牆逃跑。公業跟趙象搏鬥，扯下了他的半截短衣。公業於是進到屋裏，把非煙喊出來進行盤問。非煙變了臉色，聲音顫抖，卻沒說實情。公業更加氣憤，就把非煙捆到大柱子上，用鞭子打出血來。非煙只是說：「活着能互相親近，死了也沒什麼遺憾。」夜深了，公業疲倦了，坐在那兒打盹。非煙招呼她最喜歡的婢女說：「給我一杯水。」水拿來了，非煙喝完了就斷了氣。公業站起來，想再鞭打她。但一看已經死了，便從柱子上解下來抱着放在內室中。連連呼喚，聲稱非煙暴病而死。此後過了幾天，埋葬在北邙山上。可是里弄中的人都知道她是死於非命的。趙象於是換了衣服改了名字，遠遠地逃到江浙一帶。洛陽的有才德的讀書人中有崔生和李生，常跟武功曹交遊相處。崔生作了一首詩的末句是：「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那晚上，夢見非煙來感謝說：「我的容貌雖然趕不上桃李，可是凋落的情形卻超過它們。捧讀您的佳作，慚愧仰慕不停。」李生的詩的末句說；「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那晚上，李生夢見非煙用手指着他說：「讀書人有百種品德，您全具備了嗎？何至於一定要傲慢地用一兩句話來詆譭我呢？應當委屈您到陰間當面解釋清楚。」不幾天，李生就死了。當時的人對此覺得很奇怪。

卷第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

靈應傳

靈應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疏，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祓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云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髮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即君之閽者，效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臥所。寶將少避之，以候期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牀，甘心沒齒，煢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鑑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狥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沈冤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傑公敏鑑，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劓。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掎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雲：'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邵伯聽訟，衰亂之俗微。（「微」原作「興」，據陳校本改。）貞信之教興，（「興」原作「微」，據陳校本改。）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晦」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荊蠻之地。籍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走兔，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污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況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鹹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鹹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曏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疏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回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天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雲：'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餘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球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雲：「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髮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甦。是夕，親鄰鹹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餘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雲：「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餘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彩服玩橐鞬之屬，鹹佈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餘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浚，餘惚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宴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餘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餘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覆命，請去橐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餘遂舍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餘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餘乃再拜，升自西階。見紅妝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弦握管，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餘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酒（「酒」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敘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雲：'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敘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餘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急，憫其孤煢，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綵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餘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雲，賊勢漸雄。餘素諳其山川地裏，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佈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餘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餘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餘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譟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餘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鹹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轉，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已羞而卒於路。餘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旜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豔態，愈更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及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餘因避席，再拜而飲。餘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餘促入棺縫之中，餘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餘本機鈐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洎遭釁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摧（「摧」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太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所見。

【譯文】

涇州的東面二十里的地方，有個從前的薛舉城，城角有個善女潭，寬廣有好幾裏，一叢叢蒼翠色的蘆葦，古老的大樹稀稀落落地生長着，潭水清徹碧綠，沒有人能測量出潭水的深淺。水中生物的神靈怪物，常常在潭裏出現。鄉里人在潭水邊建立祠廟，廟裏供奉的是「九娘子神」。每年發大水，出現旱災時，都舉行消災的儀式，全都到這裏向神靈祈禱。還有在涇州西面二百里的地方，朝那鎮的北面，有個潭水神，因地起名，叫朝那神。朝那神的神靈感應的應驗，還排在善女的前面。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鎮守這裏的時候，從仲夏的初期開始，多次出現雲氣，樣子形狀有象奇異山峯的，有象美女的，有象老鼠象老虎的，從兩個潭水中升起。後來發展到激起猛烈的風，打雷閃電，掀起房蓋，拔起大樹，幾刻的時間就停止了，使人受傷，使莊稼受害，受害的人和物很多。周寶責備並勉勵自己，說是由於自己在這地方治理得不妥善，才遭受神靈的譴責。到六月五日這一天，在官府裏辦完事情休息時，昏沉沉地想睡覺，因而解下頭巾靠在枕頭上，還沒睡熟，看見一個武士戴着頭盔穿着鎧甲，拿着鉞站在臺階下面，說：「有個女客人在門外，想來參見你，所以先來問問你。」周寶說：「你是什麼人呢？」回答說：「我就是你的看門人，效力、辦事有好幾年了」。周寶想詢問原因，已經看見兩個穿青衣的人踏着臺階走上來，跪在周寶面前說：「九娘子從郊外的別墅專程來到這裏會見你，所以先派手下管事的人嚮明公傳達一下。」周寶說：「九娘子也不是我的親屬，怎敢隨便地就見面呢？」話還沒說完，就看見祥雲細雨，奇異的香味迎面撲來，不久有一個婦女，年齡大約十七八歲，衣服裙子潔白淡雅，身材苗條，從天上下來，站在庭院走廊之間，面貌姿態很輕柔美麗，有超絕人世的美貌，侍奉她的有十多個人，衣服裝飾都很新鮮乾淨，有點象是妃主的儀態。顧盼走路輕盈靈活，慢慢地走到周寶的臥室，周室準備稍微避開一下，來聽聽她的來意。侍奉的人走進屋去說：「我們的貴主因爲你是個有高尚道義的人，可以向你申訴真誠的託咐，所以纔想把受冤屈而壓抑的心懷，向你訴說，你能忍心不去解救她的急難嗎？」周寶於是讓她們走上臺階見面。賓主之間互相行禮，很嚴肅恭敬，走到榻前坐下，周圍是吉祥的煙氣，紫氣充塞着庭院，她收斂起笑容低垂着頭，象是心中十分憂愁悲傷的樣子。周寶讓人倒酒上菜，用優厚的禮節來接待她，不一會，她收斂起衣袖離開宴席，來回地走着說：「我因爲住在郊外的別墅裏，多年來享受祭祀，供給酒食的恩德，使我承受了很深的恩惠。雖然我心甘情願孤獨地生活到死去，你們的祭祀使我這個孤獨的人有了依靠，而我身上的責任也更大。只因陽間和陰間是根本不同的，行爲舉止也互相地不和諧，今天是被情理所逼迫，怎麼還能隱藏自己的心思？如果你能夠理解我的難以訴說的心情，我纔敢向你說說。」周寶說：「我願意聽聽你的訴說，我希望能知道你的宗族系統，如果能夠幫助你，怎麼敢以陽間和陰間之不同做爲託辭呢？君子爲了實現仁，可以捨去自己的生命，爲了剛毅貞烈的事而獻身，赴湯蹈火，幫助洗刷不公正的冤情，是我的志願。」她回答說：「我家世代居住在會稽郡的鄮縣，選擇在東海的一個深潭裏居住，世代繁衍，已經一百多代。後來遭遇世變，流離失所，眼看着家室遭受災難，一家五百人全都被庾氏的一把火燒得幾乎死光了，我忍受不了這不共戴天的仇恨，就偷偷地逃到幽深的山裏，久未伸雪的冤屈不能洗刷乾淨。到了梁朝天監年間的中期，梁武帝好奇，找人溝通了龍宮，進入枯桑島，用火烤燕子的奇異香味，和洞庭君的寶藏主的第七個女兒結成友好，想求得奇異的寶物。接着又聽說我家的仇人庾毗羅，在鄮縣的白水郎的位置上，丟掉了官位和官印，想接受武帝的命令請求讓自己前去，暗中卻心懷鬼胎，假如派他去龍宮，假借尋求寶物，想消滅我們的家族。幸虧傑公明察，知道他是挾帶着私心來請求出使的，想要肆無忌憚地傷害無辜的人，擔心他會反而帶來麻煩，給國君的使命帶來恥辱，就把這事說給武帝聽，武帝就制止了他，就派合浦郡落黎縣歐越地方的人羅子春代替他去出使。我的祖先，羞於和庾氏一起活在天地之間，擔心他會帶來後患，就率領全族的人，藏起鋒芒，不暴露行蹤，改變了姓名，到新平真寧縣安村去躲避仇人，砍去榛叢，挖掘地基，在那裏建築房屋居住，祖先的居住地和這裏就成了一南一北互不相干了。我們到現在已經在這裏住三代了，開始時人稱靈應君，接着封爲應聖侯，後來因爲以陰間精靈的身份而普遍地幫助世人，功德普及到百姓的身上，又被封爲普濟王，威信和德行被人民所瞭解，世人很重視。我就是普濟王的第九個女兒，成年後嫁給了象郡石龍的小兒子，我的丈夫因爲世代遺傳的暴躁剛烈的性格，血氣方剛，不遵守法規，嚴父也管不了他，處理事情殘忍暴虐，蔑視禮教，不到一年的時間，果然受到了上天的懲罰，宗族滅亡，兒女也死光了，削去了爵位，除去了姓名。只有我一個人，活了下來，父母打算讓我改嫁，我沒有答應。王侯之家前來說媒的，車子連着車子。我的想法是真誠的堅定的，於是打算自殺，父母因我的性格剛烈而生氣，就打發我居住到那個地方的另一個城裏去，不通音信，到現在已經三十六年了。雖然不能再看見父母，母女之間的溫情也早就沒有了，離開人羣孤獨地生活，卻正符合我的心意。近年來有個朝那小龍，因他的小弟弟沒有結婚，偷偷地送來聘禮，說着甜言蜜語，被嚴厲拒絕後還來，他就是消滅我的本性，毀去我的形體，我也不答應。朝那就和我的父母結交通好，想成就他的好事，於是讓他的小弟弟暫時搬到我父親的領地西面去住，準備讓他留在我父親的身邊作人質，好成就婚姻。父親知道我的志向不能動搖，就指使朝那用武力逼迫我，我也率領家中五十多個僕人，用武力來反抗，在郊外的原野上交戰起來。因爲敵衆我寡，打不過他們，打了三次仗，失敗了三次，兵士們疲乏勞累，不能互相依靠，互相幫助。準備集中起剩餘的力量，與敵人進行最後的決戰。但是又考慮到敵人來勢洶洶，一旦失敗，被那頑劣的小子侮辱，即使是死後到了陰間去，有什麼臉去和丈夫見面？《詩經》中說：'蕩着小小柏木船，浮在河中間，那人劉海兩邊垂，實在是我的好侶伴，愛他到死心不變，我的娘啊我的天，怎不體諒我的心願。'這首詩是衛國世子的寡妻自己發誓願的話。又說：'誰說老鼠沒有牙？怎麼打通我家牆？誰人說你沒成家？憑啥逼我來訴訟！雖然逼我來訴訟，我也堅決不順從！'這是邵伯聽了訴訟而作的詩。頹廢混亂的風俗衰敗下去，忠貞誠實的教化興起，那麼，強暴的男人，就不能侵犯忠貞的女子。現在，你的教化，能夠溝通陰陽兩界，給現在和將來留下範本，你的忠貞誠實的教化，本來就超過了姬奭的成就。希望能憑藉你的一點力量，稍微借給一點兵器，使那個兇惡狂妄的小子受到挫折，使鰥夫寡婦能夠活下去，完成我這一生的誓言，傳播你幫助危難者的心意。我說的完全是真誠的想法，請你不要拒絕我。」周寶在心裏雖然應許了她，因爲驚訝她的辯才和博學，所以想用別的事拒絕她，來琢磨研究她說的話，於是說：「邊界的戰事太多，戰爭的煙塵就在眼前，朝廷因爲西部邊疆被敵人佔領，三十多個州變得一片荒蕪，準備起兵收復國土。我一早一晚都在恭候命令，自己也不敢說安全，不知哪天晚上或早晨，前鋒就要出發，我白白地有一腔義憤都說不出來，沒有時間接受你的要求。」她回答說：「從前楚昭王以方城爲城牆，以漢水爲護城河，完全佔有楚國的土地，憑藉着父兄留下來的基業，對外聯合強國，三個賢良的人做內助。可是吳國的軍隊一起兵，楚國就象鳥兒在烏雲中翻滾一樣地垮臺了，連據城自守的時間都沒有，被逼得象一隻逃命的兔子。寶玉被搶走了，宗廟社稷受到破壞，萬乘之尊的國王，卻不能保護先王的朽骨。等到申包胥向秦國乞求出兵的時候，他的血水和淚水弄髒了秦國的朝堂，一連七天長聲哭叫，白天黑夜地哭，也不休息。秦伯可憐他的國家的災禍和失敗，竟然爲他出了兵，恢復楚國，打退了吳國，使滅亡了的國家存活下來，況芊氏是春秋時代的強者，申包胥是衰敗了的楚國的大夫，卻在弓箭用光，兵力窮盡的時候，委屈自己放棄平日的志氣節操，竭盡忠誠，犧牲一切，感動了強大的秦國。何況我只是一個弱女子，父母責備我孤傲忠貞，狂妄的小子欺凌我孤寡力弱，我被人挾制，處境危急，怎能不稍稍打動仁愛之人的心呢？」周寶說：「九娘子是神靈一類人物，一呼一吸之間就風雲變幻，那些愚昧的老百姓，本來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怎麼會向世俗之人示弱，自己又覺得困苦到這種程度呢？」她回答說：「我的家族的名望，天下人全都知道，象彭蠡湖和洞庭湖，住的全是外祖父的宗族；陵水和羅水，全是中表親屬；堂兄弟和表兄弟，有一百多人，零散地居住在吳越一帶，各有各的領地。主管鹹京八水的，一半是我的宗親。如果派遣一名使者，快速送去一封信，告訴彭蠡湖和洞庭湖的親屬，召集起陵水和羅水的中表親戚，率領着揚州一帶的輕銳部隊，聚集起八水的威武的勇士，然後傳檄文給天神馮夷，遊說巨靈神，鼓動起伍子胥的復仇波濤，再派遣波濤之神手下的鬼怪，驅趕着閃電，指揮着雷神，扇動起狂風，翻騰起巨浪，一百路人馬一起前進，王者之師按令而行，一戰就能成功。這樣的話，朝那這個鱗蟲，立刻會變成齏粉，涇州城千里之內，就變成了污穢的水塘。我說的都是可以想象到的，怎麼敢瞎說呢？從前，涇陽君和我的洞庭湖外祖父，世代結爲婚姻，後來因爲夫妻不和諧，拋棄了年輕妻子，錢塘君一怒之下，殺傷了生靈，危害了莊稼，大水環繞着高山，淹沒了丘陵，涇水中的魚類死光，接着又殺死了我外祖父的手下人馬。現在涇水邊上車輪和馬蹄的印跡還在，史書記載依然可查，本來就不是瞎說的。我又因爲丈夫家庭的罪孽而得罪了上天，還未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才隱藏起來不公開露面，因而才象這樣的困苦自己。你如果不能出自真誠的心願，始終以事情多當作託辭，那麼剛纔說的話，就躲避不了上帝的責罰了。」周寶於是答應了她，喝完酒撤去宴席，拜了又拜才離開。周寶到了黃昏時才清醒過來，耳朵裏聽到的，眼睛看見的，恍恍惚惚地象是就在眼前。第二天，就派了一千五百個士兵，守護在湫廟的附近。這個月的第七天，雞剛叫，周寶剛要起牀，窗戶上還挺暗的時候，忽然在帳前有一個人，行走在布幔之間，就象是侍奉洗涮梳頭的僕人。他招呼點上蠟燭，那人竟然不回答，於是厲聲地喝斥，他才說：「陰陽之間是有隔閡的，希望你不要用燈光來逼迫我。」周寶才知道事情異常，就屏住氣息，慢慢試探地對他說：「難道你是九娘子嗎？」他回答說：「我是九娘子的管家，昨天承蒙你借給我們士兵，挽救了我們的一場災難，但是因爲陰陽有別，我們不能指揮他們，如果能夠保持我們開始時的約定，請你再想想這件事。」不一會紗窗漸漸發白，集中眼神看，靜悄悄地什麼也看不見，周寶思考了很久，才明白他說的意思。於是叫來官吏，命令他按照兵士的名冊，選出死亡者的名字，得到騎兵五百人，步兵一千五百人，在名單之中選出押衙官孟遠，擔任行營都虞侯，寫成公文送到善女湫神。這個月的十一日這天，調回了護衛神廟的士兵，站在廳堂前，轉瞬之間，有一個穿甲衣的士兵跌倒在地，口能張，眼也能動，問他話卻不能回答，也不象是突然死亡的樣子，就把他放在走廊之間，天亮時才甦醒過來。於是派人詢問他，他回答說：「我開始時看見一個人，穿着青袍，從東面走來，看見我時，很有禮貌，對我說：'我家主人蒙受了相公的最大的恩情，把我們從水火之中拯救出來，可是也沒有完全盡到誠意，這才藉助於你的聰明機敏，再一次溝通隱祕難言的感情，請你不要推辭。'我急忙用別的理由拒絕他，他就牽着我的衣袖，我迷迷糊糊地跌倒了，只覺得與青衣人一塊行走，不一會走到一座廟裏，他催促我小步快走，走到帳幕跟前，看見了貴主人，對我說：'昨天蒙相公可憐我孤弱危急，派你們堅守在我的領地，來來往往走在路上，怎能不勞累？我最近承蒙相公又借給我士兵，心裏深感相公的誠意。看那些士兵和戰馬精明強幹，甲衣和武器都很鋒利，可是都虞侯孟遠，才能很小，地位低下，一點也沒有機變謀略。這個月的九日，有三千多個散兵，來掠奪我的近郊，就讓孟遠率領新到的將士，約定在平原上戰鬥。由於預設的埋伏不機密，反而被敵人的軍隊打敗。我很想得到一位精通權變和謀略的將軍，請你趕快回去，傳達我的想法。'說完，我行了禮，告別出來，昏沉沉的象醉了一樣，其餘的就不知道了。」周寶驗證他的說法，竟與自己的夢符合，於是派遣制勝關使鄭承符來代替孟遠。這個月的十三日晚上，在衙後的球場上，灑酒燒香，發公文請九娘子神接收管理。到了十六日這一天，制勝關報告說：「這個月的十三日夜間，三更天的時候，關使突然死亡。」周寶驚奇嘆息，派人騎馬去看望他，去了一看果然死了，只是心窩和後背不冷，大夏天停放屍體，也沒有腐壞。他的家人很奇怪。忽然有一天晚上，陰冷悽慘的風，吹走了砂石，掀開屋頂拔出大樹，莊稼苗全都伏在地上，到天明才停止，雲霧在四周密佈，一連幾天也不散開。到了晚上，有一聲迅猛的雷聲，就象把天劃開一樣，鄭承符忽然幾次呻吟呼吸。他的家裏人打開棺材看視他，很久後才甦醒過來，這天晚上，親屬鄰居全聚在一起，又悲又喜。連續兩天晚上都是這樣。家裏的人詢問原因，他才說：「我開始時看見一個人，穿着紫色衣服，騎着黑馬，跟從着十多個人，到了門前下馬，讓我去見他。彼此作揖謙讓應酬了一會兒，他手裏捧着一個公文交給我說：'我們的主人做了一個得良相的夢，知道你有聞名於世的才能，準備遵照南陽諸葛亮的故事，想要消滅邦國的仇敵，派我帶着這些禮物錢財，略微表示一下敬意。希望你出山之前，請不要以三顧的勞累要求我的貴主'。我來不及說別的話，只是連說不敢。正在互相應酬的時候，有人已經把聘禮並排放在臺階之下；帶鞍的馬，武器和鎧甲，錦緞彩帛，服裝古玩，以及盛弓和箭的器具。我推辭，他們執意不肯，就拜了又拜接受了。他督促我上車。他們騎的馬非常神駿高大，裝飾得鮮豔潔淨，僕人騎的馬也很整齊利索。一瞬間走了一百多里，這時有三百個騎兵前來迎接，我被引到一個高大的堂屋，裏面準備了大將軍使用的行李，我也覺得很得志。指指點點顧盼之間，看見一個大城，城上的齒狀矮牆十分高大，護城河極深，我恍恍惚惚地不知道從哪裏來。不久，在郊外準備了帳幕和舞樂，安排酒宴。宴會結束後，進入城裏。觀看我們的人形成人牆，傳遞消息的小官吏，交錯地出現在人羣裏。經過的門，記不住有多少重。等到了一個地方，象是公署的樣子，左右的人讓我下馬更換衣服，快些去見貴主。貴主派人傳出命令，我們以賓主的身份會見。我說自己既然接受了公文、武器、鎧甲和臨敵用之器具，就是臣子，堅決不同意。身穿軍服進去參見，貴主派人傳達命令，除去盛放弓和箭的器具，賓主之間，降低一下禮節的等級。我就捨去器杖然後快步進去，看見貴主坐在廳上，我上前拜見，像君臣之禮一樣。行禮完畢，就聽連連招呼我登上臺階，我就又行了禮，從西面登上登階。只見幾十個穿紅衣服，描着翠色的眉毛，梳着龍鳳髻的女子侍立兩旁。彈着琴絃，握着管樂器，頭上插着盛開的花朵，穿着奇異服裝準備執行指令的人，又有幾十個人。腰裏帶着金印，垂着紫色印帶，頭上插着簪子快步走上屋角的人，又不止一個。穿着輕軟的皮衣和寬大的帶子，白玉橫在腰裏，排列着站在臺階下面的人，那數目就更多了。接着又讓五六個女客，各自帶着十幾個侍奉的僕人，肩並肩，腳跟腳，一夥一夥地進到堂屋。我也低着頭作揖，不敢一一拜見。坐下來之後，有幾個大校，全讓他們參預坐下。舉杯喝酒，進獻歌舞，酒輪到貴主喝的時候，她收起衣袖舉起酒杯，正要講幾句話，說明一下徵聘我的理由，突然戰火四起，有人叫喊說：'朝那賊人的步兵和騎兵幾萬人，今天天剛亮，就攻破了外圍的堡寨，現已經進入邊界，幾路兵馬一齊進軍，戰火連綿不絕，請7⒈ネ煬冉佑Α?陪坐的人互相看着，臉上變了顏色，女子們來不及道別，亂紛紛地走散了。等到各位將官走下臺階行禮道謝，站在階下聽候命令時，貴主走到欄杆邊對我說：'我受到相公不同尋常的恩惠，他可憐我孤獨沒有依靠，接連地派來士兵，拯救我的危難。可是由於戰車和兵士力量不充足，這纔想到機變和謀略。你不嫌棄我們領地的殘破簡陋來到了這裏。我請將軍到來的原因，是爲了讓你幫助我們擺脫危難。希望你不要以偏僻的陰間爲藉口，盡心盡力吧。'於是又另外賞賜給我兩匹戰馬，一副黃金甲，戰旗和兵器、珍寶和各種用具，擺滿了庭院。有兩個綵衣女子，把兵符交給我，賞賜給我很多東西。我行了禮捧着兵符出擊，傳令各位將領，指揮士兵出去，從內到外一致響應。這天夜裏我們出城去，一連幾次探子來報告，都說，敵人的氣勢漸漸地大起來。我平時就很熟悉那裏的山河地理形勢，就領着軍隊夜間出發，在離城一百多里的地方，把軍隊分散安排在要害處，明確地公佈賞罰標準，用來號令三軍。又安設了三道埋伏來等待敵人。黎明時分，安排佈置已經完畢。敵人覺得先前總打勝仗，又輕率地進軍，以爲還是孟遠在指揮軍隊呢。我自己率領着裝備輕便、行動迅速的騎兵，登上高處觀察敵人的動向。只見到處煙塵飛揚，敵軍行列陣勢整齊而且嚴謹。我先派行動迅速的士兵去挑戰，以'示弱'來引誘他們。短兵相接，一邊打一邊撤，金革互相撞擊的聲音，象是天和地要分裂開似的。我領着部隊裝成失敗的樣子，敵人便盡全力向前追趕。突然，敲鼓聲、吶喊聲一起爆發，埋伏的軍隊全部都衝出去，在千里之內輾轉戰鬥，四面夾攻，敵人的軍隊被打敗了，死傷無數。第二次交鋒，敵人又失敗逃跑。朝那這個狡滑的人，從刀下脫逃了，跟着他逃跑的士兵，只不過十多個人。我挑選出健壯的三十名騎兵去追趕他：終於把他活捉回來帶到主帥的大旗之下。由於這場激戰，血肉染紅了草樹，人的脂膏滋潤了原野，腥穢的氣味飄蕩在空中，武器和鎧甲堆積如山。把敵人的主帥用輕便的車子快速地送到貴主面前，貴主登上平朔樓收降了他。全國的百姓舉行集會，把朝那領到樓前，按禮節責問他，朝那只是口裏說我有死罪，竟然再也沒有別的可說。貴主命令把他押到都市執行腰斬。快要行刑的時候，有一個使者坐着一輛驛站專用的馬車從國王那裏來，帶着緊急的詔書，讓她趕快放了朝那。詔書說：'朝那的罪過，是我的罪過，你要赦免他，來減輕我的過錯。'貴主因爲父母又和他溝通了音訊，高興得了不得，對各位將軍說：'朝那狂妄的行動，就是我父母主使的，現在讓我放了他，也是父母的意思。從前我違背父母之意，是爲了保持貞節；現在如果再違背父母，恐怕要有不吉祥的事情發生。'他讓人解開捆綁，派一個騎士送朝那回去，還未等到朝那回去，他已經羞愧地死在路上。我因爲打敗敵人有功勞，受到很大的寵信和恩賜，接着又準備禮儀任命我擔任平難大將軍的職務，封地是朔方的一萬三千戶。另外賜給我住處、車馬寶器、衣服和奴僕、園林和官邸、儀仗旗和鎧甲。其次是各位將軍，按等級獎賞。第二天大擺宴席，預先坐到席位上的不過五六個人。先前宴會上的六七個女子全來陪坐，一個個風情萬種，更加迷人。痛飲到晚上，喝得很高興。輪到貴主喝酒，她捧着酒杯說：'我很不幸，年輕輕地就守寡，天性孤獨貞烈，不順從嚴父的命令，隱居在這裏已經三十六年了。我整天散着頭髮，心如死灰，只是沒死罷了。朝那小子脅迫我，幾乎達到了傾覆的急險地步，如果不是相公的鼎力相助，以及將軍你的傑出才能，那麼我這個亡國的女人，又會成爲朝那小賊的囚徒。我將永遠記住這個恩惠，終生不會忘記。'於是用七寶鍾盛着酒，派人拿着送給我。我因而離開坐位，拜了又拜把酒喝了。我從此就動了回家的心思，言詞道理說得十分懇切，她就答應給我一個月的假。第二天，我去感謝辭別之後，就帶着手下的三十多個人返回。一路之上，就聽到雞和狗的叫聲，心裏覺得酸溜溜的。不一會就到了家，看見家裏人在哭泣，靈帳安設得象是真的一樣。我的一個手下讓我趕快從棺材縫中鑽進去。我正欲動作，卻被左右的人一推，接着聽到一聲震耳的雷鳴，就醒了過來。」鄭承符從此不再管理家產，只是把自己的後事交給妻子和孩子。果然過了一個月，他無病而亡。他在快要死的時候，告訴他的親屬說：「我本來是靠機智謀略而被任用，在軍隊中表現我的節操，雖然沒有立下奇異的功勳，可是也大略地表現出了我的才能。但因受到個人衝動性格的牽累，被貶謫到這個地方，我平生的志向和豪氣，被壓抑着不能表現出來。大丈夫本來就應當捲起狂風，掀起巨浪，抱起泰山壓在雞蛋上，引來東海的水澆熄螢火的光亮，勃發起他的雄鷹和獵犬那樣的雄心，爲人間掃除不平。我一早一晚就能接受使命，與你們永別的時刻，指日可待。」那個月的十三日，有個人早晨從薛舉城出發走了十多里，天剛剛亮的時候，忽然看見前面有車馬掀起紛紛揚揚的灰塵，戰旗鮮豔耀目，穿甲衣的騎兵有好幾百名。當中有一個人，頗爲洋洋得意，走近一看，竟是鄭承符。這個人驚訝了很長時間，呆呆地站在路的左面。一瞥之間，鄭承符他們就象風雲一樣，走到了善女潭，不一會兒，靜悄悄地什麼也看不見了。

卷第四百九十三 雜錄一

夏侯亶　王肅　李延實　李義琛　劉龍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遲敬德　虞世基　來恆　歐陽詢　許敬宗　元萬頃　郭務靜　唐臨

蘇瑰李嶠子 婁師德 李晦 宋之問 陸元方 陳希閔 李詳

夏侯亶

梁夏侯亶爲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裝飾，客至，即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爲夏侯妓衣。（出《獨異志》）

【譯文】

梁代的夏侯亶被列爲九卿。他家裏窮卻喜歡置辦樂隊。歌妓沒有衣服打扮，客人來了的時候，就讓妓女隔着簾子演奏樂曲。當時的人把簾子說成是夏後家歌妓的衣服。

王肅

後魏尚書令王肅字恭懿，琅邪人，肅、齊雍州刺史奐之子。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北歸後魏。時高祖新營洛邑，凡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入道爲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雲：「針是貫線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悵恨，遂造正覺寺以憩之。（出《伽藍記》）

【譯文】

後魏尚書令王肅，字恭懿，琅邪人。他是南齊朝雍州刺史王奐的兒子，博學多才，善於言辭，長得美貌，是齊朝的祕書丞。後魏太和十八年，王肅向北歸順了後魏。當時高祖新建洛陽城，凡是建築製造的東西，因爲王肅廣泛地知道以前的事情，大有好處。高祖非常器重他，經常叫他「王生」。王肅在江南的時候，娶姓謝的女兒爲妻。等到到了京城，又娶了公主。這以後謝氏出家做了尼姑，也來投奔王肅。見王肅娶了公主，謝氏作了一首五言詩贈給王肅。那詩說：「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替王肅答謝說：「針是貫線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王肅非常惆悵悔恨，就建造了一座正覺寺讓謝氏在裏面休息。

李延實

後魏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實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墮。」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子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雲。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磚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系（「系」原作「擊」，據明抄本改。）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磚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苟（陳校本「苟」作「荀」）濟，風流名士，高鑑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淑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者，外矯庶幾，內懷鄙吝。輕同毛羽，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促共歸之。苟無所資，隨即捨去。」言囂薄之甚也。（出《伽藍記》）

【譯文】

後魏太傅李延實，是莊帝的舅舅。永安年間，他官拜青州刺史。要去上任的時候去和皇帝告別，皇帝對他說道：「'懷磚'的習俗，社會上號稱是難治的病，舅父應該認真想想，對得起朝廷的委任。」李延實回答說：「爲臣的歲數已經迫近晚年，精力如同早晨的露水，離人間漸漸遠了，一天天接近墳墓。爲臣早已請求退休，陛下卻念及甥舅之情，寵幸到老臣，讓我這個夜間走路的殘疾人管理廣闊的土地。老臣遵奉英明的敕令，不敢失誤墮落。」當時黃門侍郎在皇帝身邊，不明白「懷磚」的意思，私下問舍人溫子升。溫子升說：「我聽說皇帝的哥哥彭城王做青州刺史，聽跟着他一塊到青州的賓客說，齊地的百姓，風俗淺薄，高談空論，專講名利。太守剛入境時，百姓都懷揣磚塊磕頭，用來讚美太守的心意。等到他被下任取代而回家的時候，百姓又用這些磚打他。這是說人心的向背比翻轉手掌還快。所以京城裏民謠說：'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磚'的含義就是從這兒產生的。」潁川的苟濟是一位才能傑出的名士，鑑賞知識高深，是獨一無二超出當世的人物。清河崔淑仁提到齊的士大夫說：「齊地人，外表裝作好學上進，內心卻懷着淺俗，輕浮得象羽毛，鋒利得象刀子錐子，好追求虛名，依附有盛名的人。有威風有勢力的，他們就急忙去投奔。如果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他們隨即就離去。」這是說他們輕浮得厲害。

李義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不納。（「不納」原作「喑訥」，據陳校本改）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多喑嗚。（「嗚」原作「鳴」，據明抄本改）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睹其狼狽？」乃引與同寐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乃資以道糧。琛既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出《云溪友議》）

【譯文】

李義琛是隴西人，居住在魏，從咸陽主簿升爲監察。義琛少年時死了父親，家很貧困。唐朝剛開國，他也沒有什麼產業，跟二堂弟李義琰三堂弟李上德在一起住。事奉從祖姑姑，按時問安就像對待父母。武德年間，三人都考進中了進士。他們三人共用一頭驢，到京城去。走到潼關，趕上下大雨，去住旅店。店主人鄙視他們窮困，用客多推辭，不收留他們。三人往前走往後退都無房可尋，只好站在店門旁邊。有個咸陽的商人看到他們就拉他們同住，同屋的人大多不滿。商人說：「這三個人是去外地學習的，現在沒有住的地方，爲什麼看他們這樣狼狽不管？」於是拉着他們與自己睡在一處。幾天後才晴天，路上可以行走了，義琛等人商量把驢賣了以便請請商客。商客暗中知道了，堅決阻止了他們，於是又供給他們三人路上喫的糧食。等到李義琛考中以後，到了咸陽任職，就把商人找來，與他以平等的禮節相見。商人認不出他，只是恐懼謙讓退避。李義琛告訴了他原由，商人才明白過來，於是拉着商人進入正堂。李義琛後來擔任了監察。

劉龍

劉龍後名義節，武德初，進計於高祖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木作樵，以易帛，歲取數十萬匹。又藏內繒絹，每匹皆有餘軸之饒。使截剩物，以供雜費，動盈萬段矣。」高祖並從之。（出《譚賓錄》）

【譯文】

劉龍後改名爲義節。武德初年，向高祖獻計說：「現在仁義的軍隊好幾萬，都在京城裏，柴貴而布帛賤。如果採伐街路上和花園中的樹木作柴來換帛，每年可換得數十萬匹帛。另外，倉庫內的繒絹，每一匹都多出一些。讓人把多出的裁下來，以便供給雜費之用，這一動就夠萬段了。」高祖一併採納了他的意見。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兩京新記》「信義」作「信行」）習禪，以三階爲業，於化度寺置無盡（「盡」原作「晝」，據許本改。）藏。貞觀之後，舍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僧監當。分爲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飢餒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礙。士女禮懺闐咽，施捨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舍而棄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數年，寺內徒衆，以其行無玷缺，使守此藏。後密盜黃金，前後所取，略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羊狼頷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出《辨疑志》）

【譯文】

武德年間，有個僧人信義學習佛教的禪宗理論，用三層臺階八事學業，在化度寺建了一個叫「無盡藏」的倉庫。貞觀時代開始以後，人們施捨的錢帛金玉，堆積在庫裏多得數不過來，常讓這個和尚在那裏看管。這些財物分爲三份，一份供給天下寺廟的修理費用。一份用來施捨給天下飢寒交迫的窮人，一份充當供佛用品和招待僧人，不使他們困難。男男女女禮拜懺悔的滿寺院都是，爭相施捨，都排不上號。還有的人用好幾輛車送來錢和絹，卸完車就走了連姓名也不留。貞觀年間，有個裴玄智，恪守戒，律，專心勤奮。進入寺裏灑水掃地，幹了十多年。寺內的衆人因爲他的品行沒有什麼缺點，就讓他看守那個倉庫。後來他偷偷地盜走了黃金，前後拿走的，不知有多少，寺裏的衆人誰也沒有發現這件事。因爲他被派出去辦一件事，於是就沒再回來。大家驚疑他爲什麼這樣，到他的住處一看，見他題了一首詩：「放羊狼頷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再不知他到哪裏去了。

度支郎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坊州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雲：「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郎官做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出《國史》，明抄本、陳校本作出《國史纂異》）

【譯文】

貞觀年間，主管藥物的大臣上奏皇上徵求杜若這種藥。皇上下令戶部的度支曹承辦。有個部裏的郎官憑謝朓詩中的「坊州採杜若」一句，便委託坊州進貢杜若。該州的某曹的官答覆說：「坊州不產杜若，恐怕是由於讀謝朓的詩搞錯了。郎官做出像這樣的決定，難道不怕二十八宿笑話人嗎？」唐太宗聽後大笑，於是把那個郎官改任爲雍州司法。

虞世南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於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出《國史》，明抄本、陳校本作出《國史纂異》）

【譯文】

唐太宗打算送給酅公櫻桃，說「奉」就太尊敬了，說「賜」又顯得對方地位太低了，就去問虞世南。虞世南迴答說：「從前梁武帝贈送東西給齊的巴陵王時用'餉'。」太宗聽從了這個意見。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善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於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槊，令元吉執槊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於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元吉大慚。（出《獨異志》）

【譯文】

尉遲敬德擅長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在顯德殿前進行驗證，對敬德說：「聽說你善長奪槊，叫元吉拿着槊去掉刃。」敬德說：「即使加上刃，也不能傷着我。」於是加上了刃。不長時間，敬德把元吉的槊奪過來三次，元吉覺得非常慚愧。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譚賓錄》）

【譯文】

虞世南的哥哥虞世基和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同時被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當時是內史舍人，全部目睹了那件事。他就對別人說：「虞世基被殺時，虞世南伏在地上請求代死；許善心死時，許敬宗卻反覆叩拜行禮來求生。」

來恆

來恆，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恆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爲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嘆曰：「喊事之倒置，乃至於斯！來護兒兒爲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出《大唐新語》）

【譯文】

來恆是侍中來濟的弟弟，弟兄相繼掌權，當時的人都覺得他們很榮耀。來恆的父親來護兒是隋朝的猛將。當時虞世南的兒子沒有才能和心術，做了管理宮殿建築的將作大匠官。許敬宗聽說了這件事，嘆息說：「事情的顛倒，竟然到了這種地步！來護兒的兒子做宰相，虞世南的男兒卻做木匠！」

歐陽詢

文德皇后喪，百官坷。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出《譚賓錄》）

【譯文】

文德皇后去世，百官都帶孝。率更令歐陽詢相貌醜陋古怪，衆人有的指指點點。中書舍人許敬宗看到後大笑不止，於是被御史告發檢舉，許被貶爲洪州司馬。

許敬宗

太宗徵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出《國史纂異》）

【譯文】

太宗攻打遼國，製成了雲梯搭在敵城牆上。有一個應募首先登梯的人，城中的箭和石頭像雨點般投射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應募者爭先恐後地登梯攻城。英公李世績指着他對中書舍人許敬宗說：「這個人難道不是大壯士？」敬宗說：「不是壯士，主要是不懂得思考。」皇帝聽說後，打算判他罪。

元萬頃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雲：「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於嶺南。（出《譚賓錄》）

【譯文】

元萬頃是遼東道的管記，作了一篇檄文，譏笑非議高麗不知道守住鴨綠江險要處。莫離支在回報文章中說：「恭敬地聽到你的指示了。」於是調兵守住鴨綠江險要處。萬頃因爲犯了這個錯誤被流放到嶺南。

郭務靜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於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今大有賊。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耳。」（出《朝野僉載》）

【譯文】

滄州南皮縣的縣丞郭務靜性情糊塗。跟主簿劉思莊住在旅館裏時，郭對莊說：「跟隨皇帝出行太難。我曾跟隨皇帝出行，家人丟失了三天，後來在侍從官員的帳篷中要了回來。」劉思莊說：「您的夫人也在其中嗎？」靜回答說：「如果她不在裏面，還說什麼呢？」又對莊說：「現在賊很多。昨夜二更天后，我從外面回來，有一個賊，忽然從我的房裏跑出來。」莊說：「丟了什麼東西？」靜說：「沒丟什麼。」莊說：「不丟東西，怎麼知道他是賊？」靜回答說：「只見他狼狽而逃，不免產生了懷疑罷了。」

唐臨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隱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出《傳載》）

【譯文】

唐臨性情寬厚仁慈，經常原諒別人。曾有一次想去弔唁，叫家僮回去取白衫，家僮誤拿來了別的衣服，心裏害怕不敢進。唐臨覺察到了這個情況，就對家僮說：「今日我呼吸不暢，不適宜傷心哭泣，剛纔取白衫的事就暫時不辦了。」又一回家僮熬藥不精細，唐暗中覺察出了原因，就說：「今天天氣陰沉，不適合吃藥，可以把藥物扔了。」他始終不公開家僮的過錯。

蘇瑰、李嶠子

中宗常召宰相蘇瑰、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僮年，上迎撫於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謂奏吾者言之矣。」頲應之曰：「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瑰有子，李嶠無兒。」（出《松窗錄》）

【譯文】

中宗曾有一次召宰相蘇瑰和李嶠的兒子進見。兩個兒子都是兒童。皇上迎上去拉到面前撫摸他倆，賜給他們不少東西。於是告訴兩個孩子：「你們應該回憶一下學懂了的書，認爲可以對我講的就把它說出來。」蘇頲回答說：「木頭依照墨線就直，國君聽從勸諫就聖明。」李嶠的兒子不知道叫什麼名，也進上兩句話：「斬斷早晨過河人的小腿，挖出賢人的心。」皇上說：「蘇瑰有兒子，李嶠沒有兒子。」

婁師德

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幹？」而其保身遠害，皆類於此也。（出《獨異志》）

又 則天禁屠殺頗切，吏人弊於蔬菜。師德爲御史大夫，因使至於陝。廚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爲有此。廚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進鱠，復問何爲有此。廚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廚人即雲是獺。師德亦爲薦之。（出《御史臺記》）

武則天當朝時，宰相婁師德溫和謙恭謹慎，不曾跟人家有絲毫的隔閡。婁師德的弟弟被委任爲代州刺史，婁師德告誡他說：「我很擔心你跟人家相爭。」弟弟說：「人家吐我的臉，我就自己擦去走了就是了。」師德說：「只做到這點還不夠。凡是人家吐你臉，那個人一定是很生氣的，擦掉它，這就違背了那人的心，爲什麼不等它自己幹呢？」那些保護自身，遠離危害的事，都跟這類似。

另外，武則天禁止屠殺很嚴厲，小吏們苦於只吃蔬菜。師德爲御史大夫，因出差到了陝西，喫飯時廚師送上了肉，師德說：「皇上禁止屠宰，爲什麼有這東西？」廚師說：「豺咬死的羊。」師德說：「這個豺太懂事了！」於是吃了肉。又端上了切細的魚肉，又問爲什麼有這種東西。廚師又說：「豺咬死了魚。」師德於是大聲斥責他：「缺心眼的漢子！爲什麼不說是獺咬死的？」廚師馬上說是獺咬死的。師德也替他推薦給大家。

李晦

李晦爲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出《譚賓錄》）

【譯文】

李晦是雍州長史，私人住宅中有樓房，下臨酒肆。那酒店的人曾等着李晦來時說道：「我這個低微卑賤的人，雖然是禮涉及不到的，然而家中也有老少，不想讓外人偷看他們。可是我家靠近大人家的樓，出入感到不便，請允許我從此離開。」李晦當天就拆了那座樓。

宋之問

宋之問，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詩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城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出《本事詩》）

【譯文】

宋之問在武則天當政時，請求成爲北門學士，則天沒答應。宋之問就寫了一首《明河篇》來表達自己的心意。那詩說：「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城都賣卜人。」武則天看了那首詩後，對崔融說：「我不是不知道宋之問有才情，只是因爲他有口上的過失。」原來是因爲宋之問患有牙病，嘴裏經常發出臭味的緣故。宋之問終生都感到羞慚氣憤。

陸元方

陸元方爲鸞臺鳳閣侍郎，居相國。則天將有遷除，必先訪之。元方密以進，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進狀章，緘於函中，子弟未嘗見。臨終，命焚之。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福必不衰也。吾本當壽，但以領選曹，銓擇流品，吾傷心神耳。」言畢而終。（出《御史臺記》）

【譯文】

陸元方做門下省和中書省的侍郎，處於宰相的地位，武則天將要降升官員時，一定先去徵求他的意見。元方祕密的獻上自己的意見，不顯示皇上對他的恩寵，所以別人沒有知道這情況的。以前上奏的奏章，都封在匣子裏，子孫們也不曾看見。臨死前，他讓人把這些奏章都燒了，說：「我對待別人積下的陰德多了，以後福分一定不會衰減的。我本來可以多活幾年，只因爲又兼任選曹，選拔評定官階，我費心勞神罷了。」說完就死了。

陳希閔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之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出《朝野僉載》）

【譯文】

司刑司丞陳希閔因爲無才而擔任了官職，什麼事都辦得很不順暢。司刑府吏把他看成「高手筆」，是說他拿着筆的上端，半天不落下去，所以叫「高手筆」。又叫他「按孔子」，是說他刪削極多，紙都穿孔了，所以叫「按孔」。

李詳

李詳字審己，趙郡人。祖機衡，父穎，代傳儒素。詳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在鹽亭，因考，爲錄事參軍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恃乣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爲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其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按，好勾（「勾」原作「勻」，據明抄本改。）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兩競，鬥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談笑之最焉。（出《御史臺記》）

【譯文】

李詳字叫審己，是趙郡人。祖父叫機衡，父親叫穎，世代以儒者的品德操行相傳。李詳既有才華，又有膽量和勇氣，行動隨便，不愛拘束。後穿上官服，做了鹽亭尉。李詳在鹽亭時，因考覈事，被錄事參軍所排擠。李詳對刺史說：「錄事參軍依仗他有檢舉衆人的權力，身處要害的位置，把別人胡亂褒貶罷了。如果讓我李詳拿着筆，我也有我的說法。」刺史說：「您試論一下錄事參軍考覈的情形。」於是交給他筆。李詳馬上寫了錄事考覈的情況：「大事的考覈不敢下判斷，小事的考覈卻津津有味。隱瞞自己不清白之處，談到他人都是渾濁。大堂上雙方相爭，直到都瘦備不堪才停止。獄裏的囚犯，不遇赦時不放出來。」天下的人都認爲這是最有趣的談笑了。

第四百九十四 雜錄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呂太一　許誡言　杜豐　修武縣民　李元皛

王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簾 班景倩 薛令之

房光庭

房光庭爲尚書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敗，御史陸遺逸逼之急。光庭懼，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曰：「光庭與薛昭有舊，以途窮而歸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宮，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爲慈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嘗送親故之葬，出鼎門，際晚且飢，會鬻糕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光庭曰：「與你官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值。」時人賞其放逸。（原缺出處，陳校本作出《御史臺記》）

【譯文】

房光庭做尚書郎，老朋友薛昭被流放，來投奔光庭，光庭把他藏了起來。事情敗露以後，御史陸遺逸逼着跟他要人，要得很急。光庭害怕了，就去見當時的執政官。當時的執政官說：「您是郎官，幹什麼要隱藏這個人呢？」房回答說：「我與薛昭有老交情，他現在是因爲走投無路來投奔我；再說所犯的也不是大事，能不收留他嗎？如果抓起他來送給宮中，在朝廷上的人，又會用什麼態度對待我光庭呢？」當時的執政官認爲他很講義氣，就派他出朝做慈州刺史，沒受到連累。光庭曾爲親戚故舊送葬，出了鼎門，就接近黃昏，並且肚子很餓了。正好有賣糕餅的，光庭就和同行的幾個人喫起來，但一向身上不帶錢，沒法付帳。賣餅的人逼着要錢，光庭就叫賣餅的人跟他去拿錢，賣餅的人不同意。光庭說：「告訴你官銜！我是右臺御史，可隨我去拿錢。」當時的人都很欣賞他的放任自由。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屍於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母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宣家令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閽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雲：「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語》）

【譯文】

崔思兢在武則天當政時，有人告他的堂兄崔宣謀反，於是武則天讓御史張行岌審查這件事。告密的人先用引誘的手段藏起了崔宣家的妾，卻說崔妾將要揭發崔的陰謀，崔宣就殺了她，把屍體扔到了洛水中。張行岌調查後，一點證據也沒查出。武則天很生氣，命令重新審查。重新審查後，張行岌上奏內容仍像上次一樣。武則天說：「崔宣造反的表現很清楚，你寬大放縱他。我要讓來俊臣調查，你可別後悔！」張行岌說：「臣推斷事情不如俊臣，陛下委託臣來辦這事，我得掌握實情，如果只順從旨意胡亂的族滅人家，哪裏是執法官應信守的？臣認爲陛下一定是在考試爲臣罷了。」武則天臉色嚴肅地說：「崔宣如果確曾殺了小老婆，造反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不把小老婆找出來，怎麼洗清自己？」張行岌害怕了，逼着崔宣家去尋找小老婆。思兢於是在中橋南面北面，放了很多錢帛，懸賞廣泛徵求知道窩藏小老婆的人。但過了好幾天，一點消息也沒聽到。可是他家每次偷偷商量的事，告密的人卻都知道。思兢揣測家中有同謀的人，於是假裝對崔宣的妻子說：「得用三百匹絹，僱刺客殺死告密的人。」而在天矇矇亮的時候思兢就潛伏在御史府前。崔宣家有個門客姓舒，是婺州人，平時言行沒有什麼缺點，一直爲崔宣家效勞。崔宣委派他辦事就跟委派子孫一樣放心。不一會兒，思兢就看見姓舒的那個人賄賂看門人，以便讓他通報告密的人。告密的人於是說道：「崔家僱人刺我，請把情況告訴我。」御史府中驚慌混亂。思兢一向器重這個門客，沒懷疑過他。便偷偷尾隨着他，到了天津橋，思兢估計他不會再到御史府去，就罵他說：「無賴陰險的獠子！崔家破家，一定供出你是同謀，看你有什麼辦法洗清自己！如果你僥倖能找出崔家的小老婆，我送你五百匹縑。回到家鄉足夠建成百年的基業。不這樣做，那麼你也一定會被殺。」那個人後悔道歉，於是帶着思兢到了告密者的家裏，搜出了那個小老婆。崔宣才得以免罪。

崔湜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揖，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譯文】

唐代的崔湜二十歲時就考中了進士，不到十年工夫，開始主管國家考試錄取人才的工作，後來升爲兵部侍郎。崔湜的父親叫崔揖，也曾做禮部侍郎，到這時候父子天天在同一官署中做侍郎。後來多次登上輔政大臣的位置，而年齡才三十六歲。崔湜剛開始執政的時候，才二十七歲，形貌舉動端正美好，文章的詞句清新華美。曾在黃昏時候出了端門，到了天津橋，坐在馬上自己吟誦：「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當時是工部侍郎，望見了崔湜意味深長地嘆息說：「這句子可以效法，這個地位也可以得到，但是他的年齡是達不到的。」

呂太一

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於牆宇自豎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銓惣之司，當須簡要清通，（「通」原作「同」，據陳校本改）何必豎籬種棘。」省中賞其清俊。（出《御史臺記》）

【譯文】

呂太一做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的官署相鄰。當時吏部發文，讓戶部在院牆外自己栽上酸棗樹，以防備吏部的人通過。太一答覆說：「我想那吏部，是選拔人才，總管衆務的部門，應當簡明扼要，清楚暢通。何必豎起籬笆，種上酸棗樹？」部內諸公都讚賞他的清高超羣。

許誡言

許誡言爲瑯邪太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修獄典鞭之。修獄典曰：「小人主修獄耳，如牆垣不固，狴牢破壞，賊自中出，猶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況囚自縊而終，修獄典何罪？」誡言猶怒曰：「汝胥吏，舉動自合笞，又何訴？」（出《紀聞》）

【譯文】

許誡言擔任瑯邪太守，有個囚犯在獄中自己吊死了，他便把去年主管修獄的抓來進行鞭打。主管修獄的人說：「小人掌管修監獄而已。像牆壁不堅固，牢獄被破壞，犯人從裏面逃出，還可以因爲修建時間長了，而免罪，何況是囚犯自己上吊而死呢？主管修監獄的有什麼罪？」許誡言仍生氣地說：「你是小吏，這樣的行動自然應該鞭打，還有什麼可申訴的？」

杜豐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宮。諸官以爲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陳於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且將何施？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於妻臥牀下，詐稱賜死，其家哭之。賴妻兄張摶爲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時爲兗州參軍，都督令掌廄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於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能爲患而愈肥。時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紀聞》）

【譯文】

齊州的歷城縣令杜豐，在開元十五年，皇帝上泰山祭天，由杜豐張羅供應。杜豐於是製造了棺材三十口，放在行宮中。各位官員認爲這不行。杜豐說：「皇帝現在經過，六宮都隨行，忽然得急病而死的，臨時找棺材怎麼能找到？如果事情不預先作準備，那後悔就來不及了。」等到安排停頓，讓官員進入了行宮。官員看見棺材擺在帳幕下，光彩觸目驚心，就驚訝地出來了。對刺史說：「聖明的國君到泰山祭天，祈求福氣延長，這些棺材，是誰製造的？將要用它做什麼？多麼不吉利？」於是打算上奏皇帝。刺史讓人去把杜豐找來，杜豐逃到妻子睡覺的牀底下，假稱皇帝已讓他死，他家的人都爲他哭。後仗着大舅哥張摶做御史，從中周旋排解，才把這件事了結了。杜豐的兒子杜鍾，當時做兗州的參軍。都督讓他掌管馬圈裏的馬和草料。杜鍾說：「皇帝的馬極多，到了用的日子再煮小米，恐怕供應不足，不如先辦。」於是便用鍋煮了兩千多斤的小米和豆子，放入窖裏，趁熱封嚴了窖。等到張羅供應時取出一看，全都腐爛發臭了。於是逃跑，仍害怕不能免罪，就叫隨從的人買了半夏半升，和在羊肉裏煮着吃了，以便自殺。可是藥竟然不能藥死人，人反而更胖了。當時的人說：「除非這樣的父親生不出這樣的兒子。」

修武縣民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婿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於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生徒多宿。凌晨啓門，門外有婦人，裸形斷舌，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啓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野魅乎？盍擊之？」於是投以磚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峯訊之，實殺焉，乃白於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出《紀聞》）

【譯文】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有戶人家女兒出嫁，女婿家迎媳婦，是帶着車去的。女方的父親怕村裏人擋住了車不能前進，就借了好馬，讓女兒騎着它。女方的弟弟騎着驢在後邊跟着，在車後百步以外走着。忽然有兩個人從草中出來，一人牽着馱新娘子的馬，另一個人從後面趕着馬跑。新娘的弟弟追不上，於是報告了父親。父親便與親屬一起尋找新娘子，一個晚上也沒找到。距離女方家三十里處，有個村子裏有所小學校，當時上夜學，所以學生多住宿。早晨起來開門時，看見門外有個婦女，赤身露體，舌頭也被弄斷了，陰部血淋淋的。學生問她，那女人一張口就血流不止，說不出話來。學生就告訴了老師。老師走出門來看了看，召集學生們對他們說：「我聽孔夫子說過，山上的怪物叫夔魍魎，水裏的怪物叫龍罔象，土裏的怪物叫墳羊。我們住的這地方靠近太行山，是怪物生長的地方，這女人莫不是山精野妖嗎？何不一塊打她？」於是一起用磚石投擊她。女的舌頭已斷，說不了話，學生們不斷打她，最後被打死了。等到天亮了一看，並不是妖怪。不一會兒這個女人的家裏人來此尋找。來到後看到了女兒慘死的樣子，於是把那個教書的先生和他的學生都抓到了縣裏。縣丞盧峯審訊這件事，審訊證明確實是師生殺了人。於是上報於郡，判先生和學生笞刑。被鞭笞而死的有三個人，可是那兩個真正的劫人犯，最後也沒有抓到。

李元皛

李元皛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郄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璡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璡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紿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璡以爲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璡以入，承明乃逃。元皛見剝至，不知是琮璡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璡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皛曰：「爲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出《紀聞》）

【譯文】

李元皛做沂州刺史，對司功郄承明很生氣，命人到屏帳外面剝去他的衣服。承明是個很狡猾的人，出了屏帳以後，恰好碰到了博士劉琮璡來晚了，將要進入衙門。承明因爲琮璡是個文人，就上前抓住他，剝他的衣服，欺騙他說：「太守對你來晚了很生氣，讓我帶着人來捉你，並且叫立即剝下衣服帶上去。」琮璡以爲是真的，就脫下了衣服。承明給吏卒使眼色，讓他們抓着琮璡進去。承明於是逃走了。元皛見剝下衣服的人來了，也不知道是琮璡，就叫人用棍子打了數十下。琮璡站起來謝罪說：「承蒙恩惠，賞給我這麼多棍。請告訴我犯了什麼罪？」元皛說：「被承明出賣。」琮璡竟沒話說，便進了門。

王琚

玄宗在藩邸時，每遊戲於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狡免，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飢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秫，備膳饌，酒肉滂沛，帝顧而甚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實預配饗焉。（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玄宗在諸侯王的府第裏時，常常在長安城南的韋曲和杜曲之間遊戲，曾經因爲追趕狡猾的兔子，心情高興而忘了回家。他和手下的十幾個人，都飢餓疲倦得厲害，於是在村中的大樹下面休息。恰好有個書生，延請玄宗訪問他家。他的家中很貧困，只有一位鄉下妻子和一頭驢而已。玄宗坐的時間還不長，書生殺驢煮粘高粱，準備飯食。酒肉豐盛，玄宗看了感到很奇怪。等到與書生交談，發現書生灑脫、直率、開朗，跟一般人不同。問他姓名，原來叫王琚。從此後玄宗每到韋、杜間遊玩，一定造訪王琚家。王琚的談話和主張，都合乎玄宗心意，玄宗一天比一天跟他更加親近友好。等到韋后專權時，玄宗很憂慮，單獨跟王琚談了這件事。王琚說：「亂政就殺了她，又有什麼可愛惜的？」玄宗便採納了王琚的策略，平定了朝廷內的禍亂。連續提升最後任命王琚爲中書侍郎。死後成爲配享之臣。

李適之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出《獨異志》）

【譯文】

李適之進入仕途，不做縣丞主簿，就做了別駕；不做東西兩京附近的官，就做了京兆尹；不做御史和中丞，就做了大夫；不做兩省的給事中和舍人，就做了宰相；不做刺史，就做了節度使。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隱居梁城，王志愔、楊瑒皆薦之。尋請還鄉，授朝散大夫。鄉人謂履忠曰：「吾子家貧，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雖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署排門夫。履忠特以讀少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雖不得祿賜，且是五品家。終身高臥，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譚賓錄》）

【譯文】

白履忠廣泛閱讀文史書籍，隱居在梁城。王志愔、楊瑒都推薦了他。不久白履忠請求回鄉，朝廷就授給他朝散大夫的官銜。鄉里的人對白履忠說：「您家很窮，竟然不接受一斗米，一匹帛。雖然做了五品官銜，也只是個空名，對實際生活有什麼好處呢？」但白履忠很高興地說：「往年契丹入侵時，家家都要派人守城門，我履忠只因讀了少量書籍，縣裏主管免了我的差事，到現在我還感到慚愧惶恐。雖然得不到俸祿，但還是五品之家。終身高枕而臥，不服徭役，這是不容易得到的呀。」

夜明簾

姚崇爲相，嘗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奸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書生厲聲言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乎，公何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曰，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可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己所寶者，書生皆雲，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終」原作「春」，據陳校本改），恩加於張丞相乎（「乎」原作「矣」，據陳校本改），而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出《松窗錄》）

【譯文】

姚崇作宰相，曾在皇帝休息娛樂的別殿中回答皇帝的問話，抬左腳時，顯得不輕鬆，不利索。皇上說：「你的腳有病嗎？」姚崇說：「我有心腹之病，不是腳病。」於是走上前向皇帝訴說張說的罪狀，說了有數百句話。皇上生氣地說：「你屬於中書省，應該反映給御史中丞，共同檢舉他的罪惡！」而張說一點也不知道這事。恰巧有個小吏報告午後三刻張說騎着馬先回去了。姚崇急忙找來御史中丞李林甫，把前些時候皇帝的命令交給了他。林甫對姚崇說：「張說足智多謀，如果一定想把他困起來，應該讓他處於險惡的環境中。」姚崇說：「丞相犯罪，不應該太脅迫。」林甫又說：「您一定不忍心，那麼張說該不會有什麼災禍。」林甫只把詔書交給了小御史，中途用從馬上摔下來的理由來告了假。張說在未遭姚崇參奏的一個月前，家中有個教書的書生，跟張說最寵愛的侍女私通，恰巧被人發現，便報告了張說。張說非常氣憤，打算把這個案子交給京兆尹徹底處理。書生聲音嚴厲地說：「看到美麗的女子不能控制自己，也是人之常情。您遇到危急情況有可用的人嗎？您對一個婢女爲何這樣吝惜呢？」張說覺得他的話挺出奇，就放了他，並把侍女送與他讓他們一同回家了。書生一去好幾個月，一點消息也沒聽到。忽然有一天，書生直接來訪張說，滿臉愁容，說：「我感激您的恩情，考慮有所報答已經很久了。現在聽說您被姚宰相構陷，對外的審判材料即將完備，而您還不知道！危險就要到了。我願得到您平生最寶貴的東西，在九公主身上用計，可能立刻就會化解了您的官司。」張說便一一說出了自己所寶貴的東西，書生都說：「不足以解除您的災難。」張說又集中精力想了好一會兒，忽然說：「最近有雞林郡託人送我的一件夜明簾。」書生說：「我們的事情成了。」於是請張說親手寫了幾行話，用真情進行懇求。書生帶着信匆匆忙忙地走了。到了夜晚，書生纔到了九公主的住宅。書生把張說的事全告訴了公主，又送上夜明簾作爲見面禮，並且對公主說，「皇上難道忘了在東宮時，想一定要加恩於張丞相嗎？今天怎麼反而採納了讒言呢？」第二天早上，公主上朝謁見皇上，把書生的話全反映給了皇帝。皇上很感動，就急忙命令高力士到御史臺宣佈聖旨：「以前所檢舉張說的事，應該全部停止，不再追究。」而這個書生以後也再沒有見到。

班景倩

開元中，朝廷選用羣官，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皆薄具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爲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太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爲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爲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既而爲詩投相府，以道其誠，其詞爲當時所稱賞。（出《明皇雜錄》）

【譯文】

開元年間，朝廷選用各位官員，一定舉薦精幹恰當的人物。禮樂典章制度很發達，傑出人才出出進進，都只用簡單的宴會招待那些去外地做官的人。即使是強大的藩鎮和轄區廣大的府的長官，都由朝中多餘的官員充任，當時認爲這是降低了官職。班景倩由揚州採訪使入朝任大理寺少卿。途經大梁，倪若水是該郡郡守，就在城西郊安排了盛大的餞行宴會爲班景倩餞行。宴會結束，景倩上船趕路，倪若水遠望他的人馬的背影對手下屬員說：「班公這一去，跟登了仙境有什麼區別呢？爲他做侍從，跟在他後面，也實在是心甘情願的！」沉默了好久，才整理人馬回衙。不久倪若水作了詩寄到宰相府去，用以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他的詩句很爲當時的人們所稱讚欣賞。

薛令之

神龍二年，閩（「閩」原作「間」，據陳校本改）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宮僚閒淡，以詩自悼，書於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明抄本、陳校本「上」作「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多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因幸東宮，見焉。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東歸。肅宗即位，詔徵之，已卒。（出《閩川名仕傳》）

【譯文】

神龍二年，福建長溪人薛令之應考考中。開元年間，擔任東宮侍讀。當時宮裏的官吏清閒無聊，就用詩表達自己的感傷，並寫在了牆上：「早上的太陽昇起來，圓圓的，照見了先生的盤子。盤中有什麼呢？有些較長的縱橫交錯的苜蓿。飯澀匙子插不進去。湯稀筷子很自如。只能考慮眼前的溫飽，怎樣度過寒冷的冬天呢？」皇上因爲到東宮去，看見了這首詩，就要來筆接着寫道：「啄木鳥的嘴和後腳爪都很長，鳳凰的羽毛很短，如果嫌松樹上寒冷，可以任憑你追求桑樹榆樹上的溫暖。」令之爲這件事藉口有病東歸故鄉。肅宗當上皇帝后，下命令徵召令之，可是令之已經死了。

卷第四百九十五 雜錄三

宇文融　歌舒翰　崔隱甫　蕭嵩　陳懷卿　鄒鳳熾　高力士　王維

史思明 豆谷 潤州樓 丘爲 裴佶 李抱貞 楊志堅

宇文融

玄宗命宇文融爲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爲盧從願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願爲多田翁。從願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任命宇文融爲括田使，宇文融當時正放縱橫行，稍有點不依附自己的人，一定要加以誣諂和進讒言。他密祕地向皇上報告認爲盧從願買了很多田地和莊園，有土地幾百頃。皇上平時很器重盧從願，也多次倚靠他做丞相，而且又是名門望族，與官宦人家廣泛通婚，一時之間，家族極爲興盛，所以皇上也不便輕易說他有罪，只是把盧從願看成是一個有很多田產的老翁。盧從願小時家住在相州，曾參加過五次明經科的考試，對策考試列爲三等，任命他擔任夏縣縣尉的職務，從參加明經考試到作吏部侍郎，只有十年。從吏部員外到吏部侍郎，只有七個月的時間。歌舒翰   
天寶中，歌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裏，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歌舒翰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築」原作「策」，據陳校本改）兩重濠。」時差都知（「知」字原缺，據陳校本補）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入」原作「又」，據陳校本改）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於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卻賜擢屍，更令翰決屍一百。（出《乾鐉子》）

【譯文】

天寶年間，歌舒翰作安西節度使，控制着千里方圓的地方，很有威勢和名聲，所以西北邊疆的人歌唱他說：「北斗七星高掛在天上，歌舒翰夜間帶着刀，要殺光吐蕃人，再修築起兩道護城河。」當時派都知兵馬使張擢去都城上報事情，正趕上是楊國忠專權受賄，張擢就逗留在京城裏，接着送賄交結楊國忠。歌舒翰接着也到朝廷來上報事情，張擢知道歌舒翰來了，很害怕，請求楊國忠提拔任用，楊國忠就讓張擢兼任御史大夫，擔任劍南西川節度使。任命書發下來以後，張擢就到歌舒翰住的地方去向他告別，歌舒翰就命令部下把張擢揪到庭下，列舉了他的罪狀，用板子打併打死了張擢，然後才報告給皇上。皇上卻把張擢的屍體賜給了歌舒翰，又讓歌舒翰打一百鞭子屍體。

崔隱甫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敕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出《國史補》）

【譯文】

梨園弟子中有個少年胡人善長吹笛子，特別受到皇上的寵愛，曾經觸犯洛陽令崔隱甫，接着就跑進禁宮之中。唐玄宗隨時託他辦些別的事情。有一次召來崔隱甫問事，那個少年胡人也在旁邊，唐玄宗指着少年胡人說：「從你那裏要來這個人，可以嗎？」崔隱甫回答說：「陛下這個話，是輕視臣而看重樂師，我請你免了我的官職。」拜了又拜，走了。唐玄宗急忙說：「我是和你說笑話。」就命令人把少年胡人拖出去，拖到門外，立刻用刑杖打死了他。一會兒皇上又下令釋放他，已經死了。於是賜給崔隱甫一百匹絹。

蕭嵩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瑰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曾經很器重蘇頲，準備依靠他作宰相，對他的禮節待遇和詢問問題，與所有的大臣都很不一樣。想下令讓他做宰相的前一天，皇上祕密行動，不想讓左右的人知道，等到黑夜過去，才找人寫詔書。皇上向侍臣打聽說：「外庭是誰值宿？」就派人拿着蠟燭去叫來，到了一看是中書舍人蕭嵩。皇上就把蘇頲的姓名交給蕭嵩，讓他起草制書。寫完之後，那上面有句詞說：「國之瑰寶」，皇上斟酌了三四次，對蕭嵩說「蘇頲是蘇瑰的兒子，我不想使用他父親的名諱，你替我改正過來。」皇上因而讓人撤出帳幕中的屏風給蕭嵩使用。蕭嵩慚愧恐懼流出了汗，很久時間不能下筆。皇上以爲蕭嵩思考了一段時間，一定應當是很精密了，不知不覺走到蕭嵩的坐席去看，只改成：「國之珍寶」，別的都沒有更改。蕭嵩退出去之後，皇上把他草寫的紙扔到地上說：「真是白白地有個好外表。」左右的人失聲笑了出來。皇上聽見了，急忙站起來掩住口說：「蕭嵩雖然不善長才藝，人臣的尊貴，也沒有人比得上，剛纔說的是笑話。」皇上的默默觀察識別和用心神去看人，都象這樣。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千斤。時人莫知，卿遂鉅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陳懷卿是嶺南人，養了一百多隻鴨子。後來在鴨欄中清除鴨糞，糞中有燦爛的光，試着用盆子象淘沙一樣地淘鴨糞，得到十兩金子。就去察看鴨子喫食的地方，在屋後的山腳下，土裏有沙金，淘出來熔化後得到幾千斤黃金。當時的人沒有人知道。陳懷卿就成了大富翁，做官做到梧州刺史。

鄒鳳熾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鉅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豔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雲：「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又有王元寶者，年老好戲謔，出入裏市，爲人所知。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出《西京記》）

又一說，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傢俬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系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亙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故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出《獨異志》）

【譯文】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個富商叫鄒鳳熾，兩肩高後背彎曲，象駱駝似的，當時的人叫他鄒駱駝。他家裏非常有錢，金銀珠寶多得數不過來，經常和朝廷中的權貴們來往，邸店和有園林的住宅，天下到處都有，四面八方的貨物全被他收買下來，即使是古時的猗頓，也超不過他。他家的男女人等和男僕女僕，都是穿錦衣喫美食，穿和用的器物，都是當時令人驚異的東西。曾經因爲女兒出嫁，邀請朝廷中的官員去參加婚禮酒席，來慶祝的賓客有幾千人，到了夜間，還供應帳幕休息，裏面華麗到極點。等到姑娘快出來的時候，一羣女僕圍繞着她，都穿着綺羅戴着珠翠，低着  
頭，小步走路。特別豔麗的，有幾百人。大家都楞了，不知道哪個是新娘子了。他曾經拜見高宗皇帝，請求買終南山中的樹，一棵樹的價格是一匹絹，他自己說：「山上的樹賣光了，我的絹不會光。」事情雖然沒有實行，終於被天下人傳誦。後來因犯罪被流放到瓜州，遇上大赦回來了，等他死後，子孫卻很窮困。又有個叫王元寶的人，年老了喜歡說笑話，進出在市集上，被人們知道了，人們因爲錢上有元寶字樣，因而把錢叫做「王老」。這話在當時流傳很廣。

又有一種說法，玄宗皇帝曾經召見王元寶，問他有多少家產。他回答說：「臣請用一匹絹捆一棵樹，捆陛下南山上的樹，南山上的樹捆光了，我的絹不光。」又一次，玄宗到含元殿，望着南山，看見一條白龍橫架在兩座山之間。問左右的人，都說沒看見。讓人趕快去叫王元寶來問他，王元寶說：「看見一個白色的東西，橫架在山頂上，看不清它的樣子。」皇上身邊的地位尊貴的大臣問皇上說：「我們爲什麼看不見呢？」玄宗說：「我聽說最富的人能夠比得上尊貴的人，我是天下最尊貴的人，王元寶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見。」

高力士

高力士既譴於巫州，山（「州山」原作「山州」，據明抄本改）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爲詩寄意。「兩京作（「作」原作「五」，據陳校本改）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溪，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訪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死。（出《明皇雜錄》）

【譯文】

高力士被貶到巫州之後，那裏的山谷里長了很多的薺菜，可是人們都不喫它。高力士很感慨這件事，因而寫詩寄託心意：「在西安和洛陽按斤出賣，五溪這裏卻沒有人採摘，人雖然有夷和夏的區別，薺菜的滋味到哪裏都不會改變。」那之後遇到大赦，他回武溪去，在路上遇見了開元時代的羽林軍的軍士，這軍士因犯罪被貶謫到嶺南來。停下車子詢問一下老相識，才知道唐明皇已經去世了。高力士望着北方大聲哭泣，吐血死去。

王維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洛（「洛」原作「維」，據明抄本改。）陽。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出《明皇雜錄》）

【譯文】

天寶末年，反叛的部隊攻下了西安和洛陽，到處捉拿朝廷的文臣武將，以及宦官、宮女、樂師和騎兵。每捉拿幾百人，就用兵器嚴密看守，送到洛陽。甚至有逃到山谷裏去的，卻最後被追拿逼迫，給他們戴官帽官服。安祿山特別留心樂師，尋找查訪很迫切，在十日之內，捉到梨園弟子幾百人。賊人們於是在凝碧池舉行大聚會，宴請叛賊任命的官吏幾十個人，大量陳列皇帝庫藏的珍奇寶物，羅列在前前後後。音樂演奏起來以後，梨園原先的樂師不覺地嘆氣，一個一個互相看着流下淚來。逆賊們個個手拿着刀威脅他們，卻不能止住人們的悲哀。有個樂師叫雪海清把樂器扔在地上，向着西方痛哭，叛賊就把雪海清捆到戲馬殿上，大卸八塊用來示衆。聽到的人沒有不傷心痛哭的。王維當時被叛賊拘捕在菩提佛廟裏。他聽說了這件事，寫了一首詩說：「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史思明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已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左右讚美之，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長驅至永寧縣，爲其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祿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亟」原作「函」，據明抄本改）也。思明子僞封懷王，周至即其傅也。（出《芝田錄》）

【譯文】

安祿山失敗了，史思明繼續叛逆，到了東都洛陽。正趕上櫻桃熟了，史思明的兒子在河北，他想給兒子寄贈櫻桃，於是寫了一首詩一同送去。詩中說：「櫻桃一籠子，半已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寫完了，左右的人稱讚他，都說：「明公的這首詩非常好，如果說一半送給周至，一半送給懷王，就與上文的'黃'字的音韻和諧了。」史思明生氣地說：「我的兒子怎麼能在周至的後面呢？」史思明長驅直至永寧縣，被他的兒子史朝義殺了。史思明說：「你殺我殺得太早了，安祿山還能到東都來，可是你爲什麼這麼着急呢？」史思明的兒子被僞政權封爲懷王，周至是他兒子的師傅。

豆谷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飢。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實甚圓細美，人皆賴此活焉。（出《傳載》）

【譯文】

至德初年，安史之亂，黃河以東鬧大饑荒。有塊荒地十五里長，地裏生出豆谷，晚上掃起來收回去後，地裏又生出來。大約得了五六千石豆谷。那豆粒長得很圓，質地細膩味道很美，人們全靠着它而活了下來。

潤州樓

潤州城南隅，有樓名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貶。開元已前，以潤州爲兇（「兇」原作「店」，據明抄本改）闕。董琬爲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晝日煙出，刺史皆憂懼狼狽，愁情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晝日煙出，圓可一尺餘，直上數丈。有吏密伺之，就視其煙，乃出於樓角隙中，更近而視之，乃蚊子也。樓下有井，井中無水，黑而且深，小蟲後分胛之類，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於隙中作團而上。遙看類煙，以手攬之，即蚊蚋耳。從此知非，刺史亦無慮矣。（出《辨疑志》）

【譯文】

潤州城的南角，有座樓叫萬歲樓。世俗傳說，樓上出現煙，刺史就會死去，不死也要被貶。開元年間之前，認爲潤州是個兇城。董琬擔任江東採訪使，曾經住在潤州。當時大白天出現了煙，刺史又擔心又害怕，十分狼狽，心情愁悶一直到死去。乾元年間，忽然又大白天出現了煙，粗有一尺多，一直向上有幾丈高。有個官吏在近處看那煙，是從樓角的縫隙中出來的。再靠近看那煙，竟然是蚊子。樓下有個井，井中沒有水，黑糊糊的而且很深，有蠛蠓小蟲和蜘蛛蛧蜽一類東西，顏色黑而且小，每當晚上晴天的時候，蚊子從縫隙中出來，形成一羣向上飛，遠看象煙一樣。用手攬一下，就知道是蚊子和蚋蟲。從此就知道弄錯了，刺史也沒有什麼擔心的了。

丘爲

丘爲致仕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既丁母喪，州郡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以在喪爲異（「異」原作「義」，據陳校本改），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出《譚賓錄》）

【譯文】

丘爲辭官還鄉，特准發給一半俸祿。趕上他母親死了之後，州郡長官不知是否應該繼續給他俸祿，就向觀察使韓滉請示。韓滉認爲當官的辭官回鄉，本不理事了，特別令州郡給他俸祿，以便施恩供養老臣，不可以在喪期有所改變，命令照舊供給俸祿。只是春秋兩季的羊和酒的錢就不給了。這事儘管沒有成文，卻被稱爲折衷的好辦法。

裴佶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之。」（出《國史補》）

【譯文】

朱泚作亂以後，裴佶和幾個士紳，打扮成奴僕的樣子，要求出城。裴佶貌醜，出來自稱叫甘草，守門的士兵說：「這幾個人，一定不是人家的奴僕，象甘草那樣，就不會被人懷疑。」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謀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相」原作「僧」。據明抄本改）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焚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擅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填。舍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唸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出《尚書故實》）

【譯文】

李抱貞鎮守潞州，軍隊缺少經費，沒有什麼好辦法。有個老和尚，郡中的人很信服他。李抱貞於是請求他說：「借用和尚的道行，來供應軍隊的花銷，可以嗎？」和尚說：「沒什麼不可以。」李抱貞說：「你只要說選擇哪天在球場上焚身，我事先在刺使住宅裏挖一條地道和球場連通起來，等火燒起來，你就偷偷地從地道里出來。」和尚高興地答應了他。於是照着商量好的辦法傳出消息。李抱貞命令人在球場上堆積木柴準備好油脂，於是爲他準備了七天的道場，白天黑夜地點着燈燒着香，佛教讚歌唱得一陣高一陣低。李抱貞也領着和尚進入地道觀看，使他不疑心。和尚就登上佛壇，拿着香爐，對聽衆講佛法。李抱貞率領着監軍、同僚和軍官，在壇下頂禮膜拜，把錢隨便地施捨，堆在壇的傍邊。從此，士女們也連續施捨。施捨的錢財能有一億以上。道場做滿七天，就送上木柴，潑上油脂點火，敲鐘唸佛。李袍貞已經祕密地派人填塞了地道。不一會兒，和尚和木柴全成了灰。幾天後，登記得到的錢財，用車子送進軍資庫。另外尋求了幾十粒舍利子，造了一座塔貯藏起來。

楊志堅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發，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沾於寸祿。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污辱鄉間，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出《云溪友議》）

【譯文】

顏真卿作撫州刺史的時候，縣裏有個叫楊志堅的人，酷愛學習可是家裏貧困，同鄉人不瞭解他。他的妻子因爲錢財的供給太少，向他要休書離婚。楊志堅寫了一首詩送給她說：「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發，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他的妻子拿著詩，到州里去辦理官府的公文，以便改嫁。顏真卿在評判的公文上說：「楊志堅很早就鑽研儒家學說，很有作詩的名聲，心裏雖然羨慕高高地考中科舉，自身卻沒有享受到一點俸祿。他的愚昧的妻子看他始終沒有考中功名，竟然不想再  
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不願意象冀缺的妻子，幫助丈夫成就事業；只想學朱買臣的女人，討厭並拋棄自己的丈夫。給家鄉帶來恥辱，敗壞了道德教化，如果不給以懲罰警誡，怎麼能制止這類輕浮的行爲呢？婦人應當打二十板子，任憑她去改嫁。楊志堅秀才，資助他糧食布匹讓他隨着軍隊暫時擔任個職務」。四面八方遠近的人們聽說了這件事，沒有不心悅誠服的。從此江表一帶的女人，沒有敢拋棄她的丈夫的。

卷第四百九十六 雜錄四

趙存　嚴震　盧杞　韋皋　陸暢　馬暢　吳湊　袁傪　李勉　於公異

邢君牙 張造 呂元膺 李章武 元稹 於頔 薛尚衍

趙存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術之藥，體甚輕健。自雲：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兗公陸象先，言兗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兗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樑，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僚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僚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二參軍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妝，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初、房琯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黨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黨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打」原作「官」，據明抄本改）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琯爲弘農湖城令，移攝閔鄉。值象先自江東征入，次閔鄉，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謂琯曰：「攜衾綢來，可以霄（「霄」原作「賓」，據明抄本改）話。」琯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琯爲監察御史。景觸又曰：「比年房琯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爲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爲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爲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出「乾鐉子」）

【譯文】

在馮翊的東窟谷，有個叫趙存的隱士，元和十四年時，已年過九十。服用黃精白朮，身體特別輕捷矯健。自稱父親名叫君乘，也是高壽，曾經事奉兗公陸象先。說兗公的度量，絕對不是尋常人可以推測度量的。兗公尊崇信任佛經，他的弟弟景融曾私下責備道：「哥哥您沉湎於佛教，有什麼益處呢？」陸象先說：「如果真的沒有通往冥府的橋樑，死了之後，我和你當然是相同的。萬一有罪福之分，我就理所當然要超過你。」等到陸象先做了馮翊太守，手下的參軍等人大多是貴族子弟，因爲象先性情仁慈厚道，他們就和幕僚們共同約定打賭玩。有一人說：「我能在大廳前旋轉笏板，瞪着眼睛，揚眉舉目給使君做揖，叉手行禮，呼叫着出去，信不信？」衆人都說：「你真敢這麼辦，我們甘願賠一桌酒席。」那人便照着自己說的做了。陸象先如同沒看見。又一個參軍說：「你所做的很容易。我能在使君的辦公廳前，塗黑面孔，穿綠布衣服，扮作神跳舞，然後慢慢地走出去。」大家都說：「不能。你果然敢這樣，我們聚集俸祿五千錢，作爲賭注。」第二個參軍又照樣做了，陸象先仍然像沒看見。大家都打賭比賽，作爲玩笑。第三個參軍又說：「你們做的都太容易了，我能在使君辦公廳前，學女人梳妝，學新嫁娘拜公婆四拜，又怎麼樣呢？」衆人都說：「這樣可不行，惹正派人生氣，會遭到叱責辱罵的。如果你敢這麼做，我們甘願拿出俸祿十千錢，充當輸掉的費用。」這第三個參軍就施粉描眉，挽髮髻插金釵，穿上女人服裝，細步進入大廳，深拜四拜。陸象先還是不以爲怪。景融生氣地說：「哥哥身爲三輔刺史，現在成了天下的笑具。」陸象先慢悠悠地對景融說：「是那些青年參軍等於笑具，我怎麼成了笑具呢？」當初，房琯曾做馮翊尉，陸象先手下的孔目官黨芬，和他在大街上相遇，黨芬沒來得及迴避，被房琯拽下馬來，脊背上捱了幾十板子。黨芬告訴陸象先，陸象先說：「你是哪裏人？」黨芬說：「馮翊人。」又問：「房琯是哪裏的官兒？」黨芬答：「他是馮翊尉。」陸象先說：「馮翊尉打馮翊百姓，告訴我幹什麼呢？」房琯來見陸象先，也講了那件事，請求解去官職。陸像先說：「象黨芬所犯的過錯，打也使得，不打也使得；當官的打了，解去官職可以，不解去官職也可以。」過了幾年，房琯做了弘農湖城令，改爲代管閔鄉，趕上陸象先從長江以東調往京城，途中駐在閔鄉。一天中午遇到房琯，一直停留到昏黑，房琯沒敢說話。陸象先不經意地對房琯說：「帶衾被來，晚上好談一談。」房琯這麼做了，竟然沒說一句話。到了京城的時候，陸象先推薦房琯當監察御史。景融又問：「那些年房琯在馮翊，哥哥一點不知遇他，如今分別四五年，因旅途暫住而相遇，沒談一句話，到了京城卻推薦他做監察御史，爲什麼呢？」陸象先說：「你不明白，房琯的爲人，各種事都沒什麼缺欠，只是欠缺不說話，現在他不說話了，因此擢用他。」同僚們非常佩服陸象先的度量。

嚴震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傲（「傲」原作「活」，據明抄本改）。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誠不可。旨輒如此，乃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可勸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準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原缺出處，明抄本出《因話錄》。陳校本出《乾鐉子》）

【譯文】

嚴震鎮守山南。有一個人向他討要三百千錢。舉止傲慢。嚴震叫來兒子公弼等人問怎樣處理。公弼說：「這實在不行啊，總是這樣，就敗壞風俗了。您不值得答應他。」嚴震生氣地說：「你一定要毀掉我這門風。只能夠勸我多做好事，怎麼能夠勸我吝惜金錢呢？況且此人不申辯理由，就向我要三百千錢，確實不一般。」於是就命令手下人如數給他。因此三川有識之士，爭先恐後歸附嚴震，也沒有輕易過分要求的。

盧杞

盧杞爲相，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恐死於道路，不達君命。」帝惻然憫之，謂盧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則君臣少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爭肯到此？」恐爲拘留，以謾之也。揆門地（「地」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歸東都，司徒杜佑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話錄》）

【譯文】

盧杞做宰相時，讓李揆到吐蕃去。李揆對唐德宗說：「我不怕遠，只怕死在道上，不能完成皇上的使命。」唐德宗動了惻隱之心很可憐他，對盧杞說：「李揆不老嗎？」盧杞說：「同少數民族結盟的使者，必須熟悉朝廷事務，非李揆不行。況且派李揆去，那些比他年輕的大臣們，就不敢推辭到遠處去的差使了。」李揆到了吐蕃，蕃長說：「聽說唐朝有個第一人李揆，您是不是？」李揆說：「不是，那個李揆，怎麼肯到這裏呢？」是害怕被拘禁扣留，因此欺騙蕃長。論門第，李揆第一；論文學，李揆第一；論官職，李揆第一。李揆辭官回到東都洛陽。司徒杜佑罷官回淮海，到洛陽拜見李揆，說起「第一」的事，李揆說：「若說門第，門第都是有來源的，可以由前代繼承下來；官職是一時的機遇罷了。我現在身體不好，眼看就要過世，一切都是空的，還有什麼第一呢？」

韋皋

韋皋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遊者將迎之。極其賦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出《國史補》）

【譯文】

韋皋在西川時，凡是軍士將吏有嫁娶的，就贈給男方熟錦衣，贈給女方銀泥衣，再各給一萬錢。辦喪事和訓練兵士也採取這種辦法。歸附的，待遇優厚；遠道而來的，將官出去迎接。極力地聚斂，坐在那裏就獲得豐足的財力，因此軍府滿倉而百姓困頓。到了晚年是按月徵稅，終於導致劉闢作亂，被天下人譏笑。

陸暢

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侫韋皋也。初暢受知於皋，乃爲《蜀道易》獻之。皋大喜，贈羅八百匹。及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複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雲：「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出《尚書故實》）

【譯文】

李白在《蜀道難》中寫道：「蜀道艱險，勝過上青天。」李白藉此諷刺嚴武。後來陸暢寫了《蜀道易》，說「蜀道易，勝過走平地。」陸暢藉此諂媚韋皋。當初陸暢受到韋皋的知遇，就寫下《蜀道易》獻給他。韋皋非常高興，贈給他八百匹羅錦。等到韋皋死了，朝廷想追究陸暢以往的事，又查到他先前所進的兵器上面刻着「定秦」二字，那些與陸暢關係不好的，想因此給他定罪。陸暢上奏疏辯解說：「我在蜀地時，看到製造那些進獻的兵器，知道'定秦'是個工匠的名字。」陸暢因此獲釋。

馬暢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出《國史補》）

【譯文】

馬燧的兒子馬暢，把家裏的大杏子贈給竇文場，而又進獻給了唐德宗。唐德宗沒見過這麼大的杏子，感到很奇怪，就命令中使立刻查封杏樹。馬暢害怕進入那宅院，就把宅子作廢改成奉誠園。屋木都拆下來放入內院。

吳湊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出《國史補》）

【譯文】

唐德宗破格下詔任命吳湊爲京兆尹，命令他立即上任。吳湊策馬疾馳，與各賓客到達官府時，宴席已擺好。有人問：「怎麼這麼快？」小吏答道：「兩個市場每天都備有禮席，拿鍋去取就行，所以三五百人的飯，常常可以立即辦好。」

袁傪

袁傪之破袁眺，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笞臀逐之。（出《國史補》）

【譯文】

袁傪打敗袁眺，捉到敵僞公卿幾十人。州縣衙門準備了大量腳鐐手銬，說一定要把他們活着送到京城。袁傪說：「這些刁民，哪裏值得麻煩人。」就下令杖打屁股然後驅逐他們。

李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盅。乃爲木偶人，置勉名位，瘞於其壟。或發以告勉，勉曰：「爲父禳災，是亦可矜也，舍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貶黜。」議曰：「不然，當李希烈之怙亂，其鋒不可當，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罰也。矧應變非長，援軍不至，又其時，關輔已俶擾矣，人心搖動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隧，乃全師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譚賓錄》）

【譯文】

已故宰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隊裏有個人的父親神志惑亂，這個人就做了一個木偶人，寫上李勉的名字職位，埋到墳墓裏，被人看見告訴了李勉。李勉說：「替父消災，值得同情，放了他。」有人說：「李勉沒有守住梁城，應貶官罷黜。」議論說：「不應這樣。李希烈作亂之際，勢不可擋，上天正先增加他的罪而後再懲罰他。況且情況變化莫測，援兵不到，加上當時邊關京畿已開始動亂，人心開如動搖。用文官的才能，阻擋虎狼的行爲，爲保全軍隊向南開拔，不能正確估計自己力量的人能辦到嗎？」

於公異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於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 ，故坎坷而終。（出《國史補》）

【譯文】

李晟平定朱泚作亂。唐德宗看到收復城池的捷報上寫着：臣已經清除宮室之亂，恭敬地拜謁了陵園，那裏鍾虡未動，廟堂依舊。」皇上感動得失聲流淚，大臣后妃們也都哭了。這封奏書是於公異寫的。議論的人們認爲，寫給朝廷的報捷書，沒有比得上這一份的。後來陸贄忌恨於公異，誣告他家風不嚴，皇帝就賜給他《孝經》一 。於公異歷經坎坷而逝。

邢君牙

貞元初，邢君牙爲隴右臨洮節度，進士劉師老、許堯佐往謁焉。二客方坐，一人儀形甚異，頭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賓司引報，直入見君牙。拱手於額曰：「進士張汾不敢拜。」君牙從戎多年，殊不以爲怪，乃揖汾坐（「坐」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曾不顧堯佐（「佐」下原有「汾坐」二字，據明抄本刪）、師老。俄而有吏過桉，宴設司欠失錢物。君牙閱歷簿書，有五十餘千散落，爲所由隱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處。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辭。」牙謝曰：「某適有（陳校本「有」作「以」）公事，略須決（「決」原作「次」，據陳校本改）遣，未（「未」原作「來」，據陳校本改）有所失於君子，不知遽告辭何也？」汾對曰：「汾在京之日，每聞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於汾前，與設吏論牙三五十千錢。此漢爭中？」君牙甚怪，便放設吏，與汾相親。汾謂君牙曰：「某在京應舉，每年常用二千貫文，皆出往還。劍南韋二十三，徐州張（「張」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十三，一日之內，客有數等，上至給舍，即須法味。中至補遺，即須煮雞豚（「雞豚」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或生或鱠。」既而指師老、堯佐雲：「如舉子此公之徒，遠相訪，君僎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堯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辭而退，君牙各贈五縑。張汾灑掃內廳安置，留連月餘，贈五百縑。汾卻至武功，堯佐方臥病在館，汾都不相揖。後二年及第，又不肯選，遂患腰腳疾。武元衡鎮西（「西」原作「四」，據陳校本改）川，哀其龍鍾，奏充安撫巡官，仍攝廣都縣令，一年而殂。（出《乾鐉子》）

【譯文】

貞元初年，邢君牙擔任隴右臨洮節度職務的時候，進士劉師老和許堯佐去拜見他。二位客人剛剛坐下，有一個儀表很奇特的人，頭大腳小，穿着粗布衣服走了進來。也不等侍從人員進去通報，一直進去會見邢君牙，把手拱起放在額前說：「進士張汾不敢行大禮。」邢君牙當了多年的軍人，一點也不認爲奇怪，就回了禮請張汾坐下，竟不理睬許堯佐和劉師老。不一會兒有個官吏送來案 ，宴設司虧空丟失了錢和物。邢君牙查看帳冊，有五十多千錢沒有上帳，被經手的差役隱瞞脫漏了。君牙非常生氣，正要派人去查清楚錢的去向，張汾就拍拍衣服站起來說：「暫且告辭了。」邢君牙道歉說：「我恰好有點公事，需要略作處理，對你並沒有失禮的地方，不知道你急忙地告辭是爲什麼呢？」張汾回答說：「我在京城的時候，常常聽說京西有個邢君牙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物。今天在我的面前，和一個設吏談論自己的三五十千錢，這種男人怎能符合這樣的評價呢？」邢君牙覺得很奇怪，就打發走設吏，和張汾親近起來。張汾對邢君牙說：「我在京城參加考試的時候，每年常常花用二千貫錢，都花在與別人的往來上。劍南的韋二十三，徐州的張十三，一天的時間裏，客人有好幾等。上等的客人有給舍，就需要講究味道；中等的客人有補遣，就需要燉上雞肉和豬肉，還有的是生拌，有的是魚塊。」接着指着劉師老和許堯佐說：「像這一類參加考試的舉子，從遠方前來拜訪，就像骯髒的胡人而已。你爲什麼不這麼對待呢？」許堯佐很驚訝。過了一會兒，兩個客人告辭走了，邢君牙每個人贈給五匹細絹。對張汾卻打掃乾淨內廳安排他住下，呆了一個多月，贈給五百匹細絹。張汾回到武功，許堯佐病倒在館舍的牀上，張汾也不去看望。後來過了兩年考中了，又不願意當候選官員，於是得了腰和腳的疾病。武元衡鎮守西川的時候，可憐他年老行動不便，上奏朝廷讓他擔任安撫巡官，還兼任廣都縣縣令，一年以後就死了。

張造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出《國史補》）

【譯文】

貞元年間。度支想砍掉兩京沿途的槐樹當燒柴，重新栽上小樹，先寫符牒給華陰尉，華陰尉張造批道：「召穆公休息的地方尚且不砍伐，先皇帝舊遊之地，怎麼能砍伐？」就停止了砍樹。

呂元膺

呂元膺爲鄂嶽團練，夜登城，女牆已鎖。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及明，擢爲大職。（出《國史補》）

【譯文】

呂元膺是鄂嶽團練。一天夜裏想要登城，但城牆上的矮牆已經上鎖。守門人說：「軍法規定夜晚不能開門。」就告訴他說：「是中丞親自登城。」守門人又說：「夜晚看不清是，還是不是，中丞也不能登城。」元膺就回去了。天明，元膺就提升守門人任重要職務。

李章武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唐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雲：「禪觀有年，未嘗唸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念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向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雲水畔，何山松拍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詩》）

【譯文】

李章武博學多識喜好古文，在當時非常有名氣。唐朝太和末年，皇上敕令和尚尼姑要考若干頁經文，不能通過考試的，勒令還俗。李章武當時是成都少尹，有個山裏的和尚來拜見他說：「我參禪多年，沒念過經，現在被迫考試，前功將盡棄，希望您能幫幫我。」李章武贈給他一首詩，寫道：「南宗向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考者就免除了他的考試。

元稹

元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襄城《題黃明府》詩，其序雲：「昔年曾於解縣飲酒，餘恆爲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今，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如。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彷彿以識，問其前銜，即曩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尊，艤舟邀餘同載。餘時在諸葛所徵之路次，不勝感今懷古，遂作《贈黃明府》詩云：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觥」原作「恍」，據明抄本改）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候徵。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出《本事詩》）

【譯文】

元稹做御史時，奉命出使東川。到襄城寫下《題黃明府》一詩。詩序中說：「往年曾在解縣喝酒，我常常擔當觥錄事一角兒，曾在竇少府客廳喝酒，有一個人後到，又頻頻觸犯酒令，連着幹了十幾杯酒，結果不勝酒力，偷偷逃掉了。酒醒後我問別人，才知道他是以前的虞卿黃丞，以後再也不知他的消息。元和四年三月我奉命出使東川，十六日，到達裒城。遠遠望見驛站有個大池子，其間樓臺亭榭林立。過了一會兒，有個黃縣令出來迎接。我打量他的長相，似曾相識，就問他以前的官職，原來就是從前逃席的黃丞。說起以前的事，黃丞恍然大悟，就贈給我一罈酒，停船靠岸邀請我上船。我當時在諸葛出征的路途中住下，禁不住感今懷古。就寫下一首詩贈給黃明府。詩是這樣寫的：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候徵。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

於頔

丞相牛僧孺應舉時，知於頔奇俊，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日，兩見，以遊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錢五百。」「受乎？」曰：「擲於庭而去。」於大恨（「恨」原作「怒」，據明抄本改），謂賓佐曰：「某事繁，總蓋有闕遺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匹，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以書付。」小將界外追及，牛不折書，揖回。（出《幽閒鼓吹》）

【譯文】

丞相牛僧孺當年參加考試時，知道於頔奇很傑出，特地到襄陽拜謁求教。住了幾天，兩次見面，都把他當遊客那樣對待，牛僧孺生氣地走了。他走了以後，於頔叫來客將問道：「幾天前來的那個牛秀才走沒走？」回答說：「已經走了。」「贈給他什麼？」「給他五百錢。」「接受了嗎？」「扔到院子裏走了。」於頔非常遺憾，對賓佐說：「我的事太多了，總會有漏洞。」立即命令小將，送五百匹絹綢，書信一封，追趕牛僧孺，並囑咐小將：「他沒出界，就接回來，如已出界，就把信給他。」小將到界外追上牛僧孺，牛僧孺並不看信，只是拱拱手走了。

薛尚衍

於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歸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彩綾。尚衍頷之，亦不言。頔嘆曰：「是何祥也？」（出《國史補》）

【譯文】

於頔在襄陽正得勢時，朝廷派宦官薛尚衍監督他的軍隊。尚衍到襄陽，於頔開頭並未好好款待他，而尚衍表現很平靜。過了十天，於頔請他外出遊覽，到晚回到住所，窗簾地毯各種器具，都換成新的了；又排列牛車五十輛，裝載着彩色綢緞。尚衍只是點點頭，也不說話。於頔嘆道：「這是什麼徵兆呢？」

卷第四百九十七 雜錄五

高逞　呂元膺　王鍔　江西驛官　王仲舒　周願　張薦　蓮花漏　唐衢　脂粉錢

韋執誼 李光顏 李益 吳武陵 韋乾度 趙宗儒 席夔 劉禹錫 滕邁

高逞

高逞（陳校本「逞」作「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出《國史補》）

【譯文】

高逞做了九年中書舍人，家裏沒有詔令的草稿。有的人問高逞：「前輩中書舍人都藏有詔令集子，你爲什麼都燒掉了呢？」高逞回答說：「帝王的話不可以藏在私人家裏。」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棋。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棋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棋侶不悟。翼日，呂請棋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棋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侄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惆然長逝。（出《芝田錄》）

【譯文】

呂元膺做東都留守的時候，曾經與個隱士下棋。正下着棋，便有一些文件堆積起來，呂元膺就停棋拿筆批閱。棋友以爲呂元膺一定顧不上棋局，就偷偷換了個棋子來取勝。呂元膺已經把一切看在眼裏。第二天，呂元膺請他到別處去。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怎麼回事。棋友卻感到很內疚，就留給呂元膺一份很厚的告別禮物。就這樣過了約十年，呂元膺臥病在牀將要死去，兒子侄子們都站在牀前。呂元膺說：「結交朋友，一定要仔細地選擇。當初我爲東都留守，有一個和我下棋的人，乘我去辦別的事時，偷偷換了一着棋。其實也不值得介意，但反映出此人的心跡可怕。幾次想說這件事，又怕那個人因此而憂愁悲慼；始終不說，又怕你們毀於這一類的事上，就告訴了你們。」說完，呂元膺懷着惆悵死去了。

王鍔

泓師雲：「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爲王鍔宅，安邑爲北平王馬燧宅。后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弘及史（「及史」原作「正史」，據陳校本改）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焉；馬燧爲奉誠園，所爲玉盞破而不完也。

又一說，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一破無復可全。金碗或傷（「傷」原作「復」，據明抄本改），庶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聓宅，聓自辨岡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年命相有按，聓必引頸望之。宅竟爲僧孺所得。李後爲梁新所有。（出《盧氏雜說》）

【譯文】

泓師說：「長安永寧坊東南面那個地方是金盞一樣的寶地，安邑里西面是玉盞一樣的寶地。後來永寧這個地方成爲王鍔的住宅，宏邑則成爲北平王馬燧的住宅。後來王鍔和馬燧雙雙進了皇宮做官。王鍔的住宅依次賜給了韓弘和史憲誠、李載義等，就是人們所說的「金盞碎了可復原。」馬燧的住宅成了奉誠園，就是人們所說的「玉盞碎了而恢復不了原樣」。

另一種說法是，李吉甫的安邑宅和牛僧孺的新昌宅，泓師叫李宅是「玉杯」，一旦碎了就不能復原了。金碗有了損傷，差不多可以再複製。牛僧孺的住宅本來是主管宮殿建築的官康聓的住宅，康聓自己會看宅院風水，認爲自己的宅院會出現宰相。以後每年有任命宰相的文告，康聓就一定會伸着脖子去看看。他的宅院竟被牛僧孺得去了。李吉甫的宅院後來歸了梁新。

江西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出《國史補》）

【譯文】

江西有個驛官自認爲有辦事才能，報告刺史大人，說驛站已經整理好，請大人前去視察。刺史於是前往。見到的第一個屋子是酒庫，各種肉醬都已做熟，外面畫着一個神，刺史問：「是誰？」驛官答：「是杜康。」刺史說：「你很有功勞。」第二個看到的是茶庫，各種茶葉都準備好了，外面也畫着一個神。刺史問神是誰，驛官答：「是陸鴻漸。」刺史更高興了。第三個見到的是菜庫，各種疏菜都已齊備。外面也畫着神。問是什麼神，驛官回答：「是蔡伯喈。」刺史哈哈大笑說：「你搞錯了。」

王仲舒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出《國史補》）

【譯文】

王仲舒是個郎官，和馬逢相當友好，常常責怨馬逢：「你家太窮了，爲什麼不去給人寫寫碑文呢？」馬逢說：「剛纔看見誰家騎馬找醫生，我可以等着了。」

周願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願獨雲：「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出《傳載》）

【譯文】

元和年間，一些官吏聚在一起在官府喝酒，喝酒間大家都談起各自一生所喜歡崇尚以及憎惡害怕的事情。有人說喜歡繪畫和下棋，有的害怕無知妄爲和阿諛奉承的人。唯獨工部員外郎周願說：「喜歡宣州觀察使，懼怕老虎。」

張薦

張薦自筮仕至祕書監，常帶使職，三入蕃，歿於赤嶺。（出《傳載》）

【譯文】

張薦做官做到祕書監，經常擔任出使的事，三次進入吐蕃，死在赤嶺。

蓮花漏

越僧僧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出《國史補》）

【譯文】

越地和尚僧澈在廬山得到一個蓮花漏，傳到江西觀察使韋丹手裏。當初惠遠和尚因爲山裏不知時間的變化，就用銅片製造了這種東西。形狀像朵蓮花，把它放在水盆裏，它的下面有小孔可以漏水，漏進一半的時候，它就沉到了水底，每晝夜沉十二次，作爲修行生活的時間標準。雖然是冬夏有短長，天氣有變化，這個蓮花漏所測出的時間並沒有什麼偏差。

唐衢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哀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聞者涕泣。嘗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出《國史補》）

【譯文】

進士唐衢很有文才，但到老了也沒有什麼建樹。擅長哭，每哭一聲，聲音悽切哀婉。碰到有什麼使人感到悲傷的事，唐衢就哭，聽到的人無不因此落淚。唐衢曾經在太原一帶遊覽，趕上軍隊設宴，等到酒興正濃的時候，唐衢便哭了起來。在坐的人都感到很掃興，主人只好撤了宴席。

脂粉錢

湖南觀察使有夫人脂粉錢者，自顏果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錢，是一軍將爲刺史妻致，不亦謬乎！（出《嘉話錄》）

湖南觀察使有夫人的脂粉錢的事，是從顏杲卿的妻子開始的。柳州刺史也有這種錢，是軍隊的一個將領替刺史的妻子收繳的，不也太荒謬了嗎！

韋執誼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憐其羈旅，乃舉牒雲：「前件官久在相庭，頗諸公事，幸期佐理。忽憚縻賢，事須請攝軍事衙推。」（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元和初年，韋執誼被貶爲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可憐他寄居在外，就寫文書推薦他說：「前件文書提到的官在相府的時間很長，很熟悉公務，有幸要他來幫助理事，不怕束縛賢才，事務需要他任軍事衙推。

李光顏

李光顏有大功於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婿。因從容，乃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顏乃謝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選得嘉婿，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成以爲愜當矣。按光顏居鼎盛文朝，慮弓藏之禍，事當遠害，理在避嫌。豈敢結強宗，固隳本志者歟？與夫必娶國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遠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李光顏爲當代立了大功，官高位顯。有個女兒還沒有嫁人，幕客們都說他一定會選個好女婿，於是就從容地向他極力讚揚鄭秀才，說鄭秀才出身名門詩家，儀表風流倜儻，希望李光顏能把女兒嫁給鄭秀才。過了幾天又這麼說。李光顏謝絕了幕客，說：「我只是一個兵，遭遇了許多災難，偶然立下點功勞，怎麼敢妄想高攀名門望族，招來閒言碎語呢？我自己已選好女婿，你們都不知道。」於是就叫來一個典客小吏，指着他說：「這就是我女兒的配偶。」便提升他到身邊任職，就用自己的錢財資助他。隨從們聽說後，都認爲很妥當。由此看來，李光顏能夠在鼎盛時期的朝代，考慮到鳥盡弓藏的禍端，做事應當遠避禍患，理應迴避嫌疑，哪裏敢攀結高門顯貴，違背當初的志向呢？這和那些一定要娶像國子、高子那樣大官的女兒，向王謝那樣的世族家庭求婚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很遠嗎？

李益

長慶初，趙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趙乃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出《摭言》）

【譯文】

長慶初年，趙宗儒任太常卿的職務，輔佐管理廟堂的禮儀。不當宰相三十多年了，已七十六歲了，大家都說他精神飽滿身體健康。有個常侍李益笑着說：「趙宗儒是我做東府主考官時選送的進士。」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橐鞬通謝。又數日，於球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於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上（「上」原作「止」，據明抄本改）檯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陳校本「水」作「米」，下同）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喧噪，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於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克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宜州以酧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訐」原作「許」，據明抄本改）爲人所畏。又嘗爲容州部內刺（「刺」字原缺，據陳校本補）史，贓罪狼藉，敕（「敕」原作「刺」，據陳校本改）史（陳校本無「史」字）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出《本事詩》）

【譯文】

長慶年間，李渤出任桂管觀察使。表奏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按先例，副職上任時，要拿着弓箭袋錶示謝意。隔了一些日子。李渤在球場設宴，酒喝到高興時，吳武陵聽到一些婦女聚在看棚上看，吳武陵覺得這是恥辱，非常生氣，想報復一下。於是上高臺盤坐，提起衣裙尿尿。李渤喝了酒，看到後異常憤怒。命令衛士把吳推到衙門斬首。當時有一個衙門校官叫水蘭，想到這樣做不好，很巧妙地阻止了這件事，派了許多人保護吳武陵。李渤大醉，人們攙扶着他回去睡覺，到天亮才醒。聽到家裏的人聚在一起哭得很傷心，驚奇地詢問。家裏人說：「昨晚聽到球場喧鬧，又聽說你命令衙司斬吳副使，不知道什麼原因，都怕闖出禍來，所以才這麼哭。」李渤非常驚慌，立即命人前去衙門打聽。水蘭把情況都說明了：「說昨晚雖是奉了嚴命，但沒敢那麼做，現在副使還睡在衙院裏，沒有受苦。」李渤這才知道。第二天便早早來到衙院，很謙虛地說了自己的過錯，分賓主落座後，都互相自責，更加互相尊敬起來。當時還沒有監軍，李渤就上奏請求讓水蘭任宜州州長，以此來答謝水蘭。吳武陵雖然有才華，但性情強悍暴烈，人們都怕他。他曾經做過容州部內刺史，犯下許多罪行。皇帝的使者命令廣州的幕吏逮捕他。這個小官吏正當年青，也自負是科舉出身，一點也不寬恕，辦案特別急迫。武陵感到非常氣憤，所以在路邊佛堂裏題詩道：「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韋乾度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敕（「敕」原作「刺」，據原陳校本改）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敕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鐉子》）

【譯文】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管東都。牛僧孺憑科考第一，官拜伊闕尉，來參見韋乾度。韋乾度不知道牛僧孺授官的緣由，就問他什麼出身，牛僧孺回答說：「進士出身。」又問：「怎樣進了京城？」僧孺回答：「我對策連捷，有幸成爲第一。」牛僧孺心裏感到很驚訝，回去後告訴了韓愈。韓愈說：「你是個年青人，韋殿中當然不知道了。我進士及第十多年了，文章奔放的名聲已傳遍天下，韋殿中尚且不知，你有什麼奇怪的呢？」

趙宗儒

趙宗儒檢校左僕射爲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其事不合關白。宗儒憂恐不已，相座責以懦怯不任事，改換散秩，爲太子少師。（出《盧氏雜說》）

【譯文】

趙宗儒身爲檢校左僕射擔任太常卿的職務。太常寺裏有一種「師子樂」，具備東西南北中五方的特色，除了臣屬朝見天子和諸侯向朝廷進獻是不演奏的。有一個掌管教坊音樂的宦官，移送文書來調用，趙宗儒不敢違抗，就把這情況報告了宰相。宰相認爲各種事情都由各部門分管，這事不該向他報告。趙宗儒憂愁恐懼得不能自己。宰相責備他怯懦不能擔當大事，給他改換成閒散無一定職守的官職，做了太子少師。

席夔

韓愈初貶之制，舍人席夔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韓曰：「席不喫不潔太遲。」人曰：「何也？」曰：「出語不當。豈有（陳校本「豈有」作「是蓋」）忿責詞雲，'亦有聲名'耳？」（出《嘉話錄》）

【譯文】

韓愈初次受貶的文書上，舍人席夔在上面寫了這樣的話：「早年就登科及第，也有些名聲。」席夔死後，友人大多都說：「席夔沒有好的子弟，難道是他有了陰毒、傷寒一類的病，而給他不乾淨的東西吃了嗎？」韓愈說：「席夔不喫不潔的東西爲時太晚了！」有人問：「這是什麼意思？」韓愈說：「他說話不恰當。哪有把氣憤、指責的話說成'也有些名聲'的呢？」

劉禹錫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補缺劉禹錫，對客展 ，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礱礪（「礱礪」原作「嚨囑」，據陳校本改）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鹹佐（陳校本「佐」作「允」）、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況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閱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諮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印，可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出《云溪友議》）

【譯文】

牛僧孺趕考的時候，常常被同輩人忽視。曾寫了一篇文章投到補缺劉禹錫門下，劉禹錫當着客人的面打開文卷，提筆塗改他的文章。而且說：「一定是前輩的期望到了。」牛僧孺雖然謝過他的批改，終究不大高興。經過三十多年，劉禹錫轉到汝州，牛僧孺鎮守漢南，牛繞道來看他。第二夜酒興正濃時，提筆寫詩喻指前事。劉禹錫讀了詩，纔想起往年曾改過牛僧孺的文章。就告誡兒子鹹佐、承雍等說：「我樹立幫人成功的志向，哪裏料到結果不是如此。何況漢南尚書，見識高，度量大，很少有能比得了的。從前主父偃一家被孫弘殺掉，嵇康被鍾會誣陷致死，因此曹操勸他的兒子說：'我對小過失也非常憤怒，你們千萬不要學這一點。'你們修業進德，以中和爲上。」牛僧孺的詩是這樣寫的：「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閱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劉禹錫的詩是這樣寫的：「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諮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僧孺讀完詩，以前那種不高興的心情漸漸消解了，說道：「打掃三天埃塵我可擔當不起。」於是另設宴席，喝了整整一夜酒，天放亮才收拾行裝出發。

滕邁

滕倪苦心爲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又《題鷺障子》雲。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且曰：「魏文酷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疏遠也？」倪既秋試，捧笈告遊，乃留詩一首爲別。滕君得之，悵然曰：「此生必不與此子再相見也。」及祖於大皋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逝於商於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有（明抄本「有」作「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卻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瑤池。」（出《云溪友議》）

【譯文】

滕倪苦心學習作詩，遠遠去到吉州，拜見本家兄弟滕邁。滕邁認爲「我們家很少有名士，倪弟你就是一匹千里馬」。滕邁常常吟誦滕倪的詩句：「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還有《題鷺障子》詩中的句子：「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滕邁還說：「魏文帝酷愛弟弟曹植的才學，潘岳讚美侄子潘正叔的文彩，貴在採集一家的精華，哪裏是本家就親近，別人就疏遠呢？」滕倪參加了秋試之後，帶着書外出遠遊，臨行時就留下一首詩告別。滕邁讀了後，失意地說：「這一生一定不能再和他相見了。」於是就在大皋城的樓閣中設宴爲他送行，離別的情形與常情極不一樣。滕倪到了秋深的時候，死在商於的客棧裏，聽到的沒有不傷心的。滕倪的詩說：「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有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卻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瑤池。」

卷第四百九十八 雜錄六

李宗閔　馮宿　李回　周復　楊希古　劉禹錫　催陣使　李羣玉

溫庭筠 苗耽 裴勳 鄧敞

李宗閔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乞」字原缺，據陳校本補）一見，欲以解紛（「紛」原作「分」，據陳校本改）。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爲兵部尚書，自得歧路，必當大用，宗閔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悰入朝，即宗閔之黨也，時爲京兆尹。一日，詣宗閔，值宗閔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則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閔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閔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矣。」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曰：「適宗相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爲所隳，終致後禍。（出《幽閒鼓吹》）

【譯文】

李德裕在揚州，李宗閔在湖州。李宗閔被朝廷任命爲賓客，在洛陽任職。李德裕很害怕，派出專人，向李宗閔表示誠信友好。李宗閔不接受，取道江西而繞過揚州。不久，李德裕進京做了宰相，經過洛陽，李宗閔擔心害怕，多方尋找與李德裕有交情的人捎信，請求見一面，想要以此排解糾紛。李德裕覆信說：「怨恨倒沒有什麼怨恨，見面倒也沒什麼理由。」當初李德裕和李宗閔關係很好，在中央和地方擴張自己的勢力，等地位高了，開始互相傾軋。等到李宗閔登上相位時，李德裕擔任兵部尚書。李德裕自己選擇了一條獨特的路，看樣子必然會受到重用，李宗閔千方百計地阻止他。等到邠公社悰入朝，他是李宗閔的同黨，當時是京兆尹。一天，杜悰去拜訪李宗閔，正趕上李宗閔在那裏深思。杜悰說：「想什麼想得這麼專心？」李宗閔說：「你猜我在想什麼？」杜悰說：「大概是李德裕吧？」李宗閔說：「對了。但是怎麼挽救呢？」杜悰說：「我倒有個辦法，但是你一定不能採用。」李宗閔說：「請說說看。」杜悰說：「李德裕有詞章學問，卻沒有科考功名，如果從這方面給以知遇薦舉，他就一定高興。」李宗閔默不作聲，老半天才說：「再想想別的辦法。」杜悰說：「還有一個官職，也可消除他的怨恨。」李宗閔說：「什麼官？」杜悰說：「御史大夫。」李宗閔說：「這就行啦！」杜悰與李宗閔再三商量約定之後，杜悰就騎馬到李德裕那裏說：「剛纔李宗閔宰相有個想法，派我來傳達。」就說了要拜李德裕爲亞相的事。李德裕又驚又喜，淚水很快就落下來，說：「這是大門官，我怎能擔當得起這推薦和提拔呢？」他反覆致謝。杜悰回去作了彙報。李宗閔又與楊虞卿商議這件事，竟被他否定了，終於導致了後來的禍患。

馮宿

馮宿，文宗朝，揚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鹹得其歡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之。開之，有烏（「烏」字原空缺，據陳校本改）中二頂，暨甲煎麪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楚鮮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匹，鞍韉照地，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窮極稱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按，則僞爲不知。比就，果有按。謁者捧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蕭倣。」馮乃驚僕於地，扶而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沉靜；蕭倣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馮宿在唐文宗在位時，爲官的政績朝中朝外都宣傳，很有聲譽，他差點兒當上宰相的有好多次了。又能奉承北司的豪門貴族，深得他們的歡心。一天傍晚，中尉送來一隻封閉的盒子，打開後，看到裏面有兩頂烏紗帽，以及甲香防凍膏之類的東西。當時朝中官員結交顯貴侍從宦官的人，如果將升大職，一定先用這些東西通消息。馮宿欣喜萬分，就把這些呈送給宰相楊嗣復，大概因爲馮宿常常輔佐他。馮宿喜歡衣着華麗乾淨整潔，從晚到早要換幾套華貴的衣服。挑選幾匹駿馬，鞍韉光亮照地，無與倫比。馮宿認爲有了可靠的消息，就不適合依序上班，要盡情享受稱心如意的快樂，就修整容貌換好衣服前往相府。到了幕府附近時，小吏通報說已有詔書，馮宿假裝不知。等到了幕府，果然已有詔書。通接賓客的近侍捧着詔書，看來一定是宰相的職位。將要公佈時，那近侍面向大殿，躬身拿着詔書，大聲叫着所授大官的姓名，接下去大聲叫道：「蕭倣！」馮宿竟然驚詫得僕到在地。別人攙扶他回到家，就得病死了。原來那晚準備擬定委任狀送到學士院時，唐文宗對親近大臣說：「馮宿的爲人，好像不夠沉穩。蕭倣兼任鹽鐵官時，我觀察他，很有大臣的風度。」於是用蕭倣代替了馮宿。

李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謨，謨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謨爲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謨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於此？」迴應聲曰：「經（音頸）如今也不送。」謨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刺建州，謨大拜，回有啓狀，謨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不恚於杖，止恨停廢耳，因亡命至京師，投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詰之，其人具述本志，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子」原「作」乎，據明抄本改）盍詣之？」言訖，見魏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之（「從問之」三字原作「騎自中」，據明抄本改），對曰：「建州百姓訴冤。」魏聞之，倒持塵尾，敲鞍子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獄，卻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出《摭言》）

【譯文】

太和初年，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持考試，沒有送魏謨，魏謨很恨他。會昌年間，李回任刑部侍郎，魏謨任御史中丞，常和地位低的三個等候應對的官，在內閣等候傳喚。魏謨說：「前些年官府舉薦我入京考試，承蒙您不送我。有什麼事今天都聚集在這裏？」李迴應聲說道：「估計今天你也不會送我。」魏謨聽了此話，臉色都變了，更加懷恨在心。後來李回被貶爲建州刺史，魏謨高升。凡是李回有訴狀，魏謨都不接受。不久李回怒責一個衙官，處以杖刑並勒令停用。建州衙官，能夠使人躲避勞役，請求在他們手下登記，花費不下數十萬。那衙官並不恨怨受了杖刑，只恨停止了他的職務，就逃到京城，找宰相伸冤。各宰相都不過問。趕上正午，衙官就在槐樹陰下休息，臉色憔悴得很。旁邊的人看他像有事的樣子，就詢問他。衙官就詳述了事情本來。那人告訴他：「建陽相公和中書相公一向有仇，你爲什麼不去找中書相公呢？」剛說完，就看見魏謨的前行隨從從中書省出來。衙官經常帶着訴狀，就立即按那人教的，望塵而拜。隨從問他，他說：「建州百姓要訴冤。」魏謨一聽，倒拿拂塵，敲敲馬鞍命令停下。看那訴狀，共列二十多條。第一條：把同姓子女娶入家中。於是，魏謨極力判成重案。當時李回已被調任鄧州刺史，途中住宿九江時，遇到御史審訊案件，又被退回建陽，竟無故被貶爲撫州司馬，死在貶所。

周復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者矣。」（出《幽閒鼓吹》）

【譯文】

元稹在鄂州時，周復做他的從事。元稹曾寫詩，並讓其他人步韻奉和。周復就帶着簪筆笏板來見元稹，說道：「我偶然因爲與大官來往，錯誤地使我考中，實際上我寫詩作賦都不會。」元稹讚許地說：「如此誠實，比會寫詩的賢德。」

楊希古

楊希古，靖泰（明抄本「泰」作「恭」）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燻灼，力不可拔。與同裏崔氏相埒，而敦厚（明抄本、陳校本「敦厚」作「叔季」）過之。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獎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話之，曰：「此舍弟源嶓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太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炫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頹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俯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譯文】

楊希古，是靖泰楊姓之一。楊姓人結成同黨，聚在一起相約生死與共，權柄勢力威焰迫人，力不可除。和同鄉崔氏勢力相當，但比他們誠樸寬厚。楊希古性格遷闊怪僻。當初考進士時，拿一篇文章投給丞郎，丞郎讚賞他。楊希古站起來說：「這篇文章不是我寫的。」丞郎驚訝地議論起來。楊希古說：「這是我弟弟源嶓替我寫的。」丞郎非常喫驚地說：「現在年青人求取功名，多半找人代筆，如果能拿到一篇文章，投到有名望的前輩那裏，沒有不私下炫耀，認爲沒有比得上自己的。像你這種做法，足以整頓頹敗的風氣。」楊希古又酷愛佛教，常把和尚請到家裏，供上佛像，插上幢幡華蓋，算作所說的「道場」。每天早晨，就進道場，五體投地，讓和尚騎在上面誦讀三遍《金剛經》。楊希古又愛乾淨，要上廁所，一定一絲不掛，穿上厚底鞋才進去。

劉禹錫

劉禹錫自（「自」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當日傳於都下。有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見日，時宰與坐，慰其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其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連」原作「朗」，據明抄本改）州刺史。禹錫自敘雲：「貞元二十一年春，予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耳。旋（「旋」原作「屬」，據明抄本改）又出牧，於連州至（陳校本「於連州至」四字作「於今」二字）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樹」原作「時」，據明抄本改），唯兔葵燕麥，動搖（「搖」原作「捶」，據明抄本改）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出《本事詩》）

【譯文】

劉禹錫從屯田員外降職爲朗州司馬，共十年，才調回京城。當時正是春天，寫下了《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詩中寫道：「繁華的京城大道，紅塵拂面而來，路上人人都說看桃花剛回來。玄都觀裏的千株桃樹，都是我劉禹錫離京後所栽。」這首詩當天在京城傳開。有嫉妬劉禹錫的，稟告給執政長官，誣陷他心懷怨恨。以後，宰相和劉禹錫同坐，深切安慰他。寒暄完了，就說：「最近的一首詩，惹了些麻煩，有什麼辦法呢？」不久，出任連州刺史。劉禹錫自敘說道：「貞元二十一年春天，我作屯田員外郎，當時這個觀裏沒有花，那年出任連州刺史，到荊南，又被貶爲朗州司馬。過了十年，召我回京，人人都說有個道士親手栽植了仙桃樹，滿觀盛開好似紅霞，於是有前一首詩，來記一時之事。不久又出任連州刺史。如今已是十四年，我又回來作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空蕩蕩沒有一棵樹，只有兔葵燕麥在春風中擺動。因此再題二十八個字，以等待後來的遊人指教。太和二年三月記。」那詩說：「百畝的庭院一半長了青苔，桃花沒有了只有野花開。種桃的道士哪裏去了？以前的劉郎今天獨自來了。」

催陣使

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懷孟。又發輕卒數千，僞爲羣羊，散漫山谷，以啖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於是短兵接鬥，蹂踐相乘，凡數十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及境（「境」原作「墳」，據明抄本改）上諸州，聞之大震，鹹加備戒嚴。都統王宰、石雄等，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可爲朕晚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歸中書，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帥，早見成功，慎無違也。」回刻時受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催陣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導從，至於河中，緩轡以進，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罄折致詞，回掉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俯首俟命。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史安在？」羣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於是二帥大懼，率親軍而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覆命。後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芝田錄》）

【譯文】

會昌年中，皇室軍隊討伐昭義，很久也沒成功。敵人的流動部隊，往往散佈在山下，搶劫邢州、洛陽、懷州、孟州一帶；又發出幾千輕裝的兵，扮作一羣羊，散佈在山谷，來使官府軍兵喫。官府軍兵遠遠看見了，就分頭去捉拿，由於不成行列，又沒有準備，結果短兵相接，蹂躪踐踏，遍及幾十裏。官府軍隊大敗。當日，東都洛陽及邊境各州，聽說此事後大受震驚，都加強防備實行戒嚴。都統王宰、石雄等人，都堅守壁壘自衛防守。唐武宗坐朝時很不高興，召來大臣宰相李德裕等人說：「王宰、石雄，不給我殺退賊兵，屢派中使督促，他們還是徘徊觀望遲疑不決。難道能讓賊兵輕易得到洛陽嗎？你們今天爲我晚些回去，另外製定安置軍前事務的辦法奏上來。」當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手沉默聽受命令。李德裕回到中書省，就召來御史中丞李回，詳說了皇帝的意圖。說：「中丞你一定親自去一趟，督促軍中主帥，早日成功，千萬不要違命。」李回立即接受命令。李德裕於是署名上報說：「現在想讓御史中丞李回爲催陣使。」武宗說：「行。」當天，李回從銀臺出發，有王府小吏五十人作嚮導隨從。到河中一帶，李回放松繮繩，讓馬緩行，等候王宰等人到河中來迎接。繼續前進。二軍帥到翼城東邊，站在道左手執兵器，按州郡官署排列軍隊的歡迎儀式。李回停住馬，接受日常問候的禮節。二軍帥又前進幾步，恭敬地致歡迎詞，李回搖着馬鞭，也沒有理睬。禮儀完畢，二軍帥陪行，俯首聽命。李回在馬上厲聲問道：「今天的值班人在哪裏？」衆軍吏策馬跑過來聽從命令。李回說：「拿出擊破賊兵的期限狀來。」二軍帥彎下身子流下汗來，請求六十天內打退敵人，過了期限，按軍令處罰。於是二帥非常害怕，率領親兵親自督陣，士兵一齊進攻，一共五十八天，攻下潞城，砍下劉稹的頭獻上去。大功告成，李回回去覆命。此後第六十天，李回由御史中丞提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羣玉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二」字原缺，據許本補）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潯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闢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彌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增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出《云溪友議》）

【譯文】

李羣玉解去天祿的職務後，迴歸涔陽，經過二妃廟，題詩二首：「小孤洲的北面浦雲邊上，二妃的裝束還像從前一樣完好。寂寂春色中荒涼的古廟對着長江，萋萋荒草裏只有一無字的古老碑碣。春風吹拂墓地芳草，夕陽落入深山，杜鵑聲聲啼哭。仍像皺眉望着舜帝出巡青青的九疑山就在湘水那邊。」又寫道：「黃陵廟前面的莎草欣欣向榮，黃陵女兒紅裙嶄新。輕舟小槳隨歌遠去，山水遙遠愁壞了人。」以後又題詩：「黃陵廟前春天已去了，子規在松風中悲啼至流出血來，不知道魂靈落在哪裏，好似在秋天的行雲之中。」李羣玉自認爲第二篇，春去很快到了秋來有些不妥，猶豫着想改一改。眼前便出現了兩個女郎，她們說：「我們是娥皇、女英，兩年以後，會和你有一番男女交往。」李羣玉就記住她們說的話。一會兒兩個身影消失了。於是李羣玉對着神像施禮後也走了。重新度過湖嶺，到達潯陽。太守段成式一向和李羣玉是作詩飲酒的朋友，李羣玉就詳細說了這件事。段成式於是開玩笑說：「想不到你還是虞舜的闢陽侯。」李羣玉題詩後二年，就死在洪州。段成式就寫詩哭悼他的朋友：「飲酒作詩三十年，縱橫紛亂世上喧鬧。醒時不要像彌衡那樣死去，笑傲所有的公侯而後命歸九泉。」又說：「再話黃陵往事，都被光陰催走，到老沒有兒女之累，誰去哭送他呢？」

溫庭筠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勖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姊」原作「姝」，據明抄本改）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勖。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勖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勖袖大哭。勖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勖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譯文】

溫庭筠享有擅長詞賦的盛名。當初要在鄉里應舉，客居遊覽在長江淮河之間，揚子留後姚勖贈給他一大筆錢。溫庭筠年輕，所得的錢財，大多爲尋花問柳所浪費。姚勖非常生氣，把他打了一頓又趕走了他，因此，溫庭筠始終沒有考上。他的姐姐是趙顓的妻子，每想起庭筠落榜，就對姚勖產生切齒痛恨。一天，家裏來了客人，溫氏偶然問起來客姓名，身邊的人告訴她是姚勖。溫氏就走進前廳，上前扯着姚勖的袖子大哭起來。姚勖非常驚訝，而且袖子被拽很得牢，不能擺脫，不知她要幹什麼。過了好一會兒，溫氏才說：「我弟弟年青喜歡宴飲遊樂，也是人之常情，爲什麼要打他？致使他到現在也沒有成就，難道不是你造成的嗎？」又大哭起來。很久，姚勖才得以解脫。姚回去後又驚又氣，竟因此得病死了。

苗耽

苗耽進士登第，閒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爲將來通塞，可以響卜。耽即命子侄掃灑廳事，設幾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所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耽復專其志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遂挈魚以入。其實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固怒之矣，又見或微割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卒餓死耳，何滯我之如是邪？」初耽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訝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食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閽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耽終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譯文】

苗耽中進士後，閒居在洛中已經有幾年了。不能忍受那種窮困，有時心裏想將來通達與否可以用響聲占卜。就命令晚輩打掃客廳，擺好几案焚起香來，苗耽紮上腰帶拿着笏板，端端正正坐着等待一句話。所住的地方太偏僻，很久也沒有聽到什麼。日暮時分，有個賣乾魚的來了。苗耽又專心去聽，家僮連聲叫他他也沒答理，家僮就拿着魚進來。實際上家中沒有一文錢。過了很久苗耽纔出來。賣魚的嫌他出來得晚，本來就生氣了，又看見他的魚被稍稍割去一些，就罵道：「乞丐！早晚得餓死！幹什麼耽誤我這麼久？」當初，苗耽曾從外遊歷回來時，道上病得厲害，不能走路了，忽然看見有用人力車拉棺材回城的，因爲便宜，就租用，躺在棺材裏面。到洛城東門，守門人不知道棺材裏有人，就問棺材打哪兒來。苗耽以爲他驚訝自己，慢慢地回答說：「斯文的人在道上病了，太窮了不能坐別的，你不要奇怪。」守門人說：「我在這兒守了三十年了，沒見過有懂人語的神棺材。」以後，苗耽死在江州刺史任上。

裴勳

裴勳容貌幺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垣（《玉泉子》「垣」作「坦」，下同）會飲，垣令（去聲）飛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勳曰：「矬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勳千分。」勳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樑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勳常與親識遊，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出《玉泉子》）

【譯文】

裴勳容貌醜陋，性格特別率直平易。和父親裴垣一塊喝酒，裴垣讓輪流喝酒，輪到誰，誰就說一段話。裴坦把杯交給裴勳說：「矮人好多嘴，破車楔子多。裴勳千分。」裴勳喝完酒把杯交還給裴垣說：「蝙蝠看不見自己，笑話房樑上的燕子。十一郎十分。」裴垣排行第十一，就生氣地打了兒子。慈恩寺連接曲江以及京城各地。每年新考中的，一定把姓名寫在慈恩寺。裴勳常和父親去識記遊覽，看到父親以及各家的題榜，而題榜的人大多已死。就對人說：「這都是記載鬼的。」

鄧敞

鄧敞，封教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常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敞顧己寒賤，必不（「不」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能致勝踔，私利其言，許之。既（「既」上原有「不」字，據明抄本刪）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敞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幕帳雜物，列於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共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併爲羣盜所得。（出《玉泉子》）

【譯文】

鄧敞，是封教的門生。首次隨計吏進京赴考，因爲貧寒未能考中。牛蔚兄弟，是牛僧孺的兒子。有力氣，而且有錢財。對鄧敞說：「我有個妹妹未出嫁，你能娶她嗎？我替你出力，你願意考中嗎？」當時鄧敞已經娶了李氏，他父親曾是福建從事，做官做到評事。有兩個女兒都善長書法，鄧敞應舉所做的詩文，大多是這兩個女兒抄寫的。鄧敞看到自己貧寒位賤，一定不能高升，暗自認爲牛蔚的話對自己有利，就答應了他。考中之後，就和牛氏結婚。不幾天，鄧敞帶牛氏回鄉，要到家時，哄騙牛氏說：「我很久沒回家，我先回家，在家等着迎接你，行嗎？」牛氏答應了他。等到了家，鄧敞不敢泄露這件事。第二天，牛氏的奴僕趕着行李車一直進入，拿出牛氏平常所喜歡的帳幕等其他東西，陳列在庭堂走廊裏。李氏喫驚地說：「這是幹什麼？」奴僕說：「夫人要到了，讓我先佈置好。」李氏說：「我就是妻子，哪裏還有什麼夫人？」隨即拍胸跺地大哭起來。牛氏到了，知道自己被欺騙了，請求見李氏，說：「我的父親是宰相，哥哥們都在郎省。縱使不能富貴，難道還沒有一個出嫁的地方嗎？那種不幸，難道只有你有嗎？我願意和你共侍一夫。你即使對鄧郎感到失望，難道忍心不爲兩個女兒考慮嗎？」當時李氏要去見官，兩個女兒拉着她的袖子阻止她。後來鄧敞任祕書少監分司，更加吝嗇。黃巢攻入洛陽時，到河陽躲避戰亂，節度使羅元杲請他做副使。後來黃巢軍隊又攻來，就和羅元杲狼狽逃竄了。他的錢財都埋在地下，被黃巢軍兵查獲。

卷第四百九十九 雜錄七

崔鉉　王鐸　李蠙　韋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羣盧弘正　畢諴　李師望

高駢 韋宙 王氏子 劉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權

崔鉉

崔鉉，元略之子。京（「京」字原缺，據陳校本補）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冤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亂，赤其族，物議以爲甚之報焉。初崔瑄雖諫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雖府職（「職」原作「藏」。據明抄本改），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錢鳳。瑄既朋黨宏大，莫不爲盡力。甚者出於單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遂加誣罔奏焉。瑄自左補闕出爲陽翟（「翟」原作「崔」，據陳校本改）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補闕，此盧甚結喉也。」瑄殊不懌。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嗚呼！謂天道高，何其明哉！（出《玉泉子》）

【譯文】

崔鉉，是崔元略的兒子。京兆參軍盧甚的死，就是他造成的。當時，人們議論紛紛，說是冤枉了盧甚。崔鉉的兒子崔沆，乾符年間，也是丞相。黃巢作亂時，滅了他的族人。人們議論認爲是盧甚冤魂在報復。當初崔瑄雖然是諫官，結婚請假，那是私事；盧甚雖然在府裏擔任職務，爲的是公事。兩個人在驛廳爭執起來，盧甚入獄後，給宰相一封信，把自己比爲孟子，把崔瑄比爲錢鳳。崔瑄的同黨很多，沒有不爲他盡力的。盧甚勢單力孤，加上崔鉉也是崔瑄的門生，正做宰相，於是就上奏誣陷盧甚。崔瑄從左補缺升爲陽翟宰。盧甚走到長樂坡，被賜自盡。宮中使者恰好回來，遇上崔瑄，從口袋裏拿出盧甚的喉嚨說：「補缺，這是盧甚的喉結。」崔瑄非常不高興。京城沒守住，崔家的人也全被殺掉了。唉，都說天道高遠，多麼明顯啊！

王鐸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時，李駢判度支。每年江淮運米至京，水陸腳錢，鬥計七百。京國米價，每鬥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鬥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干京國糴米，必耗京國之食；若運米實關中，自江淮至京，兼濟無限貧民也。」時糴米之制業已行，竟（「竟」原作「意」，據明抄本改。）無敢沮其議者。都下官糴，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以「原」作「次」。據陳校本改）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識」原作「職」，據明抄本改）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出《聞奇錄》）

【譯文】

前宰相晉國公王鐸做丞郎時，李駢兼任度支，每年從長江淮河一帶運米到京城。水陸運費，一斗米需七百錢。京城米價，每鬥才四十錢。李駢建議想讓江淮一帶不再運米來，只需每鬥交七百錢。王鐸說：「這不是辦法。如果從京城買米，一定減少京城的糧食。如果運米充實關中，那麼從江淮到京城，沿途可以救濟許多貧苦百姓。」當時買米的制度已經推行，竟然沒有敢阻止這種主張的。京城裏官方買糧，糧食價格果然猛漲。不到十天，李駢請求罷免度支，因爲沒有人來賣糧的緣故。因此有見識的人都佩服王鐸的明察能力，王鐸也終於因此被重用。

李蠙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己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矣，蠙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堇焉，使女（「女」原作「玄」，據明抄本改）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蠙驚曰：「以吾斯酒爲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出《玉泉子》）

【譯文】

李蠙與王鐸同年中進士，後來都步入仕途。李蠙常怕王鐸先做了宰相，自己落在他的後面，等到路巖出任鎮將，更失去了優勢。王鐸性格柔順容易領導，朝廷中的官都很喜歡他，到韋保衡將被提升，因不能比恩人升得早，就得任命王鐸。李蠙暗地知道後，提一壺家酒到王鐸處說：「你將要被選拔重用了，我恐怕不能依附你，想事先交接你的左右，行嗎。」接着讓斟滿暢飲。王鐸妻子李氏懷疑他的誠意，派女僕傳話給王鐸說：「你一個人也就罷了，希望你替妻子兒女着想。」李蠙驚訝地說道：「以爲我的酒是毒酒嗎？」就讓拿來一個大酒杯，自己斟滿，喝完後走了。

韋保衡

韋保衡欲除裴修爲省郎。時李璋爲右丞，韋先遣盧望來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問某。」盧以時相事權，設爲李所沮，則傷威重。因勸韋勿除。（出《盧氏雜說》）

【譯文】

韋保衡想要任命裴修爲省郎。當時李璋是右丞相，韋保衡先派盧望去表明想法，探測李璋的看法。李璋說：「相公只管任命，不應該先問我。」盧望認爲當時是宰相掌權，如果被李璋阻止，會損傷威嚴，就勸韋保衡不要任命裴修。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乃譏予與山野有道之士遊乎？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菜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出《國語》，明抄本、陳校本作出《因話錄》）

【譯文】

唐時有個士人退朝後去看朋友，看到有個穿補丁衣服的道人在座，不高興地走了。另一天，他對朋友說：「你爲什麼喜歡穿毛氈衣服的人呢？我沒聽到他的話，只聞到了他的臭味。」朋友回答：「毛氈衣物的氣味是外在的，難道比銅乳還厲害嗎？銅乳的臭味，並肩站着，前後走着都能聞到，你和他們在一起，不覺得可恥，怎麼竟然譏諷我和山野中有學問的人交往呢？南朝的高尚之人，認爲蛙鳴和草野之音，勝過正式樂隊演奏的音樂。我看那毛氈衣服，超出今天的朱紫官服很遠。」

路羣、盧弘正

中書舍人路羣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日謀高臥，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旅（「旅」原作「族」，據明抄本改），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晏入，道過新昌第，路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構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曰：「適我願兮。」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圖」原作「圓」，據明抄本改）外任。」路色慘曰：「駕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慾去，特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旦飯冷，且欲遐徵，家饌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邁，各盡其性。（出《唐缺史》）

【譯文】

中書舍人路羣和給事中盧弘正，性格各異卻相處得很好。路羣清瘦脫俗，不慕榮利，不曾談論集市；盧弘正魁梧富貴，不曾談過山水。路羣每天都想安閒無事，有起草皇帝詔令的任務就拿回家完成；盧弘正不曾請示，有客人，就在官署裏接待。雖然各自喜好不同，卻互相親善。一天京城下大雪，路羣在休假，盧弘正天將晚回家途中路過新昌第，路羣正在南垣茅草亭中欣賞山中雪景。鹿皮圍巾鶴毛大氅，攏火喝酒，欣賞雪中佳景。路聽說盧弘正來了，高興地說：「正合我的心意啊！」立即叫人請進來。盧弘正穿着豔麗富貴的衣服，意氣昂揚；路羣穿道服坐着，情趣孤潔。路羣說：「盧六，盧六，你竟敢不來看我？」盧弘正說：「一個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家裏又跟着要喫的，每天都到相府去，圖個地方官噹噹。」路羣臉色悽慘地說：「身在權門，何至於這樣？而且要有個定分，何苦白白浪費精力。家裏有剛釀好的酒，喝個大醉怎麼樣？」盧弘正說：「省府有急事，等我裁決。」路羣叫侍從說：「盧六要走，快盛兩碗藥粥來，我和盧六一塊喫飯。」盧六大聲說：「不行。」路羣問：「爲什麼？」盧弘正說：「今天飯太涼了，而且要出遠門，在家裏喫飯時已喫過烤肉了。」當時人聽說這事後，認爲路羣的高雅，盧弘正的英俊出衆，充分體現了出來。

畢諴

畢諴家本寒微，鹹通初，其舅尚爲太湖縣伍伯。諴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覆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諴延至相第，囑之爲舅除其猥藉，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諴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恆相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諴，諴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馬長以酧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侍，而博一虛名馬長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畢諴家原本貧寒，鹹通初年，他的舅舅還是太湖縣伍長，畢諴感到很羞恥。常常派人婉轉地勸他辭去差事，爲他授官。勸了多次舅舅也沒聽他的。就特任命候選官員楊載爲太湖縣令。畢諴把他邀到相府，囑咐他替舅舅解除卑賤的身份，乘船送入京城。楊載到任，詳細轉達了畢諴的意圖。伍長說：「我是一個卑微的人，怎麼會有外甥當宰相？」楊載一再勸他，他就說：「我在每年秋夏，都能平穩地享受六十千錢的事例錢，如無錯誤，一輩子就很優厚滿足了，不明白還要升什麼官？」楊載都告訴了畢諴。畢諴也認爲舅舅說得對，再也沒有勉強他。前蜀僞宰相庾傳素和他的堂弟凝績，曾任蜀州唐興縣宰。有個叫楊會的郎吏稍有才幹，庾氏兄弟記住了他。等到二人輪流掌管蜀州政權時，想任楊會爲馬長來酬謝他。楊會說：「我的這份差使，遠近皆知，硬是去做什麼官，無寧去堵人家的嘴。怎敢用幾千家的供奉侍候，換得一個馬長的虛名？」以後雖然掛上官銜，也只是任檢校官，竟不放棄縣役的職務。

李師望

李師望，乃宗屬也，自負才能，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遊邛蜀，備知南蠻勇怯，遂上書，請割西川數州，於臨邛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以師望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於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界」原作「之時」二字，據明抄本改）鄉豪所道，侵軼蜀川，戎校竇滂，不能止遏。師望亦因此受黜焉。（原缺出處。今見《北夢瑣言》）

【譯文】

李師望，是皇帝同族，有才而自負，想自己擔任一方的軍政事務。他到邛州蜀州遊歷，深知南蠻英勇。於是上奏書，請求割取西川幾個州，在臨邛建定邊軍節度。皇帝下詔應允，就把李師望從鳳翔少尹提升爲定邊軍節度使。當時西川大將憎恨他分裂自己的屬地，就偷偷和南詔勾通。因此南蠻軍隊被近界的鄉豪引導着，侵犯蜀川。戎校竇滂，不能阻止，李師望因此被罷黜。

高駢 （此條本文原缺。據明抄本補。校黃本於下）

渤海王（黃本作「乾符中」）太尉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黃本「頂」下有「上」字）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徒禮讚，螺唄間作。渤海（黃本「渤海」作「駢聞」。）命軍候（黃本「候」下有「往」字）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黃本「斥逐」作「逐去」）。召將吏而（黃本無「而」字）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子（黃本「子」作「丁」）數十（黃本「十」作「千」）作亂，我故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黃本「髡」下有「發」字）執兵號大（黃本「大」訛「人」）髡小（黃本「小」字缺）髡，據此寺爲寨。（黃本此下有「凌脅州將果葉所言時稱駢好妖術斯亦或然之驗歟」二十一字。（出《北夢瑣言》）

【譯文】

渤海王太尉高駢鎮守蜀地時，因爲巡視邊界，到了資中郡，住在刺史衙門。資中郡對面山頂上，有個開元佛寺，這天黃昏，僧侶禮讚，法螺與唸經聲交替出現。渤海王命令軍候將他們全都抓住拘繫起來。第二天早晨，鞭打後背並驅逐他們。又召來將士吏卒對他們說：「僧侶做禮讚，也沒有什麼罪過。只是這個佛寺，十年以後，會有幾十個禿子作亂，我因此鎮壓他們。」那以後，當地人都剃了頭拿着兵器號稱「大髡」「小髡」，把這個佛寺作爲軍營。

韋宙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鹹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足谷翁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相國韋宙善謀生計，江陵府東有他的別墅，良田美產，最爲肥沃。堆積的稻子像小陸地，都是成熟的稻穗。鹹通初年，他被授爲嶺南節度使。懿宗認爲番禺是出珍珠翡翠的地方，告戒他不要貪婪。韋宙從容啓奏道：「江陵莊積蓄的糧食，還有七千堆，所以沒有什麼可貪的。」皇帝說：「這真是個多糧的老頭。」

王氏子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鉅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鍾十撞，舍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入寺。（出《中朝故事》）

【譯文】

京都從黃巢退兵後，開始修補被毀壞的地方。當時定州王氏有一個兒子，綽號「王酒胡」，住在上都，是大富翁，交付三十萬貫錢，資助重修朱雀門。僖宗下詔重修安國寺，修完後，親自乘輦而來，設置大齋。敲了新掛的鍾十下，施捨一萬貫錢。讓各位大臣，各按自己的意思去敲鐘。皇帝說：「有能施捨一千貫錢的，就敲一下鍾。」喫齋之後，王酒胡半醉半醒地來了，徑直走到鐘樓，連敲一百下，就到西市運錢十萬貫送到安國寺。

劉蛻

劉蛻，桐廬人，早以文學進士。其父嘗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常爲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蛻之通人，抑有其說，時未諭也。」（出《北夢瑣言》）

劉蛻，是桐廬人，早年憑辭章修養考中進士。他父親曾告誡說：「任憑你科考上進，困窘與發達，不寄希望於你。我死後，千萬不要祭祀。就乘上一葉小船，以釣魚自我娛樂，最終竟不知他到哪裏去了。劉蛻後來登上了顯貴而重要的高位，出朝掌管商於地區，歸隱的想法就停止了。臨死，也告誡他的兒子，像他父親告誡他的一樣。蜀地禮部尚書劉纂，就是他的兒子，曾和同伴們說起這件事。君子說：「有名望有教養的家庭重視喪禮祭祀。劉家有德行的前輩，是什麼樣人呢？像劉蛻那樣的博通古今的人，也有那種說法，當時人很不理解。」

皮日休

鹹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雲：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諸子，必斥乎經史，聖人之賊也。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用」字原缺，據《北夢瑣言》補）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輔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韓愈乎！」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幼攻文，隱於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至場中，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其如一日何？」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鹹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藪》（「藪」原作「數」，據明抄本改）十 ，《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爲錢鏐判官。（出《北夢瑣言》）

【譯文】

鹹通年中，進士皮日休兩次上奏書。第一次，要求把《孟子》作爲學習科目。大致是說：「我聽說聖人的道理，沒有超過經書的；次於經書的是史書，次於史書的是諸子文章。諸子文章不離開聖人之道的，是《孟子》。除此而外的各派學者，一定排斥經書史書，是聖人的災害，文獻上大多不記載。請求廢除《莊子》、《列子》之類的書，而以《孟子》爲主。有能貫通它的義理的，經過明經考試進行科舉選拔。」第二次，他請求讓韓愈在太學裏享受祭祀。大致是說：「我聽說聖人的主張不過是要求有用。活着時用了，一時可以知道；死後用了，萬代相傳都可以知道。」又說：「孟子、荀卿，保護輔佐孔子學說，傳到文中子王通。文中子的學說太闊大了，能繼承他的精華的，大概只有韓愈吧！」皮日休字襲美，是襄陽竟陵人，自幼鑽研文章，隱居在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次到官場中，禮部侍郎鄭愚爲他長相難看，戲弄說：「你很有才學，但又能對一個'日'（指皮日休）怎麼樣呢？」皮回答說：「侍郎不可因爲一個'日'而廢掉兩個'日'（昌）。」舉子們都很佩服他。皮日休任國子博士時，住在蘇州，和陸龜蒙是文學朋友。著有《文藪》十 ，《皮子》三卷，人們爭相傳頌。當時做了節度使錢鏐的判官。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買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煙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於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旦夕以紉針爲業。生之行李間，猶有二三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傭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墂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於斯，結纜於大槦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梢工，拽母（「母」原作「舟」。據陳校本改）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慞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日復贈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於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出《南楚新聞》）

【譯文】

江陵有個叫郭七郎的，他家很有錢，是楚城有錢人的首戶。長江、淮河、黃河以北之間，都有商人靠着他的貨來經商。乾符初年，他有一個商人在京城，很久沒有音信，郭七郎就親自去查找。見面後，把他所有的錢財身都要了過來，多達五六萬吊。郭七郎迷上了妓女，沉湎於飲酒、賭博。三四年後，把錢花掉一大半。這時是唐朝末年，朝廷壞人專權。郭七郎用幾百萬錢送給賣官的人，由一個白丁變成了橫州刺史。於是決定回家。當時江陵剛剛被王仙芝攻打過，街道上的人，與以前很不一樣了。郭七郎回到舊房，房屋都沒了；打聽親人，幾天後才知道弟弟妹妹碰上亂兵已死了；只有母親帶一兩個丫環住在幾間茅草房裏，錢袋裏空無一文，靠白天夜裏做針線活過日子。郭七郎的行李中，還有二三千吊錢，因此生活纔算得以好轉。就僱船和母親一道去上任。經過長沙，進入湘江，停泊在永州北江。岸上有一座廟叫兜率寺。當晚就住在船上，把船系在大槦樹下邊。半夜，忽然颳大風下大雨，波浪翻滾沖毀了河岸，大樹倒了壓住了船，船經受不住就沉沒了。郭七郎同一個船公把母親拽到岸上，保住了性命。其餘的奴僕東西都被波濤捲走了。天亮後，到了廟裏，母親受驚得病，幾天後死了。郭七郎一籌莫展，跑到零陵，把情況告訴了州牧。州牧爲他安葬了母親，並且又贈給他一些錢。既爲母親守喪，就在永郡租房住下來。孤身一人，很窮又沒親戚熟人，早晚爲喫穿發愁。郭七郎從小就來往於江湖之上，很熟悉行船這一套，於是就給來往的船隻掌舵，解決衣食。永州街上的人，叫他捉梢郭使君。從此，他的面貌和以前大不一樣，同船工們沒有什麼區別了。

李德權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翌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睹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侄。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效力，蓋慕彼衣食（「食」原作「合」，據明抄本改）耳。尋獲爲牧守圉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出《南楚新聞》）

【譯文】

京城有個叫李光的人，不知他是哪裏人。他很會阿諛，侍奉在田令孜手下，令孜很寵愛他，派他做左軍使。有一天奏明皇上授予李光北方節度使的職務，下令第二天，李光沒得什麼病就死了。李光有個兒子叫德權，二十多歲。令孜就讓德權代理這個重要職務。趕上僖宗皇帝去蜀地，德權就跟着令孜一起護君駕，到了成都。當時田令孜和陳敬瑄盜取了國家大權，人們都害怕他們。李德權在他們的身邊，遠近都巴結他。有錢的勢力小人爲了求得名利，常賄賂德權。用以打通關節。幾年的光景，李德權受賄上千萬，當上了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來敬瑄敗露，被官府逮捕了。李德權逃出來跑到復州，衣服破爛不堪，沿街乞討。有個李安，曾經是復州的看馬軍士，和德權的父親很熟悉，突然看到德權，可憐他到了這個地步，就把他接到自己家。李安沒有兒子，就認德權做侄子。沒到半年，李安將要死了，德權就改名叫彥思，請求繼承李安的職位，原來不過貪圖那點喫穿罷了。不久成爲看馬的人，有知道認識他的，都看着他說：「看馬的李僕射。」

卷第五百 雜錄八

孔緯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趙崇　韓偓　薛昌緒

姜太師 康義誠 高季昌 沈尚書妻 楊蘧 袁繼謙 帝羓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侄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餘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邠公悰，充弘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暮春，留餘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乃邠公子，終金州刺史）居（玉泉子「居」作「修」）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須爲灰燼。」餘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餘曰：「明公將來亦據（「將來亦據」四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觀之則（「觀之則」三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時昭宗纂承，孔緯入相，朝庭事（「朝庭事」三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出《聞奇錄》）

【譯文】

魯國公孔緯做丞相後，對他的外甥侄子說：「我不久前任兵部侍郎時，和晉公王鐸，充當弘文館學士，審理館中事務。上任後，巡視辦公廳。晉公說他從前任兵部侍郎時，和宰相邠公杜悰充當了弘文館直學士，審理館中事務。晚春，留他在這個大廳內觀賞牡丹，說道：'這個辦公廳等到讓無逸住時，只要一間。現在如此壯麗，你很不知道，它不久將會化爲灰燼'，他聽了這話，記在心裏。他又告訴我說，'明公將來也會佔據這個位置。或許還可以。從你以後的人，就會遭遇那種事'。從我今天的情況來看，邠公的話，已說中了現在的大致情況。」這時昭宗繼承帝位，孔緯任宰相，朝廷各種體統，破壞無餘，所以孔緯感於從前邠公的話而傷感時勢。

李克助

李克助爲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絁絹價（「絁」字「價」字原空缺，據《玉泉子》補）。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贓，奏下三（「三」原作「二」，據陳校本改）司定罪。御史臺刑（「臺刑」原作「刑臺」，據明抄本改）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雲：「裨公之政也。」韓雲：「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雲：「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即鄭縣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論，乃舍崔令之罪，謫潁陽尉。（出《聞奇錄》）

【譯文】

李克助是大理寺正卿，昭宗帝在華州。鄭州縣令崔鑾，有百姓告發他提高絲綢價格。刺史韓建命令登記按貪贓處理，上奏朝廷請讓三司給他定罪。御史臺刑部上奏：按罪應當絞死。大理寺幾個月沒有上奏，韓建問李尚書：「崔鑾是你的親戚嗎？爲什麼不上奏？」李克助說：「是幫助您的辦法呀。」韓建說：「崔縣令貪贓，爲什麼說是我的過錯呢？」李克助說：「聽說你提高價格，數量將要達到上萬了。」韓建說：「我是華州節度使，華州百姓是我的百姓。」李克助說：「華州百姓是天子的，不是你的。像你所說，那麼鄭縣百姓就是崔縣令的百姓了。」韓建佩服李克助的看法。於是免了崔鑾的死罪，把他貶爲潁陽尉。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餘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可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於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酧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爲置酒果燈燭，送於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卻歸。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系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翻翻而動。此人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壁，磕然有聲，後寂（「後寂」原作「役寢」，據陳校本改）無音響。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坐。及五（五字原缺。據陳校本補）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於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跧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藉。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尚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弊，爲風所吹，如鳥動翼耳。劍在狗竇側，衆又繞堂尋血蹤，乃是所乘驢，已斫口喙，脣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記》）

【譯文】

近來京城裏有幾個讀書人聚在一起飲酒，便說起來人有勇敢和怯懦的，都來自內心的膽氣。膽氣如果強盛，自己就無所恐懼，這樣的人可謂是男子漢。在座的有一個儒士自我介紹說：「若說膽氣啊，我是真有哇。」衆人笑着說：「必須先試試，然後纔可信你。」有個人說：「我的親戚有座宅院，過去非常不吉祥，而今已經無人居住鎖上門了。如果您能獨自住宿在這個宅子裏，一夜不害怕，我們幾個人酬謝你一桌酒席。」這個人說：「就按你們說的辦。」第二天便去了。其實並不是不吉祥的宅子，只是沒人住罷了。就備置酒肉瓜果燈燭，送到宅院裏。大家說：「你還要什麼東西？」他說：「我有一把劍，可以自衛。請你們不要擔憂。」於是大家都出了宅子，鎖上門回去了。這個人實際是個怯懦的人。到了晚上，這人把驢拴到另一間屋子裏，僕人也不許跟隨。他就在臥室裏住宿，一點也不敢睡，只是熄滅了燈，抱着劍坐着，驚恐不止。到了半夜，月亮升起來了，從窗縫中斜照進來。這人看見衣架上面有個東西像鳥在展翅，飄飄地動。他鼓起勇氣勉強站了起來，把劍一揮，那東西隨手落在牆根，發出了聲音，後來就一點動靜也沒有了。因爲特別害怕，所以也不敢找尋，只握着劍坐在那裏。到了五更，突然有個東西，上臺階來推門，門沒有推開，卻從狗洞裏伸進個頭來，咻咻地喘氣。這人害怕極了，握着劍向前砍去，不由自主自己卻倒在了地上。劍也失手落在地上。此人又不敢去找劍，怕那東西進來。他鑽到牀下蜷伏着，一點也不敢動。突然困倦起來，睡着了，在不知不覺中天亮了。人們已來開門，到了內室，但見狗洞裏鮮血淋漓雜亂。大家喫驚地大聲呼喊，儒士才醒過來，開門時還在戰慄。於是他詳細地說了昨晚與怪物搏鬥的情形，大家也異常害怕，就到牆壁下去找。只見到帽子破成兩半散在地上，就是昨夜所砍的那個「鳥」。原來是那個舊帽子，已經破爛，被風一吹，像鳥在扇動翅膀。劍在狗洞旁邊，大家又繞屋尋找血跡，原來是他騎的那驢，已被砍破了嘴，脣齒破損。原來是天快亮時掙脫了繮繩，頭伸入狗洞裏才遭了這麼一劍。衆人大笑，笑得前仰後合。大家攙着儒士回去，儒士驚恐心跳，十天才好。

孟乙

徐之蕭縣，有田民孟乙者善網狐狢。百無一失。偶乘暇，持槊行曠野。會日將夕，見道左數百步，荒冢巋然，草間細逕，若有人跡。遂入之，以槊於黑暗之處攪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動。問「爾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執吾槊而不置？」暗中應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誠告雲：「我姓李，昨爲盜，被系兗州軍候獄。五木備體，捶楚之處，瘡痏遍身。因伺隙逾獄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將歸，置於複壁中，後經赦乃出。孟氏以善獵知名，飛走之屬，無得脫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獄囚以歸。聞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徐州蕭縣，有個打獵的百姓孟乙擅長用網網狐狸、貉子，網一百次也沒有一次失誤。偶而有一天趁着空閒，手持長矛走在曠野中。當太陽偏西時，看見道邊數百步處，有高大的野墳；在草地中的小道上像是有人的腳印。於是他走了進去。孟乙用長矛在黑暗處亂攪，忽然覺得好像有人把長矛拽住，攪不動了，就問：「你是人是鬼？是妖怪還是鬼魅？爲什麼抓住我的長矛不放？」黑暗中回答說：「我是人哪。」就讓孟乙把他救出來。他把實情如實地告訴了孟乙，說：「我姓李，從前是個小偷，被關押在兗州軍候的監獄中，受到各種體罰，被棍子和荊條打的地方傷痕累累，便找了個機會越獄逃了出來。逃到這個地方，生死聽天由命吧。」孟乙可憐他，把他帶回了家，藏在夾壁中，後來遇大赦才從壁中出來。孟乙因爲擅長打獵出了名，飛禽走獸之類沒有能夠逃脫的，卻忽然在荒墳之中，把一個從獄中逃跑的囚犯帶回家。聽到這事的人都大笑起來。

振武角抵人

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使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鄰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綰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桉，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廚，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判官，目睹其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光啓年間，左神策軍四軍軍使王卞出朝鎮守振武。舉行宴會，奏樂舞蹈之後，就下令摔跤比賽。有一個男人特別魁梧高大，是從鄰州來此地比力氣的。，軍中十幾個人在體形外貌、體力方面，都比不過他。主帥也覺得他很健壯，就選了三個人，相繼和他比試，魁梧的人都勝了。主帥和座上客人都稱讚了他好久。當時有一個秀才坐在席上，突然站起來告訴主帥說：「我可以打倒這個人。」主帥對他說的話很喫驚，因爲他堅決請求，於是就答應了他。秀才下了臺階，先進了廚房，不一會兒就出來了。把衣服繫緊一些，握着左拳走上前去，魁梧的人微笑着說：「這人我一指就得倒下。」等到二人漸漸靠近時，秀才迅速展開左手讓他看，魁梧的人不知不覺地倒在了地上。滿座大笑。秀才慢慢走出圈外，洗洗手又登上了坐席。主帥問他：「是什麼招術？」他回答說：「近年旅遊，曾在途中遇到過這個人。當時此人剛近飯桌，就踉踉蹌蹌倒在地上。有個同伴說：'他怕大醬，見到就暈倒。'我聽到後就記在心上。剛纔去廚房，要了點大醬，握在手中，這個人見到後，果然倒了。姑且爲宴會助興取樂罷了。」有個叫邊岫的判官，親眼看到了這件事。

趙崇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而崇未嘗舉人。雲：「朝中無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趙崇這個人莊重、清高、耿直，家中沒閒雜的客人，羨慕王濛、劉真長的風度。格調高潔，不寫文章，號稱「無字碑」。每次遇到調任他職，按慣例需推薦一人代替自己，可趙崇從未推薦過任何人。他說：「朝廷裏沒有能夠代替我的。」世人因此看不起他。

韓偓

韓偓，天覆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卮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爲相。偓奏雲：「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嘆。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釁，乃馳入請見，於帝前，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崇乃韓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詩曰：「手風慵展八（明抄本「八」作「一」）行書，眼病休看九局基（明抄本「基」作「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出《摭言》）

【譯文】

韓偓，天覆初年進入翰林院。那年冬天，皇帝巡幸鳳翔，韓偓有隨從護駕的功勞，國家由亂而治之初，皇帝當面答應讓韓偓做宰相。韓偓啓奏道：「您運氣符合中興，用人當用有大德的人，以安定風俗。我當年的主考官右僕射趙崇，可以符合陛下這個選擇。請收回成命改授趙崇，天下的百姓一定很幸運。」皇帝很讚歎。第二天，皇帝下令用趙崇和兵部侍郎王贊爲宰相。當時梁太祖（朱溫）在京城，一向聽說趙崇很輕佻，他又與王贊有隔膜，就迅速騎馬入宮請見皇帝。在皇帝面前，全面陳述了二人的優缺點。皇帝說：「趙崇是韓偓推薦的。」當時韓偓在場，梁太祖叱責他。韓偓啓奏：「我不敢同大臣爭辯。」皇帝說：「韓偓，你出去吧！」不久他被貶到福建做官。所以韓偓的詩中寫道：「手風慵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基。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薛昌緒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幃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於天水，與蜀人相拒於青泥嶺。岐衆迫於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轎，捶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雲：「忌日禮不見客。」此蓋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岐王李茂貞稱霸秦隴一帶。涇州書記官薛昌緒爲人迂腐怪僻，天性如此。在快速寫作方面，就誰也不能趕上了。與妻子見面也有時有刻，必有禮節法度：先命使女去通告一聲，往來多次，允許了，然後纔拿着蠟燭到室內，高談闊論一番，喝杯茶，喫些水果就回去了。有時想到臥室去，那禮節也是這樣。他曾經說：「我把傳宗接代的事看得很重要，總想事先算好那恰當的聚會日子。」必須等候邀請纔可以。等到跟着涇州大帥統領大兵到天水與蜀人對峙在青泥嶺時，岐王將士因被用人拉車運東西所限制，又聽說梁人也入了境，於是就偷偷地在夜裏逃跑了。涇州大帥很害怕蜀人偷襲。涇州大帥臨走時，剛要上馬，忽然想到了薛昌緒，說：「傳話給書記官，快請他上馬。」連催幾回，薛昌緒仍在草菴中藏身，說：「告訴太師，請他們先走，今天是我不高興的日子。」軍帥很生氣，派人把薛昌緒提上馬鞍，然後用棍子打那馬趕它走。在這時薛昌緒仍用東西蒙住自己的臉說：「忌日按禮應當不見人。」這大概是人妖吧。秦隴人都知道這件事。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爲黃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廄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廄，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棰，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並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腳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出《王氏見聞》）

【譯文】

蜀地有個姓姜的太師，弄不清叫什麼名，是許田人，小的時候遭到黃巾軍搶掠，失去了雙親。跟隨先主劉備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後來接受了幾個鎮的軍權，官至正一品。他手下有個管馬圈的姜老頭，從事喂牲口的活兒有數十年了。姜太師每次進牲口圈，看到姜老頭有點兒過失，就一定用鞭子抽他。就這樣好多年，計算一下，姜老被打將近幾百次。後來姜老頭實在受不了鞭打，便哭着告訴姜太師的夫人，乞求姜太師能讓他回故鄉。夫人說：「你是哪裏人？」姜老頭回答說：「是許田人。」又問：「你還有什麼親人？」回答說：「當初被搶掠的時候，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兒子，至今不知道下落。」又問他兒子的小名及妻子的姓氏，排行次第、家族分支、親屬和比較近的親戚，姜老頭都說了。等到姜太師回府，夫人告訴說：「姜老頭要請假回鄉，我問出了姜老頭所失去的男女親屬姓名。」姜太師聽後非常驚訝，疑心姜老頭是他的父親。便派人前去細問他兒子身上有什麼記號。回答說：「我兒子腳心上有一個黑痣。剩下的都不記得了。」姜太師大哭起來，於是暗地裏派人把姜老頭送出劍門關外。然後奏明先主，說：「爲臣的父親最近從關東來。」於是用金帛、車馬把姜老頭迎入府中，恢復了當初的父子關係。姜太師爲了彌補鞭打父親的過錯，把數萬錢的齋食施捨僧人，並且一生中再也不打隨從了。

康義誠

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於私（「私」原作「弘」，據許本改）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唐長興年間，侍衛使康義誠，曾經從軍隊中派人到他自己家中充當僕人，也曾經輕微地用板子荊條打過他。忽有一天，康義誠可憐這個僕人衰老了，就詢問他的姓氏，說姓康。又問了他的故鄉、親屬、家族、子女、後代，才知道這僕人是他父親，於是兩人擁抱痛哭。聽到的人無不感到驚奇。

高季昌

後唐莊宗過河，荊渚高季昌謂其門客梁震曰：「某事梁祖，僅獲自免。龍德已來，止求安活。我今入覲，亦要嘗之。彼若經營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鎮，可爲子孫之福。此行決矣。」既自闕回。謂震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指雲：'我於指頭上得天下。'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無憂。」乃筑西面羅城，拒敵之具。不三年，莊宗不守。英雄之料，頃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孫。（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莊宗過了黃河。荊渚人高季昌對他的門客梁震說：「我在後梁太祖手下做事，得到的僅僅是自己沒有被處罰。龍德初年以來，只求安穩地活着。我現在去朝見莊宗，試探試探。他若是想得天下，一定不會囚繫我。要是進軍別的地方，那可是子孫的福分。這次行動決定了。」從皇宮回來以後，他告訴梁震說：「新國主經歷百戰，纔得到河南。對功臣自誇他親手抄錄《春秋》。又豎起指頭說：'我從指頭上得到天下。'這意思就是功勞在一個人身上。哪還有輔佐的大臣！而且去遊玩打獵十天不回來，朝廷內外人們的心情怎麼受得了？我現在高枕無憂了。」於是在西南加築了羅城，又修造了用來阻擋敵人的用具。不到三年，莊宗果然沒有守住。英雄預料的，一點沒錯，難怪要說留給子孫了。

沈尚書妻

有沈尚書失其名，常爲秦帥親吏。其妻狼戾而不謹，又妒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後因閒退，挈其妻孥，寄於鳳州，自往東川遊索，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呼爲兄。既至郊迎，執手敘其契闊，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第，僕馬金帛器玩，無有缺者，送姬僕十餘輩，斷不令歸北。沈亦微訴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於主人，及遣人卻之。其妻致書，重設盟誓，雲：「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婢僕悉鞭棰星散，良人頭面，皆拿擘破損。華洪聞之，召沈謂之曰：「欲爲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劍，牽出帷房，刃於階下，棄屍於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至失神。其屍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日，覆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系石縋之，沈亦不逾旬，失（「失」原作「日」，據明抄本改）魂而逝。得非（「而逝得非」四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怨偶爲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見聞》」）

【譯文】

有個沈尚書已弄不清叫什麼名，曾經做過秦地主帥的親近小吏。他的妻子性格貪暴兇殘而且不謹慎，又生性嫉妒。沈尚書常常像生活在監牢裏一樣。後來因爲閒散而辭了官，帶着妻兒，寄住在鳳州。自己卻到東川遊玩散心，想和自己的這位怨偶永不來往了。華洪鎮守東蜀，和沈尚書在未當官時就有交情，稱沈爲兄。沈到達後，華到郊外迎接，拉着手敘述久別之情，待他像自己的親哥哥。於是特地爲他建了一所住宅，僕人、馬匹、金銀、綢緞、器具、玩物，沒有什麼缺的；送他小妾僕人十多個，堅決不讓沈尚書回北方去。沈尚書也約略地告訴了他有關妻子的一些事情，表示沒有心思再回家了。一年後，家信到了，說他的妻子己離開鳳州，自己奔東川來了。沈尚書聽了非常害怕，就告訴了華洪，並且派人去讓她回去。他的妻子又送信來，重新立下誓言，說：「從此一定改掉以前的性格，願意和你白頭到老。」不幾天他妻子就到了。她剛來到時，也很溫柔和平，經過十天後，又舊病復發，小妾侍女僕人們被她鞭打得四散奔逃，丈夫的頭和臉都被揪抓得傷痕累累。華洪聽到這種情況，叫來沈尚書對他說：「我想替哥哥殺了她，怎麼樣？」沈尚書不讓。就這樣十天後沈妻又發作一次。沈尚書於是來到衙門，精神沮喪，華洪一看就明白了。於是偷偷地派兩個人拿着劍，把沈妻拉出屋，在臺階下殺了，並把屍體扔進了潼江，然後告訴了沈尚書。沈尚書聽了後，異常驚恐，以至於失去了正常的神態。沈妻的屍首在急流中停住了不走，就派人用竹竿撥動，隨水漂走了。可是第二天，又停在原來的急流上了，這樣反覆了多次。華洪派人把石頭捆在屍體上，才使屍體沉下去。沈尚書不到十天，就像掉了魂似的死去了。大概是那個不和睦的配偶報仇吧？可悲呀，沈尚書早先與她有仇嗎？

楊蘧

王贊，中朝名士（「名士」原倒置，據明抄本改）。有弘農楊蘧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蘧嚐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此言嶺外之地，非貶不去。（出《稽神錄》，按見《北夢瑣言》卷五）

【譯文】

王贊，是朝中有名的人士。有個弘農地方的楊蘧，曾經到過五嶺山脈以南，看到陽朔荔浦的山山水水，心裏非常喜歡，讚不絕口。楊蘧曾出入王贊門下，漸漸有些放鬆，就不自覺地問道：「您曾見過陽朔荔浦的山水嗎？」王贊說：「不曾把人打得脣裂齒落，怎麼能見到那裏的山水呢？」於是大笑起來。這是說，五嶺以南的地方，不是被貶的人是不去的。

袁繼謙 晉將少作監袁繼謙常說：「頃居青社，假一（「一」原作「十」，據明抄本改）第而處之，聞多凶怪，昏瞑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能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於甕中者，其聲重濁，舉家師懼，必謂其怪之尤者。遂於窗隙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色晦，睹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去。蓋其日莊上人輸稅至此，就於其地而糜，釜尚有餘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舉家大笑，遂安寢。」（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將少作監袁繼謙曾說過：「剛到東方土神廟，借了一間房住下，就聽說這裏多出現凶神惡怪，天一黑人們就不敢出門，一家人都很害怕，沒有能睡安穩的。忽然有一晚，聽到吼叫聲，好像有什麼在大甕中呼叫，聲音渾濁，全家人恐怖極了，認爲一定是個大妖怪。就趴在窗縫窺視，看見一個蒼黑色的東西，在庭院中來回走。這一夜月色陰暗，看了很長時間，覺得身子像狗，可是頭不能抬起來。就用撾打它的頭，突然'轟'的一聲，家犬驚叫着跑了。原來那天村裏人到這納稅，就在那地上做粥，鍋裏還有剩餘，狗就把頭伸到中空的器具裏，卻不能脫出來。全家人大笑後，安安穩穩睡下了。」

帝羓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於趙之欒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以歸。時人謂之「帝羓」（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晉開運末年，契丹國王耶律德光從汴梁回國，死在趙地的欒城，契丹國人剖開他的腹腔，把五臟都拿了出來，用十鬥左右的鹽裝進腹內，用車運回國，當時人把這叫做「帝羓」（帝王的乾肉）。